

舊唐書

第六册

漢語大詞典出版社

二十四史全譯



舊唐書

第六册

主　　編　許嘉璐
副 主 編　安平秋
分史主編　黄永年



漢語大詞典出版社

二十四史全譯

書名題簽　江澤民

本書列入

國家"十五"出版規劃重點圖書

全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重點項目

全國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規劃重點項目

《二十四史全譯》編譯人員名録

顧　問　周　林　鄧廣銘　何兹全　陰法魯

主　編　許嘉璐

副主編　安平秋

分史主編

　　《史記》　安平秋

　　《漢書》　安平秋　張傳璽

　　《後漢書》、《三國志》、《晉書》、《北齊書》　許嘉璐

　　《宋書》、《南齊書》、《梁書》、《陳書》、《南史》　楊　忠

　　《魏書》、《北史》　周國林

　　《周書》、《隋書》　孫雍長

　　《舊唐書》、《新唐書》　黄永年

　　《舊五代史》、《新五代史》、《遼史》、《金史》　曾棗莊

　　《宋史》　倪其心

　　《元史》　李修生

　　《明史》　章培恒　喻遂生

譯　審（按姓氏筆畫排列）

江曉原　安平秋　李　勇　李夢生　孟繁華　周國林　孫雍長
翁俊雄　倪其心　章培恒　許嘉璐　郭樹羣　陳美東　曾棗莊
黄永年　喻遂生　楊　忠　趙慎修　顧全芳

譯　者（按姓氏筆畫排列）

刁忠民　于正安　于振波　于　潔　文師華　尹　波
王永强　王玉德　王延武　王志平　王建明　王建莉
王武子　王其禕　王洪涌　王清淮　王淑珍　王雪玲
王　嵐　王義謀　王德保　王曉波　王學晉　王麗萍
牛致功　毛遠明　毛雙民　兰　瑞　甘　露　石世華
田　農　史建橋　安平秋　匡鵬飛　吕玉蘭　曲安京
朱小健　朱元寅　朱邦薇　朱　玫　朱習文　朱瑞平
任　明　沈　重　汪少華　汪聖鐸　辛德永　冷鵬飛
杜華雲　李文澤　李　宇　李成甲　李仲祥　李　更
李長庚　李　林　李明曉　李季箴　李　軍　李海霞

李真瑜	李晉卿	李培芬	李國祥	李夢生	李　鳴
李曉明	吴大逵	吴洪澤	吴　鷗	余光煜	余和祥
余讓堯	邱居里	何本方	何宗旺	武建宇	屈超立
孟美菊	尚俊生	易　敏	虎維鐸	卓連營	周少川
周信炎	周國林	周　勤	周曉薇	祝尚書	胡迎建
胡和平	胡　茜	段塔麗	姚偉鈞	紀志剛	紀德君
海毓城	凌左義	高華平	唐光榮	唐建金	唐　瑛
秦　良	馬辛民	馬秀娟	馬美信	馬雪芹	馬啓俊
袁明望	袁　敏	孫力平	孫湘雲	孫雍長	孫曉梅
倪其心	徐奇堂	徐　勇	許紅霞	郭士模	郭立傑
郭松柏	郭盛熾	郭　齊	郭鳳花	郭劍英	郭樹羣
郭聲波	張文澍	張立生	張和生	張怡青	張　羿
張海青	張　耕	張國艷	張　猛	張　萍	張傳璽
張賢蓉	張艷雲	曹亦冰	曹道衡	曹霜霜	陸三强
陳小盟	陳小監	陳正宏	陳　可	陳芳嵐	陳秉才
陳東有	陳　捷	陳蔚松	陳曉華	陳曉强	陳曉蘭
陳鴻彝	梅俊道	崔文印	崔玉生	崔　湜	崔曙庭
馮建民	曾棗莊	曾貽芬	曾　濤	閔慶定	超茶英
彭久安	黄永年	黄壽成	黄鳳顯	黄　毅	黄曉琴
葉樹發	喻遂生	鈕衛星	舒雅麗	焦　傑	賀嗣真
雷巧玲	賈二强	賈國偉	賈燕子	董　明	董恩林
董艷艷	楊世文	楊玉芬	楊洪林	楊　昶	楊海崢
楊麗嬌	解　冰	漆永祥	寧德衛	廖振佑	廖　强
鄭文瀾	鄭利華	趙二冬	趙立偉	趙伯陶	趙清永
趙望秦	趙　隄	趙慎修	趙澤光	趙　燕	熊　焰
鄧　飛	鄧瑞全	樊善國	歐昌俊	樂秀拔	劉小文
劉友林	劉玉才	劉延捷	劉建梅	劉　虹	劉敏芝
劉　瑛	劉　琳	劉　寧	劉漢東	劉韶軍	劉曙光
龍德壽	賴玉勤	閻萬鈞	韓結根	盧仙文	盧華巖
盧　偉	錢兵山	鮑道蘇	謝紀鋒	戴訓超	薛平栓
魏達純	譚漢生	嚴學軍	羅　超	羅會同	羅維明
蘇文英	蘇保榮	顧永新	顧全芳	顧志華	龔汝富
龔祖培					

《二十四史全譯》文字整理説明

《二十四史》所涉及的文字包羅萬象，浩如烟海。作爲古籍整理和文白對照版本，如將工作本原文字完全照搬，則具有許多不合理性和不可行性。因此，對原文文字的整理是必然的。在這方面，我們主要作了如下工作：

（一）字體

我們這部書是繁體版，按編委會的要求，全書通篇采用文化部和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 1955 年聯合發布的《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和其後有關規定中認定的規範字。并以此爲依據，規範用字，以避免大量的古字，造成讀者閲讀困難。對原文中的通假字及人名、地名等專有名詞中的異體字予以保留。這是本書關於用字的基本原則。

在此基礎上，對原文中大量存在的異體字，我們采取了具體分析、區别對待的方法，力求落實國家對語言文字的有關規定，同時亦兼顧到古籍的特殊性。爲此，我們首先根據《漢語大詞典》、《漢語大字典》、《辭源》等工具書對《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規定的 1027 個異體字逐字進行了辨析，并將其分爲兩類：

第一類爲：如果原文中的某個異體字所具的詞義範圍等于或小于與之相應的規範字的詞義範圍，則將此類異體字一律改爲規範字。例如：

①“幚”、“幇”均爲異體字，都改爲規範字“幫”。

②“氷”爲異體字，改爲規範字“冰”。

③“畆”、“畮”、“畞”、“畒”、“𤱈”均爲異體字，都改爲規範字“畝”。

此類異體字共 784 個，約占《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全部異體字的 76%。一般情況下，均可將其改爲相應的規範字。

第二類爲：如原文中某個異體字所包含的詞義範圍大于與之相應的規範字的詞義範圍，則須先對該異體字進行辨析，以確定其在具體語境中的含義，然後再决定取舍。如該異體字在原文中具體的詞義與相應的規範字的詞義相同，則可將前者改爲後者；如前者的具體的詞義是後者所不具備的，則不可將其改爲相應的規範字，而須保留該異體字，以免造成混亂，影響文意。現以如下幾組字爲例，舉證説明：

菴（異體字）

庵（規範字）

①“編草結菴不違凉暑”《南齊書·竟陵文宣王子良傳》

此句中的“菴”指草屋，與“庵”的詞義相同，可將其改爲規範字“庵”。

②"太后嘗以體不安服菴閭子"(《北史·后妃傳·魏文成文明皇后》)

此句中的"菴"指植物名,即青蒿,而"庵"不具有此義,故不改"菴"爲"庵",而保留原字。

③"本支菴藹四海蔭焉"(《晋書·后妃傳》)

此句中的"菴"讀 yǎn,"菴藹"指茂盛的樣子,爲固定詞組,故不改"菴"爲"庵",而保留原字。同樣,"菴蔚"一詞中的"菴"也不改爲"庵",而保留原字。

齎(異體字)

賫(規範字)

①"乃令入海者齎捕巨魚具"(《史記·秦始皇本紀》)

此處的"齎"指携帶,與"賫"詞義相同,改爲規範字"賫"。

②"傷誠善之無辜兮齎此恨而入冥"(《後漢書·馮衍傳》)

此處的"齎"指懷、抱,與"賫"詞義相同,改爲規範字"賫"。

③"平既娶張氏女齎用益饒"(《史記·陳丞相世家》)

此處的"齎"通"資",與"賫"詞義不同,不可改爲"賫",須保留原字。

④"齎以薑棗"《史記·滑稽列傳》

此處的"齎"通"齊"(劑),指調配,與"賫"詞義不同,不改爲"賫",須保留原字。

釐(異體字)

厘(規範字)

①"失之豪釐差以千里"(《史記·太史公自序》)

此句中的"釐"指長度,與"厘"詞義相同,改爲規範字"厘"。

②"乃詔有司釐定"(《新唐書·禮樂志十一》)

此句中的"釐"指整理,與"厘"詞義相同,改爲規範字"厘"。

③"今吾聞祠官祝釐皆歸福朕躬"(《史記·孝文本紀》)

此句中的"釐"讀 xī,指福,與"厘"詞義不同,不改爲"厘"而保留原字。

④"孝文帝方受釐坐宣室"(《史記·屈原賈生列傳》)

此句中的"釐"讀 xī,指祭祀用的肉,與"厘"詞義不同,故不改爲"厘",須保留原字。

⑤"魯人更立釐公"(《史記·齊太公世家》)

此句中的"釐"通"僖",與"厘"詞義不同,不可改爲"厘",須保留原字。

⑥"釐辨麥也始自天降"(《漢書·劉向傳》)

此句中的"釐"通"來",指小麥,與"厘"詞義不同,不可改爲"厘",須保留原字。

⑦"父没則妻後母兄亡則納釐嫂"(《後漢書·西羌傳》)

此句中的"釐"通"嫠",指寡婦,與"厘"詞義不同,故不改爲"厘"而保留原

字。

拏挐(異體字)

拿(規範字)

①"不得拏訪追贓(《明史·劉澤清傳》)

此處的"拏"指捉拿,與"拿"同義,改爲規範字"拿"。

②"不聞拏音而後敢乘"

此句中的"拏"指船槳,與"拿"詞義不同,故不改爲"拿"而保留原字。

③"禍挐而不解兵休而復起"(《漢書·嚴安傳》)

此句中的"挐"指連綿、連續,與"拿"詞義不同,故不改爲"拿"而保留原字。

炤(異體字)

照(規範字)

①"挈火夕炤"

②"九司炤序"

③"分炤星晢"

④"循規烈炤"

以上四句均摘自《南齊書》卷十一。如按《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的規定,其中的"炤"只能都改爲"照",于此顯然不妥。因爲"炤"另外亦是"昭"的異體字。此處"炤"的詞義不易辨析,爲避免歧義,一律保留原文用字。

啑(異體字)

喋(規範字)

①"今已誅諸吕新啑血京師"(《史記·孝文本紀》)

此句中的"啑"讀 dié,"啑血"指踐血而行,謂殺人流血遍地,與"喋血"詞義相同,按《漢書·文帝紀》作"喋"。故將此處的"啑"改爲規範字"喋"。

②"始與高帝啑血盟"(《史記·吕太后本紀》)

此句中的"啑"讀 shà,通"歃"。《史記·平原君虞卿列傳》中有曰:"王當歃血而定從。"其中"歃血"一詞正與例句中的"啑血"同義而不同字。因此雖異體字表中并未將"啑"收爲"歃"的異體,但爲保持本書同一詞匯用字的一致性及規範性,且區别于上例中的"啑 dié 血"一詞以避免混亂,故將此處的"啑"改爲"歃"字。原文中這類字的改動另見下例:

敺(異體字)

驅(規範字)

①"老弱奔走敺畜産遠遁逃"(《漢書·匈奴傳上》)

此句中的"敺"指驅趕,與"驅"同義,故改爲規範字"驅"。

②"至相敺擊"(《南齊書》卷十六)

此句中的"敺"通"毆",不能根據《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將其改爲"驅",故

將此處的"敺"改爲"毆"。

以上幾組例證中的語言文字現象較爲復雜,不能將其中的異體字一概而論地改爲《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相應的規範字。此類異體字共243個,約占《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全部異體字的24%。

除了《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規定的異體字之外,對于原文中出現的,而該表未收入的異體字,我們也按上述原則進行了處理。凡有其規範字的,經辨析後能用則用,不能用的則保留原字。下表中括號内的異體字均摘自原文,它們大致相當於前面所講的第一類異體字,在一般情况下,我們都將其改爲規範字。此種情况甚多,不能一一盡列。現將改動的出現次數較多的字例示如下:

髀(䯗髀)	缶(缻)	黎(菞)	禪(禫)
辯(䛒䛒䛒)	蓋(葢)	勢(㔟埶)	善(譱)
飆(飇飈)	剛(𠝗)	料(粁)	觴(𨢍)
餅(䴵)	詬(詢)	躪(躙)	舐(䑛)
豺(犲)	穀(穀)	欞(櫺)	疏(踈疎)
躚(蹮)	罐(罆)	騮(駵駠)	搜(捜)
諂(讇)	駭(駴)	攣(孿)	髓(䯝)
嘲(謿)	候(矦)	裸(臝)	鎖(鏁)
齜(齓)	齏(虀)	美(媺)	踏(蹹蹋)
弛(㢮)	羈(覉)	滅(烕)	柝(㯉欜櫜)
欻(歘)	悸(痵)	秣(餗)	蜿(蛪)
垂(𡍮埀)	奸(姧)	粦(㷠)	腕(掔)
齪(𨅔)	殲(爔)	腦(䐉)	尪(尫尩)
瓷(甆)	韉(韀)	旆(斾)	誤(悮)
蹙(蹴)	剿(𠞰)	篷(䈫)	舄(舃)
啖(嚪)	秸(鞂)	睥(睤)	隙(隟隙)
島(隝)	截(㦸)	媲(嫓)	淑(潄)
登(豋)	驢(賫賷)	撇(撆)	璇(琁)
鐙(鞥)	鯨(鱷)	愆(𠎝僁𠍋)	燕(鷰)
貂(鼦)	鞠(𩎏)	鍥(契)	腰(䁏)
斗(𣁬)	絶(𢇍)	煢(煢)	燁(爗)
陡(𨹜)	誑(誆)	蛆(胆)	曄(曅)
扼(掟)	框(閆)	麯(麴)	彝(彞)
愕(㦍)	髡(髨)	紝(絍)	癰(癕)
鋒(鏠𨰻)	攬(擥㩜)	孺(㝢)	禹(禼)
蜂(蠭)	雷(靁)	潛(濳)	輿(轝)

籲(籲)	燥(熮)	煮(鬻)	棕(椶)
鳶(鳶)	潴(瀦)	裝(裝)	菹(葅)

另外“秏”爲“耗”的異體字(《漢語大詞典》P4739),但在《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并未收入,對此類字要具體辨析:

“秏”作消秏、消費解時可改爲“耗”,如“士卒多秏,無尺寸之功”(《史記·李斯列傳》)中的“秏”可改爲“耗”。

“秏”通“眊”指昏亂時不改爲“耗”。如“天下秏亂萬民不安”(《漢書·董仲舒傳》)。

“秏”讀 mào,指無的時候不改爲“耗”,如“市中星衆者實其虚則秏”(《史記·天官書》)。

對原文中人名、地名等專名中出現的異體字,我們在基本不動的原則下也有辨析,目的也是爲了讀者閱讀時不産生歧意。如:“聃”、“耼”統一爲“聃”,“毌丘”、“母丘”統一爲“毌丘”。“鼂錯”、“鼌錯”統一爲“鼂錯”。地名中的“涼”、“況”、“峯”、“兗”等字,則均改爲“涼”、“況”、“峰”、“兖”等。如果專有名詞雖有異同,但讀者辨析無困難的,也在史自統一的原則下保持原文。如《舊唐書》爲“長孫无忌”,《新唐書》爲“長孫無忌”。專有名詞詞意爲歷史沿革的,亦不予統一,如:太山、泰山,雒、洛,勃海、渤海。

對原文中某些字,也本着從衆從俗的原則作了特殊規定。如“異”、“棄”、“災”、“傑”、“淚”等字,不一律依規定改爲“异”、“弃”、“灾”、“杰”、“泪”等,而保留原字。

對原文中某些訛字則參校殿本及中華本一律徑改。如:

“卧病床第”(《元史》卷一百四十九),查無“床第”一詞,據文意“第”當爲“笫”之訛,故校改爲“笫”。

“設殂豆習禮讓”(《元史》卷一百九十五),查無“殂”字,據文意當爲“俎”之訛,故校改爲“俎”。

(二)字形

本書所用字形一律采用文化部和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 1964 年聯合發布的《印刷通用漢字字形表》規定的新字形。

對原文中不規範的字形,如“杞”“妃”等字的右邊印成“已”或“巳”的一律改爲規範字形。對史書中爲避“正諱”、“家諱”等而造成的缺筆現象,凡不能查實的衹好一仍其舊,留待專家討論。

《二十四史全譯》版式説明

我們把《二十四史》譯爲白話文的宗旨是使更多的人讀懂《二十四史》，因此譯文力求準確傳述原文信息。但因爲存在着古、今文兩個系統之間事物、概念、詞語的差别，二者並不是一一對應的，翻譯中某種程度的“增”與“減”的替代幾乎是不可避免的。爲了盡可能減少由此造成的信息傳達的不準確，故附排原文，使讀譯文時有所參照。又根據現代人的閲讀習慣，把版式改爲横排，用兩欄相隔，原、譯文對排，段自取齊，便於讀者對讀對核。這樣大的版面變動，必然牽扯到史文原本的標題、目録之安排的合理性問題。爲此，我們以百衲本爲底本，參校了殿本、中華書局校點本的目録、標題、版面等有關形式，作了一些調整，謹説明如下：

（一）關於紀志表傳

《二十四史》作爲紀傳體史書，其體例創成於司馬遷的《史記》，爲歷代編纂者所遵循。内容一般分爲紀、志、表、傳四部份，但又各有不同。其中《三國志》、《梁書》、《陳書》、《北齊書》、《周書》、《南史》、《北史》無志；《後漢書》、《三國志》、《梁書》、《宋書》、《南齊書》、《陳書》、《魏書》、《北齊書》、《周書》、《北史》、《晉書》、《南史》、《隋書》、《舊唐書》、《舊五代史》十五史無表。其順序基本如紀一、志二、表三、傳四排列，也有兩種不同情況。一是《後漢》、《魏書》志在傳後。二是作爲斷代合史的幾部史書，其中《三國志》和《舊五代史》，是分别各國排列紀、傳部份；《南史》、《北史》無志無表，紀傳部份不分國别按紀一傳二排列；《新五代史》是考（即志）在傳後，在世家之前，十國年譜（即表）在世家之後。如上兩種情況中，我們對《後漢書》及《三國志》作了改動。《後漢書》紀傳部份是六朝時宋人范曄所作，而《後漢書》的三十卷志是梁朝劉昭從晉朝司馬彪的《續漢書》中補出，所以百衲本及中華本都是紀傳與志分編，志書卷目單列序號，而殿本在整理刊刻時已將志改在紀後，統一排卷目。我們認爲，從叢書的角度説，殿本的排列更適於統一的原則，故《全譯》參用了殿本《後漢書》的排序形式。我們也查閲了有關資料，對《三國志》作了分析。文獻記載，《三國志》在西晉初年成書時爲三書：《魏書》三十卷、《蜀書》十五卷、《吴書》二十卷。中華書局點校本《三國志》出版説明有言：“《三國志》最早的刻本——北宋咸平六年（公元 1003 年）國子監刻本，《吴志》分爲上下兩帙，前有刻《吴志》的牒文。後來紹熙的重刻本裹，也保留着一頁咸平國子監刻《蜀志》牒文。可知咸平刻書時雖已合併爲《三國志》，但還是三書分别發刻的。”《三國志》成書七百餘年後傳至北宋時期時，當時

雕版印刷技術成熟，使正史的合刊整理成書有了可能，並成爲當時流行的出版形式，於是出現了從宋淳化年間刊刻的《三史》到嘉祐年間刊刻的《十七史》。應新體式的需要，記魏文帝黄初元年至晉武帝太康元年六十年間史事而分刊的《魏書》、《蜀書》、《吴書》至此合三而一，並且命名爲《三國志》。我們現在見到的二十四史叢刊有三種：一爲武英殿本，一爲商務印書館的百衲本，一爲中華書局的點校本。三本中除百衲本《三國志》是影印宋紹熙重刻本一仍其舊外，另外兩種版本的卷目排列都是從一至六十五卷統一排目，衹是文前標題内容各本有所不同。殿本爲：魏志卷一（頂格），武帝操（另行，前空二）；中華本爲：三國志卷一（頂格），魏書一（行末），武帝紀第一（另行，前空二）。我們認爲中華書局所選版本的《三國志》標題形式最適於横排本的編輯。衹是它稱"紀"，而且"紀"的序號與"傳"的序號銜接排列，例如：三少帝紀第四、后妃傳第五。這與其他各史紀與傳各自排序號的做法不同。然而殿本《三國志》目録考中第一條已説明："……惟《三國志》既無本紀之稱，並無列傳之目……，今考證悉遵壽原書例，不書紀傳等字……"依此爲證，我們按殿本去掉《魏志》中的"紀"，這樣編排標題，全書就統一了。關於《魏書》、《舊五代史》版本形式歷來無二，因無書證支持，雖然是例外，也衹好保存原貌。《新五代史》是二十四史中自唐開官修史先河後的唯一一部私修史，體例與他史不同，自有歐氏的主張，且歷代版本都如此，我們也不便改動。

（二）標題序號

由於二十四部史書成書、翻刻的年代不同，各版本類級標題的設置、形式甚至同一標題在各本中的具體内容或有異同。暫就各史中各卷的文前標題而言（它有似現代出版物中的章節標題），我們所見到的情形大致是：一卷爲單一内容的，如紀傳部份傳主占單卷、志書部份每卷衹有單一内容，一般都在卷首出現卷目内容標題；紀傳部份一卷多傳主、志書卷題下有分級内容的，卷目標題在各本中出現的形式很不一致。多數史卷把這級標題標在文前，有些史在文内；還有文前、文内皆無這級標題的（如《舊五代史》列傳）。我們就武英殿本、百衲本、中華書局點校本所輯各史粗略統計了一下，全書列傳部份把傳主之名設在文内的：百衲本有《三國志》（宋紹熙刊本）、《金史》（元至正刊本）、《新五代史》（宋慶元刊本）、《遼史》（元至正刊本）；殿本有《晉書》、《舊唐書》、《元史》、《後漢書》、《隋書》；中華本有《元史》、《新五代史》、《晉書》、《隋書》。志書的情況又有例外：殿本的《舊五代史》、《宋史》、《漢書》、《新五代史》、《遼史》諸史中某些志書出現文内標題，中華本的《新唐書》、《魏書》、《南齊書》、《舊五代史》、《宋史》、《舊唐書》、《明史》這七史志書文内亦有標題出現。百衲本各史志書中各卷文内標題時有時無很不統一。此外，還有各種體例不一的情況。史書作爲歷史遺存，不是一世一時一人之作，出現這些現象都可以理解。但是從叢書整理的

角度對體例統一作適度裁奪,在所難免。在編輯過程中,經反復研討,我們决定處理文前標題的原則是:(1)統一將大標題在後的形式,改爲大標題在前、小標題在後。古本形式有大標題在後、小標題在前的,在版式的演變中逐漸也改爲大標題在前、小標題在後了。以《新唐書》文前標題爲例。百衲本所據宋嘉祐本爲"薛李二劉高列傳第十一、唐書八十六",殿本改爲"唐書卷八十六(另行)列傳第十一(另行)薛李二劉高徐";中華本又改爲"唐書卷八十六(另行)列傳第十一(另行)薛舉(附仁杲)李軌、劉武周、高開道、劉黑闥(附徐圓朗)"。從上可見大、小標題的次序在歷史上曾有所改變。我們在全譯本中,統一改爲大標題在前、小標題在後。如,原題爲"魏其武安侯列傳第四十七",改爲"列傳第四十七(另行)魏其武安侯列傳"(《史記》)。(2)各史中紀、志、表、傳序號拆出,統一排列序號。比如某些史,類傳不加序號,與傳序相混,像《新五代史》中有雜傳十九卷,原文標題爲:"新五代史卷三十九,雜傳第二十七……新五代史卷五十七,雜傳第四十五",我們改爲:"新五代史卷三十九,列傳第二十七,雜傳一……新五代史卷五十七,列傳第四十五,雜傳第十九"。列傳下的合傳如"宗室"、"后妃",類傳如"列女"、"良吏"及志下的分級内容標題爲四級標題,紀傳中無論專傳或以類相隨的合傳,傳主之名都標注爲五級標題,附傳人物又用小號字附後,可視爲六級。

(三) 標題的文字内容

在三本參校中,我們發現各本的標題都有一部份與内容是不一致的。我們的原則是,以傳文爲準改正文字,格式上的不同,則依三本中多出者改。如上述所談《新唐書》的文前標題,我們依從殿本的形式。統一各史卷的原則是:多數有則補,多數無則删,三本俱無,又没有資料可依的,則付之闕如,把這類卷題祇看作是原本的樣式,以便讀者核對原書查找。像現代出版物一樣,負責詳盡指示卷内分段内容的是段落標題。有這樣的標識,文意更加清晰,也更符合現代人的閲讀習慣。所以,凡有文獻根據的,我們都據之補齊了段落標題,以便讀者檢索。

總之,自宋代首創正史合刊這一出版形式以來,歷代雖云"翻刻",但至少在版式上不是一成不變的。這也説明像《三國志》之類斷代史隨着納入正史系列叢書的系統整理,它在形式上愈發磨滅了當初"别創一格"的特質,而與叢書體例逐漸趨同,從而反映了形式上的整齊劃一確是出版系列叢書的審美需要。爲此,我們在編輯過程中,嘗試着做了一些版式上的調整,至於能否有助今人閲讀,又不悖於纂者的旨意,敬請廣大讀者指正。

《舊唐書》全譯出版説明

唐代(618—907)是中國封建社會的一個重要時期,在我國歷史上曾經盛極一時。五代後晉時官修的《舊唐書》,是現存最早的系統記録唐代歷史的一部史籍。《舊唐書》原名《唐書》,劉昫等編撰,有本紀二十卷,志三十卷,列傳一百五十卷,共二百卷。本紀和列傳有篇幅較長者,後人刻版時分立子卷,或爲二卷,或爲三卷,以子卷合計則爲二百十四卷。記録了上起唐高祖武德元年(618),下訖哀帝天祐四年(907),共計二百九十年的歷史。後來,人們爲了區别它與宋代歐陽修、宋祁等編寫的《唐書》,便將劉昫等所著稱爲《舊唐書》,而把歐陽修、宋祁等後修的《唐書》命名爲《新唐書》。

早在後梁時,唐史的纂修就已經被提到議事日程上來了,這也是沿襲了新朝給前朝修史的傳統。可是由於唐朝的實録和國史都没有修完,又經唐末戰亂,史館資料頗多損失,因此作爲修史之備,先要徵集資料。到後梁末帝時,史館提出徵集唐代知名人士的"家傳",還要求抄録武宗以後的公文、奏疏送交史館,這些公文、奏疏就成了纂修武宗以後本紀的重要資料。真正組織纂修唐史,已經到了後晉。後晉天福六年(941)二月,石敬瑭正式下詔:"有唐遠自高祖,下暨明宗,紀傳未分,書志咸闕。今耳目相接,尚可詢求。若歲月寖深,何由尋訪?宜令户部侍郎張昭遠、起居郎賈緯、秘書少監趙熙、吏部郎中鄭受益、左司員外郎李爲光(一作先)等,修撰唐史,仍令宰臣趙瑩監修。"(《五代會要》卷十八《前代史》)《舊唐書》的監修,先後調换過3人,即首任趙瑩,次任桑維翰和末任劉昫。除了上述監修之外,參與《舊唐書》纂修工作的,先後有9人,他們是張昭遠、賈緯、趙熙、王伸、吕琦、尹拙等。

唐代從太宗開始,在修前朝史的同時,也設置了修本朝史即國史的機構。二百多年間,依靠官府的力量,逐漸形成了兩個關於唐代歷史的基本資料系列,即皇帝實録和本朝國史。五代時修撰《舊唐書》的史料依據,主要就來源於唐代的這些國史、實録等。此外,有關"禮樂刑政"的各種典志、大臣奏議、諸人文集,以及雜史、小説,凡是當時能够蒐集到的史料,《舊唐書》的纂修者都曾採摭過。唐朝已經編定的國史到肅宗爲止,實録則從宣宗起就没有修成或根本没修,武宗實録衹殘存一卷,這是纂修《舊唐書》時遇到的最大困難。爲此編修之初趙瑩提出,凡是參加過修纂宣、懿、僖三朝實録的人的子孫,或者他們的門生故吏,以及其他人士,無論誰能把這幾朝的實録找出來進獻,就可以按照他們的才能破格授予官職,即使他們進獻的實録是殘缺不全的也從優獎勵。又因爲昭宗、哀帝時根本未及修史,更需要廣泛收集資料。天福六年(941)四月,趙瑩提出了完整的修史方案,到後晉出帝開運二年(945)六月,僅歷時四年多一點時間,《唐書》(即我們今天所説的《舊唐書》)就全部纂修完

畢了。此時，主持監修工作的趙瑩已出任晉昌軍（即西京長安）節度使，監修工作改由新上任的宰相劉昫擔任。按照慣例，在書成署名時衹寫監修人的名字，所以，就署了劉昫的名字。因此，劉昫不僅很自然地獲此殊榮，成爲獲得繒彩、銀器等賞賜最多的人，而且此後所有《舊唐書》的本子修撰者都題"劉昫等"，而真正出了大力的趙瑩却從此不再被人提起，甚至連他的姓名都很少有人知道。

因爲唐人的國史本來就是按照紀、傳、志來撰寫的，因此這部《唐書》也循例而行，衹修本紀、列傳和志三部份。

本紀二十卷，記載了唐代二十一個皇帝的事跡，其中包括我國第一個女皇帝武則天的《則天皇后本紀》。唐初，尤其是太宗貞觀（627—649）前期，十分注意以隋爲鑒，不斷探尋國家盛衰興亡的經驗教訓，形成了在中國歷史上少有的一個昌明盛世——"貞觀之治"。《舊唐書》盡可能地記述了這一輝煌的歷史時期。《太宗本紀》整整兩卷，不僅突出其創業中的業績和作用，更對其守成中"以隋爲鑒"的言行多所採録。

志三十卷，約佔全部《舊唐書》的四分之一。在十一個志中保存了内容相當豐富的我國科技史的資料。如《曆志》和《天文志》裏，有著名天文曆法家李淳風和僧一行制定的《麟德曆》和《大衍曆》的比較完整的内容。《禮儀志》七卷，系統描寫了唐朝的禮儀制度。參照《通典》的郊天、明堂、封禪、社稷、宗廟、祫禘、五服等項分卷記述，記玄宗及玄宗以前禮儀頗詳；肅、代宗時的禮儀，約有二十事；德宗至武宗禮儀，約有五十事；宣宗以下，僅有五事。《音樂志》四卷，詳細記録了唐代各種樂舞的樂名、特徵及其不同的用途。《音樂志二》中，詳細記録了西涼樂、高麗樂、百濟樂、扶南樂、天竺樂、驃國樂、高昌樂、龜兹樂、疏勒樂、康國樂、安國樂、北狄樂等周邊各族樂舞的特徵、傳人情況。《職官志》三卷，記録了代宗永泰二年（766）官職情況，並以此爲基礎敍述職官沿革。其中，不少文字直接録自《唐六典》。《食貨志》二卷，記述唐代賦税、貨幣、鹽鐵税、漕運、糧食儲藏，以及茶税、酒税等雜税的制度和沿革，是考察唐代經濟情況的重要資料。《刑法志》一卷，基本是一篇唐代修定刑律的編年記録。

列傳一百五十卷，記載了唐代近三百年間各類人物的事跡。列傳部份記一千八百餘人（包括周邊政權四十五人），諸臣列傳有一百十四卷（不含宗室列傳）記六百餘人，附傳四百餘人。這一部份列傳，對唐代有名的政治家、軍事家、文學家、史學家魏徵、郭子儀、韓愈、柳宗元、李延壽、劉知幾等，均有較詳細的記載，是研究這些人的生平和成就的重要根據。其中，政治人物收入了像太宗時期的名臣長孫无忌、房玄齡、杜如晦、魏徵、褚遂良，武則天時期的名臣上官儀、許敬宗、李義府，玄宗時的權臣李林甫、楊國忠等人。這一部份内容還保存了不少重要奏疏，亦即政治論文。如貞觀初年曾有分封諸侯之議，李百藥寫了一篇《封建論》，指出分封制於國家有害無利，爲太宗所採納，此文即收於《李百藥傳》中。如《吕才傳》記載了吕才論宅經、禄命、葬書等文；《盧藏用傳》記載其《析滯論》一文；這些都是批判當時流行的物忌迷信的重要論文。而《賈耽傳》記其作《隴右山南圖》，分别作説明六卷及《黄河經界遠近》四卷，又作《海内華夷圖》一幅及《古今郡國縣道四夷述》四十卷，皆奏獻於朝，傳中録其奏表，是古地理學方面的重要資料。唐朝是我國多民族交往和融合的重要時期。《舊唐書》記述唐代少數民族以及外國的情況，超過以前各史，保存了唐代民族政策與對外關係的史料。如文成公主入藏和松贊干布婚姻的記實、金城公主入藏的史跡，以及突厥、回紇、吐蕃、契丹等北方、西北、東北、西南許多民族的歷史記録，書中都有較多記載。唐朝和日本、朝

鮮、印度的關係記載也較詳細。

《舊唐書》由於史料來源情況不同,造成前後記事詳略不一、文字風格各異的差别。具體説來,代宗以前因爲有韋述等所纂《唐書》一百三十卷爲據,故敍事多有條理;德宗至武宗僅存實録,其記事有欠剪裁;宣宗以後衹有蒐訪遺文及耆舊傳説,因而有不少疏漏、牴牾、謬誤。

《舊唐書》成書後流傳了一百年左右,就爲《新唐書》所掩替。從宋仁宗慶曆年間起,北宋朝廷認爲《舊唐書》蕪雜不精,命宋祁和歐陽修另行編撰唐書。宋仁宗嘉祐五年(1060)新書(即《新唐書》)寫成,"佈於天下"。由於歐陽修等名氣很大,爲人們所崇信,從此,《新唐書》越來越受重視,而《舊唐書》則幾乎無人問津,流布日稀,以致北宋是否有刻本都記載不一。此後,元刻十七史,明刊南、北監本二十一史,都没有《舊唐書》。明代嘉靖年間,聞人詮想翻刻此書時,已有"苦無善本"之歎。而經他"窮蒐力索",總算湊成了一部完書。明嘉靖十七年(1538),經歷了四百七十八年坎坷命運的《舊唐書》,纔又得到重新刊行。聞人詮此本被稱作"聞本"。乾隆四年(1739),《舊唐書》被列入"二十四史",以"聞本"爲底本重刻於武英殿,謂之"殿本"。20 世紀 30 年代,在張元濟先生主持下商務印書館出版了一部名爲"百衲本"的《二十四史》,其中《舊唐書》採"越州本"(南宋紹興刻本)者約三分之一(六十七卷),其餘則以"聞本"配補。其據以影印的常熟瞿氏鐵琴銅劍樓所藏殘宋本即"越州本",現藏國家圖書館。1975 年中華書局出版的點校本《舊唐書》,所據底本是岑建功的"懼盈齋本",並參校了殘宋本即"越州本"、明本即"聞本"、殿本、浙江書局本、"廣本"等,擇善而從,整理付印。目前,它仍然是最好的通行版本。

《舊唐書》全譯本是根據百衲本原文翻譯,原文的標點及文字版式等整理參校了中華書局校點本和上海古籍社影印出版的武英殿本。《舊唐書》編修於五代割據混戰的時代,又在短期内倉促修成,所以對唐代史官的著述照抄照録多而加工少,缺乏剪裁熔鑄之功。另外,由於成於衆手,有不少重復疏漏之處。全譯本主要以譯文準確爲原則,對於史文原文中的疏漏,由於我們水平有限,也爲避免一家之言的偏頗可能帶來以訛傳訛的後果,所以在譯文中一般不爲原文的文意做校改。衹是舊唐曆志中,某些曆算數據的翻譯與原文不一致。這是因爲這部份内容帶有較爲特殊的技術性,同時現在已經有了很準確的結論,所以我們在譯文中遵從了譯者的校勘成果(原文未動)。

《舊唐書》全譯主編:黄永年。譯者:趙望秦、賈二强、龔祖培、黄永年、黄壽成、辛德勇、毛雙民、陸三强、王雪玲、李成甲、張艷雲、馬雪芹、焦傑、王其禕、段塔麗、周曉薇、張萍、薛平栓、宋平生、牛致功、雷巧玲、紀志剛、袁敏、曲安京。

舊唐書目録

第一册

第二册

第三册

第四册

第五册

第六册

舊唐書卷一百七十五

列傳第一百二十五

憲宗二十子　穆宗五子　敬宗五子　文宗二子
武宗五子　宣宗十一子　懿宗八子　僖宗二子
昭宗十子 嗣襄王熅 朱玫 王行瑜(附)

憲宗二十子

憲宗二十子：穆宗皇帝、宣宗皇帝、惠昭太子寧、澧王惲、深王悰、洋王忻、絳王悟、建王恪、鄜王憬、瓊王悅、沔王恂、婺王懌、茂王愔、淄王協、衡王憺、澶王怳、棣王惴、彭王惕、信王憻、榮王㥜。

憲宗有二十個兒子：穆宗皇帝、宣宗皇帝、惠昭太子寧、澧王惲、深王悰、洋王忻、絳王悟、建王恪、鄜王憬、瓊王悅、沔王恂、婺王懌、茂王愔、淄王協、衡王憺、澶王怳、棣王惴、彭王惕、信王憻、榮王㥜。

惠昭太子李寧

惠昭太子寧，憲宗長子也。母曰紀美人。貞元二十一年四月，封平原郡王。元和元年八月，進封鄧王。四年閏三月，立爲皇太子，改名宙，尋復今名。其年有司將行册禮，以孟夏、孟秋再卜日，臨事皆以雨罷，至十月方行册禮。元和六年十二月薨，年十九，廢朝十三日。時敕國子司業裴茝攝太常博士，西內勾當。茝通習古今禮儀，嘗爲太常博士。及官至郎中，每兼其職，至改司業，方罷兼領。國典無皇太子薨禮，故又命茝領之。廢朝十三日，蓋用期服以日易月之制也。謚曰惠昭。

惠昭太子李寧，是憲宗的長子。母親是紀美人。貞元二十一年四月，封爲平原郡王。元和元年八月，進封鄧王。四年閏三月，立爲皇太子，改名叫宙，不久恢復現在的名字。這一年有關部門準備舉行册封的禮儀，在夏、秋兩季的第一個月兩次占卜選定吉日，臨舉行前都因爲下雨停止，直到十月纔舉行册封的禮儀。元和六年十二月逝世，終年十九歲，停止朝會十三天。當時敕令國子司業裴茝暫時任太常博士，處理西內事務。裴茝熟悉古今禮儀，曾經任太常博士。後來他做了郎中，還常常兼任太常博士，直至改任國子司業，纔停止兼任。國家的典章制度中没有關於皇太子葬禮的規定，因此又命令裴茝主管此事。停止朝會十三天，大概用的是以日代月的服喪制度。謚號惠昭。

澧王李惲

澧王惲，憲宗第二子也，本名

澧王李惲，是憲宗的第二個兒子，本來名

寬。貞元二十一年，封同安郡王。元和元年，進封澧王。七年，改今名。時吐突承璀恩寵特異，惠昭太子薨，議立儲副，承璀獨排群議，屬澧王，欲以威權自樹，賴憲宗明斷不惑。上將册拜太子，詔翰林學士崔群代澧王作讓表一章。群奏曰："凡事已合當之而不爲，則有退讓焉。"上深納之。及憲宗晏駕，承璀死，王亦薨於其夕。以元和十五年四月丁丑發喪，廢朝三日。長子漢，東陽郡王。次子源，安陸郡王。第三子演，臨安郡王。

寬。貞元二十一年，封爲同安郡王。元和元年，進封澧王。七年，改叫現在的名字。當時吐突承璀特別受恩寵，惠昭太子逝世，商議另立皇太子，惟獨吐突承璀力排衆議，主張立澧王，企圖藉此樹立自己的權威，幸虧憲宗英明果斷不受迷惑。皇上準備立皇太子，詔令翰林學士崔群代替澧王作一篇推辭謙讓的奏表。崔群上奏說："凡是自己理所應當而又不願擔當的事，纔有推辭謙讓一說。"皇上深表贊同予以采納。後來憲宗逝世，吐突承璀死去，澧王也於當天晚上逝世。元和十五年四月丁丑舉行葬禮，停止朝會三天。長子名李漢，封爲東陽郡王。次子名李源，封爲安陸郡王。第三個兒子名李演，封爲臨安郡王。

深王李悰

深王悰，本名察，憲宗第四子也。貞元二十一年，封彭城郡王。元和元年，進封深王，改今名。長子潭，河内郡王。次子溆，吴興郡王。

深王李悰，本來名察，是憲宗的第四個兒子。貞元二十一年，封爲彭城郡王。元和元年，進封爲深王，改叫現在這個名字。長子名李潭，封爲河内郡王。次子名李溆，封爲吴興郡王。

洋王李忻

洋王忻，本名寰，憲宗第五子也。貞元二十一年，封爲高密郡王。元和元年，進封洋王。七年，改今名。大和二年薨。長子沛，大和八年，封潁川郡王。

洋王李忻，本來名寰，是憲宗的第五個兒子。貞元二十一年，封爲高密郡王。元和元年，進封爲洋王。七年，改叫現在這個名字。大和二年逝世。長子名李沛，大和八年，封爲潁川郡王。

絳王李悟

絳王悟，本名寮，憲宗第六子也。貞元二十一年，封文安郡王。元和元年，進封絳王。七年，改今名。寶曆二年冬遇害。長子洙，大和八年，封新安郡王。第二子滂，封高平郡王。

絳王李悟，本來名寮，是憲宗的第六個兒子。貞元二十一年，封爲文安郡王。元和元年，進封爲絳王。七年，改叫現在這個名字。寶曆二年冬天遇害。長子名李洙，大和八年，封爲新安郡王。第二個兒子名李滂，封爲高平郡王。

建王李恪

建王恪，本名審，憲宗第十子也。元和元年八月，淄青節度李師古卒，其弟師道擅領軍務，以邀符節。朝廷方興討罰之師，不欲分兵兩地，乃封審爲建王。間一日，授開府儀同三司、鄆州大都督，充平盧軍淄青等州節度營田觀察處置、陸運海運、

建王李恪，本來名審，是憲宗的第十個兒子。元和元年八月，淄青節度使李師古去世，他的弟弟李師道擅自處理軍務，藉機要求朝廷任他爲節度使。當時朝廷正在出兵作戰討伐敵人，不希望兵分兩地，於是封李審爲建王。隔了一天，拜授開府儀同三司、鄆州大都督，充任平盧軍淄青等州節度營田觀察處置使、陸運海運、押

押新羅 渤海兩蕃等使，而以師道爲節度留後。不出閤。七年，改今名。長慶元年薨。

鄜王 憬，長慶元年封，開成四年七月薨。長子溥，平陽郡王。

瓊王 悦，長慶元年封。第二子津，河間郡王。

沔王 恂，長慶元年封。長子瀛，晋陵郡王。

婺王 懌，長慶元年封。長子清，新平郡王。

茂王 愔，長慶元年封。長子漣，武功郡王。

淄王 協，憲宗第十四子也。長慶元年封，開成元年薨。長子澥，大和八年八月，封許昌郡王。第三子涣，馮翊郡王。

衡王 憺，長慶元年封。長子涉，晋平郡王。

澶王 忱，長慶元年封。長子漙，雁門郡王。

棣王 惴，大中六年封，咸通三年薨。

彭王 惕，大中三年封。

信王 憻，大中十四年封，咸通八年薨。

榮王 憒，咸通三年封，廣明元年八月十九日，授開府儀同三司，守司空，其年十月九日薨。其子令平嗣王。

新羅 渤海兩蕃等使，而讓李師道任節度留後。李審没有離開朝廷到封地去。七年，改叫現在這個名字。長慶元年逝世。

鄜王 李憬，受封於長慶元年，開成四年七月逝世，長子名李溥，封爲平陽郡王。

瓊王 李悦，受封於長慶元年。第二個兒子名李津，封爲河間郡王。

沔王 李恂，受封於長慶元年。長子名李瀛，封爲晋陵郡王。

婺王 李懌，受封於長慶元年。長子名李清，封爲新平郡王。

茂王 李愔，受封於長慶元年。長子名李漣，封爲武功郡王。

淄王 李協，是憲宗的第十四個兒子。受封於長慶元年，開成元年逝世。長子名李澥，大和八年八月，封爲許昌郡王。第三個兒子名李涣，封爲馮翊郡王。

衡王 李憺，受封於長慶元年。長子名李涉，封爲晋平郡王。

澶王 李忱，受封於長慶元年。長子名李漙，封爲雁門郡王。

棣王 李惴，受封於大中六年，咸通三年逝世。

彭王 李惕，受封於大中三年。

信王 李憻，受封於大中十四年，咸通八年逝世。

榮王 李憒，受封於咸通三年，廣明元年八月十九日，拜授開府儀同三司，任司空，這一年十月九日逝世。他的兒子李令平繼嗣王位。

穆宗五子

穆宗五子：敬宗皇帝、文宗皇帝、武宗皇帝、懷懿太子 湊、安王 溶。

穆宗的五個兒子：敬宗皇帝、文宗皇帝、武宗皇帝、懷懿太子 湊、安王 溶。

懷懿太子李湊

懷懿太子 湊，穆宗第六子。少寬和温雅，齊莊有度。長慶初，封漳王。文宗以王守澄恃權，深怒閹官，

懷懿太子 李湊，是穆宗的第六個兒子。年輕時寬厚謙和舉止文雅，嚴肅恭敬有風度。長慶初年，封爲漳王。文宗見王守澄仗勢胡作非爲，

欲盡誅之，密令宰相宋申錫與外臣謀畫其計。守澄門人鄭注伺知其事，欲先事誅申錫。以漳王賢而有望，乃令神策虞候豆盧著告變，言"十六宅宮市典晏敬則、朱訓與申錫親事王師文同謀不軌，朱訓與王師文言聖上多病，太子年小，若立兄弟，次是漳王，要先結托，乃於師文處得銀五鋌、絹八百匹；又晏敬則於十六宅將出漳王吴綾汗衫一領、熟綫綾一匹，以答申錫"。其事皆鄭注憑虚結構，而擒朱訓等於黄門獄，鍛煉僞成其款。居三四日，朝臣方悟其誣構。諫官崔玄亮等閤中極諫，叩頭出血，請出申錫獄付外勘鞫。鄭注輩恐其僞迹敗露，乃請行貶黜。制曰："王者教先入愛，義不遺親。豈於同氣之中，可致異詞之間。如或慎修不至，詿誤有聞，構爲厲階，犯我邦紀，未加殛竄，尚屈彝章。漳王湊手足之親，磐石是固，居崇寵秩，列在戚藩。頃多克順之心，亦有尚賢之志。而滿盈生患，敗覆是圖，奸凶會同，謀議聯及。污我皇化，彰于外朝，初駭予衷，再驚群聽。尚以未具獄詞，猶資審慎，建侯之命，姑務從寬。可降封巢縣公。"制下，上令中使齎巢縣官告，就十宅賜湊。言國法須此，爾宜寬勉。八年薨，贈封齊王。

十分怒恨宦官，打算將他們斬草除根，秘密命令宰相宋申錫與外面的大臣謀劃計策。王守澄的門人鄭注打聽到這個消息，打算先動手殺死宋申錫。因爲漳王賢明而有聲望，於是命令神策虞候豆盧著誣告變亂，説"十六宅宮市典晏敬則、朱訓與宋申錫親自幫助王師文同謀不軌，朱訓對王師文説皇上多病，太子年幼，如果要立兄弟，按順序應該是漳王，需要事先托人拉關係，於是從王師文那裏得到銀五鋌、絹八百匹；另外晏敬則從十六宅拿出漳王的吴綾汗衫一件、熟綫綾一匹，用來報答宋申錫"。這些事都是鄭注憑空捏造的，却將朱訓等人捉住關進黄門獄，羅織罪名屈打成招。過了三四天，朝裏的大臣纔明白過來這是誣陷。諫官崔玄亮等人在閤中極力勸諫，頭都叩出了血，請求公開宋申錫一案在外面審問。鄭注之流害怕他們弄虚作假的事露出馬脚，於是請求貶官處理。下制説："諸王所受的教育首先是要富於愛心，講求義氣不忘親人。怎麽能在同胞兄弟之中，發生你高我低你多我少的矛盾。如果有人没有做到謹慎修行，流言蜚語時有所聞，惹禍及身殃及他人；觸犯我朝的法紀法規，而没有依法懲處貶官流放，就會歪曲正常的法規制度。漳王李湊與我爲兄弟，深信不疑，身居崇高顯耀的職位，成爲皇親藩王中的一員，近來常見他有克己順從的願望，也有崇尚賢良的志向。却因驕傲自滿滋生禍患，圖謀顛覆，與奸凶合謀，企圖殃及兄弟。玷污我皇朝教化，消息傳到宫外，我的心先是一驚，接着百官公卿也感到驚訝。現在因爲案情證據不足，還需謹慎調查審理，既然命中注定要給他封侯加爵，所以姑且從寬處理。可降封爲巢縣公。"制書下達，皇上命令宦官携帶巢縣公的册封文書，到十宅賜給李湊。説按國法理當這樣處理，你應該自寬自勉。八年逝世，追封爲齊王。

鄭注伏誅，帝思湊被陷而心傷之，開成三年正月制曰：

褒善飾終，王者常典。況我友于之愛，手足之親，永言痛悼之懷，用錫元良之命。故齊王

鄭注伏罪被殺，皇帝想到李湊被人陷害爲之傷心，開成三年正月下制説：

褒揚好人尊榮死者，是爲王者慣用的法則。何況我們兄弟友愛，親同手足，難以表達心裏的傷痛和悼念，因而頒布賜他爲太子

湊孕靈天宇，擢秀本枝，孝敬知於孩提，惠和洽於親愛。將固磐石，遂分茅社。學探蟻術之精，智有象舟之妙。好書樂善，造次不失其清規；置醴尊師，風雨不忘其至敬。方期台耇，以保怡怡，天胡不仁，殲我同氣。念周宣好愛之分，長慟莫追；覽魏文榮樂之言，軫懷無已。由是稽諸前典，式展追榮，特峻彝章，表恩泉壤。雖禮命之儀則爾，而天倫之恨何攄？遐想幽魂，宜膺寵數。可贈懷懿太子，有司擇日册命。

的賞命。故齊王李湊天資聰穎，在同輩兄弟中出類拔萃，孩提時代就知道孝敬父母，與兄弟姐妹相親相愛關係融洽。爲使江山固若磐石，於是分封王侯。在學業上勤勤懇懇精益求精，具有曹冲用船稱象那樣的聰明才智。喜好讀書樂於行善，一言一行遵守規定；奉老尊師，無論風雨不忘致敬。正期待他長大成人，兄弟之間永遠和睦，上天爲什麽不仁慈，殺害我的兄弟。想到周宣王十分熱愛兄弟，經常痛哭追悔莫及；看到魏文帝得意忘形的言詞，痛悼思念慚愧不已。因此查考前代的制度，爲了表示追憶和贊美，特地改變常典，給地下的人予以表彰和恩寵。雖然册命的禮儀已經定下來了，但是天壤之别不能相見的遺憾又如何抒發？遐想死者的魂靈，應該接受帝王給予的禮數。可追贈爲懷懿太子，有關部門選擇日期册命。

安王李溶

安王溶，穆宗第八子。母楊賢妃。長慶元年封，大和八年，授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吏部尚書。開成初，敕安王、潁王并以百官例，逐月給料錢。武宗即位，李德裕秉政，或告文宗崩時，楊嗣復以與賢妃宗家，欲立安王爲嗣，故王受禍，嗣復貶官。

安王李溶，是穆宗的第八個兒子。母親是楊賢妃。長慶元年受封，大和八年，拜授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吏部尚書。開成初年，敕令安王、潁王都依照百官慣例，逐月發給料錢。武宗即位，李德裕執掌朝政，有人上告文宗逝世時，楊嗣復因自己與楊賢妃是同族，打算立安王爲太子，所以安王遭到禍害，楊嗣復被貶官。

敬宗五子

敬宗五子：悼懷太子普、梁王休復、襄王執中、紀王言揚、陳王成美。

敬宗有五個兒子：悼懷太子普、梁王休復、襄王執中、紀王言揚、陳王成美。

悼懷太子李普

悼懷太子普，敬宗長子也。母曰郭妃。寶曆元年，封晋王。大和二年薨，年五歲。上撫念之甚厚，册贈悼懷太子。

悼懷太子李普，是敬宗的長子。母親是郭妃。寶曆元年，封爲晋王。大和二年逝世，終年五歲。皇上十分思念他，追贈爲悼懷太子。

梁王李休復

梁王休復。開成二年八月詔曰："王者胙土畫疆，封建子弟，所以承衛帝室，蕃茂本枝，祖宗成式，朕曷

梁王李休復。開成二年八月皇帝下詔説："帝王劃分土地賞賜宗室，分封子弟封邦建國，目的在於拱衛王室，使本族繁榮昌盛，這是祖宗

敢廢？况天付正性，夙奉至訓，尊賢好善，體仁由禮，是可舉建侯之命，膺分社之榮。親親賢賢，於是乎在。敬宗皇帝第二子休復、第三子執中、第四子言揚、第六子成美，皆氣蘊冲和，行推敬慎，游泳《墳》、《索》，佩服師言。宜開土宇之封，用申睦族之典。休復可封梁王，執中可封襄王，言揚可封紀王，成美可封陳王。宜令有司擇日備禮册命。”

襄王 執中與梁王同時受封。第三男寀，樂平郡王。

紀王與襄王同時受封。

陳王李成美

陳王 成美與紀王 言揚同時受封。開成四年十月詔曰：“古先哲王之有天下也，何嘗不正國本而承天序，建儲貳而主重離？朕以寡昧，祗荷丕圖，虔恭寅畏，思固鴻業，慎擇全懿，曠于旬時。而卿士獻謀，龜筮告吉，以爲少陽虚位，願舉盛儀，列聖垂休，俾合予志，選賢而立，式表無私。敬宗皇帝第六男陳王 成美，天假忠孝，日新道德，温文合雅，謙敬保和。裕端明之體度，尚《詩》、《書》之辭訓，言皆中禮，行不違仁。是可以訓考舊章，欽若成命，授之匕鬯，以奉粢盛。宜迴朱邸之榮，俾踐青宫之重，可立爲皇太子。宜令所司擇日備禮册命。”自莊恪太子薨，將相大臣洎職言者，拜章面陳凡累月，上遂命立陳王。未行册禮，復降仍舊，其年殂於藩邸。第十九男儼，宣城郡王。

定下的規矩，朕怎敢廢除？何况那些天生秉性正直，平素奉行聖訓，尊重賢良樂於行善，躬行仁道遵循禮儀的人，更應該舉行分封諸侯的册命，享受分社封疆的榮耀。親近的賢良的，都在這裏。敬宗皇帝第二個兒子李休復、第三個兒子李執中、第四個兒子李言揚、第六個兒子李成美，都風度翩翩淡泊平和，一言一行注重恭敬謹慎，埋頭攻讀《墳》、《索》，牢記師教。應該進行土地分封，用來申明家族和睦的制度。李休復可封爲梁王，李執中可封爲襄王，李言揚可封爲紀王，李成美可封爲陳王。應該命令有關部門選擇日期準備禮儀進行册命。”

襄王 李執中與梁王同時受封。第三個兒子李寀，封爲樂平郡王。

紀王與襄王同時受封。

陳王 李成美與紀王 李言揚同時受封。開成四年十月皇帝下詔説：“過去聖賢的君主統治天下，何嘗不是依據國家的法統而順從上天的排序，册立皇太子來繼承祖業？朕知識淺陋不明事理，剛剛繼承王位，虔誠恭敬小心謹慎，一心想要鞏固大業，慎重地選擇十全十美的人做太子，因此曠缺了很長時間。公卿士大夫出謀劃策，用龜筮占卜吉凶，認爲太子之位空缺，希望舉行盛大的儀式，請列祖列宗出來顯靈，正好符合我的心願，選擇賢良立爲太子，藉此表明我的公正無私。敬宗皇帝第六個兒子陳王 李成美，天生忠孝，道德日新，温文爾雅，謙遜恭敬心氣平和。身端體正風度翩翩，崇尚《詩》、《書》的言辭義訓，説話都符合禮儀，行爲不違背仁道。可以用以前的典章制度衡量考核，如果符合可以册命，就將祭祀宗廟的權力交給他，讓他來供奉祭品。應該享受出入府邸的榮耀，立爲太子擔當重任，可以立爲皇太子。應該命令有關部門選擇日期準備禮儀册命。”自從莊恪太子逝世後，將相大臣以及諫官，連續幾個月上奏章表或當面陳述，皇上於是命令立陳王爲太子。没有舉行册命的禮儀，又降詔仍舊爲陳王，這一年在藩邸去世。第十九個兒子李儼，封爲宣城郡王。

文宗二子

文宗二子：莊恪太子永，蔣王宗儉。

莊恪太子李永

莊恪太子永，文宗長子也。母曰王德妃。大和四年正月，封魯王。六年，上以王年幼，思得賢傅輔導之。時王傅和元亮，因待制召問，元亮出於卒吏，不知書，一不能對。後宰相延英奏事，上從容曰："魯王質性可教，宜擇賢士大夫爲官屬，不可復用和元亮之輩。"因以户部侍郎庾敬休守本官，兼魯王傅；太常卿鄭肅守本官，兼王府長史；户部郎中李踐方守本官，兼王府司馬。其年十月，降詔册爲皇太子。上自即位，承敬宗盤游荒怠之後，恭儉惕慎，以安天下，以晉王謹愿，且欲建爲儲貳。未幾，晉王薨，上哀悼甚，不復言東宫事久之。今有是命，中外慶悦。後以王起、陳夷行爲侍讀。

開成三年，上以皇太子宴游敗度，不可教導，將議廢黜，特開延英，召宰臣及兩省御史臺五品已上、南班四品已上官對。宰臣及衆官以爲儲后年小，可俟改過，國本至重，願寬宥。御史中丞狄兼謨上前雪涕以諫，詞理懇切。翌日，翰林學士六人洎神策六軍軍使十六人又進表陳論，上意稍解。其日一更，太子歸少陽院，以中人張克己、柏常心充少陽院使；如京使王少華、判官袁載和及品官、白身、内園小兒、官人等數十人，連坐至死及剥色、流竄。尋詔侍讀竇宗直、周敬慎依前隔日入少陽院。

其年薨，敕兵部尚書王起撰哀册文曰：

文宗有兩個兒子：莊恪太子永，蔣王宗儉。

莊恪太子李永，是文宗的長子。母親是王德妃。大和四年正月，封爲魯王。六年，皇上認爲魯王年幼，想找賢能的師傅輔導他。當時擔任魯王師傅的是和元亮，擔任待制官時皇上召見問對，和元亮是軍人出身，不識字，一個問題也答不出來。後來宰相在延英殿奏事，皇上從容地説："魯王天資聰明可以教育，應該選擇賢良的士大夫任官屬，不能再用和元亮這樣的人。"因此令户部侍郎庾敬休守本官，兼魯王傅；太常卿鄭肅守本官，兼魯王府長史；户部郎中李踐方守本官，兼魯王府司馬。當年十月，頒布詔令册立魯王爲皇太子。皇上自即位以來，繼敬宗娱樂游玩荒廢政事之後，恭順謙遜警惕慎重，希望安定天下，因晉王誠實，打算立爲皇太子。没多久，晉王逝世，皇上十分傷心悼念，很長時間不再提立皇太子的事。如今頒布這個詔令，朝中朝外歡慶喜悦。後來任王起、陳夷行爲侍讀。

開成三年，皇上認爲皇太子吃喝玩樂没有節制，無法教導，打算廢黜，特地開延英殿，召宰相及兩省御史臺五品以上、南班四品以上官員商議。宰相及百官認爲太子年幼，可以教育他改過自新，太子是國家的根本十分重要，希望寬大爲懷不予追究。御史中丞狄兼謨痛哭陳詞，言詞懇切。第二天，六名翰林學士及十六個神策六軍軍使又上表陳述議論，皇上的態度纔漸漸緩和。當天一更時，太子回到少陽院，派宦官張克己、柏常心充任少陽院使；如京使王少華、判官袁載和及品官、白身、内園小兒、官人等數十人，受到牽連分别處以死刑及剥色、流放。不久詔侍讀竇宗直、周敬慎依舊隔一天去一次少陽院。

這一年太子逝世，敕兵部尚書王起撰寫哀册文説：

維大唐 開成三年，歲次戊午，十月乙酉朔，十六日庚子，皇太子薨于少陽院。十七日辛丑，遷座于大吉殿。十一月乙卯朔，二十四日戊寅，命册使太子太師兼右僕射、門下侍郎、國子祭酒、平章事鄭覃，副使中書侍郎、平章事楊嗣復，持節册謚曰莊恪。十二月乙酉朔，十二日丙申，葬于驪山之北原莊恪陵，禮也。玉琯歲窮，金壺漏盡，祖奠告徹，哀笳將引。庭滅燎而月寒，路摇旂而風緊。皇帝念主鬯之缺位，悼佩觿之夭年。銅樓已閉，銀牒徒懸。方追思於對日，遽冥寞而賓天。典册具舉，文物咸備。爰詔侍臣，颺揚上嗣，其詞曰：

皇矣帝緒，肇基綿古，種德尊道，宗文祖武。上聖開成，天下和平，儲祉發祥，是生元良。覃訏之初，岐嶷用彰，蘊才游藝，玉裕金相。既免孩提，是加封殖，俾維城於東魯，錫介珪於上國。辭榮朱邸，正位青宫，尊師重傅，養德含聰。晨馳道而不絶，問寢門而益恭。招賢警戒，齒胄謙冲，冀日躋於三善，奉天慈於九重。漢 莊好學，既顯於外；魏 丕能文，方循於内。美不二於顔過，嘉得三於鯉退。焜耀甲觀，鏗鏘瑜珮。方積善於爲山，何反真而游岱。嗚呼哀哉！

憂兢損壽，沉疴始遘，群望并走，百靈宜祐。吴客之問徒爲，越人之方靡救。占前星之掩曜，知東朝之降咎。天垂象而則然，人由己而何有？嗚呼哀哉！税駕乘華兮即宫夜臺，鳳笙長絶

大唐 開成三年，歲次戊午，十月乙酉初一，十六日庚子，皇太子在少陽院逝世。十七日辛丑，將靈柩移到大吉殿。十一月乙卯初一，二十四日戊寅，命册使太子太師兼右僕射、門下侍郎、國子祭酒、平章事鄭覃，副使中書侍郎、平章事楊嗣復，持節册謚號叫莊恪。十二月乙酉初一，十二日丙申，埋葬在驪山北原的莊恪陵，這是禮儀。哀樂不絶，時間流逝，告祭完祖先的亡靈，哀樂將在前面開路。宫廷中燭火熄滅月光寒氣逼人，行路上旌旗摇動風聲催人淚下。皇帝想到東宫太子的位置空缺，哀悼長子小小年紀過早夭折。東宫的大門已經關閉，册封的簿録徒然懸挂。正在回憶太子小時候的聰明伶俐，突然傳來太子去世的噩耗。典籍簡册都準備好了，車馬儀仗也已就緒。於是詔令侍臣，頌揚太子，其詞説：

偉大啊帝王的統治，開創大業於遠古，重視品德遵循正道，推崇文王效法武王。皇上聖明的開成時期，天下和睦太平，福星高照，太子出生。年齡漸長，聰慧外露，德才兼備，相貌如玉。長大成人後，加以分封，封在東魯做藩王，在京城賜給寶玉。光榮地辭别王府，正式位居東宫，尊重師傅，修養品德。一直敬畏皇帝，請安時更加恭敬。招納賢良警戒自己，在兄弟之間謙遜平和。要求自己每天做到尊上敬下，到宫裏親自侍奉父母雙親。東漢 明帝愛好學習，美名傳到宫外；魏文帝 曹丕擅長寫文章，在宫裏就顯露出來。美德可比顔回，聲譽勝過孔鯉。東宫樓觀上光明照耀，美玉佩帶在身上鏗鏘有聲。正在積德行善建立功業，怎麽返回自然魂歸泰山。嗚呼哀哉！

謀劃操勞有損壽命，沉疴開始纏身，衆人盼望治愈爲之奔走，百神顯靈應該保佑。吴地醫生的診問徒勞無用，越人的偏方不能救治。占卜前星被遮掩，知道東宫要降災。上天預兆已經如此，人不由己有何用？嗚呼哀哉！華光下解駕停車就以墳墓作宫殿，鳳

兮蜃輅徐來。啓青宫而右出，歷玄灞而左迴，度凋林兮魂斷，入曠野兮心摧。水助挽而幽咽，雲帶翣而徘徊，悲佳城之已掩，見新廟之方開。嗚呼哀哉！授經兮曷期，執紼兮增欷，九原作兮何嗟及，七日還兮安可希。有少海之波逝，無西園之蓋飛，商山之羽翼已散，望苑之賓客咸歸。瑟彼玉簡，閟于泉扉，用傳信於文字，願不昧於音徽。嗚呼哀哉！

笙之音永遠斷絶喪車徐徐到來。從東宫出發向右行，經過灞河向左拐，經過枯敗的樹林時魂飛魄散，進入空曠的田野時肝腸寸斷。水聲伴着挽歌嗚咽，雲彩連着棺飾徘徊，悲嘆墓地已經掩埋，看到新廟正在開工。嗚呼哀哉！教授經書是何日，手牽靈車的繩索更加欷歔。在九原上修建墳墓嘆息怎麽來得及，七天後魂靈歸來還有什麽希求。太子有如水波流逝，西園裏没有馬車飛馳，商山的四個隱士已經離散，望苑的賓客都已歸去。玉製的簡册瑟瑟有聲，埋進墓裏關閉墓門，用文字記載流傳，希望不磨滅太子的美德。嗚呼哀哉！

初，上以太子稍長，不循法度，昵近小人，欲加廢黜，迫於公卿之請乃止。太子終不悛改，至是暴薨。時傳云：太子德妃之出也，晚年寵衰。賢妃楊氏，恩渥方深，懼太子他日不利於己，故日加誣譖，太子終不能自辨明也。太子既薨，上意追悔。四年，因會寧殿宴，小兒緣橦，有一夫在下，憂其墮地，有若狂者。上問之，乃其父也。上因感泣，謂左右曰："朕富有天下，不能全一子。"遂召樂官劉楚材、宫人張十十等責之，曰："陷吾太子，皆爾曹也。今已有太子，更欲踵前耶?"立命殺之。

當初，皇上認爲太子漸漸長大，不遵守法度，與小人關係親密，打算將他廢掉，迫於公卿的請求纔作罷。太子始終没有悔改，直到這時突然逝世。當時傳言説：太子是王德妃生的，王德妃晚年失寵。賢妃楊氏，正深受皇上的恩寵厚愛，害怕太子以後對自己不利，所以常常進行誣陷，太子始終没能爲自己辯明清白。太子逝世後，皇上後悔莫及。四年，在會寧殿設宴，有個小孩表演爬竹竿的雜技，一個男子站在竹竿下，擔心他掉在地上，那樣子好像要發瘋似的。皇上詢問這是怎麽回事，纔知那男子是小孩的父親。皇上因此感動得流下眼淚，對左右的人説："朕富有天下，却不能保全一個兒子。"於是召來樂官劉楚材、宫人張十十等人責問，説："陷害我的太子，都是你們這些人。如今已另立太子，還要重蹈覆轍嗎?"立即命令殺死他們。

蔣王宗儉，文宗第二子，開成二年封。

蔣王李宗儉，是文宗的第二個兒子，開成二年受封。

武宗五子

武宗五子：杞王峻，開成五年封；益王峴、兖王岐、德王嶧、昌王嵯，皆會昌二年封。

武宗有五個兒子：杞王李峻，開成五年受封；益王峴、兖王李岐、德王李嶧、昌王李嵯，都是會昌二年受封。

宣宗十一子

宣宗十一子：懿宗皇帝，餘并封

宣宗有十一個兒子：懿宗皇帝，其餘都册封

王。

靖懷太子漢，會昌六年封雍王，大中六年薨，册贈靖懷太子。

雅王涇，宣宗第二子。大中元年封。

衛王灌，大中十一年封，十四年薨。

夔王滋，宣宗第三子也。會昌六年封，咸通四年薨。

慶王沂，第四子也。會昌六年封，大中十四年薨。

濮王澤，第五子也。大中二年封。

鄂王潤，第六子也。大中五年封，乾符三年薨。

懷王洽，第七子也。大中八年封。

昭王汭，第八子也。大中八年封，乾符三年薨。

康王汶，大中八年封。

廣王澭，大中十一年封。

懿宗八子

懿宗八子：僖宗皇帝、昭宗皇帝，餘并封王。

魏王佾，咸通三年封。

凉王健，咸通三年封，乾符六年薨。

蜀王佶，咸通三年封。

威王侃，咸通六年封郢王，十年改封今王。

吉王保，咸通十三年封，文德元年八月九日授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傅，仍加食邑三百户。

睦王倚，咸通十三年封。

僖宗二子

僖宗二子：建王震，中和元年九月十六日封。

爲王。

靖懷太子李漢，會昌六年封爲雍王，大中六年逝世，追贈爲靖懷太子。

雅王李涇，是宣宗的第二個兒子。大中元年受封。

衛王李灌，大中十一年受封，十四年逝世。

夔王李滋，是宣宗的第三個兒子。會昌六年受封，咸通四年逝世。

慶王李沂，是宣宗的第四個兒子。會昌六年受封，大中十四年逝世。

濮王李澤，是宣宗的第五個兒子。大中二年受封。

鄂王李潤，是宣宗的第六個兒子。大中五年受封，乾符三年逝世。

懷王李洽，是宣宗的第七個兒子。大中八年受封。

昭王李汭，是宣宗的第八個兒子。大中八年受封，乾符三年逝世。

康王李汶，大中八年受封。

廣王李澭，大中十一年受封。

懿宗有八個兒子：僖宗皇帝、昭宗皇帝，其餘都册封爲王。

魏王李佾，咸通三年受封。

凉王李健，咸通三年受封，乾符六年逝世。

蜀王李佶，咸通三年受封。

威王李侃，咸通六年封爲郢王，十年改封威王。

吉王李保，咸通十三年受封，文德元年八月九日授任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傅，并增加食邑三百户。

睦王李倚，咸通十三年受封。

僖宗有兩個兒子：建王李震，中和元年九月十六日受封。

益王陞，光啓三年十一月十四日封。

益王李陞，光啓三年十一月十四日受封。

昭宗十子

昭宗十子：哀帝，餘并封王。

昭宗有十個兒子：哀帝，其餘都册封爲王。

德王李裕

德王裕，昭宗長子也。大順二年六月二十八日封，乾寧四年二月十四日册爲皇太子。時駕在華州，韓建畏諸王主兵，誘防城卒張行思、花重武相次告通王以下欲殺建。建他日又造訛言云：諸王欲劫遷車駕，別幸藩鎮。諸王懼，詣建自陳，建乃延入卧内，密遣人奏云："今日睦王、濟王、韶王、通王、彭王、韓王、儀王、陳王等八人到臣理所，不測事由。臣竊量事體，不合與諸王相見，兼恐久在臣所，於事非宜。忽然及門，意不可測。"又上疏抗請歸十六宅，如是者數四，帝不允。建懼爲諸王所圖，乃以精甲數千圍行宫，請誅定州護駕軍都將李筠。帝懼甚，詔斬筠於大雲橋。其三都軍士，尋放還本道。殿後都亦與三都元繞行宫扈蹕。至是，并急詔散之。罷諸王兵柄。建慮上不悦，乃上表請立德王爲皇太子。其年八月，嗣延王戒丕自太原還，詔與通王已下八王并賜死于石堤谷。

德王李裕，是昭宗的長子。大順二年六月二十八日受封，乾寧四年二月十四日册立爲皇太子。當時皇帝在華州，韓建害怕諸王掌管兵權，誘使防衛京城的兵卒張行思、花重武先後誣告通王以下諸王打算殺害韓建。韓建後來又編造謡言説：諸王打算劫持皇帝，前往其他藩鎮。諸王害怕，找到韓建自我表白，韓建將他們帶進卧室，暗地裏派人上奏説："今天睦王、濟王、韶王、通王、彭王、韓王、儀王、陳王等八人來到臣的治所，不知有什麽事。臣暗地裏思量這事關係重大，不應該與諸王相見，又恐怕他們長時間留在臣的治所，不太合適。他們忽然登門，不知是什麽意思。"又上疏直接請求讓他們返回十六宅，就這樣三番五次，皇帝没有答應。韓建害怕受到諸王的算計，於是帶幾千名精兵包圍了行宫，請求殺掉定州護駕軍都將李筠。皇帝十分恐懼，下詔在大雲橋殺死李筠。長安、洛陽、太原的軍兵士卒，也讓他們各回本道。殿後都和三都一樣原來也都在行宫四周巡邏護衛。到這時，都急忙下詔予以解散。免去諸王的兵權。韓建擔心皇上不高興，於是上表請求册立德王爲皇太子。這一年八月，嗣延王李戒丕從太原返回，皇帝下詔與通王以下八王都賜死於石堤谷。

光化末，樞密使劉季述、王仲先等幽昭宗於東内，册裕爲帝，及天復初誅季述、仲先，與寺人藏於右軍，群臣請殺之，昭宗曰："太子冲幼，爲賊輩所立。"依舊令歸少陽院。及朱全忠自鳳翔迎駕還京，以德王眉目疏秀，春秋漸盛，常惡之，謂崔胤曰："德王曾竊居寶位，天下知之。大義滅親，何得久留？是教後代以不孝也，請公密啓。"胤然之，昭宗不

光化末年，樞密使劉季述、王仲先等人把昭宗幽禁在東内，册立李裕做皇帝，等到天復初年殺死劉季述、王仲先，李裕和僧人一起藏在右軍，群臣請求殺掉他，昭宗説："太子年幼，是被賊人利用而立爲皇帝的。"仍舊讓他回到少陽院。後來朱全忠從鳳翔迎接皇帝回京，因爲德王眉清目秀，漸漸長大，非常討厭他，對崔胤説："德王曾經竊取皇位，全國人都知道這件事。大義滅親，怎能久留？這是教後代不忠不孝，請崔公秘密啓奏。"崔胤認爲朱全忠説得對就上奏皇

納。他日言於全忠，全忠曰："此國家大事，臣安敢竊議？乃崔胤賣臣也。"尋以哀帝爲天下兵馬元帥。

上，昭宗没有采納。後來皇上對朱全忠説起這件事，朱全忠説："這是國家大事，臣怎麽敢私下議論？這是崔胤在出賣我。"不久派哀帝任天下兵馬元帥。

後昭宗至洛下，一日幸福先寺，謂樞密使蔣玄暉曰："德王朕之愛子，全忠何故須令廢之，又欲殺之？"言訖淚下，因嚙其中指血流。玄暉具報全忠，由是轉恚。昭宗遇弑之日，蔣玄暉於西内置社筵，酒酣，德王已下六王皆爲玄暉所殺，投尸九曲池。

後來昭宗到了洛下，有一天來到福先寺，對樞密使蔣玄暉説："德王是朕的愛子，朱全忠爲什麽一定要廢掉他，又要殺死他？"説完流下眼淚，竟然將中指咬得流出血來。蔣玄暉把這事都報告給朱全忠，朱全忠從此對昭宗懷恨在心。昭宗被弑那天，蔣玄暉在西内置辦筵席，喝醉後，德王以下六王都被蔣玄暉殺害，把尸體扔進九曲池。

棣王 祤，乾寧元年十月八日封。

棣王 李祤，乾寧元年十月八日受封。

虔王 禊、沂王 禋、遂王 禕，并與棣王同時封册。

虔王 李禊、沂王 李禋、遂王 李禕，都與棣王同時受封。

景王 祕，乾寧四年十月二十二日封。

景王 李祕，乾寧四年十月二十二日受封。

祁王 祺與景王同時封册。

祁王 李祺與景王同時受封。

雅王 禛、瓊王 祥，并光化元年十一月九日封。

雅王 李禛、瓊王 李祥，都在光化元年十一月九日受封。

嗣襄王李煴

嗣襄王 煴，性柔善，無他能。光啓二年春，車駕在寶雞，西軍逼請幸岐 隴，帝以數十騎自大散關幸興元。時煴有疾，不能從，因爲朱玫所挾。至鳳翔，有臺省官從行未及者僅百人。四月，玫乃與宰相蕭遘、裴澈率群僚册煴爲監國。煴以鄭昌圖判度支，而鹽鐵、户部各置副使，三司之事，一以委焉，目曰"廢置相公"。五月，煴遣僞户部侍郎柳陟等十餘人，分諭關東、河北諸道，納僞命者甚衆。十月，朱玫率蕭遘等册煴爲帝，改元曰建貞，遥尊僖宗爲太上元皇聖帝。

嗣襄王 李煴，性情柔順善良，没有什麽才能。光啓二年春天，皇帝在寶雞，西軍威逼請求前往岐 隴，皇帝帶領數十名騎兵從大散關前往興元。當時李煴有病，不能隨行，因此被朱玫挾持。李煴到鳳翔，僅有没來得及隨皇帝西行臺省官員百人相隨。四月，朱玫就與宰相蕭遘、裴澈率領百官册立李煴爲監國。李煴派鄭昌圖分管財政，而鹽鐵、户部分别設置副使，三個部門的事，都委托朱玫，名曰"廢置相公"。五月，李煴派僞户部侍郎柳陟等十多人，分别告示關東、河北各道，接受僞命的人很多。十月，朱玫率領蕭遘等人册立李煴做皇帝，改年號叫建貞，遥尊僖宗爲太上元皇聖帝。

初，河中 王重榮表率東諸侯進貢，唯蔡賊與太原不順。秦宗權自僭號，太原不協于朱玫故也。及王行瑜殺朱玫，煴奔至渭上，王重榮使人迎

當初，河中 王重榮上表率領東路諸侯進貢，衹有蔡賊與太原没有順服。秦宗權越位稱王，是因爲太原與朱玫之間有矛盾。後來王行瑜殺死朱玫，李煴逃到渭水上游，王重榮派人迎接他，李

之，熅與僞百官泣别，謂曰："朕見重榮，當令與卿等各備所服以接卿。"殺朱玫之翊日，熅爲鄜州亂軍所殺，行瑜遂函首送行在。熅四月監國，至十二月死，凡在僞位九月矣。

熅與僞百官含淚告别，對他們説："朕見到王重榮，就讓他給你們每人準備一套服裝來迎接你們。"殺死朱玫的第二天，李熅被鄜州亂軍殺死，王行瑜就將他的頭裝在盒子裏送到皇帝出巡的駐地。李熅四月臨時主持國事，到十二月死去，共做了九個月的僞皇帝。

朱玫

朱玫者，邠州人也。少從邊，以功歷郡守。乾符末，領邠寧節制。中和中，收復京師，與太原 李克用、東方逵同制加使相。光啓元年冬，受詔招討河中，軍敗，以軍容使田令孜失策，時諸軍皆怒，乃徇人情，表請誅令孜。令孜與楊復恭挾帝西幸，玫又失策，乃虜嗣襄王 熅，與蕭遘等同立爲帝，大行封拜，以啖諸侯，而天下之人，歸者十五六焉。與李昌符始謀册立，及後玫自稱大丞相，吐握在己，昌符怒之，乃以表送款行在，復密結樞密使楊復恭，人心乃離。

朱玫是邠州人。年輕時從軍戍邊，因有功歷任郡守。乾符末年，任邠寧節度使。中和年間，收復京城，與太原 李克用、東方逵同時接受制書加授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光啓元年冬天，接受詔令招撫討伐河中，打了敗仗，因軍容使田令孜用兵不當，激起當時各軍的憤怒，就順從人心，上表請求殺死田令孜。田令孜與楊復恭挾持皇帝向西逃去，朱玫又没有得逞，於是抓住嗣襄王李熅，與蕭遘等人一同册立李熅做皇帝，大肆封官授爵，藉此利誘各個藩鎮，所以天下的將帥，十有五六都歸附到他那裏。開始與李昌符謀劃册立皇帝，等到朱玫自稱大丞相後，權力掌握在他一人手中，李昌符怒恨他，就派人前往皇帝出巡的駐地送去奏表表示和好，又秘密勾結樞密使楊復恭，從此人心離散。

時行在出令，有能斬朱玫首者則授以邠帥。賊將王行瑜以大唐峰不利，退保鳳州，終慮得罪，與腹心密謀，徑入京師。時玫有第在和善里，行瑜率兵仗入見，玫猶責以擅還，行瑜曰："我要代爾領邠州節制，何復多言?"遂斬之。

當時皇帝在出巡的駐地發布命令，誰能殺掉朱玫就拜授他任邠寧節度使。賊將王行瑜因在大唐峰作戰失利，撤退到鳳州抵抗，但内心不安，便與心腹密謀，徑直進入京城。當時朱玫的住宅在和善里，王行瑜帶人手持兵器進去拜見，朱玫正要責備他擅自返回，王行瑜説："我要取代你任邠州節度使，你還有什麽可説的?"於是將他殺掉。

王行瑜

王行瑜者，邠州人也。少隸本軍，事朱玫爲偏將，平巢寇有功。光啓二年，玫册嗣襄王 熅爲僞帝，授天平軍節度使。領兵守大散關，攻大唐峰，爲李鋋所敗，乃送款行在。以部下反攻朱玫于闕下，斬之，因授邠州節度使。後平楊守亮于山南，以功累加至中書令。景福中，逼朝廷加尚

王行瑜是邠州人。年輕時在邠州的軍隊服役，事奉朱玫任偏將，平定黄巢寇賊有功。光啓二年，朱玫册立嗣襄王 李熅做僞皇帝，李熅任用他爲天平軍節度使。帶兵守衛大散關，攻打大唐峰，被李鋋打敗，就向僖宗表示願意歸順。率部下在京城反戈攻打朱玫，將他殺死，因此拜授邠州節度使。後來在山南平定楊守亮的叛亂，因爲有功多次授官做到中書令。景福年間，威逼朝

書令，宰臣韋昭度密奏不可。會韓建、李茂貞稱兵入覲，欲行廢立，不果，乃請殺昭度與李磎。是歲，又遣弟行約攻河中，河中引太原軍至，由是大敗。行約、行實劫駕不獲，遂歸邠州。行瑜率兵屯梨園，王師圍急，行實、行約先敗，次保龍泉，行瑜又遁至邠州，不能守。乾寧二年十一月，挈族至慶州，爲部下所殺。

廷任他爲尚書令，宰相韋昭度秘密上奏認爲不可行。恰逢韓建、李茂貞帶兵入京朝見，打算强行廢掉昭宗另立皇帝，没有得逞，就請求殺死韋昭度和李磎。這一年，又派弟弟王行約攻打河中，河中請來太原的軍隊援助，因此大敗。王行約、王行實劫持皇帝没有成功，就回到邠州。王行瑜率兵駐守梨園，王師圍攻情況危急，王行實、王行約先被打敗，退到龍泉抵抗，王行瑜又逃到邠州，邠州也守不住了。乾寧二年十一月，携帶全家族的人逃到慶州，被部下殺死。

史臣曰：自天寶已降，内官握禁旅，中闈纂繼，皆出其心。故手纔攬於萬機，目已睨於六宅，防閑禁錮，不近人情。文宗好古睦親，至敦友悌。悔前非於齊、湊，褒以儲闈；付後事於陳王，歸其胄席。或降輿朱邸，對食瓊筵，怡怡申肺腑之情，穆穆盡棣華之義，近朝盛美，可洽風謡。昭肅惑讒，毒流安邸。雖覽大臣之議，欲使磐維；竟無出閤之儀，終身幽枉。《谷風》之怨，可爲傷心。大中、咸通已來，寶圖世及。犬牙麟趾，雖不追於姬周；豆什布謡，未甚悲於宗籍。於姬不足，比魏有餘。

史臣曰：自從天寶年間以來，宦官掌管禁軍，皇帝的廢立，都由他們一手操縱隨心所欲。所以大權剛剛握到手裏，眼睛就盯上了六宅，處處防範，不近人情。文宗喜愛古風近親和睦，兄弟友愛。後悔以前責難齊王李湊，褒揚并追贈他爲太子；將後事交付給陳王，歸還他作爲長子的席位。有時駕臨諸侯王的宅第，在豐盛的筵席上與他們一起吃飯。高高興興地傾訴心中的感情，恭恭敬敬地履行兄弟的義務，這是近代值得贊美的好事，可以寫成移風易俗的歌謡。武宗被讒言攪昏了頭腦，禍患波及到安王。雖然他接受大臣的建議，打算重新封他爲藩王，但始終没有舉行出宫到封地的儀式，致使安王終身含冤没有人身自由。《谷風》中的幽怨之情，確實令人傷心。大中、咸通年間以來，王位世代相傳。分封宗室，雖然趕不上姬周；國土分裂謡言四起，没有比同胞之間互相殘害更可悲的了。比周不足，比魏有餘。

贊曰：周封子弟，運祚綿長。管、蔡剿絶，魯、魏克昌。誅叛賞順，王者大綱。法不私親，棣蕚其芳。

贊曰：周朝分封子弟，國運綿長。製造混亂的管叔和蔡叔被平定後，魯、魏兩個諸侯國纔昌盛起來。誅殺叛逆獎賞忠良，是帝王最重要的治國措施。執行法令不徇私情，兄弟友愛流芳百世。

舊唐書卷一百七十六

列傳第一百二十六

李宗閔　楊嗣復（子）授 損 技 拭 撝
楊虞卿（弟）漢公（從兄）汝士　馬植　李讓夷　魏謩
周墀　崔龜從　鄭肅　盧商

李宗閔

李宗閔字損之，宗室鄭王元懿之後。祖自仙，楚州別駕。父曙，宗正卿，出爲華州刺史、鎮國軍潼關防禦等使。曙兄夷簡，元和中宰相。

李宗閔字損之，是宗室鄭王李元懿的後代。祖父名自仙，任楚州別駕。父親名曙，任宗正卿，出任華州刺史、鎮國軍潼關防禦等使。李曙的兄長李夷簡，元和時任宰相。

宗閔貞元二十一年進士擢第，元和四年，復登制舉賢良方正科。初，宗閔與牛僧孺同年登進士第，又與僧孺同年登制科。應制之歲，李吉甫爲宰相當國，宗閔、僧孺對策，指切時政之失，言甚鯁直，無所迴避。考策官楊於陵、韋貫之、李益等又第其策爲中等。又爲不中第者注解牛、李策語，同爲唱誹。又言翰林學士王涯甥皇甫湜中選，考核之際，不先上言。裴垍時爲學士，居中覆視，無所異同。吉甫泣訴於上前，憲宗不獲已，罷王涯、裴垍學士，垍守户部侍郎，涯守都官員外郎；吏部尚書楊於陵出爲嶺南節度使，吏部員外郎韋貫之出爲果州刺史。王涯再貶虢州司馬，貫之再貶巴州刺史，僧孺、宗閔亦久之不調，隨牒諸侯府。七年，吉甫卒，方入朝爲監察御史，累遷禮部員外郎。

李宗閔貞元二十一年考上進士，元和四年，又考上制舉賢良方正科。起初，李宗閔與牛僧孺同年考上進士科，又與牛僧孺同年考上制科。應考制科那年，李吉甫任宰相執掌朝政，李宗閔、牛僧孺對答策問時，指摘時政的弊端，言論十分剛直，無所迴避。考策官楊於陵、韋貫之、李益等又評定他們的對策爲符合標準。又爲没有考中的人解釋牛、李對策中的話，互相唱和誹謗之詞。又説翰林學士王涯之甥皇甫湜應試考中，在考核的時候，却没有預先説明這層關係，裴垍當時任學士，參預復查，也没有指出。李吉甫在皇上面前哭訴，憲宗不得已，罷除了王涯、裴垍的學士之職，裴垍任户部侍郎，王涯任都官員外郎；吏部尚書楊於陵出任嶺南節度使，吏部員外郎韋貫之出任果州刺史。王涯再次貶職任虢州司馬，韋貫之再次貶職任巴州刺史，牛僧孺、李宗閔也長期没有調授官職，憑據授官文書在方鎮幕府裏任職。七年，李吉甫死去，李宗閔方纔入朝任監察御史，多次升任爲禮部員外郎。

元和十二年，宰相裴度出征吴元

元和十二年，宰相裴度出征吴元濟，上奏請

濟，奏宗閔爲彰義軍觀察判官。賊平，遷駕部郎中，又以本官知制誥。穆宗即位，拜中書舍人。時翻自宗正卿出刺華州，父子同時承恩制，人士榮之。

求任李宗閔爲彰義軍觀察判官。叛賊平定，升任駕部郎中，又以本官參預起草詔命。穆宗即位，拜授中書舍人。當時李翻從宗正卿出任華州刺史，父子同時禀承恩命，士大夫們都認爲是榮耀的事情。

長慶元年，子婿蘇巢於錢徽下進士及第，其年，巢覆落。宗閔涉請托，貶劍州刺史。時李吉甫子德裕爲翰林學士，錢徽榜出，德裕與同職李紳、元稹連衡言於上前，云徽受請托，所試不公，故致重覆。比相嫌惡，因是列爲朋黨，皆挾邪取權，兩相傾軋，自是紛紜排陷，垂四十年。

長慶元年，女婿蘇巢在錢徽主持下考中進士，這年，蘇巢在復試中被取消資格。李宗閔因私相囑托受到牽連，貶任劍州刺史。當時李吉甫的兒子李德裕任翰林學士，錢徽取録的榜文公布後，李德裕與同職李紳、元稹聯名在皇上面前上奏，説錢徽接受私下囑托，主持考試不公正，所以導致了重新復核。雙方互相嫌忌憎恨，因此形成朋黨，都采取不正當的手段來獲取權力，互相傾軋，從此紛争排斥誣陷，將近四十年。

復入爲中書舍人。三年冬，權知禮部侍郎。四年，貢舉事畢，權知兵部侍郎。寶曆元年，正拜兵部侍郎，父憂免。大和二年，起爲吏部侍郎，賜金紫之服。三年八月，以本官同平章事。時裴度薦李德裕，將大用。德裕自浙西入朝，爲中人助宗閔者所沮，復出鎮。尋，引牛僧孺同知政事，二人唱和，凡德裕之黨皆逐之。累轉中書侍郎、集賢大學士。七年，德裕作相。六月，罷宗閔知政事，檢校禮部尚書、同平章事、興元尹、山南西道節度使。

李宗閔再度入朝任中書舍人。三年冬，暫時代理禮部侍郎。四年，主持科舉考試結束，暫時代理兵部侍郎。寶曆元年，正式拜授兵部侍郎，因爲父親守喪離職。大和二年，起任吏部侍郎，賜給金紫朝服。三年八月，以本官任同平章事。當時裴度舉薦李德裕，準備重用他。李德裕從浙西入朝，受到支持李宗閔的宦官阻止，再次出任藩鎮。不久，李宗閔引進牛僧孺一同主持政事，二人一唱一和，凡是李德裕的同黨都被驅逐。幾次轉官任中書侍郎、集賢大學士。七年，李德裕任宰相。六月，罷免李宗閔的知政事，任檢校禮部尚書、同平章事、興元尹、山南西道節度使。

宗閔爲吏部侍郎時，因駙馬都尉沈𥫗結托女學士宋若憲及知樞密楊承和，二人數稱之於上前，故獲徵用。及德裕秉政，群邪不悦，而鄭注、李訓深惡之，文宗乃復召宗閔於興元，爲中書侍郎、平章事，命德裕代宗閔爲興元尹。既再得權位，輔之以訓、注，尤恣所欲，進封襄武侯，食邑千户。九年六月，京兆尹楊虞卿得罪，宗閔極言救解，文宗怒叱之曰："爾嘗謂鄭覃是妖氣，今作妖，覃耶爾耶？"翌日，貶明州刺史，尋再貶處

李宗閔任吏部侍郎時，憑藉駙馬都尉沈𥫗結交并投靠女學士宋若憲及知樞密楊承和，這二人多次在皇上面前稱贊他，所以得到徵召任用。等到李德裕執掌政事時，那些邪惡之人感到不快，而鄭注、李訓更深爲憎恨他，文宗於是又將李宗閔從興元召回，任中書侍郎、平章事。命李德裕接替李宗閔任興元尹。他再次掌權以後，任用李訓、鄭注做輔佐，更加爲所欲爲。進封襄武侯，享有封邑一千户。九年六月，京兆尹楊虞卿獲罪，李宗閔極力進言解救，文宗怒斥他説："你曾説鄭覃是妖氣，如今興妖作怪，到底是鄭覃還是你？"第二天，貶爲明州刺史，不久又貶爲處

州長史。七月，鄭注發沈壤、宋若憲事，内官楊承和、韋元素，沈壤及若憲姻黨坐貶者十餘人，又貶宗閔潮州司户。

時訓、注竊弄威權，凡不附己者，目爲宗閔、德裕之黨，貶逐無虚日，中外震駭，連月陰晦，人情不安。九月，詔曰：

> 朕承天纘曆，燭理不明，勞虚襟以求賢，勵寬德以容衆。頃者或台輔乖弼違之道，而具僚扇朋附之風，翕然相從，實斁彝憲。致使薰蕕共器，賢不肖并馳，退迹者成後時之夫，登門者有迎吠之客。繆戾之氣，堙鬱和平，而望陰陽順時，疵癘不作，朝廷清肅，班列和安，自古及今，未嘗有也。今既再申朝典，一變澆風，掃清朋比之徒，匡飭貞廉之俗。凡百卿士，惟新令猷。如聞周行之中，尚蓄疑懼，或有妄相指目，令不自安，今斯曠然，明喻朕意。應與宗閔、德裕或親或故及門生舊吏等，除今日已前黜遠之外，一切不問。各安職業，勿復爲嫌。

文宗以二李朋黨，繩之不能去，嘗謂侍臣曰："去河北賊非難，去此朋黨實難。"宗閔雖驟放黜，竟免李訓之禍。

開成元年，量移衢州司馬。三年，楊嗣復輔政，與宗閔厚善，欲拔用之，而畏鄭覃沮議，乃托中人密諷於上。上以嗣復故，因紫宸對，謂宰相曰："宗閔在外四五年，宜別授一官。"鄭覃曰："陛下憐其地遠，宜移近内地三五百里，不可再用奸邪。陛下若欲用宗閔，臣請先退。"陳夷行曰："比者宗閔得罪，以朋黨之故，

州長史。七月，鄭注揭發沈壤、宋若憲的事情，内官楊承和、韋元素，沈壤以及宋若憲的姻親因此獲罪貶官的有十多人，又貶李宗閔爲潮州司户。

當時李訓、鄭注盜取權力作威作福，凡是不依附自己的人，就視爲李宗閔、李德裕的同黨，貶職流放的事無日不有，朝廷内外震驚，連月天氣陰沉，人心不安。九月，皇帝下詔説：

> 朕恭奉天命繼承帝位，不能明察，操勞虚心而尋求賢能，努力寬德以容納衆人。近來有的宰相違背糾正過失之道，而下僚煽動依附勾結之風，聚集相從，實在有損國家典章。致使香與臭同器，賢與不肖并列，退身者成生不逢時的人士，登門者有阿諛奉迎的訪客。混亂之氣，阻塞和平，而期望陰陽和順，災疫不生，朝廷上下清平端正，百官之間和諧安寧，從古至今，從没有過。如今既然一再申明朝廷的典章，要完全改變浮薄的風氣，掃清結黨營私之流，扶持公正廉直之俗。所有朝廷百官，要使新風發揚光大。我聽説上下官員之中，仍然心存疑懼，或者有人妄相指責，致使人心不安，如今放寬心懷，要明白朕的心意。所有與李宗閔、李德裕或是親族或是舊交以及門生故吏等，除過今日以前被放逐偏遠之地的以外，一概不予過問。各自安守本職，不要再加猜疑。

文宗由於二李的朋黨，加以糾正而不能去除，曾經對侍臣説："去除河北賊不難，去除朝中的朋黨實在困難。"李宗閔雖突遭放逐貶任，但最終避免了李訓的災禍。

開成元年，酌情内調爲衢州司馬。三年，楊嗣復輔佐朝政，與李宗閔關係深爲友善，準備提拔任用他，但畏懼鄭覃議論阻攔，於是托宦官私下委婉地進言皇上。皇上由於楊嗣復的緣故，藉紫宸殿議政之機，對宰相説："李宗閔在外四五年，應當另授給一官。"鄭覃説："陛下憐憫他身處遠地，應移近内地三五百里，不可再任用奸邪之人。陛下假如想要任用李宗閔，臣請求先行退職。"陳夷行説："先前李宗閔獲罪，是由於朋黨

恕死爲幸。寶曆初，李續之、張又新、蘇景胤等朋比奸險，幾傾朝廷，時號'八關十六子'。"李珏曰："主此事者，罪在逢吉。李續之居喪服闋，不可不與一官，臣恐中外衣冠，交興議論，非爲續之輩也。"夷行曰："昔舜逐四凶天下治，朝廷求理，何惜此十數纖人？"嗣復曰："事貴得中，不可但徇憎愛。"上曰："與一郡可也。"鄭覃曰："與郡太優，止可洪州司馬耳。"夷行曰："宗閔養成鄭注之惡，幾覆邦家，國之巨蠹也。"嗣復曰："比者陛下欲加鄭注官，宗閔不肯，陛下亦當記憶。"覃曰："嗣復黨庇宗閔。臣觀宗閔之惡，甚於李林甫。"嗣復曰："覃語大過。昔玄宗季年，委用林甫，妒賢害能，破人家族。宗閔在位，固無此事。況大和末，宗閔、德裕同時得罪。二年之間，德裕再領重鎮，而宗閔未離貶所。陛下懲惡勸善，進退之理宜均，非臣獨敢黨庇。昨殷侑與韓益奏官及章服，臣以益前年犯贓，未可其奏，鄭覃托臣云'幸且勿論'，孰爲黨庇？"翌日，以宗閔爲杭州刺史。四年冬，遷太子賓客，分司東都。時鄭覃、陳夷行罷相，嗣復方再拔用宗閔知政事，俄而文宗崩。

的緣故，恕免死罪已經是幸事。寶曆初年，李續之、張又新、蘇景胤等人依附勾結用心凶險，幾乎傾覆了朝廷，當時稱作'八關十六子'。"李珏說："做主此事的，罪責在於李逢吉。李續之服喪期滿，不可不授予一官。臣擔心朝廷内外士人，爲此交相議論，這不是爲了李續之一類人。"陳夷行說："從前舜放逐四凶而天下太平，朝廷求治，爲什麽要憐惜這十來個小人？"楊嗣復說："事貴在合乎情理，不可祇憑好惡。"皇上說："授與一刺史可以了。"鄭覃說："授與刺史過於優厚，祇能授給洪州司馬而已。"陳夷行說："李宗閔助長成就了鄭注的罪惡，幾乎傾覆了國家，是國家的大害。"楊嗣復說："過去陛下準備給鄭注加官，李宗閔不肯，陛下還應該記得。"鄭覃說："楊嗣復偏袒李宗閔。臣看李宗閔的邪惡，超過了李林甫。"楊嗣復說："鄭覃的話太過分了。當初玄宗末年，任用李林甫，妒賢害能，使人家破人亡。李宗閔在位時，確實没有這種事。何况大和末年，李宗閔、李德裕同時獲罪。兩年之内，李德裕又統管重鎮，而李宗閔没有離開受貶的地方。陛下懲惡勸善，進用斥退之理應當公平，不是臣一心敢於偏袒。前些日子殷侑爲韓益奏請官職和朝服，臣由於韓益前年犯貪贓罪，没有同意殷侑的奏請，鄭覃私下囑托臣説'望暫且不要駁論'，到底是誰偏袒？"第二天，任李宗閔爲杭州刺史。四年冬，李宗閔升任太子賓客，在東都任職。當時鄭覃、陳夷行被罷除宰相，楊嗣復正要再度提拔任用李宗閔執掌政事，不久文宗去世。

會昌初，李德裕秉政，嗣復、李珏皆竄嶺表。三年，劉稹據澤潞叛。德裕以宗閔素與劉從諫厚，上黨近東都，宗閔分司非便，出爲封州刺史。又發其舊事，貶郴州司馬。卒於貶所。

會昌初年，李德裕執掌朝政，楊嗣復、李珏都被放逐到嶺表。三年，劉稹依據澤潞反叛。李德裕由於李宗閔往日與劉從諫關係密切，上黨鄰近東都，認爲李宗閔在東都任職不利，使他出任封州刺史。又揭發他的往事，貶爲郴州司馬。死在被貶之地。

子琨、瓚，大中朝皆進士擢第。令狐綯作相，特加獎拔，瓚自員外郎知制誥，歷中書舍人、翰林學士。綯罷相，出爲桂管觀察使。御軍無政，

兒子名琨、瓚，大中朝都考中進士科。令狐綯任宰相，特别加以獎勵提拔，李瓚從員外郎知制誥，歷任中書舍人、翰林學士。令狐綯罷免宰相，李瓚出任桂管觀察使。他統兵無方，被部卒

爲卒所逐，貶死。

自天寶艱難之後，宗室子弟，賢而立功者，唯鄭王、曹王子孫耳。夷簡再從季父汧國公 勉，德宗朝宰相。夷簡諸弟夷亮、夷則、夷範，皆登進士第。宗閔弟宗冉，宗冉子深、湯，湯累官至給事中，咸通中踐更臺閣，知名於時。

驅逐，受貶而死。

自天寶之亂以後，宗室的子弟，賢能而立功的，衹有鄭王、曹王的子孫而已。李夷簡的堂叔父汧國公 李勉，是德宗朝宰相。李夷簡的弟弟李夷亮、李夷則、李夷範，都考中進士科。李宗閔的弟弟李宗冉，李宗冉的兒子李深、李湯，李湯多次做官到給事中，咸通年間位登臺閣，當時很有名。

楊嗣復

楊嗣復，字繼之，僕射於陵子也。初，於陵十九登進士第，二十再登博學宏詞科，調補潤州 句容尉。浙西觀察使韓滉有知人之鑒，見之甚悦。滉有愛女，方擇佳婿，謂其妻柳氏曰："吾閲人多矣，無如楊生貴而有壽，生子必爲宰相。"於陵秩滿，寓居揚州而生嗣復。後滉見之，撫其首曰："名位果逾於父，楊門之慶也。"因字曰慶門。

嗣復七八歲時已能秉筆爲文。年二十，進士擢第。二十一，又登博學宏詞科，釋褐秘書省校書郎。遷右拾遺，直史館。以嗣復深於禮學，改太常博士。元和十年，累遷至刑部員外郎。鄭餘慶爲詳定禮儀使，奏爲判官，改禮部員外郎。時父於陵爲户部侍郎，嗣復上言與父同省非便，請换他官。詔曰："應同司官有大功以下親者，但非連判及勾檢之官并官長，則不在迴避之限。如官署同，職司異，雖父子兄弟無所避嫌。"再遷兵部郎中。長慶元年十月，以庫部郎中知制誥，正拜中書舍人。

嗣復與牛僧孺、李宗閔皆權德輿貢舉門生，情義相得，進退取捨，多與之同。四年，僧孺作相，欲薦拔大用，又以於陵爲東都留守，未歷相位，乃令嗣復權知禮部侍郎。寶曆元年二月，選貢士六十八人，後多至達

楊嗣復字繼之，是僕射楊於陵的兒子。當初，楊於陵十九歲考中進士科，二十歲又考上博學宏詞科，調任潤州 句容尉。浙西觀察使韓滉有鑒别人物的才能，見到他十分喜歡。韓滉有愛女，正要選擇佳婿，他對妻子柳氏説："我看過的人多了，没有人能像楊生這樣尊貴而且長壽，生子必定能做宰相。"楊於陵任職期滿，暫住在揚州而楊嗣復出生。以後韓滉見到他，摸着他的頭説："名聲地位真能超過你父親，這是楊門的喜慶啊。"因此字叫慶門。

楊嗣復七八歲時已能操筆作文。二十歲時，考中進士科。二十一歲，又考上博學宏詞科，出仕任秘書省校書郎。升任右拾遺，在史館任職。由於楊嗣復精通禮學，改任太常博士。元和十年，幾次升官做到刑部員外郎。鄭餘慶任詳定禮儀使，奏請任他爲判官，改任禮部員外郎。當時父親楊於陵任户部侍郎，楊嗣復進奏説與父親同在一省不合適，請求另换其他官職。皇帝下詔説："凡是同在一個部門任職有大功之服以下親屬關係的，衹要不是連判及勾檢之官和上司，則不在迴避的限制之内。假如官署相同，職司不同，即使是父子兄弟也不用避嫌。"再次升任爲兵部郎中。長慶元年十月，以庫部郎中參預起草詔命，正式拜授中書舍人。

楊嗣復與牛僧孺、李宗閔都是權德輿主持進士考試的門生，情投意合，進用貶退取捨好惡，大多與二人相同。四年，牛僧孺任宰相，準備舉薦提拔他加以重用，又因楊於陵任東都留守，没有登上宰相職位，於是讓楊嗣復暫時代理禮部侍郎。寶曆元年二月，他録取貢士六十八人，以後

官。文宗即位，拜户部侍郎。以父於陵太子少傅致仕，年高多疾，懇辭侍養，不之許。大和四年，丁父憂免。七年三月，起爲尚書左丞。其年宗閔罷相，德裕輔政。七月，以嗣復檢校禮部尚書、梓州刺史、劍南東川節度觀察等使。九年，宗閔復知政事。三月，以嗣復檢校户部尚書、成都尹、劍南西川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觀察處置等使。

大多做到顯官。文宗即位，拜授户部侍郎。由於父親楊於陵以太子少傅退休，年老多病，他懇請辭官奉侍供養，不被允許。大和四年，爲父親守喪免職。七年三月，起任尚書左丞。這年李宗閔被罷除宰相，李德裕主持朝政。七月，以楊嗣復任檢校禮部尚書、梓州刺史、劍南東川節度觀察等使。九年，李宗閔重新主持政事。三月，以楊嗣復任檢校户部尚書、成都尹、劍南西川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觀察處置等使。

開成二年十月，入爲户部侍郎，領諸道鹽鐵轉運使。三年正月，與同列李珏并以本官同平章事，領使如故，進階金紫，弘農伯，食邑七百户。上以幣輕錢重，問鹽鐵使何以去其太甚，嗣復曰："此事累朝制置未得，但且禁銅，未可變法，法變擾人，終亦未能去弊。"李珏曰："禁銅之令，朝廷常典，但行之不嚴，不如無令。今江淮已南，銅器成肆，市井逐利者，銷錢一緡，可爲數器，售利三四倍。遠民不知法令，率以爲常。縱國家加爐鑄錢，何以供銷鑄之弊？所以禁銅之令，不得不嚴。"

開成二年十月，召入任户部侍郎、兼諸道鹽鐵轉運使。三年正月，與同僚李珏一起以本官任同平章事，所兼使職依舊，進階金紫光禄大夫，封弘農伯，享有封邑七百户。皇上因物價高而幣值低，詢問鹽鐵使如何能消除過分嚴重之處，楊嗣復説："此事歷朝處置都没能解决，衹能暫且實行禁銅，不可以改變法度，法度改變則擾亂百姓，最終也不能除去弊端。"李珏説："禁銅的法令，是朝廷的常法，衹是不能嚴格執行，還不如没有法令。如今江淮以南，銅器交易形成集市，市井中追逐利益的人，銷毁一貫錢，可以製成數件器具，出售可獲利三四倍。遠地百姓不知法令，因循不改而成爲常事。即使國家增加煉銅爐鑄錢，如何能滿足銷錢鑄器的投機行爲？所以禁銅的法令，不能不嚴格執行。"

八月，紫宸奏事，曰："聖人在上，野無遺賢。陸洿上疏論兵，雖不中時事，意亦可獎。閑居蘇州累年，宜與一官。"李珏曰："士子趨競者多，若獎陸洿，貪夫知勸矣。昨竇洵直論事，陛下賞之以幣帛，况與陸洿官耶？"帝曰："洵直獎其直心，不言事之當否。"鄭覃曰："若苞藏則不可知。"嗣復曰："臣深知洵直無邪惡，所奏陸洿官，尚未奉聖旨。"鄭覃曰："陛下須防朋黨。"嗣復曰："鄭覃疑臣朋黨，乞陛下放臣歸去。"因拜乞罷免。李珏曰："比來朋黨，近亦稍弭。"覃曰："近有小朋黨生。"帝曰：

八月，楊嗣復在紫宸殿奏事，説："聖人在上，民間没有遺漏的賢能。陸洿上疏議論用兵，雖然没有切中時事，但精神可嘉。他閑居在蘇州多年，應當授予一個官職。"李珏説："學子追逐名利的人很多，如果獎勵陸洿，貪婪的人就會得到鼓勵。前些天竇洵直論事，陛下賞給他錢帛，怎麽能授與陸洿官職呢？"皇帝説："對竇洵直是獎勵他的直心，不論他論事是否得當。"鄭覃説："假如包藏禍心則不可知。"楊嗣復説："臣深知竇洵直没有邪惡之心，奏請授予陸洿官職，還没有禀承聖旨。"鄭覃説："陛下應當防止結成朋黨。"楊嗣復説："鄭覃疑心臣爲朋黨，請求陛下放臣辭官歸去。"因此下拜請求免職。李珏説："過去的朋黨，近來也略爲平息。"鄭覃説："近

"此輩凋喪向盡。"覃曰:"楊漢公、張又新、李續之即今尚在。"珏曰:"今有邊事論奏。"覃曰:"論邊事安危,臣不如珏;嫉惡則珏不如臣。"嗣復曰:"臣聞左右佩劍,彼此相笑。臣今不知鄭覃指誰爲朋黨。"因當香案前奏曰:"臣待罪宰相,不能申夔、龍之道,唯以朋黨見譏,必乞陛下罷臣鼎職。"上慰勉之。文宗方以政事委嗣復,惡覃言切。

來有小朋黨産生。"皇帝説:"此輩衰敗近乎絶迹了。"鄭覃説:"楊漢公、張又新、李續之至今尚在。"李珏説:"現有邊境之事要論奏。"鄭覃説:"論邊境的安危之事,臣不如李珏,憎恨邪惡則李珏不如臣。"楊嗣復説:"臣聽説左右佩劍,彼此相笑。臣如今不知道鄭覃指責誰是朋黨。"因而對着香案上前進奏説:"臣徒居宰相之位,不能申明夔、龍之道,衹是以朋黨而受到譏刺,務必乞求陛下罷免臣的相職。"皇上安慰勸勉他。文宗正將政事交付給楊嗣復,厭惡鄭覃的言辭激烈。

帝延英謂宰臣曰:"人傳符讖之語,自何而來?"嗣復對曰:"漢光武好以讖書决事,近代隋文帝亦信此言,自是此説日滋。只如班彪《王命論》所引,蓋矯意以止賊亂,非所重也。"李珏曰:"喪亂之時,佐命者務神符命;理平之代,只合推諸人事。"上曰:"卿言是也。"帝又曰:"天后用人,有自布衣至宰相者,當時還得力否?"嗣復曰:"天后重行刑辟,輕用官爵,皆自圖之計耳。凡用人之道,歷試方見其能否。當艱難之時,或須拔擢,無事之日,不如且循資級。古人拔卒爲將,非治平之時,蓋不獲已而用之也。"上又問新修《開元政要》叙致何如,嗣復曰:"臣等未見。陛下若欲遺之子孫,則請宣付臣等,參詳可否。玄宗或好游畋,或好聲色,與貞觀之政不同。故取捨須當,方堪流傳。"

皇帝在延英殿對宰相説:"百姓中所傳的符命讖緯之語,是從哪裏來的?"楊嗣復回答説:"漢光武帝好用讖書决斷事務,近代隋文帝也相信此言,從此這種言論日益蔓延。衹是像班彪《王命論》中所引用的,應是假托意旨來制止賊亂,并不是真正推重。"李珏説:"喪亡禍亂之時,輔佐之臣致力於神化符命;治理安定之世,衹應推行人事。"皇上説:"卿所説的很對。"皇帝又説:"天后任用人,有從平民做到宰相的,當時還稱職嗎?"楊嗣復説:"天后注重實行刑法,輕易使用官爵,都是爲自己打算的辦法。凡是用人之道,歷經考驗纔能看出他是否勝任。逢艱難時期,或許需要破格提拔,太平時期,不妨姑且按年資逐級升遷。古人提拔士兵做將帥,不是在治平之時,是不得已而采用的辦法。"皇上又詢問新修的《開元政要》記述如何,楊嗣復説:"臣等没有看到。陛下如果想要將此書留傳給子孫,就請宣示交付給臣等,詳加參酌審察可以不可以。玄宗有時好游獵,有時好聲色,與貞觀之政不同。所以取捨必須得當,纔可以流傳。"

四年五月,上問延英政事,逐日何人記録監修?李珏曰:"是臣職司。"陳夷行曰:"宰相所録,必當自伐,聖德即將掩之。臣所以頻言,不欲威權在下。"珏曰:"夷行此言,是疑宰相中有賣威權、貨刑賞者。不然,何自爲宰相而出此言?臣累奏求退,若得王傅,臣之幸也。"鄭覃曰:

四年五月,皇上詢問在延英殿處理政事,每天是誰記録監修?李珏説:"這是臣的職務所在。"陳夷行説:"宰相的記録,定要誇大自己,這樣聖德就會被遮掩。臣之所以多次提到,是因爲不想讓威權在臣下之手。"李珏説:"陳夷行這話,是懷疑宰相中有出賣威權、交易刑賞的人。不然,爲什麼身爲宰相而口出此言?臣多次奏請乞求退任,如果能得到王子師傅的職位,是臣慶

"陛下開成元年、二年政事至好，三年、四年漸不如前。"嗣復曰："元年、二年是鄭覃、夷行用事，三年、四年臣與李珏同之。臣蒙聖慈擢處相位，不能悉心奉職，鄭覃云'三年之後，一年不如一年'，臣之罪也。陛下縱不誅夷，臣合自求泯滅。"因叩頭曰："臣今日便辭玉階，不敢更入中書。"即趨去。上令中使召還，勞之曰："鄭覃失言，卿何及此？"覃起謝曰："臣性愚拙，言無顧慮。近日事亦漸好，未免些些不公，亦無甚處。臣亦不獨斥嗣復，遽何至此。所爲若是，乃嗣復不容臣耳。"嗣復曰："陛下不以臣微才，用爲中書侍郎。時政善否，其責在臣。陛下月費俸錢數十萬，時新珍異，必先賜與，蓋欲輔佐聖明，臻于至理。既一年不如一年，非惟臣合得罪，亦上累聖德。伏請别命賢能，許臣休退。"上曰："鄭覃之言偶然耳，奚執咎耶？"嗣復數日不入，上表請罷。帝方委用，乃罷鄭覃、夷行知政事，自是政歸嗣復。進加門下侍郎。

明年正月，文宗崩。先是，以敬宗子陳王爲皇太子。中尉仇士良違遺令立武宗。武宗之立，既非宰相本意，甚薄執政之臣。其年秋，李德裕自淮南入輔政。九月，出嗣復爲湖南觀察使。明年，誅樞密薛季稜、劉弘逸。中人言："二人頃附嗣復、李珏，不利於陛下。"武宗性急，立命中使往湖南、桂管，殺嗣復與珏。宰相崔鄲、崔珙等亟請開延英，因極言國朝故事，大臣非惡逆顯著，未有誅戮者，願陛下復思其宜。帝良久改容曰："朕纘嗣之際，宰相何嘗比數。李珏、季稜志在扶册陳王，嗣復、弘逸志在樹立安王。立陳王猶是文宗遺

幸之事。"鄭覃説："陛下開成元年、二年政事極好，三年、四年逐漸不如從前。"楊嗣復説："元年、二年是鄭覃、陳夷行執掌政事，三年、四年是臣與李珏共同執政。臣蒙聖恩提拔身居相位，不能盡心奉職，鄭覃説'三年之後，一年不如一年'，這是臣的罪過。陛下即使不加誅殺，臣應自求消滅。"因而叩頭説："臣今日就告辭朝廷，不敢再進中書省。"立即急行離去。皇上令宦官召回他，安慰他説："鄭覃失言，卿何至於這樣？"鄭覃起身致歉説："臣天性愚笨，説話没有顧慮。近日國事也日漸好轉，不免有少許不公，也没有過分之處。臣也不僅僅指斥楊嗣復，如何突然至於這樣。如果要這樣做，就是楊嗣復不寬容臣了。"楊嗣復説："陛下不因爲臣卑微之才，任用爲中書侍郎。時政好壞，責任在臣。陛下每月花費俸錢數十萬，時新珍異，定先賜給，是要臣輔佐聖明，達到天下大治。既然一年不如一年，不祇是臣應當獲罪，對上也累及到聖德。請求另外任命賢能，允許臣退休。"皇上説："鄭覃的話是偶然的，爲何要執意怪罪呢？"楊嗣復數日不入朝，上表請求罷職。皇帝正任用他，於是罷免了鄭覃、陳夷行知政事，從此朝政歸於楊嗣復。晋升加授門下侍郎。

次年正月，文宗去世。此前，立敬宗之子陳王爲皇太子。中尉仇士良違背遺命改立武宗。武宗被立，既然不是宰相的本意，因此十分輕視執政之臣。當年秋，李德裕從淮南入朝主持朝政。九月，打發楊嗣復出任湖南觀察使。第二年，誅殺樞密使薛季稜、劉弘逸。宦官説："這二人先前依附楊嗣復、李珏，企圖傷害陛下。"武宗性情急躁，當即命宦官前往湖南、桂管，殺掉楊嗣復和李珏。宰相崔鄲、崔珙等極力請求在延英殿開會討論，并盡力陳述國朝的舊例，大臣如不是犯有惡逆罪并罪行顯明，没有被誅殺的，願陛下再三思考是否適宜。皇帝過了很久改變容色説道："朕立爲皇太子時，宰相何曾幫我説話。李珏、薛季稜一意扶持册立陳王，楊嗣復、劉弘逸一意樹立安王。立陳王還是文宗的遺旨，楊嗣復

旨，嗣復欲立安王，全是希楊妃意旨。嗣復嘗與妃書云：'姑姑何不斅則天臨朝！'"珙等曰："此事曖昧，真虛難辨。"帝曰："楊妃曾卧疾，妃弟玄思，文宗令入内侍疾月餘，此時通導意旨。朕細問内人，情狀皎然，我不欲宣出於外。向使安王得志，我豈有今日？然爲卿等恕之。"乃追潭、桂二中使，再貶嗣復潮州刺史。

宣宗即位，徵拜吏部尚書。大中二年，自潮陽還，至岳州病，一日而卒，時年六十六。贈左僕射，謚曰孝穆。

子損、授、技、拭、撝，而授最賢。

楊授　楊煚

授字得符，大中九年進士擢第，釋褐從事諸侯府，入爲鄠縣尉、集賢校理。歷監察御史、殿中，分務東臺。再遷司勛員外郎、洛陽令、兵部員外郎。李福爲東都留守，奏充判官，改兵部郎中。由吏部拜左諫議大夫、給事中，出爲河南尹。盧攜作相，召拜工部侍郎。黄巢犯京師，僖宗幸蜀，徵拜户部侍郎。以母病，求散秩，改秘書監、分司。車駕還，拜兵部侍郎。宰相有報怨者，改左散騎常侍、國子祭酒，又轉太子賓客。從昭宗在華下，改刑部尚書、太子少保。卒，贈左僕射。

子煚，字公隱，進士及第，再遷左拾遺。昭宗初即位，喜游宴，不恤時事，煚上疏極諫，帝面賜緋袍象笏。崔安潛出鎮青州，辟爲支使。不至鎮，改太常博士。歷主客、户部二員外郎。關中亂，崔胤引朱全忠入京師，乃挈家避地湖南。官終諫議大夫。

企圖立安王，全是迎合楊妃的意旨。楊嗣復曾經給楊妃致信説：'姑姑爲何不效法武則天臨朝！'"崔珙等説："此事曖昧不清，真假難辨。"皇帝説："楊妃曾經患病卧床，妃弟楊玄思，文宗讓他入宫服侍疾病一個多月，是在此時通傳意旨。朕詳細訊問宫人，情狀分明，我不想宣揚於外。假如從前讓安王得志，我怎能有今天？然而爲卿等寬恕他。"於是追回前往潭、桂的二位宦官，再次貶楊嗣復爲潮州刺史。

宣宗即位，徵入朝廷拜授吏部尚書。大中二年，從潮陽返回，到岳州患病，一日而死，時年六十六歲。追贈左僕射，謚號叫孝穆。

兒子名損、授、技、拭、撝，而楊授最爲賢能。

楊授字得符，大中九年考中進士科，出仕後效力於藩鎮幕府，召入任鄠縣尉、集賢校理。歷任監察御史、殿中，在東都御史臺任職。再次升任爲司勛員外郎、洛陽令、兵部員外郎。李福任東都留守，奏請任他充當判官，改任兵部郎中。從吏部拜授左諫議大夫、給事中，出任河南尹。盧攜任宰相，召入拜授工部侍郎。黄巢進犯京城，僖宗赴蜀，徵召楊授拜授户部侍郎。因母親患病，他請求授給閑散官職，改任秘書監，在東都任職。皇帝返回京城，拜授他爲兵部侍郎。宰相中有人對他挾嫌報復，改授左散騎常侍、國子祭酒，又轉任太子賓客。追隨昭宗來到華下，改任刑部尚書、太子少保。死去，追贈左僕射。

兒子名煚，字公隱，考中進士科，兩次升任爲左拾遺。昭宗剛即位時，喜愛游樂宴飲，不重視時政，楊煚上疏極力進諫，皇帝當面賜給他緋色官袍和象牙笏板。崔安潛出任青州節度使，徵用他爲支使。還没有到鎮就任，改授爲太常博士。歷任主客、户部二員外郎。關中發生動亂，崔胤招引朱全忠進入京城，他於是携帶家人躲避到湖南。官位終於諫議大夫。

楊損 楊技 楊拭 楊搗

損字子默，以蔭受官，爲藍田尉。三遷京兆府司録參軍，入爲殿中侍御史。家在新昌里，與宰相路巖第相接。巖以地狹，欲易損馬厩廣之，遣人致意。時損伯叔昆仲在朝者十餘人，相與議曰："家門損益恃時相，何可拒之?"損曰："非也。凡尺寸地，非吾等所有。先人舊業，安可以奉權臣？窮達命也。"巖不悦。會差制使鞫獄黔中，乃遣損使焉。逾年而還，改户部員外郎、洛陽縣令。入爲吏部員外。出爲絳州刺史。路巖罷相，徵拜給事中，遷京兆尹。盧攜作相，有宿憾，復拜給事中，出爲陝虢觀察使。時軍亂，逐前使崔蕘。損至，盡誅其亂首。逾年，改青州刺史、御史大夫、淄青節度使。又檢校刑部尚書、鄆州刺史、天平軍節度使。未赴鄆，復留青州，卒於鎮。

楊損字子默，因爲門蔭被授官，任藍田尉。三次升任爲京兆府司録參軍，召入朝任殿中侍御史。他家在新昌里，與宰相路巖的宅第相連接。路巖由於宅地狹窄，想要買楊損的馬厩來加以擴展，派人向楊損轉達意旨。當時楊損的伯叔兄弟在朝廷任官的有十多人，互相商議説："家門的興旺衰敗依靠當朝的宰相，怎麽能够拒絶他?"楊損説："不對。凡尺寸之地，都不是我等所有。先人的舊業，怎麽可以進奉給權臣？困窮顯達都是命定的。"路巖很不高興。時逢朝廷要派遣欽使到黔中審理案件，於是派楊損出使那裏。一年後返回，改任户部員外郎、洛陽縣令。召入任吏部員外郎。出任絳州刺史。路巖被罷除宰相，楊損被徵入朝拜授給事中，升任京兆尹。盧攜任宰相，與他有舊恨，又任他爲給事中，出任陝虢觀察使。當時那裏發生兵變，驅逐了前任節度使崔蕘。楊損抵達後，將禍首全部誅殺。過了一年，改任青州刺史、御史大夫、淄青節度使。又任檢校刑部尚書、鄆州刺史、天平軍節度使。他没有前往鄆州就任，又留任青州，死在鎮所。

技進士及第，位至中書舍人。

楊技考中進士科，官做到中書舍人。

拭官終考功員外郎。搗終兵部郎中。拭、搗并進士擢第。

楊拭官位終於考功員外郎。楊搗官位終於兵部郎中。楊拭、楊搗都考中進士科。

楊虞卿

楊虞卿，字師皋，虢州弘農人。祖燕客。父寧，貞元中爲長安尉。少有栖遁之志，以處士徵入朝。有口辯，優游公卿間。竇參尤重之，會參貶，仕進不達而卒。

楊虞卿字師皋，是虢州弘農人。祖父名燕客。父親名寧，貞元年間任長安尉。楊寧少年時有隱居的志向，以處士身份被徵召入朝。他能言善辯，從容地往來於公卿之間。竇參尤其器重他，時逢竇參被貶官，他做官没能顯達而死。

虞卿元和五年進士擢第，又應博學宏辭科。元和末，累官至監察御史。穆宗初即位，不修政道，盤游無節，虞卿上疏諫曰：

楊虞卿元和五年考中進士科，又應考博學宏辭科。元和末年，多次授官做到監察御史。穆宗剛即位時，不注重爲政之道，娱樂游玩無度，楊虞卿上疏進諫説：

臣聞鷙鳥遭害則仁鳥逝，誹謗不誅則良言進。况詔旨勉諭，許陳愚誠，故臣不敢避誅，以獻狂瞽。竊聞堯、舜受命，以天下爲憂，不聞以位爲樂。况北虜猶

臣聽説鷙鷹被害則鸞鳳遠去，不殺誹謗者則有良言進上。况且陛下有詔旨勉勵告諭，允許臣愚陳論誠言，所以臣不敢迴避殺身之罪，而進獻狂妄不明之言。臣聽説堯、舜承受天命，以天下爲憂，没有聽説以居於

梗，西戎未賓，兩河之瘡痏未平，五嶺之妖氛未解。生人之疾苦盡在，朝廷之制度莫修，邊儲屢空，國用猶屈，固未可以高枕無虞也。陛下初臨萬宇，有憂天下之志，宜日延輔臣公卿百執事，凝旒而問，造膝以求，使四方內外，有所觀焉。自聽政已來，六十日矣，八開延英，獨三數大臣仰龍顔，承聖問。其餘侍從詔誥之臣，偕入而齊出，何足以聞政事哉？諫臣盈廷，忠言未聞於聖聽，臣實羞之。蓋由主恩尚疏，而衆正之路未啓也。夫公卿大臣，宜朝夕接見論道，賜與從容，則君臣之情相接，而理道備聞矣。今自宰相已下四五人，時得頃刻侍坐，天威不遠，鞠躬隕越，隨旨上下，無能往來。此由君太尊、臣太卑故也。自公卿已下，雖歷踐清地，曾未祗奉天眷，以承下問，鬱塞正路，偷安倖門。況陛下神聖如五帝，臣下莫能望清光，所宜周遍顧問，惠其氣色，使支體相輔，君臣喻明。陛下求理於公卿，公卿求理於臣輩，自然上下孜孜相問，使進忠若趨利，論政若訴冤。如此而不聞過失、不致升平者，未之有也。自古帝王，居危思安之心不相殊，而居安慮危之心不相及，故不得皆爲聖帝明王。小臣疏賤，豈宜及此，獨不忍冒榮偷禄以負聖朝。惟陛下圖之。

其位爲樂事。何況北虜還在爲禍，西戎没有臣服，兩河的創傷没有平復，五嶺的妖氣没有消除。百姓的疾苦仍都存在，朝廷的制度没有修整，邊境的儲備時時空虚，國家的用度依然困乏，實在不能够高枕無憂。陛下剛剛統治天下，有憂慮天下的心意，應當每天邀請輔臣公卿百官，端正衣冠而詢問，推心置腹來徵求，使天下四方朝廷内外，都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自從陛下臨朝聽政以來，已經六十天了，八次在延英殿問事，衹有三幾位大臣仰見龍顔，承蒙聖問。其餘侍從草擬詔令的臣僚，相伴進入而又一同退出，這如何能够瞭解政事呢？諫臣充滿朝廷，忠言没能上達聖聽，臣實在爲此感到羞愧。這是由於主恩仍然疏略，而衆人匡正的途徑没有開啓。對於公卿大臣，應當早晚接見來議論治道，賜給寬裕的時間，則君臣的情義互相接近，而治理的道理就會充分聽到了。如今從宰相以下的四五人，有時片刻侍坐，帝王之威相距不遠，驚懼恭敬甚至摔倒，隨旨意而進退，不能按己意往來。這是由於君過分尊嚴、臣過分謙卑的緣故。從公卿以下，雖然位至清貴之官，而不曾見到聖上一面，不能承奉對臣下的詢問，阻塞了匡正之路，使他們苟安於權貴之門。況且陛下神聖如同五帝，臣下不能仰望美好的風采，陛下所應做的是周全的徵詢，施以和顔悦色，使肢體和諧，君臣通達。陛下向公卿尋求治道，公卿向臣等尋求治道，這樣自然會上下勤勉相問，使進奉忠誠好像追求利益，議論政事如同申訴冤屈。如此而聽不到過失、不能達到太平的，從來没有。自古帝王，居危思安之心没有差别，而居安思危之心各不相同，所以不能都成爲聖明的帝王。小臣疏淺卑賤，怎應説這些事，衹不忍心虚冒榮名空領俸禄而愧負聖朝。望陛下思考。

帝深奬其言。尋令奉使西北邊，犒賞戍卒。遷侍御史，再轉禮部員外郎、史館修撰。長慶四年八月，改吏

皇帝十分賞識他的話。不久令他奉命出使前往西北邊地，犒勞獎賞守邊的士兵。升任侍御史，再次轉官任禮部員外郎、史館修撰。長慶四

部員外郎。

大和二年，南曹令史李賨等六人，僞出告身籤符，賣鑿空僞官，令赴任者六十五人，取受錢一萬六千七百三十貫。虞卿按得僞狀，捕賨等移御史臺鞫劾。賨稱六人共率錢二千貫，與虞卿廳典溫亮，求不發舉僞濫事迹。乃詔給事中嚴休復、中書舍人高鉞、左丞韋景休充三司推案，而溫亮逃竄。賨等既伏誅，虞卿以檢下無術，停見任。

及李宗閔、牛僧孺輔政，起爲左司郎中。五年六月，拜諫議大夫，充弘文館學士，判院事。六年，轉給事中。七年，宗閔罷相，李德裕知政事，出爲常州刺史。

虞卿性柔佞，能阿附權幸以爲奸利。每歲銓曹貢部，爲舉選人馳走取科第占員闕，無不得其所欲，升沉取捨，出其脣吻。而李宗閔待之如骨肉。以能朋比唱和，故時號黨魁。八年，宗閔復入相，尋召爲工部侍郎。九年四月，拜京兆尹。其年六月，京師訛言鄭注爲上合金丹，須小兒心肝，密旨捕小兒無算。民間相告語，扃鎖小兒甚密，街肆恟恟。上聞之不悅，鄭注頗不自安。御史大夫李固言素嫉虞卿朋黨，乃奏曰："臣昨窮問其由，此語出於京兆尹從人，因此扇於都下。"上怒，即令收虞卿下獄。虞卿弟漢公并男知進等八人自繫，撾鼓訴冤。詔虞卿歸私第。翌日，貶虔州司馬，再貶虔州司户，卒於貶所。

子知進、知退、堪，弟漢公，皆登進士第。知退歷都官、户部二郎中。堪庫部、吏部二員外郎。

楊漢公

漢公，大和八年擢進士第，又書

年八月，改任吏部員外郎。

大和二年，南曹令史李賨等六人，拿出僞造的任官文書籤符，出售捏造的假官，使赴任的有六十五人，收受錢一萬六千七百三十貫。楊虞卿查明作僞的事情，拘捕了李賨等人移交給御史臺審訊。李賨聲稱六人共凑錢二千貫，送給楊虞卿的廳典溫亮，請求不要告發僞造濫受的事情。於是皇帝下詔讓給事中嚴休復、中書舍人高鉞、左丞韋景休代表三司審理，而溫亮逃竄。李賨等人被處死以後，楊虞卿由於約束下屬不得法，停止現任官職。

到李宗閔、牛僧孺執政時，起用他爲左司郎中。五年六月，拜授諫議大夫，充任弘文館學士，執掌院事。六年，轉任給事中。七年，李宗閔被罷宰相，李德裕主持政事，楊虞卿出任常州刺史。

楊虞卿性情柔順奸巧，能阿諛奉迎權幸來求得非法利益。每年在科舉考試及考核官員時，爲舉人和候選官員往來奔走取録中舉補占缺員，無不達到目的，升降取捨，出於他的口舌之間。而李宗閔待他親如骨肉。由於他能勾結依附倡導應和，所以當時號稱黨魁。八年，李宗閔又入朝任宰相，很快召他入朝任工部侍郎。九年四月，拜授爲京兆尹。當年六月，京師流言説鄭注爲皇上煉製金丹，需要小兒的心肝，秘密下旨要抓捕無數小兒。民間互相轉告，嚴密關鎖小兒，街市人心騷動不安。皇上聽説後很不高興，鄭注十分驚慌。御史大夫李固言歷來忌恨楊虞卿勾結朋黨，於是上奏説："臣昨日追究查問原由，這話出自京兆尹的從人，因此煽惑擾亂都城。"皇上發怒，立即下令拘捕楊虞卿關在獄中。楊虞卿的弟弟楊漢公和兒子楊知進等八人自行捆綁，擊鼓訴冤。皇帝下詔讓楊虞卿返回私第。第二天，貶爲虔州司馬，又貶爲虔州司户，死在被貶之地。

兒子名知進、知退、堪，弟弟名漢公，都考中進士科。楊知退歷任都官、户部二郎中。楊堪任庫部、吏部二員外郎。

楊漢公，大和八年考中進士科，又考上書判

判拔萃，釋褐爲李絳興元從事。絳遇害，漢公遁而獲免。累遷户部郎中、史館修撰。大和七年，還司封郎中。

拔萃科，出仕任李絳的興元從事。李絳遇害，楊漢公逃避而獲免。幾次升任爲户部郎中、史館修撰。大和七年，升任司封郎中。

漢公子範、籌，皆登進士第，累辟使府。

楊漢公的兒子名範、籌，都考中進士科，多次被徵召到方鎮幕府中任職。

楊汝士　楊知温　楊知至　楊魯士

虞卿從兄汝士。汝士字慕巢，元和四年進士擢第，又登博學宏詞科，累辟使府。長慶元年爲右補闕。坐弟殷士貢舉覆落，貶開江令。入爲户部員外，再遷職方郎中。大和三年七月，以本官知制誥。時李宗閔、牛僧孺輔政，待汝士厚，尋正拜中書舍人，改工部侍郎。八年，出爲同州刺史。九年九月，入爲户部侍郎。開成元年七月，轉兵部侍郎。其年十二月，檢校禮部尚書、梓州刺史、劍南東川節度使。時宗人嗣復鎮西川，兄弟對居節制，時人榮之。四年九月，入爲吏部侍郎，位至尚書，卒。

楊虞卿的堂兄名汝士。楊汝士字慕巢，元和四年考中進士科，又考上博學宏詞科，多次被徵召到方鎮幕府中任職。長慶元年任右補闕。因弟弟楊殷士科舉復查落榜而受到牽累，貶爲開江令。召入朝任户部員外，再次升任爲職方郎中。大和三年七月，以本官參預起草詔命。當時李宗閔、牛僧孺主持政務，厚待楊汝士，很快就正式拜授中書舍人，改任工部侍郎。八年，出任同州刺史。九年九月，召入任户部侍郎。開成元年七月，轉任兵部侍郎。同年十二月，任檢校禮部尚書、梓州刺史、劍南東川節度使。當時同宗楊嗣復鎮守西川，兄弟相對擔任節度使，當時人認爲是榮耀的事。四年九月，召入任吏部侍郎，位至尚書，死去。

子知温、知遠、知權，皆登進士第。知温累官至禮部郎中、知制誥，入爲翰林學士、户部侍郎，轉左丞。出爲河南尹、陝虢觀察使。遷檢校兵部尚書、襄州刺史、山南東道節度使。知温弟知至，累官至比部郎中、知制誥。坐故府劉瞻罷相貶官，知至亦貶瓊州司馬。入爲諫議大夫，累遷京兆尹、工部侍郎。知温、知至皆位至列曹尚書。

兒子名知温、知遠、知權，都考中進士科。楊知温多次任官做到禮部郎中、知制誥，召入内廷任翰林學士、户部侍郎，轉任左丞。出任河南尹、陝虢觀察使。升任檢校兵部尚書、襄州刺史、山南東道節度使。楊知温的弟弟名知至，多次任官做到比部郎中、知制誥。楊知温因原上司劉瞻罷除宰相而受牽連被貶官，楊知至也被貶爲瓊州司馬。召入任諫議大夫，幾次升任爲京兆尹、工部侍郎。楊知温、楊知至都做到各部尚書。

汝士弟魯士。魯士字宗尹，本名殷士。長慶元年，進士擢第。其年詔翰林覆試，殷士與鄭朗等覆落，因改名魯士。復登制科，位不達而卒。

楊汝士的弟弟名魯士。楊魯士字宗尹，本名殷士。長慶元年，考中進士科。當年皇帝下詔由翰林學士進行復試，楊殷士與鄭朗等人復試中落榜，因此改名魯士。又考上制科，没有做到顯官而死去。

初汝士中第，有時名，遂歷清貫。其後諸子皆至正卿，鬱爲昌族。所居静恭里，知温兄弟，并列門戟。

起初楊汝士考中科舉，當時有名氣，於是歷任清貴官職。以後兒子們都做到正卿，勃起成爲顯赫的家族。所居住的静恭里，楊知温兄弟都列

咸通中，昆仲子孫，在朝行方鎮者十餘人。

門戟。咸通年間，兄弟子孫，在朝廷和藩鎮做官的有十多人。

馬植

馬植，扶風人。父曛。

馬植，是扶風人。父親名曛。

植元和十四年進士擢第，又登制策科，釋褐壽州團練副使。得秘書省校書郎，三遷饒州刺史。開成初，遷安南都護、御史中丞、安南招討使。

馬植元和十四年考中進士科，又考上制策科，出仕任壽州團練副使。獲得秘書省校書郎職位，三次升任爲饒州刺史。開成初年，升任安南都護、御史中丞、安南招討使。

植文雅之餘，長於吏術。三年，奏："當管羈縻州首領，或居巢穴自固，或爲南蠻所誘，不可招諭，事有可虞。臣自到鎮，約之以信誠，曉之以逆順。今諸首領，緫發忠言，願納賦稅。其武陸縣請升爲州，以首領爲刺史。"從之。又奏陸州界廢珠池復生珠。以能政，就加檢校左散騎常侍，加中散大夫，轉黔中觀察使。會昌中，入爲大理卿。

馬植在文學禮樂之外，精通爲政之道。三年，上奏："臣所管轄地區的羈縻州首領，有的居住在老巢而固守，有的受到南蠻的引誘，不能招撫告諭，事態令人憂慮。臣自從到鎮以後，用信誠之心來籠絡他們，用逆順之理來曉諭他們。如今各首領，都發出忠言，願意繳納賦稅。請將武陸縣升爲州，以首領任刺史。"皇帝准許。又上奏説陸州地界已廢棄的珠池又生出珍珠。由於他善於施政，就在原官加檢校左散騎常侍，加授中散大夫，轉任黔中觀察使。會昌年間，召入任大理卿。

植以文學政事爲時所知，久在邊遠，及還朝，不獲顯官，心微有望。李德裕素不重之，宣宗即位，宰相白敏中與德裕有隙，凡德裕所薄者，必不次拔擢之，乃加植金紫光祿大夫，行刑部侍郎，充諸道鹽鐵轉運使。轉户部侍郎，領使如故。俄以本官同平章事，遷中書侍郎、兼禮部尚書。敏中罷相，植亦罷爲太子賓客、分司東都。數年，出爲許州刺史、檢校刑部尚書、忠武軍節度觀察等使。大中末，遷汴州刺史、宣武軍節度觀察等使。卒于鎮。

馬植以長於文學善於理政在當時知名，長期在邊遠之地任職，等到還朝，没有獲得顯要官職，心中暗懷不滿。李德裕一直不重用他，宣宗即位，宰相白敏中與李德裕有怨恨，凡是李德裕所輕視的人，定要破格提拔任用，於是加授馬植爲金紫光祿大夫，任刑部侍郎，充任諸道鹽鐵轉運使。轉任户部侍郎，所領使職依舊。不久以本官任同平章事，升任中書侍郎、兼禮部尚書。白敏中被罷免宰相，馬植也被罷相任太子賓客，在東都任職。幾年後，出任許州刺史、檢校刑部尚書、忠武軍節度觀察等使。大中末年，升任汴州刺史、宣武軍節度觀察等使。死在鎮所。

李讓夷

李讓夷，字達心，隴西人。祖悦，父應規。

李讓夷字達心，是隴西人。祖父名悦，父親名應規。

讓夷，元和十四年擢進士第，釋褐諸侯府。大和初入朝，爲右拾遺，召充翰林學士，轉左補闕。三年，遷

李讓夷元和十四年考中進士科，出仕藩鎮幕府。大和初年召入朝廷，任右拾遺，召入内廷充任翰林學士，轉任左補闕。三年，升任職方員

職方員外郎、左司郎中充職。九年，拜諫議大夫。

開成元年，以本官兼知起居舍人事。時起居舍人李褒有痼疾，請罷官。宰臣李石奏闕官，上曰："褚遂良爲諫議大夫，嘗兼此官，卿可盡言今諫議大夫姓名。"石遂奏李讓夷、馮定、孫簡、蕭俶。帝曰："讓夷可也。"李固言欲用崔球、張次宗，鄭覃曰："崔球游宗閔之門，赤墀下秉筆記注，爲千古法，不可用朋黨。如裴中孺、李讓夷，臣不敢有纖芥異論。"其爲人主大臣知重如此。二年，拜中書舍人。以鄭覃此言，深爲李珏、楊嗣復所惡，終文宗世官不達。及德裕秉政，驟加拔擢，歷工、户二侍郎，轉左丞。累遷檢校尚書右僕射，俄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宣宗即位罷相，以太子賓客分司卒。

外郎、左司郎中充職。九年，拜授諫議大夫。

開成元年，以本官兼掌起居舍人事。當時起居舍人李褒久病不愈，請求解職。宰相李石上奏說官職空缺，皇上說："褚遂良任諫議大夫時，曾經兼任此官，卿可以盡數說出現任諫議大夫的姓名。"李石於是列舉李讓夷、馮定、孫簡、蕭俶。皇帝說："李讓夷可以。"李固言想任用崔球、張次宗，鄭覃說："崔球奔走於李宗閔的門下，在御座下執筆記注的内容，會成爲千古的法則，這事不能任用朋黨。如果是裴中孺、李讓夷，臣不敢有絲毫異議。"他受到君主大臣的瞭解重視就是如此。二年，拜授中書舍人。由於鄭覃的這番話，他深受李珏、楊嗣復的憎恨，在文宗一代官職不顯達。到李德裕執政，破格加以提拔，歷任工部、户部二侍郎，轉任左丞。幾次升任爲檢校尚書右僕射，不久拜授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宣宗即位後被罷免宰相，官任太子賓客在東都任職而死去。

魏謩

魏謩字申之，鉅鹿人。五代祖文貞公徵，貞觀朝名相。曾祖殷，汝陽令。祖明，亦爲縣令。父馮，獻陵臺令。

謩大和七年登進士第。楊汝士牧同州，辟爲防禦判官。得秘書省校書郎。汝士入朝，薦爲右拾遺。文宗以謩魏徵之裔，頗奇待之。

前邕管經略使董昌齡枉殺録事參軍衡方厚，坐貶溆州司户，至是量移硤州刺史，謩上疏論之曰："王者施涣汗之恩以赦有罪，唯故意殺人無赦。昌齡比者録以微效，授之方隅，不能祗慎寵光，恣其狂暴，無辜專殺，事迹顯彰。妻孥銜冤，萬里披訴。及按鞫伏罪，貸以微生，中外議論，以爲屈法。今若授之牧守，以理疲人，則殺人者拔擢，而冤苦者何伸？交紊憲章，有乖至理。"疏奏，

魏謩字申之，是鉅鹿人。五代祖文貞公魏徵，是貞觀朝的名相。曾祖父名殷，任汝陽令。祖父名明，也任縣令。父親名馮，任獻陵臺令。

魏謩大和七年考中進士科。楊汝士任同州刺史，徵用他爲防禦判官。獲任秘書省校書郎。楊汝士入朝任職，舉薦他任右拾遺。文宗因魏謩是魏徵的後代，待他尤爲特殊。

前邕管經略使董昌齡冤殺録事參軍衡方厚，因此獲罪被貶任爲溆州司户，到這時酌情内調爲硤州刺史，魏謩上疏議論此事說："統治者用發號施令之恩來赦免有罪的人，祇有故意殺人者不能赦免。董昌齡從前因爲微薄的功勞得到録用，授予一方重任，他不能恭敬謹慎地對待恩寵榮耀，肆行凶狂殘暴，專斷殺害無辜，事迹昭著。被害者的妻兒含冤，萬里前來投訴。等到審訊治罪，用免死來寬大處理，遭到朝廷内外議論，認爲執法不公。今天假若授予他一州刺史，讓他治理困苦的百姓，則殺人者得到提拔，而受冤者如

乃改爲洪州別駕。

御史中丞李孝本，皇族也，坐李訓誅，有女没入掖廷。謩諫曰：

臣聞治國家者，先資於德義，德義不修，家邦必壞。故王者以德服人，以義使人。服使之術，要在修身，修身之道，在於孜孜，夫一失百虧之戒，存乎久要之源。前志曰："勿以小惡而爲之，勿以小善而不爲。"斯則懼於漸也！臣又聞，君如日焉，顯晦之微，人皆瞻仰，照臨之大，何以掩藏？前代設敢諫之鼓，立誹謗之木，貴聞其過也。陛下即位已來，誕敷文德，不悦聲色，出後宫之怨婦，配在外之鰥夫。洎今十年，未嘗采擇。自數月已來，天眷稍迴，留神妓樂，教坊百人、二百人，選試未已，莊宅司收市，亹亹有聞。昨又宣取李孝本之女入内，宗姓不異，寵幸何名？此事深累慎修，有虧一簣。陛下九重之内，不得聞知。凡此之流，大生物議，實傷理道之本，未免塵穢之嫌。夫欲人不知，莫若勿爲。諺曰："止寒莫若重裘，止謗莫若自修。"伏希陛下照鑒不惑，崇千載之盛德，去一旦之玩好。教坊停息，宗女遣還。則大正人倫之風，深弘王者之體。

疏奏，帝即日出孝本女，遷謩右補闕。詔曰："昔乃先祖貞觀中諫書十上，指事直言，無所避諱。每覽國史，未嘗不沉吟伸卷，嘉尚久之。爾爲拾遺，其風不墜，屢獻章疏，必道其所以。至於備灑掃於諸王，非自廣其聲妓也；恤髫齔之宗女，固無嫌於

何伸冤？這樣做就擾亂了國家典章，有違於根本道理。"章疏奏上，於是改任董昌齡爲洪州別駕。

御史中丞李孝本，出身於皇族，因李訓之事獲罪被殺，有女兒被收充入掖廷，魏謩進諫説：

臣聽説治理國家，首先要依靠德義，德義不修，國家定會敗壞。所以統治者要以德服人，以義使人。使人誠心接受役使的方法，重要的是修身，修身的途徑，在於勤勉不懈，以一誤而導致百誤爲戒，是保持長治久安的本源。前代書籍記載説："勿以惡小而爲之，勿以善小而不爲。"這就是害怕逐漸演變啊！臣又聽説，君主如同太陽，明亮陰暗的微小之處，人人瞻仰都能看見，照臨之大，如何能够隱藏？前代設置敢諫之鼓，樹立誹謗之木，貴在於要聽到過錯。陛下即位以來，廣施禮樂教化，不以聲色取樂，放出後宫憂怨的婦女，配給在外的鰥夫。從那至今十年，不曾挑選過宫人。數月以來，聖上的顧念略有退步，留心於妓樂，教坊中百人、二百人，挑選不止，莊宅司收買宫女之事屢屢聽説。前些天又宣召收取李孝本之女入宫，宗姓并不相異，寵幸是何名分？此事連累謹慎修治的名聲，致使功虧一簣。陛下在九重深宫之内，并不能够聽到。凡是這類作爲，産生了很大的非議，實在損害了治道之本，不能避免玷污的疑忌。想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爲。諺語説："止寒莫如重裘，止謗莫若自修。"望陛下明察鑒戒不要受惑，尊崇千載的盛德，去除一時的喜好。停止教坊選人，遣還宗室之女。這樣就能端正人倫的習俗，弘揚王者的體統。

疏章奏上，皇帝當天就放出李孝本的女兒，升任魏謩爲右補闕。下詔説："昔日你先祖在貞觀時十上諫疏，指事直言，無所避諱，朕每當閲讀國史，都要展卷深思，久久贊嘆。你身爲拾遺，此風不減，多次進獻章疏，定要講明道理。至於爲諸王挑選充作灑掃的宫人，不是自己廣求聲妓；撫養幼小的宗室之女，本没有爲召取而避

徵取也，雖然疑似之間，不可家至而户曉，爾能詞旨深切，是博我之意多也。噫！人能匪躬謇諤，似其先祖，吾豈不能虚懷延納，仰希貞觀之理歟？而謩居官日淺，未當敘進，吾豈限以常典，以待直臣。可右補闕。"帝謂宰臣曰："昔太宗皇帝得魏徵，裨補闕失，弼成聖政。我得魏謩於疑似之間，必能極諫。不敢希貞觀之政，庶幾處無過之地矣。"

教坊副使雲朝霞善吹笛，新聲變律，深愜上旨，自左驍衛將軍宣授兼揚府司馬。宰臣奏曰："揚府司馬品高，郎官刺史迭處，不可授伶官。"上意欲授之，因宰臣對，亟稱朝霞之善。謩聞之，累疏陳論，乃改授潤州司馬。

荆南監軍使吕令琮從人擅入江陵縣，毆罵縣令韓忠，觀察使韋長申狀與樞密使訴之。謩上疏曰："伏以州縣侵屈，只合上聞，中外關連，須存舊制。韋長任膺廉使，體合精詳，公事都不奏聞，私情擅爲逾越。况事無巨細，不可將迎，縣令官業有乖，便宜理罪，監軍職司侵越，即合聞天。或以慮煩聖聽，何不但申門下？今則首紊常典，理合糾繩。伏望聖慈，速加懲誡！"疏奏不出，時論惜之。

三年，轉起居舍人。紫宸中謝，帝謂之曰："以卿論事忠切，有文貞之風，故不循月限，授卿此官。"又謂之曰："卿家有何舊書詔？"對曰："比多失墜，惟簪笏見存。"上令進來。鄭覃曰："在人不在笏。"上曰："鄭覃不會我意，此即《甘棠》之義，非在笏而已。"謩將退，又召誡之曰："事有不當，即須奏論。"謩曰："臣頃爲諫官，合伸規諷。今居史職，職在記言，臣不敢輒逾職分。"帝曰：

嫌。雖然似乎是如此，朕的本意不能家喻户曉，你能語意深刻地説到，這大爲符合我的心意。啊！人能够無所顧忌盡忠直言，似其先祖，我怎能不虚心接受，追慕貞觀之治呢？而魏謩做官爲時短暫，不該論資進用，我豈能拘泥於常典，來對待直臣。可授右補闕。"皇帝對宰相説："昔日太宗皇帝得到魏徵，使他補救闕失，輔佐成就聖明之政。我在是非難辨的時刻得到魏謩，他定能盡其所言直諫。不敢企望貞觀之政，或有望處於不犯過錯的境地。"

教坊副使雲朝霞擅長吹笛，新譜寫的樂曲的聲律變化，皇上深爲稱心，從左驍衛將軍宣布授任兼揚府司馬。宰相上奏説："揚府司馬品級高，由郎官刺史相繼任職，不可以此職授任伶官。"皇上想要授與他，藉宰相應對之機，極力稱道雲朝霞的美德。魏謩聽説此事，多次上疏論説，於是改授雲朝霞爲潤州司馬。

荆南監軍使吕令琮的隨從擅自闖入江陵縣衙門，辱罵縣令韓忠，觀察使韋長投遞訴狀給樞密使申訴此事。魏謩上疏説："臣認爲州縣官受到欺凌屈辱，衹應當上報朝廷，朝廷内外相關聯係，必須保持舊制。韋長位居觀察使，理應詳知法度，公事都不奏報，擅自超越常規。何况事無巨細，不可曲從，縣令政事有錯，就應治罪，監軍超越職權，就應奏報。他或許是由於顧慮煩擾聖聽，但爲何不申報門下省？如今則首先紊亂常典，理應懲處。乞望聖主，立即加以懲誡！"章疏奏上没有答覆，當時人議論惋惜此事。

三年，魏謩轉任起居舍人。他在紫宸殿中謝恩，皇帝對他説："由於卿論事忠直激切，有文貞公的遺風，所以不按照任職時限，授與卿這個官職。"又對他説："卿家有什麽從前的書詔？"他回答説："以往大多失落，衹有簪笏現還保存。"皇上令他進上。鄭覃説："在於人而不在於笏。"皇上説："鄭覃没有領會我的用意，這就是《甘棠》追思功德的含義，并不在笏而已。"魏謩將要退下，又召他訓誡説："事情有不適當之處，就應奏論。"魏謩説："臣先前擔任諫官，就應當規諫。如今位居史職，職守在於記言，臣不敢擅

"凡兩省官并合論事，勿拘此言。"尋以本官直弘文館。

四年，拜諫議大夫，仍兼起居舍人，判弘文館事。紫宸入閤，遣中使取謩起居注，欲視之，謩執奏曰："自古置史官，書事以明鑒誡。陛下但爲善事，勿畏臣不書。如陛下所行錯忤，臣縱不書，天下之人書之。臣以陛下爲文皇帝，陛下比臣如褚遂良。"帝又曰："我嘗取觀之。"謩曰："由史官不守職分，臣豈敢陷陛下爲非法？陛下一覽之後，自此書事須有迴避，如此，善惡不直，非史也，遺後代，何以取信？"乃止。

謩初立朝，爲李固言、李珏、楊嗣復所引，數年之内，至諫議大夫。武宗即位，李德裕用事，謩坐楊、李之黨，出爲汾州刺史。楊、李貶官，謩亦貶信州長史。宣宗即位，白敏中當國，量移郢州刺史，尋換商州。二年，内徵爲給事中，遷御史中丞。謝日，面賜金紫之服。彈駙馬都尉杜中立贓罪，貴戚憚之。兼户部侍郎，判本司事，謩奏曰："御史臺紀綱之地，不宜與泉貨吏雜處，乞罷中司，專綜户部公事。"從之。

尋以本官同平章事，判使如故。謝日，奏曰："臣無夔、契之才，驟叨夔、契之任，將何以仰報鴻私？今邊戍粗安，海内寧息，臣愚所切者，陛下未立東宫，俾正人傅導，以存副貳之重。"因泣下。上感而聽之。先是，累朝人君不欲人言立儲貳，若非人主已欲，臣下不敢獻言。宣宗春秋高，嫡嗣未辨，謩作相之日，率先啓奏，人士重之。尋兼集賢大學士。詹毗國獻象，謩以其性不安中土，請還

自超越本職。"皇帝説："凡是兩省官員都應論事，不要拘泥於這話。"不久以本官在弘文館值事。

四年，拜授諫議大夫，仍然兼任起居舍人，兼弘文館事。在紫宸殿朝會時，皇帝派遣宦官取來魏謩修撰的起居注，想要看，魏謩上奏堅持説："自古設置史官，記事以引爲鑒戒。陛下衹要做善事，不要擔心臣不記載。假如陛下所做是錯誤的，臣即使不記載，天下之人也會記下的。臣把陛下看作文皇帝，陛下把臣比做褚遂良。"皇帝又説："我曾經取來看過。"魏謩説："這是因爲史官未能盡守職責，臣怎敢貽誤陛下做非法之事？陛下一旦看過，從此記事就要有所迴避，這樣，善惡就不真實，就不能成爲史書，留傳後代，怎能取信於人？"皇帝於是作罷。

魏謩當初入朝做官，是受李固言、李珏、楊嗣復的引薦，幾年之内，做到了諫議大夫。武宗即位，李德裕執掌朝政，魏謩因是楊嗣復、李珏的同黨，出任汾州刺史。楊嗣復、李珏被貶官，魏謩也被貶爲信州長史。宣宗即位，白敏中執掌國政，酌情内調爲郢州刺史，不久改任商州刺史。二年，徵入朝任給事中，遷任御史中丞。他在朝廷謝恩的那天，皇帝當面賜給他金紫朝服。他彈劾駙馬都尉杜中立的貪贓之罪，貴戚對他感到畏懼。兼任户部侍郎，掌管本司事，魏謩上奏説："御史臺是執掌綱紀的處所，不應當與管錢物的官吏混爲一體，乞請免除臣的御史中丞，讓臣專門管理户部公事。"皇帝准許。

不久以本官任同平章事，所掌使職依舊。在謝恩的那天，他上奏説："臣没有夔、契的才能，却驟然承受夔、契的重任，用什麽來仰報宏大的恩寵？如今邊境初得安寧，天下平静，愚臣所關切的，是陛下没有立太子，讓正人加以輔導，以保有太子之位。"因此而落淚。皇上感悟而聽從。此前，歷朝的君主不願他人提及立太子之事，如果不是君主自己的願望，臣下就不敢進言。宣宗年事已高，繼位者還不明確，魏謩任宰相時，率先上奏，士大夫們爲此而推重他。不久兼集賢大學士。詹毗國進獻大象，魏謩認爲象生性不適應

其使，從之。太原節度使李業殺降虜，北邊大擾。業有所恃，人不敢非。謩即奏其事，乃移業滑州。加中書侍郎。大理卿馬曙從人王慶告曙家藏兵甲，曙坐貶官，而慶無罪。謩引法律論之，竟杖殺慶。

中原，請求歸還給該國使臣，皇帝聽從了他的意見。太原節度使李業殺戮歸降的異族人，北方邊境發生嚴重騷亂。李業有靠山，人們不敢非議。魏謩當即奏論此事，於是將李業移任滑州。加授他爲中書侍郎。大理卿馬曙的隨從王慶告發馬曙家中藏有兵器甲胄，馬曙因此獲罪被貶官，而王慶無罪。魏謩援引法律議論此事，最終用杖刑打死了王慶。

進階銀青光禄大夫，兼禮部尚書、監修國史。修成《文宗實録》四十卷上之。其修史官給事中盧耽、太常少卿蔣偕、司勛員外郎王渢、右補闕盧告、膳部員外郎牛叢，皆頒賜錦綵、銀器，序遷職秩。謩轉門下侍郎、兼户部尚書。大中十年，以本官平章事、成都尹、劍南西川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十一年，以疾求代，徵拜吏部尚書。以疾未痊，乞授散秩，改檢校右僕射、守太子少保。十二年十二月卒，時年六十六，贈司徒。

進階銀青光禄大夫，兼禮部尚書、監修國史。修成《文宗實録》四十卷進呈皇帝。修史官給事中盧耽、太常少卿蔣偕、司勛員外郎王渢、右補闕盧告、膳部員外郎牛叢，都賞賜給錦綵、銀器，依照等級遷授官職。魏謩轉任門下侍郎，兼户部尚書。大中十年，以本官任同平章事、成都尹、劍南西川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十一年，魏謩因病請求代换，徵入拜授吏部尚書。由於疾病没有痊愈，他乞求授給閑散官職，改授檢校右僕射、守太子少保。十二年十二月死去，時年六十六歲，追贈司徒。

謩儀容魁偉，言論切直，與同列上前言事，他宰相必委曲規諷，唯謩讜言無所畏避。宣宗每曰："魏謩綽有祖風，名公子孫，我心重之。"然竟以語辭太剛，爲令狐綯所忌，罷之。謩嘗鈔撮子書要言，以類相從，二十卷，號曰《魏氏手略》。有文集十卷。

魏謩儀容魁偉，言論剛直，與同事在皇上面前議論政事，其他宰相必定委婉勸誡，衹有魏謩直言無所迴避。宣宗時常説："魏謩大有祖風，是名公子孫，我心裏看重他。"然而終因言辭過於剛直，受到令狐綯的忌恨，被罷除職務。魏謩曾經摘録子書中的要言，分類編輯，成書二十卷，名爲《魏氏手略》。有文集十卷。

子潛、滂。潛登進士第。潛，于敖甥。後琮爲相，潛歷顯官。

兒子名潛、滂。魏潛考中進士科。魏潛，是于敖的外甥。以後于琮任宰相，魏潛歷任顯官。

周墀

周墀，字德升，汝南人。祖頲，父霈。

周墀字德升，是汝南人。祖父名頲，父親名霈。

墀長慶二年擢進士第。大和末，累遷至起居郎。墀能爲古文，有史才，文宗重之，補集賢學士，轉考功員外郎，仍兼起居舍人事。開成二年冬，以本官知制誥，尋召充翰林學

周墀長慶二年考上進士科。大和末年，多次升任做到起居郎。周墀能作古文，有修史的才能，受到文宗的器重，授爲集賢學士，轉任考功員外郎，并兼掌起居舍人事。開成二年冬，以本官參預起草詔命，隨即召入内廷充任翰林學士。

士。三年，遷職方郎中。四年十月，正拜中書舍人，内職如故。武宗即位，出爲華州刺史、鎮國軍潼關防禦等使。改鄂州刺史、御史中丞、鄂岳觀察使。會昌六年十一月，遷洪州刺史、江南西道觀察使。大中初，檢校禮部尚書、滑州刺史、義成軍節度、鄭滑觀察等使、上柱國、汝南男，食邑三百户。入朝爲兵部侍郎、判度支。尋以本官同平章事。累遷銀青光禄大夫、中書侍郎、監修國史、兼刑部尚書。罷相，檢校刑部尚書、梓州刺史、御史大夫、劍南東川節度使。未行，追制改檢校右僕射，加食邑五百户。歷方鎮，卒。

三年，升任職方郎中。四年十月，正式拜授中書舍人，所任内職翰林學士依舊。武宗即位，出任華州刺史、鎮國軍潼關防禦等使。改任鄂州刺史、御史中丞、鄂岳觀察使。會昌六年十一月，升任洪州刺史、江南西道觀察使。大中初年，任檢校禮部尚書、滑州刺史、義成軍節度、鄭滑觀察等使、上柱國、汝南男，享有封邑三百户。召入朝任兵部侍郎，掌管度支。不久以本官任同平章事。多次升任爲銀青光禄大夫、中書侍郎、監修國史，兼刑部尚書。被罷除宰相，任檢校刑部尚書、梓州刺史、御史大夫、劍南東川節度使。没有赴任，朝廷追下詔書改授檢校右僕射，增加食邑五百户。歷任方鎮長官，死去。

崔龜從

崔龜從字玄告，清河人。祖璜，父誠，官微。

崔龜從字玄告，清河人。祖父名璜，父親名誠，官職低微。

龜從元和十二年擢進士第，又登賢良方正制科及書判拔萃二科，釋褐拜右拾遺。大和二年，改太常博士。龜從長於禮學，精歷代沿革，問無不通。時饗宗廟於敬宗室，祝板稱皇帝孝弟。龜從議曰：“臣審詳孝字，載考禮文，義本主於子孫，理難施於兄弟。按《禮記》卜虞之文，子孫曰哀，兄弟曰某。然則虞之稱哀與祭之稱孝，其義一也。於祖禰則理宜稱孝，於伯仲則止可稱名。又東晋温嶠議宗廟祝辭，於孝字非子者則不稱，傍親直言敢告。當時朝議，咸以爲宜。今臣上考禮經，無兄弟稱孝之義；下徵晋史，有不稱傍親之文。臣謂饗敬宗廟，宜去孝弟兩字。”

崔龜從元和十二年考上進士科，又考上賢良方正制科及書判拔萃二科，出仕任右拾遺。大和二年，改任太常博士。崔龜從擅長禮學，精通歷代沿革，向他詢問無所不通。當時皇帝在敬宗室裏祭祀宗廟，祝板上自稱爲皇帝孝弟。崔龜從議論説：“臣詳細推究孝字，考查禮文，其本意是指子孫而言，照理難以用於兄弟。考察《禮記》中關於占卜選定虞祭日期的文字，子孫自稱哀，兄弟自稱某。然而虞祭時稱哀與廟祭時稱孝，其含義是一致的。對於祖先則理應稱孝，對於兄弟則衹能稱名。再説東晋時温嶠議論宗廟的祝辭，關於孝字不是兒子的則不稱，旁親就直接説敢告。當時朝廷討論，都認爲適宜。如今臣上考查禮經，没有兄弟稱孝的含義；下取證晋史，有旁親不稱的記載。臣認爲祭祀敬宗廟室，應當去除自稱的孝弟兩字。”

又以祀九宫壇舊是大祠，龜從議曰：“九宫貴神，經典不載。天寶中，術士奏請，遂立祠壇。事出一時，禮同郊祀。臣詳其圖法，皆主星名，縱司水旱兵荒，品秩不過列宿。今者，

又因爲祭祀九宫壇過去是大祠，崔龜從議論説：“九宫貴神，經典中没有記載。天寶年間，術士奏請，於是設立祠壇。此事出於一時，祭禮如同郊祀的規定。臣詳考其圖法，都是主星的名稱，即使是執掌水旱兵荒的星辰，品秩也不過是

五星悉是從祀，日月猶在中祠，豈容九宫獨越常禮，備列王事，誠誓百官。尊卑乖儀，莫甚於此。若以嘗在祀典，不可廢除，臣請降爲中祠。”制從之。

列宿。如今，五星都是從祀，日月還在中祠，怎能容忍惟獨九宫超越常禮，列在皇帝的祀典中，用來誠誓百官。尊卑有悖於禮儀，無過於此。假如因爲曾經列入祀典，不可廢除，臣請求將其降爲中祠。”皇帝下詔准許。

龜從又以大臣薨謝，不於聞哀日輟朝。奏議曰：“伏以廢朝軫悼，義重君臣，所貴及哀，尤宜示信。自頃已來，輟朝非奏報之時，備禮於數日之外。雖遵常制，似不本情。臣不敢遠徵古書，請引國朝故事：貞觀中任瓌卒，有司對仗奏聞，太宗責其乖禮；岑文本既歿，其夕爲罷警嚴；張公謹之亡，哭之不避辰日。是知閔悼之意，不宜過時。臣謂大臣薨，禮合輟朝，縱有機務急速，便殿須召宰臣，不臨正朝，無爽事體。如此則由衷之信，載感於幽明，稱情之文，無虧於典禮。”又奏：“文武三品官薨卒輟朝，有未經親重之官，今任又是散列者，爲之變禮，誠恐非宜。自今後，文武三品以上官，非曾任將相，及曾在密近，宜加恩禮者，餘請不在輟朝之限。”從之。

崔龜從又因爲對於大臣的去世，朝廷不在聽到死訊的當天停止朝會，就上奏議論說：“臣認爲停止朝會深切哀悼，這是表明重視君臣之義，所可貴的是及時致哀，尤其應當顯示誠信。自從近年以來，停止朝會不是在奏報之時，具備禮儀在數日以外。雖然是遵守常制，但不像是出於真情。臣不敢從古書中徵引證據，衹請求援引國朝舊事：貞觀年間任瓌去世，有關官員到上朝時纔奏報，太宗責備這有違禮儀；岑文本死後，爲此當晚停止奏警嚴曲；張公謹之死，哭吊不顧日期。因此而知道哀悼之意，不應拖過時日。臣認爲大臣的去世，依據禮儀應當停止朝會，即使有緊急國事，衹能在便殿召見宰相，不臨正朝，就不違背事體。如此則由衷的誠信，就能感應於陰間，合情的文字，不會虧負於典禮。”又上奏：“文武三品官去世時停止朝會，有的没有擔任過親信重要的官職，現任又是閑散的官位，爲此改變禮儀，恐怕實在是不適宜。從今以後，文武三品以上的官員，不是曾經擔任過將相，以及曾經位居中樞應當加以恩寵禮遇的人，其餘的人請求不要列入停止朝會的範圍之内。”皇帝准許。

累轉考功郎中、史館修撰。九年，轉司勳郎中、知制誥。十二月，正拜中書舍人。開成初，出爲華州刺史。三年三月，入爲户部侍郎，判本司事。四年，權判吏部尚書銓事。大中四年，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兼吏部尚書。五年七月，撰成《續唐曆》三十卷上之。六年，罷相，檢校吏部尚書、汴州刺史、宣武軍節度觀察等使，累歷方鎮卒。

幾次轉官任考功郎中、史館修撰。九年，轉任司勳郎中、知制誥。十二月，正式拜授中書舍人。開成初年，出任華州刺史。三年三月，召入任户部侍郎、掌管本司事務。四年，暫時掌管吏部尚書考核官員之事。大中四年，任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兼吏部尚書。五年七月，撰成《續唐曆》三十卷進呈皇帝。六年，被罷除宰相，任檢校吏部尚書、汴州刺史、宣武軍節度觀察等使，多次歷官方鎮，死去。

鄭肅

鄭肅，滎陽人。祖烈，父閱，世儒家。

鄭肅，滎陽人。祖父名烈，父親名閱，世代儒學傳家。

肅苦心力學。元和三年，擢進士第，又以書判拔萃，歷佐使府。大和初，入朝爲尚書郎。六年，轉太常少卿。肅能爲古文，長於經學，左丘明、《三禮》，儀注疑議，博士以下必就肅决之。

鄭肅學習刻苦努力。元和三年，考中進士科，又因考中書判拔萃科，多次在方鎮幕府裏任職。大和初年，召入朝廷任尚書郎。六年，轉任太常少卿。鄭肅能作古文，擅長經學，《左傳》和《周禮》、《儀禮》、《禮記》中，典章制度中的疑難問題，博士以下的人一定要來求鄭肅解決。

時魯王永有寵，文宗擇名儒爲其府屬，用户部侍郎庾敬休兼王傅，户部郎中李踐方兼司馬，以肅本官兼長史，由是知名。明年，魯王爲太子，肅加給事中。九年，改刑部侍郎。尋改尚書右丞，權判吏部西銓事。開成初，出爲陜虢都防禦觀察使，兼御史大夫。二年九月，召拜吏部侍郎。帝以肅嘗侍太子，言論典正，復令兼太子賓客，爲東宫授經。既而太子失寵，上不悦，有廢斥意。肅因召見，深陳邦國大本、君臣父子之義，上改容嘉之。而太子竟以楊妃故得罪，乃以肅檢校禮部尚書，兼河中尹、河中節度、晋絳觀察等使。會昌初，武宗思太子永之無罪，盡誅陷永之黨。朝議稱肅忠正，有大臣之節，召拜太常卿。累遷户部、兵部尚書。

當時魯王李永受到寵愛，文宗挑選名儒作爲王府僚屬，任用户部侍郎庾敬休兼王傅，户部郎中李踐方兼司馬，讓鄭肅以本官兼長史，他由此而知名。第二年，魯王被立爲太子，鄭肅加授給事中。九年，改任刑部侍郎。不久改任尚書右丞、暫時掌管吏部對西部地區官員的考核事務。開成初年，出任陜虢都防禦觀察使，兼御史大夫。二年九月，召入拜授吏部侍郎。皇帝因爲鄭肅曾經隨侍太子，言論正直，又令他兼太子賓客，爲太子教授經書。不久太子失寵，皇上不喜歡他，有廢除太子的意思。鄭肅藉召見之機，深入陳述國家的根本及君臣父子之義，皇上改變容顔而稱贊他。而太子最終由於楊妃的緣故獲罪，於是以鄭肅任檢校禮部尚書，兼河中尹、河中節度、晋絳觀察等使。會昌初年，武宗顧念太子李永無罪，盡行誅殺陷害李永的一夥。朝廷輿論稱贊鄭肅忠誠正直，有大臣的節操，被召入朝廷任太常卿。幾經升遷至户部、兵部尚書。

五年，以本官同平章事，加中書、門下二侍郎，監修國史，兼尚書右僕射。素與李德裕親厚，宣宗即位，德裕罷知政事，肅亦罷相，復爲河中節度使。以疾辭，拜太子太保，卒。

五年，以本官任同平章事，加授中書、門下二侍郎，監修國史，兼尚書右僕射。他平日與李德裕親密，宣宗即位，李德裕被罷免知政事，鄭肅也被罷免宰相，再次出任河中節度使。因病辭官，拜授太子太保，死去。

子洎，咸通中累官尚書郎，出爲刺史。洎子仁規、仁表，俱有俊才，文翰高逸。

兒子名洎，咸通年間多次任官做到尚書郎，出任刺史。鄭洎的兒子名仁規、仁表，都具有出衆的才智，文筆高遠飄逸。

仁規累遷拾遺、補闕、尚書郎、湖州刺史、尚書郎知制誥，正拜中書舍人，卒。

鄭仁規多次升任爲拾遺、補闕、尚書郎、湖州刺史、尚書郎知制誥，正式拜授中書舍人，死去。

鄭仁表

仁表擢第後，從杜審權、趙騭爲

鄭仁表考上科舉後，隨從杜審權、趙騭任華

華州、河中掌書記，入爲起居郎。仁表文章尤稱俊拔，然恃才傲物，人士薄之。自謂門地、人物、文章具美，嘗曰：“天瑞有五色雲，人瑞有鄭仁表。”劉鄴少時，投文於洎，仁表兄弟嗤鄙之。咸通末，鄴爲宰相，仁表竟貶死南荒。

州、河中掌書記，召入任起居郎。鄭仁表的文章尤其俊秀超群，然而他恃才傲物，受到士大夫們的鄙視。他自認爲門第、人物、文章都好，曾經説：“天瑞有五色雲，人瑞有鄭仁表。”劉鄴年輕時，送文章給鄭洎，鄭仁表兄弟鄙視瞧不起他。咸通末年，劉鄴任宰相，鄭仁表最終被貶官，死在南方荒遠之地。

盧商

盧商字爲臣，范陽人。祖昴，澧州刺史。父廣，河南縣尉。

商元和四年擢進士第，又書判拔萃登科。少孤貧力學，釋褐秘書省校書郎。范傳式廉察宣歙，辟爲從事。王播、段文昌相繼鎮西蜀，商皆佐職爲記室，累改禮部員外郎。入朝爲工部員外郎、河南縣令。歷工部、度支、司封三郎中。大和九年，改京兆少尹，權大理卿事。

開成初，出爲蘇州刺史，中謝日，賜金紫之服。初，郡人苦鹽法太煩，奸吏侵漁，商至，籍見户，量所要自售，無定額，蘇人便之，歲課增倍。宰相領鹽鐵，以其績上，遷潤州刺史、浙西團練觀察使。入爲刑部侍郎，轉京兆尹。三年，朝廷用兵上黨，飛輓越太行者環地六七鎮，以商爲户部侍郎，判度支，兼供軍使，軍用無闕。逆稹蕩平，加檢校禮部尚書、梓州刺史、劍南東川節度使。

宣宗即位，入爲兵部侍郎。尋以本官同平章事、范陽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户，加兼工部尚書。數年，檢校工部尚書，出爲鄂岳觀察使，就加檢校兵部尚書。大中十三年，以疾求代，徵拜户部尚書。其年八月，卒于漢陰驛，時年七十一。

子知遠、知微、知宗、僧朗、堯。

盧商字爲臣，范陽人。祖父名昴，任澧州刺史。父親名廣，任河南縣尉。

盧商元和四年考上進士科，又考上書判拔萃科。他年少時孤貧勤奮學習，出仕任秘書省校書郎。范傳式任宣歙觀察使，徵用他爲從事。王播、段文昌相繼鎮守西蜀，盧商都在幕府中任記室之職，幾次改任爲禮部員外郎。召入朝廷任工部員外郎、河南縣令。歷任工部、度支、司封三郎中。大和九年，改任京兆少尹，暫時代行大理卿之事。

開成初年，出任蘇州刺史，入宫謝恩之日，皇帝賜給他金紫朝服。當初，本州百姓苦於鹽法過於苛刻和污吏的侵吞，盧商到任，登記現有户口，衡量需要發售，没有定額，蘇州百姓感到便利，每年税收成倍增長。管鹽鐵的宰相將他的功績上奏朝廷，被升任爲潤州刺史、浙西團練觀察使。召入朝任刑部侍郎，轉任京兆尹。三年，朝廷對上黨用兵，翻越太行運送糧草的有鄰近的六七鎮，以盧商任户部侍郎，掌管度支，兼供軍使，軍隊需用不曾缺乏。逆賊劉稹被平定，加授他檢校禮部尚書、梓州刺史、劍南東川節度使。

宣宗即位，召入任兵部侍郎。不久以本官任同平章事、范陽郡開國公，享有封邑二千户，加兼工部尚書。過了幾年，任檢校工部尚書，出任鄂岳觀察使，就原官加授檢校兵部尚書。大中十三年，因病請求代换，徵召入朝拜授户部尚書。當年八月，死在漢陰驛，時年七十一歲。

兒子名知遠、知微、知宗、僧朗、堯。

史臣曰：宗閔、嗣復，承宗室、世家之地胄，有文學政事之美名，徊翔清華，出入隆顯，苟能義以爲上，群而不黨，議太平於稷、契之列，致人主於勛、華之盛，遭時得位，誰曰不然？而捨彼鴻猷，狎兹鼠輩，養虞卿而射利，抗德裕以報仇，矛盾相攻，幾傾王室，没身蠻瘴，其利伊何？古者，廉、藺解仇，冀全國體，而邀歡釋憾，實亂大倫。世道銷刓，一至於此！崔、魏二丞相，嘉言啓奏，無忝正人。墀、讓史才，肅之禮學，商之長者，或登三事，或踐六卿，以道始終，夫何不韙。

贊曰：漢誅鈎黨，魏破疽囊。何鄧之後，二李三楊。偷權報怨，任國存亡。書兹覆轍，敢告岩廊！

史臣曰：李宗閔、楊嗣復，繼承宗室、世家的地位血統，享有文學政事的美好名聲，任官清貴，出入顯赫，假如能够以義爲上，對人一視同仁而不結朋黨，商議太平達致后稷、商契之列，輔佐人主達致放勛、重華之盛，逢時得位，誰能説不行？然而捨棄這種宏圖大業，親近那些鼠輩，豢養楊虞卿而求利，抗衡李德裕以報仇，矛盾相攻，幾乎傾覆王室，陷身蠻瘴之地，有什麽好處？古時候，廉頗、藺相如化解仇怨，希望保全國體，而他們却爲尋求歡樂而藉機報復，實在是亂了倫常大道。世道衰敗殘破，到如此地步！崔龜從、魏謩二位宰相，良言啓奏，不愧爲正人。周墀、李讓夷的史才，鄭肅的禮學，盧商的謹慎忠厚，有的位至三公，有的身居六卿，始終恪守道義，那有什麽過錯。

贊曰：漢誅滅結黨，魏破除毒瘡。何晏、鄧颺的後繼者，有李德裕、李宗閔、楊嗣復、楊虞卿、楊汝士。竊取權柄以報復私怨，聽任國家存亡而不顧。記載下這一教訓，直言禀告宗廟朝廷！

舊唐書卷一百七十七

列傳第一百二十七

崔慎由 (弟)安潛 (伯父)能 (能子)彥曾 (慎由子)胤
崔珙 (兄)琯 (弟)璵 璪 瑍 球 (瑍子)澹 (澹子)遠
盧鈞 裴休 楊收 (兄)發 (弟)嚴 (子)鉅 鏻 (嚴子)涉 注
韋保衡 路巖 夏侯孜 劉瞻 劉瑑 曹確 畢諴
杜審權 (子)讓能 彥林 弘徽 劉鄴 豆盧瑑

崔慎由 崔從

崔慎由字敬止，清河 武城人。高祖融，位終國子司業，謚曰文，自有傳。曾祖翹，位終禮部尚書、東都留守。祖異，位終渠州刺史。

父從，少孤貧。寓居太原，與仲兄能同隱山林，苦心力學。屬歲兵荒，至於絶食，弟兄采梠拾橡實，飲水栖衡，而講誦不輟，怡然終日，不出山岩，如是者十年。貞元初，進士登第，釋褐山南西道推官，府公嚴震待以殊禮。以父憂免。弟兄廬于父墓，手植松柏。免喪，不應辟命。久之，西川節度使韋皋開西南夷，置兩路運糧使，奏從掌西山運務，後權知邛州事。及皋薨，副使劉闢阻命，欲并東川，以謀告從。從以書諭闢，闢怒，出兵攻之，從嬰城拒守，卒不從之。高崇文平蜀，從事坐累多伏法，惟從以拒闢免。盧坦在宣州，辟爲團練觀察副使。

崔慎由字敬止，是清河 武城人。高祖名融，官位終於國子司業，謚號文，自己另有傳。曾祖父名翹，官位終於禮部尚書、東都留守。祖父名異，官位終於渠州刺史。

父親名從，少年時孤苦貧窮。他暫住在太原，與二兄崔能一同隱居在山林，立志刻苦學習。時逢連年兵荒馬亂，以至於斷絶了食物，弟兄二人采拾橡子，飲用清水身居陋室度日，而講習誦讀從没停止，整日安然自得，不出山林，像這樣生活了十年。貞元初年，考中進士科，出仕任山南西道推官，節度使嚴震用特殊的禮遇對待他。由於爲父親守喪去職。弟兄居住在父親墓旁的草棚裏，親手種下松樹柏樹。服喪期滿，不接受徵召出任官職。過了很長時間，西川節度使韋皋開通西南夷，設置兩路運糧使，上奏朝廷任命崔從掌管西山轉運事務，以後暫時主持邛州事務。等到韋皋去世，副使劉闢抗拒朝廷，企圖吞并東川，把自己的打算通告給崔從。崔從致書勸導劉闢，劉闢發怒，出兵攻打崔從，崔從據城守禦，始終没有屈從。高崇文平定蜀地，劉闢的從事官因受到連累大多被治罪，衹有崔從由於抗拒劉闢而獲免。盧坦在宣州，徵用他爲團練觀察副使。

元和初入朝，累遷吏部員外郎。九年，裴度爲中丞，奏從爲侍御史知雜，守右司郎中。度作相，用從自代爲中丞。從氣貌孤峻，正色立朝，彈奏不避權幸。事關臺閣或付仗内者，必抗章論列，請歸有司。選辟御史，必先質重貞退者。改給事中。數月，出爲陜州大都督府長史、陜虢團練觀察使，兼御史中丞，賜紫金魚袋。入爲尚書右丞。

元和初年被召入朝廷，多次升爲吏部員外郎。九年，裴度任中丞，奏請任命崔從爲侍御史掌管各項雜務，任右司郎中。裴度任宰相，任用崔從接替自己爲中丞。崔從氣度孤傲神情嚴峻，在朝廷上正顔厲色，彈劾奏事從不避權貴寵幸。有的事情是關係到各部門的却交給宫内處理，他定要上疏直言陳論，請求交歸有關部門。他選擇徵用御史，定要優先選取誠實忠厚廉直謙遜的人。改任給事中。幾個月後，出任陜州大都督府長史、陜虢團練觀察使，兼御史中丞，賜給紫金魚袋。召入朝任尚書右丞。

淄青賊平，鎮州王承宗懼，上章請割德、棣二州自贖，又令二子入侍。憲宗選使臣宣諭，以從中選。議者以承宗罪惡貫盈，每多奸譎，入朝二子，必非血胤，人頗憂之。從次魏州，田弘正以路由寇境，欲以五百騎援之，從辭之。以童奴十數騎，徑至鎮州。於鞠場宣敕，三軍大集，從諭以逆順，辭情慷慨，軍士感動，承宗泣下，禮貌益恭。遂按德、棣户口、符印而還。其年八月，出爲興元尹、御史大夫、山南西道節度觀察等使。監軍使知上意欲大用之，每爲中貴傳達意旨，欲其賂遺，從終不答。

淄青叛賊被平定後，鎮州王承宗感到畏懼，向朝廷上奏章請求割出德、棣二州來補救自己的罪過，又讓兩個兒子入朝侍衛。憲宗挑選使臣前去宣慰告諭，崔從被選中。議論的人認爲王承宗惡貫滿盈，詭計多端，入朝的二子，一定不會是親生，人們十分憂慮。崔從行經魏州時，田弘正因爲他要路經叛賊地界，準備派出五百名騎兵保護他，崔從没有接受。他帶領童奴十幾騎，徑直來到鎮州。他在鞠場上宣布詔命，三軍集合，崔從用逆順的道理來曉諭他們，言辭慷慨，軍士們受到感動，王承宗也感動得落淚，對他更加恭敬有禮。他於是查核了德、棣二州的户口、符印後返回。這年八月，崔從出任興元尹、御史大夫、山南西道節度觀察等使。監軍使得知皇上想要重用他，時常代宫中宦官轉達意旨，企圖要他贈送財物，崔從始終没有理睬。

穆宗即位，召拜尚書左丞。長慶二年，檢校禮部尚書、鄜州刺史、鄜坊丹延節度等使。鄜畤内接畿甸，神策軍鎮相望，逾禁犯法，累政不能制，而從撫遏舉奏，軍士惕然。党項羌有以羊馬來市者，必先遺帥守，從皆不受，撫諭遣之，群羌不敢爲盜。四年，入爲吏部侍郎，尋改太常卿。寶曆二年，檢校吏部尚書，充東都留守。

穆宗即位，崔從被召入朝拜授爲尚書左丞。長慶二年，任檢校禮部尚書、鄜州刺史、鄜坊丹延節度等使。鄜畤與京畿連接，神策軍鎮彼此相望，軍人違禁犯法，歷任長官不能制止，而崔從安撫禁止揭發上奏，軍士畏懼。党項羌有人帶着羊馬前來交易，定要先贈送給節度使刺史，崔從概不接受，撫慰告諭送回，羌人們不敢侵犯搶掠。四年，被召入朝任吏部侍郎，不久改任太常卿。寶曆二年，任檢校吏部尚書，充任東都留守。

大和三年，入爲户部尚書。李宗閔秉政，以從與裴度、李德裕厚善，

大和三年，被召入朝任户部尚書。李宗閔執掌朝政，由於崔從與裴度、李德裕關係密切，憎

惡之，改檢校尚書右僕射、太子賓客，東都分司。從請告百日，罷官，物論咎執政。宗閔懼，四年三月，召拜檢校左僕射，兼揚州大都督府長史、御史大夫，充淮南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揚府舊有貨麴之利，資産奴婢交易者，皆有貫率，羊有口算，每歲收利以給用，從悉除之。舊制，官吏祿俸有布帛加估之給，節度使獨不在此例。從至，一例估折給之。六年十月，卒于鎮，贈司空，謚曰貞。

從少以貞晦恭讓自處，不交權利，忠厚方嚴，正人多所推仰。階品合立門戟，終不之請。四爲大鎮，家無妓樂，士友多之。

慎由大和初擢進士第，又登賢良方正制科。聰敏强記，宇量端厚，有父風。釋褐諸侯府。大中初入朝，爲右拾遺、員外郎、知制誥，正拜舍人，召充翰林學士、户部侍郎。再歷方鎮，入朝爲工部尚書。十年，以本官同平章事，兼集賢殿大學士，轉監修國史、上柱國，加太中大夫，兼禮部尚書。

初，慎由與蕭鄴同在翰林，情不相洽。及慎由作相，罷鄴學士。俄而鄴自判度支爲平章事，恩顧甚隆，鄴引劉瑑同知政事。十二年二月詔曰："太中大夫、中書侍郎、兼禮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修國史、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崔慎由，繼美德門，承家貴位，搢紳偉望，禮樂上流。挺松筠之貞姿，服蘭蓀之懿行。自居名器，累歷清華，禁林才擅於多能，綸閣詞推於巨麗。物情愈茂，延譽甚高，再列二卿之崇，亟闡六條之化。爰加獎任，益委重難。屢啓嘉謨，俄

惡他，改任他爲檢校尚書右僕射、太子賓客，在東都任職。崔從請求休假百日，被罷官，輿論歸罪於執政者。李宗閔感到畏懼，四年三月，把他召入朝廷拜授檢校左僕射，兼揚州大都督府長史、御史大夫，充任淮南節度副大使，主持節度事務。揚府過去有酒稅的收益，進行資産奴婢交易，都按每貫收取一定比率，交易羊按隻數收取，每年將收利供給支用，崔從一律取消。依照舊制，官吏的俸祿有用布帛估價增加發給，惟獨節度使不在此例。崔從到任後，完全按照條例估價折算發給。六年十月，死在鎮所，追贈司空，謚號貞。

崔從少年時以正直虚心恭敬謙讓來安身處世，不結交權貴，忠厚嚴肅，正直人士很推重敬仰他。他的官階品級應當在大門口擺設門戟，他始終没有提出。四次出任大鎮節帥，家中没有妓樂，受到士人朋友的稱贊。

崔慎由大和初年考中進士科，又考上賢良方正制科。聰明强記，心胸正直寬厚，具有父親的風範。出仕在方鎮幕府裏任職。大中初年，召入朝廷，任右拾遺、員外郎、知制誥，正式拜授舍人，召入内廷充任翰林學士、户部侍郎。再度到方鎮任職，召入朝廷任工部尚書。十年，以本官任同平章事，兼任集賢殿大學士，轉任監修國史、上柱國，加授太中大夫，兼禮部尚書。

當初，崔慎由與蕭鄴一起在翰林院任職，二人不和。等到崔慎由任宰相，免去了蕭鄴的學士之職。而不久蕭鄴從判度支任平章事，皇帝恩寵垂顧十分隆盛，蕭鄴引進劉瑑一同執掌政事。十二年二月皇帝下詔説："太中大夫、中書侍郎、兼禮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修國史、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崔慎由，繼嗣光大禮教之門，承襲家族高貴之位，有士大夫的崇高聲望，是禮樂之家的上流。高挺松竹般的堅貞風姿，保持菖蒲般的美好德行。自從身居官職，多次經歷清貴顯要，在翰林擅長於多方面的才能，在中書受重於華麗的詞章。衆望更盛，聲譽甚高，兩次位居二卿的高官，一再闡明六條的教化。於是受到獎

參大柄，而周涉寒暑，備見器能。道已著於始終，恩豈殊於中外。可檢校禮部尚書、梓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劍南東川節度使。”

拔任用，更委以繁重困難的職責。屢次提出完美的計劃，很快參預執掌大權，而歷經寒暑，俱見才能。道既已始終彰顯，恩豈能内外有别，可任檢校禮部尚書、梓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劍南東川節度使。”

咸通初，改爲華州刺史、潼關防禦、鎮國軍等使，加檢校司空、河中尹、河中 晋絳節度使。入爲吏部尚書。移疾請老，拜太子太保，分司東都，卒。

咸通初年，改任華州刺史、潼關防禦、鎮國軍等使，加授檢校司空、河中尹、河中 晋絳節度使。召入朝任吏部尚書。上疏稱病請求告老退休，拜授太子太保，在東都任職，死去。

子胤。弟安潛。

兒子名胤。弟弟名安潛。

崔安潛

安潛字進之，大中三年登進士第。咸通中，累歷清顯，出爲許州刺史、忠武軍節度觀察等使。乾符中，遷成都尹、劍南西川節度等使。黄巢之亂，從僖宗幸蜀。王鐸爲諸道行營都統，奏安潛爲副。收復兩京，以功累加至檢校侍中。龍紀初，青州 王敬武卒，以安潛代。敬武子師範拒命，安潛赴鎮，至棣州，刺史張蟾出州兵攻青州，爲師範所敗，朝廷竟授之節鉞。安潛還京師，累加太子太傅。卒，贈太師，謚曰貞孝。

崔安潛字進之，大中三年考中進士科。咸通年間，屢任顯要的官職，出任許州刺史、忠武軍節度觀察等使。乾符年間，升任成都尹、劍南西川節度等使。黄巢叛亂，他隨從僖宗前往蜀。王鐸任諸道行營都統，奏請任崔安潛爲副職。收復兩京後，崔安潛因功多次加官到檢校侍中。龍紀初年，青州 王敬武死去，任用崔安潛接替。王敬武的兒子王師範抗拒朝命，崔安潛前往鎮所，到達棣州，刺史張蟾派本州軍隊攻打青州，被王師範打敗，朝廷最終不得不授給他節度使節鉞。崔安潛返回京城，多次加官到太子太傅。死去，追贈太師，謚號貞孝。

子柅、巘。柅，景福中爲起居郎。巘爲右拾遺。柅累官至尚書。

兒子名柅、巘。崔柅，景福年間任起居郎。崔巘任右拾遺。崔柅多次任官做到尚書。

崔能　崔彦曾

從兄能，少勵志苦學，累辟使府。元和初，爲蜀州刺史。六年，轉黔中觀察使。坐爲南蠻所攻陷郡邑，貶永州刺史。穆宗即位，弟從居顯列，召拜將作監。長慶四年九月，出爲廣州刺史、御史大夫、嶺南節度使，卒。

崔從的哥哥名能，少年立志努力刻苦學習，多次被徵召到方鎮幕府裏任職。元和初年，任蜀州刺史。六年，轉任黔中觀察使。因受到南蠻攻打郡邑陷落獲罪，貶爲永州刺史。穆宗即位，因弟弟崔從身居顯要職位，被召入朝拜授將作監。長慶四年九月，出任廣州刺史、御史大夫、嶺南節度使，死去。

子彦曾，有幹局。大中末，歷三郡刺史。咸通初，累遷太僕卿。七年，檢校左散騎常侍、徐州刺史、御史大夫，充武寧軍節度使。彦曾通於法律，性嚴急，以徐軍驕，命彦曾治

崔能的兒子名彦曾，精於辦事。大中末年，歷任三郡刺史。咸通初年，幾次升任爲太僕卿。七年，任檢校左散騎常侍、徐州刺史、御史大夫，充任武寧軍節度使。崔彦曾通曉法律，性情嚴厲急躁，由於徐州軍將士兵驕横，朝廷命崔彦

之，長於撫養，而短於軍政。用親吏尹戡、徐行儉當要職。二人貪猥，不恤軍旅，士卒怨之。先是，六年，南蠻寇五管，陷交阯，詔徐州節度使孟球召募二千人赴援，分八百人戍桂州。舊三年一代，至是戍卒求代，尹戡以軍帑匱乏，難以發兵，且留舊戍一年。其戍卒家人飛書桂林，戍卒怒，牙官許佶、趙可立、王幼誠、劉景、傅寂、張實、王弘立、孟敬文、姚周等九人，殺都頭王仲甫，立糧料判官龐勛爲都將。群伍突入監軍院取兵甲，乃剽湘潭、衡山兩縣，虜其丁壯。乃擅迴戈，沿江自浙西入淮南界，由濁河達泗口。其衆千餘人，每將過郡縣，先令倡卒弄傀儡以觀人情，慮其邀擊。既離泗口，彥曾令押牙田厚簡慰喻，又令都虞候元密伏兵任山館。龐勛遣吏送狀啓訴，以軍士思歸，勢不能遏，願至府外解甲歸兵，便還家。彥曾怒誅之。勛等擁衆攻宿州，陷之。出官帑召募，翌日，得兵二千人，乃虜奪舟船五千餘艘。步卒在船，騎軍夾岸，鼓噪而進，元密發伏邀之，爲賊所敗。時亡命者歸賊如市，彥曾驅城中丁男城守。九年九月十四日，賊逼徐州。十五日後，每旦大霧不開。十六日，彥曾并誅逆卒家口。十七日，昏霧尤甚，賊四面斬關而入。龐勛先謁漢高祖廟，便入牙城。監軍張道謹相見，不交一言，乃止大彭館。收尹戡、徐行儉及判官焦璐、李棁、崔蘊、温廷皓、韋廷乂，并殺之。翌日，賊將趙可立害彥曾，龐勛自稱武寧軍節度使。

曾整治，他善於撫養百姓，但不善於處理軍中事務。任用親信官吏尹戡、徐行儉處於要職。二人性情貪婪，不體恤軍隊，士卒怨恨他們。在這以前，六年，南蠻侵犯五管，攻占交阯，朝廷下詔徐州節度使孟球讓他招募二千人前往救援，分出八百人駐守在桂州。按以往的規定是三年一輪換，到這時守兵請求替換，尹戡以軍費缺乏，難以派出軍隊爲由，讓原來的守兵暫時再留守一年。這些守兵的家人飛遞書信到桂林，守兵們被激怒，牙官許佶、趙可立、王幼誠、劉景、傅寂、張實、王弘立、孟敬文、姚周等九人，殺死都頭王仲甫，推立糧料判官龐勛爲都將。衆兵衝進監軍院奪取兵器甲胄，然後擄掠湘潭、衡山兩縣，抓走青壯年男子。於是擅自回兵，沿江從浙西進入淮南地界，經濁河到達泗口。這批兵衆有一千餘人，每當要經過郡縣時，先讓軍中的藝人玩木偶戲來觀察人心，擔心會受到截擊。離開泗口以後，崔彥曾令押牙田厚簡去慰問勸說，又命令都虞候元密在任山館埋伏軍隊。龐勛派遣屬吏遞送書狀訴說，説因爲軍士思念回鄉，兵勢不能遏制，表示願意到府城外解除武裝送還兵器，然後就回家。崔彥曾發怒處死了送書狀人。龐勛等聚集兵衆攻打宿州，占據了州城。取出官庫的財物招兵買馬，第二天，就獲得兵士二千人，然後搶奪了五千餘艘舟船。步兵乘船，騎兵在兩岸，呼喊着進軍，元密發出伏兵襲擊，被賊軍打敗。當時逃亡之人投歸賊軍如同趕集一樣，崔彥曾驅使城中的青壯年男子據城防守。九年九月十四日，賊軍進逼徐州。十五日以後，每天清晨大霧不散。十六日，崔彥曾殺掉所有叛兵的家人。十七日，大霧更加濃重，賊軍從四面攻破城門後衝進城中。龐勛先拜謁了漢高祖廟，接着進入牙城。與監軍張道謹相見，没有交談一句話，然後停駐在大彭館。拘捕了尹戡、徐行儉及判官焦璐、李棁、崔蘊、温廷皓、韋廷乂，全都被處死。第二天，賊將趙可立殺害了崔彥曾，龐勛自稱武寧軍節度使。

崔胤

慎由子胤。胤，字昌遐，乾寧二

崔慎由的兒子名胤。崔胤字昌遐，乾寧二年

年登進士第。王重榮鎮河中，辟爲從事。入朝，累遷考功、吏部二員外郎，轉郎中、給事中、中書舍人。大順中，歷兵部、吏部二侍郎，尋以本官同平章事。時王室多故，南北司爭權，咸樹朋黨，外結藩帥。胤長於陰計，巧於附麗，外示凝重而心險躁。自李茂貞、王行瑜怙亂，兵勢不遜，杜讓能、韋昭度繼遭誅戮，而宰臣崔昭緯深結行瑜以自固，而待胤以宗人之分，屢加薦用，累遷中書侍郎，判戶部事。昭宗出幸石門，胤與同列徐彥若、王摶等從。車駕還宮，加禮部尚書，并賜號扶危匡國致理功臣。

考中進士科。王重榮鎮守河中，徵用他爲從事。被召入朝廷，幾次升任爲考功、吏部二員外郎，轉任郎中、給事中、中書舍人。大順年間，歷任兵部、吏部二侍郎，不久以本官任同平章事。當時宮廷内多次發生變故，南北司爭權奪利，各自建立朋黨，外面結交藩鎮。崔胤擅長搞陰謀詭計，善於拉攏勾結，外表穩重而内心險詐。自從李茂貞、王行瑜乘動亂之機，依仗兵勢不敬朝廷以來，杜讓能、韋昭度相繼被殺害，而宰相崔昭緯深交王行瑜以便鞏固自己的權位，因對崔胤有同宗的情分，一再加以舉薦進用，多次升任爲中書侍郎，主管户部事務。昭宗前往石門，崔胤與同僚徐彥若、王摶等人隨從。皇帝車駕返回宮中，加授禮部尚書，并賜號稱扶危匡國致理功臣。

三年，李茂貞犯京師，扈昭宗幸華州。帝復雪杜讓能、韋昭度、李磎之枉，懲昭緯之前慝，罷胤政事，檢校兵部尚書、廣州刺史、嶺南東道節度等使。時朱全忠方霸於關東，胤密致書全忠求援。全忠上疏理胤之功，不可離輔弼之地。胤已至湖南，復召拜平章事。胤既獲汴州之援，頗弄威權。恨徐彥若、王摶發昭緯前事，深排抑之。俄出彥若爲南海節度。又摭王摶交結敕使，同危宗社，令全忠上疏論之。光化中，貶摶溪州司馬，賜死於藍田驛。誅中尉宋道弼、景務修。自是朝廷權政，皆歸於己，兼領三司使務。宦官側目，不勝其忿。

三年，李茂貞進犯京城，崔胤侍從昭宗前往華州。皇帝爲杜讓能、韋昭度、李磎恢復名譽昭雪冤屈，由於崔昭緯從前所犯的罪過，罷免了崔胤的知政事，任檢校兵部尚書、廣州刺史、嶺南東道節度等使。這時朱全忠正稱霸關東，崔胤秘密致信朱全忠請求他救助。朱全忠上疏陳述崔胤的功績，説他不可離開宰相的地位。崔胤已到達湖南，又被召入朝拜授平章事。崔胤既已獲得汴州作爲靠山，便大肆玩弄威權。他忌恨徐彥若、王摶揭發崔昭緯以前的罪狀，對他們大加排斥抑制。很快將徐彥若排擠出朝任南海節度使。又指責王摶結交敕使，共同危害朝廷，指使朱全忠上疏陳論。光化年間，貶王摶爲溪州司馬，在藍田驛賜死。殺掉了中尉宋道弼、景務修。從此朝廷權政，都歸於自己，兼掌三司使務。宦官對他怒目而視，極其忿恨。

及劉季述幽昭宗於東内，以德王監國。季述畏全忠之强，不敢殺胤，但罷知政事，落使務，守本官而已。胤復致書於全忠，請出師反正，故全忠令大將張存敬急攻晉、絳、河中。胤以天子幽囚，諸侯觀釁，有神策軍巡使孫德昭者，頗怒季述之廢立，胤伺知之，令判官石戩與德昭游，伺其

到後來劉季述把昭宗囚禁在東内，使德王代行皇帝職權，他畏懼朱全忠的强大，不敢殺害崔胤，衹是罷免了他的知政事，解除使職，守任本官而已。崔胤又致信朱全忠，請求他出兵使昭宗復位，朱全忠因此命令大將張存敬猛攻晉、絳、河中。崔胤因爲天子被囚禁，各方鎮坐觀事變，有位叫孫德昭的神策軍巡使，痛恨劉季述擅自廢立天子，崔胤暗中看出他的本心，令判官石戩與

深意。每酒酣，德昭泣下，戩知其誠，乃與之謀曰："今中外大臣，自廢立已來，無不含怒。至於軍旅，亦懷憤惋。今謀反者，獨季述、仲先耳。足下誅此二豎，復帝寶位，垂名萬代，今正其時。持疑不斷，則功落他人之手也！"德昭謝曰："予軍吏耳，社稷大計，不敢自專。如相公委使，不敢避也。"胤乃割衣帶，手書以通其意。十二月晦，德昭伏兵誅季述。昭宗反正，胤進位司空，復知政事，兼領度支、鹽鐵、三司等使。

孫德昭交往，觀察他的真實動機。每當酒意正濃時，孫德昭就落淚，石戩知道他的誠意，便與他謀議說："如今朝廷內外大臣，自從皇帝被廢立以來，無不憤怒。就是軍隊，也心懷怨恨。現謀反之人，祇有劉季述、王仲先二人罷了。君殺掉這兩個小人，恢復皇帝的寶位，留名萬代，如今正是時候。遲疑不决，那麽功績就會落入他人之手了！"孫德昭答謝說："我是軍吏，社稷大計，不敢自作主張。假如是相公委派役使，我不敢避讓。"崔胤於是割下衣帶，親手書寫而通告用意。十二月最末一天，孫德昭埋伏兵士殺掉劉季述。昭宗復位，崔胤進位司空，恢復知政事，兼任度支、鹽鐵、三司等使。

明年夏，朱全忠攻陷河中、晉、絳，進兵至同、華，中尉韓全誨以胤交結全忠，慮汴軍逼京師，請罷知政事，落使務。其年冬，全誨挾帝幸鳳翔。胤怨帝廢黜，不扈從，遣使告全忠，請於岐陽迎駕，令太子太師盧知猷率百官迎全忠入京師。初，全忠至華州，遣掌書記裴鑄入奏鳳翔，言欲以兵士迎駕。及入京師，又上表曰：

> 臣獨兼四鎮，追事兩朝，分數千里之封疆，受二十年之恩渥。微同物類，猶解感知，忝齒人倫，寧忘報效？臣昨將兵士奔赴闕庭，尋過京畿，遠迎車駕。初因幕吏，面奉德音；尋有宰臣，頻飛密札。或以京都紛擾，委制置於中朝；或以鑾輅播遷，俾奉迎於近甸。臣是以遠離藩鎮，不憚疲勞。昨奉詔書，兼宣口敕，令臣速抽兵士，且歸本藩，仍遣百官，俾赴行在。睹綸言於鳳紙，若面丹墀；認御札於龍衣，如親翠蓋。然知從來書詔，出自宰臣，每降宣傳，皆非聖旨，致臣誤將師旅，遽入關畿，比令迎駕之行，翻挂脅君之

第二年夏天，朱全忠攻占河中、晉、絳，進兵到同、華，中尉韓全誨因崔胤結交朱全忠，擔心汴軍進逼京城，奏請罷免崔胤的知政事，解除他的使職。當年冬天，韓全誨挾持皇帝前往鳳翔。崔胤怨恨被皇帝廢黜，没有侍從，派遣使者告訴朱全忠，請他前去岐陽迎駕，令太子太師盧知猷率領百官迎接朱全忠進入京城。起初，朱全忠到達華州，派遣掌書記裴鑄前往鳳翔進奏，説準備派兵迎駕。等到進入京城，又上表説：

> 臣一身兼任四鎮，接連奉事兩朝，分有數千里的封土，承受二十年的恩澤。即使微小如同動物，尚且知道感激，我身爲人類，豈能忘記報效？臣近日統領兵士奔赴朝廷，繼而經過京畿，遠迎皇上車駕。當初通過幕吏，親奉陛下聖旨；隨即又有宰相，連連急送密札。有的説由於京都動亂，委托臣到朝中處置；有的説車駕流離，指使臣到京郊奉迎。臣因此遠離藩鎮，不顧疲勞。昨奉詔書，同時宣示口敕，令臣迅速撤走兵士，暫歸本藩，并送百官，讓他們前往行在。目睹鳳紙上的良言，如同面見御座；認出龍衣上的御札，似乎親對華蓋。如此則知以往的書詔，出自宰相，每每頒降宣達，都不是聖旨，導致臣誤率軍隊，貿然進入京畿，使臣近日的迎駕之行，反而背上脅君的罪名。臣現與李茂貞約定，化解兩地的猜疑，早日使

過。臣今見與茂貞要約，釋兩地猜嫌，早致萬乘歸京，以副八紘懇望。其宰臣百官已下，非臣輒有阻留，伏乞詔赴行朝，以備還駕。

陛下返回京城，以滿足天下懇切的期望。宰相百官以下，不是臣擅自阻留，乞望下詔使他們前往行在，以便預備車駕返回。

昭宗得全忠表，怒胤尤甚。是月二十六日詔曰：

食君之祿，合務於盡忠；秉國之鈞，宜思於致理。其有叠膺異渥，繼執重權，遽萌狂悖之心，忽構傾危之計，人知不可，天固難容。扶危定亂致理功臣、開府儀同三司、守司空、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充太清宮使、弘文館大學士、延資庫使、諸道鹽鐵轉運等使、判度支、上柱國、魏國公、食邑五千户崔胤，奕葉公台，蟬聯珪組。冠歲名升於甲乙，壯年位列於公卿，趣向有聞，行藏可尚。朕采於群議，詢彼輿情，有冀小康，遂登大用。殊不知漏卮難滿，小器易盈，曾無報國之心，但作危邦之計，四居極位，一無可稱。豈有都城，合聚兵甲，暗養死士，將亂國經，聚貔武以保其一坊，致刁斗遠連於右輔。始則將京兆府官錢委元規召卒，後則用度支使權利令陳班聚兵，事去公朝，權歸私室。百辟休戚，由其顧眄之間；四方是非，繫彼指呼之際。令狐涣奸纖有素，操守無堪，用作腹心，共張聲勢。遂令濫居深密，日在禁闈，罔惑朕躬，僞行書詔。致兹播越，職爾之由。豈有權重位崇，恩深獎厚，曾無惕厲，轉恣睢盱，顯構外兵，將圖不軌。朕以庶士流散，兵革繁多，遂命宰臣，與之商議。五降

昭宗接到朱全忠的上表，更加忿恨崔胤。當月二十六日下詔說：

接受君王的俸禄，應當致力於盡忠，執掌國家的權柄，應當操勞於致治。却有人屢受殊寵，連掌重權，突生狂妄之心，忽設傾覆之計，人人知其不可，上天實難容忍。扶危定亂致理功臣、開府儀同三司、守司空、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充太清宮使、弘文館大學士、延資庫使、諸道鹽鐵轉運等使、判度支、上柱國、魏國公、食邑五千户崔胤，數代位居公臺，相繼享有清貴。早歲名登官籍，壯年官居公卿，志趣有美名，行事可推尚。朕搜采公議，訪察衆情，盼望達致小康，於是委以重任。殊不知漏杯難滿，小器易溢，他并無報國之心，衹作危國之計，四度身居極位，政績毫無可稱。怎能在都城之中，集合兵衆，私養亡命之徒，企圖擾亂國統。糾集猛士而守衛其一坊，致使兵禍遠連於右輔。起初則將京兆府的官錢交付給鄭元規招募士卒，後來則用度支使的權力讓陳班聚集兵衆，政事不在公朝，權柄歸於私家。百官的喜憂，出於他的顧盼之間；四方的是非，决於他的指呼之際。令狐涣一貫奸詐工於心計，操守極爲卑劣，却任用他作爲心腹，共同張大聲勢。於是致使濫劣之徒居於深密之位，日日處於宫禁之中，迷惑朕身，僞頒詔書，以致今日流離遷移，都是由你造成。豈有權重位高，恩深獎厚，却不謹慎小心，反而飛揚跋扈，公然興起外兵，將要圖謀不軌。朕因百官流散，戰亂頻繁，於是命令宰相，與其商議對策。五次派出内使，方纔進上一次表章，執意安居不來，如此抗拒召見。何况又拘留衆官，廢棄早晨朝拜。百姓已奔逃驚慌，朕不得不離京出行。

內使，一貢表章，堅卧不來，拒召如此。况又拘留庶吏，廢闕晨趨。人既奔驚，朕須巡幸。果見兵纏輦轂，火照宫闈，烟塵漲天，干戈匝野。致朕奔迫，及於岐陽。翠輦未安，鐵騎旋至，圍逼行在，焚燒屋廬。睹此阽危，咎將誰執？近省全忠章表，兼遣幕吏敷陳，言宰臣繼飛密緘，促其兵士西上，静詳構扇，孰測苞藏，無功及人，爲國生事。於戲！君人之道，委之宰衡，庶務殷繁，豈能親理？盡將機事，付爾主張，負我何多，構亂至此！仍存大體，不謂無恩。可責授朝散大夫，守工部尚書。

果然發現亂兵騷擾朕的車駕，烈火映照宫庭，烟塵布滿天空，刀槍遍及原野。致使朕奔逃緊迫，來到岐陽。車駕還没安定，鐵騎隨即而至，圍逼朕的住所，縱火焚燒屋舍。目睹如此危境，罪責誰來承負？近日閲看朱全忠的章表，同時聽到派來幕吏的陳奏，説宰相連連飛送密信，催促他發兵西進，詳細知曉他勾結煽動的陰謀，一一洞察他包藏的禍心，對民無功，爲國生事。嗚呼！統治百姓之道，交托給宰相，衆事紛繁，朕豈能親理？完全將機要事務，交付給你主持，大大辜負了我的重托，造成禍亂到此地步！朕仍要維持大體，不能説是無恩。可貶任他爲朝散大夫，守工部尚書。

初，天復反正之後，宦官尤畏胤，事無大小咸稟之。每内殿奏對，夜則繼之以燭。常説昭宗請盡誅内官，但以宫人掌内司事。中尉韓全誨、張弘彦、袁易簡等伺知之，於帝前求哀請命，乃詔胤密事進囊封，勿更口奏。宦官無由知其謀，乃求知書美婦人進内，以偵陰事。由是胤謀頗泄。宦官每相聚流涕，愈不自安，故全誨等爲劫幸之謀，由胤忌嫉之太過也。

起初，皇帝天復年復位之後，宦官尤其畏懼崔胤，事情不分大小都稟告他。每當他在内殿奏答，到夜晚則點燭繼續進行。進常勸説昭宗請求將宦官全部斬殺，衹用宫人來管理内宫的事務。中尉韓全誨、張弘彦、袁易簡等人探察得知，在皇帝面前哀求保全性命，皇上於是下詔崔胤將機密事宜用囊密封進上，不要再用口奏。宦官無從知道他的謀劃，於是訪求知書的美貌婦人送進宫内，以便探知密事。因此崔胤的計謀多被泄露。宦官時常相聚哭泣，更加惶恐不安。所以韓全誨等人産生了劫持皇帝出行的陰謀，這是由於崔胤忌恨太過分的緣故。

及全忠攻鳳翔，胤寓居華州，爲全忠畫圖王之策。天復二年，全忠自岐下還河中，胤迎謁于渭橋，捧卮上壽，持板爲全忠唱歌，仍自撰歌辭，賛其功業。三年，李茂貞殺韓全誨等，與全忠通和，昭宗急詔徵胤赴行在。凡四降詔，三賜朱書御札，稱病不赴。及帝出鳳翔，胤乃迎於中路。即日降制，復舊官，知政事，進位司徒，兼判六軍諸衛事。仍詔移家入左軍，賜帳幄器用十車。胤奏京兆尹鄭

到朱全忠攻打鳳翔時，崔胤暫住在華州，爲朱全忠策劃稱霸天下的計謀。天復二年，朱全忠從岐下返回河中，崔胤在渭橋迎接謁見，捧杯祝壽，擊板爲朱全忠唱歌，并親自撰寫歌辭，贊頌他的功業。三年，李茂貞殺掉韓全誨等人，與朱全忠通好講和，昭宗立即下詔徵召崔胤前往駐扎之地，共四次下詔，三次賜給朱書御札，崔胤都稱病没有前去。到皇帝從鳳翔出發，崔胤纔在中途迎接。當天頒降詔書，使他官復原職，主持政事，進位司徒，并掌管六軍諸衛事務。還下詔讓他把家搬進左軍，賜給帳幕器物十車。崔胤奏請

元規爲六軍副使。胤與全忠奏罷左右神策内諸司等使及諸道監軍、副監、小使、内官三百餘人，同日斬之于内侍省。諸道監軍，隨處斬首以聞。

昭宗初幸鳳翔，命盧光啓、韋貽範、蘇檢等作相，及還京，胤皆貶斥之。又貶陸扆爲沂王傅，王溥太子賓客，學士薛貽矩夔州司户，韓偓濮州司户，姚洎景王府咨議。應從幸群官貶逐者三十餘人。唯用裴贄爲相，以其孤立易制也。内官既盡屠戮，諸使悉罷，天子宣傳詔命，惟令宫人寵顔等宣事。而欺君蠹國，所不忍聞。胤所悦者闒茸下輩，所惡者正人君子，人人悚懼，朝不保夕。

其年十月，全忠子友倫宿衛京師，因擊鞠墜馬而卒。全忠愛之，殺會鞠者十餘人，而疑胤陰謀，由是怒胤。初，天子還宫，全忠東歸，胤以事權在己，慮全忠急於篡代，乃與鄭元規謀招致兵甲，以捍茂貞爲辭。全忠知其意，從之。胤毁城外木浮圖，取銅鐵爲兵仗。全忠令汴州軍人入關應募者數百人。及友倫死，全忠怒，遣其子宿衛軍使友諒誅胤，而應募者突然而出。四年正月初，貶太子賓客，尋爲汴軍所殺。胤傾險樂禍，外示寬宏。初拜平章事，其季父安潛謂所親曰："吾父兄刻苦樹立門户，一旦終當爲緇郎所壞。"果如其言。胤累加至侍中，封魏國公。初，朱全忠雖竊有河南方鎮，憚河朔、河東，未萌問鼎之志。及得胤爲鄉導，乃電擊潼關，始謀移國。自古與盜合從，覆亡宗社，無如胤之甚也。

子有鄰。

崔珙　崔瑄

崔珙，博陵安平人。祖懿。父

讓京兆尹鄭元規任六軍副使。崔胤與朱全忠奏請罷免了左右神策内諸司等使及各道的監軍、副監、小使、内官三百多人，同天在内侍省處死。各道的監軍，由各地斬首奏報。

昭宗剛到鳳翔時，命盧光啓、韋貽範、蘇檢等人任宰相，到還京後，都被崔胤貶退。又貶陸扆爲沂王傅，王溥爲太子賓客，學士薛貽矩爲夔州司户，韓偓爲濮州司户，姚洎爲景王府咨議。凡隨從皇帝出行的官員們被貶斥放逐的有三十多人。僅任用裴贄一人爲宰相，這是由於他勢單力孤容易被控制。宦官被殺光之後，那些使者全部罷除，天子宣示詔命，祇讓宫人寵顔等人宣布。而她們欺君害國，所不忍聞。崔胤喜愛的是卑賤小人，憎恨的是正人君子，人人驚恐，朝不保夕。

當年十月，朱全忠的兒子朱友倫在京城宿衛，由於打馬球落馬摔死。朱全忠疼愛他，殺死一同打球的十多個人，而懷疑這是崔胤的陰謀，因此遷怒於崔胤。起初天子返回宫中，朱全忠東歸，崔胤由於事權歸自己掌握，擔心朱全忠急於篡奪皇位，便與鄭元規謀劃招募兵士，用防禦李茂貞作爲藉口。朱全忠明白他的用意，應許了他。崔胤拆毁城外的木塔，取出塔中的銅鐵製造兵器。朱全忠令汴州軍人入關應募的有幾百人。到朱友倫死，朱全忠發怒，派遣兒子宿衛軍使朱友諒謀殺崔胤，而應募的兵士突然衝出。四年正月初，崔胤被貶爲太子賓客，隨即被汴軍殺死。崔胤狡詐邪惡幸災樂禍，表面上顯得寬宏大量。當初授任爲平章事，他的叔父崔安潛對親近的人説："我父兄辛辛苦苦樹立起的門户，有一天終會被緇郎傾毁。"果然如他所説。崔胤多次加官到侍中，封魏國公。起初，朱全忠雖然竊據河南的方鎮，但畏懼河朔、河東，不敢暴露問鼎的心思。到獲得崔胤的招引，就迅速出擊潼關，開始謀劃篡位。自古與賊盜勾結，顛覆宗廟社稷，没有人比得上崔胤。

兒子名有鄰。

崔珙，是博陵安平人。祖父名懿。父親名

頲，貞元初進士登第，元和初累官至少府監。四年，出爲同州刺史，卒。頲有子八人，皆至達官，時人比漢之荀氏，號曰“八龍”。

長曰璵，貞元十八年進士擢第。又制策登科，釋褐諸侯府，入朝爲尚書郎。大和初，累遷給事中，宣慰幽州稱旨。俄而興元兵亂，殺李絳，命璵平亂褒中，三軍寂然從命。使還，改工部侍郎。四年冬，拜京兆尹。五年四月，改尚書右丞。六年十二月，出爲江陵尹、御史大夫、荆南節度使。八年，入爲兵部侍郎，轉吏部，權判左丞事。開成二年，真拜左丞。時弟珙爲京兆尹，兄弟并居顯列。以本官權判兵部西銓、吏部東銓事。三年，檢校户部尚書，判東都尚書省事、東都留守、東畿汝都防禦等使。會昌中，遷銀青光禄大夫、檢校吏部尚書、興元尹，充山南西道節度使。以弟珙罷相貶官，璵亦罷鎮歸東都。五年卒。詔曰：

孔氏以顔、冉之行，首於四科；漢代以荀、陳之門，方之八凱。乃眷時哲，得兹令名，用舉飾終之恩，以抒殲良之嘆。故山南西道節度使崔璵，誠明履正，粹密鄰幾，有子政之精忠，得公綽之不欲。禮樂二事，以爲身文；仁義五常，自成家範。往以茂器，列于大僚。屬賢相受誣，廟堂議法，由長孺之道，以佑正人；微京兆之言，豈聞非罪？既是魏其之直，益彰王鳳之邪。莊色于朝，群公聳視；讜詞不撓，淑問攸歸。歷踐名藩，皆留遺愛。居常慎獨，清則畏知。爰自青衿，迄于白首，厲翼之志，始終不渝。未陟台階，實辜公論；

頲，貞元初年考中進士科，元和初年多次任官做到少府監。四年，出任同州刺史，死去。崔頲有八個兒子，都做到顯官，當時人把這比作漢代的荀氏，號稱“八龍”。

長子名璵，貞元十八年考中進士科。又考上制策科，出仕在方鎮幕府裏任職，召入朝廷任尚書郎。大和初年，幾次升任爲給事中，出使宣諭撫慰幽州使皇帝滿意。不久興元發生兵變，殺死李絳，朝廷命令崔璵到褒中平定叛亂，三軍安然服從命令。出使返回，改任工部侍郎。四年冬天，授任京兆尹。五年四月，改任尚書右丞。六年十二月，出任江陵尹、御史大夫、荆南節度使。八年，被召入朝任兵部侍郎，轉任吏部，臨時掌管左丞事。開成二年，正式拜授爲左丞。當時弟弟崔珙任京兆尹，兄弟同時任顯要官職。以本官暫時主管兵部西方軍將考核、吏部東方文官考核事。三年，任檢校户部尚書，主管東都尚書省事，任東都留守、東畿汝都防禦等使。會昌年間，升任銀青光禄大夫、檢校吏部尚書、興元尹，任山南西道節度使。因弟弟崔珙被罷免宰相貶官，崔璵也被罷去節度使返回東都。五年死去。皇帝下詔説：

孔子以顔回、冉有之德，列於四科之首；漢代以荀氏、陳氏的門望，把他們與古時的才子八凱相比擬。回顧這些當時的賢哲，獲得如此美好的名聲，用來張揚追尊死者的恩典，以便抒發良人逝去的感嘆。已故山南西道節度使崔璵，忠誠賢明行爲端正，純良勤勉幾乎完美，大有劉子政的精忠，深得孟公綽的淡泊。禮樂二事，作爲立身的準則；仁義五常，自成家族的規範。先前由於大器，位居要職。時逢賢相受到誣陷，朝廷商議處罰，遵循長孺的道義，以此保護正人君子；不是身爲京兆尹的直言，怎能得知并無罪過？既同於魏其的忠直，更顯出王鳳的邪惡。正色於朝，群公矚目；直言不諱，美名加身。歷任名藩，皆留遺愛。居官時常謹慎自重，清閑則畏天知命。始自少年，直至白首，勵志輔佐，始終不變。没有登上相

追榮左相，式示優崇。可贈尚書左僕射。

位，實在有負公論；追尊爲左相，以表示恩崇。可追贈尚書左僕射。

珙，瑄之母弟也。以書判拔萃高等，累佐使府。性威重，尤精吏術。大和初，累官泗州刺史，入爲太府卿。七年正月，拜廣州刺史、嶺南節度使。延英中謝，帝問以撫理南海之宜，珙奏對明辯，帝深嘉之。時高瑀鎮徐州，承智興之後，軍驕難制，軍士數犯法，上欲擇威望之帥以臨之，久難其才。會珙言事慷慨，謂宰臣曰："崔珙言事，神氣精爽，此可以臨徐人。"即以王茂元代珙鎮廣南，授珙兼檢校工部尚書、徐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充武寧軍節度、徐泗濠觀察使。

崔珙是崔瑄的同母弟弟。因考中書判拔萃科高等，多次在方鎮幕府中任職。他性情威嚴持重，尤其精於爲政之道。大和初年，幾次任官做到泗州刺史，召入朝任太府卿。七年正月，授任廣州刺史、嶺南節度使。在延英殿謝恩時，皇帝詢問他安撫治理南海適當的方法，崔珙奏答明晰而有條理，皇帝大爲贊賞。當時高瑀在徐州任節度使，繼王智興之後，軍隊驕橫難以控制，軍士多次犯法，皇上想要選擇有威望的節帥前去治理，很長時間難於選出這樣的人才。正值崔珙論事慷慨激昂，皇帝對宰相說："崔珙陳論事情，神氣豪邁，這正是可以統治徐州的人才。"隨即任用王茂元取代崔珙鎮守廣南，授任崔珙兼檢校工部尚書、徐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充武寧軍節度使、徐泗濠觀察使。

開成初，就加檢校兵部尚書。二年，檢校吏部尚書、右金吾大將軍，充街使。六月，遷京兆尹。是歲，京畿旱，珙奏滻水入內者，十分量減九分，賜貧民溉田，從之。三年正月，盜發親仁里，欲殺宰相李石。其賊出於禁軍，珙坐捕盜不獲，罰俸料。會昌初，李德裕用事，與珙親厚，累遷户部侍郎，充諸道鹽鐵轉運等使。尋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累兼刑部尚書、門下侍郎，進階銀青光禄大夫，兼尚書左僕射。素與崔鉉不叶，及李讓夷引鉉輔政，代珙領使務，乃掎摭珙領使日妄破宋滑院鹽鐵錢九十萬貫文，又言珙嘗保護劉從諫，坐貶澧州刺史，再貶恩州司馬。宣宗即位，以赦召還，爲太子賓客，出爲鳳翔節度使。

開成初年，就原職加授檢校兵部尚書。二年，任檢校吏部尚書、右金吾大將軍，充任街使。六月，升任京兆尹。當年，京畿天旱，崔珙奏請把滻水引入宫内的水流，十分酌減九分，賜給貧苦百姓灌溉田地，皇帝准許。三年正月，盜賊在親仁里發難，企圖殺害宰相李石。這賊盜出自禁軍，崔珙因捕盜没能抓到獲罪，罰去俸料錢。會昌初年，李德裕掌權，與崔珙關係親密，他多次升任爲户部侍郎，充諸道鹽鐵轉運等使。不久以本官任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歷兼刑部尚書、門下侍郎，進階銀青光禄大夫，兼尚書左僕射。他平日與崔鉉不和，到李讓夷引進崔鉉輔佐政事，取代崔珙掌管使務，於是指摘崔珙任使時非法耗用宋滑院鹽鐵錢九十萬貫文，又説崔珙曾經袒護劉從諫，因此獲罪貶爲澧州刺史，再次被貶爲恩州司馬。宣宗即位，因大赦而被召回朝廷，任太子賓客，出任鳳翔節度使。

三年，崔鉉復知政事，珙辭疾請罷，制曰："將相大臣，與國同體，誠欲自便，豈宜不從？苟非其時，涉于避事。前鳳翔隴州節度觀察處置

三年，崔鉉再次執掌政事，崔珙以患病爲由請求辭職，皇帝下詔書説："將相大臣，與國家同爲一體，確實想要自作安排，怎能不予聽從？暫因不合時機，涉及迴避事體。前鳳翔隴州節

等使、光禄大夫、檢校尚書右僕射、兼鳳翔尹、御史大夫、上柱國、安平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户崔珙，早以器能，周歷顯重。行己每稱其友悌，在公亦竭其精忠。自負譴前朝，遠移南徼，及我嗣守，頗聞嘉名。由是剖竹近關，揚旍右輔，爲國垣翰，適資謀猷。近者犬戎輸誠，歸我故地，下議納款，且籌開疆。宜其率先啓行，副此寵待。忽覽退閑之請，頗乖毗倚之誠。陳力之方，豈無其道？匪躬之故，或異於是。以其故老，特爲優容，俾居青宫之輔，仍從分洛之命。君臣禮分，予無愧焉。可太子少師，分司東都。"未幾卒。

度觀察處置等使、光禄大夫、檢校尚書右僕射、兼鳳翔尹、御史大夫、上柱國、安平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户崔珙，早年由於才能，歷任顯貴官職。處理家事常被稱譽爲友愛，居於公務也能竭盡精忠。自從受到前朝的責罰，流放到南方荒遠之地，到我繼位，常能聽説美名，因此授給近畿的官職，在右輔任節度使，作爲國家的屏障，正有賴他出謀劃策。近來犬戎表示歸服，還我舊地，交臣下商議納降之事，并且籌劃開拓疆土。他應率先陳論行動，酬答如此恩遇。忽然看到退休的請求，大大有違於輔佐倚重的誠意。盡力的方略，難道無從實現？爲國盡忠而奮不顧身，不應如此。由於他是元老舊臣，特爲寬容，使其位居東宫的輔佐，并依從其在洛陽任職的請求。對於君臣的禮分，我問心無愧。可授任爲太子少師，在東都任職。"不久死去。

子涓，大中四年進士擢第。珙弟璐、璪、璵、球、珦。

兒子名涓，大中四年考中進士科。崔珙的弟弟名璐、璪、璵、球、珦。

崔璐

璐以書判拔萃，開成中累遷至刑部郎中。會昌中，歷三郡刺史，位終方鎮。

崔璐考上書判拔萃科，開成年間多次升任爲刑部郎中。會昌年間，歷任三州刺史，官位終於節度使。

崔璪

璪開成初爲吏部郎中，轉給事中。會昌初出爲陜虢觀察使，遷河南尹，入爲御史中丞，轉吏部侍郎。大中初，改兵部侍郎，充諸道鹽鐵轉運使。崔鉉再輔政，罷璪使務，檢校兵部尚書，兼河中尹、御史大夫，充河中晋絳磁隰等州節度觀察使。七年，入爲左丞，再遷刑部尚書。

子滔，大中初登進士第。

崔璪於開成初年任吏部郎中，轉任給事中。會昌初年出任陜虢觀察使，升任河南尹，召入朝任御史中丞，轉任吏部侍郎。大中初年，改任兵部侍郎，充諸道鹽鐵轉運使。崔鉉第二次執掌朝政，罷去崔璪的使務，任檢校兵部尚書，兼河中尹、御史大夫，充任河中晋絳磁隰等州節度觀察使。七年，召入朝任左丞，再次升官任刑部尚書。

兒子名滔，大中初年考中進士科。

崔璵　崔澹

璵字朗士，長慶初進士擢第，又制策登科。開成末，累遷至禮部員外郎。會昌初，以考功郎中知制誥，拜中書舍人。大中五年，遷禮部侍郎。六年，選士，時謂得才。七年，權知户部侍郎，進封博陵子，食邑五百

崔璵字朗士，長慶初年考中進士科，又考上制策科。開成末年，多次升官做到禮部員外郎。會昌初年，以考功郎中任知制誥，授任中書舍人。大中五年，升任禮部侍郎。六年，主持科舉考試，當時人認爲他取人得當。七年，臨時代理户部侍郎，進封博陵子，享有封邑五百户，轉任

户，轉兵部侍郎。

兵部侍郎。

子澹。澹，大中十三年登進士第，累遷禮部員外郎，位終吏部侍郎。

兒子名澹。崔澹，大中十三年考中進士，多次升任爲禮部員外郎，官位終於吏部侍郎。

崔遠

澹子遠。遠龍紀元年登進士第。大順初，以員外郎知制誥，召充翰林學士，正拜中書舍人。乾寧三年，轉户部侍郎、博陵縣男、食邑三百户，轉兵部侍郎、承旨。尋以本官同平章事，遷中書侍郎，兼吏部尚書。天祐初，從昭宗東遷洛陽。罷相，守右僕射。二年，爲柳璨希朱全忠旨，累貶白州長史。行至滑州，被害於白馬驛。遠文才清麗，風神峻整，人皆慕其爲人，當時目爲"釘座梨"，言席上之珍也。

崔澹的兒子名遠。崔遠於龍紀元年考中進士。大順初年，以員外郎任知制誥，召入內廷充任翰林學士，正式授任中書舍人。乾寧三年，轉任户部侍郎、博陵縣男、享有封邑三百户，轉任兵部侍郎、承旨。不久以本官任同平章事，升任中書侍郎，兼吏部尚書。天祐初年，侍從昭宗東遷洛陽。罷去宰相，任右僕射。二年，因柳璨迎合朱全忠的旨意，崔遠幾次被貶任爲白州長史。走到滑州，在白馬驛被害。崔遠文才清麗，風度神采嚴肅莊重，人們都傾慕他的爲人，當時將他視爲"釘座梨"，這是説像宴席上的珍品。

崔球

球字叔休，寶曆二年登進士第。會昌中，爲鳳翔節度判官，入朝爲尚書郎。

崔球，字叔休，寶曆二年考中進士科。會昌年間，任鳳翔節度判官，召入朝廷任尚書郎。

子瀆。瀆大中末亦進士登第。

兒子名瀆。崔瀆在大中末年也考中進士科。

崔氏咸通乾符間，昆仲子弟紆組拖紳，歷臺閣、踐藩岳者二十餘人。大中以來盛族，時推甲等。

崔氏從咸通至乾符時，兄弟子孫身佩印帶，官歷中樞、位至節度使刺史的有二十餘人。大中以來隆盛的家族，崔氏被推爲頭等。

盧鈞

盧鈞字子和，本范陽人。祖炅，父繼。

盧鈞字子和，原是范陽人。祖父名炅，父親名繼。

鈞元和四年進士擢第，又書判拔萃，調補校書郎，累佐諸侯府。大和五年，遷左補闕。與同職理宋申錫之枉，由是知名。歷尚書郎，出爲常州刺史。九年，拜給事中。開成元年，出爲華州刺史、潼關防禦、鎮國軍等使。

盧鈞於元和四年考中進士科，又考上書判拔萃科，調任爲校書郎，多次在藩鎮幕府中任職。大和五年，升任左補闕。與同僚審理宋申錫的冤屈，因此而出名。歷任尚書郎，出任常州刺史。九年，授任給事中。開成元年，出任華州刺史、潼關防禦、鎮國軍等使。

其年冬，代李從易爲廣州刺史、御史大夫、嶺南節度使。南海有蠻舶之利，珍貨輻湊。舊帥作法興利以致富，凡爲南海者，靡不梱載而還。鈞

當年冬天，接替李從易任廣州刺史、御史大夫、嶺南節度使。南海有海外商船交易的便利，珍奇貨物匯集於此，前任節帥想方設法獲利而致富，凡在南海任職的，無不滿載而歸。盧鈞性情

性仁恕，爲政廉潔，請監軍領市舶使，己一不干預。自貞元已來，衣冠得罪流放嶺表者，因而物故，子孫貧悴，雖遇赦不能自還。凡在封境者，鈞減俸錢爲營槥櫝。其家疾病死喪，則爲之醫藥殯殮，孤兒稚女，爲之婚嫁，凡數百家。由是山越之俗，服其德義，令不嚴而人化。三年將代，華蠻數千人詣闕請立生祠，銘功頌德。先是土人與蠻獠雜居，婚娶相通，吏或撓之，相誘爲亂。鈞至立法，俾華蠻異處，婚娶不通，蠻人不得立田宅，由是徼外肅清，而不相犯。

仁愛寬厚，爲政廉潔，請求讓監軍兼任市舶使，自己全不干預。自從貞元以來，士大夫獲罪被流放到嶺表的，在當地死去，子孫因貧困，雖然遇到赦免自己無力返回。凡在統轄地區内這樣的人，盧鈞縮減俸錢爲他們置辦棺木。其家人患病或死亡，就爲他們求醫買藥或辦理殯殮，孤兒幼女，爲他們主持婚嫁，共有數百家。因此山越的風氣，由於信服他的德義，雖法令不嚴而百姓感化。三年任滿將被代换，華蠻數千人到朝廷請求爲他立生祠，刻石記功頌德。此前土人與蠻獠混雜居住，婚娶相通，官吏有時干涉，他們就互相勾結鬧事動亂。盧鈞到任後訂立法規，使華蠻分開來居住，不通婚娶，蠻人不得開田建宅，從此嶺外安寧，而不再互相侵犯。

會昌初，遷襄州刺史、山南東道節度使。四年，誅劉稹，以鈞檢校兵部尚書，兼潞州大都督府長史、昭義節度、澤潞邢洺磁觀察等使。是冬，詔鈞出潞軍五千戍代北。鈞升城門餞送，其家設幄觀之。潞卒素驕，因與家人訣别，乘醉倒戈攻城門，監軍以州兵拒之，至晚撫勞方定。詔鈞入朝，拜户部侍郎，判度支，遷户部尚書。

會昌初年，升任襄州刺史、山南東道節度使。四年，殺掉劉稹，以盧鈞任檢校兵部尚書，兼潞州大都督府長史、昭義節度、澤潞邢洺磁觀察等使。這年冬天，皇帝下詔命盧鈞派出潞軍五千駐守代北。盧鈞登上城門爲兵士餞行，他們的家人搭設帳幕觀看。潞卒歷來驕横，因與家人告别，乘醉反叛攻打城門，監軍調發州兵抵抗，到晚上加以安撫慰勞方纔平息了事變。朝廷下詔召盧鈞入朝，授任户部侍郎，掌管度支，升任户部尚書。

大中初，檢校尚書右僕射、汴州刺史、御史大夫、宣武軍節度、宋亳汴潁觀察等使，就加檢校司空。四年，入爲太子少師，進位上柱國、范陽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户。六年，復檢校司空、太原尹、北都留守、河東節度使。九年，詔曰："河東軍節度使盧鈞，長才博達，敏識宏深。藹山河之靈，抱瑚璉之器。多能不耀，用晦而彰。由嶺表而至太原，五换節鉞，仁聲載路，公論彌高。藩垣之和氣不衰，臺閣之清風常在，宜升揆路，以表群僚。可尚書左僕射。"

大中初年，任檢校尚書右僕射、汴州刺史、御史大夫、宣武軍節度、宋亳汴潁觀察等使，就原官加授檢校司空。四年，召入朝任太子少師，進位上柱國、范陽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户。六年，又任檢校司空、太原尹、北都留守、河東節度使。九年，皇帝下詔説："河東軍節度使盧鈞，英才博通，聰慧宏深。聚集山河的靈秀，懷有不凡的器識。才能傑出而不炫耀，因含蓄不露而更加顯明。從嶺表到太原，五次换任節度使，仁愛的名聲充滿道路，公衆的評論越發尊崇。爲國藩屏的和氣不減，執政臺閣的清風常在，應當升任到尚書省，以便表率群僚。可授尚書左僕射。"

鈞踐歷中外，事功益茂，後輩子弟，多至台司。至是急徵，謂當輔

盧鈞歷任朝廷内外官職，功績日益增高，後輩子弟，很多人在臺司任職。到此時受到朝廷緊

弼，雖居端揆，心殊失望。常移病不視事，與親舊游城南别墅，或累日一歸。宰臣令狐綯惡之，乃罷僕射，仍加檢校司空，守太子太師。物議以鈞長者，罪綯弄權。綯懼，十一年九月，以鈞檢校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興元尹，充山南西道節度使，入爲太子太師，卒。

急徵召，他自認爲應當執政，所以雖然身居尚書省長官，可內心裏十分失望。他常稱病不辦理公務，與親近故舊在城南的别墅游玩，有時多天纔返回一次。宰相令狐綯憎恨他，於是被罷去僕射，并加授檢校司空，任太子太師。輿論認爲盧鈞是忠厚長者，怪罪令狐綯玩弄權勢。令狐綯感到畏懼，十一年九月，以盧鈞任檢校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興元尹，充山南西道節度使，召入朝任太子太師，死去。

裴休 裴肅

裴休字公美，河内濟源人也。祖宣。父肅。肅，貞元中自常州刺史兼御史中丞、越州刺史、浙東團練觀察等使。時山賊栗鍠誘山越爲亂，陷浙東郡縣。肅召州兵討平之，因紀其事，號《平戎記》，上之，德宗嘉賞。肅生三子，儔、休、俅，皆登進士第。

裴休字公美，是河内濟源人。祖父名宣。父親名肅。裴肅，貞元年間自常州刺史而兼任御史中丞、越州刺史、浙東團練觀察等使。當時山賊栗鍠引誘山越叛亂，攻占浙東郡縣。裴肅召集州兵討伐平定了叛賊，并記載下這次事件，書名叫《平戎記》，把書進上朝廷，受到德宗的贊賞。裴肅生有三個兒子，名儔、休、俅，都考中進士科。

休志操堅正，童齔時，兄弟同學于濟源别墅。休經年不出墅門，晝講經籍，夜課詩賦。虞人有以鹿贄儔者，儔、俅炰之，召休食，休曰："我等窮生，菜食不充，今日食肉，翌日何繼？無宜改饌。"獨不食。長慶中，從鄉賦登第，又應賢良方正，升甲科。大和初，歷諸藩辟召，入爲監察御史、右補闕、史館修撰。會昌中，自尚書郎歷典數郡。

裴休志向操守堅定剛正，童年時，兄弟一同在濟源的别墅裏學習。裴休整年不出别墅門，白天講誦經書，夜晚研習詩賦。有位管打獵的官吏把鹿贈送給裴儔，裴儔、裴俅燒烤鹿肉，招呼裴休去吃，裴休説："我等窮生，菜食還不够吃，今日吃肉，明日怎麽能再有肉接着吃呢？不應改變平常的飯食。"自己就是不吃。長慶年間，從鄉貢考中科舉，又應考賢良方正，考上甲科。大和初年，多次接受各藩鎮的徵用，被召入朝任監察御史、右補闕、史館修撰。會昌年間，從尚書郎歷任數州刺史。

大中初，累官户部侍郎，充諸道鹽鐵轉運使，轉兵部侍郎，兼御史大夫，領使如故。六年八月，以本官同平章事，判使如故。自大和已來重臣領使者，歲漕江、淮米不過四十萬石，能至渭河倉者十不三四。漕吏狡蠹，敗溺百端。官舟沉溺者歲七十餘隻。緣河奸吏，大紊劉晏之法。洎休領使，分命僚佐深按其弊。因是所過地里，悉令縣令兼董漕事，能者獎

大中初年，幾次升官任户部侍郎，充諸道鹽鐵轉運使，轉任兵部侍郎，兼御史大夫，所任使職依舊。六年八月，以本官任同平章事，所掌使職依舊。自大和以來任轉運使的重臣，每年從江、淮漕運來的米不超過四十萬石，能運到渭河倉的不到十分之三四。漕吏狡詐侵吞，弊病百生。沉没的官舟每年有七十餘條。沿河的奸吏，嚴重破壞了劉晏的辦法。自從裴休兼轉運使，命令屬官分頭深入考察其中的弊端，在漕運所經地區，都讓縣令兼管漕運事務，有能力的予以獎

之。自江津達渭口，以四十萬之傭，歲計緡錢二十八萬貫，悉使歸諸漕吏，巡院無得侵牟。舉新法凡十條，奏行之，又立稅茶法十二條奏行之，物議是之。初休典使三歲，漕米至渭河倉者一百二十萬斛，更無沉舟之弊。累轉中書侍郎，兼禮部尚書。

賞。從江津到渭口，按運四十萬石的工錢，每年計需緡錢二十八萬貫，全部讓交給各漕吏，巡院不得侵占。他提出新法共十條，奏請朝廷實行，又創立稅茶法十二條奏請施行，受到衆人的肯定。當初裴休執掌使務三年，漕米到達渭河倉的有一百二十萬斛，再没有沉舟的弊病。幾次轉任爲中書侍郎，兼禮部尚書。

休在相位五年。十年，罷相，檢校户部尚書、汴州刺史、御史大夫，充宣武軍節度使。其年冬，進階金紫光禄大夫、上柱國、河東縣子、食邑五百户，守太子少保，分司東都。十一年冬，檢校户部尚書、潞州大都督府長史、御史大夫，充昭義節度、潞磁邢洺觀察使。十三年十月，加檢校吏部尚書、太原尹、北都留守、河東節度觀察等使。十四年八月，以本官兼鳳翔尹，充鳳翔隴州節度使。咸通初，入爲户部尚書，累遷吏部尚書、太子少師，卒。

裴休任宰相五年。十年，被罷免宰相，任檢校户部尚書、汴州刺史、御史大夫，充任宣武軍節度使。當年冬天，進階爲金紫光禄大夫、上柱國、河東縣子、食邑五百户，任太子少保，在東都任職。十一年冬天，任檢校户部尚書、潞州大都督府長史、御史大夫，充昭義節度，潞磁邢洺觀察使。十三年十月，加授檢校吏部尚書、太原尹、北都留守、河東節度觀察等使。十四年八月，以本官兼鳳翔尹，充鳳翔隴州節度使。咸通初年，召入任户部尚書，幾次升任爲吏部尚書、太子少師，去世。

休性寬惠，爲官不尚曒察，而吏民畏服。善爲文，長於書翰，自成筆法。家世奉佛，休尤深於釋典。太原、鳳翔近名山，多僧寺，視事之隙，游踐山林，與義學僧講求佛理。中年後，不食葷血，常齋戒，屏嗜欲。香爐貝典，不離齋中，咏歌贊唄，以爲法樂。與尚書紇干皋皆以法號相字。時人重其高潔而鄙其太過，多以詞語嘲之，休不以爲忤。

裴休性情寬厚仁惠，做官不看重過分明察，而官吏百姓對他都畏懼誠服。他善作文章，擅長書法，自成一體。家中世代奉佛，裴休尤其精於佛典。太原、鳳翔附近的名山，大多有佛寺，他在處理公務的閑暇，游歷山林，與義學僧講論探求佛理。中年以後，不食葷血，時常齋戒，去除嗜欲。香爐佛經，不離書齋，歌咏贊頌佛的功德，以此作爲法樂。與尚書紇干皋都以法號相稱。當時人敬重他的高潔而又鄙薄他做得太過分，多用言語來嘲諷他，裴休并不認爲這是冒犯。

俅字冠識，亦登進士第。

裴俅字冠識，也考中進士科。

休子弦。

裴休的兒子名弦。

楊收　楊發　楊假

楊收字藏之，同州馮翊人。自言隋越公素之後。高祖悟虚，應賢良制科擢第，位終朔州司馬。曾祖幼烈，位終寧州司馬。祖藏器，邠州三水丞。父遺直，位終濠州録事參

楊收字藏之，是同州馮翊人。自稱是隋越公楊素的後代。高祖名悟虚，應試賢良制科考中，官位終於朔州司馬。曾祖父名幼烈，官位終於寧州司馬。祖父名藏器，任邠州三水丞。父親名遺直，官位終於濠州録事參軍。家族世代是

軍。家世爲儒，遺直客於蘇州，講學爲事，因家于吴。遺直生四子：發、假、收、嚴。

發字至之，大和四年登進士第，又以書判拔萃，釋褐校書郎、湖南觀察推官，再辟西蜀從事。入朝爲監察，轉侍御史，累遷至禮部郎中。大中三年，改左司郎中。

宣宗追尊順宗、憲宗等尊號，禮院奏廟中神主已題舊號，請改造及重題，詔禮官議。發與都官郎中盧搏獻議曰：

臣等伏尋舊典，栗主升祔之後，在禮無改造之文，亦無重加尊謚、改題神主之例。求之曠古，夐無其文。周加太王、王季、文王之謚，但以德合王周，遂加王號，未聞改謚易主。且文物大備，禮法可稱，最在兩漢，并無其事。光武中興，都洛陽，遣大司馬鄧禹入關，奉高祖已下十一帝后神主祔洛陽宗廟，蓋神主不合新造故也。自魏、晋迄於周、隋，雖代有放恣之君，亦有知禮講學之士，不聞加謚追尊、改主重題。書之史策，可以覆視。今議者惟引東晋重造鄭太后神主事爲證。伏以鄭太后本琅邪王妃，薨後已祔琅邪邸廟。其後母以子貴，將升祔太廟。賀循請重造新主，改題皇后之號，備禮告祔，當時用之。伏以諸侯廟主與天子廟主長短不同。若以王妃八寸之主上配至極，禮似不同。時諂神貪君之私，用些謬禮，改造神主。比量晋事，又絶非宜。且宣懿非穆宗之后，實武宗之母。母以子之貴，已祔别廟，正爲得禮，饗薦無虧。今若從祀至

儒生，楊遺直旅居在蘇州，以講學爲業，因此定居在吴。楊遺直生有四個兒子：名發、假、收、嚴。

楊發字至之，大和四年考上進士科，又因考上書判拔萃科，出仕校書郎、湖南觀察推官，兩次被徵用爲西蜀從事。召入朝廷任監察御史，轉任侍御史，多次升任爲禮部郎中。大中三年，改任左司郎中。

宣宗爲順宗、憲宗等追上尊號，禮院上奏説宗廟中的神主已經題寫上舊號，請求改做并重新題寫，皇帝下詔把這事交給禮官討論。楊發與都官郎中盧搏進獻奏議説：

臣等查尋舊典，在神主升祔進入宗廟之後，禮儀中并没有改做的規定，也没有重新追加尊謚、改題神主的先例。探究往古，絶無此文。周追加太王、王季、文王的謚號，衹是由於他們的德行符合所成就的周的王業，於是追加王號，没有聽説改變謚號調换神主。而典章大爲完備，禮法值得稱道，在兩漢達到了極點，但也并没有這樣的事。光武帝中興，建都洛陽，派遣大司馬鄧禹入關，奉高祖以下十一位帝后的神主遷到洛陽的宗廟，這就是由於神主不應新做的緣故。自魏、晋直到北周、隋，雖然歷代都有驕縱放肆的君主，也有知禮講學的人士，没有聽説另加謚稱追上尊號、改變神主重新題寫的事例。史書中的記載，可以查看。如今提議的人衹援引東晋重新製作鄭太后神主之事作爲證據。臣等以爲鄭太后原是琅邪王妃，去世後神主已祔入琅邪王邸的祖廟。後來母因子貴，神主將要升祔遷進太廟，賀循請求重新製作新神主，改題皇后之號，具備禮儀祭告遷祔，當時實行。臣等認爲諸侯宗廟神主與天子宗廟神主長短不同。如果用王妃八寸的神主上配天子，禮制似乎不合。當時賀循奉承神靈而迎合君主的私好，因此采用這種謬禮，改做神主。本朝與晋事相比較，又絶不合宜。况且宣懿太后并不是穆宗的皇后，原本是武宗之母。母以子之貴，已經升祔入

尊，題主稱爲太后，因臣因子，正得其宜。今乃別造新主，題去太字，即是穆宗上仙之後，臣下追致作嬪之禮，瀆亂正經，實驚有識。臣當時并列朝行，實知謬戾。以漢律，擅論宗廟者以大不敬論，又其時無詔下議，遂默塞不敢出言。今又欲重用東晋謬禮，穢媟聖朝大典。猥蒙下問，敢不盡言。臣謹按國朝前例，甚有明文。武德元年五月，備法駕於長安 通義里舊廟，奉迎宣簡公、懿王、景皇帝神主，升祔太廟。既言於舊廟奉迎，足明必奉舊主。其加謚追尊之禮，自古本無其事，自則天太后攝政之後累有之。自此之後，數用其禮。歷檢國史，并無改造重題之文。若故事有之，無不書於簡册。臣等愚見，宜但告新謚于廟而止。其改造重題之文，開元初，太常卿韋縚以高宗廟題武后神主云天后聖帝 武氏，縚奏請削去天后聖帝之號，别題云則天順聖皇后武氏，詔從之，即不知其時削舊題耶？重造主耶？亦不知用何代典禮？禮之疑者，决在宸衷。以臣所見，但以新謚寶册告陵廟，正得其宜。改造重題，恐乖禮意。

別廟，這完全符合禮制，祭享不斷。現在如果從祀皇帝，題寫神主改稱太后，於臣於子，都正合宜。如今却是要另做新神主，題稱中去除太字，這是穆宗去世之後，臣下追用的作爲嬪妃之禮，褻瀆淆亂了正典，實在使有識之士震驚。臣當時同列於朝班，確實明白此事的荒謬錯悖。依照漢律，擅自議論宗廟者以大不敬罪論處，再説當時没有詔命交臣下討論，於是臣沉默不敢發言。如今又要重新實行東晋的荒謬之禮，玷污輕慢聖朝的大典。承蒙下問，怎敢不盡言。臣謹考查國朝的前例，記載十分明確。武德元年五月，具備法駕儀仗在長安 通義里舊廟，奉迎宣簡公、懿王、景皇帝的神主，升祔遷進太廟，既説是從舊廟奉迎，足以表明定是奉舊神主。那種另加謚稱追上尊號之禮，自古原本没有此事，而自從則天太后攝政以後屢屢發生。自此以後，多次采用此禮。翻尋查檢國史，并没有改做神主重行題寫的記載。如果有此舊事，不會不寫進史書。臣等的愚見，應當衹在太廟奉告新加謚號而已。改做神主重新題寫的記載，在開元初年，太常卿韋縚因爲高宗廟題寫的武后神主是天后聖帝武氏，韋縚奏請削去天后聖帝之號，另題作則天順聖皇后 武氏，皇上降詔依准，但是不知道當時衹是削去舊題？或是重做新神主？也不知道采用的是哪一代的典禮？禮儀有疑惑不解之處，在於聖上的裁决。以臣的見解，衹將新謚號的寶册祭告陵廟，這完全合宜。改做神主重行題寫，恐怕有背於禮的本意。

時宰相覆奏就神主改題，而知禮者非之，以發議爲是。

當時宰相復奏就在舊神主上改題，而遭到知曉禮儀的人士非議，認爲楊發的議論是正確的。

改授太常少卿，出爲蘇州刺史。蘇，發之鄉里也。恭長慈幼，人士稱之。還，改福州刺史、福建觀察使。甌 閩之人，美其能政，耆老以善績聞。朝廷以發長於邊事，移授廣州刺史、嶺南節度使。屬前政不率，蠻、

改授爲太常少卿，出任蘇州刺史。蘇州，是楊發的鄉里。他尊敬長者愛護幼者，受到士大夫們的稱贊。回到朝廷，改任福州刺史、福建觀察使。甌 閩的百姓，贊美他能勝任政事，年高老者把他的善績報告給朝廷。朝廷由於楊發長於辦理邊境之事，調任爲廣州刺史、嶺南節度使。逢

夏咸怨，發以嚴爲理，軍亂，爲軍人所囚，致於郵舍。坐貶婺州刺史，卒于治所。

子乘，亦登進士第，有俊才，尤能爲歌詩，歷顯職。

假字仁之，進士擢第。故相鄭覃刺華州，署爲從事。從覃鎮京口，得大理評事。入爲監察，轉侍御史。由司封郎中知雜事，轉太常少卿。出爲常州刺史，卒官。

初，遺直娶元氏，生發、假。繼室長孫氏，生收、嚴。

收長六尺二寸，廣顙深頤，疏眉秀目，寡言笑，方於事上，博聞强記。初家寄涔陽，甚貧。收七歲喪父，居喪有如成人，而長孫夫人知書，親自教授。十三，略通諸經義，善於文咏，吴人呼爲神童。兄發戲令咏蛙，即曰："兔邊分玉樹，龍底耀銅儀。會當同鼓吹，不復問官私。"又令咏筆，仍賦鑽字，即曰："雖匪囊中物，何堅不可鑽？一朝操政事，定使冠三端。"每良辰美景，吴人造門觀神童，請爲詩什，觀者壓敗其藩。收嘲曰："爾幸無羸角，何用觸吾藩。若是升堂者，還應自得門。"收以母奉佛，幼不食肉，母亦勖之曰："俟爾登進士第，可肉食也。"

收以仲兄假未登第，久之不從鄉賦。開成末，假擢第。是冬，收之長安。明年，一舉登第，年纔二十六。時發爲潤州從事，因家金陵。收得第東歸，路由淮右，故相司徒杜悰鎮揚州，延收署節度推官，奏授校書郎。悰領度支，以收爲巡官。悰罷相鎮東蜀，奏授掌書記，得協律郎。悰移鎮西川，復管記室。宰相馬植奏授渭南尉，充集賢校理，改監察御史。收辭曰："僕兄弟進退以義。頃仲兄假鄉

前任不稱職，蠻、夏都懷有怨恨，楊發用嚴厲的方法來治理，激發了兵變，他被軍人拘捕，送到郵舍。因罪貶爲婺州刺史，死在治所。

兒子名乘，也考上進士科，有傑出才能，尤其能作歌詩，歷任顯要職位。

楊假字仁之，考中進士科。故相鄭覃任華州刺史，任用他爲從事。他跟隨鄭覃鎮守京口，獲任大理評事。召入朝任監察御史，轉任侍御史。由司封郎中任知雜事，轉任太常少卿。出任常州刺史，死於官任。

起初，楊遺直娶元氏爲妻，生下楊發、楊假。繼室是長孫氏，生下楊收、楊嚴。

楊收身高六尺二寸，寬額深腮，眉清目秀，不輕易言笑，事奏尊長恭謹有禮，博聞强記。起初寄居在涔陽，十分貧窮。楊收七歲喪父，爲父親守喪如同成人一樣。而長孫夫人知曉書籍，親自教授他。十三歲時，大略通曉諸經經義，擅長詩文，吴人稱他爲神童。哥哥楊發開玩笑讓他咏蛙，他當即誦出："兔邊分玉樹，龍底耀銅儀。會當同鼓吹，不復問官私。"又讓他咏筆，并以鑽字爲韵，他立即誦出："雖非囊中物，何堅不可鑽？一朝操政事，定使冠三端。"每當良辰美景時，吴人到門前來觀看神童，請求他作詩，觀看的人擠壞了他家的藩籬。楊收嘲弄説："爾幸無羸角，爲何抵吾藩？若是要登堂，還應從門入。"楊收因爲母親奉佛，所以自幼不吃肉，母親也勉勵他説："等你考中進士，就可以吃肉了。"

楊收由於二哥楊假沒有考上科第，他自己也長期不參加鄉貢。開成末年，楊假考中科舉。這年冬天，楊收來到長安。第二年，一舉考中了科舉，時年纔二十六歲。當時楊發任潤州從事，因而居住在金陵。楊收考中後東返，路經淮右，故相司徒杜悰鎮守揚州，將楊收召用爲節度推官，奏請朝廷授任他爲校書郎。杜悰兼管度支，以楊收任巡官。杜悰被罷去相職鎮守東蜀，奏請授任楊收爲掌書記，獲任協律郎。杜悰移鎮西川，又任他掌管記室。宰相馬植奏請授任他爲渭南尉，充任集賢校理，改任監察御史。楊收辭謝説：

賦未第，收不出衡門。今假從事侯府，僕不忍先爲御史。相公必欲振恤孤生，俟僕稟兄旨命可也。”馬公嘉之。收即密達意於西蜀 杜公，願復爲參佐，悰即表爲節度判官。馬公乃以收弟嚴爲渭南尉、集賢校理，代收之任。周墀罷相，鎮東蜀，表嚴爲掌書記。墀至鎮而卒，悰乃辟嚴爲觀察判官。兄弟同幕，爲兩使判官，時人榮之。俄而假自浙西觀察判官入爲監察御史，收亦自西川入爲監察。兄弟并居憲府，特爲新例。

“我兄弟進退以義爲本。以前二兄楊假鄉貢没有考中，我不出隱居之所。如今楊假在藩鎮幕府任從事，我不忍心先任御史。相公確實想要舉拔接濟我的話，請等我先稟告兄長得到旨命後纔行。”馬公贊賞他。楊收隨即私下向西蜀 杜公表示，願意再做僚屬，杜悰立即上表朝廷請求任他爲節度判官。馬公於是以楊收的弟弟楊嚴任渭南尉、集賢校理，接替楊收的職任。周墀被罷去宰相，鎮守東蜀，上表請求讓楊嚴任掌書記。周墀抵達鎮所而死，杜悰於是徵用楊嚴爲觀察判官。兄弟同在幕府，分任節度、觀察使判官，當時人認爲是榮耀之事。不久楊假從浙西觀察判官任上被召入朝任監察御史，楊收也從西川被召入朝任監察御史。兄弟同處憲府，這是特創的新例。

裴休作相，以收深於禮學，用爲太常博士。時收弟嚴亦自揚州從事入爲監察。尋丁母喪，歸蘇州。既除，崔珙罷相，鎮淮南，以收爲觀察支使。入爲侍御史，改職方員外郎，分司東都。宰相夏侯孜領度支，用收爲判官。罷職，改司勛員外郎、長安令。秩滿，改吏部員外郎。上言先人未葬，旅殯毗陵，擬遷卜於河南之偃師，請兄弟自往，從之。及葬東周，會葬者千人。時故府杜悰、夏侯孜皆在洛，二公聯薦收於執政。宰相令狐綯用收爲翰林學士，以庫部郎中知制誥，正拜中書舍人，賜金紫，轉兵部侍郎、學士承旨。左軍中尉楊玄价以收宗姓，深左右之，乃加銀青光禄大夫、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累遷門下侍郎、刑部尚書。

裴休任宰相，因爲楊收深通禮學，任用他爲太常博士。當時楊收的弟弟楊嚴也從揚州從事職位上被召入朝任監察御史。不久爲母親守喪，返回蘇州。除去喪服以後，崔珙被罷去宰相，鎮守淮南，以楊收任觀察支使。被召入朝任侍御史，改任職方員外郎，在東都任職。宰相夏侯孜兼管度支，任用楊收爲判官。被罷職，改任司勛員外郎、長安令。任官期滿，改任吏部員外郎。他上表説先人還没有入葬，寄殯在毗陵，打算遷葬到河南的偃師，請求兄弟親自前往，得到皇帝准許。到入葬東周時，參加葬禮的有千人。當時先前的上司杜悰、夏侯孜都在洛陽，二人聯名向執政者舉薦楊收。宰相令狐綯任用楊收爲翰林學士，以庫部郎中任知制誥，正式授任爲中書舍人，賜金紫，轉任兵部侍郎、學士承旨。左軍中尉楊玄价因楊收是同宗姓，深爲信任他，於是加授銀青光禄大夫、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幾次升任爲門下侍郎、刑部尚書。

收以交阯未復，南蠻擾亂，請治軍江西，以壯出嶺之師。乃於洪州置鎮南軍，屯兵積粟，以餉南海。天子嘉之，進位尚書右僕射、太清 太微宫使、弘文館大學士、晉陽縣男、食邑三百户。

楊收因交阯還没有收復，受到南蠻的擾亂，請求在江西練兵，來加强出征嶺南的軍隊。於是在洪州設置鎮南軍，屯駐軍隊積貯糧粟，以便接應南海。爲此受到天子的嘉獎，進位尚書右僕射、太清 太微宫使、弘文館大學士、晉陽縣男，享有食邑三百户。

收居位稍務華靡，頗爲名輩所

楊收任官時追求豪華奢侈，很受到名流的譏

譏。而門吏僮奴，倚爲奸利。時楊玄价弟兄掌機務，招來方鎮之賂，屢有請托，收不能盡從。玄价以爲背己，由是傾之。八年十月，罷知政事，檢校工部尚書，出爲宣歙觀察使。韋保衡作相，又發收陰事，言前用嚴譔爲江西節度，納賂百萬。明年八月，貶爲端州司馬，尋盡削官封，長流驩州。又令内養郭全穆齎詔賜死。九年三月十五日，全穆追及之，宣詔訖，收謂全穆曰："收爲宰相無狀，得死爲幸。心所悲者，弟兄淪喪將盡，只有弟嚴一人，以奉先人之祀。予欲昧死上塵天聽，可容一刻之命，以俟秉筆乎?"全穆許之。收自書曰：

臣畎畝下才，謬當委任，心乖報國，罪積彌天，特舉朝章，賜之顯戮。臣誠悲誠感，頓首死罪。臣出自寒門，旁無勢援，幸逢休運，累污清資。聖獎曲流，遂叨重任。上不能罄輸臣節，以答寵光；下不能迴避禍胎，以延俊乂。苟利尸素，頻歷歲時，果至聖朝，難寬大典。誠知一死未塞深愆，固不合將泉壤之詞，上塵天聽。伏乞陛下哀臣愚蠢，稍緩雷霆。臣頃蒙擢在台衡，不敢令弟嚴守官闕下，旋蒙聖造，令刺浙東。所有罪愆，是臣自負，伏乞聖慈，貸嚴微命。臣血屬皆幼，更無近親，只有弟嚴，才力尪悴。家族所恃，在嚴一人，俾存殁曲全，在陛下弘覆。臣無任魂魄望恩之至。

全穆復奏，懿宗愍然宥嚴。判官朱侃、常濬、閻均，族人楊公慶、嚴季實、楊全益、何師玄、李孟勳、馬全祐、李羽、王彦復等，皆配流嶺

刺。而他的門吏僮僕仗勢非法求利。當時楊玄价兄弟執掌機務，收納方鎮的賄賂，屢有請托，楊收没能完全依從。楊玄价認爲他背棄自己，由此而排擠他。八年十月，被罷去知政事，任檢校工部尚書，出任宣歙觀察使。韋保衡做宰相後，又揭發出楊收的隱秘之事，説他以前任用嚴譔爲江西節度使，收納賄賂百萬。第二年八月，被貶爲端州司馬，不久削去所有官職爵位，長期流放到驩州。又令宦官郭全穆帶去詔書賜死。九年三月十五日，郭全穆追上了他，宣諭詔書之後，楊收對郭全穆説："楊收我任宰相没有功績，能被賜死是幸事。内心所感到悲傷的，是弟兄喪亡將盡，衹剩下弟弟楊嚴一人，來奉先人的宗祀。我想昧死上污聖聽，可否寬限一刻之命，以便等待我持筆上疏呢?"郭全穆答應了他。楊收親筆作書説：

臣村野之才，謬獲委任，心違報國，積罪彌天，朝廷特行典章，賜死顯示衆人。臣誠悲誠感，頓首死罪。臣出自寒門，旁無勢援，有幸身逢盛運，屢次污累清貴官職。聖上賞識寡陋之人，於是蒙獲重任。上不能盡效臣節，以報答恩寵榮耀；下不能迴避禍胎，以引進賢德之士。苟且偷安尸位素餐，歷經多年，終至聖朝，大典難以寬宥。確知一死不能補救深罪，實不該將地下之言，上污天聽。乞望陛下哀憫臣的愚笨，稍微寬緩雷霆之怒。臣以往蒙恩升擢到宰相，不敢使弟弟楊嚴在朝内任職，隨即承蒙聖上成全，令到浙東任刺史。所有罪過，由臣自負，乞望聖慈，寬免楊嚴的卑微之命。臣的血親全都年幼，又無近親，衹有弟弟楊嚴，才力衰弱。家族所靠，在楊嚴一人，使他苟且活命，在於陛下的寬弘庇佑。臣不勝魂魄望恩之至。

郭全穆復命上奏，懿宗憐憫并寬宥了楊嚴。判官朱侃、常濬、閻均，族人楊公慶、嚴季實、楊全益、何師玄、李孟勳、馬全祐、李羽、王彦復等人，都被發配流放到嶺表。

表。

收子鑒、鉅、鏻，皆登進士第。

楊鉅　楊鏻

鉅乾寧初以尚書郎知制誥，召充翰林學士，拜中書舍人、户部侍郎，封晋陽男、食邑三百户。從昭宗東遷，爲左散騎常侍，卒。

鏻登第後補集賢校理，藍田尉。乾寧中，累遷尚書郎。

楊嚴

嚴字凛之，會昌四年進士擢第。是歲僕射王起典貢部，選士三十人，嚴與楊知至、竇緘、源重、鄭朴五人試文合格，物議以子弟非之，起覆奏。武宗敕曰："楊嚴一人可及第，餘四人落下。"嚴釋褐諸侯府。咸通中，累遷吏部員外，轉郎中，拜給事中、工部侍郎，尋以本官充翰林學士。兄收作相，封章請外職，拜越州刺史、御史中丞、浙東團練觀察使。收罷相貶官，嚴坐貶邵州刺史。收得雪，嚴量移吉王傅。乾符四年，累遷兵部侍郎。五年，判度支。其年病卒。

二子：涉、注。

楊涉

涉乾符二年登進士第。昭宗朝，累遷吏部郎中、禮、刑二侍郎。乾符四年，改吏部侍郎。天祐初，轉左丞。從昭宗遷洛陽，改吏部尚書。輝王即位，本官平章事，加中書侍郎。涉性端厚秉禮。乾寧之後，賊臣竊發，王室寖微。及天祐東遷，大事去矣。涉爲時所嬰，不能自退。及命相之日，與家人相向灑泣曰："吾不能脱此網羅，禍將至矣。"謂其子凝式曰："今日之命，吾家重不幸矣，必累爾等。"涉謙退善處，竟以令終。

楊收的兒子名鑒、鉅、鏻，都考上進士科。

楊鉅乾寧初年以尚書郎任知制誥，召入内廷充任翰林學士，授任爲中書舍人、户部侍郎，封晋陽男、食邑三百户。隨從昭宗東遷，任左散騎常侍，死去。

楊鏻考上科第後補授集賢校理，藍田尉。乾寧年間，幾次升任爲尚書郎。

楊嚴字凛之，會昌四年考中進士科。這年僕射王起主持科舉考試，考中的士子有三十人，楊嚴與楊知至、竇緘、源重、鄭朴五人的試文合格，衆論認爲他們都是官家子弟而加以非難，王起覆查後上奏。武宗下詔説："楊嚴一人可以中舉，其餘四人不予録取。"楊嚴出仕在藩鎮幕府裏任職。咸通年間，幾次升任爲吏部員外，轉任郎中，授任給事中、工部侍郎，不久以本官充任翰林學士。兄楊收做宰相，楊嚴上密章奏請授任他外職，授爲越州刺史、御史中丞、浙東團練觀察使。楊收被罷免宰相貶官，楊嚴因受牽累貶爲邵州刺史。楊收得到昭雪，楊嚴酌情内調爲吉王傅。乾符四年，多次升任爲兵部侍郎。五年，掌管度支。當年病死。

二個兒子：名涉、注。

楊涉乾符二年考上進士科。在昭宗朝，多次升任爲吏部郎中、禮、刑二部侍郎。乾符四年，改任吏部侍郎。天祐初年，轉任左丞。隨從昭宗遷都洛陽，改任吏部尚書。輝王即位，以本官任同平章事，加授中書侍郎。楊涉性情正直寬厚而有禮。乾寧年間以後，賊臣非法發難，王室逐漸衰微。到天祐年間東遷以後，大勢已去。楊涉因事務纏身，不能自行引退。到命相之日，與家人相對落淚説道："我不能擺脱這面羅網，禍事將要臨頭了。"對兒子楊凝式説："今日的任命，是我家的大不幸，定會牽累你等。"楊涉謙遜退讓善於處世，最後得以善終。

楊注

注 中和二年進士登第。昭宗朝，累官考功員外、刑部郎中。尋知制誥，正拜中書舍人，召充翰林學士，累遷户部侍郎。輝王纘曆，兄涉爲宰相，注避嫌辭内職，守户部侍郎。

楊注 中和二年考中進士。在昭宗朝，歷任考功員外、刑部郎中。不久知制誥，正式授任爲中書舍人，召入内廷充任翰林學士，幾次升任爲户部侍郎。輝王繼位，兄楊涉任宰相，楊注避嫌辭去内廷職務，任户部侍郎。

韋保衡

韋保衡者，字蘊用，京兆人。祖元貞，父慤，皆進士登第。慤字端士，大和初登第，後累佐使府，入朝亟歷臺閣。大中四年，拜禮部侍郎。五年選士，頗得名人。載領方鎮節度，卒。

韋保衡字蘊用，是京兆人。祖父名元貞，父親名慤，都考中進士科。韋慤字端士，大和初年中舉，以後多次在方鎮幕府中任職，召入朝廷一再歷官臺閣。大中四年，授任禮部侍郎。五年主持科舉考試，録取多爲名人。再任方鎮節度使，死去。

保衡 咸通五年登進士第，累拜起居郎。十年正月，尚懿宗女同昌公主。公主郭淑妃所生，妃有寵，出降之日，傾宫中珍玩以爲贈送之資。尋以保衡爲翰林學士，轉郎中，正拜中書舍人、兵部侍郎、承旨。不期年，以本官平章事。保衡恃恩權，素所不悦者，必加排斥。王鐸貢舉之師，蕭遘同門生，以素薄其爲人，皆擯斥之。以楊收、路巖在中書不加禮接，媒孽逐之。自起居郎至宰相，二年之間，階至特進、扶風縣開國侯、食邑二千户、集賢殿大學士。十一年八月，公主薨。自後恩禮漸薄。咸通末，淮、徐盗起，素所怨者發其陰事，保衡竟得罪賜死。

韋保衡 咸通五年考中進士科，幾次授官任起居郎。十年正月，娶懿宗女同昌公主爲妻。公主是郭淑妃所生，郭淑妃受寵，公主出嫁之日，窮盡宫中的珍玩作爲陪嫁的資財。不久以韋保衡任翰林學士，轉任郎中，正式授任爲中書舍人、兵部侍郎、承旨。不到一年，以本官任同平章事。韋保衡依仗恩寵和權勢，對平日不喜歡的人，定要加以排斥。王鐸是他科舉應試之師，蕭遘是同門考生，由於一向鄙薄他的爲人，都被他排擠屏斥。因楊收、路巖在中書時對他不够恭敬，受他誣陷而放逐。他從起居郎做到宰相，二年之内，階至特進、扶風縣開國侯、食邑二千户、集賢殿大學士。十一年八月，公主去世。以後恩禮逐漸淡薄。咸通末年，淮、徐盜賊起事，平日與他有怨恨的人揭發了他的隱秘不法之事，韋保衡最終因此而獲罪被賜死。

弟保乂，進士登第，尚書郎、知制誥，召充翰林學士，歷禮、户、兵三侍郎、學士承旨。坐保衡免官。

弟弟名保乂，考中進士科，任尚書郎、知制誥，召入内廷充任翰林學士，歷任禮、户、兵三部侍郎、學士承旨。因受韋保衡的牽累被免去官職。

路巖 路群

路巖者，字魯瞻，陽平 冠氏人也。祖季登，大曆六年登進士第，累辟諸侯府。升朝爲尚書郎，遷左諫議大夫，卒。生三子，群、庠、單，皆登進士第。

路巖字魯瞻，是陽平 冠氏人。祖父名季登，大曆六年考中進士科，多次被徵召到藩鎮幕府裏任職。升入朝廷任尚書郎，升任左諫議大夫，死去。生有三個兒子，名群、庠、單，都考中進士科。

群字正夫，既擢進士，又書判拔萃，累佐使府。入朝爲監察御史。穆宗初即位，遣使西北邊犒宴軍士，稱旨，累加兵部郎中。大和二年，遷諫議大夫，以本官充侍講學士。四年，罷侍講爲翰林學士。五年，正拜中書舍人，學士如故。群精經學，善屬文。性仁孝，志行貞潔。父母歿後，終身不茹葷血。歷踐臺閣，受時君異寵，未嘗以勢位自矜。與士友結交，榮達如一。八年正月病卒，君子惜之。

路群字正夫，考中進士後，又考上書判拔萃科，多次在方鎮的幕府中任職。被召入朝廷任監察御史。穆宗剛即位時，派遣他出使到西北邊境犒勞宴賞兵士，完成使命符合皇帝的旨意，多次加授爲兵部郎中。大和二年，升任諫議大夫，以本官充任侍講學士。四年，被罷去侍講任翰林學士。五年，正式授任爲中書舍人，所任學士之職依舊。路群精通經書，善作文章。性情仁愛孝敬，志向品行正直清白。父母亡後，他終身不食葷血。歷任臺閣，受到當時君主特殊的寵信，但他從不以權位而自高自大。與士子友人交往，在榮耀顯達之後仍如同當初一樣。八年正月病死，正直人士們感到惋惜。

二子：嶽、巖，大中中相次進士登第。

二個兒子：名嶽、巖，大中年間相繼考中進士科。

巖幼聰敏過人，父友踐方鎮，書幣交辟，久之方就。數年之間，出入禁署。累遷中書舍人、户部侍郎。咸通三年，以本官同平章事，年始三十六。在相位八年，累兼左僕射。懿宗時，王政多僻，宰臣用事。巖既承委遇，稍務奢靡，頗通賂遺。及韋保衡尚公主，素惡巖爲人。保衡作相，罷巖知政事，以檢校左僕射出爲成都尹、劍南西川節度使。未幾，改荆南節度。詔令六月下峽赴鎮，尋復罷之。

路巖幼年時聰敏過人，父親的友人任方鎮節度使，以書信禮物相徵召，過了很長時間他方纔就任。數年之間，出入宫内朝廷。多次升任爲中書舍人、户部侍郎。咸通三年，以本官任同平章事，這年他纔三十六歲。在相位八年，多次升任爲兼左僕射。懿宗時，國事多亂，宰相掌權。路巖受到信賴重用後，就追求奢侈靡費，大收賄賂饋贈。等到韋保衡娶公主爲妻，他歷來厭惡路巖的爲人。韋保衡做宰相後，罷去路巖的知政事，以檢校左僕射出任成都尹、劍南西川節度使。不久，改任荆南節度使。朝廷下詔書令他於六月沿江下峽前往鎮所，接着又被罷免。

嶽歷兩郡刺史，入爲給事中。

路嶽歷任兩郡刺史，被召入朝任給事中。

子德延。

兒子名德延。

夏侯孜

夏侯孜字好學，本譙人。父審封。

夏侯孜字好學，原來是譙人。父親名審封。

孜寶曆二年登進士第，釋褐諸侯府，累遷婺、絳二郡刺史。入爲諫議大夫，轉給事中。十年，改刑部侍郎。十一年，兼御史中丞，遷尚書右丞、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十一年二月，遷朝議大夫，守户部侍郎，判户部事。再加兵部侍郎，充諸道鹽鐵轉

夏侯孜寶曆二年考上進士科，出仕方鎮幕府，幾次升任爲婺、絳二郡刺史。召入朝任諫議大夫，轉任給事中。十年，改任刑部侍郎。十一年，兼任御史中丞，升任尚書右丞、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十一年二月，升任朝議大夫，任户部侍郎，主管户部事。又加授兵部侍郎，充任諸道鹽鐵轉運等使。懿宗即位，以本官任同平章事，

運等使。懿宗即位，以本官同平章事，領使如故。累加左僕射、門下侍郎，封譙郡侯，與路巖、楊收同輔政。咸通八年罷相，檢校司空、同平章事，兼成都尹，充劍南西川節度使。屬南蠻入寇，蜀中饑饉，軍儲不備，蠻陷巂州，蜀川大擾。尋移孜爲河中尹、檢校司徒、河中晉絳節度使。

所任使職依舊。多次加授爲左僕射、門下侍郎，封譙郡侯，與路巖、楊收等一同執政。咸通八年被罷免宰相，任檢校司空、同平章事，兼成都尹，充任劍南西川節度使。時逢南蠻進犯，蜀中發生饑荒，軍隊供應不足，蠻軍攻占巂州，蜀川嚴重騷動。不久夏侯孜改任河中尹、檢校司徒、河中晉絳節度使。

九年，龐勛據徐州，南蠻深入。天子懲孜治蜀無政，詔曰：

> 河中晉絳磁隰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河中尹、上柱國、譙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户夏侯孜，早以文詞，遂登科第，累更清貫，亦有能名。東陽推撫俗之能，故絳著臨人之稱。其後用司風憲，寵領藩條，皆以公才，不辜時選。洎掌于經費，備歷重難，居然要會之權，頗得均平之道。録其績效，擢處鈞衡。造膝之時，亦聞其算畫；沃心之際，備見其謀猷。於是念彼邊隅，控臨巴蜀，藉其才術，再静蠻陬。翻致帑廩空虛，軍資窘竭，冤流闔境，寇逼連甍。雖易帥已來，頻移星琯，而無備之後，歲有干戈。昨者徼障初安，瘡痍復釁。敷尋事實，果驗根由。既乖經濟之源，益昧君臣之義。出於物論，非獨予懷，是議難處近藩，爰更散秩。可太子少保，分司東都。

未幾卒。

子潭、澤，皆登進士第。

潭累官至禮部侍郎。中和三年選士，多至卿相。

子坦。

九年，龐勛占據徐州，南蠻深入境内。天子鑒於夏侯孜治理蜀没有政績，下詔説：

> 河中晉絳磁隰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河中尹、上柱國、譙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户夏侯孜，早年因爲文詞，進而考上科舉，歷次擔任清貴的官職，也有能幹的名聲。在東陽施展安定民衆的才能，在故絳顯揚治理百姓的美稱。以後供職御史臺，加恩出任刺史，都以公卿的才識，不辜負一時的選任。自從執掌國家日常費用，備歷重重艱難，安然行使掌財的權力，深合均衡的道理。論其功績，升任宰相。面談之時，也聽到他的籌劃，獻策之際，都目睹他的計謀。於是思慮那邊境之地，控扼接壤巴蜀，要依靠他的才能，使蠻界重獲安寧。他反而使庫藏空虛，軍需枯竭，怨恨遍布全境，蠻寇進逼重鎮。雖然改换節帥以來，接連派出使臣，然而失去戒備之後，年年都有戰事。不久以前邊界屏障剛獲安寧，如今禍害再度産生。廣搜事實，證實根源。既背離治國救民之本，更昏昧奉事君王之義。出於衆議，不僅是我的意見。議論説難於任職近藩，而改任爲散秩。可任太子少保，在東都任職。

不久死去。

兒子名潭、澤，都考上進士科。

夏侯潭多次任官做到禮部侍郎。中和三年主持科舉考試，所選士子有多人做到卿相。

兒子名坦。

劉瞻

劉瞻字幾之，彭城人。祖升，父景。

瞻大中初進士擢第。四年，又登博學宏詞科，歷佐使府。咸通初升朝，累遷太常博士。劉瑑作相，以宗人遇之，薦爲翰林學士。轉員外、郎中，正拜中書舍人、户部侍郎、承旨。出爲太原尹、河東節度使。入拜京兆尹，復爲户部侍郎、翰林學士。十年，以本官同平章事，加中書侍郎，兼刑部尚書、集賢殿大學士。

十一年八月，同昌公主薨，懿宗尤嗟惜之。以翰林醫官韓宗召、康仲殷等用藥無效，收之下獄。兩家宗族枝蔓盡捕三百餘人，狴牢皆滿。瞻召諫官令上疏，無敢極言。瞻自上疏曰：

> 臣聞修短之期，人之定分，賢愚共一，今古攸同。喬松蕣花，稟氣各異。至如籛鏗壽考，不因有智而延齡；顔子早亡，不爲不賢而促壽。此皆含靈稟氣，修短自然之理也。一昨同昌公主久嬰危疾，深軫聖慈。醫藥無徵，幽明遽隔。陛下過鍾宸愛，痛切追思，爰責醫工，令從嚴憲。然韓宗召等因緣藝術，備荷寵榮，想於診候之時，無不盡其方術。亦欲病如沃雪，藥暫通神，其奈禍福難移，竟成差跌。原其情狀，亦可哀矜。而差誤之愆，死未塞責。自陛下雷霆一怒，朝野震驚，囚九族於狴牢，因兩人之藥誤。老幼械繫三百餘人，咸云："宗召荷恩之日，寸禄不沾，進藥之時，又不同議。此乃禍從天降，罪匪己爲。"物議沸騰，道路嗟嘆。陛下以寬仁

劉瞻字幾之，是彭城人。祖父名升，父親名景。

劉瞻大中初年考中進士科。四年，又考上博學宏詞科，多次在藩鎮幕府裏任職。咸通初年升爲朝官，多次升任爲太常博士。劉瑑任宰相，由於他是同宗而禮遇他，舉薦他任翰林學士。轉任員外、郎中，正式授任中書舍人、户部侍郎、承旨。出任太原尹、河東節度使。召入朝授任京兆尹，重任户部侍郎、翰林學士。十年，以本官任同平章事，加中書侍郎，兼刑部尚書、集賢殿大學士。

十一年八月，同昌公主去世，懿宗十分哀傷惋惜。他認爲翰林醫官韓宗召、康仲殷等人用藥無效，把二人拘捕下獄。兩家的宗族受到牽連都被捕押達三百多人，充滿牢獄。劉瞻召見諫官讓他們上疏，無人敢於直言。劉瞻便親自上疏説：

> 臣聽説壽命的長短，是命中注定的，無論是賢是愚全都相同，在今在古都是一樣。青松蒼鬱不老與蕣花朝開暮合，是因爲稟承的天地之氣不同。至於像籛鏗高壽，不是因爲他有智慧而長壽；顔子早死，不是因爲他不賢而短命。這都是包容萬物之靈稟受天地之氣各有不同，壽命長短自然各異的道理。此前同昌公主久患重病，深爲聖上感念。醫藥没有功效，生死驟然相隔。陛下過於鍾愛，痛切追念，因而責罰醫工，下令嚴法懲辦。然而韓宗召等人依賴技藝，備受寵榮，料想在診治之時，無不竭盡所能。也想要病如同沸水澆雪，使藥效很快就能通達神明，無奈禍福難以改變，終於失敗。推究情狀，也可哀憐。而差誤的罪過，死也不能補救。自從陛下雷霆一怒，朝野震驚，囚禁其九族在牢獄，出於兩人的藥誤。老幼被施加刑具關押三百餘人，都説："韓宗召在受恩之日，并没有得到他的點滴好處，在進藥之時，又没有參預一同商議。這真是禍從天降，罪責不是自己所犯。"輿論沸騰，路人嘆息。陛

厚德，御宇十年，四海萬邦，咸歌聖政。何事遽移前志，頓易初心。以達理知命之君，涉肆暴不明之謗。且殉官女而違道，囚平人而結冤，此皆陛下安不思危、忿不顧難者也。陛下信崇釋典，留意生天，大要不過喜捨慈悲，方便布施，不生惡念，所謂福田。則業累盡消，往生忉利，比居濁惡，未可同年。伏望陛下盡釋繫囚，易怒爲喜，虔奉空王之教，以資愛主之靈。中外臣僚，同深懇激。

帝閱疏大怒，即日罷瞻相位，檢校刑部尚書、同平章事、江陵尹，充荆南節度等使。再貶康州刺史，量移虢州刺史。入朝爲太子賓客分司。翰林學士户部侍郎鄭畋、右諫議大夫高湘、比部郎中知制誥楊知至、禮部郎中魏簹、兵部員外張顏、刑部員外崔彦融、御史中丞孫瑝等，皆坐瞻親善貶逐。京兆尹温璋仰藥而卒。

下以寬仁厚德，統治天下十年，四海萬方，都歌頌聖政，什麽原因使陛下突然改變了從前的志向，立即變易了初衷。作爲達理知命的君主，却蒙受狂暴不明的惡名。又殉葬宫女而違背大道，囚禁平民而造成冤屈，這些都是陛下安不思危、怒不顧禍啊。陛下崇信佛典，留意再生天界，其大旨不過是樂行慈悲，隨事布施，不生惡念，這就是所謂福田。如此則罪孽都會消除，能够上天堂，而與惡濁行爲相近，則不可同日而語。乞望陛下盡行釋放在押的囚犯，轉怒爲喜，虔誠事奉佛祖的教誨，以便救助愛君的生靈。内外臣僚，共同深切誠心感激。

皇帝閲看諫疏後大怒，即日罷免劉瞻的宰相職位，任檢校刑部尚書、同平章事、江陵尹，充荆南節度等使。再次被貶爲康州刺史，酌情内調爲虢州刺史。召入朝任太子賓客在東都任職。翰林學士户部侍郎鄭畋、右諫議大夫高湘、比部郎中知制誥楊知至、禮部郎中魏簹、兵部員外張顏、刑部員外崔彦融、御史中丞孫瑝等人，都因與劉瞻親近友善而獲罪遭到貶斥放逐。京兆尹温璋服毒而死。

劉瑑

劉瑑者，彭城人。祖璠，父煟。

瑑開成初進士擢第。會昌末，累遷尚書郎、知制誥，正拜中書舍人。大中初，轉刑部侍郎。瑑精於法律，選大中以前二百四十四年制敕可行用者二千八百六十五條，分爲六百四十六門，議其輕重，别成一家法書，號《大中統類》，奏行用之。出爲河南尹，遷檢校工部尚書、汴州刺史、宣武軍節度使。十一年五月，加檢校禮部尚書、太原尹、北都留守、河東節度觀察等使。其年十二月入朝，拜户部侍郎，判度支。尋以本官同平章事，領使如故。十二年，累加集賢殿大學士。罷相，又歷方鎮，卒。

劉瑑，是彭城人。祖父名璠。父親名煟。

劉瑑開成初年考中進士科。會昌末年，多次升任爲尚書郎、知制誥，正式授任爲中書舍人。大中初年，改任刑部侍郎。劉瑑精通法律，選擇大中以前二百四十四年的詔令可以借鑒實行的二千八百六十五條，分爲六百四十六門，議定其輕重緩急，另編成一部法書，稱作《大中統類》，上奏頒行。出任河南尹，升任檢校工部尚書、汴州刺史、宣武軍節度使。十一年五月，加授檢校禮部尚書、太原尹、北都留守、河東節度觀察等使。當年十二月被召入朝廷，授任户部侍郎，掌管度支。不久以本官任同平章事，所掌的使職依舊。十二年，幾次加授爲集賢殿大學士。被罷去宰相，又任方鎮節度使，死去。

弟項，亦登進士第。

弟弟名項，也考上進士科。

曹確　曹汾

曹確字剛中，河南人。父景伯，貞元十九年進士擢第，又登制科。

曹確字剛中，是河南人。父親名景伯，貞元十九年考中進士科，又考上制科。

確開成二年登進士第，歷聘藩府。入朝爲侍御史，以工部員外郎知制誥，轉郎中，入内署爲學士，正拜中書舍人，賜金紫，權知河南尹事。入爲兵部侍郎。咸通五年，以本官同平章事，加中書侍郎、監修國史。

曹確於開成二年考上進士科，多次被徵入藩鎮幕府裏任職。被召入朝廷任侍御史，以工部員外郎任知制誥，改任郎中，被召入内廷任學士，正式授任爲中書舍人，賜金紫，臨時主持知河南尹事。被召入朝任兵部侍郎。咸通五年，以本官任同平章事，加授中書侍郎、監修國史。

確精儒術，器識謹重，動循法度。懿宗以伶官李可及爲威衛將軍，確執奏曰："臣覽貞觀故事，太宗初定官品令，文武官共六百四十三員，顧謂房玄齡曰：'朕設此官員，以待賢士。工商雜色之流，假令術逾儕類，止可厚給財物，必不可超授官秩，與朝賢君子比肩而立，同坐而食。'大和中，文宗欲以樂官尉遲璋爲王府率，拾遺竇洵直極諫，乃改授光州長史。伏乞以兩朝故事，别授可及之官。"帝不之聽。

曹確精通儒術，器識恭謹莊重，言行合乎法度。懿宗以伶官李可及任威衛將軍，曹確堅持上奏説："臣看貞觀的舊事，太宗當初制定官品令，文武官共六百四十三員，對着房玄齡説：'朕設置這些官位，以等待賢能之士。工商各色人等，假使技藝超出同類人，衹可厚給財物，一定不能破格授任官職，讓他們與朝廷賢人君子并肩而立，同坐而食。'大和年間，文宗想讓樂官尉遲璋任王府率，拾遺竇洵直直言進諫，於是改授光州長史。乞望依照兩朝的先例，另外授任李可及官職。"皇帝没有接納。

可及善音律，尤能轉喉爲新聲，音辭曲折，聽者忘倦。京師屠沽效之，呼爲"拍彈"。同昌公主除喪後，帝與淑妃思念不已，可及乃爲《歎百年舞曲》。舞人珠翠盛飾者數百人，畫魚龍地衣，用官絁五千匹。曲終樂闋，珠璣覆地，詞語凄惻，聞者涕流，帝故寵之。嘗於安國寺作《菩薩蠻舞》，如佛降生，帝益憐之。可及嘗爲子娶婦，帝賜酒二銀樽，啓之非酒，乃金翠也。人無敢非之者，唯確與中尉西門季玄屢論之，帝猶顧待不衰。僖宗即位，崔彦昭奏逐之，死於嶺表。

李可及擅長音律，尤其能婉轉歌喉唱成新曲，音辭曲折，使聽者忘掉疲倦。京城的屠夫賣酒之徒起而仿效，稱作"拍彈"。同昌公主喪期期滿之後，皇帝與郭淑妃思念不已，李可及於是作《歎百年舞曲》。舞人佩帶珠翠盛妝打扮的有數百人，繪魚龍而製成地毯，耗用官庫粗綢五千匹。曲終樂盡，珠寶滿地，詞語悲傷，聽者流淚，皇帝因而寵愛他。他曾經在安國寺作《菩薩蠻舞》，如同佛祖降生，皇帝越發憐愛他。李可及曾經爲兒子娶妻，皇帝賜給他御酒二銀樽，打開一看不是酒，而是金翠。無人敢於非議，衹有曹確與中尉西門季玄屢次奏論，但皇帝待他恩遇不减。僖宗即位，被崔彦昭上奏放逐，死在嶺南。

確累加右僕射，判度支事。在相位六年。九年罷相，檢校司徒、平章事、潤州刺史、鎮海軍節度觀察等

曹確多次加授爲右僕射，掌管度支事。在宰相位六年。九年被罷去宰相，任檢校司徒、平章事、潤州刺史、鎮海軍節度觀察等使。由於出師

使。以出師捍龐勛功，就加太子太師。

弟汾，亦進士登第，累官尚書郎、知制誥，正拜中書舍人。出爲河南尹，遷檢校工部尚書、許州刺史、忠武軍節度觀察等使。入爲户部侍郎，判度支。弟兄并列將相之任，人士榮之。

確與畢諴俱以儒術進用，及居相位，廉儉貞苦，君子多之，稱爲曹、畢。

抵禦龐勛有功，就原職加太子太師。

弟弟名汾，也考中進士科，歷任尚書郎、知制誥，正式授任爲中書舍人。出任河南尹，升任檢校工部尚書、許州刺史、忠武軍節度觀察等使。被召入朝任户部侍郎，掌管度支。弟兄并列將相之位，士大夫們認爲榮耀。

曹確與畢諴都是以儒術獲得進用，到身居宰相之位，廉潔儉樸正直勤苦，受到正直人士的贊美，稱爲曹、畢。

畢諴

畢諴者，字存之，鄆州須昌人也。伯祖構，高宗時吏部尚書。構弟栩，鄧王府司馬。生凌。凌爲汾州長史，生勻，爲協律郎。勻生諴。

少孤貧，燃薪讀書，刻苦自勵。既長，博通經史，尤能歌詩。端愨好古，交游不雜。大和中，進士擢第，又以書判拔萃，尚書杜悰鎮許昌，辟爲從事。悰領度支，諴爲巡官。悰鎮揚州，又從之。悰入相，諴爲監察，轉侍御史。武宗朝，宰相李德裕專政，出悰爲東蜀節度。悰之故吏，莫敢餞送問訊，唯諴無所顧慮，問遺不絶。德裕怒，出諴爲磁州刺史。宣宗即位，德裕得罪，凡被譴者皆徵還。諴入爲户部員外郎，分司東都，歷駕部員外郎、倉部郎中。故事，勢門子弟，鄙倉、駕二曹，居之者不悦。唯諴受命，恬然恭遜，口無異言，執政多之。改職方郎中，兼侍御史知雜。期年，召爲翰林學士、中書舍人，遷刑部侍郎。

畢諴，字存之，是鄆州須昌人。伯祖父名構，在高宗時任吏部尚書。畢構的弟弟名栩，任鄧王府司馬。生兒子名凌。畢凌任汾州長史，生兒子名勻，任協律郎。畢勻生兒子名諴。

畢諴少年時孤苦貧窮，他點柴照明讀書，刻苦勉勵自己。成年以後，博通經史，尤其擅長作詩。他正直樸實崇尚古道，交往之人都是正人君子。大和年間，考中進士科，又因考上書判拔萃科，尚書杜悰鎮守許昌，徵用他爲從事。杜悰掌管度支，畢諴任巡官。杜悰鎮守揚州，又跟隨着他。杜悰被召入朝廷擔任宰相，畢諴任監察御史，改任侍御史。在武宗朝，宰相李德裕專掌朝政，排擠杜悰出任東蜀節度使。杜悰的舊僚屬，無人敢於餞行看望，祇有畢諴無所顧慮，不斷前去探視并饋贈物品。李德裕發怒，把畢諴放逐出朝任磁州刺史。宣宗即位，李德裕獲罪，凡是被貶斥放逐的人全都徵回。畢諴被召入朝任户部員外郎，在東都任職，歷任駕部員外郎、倉部郎中。按照舊例，權勢人家的子弟，鄙視倉、駕二曹，擔任此職位的人都不樂意。祇有畢諴接受任命，恬然恭遜，口無異言，受到執政者的贊揚。改任職方郎中，兼侍御史掌管雜務。滿一年，召入内廷任翰林學士、中書舍人，升任刑部侍郎。

自大中末，党項羌叛，屢擾河西。宣宗召學士對邊事，諴即援引古今，論列破羌之狀，上悦曰："吾方擇能帥，安集河西，不期頗、牧在吾

自從大中末年以來，党項羌反叛，多次騷擾河西。宣宗召見學士商議邊境的事態，畢諴當即援引古今，論列破羌的對策，皇上高興地説："我正在挑選能幹的統帥，安定河西，没有想到

禁署，卿爲朕行乎?”誠忻然從命，即用誠爲邠寧節度、河西供軍安撫等使。誠至軍，遣使告喻叛徒，諸羌率化。又以邊境禦戎，以兵多積穀爲上策。乃召募軍士，開置屯田，歲收穀三十萬石，省度支錢數百萬。詔書嘉之，就加檢校工部尚書，移鎮澤潞，充昭義節度使。二年，改太原尹、北都留守、河東節度使。太原近胡，九姓爲亂。誠明賞罰，謹斥候，期年諸部革心。就加檢校尚書左僕射，移授汴州刺史，充宣武軍節度、宋亳汴觀察等使。

其年，入爲户部尚書，領度支。月餘，改禮部尚書，同平章事，累遷中書侍郎、兵部尚書、集賢大學士。在相位三年，十月以疾固辭位，詔守兵部尚書，以其本官同平章事，出鎮河中。十二月二十三日，卒于鎮，時年六十二。

誠謹重，長於文學，尤精吏術。在相位，以同官任情不法，固辭而免，君子美之。

子紹顔、知顔，登進士第，累歷顯官。

杜審權

杜審權字殷衡，京兆人也。國初萊成公如晦六代孫。祖佐，位終大理正。佐生二子，元穎、元絳。元穎，穆宗朝宰相。絳位終太子賓客。絳生二子，審權、蔚，并登進士第。

審權釋褐江西觀察判官，又以書判拔萃，拜右拾遺，轉左補闕。大中初，遷司勛員外郎，轉郎中知雜。又以本官知制誥，正拜中書舍人。十年，權知禮部貢舉。十一年，選士三十人，後多至達官。正拜禮部侍郎。其年冬，出爲陝州大都督府長史、陝

廉頗、李牧就在我的禁署，卿爲我前去可以嗎?”畢誠欣然從命，朝廷立即任用畢誠爲邠寧節度、河西供軍安撫等使。畢誠來到軍中，派遣使者前往告諭反叛者，諸羌都遵奉教化。他又認爲在邊境抵禦戎寇，以兵多積糧爲上策。於是招募軍士，開墾設置屯田，每年收穫穀物三十萬石，節省度支錢數百萬。皇帝頒布詔書嘉獎他，就原職加授檢校工部尚書，調職鎮守澤潞，充任昭義節度使。二年，改任太原尹、北都留守、河東節度使。太原接近胡地，九姓部落作亂。畢誠嚴明賞罰，慎重警戒，一年後諸部回心改過。就原職加授檢校尚書左僕射，改授汴州刺史，充任宣武軍節度、宋亳汴觀察等使。

當年，被召入朝任户部尚書，兼管度支。一個多月後，改任禮部尚書，同平章事，多次升任爲中書侍郎、兵部尚書、集賢院大學士。在宰相位三年，十月因病執意辭去相位，皇帝下詔任爲兵部尚書，以其本官任同平章事，出任河中節度使。十二月二十三日，死於鎮所，時年六十二歲。

畢誠恭謹慎重，擅長文學，尤其精於爲官之道。在宰相位，由於同僚爲所欲爲横行不法，他堅決辭職而免職，受到正直人士的贊美。

兒子名紹顔、知顔，考上進士科，歷任顯官。

杜審權字殷衡，是京兆人。他是開國之初萊成公杜如晦的六代孫。祖父名佐，官位終於大理正。杜佐生有兩個兒子，名元穎、元絳。杜元穎，是穆宗朝的宰相。杜元絳官位終於太子賓客。杜元絳生有二子，名審權、蔚，都考上進士科。

杜審權出仕任江西觀察判官，又因考上書判拔萃科，授任右拾遺，改任左補闕。大中初年，升任司勛員外郎，改任郎中知雜。又以本官任知制誥，正式授任爲中書舍人。十年，臨時主持禮部科舉。十一年，選取士子三十人，後來多做到顯官。正式授任禮部侍郎。當年冬天，出任陝州大都督府長史、陝虢都團練觀察使，加授檢校户

號都團練觀察使，加檢校户部尚書、河中尹、河中 晋絳節度使。懿宗即位，召拜吏部尚書。三年，以本官同平章事，累加門下侍郎、右僕射。九年罷相，檢校司空，兼潤州刺史、鎮海軍節度使、蘇 杭 常等州觀察使。

時徐州戍將龐勛自桂州擅還，據徐、泗，大擾淮南。審權與淮南節度使令狐綯、荆南節度使崔鉉，奉詔出師，掎角討賊，而浙西饋運不絶，繼破徐戎。賊平，召拜尚書左僕射。十一年，制曰：

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司空、守尚書左僕射、上柱國、襄陽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户杜審權，韵合黄鍾，行真白璧。冲粹孕靈岳之秀，精明涵列宿之光，塵外孤標，雲間獨步。踐歷華貫，餘二十年；鑒裁名流，凡幾百輩。清切之任無不試，重難之務無不經。静而立名，嚴以肅物，絶分毫徇己之意，秉尺寸度量之懷。貞方飾躬，温茂繕性。儉不逼下，畏以居高。語默適時，喜愠莫見。頃罷機務，鎮于金陵，值淮夷猖狂，干戈悖起。累發猛士，挫彼賊鋒；廣備糗糧，助兹軍食。深惟將相之大體，頗睹文武之全才。王導以蕭灑之名，不忘戎事；謝安以恬澹之德，亦在兵間。及駟馬來朝，擢居端揆，嚴重自處，恬曠不渝。虞 芮之故都，前踪尚爾；郇瑕之舊地，往事依然。兼以股肱之良，爲吾腹心之寄，改佩相印，更握兵符。仍五教之崇名，極一時之盛禮。可檢校司徒、同平章事、河中尹，充河中 晋絳節度觀察等使。

部尚書、河中尹、河中 晋絳節度使。懿宗即位，被召入朝任吏部尚書。三年，以本官任同平章事，多次加授爲門下侍郎、右僕射。九年被罷去宰相，任檢校司空，兼潤州刺史、鎮海軍節度使、蘇 杭 常等州觀察使。

當時徐州戍將龐勛從桂州擅自返回，占據了徐、泗，大肆騷擾淮南。杜審權與淮南節度使令狐綯、荆南節度使崔鉉，奉朝廷詔命共同出兵，互相策應分路進軍討伐叛賊，而浙西供應運輸不絶，繼而消滅徐戎。叛賊被平定後，他被召入朝授任尚書左僕射。十一年，皇帝下詔書説：

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司空、守尚書左僕射、上柱國、襄陽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户杜審權，韵致合於黄鐘，行爲真同白璧。淡泊純正包孕着天地的靈秀，精誠光明含容着群星的光華。清高超絶於世外，特立獨行於雲霄。歷登顯貴職位，二十餘年；鑒别裁定名士，共幾百人。清貴近密的職位無不擔任，繁重困難的事務無不經辦。沉静而樹立起名望，威嚴而使衆人恭敬，杜絶分毫利己的私念，具有以法則度量的襟懷。正直修身，温厚養性。儉樸不威逼下屬，謹慎而身居高位。發言沉默合乎時宜，喜怒哀樂不形於色。以往罷去機要職任，鎮守金陵，時逢淮夷猖狂作亂，叛逆興起戰事。調發猛士連連出擊，摧折逆賊的鋒芒；廣蓄糧餉，接濟我方的軍食。深知將相的大體，頗見文武之全才。王導以瀟灑的名聲，不忘兵戎之事；謝安以恬淡的德行，也在軍旅之中。到駟馬高車前來朝見之時，升擢位居尚書省長官，以嚴肅莊重持身自處，恬淡曠達始終如一。虞芮的故都，前迹尚在；郇瑕的舊地，往事依然。兼以股肱良臣，爲我心腹重托，改佩相印，又握兵符。繼承恭奉五教的美名，極盡一時的盛禮。可任檢校司徒、同平章事、河中尹，充河中 晋絳節度觀察等使。

數年以本官兼許州刺史、忠武軍節度觀察等使，入爲太子太傅，分司東都。卒，贈太師，謚曰德。

三子：讓能、彦林、弘徽。

杜讓能

讓能咸通十四年登進士第，釋褐咸陽尉。宰相王鐸鎮汴，奏爲推官。入爲長安尉、集賢校理。丁母憂，以孝聞。服闋，淮南節度使劉鄴辟掌記室，得殿中，賜緋。入爲監察。牛蔚鎮興元，奏爲節度判官。入爲右補闕，歷侍御史、起居郎、禮部、兵部員外郎。蕭遘領度支，以本官判度支案。

黄巢犯京師，奔赴行在，拜禮部郎中、史館修撰。尋以本官知制誥，正拜中書舍人。謝日，面賜金紫之服，尋召充翰林學士。六飛在蜀，關東用兵，徵發招懷，書詔雲委。讓能詞才敏速，筆無點竄，動中事機，僖宗嘉之，累遷户部侍郎。從駕還京，加禮部尚書，進階銀青光禄大夫，封建平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户。轉兵部尚書、學士承旨。

沙陀逼京師，僖宗蒼黄出幸。是夜，讓能宿直禁中，聞難作，步出從駕。出城十餘里，得遺馬一匹，無羈勒，以紳束首而乘之。駕在鳳翔，朱玫兵遽至，僖宗急幸寶雞，近臣唯讓能獨從。翌日，孔緯等六七人至。邠師攻關，帝幸梁、漢，棧道爲石協所毁，崎嶇險阻之間，不離左右。帝顧謂之曰："朕之失道，再致播遷。險難之中，卿常在側，古所謂忠于所事，卿無負矣!"讓能謝曰："臣家世歷重任，蒙國厚恩，陛下不以臣愚，擢居近侍。臨難苟免，臣之耻也；獲捍牧圉，臣之幸也。"至褒中，加金紫光禄大夫，改兵部侍郎，同平章

數年之後，以本官兼任許州刺史、忠武軍節度觀察等使，召入朝任太子太傅，在東都任職。去世，追贈太師，謚號德。

有三個兒子：名讓能、彦林、弘徽。

杜讓能咸通十四年考上進士科，出仕任咸陽尉，宰相王鐸鎮守汴州，奏請朝廷任他爲推官。召入朝任長安尉、集賢校理。爲母親守喪，因盡孝而聞名。服喪期滿，淮南節度使劉鄴徵用他爲掌記室，獲任殿中，賜緋。被召入朝任監察。牛蔚鎮守興元，奏請朝廷任他爲節度判官。召入朝任右補闕，歷任侍御史、起居郎、禮部、兵部員外郎。蕭遘兼管度支，他以本官掌管度支案。

黄巢進犯京城，他奔赴皇帝所在之處，授任禮部郎中、史館修撰。不久以本官知制誥，正式授任爲中書舍人。在謝恩之日，皇帝當面賜給他金紫朝服，不久召入内廷充任翰林學士。皇帝車駕在蜀，關東用兵，徵發招撫，下達詔書紛繁。杜讓能文思敏捷，落筆不加修改，所言都能切中事機，受到僖宗的贊賞，幾次升任爲户部侍郎。隨從皇帝車駕返回京城，加授禮部尚書，進階銀青光禄大夫，封建平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户。改任兵部尚書、學士承旨。

沙陀進逼京城，僖宗倉皇出行。當夜，杜讓能在宫中值班，聽説發生變亂，徒步出行隨從皇帝車駕。出城十餘里，得到了一匹走失的馬，没有籠頭繮繩，他用衣帶捆住馬頭而騎上。皇帝在鳳翔，朱玫的軍隊突然來到，僖宗急忙前去寶雞，近臣衹有杜讓能一人隨從。第二天，孔緯等六七人方纔來到。邠州的軍隊攻打關隘，皇帝前往梁、漢，棧道被石協破壞，崎嶇險阻之時，杜讓能不離皇帝左右。皇帝對他説道："朕統治失道，再次導致流離遷徙。艱難之中，卿常在左右，古人所説的忠於所事，卿無愧於此!"杜讓能致謝説："臣家世代經歷重任，蒙受國家厚恩，陛下不以臣爲愚，提升爲近侍。面臨國難而苟且躲避，是臣的耻辱；獲任捍禦疆土，是臣的幸運。"到達褒中，加授他金紫光禄大夫，改任兵

事。

時朱玫立襄王稱制，天下牧伯附之者十六七，貢賦殆絶。朝士纔十數人，行帑無寸金，衛兵不宿飽。帝垂泣側席，無如之何。讓能首陳大計，請以重臣使河中，諭王重榮以大義，果承詔請雪，以圖討逆。京師平，拜特進、中書侍郎，兼兵部尚書、集賢殿大學士，進封襄陽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户。駕在鳳翔，李昌符作亂，倏然變起，讓能單步入侍。時朝臣受僞署者衆，法司請行極法，以戒事君，讓能固爭之，獲全者十七八。昭宗纂嗣，賜扶危啓運保乂功臣，加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左僕射，封晉國公，增邑千户，仍賜鐵券。誅秦宗權，許、蔡平定，加司空、門下侍郎、監修國史。昭宗郊禮畢，進位司徒、太清宫使、弘文館大學士、延資庫使、諸道鹽鐵轉運等使，加食邑一千户。明年，册拜太尉，加食邑一千户。

自大順已來，鳳翔李茂貞大聚兵甲，恃功驕恣。會楊復恭走山南，茂貞欲兼有梁、漢之地，亟請問罪，詔未允而出師。昭宗怒其專，不得已而從之。及山南平，詔授以茂貞鎮興元，徐彦若鎮鳳翔，仍割果、閬兩州隸武定軍。茂貞怒，上章論列，語辭不遜，又與讓能書曰：

> 宰相之職，外撫四夷，内安百姓。陰陽不順，猶資燮理之功；宇宙將傾，須假扶持之力。即萬靈舒慘，四海安危，盡繫朝綱，咸由廟算，既爲重任，方屬元臣。况今國步猶艱，皇居未壯。曩日九衢三市，草擁荒墟；當時萬户千門，霜凝白骨。大厦傾欹而未已，沉痾綿息以無餘。

部侍郎，同平章事。

當時朱玫擁立襄王行使皇帝權力，各地州郡附從的有十分之六七，朝廷的貢賦幾乎斷絶。朝官衹有十幾人，行囊空空，衛兵食不果腹。皇帝落淚坐不安席，無可奈何。杜讓能首先陳論大計，請求派重臣出使河中，用大義説服王重榮，王重榮果然奉詔請求爲國雪耻，籌劃討伐逆賊。京城平定，授任特進、中書侍郎，兼兵部尚書、集賢殿大學士，進封襄陽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户。皇帝車駕在鳳翔，李昌符作亂，突然生出事變，杜讓能單獨步行入侍皇帝。當時朝臣接受僞官的爲數衆多，法司請求行使極刑，以便警戒奉事君主者，杜讓能據理力争，十分之七八的人得以獲免。昭宗繼位，賜給他扶危啓運保乂功臣稱號，加授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左僕射，封晉國公，增加食邑一千户，并賜給鐵券。殺掉秦宗權，許、蔡平定以後，加授他司空、門下侍郎、監修國史。昭宗舉行祭天地的郊祀大典完畢，他進位司徒、太清宫使、弘文館大學士、延資庫使、諸道鹽鐵轉運等使，增加食邑一千户。第二年，册拜太尉，增加食邑一千户。

自從大順以來，鳳翔李茂貞大規模集結兵力，依恃有功而驕横放肆。當時楊復恭投靠山南，李茂貞企圖兼并梁、漢之地，一再向朝廷請求起兵討伐，没有得到詔命允許而擅自出師。昭宗惱怒他自作主張，不得已也衹好聽之任之。到山南平定以後，朝廷下詔授任李茂貞爲興元節度使，徐彦若爲鳳翔節度使，并割出果、閬二州隸屬武定軍。李茂貞發怒，上疏陳論，言語不遜，又致書杜讓能説：

> 宰相的職務，對外要安撫四夷，對内要安定百姓。陰陽不順，還需依靠他協調治理的事功；宇宙將傾，需要藉重他扶助支持的能力。則百姓的寬舒和殘苛，四海的安定與危亡，全係於朝廷的法度，都出於廟堂的謀劃，既然屬於重任，就要交托元臣。何況如今國運仍然艱難，皇帝宫室没有修復恢弘。往日的九街三市，茂草簇擁着荒墟；當年的萬户千家，冰霜凝結於白骨。大厦傾斜而不

皆云非賢后無以拯社稷之危，非真宰無以革寰區之弊。今明公捨築入夢，投竿爲師，踐履中台，制臨外閫，不究興亡之理，罕聞沉斷之機。蓋意有所不平，心有所未悟，輒思上問，願審臧謀。竊見楊守亮擅舉干戈，阻艱西道，將圖割據，吞并東川。居巴、賨爲一窟豺狼，在梁、漢致十年荆棘。果聞敗衄，尋挫凶狂。既前去而不諧，思却歸而無地。當道與邠州見爲隔絶綱運，方舉問罪兵師，忽聞朝廷授武定之雙旌，割果、閬之兩郡，未審是何名目？酬何功勞？紊大國之紀綱，蠹天子之州縣，非惟取笑於童稚，抑亦包羞於馬牛。自謂奇謀，信爲獨見。伏慮是明公賞凶黨無君之輩，挫忠臣奉國之心。要助奸邪，須摧正直。又聞公切於保位，利在安家。商量不自於中書，剸割全通於内地。雖知深奥，罕測津涯，亦聞駭異群情，頗是喧騰衆口。

止，重病纏身而不愈。都説没有賢明的君主不能拯救社稷的危亡，不是真正的宰相不能革除天下的弊病。如今明公如同傅説捨棄構築而進入武丁的夢境，吕尚丢掉釣竿而成爲周的國師，位登中樞，控制軍鎮，不推求興亡的道理，少聽説決斷的機謀。如此則意有所不安，心有所不悟，則想到上問，願詳知良謀。臣見楊守亮擅自用兵，阻塞西道，企圖割據，吞并東川。居於巴、賨成爲一方的豺狼，身在梁、漢導致十年的紛亂。終於聽説他被打敗，不久就會摧毁凶狂。既已前去而未能成功，想要返回而没有地方。本道與邠州現因爲隔絶綱運，正要起兵討伐，忽然聽説朝廷授給武定兩副旌節，割去果、閬二州之地，不清楚是什麽原因？酬報什麽功勞？混亂了國家的法度，損害了天子的州縣，不僅被童稚取笑，又使牛馬也含羞。自認作奇謀，相信爲獨見。憂慮這是明公獎賞凶黨犯上之輩，損傷忠臣奉國之心。要助奸邪，須害正直。又聽説公忙於保位，利在安家。商議不出自中書，專斷都勾通内臣。雖然知曉深奥，難以猜測全部，又聽説震驚群情，使衆議大爲沸騰。

其悖戾如此。

他的狂妄就是如此。

京師百姓，聞茂貞聚兵甲，群情恟恟，數千百人守闕門。候中尉西門重遂出，擁馬論列曰："乞不分割山南，請姑息鳳翔，與百姓爲主。"重遂曰："此非吾事，出於宰相也。"昭宗怒，詔讓能只在中書調發畫計，不歸第月餘。宰相崔昭緯陰結邠、岐爲城社，凡讓能出一言，即日達於茂貞、行瑜。茂貞令健兒數百人，雜市人於街。崔昭緯、鄭延昌歸第，市人擁肩輿訴曰："岐帥無罪，幸相公不加討伐，致都邑不寧。"二相輿中喻之曰："大政聖上委杜太尉，吾等不預。"市豪褰簾熟視，又不之識，因

京城百姓，聽説李茂貞聚集兵力，人心惶惶，數千百人守在宫門處。等到中尉西門重遂出來，擠在馬前陳述道："乞望不要分割山南，請遷就鳳翔方面，與百姓做主。"西門重遂説："這不是我的事，出於宰相。"昭宗發怒，下詔令杜讓能衹在中書省内策劃謀議調取徵發，不回府第有一個多月。宰相崔昭緯暗地勾結邠、岐作爲外援來加强自己的權勢，凡是杜讓能説出的每句話，當天就傳給李茂貞、王行瑜。李茂貞令健兒數百人，混雜在街上的居民中。崔昭緯、鄭延昌返回府第，居民就擠在肩輿旁申訴説："岐軍節帥無罪，望相公不要征討，以免使都邑不得安寧。"二位宰相在肩輿中告訴他們説："國家大政聖上都交給了杜太尉，我等不能參預。"市中豪

投瓦石，擊二相之輿。崔、鄭下輿散走，匿身獲免。是日，喪堂印公服，天子怒，捕魁首誅之，由是用兵之意愈堅。京師之人，相與藏竄，嚴刑不能已。讓能奏曰："陛下初臨大寶，國步未安。自艱難已來，且行貞元故事，姑息藩鎮。茂貞邇在國門，不宜起怨。臣料此時未可行也。"帝曰："政刑削弱，詔令不出城門，此賈生慟哭之際也。又《書》不云乎？藥不瞑眩，厥疾弗瘳。朕不能孱孱度日，坐觀凌弱。卿爲我主張調發，用兵吾委諸王。"讓能對曰："陛下憤藩臣之倔强，必欲强幹弱枝，以隆王室，此則中外大臣所宜戮力，以成陛下之志，不宜獨任微臣。"帝曰："卿位居元輔，與朕同休共戚，無宜避事。"讓能泣辭曰："臣待罪云司，未乞骸骨者，思有以報國恩耳，安敢愛身避事？况陛下之心，憲祖之志也。但時有所不便，勢有所必然。他日臣雖受晁錯之誅，但不足以殄七國之患，敢不奉詔，繼之以死。"

景福二年秋，上以嗣覃王爲招討使，神策將李鐬副之，率禁軍三萬，送彦若赴鎮。崔昭緯密與邠、鳳結托，心害讓能，言討伐非上意，出於太尉也。九月，茂貞出軍逆戰，王師敗于盩厔。岐兵乘勝至三橋，讓能奏曰："臣固預言之矣。請歸罪於臣，可以紓難。"上涕下不能已，曰："與卿訣矣。"即日貶爲雷州司户。茂貞在臨皋驛，請誅讓能，尋賜死，時年五十三。駕自石門還京，念讓能之冤，追贈太師。

子光乂、曉，以父枉横，不求聞達。曉入梁，位亦至宰輔。

强揭起簾子仔細察看，又不認識，因而投擲瓦石，擊打二相的肩輿。崔昭緯、鄭延昌下輿隨走隨躲，藏身獲免。當天，丢失堂印公服，天子大怒，抓獲爲首者處死，從此用兵之意更加堅定。京城之人，成群結隊地躲藏逃避，使用嚴刑都不能制止。杜讓能上奏説："陛下剛登上寶位時，國運不安。自從艱難以來，暫時實行貞元時的老辦法，姑息藩鎮。李茂貞近在京郊，不應挑起怨恨，臣認爲這時不可以進行討伐。"皇帝説："政令刑法削弱，詔令不能發出城門，這正是賈誼慟哭的時候。另外《書》上不是説了嗎？服藥不能使人頭暈目眩，這病就不能痊愈。朕不能怯懦度日，坐視欺凌。卿爲我主持調集徵發，用兵之事我交給諸王。"杜讓能回答説："陛下憤恨藩鎮的傲慢，一定要强幹弱枝，以便興盛王室，這事則應由内外大臣同心協力來完成陛下的志願，不應衹任用微臣一人。"皇帝説："卿位居主政的宰相，與朕休戚與共，不應迴避事情。"杜讓能流淚推辭説："臣待罪於中樞，没有請求退休，是因爲想要報效國恩，怎敢愛身避事？况且陛下的心意，是憲祖的志願。衹是時機有所不當，勢所必然。他日臣即使遭受晁錯那樣的殺身之禍，但也不足以消滅吴楚七國之亂，怎敢不奉詔命，繼之以死。"

景福二年秋天，皇上任用嗣覃王爲招討使，神策將李鐬爲副使，率領禁軍三萬，護送徐彦若前往鎮所。崔昭緯暗中與邠、鳳互相勾結托付，他内心嫉恨杜讓能，就説出兵討伐不是皇上的意願，是出於太尉。九月，李茂貞發兵迎戰，官軍在盩厔戰敗。岐軍乘勝追擊到三橋，杜讓能上奏説："臣本來已預言到此事了。請歸罪於臣，可以解除禍難。"皇上淚流不止，説："與卿訣别了。"當天貶爲雷州司户。李茂貞在臨皋驛，請求處死杜讓能，隨即賜死，時年五十三歲。皇帝車駕從石門返京，思念杜讓能的冤屈，追贈太師。

兒子名光乂、曉。因父蒙冤横死，不追求顯達。杜曉進入梁，官也做到宰相。

杜彥林　杜弘徽

彥林、弘徽，乾符中相次登進士第。彥林 光化中累官至尚書郎、知制誥，拜中書舍人。天祐初，爲御史中丞。

杜彥林、杜弘徽，乾符年間相繼考上進士科。杜彥林 光化年間多次任官做到尚書郎、知制誥，授任中書舍人。天祐初年，任御史中丞。

弘徽累官至中書舍人，遷户部侍郎，充弘文館學士、判館事，與兄同日被害。

杜弘徽多次任官做到中書舍人，升任户部侍郎，充弘文館學士、主持館事，與兄同日被害。

劉鄴　劉三復

劉鄴字漢藩，潤州 句容人也。父三復，聰敏絶人，幼善屬文。少孤貧，母有廢疾，三復丐食供養，不離左右，久之不遂鄉賦。長慶中，李德裕拜浙西觀察使，三復以德裕禁密大臣，以所業文詣郡干謁。德裕閱其文，倒屣迎之，乃辟爲從事，管記室。母亡，哀毁殆不勝喪。德裕三爲浙西，凡十年，三復皆從之。大和中，德裕輔政，用爲員外郎。居無何，罷相，復鎮浙西，三復從之。汝州刺史劉禹錫以宗人遇之，深重其才，嘗爲詩贈三復，序曰："從弟三復，三爲浙右從事，凡十餘年。往年主公入相，薦用登朝，中復從公之京口，未幾而罷。昨以尚書員外郎奉使至潞，旋承新命，改轅而東。三從公皆在舊地，徵諸故事，寔無其比，因賦詩餞别以志之。"又從德裕歷滑臺、西蜀、揚州，累遷御史中丞。會昌中，德裕用事，自諫議、給事拜刑部侍郎、弘文館學士、判館事。

劉鄴字漢藩，是潤州 句容人。父親名三復，聰敏過人，幼時善於作文章。少年時遭喪父而貧窮，母親有殘疾，劉三復乞討食物供養母親，不離左右，很久没有參加科舉。長慶年間，李德裕授任爲浙西觀察使，劉三復因李德裕是禁密大臣，帶着所作的文章到郡裏求見。李德裕閱看了他的文章，來不及整理衣冠倒穿着鞋急忙出迎，於是徵用他爲從事，掌管記室。母親去世，他哀傷過度損傷身體幾乎不能服喪。李德裕三次到浙西任職先後十年，劉三復都隨從着他。大和年間，李德裕執掌政事，任用他爲員外郎。時間不長，李德裕被罷去宰相，又出鎮浙西，劉三復仍隨從他。汝州刺史劉禹錫由於他是同宗而禮遇他，深爲器重他的才能，曾作詩贈劉三復，詩序説："從弟三復，三次任職浙右從事，共十多年。往年主公入朝，舉薦進用到朝廷中，後又跟隨主公到京口，不久而去職。往日以尚書員外郎之職奉使到潞，隨即接受新的使命，改變行程轉而向東。三次隨從主公都在舊地，考核舊事，古來無人可比。因而賦詩送别以記此事。"又隨從李德裕歷官滑臺、西蜀、揚州，多次升任爲御史中丞。會昌年間，李德裕當權，劉三復從諫議、給事而授任刑部侍郎、弘文館學士、主持館事。

朝廷用兵誅劉稹，澤潞既平，朝議以劉從諫妻裴氏是裴問之妹，欲原之。法司定罪，以劉稹之叛，裴以酒食會潞州將校妻女，泣告以固逆謀。三復奏曰：

朝廷使用武力討伐劉稹，澤潞平定之後，朝廷議論由於劉從諫之妻裴氏是裴問之妹，準備寬免她。法司定罪，認爲劉稹叛亂時，裴氏拿出酒食與潞州將校的妻女聚餐，哭泣着勸説她們以使她們堅定謀反之意。劉三復上奏説：

> 劉從諫苞藏逆謀，比雖已露，今推窮僕妾，尤得事情。據

> 劉從諫包藏反心，以前雖已暴露，如今追究僕妾，更得知真情，根據其謀劃的語

其圖謀語言，制度服物，人臣僭亂，一至於斯。雖生前幸免於顯誅，而死後已從於追戮，凡在朝野，同深慶快。且自古人臣叛逆，合有三族之誅。《尚書》曰：“乃有顛越不恭，我則劓殄滅之，無遺育，無俾易種于兹新邑。”如此則阿裴已不得免於極法矣。又況從諫死後，主張狂謀，罪狀非一。劉稹年既幼小，逆節未深，裴爲母氏，固宜誡誘，若廣説忠孝之道，深陳禍福之源，必冀虺毒不施，梟音全革。而乃激厲凶黨，膠固叛心，廣招將校之妻，適有酒食之宴，號哭激其衆意，贈遺結其群情。遂使叛黨稽不捨之誅，孽童延必死之命，以至周歲，方就誅夷，此阿裴之罪也。雖以裴問之功，或希減等，而國家有法，難議從輕。伏以管叔，周公之親弟也，有罪而且誅之。以周公之賢，尚不捨兄弟之罪；況裴問之功效，安能破朝廷法耶？據阿裴廢臣妾之道，懷逆亂之謀，裴問如周公之功，尚合行周公之戮。況於朝典，固在不疑。阿裴請準法。

從之。三復未幾病卒。

言，制度服物，人臣的犯上作亂，竟到如此地步。雖然生前幸免了當衆處死，然而死後已被追戮，無論朝野，都深爲欣慶。而自古人臣叛逆，應當有三族之誅。《尚書》説：“你等如敗壞法度不恭上命，我則滅亡斷絶你們，不留後代，不讓你們玷污這新都城。”如此則阿裴已不能免於死刑。又何況劉從諫死後，她主張狂謀，罪狀不一而足。劉稹年尚幼小，逆節不深，裴氏身爲人母，本應勸誡開導，如果廣説忠孝之道，深陳禍福之源，必能期待毒害不再流布，狂聲全部消除。然而她却激勵凶黨，堅定叛心，廣招將校之妻，正有酒食之宴，用號哭來激發衆心，以贈送來籠絡群情。於是使叛黨滯留於不赦之誅，孽童拖延其必死之命，以至一年方纔討平，這是阿裴的罪過。雖然因爲裴問的功績，有人希望減輕罪等，然而國家自有法度，難以議定從輕處罰。臣以爲管叔，是周公的親弟，有罪尚且被殺。以周公之賢，還不寬免兄弟之罪；何況以裴問的功勞，怎能破壞朝廷的法度呢？根據阿裴拋棄臣妾之道，心懷逆亂之謀，裴問假如有周公之功，還應施行周公之戮。況且對於朝典，原本没有疑惑。阿裴請依法處置。

皇帝采納。劉三復不久病死。

鄴六七歲能賦詩，李德裕尤憐之，與諸子同硯席師學。大中初，德裕貶逐，鄴無所依，以文章客游江、浙。每有制作，人皆稱誦。高元裕廉察陝虢，署爲團練推官，得秘書省校書郎。咸通初，劉瞻、高璩居要職，以故人子薦爲左拾遺，召充翰林學士，轉尚書郎中、知制誥，正拜中書舍人、户部侍郎、學士承旨。

劉鄴六七歲時就能作詩，李德裕尤爲愛憐他，與自己的兒子們同座從師學習。大中初年，李德裕被貶斥放逐，劉鄴失去了依靠，以作文章旅居往來於江、浙。每當有文章作成，都得到人們的稱誦。高元裕任陝虢觀察使，任用他爲團練推官，獲任秘書省校書郎。咸通初年，劉瞻、高璩身居要職，因劉鄴是舊友之子薦任爲左拾遺，召入内廷充任翰林學士，改任尚書郎中、知制誥，正式授任爲中書舍人、户部侍郎、學士承旨。

鄴以李德裕貶死珠崖，大中朝以

劉鄴因爲李德裕受貶死在珠崖，大中朝由於

令狐綯當權，累有赦宥，不蒙恩例，懿宗即位，綯在方鎮，屬郊天大赦，鄴奏論之曰："故崖州司户參軍李德裕，其父吉甫，元和中以直道明誠，高居相位，中外咸理，訏謨有功。德裕以偉望宏才，繼登台衮，險夷不易，勁正無群。稟周勃厚重之姿，慕楊秉忠貞之節。頃以微累，竄于遐荒，既迫衰殘，竟歸冥寞。其子燁坐貶象州 立山縣尉。去年遇陛下布惟新之命，覃作解之恩，移授郴州 郴縣尉，今已殁於貶所。倘德裕猶有親援，可期振揚，微臣固不敢上論，以招浮議。今骨肉將盡，生涯已空，皆傷棨戟之門，遽作荆榛之地，孤骨未歸於塋兆，一男又没於湘江。特乞聖明，俯垂哀愍，俾還遺骨，兼賜贈官。上弘録舊之仁，下激徇公之節。"詔從之。

令狐綯當權，朝廷的多次赦免寬宥，李德裕都没能蒙受恩例，懿宗即位，令狐綯在方鎮，時逢皇帝在城郊祭天而朝廷實行大赦，劉鄴奏論此事説："已故崖州司户參軍李德裕，其父李吉甫，元和年間由於節操正直清明誠信，高居宰相之位，朝廷内外都得到治理，深謀遠圖有功。李德裕因高望宏才，繼而進位宰相，安危不變，剛正無比。稟承周勃的厚重之姿，追慕楊秉的忠貞之節。以往由於微小的過失，被放逐到荒遠的地方，衰老殘病之後，終於歸於死亡。兒子李燁因受牽連被貶爲象州 立山縣尉。去年遇陛下推行惟新之政，廣施解救之恩，酌情内調授任爲郴州 郴縣尉，現在已死於被貶之地。倘若李德裕仍有親屬，還可以期待重新振起，微臣本不敢上論，從而招致浮薄的議論。如今骨肉將盡，生活已空，列戟之門都已殘破，迅速變作荆榛之地，孤骨没有歸葬祖墓，一男又死於湘江。特意乞求聖明，俯垂憐愍，使歸葬遺骨，并賜給贈官。上可弘揚追録舊功的寬仁，下可激勵勤勉奉公的節操。"皇帝下詔准許。

鄴尋以本官領諸道鹽鐵轉運使。其年同平章事，判度支，轉中書侍郎，兼吏部尚書，累加太清宫使、弘文館大學士。僖宗即位，蕭倣、崔彦昭秉政，素惡鄴，乃罷鄴知政事，檢校尚書左僕射、同平章事、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淮南節度使。是日鄴押班宣麻竟，通事引鄴内殿謝，不及笏記，鄴自叙十餘句語云："霖雨無功，深愧代天之用；烟霄失路，未知歸骨之期。"帝爲之惻然。

劉鄴不久以本官兼任諸道鹽鐵轉運使。當年任同平章事，掌管度支，轉任中書侍郎，兼吏部尚書，多次加授爲太清宫使、弘文館大學士。僖宗即位，蕭倣、崔彦昭執政，他們一向憎惡劉鄴，於是罷去劉鄴的知政事，任檢校尚書左僕射、同平章事、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淮南節度使。當天劉鄴擔任朝會領班在宣布詔命之後，通事帶領劉鄴來到内殿謝恩，他來不及在笏板上記下，劉鄴自己口述十來句話説："霖雨没有功效，深爲感愧代天行職；烟雲迷失道路，不知歸回遺骨之期。"皇帝因此而感傷。

黄巢渡淮而南，詔以浙西 高駢代還，尋除鳳翔尹、鳳翔 隴右節度使，以疾辭，拜左僕射。巢賊犯長安，鄴從駕不及，與崔沆、豆盧瑑匿於金吾將軍張直方之家旬日。賊嚴切追捕，三人夜竄，爲賊所得，迫以僞命，稱病不應，俱爲賊所害。

黄巢渡過淮水南進，朝廷下詔以浙西 高駢接任而召他還朝，接着授任鳳翔尹、鳳翔 隴右節度使，因病辭職，授任左僕射。黄巢逆賊進犯長安，劉鄴没有趕上隨從車駕，與崔沆、豆盧瑑藏在金吾將軍張直方的家中十天。賊嚴加搜捕，三人夜晚逃離，被賊抓獲，逼迫接受僞命，他們稱病没有答應，都被賊殺害。

豆盧瑑

豆盧瑑者，河東人。祖愿，父籍，皆以進士擢第。

瑑大中十三年亦登進士科。咸通末，累遷兵部員外郎，轉户部郎中、知制誥，召充翰林學士，正拜中書舍人。乾符中，累遷户部侍郎、學士承旨。六年，與吏部侍郎崔沆同日拜平章事。宣制日，大風雷雨拔樹，左丞韋蟾與瑑善，往賀之。瑑言及雷雨之異，蟾曰："此應相公爲霖作解之祥也。"瑑笑答曰："霖何甚耶?"及巢賊犯京師，從僖宗出開遠門，爲盜所制，乃匿於張直方之家，遇害。識者以風雷不令之兆也。

弟瓚、璨，皆進士登第，累歷清要。瓚子革，中興位亦至宰輔。

豆盧瑑，是河東人。祖父名愿，父親名籍，都考中進士科。

豆盧瑑大中十三年也考上進士科。咸通末年，多次升任爲兵部員外郎，轉任户部郎中、知制誥，召入内廷充任翰林學士，正式授任爲中書舍人。乾符年間，屢經升遷任户部侍郎、學士承旨。六年，與吏部侍郎崔沆同日授任平章事。宣布詔命之日，大風雷雨拔起樹木，左丞韋蟾與豆盧瑑友善，前往慶賀。豆盧瑑説到雷雨的怪異，韋蟾説："這正應了今日相公作爲甘霖解救萬物的祥瑞。"豆盧瑑笑着回答説："甘霖爲何這樣厲害?"到黄巢逆賊進犯京師，他隨從僖宗出開遠門，被盜賊阻止，於是藏在張直方家中，遇害。有識之士以爲風雷是不好的徵兆。

弟弟名瓚、璨，都考上進士科，歷任清貴顯要職位。豆盧瓚的兒子名革，中興時位至宰相。

史臣曰：近代衣冠人物，門族昌盛，從、頊之後，實富名流。而彦曾屬徐亂之秋，胤接李亡之數，計則繆矣，天可逃乎？楊、劉、曹、畢諸族，門非世胄，位以藝升，伏膺典墳，俯拾青紫。而收得位求侈，以至敗名，行己飭躬，此爲深誡！杜氏三世輔相，太尉陷於横流，臨難忘身，可爲流涕。

贊曰：漢代荀、陳，我朝崔、杜。有子有弟，多登宰輔。裴士改節，楊子敗名。膏粱移性，信而有徵。

史臣曰：近代的衣冠人物，家族昌盛，崔從、崔頊的後代，確實多有名流。而崔彦曾逢徐亂之秋，崔胤接李唐亡國的運數，計謀錯謬，天罰怎可躲逃？楊、劉、曹、畢各家，門第不是世族，由於才能而升官，究心典籍，輕易而得顯貴。而楊收得位追求奢華，以至於身敗名裂，守己修身，要以此作爲深誡！杜氏三世輔相，太尉杜審權身陷亂世，面臨國難奮不顧身，令人落淚。

贊曰：漢代荀、陳，我朝崔、杜。有子有弟，多登宰輔。裴休改節奉佛，楊收奢侈敗名。美食改變稟性，確信具有驗證。

舊唐書卷一百七十八

列傳第一百二十八

趙隱（弟）騭（子）光逢 光裔 光胤 張禓（子）文蔚 濟美 貽憲
李蔚 崔彥昭 鄭畋 盧攜 王徽

趙隱 趙植 趙存約 趙騭

趙隱字大隱，京兆奉天人也。祖植，建中末朱泚之亂，德宗幸奉天，時倉卒變起，羽衛不集，數日間賊來攻城，植以家人奴客奮力拒守，仍獻家財以助軍賞，天子嘉之。賊平，咸寧王渾瑊辟爲推官，累遷殿中侍御史。貞元初，遷鄭州刺史，鄭滑節度使李融奏兼副使。十年，融病，軍府之政委於植。大將宋朝晏構三軍爲亂，中夜火發，植與監軍列卒待之。遲明，亂卒自潰，即日誅斬皆盡。帝優詔嘉之，入爲衛尉少卿，三遷尚書工部侍郎。十七年，出爲廣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嶺南東道節度觀察等使，卒於鎮。

子存約、滂。存約，大和三年爲興元從事。是時軍亂，存約與節度使李絳方宴語，吏報："新軍亂，突入府廨，公宜避之。"絳曰："吾爲帥臣，去之安往？"麾存約令遁，存約曰："荷公厚德，獲奉賓階。背恩苟免，非吾志也。"即欲部分左右拒賊，是日與絳同遇害。

隱以父罹非禍，泣守松楸十餘年，杜門讀書，不應辟命。會昌中，父友當權要，敦勉仕進，方應弓招，

趙隱字大隱，是京兆奉天人。祖父名植，建中末年發生朱泚之亂，德宗前往奉天，當時變亂突然發生，禁衛軍來不及召集，幾天内叛賊前來攻城，趙植帶領家人奴僕門客奮力抵禦，并獻出家中的財物來資助對軍隊的賞賜，受到天子的稱贊。叛賊平定以後，咸寧王渾瑊徵用他爲推官，幾次升任爲殿中侍御史。貞元初年，升任鄭州刺史，鄭滑節度使李融上奏朝廷授任他兼副使。十年，李融患病，將軍府的事務都交付給趙植。大將宋朝晏煽動三軍反叛，半夜起火，趙植與監軍部署士卒嚴陣以待。到黎明時，亂兵自行潰散，在當天全被斬殺。皇帝下詔給予贊揚，召入朝任衛尉少卿，經歷三次升職爲尚書工部侍郎。十七年，出任廣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嶺南東道節度觀察等使，死於鎮所。

兒子名存約、滂。趙存約，大和三年任興元從事。當時發生兵變，趙存約正與節度使李絳宴飲交談，屬吏報告："新軍造反，衝進府衙，公應躲避。"李絳説："我是帥臣，能往哪裏去？"指示趙存約讓他逃避，趙存約説："蒙受公的厚德，得以在幕府供職。背棄恩遇以求幸免，這不是我的本意。"立即要部署左右的人去抵禦叛賊，當天與李絳一同遇害。

趙隱由於父親身遭橫禍而死，哀哭居守墓地十多年，閉門讀書，不接受官府的徵召任命。會昌年間，父親的友人官居權要，敦促他出仕，他

累爲從事。大中三年，應進士登第，累遷郡守、尚書郎、給事中、河南尹，歷户、兵二侍郎，領鹽鐵轉運等使。咸通末，以本官同平章事，加中書侍郎，兼禮部尚書，進階特進，天水伯，食邑七百户。

隱性仁孝，與弟騭尤稱友悌。少孤貧，弟兄力耕稼以奉親，造次不干親戚。既居宰輔，不以權位自高。退朝易衣，弟兄侍母左右。歲時伏臘，公卿大臣盈門通訊，而大臣及母之榮，無如其比。乾符中罷相，檢校兵部尚書、潤州刺史、浙西觀察等使。入爲太常卿，轉吏部尚書，累加尚書左僕射。廣明中卒。

子光逢、光裔、光胤。

弟騭，亦以進士登第。大中末，與兄隱并踐省闥。咸通初，以兵部員外郎知制誥，轉郎中，正拜中書舍人。六年，權知貢舉。七年，選士，多得名流。拜禮部侍郎、御史中丞，累遷華州刺史、潼關防禦、鎮國軍等使，卒。

趙光逢

光逢，乾符五年登進士第，釋褐鳳翔推官。入朝爲監察御史，丁父憂免。僖宗還京，授太常博士，歷禮部、司勛、吏部三員外郎、集賢殿學士，轉禮部郎中。景福中，以祠部郎中知制誥，尋召充翰林學士，正拜中書舍人、户部侍郎、學士承旨。改兵部侍郎、尚書左丞，學士如故。乾寧三年，從駕幸華州，拜御史中丞，改禮部侍郎。劉季述廢立之後，宰相崔胤與黄門争權，衣冠道喪，光逢移疾，退居洛陽，閉關却掃六七年。昭宗遷洛，起爲吏部侍郎，復爲左丞，歷太常卿。鼎没於梁，累官至宰輔，

纔接受徵召，幾次擔任從事。大中三年，應考進士科考中，多次升任郡守、尚書郎、給事中、河南尹，歷任户部、兵部二部侍郎，兼任鹽鐵轉運等使。咸通末年，以本官任同平章事，加授中書侍郎，兼任禮部尚書，進階特進，封天水伯，享有封邑七百户。

趙隱生性仁愛孝敬，與弟弟趙騭更是以互相友愛著稱。少年時喪父家貧，弟兄盡力耕種來奉養母親，輕易不向親戚求助。官居宰相以後，不因權位顯赫而自高自大。退朝後換下朝服，弟兄陪侍在母親身邊。每逢節日，公卿大臣充滿門庭前來問候，大臣們及其母親的榮耀，没有人能比得上他家。乾符年間被罷去宰相，任檢校兵部尚書、潤州刺史、浙西觀察等使。召入朝任太常卿，轉任吏部尚書，幾次加授爲尚書左僕射。廣明年間去世。

兒子名光逢、光裔、光胤。

弟弟名騭，也是考中進士科。大中末年，與兄趙隱一同在朝中任職。咸通初年，以兵部員外郎任知制誥，轉任郎中，正式拜授中書舍人。六年，暫時代理主持科舉。七年，主持科舉選拔士人，所録取的人多是名流。拜授禮部侍郎、御史中丞，幾次升任爲華州刺史、潼關防禦、鎮國軍等使，去世。

趙光逢，乾符五年考中進士科，出仕任鳳翔推官。召入朝廷任監察御史，爲父親守喪而免官。僖宗返回京城，授任爲太常博士，歷任禮部、司勛、吏部三員外郎、集賢殿學士，轉任禮部郎中。景福年間，以祠部郎中任知制誥，不久召入内廷充任翰林學士，正式拜爲中書舍人、户部侍郎、學士承旨。改授兵部侍郎、尚書左丞，所任學士之職依舊。乾寧三年，隨從皇帝車駕前去華州，拜授御史中丞，改任禮部侍郎。劉季述廢黜舊君改立新君以後，宰相崔胤與宦官争權，士大夫操守淪喪，趙光逢上書稱病，退居洛陽，閉門隱居六七年。昭宗遷都洛陽，起用爲吏部侍郎，又任尚書左丞，歷任太常卿。社稷被梁篡奪以後，多次做官至宰相，封齊國公。

封齊國公。

趙光裔

光裔，光啓三年進士擢第。乾寧中，累遷司勳郎中、弘文館學士，改膳部郎中、知制誥，賜金紫之服。兄弟對掌内外制命，時人榮之。季述廢立之後，光逢歸洛。光裔旅游江表以避患，嶺南 劉隱深禮之，奏爲副使，因家嶺外。

趙光裔，光啓三年考上進士科。乾寧年間，多次升任爲司勛郎中、弘文館學士，改任膳部郎中、知制誥，賜給金紫朝服。兄弟配合執掌内廷外朝的詔命，當時人認爲是榮耀之事。劉季述廢黜舊君改立新君以後，趙光逢返回洛陽。趙光裔游歷江表以求躲避禍難，嶺南 劉隱以很高的禮遇接待他，上奏朝廷任爲副使，因而在嶺外安家。

趙光胤

光胤，大順二年進士登第。天祐初，累官至駕部郎中。入梁，歷顯位。中興用爲宰輔。

趙光胤，大順二年考中進士科。天祐初年，多次做官至駕部郎中。進入梁朝，歷任顯要官職。後唐中興任用爲宰相。

張禓

張禓字公表，河間人。父君卿，元和中舉進士，詞學知名，累歷郡守。

禓 會昌四年進士擢第，釋褐壽州防禦判官。于琮布衣時，客游壽春，郡守待之不厚。禓以琮衣冠子，異禮遇之。琮將别，謂禓曰："吾餉逆旅翁五十千，郡將之惠不登其數，如何?"禓方奉母，家貧，適得俸絹五十匹，盡以遺琮，約曰："他時出處窮達，交相恤也。"禓累辟太原掌書記。大中朝，琮爲翰林學士，俄登宰輔，判度支。琮召禓爲司勛員外郎、判度支，尋用爲翰林學士，轉郎中、知制誥，拜中書舍人、户部侍郎、學士承旨。咸通末，琮爲韋保衡所構譴逐，禓坐貶封州司馬。保衡誅，琮得雪，禓量移入朝，爲太子賓客，遷吏部侍郎、京兆尹。乾符三年，出爲華州刺史。其年冬，檢校吏部尚書、鄆州刺史、天平軍節度觀察等使。四年，卒于鎮，時年六十四。

子文蔚、濟美、貽憲。

張禓字公表，是河間人。父親名君卿，元和年間考中進士科，因擅長文學而知名，多次任官刺史。

張禓 會昌四年考中進士科，出仕任壽州防禦判官。于琮身爲平民時，游歷到壽春，刺史没有優厚地接待他。張禓因于琮是士大夫人家的子弟，用特殊的禮節對待他。于琮將離去時，對張禓説："我要交還客店主人的五十貫錢，郡將的惠贈不够此數，這怎麽辦?"張禓這時正奉養着母親，家中貧窮，正好得到俸絹五十匹，就全都送給于琮，與他約定説："以後無論做官與否窮富貴賤，都要互相救助。"張禓幾經徵用爲太原掌書記。大中朝時，于琮任翰林學士，接着位居宰相，主管度支。于琮將張禓召入朝廷任司勛員外郎、掌管度支，不久任用爲翰林學士，轉任郎中、知制誥，拜授中書舍人、户部侍郎、學士承旨。咸通末年，于琮受到韋保衡的陷害被貶官放逐，張禓因受牽連貶爲封州司馬。韋保衡被殺，于琮得到昭雪，張禓酌情内調入朝，任太子賓客，遷任吏部侍郎、京兆尹。乾符三年，出任華州刺史。當年冬天，任檢校吏部尚書、鄆州刺史、天平軍節度觀察等使。四年，死於鎮所，時年六十四歲。

兒子名文蔚、濟美、貽憲。

張文蔚 張濟美 張貽憲

文蔚乾符二年進士擢第，累佐使府。龍紀初，入朝爲尚書郎。乾寧中，以祠部郎中知制誥，正拜中書舍人，賜紫。崔胤擅朝政，與蔚同年進士，尤相善，用爲翰林學士、户部侍郎，轉兵部。從昭宗遷洛陽。輝王時，拜中書侍郎、平章事。入梁，卒。

張文蔚乾符二年考上進士科，多次在方鎮幕府裏任職。龍紀初年，召入朝廷任尚書郎。乾寧年間，以祠部郎中任知制誥，正式拜授中書舍人，賜紫。崔胤專掌朝政，他與張文蔚是同年進士，二人關係尤其親近，任用張文蔚爲翰林學士、户部侍郎，轉任兵部。隨從昭宗遷都到洛陽。在輝王時，拜授中書侍郎、平章事。進入梁朝，死去。

濟美、貽憲，相繼以進士登第。

張濟美、張貽憲，相繼考中了進士科。

貽憲覆試落籍，爲户部巡官、集賢校理。

張貽憲復試後落榜，任户部巡官、集賢校理。

李蔚

李蔚字茂休，隴西人。祖上公，位司農卿，元和初爲陜虢觀察使。父景素，大和中進士。

李蔚字茂休，是隴西人。祖父名上公，官任司農卿，元和初年任陜虢觀察使。父親名景素，大和年間考中進士。

蔚，開成末進士擢第，釋褐襄陽從事。會昌末調選，又以書判拔萃，拜監察御史，轉殿中監。大中七年，以員外郎知臺雜，尋知制誥，轉郎中，正拜中書舍人。咸通五年，權知禮部貢舉。六年，拜禮部侍郎，轉尚書右丞。

李蔚開成末年考上進士科，出仕爲襄陽從事。會昌末年參加官吏考核，又因通過了書判拔萃考試，授任監察御史，轉任殿中監。大中七年，以員外郎執掌本臺雜務，隨即任知制誥，轉任郎中，正式拜授中書舍人。咸通五年，臨時主持禮部科舉。六年，授任禮部侍郎，轉任尚書右丞。

懿宗奉佛太過，常於禁中飯僧，親爲贊唄。以旃檀爲二高座，賜安國寺僧徹，逢八飯萬僧。蔚上疏諫曰：

懿宗過度崇奉佛教，常在宫裏爲僧徒施捨齋飯，親自唱頌佛的功德。用旃檀木製作了兩個高座，賜給安國寺的僧徹，每旬逢八的那天都要施捨一萬名僧衆的齋飯。李蔚上疏進諫説：

> 臣聞孔丘聖者也，言則引周任之言；苻融賢者也，諫必稱王猛之議。誠以事求師古，詞貴達情。陛下自纘帝圖，克崇佛事，止當修外，未甚得中。臣略采本朝名臣啓奏之言，以證奉佛初終之要。天后時曾營大像，功費百萬，狄仁傑諫曰："夫寶鈠殫于綴飾，瑰材竭于輪奂。功不使鬼，必在役人，物不天來，皆從地出，非苦百姓，物何以求？物生有時，用之無度，臣每思惟，

> 臣聽説孔丘是聖人，張口則引用周任的言語；苻融是賢者，進諫必依據王猛的議論。這純是因爲行事要尋求師法古代，言詞貴在表達真情。陛下自從纘承帝業以來，一心一意奉行佛事，但這衹相當於修飾外表，并没有完全切中實際。臣摘録本朝名臣啓奏的一些言論，以便證明奉佛起始及結果的要點。天后時曾經營造巨大的佛像，耗用工役資費百萬，狄仁傑進諫説："珍寶耗盡於點綴裝飾，良材窮竭於高大豪華。勞作不能靠驅使鬼魂，勢必還要役用百姓，物料不會自天而來，全是從地裏出産，不去勞累百姓，

實所悲痛。至如往在江表，像法盛興，梁武、簡文，施捨無限。及乎三淮沸浪，五嶺騰烟，列刹盈衢，無救危亡之禍；緇衣蔽路，豈益勤王之師？况近年以來，風塵屢擾，水旱失節，征役稍繁。必若多費官財，又苦人力，一隅有難，將何以救？"此切當之言一也。中宗時公主外戚，奏度僧尼，姚崇諫曰："佛不在外，求之于心。佛圖澄最賢，無益於後趙；羅什多藝，不救於姚秦。何充、苻融，皆遭敗滅；齊襄、梁武，未免災殃。但志發慈悲，心行利益，若蒼生安樂，即是佛身。"此切當之言二也。睿宗爲金仙、玉真二公主造二道宫，辛替否諫曰："自夏已來，淫雨不解，穀荒于壠，麥爛于場。入秋已來，亢旱爲災，苗而不實，霜損蟲暴，草菜枯黄，下人咨嗟，未加賑貸。陛下愛兩女而造兩觀，燒瓦運木，載土填沙。道路流言，皆云用錢百萬。陛下聖人也，遠無不知；陛下明君也，細無不見。既知且見，知倉有幾年之儲？庫有幾年之帛？知百姓之間可存活乎？三邊之士可轉輸乎？今發一卒以捍邊陲，追一兵以衛社稷，多無衣食，皆帶饑寒，賞賜之間，迥無所出，軍旅驟敗，莫不由斯。而陛下破百萬貫錢，造不急之觀，以賈六合之怨，以違萬人之心。"此切當之言三也。替否又諫造寺曰："釋教以清净爲基，慈悲爲主。常體道以濟物，不利己而害人；每去己以全真，不營身以害教。今三時之月，築山穿池，損命

怎能得到物料？萬物生長都受到時節的限制，而耗用却毫無限度，臣每當念及此事，實在感到悲痛。至於像以往在江表，佛教興盛，梁武帝、梁簡文帝，施捨無限。等到三淮沸騰，五嶺生烟，滿路的佛寺，不能挽救危亡的禍難；蔽道的僧徒，怎能增加救駕的軍隊？况且近年以來，戰亂頻繁發生，水旱災害不時出現，徵發徭役越來越苛繁。如果這樣大量耗費官財，又要勞累百姓，一方有難，將如何救助？"這是臣所引用的第一篇確當的言論。中宗時公主外戚，奏請剃度僧尼，姚崇進諫説："佛并不在身外，要向内心尋求。佛圖澄最爲賢良，對於後趙却無所幫助；鳩摩羅什多才多藝，却不能拯救姚秦。何充、苻融，都遭敗滅；北齊文襄帝、梁武帝，不免災禍。衹要立志願發慈悲，一心施行使百姓獲利的事情，如能使蒼生安樂，這就是佛身。"這是臣所引用的第二篇確當的言論。睿宗爲金仙、玉真二位公主建造了兩所道宫，辛替否進諫説："自從夏季以來，淫雨連降不止，穀荒在田裏，麥爛在場上。入秋已來，大旱成災，苗不結實，霜損蟲害，草菜枯黄，百姓嘆息，却没有加以救濟。陛下寵愛兩位女兒而建造兩所道觀，燒瓦運木，載土填沙。道路上傳言，都説耗用了一百萬錢。陛下身爲聖人，無遠不知；陛下身爲明君，無微不見。既知且見，知道倉廪裏有幾年的存糧？府庫裏有幾年的絹帛？知道百姓之中人們能够存活嗎？守衛東、西、北方邊境的士兵能够得到運輸接濟嗎？如今調發一卒去捍守邊境，追徵一兵來保衛社稷，大多没有衣食，人人忍飢受寒，賞賜的時候，根本拿不出東西。出兵很快戰敗，都是由於這一緣故。而陛下破費百萬貫錢，建造并不是急需的道觀，因而招致了天下的怨恨，違背了萬民的意願。"這是臣所引用的第三篇確當的言論。辛替否又勸諫建造佛寺説："佛教以清净爲本，以慈悲爲主。要時時體察正道而救濟萬物，不能利己而損

也；殫府虛藏，損人也；廣殿長廊，營身也。損命則不慈悲，損人則不濟物，營身則不清凈，豈大聖至神之心乎？佛書曰：'一切有爲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臣以爲減雕琢之費以賑貧人，是有如來之德；息穿掘之苦以全昆蟲，是有如來之仁；罷營葺之直以給邊陲，是有湯 武之功；迴不急之祿以購清廉，是有唐 虞之治。陛下緩其所急，急其所緩，親未來而疏見在，失真實而冀虛無，重俗人之所爲，輕天子之功業，臣實痛之。"此切當之言四也。臣觀仁傑，天后時上公也；姚崇，開元時賢相也；替否，睿宗之直臣也。臣每覽斯言，未嘗不廢卷而太息，痛其言之不行也。伏以陛下深重緇流，妙崇佛事，其爲樂善，實邁前踪。但細詳時代之安危，涉鑒昔賢之敷奏，則思過半矣，道遠乎哉！臣過忝渥恩，言虧匡諫，但舉從繩之義，少裨負扆之明。營繕之間，稍宜停減。

害他人；要常常忘却一己而保全真性，不能爲了自身而損害教義。如今正當春、夏、秋的務農季節，堆山挖池，這是損傷生命；耗費國庫，這是損害百姓；修建大殿長廊，這是營求己利。損傷生命則是不慈悲，損害百姓則是不救濟萬物，營求己利則是不清净，這難道是大聖至神的心願嗎？佛書中說：'現世一切物，如夢幻泡影，像晨露也似閃電。'臣認爲裁減雕琢的花費來賑濟貧苦的百姓，這就具有如來的德行；停止挖掘的勞苦來保全昆蟲的生命，這就具有如來的仁慈，廢除營建的費用來供給邊境的士兵，這就具有商湯、周武王的功業；收回不急需的支出來換取清廉的品行，這就具有唐堯、虞舜的治績。陛下放鬆了急迫的，抓緊了不急需的，親近未來却疏忽眼前，丢棄了真實却追求虛無，看重俗人的作爲，輕視天子的功業，臣實在感到痛心。"這是臣所引用的第四篇確當的言論。臣看到狄仁傑，是天后時的上公；姚崇，是開元時的賢相；辛替否，是睿宗的直臣。臣每當閱讀他們的這些言論時，總要放下書卷而嘆息，哀痛這些言論得不到實行。臣認爲陛下十分器重僧徒，大舉推崇佛事，樂於善事的行爲，確已超出前人。祇要詳考時代的安危，遠鑒前賢的論奏，則對過失的省察就已有一半了，正道還會遠不可及嗎！臣過分地蒙受恩遇，缺少匡諫的言論，祇是列舉出可作爲準繩的道理，略微補足天子的聖明。營建修繕之事，應當稍稍停減。

優詔嘉之。尋拜京兆尹、太常卿。

懿宗用褒美的詔書嘉獎他。不久授任京兆尹、太常卿。

尋以本官同平章事，加中書侍郎，與盧攜、鄭畋同輔政。罷相，出爲襄州刺史、山南東道節度使。入爲吏部尚書，加檢校尚書右僕射、汴州刺史、宣武軍節度觀察等使。咸通十四年，轉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淮南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乾符三年受代，

李蔚不久以本官同平章事，加中書侍郎，與盧攜、鄭畋共同輔理朝政。被罷去宰相職位，出任襄州刺史、山南東道節度使。召入朝任吏部尚書，加授檢校尚書右僕射、汴州刺史、宣武軍節度觀察等使。咸通十四年，轉任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淮南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乾符三年去職，百姓前來朝廷乞請讓他留任一年，得到准許。四

百姓詣闕乞留一年，從之。四年，復爲吏部尚書，尋遷檢校司空、東都留守、東畿汝都防禦使。六年，河東軍亂，殺崔季康，詔以邠寧李侃鎮太原，軍情不伏。以蔚嘗爲太原從事，軍民懷之，八月，以蔚爲太原尹、北都留守、河東節度觀察等使。其年十月到鎮，下車三日，暴病卒。

弟綰，從兄繪，累官至刺史。蔚三子：渥、洵、澤。

渥咸通末進士及第，釋褐太原從事，累拜中書舍人、禮部侍郎。光化三年，選貢士。

洵至福建觀察使。

崔彥昭

崔彥昭字思文，清河人。父豈。

彥昭大中三年進士擢第，釋褐諸侯府。咸通初，累遷兵部員外郎，轉郎中、知制誥，拜中書舍人，再遷户部侍郎，判本司事。

彥昭長於經濟，儒學優深，精於吏事。前治數郡，所莅有聲，動多遺愛。十年，檢校禮部尚書、孟州刺史、河陽懷節度使，進階金紫。十二年正月，加檢校刑部尚書、太原尹、北都留守、河東節度管内觀察等使。時徐、泗用兵之後，北戎多寇邊，沙陀諸部動干紀律。彥昭柔以恩惠，來以兵威，三年之間，北門大治，軍民歌之。考滿受代，耆老數千詣闕乞留，詔報曰："彥昭早著令名，累更劇任。入司邦計，開張用經緯之文；出統藩維，撫馭得韜鈐之術。自臨并部，隱若長城。但先和衆安人，不欲恃險與馬。遂致三軍百姓，瀝懇同詞，備述政能，唯恐罷去。顧兹重鎮，方委長材。既獲便安，未議移替，想當知悉。"

年，重任吏部尚書，不久遷任檢校司空、東都留守、東畿汝都防禦使。六年，河東發生兵變，殺死了崔季康，朝廷下詔派邠寧的李侃鎮守太原，軍心不服。由於李蔚曾任太原從事，軍民都擁護他，八月，朝廷任命李蔚任太原尹、北都留守、河東節度觀察等使。當年十月到達鎮所，就任三天，患急病而死。

弟弟名綰，堂兄名繪，多次任官做到刺史。李蔚有三個兒子：名渥、洵、澤。

李渥咸通末年考中進士科，出仕爲太原從事，多次授任爲中書舍人、禮部侍郎。光化三年，主持科舉考試。

李洵官做到福建觀察使。

崔彥昭字思文，是清河人。父親名豈。

崔彥昭大中三年考上進士科，出仕藩鎮幕府。咸通初年，多次升任爲兵部員外郎，轉任郎中、知制誥，授任中書舍人，兩次升任爲户部侍郎，掌管本司事。

崔彥昭擅長治國之術，精通儒家學問，熟悉做官之道。先前治理過幾個州，到任之處都享有好名聲，做的事遺留下很多令人追念的好處。十年，任檢校禮部尚書、孟州刺史、河陽懷節度使，進階爲金紫光禄大夫。十二年正月，加授檢校刑部尚書、太原尹、北都留守、河東節度管内觀察等使。當時正逢徐、泗用兵之後，北戎時常侵犯邊界，沙陀各部動不動就觸犯朝廷法度。崔彥昭用恩惠安撫，用武力招納他們，三年之間，北方邊塞大治，受到軍民的歌頌。任滿去職，幾千名老者前來朝廷乞請讓他留任，朝廷下詔答覆説："崔彥昭早已美名顯揚，歷任重要官職。入朝掌管國家財賦，創立采用統籌治理的方法；出朝統領藩鎮屏衛，安撫駕馭深得制勝的謀略。自從就任并部，威重有如長城。一心率先調和衆人安定百姓，不願完全依賴險要和兵馬。於是致使三軍百姓，極盡誠懇衆口一詞，詳述政績才幹，惟恐他要離任。顧念這一重任，正應委任高才，既已獲致安寧，不要議決替换。望衆人周知。"

僖宗即位，就加檢校吏部尚書。時趙隱、高璩知政事，與彥昭同年進士，薦彥昭長於治財賦。十五年三月，召爲吏部侍郎，充諸道鹽鐵轉運使。乾符初，以本官同平章事，判度支。

先是，楊收、路巖、韋保衡皆以朋黨好賂得罪，蕭倣秉政，頗革前弊。而彥昭輔政數月，百職斯舉，察而不煩，士君子稱之。二年，因其轉官，僖宗誡曰：

彥昭歷試有勞，僉諧無愧。涉於六月，秉是一心。修乃文可以興文教，勵乃武可以成武功。重整前規，兩司大計，清能壁立，政乃風行。奸欺屏絶於多歧，請托銷摧於正議。不煩内庫，有助涓毫，不假外藩，有進絲髮，軍食所入，餘剩於明年；郊廟所供，克辦於今歲。頗符神化，真謂廟謀。不有良臣，安能富國？宜酬勛於黄閣，俾正位於紫垣，敬服誡詞，永堅茂業。嗚呼！秉鈞之道，何所難哉；覆車之塗，近已多矣！與其樹黨，不若修身；與其收恩，不如秉直。買暫勝者貽其永敗，沽小智者囊其大愚。不責及人，唯争自我，初誠潤屋，尋以危家，金玉滿堂，莫之能守，縱經營而得位，用枉撓而當辜。唯爾選自朕心，采於人望，宣詔既畢，閑門未知，來遂奔車，退無私謝。獨推元老，曾請急徵，以守道而自臻，實榮寵之最重。爾其堅持正直，允執規程。但畏幽陰，必歸公當。甘言可憚，叙往可嗤。獎善須明，懲奸須鋭。利於人者，雖難必舉；利於己者，雖易勿

僖宗即位，就原官加授檢校吏部尚書。當時趙隱、高璩執掌政事，他們與崔彥昭是同年考中的進士，舉薦説崔彥昭擅長管理財賦。十五年三月，被召入朝任吏部侍郎，充任諸道鹽鐵轉運使。乾符初年，以本官任同平章事，掌管度支。

此前，楊收、路巖、韋保衡都因互結朋黨貪求賄賂而被治罪，蕭倣執政時，大力革除從前的弊端。而崔彥昭擔任宰相僅數月，各項政事大有起色，詳細具體而并不繁瑣，受到士大夫們的稱道。二年，因他轉官，僖宗告誡説：

崔彥昭屢次任官很有勞績，都稱職而無愧。任相已經六月，始終一心一意。修治文德可以興盛文教，努力武事可以成就武功。重新整頓以往的法度規章，以及鹽鐵、度支兩司的重大謀劃，顯露出卓越超群的才幹，政令於是雷厲風行。衆善擯絶了奸邪僞詐，正議摧毁了私相囑托。不需煩費國庫，加以點滴的助益；不用藉重外藩，而有絲毫的進納。收入的軍糧，可剩餘到明年；郊廟祭祀的供奉，能够在本年内備足。深合神機，堪稱妙算。没有良臣，怎能富國？應於相府酬報他的功績，要使他在朝廷禁要獲得正位，恭敬地聽從朕的訓誡，永遠鞏固昌盛的功業。嗚呼！執掌朝政之道，是多麽困難；覆車的教訓，近來已太多了！與其樹立朋黨，不如修養身心；與其以恩德收買人心，不如堅守正直之道。求取短暫成功的人會留下長久的失敗，賣弄淺薄智謀的人會落下巨大的愚昧。不注重他人，衹争奪己利，最初確能使自身獲益，不久就會敗亡家族，金玉滿堂，無人能守，即使投機鑽營而取得權位，也會因觸犯綱紀而招致罪罰。僅有你是出於朕的意願所選拔，根據衆人的仰望所録用，詔命已經宣示，閑居家中尚不知曉，奉命後便兼程趕來，受任退朝不因私情而謝恩。你是最受推重的元老之臣，曾經有人請求迅速予以徵召任用，你因恪守道義而達致完美，實在應享有最隆重的榮耀和寵信。你要堅持

爲。頻念孤寒，每思耕織。常自勤於數事，便有望於中興。彰朕知臣，在卿匡國，必使恩從下布，法自上行。但立直標，終無曲影。苟致我於堯、舜，亦比爾於皋、夔。可中書侍郎，依前判度支事。

正直，公平執法。衹要畏避陰暗，定能合於公正。甜言蜜語可畏，敘用故舊令人鄙視。奬善必須顯明，罰惡必須嚴厲。有利於人，雖然困難也要推行；有利於己，即使簡便也不能做。經常顧念孤寒百姓，時刻思慮耕織辛勞。念念不忘勤懇操勞衆務，就有希望成就中興大業。昭示朕的知遇之臣，匡扶國運就在於卿，定要使恩惠廣施於下，法令自上而推行。衹要標杆立直，總不會有彎曲的影子。假如能够輔佐我成爲堯、舜那様的聖主，你也可以與皋陶、夔那様的賢臣相比擬。可任中書侍郎，依舊掌管度支事。

彦昭事母至孝，雖位居宰輔，退朝侍膳，與家人雜處，承奉左右，未嘗高言。歲時慶賀，公卿拜席，時人榮之。累遷門下侍郎，兼刑部尚書，充太清宫使、弘文館大學士。與鄭畋、李蔚同知政事，三加兼官，皆領度支如故。進階特進，累兼尚書右僕射。罷相，歷方鎮，以太子太保分司卒。

崔彦昭奉事母親極爲孝順，雖然位居宰相，退朝以後侍奉母親吃飯，與家人同在一處，承奉左右，從不高聲説話。每逢年節慶賀，公卿在他母親席前拜見，當時人認爲是榮耀的事。崔彦昭多次遷任爲門下侍郎，兼刑部尚書，充太清宫使、弘文館大學士。與鄭畋、李蔚共同執政，三次加授兼官，都依舊掌管度支。進階特進，多次兼官爲尚書右僕射。被罷去宰相，歷任方鎮，在太子太保於東都任職位上去世。

子保謙。

兒子名保謙。

鄭畋

鄭畋字台文，滎陽人也。曾祖鄰、祖穆、父亞，并登進士第。亞字子佐，元和十五年擢進士第，又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制科，吏部調選，又以書判拔萃，數歲之内，連中三科。聰悟絶倫，文章秀發。李德裕在翰林，亞以文干謁，深知之。出鎮浙西，辟爲從事。累屬家艱，人多忌嫉，久之不調。會昌初，始入朝爲監察御史，累遷刑部郎中。中丞李回奏知雜，遷諫議大夫、給事中。五年，德裕罷相鎮渚宫，授亞正議大夫，出爲桂州刺史、御史中丞、桂管都防禦經略使。大中二年，吴汝納訴冤，德裕再貶潮州，亞亦貶循州刺史，卒。

鄭畋字台文，是滎陽人。曾祖父名鄰、祖父名穆、父親名亞，都考中進士科。鄭亞字子佐，元和十五年考中進士科，又應考賢良方正科、直言極諫制科，參加吏部調官考核，又通過書判拔萃科，幾年之内，連續考中三科。他聰明超群，文章優異。李德裕在翰林院，鄭亞帶着文章求見，深受知遇。李德裕出朝鎮守浙西，徵用他爲從事。連續遭遇父母喪事，又常受人嫉妒，長期没能升轉官職。會昌初年，方纔入朝任監察御史，幾次遷任爲刑部郎中。中丞李回奏請任他爲御史臺知雜，升任諫議大夫、給事中。五年，李德裕被罷去宰相鎮守渚宫，授任鄭亞爲正議大夫，出任桂州刺史、御史中丞、桂管都防禦經略使。大中二年，因吴汝納申訴冤屈之事，李德裕又被貶到潮州，鄭亞也被貶爲循州刺史，去世。

畋年十八登進士第，釋褐汴宋節

鄭畋十八歲時考上進士科，出仕爲汴宋節度

度推官，得秘書省校書郎。二十二，吏部調選，又以書判拔萃授渭南尉、直史館事。未行，亞出桂州，畋隨侍左右。大中朝，白敏中、令狐綯相繼秉政十餘年，素與德裕相惡，凡德裕親舊多廢斥之，畋久不偕於士伍。咸通中，令狐綯出鎮，劉瞻鎮北門，辟爲從事。入朝爲虞部員外郎。右丞鄭薰，令狐之黨也，摭畋舊事覆奏，不放入省，畋復出爲從事。五年，入爲刑部員外郎，轉萬年令。九年，劉瞻作相，薦爲翰林學士，轉户部郎中。

推官，獲任秘書省校書郎。二十二歲，吏部調官考核，又因考上書判拔萃科授任渭南尉、直史館事。還沒有赴任，鄭亞出任桂州，鄭畋隨侍在身旁。大中朝時，白敏中、令狐綯相繼執政十多年，二人一貫與李德裕互相敵視，凡是李德裕的親近故舊大多遭到貶斥放逐，鄭畋長期不能擔任官職。咸通年間，令狐綯出朝到方鎮任職，劉瞻鎮守北方邊塞，徵用鄭畋爲從事。召入朝廷任虞部員外部。右丞鄭薰，是令狐綯的同黨，指摘鄭畋的舊事重新上奏，不讓他到尚書省任職，鄭畋又出任從事。五年，召入朝任刑部員外郎，轉任萬年令。九年，劉瞻擔任宰相，舉薦他爲翰林學士，轉任户部郎中。

畋以久羅擯棄，幸承拔擢，因授官自陳曰："臣十八進士及第，二十二書判登科，此時結綬王畿，便貯青雲之望。洎一沉風水，久换星霜，厭外府之樽罍，渴明庭之禮樂。咸通五年，方始登朝。若匪遭逢聖君，無以發揚幽迹。臣任刑部員外郎日，累於閤内對揚。去冬蒙擢宰萬年，又得延英中謝。傾藿幸依於白日，捨盆終睹於青天。昨以京縣浩穰，苦心爲政，疲羸粗息，强禦無蹤。方專宰字之心，用副憂勤之化。陛下過垂采聽，超授恩榮，擢於百里之中，致在三清之上。纔超翰苑，遽改郎曹。"尋加知制誥，又自陳曰："臣會昌二年進士及第，大中首歲書判登科，其時替故昭義節度使沈詢作渭南縣尉，兩考罷免，楊收以結綬替臣。詢則備歷顯榮，歿經數載；收則寵極台輔，黜已三年。臣則外困賓筵，内甘散秩，仰窺霄漢，空嘆雲泥。雖云賦命屯奇，實以遭人排忌。"其因事自洗滌如此。

鄭畋由於久遭排斥，榮幸得到升遷，因授官之機而自我表白説："臣十八歲考上進士科，二十二歲考上書判拔萃科，那時在京畿任職，就懷有青雲直上的願望。自從一時沉淪於風浪之中，久歷歲月，厭倦外地的酒宴，渴望朝廷的禮樂。咸通五年，方纔入朝。假如不是遭逢聖君，就無從顯揚埋没的踪迹。臣任刑部員外郎時，多次在閤内應對皇上。去年冬天承蒙升任萬年縣令，又得以在延英殿謝恩。向日的葵藿幸依於太陽，丢棄的瓦盆終能見到青天。先前由於京縣事務繁雜，辛勤操勞政事，使疲困者稍稍得到休養生息，强暴者銷聲匿迹。正要專心致志治理撫育百姓，以便用辛勤勞苦實現教化。陛下過於信從衆人的議論，破格授予恩寵榮耀，提拔於百里之内，羅致在宫禁之中。方纔破格授任翰林學士，又隨即改任郎中。"不久加授知制誥，他又自我表白説："臣會昌二年考中進士科，大中元年考中書判拔萃科，當時接替原昭義節度使沈詢擔任渭南縣尉，經歷兩次考核遭到罷免，楊收因出仕接任臣職。沈詢則備歷顯榮，已死去數年；楊收則受寵位極宰相，被貶也已三年。臣則在朝外困於幕僚之位，在朝内空守閑散之職，仰望天庭，空嘆遥遠。雖説天賦之命可以屯積居奇，然而確是遭人排擠嫉妒。"他就是這樣找機會自己辯白。

俄遷中書舍人。十年，王師討徐方，禁庭書詔旁午，畋灑翰泉涌，動

不久升任中書舍人。十年，官軍征討徐方，朝廷的書詔紛雜繁忙，鄭畋揮灑自如像泉水般噴

無滯思，言皆破的，同僚閣筆推之。尋遷户部侍郎。龐勛平，以本官充承旨。畋以德望先達，淪滯久之，既冠禁庭，當爲宰輔，因謝承旨自陳曰："禁林素號清嚴，承旨尤稱峻重，偏膺顧問，首冠英賢。今之宰輔四人，三以此官騰躍，其爲盛美，更異尋常。豈謂凡流，繼兹芳躅，臣所以憂不稱承旨之任也。至若繼劉瞻之慎密，守保衡之規程，瀝懇事君，披肝翊聖，以貞方爲介胄，用忠信作藩籬，丹青帝文，金玉王度，臣亦不敢讓承旨之職。况沉舟墜羽，因聖主發揚，有薄藝微才，受鴻恩知遇。再周寒暑，六忝官榮，由郎吏以至於貳卿，自末僚而遷於上列。"其切於大用如此。

湧而出，動筆不加思索一揮而就，所言都能切中要旨，同僚置筆而推重他。不久升任户部侍郎。龐勛之亂平定，以本官充任翰林學士承旨。鄭畋因自己的德望早已顯達，而長期遭到埋没壓制，在任翰林學士承旨以後，認爲應當擔任宰相，乘任承旨謝恩之機自我表白道："翰林院一向號稱清高嚴肅之職，承旨尤其被認爲是尊貴之任，接受天子特别的顧問，位居英賢之首。如今四位宰相，三人是從此官躍升，如此盛美，更是異乎尋常。怎能認爲凡庸之輩，可以跟隨這一時賢的踪迹，臣因而憂慮不能勝任承旨的重負。至於像要繼承劉瞻的謹慎細緻，恪守韋保衡創立的規程，盡忠奉事君主，竭誠輔佐聖上，以正直作爲甲胄，用忠信作爲屏障，爲皇帝的文字增光添彩，使君王的材器如金似玉，臣又不敢辭讓承旨的職任。何况沉淪的微臣，靠着聖主纔得以顯揚，所具有的微薄才能，受到宏恩知遇。兩度寒暑，六次蒙獲遷官之榮，由郎官而達到侍郎，從末僚而升至要職。"他就是如此急切地盼望得到重用。

其年八月，劉瞻以諫囚醫工宗族罷相，出爲荆南節度使。畋草制過爲美詞，懿宗省之甚怒，責之曰："畋頃以行迹玷穢，爲時棄捐，朝籍周行，無階踐歷，竟因由徑，遂致叨居，塵忝既多，狡蠹尤甚。且居承旨，合體朕懷。一昨劉瞻出藩，朕豈無意？爾次當視草，過爲美詞，逞譎詭於筆端，籠愛憎於形内。徒知報瞻咳唾之惠，誰思蔑我拔擢之恩。載詳言僞而堅，果明同惡相濟。人之多僻，一至於斯！宜行竄逐之科，用屏回邪之黨。可梧州刺史。"

當年八月，劉瞻因勸諫寬赦拘禁的醫工宗族而被罷免宰相，出任荆南節度使。鄭畋草擬的詔書中有過分誇大的好話，懿宗閲後大怒，斥責他説："鄭畋從前由於行迹污濁，受到時人的屏棄，任朝官的正道，没有門階可以踏入，竟然因爲履歷，從而致使竊據高位，才能既然遠不相稱，狡詐貪婪尤爲嚴重。暫且位居承旨，應當體察朕的意願。近日劉瞻出任藩鎮，朕難道是毫無用意？應當輪你草擬詔書，濫用贊美之詞，在筆端玩弄詭詐，在文中包藏愛憎。衹知報答劉瞻的提携之恩，哪想無視我的提拔之德。於是詳察振振有詞的假話，果然暴露出同惡相助的罪責。人臣的諸多劣行，竟到了如此地步！應當處以放逐的懲罰，以便杜絶奸邪的同黨。可任梧州刺史。"

僖宗即位，召還，授右散騎常侍，改兵部侍郎。乾符四年，遷吏部侍郎。尋降制曰："頃者時鬱正途，權歸邪幸。爾畋執心無惑，秉節被譏，徵復鶩行，愈洽人望。既負彌綸之業，宜居輔弼之司。可本官同平章

僖宗即位，召回朝廷，授任右散騎常侍，改任兵部侍郎。乾符四年，升任吏部侍郎。不久僖宗頒降詔書説："從前一時正道阻滯，權柄落於奸邪之手。你鄭畋堅定不移，守節被誣，徵召恢復朝官班列，大得人心。既然懷有廣博的學識，應當居於宰相之位。可以本官任同平章事。"僖

事。"僖宗上尊號禮畢，進加中書侍郎，進階特進，轉門下侍郎，兼禮部尚書、集賢殿大學士。

五年，黃巢起曹、鄆，南犯荊、襄，東渡江、淮，衆歸百萬，所經屢陷郡邑。六年，陷安南府據之，致書與浙東觀察使崔璆，求鄆州節鉞。璆言賊勢難圖，宜因授之，以絶北顧之患。天子下百僚議。初黃巢之起也，宰相盧攜以浙西觀察使高駢素有軍功，奏爲淮南節度使，令扼賊衝，尋以駢爲諸道行營都統。及崔璆之奏，朝臣議之。有請假節以紓患者，畋采群議，欲以南海節制縻之。攜以始用高駢，欲立奇功以圖勝，攜曰："高駢將略無雙，淮土甲兵甚鋭。今諸道之師方集，蕞爾纖寇，不足平殄。何事捨之示怯，而令諸軍解體耶！"畋曰："巢賊之亂，本因饑歲。人以利合，乃至實繁，江、淮以南，薦食殆半。國家久不用兵，士皆忘戰，所在節將，閉門自守，尚不能枝。不如釋咎包容，權降恩澤。彼本以饑年利合，一遇豐歲，孰不懷思鄉土？其衆一離，則巢賊几上肉耳，此所謂不戰而屈人兵也。若此際不以計攻，全恃兵力，恐天下之憂未艾也。"群議然之，而左僕射于琮曰："南海有市舶之利，歲貢珠璣。如令妖賊所有，國藏漸當廢竭。"上亦望駢成功，乃依攜議。及中書商量制敕，畋曰："妖賊百萬，橫行天下，高公遷延玩寇，無意翦除，又從而保之，彼得計矣。國祚安危，在我輩三四人畫度。公倚淮南用兵，吾不知稅駕之所矣。"攜怒，拂衣而起，袂染於硯，因投之。僖宗聞之怒，曰："大臣相詬，何以表儀四海？"二人俱罷政事，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

宗上尊號的典禮結束，進位加授中書侍郎，進階特進，轉任門下侍郎，兼任禮部尚書、集賢殿大學士。

五年，黃巢在曹、鄆起事，南下進犯荊、襄，東渡江、淮，民衆歸附達到百萬，所經之地接連攻占州縣。六年，攻占并據有安南府，致書給浙東觀察使崔璆，要求授予自己鄆州節度使節鉞。崔璆上言説賊勢難以制服，應當順應其要求授給他官職，以便消除他圖謀北上的禍患。天子把他的建議交給百官討論。當初黃巢起兵造反，宰相盧攜因浙西觀察使高駢往日立有戰功，奏請任命他爲淮南節度使，令他控扼賊軍進兵的要衝之地，隨即任命高駢爲諸道行營都統。到這時崔璆上奏，朝臣議論此事。有人請求授給黃巢節度使以便解除威脅，鄭畋采納群臣的意見，準備授給他南海節度使來籠絡約束他。盧攜因當初任用高駢，是想要建立奇功而取勝，盧攜説："高駢的武略無與倫比，淮南的兵士十分精鋭。如今各道的軍隊正在集結，區區毛賊，不足蕩平消滅。爲什麽要放棄用兵顯示怯懦，而使各軍解體啊！"鄭畋説："黃巢造反，原是由於荒年。民衆出於共同利益而聚集，以至人數繁多，江、淮以南，陷落近半。國家久不用兵，士兵都不熟悉作戰，各地的節帥，閉門自守，尚且不能支持。不如寬赦包容罪過，暫降恩澤。他們原是出於飢年的利害而糾集，一旦遇到豐年，誰不思念鄉土？其部衆一旦離散，則黃巢就成爲几案上的肉了，這就是所謂不戰而屈服敵軍的道理。如果此時不用計攻，全仗兵力，恐怕天下的憂患不會平息。"群臣都贊同他，而左僕射于琮説："南海有海外交易的收益，年年進貢珠寶。如果讓妖賊所有，國家的府藏就會逐漸枯竭。"皇上也希望高駢能獲得成功，於是准許了盧攜的建議。等到在中書省商量詔書時，鄭畋説："妖賊百萬，橫行天下，高駢延誤時機輕慢剿寇事宜，無意剪除，又順從黃巢并保舉他，正中他的下懷。國運安危，繫於我輩三四人的籌劃。公倚重淮南用兵，我不知歸宿之地了。"盧攜惱怒，拂衣而起，衣袖浸入硯臺染上了墨迹，因而生氣把硯臺摔到地下。僖宗

廣明元年，賊自嶺表北渡江、浙，虜崔璆，陷淮南郡縣。高駢止令張璘控制衝要，閉壁自固。天子始思畋前言，二人俱徵還，拜畋禮部尚書。尋出爲鳳翔隴右節度使。是冬，賊陷京師，僖宗出幸。畋聞難作，候駕於斜谷迎謁，垂泣曰：“將相誤陛下，以至於此。臣實罪人，請死以懲無狀。”上曰：“非卿失也。朕以狂寇凌犯，且駐蹕興元，卿宜堅扼賊衝，勿令滋蔓。”畋對曰：“臣心報國，死而後已，請陛下無東顧之憂。然道路艱虞，奏報梗澀，臨機不能遠稟聖旨，願聽臣便宜從事。”上曰：“苟利宗社，任卿所行。”畋還鎮，蒐乘補卒，繕修戎仗，浚飾城壘。盡出家財以散士卒，晝夜如臨大敵。

中和元年二月，賊將尚讓、王璠率衆五萬，欲攻鳳翔。畋預知賊至，令大將李昌言等伏於要害。賊以畋儒者，必不能拒，步騎長驅，部伍不整。畋以鋭卒數千，陳于高岡，虛立旗幟，延袤數里。距賊十餘里，伐鼓而陣。賊不之測衆寡，始欲列卒而陣，後軍未至，而昌言等發伏擊之，其衆大撓。日既晡矣，岐軍四合，追擊於龍尾陂，賊委兵仗自潰，斬馘萬計，得其鎧仗，岐軍大振。天子聞之，謂宰相曰：“予知畋不盡，儒者之勇，甚慰予懷。”即授畋檢校尚書左僕射、同平章事，充京西諸道行營都統。

時畿內諸鎮禁軍尚數萬，賊巢污京師後，衆無所歸，畋承制招諭，諸鎮將校皆萃岐陽。畋分財以結其心，與之盟誓，期匡王室。又傳檄天下

得知後發怒，說：“大臣互相辱罵，如何能成爲天下的表率？”二人都被罷相，以太子賓客在東都任職。

廣明元年，賊軍從嶺表北渡江、浙，俘虜了崔璆，攻占淮南郡縣。高駢衹讓張璘控制要衝，閉門據城自守。天子方纔回想起鄭畋從前的言論，二人都被召還，授任鄭畋爲禮部尚書。不久出任鳳翔隴右節度使。當年冬天，賊軍攻占京城，僖宗離京出行。鄭畋聽說禍難發生，在斜谷迎候拜謁皇帝車駕，落淚說道：“將相誤害陛下，以致到這一地步。臣實在是罪人，請求處死來懲治莫大之罪。”皇上說：“不是卿的過錯。朕由於狂寇進犯，暫且停駐興元，卿應當牢牢控扼賊軍的進兵要衝，不要讓賊勢蔓延。”鄭畋回答說：“臣一心報國，死而後已。請陛下不要有東顧之憂。然而道路艱險，奏報阻塞困難，面臨決策之機不能遠承聖旨，希望允許臣見機行事。”皇上說：“衹要有利宗廟社稷，聽任卿自行處置。”鄭畋回到鎮所，招兵買馬，整修器械，修治城池。取出所有家財散發給士兵，晝夜警戒如臨大敵。

中和元年二月，賊將尚讓、王璠率領兵衆五萬，準備攻打鳳翔。鄭畋預先得知賊軍到來，命令大將李昌言等埋伏在要害之地。反賊認爲鄭畋是一介儒士，一定不能抵擋，步兵騎兵長驅直入，隊伍渙散不整。鄭畋用精鋭士兵數千人，在高岡上列陣，虛立旗幟，連綿數里。在距離賊軍十餘里的地方，擊鼓列陣。反賊不能測知唐軍兵力多少，方纔準備整兵列陣，後續部隊還没有到達，而李昌言等指揮伏兵出擊，賊衆大亂。夜色降臨，岐軍四面聚集，追擊到龍尾陂，賊軍丟棄兵器自行潰逃，被斬首的數以萬計，繳獲了敵軍的鎧甲兵仗，岐軍士氣大振。天子得知，對宰相說：“我瞭解鄭畋不够，儒士的勇猛，令我十分寬慰。”當即授任鄭畋爲檢校尚書左僕射、同平章事，充任京西諸道行營都統。

當時京畿内各鎮禁軍仍有數萬，叛賊黄巢竊據京城以後，禁軍兵衆無處可歸，鄭畋以天子之命招諭，各鎮將校都聚集到岐陽。鄭畋分發資財來凝聚人心，與他們結盟立誓，約定共同匡扶王

曰：

鳳翔隴右節度使、檢校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充京西諸道行營都統、上柱國、滎陽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户鄭畋，移檄告諸藩鎮郡縣侯伯牧守將吏曰：夫屯亨有數，否泰相沿，如日月之蔽虧，似陰陽之愆伏。是以漢朝方盛，則莽、卓肆其奸凶；夏道未衰，而羿、浞騁其殘酷。不無僭越，尋亦誅夷。即知妖孽之生，古今難免。代有忠貞之士，力爲匡復之謀。我國家應五運以承乾，躡三王之垂統，綿區飲化，匝宇歸仁。十八帝之鴻猷，銘於神鼎；三百年之睿澤，播在人謠。加以政尚寬弘，刑無枉濫，翼翼勤行於王道，孜孜務恤於生靈，足可傳寶祚於無窮，御瑶圖於不朽。近歲螟蝗作害，旱暵延災，因令無賴之徒，遽起亂常之暴，雖加討逐，猶肆猖狂。草賊黄巢，奴僕下才，豺狼醜類，寒耕熱耨，不勵力於田疇；偷食靡衣，務偷生於剽奪。結連凶黨，驅迫平人，始擾害於里閭，遂侵凌於郡邑。屬以藩臣不武，戎士貪財，徒加討逐之名，竟作遷延之役，致令滋蔓，累有邀求。聖上愛育情深，含弘道廣，指萬方而罪己，用百姓以爲心。假以節旄，委之藩鎮，冀其悛革，免困疲羸。而殊無犬馬之誠，但恣蟲蛇之毒。剽掠我征鎮，覆没我京都，凌辱我衣冠，屠殘我士庶，視人命有同於草芥，謂大寶易取如弈棋。而乃竊據宫闈，僞稱名號，爛羊頭而拜爵，續狗尾以命官，燕巢

室。又向各地發布檄文説：

鳳翔隴右節度使、檢校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充京西諸道行營都統、上柱國、滎陽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户鄭畋，移送檄文致告各藩鎮郡縣節帥刺史將吏道：艱難順利自有定數，阻滯通暢交互更迭，如同日月的遮掩虧缺，好似陰陽的差錯失常。因此漢朝正當隆盛，而王莽、董卓恣意行使其奸惡；夏道還未衰敗，而后羿、寒浞放縱施展其凶殘。不是没有越分奪位之事，然而很快就被誅討鏟平。由此可知妖孽滋生，古今難免。代代都有忠貞之士，極力籌劃匡復之謀。我國家順應五德之運而上承天命，追踪三王之業而下傳國統，遥遠之域都蒙受教化，廣大之區都歸附仁義。十八代帝王的大業，銘刻在神鼎之上；三百年王朝的恩澤，播揚在百姓之口。加上爲政崇尚寬弘，刑罰没有冤濫，恭謹勤勉奉行王道，專心致志拯救生靈，足以無盡傳承寶位，永久統治天下。近年蟲蝗作害，乾旱成災，因而導致無賴之徒，突生作亂之暴，雖然加以征討驅逐，仍在放肆胡作非爲。草賊黄巢，奴僕凡夫，豺狼醜類，寒耕暑耘，不盡力於田地；吃飽穿暖，全依賴於搶劫。勾結串聯凶黨，驅使逼迫平民，起初擾害鄉里，繼而侵犯州縣。先前由於武將畏敵避戰，士兵好利貪財，徒然加給征討驅逐之名，最終變作拖延時日之事，致使賊勢滋長蔓延，不斷提出非分索求。聖上愛惜下民情深，普濟衆生道廣，指萬方歸罪於己，置百姓時刻在心。授給他節旄，委任他藩鎮，望他能痛改前非，免困疲憊之民。而他絲毫没有臣子的誠意，一意放縱蟲蛇般的狠毒。襲掠我征鎮，傾覆我都城，凌辱我官紳，屠害我百姓，看待人命輕微如同草芥，認爲皇位易取好像下棋。於是竊據宫室，僞稱名號，爛羊頭而封爵，續狗尾而命官，燕築巢於帳幕而誇安，魚置身於鼎内仍戲水。全然不知五侯怒氣衝天，一心要分取項羽之尸；四墓已經築成，正等

冪以誇安，魚在鼎而猶戲。殊不知五侯拗怒，期分項羽之尸；四冢既成，待葬蚩尤之骨。猶復廣侵田宅，濫瀆貨財，比谿壑以難盈，類鳥鳶而縱攫。茫茫赤縣，僅同夷貊之鄉；惴惴黔黎，若在狴牢之內。固已人神共怒，行路傷心。畋謬領藩垣，榮兼將相，每枕戈而待旦，常泣血以忘餐，誓與義士忠臣，共翦狐鳴狗盜。近承詔命，會合諸軍，皇帝親御六師，即離三蜀，霜戈萬隊，鐵馬千群，雕虎嘯以風生，應龍驤而雲起。淮南 高相公，會關東諸道百萬雄師，計以夏初，會於關內。畋與涇原節度使程宗楚、秦州節度使仇公遇等，已驅組練，大集關畿，爭麾隴右之蛇矛，待掃關中之蟻聚。而吐蕃、党項，以久被皇化，深憤國仇，願以沙漠之軍，共獻蕩平之捷。此際華戎合勢，藩鎮連衡，旌旗煥爛於雲霞，劍戟晶熒於霜雪，莫不持繩待試，賈勇爭先，思垂竹帛之功，誓雪朝廷之恥。矧茲殘孽，不足殄除，况諸道世受國恩，身縻好爵，皆貯匡邦之略，咸傾致主之誠，自函、洛構氛，鑾輿避狄，莫不指銅駝而眦裂，望玉壘以魂銷，聞此勤王，固宜投袂。更希憤激，速殄寇仇，永圖社稷之勳，以報君親之德，迎鑾反正，豈不休哉。

待埋葬蚩尤之骨。還在廣占田宅，濫求財物，比溝壑還難以填滿，像凶禽般肆意掠奪。茫茫神州，至同蠻夷之鄉；惶惶百姓，如在牢獄之內。實在已是人神共怒，路人傷心。我鄭畋蒙領方鎮，榮兼將相，時時枕戈而待旦，常常哭泣而忘餐，誓與義士忠臣，共滅狐鳴狗盜。近日奉詔，會合各軍，皇帝親御六師，即日出兵三蜀，雪亮的刀槍萬隊，披甲的戰馬千群，猛虎吼而生風，飛龍騰而成雲。淮南 高相公，集結關東各道百萬雄師，定於夏初，會聚關內。我鄭畋與涇原節度使程宗楚、秦州節度使仇公遇等，已經驅動精兵，大舉集合關畿，爭相揮動隴右的蛇矛，期望掃清關中的群蟻。而吐蕃、党項，因久蒙我朝的教化，深憤國家的怨仇，願率沙漠之軍，共獻掃平之捷。此時華戎合勢，藩鎮聯合，旌旗燦爛勝過雲霞，劍戟閃耀超出霜雪，人人手持長繩躍躍欲試，勇氣倍增奮勇爭先，一心立功青史留名，立誓洗刷朝廷耻辱。何况此等殘渣餘孽，不需費力就可除滅，而且各道世受國恩，身享榮禄，皆懷有匡正社稷的謀略，都竭盡報效君上的忠誠，自從函、洛遭受禍亂，皇上車駕迴避逆賊，無不指京城而怒火中燒，望蜀中而痛心疾首，聽到這勤王的檄文，定會立即起兵。更望同仇敵愾，速滅寇敵，建立社稷的長久功業，以此報答君親的深厚恩德，奉迎天子復位，難道不是美事。

時駕在坤維，音驛阻絕，以爲朝廷無能復振。及畋傳檄，諸藩聳動，各治勤王之師，巢賊聞之大懼。自是賊騎不過京西。當時非畋扼賊之衝，褒、蜀危矣。尋進位檢校司空。

這時車駕正在西南，音訊驛傳隔絕，都以爲朝廷無力興復。等到鄭畋向天下發送檄文，各地藩鎮振奮，紛紛整頓救援朝廷的軍隊，黄巢賊得知後大爲恐慌。從此賊騎不敢越過京西。當時假如不是鄭畋控扼賊軍進兵的衝要，褒、蜀就危急了。不久進位檢校司空。

其年冬，畋暴病，以岐山方禦賊衝，宜須驍將鎮守，表薦大將李昌言，詔可之，詔畋赴行在。二年正月至成都，以王鐸代畋將兵收復。畋尋以僕射平章事，以疾，久之不拜，累表乞解機務。二年冬，罷相，授太子少保。僖宗以畋子給事中凝績爲隴州刺史，詔侍畋就郡養疾，薨於郡舍，時年五十九。

光啓末，李茂貞授鳳翔節度使。畋會兵時，茂貞爲博野軍小校在奉天，畋盡召其軍至岐下，以茂貞勤於軍旅，甚奇之，委以游邏之任。至是，茂貞思畋獎待之恩，上表論之曰：

臣伏見當道故檢校司空、同平章事鄭畋，瑞應星精，祥開月角，建洪爐於聖代，成庶績於明時。鳳毛方浴於春池，龍節忽移於右輔。旋以群鴟嘯聚，萬猬鋒攢，蒼黄而玉輅省方，次第而金門徹鑰。九州相望，初猶豫以從風；百辟無歸，半狐疑而委質。而畋衝冠怒髮，投袂治兵，羅劍戟於樽前，練貔貅於閫外。坎牲誓衆，釁鼓出師，馳羽檄於四方，暢皇威於萬里。身維地軸，决横流而盡入東溟；手正天關，掃妖星而重尊北極。及至囊沙滅竈，伐鼓揚旌，四凶方侈於獸心，一陣盡塗於龍尾。大振建瓴之捷，只於反掌之間。不期天柱朝摧，將星夜隕，竹帛徒書於茂烈，松楸未焕於易名。臣始仕從戎，爰承指顧，稟三令五申之戒，預一匡九合之謀。今則謬以微功，獲居重鎮，尋武侯之遺愛，城壘宛然；念叔子之高踪，

這年冬天，鄭畋身患急病，因岐山正控扼賊軍的衝要，必須有猛將鎮守，鄭畋上表舉薦大將李昌言，皇帝下詔許可，詔令鄭畋前往皇帝所在的地方。二年正月他到達成都，授命王鐸接替鄭畋統兵收復失地。鄭畋不久以僕射任平章事，由於患病，很長時間没有就任，多次上表請求解除參預機務。二年冬天，被罷去宰相，授任太子少保。僖宗任命鄭畋的兒子給事中鄭凝績爲隴州刺史，下詔讓他侍奉鄭畋到本州養病，逝世於本郡客舍，時年五十九歲。

光啓末年，李茂貞授任爲鳳翔節度使。鄭畋集結兵力時，李茂貞身爲博野軍的小校正在奉天，鄭畋將該軍全部召到岐下，由於李茂貞在軍中勤奮盡職，鄭畋十分賞識他，交給他巡邏的任務。到這時，李茂貞追念鄭畋獎拔器重的恩情，上表朝廷陳論道：

臣見本道已故檢校司空、同平章事鄭畋，應星精的福瑞，開月角的吉祥，在聖明之世建立了宏大功績，於清平之時成就了各種事業。風采正要展現於禮部，符節忽然移到了右輔。隨即因爲凶禽嘯聚，萬猬競起，皇帝車駕倉皇出巡，宫門相繼鎖閉。天下觀望，開始猶豫打算歸從；百官無依，半信半疑將要投靠。而鄭畋怒髮衝冠，放手整軍，劍戟羅列在樽前，雄兵演練於城外。殺牲誓衆，祭鼓出師，羽檄飛傳四方，皇威播揚萬里。身繫地軸，導决洪流而盡入東海；手正天門，掃蕩妖星而重尊北極。及至運籌决策克敵制勝，擊鼓揚旗指揮用兵，渾敦那様的四凶正要放縱獸心，而龍尾陂一戰慘敗塗地。大振勢不可擋之捷，衹在反掌之間。不料天柱朝折，將星夜落，顯赫的功業空記在史册之中，應立的謚號未彰於身亡以後。臣起身從軍，便承指教，稟受三令五申的訓誡，參預匡正天下的策謀。今則愧以區區微功，獲居一方重鎮，追尋武侯的遺愛，城壘依然如故；思念羊祜的高踪，淚落何時有盡。伏望特加贈謚，以便告慰九泉。

涕零何極。伏冀特加贈謚，以慰泉扃。

昭宗嘉之，詔贈司徒，謚曰文昭。

昭宗贊賞，下詔追贈鄭畋司徒，謚號文昭。

畋文學優深，器量弘恕，美風儀，神彩如玉，尤能賦詩。與人結交，榮悴如一。始爲員外郎，爲鄭薰不放省上，畋不以爲憾。及畋作相，薰子爲郎，畋特奬拔爲給事中，列曹侍郎。其以德報怨，多此類也。

鄭畋的文章優美精深，器量寬厚忠恕，風度儀容美好，神采飛揚如玉，尤其擅長賦詩。與人結交，榮辱如一。當初任員外郎時，鄭薰不讓他在尚書省任職，鄭畋不以此懷恨在心。到鄭畋做宰相，鄭薰的兒子任郎官，鄭畋專意奬勵提拔他任給事中，做到部的侍郎。他以德報怨，大多如此。

子凝績，景福中歷刑部、户部侍郎。

兒子名凝績，景福年間歷任刑部、户部侍郎。

盧攜

盧攜字子升，范陽人。祖損。父求，寶曆初登進士第，應諸府辟召。位終郡守。

盧攜字子升，是范陽人。祖父名損。父親名求，寶曆初年考中進士科，應方鎮幕府徵召做事。官位終於刺史。

攜大中九年進士擢第，授集賢校理，出佐使府。咸通中，入朝爲右拾遺、殿中侍御史，累轉員外郎中、長安縣令、鄭州刺史。召拜諫議大夫。乾符初，以本官召充翰林學士，拜中書舍人。乾符末，加户部侍郎、學士承旨。四年，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累加門下侍郎，兼兵部尚書、弘文館大學士。

盧攜大中九年考中進士科，授任集賢校理，出朝在方鎮幕府裏任職。咸通年間，召入朝任右拾遺、殿中侍御史，多次轉任員外郎、郎中、長安縣令、鄭州刺史。召入朝授任諫議大夫。乾符初年，以本官召進內廷充任翰林學士，授任中書舍人。乾符末年，加授户部侍郎、學士承旨。四年，以本官任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多次加授爲門下侍郎，兼任兵部尚書、弘文館大學士。

五年，黄巢陷荆南、江西外郛及虔、吉、饒、信等州，自浙東陷福建，遂至嶺南，陷廣州，殺節度使李岧，遂抗表求節鉞。初，王仙芝起河南，攜舉宋威、齊克讓、曾衮等有將略，用爲招討使。及宋威殺尚君長，致賊充斥，朝廷遂以宰臣王鐸爲都統，攜深不悦。浙帥崔璆等上表，請假黄巢廣州節鉞，上令宰臣議。攜以王鐸爲統帥，欲激怒黄巢，堅言不假賊節制，止授率府率而已。與同列鄭畋爭論，投硯於地，由是兩罷之，爲太子賓客分司。

五年，黄巢攻占荆南、江西外城及虔、吉、饒、信等州，從浙東攻占福建，乘勢進抵嶺南，攻占廣州，殺死節度使李岧，然後上表直言要求授給節度使節鉞。起初，王仙芝在河南起事，盧攜舉薦宋威、齊克讓、曾衮等人都有統兵才略，任用爲招討使。等到宋威殺死尚君長，導致盜賊遍起各地，於是朝廷任命宰相王鐸爲都統，盧攜深爲不滿。浙帥崔璆等人上表，請求授給黄巢廣州節度使，皇上交給宰相商議。盧攜因王鐸身爲統帥，有意要激怒黄巢使其受挫，所以執意聲稱不可授反賊節度使，衹可授給率府率而已。他與同僚鄭畋爭論，把硯臺摔到地下，因此二人都被罷相，任太子賓客在東都任職。

六年，高駢大將張驎頻破賊。攜素待高駢厚，常舉可爲統帥，天子以駢立功，復召攜輔政。及王鐸失守，罷都統，以高駢代之。由是自潼關以東，汝、陜、許、鄧、汴、滑、青、兖皆易帥。王鐸、鄭畋所授任者皆易之。攜内倚田令孜，外以高駢爲援，朝廷大政，高下在心。時攜病風，精神恍惚，政事可否，皆决於親吏温季修，貨賄公行。及賊擾淮南，張驎被殺而許州逐帥，溵水兵潰，朝廷震懼，皆歸罪於攜。及賊陷潼關，罷攜相，爲太子賓客，是夜仰藥而死。

六年，高駢部下大將張驎多次打敗賊軍。盧攜往日待高駢不薄，曾舉薦説高駢可任統帥，天子由於高駢立功，又徵召盧攜入朝輔政。等到王鐸失守，被罷去都統，任用高駢來接替他。因此從潼關往東，汝、陜、許、鄧、汴、滑、青、兖各州都更换了主帥。王鐸、鄭畋所任用的人一律撤换。盧攜在内依靠田令孜，在外以高駢爲援，朝廷大政，全都由他决斷。當時盧攜患有風病，精神恍惚，政事如何處置，都取决於親信屬吏温季修，賄賂公行。到賊寇侵擾淮南，張驎被殺，而許州發生兵變驅逐了本鎮的節帥，溵水之戰官軍潰敗，朝廷震驚，把這些事都歸罪於盧攜。到賊軍攻占潼關，罷去盧攜的宰相，任太子賓客，他當夜服毒而死。

子晏，天祐初爲河南縣尉，爲柳璨所殺。

兒子名晏，天祐初年任河南縣尉，被柳璨殺害。

王徽

王徽字昭文，京兆 杜陵人，其先出於梁魏。魏爲秦滅，始皇徙關東豪族實關中，魏諸公子徙於霸陵。以其故王族，遂爲王氏。後周 同州刺史熊，徽之十代祖，葬咸陽之鳳岐原，子孫因家焉。曾祖擇從、兄易從，天后朝登進士第，從弟明從、言從，睿宗朝并以進士擢第。昆仲四人，開元中三至鳳閣舍人，故時號鳳閣王家。其後，易從子定、定子逢、逢弟仲周、定兄密、密子行古、行古子收、收子超，皆以進士登第。王氏自易從已降，至大中朝登進士科者一十八人，登臺省，歷牧守、賓佐者三十餘人。擇從，大足三年登進士第，先天中又應賢良方正制舉，升乙第，再遷京兆士曹參軍，充麗正殿學士。祖察，至德二年登進士第，位終連州刺史。父自立，位終緱氏令。

王徽字昭文，是京兆 杜陵人，祖先出自梁魏。魏被秦滅掉，秦始皇遷移關東的豪族充實關中，魏國的公子們被遷到霸陵。由於他們原是王族，便成爲王氏。後周 同州刺史王熊，是王徽的十代祖，埋葬在咸陽的鳳岐原，子孫因此定居在這裏。曾祖父王擇從、其兄王易從，天后朝考中進士科，堂弟王明從、王言從，睿宗朝都考中進士科。兄弟四人，開元年間有三人官至鳳閣舍人，所以當時人稱鳳閣王家。此後王易從的兒子王定、王定的兒子王逢、王逢的弟弟王仲周、王定的哥哥王密、王密的兒子王行古、王行古的兒子王收、王收的兒子王超，都考中進士科。王氏自從王易從以下，到大中朝時考中進士科的有十八人，位居臺省、歷任太守或刺史、賓佐的有三十多人。王擇從，大足三年考中進士科，先天年間又應考賢良方正制舉，考上乙等，兩次遷任爲京兆士曹參軍，充任麗正殿學士。祖父名察，至德二年考上進士科，官位終於連州刺史。父親名自立，官位終於緱氏令。

徽 大中十一年進士擢第，釋褐秘書省校書郎。户部侍郎沈詢判度支，辟爲巡官。宰相徐商領鹽鐵，又

王徽 大中十一年考中進士科，出仕任秘書省校書郎。户部侍郎沈詢掌管度支，徵用他爲巡官。宰相徐商兼管鹽鐵，又奏請任他爲參佐。當

奏爲參佐。時宣宗詔宰相於進士中選子弟尚主，或以徽籍上聞。徽性冲澹，遠勢利，聞之憂形於色。徽登第時，年逾四十，見宰相劉瑑哀祈，具陳年已高矣，居常多病，不足以塵汚禁臠。瑑於上前言之方免。從令狐綯歷宣武、淮南兩鎮掌書記，得大理評事。召拜右拾遺，前後上疏論事二十三，人難言者必犯顔争之，人士翕然稱重。會徐商罷相鎮江陵，以徽舊僚，欲加奏辟而不敢言。徽探知其旨，即席言曰："僕在進士中，荷公重顧，公佩印臨戎，下官安得不從？"商喜甚，奏授殿中侍御史，賜緋，荆南節度判官。高湜時持憲綱，奏爲侍御史知雜，兼職方員外郎，轉考功員外。時考簿上中下字朱書，吏緣爲奸，多有揩改。徽白僕射，請以墨書，遂絶奸吏之弊。宰相蕭倣以徽明於吏術，尤重之。乾符初，遷司封郎中、長安縣令。學士闕人，倣用徽爲翰林學士，改職方郎中、知制誥，正拜中書舍人。延英中謝，面賜金紫。遷户部侍郎、學士承旨。改兵部侍郎、尚書左丞，學士承旨如故。

時宣宗下詔讓宰相在進士中挑選名門子弟與公主成婚，有人將王徽的名籍報上。王徽生性平和淡泊，遠避權勢財利，聽説此事後憂形於色。王徽考中進士時，年過四十，面見宰相劉瑑苦苦哀求，詳述自己年紀已大，平時多病，不配做皇帝的女婿。劉瑑在皇上面前陳説後他方纔獲免。跟隨令狐綯歷任宣武、淮南兩鎮掌書記，獲任大理評事。召入朝授任右拾遺，先後上疏論事有二十三次，其他人難於張口的事他定犯顔而争執，士大夫們紛紛稱道并敬重他。時逢徐商被罷免宰相到江陵任節度使，由於王徽是從前的僚屬，有心奏請徵用他而不敢提出。王徽覺察到他的想法，當面説道："我身爲進士時，蒙公的器重看顧，現在公佩將印統兵，下官怎能不從？"徐商十分高興，奏請授任他爲殿中侍御史，賜緋，做荆南節度判官。高湜當時執掌御史臺，奏請朝廷授任他爲侍御史知雜，兼職方員外郎，轉任考功員外郎。當時在官員考核簿上的上中下字用朱筆書寫，小吏因此作假，時常加以塗改。王徽稟告僕射，請求用墨書寫，於是杜絶了奸吏的作弊。宰相蕭倣由於王徽做官精明强幹，尤其器重他。乾符初年，升任司封郎中、長安縣令。學士職位空缺，蕭倣任用王徽爲翰林學士，改任職方郎中、知制誥，正式授任爲中書舍人。在延英殿謝恩時，皇帝當面賜給他金紫。升任户部侍郎、學士承旨。改任兵部侍郎、尚書左丞，所任學士承旨依舊。

廣明元年十二月三日，改户部侍郎、同平章事。是日，黄巢入潼關，其夜僖宗出幸。徽與同列崔沆、豆盧瑑、僕射于琮，至曙方知車駕出幸，遂相奔馳赴行在。徽夜落荆榛中，墜於崖谷，爲賊所得，迫還京師。將授之僞命，徽示以足折中喑，雖白刃環之，終無懼色。賊令輿歸第，命醫工視之。月餘，守視者稍怠，徽乃雜於負販，竄之河中，遣人間道奉絹表入蜀。天子嘉之，詔授光禄大夫，守兵部尚書。將赴行在，尋詔徽以本官充

廣明元年十二月三日，改任户部侍郎、同平章事。當天，黄巢進入潼關，僖宗連夜離京出行。王徽與同僚崔沆、豆盧瑑、僕射于琮，到清晨纔得知皇帝車駕出行，於是一同奔馳趕往行在。王徽夜間摔倒在樹叢裏，掉進崖下山谷，被賊兵俘獲，脅迫他返回京城。叛賊準備授任他僞官，王徽表示足折口啞，雖然賊兵環繞身旁用利刃威脅，他始終面無懼色。叛賊讓他乘車回到宅第，命令醫工爲他診治。一個多月後，監管他的人逐漸懈怠，王徽便混在脚伕商販中，逃到河中，派人携帶絹表暗中前去蜀中。天子贊賞他，下詔授任他爲光禄大夫，任兵部尚書。他準備趕

東面宣慰催陣使。時王鐸都統行營兵馬在河中，累年未能破賊。徽與行營都監楊復光謀，赦沙陀三部落，令赴難。其年夏，代北軍至，决戰累捷，收復京師。以功加尚書右僕射。

往皇帝所在之地，很快有詔書令王徽以本官充任東面宣慰催陣使。當時王鐸統率行營兵馬在河中，連年没能打敗賊軍。王徽與行營都監楊復光策劃計謀，赦免了沙陀三部落，下令讓他們前來趕救國難。這年夏天，代北軍到達，與賊軍决戰屢屢獲勝，收復了京城。王徽因功加授尚書右僕射。

光啓中，潞州軍亂，殺其帥成麟，以兵部侍郎鄭昌圖權知昭義軍事。時孟方立割據山東三州，别爲一鎮。上黨支郡唯澤州耳，而軍中之人多附方立，昌圖不能制。宰相奏請以重臣鎮之，乃授徽檢校尚書左僕射、同平章事、潞州大都督府長史、澤潞邢洺磁觀察等使。時鑾輅未還，關東聚盗，而河東李克用與孟方立方争澤潞。以朝廷兵力必不能加，上表訴之曰：

光啓年間，潞州發生兵變，殺死節帥成麟，朝廷任命兵部侍郎鄭昌圖暫時主持昭義軍事。這時孟方立割據山東三州，另立一鎮。上黨的屬州衹餘下澤州而已，而軍中之人大多依附孟方立，鄭昌圖無法控制。宰相奏請任用重臣鎮守該地，於是朝廷授任王徽爲檢校尚書左僕射、同平章事、潞州大都督府長史、澤潞邢洺磁觀察等使。當時皇帝車駕還没有返回京城，關東盗賊密集，而河東李克用正與孟方立争奪澤潞。王徽認爲朝廷用兵肯定無法解决，上表陳訴説：

> 臣聞量才授任，本切於安人；奉上推忠，莫先於體國。臣早逢昌運，備歷華資，止仗竭誠，幸無躁迹。六年内置，雖叨侍從之榮；一日台司，未展匡扶之志。敢忘急病，用副憂勤。况重鎮兵符，元戎相印，特膺寵寄，出自宸衷，豈合憚勞，更陳衷款。但以鄭昌圖主留累月，將結深根；孟方立專據三州，轉成積釁。招其外則潞人胥怨，撫其内則邢將益疑。禍方熾於既焚，計奈何於已失。須觀勝負，乃决安危。欲遵命而勇行，則寢興百慮；思奉身而先退，則事體兩全。伏乞聖慈，博求廷議，擇其可付，理在從長。免微臣負懷寵之譏，使上黨破必争之勢。觸藩知難，庶無愧於前言；報國圖功，豈無伸於此日。

> 臣聽説根據才能授予職任，原以安定百姓爲要；遵奉朝廷推廣恩德，無過治理國事之先。臣早年身逢國運昌盛，歷任顯貴官職，衹是依憑竭盡忠誠，所幸没有躁進行迹。六年供職内廷，雖承蒙侍從左右的榮顯；一日身居臺司，未展現匡扶社稷的抱負。暫忘急病，以盡職責。何况重鎮兵符，主帥相印，特蒙寵信重托，出自聖上之意，怎應懼怕辛勞，一再表白本心。衹是由於鄭昌圖主持留後數月，將要扎下深根；孟方立專擅割據三州，已經結成積怨。從外招討則潞人都會怨怒，從内安撫則邢將增添猜疑。禍亂焚毁之前正在熾烈，計謀已經喪失無可奈何。還需坐觀勝負，方可决出安危。想要遵奉朝命而奮勇行動，則從早到晚憂慮重重；思考奉持自身而先行引退，則國事臣身兩全齊美。期望聖上，廣泛徵詢朝臣，選擇可任之人，理應從長考慮。以免微臣獲留戀恩寵的譏刺，而使上黨破勢在必争的局面。前後碰壁知難而退，望能無愧於前言；報效國家企望成功，怎可不申明在今日。

天子乃以昌圖鎮之，以徽爲諸道

天子於是以鄭昌圖任節度使，任命王徽爲諸

租庸供軍等使，餘官如故。

時京師收復之後，宫寺焚燒，園陵毀廢，故車駕久而未還，乃以徽爲大明宫留守、京畿安撫制置修奉園陵等使。徽方治財賦，又兼制置，王畿之人，大半流喪，乃招合遺散，撫之如子，數年之間，版户稍葺，東内齋閣，繕完有序。徽拜表請車駕還京曰："昨者狂寇將逃，延災方甚。而端門鳳畤，鎮福地而獨存；王氣龍盤，鬱祥烟而不散。足表宗祧降祉，臨御非遥。今雖初議修崇，未全壯麗，式示卑宫之儉，更凝馭道之尊。且肅宗纔見捷書，便離岐下；德宗雖當盛暑，不駐漢中。故事具存，昌期難緩，願迴鑾輅，早復京師。臣謬以散材，叨膺重寄，閉閤深念，拜章累陳。審時事之安危，繫廟謀之得失。臣雖隨宜制置，竭力撫綏，如或鑾駕未迴，必恐人心復散。縱成微效，終負殊私。勢有必然，理宜過慮。以兹淹駐，轉失機宜。實希永挂宸聽，亟還清蹕。"帝深嘉納。進位檢校司空、御史大夫，權知京兆尹事。

道租庸供軍等使，其餘官職依舊。

當時京城收復之後，宫室焚毁，園陵殘壞，因此皇帝車駕很長時間没有返回。朝廷於是以王徽任大明宫留守、京畿安撫制置修奉園陵等使。王徽正掌管財賦，又身兼制置使，京畿的百姓，大半流散喪亡，他於是招納流散的百姓，安撫他們如同自己的孩子一樣，數年之内，户口逐漸充實，東内的宫室，修繕完備井井有條。王徽上表請求皇帝車駕返回京城説："以前狂寇將要逃離，縱火成災十分嚴重。而端門鳳畤，位鎮福地而獨存；王氣龍盤，凝結祥烟而不散。足以顯明列祖宗廟在降福保佑，重新統治天下已爲期不遠。如今雖新近議决修建，不够完善壯麗，正可顯示卑宫的儉僕，更加凝聚統治的尊嚴。况且肅宗纔見到捷報，就離開岐下；德宗雖正值盛暑，不留駐漢中。前事一一存於記載，昌盛之期難以推延，盼望車駕返回，早日重入京城。臣愧以薄才，蒙受重任，閉門深思，上章屢陳。審度時事變化的安危，思慮朝廷謀略的得失。臣雖然因時制宜經營籌劃，竭盡心力安撫平服，如果車駕未能返回，恐怕人心就會再散。即使成就微小的功績，終究辜負特殊的恩寵。勢有必然，理應三思。如此滯留停駐，反會喪失機宜。切望聖上縈繞於心，儘快啓程回駕。"皇帝十分贊同并予以采納。進位檢校司空、御史大夫，臨時代理京兆尹事。

中外權臣，遣人治第京師，因其亂後，多侵犯居人，百姓告訴相繼。徽不避權豪，平之以法。由是殘民安業，而權幸側目惡其强，乃以其黨薛杞爲少尹，知府事。杞方居父喪，徽執奏不令入府。權臣愈怒，奏罷徽使務，以本官徵赴行在。尋授太子少師，移疾退居蒲州，滿十旬，請罷。僖宗還宫，復授太子少師，疾，未任朝謁。宰相以徽怨望，奏貶集州刺史，徽乃輿疾赴貶所。不旬日，沙陀逼京師，僖宗出幸寶雞，而軍容田令孜得咎。天子以徽無罪，召拜吏部尚書，封琅邪郡侯，食邑千户。徽將赴

朝廷内外的權要之臣，派人在京城裏修治府第，時逢戰亂之後，經常侵犯居民，百姓相繼前來投訴。王徽不畏權貴豪强，依法審理判决。因此凋殘的百姓得以安寧，而權貴怒目忿恨他的剛强，便任用黨羽薛杞爲少尹，執掌府事。薛杞正在爲父親守喪，王徽上奏堅决不讓他入府辦事。權臣更加惱怒，奏請罷免了王徽的使職，以本官徵召前往皇帝所在之地。不久授任爲太子少師，他上書稱病退居到蒲州，一百天後，請求解除自己的職務。僖宗返回京城，再次授任他爲太子少師，他由於有病，没能入朝拜見。宰相認爲王徽心懷不滿，奏請把他貶爲集州刺史，王徽於是抱病乘車前往被貶之地。不到十天，沙陀進逼京城，僖宗前往寶雞，而軍容使田令孜被治罪。天

行在，而襄王僭偽。邠、岐兵士，追逼乘輿，天子幸漢中，徽不能進。李煴偽制至河中府，召徽赴闕。徽托以風疾，不能步履。煴將僭號，逼内外臣僚署誓狀，徽稱臂緩，不能秉筆，竟不署名。

朱玫既誅，天子自褒中還至鳳翔，召徽拜御史大夫。車駕還宫，徽上章，以足膝風痹，不任朝拜，乞除散秩，復授太子少師。及便殿中謝，昭宗顧瞻進對，曰："王徽神氣尚强，安可自便?"乃改授吏部尚書。大亂之後，銓選失緒，吏爲奸蠹，有重疊補擬者。徽從初注授，便置手曆，一一檢視，人無擁滯，内外稱之。進位檢校司空，守尚書右僕射。大順元年十二月卒，贈太尉，謚曰貞。

子三人：椿、㯳、松。

史臣曰：議兵之難，古無百勝。蓋以行權制變，法斷在於臨機；出奇無窮，聲實懸於中的。昔晉國之平孫皓，賈公閭堅沮渡江；吴人欲拒曹瞞，張輔吴終慚失策。彼之賢俊，未免悔尤，況盧子昇平代書生，素迷軍志，只保高駢之平昔，不料高駢之苞藏，以至力困黄巢，毒流赤縣，絶吭仰藥，何所補焉？台文氣激壯圖，志攄宿憤，慷慨誓衆，叱咤臨戎，竟扼賊喉，以康天步，謂之不武，斯焉取斯？崔、趙以鼎職奉親，天倫并達，積慶垂裕，播美士林。徽志吐盗泉，脱身虎口，功名不墜，君子多之。

贊曰：武以伸威，謀以制敵。何必臨戎，陳師衽席。高駢玩寇，盧攜保奸。聖斷一誤，崎嶇劍山。

子因王徽無罪，召入朝授任爲吏部尚書，封琅邪郡侯，食邑一千户。王徽正要前往皇帝所在之地，而襄王篡位。邠、岐的軍隊，追逼皇帝車駕，皇帝前往漢中，王徽不能前去。李煴下偽制到河中府，徵召王徽前往京城。王徽推托説患有風疾，不能行路。李煴將竊稱帝號，逼迫朝廷内外臣僚簽署誓狀，王徽聲稱胳膊難以抬起，不能持筆，最終没有署名。

朱玫被誅殺後，天子從褒中回到鳳翔，徵召王徽授任爲御史大夫。皇帝車駕返回京城，王徽上疏，説由於患足膝風痹病，不能朝拜，請求授任閑職，再次授任爲太子少師。他到便殿謝恩，昭宗觀看他言談答對，説道："王徽神氣還好，怎可聽憑充任閑職?"於是改授吏部尚書。大亂之後，官職選授混亂，下吏爲非作歹，有人被重複擬用補授。王徽從擬任授職之始，便登録在手曆簿上，一一查看，没有延誤阻滯，受到朝廷内外的稱道。進位檢校司空，任尚書右僕射。大順元年十二月去世，追贈太尉，謚號貞。

兒子三人：名椿、㯳、松。

史臣曰：謀議用兵之難，古來没有百勝。這是因爲權宜行事把握變化，兵法決斷於隨機；出奇不意策略無窮，聲威取决於制勝。從前晉國平定孫皓，賈公閭堅决反對渡江；吴人欲抗曹瞞，張輔吴終於羞慚失策。那時的賢俊之士，尚且難免悔恨，何況盧子昇是太平時的書生，從來就不懂軍事，衹能保舉高駢以往的作爲，不能預測高駢包藏的禍心，以致力窮受困於黄巢，毒害遍流於天下，服毒自盡，又能有什麽補救？鄭台文氣激壯圖，志除舊恨，慷慨誓衆，叱咤戰陣，終能控扼賊的咽喉，使國運安寧，如果説他還不够勇武，那又能輪到誰？崔彦昭、趙隱身居宰輔而奉養母親，兄弟一并顯達，積善餘福垂護後人，美德播揚士林。王徽堅决不飲盗泉之水，虎口脱身，没有敗壞功名，受到君子稱道。

贊曰：以武伸威，以謀制敵。何必上陣，運籌帷幄。高駢玩忽用兵，盧攜保舉奸邪。聖斷一時失誤，流離崎嶇劍山。

舊唐書卷一百七十九

列傳第一百二十九

蕭遘　孔緯　韋昭度　崔昭緯　張濬　朱朴　鄭綮
劉崇望（兄）崇龜（弟）崇魯 崇謨　徐彥若　陸扆　柳璨

蕭遘

蕭遘，蘭陵人，開元朝宰相、太師、徐國公嵩之四代孫。嵩生衡。衡生復，德宗朝宰相。復生湛。湛生寘，咸通中宰相。

蕭遘，是蘭陵人，開元朝宰相、太師、徐國公蕭嵩的四代孫。蕭嵩生蕭衡。蕭衡生蕭復，是德宗朝的宰相。蕭復生蕭湛。蕭湛生蕭寘，是咸通時的宰相。

寘生遘，以咸通五年登進士第，釋褐秘書省校書郎、太原從事。入朝爲右拾遺，再遷起居舍人。與韋保衡同年登進士第，保衡以幸進無藝，同年門生皆薄之。遘形神秀偉，志操不群，自比李德裕，同年皆戲呼太尉，保衡心銜之。及保衡作相，摘遘之失，貶爲播州司馬。途經三峽，維舟月夜賦詩自悼，慮保衡見害，遽有神人謂之曰："相公勿憂，予當禦侮奉衛。"遘心異之。過峽州，經白帝祠，即所睹之神人也。保衡誅，以禮部員外郎徵還，轉考功員外郎、知制誥。乾符初，召充翰林學士，正拜中書舍人，累遷户部侍郎、翰林承旨。

蕭寘生蕭遘，蕭遘在咸通五年考中進士，出仕任秘書省校書郎、太原從事。召入朝廷任右拾遺，兩次升任爲起居舍人。他與韋保衡同年考中進士，韋保衡以僥幸得以做官而并沒有本事，同年考取的人都看不起他。蕭遘形神秀偉，志向節操出類拔萃，把自己比作李德裕，同年的進士都戲稱他爲太尉，韋保衡對他懷恨在心。到韋保衡作宰相後，挑剔蕭遘的過失，把他貶爲播州司馬。他赴任途經三峽時，在月明之夜停船賦詩自哀自嘆，擔憂會遭到韋保衡的謀害，突然有神人對他説："相公不必憂慮，我會爲你抵禦凌侮護衛左右。"蕭遘感到很驚異。路過峽州，經白帝祠，原來所見到的神人就是白帝。韋保衡被誅殺以後，蕭遘被授任爲禮部員外郎而被召回朝廷，轉任考功員外郎、知制誥。乾符初年，召入内廷充任翰林學士，正式拜授爲中書舍人，幾次升任爲户部侍郎、翰林承旨。

黄巢犯闕，僖宗出幸，以供饋不給，須近臣掌計，改兵部侍郎，判度支。中和元年三月，自褒中幸成都，次綿州。以本官同平章事，加中書侍郎。累兼吏部尚書、監修國史。

黄巢進犯京城，僖宗出行，由於物資轉運不能供給，需要近臣掌握財賦，蕭遘改任兵部侍郎，掌管度支。中和元年三月，僖宗從褒中前往成都，停駐在綿州。蕭遘以本官任同平章事，加授中書侍郎。幾次兼任吏部尚書、監修國史。

遘少負大節，以經濟爲己任，洎處台司，風望尤峻，奏對朗拔，天子器之。光啓初，王綱不振，是時天下諸侯，半出群盗，强弱相噬，怙衆邀寵，國法莫能制。有李凝古者，從支詳爲徐州從事，詳爲衙將時溥所逐，而賓佐陷於徐。及溥爲節度使，因食中毒，而惡凝古者譖之，云爲支詳報仇行鴆，溥收凝古殺之。凝古父損，時爲右常侍，溥上章披訴，言損與凝古同謀。内官田令孜受溥厚賂，曲奏請收損下獄。中丞盧渥附令孜，鍛煉其獄。侍御史王華嫉惡，堅執奏證損無罪。令孜怒，奏移損付神策獄按問，王華拒不奉詔，奏曰："李損位居近侍，當死即死，安可取辱於黄門之手?"遘非時進狀，請開延英，奏曰："李凝古行鴆之謀，其事曖昧，已遭屠害，今不復論。李損父子相别三四年，音問斷絶，安得誣罔同謀?時溥恃勳壞法，凌蔑朝廷，而抗表請按侍臣，悖戾何甚！厚誣良善，人皆痛心。若李損羅織而誅，行當便及臣等。"帝爲之改容，損得免，止於停任。

蕭遘少年時懷有遠大志向，把治理天下作爲自己的職責，等到任官中樞，風骨氣節越發清高，在皇上面前進奏及答對時聲音洪亮神態從容，受到天子的器重。光啓初年，朝廷統治權威衰落，當時各地的節度使，半數出身於群盗，强弱之間互相攻伐吞并，依仗兵多勢衆而求取恩寵，朝廷法度不能控制。有個叫李凝古的人，追隨支詳任徐州從事，支詳被衙將時溥驅逐，而他的賓客僚佐都身陷徐州。到時溥任節度使後，因食物中毒，而憎恨李凝古的人乘機誣陷他，説是他爲支詳報仇而投毒，時溥抓住并殺死了李凝古。李凝古的父親李損，這時任右常侍，時溥上奏表章控告投訴，説李損與李凝古是同謀。宦官田令孜接受了時溥的厚賂，有意隱瞞實情而上奏請求拘捕李損關入牢獄。中丞盧渥迎合田令孜，羅織罪名審理此案。侍御史王華嫉惡如仇，執意上奏證明李損無罪。田令孜發怒，奏請將李損移交神策獄審訊，王華拒不接受詔命，上奏説："李損官居近侍之位，應死就死，怎可在宦官手裏受辱?"蕭遘等不及而立即遞進奏狀，請求召開延英殿朝會，他上奏説："李凝古投毒的陰謀，這事本來就不明不白，他已被處死，如今就不再議論了。李損父子相别三四年，音信斷絶，怎能誣陷二人同謀? 時溥仗着有功而敗壞朝廷法度，凌辱輕蔑朝廷，竟敢大膽上表請求審問侍臣，簡直悖逆狂妄太甚！肆意陷害忠良，人人痛心。假如羅織罪名而誅殺李損，下一步就輪到臣等了。"皇帝因此而表情嚴肅起來，李損得以幸免，衹被罷除了官職。

時田令孜專總禁軍，公卿僚庶，無不候其顔色，唯遘以道自處，未嘗屈降。是年冬，令孜奏安邑兩池鹽利，請直屬禁軍。王重榮上章論列，乃奏移重榮别鎮。重榮不受，令孜請率禁軍討之。重榮求援於太原，李克用引軍赴之，拒戰沙苑，禁軍大敗，逼京城。僖宗懼，出幸鳳翔。諸藩上章抗論令孜生事，離間方面。遘素惡令孜，乃與裴澈致書召朱玫。玫以邠

當時田令孜一手控制着禁軍，公卿百官，無不看他的臉色行事，衹有蕭遘以道義作爲自己處世的準則，從不屈從。這年冬季，田令孜上奏請求將安邑兩處鹽池的收益，直接交歸禁軍。王重榮上奏章陳論反對，田令孜便上奏請朝廷將王重榮移换到其他方鎮。王重榮拒不接受，田令孜請求率領禁軍討伐他。王重榮向太原方面求援，李克用帶兵趕赴，雙方在沙苑交戰，禁軍大敗，李克用進逼京城。僖宗畏懼，前往鳳翔。各藩鎮上表章直截了當地指責田令孜挑起事端，離間朝廷

州之軍五千迎駕，仍與河中、太原修睦，請同匡王室。由是，諸鎮繼上章，請駕還京。令孜聞玫軍至，迫脅天子幸陳倉，時僖宗倉卒出城，夜中百官不及扈從。玫怒令孜弄權，又以天子不諒其忠，語辭怨望，乃訴于遘曰："主上六年奔播，百端艱險。中原士庶，與賊血戰，肝腦塗地，十室九空。比至收復京都，十亡七八。殘民遺老，方喜車駕歸宫，主上不念生靈轉輸之勞，甲士血戰之效，將勤王之功業，爲敕使之寵榮。而更志在亂邦，與國生事，召戎結怨，不自他人。昨奉指蹤，徑來奔問，不蒙見信，翻類脅君，古者忠而獲罪，正如此也。吾等報國之心極矣，戰賊之力殫矣，安能垂頭疊翼，喘喘於閹寺之手哉！《春秋》之義，喪君有君。相公徐思其宜，改圖可也。"遘曰："主上臨御十餘年，未聞過行。比來喪亂播越，失於授任非才。近年令孜掣肘，動不如意，上每言之，流涕不已。昨去陳倉，上無行意，令孜陳兵帳下，列卒階前，造次迫行，不容俟旦。静言此賊，罪不容誅。至尊之心，孰不深鑒？足下乃心王室，止有歸兵還鎮，拜表迎鑾，德業功名，益光圖史。捨此已往，理或未安。改圖之言，未敢聞命。"玫曰："李家王子極多，有天下者，豈一王哉？"遘曰："廢立危事，雖有伊尹、霍光之賢，尚貽後悔。古人云：'勿爲福始，勿爲禍先。'如公矢謀，未見其利。"玫退而宣言曰："我册個王子爲主，不從者斬。"及立襄王，請遘爲册文。遘曰："少嬰衰疾，文思減落。比來禁署，未免倩人，請命能者。"竟不措筆。乃命鄭昌圖爲之，玫滋不悦。及還長安，以昌圖代遘爲相，署遘太

與方鎮的關係。蕭遘平日厭惡田令孜，便與裴澈聯名致信召朱玫前來。朱玫率領邠州軍隊五千人前來迎駕，并與河中、太原兩鎮修好，請求共同扶助王室。由此而後，各藩鎮相繼上表章，請求皇帝車駕返回京城。田令孜聽説朱玫軍隊來到，脅迫天子前往陳倉，當時僖宗倉促出城，在夜間百官來不及隨從。朱玫憤恨田令孜玩弄權力，又因天子不能體諒他的忠誠，言辭不滿，便向蕭遘訴説道："主上六年奔波流離，歷盡百般艱險。中原的官紳百姓，與賊血戰，肝腦塗地，十室九空。等到收復京城時，人口已經是十死七八。殘民遺老，剛剛慶幸車駕回到宫中，主上不憐惜百姓轉運的辛勞，甲士血戰的成效，把救助王室的功業，變成宦官敕使的榮寵。而更要一心亂國，給國家肇事，招致戰争結成仇怨，這都不是來自他人。前日接奉指示，趕來奔命，然而得不到信任，反而好像是威脅君主，古時因忠誠而獲罪，正是如此。我等報國之心極爲急切，與賊交戰已經精疲力盡，怎能再低頭垂手，在宦官手裏苟延殘喘呢！依據《春秋》之義，喪失君主還可再有君主。請相公仔細思考因時制宜，改立新君也行。"蕭遘答覆説："主上治理天下已經十多年，没有聽説犯下什麽過失。近年來喪亂流離，問題出在授任的官員并不稱職。近年田令孜事事刁難牽制，安排部署時時不能如意，皇上每當説到這裏就淚流不止。前日去陳倉，皇上并没有前往的想法，田令孜在帳前展示兵力，在階下排列士卒，逼迫皇上倉促出行，都不能等到天亮。思量此賊，罪該萬死。皇上的心意，誰不深爲體諒？足下如忠於王室，衹有率軍返回鎮所，上表迎請皇帝車駕，德業功名，將更加光耀青史。捨此而外的其他做法，在道理上或許都不合適。改立新君之言，我不敢聽命。"朱玫説："李家王子極多，享有天下的，難道就衹能是一個王嗎？"蕭遘説："廢立君主是很危險的事情，雖有伊尹、霍光的賢能，尚且留下後悔。古人説：'不要做福始，不要做禍先。'如公那樣的直謀，我看不到有什麽好處。"朱玫離開後而揚言説："我要册立一個王子爲君，不從命者格殺勿論。"到立襄

子太保。乃移疾，滿百日，退居河中之永樂縣。

王時，請蕭遘擬寫册文。蕭遘説："我稍染衰病，文思减退。近來在禁署裏，還免不了請人代筆，請命令能者來做。"始終不肯動筆。於是讓鄭昌圖來撰寫，朱玫更加不高興。等到返回長安，朱玫便任命鄭昌圖接替蕭遘爲宰相，任用蕭遘爲太子太保。蕭遘於是上書稱病，滿百天後，退居到河中的永樂縣。

遘在相位五年，累兼尚書右僕射，進封楚國公。僖宗再還京，宰相孔緯與遘不協，以其受僞命，奏貶官，尋賜死於永樂。咸通中，王鐸掌貢籍，遘與韋保衡俱以進士中選，而保衡暴貴，與鐸同在中書。及僖宗在蜀，遘又與鐸并居相位。帝嘗召宰臣，鐸年高，升階足跌，踣匀陳中，遘旁掖起，帝目之喜曰："輔弼之臣和，予之幸也。"謂遘曰："適見卿扶王鐸，予喜卿善事長矣。"遘對曰："臣扶王鐸不獨司長，臣應舉歲，鐸爲主司，以臣中選門生也。"上笑曰："王鐸選進士，朕選宰相，於卿無負矣。"遘謝之而退。

蕭遘擔任宰相職務五年，幾次兼任尚書右僕射，進封爲楚國公。僖宗第二次出行回到京城，宰相孔緯與蕭遘不和，因他曾接受襄王的僞官職，上奏朝廷將他貶官，不久賜死在永樂。咸通年間，王鐸掌管科舉，蕭遘與韋保衡都應考進士科考中，而韋保衡飛黄騰達，與王鐸同在中書主事。到僖宗在蜀時，蕭遘又與王鐸一起位居宰相。皇帝曾經召見宰相，王鐸年邁，登上殿階時失足跌倒，伏在宫中的地上，蕭遘從旁將他扶起，皇帝看到後高興地説："輔佐之臣和睦，這是我的幸事啊。"對蕭遘説："剛纔見卿扶起王鐸，我很高興卿善於事奉長者。"蕭遘回答道："臣扶王鐸不僅僅是奉事長者，臣科舉應試那年，是由王鐸主持，這樣做還因爲臣是中選的門生啊。"皇上笑着説："王鐸選進士，朕選宰相，都没有虧負卿啊。"蕭遘告謝而退。

遘爲大臣，士行無缺，逢時不幸，爲僞煴所污，不以令終，人士惜之。

弟蘧，時爲永樂令。

蕭遘作爲大臣，在士大夫的操行方面没有缺陷，但生不逢時，被襄王李煴篡位之事所玷污，没有能够保持善終，士大夫們爲他感到惋惜。

弟弟名蕭蘧，當時任永樂令。

孔緯

孔緯字化文，魯曲阜人，宣尼之裔。曾祖岑父，位終秘書省著作佐郎，諫議大夫巢父兄也。祖戣，位終禮部尚書，自有傳。父遵孺，終華陰縣丞。

緯少孤，依諸父温裕、温業，皆居方鎮，與名公交，故緯聲籍早達。大中十三年，進士擢第，釋褐秘書省校書郎。崔慎由鎮梓州，辟爲從事。又從崔鉉爲揚州支使，得協律郎。崔慎由鎮華州、河中，緯皆從之，歷觀

孔緯字化文，是魯曲阜人，文宣王孔仲尼的後代。曾祖父名岑父，官位終於秘書省著作佐郎，是諫議大夫孔巢父的哥哥。祖父名戣，官位終於禮部尚書，本書另有他本人的傳。父親名遵孺，官位終於華陰縣丞。

孔緯少年時喪父，投靠同族父輩的孔温裕、孔温業，他們二人都在方鎮任職，與當時的名公有交往，所以孔緯很早就聲譽顯達。大中十三年，考中進士科，出仕任秘書省校書郎。崔慎由鎮守梓州，徵用他爲從事。又隨從崔鉉任揚州支使，得到協律郎的官職。崔慎由鎮守華州、河

察判官。宰相楊收奏授長安尉，直弘文館。御史中丞王鐸奏爲監察御史，轉禮部員外郎。宰相徐商奏兼集賢直學士，改考功員外郎。丁内憂免。服闋，以右司員外郎入朝。宰臣趙隱嘉其能文，薦爲翰林學士，轉考功郎中、知制誥，賜緋。正拜中書舍人，累遷户部侍郎。謝日，面賜金紫之服。乾符中，罷學士，出爲御史中丞。緯器志方雅，嫉惡如仇，既總憲綱，中外不繩而自肅。歷户部、兵部、吏部三侍郎。居選曹，動循格令，權要有所托，私書盈几，不之省。執政怒之，改太常卿。

中，孔緯都跟隨着他，歷任觀察判官。宰相楊收上奏朝任授任他爲長安尉，在弘文館上班。御史中丞王鐸上奏朝廷任他爲監察御史，轉任禮部員外郎。宰相徐商上奏朝廷讓他兼任集賢直學士，改任考功員外郎。爲母親守喪而免職。服喪期滿，任爲右司員外郎被召入朝廷。宰相趙隱欣賞他能做文章，推薦他任翰林學士，轉任考功郎中、知制誥，賜緋。正式拜授爲中書舍人，幾次升任至户部侍郎。在朝廷謝恩的那天，皇帝當面賜他金紫朝服。乾符年間，被罷去翰林學士之職，出任御史中丞。孔緯器度正直，嫉惡如仇，執掌法紀以後，朝廷内外不必用刑法制裁而人人循規蹈矩。歷任户部、兵部、吏部三部侍郎。主管科舉事務時，行事都遵循格令的規定，當權的顯貴有所請托，給他的私信堆滿几案，他都不理睬。當權者怨恨他，把他改任爲太常卿。

黄巢之亂，從僖宗幸蜀，改刑部尚書，判户部事。宰臣蕭遘在翰林時，與緯情旨不協。至是因户部取給不充，移之散秩，改太子少保。光啓元年，從駕還京。

發生黄巢禍亂的時候，孔緯隨從僖宗前往蜀，改任刑部尚書，掌管户部事務。宰相蕭遘在翰林院任學士的時候，與孔緯意見不合關係緊張。到這時以户部供給不足爲由，將孔緯移到閑散職位上，改任太子少保。光啓元年，隨從皇帝車駕返回京城。

是時田令孜軍敗，沙陀逼京師，帝移幸鳳翔，邠帥朱玫引兵來迎駕，令孜挾帝幸山南。時中夜出幸，百官不及扈從，而隨駕者黄門衛士數百人而已。帝駐寶雞，候百官，詔授緯御史大夫，遣中使傳詔，令緯率百僚赴行在。時京師急變，從駕官屬至盩厔，并爲亂兵所剽，資裝殆盡。緯承命見宰相論事，蕭遘、裴澈以田令孜在帝左右，意不欲行，辭疾不見緯。緯遣臺吏促百官上路，皆以袍笏不具爲詞。緯無如之何，乃召三院御史謂之曰："吾輩世荷國恩，身居憲秩。雖六飛奔迫，而咫尺天顔，累詔追徵，皆無承稟，非臣子之義也。凡布衣交舊，緩急猶相救恤，況在君親。策名委質，安可背也!"言竟泣下。

當時田令孜率兵打了敗仗，沙陀軍隊進逼京城，皇帝轉移車駕前往鳳翔，邠州節帥朱玫領兵前來迎駕，田令孜挾迫皇帝前去山南。出行是在深夜的時候，百官來不及侍從，而隨駕的衹有黄門衛士幾百人而已。皇帝停駐在寶雞，等候百官到來，下詔授任孔緯爲御史大夫，派中使傳達詔命，令孔緯率領百官趕赴皇帝所在之處。當時京城裏變故突然發生，隨從皇帝車駕的臣僚們前進到盩厔，都遭到亂兵的洗劫，行資衣裝幾乎全被搶光。孔緯奉旨去見宰相商議行動方案，蕭遘、裴澈因田令孜在皇帝左右，不想前去，聲稱生病推托不見孔緯。孔緯派手下的御吏臺官員催促百官出發，衆人都以缺少朝服笏板作爲藉口而不動身。孔緯没有辦法，就把三院御史召集起來對他們説："我輩世代蒙受朝廷恩澤，身居御史之位。雖然車駕匆忙出奔，然而天子仍近在咫尺，三番五次下詔徵召，我輩都置之不理，這不合爲臣子

三院曰："夫豈不懷，但盩厔剽剥之餘，乞食不給，今若首途，聊瞥一日之費，俟信宿繼行可也。"緯拂衣起曰："吾妻危疾，旦不保夕，丈夫豈以妻子之故，怠君父之急乎？公輩善自爲謀，吾行决矣。"即日見李昌符告曰："主上再有詔命，令促百僚前進，觀群公立意，未有發期。僕忝憲闈，不宜居後，道途多梗，明公幸假五十騎，送至陳倉。"昌符嘉之，謂緯曰："路無頓遞，裹糧辦耶？"乃送錢五十緡，令騎士援緯達散關。緯知朱玫必蓄異志，奏曰："關城小邑，不足以駐六師，請速幸梁州。"翌日，車駕離陳倉，纔入關而邠、岐之兵圍寶雞，攻散關，微緯之言幾危矣。

的大義。就是布衣之間的舊交，遇到急事還要互相救助，何况是君親呢。我等名列官籍寄身朝廷，怎可違背君命呢！"話音剛落就流下了眼淚。三院御史們說："難道是我們不感念君恩，衹是在盩厔遭到亂兵搶劫之後，想找到一點食物都很不容易，如今要上路，暫且放寬朝限讓我們備辦一天的費用，等過一夜再走也行。"孔緯甩着衣襟起身說道："我妻子病重，朝不保夕，而大丈夫怎能因妻子的緣故，而怠慢君父的急事呢？你們好好考慮，我已下定决心馬上就要出發了。"他當下就去會見李昌符告訴他說："主上一再下達詔命，令催促百官前進，我看諸公的意思，還没有定下出發的日期。我身居掌管法紀的部門，不應落在他人的後面，前去的道路有很多障礙，希望明公借給我五十名騎兵，把我送到陳倉。"李昌符很贊賞他的决心，對他說："這一路上没有食物供給和歇宿的地方，不知行裝食糧準備好了嗎？"於是送給了五十貫錢，派騎兵護送孔緯到散關。孔緯清楚朱玫肯定懷有異心，上奏朝廷說："這所關城僅是一所小城，不够禁軍駐扎之用，請求立即前往梁州。"第二天，皇帝車駕離開陳倉，剛剛進入關裏而邠州、岐州的軍隊就包圍了寶雞，攻打散關，假如不是孔緯的一席話就很危險了。

至褒中，改兵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尋改中書侍郎、集賢殿大學士。王行瑜斬朱玫，平定京城，遷門下侍郎、監修國史。從駕還京，駐蹕岐陽，進階特進，兼吏部尚書，領諸道鹽鐵轉運使。車駕還宫，進位左僕射，賜持危啓運保乂功臣，食邑四千户，食實封二百户，賜鐵券，恕十死罪，賜天興縣莊、善和里宅各一區，兼領京畿營田使。

到達褒中後，改任兵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不久改任中書侍郎、集賢殿大學士。王行瑜斬殺朱玫，平定了京城，孔緯遷任門下侍郎、監修國史。隨從皇帝車駕返回京城，途中駐扎在岐陽時，進階特進，兼吏部尚書，任諸道鹽鐵轉運使。皇帝車駕回到宫中，進位左僕射，賜予持危啓運保乂功臣的稱號，食邑四千户，享有實封二百户，賜給鐵券，可寬恕十次死罪，賞賜天興縣莊園、善和里宅第各一處，兼任京畿營田使。

僖宗晏駕，充山陵使。僖宗祔廟，緯準故事，不入朝。昭宗遣中使召赴延英，令緯依舊視事，進加司空。以國學盗火所焚，令緯完葺，乃兼領國子祭酒。蔡賊秦宗權伏誅，進

僖宗去世，孔緯充任山陵使。奉遷僖宗神主進入宗廟，孔緯依照舊例，不入朝管事。昭宗派中使召他前往延英殿，令孔緯如同往日一樣治理政事，進加司空。國學因盗賊縱火而被焚，朝廷命令孔緯主持修復，并兼任國子祭酒。蔡州逆賊

階開府儀同三司，進位司徒，封魯國公。

十一月，昭宗謁郊廟，兩中尉、內樞密請朝服。所司申前例，中貴人無朝服助祭之禮，少府監亦無素製冠服。中尉怒，立令製造，下太常禮院。禮官舉故事，亦稱無中尉朝服助祭之文，諫官亦論之。緯奏曰："中貴不衣朝服助祭，國典也。陛下欲以權道寵內臣，則請依所兼之官而爲之服。"天子召諫官謂之曰："大禮日近，無宜立異，爲朕容之。"於是內官以朝服助祭。郊禮畢，進位兼太保。

大順元年夏，幽州、汴州請討太原，宰臣張濬請自率禁軍爲招討。上持疑未决，問計於緯，緯以討之爲便，語在《濬傳》。其年秋，濬軍爲太原所擊，大敗而還。濬罷相貶官，緯坐附濬，以檢校太保、江陵尹、荆南節度觀察等使，未離闕下，再貶均州刺史。緯、濬密遣人求援於汴州，朱全忠上章論救。緯至商州，有詔俾令就便，遂寓居華州。

乾寧二年五月，三鎮入京師，殺宰相韋昭度、李谿。帝以大臣朋黨，外交方鎮，思用骨鯁正人，遣中使趨華州召緯入朝，以疾未任上路。六月，授太子賓客。其日之夕，改吏部尚書。翌日，拜司空、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太清宫使、修奉太廟、弘文館大學士、延資庫使，階爵、功臣名、食邑并如故。旬日之內，驛騎敦促，相望于路。扶疾至京師，延英中謝，奏曰："臣前時待罪宰相，智術

秦宗權伏法被處死，孔緯進階開府儀同三司，進位司徒，封魯國公。

十一月，昭宗準備前去郊廟祭祀，兩位中尉、內樞密請求穿朝服參加祭祀。主管部門重申以前的規定，禮儀中没有大宦官穿朝服參預祭祀的內容，少府監裏也没有供他們穿着的素製冠服。中尉惱怒，命令馬上製作，朝廷將此事交給太常院討論。禮官列舉舊例，也説没有關於中尉穿朝服助祭的記載，諫官們也這樣陳論。孔緯上奏説："顯貴宦官不能穿朝服助祭，這是國家的典章。陛下要想用權宜之計來顯示對內臣的恩寵，那就請按照本人所兼任的官職而穿着相應的服裝。"天子召見諫官對他們説："舉行郊廟祭祀大典的日期迫近，不應再另立名目了，請爲朕寬容此事。"於是宦官就身穿朝服參預祭祀。郊祭典禮結束後，進位兼太保。

大順元年夏天，幽州、汴州兩個方鎮請求討伐太原方面，宰相張濬請求親自率領禁軍前去招撫討伐。皇上猶豫不决，向孔緯詢問計策，孔緯認爲出兵征討有利，所説的話在《張濬傳》裏。當年秋天，張濬所率領的軍隊受到太原方面的攻擊，大敗而回。張濬被罷相貶官，孔緯因附和張濬獲罪，任檢校太保、江陵尹、荆南節度觀察等使，還没有離開京城赴任，又被貶爲均州刺史。孔緯、張濬暗地派人去向汴州方面求援，朱全忠向朝廷上奏爲他們説情來救應他們。孔緯到達商州時，朝廷有詔書送到讓他就便安身，於是孔緯就寄居在華州。

乾寧二年五月，三個方鎮出兵進入京城，殺死宰相韋昭度、李谿。皇帝因朝中大臣結成朋黨，對外勾結方鎮，考慮啓用鯁直的正人君子，派宦官使者趕到華州召孔緯入朝，孔緯因患病不能動身。六月，授任太子賓客。當天晚上，改任吏部尚書。第二天，授任司空、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太清宫使、修奉太廟、弘文館大學士、延資庫使，官階爵位、功臣名號、享有的食邑全都照舊。十來天裏，從驛路乘驛馬前去敦促他就任的信使，絡繹不絶。孔緯抱病來到京城，在延英殿面見皇上謝恩，上奏説："臣從前枉任宰相

短淺，有負弼諧，陛下特貸刑書，曲全腰領，臣期於死報泉壤，不望生叩玉階，復拜龍顏，實臣榮幸。然臣比嬰衰疾，伏枕累年，形骸雖存，生意都盡。平居勉强，御事猶疏。况比尫羸，寧勝重委。國祚方泰，英彦盈庭，豈以朽腐之人，再塵機務。臣力疾一拜殿庭，乞陛下許臣自便。”因嗚咽流涕。緯久疾，拜蹈艱難，上令中使止之，改容軫念。令閤門使送緯中書視事。不旬日，沙陀次河中，同州王行約入京師謀亂，天子出幸石門。緯從駕至莎城，疾漸危篤，先還京城。九月，卒於光德里第，贈太尉。

罪孽深重，智淺才疏，有負輔佐陛下的重任，陛下特地免於治罪，保全了臣的性命，臣衹想在九泉之下報答陛下的厚恩，從不幻想能在生前重到階下叩見，再次拜謁龍顏，實在是臣的榮幸。然而臣近來身患衰疾，卧病連年，形體雖存，已無生氣。平時生活尚可勉强維持，治理事務已是力不從心。何况近來身體衰弱，怎能勝任如此重托。國運正盛，英傑滿朝，難道還要任用老朽之人，再去玷污朝廷機務。臣强撑病體前來拜見，乞請陛下恩准使臣自便。”他因此而淚下泣不成聲。孔緯長期患病，叩拜時行動艱難，皇上令宦官制止了他，神色莊重深表顧念。下令閤門使將孔緯送到中書省辦理事務。没過多少天，沙陀軍隊進駐河中，同州王行約進入京城謀亂，天子前往石門。孔緯隨從皇帝車駕抵達莎城，病情日益危急，提前返回京城。九月，在光德里的府第死去，追贈太尉。

緯家尚節義，挺然不屈。雖權勢熏灼，未嘗假以恩禮。大順初，天武都頭李順節恃恩頗横，不期年領浙西節度使，俄加平章事。謝日，臺吏申中書，稱天武相公衙謝，準例班見百僚。緯判曰：“不用立班。”順節粗暴小人，不閑朝法，盛飾趨中書，既見無班，心甚怏怏。他日因會，順節微言之，緯曰：“必知公慊也。夫百辟卿士，天子庭臣也。比來班見宰相，以輔臣居班列之首，奉長之義也。公握天武健兒，而於政事廳受百僚班見，意自安乎？必若須此儀，俟去‘都頭’二字可也。”順節不敢復言。其秉禮不回，多此類也。

孔緯家有崇尚節義的風氣，傲然不屈。雖然孔緯權勢顯赫，但是不曾將恩典隨意授人。大順初年，天武都頭李順節依仗得到恩寵而十分驕横，不到一年時間就當上浙西節度使，隨即加授平章事。在謝恩的那天，臺吏報告中書省，説天武相公要到衙署裏來謝恩辭行，依照舊例百官應列班來接待他。孔緯批示道：“不用列班。”李順節是一介粗暴小人，不熟悉朝廷禮儀法度，穿戴得齊齊整整趕到中書省，看到没有百官列班的場面，心裏很不高興。到另一天藉朝會之機，李順節就轉彎抹角地提到這件事，孔緯説：“我知道你肯定會不滿。而百官卿士，都是天子的朝臣。以往列班接待宰相，是由於輔臣位居朝中百官之首，這是尊奉官職最高者的道理。公衹不過是掌握着天武健兒，却要在政事廳受到百官的列班接待，難道就那麽心安理得嗎？如果一定要使用這種禮儀，等你去掉‘都頭’二字纔可以。”李順節不敢再提這件事。他執掌禮儀而不曲從違背，有很多這類的事例。

孔氏自元和後，昆仲貴盛，至正卿方鎮者六七人，未有爲宰輔者，至緯始在鼎司。

孔氏自從元和以後，兄弟顯貴榮耀，官位做到正卿和方鎮節帥的有六七人，但没有人做到宰相，直到孔緯纔在相位。

子崇弼，亦登進士第，仕至散騎常侍。

兒子名崇弼，也考中進士科，官至散騎常侍。

韋昭度

韋昭度字正紀，京兆人。祖縃。父逢。

韋昭度字正紀，是京兆人。祖父名縃。父親名逢。

昭度咸通八年進士擢第。乾符中，累遷尚書郎、知制誥，正拜中書舍人。從僖宗幸蜀，拜户部侍郎。中和元年，權知禮部貢舉。明年，以本官同平章事，兼吏部尚書。

韋昭度咸通八年考中進士科。乾符年間，多次遷任尚書郎、知制誥，正式拜授中書舍人。隨從僖宗前往蜀，授任户部侍郎。中和元年，臨時主持禮部科舉考試。第二年，以本官任同平章事，兼任吏部尚書。

昭宗即位，閬州刺史王建攻陳敬瑄於成都，隔絶貢奉，乃以昭度檢校司空、同平章事、成都尹、劍南西川節度招撫宣慰等使。昭度赴鎮，敬瑄不受代。詔東川顧彦朗與王建合勢討之，昭度爲行營招討，卒歲止拔漢州。王建謂昭度曰："相公勞師弊衆，遠事蠻夷。訪聞京洛以東，群侯相噬，禍難未已，朝廷不治，腹心之疾也。相公宜亟還京師，咨謀匡合，平定兩河，國家之利也。敬瑄小醜，以日月制之，擒之必矣，此事責建可辦。"昭度然之，奏請還都。昭度未及京師，建以重兵守劍門，急攻成都下之，殺敬瑄，自稱留後。昭度還，以檢校司空充東都留守。召還，爲右僕射。

昭宗即位，閬州刺史王建在成都攻打陳敬瑄，阻斷了成都向朝廷的進貢，朝廷於是任命韋昭度爲檢校司空、同平章事、成都尹、劍南西川節度招撫宣慰等使。韋昭度前往鎮所就任，陳敬瑄拒不接受替代。朝廷下詔命令東川的顧彦朗與王建會合兵力討伐陳敬瑄，韋昭度任行營招討，經過一年衹攻下了漢州。王建對韋昭度説："相公興師動衆弄得人馬疲憊，而對荒遠的蠻夷之地用兵作戰。我探聽到京洛以東地區，各個藩鎮互相兼并，禍難無休無止，朝廷不能制服，這纔是心腹大患。相公應當立即返回京城，出謀劃策設法挽救危局，平定兩河，這是國家的利益所在。陳敬瑄不過是個小醜，衹要花費一定的時間來收拾他，一定能够將他捉拿，此事責成我王建就可以做到了。"韋昭度同意他的建議，上奏朝廷請求返回京城。韋昭度還没有回到京城，王建就用重兵扼守劍門，猛攻并攻下了成都，殺掉了陳敬瑄，自稱留後。韋昭度返回後，以檢校司空充任東都留守。被召回朝廷，任右僕射。

景福二年冬，宰相杜讓能爲鳳翔所殺，復委昭度知政事，與李谿并命。時宰相崔昭緯專政，惡李谿之爲人，降制日，令知制誥劉崇魯哭麻以沮之。谿上表論列，天子待谿益厚。明年春，復命谿同平章事，昭緯不勝其忿。先是，邠州王行瑜求爲尚書令，昭度奏議云："國朝已來，功如郭子儀，未省曾兼此官。"乃賜號尚父。崔昭緯宗人鋋曾爲行瑜從事，朝

景福二年冬天，宰相杜讓能被鳳翔方面殺害，朝廷再度委任韋昭度主持政事，與李谿同時受命。當時宰相崔昭緯把持朝政，他厭惡李谿的人品，在任命詔書頒布之日，唆使知制誥劉崇魯哭泣着起草這份詔書來阻止此事。李谿上表申訴，天子因而更加厚待李谿。第二年春天，朝廷再次任命李谿爲同平章事，崔昭緯怒不可遏。在這以前，邠州的王行瑜請求朝廷授任他爲尚書令，韋昭度上奏議論説："國朝創立以來，除非像郭子儀那樣立下大功，再没有聽説誰曾兼任此

廷每降制敕不便於昭緯者，即令鋋訴於行瑜，俾上章論列。朝旨小有依違，即表章不遜。至是李谿入拜，昭緯謂鋋曰："前時尚父之命已行，而昭度沮之，今又引谿同列。此人奸纖，惑上視聽，宗社不寧，恐復有杜太尉之事。"行瑜與李茂貞上章言："命相非其人，懼危宗社。"天子優詔曉諭，言谿有才。其年五月，行瑜、茂貞、華州韓建以兵入覲，面奏昭度、李谿之奸邪，請加譴逐。制敕未行，三鎮兵害昭度於都亭驛。及行瑜誅，降制復其官爵，令其家收葬。

官。"於是朝廷便賜給王行瑜尚父的名號。崔昭緯的同族人崔鋋曾經做過王行瑜的從事，每當朝廷頒布的詔書對崔昭緯不利時，他就讓崔鋋向王行瑜訴説，指使王行瑜上奏章申論。朝廷旨意稍有不合意之處，王行瑜所上奏章就言辭不遜。到這時李谿入朝拜相，崔昭緯對崔鋋説："前些日子拜王行瑜爲尚父的詔命已經頒行，而被韋昭度阻止，如今他又將李谿援引爲同列。此人奸詐卑鄙，惑亂主上的視聽，致使國家不得安寧，恐怕會再次發生杜讓能太尉與你作對的事情。"王行瑜與李茂貞上奏章説："朝廷任命的宰相不是適當人選，擔心會危害國家。"天子用措辭委婉的詔書勸慰他們，説李谿有才能。這年五月，王行瑜、李茂貞、華州的韓建帶兵入朝覲見，當面向皇帝上奏訴説韋昭度、李谿的奸詐邪惡，請求把他們貶黜放逐。詔書還没有發布，三鎮的士兵就在都亭驛殺害了韋昭度。到王行瑜被處死以後，朝廷頒降詔命恢復了他的官爵，讓他的家人收葬他的尸骨。

崔昭緯

崔昭緯，清河人也。祖庇，滑州酸棗縣尉。父璙，鄂州觀察使。

昭緯進士及第。昭宗朝，歷中書舍人、翰林學士、户部侍郎、同平章事。性奸纖，忌前達。內結中人，外連藩閫，屬朝廷微弱，每托援以凌人主。昭宗明察，心不能堪。以誘召三鎮將兵詣闕，賊殺宰輔內臣，帝深切齒。會太原之師誅行瑜，罷相，授右僕射。後又以托附汴州，再貶梧州司馬。尋降制曰：

> 崔昭緯頃居內署，粗著微勞，擢於侍從之司，委以燮調之任。不能忠貞報國，端慎處身，潛交結於奸臣，致漏泄於機事。星霜累换，匡輔蔑聞。爾罪一也。又快其私忿，輒恣陰謀。托

崔昭緯，是清河人。祖父名庇，是滑州酸棗縣尉。父名璙，是鄂州觀察使。

崔昭緯考中進士科。在昭宗朝時，歷任中書舍人、翰林學士、户部侍郎、同平章事。他生性奸詐卑鄙，忌恨早於自己顯達的人。他勾結宫內的宦官，聯絡外地的藩鎮，藉朝廷衰弱之機，時時依托援引他們凌逼君主。昭宗洞察這種境況，感到不能容忍。因他引誘三所方鎮節度使率兵進抵京中，殺害了宰相內臣，皇帝對他切齒痛恨。正逢太原方面的軍隊殺掉了王行瑜，便乘機罷免了他的宰相職位，授任右僕射。後來又因他依托汴州方面，再次貶職爲梧州司馬。不久朝廷頒下詔書説：

> 崔昭緯原先任職內廷，略有功勞，從侍從的職位提拔，委任以綜理國事的重責。他不能忠貞報國，正直謹慎地立身處事，暗中結交奸臣，以致泄露朝廷的機密。經年累月，聽不到匡輔國事的政績。這是你的第一條罪狀。又衹圖發泄私忿，不時肆意玩弄陰

崔鋋之險巇，連行瑜之計畫，遂致稱兵向闕，怙衆脅君。故宰臣韋昭度、李谿并以無辜見害，幾危宗社，顯辱君親。爾罪二也。及行瑜敗滅，京國甫安，而乃自懼欺誣，别謀托附。又於藩閫，潛請薦論，不唯苟免罪愆，兼亦再希任用。貪榮冒寵，僭濫無厭，敗俗傷風，賢愚共鄙。爾罪三也。又將厚賂，欲結諸王，輕侮我憲章，玷瀆我骨肉。貨財之數，文字具存。賴諸王作朕腹心，嫉其蠹害，盡將昭緯情款，兼其親吏姓名，直具奏聞，拒其求托。昭緯曾居宰輔，久歷清崇，但欲逞其回邪，都不顧其事體。觀其識見，實駭聽聞。爾罪四也。自奸邪既露，情狀難容，尚示寬刑，未行嚴憲，投于荒裔，冀其自新。而不能退省過尤，恭承制命，速赴貶所，用守常規，而猶自務宴安，尋聞所在留駐，攪擾藩鎮，侮慢朝章。曾無稟畏之心，可驗苞藏之計。罔知愆咎，唯謗朝廷。爾罪五也。朕以恩澤者帝王之雨露，刑法者邦國之雷霆，無雨露則庶物不榮，無雷霆則萬邦不肅。朕體天道以化育，遵王度以澄清，罪既昭彰，理難含垢。凡百多士，宜體予懷。宜所在賜自盡。

謀，依托崔鋋而險詐邪惡，勾結王行瑜爲他出謀劃策，終於致使他起兵進京，依仗人多勢衆而要挾君主。先宰相韋昭度、李谿都無辜受害，幾乎傾覆了宗廟社稷，公然羞辱君主。這是你的第二條罪狀。等到王行瑜敗亡，國都剛剛安定，而又畏懼自己所犯的欺誣之罪，另行謀劃尋找靠山。又暗中請求藩鎮，舉薦論列，不僅希圖暫時逃脱罪責，同時還期望再受重用。貪圖榮華求獲寵信，非分索取不知滿足，傷風敗俗，無論賢愚人所共鄙。這是你的第三條罪狀。又用豐厚的賄賂，企圖結交諸王，輕蔑敗壞我朝廷憲章，玷污褻瀆我宗親骨肉。行賄的錢財數目，白紙黑字都在掌握之中。幸虧諸王是朕的心腹，嫉恨其危害，將崔昭緯的不良用意和舉動，以及親信屬吏的姓名，全都具列上奏，拒絶了你的請托。崔昭緯曾經位居宰相，長期擔任清要顯貴的官職，而衹想實現邪惡的目的，竟然不顧體統。觀察你的見識作爲，實在聳人聽聞。這是你的第四條罪狀。自從奸邪的用心敗露，情狀雖難以寬容，尚且顯示刑典的寬大，没有施行嚴厲的懲處，衹是放逐到荒遠的邊地，期望自己能够悔過自新。而你却不能反省罪責，恭奉詔旨，迅速趕赴被貶之地，以遵守常規，反而還熱衷於安逸享樂，最近聽説在所到之處滯留停駐，騷擾藩鎮，輕侮敗壞朝廷典章。并没有受命畏服的誠心，可證所包藏的奸計。不知追悔自己的罪過，衹是一意誹謗朝廷。這是你的第五條罪狀。朕以普施恩澤是帝王的雨露，使用刑法是國家的雷霆，没有雨露則萬物不會繁茂，没有雷霆則天下不知敬畏。朕體察天道以化育百姓，遵循王度以澄清政治，罪責已經顯明，理難包容污垢。凡是文武百官，都應體察朕的用心。崔昭緯應在所到之處賜予自盡。

時昭緯行次至荆南，中使至，斬之。

這時崔昭緯行進到荆南，宦官使者到達，將他處斬。

兄昭符，仕至禮部尚書。昭愿，

兄崔昭符，官至禮部尚書。崔昭愿，是太子

太子少保。昭矩，給事中。昭遠，考功員外郎。

少保。崔昭矩，是給事中。崔昭遠，是考功員外郎。

張濬

張濬字禹川，河間人。祖仲素，位至中書舍人。父鐐，官卑，家寓州。

張濬字禹川，是河間人。祖父名仲素，官位至中書舍人。父親名鐐，官職卑微，居住在州裏。

濬倜儻不羈，涉獵文史，好大言，爲士友之所擯棄。初從鄉賦隨計，咸薄其爲人。濬憤憤不得志，乃田衣野服，隱於金鳳山，學鬼谷縱橫之術，欲以捭闔取貴仕。乾符中，樞密使楊復恭因使遇之，自處士薦爲太常博士，累轉度支員外郎。

張濬豪爽灑脱而不拘小節，涉獵文史好說大話，受到士友們的排斥。起初隨從鄉貢士人參加考試，衆人都鄙薄他的爲人。張濬憤憤不得志，於是身穿農夫的服裝，隱居在金鳳山，學習鬼谷子一類的縱横之術，打算靠這種往來游説的辦法來博取顯要的官職。乾符年間，樞密使楊復恭由於出使外地而遇到了他，把他從處士舉薦爲太常博士，幾經轉官任度支員外郎。

黄巢將逼關輔，濬托疾請告，侍其母，挈族避亂商州。賊犯京師，僖宗出幸，途無供頓，衛軍不得食。漢陰令李康獻糗餌數百騾綱，軍士始得食。僖宗召康問曰："卿爲縣令，安操心及此？"康對曰："臣爲塵吏，敢有此進獻？張濬員外教臣也。"帝異之，急召至行在，拜兵部郎中。未幾，拜諫議大夫。

黄巢將要進逼關輔時，張濬聲稱患病請求告假，奉侍母親，帶着家人到商州躲避戰亂。逆賊進犯京城，僖宗出行，途中物資供應不上，衛兵没有飯吃。漢陰令李康進獻幾百匹騾子馱的乾糧，士兵們纔得到了食物。僖宗召見李康問道："卿身爲縣令，怎麼能想到這件事呢？"李康回答説："臣官職卑微，怎麼敢做這種進獻？是張濬員外教臣這樣做的。"皇帝對張濬的見識感到驚異，立即將他召到所在之地；授任爲兵部郎中。不久，授任諫議大夫。

其年冬，宰相王鐸至滑臺，兼充天下行營都統。方徵兵諸侯，奏用濬爲都統判官。時王敬武初破弘霸郎，軍威大振，累詔徵平盧兵，敬武獨不赴援。鐸遣濬往説之，敬武已受僞命，復怙强，不迎詔使。濬至，謁見，責之曰："公爲天子守藩，王臣齎詔宣諭，而侮慢詔使。既未識君臣禮分，復何顏以御軍民哉？"敬武愕然謝咎。既宣詔，軍士按兵默然。濬并召將佐集於鞠場面諭之曰："人生效忠仗義，所冀粗分順逆，懸知利害。黄巢前日販鹽虜耳，公等捨累葉天子而臣販鹽白丁，何利害之可論耶！今諸侯勤王，天下響應，公等獨

這年冬天，宰相王鐸抵達滑臺，兼任天下行營都統。他正要徵調各地藩鎮的兵馬，就上奏朝廷任用張濬爲都統判官。這時王敬武剛剛打敗了弘霸郎，軍威大振，朝廷屢次下詔徵調平盧的軍隊，而王敬武却偏不趕來援助。王鐸派遣張濬前去説服他，王敬武已經接受了黄巢的任命，加上依仗兵强馬壯，不來迎接朝廷使者。張濬到達後，他來拜見，張濬責備他説："公爲天子守護一方，朝廷大臣携帶詔書前來宣諭，而你竟然輕侮怠慢朝廷使者。你既然不懂君臣之間的禮節名分，又有什麼臉面統御軍隊和百姓呢？"王敬武大爲驚愕連忙謝罪。他宣布詔命以後，士兵們都不聲不響地安守本位。張濬把所有將領僚佐都召集到球場上當面勸導他們説："人生在世要效忠仗義，所要做到的是大體上分清順逆，預先知曉

據一州，坐觀成敗，賊平之後，去就何安？若能此際排難解紛，陳師鞠旅，共誅寇盜，迎奉鑾輿，則富貴功名，指掌可取。吾惜公輩捨安而即危也。”諸將改容引過，謂敬武曰：“諫議之言是也。”即時出軍，從濬入援京師。賊平，累遷户部侍郎。僖宗再幸山南，拜平章事、判度支。

利害。黄巢不過是個從前的鹽販子罷了，公等捨棄世代相承的天子而去向一個販鹽的平民稱臣，還有什麽知曉利害可言呢！如今各個藩鎮發兵救援王室，天下響應，公等僅僅據有一州之地，却按兵不動坐觀勝敗，叛賊平定以後，將有什麽出路來保證自身平安？如果能够在當前爲國家排憂解難，整兵誓師，共同討伐賊寇，奉迎皇帝鑾駕，那麽富貴功名，就唾手可得。我爲諸公捨安就危感到惋惜。”衆將領都改變態度而承認過錯，對王敬武説：“諫議大夫的話很對。”於是立即出兵，跟隨張濬前去救援京城。平定逆賊之後，張濬幾經升任爲户部侍郎。僖宗再度前往山南，任爲平章事、判度支。

濬初發迹，依楊復恭，及復恭失勢，乃依田令孜，以至重位，而反薄復恭。及再幸山南，復恭代令孜爲中尉，罷濬知政事。昭宗初在藩邸，深嫉宦官，復恭有援立大勛，恃恩任事，上心不平之。當時趨向者，多言濬有方略，能畫大計，復用爲宰相，判度支。上嘗問濬：“致理何事最急？”對曰：“莫若强兵。兵强而天下服。”上由是專務蒐補兵甲，欲以武功勝天下。後延英論前代爲治得失，濬曰：“不必遠徵漢、晋之弊，臣竊見陛下春秋鼎盛，英睿如此，内外逼於强臣，臣每思之，實痛心而泣血也。”

張濬剛發迹時，投靠楊復恭，到楊復恭失勢以後，就投靠了田令孜，因而獲得了顯要職位，却反過來刻薄地對待楊復恭。到這時皇帝再度前往山南，楊復恭接替田令孜任神策中尉，於是罷免了張濬的知政事。昭宗當初在藩王府邸時，痛恨宦官，楊復恭有擁立昭宗即位的大功，依仗恩寵把持政事，皇上心裏忿忿不平。當時趨附昭宗的人，大多説張濬富於計策謀略，能够籌劃軍國大事，於是又被任用爲宰相，判度支。皇上曾經詢問張濬道：“要達到天下大治什麽事情是最要緊的？”張濬回答説：“没有比强兵更要緊的。兵力强大則天下就會順從。”皇上因此而一心一意徵召兵士完善軍備，打算用軍事力量來控制天下。後來在延英殿討論前代治理國家的得失時，張濬説：“不必去遠究漢、晋統治的弊病，臣看到陛下正當青春年華，而又如此英明睿智，却受到朝廷内外强臣的威逼困迫，臣每當想到這裏，實在痛心而泣不成聲。”

會朱全忠誅秦宗權，安居受殺李克恭，以潞州降全忠，幽州李匡威、雲州赫連鐸等奏請出軍討太原。詔四品以上官議，皆言：“國祚未安，不宜生事。假如得太原，亦非國家所有。”濬議曰：“先帝頻至播越，王室不寧，原其亂階，由克用、全忠之矛盾也。請因其奏，乘全忠立功，可斷

適值這時朱全忠殺掉了秦宗權，安居受殺死了李克恭，獻出潞州投降了朱全忠，幽州的李匡威、雲州的赫連鐸等人上奏朝廷請求出兵討伐太原。昭宗下詔讓四品以上的官員商議，這些官員都説：“國運還不平安，不應挑起事端。即使取得太原，也不會歸朝廷所有。”張濬建議説：“先帝屢次流離失所，皇室不得安寧，追究造成禍難的原因，都是出於李克用、朱全忠之間的矛盾。

兩雄之勢。"上曰："收復之功，克用第一，今乘其危困而加兵，諸侯其謂我何?"濬懇論用兵之利害，蓋欲示外勢而擠復恭也。上旨未決，宰臣孔緯曰："張濬所陳，萬代之利也。陛下所惜，即目之利也。以臣所料，師渡河而賊必自破。昨計度軍中轉餉犒勞，一二年間，必無闕事，陛下斷意行之。"

請順應李匡威、赫連鐸等人的上奏，乘朱全忠新立戰功之機，可以滅除兩强争雄之勢。"皇上説："收復京城的功績，李克用居於首位，如今乘他處於危困境地對他用兵，各個藩鎮將會怎樣議論我呢?"張濬懇切地陳述用兵的利害得失，他的用意是想要對外示以威勢來排擠楊復恭。皇上拿不定主意，宰相孔緯説："張濬所陳述的建議，是使子孫萬代獲利的大事。陛下所吝惜的，不過是眼前的利益。根據臣的預料，朝廷大軍衹要渡過黄河則賊軍必定自行潰敗。日前計算了軍中所需轉運供給的糧餉及犒勞的物品，一二年之内，肯定不會缺乏，請陛下决斷付諸實施。"

既二相俱論，乃以濬爲河東行營兵馬都招討宣慰使，以京兆尹孫揆副之，仍授揆昭義節度使，華州韓建爲供軍使，朱全忠爲太原西南面招討使，李匡威、赫連鐸爲太原東北面招討使。全忠以汴軍三千爲濬牙隊。大順元年六月，濬率軍五十二都，兼邠寧、鄜、夏雜虜共五萬人騎，發自京師。昭宗御安喜樓臨送，濬酒酣泣奏曰："陛下動爲賊臣掣肘，臣所以誓死憤惋，爲陛下除其僭逼。"楊復恭聞之不悦。中尉内使餞於長樂，復恭奉卮酒屬濬，濬辭曰："聖人賜酒，已醉矣。"復恭戲曰："相公握禁兵，擁大旆，獨當一面，不領復恭意作面子耶!"濬笑曰："賊平之後，方見面子。"復恭銜之。

既然兩位宰相都持這種意見，朝廷於是任命張濬爲河東行營兵馬都招討宣慰使，以京兆尹孫揆爲副，并授任孫揆爲昭義節度使，任命華州韓建爲供軍使，朱全忠爲太原西南面招討使，李匡威、赫連鐸爲太原東北面招討使。朱全忠派給張濬三千名汴州軍士作爲衛隊。大順元年六月，張濬統率五十二都軍隊，加上邠寧、鄜、夏各部的虜兵共五萬人馬，從京城出發。昭宗登上安喜樓爲他餞行，張濬帶着酒意哭泣而上奏説："陛下動不動就受到賊臣的牽制，臣之所以悲憤哀痛誓死出兵，就是要爲陛下解除蠻横無禮的逼迫。"楊復恭聽説後很不高興。中尉宦官在長樂驛爲張濬餞行，楊復恭舉杯向張濬敬酒，張濬推辭説："飲了皇上賜的酒，已經醉了。"楊復恭戲謔説："相公掌握禁軍，樹起帥旗，獨當一面，就不領我楊復恭的情給我一點面子嗎!"張濬笑着説："等賊平定之後，再看面子吧。"楊復恭爲此懷恨在心。

時汴、華、邠、岐之師渡河，會濬於晋州。汴將朱崇節權知潞州事，太原將李存孝攻之。濬慮賊平汴人據昭義，乃令孫揆分兵赴鎮，中使韓歸範送旌節至軍。八月，揆與歸範赴潞州。至潞，并爲存孝擒送太原。九月，汴將葛從周棄潞州。十月，濬軍至陰地，邠、岐、華三鎮之師營平陽。李存孝擊之，一戰而敗，委兵仗

這時汴州、華州、邠州、岐州的軍隊渡過了黄河，在晋州與張濬會合。汴州將領朱崇節臨時主持潞州事，太原將領李存孝進攻朱崇節。張濬擔心平定太原以後汴州方面將占據昭義，於是命令孫揆率領部分軍隊前赴鎮所就任，宦官使者韓歸範帶着昭義節度使的旌節送到軍中。八月，孫揆與韓歸範前往潞州。到達潞州以後，都被李存孝抓起來押送到太原。九月，汴州將領葛從周捨棄了潞州。十月，張濬率軍到達陰地，邠、岐、

潰散。進攻晉州。數日，中夜濬斂衆遁走。比曙，喪師殆半。存孝進收晉、絳、慈、隰等州。濬狼狽由含山逾王屋，出河清，坼屋木縛筏濟河，部下離散將盡。

李克用上章論訴曰：

晉州 長寧關使張承暉於當道録到張濬榜并詔曰，張濬充招討制置使，令率師討臣，兼削臣屬籍官爵者。臣誠冤誠憤，頓首頓首，伏以宰臣張濬欺天蔽日，廊廟不容。讒臣於君，奪臣之位。憑燕帥妄奏，與汴賊結恩，矯托皇威，擅宣王命，徵集師旅，撓亂乾坤。誤陛下中興之謀，資黔黎重傷之困。臣實何罪，而陛下伐之？此則宰臣持權，面欺陛下。況臣父子二代，受恩四朝，破徐方，救荆楚，收鳳闕，碎梟巢，致陛下今日冠通天之冠，佩白玉之璽。臣之屬籍，懿皇所賜，臣之師律，先帝所命。臣無逆節，濬討何名？陛下若厭逐功臣，欲用文吏，自可遷臣封邑，以俟就第，奈何加諸其罪，孰肯無詞？若以臣雲中之伐，獲罪於時，則拓拔思恭取鄜、延，朱全忠侵徐、鄆，陛下何不討之？假令李孝德不忠於主，伐之爲是，則朱瑄、時溥有何罪耶？此乃同坐而異名，賞彼而誅此，使天下藩服，强者扼腕，弱者自動，流言竊議，爲臣怨嗟，固非中興之術也。且陛下阽危之秋，則奬臣爲韓、彭、伊、霍；既安之後，罵臣曰戎、羯、蕃、夷。海内握兵立事如臣

華三鎮的軍隊駐扎在平陽。李存孝發兵進攻，三鎮的軍隊一戰即敗，丢棄兵器潰敗逃散。李存孝又進攻晉州。幾天以後，半夜裹張濬收拾部衆逃走。到天將亮時，軍隊損失已近一半。李存孝進兵收復晉、絳、慈、隰等州。張濬狼狽地從含山越過王屋山，出河清，拆毁房屋用木料扎成木筏渡過黄河，部下幾乎散盡。

李克用上奏章申訴説：

晉州 長寧關使張承暉在本地抄録到張濬發布的榜文及朝廷的詔書説道，張濬充任招討制置使，令他率軍征討臣，同時削奪臣在李氏屬籍中的官職爵位。臣誠冤誠憤，頓首頓首，以爲宰相張濬一手遮天，朝廷不容。他在君主面前詆毁臣，削奪了臣的職位，憑據幽州節帥虚妄不實的上奏，與汴州方面結交親厚，假稱皇威，擅宣王命，徵集大軍，禍亂天下。他妨害陛下的中興大計，加深百姓的重傷困苦。臣究竟有什麽罪過，而陛下要發兵討伐？這是宰相專權，面欺陛下。何況臣父子兩代，四朝受恩，打敗徐州，救援荆楚，收復京城，粉碎黄巢，以致陛下今日能戴通天之冠，佩白玉之璽。臣名列宗室名籍，是懿宗皇帝所賜；臣的統兵之權，是先帝所授。臣并無叛逆之節，張濬以什麽名義出兵討伐？陛下如果嫌棄功臣，準備任用文官，自可遷移臣的封邑，令臣帶着爵位回到家裏，爲什麽要强加罪名，誰願蒙受不白之冤？假如是因爲臣出兵雲中，一時獲罪，那麽拓拔思恭攻取鄜、延，朱全忠侵奪徐、鄆，陛下爲什麽不發兵討伐他們？假如説李孝德不忠於君主，出兵討伐理所當然，那麽朱瑄、時溥又有什麽罪狀？這是罪行相同而罪名各異，賞賜一方而誅討另一方，致使天下藩鎮，强大的扼腕嘆息，弱小的驚慌失措，流言蜚語，都爲臣怨恨感慨，這實在不是實現中興的辦法。而陛下在臨危之際，就誇奬臣是韓信、彭越、伊尹、霍光；獲安之後，又罵臣是戎、羯、蕃、夷。天下像臣一樣掌握重兵爲國效力的人爲數衆

者衆矣，寧不懼陛下他時之罵哉！臣昨遇燕軍，以禮退舍，匡威淺昧，厚自矜誇，乃言臣中矢石，覆士卒，致内外吠聲一發，短謀競陳，誤陛下君臣之分。況命官選將，自有典刑，不必幸臣之弱而後取之。倘臣延期挺命，尚固一方，彼實何顔以見陛下。此則奸邪朋黨，輕弄邦典，陛下凝旒端扆，何由知之？今張濬既以出軍，微臣固難束手。臣便欲叫閽，輕騎面叩玉階，訴邪佞於陛下之彤墀，納詔命於先皇之宗廟，然後束身司敗，甘處憲章。

多，難道能不怕到他日受到陛下的咒駡嗎！臣先前碰到幽州的軍隊，出於禮節而退兵躲避，李匡威淺薄愚昧，自吹自擂，而宣稱臣中箭石，軍隊敗滅，導致朝廷内外一片狗吠之聲，浮淺的謀劃紛紛出籠，妨害了陛下的君臣之分。況且命官選將，朝廷自有典章法令，没有必要乘臣衰弱之後再來謀取。倘若臣拖延時間抗拒朝命，仍然固守一方，他到底有什麽臉面來見陛下。這件事本是奸邪朋黨，隨意玩弄朝廷典章，陛下冠服端肅高高在上，怎麽能够知曉内情？如今張濬既已出兵，微臣我實在難以束手就擒。臣打算立即前往朝廷申訴冤情，帶領輕騎叩見陛下，在陛下面前控訴奸佞之臣，到先皇宗廟交納朝廷詔命，然後束手前去法司，心甘情願地接受刑法懲處。

時克用令所擒中使奉表，表至而濬敗，朝廷聳震，制曰：

漢武因恭儉富庶之後，建置朔方，孫弘沮之，十不得一。而良史以弘有宰相體者，誠以愛人治國爲先，拓境開疆爲末。及孝宣值雄才削平之餘，將議北征，魏相争之，五將尋罷，果致中興，號爲賢輔。況朕承天厭兵戈之後，人思休息之時。敢望皋、夔，共成堯日；庶幾孫、魏，粗及漢年。苟易於斯，如何倚注。光禄大夫、門下侍郎、兼户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上柱國、清河郡開國伯、食邑一千二百户、充河東行營諸道兵馬招討制置等使張濬，早以盛名，稱爲奇士，由是再加徵用，委以鈞衡，謂其必致小康，克勝大任。而乃罔思守道，但欲邀功，用不詭之詢謀，起無名之兵革，自云一舉，止在旬時，堅請抗論，勢莫能奪，輕葛亮渭濱之役，小

當時李克用讓被俘的宦官使者送上奏表，奏表送達而張濬戰敗，朝廷震驚，昭宗下詔説：

漢武帝繼承恭儉富庶之後，要設置朔方郡，孫弘反對，認爲有十弊而無一利。正直的史臣以爲孫弘有宰相的才器，這完全是因爲他將愛民治國置於首位，而將拓境開疆放在末位。到孝宣帝時正逢以雄才大略削平海内之後，君臣商議準備北征，魏相持有異議，隨即停止了五位大將的用兵，終於導致了漢的中興，人稱爲賢能的輔佐。何況朕因承上天厭棄戰亂之後，人人期待休養生息之時。渴求皋陶、夔那樣的良臣，同心協力成就堯時的升平；盼望能有孫弘、魏相一般的賢人，將就達致漢世的中興。假如不是這樣的人，朕將如何依仗期望。光禄大夫、門下侍郎、兼户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上柱國、清河郡開國伯、食邑一千二百户、充河東行營諸道兵馬招討制置等使張濬，早年由於享有盛名，世人稱爲奇士，因此兩次加以徵用，托付執掌國政的重寄，認爲他的治理定能達致小康，堪當重任。然而却不思遵循治道，衹想求取功名，采取没有集思廣益的計謀，挑起没有緣由的戰事，自稱大軍出

裴度淮右之行。經歷寒暄，耗費百萬，虛誕彰于朝野，詐詭布於華夷，橫草蔑聞，燎原愈急。俾擁旄乘驛之使，囚在虜庭；勤王奉國之軍，懷歸本土。忘廊廟之威重，結藩屏之仇讎。欲使海內生靈，竭其貢賦；不獨河中郡邑，蕩爲丘墟。潛生厲階，欲誰歸咎？於戲！徵晁錯之故事，思王恢之舊章，國有明文，爾當何逭？尚以愛人以禮，理體宜然。廉鎮劇權，武昌善地，宜罷樞軸之務，仍停支度之司。勉自思惟，以逃後命。可檢校户部尚書、鄂州刺史、武昌軍節度觀察等使。

動，衹需不多時日，堅決請求固執己見，言詞激烈毫不退讓，輕視諸葛亮的渭濱之役，小瞧裴度的淮右之行。歷經寒暑，耗費百萬，虛妄荒誕朝野皆知，僞詐詭異華夷盡曉，連踏倒野草那樣微小的功勞都没有聽說，戰火蔓延形勢却更加緊急。致使持旄節乘驛車的中使，被拘禁在虜庭；救援皇室敬奉朝廷的軍隊，都思戀返歸本土。遺忘了朝廷的威嚴，結下了藩鎮的怨仇。要讓天下百姓，耗盡貢賦；不僅河中郡邑，毁爲廢墟。暗地裏生出禍端，想要把罪責推給何人？唉！查考晁錯的往事，追念王恢的舊章，朝廷有明文法令，你怎能推卸逃脱？朕仍出於以禮愛人之心，治事也應這樣。鎮雖小而權重，武昌是個要地，應罷免張濬執政的職務，并停止掌管度支。深刻反省，以免除往後的制裁。可檢校户部尚書、鄂州刺史、武昌軍節度觀察等使。

尋貶連州刺史，馳驛發遣。行至藍田關不行，留華州依韓建。時朝廷微弱，竟不能詰。

隨即貶爲連州刺史，從驛道兼程遣送到任所。走到藍田關而不前行，滯留在華州投靠了韓建。這時朝廷權勢衰落，竟然不能追究。

乾寧二年，三鎮殺韋昭度，帝召孔緯欲大用，亦以濬爲兵部尚書，又領天下租庸使。三年，天子幸華州，罷濬使務，守尚書右僕射。上疏乞致仕，授左僕射致仕，乃還洛陽，居於長水縣別墅。濬雖退居山墅，朝廷或有得失，必章疏上言。德王廢立之際，濬致書諸藩，請圖匡復。王師範青州起兵，欲取濬爲謀主。事雖不果，其迹頗泄。朱全忠將圖篡代，懼濬構亂四方，不欲顯誅，密諷張全義令圖之。乃令牙將楊麟率健卒五十人，有如劫盜，圍其墅而殺之，天復三年十二月晦夜也。

乾寧二年，三個方鎮發兵殺害了宰相韋昭度，皇帝徵召孔緯準備重用，又任命張濬爲兵部尚書，兼任天下租庸使。三年，天子出行到華州，罷免了張濬租庸使的職務，任尚書右僕射。張濬上疏請求退休，朝廷授任他左僕射退休，於是回到洛陽，居住在長水縣的別墅裏。張濬雖然退居山野別墅，朝廷如有失誤，他一定要上奏章進言。在昭宗被廢德王被立爲天子之際，張濬致信各藩鎮，請求他們設法扶助昭宗復位。王師範在青州起兵，準備徵召張濬前去作爲謀主。此事雖未實現，然而事情却大爲泄露。朱全忠圖謀篡奪帝位而自立，擔心張濬煽動各地製造混亂，又不想公開殺掉他，就私下指使張全義讓他設法處置。張全義於是命令牙將楊麟帶領五十名健卒，僞裝成盜賊，圍住張濬的別墅殺死了他，這時是天復三年十二月最後一天的夜裏。

永寧縣吏葉彦者，張氏待之素厚。楊麟之來，彦知之，告濬第二子

永寧縣吏葉彦，張濬一家平時待他很好。楊麟前來時，葉彦知道了消息，告訴張濬的次子張

格曰："相公之禍不可免，郎君宜自爲謀。"格、濬父子號咷而已。濬謂格曰："留則并命，去或可免，汝自圖之，勿以吾爲累，冀存後祀也。"格拜辭而去。葉彦率義士三十人，送渡漢江而旋。格由荆江上峽入蜀。王建僭號，用爲宰相。中興平蜀，任圜携格而還。格感葉彦之惠，訪之身已殁，而厚報其家。濬第三子竄於楊行密。

格說："相公的殺身之禍必不可免，郎君應當爲自己做好安排。"張格、張濬父子衹是號咷痛哭。張濬對張格說："你留下來就一起喪命了，離去或許還可以幸免於難，你自己另謀生路吧，不要爲我而受牽累，希望能保留下我張家的後嗣。"張格拜别而去。葉彦帶領義士三十人，將他送過漢江後返回。張格從荆江溯流而上經三峽入蜀。王建越分竊號稱帝，任用張格爲宰相。後唐莊宗中興平定了蜀地，任圜帶着張格返回。張格感激葉彦的救命之恩，去尋訪他而他已死去，於是厚報了他的家人。張濬的第三個兒子逃到了楊行密那裏。

自乾寧之後，賊臣内侮，王室寖微，昭宗不堪凌弱，欲簡拔奇材以爲相。然采於群小之論，未嘗獲一名人。登用之徒，無不爲時嗤誚。

自從乾寧年間以後，朝内賊臣威逼，皇室日漸衰微，昭宗不堪忍受欺凌而無所作爲，想要選拔奇才作爲宰相。然而衹是采取一些小人的議論，不曾獲得一位名人。所提拔任用的人物，無不受到時論的譏嘲。

朱朴

朱朴者，乾寧中爲國子博士。腐儒木强，無他才伎。道士許巖士出入禁中，嘗依朴爲奸利，從容上前薦朴有經濟才。昭宗召見，對以經義，甚悦，即日拜諫議大夫、平章事。在中書與名公齒，筆札議論，動爲笑端。數月，巖士事敗，俱爲韓建所殺。

朱朴，乾寧時任國子博士。他是個迂腐的儒士，性格質樸而倔强，没有其他的本事。道士許巖士往來進出宫中，曾經投靠朱朴來求取奸利，他找適當的時機在皇上面前推薦朱朴有治理國家的才能。昭宗召見朱朴，他用經義來回答昭宗的詢問，昭宗十分高興，當天就拜任他爲諫議大夫、平章事。他在中書省與名公們共事，起草的公文和所發的議論，動不動就成爲笑柄。幾個月後，許巖士的事情敗露，朱朴與他都被韓建殺死。

鄭綮

鄭綮者，以進士登第，歷監察、殿中，倉、户二員外，金、刑、右司三郎中。家貧求郡，出爲廬州刺史。黄巢自嶺表還，經淮南剽掠，綮移黄巢文牒，請不犯郡界，巢笑而從之，一郡獨不被寇。天子嘉之，賜緋魚袋。罷郡，有錢千緡，寄州帑。後郡數陷，盗不犯鄭使君寄庫錢。至楊行密爲刺史，送所寄於京師還綮。

鄭綮，因考中進士科，歷任監察、殿中，倉、户二員外，金、刑、右司三郎中。由於家貧請求到地方上任職，出任廬州刺史。黄巢從嶺表回軍，途經淮南大肆搶掠，鄭綮給黄巢發去公文，請他不要侵犯州境，黄巢笑着答應了鄭綮的請求，衹有廬州没有遭到侵擾。天子贊賞他，賜給他緋魚袋。後來去職離州，有一千貫錢，寄存在本州的官庫裏。後來州城多次被攻占，寇盗從不動用鄭使君寄存在官庫裏的錢。到楊行密作刺史時，將鄭綮寄存的錢送到京城還給了他。

綮善爲詩，多侮劇刺時，故落格調，時號鄭五歇後體。初去廬江，與郡人别云："唯有兩行公廨淚，一時灑向渡頭風。"滑稽皆此類也。

鄭綮擅長作詩，很多詩嘲弄譏刺時事，有意不講格調，當時被叫作鄭五歇後體。當初離開廬江，在與州人告别時説："衹有兩行衙門淚，一時灑向渡口風。"他的詩滑稽詼諧都像這一類。

王徽爲御史大夫，奏綮爲兵部郎中、知臺雜，遷給事中，賜金紫。僖宗自山南還，以宰相杜讓能弟弘徽爲中書舍人。綮以弘徽兄在中書，弟不宜同居禁近，封還制書，天子不報，綮即移病休官。無幾，以左散騎常侍徵還。朝政有闕，無不上章論列，事雖不行，喧傳都下，執政惡之，改國子祭酒。物議以綮匡諫而置之散地不可，執政懼，復用爲常侍。

王徽任御史大夫，上奏朝廷任命鄭綮爲兵部郎中、知臺雜，升任給事中，賜金紫。僖宗從山南返回京城，任命宰相杜讓能的弟弟杜弘徽爲中書舍人。鄭綮認爲杜弘徽之兄在中書省，兄弟不應同處機要之位，將詔書封還，天子没有答理，鄭綮隨即稱病辭官。不久，又任命爲左散騎常侍被徵召入朝。朝政如有闕失，鄭綮無不上章陳論，所議之事雖然没有結果，然而議論紛紛傳遍京城，因此招致了當權者的嫌棄，使他改任爲國子祭酒。時論認爲鄭綮能直言進諫而不該安置在閑散的職位上，這使當權者感到畏懼，重新起用他爲散騎常侍。

光化初，昭宗還宫，庶政未愜，綮每形於詩什而嘲之，中人或誦其語於上前。昭宗見其激訐，謂有藴蓄，就常奏班簿側注云："鄭綮可禮部侍郎、平章事。"中書胥吏詣其家參謁，綮笑而問之曰："諸君大誤，俾天下人并不識字，宰相不及鄭五也。"胥吏曰："出自聖旨特恩，來日制下。"抗其手曰："萬一如此，笑殺他人。"明日果制下，親賓來賀，搔首言曰："歇後鄭五作宰相，時事可知矣。"累表遜讓不獲。既入視事，侃然守道，無復詼諧。終以物望非宜，自求引退。三月餘，移疾乞骸，以太子少保致仕。光化二年卒。

光化初年，昭宗回到京城，這時政務不合法度，鄭綮時常寫成詩篇進行嘲諷，宦官有時在皇上面前吟誦他的詩句。昭宗見他詞語激切，認爲他見解深刻而大度，在朝廷常奏官的名册裏他的姓名旁批注道："鄭綮可任禮部侍郎、平章事。"中書省的下級官屬前去他家參拜謁見，鄭綮笑着問他們説："諸君完全搞錯了吧，即使天下人都不識字，宰相也輪不到我鄭五當。"這些官員們説："這事出自聖旨格外的恩典，明天詔書就正式頒下了。"鄭綮揮着手説："萬一如此，就把别人笑死了。"第二天制書果然頒下，親友賓客們前來祝賀，鄭綮撓着頭説："歇後鄭五當宰相，時事就可想而知了。"他屢次上表辭讓而没有獲准。入朝執掌政事以後，他剛正守道，不再詼諧打趣。終究因爲不孚衆望，他自己提出要引退。三個多月以後，他稱病請求辭官，以太子少保退休。光化二年死去。

時議以昭宗命台臣濬、朴、綮三人尤謬，季末之妖也。

當時的輿論認爲昭宗任命張濬、朱朴、鄭綮這三人爲宰相尤其荒唐，是末世的妖邪。

劉崇望　劉崇龜

劉崇望字希徒。其先代郡人，隨元魏孝文帝徙洛陽，遂爲河南人。八代祖隋大理卿坦，生政會，輔太宗

劉崇望字希徒。他的祖先是代郡人，跟隨元魏孝文帝遷移到洛陽，於是成爲河南人。八代祖是隋大理卿劉坦，生劉政會，輔佐太宗在晋陽

起義晋陽，官至户部尚書，封渝國公，圖形凌烟閣。政會生玄意，尚太宗女南平公主，歷洪、饒八州采訪使。玄意生奇，位至吏部侍郎。奇生慎知，仕至獲嘉令。慎知生裴，仕至東阿令。裴生藻，位終秘書郎。藻生符，進士登第，咸通中位終蔡州刺史。生八子，崇龜、崇望、崇魯、崇謩最知名。

起義，官位至户部尚書，封渝國公，在凌烟閣上畫像。劉政會生劉玄意，娶太宗女南平公主爲妻，歷任洪、饒八州采訪使。劉玄意生劉奇，官位至吏部侍郎。劉奇生劉慎知，任官至獲嘉令。劉慎知生劉裴，任官至東阿令。劉裴生劉藻，官位終於秘書郎。劉藻生劉符，考上進士科，在咸通時官位終於蔡州刺史。他生有八子，劉崇龜、劉崇望、劉崇魯、劉崇謩最出名。

崇龜咸通六年進士擢第，累遷起居舍人、禮部、兵部二員外。丁母憂免。廣明元年春，鄭從讜罷相，鎮太原，奏崇龜爲度支判官、檢校吏部郎中、御史中丞，賜金紫。中和三年入朝，爲兵部郎中，拜給事中。大順中，遷左散騎常侍、集賢殿學士，判院事，改户部侍郎、檢校户部尚書。出爲廣州刺史、清海軍節度、嶺南東道觀察處置等使，卒。

劉崇龜咸通六年考上進士科，幾次升任爲起居舍人、禮部、兵部二員外郎。爲母親守喪而免官。廣明元年春天，鄭從讜被罷去宰相職位，鎮守太原，上奏朝廷任命劉崇龜爲度支判官、檢校吏部郎中、御史中丞，賜金紫。中和三年入朝，任兵部郎中，授任給事中。大順年間，升任左散騎常侍、集賢殿學士，掌管院事，改任户部侍郎、檢校户部尚書。出任廣州刺史、清海軍節度、嶺南東道觀察處置等使，死去。

崇望咸通十五年登進士科。王凝廉問宣歙，辟爲轉運巡官。户部侍郎裴坦領鹽鐵，辟爲參佐。崔安潛鎮許昌、成都，崇望昆仲四人，皆在安潛幕下。入爲長安尉，直弘文館，遷監察御史、右補闕、起居郎、弘文館學士，轉司勛、吏部二員外郎。崔安潛爲吏部尚書，崇望判南曹，滌除宿弊，復清選部。田令孜干政，藩鎮怨望，河中尤甚，不修職貢。僖宗在山南，以蒲坂近關，欲其效用，選使諭旨，以崇望爲諫議大夫。既至，諭以大義，重榮奉詔恭順，誓心匡復，請殺朱玫自贖。使還，上悦，召入翰林充學士，累遷户部侍郎、承旨，轉兵部，在禁署四年。

劉崇望咸通十五年考上進士科。王凝任宣歙觀察處置使，徵用他爲轉運巡官。户部侍郎裴坦兼任鹽鐵使，徵用他爲參佐。崔安潛鎮守許昌、成都，劉崇望兄弟四人，都在崔安潛的幕府裏任職。他被召入京城任長安尉，在弘文館上班，升任監察御史、右補闕、起居郎、弘文館學士，轉任司勛、吏部二員外郎。崔安潛任吏部尚書，劉崇望主管南曹事務，他革除積弊，使考核官員方面的風氣再度清明。田令孜干預政事，招致藩鎮的怨恨，河中最爲不滿，因而不向朝廷進貢。僖宗在山南避難，由於蒲坂鄰近關中，想要讓河中鎮效力，選派使臣去宣示旨意，任命劉崇望爲諫議大夫。他到達那裏以後，用大義加以開導，王重榮接受詔命態度恭順，立誓要扶助并恢復朝廷，請求誅殺朱玫來立功贖罪。劉崇望完成使命後返回朝廷，皇上對此感到高興，把他召入内廷充任翰林學士，多次升任爲户部侍郎、翰林學士承旨，轉任兵部，在翰林院任職四年。

昭宗即位，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累兼兵部、吏部尚書。大順初，

昭宗即位，授任他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幾次兼任兵部、吏部尚書。大順初年，同僚張濬

同列張濬畫策討太原，崇望以爲不可，濬果敗。濬黜，崇望代爲門下侍郎、監修國史，判度支。

策劃征討太原，劉崇望認爲此舉行不通，張濬果然兵敗。張濬被貶官以後，劉崇望接替他任門下侍郎、監修國史，掌管度支。

明年，玉山都頭楊守信協楊復恭稱兵闕下，陣于通化門，上陳兵於延嘉門。是夜，命崇望守度支庫。明日曉，入含光門，未開，門内禁軍列于左右，俟門開即劫掠兩市。及聞傳呼宰相來，門方啓，崇望駐馬慰諭之曰："聖上在街東親總戎事，公等禁軍，何不樓前殺賊，立取功名。切不可剽掠街市，圖小利以成惡名也。"將士唯唯，從崇望至長樂門。守信見兵來，即遁去，軍士呼萬歲。是日庫市獲全，軍人不亂，繄崇望之方略也。尋加左僕射。

第二年，玉山都頭楊守信協助楊復恭在都城裏起兵鬧事，在通化門前列陣，皇上在延嘉門部署兵力。當天夜裏，昭宗命令劉崇望守護度支庫。第二天拂曉，劉崇望進入含光門，還没有開門，門裏的禁軍排列在兩旁，等着門一開就要衝到兩市去搶劫。聽到傳呼宰相前來，門纔打開，劉崇望停馬勸導他們説："聖上在街東親自指揮作戰，你們身爲禁軍，爲什麽不到樓前去殺賊，趕快博取功名吧。切不可去街市搶掠，貪圖小利而鑄成惡名。"將士們都表示服從，跟隨劉崇望來到長樂門。楊守信看到禁軍趕來，立即逃走，禁軍士兵們高呼萬歲。這一天府庫街市得以保全，軍隊没有發生混亂，多虧了劉崇望的計略。不久加授左僕射。

時溥與朱全忠争衡，全忠謀兼徐、泗，上表請以重臣鎮徐，乃以崇望守本官，充武寧軍節度使。溥不受代，行至華陰而還，拜太常卿。王重盈死，王珂、王珙争河中節鉞，朝廷以宰相崔胤爲河中節度使。珂，李克用之子婿也，河東進奏官薛志勤揚言曰："崔相雖重德，如作鎮河中代王珂，不如光德 劉公，於我公事素也。"及三鎮以兵入朝，殺害大臣，以志勤之言，責授崇望 昭州司馬。及王行瑜誅，太原上表言崇望無辜放逐，時已至荆南，有詔召還，拜吏部尚書。未至，王摶再知政事，兼吏部尚書，乃改崇望兵部尚書。

時溥與朱全忠争奪勝負，朱全忠圖謀兼并徐州、泗州，上表朝廷請求任命重臣鎮守徐州，於是朝廷以劉崇望帶本官，充任武寧軍節度使。時溥拒不接受替代，劉崇望走到華陰而返回，授任太常卿。王重盈死後，王珂、王珙争當河中節度使，朝廷任命宰相崔胤爲河中節度使。王珂，是李克用的女婿，河東進奏官薛志勤揚言説："崔相雖然德高望重，但如前去鎮守河中取代王珂，那還不如讓光德 劉公前去，他與我鎮的長官一向關係和睦。"等到三鎮節度使帶兵入朝，殺害大臣的事件發生以後，由於薛志勤説過的這番話，朝廷將劉崇望貶爲昭州司馬。到王行瑜被殺後，太原方面上表朝廷説劉崇望無罪却遭貶逐，這時劉崇望已經到達荆南，有詔書召他回朝，授任吏部尚書。還没有到任，王摶重新執掌政事，兼任吏部尚書，於是改任劉崇望爲兵部尚書。

時西川侵寇顧彦暉，欲并東川，以崇望檢校右僕射、平章事、梓州刺史、劍南東川節度使。未至鎮，召還，復爲兵部尚書。光化二年卒，時年六十二，册贈司空。

當時西川侵犯顧彦暉，企圖兼并東川，朝廷任命劉崇望爲檢校右僕射、平章事、梓州刺史、劍南東川節度使。還没有到達鎮所，又將他召回朝，再度擔任兵部尚書。光化二年死去，時年六十二歲，册贈司空。

劉崇魯

崇魯廣明元年登進士第，鄭從讜奏充太原推官。時兄崇龜爲節度判官，昆仲同居幕府。尋轉掌書記。中和二年入朝，拜右拾遺、左補闕。景福初，以水部員外郎知制誥。二年，杜讓能得罪，昭宗復命韋昭度爲相，翰林學士李谿同平章事。崇魯與崔昭緯相善，昭緯恃邠、岐之援，讓能既誅之後，權歸於己，昭宗師李谿爲文，懼居位得寵則恩顧漸衰，乃私與崇魯謀沮之。及谿宣制之日，出班而哭，謂昭緯曰："朝廷雖乏賢，不可用纖人爲宰輔。谿比依復恭、重遂居内職。前日杜太尉狼籍，爲朝廷深耻。今則削弱如此，安可更遵覆轍乎?"由是谿命不可。谿自十一月初至歲暮，聯上十表訴冤，其詞詆毁，所不忍聞。明年春，復命谿爲平章事。昭緯召李茂貞、王行瑜、韓建稱兵入朝，殺昭度與谿。其年，太原誅王行瑜，昭緯貶官，崇魯坐貶崖州司户。初崇龜在外，聞崇魯哭麻，大恚，數日不食，謂所親曰："吾家兄弟進身有素，未嘗以聲利敗名。吾門不幸，生此等兒。"

劉崇魯廣明元年考上進士科，鄭從讜上奏朝廷讓他充任太原推官。當時兄長劉崇龜任節度判官，兄弟同在節度使幕府裏任職。不久轉任掌書記。中和二年入朝，授任右拾遺、左補闕。景福初年，以水部員外郎任知制誥。二年，杜讓能獲罪，昭宗重新任命韋昭度爲宰相，翰林學士李谿任同平章事。劉崇魯與崔昭緯關係密切，崔昭緯依靠邠、岐作爲外援，在杜讓能被殺以後，把權力攬到自己手裏，昭宗向李谿學習作文章，崔昭緯擔心李谿身居高位得到昭宗的寵信而致使對自己的恩顧逐漸減少，於是私下與劉崇魯策劃阻止對李谿的任命。在任命李谿的詔書頒布之日，劉崇魯走出朝官的班列而哭泣，對崔昭緯説："朝廷雖然缺乏賢才，但也不能任用小人作宰相。李谿從前依附楊復恭、西門重遂而身居翰林學士。先前杜讓能太尉没有才能聲名狼藉，我深爲朝廷感到羞耻。如今國勢已衰弱到如此地步，怎可重蹈覆轍?"爲此對李谿的任命没能頒行。李谿從十一月初到年底，接連十次上表申訴冤屈，言詞惡毒詆毁，令人難以忍受。第二年春天，朝廷又任命李谿爲平章事。崔昭緯召引李茂貞、王行瑜、韓建發兵入朝，殺死韋昭度和李谿。這一年，太原方面誅殺了王行瑜，崔昭緯被貶官，劉崇魯獲罪被貶爲崖州司户。當初劉崇龜在外，聽説劉崇魯爲詔書而哭泣，十分惱恨，幾天没有吃飯，對親近的人説："我家兄弟做官都是有來由的，不曾因爲名利而敗壞聲譽。我家門不幸，生出這樣的小子。"

崇謨中和三年進士及第。乾寧末，爲太常少卿、弘文館直學士。

劉崇謨中和三年考中進士科。乾寧末年，任太常少卿、弘文館直學士。

徐彦若　徐商

徐彦若，天后朝大理卿有功之裔。曾祖宰，祖陶，父商，三世繼登進士科。商字義聲，大中十三年及第，釋褐秘書省校書郎。累遷侍御史，改禮部員外郎。尋知制誥，轉郎中，召充翰林學士，拜中書舍人、户部侍郎，判本司事，檢校户部尚書、

徐彦若，是天后朝大理卿徐有功的後代。曾祖父名宰，祖父名陶，父親名商，三代連續考中進士科。徐商字義聲，大中十三年科舉考中，出仕任秘書省校書郎。幾次升任爲侍御史，改任禮部員外郎。不久任知制誥，轉任郎中，召入内廷充任翰林學士，授任中書舍人、户部侍郎，掌管本司事，檢校户部尚書、襄州刺史、山南東道節

襄州刺史、山南東道節度等使。入爲御史大夫。咸通初，加刑部尚書，充諸道鹽鐵轉運使，遷兵部尚書、東莞子、食邑五百户。四年，以本官同平章事。六年罷相，檢校右僕射、江陵尹、荆南節度觀察等使。入爲吏部尚書，累遷太子太保，卒。

度等使。召入朝任御史大夫。咸通初年，加授刑部尚書，充任諸道鹽鐵轉運使，升任兵部尚書，封東莞子，享有食邑五百户。四年，以本官任同平章事。六年，被罷去宰相官職，任檢校右僕射、江陵尹、荆南節度觀察等使。召入朝任吏部尚書，多次升任爲太子太保，死去。

彦若 咸通十二年進士擢第。乾符末，以尚書郎知制誥，正拜中書舍人。昭宗即位，遷御史中丞，轉吏部侍郎，檢校户部尚書，代李茂貞爲鳳翔 隴節度使。茂貞不受代，復拜中丞，改兵部侍郎、同平章事，進加中書侍郎，累兼左僕射、監修國史。扈昭宗 石門還宫，加開府儀同三司、守司空，進封齊國公，太清宫、修奉太廟等使，加弘文館大學士，賜扶危匡國致理功臣名。昭宗自華還宫，進位太保、門下侍郎。時崔胤專權，以彦若在己上，欲事權萃於其門，二年九月，以彦若檢校太尉、同平章事、廣州刺史、清海軍節度、嶺南東道節度等使。卒於鎮。

徐彦若 咸通十二年考上進士科。乾符末年，以尚書郎任知制誥，正式授任爲中書舍人。昭宗即位，升任御史中丞，轉任吏部侍郎，檢校户部尚書，接替李茂貞任鳳翔 隴節度使。李茂貞拒不接受替代，朝廷再次授任他爲中丞，改任兵部侍郎、同平章事，進加中書侍郎，歷兼左僕射、監修國史。他隨從昭宗從石門返回京城，加授開府儀同三司，任司空，進封齊國公，任太清宫、修奉太廟等使，加授弘文館大學士，賜予扶危匡國致理功臣的名號。昭宗從華州返回京城，他進位太保、門下侍郎。當時崔胤專權，由於徐彦若的權位在自己之上，而他想要使權力都歸自己掌握，二年九月，以徐彦若任檢校太尉、同平章事、廣州刺史、清海軍節度、嶺南東道節度等使。死於鎮所。

弟彦樞，位至太常少卿。

子綰，天祐初歷司勛、兵部二員外，户部、兵部二郎中。

弟弟名彦樞，官位至太常少卿。

兒子名綰，天祐初年歷任司勛、兵部二員外郎，户部、兵部二郎中。

陸扆

陸扆字祥文，本名允迪，吴郡人。徙家于陝，今爲陝州人。曾祖灃，位終殿中侍御史。祖師德，淮南觀察支使。父鄯，陝州法曹參軍。

扆 光啓二年登進士第，其年從僖宗幸興元。九月，宰相韋昭度領鹽鐵，奏爲巡官。明年，宰相孔緯奏直史館，得校書郎，尋丁母憂免。龍紀元年冬，召授藍田尉，直弘文館，遷左拾遺，兼集賢學士。中丞柳玭奏改監察御史。大順二年三月，召充翰林學士，改屯田員外郎，賜緋。景福元

陸扆字祥文，原名叫允迪，是吴郡人。家遷到陝，如今成爲陝州人。曾祖父名灃，官位終於殿中侍御史。祖父名師德，是淮南觀察支使。父親名鄯，是陝州法曹參軍。

陸扆 光啓二年考上進士科，這年隨從僖宗前往興元。九月，宰相韋昭度兼任鹽鐵使，上奏朝廷任他爲巡官。第二年，宰相孔緯上奏朝廷讓他到史館上班，獲任校書郎，不久因爲母親守喪而免官。龍紀元年冬天，召入朝授藍田尉，在弘文館上班，升任左拾遺，兼集賢學士。中丞柳玭上奏朝廷改任他爲監察御史。大順二年三月，召入内廷充任翰林學士，改任屯田員外郎，賜緋。

年，加祠部郎中、知制誥。二年元日朝賀，面賜金紫之服。五月，拜中書舍人。

扆文思敏速，初無思慮，揮翰如飛，文理俱愜，同舍服其能。天子顧待特異。嘗金鑾作賦，命學士和，扆先成，帝覽而嗟挹之，曰："朕聞貞元時有陸贄、吴通玄兄弟，能作内庭文書，後來絶不相繼。今吾得卿，斯文不墜矣。"

乾寧初，轉户部侍郎。二年，改兵部，進階銀青光禄大夫、嘉興男、三百户。三年正月，宣授學士承旨，尋改左丞。其年七月，改户部侍郎、同平章事。故事，三署除拜，有光署錢以宴舊僚，内署即無斯例。扆拜輔相之月，送學士光院錢五百貫，特舉新例，内署榮之。八月，加中書侍郎、集賢殿大學士、判户部事。九月，覃王率師送徐彦若赴鳳翔。師之起也，扆堅請曰："播越之後，國步初集，不宜與近輔交惡，必爲他盗所窺。加以親王統兵，物議騰口，無益於事，祇貽後患。"昭宗已發兵，怒扆沮議，是月十九日，責授硤州刺史。師出果敗，車駕出幸。四年二月，復授扆工部尚書。八月，轉兵部尚書，從昭宗自華還宫。

明年正月，復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光化三年四月，兼户部尚書，進封吴郡開國公，食邑一千户。九月，轉門下侍郎、監修國史。天復元年五月，進階特進，兼兵部尚書，加食邑五百户。車駕自鳳翔還京，赦後諸道皆降詔書，獨鳳翔無詔。扆奏曰："鳳翔近在國門，責其心迹，罪實難容。然比來職貢無虧，朝廷未與之絶。一朝獨無詔命，示人不廣也。"

景福元年，加授祠部郎中、知制誥。二年正月初一朝賀天子，天子親自授給金紫朝服。五月，授任爲中書舍人。

陸扆文思敏捷，根本用不着思考，揮筆如飛，文辭論理俱佳，同僚們都佩服他的才能。天子對他的器重超出旁人。天子曾在金鑾殿作賦，命學士們應和，陸扆首先作成，皇帝看過後贊嘆推重他，説："朕聽説貞元時有陸贄、吴通玄兄弟，會作内廷文書，後來則斷絶無人能够接續。如今我得到卿，這種文體不會墜落了。"

乾寧初年，轉任户部侍郎。二年，改任兵部侍郎，進階銀青光禄大夫，封嘉興男、食邑三百户。三年正月，頒降詔命授任他爲學士承旨，不久改任左丞。當年七月，改任户部侍郎、同平章事。依照舊制，從三署獲得授任升遷，有一筆光署錢用來宴請往日的同僚，從内署而授任則没有這種做法。陸扆授任宰相的當月，送給翰林學士光院錢五百貫，特地創立了新例，内署感到榮耀。八月，加授中書侍郎、集賢殿大學士，掌管户部事務。九月，覃王率兵護送徐彦若前往鳳翔就任。在軍隊出發時，陸扆執意請求説："陛下流離之後，國運剛剛和順，不應與近輔之地結仇，否則一定會使其他寇盗有機可乘。再説親王統兵，衆議沸騰，無益於事，祇會留下後患。"昭宗已經發兵，惱怒陸扆持有異議，這月的十九日，貶任他爲硤州刺史。出兵果然戰敗，皇帝車駕出行。四年二月，重新授任陸扆爲工部尚書。八月，轉任兵部尚書，隨從昭宗從華州返回京城。

第二年正月，又授任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光化三年四月，兼任户部尚書，進封吴郡開國公，享有食邑一千户。九月，轉任門下侍郎、監修國史。天復元年五月，進階特進，兼任兵部尚書，增加食邑五百户。皇帝車駕從鳳翔返回京城，大赦之後給各道都頒發了詔書，衹對鳳翔没有詔書。陸扆上奏説："鳳翔近在國都跟前，追究其本意，確實是罪責難逃。然而近年來并没有遺漏進貢，朝廷没有與它斷絶往來。一時偏偏没有詔命，這是向世人顯示心胸不够寬廣。"崔胤

崔胤怒，奏貶扆沂王傅，分司東都，削階至正議大夫。居無何，崔胤誅，復授吏部尚書，階封如故。從昭宗遷洛。其年秋，昭宗遇弑。明年五月，責授濮州司户，與裴樞、崔遠、獨孤損等被害於滑州白馬驛，時年五十九。

子瑑，後爲緱氏令。

柳璨

柳璨，河東人。曾祖子華。祖公器，僕射公綽之再從弟也。父遵。

璨少孤貧，好學，僻居林泉，晝則采樵，夜則燃木葉以照書。性謇直，無緣飾。宗人璧、玭，貴仕於朝，鄙璨朴鈍，不以諸宗齒之。光化中，登進士第。尤精《漢史》，魯國顔蕘深重之。蕘爲中書舍人，判史館，引爲直學士。璨以劉子玄所撰《史通》譏駁經史過當，璨紀子玄之失，别爲十卷，號《柳氏釋史》，學者伏其優贍。遷左拾遺。公卿朝野，托爲箋奏，時譽日洽。以其博奥，目爲“柳篋子”。

昭宗好文，初寵待李谿頗厚。洎谿不得其死，心常惜之，求文士似谿者。或薦璨高才，召見，試以詩什，甚喜。無幾，召爲翰林學士。崔胤得罪前一日，召璨入内殿草制敕。胤死之日，既夕，璨自内出，前騶傳呼相公來，人未見制敕，莫測所以。翌日對學士，上謂之曰：“朕以柳璨奇特，似可獎任。若令預政事，宜授何官？”承旨張文蔚曰：“陛下拔用賢能，固不拘資級。恩命高下，出自聖懷，若循兩省遷轉，拾遺超等入起居郎，臨大位非宜也。”帝曰：“超至諫議大夫可乎？”文蔚曰：“此命甚愜。”即以諫議大夫平章事，改中書侍郎。任人

惱怒，上奏朝廷將陸扆貶爲沂王傅，在東都任職，官階削降到正議大夫。没過多久，崔胤被殺，又授任他爲吏部尚書，官階封爵都同以前一樣。他隨從昭宗遷都洛陽。這年秋天，昭宗被害。第二年五月，被貶任爲濮州司户，與裴樞、崔遠、獨孤損等人在滑州白馬驛被害，時年五十九歲。

兒子名瑑，後來任緱氏令。

柳璨，是河東人。曾祖父名子華。祖父名公器，是僕射柳公綽的堂弟。父親名遵。

柳璨少年時孤苦貧寒，喜愛學習，他隱居在山林裏，白天打柴，夜晚則點燃樹葉來照明苦讀。性格剛直，不加掩飾。同宗人柳璧、柳玭，在朝廷做顯官，瞧不起柳璨的質樸遲鈍，不因他是同宗人而提携任用他。光化年間，考上進士科。他尤其精通《漢史》，魯國人顔蕘十分敬重他。顔蕘任中書舍人，掌管史館，將他引薦爲直學士。柳璨認爲劉子玄所撰寫的《史通》譏刺駁難經史不當，他記録劉子玄的失誤，編成十卷，名爲《柳氏釋史》，學者都佩服他學識的精當廣博。遷任左拾遺。公卿及朝野達官貴人，都托他作表奏，聲譽逐漸傳播。由於他學問廣博精深，被人稱作“柳篋子”。

昭宗喜愛文學，當初寵愛李谿待他很好。到李谿死於非命以後，内心時常感到惋惜，訪求像李谿一樣的文士。有人舉薦柳璨很有才華，昭宗召見他，并用詩篇來檢驗，感到很高興。没過多久，把他召入内廷任翰林學士。在崔胤被治罪的前一天，昭宗將柳璨召入内殿起草詔書。處死崔胤的當天，天色已晚，柳璨從宫内出來，前面的侍衛傳呼相公到來，當時衆人還没有見到詔書，不清楚這是怎麽回事。第二天在接見翰林學士時，皇上問他們説：“朕認爲柳璨才能出衆，似乎可以獎拔重用。如果讓他參預政務，應當授予什麽官職？”翰林學士承旨張文蔚答道：“陛下提拔重用賢能，可完全不拘泥於資歷品級。恩命的高低，取决於聖意，如果依照兩省遷轉的慣例，拾遺可破格晋升爲起居郎，而讓他任高職并不適

之速，古無兹例。

宜。”皇帝又問：“破格提拔到諫議大夫行嗎?”張文蔚答道：“這樣的任命十分合適。”隨即以諫議大夫任平章事，改任中書侍郎。提拔任命之快，自古以來没有這樣的先例。

同列裴樞、獨孤損、崔遠皆宿素名德，遽與璨同列，意微輕之，璨深蓄怨。昭宗遷洛，諸司内使、宿衛將佐，皆朱全忠腹心也，璨皆將迎，接之以恩，厚相交結，故當時權任皆歸之。二年五月，西北長星竟天，掃太微、文昌、帝座諸宿，全忠方謀纂代，而妖星謫見，占者云：“君臣俱災，宜刑殺以應天變。”蔣玄暉、張廷範謀殺衣冠宿望難制者，璨即首疏素所不快者三十餘人，相次誅殺，班行爲之一空，冤聲載路。傷害既甚，朱全忠心惡之。會全忠授九錫，蔣玄暉等别陳意見，王殷至大梁，誣玄暉等通導官掖，欲興復李氏。全忠怒，捕廷範，令河南聚衆，五車分裂之，兼誅璨，臨刑呼曰：“負國賊柳璨，死其宜矣!”初，璨遷洛後，累兼户部尚書、守司空，進階光禄大夫、鹽鐵轉運使。

同僚裴樞、獨孤損、崔遠都是資歷很深德高望重的人士，柳璨突然與他們成爲同事，受到他們的輕蔑，柳璨深爲忿恨。昭宗遷都洛陽，各司内使、宿衛將佐，都是朱全忠的心腹，柳璨對他們都奉承迎合，給予恩惠，深相結交，因此當時權力都歸於他手。二年五月，西北方向彗星貫通天空，掃過太微、文昌、帝座各星宿，這時朱全忠正圖謀篡奪唐的天下自立爲帝，而妖星顯現譴責，占算的術士説：“君臣都有災難，應當施行刑罰殺戮來順應天變。”蔣玄暉、張廷範策劃要殺掉享有名望而難以控制的官紳士人，柳璨立即上疏告發平日他怨恨的三十多人，相繼加以誅殺，朝中班行官因此而被除去，冤聲載道。由於害人太多，朱全忠很厭惡他。正逢朱全忠接受九錫，蔣玄暉等人持有異議，王殷前去大梁，誣陷蔣玄暉等人與宫内往來勾結，準備興復李氏。朱全忠發怒，拘捕了張廷範，令河南府召集衆人，用五車分尸之刑處死了他，同時誅殺了柳璨，柳璨臨刑前大喊道：“負國賊柳璨，罪該處死啊!”當初，柳璨在遷都洛陽以後，歷任兼户部尚書、守司空，進階光禄大夫、鹽鐵轉運使。

其弟瑀、瑊坐璨笞死。

弟弟柳瑀、柳瑊因柳璨之罪受到牽連被打死。

史臣曰：嗚呼！李氏之失馭也，孛沴之氣紛如，仁義之徒殆盡。狐鳴鴟嘯，瓦解土崩。帶河礪岳之門，寂無琨、逖；奮挺揭竿之類，唯效敦、玄。手未捨於棘矜，心已萌于問鼎。加以囂浮士子，闒茸鯫儒，昧管、葛濟時之才，無王、謝扶顛之業，邀功射利，陷族喪邦。濬、緯養虎於前，胤、璨剥廬於後。逐徐、薛於瘴海，置綮、朴於岩廊。殿廷有哭制之夫，輔弼走破輿之黨。九疇既紊，百怪斯

史臣曰：唉！李氏失去統治權力以後，災變不祥之氣紛紛出現，仁義之徒幾乎絶迹。狐鳴鴟號，土崩瓦解。世代爵禄的功臣之門，空空落落而無劉琨、祖逖那樣的豪傑；犯上作亂的狂妄之輩，衹是效法王敦、桓玄那樣的梟雄。尚未放下手裏的兵器，内心已經産生了問鼎的念頭。加上淺薄輕浮的士子，卑賤無能的腐儒，缺少管仲、諸葛亮那樣匡時救世的才能，没有王導、謝玄那種扶正傾覆的功業，衹是求取功名私利，害家喪國。前有張濬、孔緯豢養猛虎，後有崔胤、柳璨毁壞社稷。把徐彦若、嗣薛王放逐到瘴癘之地，

呈。木將朽而蠹蝎生，厲既篤而夔魑見。妖徒若此，亡國宜然。何必長星，更臨衰運？

將鄭綮、朱朴安置在朝廷之中。殿上有爲詔書而哭泣的臣子，宰相奔走於破毀車駕之徒的門下。統治天下的綱紀既已混亂，各種怪異一時紛呈。木將朽爛而蠹蟲生，災已深重而妖鬼現。有這些奸邪之徒，亡國也是理所當然。何必還要彗星出現，再降臨呈示衰敗的運數？

贊曰：蕭召朱玫，孔符張濬，身世罹殃，邦家起釁。如木斯蠹，自潰於中。抵巇侮亂，安責伏戎。

贊曰：蕭遘召引朱玫，孔緯附和張濬，身家遭殃，國家生禍。如木生蠹，自毀於中。都是鑽營投機輕薄傲慢的亂臣，怎能責求他們去平定兵禍。

舊唐書卷一百八十

列傳第一百三十

朱克融　李載義　楊志誠　張仲武（子）直方　張允伸
張公素　李可舉　李全忠（子）匡威 匡籌

朱克融

朱克融，賊泚之從孫也。祖滔，父洄。

克融少爲幽州軍校，事節度使劉總。總將歸朝，慮其有變，籍軍中素有異志者，薦之闕下，時克融亦在籍中。宰相崔植、杜元穎不知兵，且無遠略，謂兩河無虞，遂奏勒歸鎮。長慶初，幽州軍亂，囚其帥張弘靖。時洄廢疾於家，軍中素伏其謀略，至是衆欲立之，洄自以老且病，推克融統軍務焉。朝廷尋加檢校左散騎常侍，授以符節。

朱克融，是逆賊朱泚的堂孫。祖父朱滔，父親朱洄。

朱克融年輕時在幽州做軍校，事奉節度使劉總。劉總打算歸順朝廷，又擔心軍中會發生變亂，就把軍中平日懷有野心的人登記造册，舉薦到朝廷，當時朱克融也在這份名册裏。宰相崔植、杜元穎不懂軍事，而且缺乏遠見，認爲兩河不會出事，便奏請朝廷勒令這些人返回本鎮。長慶初年，幽州發生兵變，囚禁了節帥張弘靖。這時朱洄因病去職住在家裏，軍中從來佩服他的謀略，到此時衆人準備擁立他。朱洄自以年老患病爲由，推舉朱克融統管軍務。朝廷不久給他加授檢校左散騎常侍的職銜，授予節度使的符節。

寶曆二年，遣使送方鎮及三軍時報，克融怒所賜疏弱，執中使以聞。上特優容，别命中使宣諭，仍改賜衣物，流其使楊文端等。先是克融執中使，奏稱："竊聞陛下欲幸東都，請將兵馬并丁匠五千人修理宫闕，迎候車駕。"又上言無衣，擬於朝廷請三十萬端匹，以備一歲所費，不然則三軍不安。天子怒其悖慢，取宰臣裴度謀，優容之，語見别卷。克融官至檢校司空、吴興郡王。其年五月，本州軍亂，殺之，子延齡亦遇害。次子延嗣竊立，尋爲大將李載義所殺。

寶曆二年，朝廷派使臣給方鎮及三軍送應季的服裝，朱克融因所賜服裝粗陋單薄，把宦官拘押起來報告朝廷。皇上破例寬容了他，另派宦官前去宣諭旨意，并改賜衣物，將原使臣楊文端等人處以流刑。在此之前朱克融扣押了宦官使者，上奏宣稱："臣聽説陛下準備駕臨東都，請求率領兵馬和丁匠五千人修理宫室，迎候車駕。"又上奏説没有衣物，打算向朝廷申請三十萬端匹衣料，以備作一年的消耗，不然則三軍不安。天子對他的狂妄傲慢十分惱怒，但仍采取了宰相裴度的計謀，不予追究，關於這事的記載在别的卷裏。朱克融的官爵至檢校司空、吴興郡王。這年五月，本州發生兵變，殺死了他，兒子朱延齡也

遇害。次子朱延嗣竊位自立，不久被大將李載義殺死。

李載義

李載義，字方毅，常山愍王之後。代以武力稱，繼爲幽州屬郡守。

李載義字方穀，是常山愍王的後代。祖上世代以武力著稱，相繼任幽州轄區内的郡守。

載義少孤，與鄉曲之不令者游。有勇力，善挽强角抵。劉濟爲幽州節度使，見而偉之，致於親軍，從征伐。以功遷衙前都知兵馬使、檢校光禄大夫，兼監察御史。寶曆中，幽師殺朱克融，其子延嗣竊襲父位，不遵朝旨，虐用其人，載義遂殺之，數其罪以聞。敬宗嘉之，拜檢校户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封武威郡王，充幽州盧龍等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

李載義少年時喪父，與鄉里品行不良的人交游。他有勇力，善使强弓及與人角力。劉濟任幽州節度使，見到他而認爲他是個奇偉之士，把他招到親軍裏，跟隨自己征戰。由於戰功升任衙前都知兵馬使、檢校光禄大夫，兼任監察御史。寶曆年間，幽州軍隊殺死朱克融，其子朱延嗣私自繼承了父位，不服從朝廷旨意，殘暴地役使本州百姓，李載義因而殺掉了他，羅列他的罪狀報告朝廷。敬宗贊賞他的這一舉動，拜授他爲檢校户部尚書、兼任御史大夫，封武威郡王，充任幽州盧龍等軍節度副大使，代行節度事。

未幾，李同捷據滄 景以邀襲父爵。載義上表，請討同捷以自效。上嘉其誠懇，特加檢校右僕射。累破賊軍，以功加司空，進階金紫。大和三年，平滄 景，策勛加平章事，仍賜實封三百户。四年，奚寇邊，以兵擊走之，仍虜其名王，就加太保。五年春，爲其部下楊志誠所逐，因入覲。上以載義有平滄 景之功，又能恭順朝旨，册拜太保、同平章事。其年，改山南西道節度觀察等使、兼興元尹。七年，遷北都留守、兼太原尹、充河東節度觀察處置等使。尋加開府儀同三司。丁母憂，起復驃騎大將軍，餘如故。

不久，李同捷占據滄 景來索求繼承父親的官爵。李載義上表，請求討伐李同捷以表示願爲朝廷效力。皇上贊賞他的忠誠，特意加授檢校右僕射。李載義屢次打敗敵軍，因戰功加授司空，進階金紫。大和三年，平定了滄 景，論功加授平章事，并賜實封三百户。四年，奚侵犯邊境，李載義率軍迎擊打退了奚，并俘虜了奚的名王，就原職加太保。五年春，被其部下楊志誠驅逐，於是入朝覲見。皇上因李載義有平定滄 景的功績，又能恭順地服從朝廷旨意，册拜太保、同平章事。這一年，改任山南西道節度觀察等使、兼任興元尹。七年，遷任北都留守、兼任太原尹、充河東節度觀察處置等使。不久加授開府儀同三司。爲母親守喪去職，喪期滿了就重新任用爲驃騎大將軍，其餘官職依舊。

迴鶻每遣使入朝，所至强暴。邊城長吏多務苟安，不敢制之以法，但嚴兵防守，虜益驕悍，或突入市肆，暴横無所憚。至是，有迴鶻將軍李暢者，曉習中國事，知不能以法制馭，益驕恣，鞭捶驛吏，貪求無已。載義因召李暢與語曰："可汗使將軍朝貢，以固舅甥之好，不當使將軍暴踐中

回鶻每次派遣使者入朝，途經之處都横行霸道。邊城的長官大多衹是苟且偷安，不敢依法懲治，僅僅用兵嚴加防守，虜人越發驕横無禮，有時衝進市肆，胡作非爲肆無忌憚。到這時，有個叫李暢的回鶻將軍，熟知唐朝的内部事務，明白唐不能用法來駕馭制服，因此更加驕横放肆，鞭打驛站官吏，貪婪索取無休無止。李載義爲此召見李暢對他説："可汗派將軍前來朝貢，以便鞏

華。今朝廷饔餼至厚，所以禮蕃客也。苟有不至，吏當坐死。若將軍之部伍不戢，凌侮上國，剽掠廬舍，載義必殺爲盜者。將軍勿以法令可輕而不戒勵之！”遂罷防守之兵，而使兩卒司其門。虜知其不爲下，無敢犯令。九年，加侍中。開成二年卒，年五十，贈太尉。

固舅甥之間的和好關係，不會是讓將軍來中原作惡。如今朝廷供給極爲豐厚，這是因爲對蕃客以禮相待。假如接待不够周到，有關官吏該當死罪。如果將軍的部下不收斂惡行，凌侮上國，入室搶劫，載義我一定要殺掉爲盜者。將軍不要以爲法令可以輕視而不加勸誡管束！”於是撤除防守的士兵，而衹派兩位士卒作爲門衛。虜人明白他不會被震服，無人敢於觸犯法令。九年，加授侍中。開成二年去世，時年五十歲，追贈太尉。

載義晚年驕恣，慘暴一方。以楊志誠復爲部下所逐，過太原，載義躬自毆擊，遂欲殺之，賴從事救解以免。然而擅殺志誠之妻孥及將卒。朝廷録其功，屈法不問。

李載義晚年驕橫放縱，殘暴地統治一方。由於楊志誠也遭部下驅逐，路經太原，李載義親自動手痛打他，并想乘機殺掉他，多虧從事解救纔使他免遭一死。然而李載義擅自殺死了楊志誠的妻子兒女以及部下將士。朝廷顧念他的功勞，沒有依法追究。

楊志誠　史元忠

楊志誠，大和五年爲幽州後院副兵馬使，事李載義。時朝廷賜載義《德政碑》文，載義延中使擊鞠，志誠亦與焉，遂於鞠場叫呼謀亂，載義奔於易州，志誠乃爲本道馬步都知兵馬使。文宗聞之驚，急召宰臣。時牛僧孺先至，上謂曰：“幽州今日之事可奈何？”僧孺曰：“此不足煩聖慮，臣被召疾趨氣促，容臣稍緩息以對。”上良久曰：“卿以爲不足憂，何也？”僧孺對曰：“陛下以范陽得失繫國家休戚耶？且自安 史之後，范陽非國家所有。前時劉總向化，以土地歸闕，朝廷約用錢八十萬貫，而未嘗得范陽尺布斗粟上供天府，則今日志誠之得，猶前日載義之得也。陛下但因而撫之，亦事之宜也。且范陽國家所賴者，以其北捍突厥，不令南寇。今若假志誠節鉞，惜其土地，必自爲力。則爪牙之用，固不計於逆順。臣固曰不足煩聖慮。”上大喜，曰：“如卿之言，吾洗然矣。”尋以嘉王 運遙領節度，以志誠爲節度觀察留後、檢

楊志誠，大和五年任幽州後院副兵馬使，奉事李載義。當時朝廷賜予李載義《德政碑》碑文，李載義請中使打馬球，楊志誠也參加，他乘機在球場上呼喊謀亂，李載義逃到易州，楊志誠於是做了本道馬步都知兵馬使。文宗得知後震驚不安，立即召見宰相。當時牛僧孺先到，皇上問他說：“如今幽州的事變該怎麼辦？”牛僧孺回答道：“這事不值得讓陛下操心，臣蒙召見急忙趕來上氣不接下氣，讓臣稍稍喘口氣再說。”過了一陣子皇上又問：“你認爲不值得憂慮，這是爲什麼呢？”牛僧孺回答說：“陛下認爲范陽的得失是關係國家禍福的要緊事嗎？況且自從安 史之亂以後，范陽就不屬於國家所有。前些時候劉總歸順，將土地交給朝廷，朝廷花費了大約八十萬貫錢，却不曾得到范陽尺布斗粟的進貢，那麼今日楊志誠得到幽州，就好像先前李載義得到幽州一樣。陛下衹需順勢安撫他就行了，這也是適宜的辦法。況且范陽對於國家來說所要依賴的，是因爲它北禦突厥，使突厥不能南下侵犯。如今假使授給楊志誠節度使的節鉞，保有他的土地，他肯定會主動爲朝廷效力。這樣則是作爲爪牙來利用，可完全不去計較事理的逆順。所以臣要堅持說這事不值得煩勞聖慮。”皇上大喜，說：“如你

校左散騎常侍，兼幽州左司馬。尋改檢校工部尚書、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

所說，我就放心了。”不久任命嘉王 李運遥兼節度使，以楊志誠任節度觀察留後、檢校左散騎常侍，兼任幽州左司馬。不久改任檢校工部尚書、節度副大使，代行節度事。

七年，轉檢校吏部尚書。詔下，進奏官徐迪詣中書白宰相曰：“軍中不識朝廷體位，只知自尚書改僕射爲遷，何知工部轉吏部爲美？且軍士盛飾以待新恩，一旦復爲尚書，軍中必慚。今中使往彼，其勢恐不得出。”及使至，其傔奔還，奏曰：“楊志誠怒不得僕射，三軍亦有怨言。春衣使魏寶義、兼他使焦奉鸞 尹士恭，并爲志誠縶留矣。”志誠遣將王文穎謝恩，并讓官，復賜官告批答，文穎不受而歸。朝廷納裴度言，務以含垢，下詔諭之，因再遣使加尚書右僕射。

七年，轉任檢校吏部尚書。詔命下達後，本鎮的進奏官徐迪到中書省對宰相說：“軍中不懂得朝廷裏職位的高低貴賤，衹知道從尚書改任僕射是升遷，怎能知道從工部轉任吏部是好事？而且士兵們都隆重布置準備迎接朝廷新降的恩典，一旦又任命爲尚書，軍中一定會感到羞愧。如今宫中的使者前去那裏，看情形恐怕再不能離開了。”使者到達後，他的隨從逃了回來，上奏說：“楊志誠對没能得到僕射十分惱怒，三軍也都口出怨言。春衣使魏寶義、兼他使焦奉鸞 尹士恭，都被楊志誠扣留了。”楊志誠派遣部將王文穎入朝謝恩，并辭讓了朝廷所授的官銜，朝廷又賜給他授任官職的文狀及對所上謝表的批答，王文穎拒不接受而返回。朝廷采納了裴度的建議，衹是以容忍的態度來平息事態，下詔勸慰他，因而再次派遣使臣前去爲他加授尚書右僕射。

八年，爲三軍所逐，而立史元忠。元忠進志誠所造衮龍衣二副及被服鞍韉，皆綉飾鸞鳳日月之形，或爲王字。因付御史臺按問，流嶺南。行至商州，殺之。

八年，楊志誠被三軍驅逐，而推立史元忠。史元忠將楊志誠製作的兩套衮龍衣及被服鞍韉上繳給朝廷，都綉有鸞鳳日月的紋飾，有的還有王字。朝廷爲此將他交付御史臺審理，被流放到嶺南。走到商州時，將他處死。

初，元忠既逐志誠，詔以通王淳遥領節度，授元忠左散騎常侍、幽州大都督府左司馬、知府事，充節度留後。明年，轉檢校工部尚書、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後爲偏將陳行泰所殺。

當初，史元忠驅逐楊志誠以後，朝廷下詔以通王 李淳遥兼節度使，授任史元忠爲左散騎常侍、幽州大都督府左司馬，代行府事，充任節度留後。第二年，轉任檢校工部尚書、節度副大使、代行節度事。後來被偏將陳行泰殺害。

張仲武 張直方

張仲武，范陽人也。仲武少業《左氏春秋》，擲筆爲薊北 雄武軍使。會昌初，陳行泰殺節度使史元忠，權主留後。俄而行泰又爲次將張絳所殺，令三軍上表，請降符節。時仲武遣軍吏吴仲舒表請以本軍伐叛。上遣宰臣詢其事，仲舒曰：“絳與行泰皆

張仲武，是范陽人。張仲武少年時學習《左氏春秋》，棄文從軍任薊北 雄武軍使。會昌初年，陳行泰殺死節度使史元忠，臨時主持留後事。不久陳行泰又被次將張絳殺死，張絳令三軍上表，請求朝廷授予節度使符節。這時張仲武派遣軍吏吴仲舒上表朝廷請求派他率領本部軍隊討伐叛軍。皇上派宰相瞭解此事，吴仲舒說：“張

是游客，主軍人心不附，仲武是軍中舊將張光朝之子，年五十餘，兼曉儒書，老於戎事，性抱忠義，願歸心闕廷。”李德裕因奏：“陳行泰、張絳皆令大將上奏，邀求節旄，所以必不可與。今仲武上表布誠，先陳密款，因而拔用，即似有名。”許之，乃授兵馬留後，詔撫王紘遥領節度。尋改仲武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檢校工部尚書、幽州大都督府長史、兼御史大夫，蘭陵郡王。

絳與陳行泰都是外來的客將，本地軍隊人心不服，張仲武是軍中舊將張光朝的兒子，年齡五十多歲，又通曉儒書，熟悉軍事，心懷忠義，情願歸順朝廷。”李德裕爲此上奏：“陳行泰、張絳都令部下大將上奏朝廷，索求節度使的節旄，因此一定不能授予。如今張仲武上表表示忠誠，披露了一片真情，藉此而提拔重用，就顯得名正言順。”皇帝批准了他的建議，於是授任張仲武爲兵馬留後，下詔以撫王李紘遥兼節度使。不久改任張仲武爲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檢校工部尚書、幽州大都督府長史、兼任御史大夫，封蘭陵郡王。

俄而迴鶻擾邊。時迴鶻有特勤那頡啜擁赤心宰相一族七千帳，東逼漁陽。仲武遣其弟仲至與裨將游奉寰、王如清等，率鋭兵三萬人大破之。前後收其侯王貴族千餘人，降三萬人，獲牛馬、橐駝、旗纛、罽幕不可勝計。遣從事李周瞳、牙門將國從玘相次獻捷。詔加檢校兵部尚書、兼東面招撫迴鶻使。先是，奚、契丹皆有迴鶻監護使，督以歲貢，且爲漢諜。至是，遣裨將石公緒等諭意兩部，凡戮八百餘人。又迴鶻初遣宣門將軍等四十七人，詭詞結歡，潛伺邊隙。仲武使密賂其下，盡得陰謀，且欲馳入五原，驅掠雜虜。遂逗遛其使，緩彼師期。人馬病死，竟不遣之。迴鶻烏介可汗既敗，不敢近邊，乃依康居求活，盡徙餘種，寄托黑車子。仲武由是威加北狄，表請於薊北立《紀聖功銘》，敕李德裕爲之文，其銘曰：

不久回鶻侵擾邊境。這時回鶻兵力有特勤那頡啜所掌握的赤心宰相一族七千帳，向東進逼漁陽。張仲武派遣他的弟弟張仲至與偏將游奉寰、王如清等，率領精兵三萬人打得回鶻大敗。先後俘獲回鶻侯王貴族一千多人，收降三萬人，繳獲牛馬、駱駝、軍旗、篷帳不可計數。張仲武派從事李周瞳、牙門將國從玘相繼到京城報捷。朝廷下詔爲他加授檢校兵部尚書，兼任東面招撫回鶻使。在這以前，在奚、契丹都有回鶻監護使，督促他們每年向回鶻進貢，并且作爲偵伺唐境情況的間諜。到這時，張仲武派偏將石公緒等人向兩部宣示意旨，共殺掉了八百多人。另外回鶻當初派遣宣門將軍等四十七人，僞稱要通和交好，暗中窺伺邊境上的漏洞。張仲武派人秘密地賄賂他們的下屬，完全獲知了這一陰謀，他們還想要衝進五原，驅迫擄掠各色胡虜。於是滯留回鶻的來使，拖延他們的出兵日期。直到這些人馬病死，最終也没有讓他們回去。回鶻烏介可汗失敗之後，不敢再逼近邊塞，於是投附康居謀求生路，將剩餘的部落全部遷走，在黑車子存身。張仲武因此而威震北狄。他上表朝廷請求在薊北立《紀聖功銘》的刻石，朝廷敕令李德裕撰寫碑文，銘文説：

大和之初，赤氣宵興；開成之末，彤雲暮凝。異鳥南來，胡滅之徵，北夷飆掃，厥國土崩，逼迫遷徙，震我邊鄙。長蛇去

大和初年，赤氣夜起；開成末葉，紅雲暮聚。異鳥從南方飛來，這是胡虜滅亡的徵兆，北夷如同被疾風摧折，他們的國家土崩瓦解，國人受到逼迫而遷徙流離，以致震動

穴，奔鯨失水，上都薊門，兵連千里。曾不畏天，猶爲驕子，丐我邊穀，邀我王師，假我一城，建彼幡旗。"歸計强漢"，郅支嫚辭，狼顧朔野，伏莽見羸。雁門之北，羌戎雜處，濈濈群羊，茫茫大鹵。縱其梟騎，驚我牧圉，暴若豺狼，疾如風雨。皇赫斯怒，羽檄徵兵，謀而泉默，斷乃霆擊，沉機變化，動合神明，沙漠之外，虜無隱情。漁陽突騎，燕歌壯氣，赳赳元戎，眈眈虎視，金鼓誓衆，干旄蔽地，爰命其弟，屬之大事。翩翩飛將，董我三軍，稟兄之制，代帥之勤。威略火烈，胡馬星分，戈迴白日，劍薄浮雲。天街之北，旄頭已落，絶轡之野，蚩尤未縛。俾我元侯，恢弘遠略，終取單于，係之徽索。陰山寢鋒，亭徼弢弓，萬里昆夷，九譯而通。蠻夷既同，天子之功，儒臣纂美，刊石垂鴻。

了我大唐的邊境。他們猶如丟掉了巢穴的長蛇，失去了海水的游鯨，臨近我上都薊門一帶，兵連禍結。然而他們并不畏懼天命，仍然自以爲是天之驕子，在我邊地索取糧穀，向我方求兵救援，暫借我一所城邑，樹起自己的旗幟。"歸順并聽命於强盛的漢朝"，這不過是當年匈奴郅支單于傲慢不遜的戲言，北虜在北方漠野上前後顧望，躲伏在草莽中顯露出衰敗的迹象。雁門以北，羌戎雜居，衹有密集的羊群，茫茫的荒野。北虜驍勇的騎兵縱横馳騁，驚擾我方的牧場，凶暴如同豺狼，疾猛好似風雨。我皇發雷霆之怒，傳布羽檄徵集兵力，謀劃時雖毫不聲張，決斷下而雷霆萬鈞，深沉的機略變化莫測，舉兵行動都合乎神明，沙漠之外，北虜的實情盡在掌握之中。漁陽勇猛衝鋒的騎兵，充滿燕地慷慨悲歌之士的壯氣，雄赳赳的統帥，虎視眈眈，鳴鼓誓師，干戈旌旗遍地，於是命令自己的弟弟，交付給他用兵的權力。行動迅捷的飛將，統率我方三軍，稟承兄長的命令，代替主帥勤苦操持。威勢盛大顯赫，胡虜兵馬潰散奔逃，雪亮的戈矛使日光黯淡，鋒利的刀劍撥開了浮雲。國界之北，旄旗落地，衹是絶轡之野，蚩尤猶未就擒。使我統帥，發揮張揚遠大的謀略，最終要俘獲單于，用繩索捆縛起。陰山擱置劍戟，邊地哨所收起弓箭，萬里之外的昆夷，經輾轉翻譯而前來通好。蠻夷已被一統，這是天子的功業，儒臣精心撰寫文章贊美，刻石垂示後世這豐功偉績。

仲武歷官至司徒、中書門下平章事。大中年卒，謚曰莊。

張仲武歷任官職到司徒、中書門下平章事。大中年間死去，謚號莊。

子直方，以幽州節度副使襲父位。動多不法，慮爲將卒所圖，三年冬，托以游獵，奔赴闕庭，尋授金吾將軍。直方性率暴，行豪奪之事，以罪累貶柳州司馬。十一年，遷右驍衛將軍，分司東都。咸通中，位至羽林統軍。中和歲，賊巢犯闕，公卿恃其

兒子張直方，以幽州節度副使繼承了父位。他行事時常不合法度，因此擔憂遭到手下將士的算計，三年冬天假稱外出游獵，奔赴朝廷，不久授任爲金吾將軍。張直方性情粗暴，常做巧取豪奪的壞事，由於犯罪屢經貶官到柳州司馬。十一年，升任右驍衛將軍，在東都任職。咸通年間，官位升至羽林統軍。中和年時，逆賊黄巢進犯京

豪，多隱藏於第。直方納招亡命，謀欲劫巢。或有告者，由是以兵圍而害之。

城，公卿依賴他的勢力，很多人躲藏在他的府第裏。張直方招納逃亡之人，謀劃準備劫持黄巢。有人告發了此事，黄巢因此派兵包圍了他的府第并殺害了他。

張允伸

張允伸，字逢昌，范陽人也。曾祖秀，檀州刺史。祖巖，納降軍使。父朝掖，贈太尉。

允伸世仕幽州軍門，累職至押衙，兼馬步都知兵馬使。大中四年，戎帥周綝寢疾，表允伸爲留後，朝廷可其奏，加右散騎常侍。其年冬，詔賜旌節，遷檢校工部尚書。咸通九年，累加至光禄大夫、檢校司徒，兼太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燕國公。十年，徐人作亂，請以弟允皐領兵伐叛，懿宗不允。進助軍米五十萬石，鹽二萬石，詔嘉之，賜以錦綵、玉帶、金銀器等。冬，又加特進、兼侍中。十二年，以風恙拜章請就醫藥，詔許之，以子簡會檢校工部尚書，充節度副大使。十三年，允伸再上表進納所賜旌節。朝命未至，其年正月二十五日卒，年八十八。册贈太尉，謚曰忠烈。

允伸領鎮凡二十三年，克勤克儉，比歲豐登。邊鄙無虞，軍民用乂。至今談者美之。

有子十四人。簡真，幽府左司馬，先允伸卒。簡壽，右領軍衛大將軍。餘或升朝籍，或爲刺史、郡佐。

張允伸，字逢昌，是范陽人。曾祖父名秀，是檀州刺史。祖父名巖，是納降軍使。父親名朝掖，追贈太尉。

張允伸繼承家世在幽州軍中做官，多次任職做到押衙，兼任馬步都知兵馬使。大中四年，節度使周綝卧病，上表請求任命張允伸爲留後，朝廷准許，并給張允伸加授右散騎常侍。當年冬天，朝廷下詔賜給節度使旌節，升任檢校工部尚書。咸通九年，多次加授位至光禄大夫、檢校司徒，兼任太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燕國公。十年，徐州人造反，張允伸請求朝廷委派他的弟弟張允皐領兵平叛，懿宗没有允許。他進獻助軍米五十萬石，鹽二萬石，朝廷下詔贊賞他，賜給錦綵、玉帶、金銀器等。冬季，又加授特進，兼任侍中。十二年，張允伸因患風痹病上章朝廷請求離職治療，朝廷下詔准許，任命兒子張簡會任檢校工部尚書，充任節度副大使。十三年，張允伸再次上表交還朝廷所賜旌節。朝廷答覆的詔命還没有送到，這年正月二十五日死去，時年八十八歲。朝廷册命追贈太尉，謚號忠烈。

張允伸統領方鎮共二十三年，克勤克儉，連年豐收，邊境平安，軍民安居樂業。至今人們談及仍然贊美他。

張允伸有兒子十四人。張簡真，是幽府左司馬，早於張允伸死去。張簡壽，是右領軍衛大將軍。其餘各子有的進入朝廷做官，有的任刺史、郡佐。

張公素

張公素，范陽人。咸通中，爲幽州軍校，事張允伸，累遷至平州刺史。允伸卒，子簡會權主留後事，公素領本郡兵赴焉。三軍素畏公素威望，簡會知力不能制，即時出奔，遂立爲帥。朝廷尋授旌節，累加至中書

張公素，是范陽人。咸通年間，任幽州軍校，奉事張允伸，多次升任位至平州刺史。張允伸死去，兒子張簡會臨時主持留後事，張公素率領本州兵馬趕赴那裏。三軍平時畏懼張公素的威望，張簡會清楚自己無力對付，當即出逃，於是張公素就自立爲節度使。不久朝廷授予他節度使

門下平章事。無幾，李茂勳奪其位，公素歸闕，貶復州司户參軍。

旌節，多次加官位至中書門下平章事。没過多久，李茂勳篡奪了他的職位，張公素投歸朝廷，被貶任復州司户參軍。

李可舉

李可舉，本迴鶻 阿布思之族也，張仲武破迴鶻，可舉父茂勳與本部侯王降焉。茂勳善騎射，性沉毅，仲武器之，常遣拓邊。以功封郡王，賜姓名。咸通末，納降軍使陳貢言者，幽之宿將，人所信服，茂勳密謀劫而殺之，聲云貢言舉兵。張公素以兵逆擊，不利，公素走，茂勳入城，軍民方知其非貢言也。既有其衆，遂推而立之，朝廷即降符節。

李可舉，本屬回鶻 阿布思部族，張仲武打敗回鶻，李可舉之父李茂勳與本部的侯王歸降。李茂勳擅長騎射，性格穩重剛毅，張仲武很器重他，經常派他拓展疆土。他因戰功被封爲郡王，賜予姓名。咸通末年，納降軍使陳貢言，這是幽州的一員老將，受到衆人的信服，李茂勳密謀劫持并殺死了他，盗用陳貢言的名義起兵。張公素率兵迎擊，作戰失利，張公素撤退，李茂勳入城，兵士百姓纔知道他不是陳貢言。在擁有幽州的兵衆以後，便受到衆人的推立，朝廷隨即頒降給他節度使的符節。

無幾，以疾告老，授右僕射致仕。表可舉自節度副使、幽州左司馬加右散騎常侍爲節度留後。中和中，累官至檢校太尉。

不久，李茂勳因病告老，授任右僕射而退休。他上表朝廷舉薦李可舉，從節度副使、幽州左司馬加授右散騎常侍而任節度留後。中和年間，李可舉多次升任官至檢校太尉。

中和末，以太原 李克用兵勢方盛，與定州 王處存密相締結，可舉慮其窺伺山東，終爲己患，遂遣使構雲中 赫連鐸乘其背，則與鎮州合謀舉兵，兼言易、定是燕、趙之餘，云得其地則正其疆理而分之。時可舉遣將李全忠攻易州。有次將劉仁恭者，多權數，攻之彌月不下，乃穴地道以入其城。既下易州，士卒稍驕。王處存引輕軍三千，以羊皮蒙之，夜伏於城外，仍别於間道以騎士伺之。燕軍望見，謂之群羊，争趨焉。處存乘其無部伍，一擊大敗之，尋復其城。全忠遁歸，懼可舉罪之，收其餘衆，反攻幽州。可舉危急，收集其族，登樓自燔而死。

中和末年，由於太原 李克用兵勢正强盛，他與定州的王處存秘密相互締結盟約，李可舉擔心李克用謀取山東，最終會構成對自己的威脅，於是便派遣使者挑動雲中的赫連鐸從李克用的背後進攻，而他自己則與鎮州方面合謀發兵，同時宣稱易、定是燕、趙的一部分，説是獲得易、定之地以後則劃定疆界而分别占據。當時李可舉派部將李全忠進攻易州。有個叫劉仁恭的偏將，富於謀略，連續攻打了一個月没能攻下，便挖地道進占了州城。攻下易州以後，士兵們漸漸滋生了驕傲情緒。王處存帶領輕兵三千人，身上披着羊皮，夜間埋伏在城外，又在另一條小道派騎兵等候。燕軍望見，以爲是羊群，争相趕來搶奪。王處存乘幽州軍隊混亂不整，一舉而打得他們大敗，接着收復了州城。李全忠逃回，害怕李可舉懲處他，收集剩餘的人馬，反攻幽州。李可舉情勢危急，招集本家族的人，登樓自焚而死。

李全忠 李匡威

李全忠，范陽人。廣明中，爲棣州司馬。有蘆生于室，一尺三節，心

李全忠，是范陽人。廣明年間，任棣州司馬。他的屋室内生長出蘆葦，一尺長有三節，李

惡之，謂別駕張建曰："吾室生蘆，無乃怪歟？"建曰："蘆，茅類，得澤而滋，公家有茅土之慶，殆天意乎！其生三節，必傳節鉞者三人。公勉樹功名，無忘斯言。"全忠秩滿還鄉里，事節度使李可舉爲牙將。時可舉兵鋒方盛，欲與鎮人分易、定，遣全忠將兵攻之，爲定州軍大敗於易水。全忠懼，率其餘衆掩攻幽州。可舉死，三軍推全忠爲留後，朝廷因以節鉞授之，光啓元年春也。

全忠心中厭惡，問別駕張建說："我的室中長出蘆葦，會不會是怪異呢？"張建說："蘆葦，這是茅類，得到雨露潤澤就會滋長，公家中有茅土封侯的喜慶之兆，這大概是天意吧！它長了三節，肯定是節鉞要傳下三人。公努力建立功名，不要忘記我的這番話。"李全忠任官期滿返回家鄉，奉事節度使李可舉爲牙將。這時李可舉兵勢正強盛，企圖與鎮州方面瓜分易、定，就派李全忠率兵進攻，被定州軍隊在易水打得大敗。李全忠畏罪，率領剩餘的部衆襲擊幽州。李可舉死去，三軍推立李全忠爲留後，朝廷因此而將節度使節鉞授予他，這是光啓元年的春季。

全忠卒，子匡威自襲父位，稱留後。匡威素稱豪爽，屬遇亂離，繕甲燕薊，有吞四海之志。赫連鐸據雲中，屢引匡威與河東爭雲、代，交兵積年。景福初，鎮州王鎔誘河東將李存孝，克用怒，加兵討之。時鎔童幼，求援於燕，匡威親率軍應之。二年春，河東復出師井陘，鎔再乞師，匡威來援。匡威弟匡籌，妻張氏有國色。師將發，家人會別，匡威酒酣，留張氏報之。匡籌私懷忿怒，匡威軍至博野，匡籌乃據城自爲節度。匡威部下聞之，亡歸者半。匡威退無歸路，將入覲京師。時匡威留於深州，遣判官李抱貞奉章以聞。屬京師大亂之後，聞匡威來朝，市人震恐，咸曰"金頭王來謀社稷"，士庶有亡竄山谷者。匡威其實不行，欲圖鎮州，示無留意。鎔以匡威再來援己致其失師，遣使迎歸府第，父事之。匡威爲鎔城郛繕甲，指陳方略，視鎔如子，每陰謀驟施，以悅人心。鎮之三軍，素忠於王氏，惡其所爲。會鎔過匡威第慰忌辰，匡威縞衣裹甲，伏兵劫鎔入牙城。鎔兵逆戰，燔東偏門，軍士呼譟登屋，矢下如雨。鎔僕墨君和亂中扶鎔登屋免難，而斬匡威以徇。

李全忠死去，兒子李匡威自行繼承父位，稱爲留後。李匡威平日號稱豪爽，時逢兵荒馬亂，他在燕 薊修造兵器整訓軍隊，懷有吞滅天下的野心。赫連鐸占據雲中，多次招引李匡威與河東方面爭奪雲、代，連年交戰。景福初年，鎮州的王鎔引誘河東的將領李存孝，李克用惱怒，發兵征討鎮州。當時王鎔年幼，向幽州求援，李匡威親自率領軍隊接應。二年春季，河東方面再次從井陘出兵，王鎔又向幽州請求救兵，李匡威前來救援。李匡威的弟弟李匡籌，妻子張氏美貌絕代。將要出師時，家人在一起辭別，李匡威藉着酒興，將張氏留下與她私通。李匡籌暗地懷恨在心，在李匡威進軍到博野時，李匡籌便占據州城自立爲節度使。李匡威的部下得知此事，一半人都逃回。李匡威斷絕了退路，打算入京覲見。當時李匡威停留在深州，派判官李抱貞送表章報告朝廷。時逢京城大亂之後，聽說李匡威要來朝覲，城裏百姓震驚恐慌，都說"金頭王要來圖謀社稷"，百姓們有人逃到了山谷裏。李匡威根本不打算前來，想要謀取鎮州，有意作出不會滯留的表示。王鎔因爲李匡威是第二次前來救援自己而導致失去了軍隊，就派使者前去將他迎回到自己的府第，把他當作父親一樣來事奉。李匡威爲王鎔修繕城墻整治武備，指點講述計謀策略，將王鎔看成兒子一樣，是爲了當陰謀突然實施的時候，能够取悅人心。鎮州的三軍，歷來忠於王氏，忿恨李匡威的所作所爲。正好王鎔前往李匡

威的宅第吊慰其父的死日，李匡威外穿喪服而內套鎧甲，埋伏士兵把王鎔劫持進牙城。王鎔的人馬迎戰，放火燒東偏門，士兵們呼喊着登上屋頂，箭下如雨。王鎔的僕從墨君和乘亂扶着王鎔登上屋頂而幸免於難，斬殺了李匡威示衆。

李匡籌

是歲，匡籌出師攻鎮之樂壽、武强以報耻。匡威部曲劉仁恭歸於河東。乾寧元年冬，河東聽仁恭之謀，出師進討。二月，敗燕軍於居庸，匡籌挈其族遁去，將赴京師。至景城，爲滄州節度使盧彦威所殺，掠其輜車、妓妾。匡籌妻張氏産於路，不能進，劉仁恭獲之，獻於李克用，後立爲夫人，嬖寵專房。李氏父子三葉，十年而亡。

這一年，李匡籌出兵進攻鎮州的樂壽、武强來報仇雪耻。李匡威的部下劉仁恭投歸了河東。乾寧元年冬季，河東方面聽取了劉仁恭的計謀，出兵進討幽州。二月，在居庸打敗了幽州軍隊，李匡籌帶着家人逃走，打算趕往京城。走到景城時，被滄州節度使盧彦威殺死，搶去了他裝載物資的車輛、妓妾。李匡籌的妻子張氏在途中生育，不能前行，被劉仁恭抓獲，進獻給李克用，後來被立爲夫人，極其受寵。李氏父子經過三代，十年而滅亡。

史臣曰：大都偶國，亂之本也，故古先哲王建國，公侯之封，不過千乘，所以强幹弱枝，防其悖慢。彼幽州者，列九圍之一，地方千里而遥，其民剛强，厥田沃壤。遠則慕田光、荆卿之義，近則染禄山、思明之風。二百餘年，自相崇樹，雖朝廷有時命帥，而土人多務逐君。習苦忘非，尾大不掉，非一朝一夕之故也。若李載義、張仲武、張允伸，因利乘便，獲領旌旗，以仁守之，恭順朝旨，亦足多也。如朱克融、楊志誠、史元忠、張公素、李可舉、李全忠，以不仁得之，靡更曩志，或尋爲簒奪，或僅傳子孫，咸非令終，蓋其宜也。

史臣曰：大的都邑國中之國，是禍亂的本源，所以古代的先哲聖王創建諸侯國，公侯的封土，不超過千輛戰車的規模，這是爲了强幹弱枝，防止其狂妄傲慢。幽州那一方土地，被列爲九州之一，疆土千里而遥遠遼闊，百姓生性剛强，田地肥沃。遠則追慕田光、荆軻的節義，近則沾染安禄山、史思明的風習。二百多年，自行推立擁戴，雖然朝廷有時任命節帥，而當地人經常想方設法予以驅逐。已習慣於苦劣而忘記了是非，尾大不掉，這不是一朝一夕所造成的。像李載義、張仲武、張允伸，因勢乘機，獲得節度使的旌節，用仁義來保持，恭敬順從朝廷旨意，也是值得贊美的。至於像朱克融、楊志誠、史元忠、張公素、李可舉、李全忠，是用不仁的手段得到的，不更改以往的意圖，或者不久就遭人簒奪，或者僅傳到子孫，都不得善終，這也是理所當然的吧。

贊曰：碣石之野，氣勁人豪。二百餘載，自相尊高。載義、仲武，亦多忠勢。餘因簒得，不仁何逃？

贊曰：碣石一方的土地，百姓生性勇猛豪壯。二百多年，自相推戴。李載義、張仲武，也多有忠節功勞。其他的人因簒奪而獲得，不仁的名聲如何能逃脱？

舊唐書卷一百八十一

列傳第一百三十一

史憲誠（子）孝章　何進滔（子）弘敬　韓允忠（子）簡
樂彥禎（子）從訓　羅弘信（子）威

史憲誠

史憲誠，其先出於奚虜，今爲靈武建康人。祖道德，開府儀同三司、試太常卿、上柱國、懷澤郡王。父周洛，爲魏博軍校，事田季安，至兵馬大使、銀青光禄大夫、檢校太子賓客、兼御史中丞、柱國、北海郡王。

憲誠始以材勇，隨父歷軍中右職，兼監察御史。元和中，田弘正討李師道，令憲誠以先鋒四千人濟河，累下其城柵。復以大軍齊進，乘勢逐北，魏之全師迫于鄆之城下，師道窮蹙，劉悟斬首投魏軍。録功超授憲誠兼中丞。

鎮州王承宗死，弘正自魏移領鎮州。居數月，爲王廷凑所殺，遂以兵叛。朝廷以弘正子布爲魏博節度使，領兵討伐，俾復父冤。時幽州朱克融援助廷凑，布不能制，因自引決，軍情囂然。憲誠爲中軍都知兵馬使，乘亂以河朔舊事動其人心，諸軍即擁而歸魏，共立爲帥，國家因而命之。時克融、廷凑并據兵爲亂，憲誠喜得旄節，雖外順朝旨，而中與朱、王爲輔車之勢，長慶二年正月也。

史憲誠，他的祖先出自奚虜，如今是靈武建康人。祖父名道德，是開府儀同三司、試太常卿、上柱國、懷澤郡王。父親名周洛，任魏博軍校，事奉田季安，官至兵馬大使、銀青光禄大夫、檢校太子賓客、兼御史中丞、柱國、北海郡王。

史憲誠當初由於有才有勇，跟隨父親歷任軍中的重要職位，兼任監察御史。元和年間，田弘正討伐李師道，命令史憲誠率先鋒四千人渡河，連續攻下了對方的多處城壘營柵。又與大軍一齊推進，乘勝追擊敗敵，魏的全部人馬進逼到鄆州城下，李師道走投無路，劉悟將他斬首然後投降了魏軍。論功破格授任史憲誠兼任御史中丞。

鎮州的王承宗死去，田弘正從魏州移任改統鎮州。過了幾個月，田弘正被王廷凑殺害，王廷凑乘勢率兵反叛。朝廷任命田弘正之子田布爲魏博節度使，領兵討伐，令他報殺父之仇。這時幽州的朱克融援助王廷凑，田布無法取勝，因而自殺，軍中人心惶惶。史憲誠任中軍都知兵馬使，他乘亂用河朔三鎮割據一方的往事來煽動人心，衆軍當即擁戴他而返回了魏州，共同推立他爲節度使，朝廷順水推舟任命了他。這時朱克融、王廷凑都擁兵造反，史憲誠很高興得到了節度使職位，雖然表面上順從朝廷旨意，而實際上與朱克融、王廷凑形成相互依托之勢，這時是長慶二年正月。

尋遣司門郎中韋文恪宣慰。時李岕爲亂，與憲誠書問交通。憲誠表請與岕節鉞，仍於黎陽檥舟，示欲渡河。及見文恪，舉止驕倨，其言甚悖，旋聞岕爲帳下所殺，乃從改過，謂文恪曰："憲誠蕃人，猶狗也，唯能識主，雖被棒打，終不忍離。"其狡譎如此。朝廷每爲優容。尋加左僕射。敬宗即位，進秩司空。

不久朝廷派遣司門郎中韋文恪前往安撫他。這時李岕造反，與史憲誠書信往來勾結。史憲誠上表朝廷請求授給李岕節度使節鉞，并在黎陽集結舟船停泊在岸邊，做出準備渡河的態勢。在會見韋文恪時，舉止傲慢，言語很是狂妄，但隨後聽説李岕被部下殺死，就表示順從并痛改前非，對韋文恪説："憲誠我本是蕃人，就好像狗一樣，衹能認得主人，即使受到棒打，始終不忍心離去。"他就是這樣狡詐。朝廷時常對他加以寬容。不久加授左僕射。敬宗即位，進位司空。

大和二年，滄景節度使李全略卒，其子同捷竊據軍城，表邀符節，舉兵伐之。先是，憲誠與全略婚媾，及同捷叛，復潛以糧餉爲助。上屢發使申諭，尋又就加平章事。憲誠嘗遣驍將至闕下，恣爲張大，宰相韋處厚以語折銼之，憲誠不敢復與同捷爲應。時憲誠示出師共討同捷。及滄景平，加司徒。憲誠心不自安，乃遣子孝章入覲，又飛章願以所管奉命。上嘉之，乃加侍中，移鎮河中。憲誠素懷向背，不能以忠誠感激其衆，未及出城，大和三年六月二十六日夜爲軍衆所害，册贈太尉。

大和二年，滄景節度使李全略死去，兒子李同捷擅自占據軍城，上表朝廷索取節度使的符節，朝廷發兵討伐他。在這以前，史憲誠與李全略結爲親家，到李同捷反叛時，又暗地裏送糧餉來接濟他。皇上屢次派出使臣告誡勸導，不久又就原職加授史憲誠平章事。史憲誠曾經派猛將到朝廷，態度放肆猖狂，宰相韋處厚嚴詞打擊了他的氣焰，史憲誠因而不敢再響應李同捷。這時史憲誠表示要出兵一同討伐李同捷。到滄景平定以後，朝廷加授他司徒。史憲誠内心不安，於是派兒子史孝章入朝觀見，又急送奏章表示願獻出所統轄之地順從朝命。皇上贊賞他，爲此加授他侍中，移任鎮守河中。史憲誠一貫對朝廷陽奉陰違，不能用忠誠來感化激勵部衆，還没有來得及出城，大和三年六月二十六日夜間被兵衆所害，朝廷册命追贈爲太尉。

史孝章

孝章幼聰悟好學。元和中，李愬爲魏帥，取大將子弟列于軍籍。孝章倡言願效文職，愬奇之，令攝府參軍。用憲誠領節鉞，改士曹參軍、兼監察御史，賜緋。孝章以父在鎮多違朝旨，嘗雪涕極諫，備陳逆順之理。朝廷聞而嘉之，乃授檢校太子左諭德、兼侍御史、充節度副使。累遷至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賜紫。領本道兵同平滄景，加工部尚書。尋請赴闕，文宗慰勞甚厚，憲誠亦因懇乞朝覲。上知憲誠之入覲，自孝章之謀，

史孝章幼年時聰明好學。元和年間，李愬任魏州節帥，把大將的子弟録取到軍籍裏。史孝章提出他願意從事文職，李愬感到他非同尋常，令他代理府參軍。到史憲誠任節度使以後，改任爲士曹參軍、兼監察御史，賜緋。史孝章因父親在任時經常違抗朝廷旨意，曾經抹淚極力勸諫，詳細陳述逆順的道理。朝廷得知後而贊賞他，於是授任爲檢校太子左諭德、兼侍御史、充任節度副使。多次升任官至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賜紫。他率領本道軍隊一同平定了滄景，加授工部尚書。不久請求前往朝廷，文宗用優厚的禮遇慰勞他，史憲誠也藉此懇切乞請入朝觀見。皇上清

遂加禮部尚書，分相、衛、澶三州别爲一鎮，俾孝章領之。孝章未到鎮，憲誠遇害。上以孝章有忠節，起復爲右金吾衛將軍。間歲，授鄜坊節度使。居四年，還于滑。一歲，入爲右領軍大將軍，改右金吾大將軍，俄授邠寧節度。孝章歷三鎮，雖無異績，而謹身畏法，以保初終。開成三年十月卒，贈右僕射。

楚史憲誠的朝覲，是出自史孝章的謀劃，於是給他加授禮部尚書，劃出相、衛、澶三州另設一個方鎮，令史孝章統領此鎮。史孝章還没有到鎮就任，史憲誠遇害。皇上因史孝章有忠義節操，喪期滿了起用他爲右金吾衛將軍。過了一年，授任鄜坊節度使。任職四年，改任滑州。一年後，召入朝任右領軍大將軍，改任右金吾大將軍，不久授任邠寧節度使。史孝章歷任三鎮，雖然没有特殊的政績；而處身謹慎敬畏法令，保持善始善終。開成三年十月逝世，追贈右僕射。

何進滔　何弘敬

何進滔，靈武人也。曾祖孝物，祖俊，并本州軍校。父默，夏州衙前兵馬使、檢校太子賓客、試太常卿，以進滔之貴，贈左散騎常侍。

進滔客寄於魏，委質軍門，事節度使田弘正。弘正奉詔討鄆州，破李師道，時進滔爲衙内都知兵馬使，以功授兼侍御史。大和三年，軍衆害史憲誠，連聲而呼曰："得衙内都知兵馬使何端公知留後，即三軍安矣。"推而立之。朝廷因授進滔左散騎常侍、魏博等州節度觀察處置等使。爲魏帥十餘年，大得民情，累官至司徒、平章事，卒。

子弘敬襲其位。朝廷時遣河中帥李執方、滄州帥劉約各遣使勸令歸闕，别俟朝旨。弘敬不從，竟就加節制。及劉稹反，不時起兵。鎮州王元逵下邢、洺二州，兵次上黨，弘敬方出師壓境。大中後，宣宗務其姑息，繼加官爵，亦至使相。咸通初卒。子全皞嗣之，朝廷尋降符節，累官亦至同平章事。十一年，爲軍人所害。子孫相繼，四十餘年。

何進滔，是靈武人。曾祖父名孝物，祖父名俊，都是本州軍校。父親名默，是夏州衙前兵馬使、檢校太子賓客、試太常卿，因後來何進滔顯貴，追贈左散騎常侍。

何進滔寄住在魏州，投身軍中，事奉節度使田弘正。田弘正接受朝廷詔命討伐鄆州，打敗了李師道，當時何進滔任衙内都知兵馬使，因戰功授任兼侍御史。大和三年，兵衆殺害了史憲誠，連聲呼喊道："如能得到衙内都知兵馬使何端公主持留後事務，三軍就安寧了。"於是推舉擁立了他。朝廷因而授任何進滔左散騎常侍、魏博等州節度觀察處置等使。他任魏州節帥十多年，深得民心，幾次升任官職至司徒、平章事，死去。

兒子何弘敬繼承了他的職位。朝廷當時委托河中節帥李執方、滄州節帥劉約各自派人前去勸説何弘敬回歸朝廷，等待朝廷另行頒旨安排。何弘敬拒不聽從，最終朝廷就地加授他爲節度使。到劉稹反叛時，何弘敬没有及時出兵。鎮州的王元逵攻占了邢、洺二州，軍隊停駐在上黨，何弘敬纔出兵進逼敵境。大中年間以後，宣宗對他一味姑息遷就，不斷加官進爵，也位至使相。咸通初年死去。兒子何全皞繼承，不久朝廷授予節度使符節，多次升任也位至同平章事。十一年，被軍人殺害。子孫相繼，四十多年。

韓允忠　韓簡

韓允忠，魏州人也。舊名君雄，懿宗改賜今名。父國昌，歷本州右

韓允忠，是魏州人。他原名叫君雄，懿宗改賜給現名。父親名國昌，歷任本州的重要官職

職。會昌中，從何弘敬破劉稹，以功爲貝州刺史、兼御史中丞。以允忠故，累贈兵部尚書。

允忠少仕軍門，繼升裨校。潞州之役，亦與其行。咸通十一年，何全皥爲軍衆所殺，推允忠爲帥。時僖宗爲普王，即降詔遥領節度，授允忠左散騎常侍、兼御史中丞，充節度觀察留後。不數月，轉檢校工部尚書、魏州大都督府長史、充魏博節度觀察等使。累加至檢校司空、同平章事。乾符元年十一月卒，年六十一。累贈太尉。

子簡，自允忠初授戎帥，便爲節度副使。乾符初，累官至檢校工部尚書。允忠卒，即起復爲節度觀察留後。逾月，加檢校右僕射。其後累加至侍中，封昌黎郡王。賊巢之亂，諸葛爽受其僞命河陽節度使。時僖宗在蜀，寇盜蜂起，簡據有六州，甲兵强盛，竊懷僭亂之志，且欲啓其封疆，乃舉兵攻河陽，爽棄城而走。簡遂留兵保守，因北掠邢、洺而歸，遂移軍攻鄆。鄆帥曹全晸出戰，爲簡所敗，死之。鄆將崔君裕收合殘衆，保鄆州。簡進攻其城，半年不下，河陽復爲諸葛爽所襲。簡因欲先討君裕，次及河陽，乃舉兵至鄆，君裕請降。尋移軍復攻河陽，行及新鄉，爲爽軍逆擊，敗之。簡單騎奔迴，憂憤，疽發背而卒，時中和元年十一月也。

會昌年間，跟隨何弘敬打敗劉稹，因戰功任貝州刺史、兼御史中丞。由於韓允忠的緣故，多次追贈至兵部尚書。

韓允忠少年時在軍隊中任職，連續升遷爲裨校。對潞州的作戰，他也參加了。咸通十一年，何全皥被兵衆殺害，衆人推舉韓允忠做節帥。當時僖宗是普王，朝廷隨即降詔命普王遥兼節度使，授任韓允忠爲左散騎常侍、兼御史中丞，充節度觀察留後。没過幾個月，改任檢校工部尚書、魏州大都督府長史、充魏博節度觀察等使。多次加官位至檢校司空、同平章事。乾符元年十一月死去，時年六十一歲。多次追贈太尉。

兒子名簡，從韓允忠剛被授任節帥時，他便任節度副使。乾符初年，多次升任位至檢校工部尚書。韓允忠死去，他服喪期未滿很快就被起用爲節度觀察留後。過了一個月，加授檢校右僕射。此後多次加官位至侍中，封昌黎郡王。逆賊黄巢叛亂，諸葛爽接受黄巢的僞命做河陽節度使。當時僖宗在蜀，盜賊到處起事，韓簡占據六州之地，兵强馬壯，暗中懷有反叛的野心，并且企圖擴展自己的疆土，於是發兵進攻河陽，諸葛爽棄城而逃。韓簡就留兵防守，乘勢向北擄掠邢、洺而回，於是掉轉兵力進攻鄆州。鄆州節帥曹全晸出戰，被韓簡打敗，曹全晸戰死。鄆州將領崔君裕收攏殘餘兵衆，守衛鄆州。韓簡進攻鄆州州城，半年没能攻下，河陽再度被諸葛爽襲擊占領。爲此韓簡打算先征服崔君裕，然後再對付河陽，於是調動全部兵力到鄆州，崔君裕請求投降。接着掉轉兵力再次攻打河陽，進軍到新鄉，受到諸葛爽軍隊的迎擊，吃了敗仗。韓簡單騎逃回，憂愁憤恨，背部毒瘡發作而死，這時是中和元年十一月。

樂彦禎 樂從訓

樂彦禎，魏州人也。父少寂，歷澶、博、貝三州刺史，贈工部尚書。

彦禎少爲本州軍校。韓簡之領節旄也，以彦禎爲馬步軍都虞候，轉博州刺史。下河陽，走諸葛爽，有功，

樂彦禎，是魏州人。父親名少寂，歷任澶、博、貝三州刺史，追贈工部尚書。

樂彦禎少年時做本州的軍校。韓簡任節度使以後，任命樂彦禎爲馬步軍都虞候，改任博州刺史。在魏軍攻占河陽，打跑諸葛爽的戰鬥中，立

遷澶州刺史。簡再討河陽之敗也，彦禎以一軍先歸，魏人遂共立之，朝廷尋授檢校工部尚書，知魏博留後。俄加户部尚書、充任節度觀察處置等使。中和四年，累加至尚書左僕射、同平章事。僖宗自蜀迴，加開府儀同三司，册拜司徒。彦禎志滿驕大，動多不法。一旦徵六州之衆板築羅城，約河門舊堤，周八十里，月餘而畢，人用怨咨。

下了戰功，升任澶州刺史。韓簡第二次征討河陽被打敗，樂彦禎率一路軍隊先期返回，魏州人於是共同推立他，朝廷不久授任他爲檢校工部尚書，主持魏博留後事，隨後加授户部尚書、充任節度觀察處置等使。中和四年，多次加官位至尚書左僕射、同平章事。僖宗從蜀返回，加授開府儀同三司，册拜爲司徒。樂彦禎趾高氣揚驕傲自大，行事經常不守法度。一時徵發六州的民衆修築羅城，沿着河門的舊堤，城周長八十里，一個多月就完工，百姓因而怨恨他。

又其子從訓天資悖逆。王鐸自滑移鎮滄州，過魏郊，從訓見其女妓，利之，先伏兵於漳南 高雞泊，俟鐸之至，圍而害之，掠其所有。時朝廷微弱，不能詰。魏人素知鐸名望，議者惜之，而罪從訓。從訓又召亡命之徒五百餘輩，出入卧内，號爲“子將”，委以腹心，軍人籍籍，各有異議。從訓聞而忌之，易服遁出，止於近縣，彦禎因命爲六州都指揮使。未幾，又兼相州刺史。到任之後，般輦軍器，取索錢帛，使人來往，交午塗路，軍府疑貳。彦禎危憤而卒，衆推都將趙文玣知留後事。從訓自相州領兵三萬餘人至城下。文玣按兵不出，衆懷疑懼，復害文玣，推羅弘信爲帥。弘信以兵出戰，敗之。從訓招集餘衆，次於洹水。弘信遣將程公佐領兵討擊，大敗之，梟從訓首於軍門，時文德元年春也。

另外兒子樂從訓也是稟性狂妄忤逆。王鐸從滑州移任鎮守滄州，途經魏郊，樂從訓看到他的女妓，一心想要占爲己有，就預先在漳南 高雞泊設下伏兵，等王鐸到達，包圍後殺害了他，搶走了他的女妓和財物。當時朝廷權勢衰弱，不能追究這事。魏州人平時清楚王鐸的名望，議論此事的人感到惋惜，而歸罪於樂從訓。樂從訓又招集亡命之徒五百多人，可出入於自己的寢室，號稱“子將”，將心腹要事交給他們，軍人們議論紛紛，都有異議。樂從訓得知後顧忌懼怕，就改换服裝出逃，停留在附近的縣裏，樂彦禎爲此任命他爲六州都指揮使。不久，又兼任相州刺史。他到任之後，搬運軍器，索取錢帛，來往的使者，在道路上絡繹不絶，軍府因而猜忌懷疑他有異心。樂彦禎憂懼感憤而死，部衆推舉都將趙文玣主持留後事。樂從訓從相州率領三萬大軍來到魏州城下。趙文玣按兵不出，部衆心懷疑懼，又殺害了趙文玣，推舉羅弘信爲節帥。羅弘信帶兵出戰，打敗了他。樂從訓招集殘餘兵衆，停駐在洹水。羅弘信派部將程公佐率兵進攻，大敗樂從訓，斬下了樂從訓的首級懸挂在軍營門口，這時是文德元年春季。

羅弘信

羅弘信字德孚，魏州 貴鄉人。曾祖秀，祖珍，父讓，皆爲本州軍校。

羅弘信字德孚，是魏州 貴鄉人。曾祖父名秀，祖父名珍，父親名讓，都是本州軍校。

弘信少從戎役，歷事節度使韓簡、樂彦禎。光啓末，彦禎子從訓忌牙軍，出居於外，軍衆廢彦禎，推趙

羅弘信少年時從軍，先後事奉節度使韓簡、樂彦禎。光啓末年，樂彦禎的兒子樂從訓猜疑牙軍，出居到外地，軍衆廢黜了樂彦禎，推舉趙文

文玠權主軍州事。衆復以爲不便，因推弘信爲帥。先是，有鄰人密謂弘信曰："某嘗夜遇一白鬚翁，相告云，君當爲土地主。如是者再三。"弘信竊異之。及廢文玠，軍人聚呼曰："孰願爲節度使者?"弘信即應之曰："白鬚翁早以命我。"衆乃環而視之，曰："可也。"由是立之。僖宗聞之，文德元年四月詔加工部尚書，權知節度留後。七月，復加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右僕射，充魏博節度觀察處置等使。龍紀中，加檢校司空、同平章事，封豫章郡公。

乾寧中，朱全忠急攻兗鄆，朱瑄求援於太原。太原發軍，假道於魏，令大將李存信屯莘縣。存信御軍無法，侵魏之芻牧，弘信不平之。全忠復遣人謂之曰："太原志吞河朔，迴戈之日，貴道堪憂。"弘信乃托好於汴，出師三萬攻存信，敗之。太原怒，舉兵攻魏，營於觀音門外。汴將葛從周援之，屯於洹水。李克用子落落時爲鐵林軍使，爲從周所擒，乃退歸。自是太原之師，每歲侵擾相、魏，魏人患之。朱全忠方事兗鄆，懼弘信離貳，每歲時賂遺，必卑辭厚禮答貺，全忠對魏使北面拜而受之，曰："六兄比予倍年已上，兄弟之國，安得以常鄰遇之。"弘信以爲厚己，亦推心焉。弘信累官至檢校太師、守侍中、臨清王。光化元年九月卒，年六十三。贈太師，追封北平王，謚曰莊肅。

子威。

羅威

威字端己。文德初，授左散騎常侍，充天雄軍節度副使。自龍紀至乾寧，十年之中，累加官爵。弘信卒，

玠暫時主持軍州事。衆人又認爲他不行，因而推立羅弘信爲節帥。先前，有個鄰人私下對羅弘信説："我曾在夜裏遇到一位白鬍子老翁，他告訴我説，君要做土地主，這話他重復了好幾遍。"羅弘信暗自驚異。到廢黜趙文玠時，軍人聚在一起呼喊道："誰願意做節度使?"羅弘信立即應聲答道："白鬍子老翁早已授命我了。"於是衆人圍住他打量了一番，説道："可以。"因此推立了他。僖宗得知此事，在文德元年四月下詔加授他爲工部尚書，暫時代理節度留後。七月，又加授金紫光禄大夫、檢校尚書右僕射，充任魏博節度觀察處置等使。龍紀年間，加授檢校司空、同平章事，封豫章郡公。

乾寧年間，朱全忠猛攻兗鄆，朱瑄向太原方面求救。太原派出援軍，向魏州借道，命令大將李存信屯駐在莘縣。李存信統御軍隊無方，侵擾魏州的百姓，羅弘信感到憤憤不平。朱全忠又派人對他説："太原方面一心要吞并河朔，在它回兵的時候，貴道令人擔憂。"於是羅弘信與汴州方面交好，出兵三萬進攻李存信，打敗了他。太原方面發怒，出兵進攻魏州，在觀音門外安營扎寨。汴州將領葛從周趕來救援，屯駐在洹水。李克用的兒子李落落當時任鐵林軍使，被葛從周俘獲，於是太原軍隊撤退返回。從此以後太原的軍隊，每年都要侵擾相州、魏州，魏人爲此而憂慮。朱全忠正在對兗鄆用兵，害怕羅弘信産生異心，每逢節日送收財禮時，定要使用謙卑的言辭隆重的禮節來酬答，朱全忠當着魏州使者面北而接受，説道："六兄比我年長，兄弟之國，怎能當一般的鄰國來對待。"羅弘信認爲他厚待自己，也對他推心置腹。羅弘信幾次升任位至檢校太師、守侍中、封臨清王。光化元年九月死去，時年六十三歲。追贈太師，追封北平王，謚號莊肅。

兒子名威。

羅威字端己。文德初年，授任左散騎常侍，充任天雄軍節度副使。從龍紀到乾寧時，十年之中，多次加官進爵。羅弘信死去，他繼承父位爲

襲父位爲留後，朝廷從而命之。天復末，累加至檢校太傅、兼侍中、長沙王。天祐初，授檢校太尉、守侍中，進封鄴王，賜號忠勤宣力致理功臣。

魏之牙中軍者，自至德中，田承嗣盜據相、魏、澶、博、衛、貝等六州，召募軍中子弟置之部下，遂以爲號。皆豐給厚賜，不勝驕寵。年代浸遠，父子相襲，親黨膠固。其凶戾者，强買豪奪，逾法犯令，長吏不能禁。變易主帥，有同兒戲，如史憲誠、何進滔、韓君雄、樂彦禎，皆爲其所立，優獎小不如意，則舉族被害。威懲其往弊，雖以貨賂姑息，而心銜之。

威嗣世之明年正月，幽州劉仁恭擁兵十萬，謀亂河朔，進陷貝州，長驅攻魏。威求援於汴，朱全忠遣將李思安屯於洹水，葛從周自邢、洺引軍入魏。燕將劉守文、單可及攻汴軍於内黄。思安逆戰，大敗之，乘勝追躡。從周出會掩擊，復敗燕軍，斬首三萬。三年，威引汴軍攻滄州以報之。自是，威感全忠援助之恩，合從景附。

天祐二年七月十三日夜，牙軍裨校李公佺作亂，威僅以身免，公佺出奔滄州。自是愈懼，遣使求援於全忠，密謀破之。全忠遣李思安會魏博軍，再攻滄州。全忠女妻威子廷規，先是卒，全忠遣長直軍校馬嗣勳選兵千人，密於輿中實兵甲入魏，言助女葬事。三年正月五日，嗣勳至，全忠親率大軍濟河，言視行營於滄景。威欲因而出迎，至期，即假全忠帳下鋭卒入而夾攻之。牙軍頗疑，堅請不出。威恐泄其事，慰納之。是月十四日夜，率厮養百十輩，與嗣勳合攻之。時宿於牙城者千人，遲明殺之殆

留後，朝廷順勢而正式任命了他。天復末年，多次加官位至檢校太傅、兼侍中、封長沙王。天祐初年，授任檢校太尉、守侍中，進封鄴王，賜予忠勤宣力致理功臣稱號。

魏州的牙中軍，始於至德年間，當時田承嗣非法占據相、魏、澶、博、衛、貝等六州，招募軍中的子弟安置在自己的部下，於是形成了名號。對這些人都供給充裕賜予豐厚，極爲驕寵。年深歲久，父子相繼，親黨牢固。他們凶狠殘暴，强買豪奪，破壞法令，官長無法控制。他們隨意改换主帥，如同兒戲，例如史憲誠、何進滔、韓君雄、樂彦禎，都是他們所擁立的，待遇獎賞稍不如意，就會全家族被害。羅威鑒於他們以往的惡行，雖然用財物收買姑息遷就，而却懷恨在心。

羅威繼承父位的第二年正月，幽州的劉仁恭擁兵十萬，企圖禍亂河朔，進占貝州，長驅進兵攻打魏州。羅威向汴州求救，朱全忠派遣部將李思安屯駐在洹水，葛從周從邢、洺帶領援軍進入魏州。燕將劉守文、單可及在内黄進攻汴軍。李思安迎戰，大敗燕軍，乘勝追擊。葛從周出兵會同李思安突然襲擊，再度打敗燕軍，斬首三萬。三年，羅威帶領汴州軍隊攻打滄州以報燕軍進攻之仇。從此以後，羅威感激朱全忠的援助之恩，與他聯合互相依附。

天祐二年七月十三日夜，牙軍裨校李公佺作亂，羅威隻身幸免，李公佺出逃到滄州。羅威從此以後更加恐懼，派人去向朱全忠求援，密謀消滅魏博的牙軍。朱全忠派遣李思安會合魏博的軍隊，再度出兵攻打滄州。朱全忠的女兒嫁給羅威的兒子羅廷規爲妻，在這以前死去，朱全忠派長直軍校馬嗣勳挑選了一千名精兵，在車裏秘密藏着兵器甲胄進入魏州，聲稱是來資助女兒的喪事。三年正月五日，馬嗣勳到達，朱全忠親自率領大軍渡過黄河，宣稱要到滄景視察李思安的行營。羅威打算乘此機會出迎，到約定時間，就藉用朱全忠帳下的精鋭士卒進入城裏夾攻牙軍。牙軍對此十分疑懼，堅持請求羅威不要出城。羅威恐怕泄露了事機，安撫他們并接受了他們的請

盡，凡八千家，皆破其族。魏軍攻滄州者在歷亭聞有變，其將史仁遇擁之，保于高唐，六州之內，皆爲仇敵，累月平之。威仕梁數年後卒，年三十四，位至守太師、兼中書令，贈尚書令，謚曰貞壯。

求。這月的十四日夜裏，他親率奴僕百十來人，與馬嗣勳合攻牙軍。當時留宿在牙城裏的牙軍有一千人，到天將亮時幾乎全被殺死，共八千家，都破毀了他們的家族。進攻滄州的魏軍在歷亭聽説發生事變，將領史仁遇集合部衆，守衛高唐，六州境内，都成爲仇敵，幾個月方纔平定。羅威在梁做官數年後死去，時年三十四歲，位至守太師、兼中書令，追贈尚書令，謚號貞壯。

威性明敏，達於吏道，伏膺儒術，招納文人，聚書至萬卷。每花朝月夕，與賓佐賦咏，甚有情致。錢塘人羅隱者，有當世詩名，自號江東生。威遣使賂遺，叙其宗姓，推爲叔父。隱亦集其詩寄之。威酷嗜其作，目己所爲曰《偷江東集》，凡五卷，今鄴中人士諷咏之。

羅威稟性聰明機敏，精通爲政之道，信服儒術，招納文人，收藏書籍達到萬卷。每到花開時節及月明之夜，就與賓客僚佐賦詩吟咏，頗有情趣。有個名叫羅隱的錢塘人，在當時以善作詩而有名，自號江東生。羅威派使者饋贈禮物，攀叙宗姓，推尊爲叔父。羅隱也將自己的詩編集起來寄給羅威。羅威酷愛他的作品，將自己所作的詩題名叫《偷江東集》，共五卷，至今鄴中的人士還在吟誦。

史臣曰：魏、鎮、燕三鎮，不能制之也久矣。兵强地廣，合從連衡，爵命雖假於朝廷，群臣自謀於元帥。如史憲誠等五家，其初皆因此而得之，其後亦因此而失之。蓋不知取之以權，守之以仁，則遠矣。若善繼者，史氏、羅氏之二子有焉，其餘不足觀也。

贊曰：逆取順守，古亦有之。如其逆守，滅亡必隨。史、何、韓、樂，世數盛衰。足以爲鑒，念兹在兹。

史臣曰：魏、鎮、燕三鎮，朝廷不能控制已經爲時很久了。兵强地廣，相互勾結，官職雖然名義上由朝廷授予，實爲臣屬自謀元帥。例如史憲誠等五家，當初都是因此而得到的，以後又因此而失去。這是不懂得以權謀取，以仁守護，就差之遠矣。至於善於繼承的，有史氏、羅氏這二家之子，其餘的人就不足論了。

贊曰：逆取順守，古來已有。假如逆守，滅亡必隨。史、何、韓、樂，盛衰一時。足以爲戒，切記切記。

舊唐書卷一百八十二

列傳第一百三十二

王重榮（子）珂　王處存（弟）處直　諸葛爽　高駢 畢師鐸 秦彦
時溥　朱瑄（弟）瑾

王重榮　王珂

王重榮，河中人。父縱，鹽州刺史，咸通中有邊功。

王重榮是河中人。父親名縱，是鹽州刺史，咸通年間在邊境立下戰功。

重榮以父蔭補軍校，與兄重盈俱號驍雄，名譽軍中。廣明初，重榮爲河中馬步軍都虞候。巢賊據長安，蒲帥李都不能拒，稱臣於賊，賊僞授重榮節度副使。河中密邇京師，賊徵求無已，軍府疲於供億，賊使百輩，填委傳舍。重榮謂都曰："吾以外援未至，詭謀附賊以紓難。今軍府積實，苦被徵求，復來收兵，是賊危我也，倘不改圖，危亡必矣。請絶橋道，嬰城自固。"都曰："吾兵微力寡，絶之立見其患。唯公圖之，願以節鉞假公。"翌日，都歸行在，重榮知留後事，乃斬賊使，求援鄰藩。既而賊將朱温舟師自同州至，黄鄴之兵自華陰至，數萬攻之。重榮戒勵士衆，大敗之，獲其兵仗，軍聲益振，朝廷遂授節鉞，檢校司空，時中和元年夏也。

王重榮因父親的功績被補授爲軍校，與兄王重盈都以驍勇著稱，名震軍中。廣明初年，王重榮任河中馬步軍都虞候。逆賊黄巢占據長安，蒲州節帥李都不能抵禦，向逆賊稱臣，逆賊授王重榮爲僞節度副使。河中與京城接近，逆賊索取不止，軍府疲於應付，逆賊輪番派人，擠滿傳舍。王重榮對李都説："我們是因爲外部的援兵没有來到，纔設計假裝投附逆賊來緩解禍難。如今軍府的儲藏，被徵求竭盡，又來徵召士兵，這是逆賊把我們逼上了絶路，倘若我們不另打主意，就一定要滅亡了。請斷絶橋梁道路，據城固守。"李都説："我們兵少力薄，如果與賊斷絶關係就會立刻受害。望公設法，我情願將節鉞暫交給公。"第二天李都返回皇帝所駐之地，王重榮代掌留後事，他於是斬殺了賊的來使，向鄰近的藩鎮求援。隨後賊將朱温率水軍從同州抵達，黄鄴的軍隊從華陰來到，幾萬兵力攻打王重榮。王重榮告誡激勵兵衆，大敗賊軍，繳獲了他們的兵器，軍威大振，朝廷於是授予他節度使節鉞，任檢校司空，這時是中和元年的夏季。

俄而忠武監軍楊復光率陳、蔡之師萬人，與重榮合。賊將李祥守華州，重榮合勢攻之，擒祥以徇。俄而朱温以同州降。賊既失同、華，狂躁

不久忠武監軍楊復光率領陳、蔡的軍隊一萬人，與王重榮會合。賊將李祥守衛華州，王重榮集中兵力進攻他，俘獲了李祥并將他示衆。不久朱温獻出同州投降。賊丢失了同、華以後，越發

益熾，黃巢自率精兵數萬，至梁田坡。時重榮軍華陰南，楊復光在渭北，掎角破賊，出其不意，大敗賊軍，獲其將趙璋，巢中流矢而退。而重榮之師，亡耗殆半，懼賊復來，深憂之，謂復光曰："軍雖小捷，銳旅亡失。萬一賊黨復來，其將何軍以應？吾之成敗，未可知也。"復光曰："雁門李僕射，與僕家世事舊，其尊人與僕父兄同患難。僕射奮不顧身，死義知己。倘得李雁門爲援，吾事濟矣。"因遣使傳詔徵兵。明年，李克用領兵至，大敗巢賊，收復京城。其倡義啓導之功，實重榮居首。京師平，以功檢校太尉、同平章事、琅邪郡王。

光啓元年，僖宗還京。喪亂之後，六軍初復，國藏虛竭，觀軍容使田令孜奏以安邑、解縣兩池榷課，直屬省司，以充贍給。舊事，河中節度兼榷使，每年額輸省課。重榮累表論列，既循往例，兼恃大功。令孜不許，奏請移重榮爲定州節度。制下，不奉詔，令孜率禁軍攻之，屯于沙苑，爲重榮擊敗之。十二月，令孜挾天子出幸寶雞，太原聞之，乃與重榮入援京師，遣使迎駕還宮。令孜尤懼，却劫幸山南。及朱玫立襄王稱制，重榮不受命，會太原之師於河西，以圖興復。明年，王行瑜殺朱玫，僖宗反正，重榮之忠力居多。

重榮用法稍嚴，季年尤甚。部下常行儒者，嘗有所譴罰，深銜之。光啓三年六月，行儒以兵攻府第，重榮夜出於城外別墅。詰旦，爲行儒所害，行儒乃推重盈爲帥。重盈既立，誅行儒與其黨，安集軍民。

狂暴急躁，黃巢親自率領數萬精兵，前進到梁田坡。這時王重榮駐軍在華陰以南，楊復光駐扎在渭北，前後夾擊進攻賊軍，出其不意，大敗賊軍，俘獲賊將趙璋，黃巢中流箭而退兵。但王重榮的軍隊，也傷亡損失了幾乎一半，他懼怕賊軍再來，十分憂慮，對楊復光說："我軍雖獲小勝，然而精鋭兵力都損失了。萬一賊衆再來，我們將用什麽軍隊去對付？我軍的勝敗，還不一定。"楊復光說："雁門的李僕射，與我家是世代舊交，他父親與我父兄曾共患難。僕射奮不顧身，是可爲節義而死的知己。假如能够獲得李雁門的支援，我們的事就能成功了。"因此便派使者前去傳達詔命徵召軍隊。第二年，李克用領兵到達，大敗黃巢逆賊，收復了京城。首倡大義的功績，王重榮確實居於第一。平定京城以後，因功任檢校太尉、同平章事、琅邪郡王。

光啓元年，僖宗返京。在禍亂以後，六軍剛剛恢復，國庫空虚，觀軍容使田令孜上奏朝廷請求將安邑、解縣兩處鹽池的專項税，直接歸中央徵收，用來補充供給朝廷。依照舊例，河中節度使兼任榷鹽使，每年給中央送繳一定數額的税錢。王重榮多次上表朝廷陳述反對此事的理由，他既是因循前例，又是仗着立有大功。田令孜不同意他的意見，上奏朝廷請求將王重榮改任爲定州節度使。詔命下達後，王重榮拒不受詔，田令孜率領禁軍進攻他，駐扎在沙苑，被王重榮打敗。十二月，田令孜挾持天子出幸寶雞，太原方面獲知後，就與王重榮進入京城救援，派遣使者奉迎皇帝車駕還宮。田令孜更加恐懼，反而劫持天子前往山南。到朱玫擁立襄王稱帝，王重榮拒不受命，在黃河之西會合太原的軍隊，以圖興復。第二年，王行瑜殺掉朱玫，僖宗重登帝位，王重榮起了很大作用。

王重榮使用刑法較爲嚴酷，到晚年時更是變本加厲。部下有個叫常行儒的人，曾經受到他的懲罰，對他懷恨在心。光啓三年六月，常行儒帶兵攻打王重榮的府第，王重榮乘夜色出逃到城外的别墅。第二天清晨，被常行儒殺害，常行儒便推立王重盈爲節帥。王重盈就任以後，殺掉了常

乾寧初，重盈卒，軍府推行軍司馬王珂爲留後。重盈子珙，時爲陝帥，瑶爲絳州刺史。珂即重榮兄重簡子，出繼重榮。由是争爲蒲帥。瑶、珙上章論列，又與朱温書云："珂非吾兄弟，予家之蒼頭也，小字蟲兒，安得繼嗣？"珂上章云："亡父有興復之功。"遣使求援於太原，太原保薦於朝。珙厚結王行瑜、李茂貞、韓建爲援，三鎮互相表薦。昭宗詔諭之曰："吾以太原與重榮有再造之功，已俞其奏矣。"故明年五月，茂貞等三人率兵入覲，賊害時政，請以河中授珙。珙、瑶連兵攻河中，李克用怒，出師討三鎮。瑶、珙兵退，克用拔絳州，斬瑶，乃師於渭北。天子以珂爲河中節度，授以旄鉞，仍充供軍糧料使。既誅王行瑜，克用以女妻之。珂親至太原，太原令李嗣昭將兵助珂攻珙，珙每戰頻敗。珙性慘刻，人有逾犯，必斬首置於座前，言笑自若，部下咸苦之。因其削弱，皆懷離叛。光化二年六月，部將李璠殺珙，自稱留後。

光化末，朱温初伏鎮、定，將圖關輔，屬劉季述廢立之際，京師倣擾，崔胤潛乞師於汴，以圖反正。温謂其將張存敬、侯言曰："王珂恃太原之勢，侮慢藩鄰，骨肉相殘，自大其事，爾爲我持一繩以縛之。"存敬等率兵數萬渡河，由含山出其不意，天復元年正月，兵攻晋、絳。珂將絳州刺史陶建釗、晋州刺史張漢瑜既無備，即開門降。温令别將何絪守晋州，扼其援路。二月，存敬大軍逼河中，珂遣告急於太原。晋、絳既當兵衝，援師不能進，珂妻書告太原曰：

行儒及其黨羽，安撫軍人百姓。

乾寧初年，王重盈死去，軍府推立行軍司馬王珂爲留後。王重盈之子王珙，當時任陝州節帥，王瑶任絳州刺史。王珂是王重榮之兄王重簡的兒子，過繼給王重榮。於是幾人争做蒲州節帥。王瑶、王珙向朝廷上奏章陳述，又給朱温去信説："王珂不是我們兄弟，是我家的奴僕，小名叫蟲兒，他怎麽能繼承？"王珂上奏章説："亡父有復興朝廷之功。"他派使者去向太原求援，太原又向朝廷保薦他。王珙緊密勾結王行瑜、李茂貞、韓建作爲援助，三鎮都向朝廷上表舉薦他。昭宗下詔告訴他們説："我因太原方面與王重榮有重建朝廷的大功，已經允許了他們的上奏。"因此第二年五月，李茂貞等三人率兵進京朝覲，殺害宰相，請求將河中節度使授給王珙。王珙、王瑶合兵進攻河中，李克用發怒，出兵征討三鎮。王瑶、王珙撤兵，李克用攻占了絳州，斬殺了王瑶，於是在渭北駐兵。天子任命王珂爲河中節度使，授給他旄鉞，并充任供軍糧料使。殺掉王行瑜之後，李克用把女兒嫁給王珂爲妻。王珂親自前往太原，太原方面讓李嗣昭帶兵幫助王珂攻打王珙，王珙連戰連敗。王珙性情殘忍，人若犯有過錯，定要把他斬首并把首級放置在座前，談笑自若，部下都爲此而感到憂慮。這時由於王珙的勢力被削弱，人人都懷有叛離之心。光化二年六月，部將李璠殺死了王珙，自稱留後。

光化末年，朱温剛剛制服了鎮、定，準備謀取關輔，正值劉季述廢舊君立新君之際，京城騷動不安，崔胤暗地向汴州求兵，打算輔助昭宗復位。朱温對部將張存敬、侯言説："王珂依仗太原方面的勢力，欺侮輕慢鄰藩，骨肉互相殘殺，妄自尊大，你們給我用一條繩子把他捆來。"張存敬等人率兵數萬渡過黄河，從含山出其不意，在天復元年正月，進兵攻打晋、絳。王珂的部將絳州刺史陶建釗、晋州刺史張漢瑜没有防備，當下就開門投降。朱温命令另一個將領何絪守衛晋州，控扼救援王珂的道路。二月，張存敬的大軍進逼河中，王珂派人向太原告急。晋、絳地當進兵的要衝，太原的援兵無法前進，王珂的妻子送

“賊勢攻逼，朝夕爲俘囚，乞食大梁，大人安忍不救?”克用曰：“賊阻前途，衆寡不敵，救則與爾兩亡。可與王郎歸朝廷。”珂計無從出，即謀歸京師。又使人告李茂貞曰：“聖上初返正，詔藩鎮無相侵伐，同匡王室。朱公不顧國家約束，卒遣賊臣急攻敝邑，則朱公之心可見矣。敝邑若亡，則同、華、邠、岐非諸君所能保也。天子神器，拱手而授人矣，此自然之勢也。公可與華州令公早出精鋭固潼關，以應敝邑。僕自量不武，請於公之西偏求爲鎮守，此地請公有之。關西安危，國祚延促，繫公此舉也。”茂貞不答。

信給太原求告説：“賊軍兵勢强大進攻逼迫，我朝夕難保將成爲俘虜，到大梁要靠討飯吃來活命，父親怎能忍心不救?”李克用説：“賊軍阻斷了進軍之路，敵我衆寡懸殊，前去援救則我你二者都會敗亡。你可與王郎歸順朝廷。”王珂無計可施，隨即謀劃投歸京城。又派人告訴李茂貞説：“聖上剛剛復位時，下詔各藩鎮不要互相侵伐，共同匡扶王室。朱公無視朝廷的約束，突然派遣賊臣猛攻我方，朱公的野心則由此可見了。我方假如滅亡，則同、華、邠、岐就不是諸君所能保全的。天子的寶位，就要拱手送人了，這是自然的結果。公可與華州令公儘早派出精鋭的部隊固守潼關，以便接應我方。我思量自己没有本事，請在公的西方給安排一個鎮守，這裏的地盤請公據有。關西的安危，國運的長短，都决定於公的舉動了。”李茂貞没有答覆。

珂勢蹙，將渡河歸京師，人情離合。時河橋毁圮，凌澌梗塞，舟楫難濟，珂族檥舟有日。珂夜自慰諭守陴者，默然無應。牙將劉訓夜半至珂寢門，珂叱之曰：“兵欲反耶?”訓解衣袒臂，曰：“公苟懷疑，訓請斷臂。”珂曰：“事勢如何，計將安出?”訓曰：“若夜出整棹待濟，人必争舟。苟一夫鴟張，其禍莫測。不如俟明旦，以情諭三軍，願從者必半，然後登舟赴闕，可以前濟。不然，則召諸將校，且爲款狀，以緩賊軍，徐圖向背，策之上也。”珂然之，即登城謂存敬曰：“吾於汴王有家世事分，公宜退舍。俟汴王至，吾自聽命。”存敬即日退舍。

王珂山窮水盡，打算渡過黄河回歸京城，部衆人心涣散。這時河橋毁壞，流冰堵塞河面，舟船難以渡過，王珂集結舟船停泊在岸邊等了好些天。王珂在夜裏親自慰問守城的人，衆人都默默不語。牙將劉訓半夜來到王珂卧處的門口，王珂喝叱他説：“是兵要造反嗎?”劉訓解開衣襟裸露出胳膊，説：“公假如對我有疑心，我劉訓請求砍斷胳膊。”王珂問道：“事態怎麽樣? 有什麽計策嗎?”劉訓回答説：“假如在夜間出發備好舟船等待渡河，人們定會搶先登舟。如果有一個家夥猖狂作亂，禍害就難以預測了。不如等到天亮，用情理來説服三軍，願意隨從的人肯定有一半，然後登船前往京城，就可以前進渡河了。再不然，就召集各將校，并作出講和的樣子，來拖延賊軍，慢慢决定去向，這是上策。”王珂同意這樣做，就登上城墻對張存敬説：“我家與汴王家有世代的交情，公應當退兵，等汴王來到，我自會聽命。”張存敬當天就退兵。

三月，朱温自洛陽至，先哭於重榮之墓，悲不自勝，陳辭致祭，蒲人聞之感悦。珂欲面縛牽羊以見。温報曰：“太師阿舅之恩，何時可忘耶? 郎君若以亡國之禮相見，黄泉其謂我

三月，朱温從洛陽來到，先到王重榮墓前慟哭，悲痛不能抑制，致辭祭吊，蒲州人得知後很受感動。王珂準備反綁雙手袒身牽羊前去朱温軍營當面投降。朱温答覆説：“太師阿舅的恩情，何時能忘記? 郎君如果用亡國之禮來相見，在黄

何?”及珂出，迎之於路，握手歔欷，聯轡而入。居半月，以存敬守河中，珂舉家徙于汴。後温令珂入覲，遣人殺之於華州傳舍。自重榮初帥河中，傳至珂二十年。

泉之下的人該怎麼説我呢?”到王珂出降時，朱温在路上迎接，握着手悲咽哭泣，并馬進城。過了半月，令張存敬守衛河中，王珂全家遷移到汴州。後來朱温令王珂入朝覲見，派人將他殺死在華州的旅舍。從王重榮開始任河中節帥，傳到王珂共二十年。

王處存

王處存，京兆萬年縣勝業里人。世隸神策軍，爲京師富族，財産數百萬。父宗，自軍校累至檢校司空、金吾大將軍、左街使，遥領興元節度。宗善興利，乘時貿易，由是富擬王者，仕宦因貲而貴，侯服玉食，僮奴萬指。

處存起家右軍鎮使，累至驍衛將軍、左軍巡使。乾符六年十月，檢校刑部尚書、義武軍節度使。

明年，黄巢犯闕，僖宗出幸，處存號哭累日，不俟詔命，即率本軍入援。遣二千人間道往山南，衛從車駕。時李都守河中降賊，會王重榮斬僞使，通使於處存，乃同盟誓師，營於渭北。時巢賊僭號，天下藩鎮，多受其僞命，唯鄭畋守鳳翔，鄭從讜守太原。處存、王重榮首倡義舉，以招太原。俄而鄭畋破賊前鋒，王鐸自行在至，故諸鎮翻然改圖，以出勤王之師。

王處存，是京兆萬年縣勝業里人。他家世代隸屬於神策軍，是京城裏的富户，擁有數百萬的財産。父親名宗，從軍校經多次升遷位至檢校司空、金吾大將軍、左街使，遥兼興元節度使。王宗善於經營謀利，把握時機從事貿易，因此富比皇室，做官也由於家財而至顯貴，衣食豪華奢侈，家僮奴僕成群。

王處存開始任職時做右軍鎮使，經多次升遷位至驍衛將軍、左軍巡使。乾符六年十月，任檢校刑部尚書、義武軍節度使。

第二年，黄巢進犯京城，僖宗出行，王處存號哭了好幾天，没有等到詔命下達，他就率領本部軍隊前來救援。他派二千人從小路趕往山南，隨從護衛皇帝車駕。當時據守河中的李都投降了賊寇，逢王重榮斬殺了賊的使者，派使者到王處存處聯絡，於是他與王重榮結盟誓師出兵，在渭北扎營。當時黄巢逆賊越分私稱帝號，天下藩鎮，很多都接受了他的非法詔命，祇有鄭畋據守鳳翔，鄭從讜據守太原。王處存、王重榮首倡義舉，并聯絡太原方面。不久鄭畋打敗了賊的前鋒，王鐸從皇帝駐地來到，因此各藩鎮翻然悔悟改變了態度，派出了援救王室的軍隊。

中和元年四月，涇原行軍唐弘夫敗賊將林言、尚讓軍，乘勝進逼京師。處存自渭北親選驍卒五千，皆以白繻爲號，夜入京城，賊已遁去。京師故人見處存，遮道慟哭，歡呼塞路。軍人皆釋兵，争據第宅，坊市少年多帶白號雜軍。翌日，賊偵知，自灞上復襲京師，市人以爲王師，歡呼迎之。處存爲賊所迫，收軍還營。賊怒，召集兩市丁壯七八萬，并殺之，

中和元年四月，涇原行軍唐弘夫打敗了賊將林言、尚讓的部隊，乘勝進逼京城。王處存從渭北親自挑選了驍勇士兵五千人，都用白帛作爲標識，在夜間進入京城，賊兵已經逃走。京城裏的舊交看到王處存，攔路哭泣，歡呼聚集堵塞了道路。軍人們都丢棄了兵器，争相占據第宅，坊市的少年有很多人帶着白帛標識混雜在軍隊中。第二天，賊探知了這種情況，從灞上再次襲擊京城，城中百姓以爲是官軍，歡呼迎接。王處存受賊軍的逼迫，收兵退回渭北軍營。賊軍惱怒，召

血流成渠。

處存家在京師，世受國恩，以賊寇未平，鑾輿出狩，每言及時事，未嘗不喑嗚流涕，諸軍義之。前後遣使十輩迎李克用，既奕世姻好，特相款昵。洎收京師，王鐸第其功，勤王舉義，處存爲之最；收城破賊，克用爲之最。以功檢校司空。後又遣大將張公慶率勁兵三千，合諸軍滅賊巢於泰山，以功檢校司徒。

田令孜討王重榮，詔處存爲河中節度。處存上章申理，言："重榮無罪，有大功於國，不宜輕有除改，以搖藩鎮之心。"初幽、鎮兩藩，兵甲强盛，易、定於其間，疲於侵寇。及匡威得志驕盈，恒欲兼并之，賴與太原姻好，每爲之援。處存亦睦鄰以禮，優撫軍民，折節下士，人多歸之，以至抗衡列鎮。累加侍中、檢校太尉。乾寧二年九月卒，年六十五，贈太子太師，謚曰忠肅。

集兩市的丁壯七八萬人，一齊殺死，血流成渠。

王處存家在京城，世代蒙受朝廷恩典，由於賊寇没有平定，皇帝車駕出行，他每當談到時事時，没有一次不是嗚咽流淚，各軍都崇尚他的節義。他前後十次派出使者迎接李克用，由於世代結親，關係特别融洽。收復京城之後，王鐸論定功績，救王舉義，王處存功居第一；收城破賊，李克用功居第一。因功任檢校司空。以後又派大將張公慶率領精壯士兵三千人，會同各路軍隊在泰山消滅了逆賊黄巢，因功任檢校司徒。

田令孜征討王重榮，朝廷下詔任命王處存爲河中節度使。王處存上章申訴，説："王重榮無罪，爲國家立下了大功，不應輕易改任，以致動搖藩鎮的人心。"當初，幽、鎮兩個藩鎮，兵力强大，易、定處於這兩鎮之間，屢受侵擾而疲困不堪。在李匡威得志驕横之時，常常企圖吞并易、定，所幸王處存與太原方面有姻親關係，時常受到太原的援助。王處存對周圍藩鎮也用禮儀保持睦鄰友好關係，并厚待軍隊民衆，放下架子謙恭地對待士人，很多人都投歸了他，以致他能够與其他藩鎮相抗衡。多次加官位至侍中、檢校太尉。乾寧二年九月死去，時年六十五歲，追贈太子太師，謚號叫忠肅。

三軍以河朔舊事，推其子副大使郜爲留後，朝廷從而命之，授以旄鉞，尋加檢校司空、同平章事，累至太保。光化三年七月，汴將張存敬進寇幽州，旋入祁溝。郜遣馬步都將王處直將兵拒之，爲存敬所敗，退營沙河。汴人進擊，營於懷德驛，處直之衆奔撓，城中大恐。十月，郜委城攜族奔於太原，太原累表授檢校太尉。天復初，卒於晉陽。其弟鄴，克用以女妻之，歷嵐、石、洺三州刺史、大同軍防禦使。天祐中卒。

三軍依照河朔藩鎮以前的做法，推立他兒子副大使王郜爲留後，朝廷順應而任命了他，授予他旄鉞，接着加授檢校司空、同平章事，經多次加授位至太保。光化三年七月，汴州將領張存敬進犯幽州，回兵時侵入祁溝。王郜派遣馬步都將王處直率兵抵禦，被張存敬打敗，退兵至沙河扎營。汴軍進攻，在懷德驛扎營，王處直的部衆奔逃潰散，城中大爲恐慌。十月，王郜棄城携帶全部家人逃到太原，太原多次上表朝廷授他爲檢校太尉。天復初年，死於晉陽。弟弟王鄴，李克用把女兒嫁給他爲妻，歷任嵐、石、洺三州刺史、大同軍防禦使。天祐年間死去。

王處直

處直字允明，處存母弟也。初爲定州後院軍都知兵馬使。汴人入寇，處直拒戰不利而退，三軍大噪，推處

王處直字允明，是王處存的同母弟弟。起初任定州後院軍都知兵馬使。汴州軍隊入侵，王處直抵抗作戰失利而撤退，三軍大聲呼喊喧鬧，推

直爲帥。及郜出奔，乃權留後事。汴將張存敬攻城，梯衝雲合，處直登城呼曰："敝邑於朝廷未嘗不忠，於藩鄰未嘗失禮，不虞君之涉吾地，何也？"朱温遣人報之曰："何以附太原而弱鄰道？"處直報曰："吾兄與太原同時立勛王室，地又親鄰，修好往來，常道也。請從此改圖。"温許之。仍歸罪於孔目吏梁問，出絹十萬匹，牛酒以犒汴軍，存敬修盟而退。温因表授旄鉞，檢校左僕射。天祐元年，加太保，封太原王。後仕僞梁，授北平王，檢校太尉。不數歲，復於莊宗。後十餘年，爲其子都廢歸私第，尋卒，年六十一。

立王處直爲節帥。到王郜出逃以後，他於是臨時執掌留後事。汴州大將張存敬攻城，雲梯衝車從四面聚集，王處直登上城頭呼喊道："我方對朝廷并無不忠，對鄰藩也没有失禮，不料君却侵入我境内，這是爲什麽呢？"朱温派人答覆他説："你爲什麽依附太原而疏遠鄰道？"王處直回答説："我的長兄與太原方面同時爲王室立下大功，地界又鄰接，修好往來，這是常理。請讓我從此改變主意。"朱温答應了他。王處直并把罪過都推給孔目吏梁問，出絹十萬匹，用牛酒來犒勞汴州軍隊，張存敬與他結盟而退兵。朱温因此上表朝廷請求授他節度使旄鉞，檢校左僕射。天祐元年，加授太保，封太原王。以後在僞梁做官，授北平王，任檢校太尉。没過幾年，又在後唐莊宗時做官。十多年以後，被兒子王都廢黜送回私第，不久死去，時年六十一歲。

諸葛爽

諸葛爽，青州博昌人。役屬縣爲伍伯，爲令所笞，乃棄役，以里謳自給。會龐勛之亂，乃委身爲徐卒，累軍功至小校。官軍討徐，龐勛勢蹙，率百餘人與泗州守將陽群歸國，累授汝州防禦使。李琢爲招討使，討沙陀於雲州，表爽爲副。廣明元年，賊犯京師，詔爽率代北行營兵馬，赴難關中。爽軍屯櫟陽。潼關不守，車駕出幸，爽乃降賊，巢以爽爲河陽節度使。巢賊敗，復表歸國，進位檢校司徒。

諸葛爽，是青州博昌人。他在縣裏服役做伍伯，受到縣令的鞭打，於是逃避服役，依靠在鄉里唱歌來維持生計。適逢龐勛叛亂，他便投軍成爲徐卒，屢立軍功位至小校。官軍討伐徐州，龐勛陷於困境，諸葛爽率領一百多人與泗州守將陽群投歸了朝廷，多次授任位至汝州防禦使。李琢任招討使，前往雲州討伐沙陀，上表朝廷任命諸葛爽爲副使。廣明元年，逆賊進逼京城，朝廷下詔諸葛爽率領代北行營兵馬，趕往關中拯救國難。諸葛爽的軍隊駐守在櫟陽。潼關失守，皇帝車駕出行，諸葛爽於是投降了叛賊，黄巢任命諸葛爽爲河陽節度使。黄巢逆賊失敗，諸葛爽又上表歸順朝廷，進位檢校司徒。

時魏博韓簡軍勢方盛。中和元年四月，魏人攻河陽，大敗爽軍於修武，爽棄城遁走。簡令大將守河陽，乃出師討曹全晸於鄆州。十月，孟州人復誘爽，爽自金商率兵千人，復入河陽。乃犒勞魏人，令趙文玠率之而去。十一月，爽攻新鄉，簡自鄆來逆戰，軍於獲嘉西北。時簡將引魏人入趨關輔，誅除巢孽。自有圖王之

這時魏博的韓簡兵勢正强盛。中和元年四月，魏軍進攻河陽，在修武大敗諸葛爽軍，諸葛爽棄城逃走。韓簡令大將守衛河陽，然後出兵到鄆州征討曹全晸。十月，孟州人再度招引諸葛爽，諸葛爽從金、商率兵一千人重新入據河陽。在這裏他犒勞魏軍，讓趙文玠率領他們離去。十一月，諸葛爽進攻新鄉，韓簡從鄆州趕來迎戰，軍隊駐扎在獲嘉西北。當時韓簡準備帶領魏軍趕赴關輔，消滅孽賊黄巢。他自己懷有謀取皇位的

志，三軍屢諫不從。偏將樂彦禎因衆心搖，説激之，牙軍奔歸魏州。爽軍乘之，簡鄉兵八萬大敗，奔騰亂死，清水爲之不流。明年正月，簡爲牙軍所殺，爽軍由是大振。

企圖，三軍多次進諫而他拒不聽從。偏將樂彦禎藉衆心動搖之機，勸説并激發他們，於是牙軍跑回了魏州。諸葛爽的部隊乘勢進攻，韓簡的八萬鄉兵大敗，潰逃混亂中死掉的人，使清水爲之阻塞而不流。第二年正月，韓簡被牙軍殺死，諸葛爽的軍隊因此而大振。

及巢賊將敗，爽復歸國。爽雖起群盜，既貴之後，善於爲理，所至法令澄清，人無怨嘆，人士以此多之。光啓二年，爽卒，帳中將劉經、張言以爽子仲方爲孟帥。俄而蔡賊孫儒率衆攻之，城陷於賊，仲方歸於汴，儒遂據孟州。

在黄巢即將敗亡時，諸葛爽再次歸順了朝廷。諸葛爽雖然出身於群盜，在顯貴之後，善於治理，所到之處法令嚴明，百姓没有怨恨哀嘆，官紳士人因此而贊美他。光啓二年，諸葛爽死去，帳中將劉經、張言立諸葛爽的兒子諸葛仲方爲孟州節帥。不久蔡州叛賊孫儒率領部衆前來進攻，州城被賊攻占，諸葛仲方投歸了汴州，孫儒於是占據了孟州。

高駢

高駢字千里，幽州人。祖崇文，元和初功臣，封南平王，自有傳。父承明，神策虞候。

高駢字千里，是幽州人。祖父名崇文，是元和初年的功臣，封南平王，本書裏有他本人的傳。父親名承明，是神策虞候。

駢家世仕禁軍，幼而朗拔，好爲文，多與儒者游，喜言理道。兩軍中貴，翕然稱重，乃縻之勇爵，累歷神策都虞候。會党項羌叛，令率禁兵萬人戍長武城。時諸將禦羌無功，唯駢伺隙用兵，出無不捷，懿宗深嘉之。西蕃寇邊，移鎮秦州，尋授秦州刺史、本州經略使。

高駢家世代在禁軍中任職，他年幼時就聰明過人，好作文章，經常與儒士交游，喜愛談論治理的道理。兩軍中的大宦官，紛紛稱道他，於是任用他爲武將，歷任神策都虞候。當時正逢党項羌反叛，朝廷令他率領禁軍一萬人守衛長武城。當時衆將領抵禦党項羌都没有獲勝，祇有高駢抓住時機采取行動，出兵作戰從没有失利，深受懿宗的嘉獎。西蕃侵犯邊界，他移任鎮守秦州，不久任秦州刺史、本州經略使。

先是李琢爲安南都護，貪於貨賄，虐賦夷獠，人多怨叛，遂結蠻軍合勢攻安南，陷之。自是累年亟命將帥，未能收復。五年，移駢爲安南都護。至則匡合五管之兵，期年之内，招懷溪洞，誅其首惡，一戰而蠻卒遁去，收復交州郡邑。又以廣州饋運艱澀，駢視其水路，自交至廣，多有巨石梗途，乃購募工徒，作法去之。由是舟楫無滯，安南儲備不乏，至今賴之。天子嘉其才，遷檢校工部尚書、鄆州刺史、天平軍節度觀察等使。治

先前李琢任安南都護時，貪求財物，殘暴地向夷僚徵斂，很多人因怨恨而反叛，於是勾結蠻軍合兵攻打安南，安南被攻占。從此以後朝廷連年屢次任命將帥，都没能收復。五年，朝廷改任高駢爲安南都護。他到任後就會合五管的軍隊，一年之内，招撫安定了溪洞，殺掉了首惡，一戰而使蠻軍逃走，收復了交州郡邑。又因廣州運輸艱難，高駢巡視這裏的水路，從交州到廣州，有很多巨石阻塞了航道，於是他花錢招募工匠役夫，采取辦法予以去除。從此舟船暢通無阻，安南的儲備再不缺乏，至今仍然依靠這條水路運輸。天子欣賞他的才能，升任檢校工部尚書、鄆

鄆之政，民吏歌之。

州刺史、天平軍節度觀察等使。他治理鄆州的政績，受到百姓官吏的歌頌。

南詔蠻寇巂州，渡瀘肆掠，乃以駢爲成都尹、劍南西川節度觀察等使。蜀土散惡，成都比無垣墉，駢乃計每歲完葺之費，甃之以磚甓，雉堞由是完堅。傳檄雲南，以兵壓境，講信修好，不敢入寇。進位檢校尚書右僕射、江陵尹、荆南節度觀察等使。乾符四年，進位檢校司空、潤州刺史、鎮海軍節度、浙江西道觀察等使，進封燕國公。

南詔蠻侵犯巂州，渡過瀘水大肆劫掠，朝廷於是任命高駢爲成都尹、劍南西川節度觀察等使。蜀地風氣疏略馬虎，成都以往都没有城墻，高駢於是籌措每年修築的費用，用磚壘砌，從此城墻整齊堅固。他向雲南發布檄文，大兵壓境，講究信用謀求和好，南詔蠻再不敢入侵。高駢進位檢校尚書右僕射、江陵尹、荆南節度觀察等使。乾符四年，進位檢校司空、潤州刺史、鎮海軍節度、浙江西道觀察等使，進封燕國公。

時草賊王仙芝陷荆襄，宋威率諸道師討逐，其衆離散過江表。天子以駢前鎮鄆，軍民畏服，仙芝徒黨，鄆人也，故授駢京口節鉞，以招懷之。尋授諸道兵馬都統、江淮鹽鐵轉運等使。駢令其將張璘、梁纘分兵討賊，前後累捷，降其首領數十人，賊南趨嶺表，天子嘉之。六年冬，進位檢校司徒、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淮南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兵馬都統、鹽鐵轉運使如故。駢至淮南，繕完城壘，招募軍旅，土客之軍七萬，乃傳檄徵天下兵，威望大振，朝廷深倚賴之。進位檢校太尉、同平章事。

這時草賊王仙芝攻占荆襄，宋威率領各道的軍隊征討驅除，王仙芝的部衆分散去江表。天子由於高駢以前鎮守過鄆州，軍民敬服，王仙芝的黨徒，都是鄆州人，所以授予高駢京口節鉞，以便招撫他們。不久授任爲諸道兵馬都統、江淮鹽鐵轉運等使。高駢命令部將張璘、梁纘率兵分路討賊，先後接連獲勝，收降了賊軍首領數十人，賊軍南逃到嶺表，爲此受到了天子的贊賞。六年冬天，他進位檢校司徒、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淮南節度副大使，代行節度事，原來擔任的兵馬都統、鹽鐵轉運使職依舊。高駢到達淮南以後，修繕城壘，招募軍隊，本地及外來的軍隊共有七萬人，於是發布檄文徵調各地的兵馬，威望大振，深受朝廷的倚重信賴。進位檢校太尉、同平章事。

既而黄巢賊合仙芝殘黨，復陷湖南、浙西州郡，衆號百萬。巢據廣州，求天平節鉞，朝廷議欲以南海節鉞授之。宰相盧攜與駢素善，以駢前在浙西已立討賊之效，今方集諸道之師於淮甸，不宜捨賊，以弱士心。鄭畋議且宜假賊方鎮以紓難。二人争論於朝，以言詞不遜，由是兩罷之。駢方持兵柄，聞朝議異同，心頗不平之。

不久黄巢賊兵會合王仙芝的殘黨，再次攻占湖南、浙西的州郡，兵衆號稱百萬。黄巢占據廣州，向朝廷索求天平軍節度使的職位，朝廷商議準備將南海節度使節鉞授給他。宰相盧攜與高駢平時關係親密，他認爲高駢先前在浙西已經建立了討賊的功績，如今正召集各道的兵力前往淮甸，因此不應放過叛賊，以致削弱士氣。鄭畋建議應暫且授給賊節度使之職以便緩解禍難。二人在朝廷上争論不休，由於言詞粗魯，因此二人都被罷免。高駢這時正掌握兵權，聽説朝廷商議時意見分歧，内心深感不滿。

廣明元年夏，黄巢之黨自嶺表北

廣明元年夏天，黄巢的部隊從嶺表北上江

趨江 淮，由采石渡江，張璘勒兵天長欲擊之。駢怨朝議有不附己者，欲賊縱橫河洛，令朝廷聳振，則從而誅之。大將畢師鐸曰："妖賊百萬，所經鎮戍若蹈無人之境。今朝廷所恃者都統，破賊要害之地，唯江 淮爲首。彼衆我寡，若不據津要以擊之，俾北渡長淮，何以扼束，中原陷覆必矣。"駢駭然曰："君言是也。"即令出軍。有愛將吕用之者，以左道媚駢，駢頗用其言。用之懼師鐸等立功，即奪己權，從容謂駢曰："相公勳業高矣，妖賊未殄，朝廷已有間言，賊若蕩平，則威望震主，功居不賞，公安税駕耶？爲公良畫，莫若觀釁，自求多福。"駢深然之，乃止諸將，但握兵保境而已。

淮，由采石渡江，張璘在天長整兵準備迎擊。高駢怨恨朝議時有人不傾向自己，打算聽任賊軍横行河洛，使朝廷震驚恐慌，然後再進兵討伐。大將畢師鐸説："妖賊百萬，行經官軍鎮守之地如入無人之境。如今朝廷所依靠的是都統，打敗賊軍的要害之地，衹有江 淮最爲重要。敵衆我寡，如果不依據險要來打擊他們，讓他們北渡長淮，將如何收拾，這樣中原必定要陷落了。"高駢吃驚地説："君説得很對。"當即下令出兵。有個叫吕用之的愛將，用邪術討好高駢，高駢很聽信他的話。吕用之懼怕畢師鐸等人立下戰功，就會奪去自己的權力，慫恿高駢説："相公的功業很高了，妖賊還没有消滅，朝廷裏已經有挑撥離間的言論，賊假如被平定，公的威望就會使主上畏忌，立下了無法獎賞的功績，公將如何脱身呢？我爲公妥善地籌劃，不如先静觀時局再作打算，爲自己求取最大的好處。"高駢認爲很對，於是取消了衆將領的行動，衹是控制軍隊保衛本土而已。

其年冬，賊陷河洛，中使促駢討賊，冠蓋相望，駢終逗撓不行。既而兩京覆没，盧攜死，駢大閲軍師，欲兼并兩浙，爲孫策三分之計。天子在蜀，亟命出師。中和二年五月，雉雊於揚州廨舍，占者云："野鳥入室，軍府將空。"駢心惡之。其月，盡出兵於東塘，結壘而處，每日教閲，如赴難之勢。仍與浙西周寶書，請同入援京師，寶大喜，即點閲將赴之，遣人偵之，知其非實。駢在東塘凡百日，復還廣陵，蓋禳雊雉之異也。

這年冬季，賊兵攻占了河洛，宫中派出的催促高駢出兵討賊的宦官使者，在道路上絡繹不絶，高駢始終按兵不動。不久兩京陷落，盧攜死去，高駢大規模地整訓軍隊，打算兼并兩浙，行使當年孫策三分天下的辦法。天子在蜀中，屢次命令他出兵。中和二年五月，野鷄落在揚州的衙署裏，占算者説："野鳥入室，軍府將空。"高駢内心厭惡此事。當月，高駢發出全部兵力到東塘，在那裏安營扎寨，每天演練軍隊，作出準備發兵趨救國難的態勢。他并致信浙西的周寶，約請共同進援京城，周寶大喜，當即調兵遣將準備出兵，但派人前去探查，纔知道高駢并不是真心要出兵。高駢在東塘共滯留了一百天，又返回廣陵，這衹是爲了消解野鷄的災異。

僖宗知駢無赴難意，乃以宰臣王鐸爲京城四面諸道行營兵馬都統，崔安潛副之，韋昭度領江淮鹽鐵轉運使。增駢階爵，使務并停。駢既失兵柄，又落利權，攘袂大詬，累上章論列，語詞不遜。其末章曰：

僖宗明白高駢并没有趨救國難的打算，於是任命宰相王鐸爲京城四面諸道行營兵馬都統，崔安潛爲副職，韋昭度兼任江淮鹽鐵轉運使。晉升高駢的官階爵位，免除了他原任的使職。高駢失去了兵權，又丢掉了利權，氣得他捋起衣袖破口大罵，多次向朝廷上章申訴論説，言詞很不恭

敬。他在所上的最後--道表章中説：

臣伏奉詔命，令臣自省，更勿依違者。臣仰天訴地，血淚交流，如劍戟攢心，若湯火在己。只如黄巢大寇，圍逼天長小城，四旬有餘，竟至敗走。臣散徵諸道兵甲，盡出家財賞給，而諸道多不發兵，財物即爲己有。縱然遣使徵得，敕旨不許過淮。其時黄巢殘凶，纔及二萬，經過數千里，軍鎮盡若無人。只如潼關已東，止有一徑，其爲險固，甚於井陘，豈有狂寇奔衝，略無阻礙，即百二之地，固是虚言，神策六軍，此時安在？陛下蒼黄西出，内官奔命東來，黎庶盡被殺傷，衣冠悉遭屠戮。今則園陵開毁，宗廟荆榛，遠近痛傷，遐邇嗟怨。雖然，奸臣未悟，陛下猶迷，不思宗廟之焚燒，不痛園陵之開毁，臣之痛也，實在於斯！此事見之多年，不獨知於今日。况自萑蒲盗起，朝廷徵用至多，上至帥臣，下及裨將，以臣所料，悉可坐擒，用此爲謀，安能辦事？陛下今用王鐸，盡主兵權，誠知狂寇必殲，梟巢即覆。臣讀《禮》至宣尼射於矍相之圃，蓋觀者如堵墻，使子路出延射曰：潰軍之將，亡國之大夫，與爲人後者，不入於射也。嚴誡如斯，圖功也豈宜容易？陛下安忍委敗軍之將，陷一儒臣？崔安潛到處貪殘，只如西川，可爲驗矣，委之副貳，詎可平戎？况天下兵驕，在處僭越，豈二儒士，能戢强兵，萬一乖張，將何救助？願陛下下念黎庶，上爲宗祧，無使百代有抱恨之臣，千古

臣敬奉詔命，令臣自我反省過失，再不要遲疑不决。臣仰天嘆息對地傾訴，血淚交流，如劍戟刺心，似湯火燒身。至於黄巢大寇，圍逼天長小城，四十多天，最終敗走。臣分徵各道的軍隊，用自己的全部家財犒賞，而各道大多没有發兵，却把財物據爲己有。即使派人徵到軍隊，朝廷詔旨却不許渡過淮河。當初黄巢殘餘的凶黨，衹不過二萬人馬，經過數千里，各地軍鎮好像完全無人抵禦。而在潼關以東，衹有一條通路，其險阻堅固，超過了井陘，怎能使狂寇奔馳衝突，毫無阻礙，則關中險固之地，完全是空話，神策六軍，這時又在哪裏？陛下倉皇西出，内官逃命東來，百姓盡受殺傷，官紳悉遭屠戮。如今則陵園破毁，宗廟荆棘叢生，遠近之人哀痛，天下怨恨嘆息。雖然如此，奸臣并未悔悟，陛下仍然執迷，不思慮宗廟被焚燒，不痛惜陵園的破毁，臣的痛心，全是爲此！這種事多年之前就已顯現，不衹是今日纔被知曉。况且自從草賊起事，朝廷徵用的人物衆多，上至主帥，下到偏將，按照臣的料算，全都可以安坐而擒，用這些人來謀事，怎能成功？陛下如今任用王鐸，執掌全部兵權，一心要獲知狂寇必殲，凶惡的黄巢立即敗滅。臣讀《禮記》讀到宣尼在矍相之圃舉行射禮，圍觀者衆多如同墻一樣，孔子讓子路邀請衆人參預射禮説：敗軍的將領，亡國的大夫，和過繼給人作後代的，不得加入射禮。警誡嚴格就像這樣，謀求建立功業難道會很容易嗎？陛下怎能容忍委任敗軍之將，使一儒臣陷於困境？崔安潛所到之處貪婪殘暴，衹看西川，就可爲證了，委任他爲副職，怎能平息戰事？况且天下軍隊驕横，到處胡作妄爲，難道兩個儒士，就能管束强兵，萬一肇事，將如何救助？願陛下下念百姓，上爲宗廟，不要使百代之後仍有抱恨之臣，千古之下尚留羞慚之耻。臣衹是擔憂寇盗起於東方，漢高祖劉氏復興，那麽

留刮席之耻。臣但慮寇生東土，劉氏復興，即軹道之災，豈獨往日。乞陛下稍留神慮，以安宗社。今賢才在野，憸人滿朝，致陛下爲亡國之君，此等計將安出？伏乞戮賣官鬻爵之輩，徵鯁直公正之臣，委之重難，置之左右，克復宫闕，莫尚於斯。若此時謗誹忠臣，沉埋烈士，匡復宗社，未見有期。臣受國恩深，不覺語切，無任憂懼之至。

詔報駢曰：

省表具悉。卿一門忠孝，三代勛庸，銘於景鐘，焕在青史。卿承祖父之訓，襲弓冶之基，起自禁軍，從微至著。始則囊錐露穎，稍有知音；尋則天驥呈才，急於試效。自秦州經略使，授交趾節旄，聯翩寵榮，汗漫富貴，未嘗斷絶，僅二十年。卿報國之功，亦可悉數。最顯赫者，安南拒蠻，至今海隅尚守。次則汶陽之日，政聲洽平。洎臨成都，脅歸驃信，三載之内，亦無侵凌。創築羅城，大新錦里，其爲雄壯，實少比儔。渚宫不暇於施爲，便當移鎮；建鄴纔聞於安静，旋即渡江。自到廣陵，并鍾多壘，即亦招降草寇，救援臨淮。大約昭灼功勛，不大於此數者，朝廷累加渥澤，靡吝徽章，位極三公，兵環大鎮。銅鹽重務，綰握約及七年，都統雄藩，幅員幾於萬里。朕瞻如太華，倚若長城，凡有奏論，無不依允，其爲托賴，豈愧神明？自黄巢肆毒咸京，卿并不離隋苑，豈金陵苑水，能遮鵝鸛之雄；風伯雨師，終阻帆檣之利？自聞歸止，

秦王子嬰降於軹道之旁的災殃，難道僅僅發生在往日。乞請陛下稍留神慮，以安宗廟社稷。如今賢才在野，小人滿朝，導致陛下成爲亡國之君，這些人拿出過什麽辦法？乞請殺戮賣官鬻爵之輩，徵用鯁直公正之臣，委以平定禍難的重任，安置在左右，收復京城，没有比這樣更好的做法了。假如此時誹謗忠正之臣，埋没節烈之士，那麽匡復宗廟社稷，就遥遥無期了。臣蒙受國家大恩，不覺言重，不勝憂懼之至。

僖宗下詔書答覆他説：

表章已閲，内情盡知。卿一門忠孝，三代功勛，銘刻在景鐘上，光耀於青史中。卿承奉祖父及父親的訓誡，因襲世代相傳的基業，起身於禁軍，從低微做到顯要。開始時初露鋒芒，漸有知音；接着天馬顯現才能，急於嘗試建立功績。從秦州經略使，授予交趾節旄，接連恩寵榮耀，富貴無邊，不曾斷絶，達二十年。卿報國之功，也可歷數。最顯赫的功績，是在安南禦蠻，國家至今仍然保有這一方邊疆。次一樁是治理汶陽的日子，和諧安寧聲譽卓著。統治成都以後，制服驃信，三年之内，也没有受到欺凌。創築羅城，使錦里焕然一新，城垣的雄壯，很少有能比得上的。在渚宫還没有來得及施展作爲，就要移鎮；剛剛聽説治理建鄴安定，旋即渡江。自從到達廣陵，盡力修繕多座城壘，還迅速招降草寇，救援臨淮。大約所立的明顯功勛，超不過這幾樁，朝廷多次加以恩賞，毫不吝惜官爵，位極三公，擁兵大鎮。銅鹽重務，掌握將近七年，統領强藩，幅員幾乎萬里。朕視卿如太華，倚重若長城，凡是有所奏論，無不應允，作爲依賴，難道對不起神明？自從黄巢横行禍害咸京，卿却不離開隋苑，難道金陵的苑水，就能遮擋雄勇的鵝鸛；風伯雨師，能始終阻止精鋭的帆檣？自從聽説卿回師按兵不動，朕難免憂慮。卿既然安住在蕪城，鄭畋於春初入朝

寧免鬱陶。卿既安住燕城，鄭畋以春初入覲，遂命上相，親領師徒，因落卿都統之名，固亦不乖事例，仍加封實，貴表優恩。何乃疑忿太深，指陳過當，移時省讀，深用震嗟。聊舉諸條，粗申報復。卿表云："自是陛下不用微臣，固非微臣有負陛下"者。朕拔卿汶上，超領劍南，荆、潤、維揚，聯居四鎮。綰利則牢盆在手，主兵則都統當權。直至京北、京南、神策諸鎮，悉在指揮之下，可知董制之雄。而乃貴作司徒，榮爲太尉，以爲不用，何名爲用乎？卿又云："若欲俯念舊勛，佇觀後效，何不以王鐸權位，與臣主持，必能糾率諸侯，誅鋤群盗"者。朕緣久付卿兵柄，不能翦滅元凶，自天長漏網過淮，不出一兵襲逐，奄殘京國，首尾三年，廣陵之師，未離封部，忠臣積望，勇士興譏。所以擢用元臣，誅夷巨寇，心期貔武，便掃欃槍。卿初委張璘，請放却諸道兵士，辛勤召置，容易放還，璘果敗亡，巢益顛越。卿前年初夏，逞發神機，與京中朝貴書，題雲："得靈仙教導，芒種之後，賊必蕩平。"尋聞圍逼天長，必謂死在卿手，豈知魚跳鼎釜，狐脱網羅，遽過長淮，竟爲大憝。都統既不能禦遏，諸將更何以枝梧？果致連犯關 河，繼傾都邑。從來倚仗之意，一旦控告無門，凝睇東南，惟增凄惻。及朕蒙塵入蜀，宗廟污於賊庭，天下人心，無不雪涕。既知曆數猶在，謳謡未移，則懷忠拗怒之臣，貯救難除奸之志，便須

覲見，於是任命爲上將，親自統領大軍，因而免除卿的都統之名，這完全不違反事例，并且還加給實封，顯揚優厚的恩寵。爲什麽疑慮怨忿太深，過分指摘，朕長時間閲看，深感震動，姑且列舉諸條，略作答覆。卿在上表中説："這是陛下自己不用小臣，實在不是小臣有負陛下。"朕從汶上提拔起卿，使破格統領劍南，以及荆州、潤州、維揚，連居四鎮，掌利則鹽鐵轉運在手，主兵則兵馬都統當權。直至京北、京南、神策軍各鎮，全在指揮之下，可知統制的强雄。而後貴爲司徒，榮作太尉，卿認爲不用，那麽什麽名分纔算是用呢？卿又説："假如還俯念舊功，以静觀後效，爲什麽不把王鐸的權位，讓臣執掌，定能統率各個藩鎮，消滅群盗。"朕因長期交付卿兵權，不能鏟除元凶，自黄巢從天長漏網過淮，卿不出一兵襲擊追逐，致使其大舉殘破京城，先後三年，廣陵的軍隊，没有離開本地，忠臣積怨，勇士生譏。因此提拔任用宰相，討伐平定大盗，期望勇士，速掃妖星。卿起初委任張璘，請求放還各道的兵士，辛勤召集部署，却輕易地放還，結果張璘敗亡，黄巢更加猖狂。卿前年初夏，炫耀神機妙算，致信京中朝廷要臣，聲稱："獲得靈仙的教導，在芒種之後，盗賊定能掃平。"不久聽説賊圍逼天長，朕認爲定會死於卿手，怎知魚從熱鍋裏跳出，狐自羅網内逃脱，迅疾跨過長淮，竟然成爲大害。都統既然不能抵禦遏制，衆將又怎能抗拒？結果導致賊接連進犯潼關、黄河，繼而傾覆了都城。朕歷來的寄托，一時無所傾訴，遥望東南，衹能增加朕的悲傷。到朕蒙受耻辱入蜀，宗廟被賊庭玷污，天下人心，無不抹淚。既然明白大唐的曆數仍在，民間的歌謡也没有改而宣揚新朝，則胸懷忠貞强抑憤怒之臣，心存匡救禍難掃除奸邪之志，就應當機立斷，怎能因循守舊而不思奮起？况且受厚恩者就應厚報，權位重者就應急切。此刻天下興起的義師，都期待淮海率

果决，安可因循？况恩厚者其報深，位重者其心急。此際天下義舉，皆望淮海率先。豈知近輔儒臣，先爲首唱，而窮邊勇將，誓志平戎，關東寂寥，不見干羽。洎乎初秋覽表，方云仲夏發兵，便詔軍前，并移汶上。喜聞兵勢，渴見旌幢。尋稱宣潤阻艱，難從天討。謝玄破苻堅於淝水，裴度平元濟於淮西，未必儒臣不如武將。卿又云："若不斥逐邪佞，親近忠良，臣既不能保家，陛下豈能安國，忽當今日，棄若寒灰"者。未委誰是忠良，誰爲邪佞？終日寵榮富貴，何嘗不保其家；無人捍禦寇戎，所以不安其國。豈有位兼將相，使帶銅鹽，自謂寒灰，真同浪語。卿又云："不痛園陵之開毁，不念宗廟之焚燒，臣實痛之，實在兹也。"且龜玉毁於櫝中，誰之過也？鯨鯢漏於網外，抑有其由。卿手握强兵，身居大鎮，不能遮圍擒戮，致令脱漏猖狂，雖則上繫天時，抑亦旁由人事。朕自到西蜀，不離一室之中，屏棄笙歌，杜絶游獵，蔬食適口，布服被身，焚香以望園陵，雪涕以思宗廟，省躬罪己，不敢遑安。"奸臣未悟"之言，誰人肯認，"陛下猶迷"之語，朕不敢當。卿又云："自來所用將帥，上至帥臣，下及裨將，以臣所料，悉可坐擒，用此爲謀，安能集事"者。且十室之邑，猶有忠信，天下至大，豈無英雄？况守固城池，悉嚴兵甲，縱非盡美，安得平欺？卿尚不能縛黄巢於天長，安能坐擒諸將。只如拓拔思恭、

先。怎知却是近輔的儒臣，首先倡導，荒遠邊地的勇將，立誓平賊，而關東冷冷清清，不見動静。在初秋所閲的上表中，説是仲夏已經發兵，朕隨即下達詔令給軍前，都移兵到汶上。朕等待聽到大軍出動的喜訊，渴望見到旌旗的飄揚。然而不久又宣稱宣、潤行動艱難，難於從命出征。謝玄在淝水打敗苻堅，裴度於淮西平定吴元濟，儒臣未必不如武將。卿又説："假如不斥逐邪佞，親近忠良，臣既不能保家，陛下又怎能安國？忽然在今日，棄臣如死灰。"不明所指誰是忠良，誰是邪佞？卿終日榮寵富貴，何曾不保其家？朕無人捍禦寇盗，因此不安其國。難道位兼將相，使掌銅鹽，自稱如同死灰，真是胡説。卿又説："不痛惜陵園的破毁，不思慮宗廟被焚燒，臣的痛心，全是爲此。"然而龜玉毁在匣中，這是誰的過錯？元凶漏於網外，或有原因。卿手握强兵，身居大鎮，不能圍堵擒殺，致使其脱逃猖狂，雖説是上關天時，也許還另因人事。朕自到西蜀，不離一室之中，去除歌舞，杜絶游獵，口食粗飯，身穿布衣，焚香遥望先帝園陵，抹淚思念列祖宗廟，反省過失責備自己，不敢苟且偷安。所謂"奸臣并未悔悟"之言，誰肯承擔；"陛下仍然執迷"之語，朕不敢當。卿又説："自從盗賊起事以來朝廷徵用的將帥，上至主帥，下到偏將，按照臣的料算，全都可以安坐而擒，用這些人來謀事，怎能成功。"然而十家之邑，尚有忠信之士，天下如此之大，怎能没有英雄？何况固守城池，整頓軍備，即使不是十全十美的做法，賊怎能憑空欺凌？卿尚且不能在天長擒捉黄巢，又怎能安坐而擒諸將？就如拓拔思恭、諸葛爽那樣的將領，卿怎能安坐而擒呢？不要光説大話，不足爲訓。卿又説王鐸是敗軍之將，同時徵引了孔子在矍相舉行射禮的道理。從前曹沫三度失敗，最終爲魯國復仇；百里孟明兩次奔逃，到底爲秦國雪耻。近代的汾陽郡王尚父郭子儀、咸寧郡王太師渾

諸葛爽輩，安能坐擒耶？勿務大言，不堪垂訓。卿又云王鐸是敗軍之將，兼徵引虁相射義者。昔曹沬三敗，終復魯仇；孟明再奔，竟雪秦耻。近代汾陽尚父、咸寧太師，亦曾不利鼓鼙，尋則功成鐘鼎。安知王鐸不立大勛？卿又云："無使百代有抱恨之臣，千古留刮席之耻，但慮寇生東土，劉氏復興，即軹道之災，豈獨往日"者。我國家景祚方遠，天命未窮，海内人心，尚樂唐德。朕不荒酒色，不虧刑名，不結怨於生靈，不貪財於宇縣。自知運曆，必保延洪。况巡省已來，禎祥薦降，西蜀半年之内，聲名又以備全。塞北、日南，悉來朝貢；黠戛、善闡，并至梯航。但慮天寶、建中，未如今日；清宫復國，必有近期。卿云"劉氏復興"，不知誰爲其首？遽言"刮席之耻"，比朕於劉盆子耶？仍憂"軹道之災"，方朕於秦 子嬰也？雖稱直行，何太罔誣！三復斯言，尤深駭異。卿又云："賢才在野，憸人滿朝，致陛下爲亡國之君，此子等計將安出，伏乞戮賣官鬻爵之輩，徵鯁直公正之臣"者。且唐、虞之世，未必盡是忠良；今岩野之間，安得不遺賢彦。朕每令銓擇，亦遣訪求。其於選將料兵，安人救物，但屬收復之業，講求理化之基，自有長才，同匡大計。賣官鬻爵之士，中外必不有之，勿聽狂辭，以資游説。且朕遠違宫闕，寄寓巴 邛，所失恩者甚多，尚不興怨，卿落一都統，何足介懷？况天步未傾，皇

珹，也曾作戰失利，然而不久功成名就銘刻於鐘鼎。怎能知道王鐸不立大功？卿又説："不要使百代之後仍有抱恨之臣，千古之下尚留羞慚之耻，衹是擔憂寇盜起於東方，漢高祖 劉氏復興，那麽秦王 子嬰降於軹道之旁的災殃，難道僅僅發生在往日。"我國家的基業正久遠，天命還未窮盡，天下的人心，仍樂於接受唐德。朕不沉溺於酒色，不損壞刑名，不與生靈結恨，不向各地斂財。自知運數，必會保持久遠而廣大。何况出行以來，祥瑞頻頻降臨，在西蜀半年之内，朝廷的名聲又得以完備，塞北、日南，都來朝貢；黠戛、善闡，從絶域海外同至。衹是追憶天寶、建中時還不如今日；掃清宫闕恢復國家，定在近期。卿説"劉氏復興"，不知以誰爲首？猝然提到"低頭刮席窘迫尷尬的羞慚耻辱"，是要將朕比作劉盆子嗎？并且擔憂"軹道之旁的災殃"，是要將朕等同於秦王 子嬰嗎？雖説是直言不諱，也過分荒誕了！反復推敲這些言論，實在令人震驚。卿又説："賢才在野，小人滿朝，導致陛下成爲亡國之君，這些人能拿出什麽辦法，乞請殺戮賣官鬻爵之輩，徵用鯁直公正之臣。"然而即使在唐堯、虞舜之世，也未必盡是忠良；如今山野之間，怎能没有遺漏賢能。朕時常下令選拔，也派人四處訪求。對於選將整兵，安定拯救百姓，一意關注收復的大業，謀求治理教化的根基，自有優秀的人才，共同匡扶天下大計。賣官鬻爵之輩，朝廷内外定不會有，不要聽信狂言亂語，以助長無稽之談。而朕遠離宫室，寄住在巴 邛，失去恩惠的人很多，尚且不生怨恨，卿不過免去一個都統之職，還值得耿耿於懷嗎？况且國運并未傾覆，皇綱仍然齊整，日月星三靈還不暗昧，朝廷各種法度依舊存在。但卿要謹守君臣的軌範，端正上下的名分，應當遵循教規，不可破壞，朕雖然年少，又怎能輕慢侮辱！衹是因爲對卿的瞭解已年深月久，應許卿的職位顯赫，所珍視的是保存始

綱尚整，三靈不昧，百度猶存。但守君臣之軌儀，正上下之名分，宜遵教約，未可驕凌，朕雖冲人，安得輕侮！但以知卿歲久，許卿分深，貴存終始之恩，勿貯猜嫌之慮。所宜深省，無更過言。

終如一的恩寵，不要心懷猜嫌的疑慮。應當深刻反省，不要再有過激的言論。

駢始以兵權，欲臨藩鎮，吞并江南。一朝失之，威望頓減，陰謀自阻，故累表堅論，欲其復故。明年四月，王鐸與諸道之師敗賊關中，收復京城。駢聞之，悔恨萬狀。而部下多叛，計無所出，乃托求神仙，屏絶戎政，軍中可否，取决於吕用之。光啓初，僖宗再幸山南，李煴僭號，僞授駢中書令、諸道兵馬都統、江淮鹽鐵轉運等使。駢方怨望，而甘於僞署稱藩，納賄不絶於途。宴安自得，日以神仙爲事。吕用之又薦暨工諸葛殷、張守一有長年之術，駢并署爲牙將。於府第别建道院，院有迎仙樓、延和閣，高八十尺，飾以珠璣金鈿。侍女數百，皆羽衣霓服，和聲度曲，擬之鈞天。日與用之、殷、守一三人授道家法籙，談論於其間，賓佐罕見其面。

高駢當初由於握有兵權，企圖統管藩鎮，吞并江南。一日失去權勢，威望頓減，就陰謀阻止朝廷的决定，因此多次上表執意陳論，想要恢復自己的原來的職位。第二年四月，王鐸與各道的軍隊在關中打敗了賊軍，收復了京城。高駢得知此事，悔恨萬狀。而部下紛紛叛離，他無計可施，於是寄托於追求神仙，棄置軍政事宜，軍中的種種决定，都由吕用之做出。光啓初年，僖宗再度前去山南，李煴越分稱帝，非法授任高駢爲中書令、諸道兵馬都統、江淮鹽鐵轉運等使。這時高駢正怨忿不平，因而情願接受非法任命自稱藩臣，納送財禮的人於道路上絡繹不絶。他安逸自得，天天以求仙修道爲業。吕用之又舉薦説暨工諸葛殷、張守一懂得長生不老的法術，高駢把二人都任用爲牙將。他在府第中另建了一所道院，院内有迎仙樓、延和閣，高八十尺，用珠寶金鈿加以裝飾。侍女數百人，都穿着羽毛編織像霓虹一樣的衣服，和着音樂歌唱，象徵着天上的音樂。他每天都與吕用之、諸葛殷、張守一三人授受道家的法籙，在院中講論，賓客僚佐很少能見到他。

府第有隋煬帝所造門屋數間，俗號中書門，最爲宏壯，光啓元年，無故自壞。明年，淮南饑，蝗自西來，行而不飛，浮水緣城而入府第。道院竹木，一夕如翦，經像幢節，皆嚙去其首。撲之不能止。旬日之内，蝗自食啖而盡。其年九月，雨魚。是月十日夜，大星隕于延和閣前，其聲如雷，火光爍地。自二年十一月雨雪陰晦，至三年二月不解。比歲不稔，食物踊貴，道殣相望，饑骸蔽地。是

高駢的府第有隋煬帝建造的幾間門屋，俗稱中書門，極爲宏偉壯麗，光啓元年，無故而毀壞。第二年，淮南發生饑荒，蝗蟲從西而來，行而不飛，漂浮在水面上爬過城墻進入府第。道院裏的竹木，一夜之間如同被剪去一般，經像幢節，都被咬去了上半截。派人撲殺而不能滅除。十天之内，蝗蟲自相啃咬而被吃光。當年九月，天降魚雨。這月十日夜，大星隕落在延和閣前，響聲如雷，火光照地。從二年十一月降雨落雪天氣陰晦，一直到三年二月陰雲不散。連年歉收，食物價格暴漲，路邊餓死的人處處可見，尸骸遮

月，浙西周寶爲三軍所逐，駢喜，以爲妖異當之。

三月，蔡賊過淮口，駢令畢師鐸出軍禦之。師鐸與高郵鎮將張神劍、鄭漢璋等，率行營兵反攻揚州。四月，城陷，師鐸囚駢於道院，召宣州觀察使秦彥爲廣陵帥。既而蔡賊楊行密自壽州率兵三萬，乘虛攻城。城中米斗五十千，餓死大半。駢家屬并在道院，秦彥供給甚薄，薪蒸亦闕，奴僕徹延和閣欄檻煮革帶食之，互相篡啖。駢召從事盧涗謂之曰："予三朝爲國，粗立功名。比擺脱塵埃，自求清浄，非與人世争利。一旦至此，神道其何望耶？"掩涕不能已。初，師鐸之入城也，愛將申及謂駢曰："逆黨人數不多，即目弛於防禁，願奉令公潛出廣陵，依投支郡，以圖雪耻，賊不足平也。若持疑不决，及旦夕不得在公左右。"駢怯懼不能行其謀。九月，師鐸出城戰敗，慮駢爲賊内應，又有尼奉仙，自言通神，謂師鐸曰："揚府災，當有大人死應之，自此善也。"秦彥曰："大人非高令公耶？"即令師鐸以兵攻道院，侍者白駢曰："有賊攻門。"曰："此秦彥來。"整衣候之。俄而亂卒升階曳駢數之曰："公上負天子恩，下陷揚州民，淮南塗炭，公之罪也。"駢未暇言，首已墮地矣。

駢既死，左右奴客逾垣而遁，入行密軍。行密聞之，舉軍縞素，繞城大哭者竟日，仍焚紙奠酒，信宿不已。駢與兒侄死於道院，都一坎瘗之，裹之以氈。行密入城，以駢孫俞爲判官，令主喪事。葬送未行而俞卒，後故吏鄺師虔收葬之。初師鐸入城，吕用之、張守一出奔楊行密，詐言所居有金。行密入城，掘其家地

蔽了田野。這一月，浙西的周寶被三軍驅逐，高駢很高興，認爲妖異應驗在他那裏。

三月，蔡州叛賊經過淮口，高駢下令畢師鐸出兵抵禦。畢師鐸與高郵鎮將張神劍、鄭漢璋等人，率領行營兵反戈攻打揚州。四月，州城被攻陷，畢師鐸把高駢囚禁在道院裏，召請宣州觀察使秦彥做廣陵節帥。不久蔡州叛賊楊行密從壽州率領三萬軍隊，乘虛攻城。城中一斗米值五十貫錢，餓死了一大半人。高駢的家屬都在道院裏，秦彥衹供給很少的東西，又没有柴草，奴僕拆掉延和閣的欄杆煮皮帶當作食物，互相争吃。高駢召來從事盧涗對他説："我三朝爲國，略立功名。近來擺脱塵世，自求清浄，不再與世人争利。然而一日淪落到這種地步，神道還有什麼希望呢？"説着掩面哭泣不止。當初，畢師鐸進城時，愛將申及對高駢説："逆黨人數不多，眼下防範鬆弛，我願奉令公悄悄逃出廣陵，投靠屬州，以圖報仇雪耻，叛賊不必費力就可平定。假如遲疑不决，申及我很快就不能在公的左右了。"高駢膽怯不能實行這個計謀。九月，畢師鐸出城戰敗，擔心高駢當賊的内應，又有一個名叫奉仙的尼姑，自稱能通神，對畢師鐸説："揚府發生災異，應當有大人死亡來回應，以後就會好了。"秦彥説："大人不就是高令公嗎？"當即下令畢師鐸帶兵攻打道院，侍者禀告高駢説："有賊攻門。"高駢説："這是秦彥來了。"然後整衣等候。接着亂兵登上臺階拉着高駢指責他説："公上負天子的恩寵，下害揚州的百姓，淮南陷於水深火熱，這是公的罪過。"高駢還没有來得及答話，頭已經落地了。

高駢死後，身邊的奴僕門客翻過城墻逃出，來到楊行密軍中。楊行密得知高駢的死訊，令全軍服喪，繞城大哭了整整一天，并焚紙設酒祭奠，連續兩夜不止。高駢與兒侄死在道院裏，都埋在一個坑中，尸體上裹着氈。楊行密進城後，以高駢的之孫高俞任判官，讓他主持喪事。還没有送葬而高俞死去，後來故吏鄺師虔收葬了高駢。當初畢師鐸進城時，吕用之、張守一出逃到楊行密那裏，謊稱高駢的住處藏有黄金。楊行密

下，得銅人長三尺餘，身被桎梏，釘其心，刻"高駢"二字於胸，蓋以魅道厭勝蠱惑其心，以至族滅。

進城，挖掘高駢家地下，挖出三尺多長的銅人，身帶刑具，釘子釘在心部，胸上刻着"高駢"二字，這是用魅道厭勝的辦法來惑亂他的意識，所以最後被滅族。

畢師鐸

畢師鐸者，曹州冤朐人。乾符初，與里人王仙芝嘯聚爲盜，相與陷曹、鄆、荆、襄。師鐸善騎射，其徒目爲"鷂子"。仙芝死，來降高駢。初敗黄巢於浙西，皆師鐸、梁纘之效也，頗寵待之。

駢末年惑於吕用之，舊將俞公楚、姚歸禮皆爲用之譖構見殺，師鐸意不自安，有愛妾復爲用之所奪。光啓三年三月，蔡賊楊行密逼淮口，駢令師鐸率三百騎戍高郵，戍將張神劍亦怒用之，兩人謀自安之計。用之伺知，亟請召還。師鐸母在廣陵，遣信令師鐸遁去。或謂師鐸曰："請殺神劍，并高郵之兵趨府，令公必殺用之爲解。"又曰："不如投徐州，則身存而家保。"師鐸曰："非計也。吕用之誑惑主帥，塗炭生民，七八年來，鬼怨人怒。今日之事，安知天不假予誅妖亂而康淮甸耶?"又曰："鄭漢璋是我歸順時副使，常切齒於用之，今率精兵在淮口，聞吾此舉，即樂從也。"乃趨淮口，與漢璋合，得兵千人。又相與至高郵，問計於張神劍。神劍曰："公見事晚耶? 用之一妖物耳，前受襄王僞命，作鎮廣州，遲留不行，志圖淮海節鎮。令公已奪其魄，彼一旦成事，焉能北面事妖物耶!"即割臂血爲盟，推師鐸爲盟主，稱大丞相，移檄郡縣，以誅用之、守一、殷爲名，乃署其卒長唐宏、王朗、駱玄真、倪詳、逯本、趙簡等，分董其卒三千人。

畢師鐸，是曹州冤朐人。乾符初年，與同鄉人王仙芝召集衆人起事爲盜，一同攻占了曹、鄆、荆、襄。畢師鐸擅長騎馬射箭，他的徒衆將他稱作"鷂子"。王仙芝死去，畢師鐸前來投降了高駢。高駢起初在浙西打敗黄巢，都是畢師鐸、梁纘的功勞，高駢對他十分寵信。

高駢晚年受到吕用之的迷惑，舊將俞公楚、姚歸禮都受吕用之的陷害而被殺，畢師鐸感到自身難保，又有個愛妾被吕用之奪占。光啓三年三月，蔡州叛賊楊行密進逼淮口，高駢命令畢師鐸率領三百名騎兵駐守高郵，守將張神劍也痛恨吕用之，兩人商量保全自己的辦法。吕用之探聽得知，立即請求高駢將畢師鐸召回。畢師鐸的母親在廣陵，送信讓畢師鐸逃走。有人對畢師鐸説："請將張神劍殺掉，合并高郵的兵力直指節度使府，高令公肯定要殺掉吕用之來解除危機。"又有人説："不如投奔徐州，則既保全了自己又保全了家族。"畢師鐸説："這不是好辦法。吕用之欺騙蒙蔽主帥，使百姓陷於水深火熱，七八年來，鬼怨人怒。今日之事，怎知不是老天藉我之手來誅滅妖亂而安定淮甸呢?"又説："鄭漢璋是我歸順時的副使，時時切齒痛恨吕用之，他如今率領精兵在淮口，聽説我起兵的舉動，就會很高興地響應。"於是急赴淮口，與鄭漢璋會合，擁有一千名士兵。又一起到高郵，向張神劍討教。張神劍説："公看清這事的結局嗎? 吕用之不過是一個妖物，先前接受了襄王的非法任命，去鎮守廣州，他滯留不去，一心想要得到淮海節鎮。令公已被他奪去了魂魄，他一旦成事，我們怎能北面事奉他這個妖物呢!"他們當即割臂灑血結盟，推舉畢師鐸爲盟主，稱大丞相，向各州縣發布文告，以誅殺吕用之、張守一、諸葛殷爲名，而任用部下的卒長唐宏、王朗、駱玄真、倪詳、逯本、趙簡等人，分别督率部卒三千人。

四月，趨廣陵，營於大明寺，揚州大駭，呂用之分兵城守。高駢登延和閣，聞鼓噪聲怪之，用之曰："師鐸兵士迴戈，止遏不得，適已隨宜處置，公幸勿憂。苟不聽，徒勞玄女一符耳。"師鐸陳兵數日，用之屢出戰，師鐸憂其不克，求救于宣州秦彥曰："苟得廣陵，則迎公爲帥。"彥令牙將秦稠率兵三千助之。師鐸門客畢慕顏自城中出，曰："人心已離，破之必矣。"秦稠軍至，兵威漸振。駢聞甚憂，謂用之曰："吾以心腹仗爾，不能駕馭此輩，誤我何多！百姓遭罹飢饉，不可虐用。吾自枉手札喻師鐸，可令大將一人自行。"用之即以其黨許戡送駢書，師鐸怒曰："梁纘、韓問何在？令爾來耶！"即斬之。用之選勁兵自衛。一日，至道院，駢叱去之，乃令猶子傑握牙兵，令師鐸母作書，遣大將古鍔與師鐸子出城喻之。師鐸令子還白曰："不敢負令公恩德，正爲淮南除弊。但斬用之、守一，即日退還高郵。"秦稠攻西南隅，城中應之，即日城陷。呂用之由參佐門遁走。駢聞師鐸至，改服俟之，與師鐸交拜，如賓主之儀，即日署爲節度副使，漢璋、神劍皆署職事。

四月，直逼廣陵，駐扎在大明寺，揚州大爲恐慌，呂用之分派兵力守城。高駢登上延和閣，聽到喧鬧聲感到很驚異，呂用之説："畢師鐸的軍隊反戈殺回，制止不住，我剛剛已經根據局勢作好部署了，望公不必擔憂。假如他不從命，衹需玄女的道符就可對付了。"畢師鐸列陣幾天，呂用之多次出戰，畢師鐸擔心不能取勝，向宣州的秦彥求救説："假如我獲得廣陵，就奉迎公來作節帥。"秦彥下令牙將秦稠率領三千名士兵前來助戰。畢師鐸的門客畢慕顏從城裏逃出，説："城内人心已經涣散，一定能够攻破。"秦稠的軍隊來到，兵威逐漸振起。高駢得知後十分憂慮，對呂用之説："我把你作爲心腹，你不能駕馭這些家夥，太誤我事！百姓遭受饑饉，不能再殘暴地驅使他們了。我委屈自己用手札來開導畢師鐸，可派一員大將親自前去。"呂用之隨即派自己的徒黨許戡送去高駢的信件，畢師鐸發怒説："梁纘、韓問在哪裏？怎麽讓你來了！"立即將他斬首。呂用之挑選精兵來保衛自己。一天，呂用之來到道院，高駢喝退了他，於是讓侄子高傑掌握牙兵，令畢師鐸的母親寫信，派大將古鍔與畢師鐸之子出城勸説他。畢師鐸讓自己的兒子返回城裏答覆説："不敢辜負令公的恩德，起兵完全是爲淮南除害。衹要斬殺呂用之、張守一，我當天就退回高郵。"秦稠進攻城的西南角，得到城中的接應，當天城失守。呂用之從參佐門逃走。高駢聽説畢師鐸來到，换上公服等候他，與畢師鐸交相禮拜，如同賓主相見的禮儀，當天任用畢師鐸爲節度副使，鄭漢璋、張神劍都任用爲職事。

秦稠點閱府庫監守之，仍密召彥於宣州。或謂師鐸曰："公昨舉兵誅二妖物，故人情樂從。今軍府已安，以事理論之，公宜還政高公，自典兵馬，戎權在手，取捨自由，藩鄰聞之，不失大義。議者皆言秦稠破城之日，已召秦彥。彥若爲帥，兵權非足下有也。公感其援，但以金玉報之，阻其渡江，最爲上策。若秦彥作帥，

秦稠檢查了府庫然後看管起來，并秘密派人去宣州召請秦彥。有人對畢師鐸説："公先前起兵誅討那兩個妖物，所以人心欣然相從。如今軍府已獲安寧，按照事理來説，公應當還政高公，自己衹掌管軍隊，兵權在手，進退自如，就是鄰近藩鎮得知此事，也不失大義。議論的人都説秦稠在攻破州城的當天，已經去召請秦彥了。秦彥如果爲帥，兵權就不歸足下了。公要感謝他的援助，衹需用金玉來酬報他，阻止他渡江，這是最

則楊行密朝聞夕至。如高令復帥，外寇必自卷懷。”師鐸猶豫未決，而秦彥軍至。五月，彥爲節度使，署師鐸爲行軍司馬，移居牙外，心頗不悦。

好的辦法。假如秦彥做了節帥，那麽楊行密早上得知傍晚就會趕到了。如果高令重新成爲節帥，外寇定會自己收斂。”畢師鐸猶豫不決，而秦彥率軍來到。五月，秦彥任節度使，任用畢帥鐸爲行軍司馬，令他移駐在牙城之外，他心裏很不高興。

是月，楊行密引軍攻揚州，彥兵拒戰繼敗。八月，師鐸與鄭漢璋出軍萬人擊行密，皆大敗而還，自是不復出。九月，師鐸殺高駢。十月，秦彥、師鐸突圍而遁。十一月，秦彥、師鐸引蔡賊孫儒之兵三萬圍揚州。行密求救于汴，朱全忠遣大將李璠率師淮口，以爲聲援。孫儒以廣陵未下，而汴卒來，又慮秦彥、師鐸異志，四年正月，孫儒斬秦彥、師鐸于高郵之南，鄭漢璋亦死焉。

當月，楊行密帶領軍隊攻打揚州，秦彥的軍隊抵抗連戰連敗。八月，畢師鐸與鄭漢璋出兵一萬人攻擊楊行密，都大敗而回，從此不再出戰。九月，畢師鐸殺死高駢。十月，秦彥、畢師鐸突圍出逃。十一月，秦彥、畢師鐸帶領蔡州叛賊孫儒的軍隊三萬人包圍了揚州。楊行密向汴州求救，朱全忠派大將李璠率領軍隊到淮口聲援。孫儒因没能攻下廣陵，而汴州軍隊到來，又擔心秦彥、畢師鐸懷有異心，四年正月，孫儒在高郵之南殺死了秦彥、畢師鐸，鄭漢璋也死於此。

秦彥

秦彥者，徐州人，本名立。爲卒隸徐軍。乾符中，坐盜繫獄，將死，夢人謂之曰：“爾可隨我。”及寤械破，乃得逸去，因改名彥。乃聚徒百人，殺下邳令，取其資裝入黄巢軍。巢兵敗於淮南，乃與許勍俱降高駢，累奏授和州刺史。中和二年，宣歙觀察使竇潏病，彥以兵襲取之，遂代潏爲觀察使，朝廷因而命之。

秦彥，徐州人，原名立。當兵隸屬於徐州軍隊。乾符年間，因盜竊罪被關進獄中，臨死之前，夢到有人對他説：“你可隨我。”到醒來時枷具毁壞，於是得以逃脱，因而改名爲彥。他就聚集徒衆一百人，殺死下邳令，奪取了他的錢財衣裝加入了黄巢軍隊。黄巢在淮南戰敗，他便與許勍都投降了高駢，高駢多次上奏朝廷授他爲和州刺史。中和二年，宣歙觀察使竇潏患病，秦彥率軍突襲攻取，於是取代竇潏任觀察使，朝廷順勢而正式任命了他。

光啓三年，揚州牙將畢師鐸囚其帥高駢，懼外寇來侵，乃迎彥爲帥。彥召池州刺史趙鍠知宣州事，自率衆入揚州。師鐸推彥爲帥。

光啓三年，揚州牙將畢師鐸拘禁了他的節帥高駢，擔心外敵進犯，於是迎請秦彥爲節帥。秦彥召來池州刺史趙鍠主管宣州事，自己率領部衆進入揚州。畢師鐸推立秦彥爲節帥。

五月，壽州刺史楊行密率兵攻彥，遣其將張神劍令統兵屯灣頭 山光寺。行密屯大雲寺，北跨長崗，前臨大道，自揚子江北至槐家橋，柵壘相聯。秦彥登城望之，懼形於色，令秦稠、師鐸率勁卒八千出門，爲行密所掩，盡没，稠死之。彥急求援於蘇

五月，壽州刺史楊行密率兵攻打秦彥，派遣部將張神劍讓他統兵駐守在灣頭 山光寺。楊行密駐扎在大雲寺，北跨長崗，前臨大道，從揚子江北直到槐家橋，營柵堡壘相聯。秦彥登城觀望，露出了恐慌的神色，命令秦稠、畢師鐸率領精兵八千人出戰，遭到楊行密的突然襲擊，全軍覆没，秦稠戰死。秦彥向蘇州刺史張雄緊急求

州刺史張雄，雄率兵赴之，屯于東塘。重圍半年，城中芻糧并盡，草根木實、市肆藥物、皮囊革帶，食之亦盡。外軍掠人而賣，人五十千。死者十六七，縱存者鬼形鳥面，氣息奄然。張雄多軍糧，相約交市。城中以寶貝市米，金一斤，通犀帶一，得米五升。雄軍得貨，不戰而去。九月，畢師鐸出戰，又敗，自是日與秦彦相對嗟惋。問神尼奉仙何以獲濟，尼曰："走爲上計也。"十月，彦與師鐸突圍投孫儒，并爲所殺。

救，張雄率兵趕來，駐扎在東塘。揚州被重重包圍了半年，城裏的糧草全都耗盡，地裏的草根樹上的果實、市場裏的藥物、皮囊皮帶，也都被吃光了。城外的軍隊掠奪人口出賣，一人五十貫錢。死亡的人占十分之六七，即使活着的人也是鬼形鳥面，氣息奄奄。張雄的軍隊糧食充裕，與秦彦的軍隊約定相互交易。城裏用珍寶買米，金一斤，一條通犀帶，可換到五升米。張雄的軍隊得到財物後，没有交戰就撤離了。九月，畢師鐸出戰，又被打敗，從此以後每天衹是與秦彦相對嘆息悲傷。詢問神尼奉仙怎樣纔能獲救，這位神尼説："走爲上計。"十月，秦彦與畢師鐸突圍投奔孫儒，都被孫儒殺死。

江淮之間，廣陵大鎮，富甲天下。自師鐸、秦彦之後，孫儒、行密繼踵相攻，四五年間，連兵不息，廬舍焚蕩，民户喪亡，廣陵之雄富掃地矣。

廣陵是江淮之間的大鎮，富甲天下。自從畢師鐸、秦彦之後，孫儒、楊行密相互攻打，四五年間，戰事接連不斷，房屋遭焚毁，百姓死亡逃離，廣陵已是一落千丈。

時溥

時溥，彭城人，徐之牙將。黄巢據長安，詔徵天下兵進討。中和二年，武寧軍節度使支詳遣溥與副將陳璠率師五千赴難。行至河陰，軍亂，剽河陰縣迴。溥招合撫諭，其衆復集，懼罪，屯于境上。詳遣人迎犒，悉恕之，溥乃移軍向徐州。既入，軍人大呼，推溥爲留後，送詳於大彭館。溥大出資裝，遣陳璠援詳歸京。詳宿七里亭，其夜爲璠所殺，舉家屠害。溥以璠爲宿州刺史，竟以違命殺詳，溥誅璠，又令别將帥軍三千赴難京師。天子還宫，授之節鉞。

時溥，彭城人，徐州的牙將。黄巢占據長安，朝廷下詔各地的軍隊討伐。中和二年，武寧軍節度使支詳調遣時溥與副將陳璠率領五千人往救國難。前進到河陰時，發生了兵變，搶掠河陰縣後回軍。時溥招集散兵安撫勸説，部衆又聚集起來，他擔心因此而獲罪，就駐扎在州界處。支詳派人迎接犒勞，全都予以寬恕，時溥這纔率軍啓程前往徐州。進入徐州以後，軍人們大聲呼喊，推立時溥爲留後，把支詳送到大彭館。時溥拿出大量的錢財衣裝，派陳璠護送支詳返回京城。支詳停宿在七里亭，當夜被陳璠殺害，全家都遭屠殺。時溥任命陳璠爲宿州刺史，最後以違抗命令殺害支詳的罪名，時溥殺掉了陳璠，又命令其他將領統率三千軍隊趕赴京城解救國難。天子返回京城，授給他節度使節鉞。

及黄巢攻陳州，秦宗權據蔡州，與賊連結。徐、蔡相近，溥出師討之，軍鋒益盛，每戰屢捷。黄巢之敗也，其將尚讓以數千人降溥，後林言又斬黄巢首歸徐州，時溥功居第一，

黄巢進攻陳州時，秦宗權占據着蔡州，他與逆賊互相勾結。徐州、蔡州相距不遠，時溥出兵征討，兵勢日益强盛，屢戰屢勝。黄巢失敗以後，部將尚讓率數千人投降了時溥，後來林言又斬殺了黄巢帶着首級投歸徐州，當時時溥的功勞

詔授檢校太尉、中書令、鉅鹿郡王，宗權未平，仍授溥徐州行營兵馬都統。

蔡賊平，朱全忠與之争功，遂相嫌怨。淮南亂，朝廷以全忠遥領淮南節度，以平孫儒、行密之亂。汴人應援，路出徐方，溥阻之。全忠怒，出師攻徐。自光啓至大順六七年間，汴軍四集，徐、泗三郡，民無耕稼，頻歲水災，人喪十六七。溥窘蹙，求和于汴，全忠曰："移鎮則可。"然之。朝廷以尚書劉崇望代溥，以溥爲太子太師。溥懼出城見害，不受代。汴將龐師古陳兵于野，溥求援于兖州，朱瑾出兵救之，值大雪，糧盡而還。城中守陴者飢甚，加之病疫，汴將王重師、牛存節夜乘梯而入，溥與妻子登樓自焚而卒，景福二年四月也。地入于汴。

居於第一，朝廷下詔授他爲檢校太尉、中書令、鉅鹿郡王，秦宗權還没有平定，朝廷就授任時溥爲徐州行營兵馬都統。

蔡賊平定以後，朱全忠與他争功，於是互相懷恨。淮南發生叛亂，朝廷任命朱全忠遥兼淮南節度使，以便平定孫儒、楊行密的反叛。汴州軍隊接應救援，路經徐州境内，受到時溥的阻截。朱全忠惱怒，出兵攻打徐州。從光啓到大順時的六七年間，汴州軍隊四面進逼，徐、泗等三州，百姓無法耕種，連年遭受水災，人口損失了十分之六七。時溥窮途末路，向汴州求和，朱全忠説："你改换鎮所就行。"時溥同意了他的要求。朝廷任命尚書劉崇望接替時溥，以時溥爲太子太師。時溥害怕出城被害，拒不接受劉崇望來接任。汴州將領龐師古在城外展示兵力，時溥向兖州求援，朱瑾出兵援救，正逢大雪，糧食耗盡而撤軍。城中的守城者極度飢餓，加上疾疫，汴州將領王重師、牛存節利用夜色架梯登上城墻而入，時溥與妻兒登樓自焚而死，這時是景福二年四月。這塊地盤劃入汴州。

朱瑄

朱瑄，宋州人。父慶，盗鹽抵法。

瑄逃於青州，爲王敬武牙卒。中和初，黄巢據長安，詔徵天下兵。敬武遣牙將曹全晸率兵三千赴難關西，以瑄爲軍候。會青州警急，敬武召全晸還，路由鄆州，時鄆帥薛崇爲草賊王仙芝所殺，鄆將崔君裕權知州事。全晸知其兵寡，襲殺君裕，據有鄆州，自稱留後。以瑄有功，署爲濮州刺史，留將牙軍。

光啓初，魏博韓簡欲兼并曹鄆，以兵濟河收鄆。全晸出兵逆戰，爲魏軍所敗，全晸死之。瑄收合殘卒，保州城。韓簡攻圍半年，不能拔。會魏軍亂退去，朝廷嘉之，授以節鉞。

時瑄有衆三萬，其弟瑾，勇冠三

朱瑄，是宋州人。父親名慶，犯有盗鹽罪而受懲治。

朱瑄逃到青州，做了王敬武的親兵。中和初年，黄巢占據長安，朝廷下詔徵調各地的軍隊。王敬武派遣牙將曹全晸率領三千軍隊趕赴關西解救國難，任命朱瑄爲軍候。時逢青州告急，王敬武召回曹全晸，路經鄆州，這時鄆州節帥薛崇被草賊王仙芝殺害，鄆州將領崔君裕臨時主持州事。曹全晸獲知崔君裕兵力弱小，突襲并殺死了崔君裕，占據了鄆州，自稱留後。由於朱瑄有功，被任用爲濮州刺史，留下來統管牙軍。

光啓初年，魏博的韓簡企圖兼并曹、鄆，出兵渡過黄河征服鄆州。曹全晸出兵迎戰，被魏軍打敗，曹全晸戰死。朱瑄聚集殘兵，保守州城。韓簡圍攻了半年，不能攻克。時逢魏軍發生兵變而退去，朝廷贊賞他，授給他節度使的節鉞。

當時朱瑄擁有三萬部衆，弟弟朱瑾，勇冠三

軍，有争天下之心。秦宗權之盛也，屢侵鄭、汴。朱全忠爲賊所攻，甚窘，求救於瑄。瑄令朱瑾出師援之，擊敗秦宗權，全忠乃與瑄情極隆厚。全忠狡譎翻覆，虎視藩鄰。會宗權誅，乃急攻徐州。時溥求援于瑄，瑄與全忠書，請釋溥修好，僞許之。瑄以恩及全忠，遣使讓之，又令朱瑾出軍援溥。及徐、泗平，全忠乃移兵攻鄆。三四年間，每春秋入其境剽掠，人不得耕織，民爲俘者十五六，瑄禦備殫竭。景福末，與弟瑾合兩鎮之兵，與汴人大戰于魚山下，瑄、瑾俱敗，兵士陷没。汴將朱友裕以長塹圍之。乾寧四年正月，城中食竭，瑄與妻榮氏出奔，至中都爲野人所害，傳首汴州。榮氏至汴州爲尼。

軍，朱瑄因而産生争奪天下的野心。秦宗權强盛時，多次侵犯鄭州、汴州。朱全忠受到叛賊的進攻，十分危急，向朱瑄求救。朱瑄命令朱瑾出兵救援，打敗了秦宗權，朱全忠於是與朱瑄結下十分深厚的情誼。朱全忠狡詐而反復無常，對相鄰的藩鎮虎視眈眈。這時秦宗權已被他消滅，他於是猛攻徐州。時溥向朱瑄求救，朱瑄致信朱全忠，請他放過時溥講和，朱全忠祇是假裝答應了他。朱瑄因自己有恩於朱全忠，派使者去責備他，又命令朱瑾出兵救援時溥。朱全忠平定了徐州、泗州以後，就調遣軍隊攻打鄆州。三四年間，每到春季秋季就進入鄆州境内搶掠，百姓不能從事耕織，人口被俘虜的有十分之五六，朱瑄防禦戒備弄得精疲力竭。景福末年，朱瑄與弟弟朱瑾會合兩鎮的兵力，與汴州軍隊在魚山下大戰，朱瑄、朱瑾都被打敗，士兵們被俘。汴州將領朱友裕用長溝圍城。乾寧四年正月，城中糧盡，朱瑄與妻子榮氏逃出，到中都被當地人殺死，把首級送到汴州。榮氏到汴州後當了尼姑。

朱瑾

朱瑾，瑄之母弟，驍果善戰。初乾符末，朝廷以將軍齊克讓爲兗州節度，瑾將襲取之，乃求婚於克讓。及親迎，瑾選勇士衛從，禮會之夜竊發，逐克讓，遂據城稱留後。朝廷不獲已，以節鉞授之。及朱瑄平，汴人移兵攻兗，經年食盡，瑾出城求食，比還，爲别將所拒，不得入，乃渡淮依楊行密。行密寵待之，用爲壽州刺史，大敗汴軍于清口，自此全忠不敢以兵渡淮。瑾 楊溥時謀亂，爲徐知訓所殺。

朱瑾是朱瑄的同母弟弟，他勇猛善戰。當初乾符末年，朝廷任命將軍齊克讓爲兗州節度使，朱瑾企圖襲擊奪占兗州，於是向齊克讓請求聯姻。到迎親時，朱瑾挑選勇士隨從護衛，在婚禮之夜突然發兵奇襲，驅逐了齊克讓，於是占據州城自稱留後。朝廷迫不得已，把節度使的節鉞授予他。到朱瑄被平定後，汴州軍隊調轉兵力攻打兗州，過了一年糧食耗盡，朱瑾出城尋找糧食，到返回時，受到其他將領的拒絶，不能進城，於是渡過淮河投靠了楊行密。楊行密寵信他，任用他爲壽州刺史，他在清口大敗汴軍，從此以後朱全忠不敢派兵渡過淮河。朱瑾在楊溥統治時反叛，被徐知訓殺死。

史臣曰：疾風知勁草，世亂見忠臣，誠哉是言也。土運中微，賊巢僭越，藩伯勤王，赴難者率有聲而無實。唯重榮斬賊使於近關，處存舉義師於安喜，横身泣赴，不顧禍患，遂

史臣曰：疾風知勁草，亂世見忠臣，此話千真萬確啊。大唐國運衰落，逆賊黄巢越分竊號稱帝，各地藩鎮起兵救援王室，趕救國難的大多祇説而不行動。祇有王重榮在近關之地斬殺了賊使，王處存在安喜興起正義之師，奮不顧身痛哭

得義徒雲合，逆黨勢窮。宜乎服冕乘軒，傳家胙土。而重榮傷於峻法，嚴而少恩，禍發輿臺，誠悲枉横。高駢起家禁旅，頗立功名，玩寇崇妖，致茲狼籍。後來勛德，可誡前車。瑄、溥不以善取，固宜凶終。瑾持此狼心，安逃虎口？王綱之紊，群盗及茲，復何言哉！

着前往救國難，不避禍難，於是能够聚集正義之師，使逆黨陷於絶境。難怪要身穿朝服乘坐軒車，富貴傳家獲得封地。然而王重榮的聲名受到嚴刑峻法的損害，他過於嚴厲而很少恩惠，災禍産生於部下小人，横遭殺身實在可悲。高駢出身於禁軍，立下顯赫功名，玩忽法令縱容寇盗崇信妖邪，致使身陷困境。以後建立功德的人，可以作爲前車之鑒。朱瑄、時溥的權位不是正當取得的，理應得到壞的結局。朱瑾懷有那種狼子野心，怎能逃脱虎口？朝廷法度混亂，群盗猖獗到如此地步，還有什麽話好説！

贊曰：王者撫運，居安慮危。不以德處，即爲盗窺。乾坤蕩覆，生聚流離。讀駢章疏，可爲涕洟。

贊曰：王者安定天下，居安思危。不能以德來治理，就會受到盗賊的窺伺。天地傾覆，百姓流離。讀高駢的章疏，使人流淚。

舊唐書卷一百八十三

列傳第一百三十三

外　戚

獨孤懷恩　竇德明（侄）懷貞（族弟）孝諶（孝諶子）希瑊 希球 希瓘（希瓘從父弟）維鍌　長孫敞（從父弟）操 趙持滿（附）

武承嗣（子）延秀（從父弟）三思（三思子）崇訓（從祖弟）懿宗 攸暨（攸暨妻）太平公主（從父弟）攸緒 薛懷義（附）

韋溫　王仁皎（子）守一　吴溆（弟）凑　竇覦　柳晟　王子顔

自古后族，能以德禮進退、全宗保名者，鮮矣。蓋恃宫掖之寵，接宴私之歡，高爵厚禄驕其内，聲色服玩惑於外，莫知師友之訓，不達危亡之道。故以中才處之，罕不覆敗，亦由重植之木，自然顛披也。明哲之君，知驕侈之易滿，榮寵之難保，授任各當其才，禄位不過其量，告之以天命不易，誡之以大義滅親，使居無過之地，永享不貲之福，與國終始，不失其所以親也。《易》曰："震來虩虩，恐致福也。"又曰："婦子嘻嘻，失家節也。"與其愛而失節，曷若懼而致福？魏氏懲漢人之敗，著矯枉之法：幼主嗣位，母后不得臨朝；外氏無功，時主不得封爵。雖曰刻薄，而卞、甄之族，竟無大過。皇唐受命，長孫、竇氏以勛賢任職，而武氏、韋氏以盈滿致覆。夫廢興者，豈天命哉，蓋人事也。竇威、長孫無忌各自有傳，其餘載其得失，爲《外戚傳》，以存鑒誡焉。

自古以來皇后的家族，能够以德和禮進退、保全宗族和名望的，少得很了。這是由於他們依仗皇后在宫中的尊寵地位，可以享受皇家私宴的歡樂，内心因高官厚禄而驕横，表面被聲色服玩所迷惑，不知道師友的訓誨，不懂得危亡的道理。所以一般的人處在這樣的環境中，很少有不敗落的。這就像移動樹木，自然會拔根折枝倒仆於地。明哲的君主，知道驕侈容易滿溢，榮寵難於保全，因而依據他們的才能授任官職，賜給的榮禄不過分，告誡他們天道有常之理，告誡他們應當大義滅親，使他們處於尊貴的地位而不犯過錯，有永遠享不盡的福分，與國家同終始，這纔不失親愛的本意。《易經》上説："畏懼威嚴而檢束自身可以招來福禄。"又説："婦人嘻笑無度，就會失去名節，敗壞家聲。"與其因寵愛而使她失節，怎如常懷警懼之心保持謹慎行爲而得到福禄？魏氏吸取漢人敗亡的教訓，制定了矯枉的辦法：幼年君主繼位，母后不能當政；外戚没有功勞，皇帝不給封爵。這樣做雖然刻薄，但卞后、甄后的家族，終究没有犯大的過錯。皇唐受命以來，長孫氏、竇氏是憑功勛賢能而任職，而武氏、韋氏則是因驕奢自滿而招致覆亡。這廢和

興，難道是天命嗎，都是因人而異啊！竇威、長孫無忌各自有傳，這裏記載其餘外戚的得失，撰成《外戚傳》，存之以爲鑒誡。

獨孤懷恩

獨孤懷恩，元貞皇后弟之子也。父整，隋涿郡太守。

獨孤懷恩，是元貞皇后弟弟的兒子。父親名整，是隋涿郡太守。

懷恩幼時，以獻皇后之侄，養於宫中。後仕爲鄠縣令。高祖平京城，授長安令，在職嚴明，甚得時譽。及高祖受禪，擢拜工部尚書。時虞州刺史韋義節擊堯君素於蒲州，而義節文吏怯懦，頻戰不利。高祖遣懷恩代總其衆，懷恩督兵城下，爲賊所拒，頻戰不利，高祖切讓之，因是怨望。高祖嘗戲之曰："弟姑子悉爲天子，次當舅子乎？"懷恩遂自以爲符命，每扼腕曰："我家豈女獨富貴耶？"由是陰圖異計。

懷恩小時候，因是獻皇后的侄兒，被養育在宫裏。後來任鄠縣令。高祖平定京城，授任長安令，在任期間嚴正清明，很受時人稱道。等到高祖接受禪讓當了皇帝，提升他任工部尚書。當時虞州刺史韋義節在蒲州攻打堯君素，韋義節是文官，膽子小，連續交戰失利。高祖派獨孤懷恩接替他統領兵衆，獨孤懷恩督兵來到城下，遭到賊兵抵抗，接連幾仗失利，高祖狠狠責備他，因此産生怨恨之心。高祖曾和他開玩笑說："賢弟姑姑的兒子都做了天子，接下來輪到舅子了吧？"於是獨孤懷恩自以爲符合天命，經常扼腕嘆息道："我家難道衹有女子能享富貴嗎？"從此陰謀反叛。

時虞鄉南山多群盗，劉武周將宋金剛寇陷澮州，高祖悉發關中卒以隸太宗，屯於柏壁。懷恩遂與解縣令榮静、前五原縣主簿元君實謀引王行本兵及武周連和，與山賊劫永豐倉而斷柏壁糧道，割河東地以啖武周。事臨發，會夏縣人吕崇茂殺縣令，據縣起兵應武周。高祖遣懷恩與永安王孝基、陝州總管于筠、内史侍郎唐儉攻崇茂。宋金剛潛兵來襲，諸將盡没，君實與開府劉讓亦同陷于賊中，遂泄懷恩之謀。既而懷恩逃歸，高祖復令率師攻蒲州。唐儉在賊中，説賊將尉遲敬德，請使讓還，連和罷兵，遂使發其事。會堯君素爲其下所殺，小帥王行本以蒲州降，懷恩勒兵入據其城。高祖將濟河，已御舟矣，會讓至，乃使召懷恩，懷恩不知事已泄，輕舟來赴。及中流而執之，收其黨按驗，遂誅之，時年三十六，籍没其

當時虞鄉南山盗賊很多，劉武周的將領宋金剛打下了澮州，高祖把關中軍隊都調出來交太宗統領，屯駐在柏壁。獨孤懷恩就和解縣令榮静、前五原縣主簿元君實謀劃招引王行本的兵馬跟劉武周聯合，與山賊搶劫永豐倉從而切斷通往柏壁的運糧通道，割河東地送給劉武周。舉事以前，恰逢夏縣人吕崇茂殺死縣令，占據縣城起兵響應劉武周。高祖派獨孤懷恩和永安王李孝基、陝州總管于筠、内史侍郎唐儉去攻打吕崇茂。宋金剛帶兵來偷襲，諸將都被俘虜，元君實和開府劉讓也一同被賊抓住，便泄露了獨孤懷恩的陰謀。不久獨孤懷恩逃回，高祖又派他帶兵攻打蒲州。唐儉在賊營中，游説賊將尉遲敬德，請他放回劉讓，講和罷兵，就命劉讓揭發獨孤懷恩的事情。恰好這時堯君素被他的部下殺死，小帥王行本獻蒲州投降，獨孤懷恩領兵進據州城。高祖正要渡河，已經上了船，正好劉讓趕到。高祖就派人召獨孤懷恩前來，獨孤懷恩不知道事情已經敗露，單舟來到。船到中流，就被抓獲，拘捕他的黨羽審訊，事情屬實，於是把獨孤懷恩殺掉，這時獨

家。

孤懷恩三十六歲，家産被抄没入官府。

竇德明

竇德明，太穆順聖皇后兄之孫也。祖照，尚後魏文帝女義陽公主，封鉅鹿公。父彦，襲父封，仕隋爲西平郡守。德明少師事陳留 王孝逸，頗涉文史。會漢王 諒作亂，遣其將綦良攻黎州，德明時年十八，募得五千人，倍道而進，號令嚴整，一戰破之。以功累拜齊王府屬，坐事免。及義師圍長安，永安王 孝基、襄邑王 神符、江夏王 道宗及高祖之婿竇誕、趙慈景并繫獄，隋將衛文昇、陰世師欲殺之。德明謂文昇曰："罪不在此輩，殺之無傷於彼，適足招怨。"文昇乃止。及謁見高祖，竟不自言，時人稱其長者。武德初，拜考功郎中。從太宗擊王世充，頻有戰功，封顯武男。貞觀初，歷常、愛二州刺史。尋卒。

竇德明，是太穆順聖皇后哥哥的孫子。祖父名照，娶後魏文帝的女兒義陽公主，封鉅鹿公。父親名彦，承襲父封，在隋朝官任西平郡守。竇德明年輕時拜陳留 王孝逸爲師，博覽文史。時逢漢王 楊諒叛亂，派他的將領綦良攻打黎州，竇德明當時十八歲，招募了五千人，兼程前進，號令嚴明，一戰就打敗叛軍。因功屢次封授任齊王府屬官，因事免職。等到高祖義師包圍長安，永安王 李孝基、襄邑王 李神符、江夏王 李道宗和高祖的女婿竇誕、趙慈景都被關進監獄，隋將衛文昇、陰世師想殺死他們。竇德明對衛文昇説："罪不在這些人身上，殺了他們對對方没什麽傷害，正好招來怨恨。"衛文昇於是作罷。後來竇德明謁見高祖，絶口不提這事，當時人稱贊他有長者之風。武德初年，拜授考功郎中。跟隨太宗攻打王世充，立下很多戰功，封顯武男。貞觀初年，歷任常、愛二州刺史。不久去世。

弟德玄，高宗時爲左相。

弟弟名德玄，高宗時爲左相。

竇懷貞

德玄子懷貞。懷貞少有名譽，時兄弟宗族并以輿馬爲事，懷貞獨折節自修，衣服儉素。聖曆中爲清河令，治有能名。俄歷越州都督、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所在皆以清幹著稱。

神龍二年，累遷御史大夫兼檢校雍州長史。時韋庶人及安樂公主等干預朝政，懷貞每諂順委曲取容，改名從一，以避后父之諱，自是名稱日損。庶人微時乳母王氏，本蠻婢也，特封莒國夫人，嫁爲懷貞妻。俗謂乳母之婿爲阿奢，懷貞每因謁見之次及進表疏，列在官位，必曰皇后阿奢，時人或以國奢呼之，初無慚色。宦官用權，懷貞尤所畏敬，每視事聽訟，見無鬚者，誤以接之。監察御史魏傳弓嘗以内常侍輔信義尤縱暴，將奏劾

竇德玄的兒子名懷貞。竇懷貞年輕時就有名氣，當時他的兄弟宗族都以車馬精美爲能事，祇有竇懷貞克己自修，衣服儉樸。聖曆年間任清河令，治理有方，頗有名聲。歷任越州都督、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所到之處都以清明精幹著稱。

神龍二年，屢次遷升爲御史大夫兼檢校雍州長史。當時韋庶人和安樂公主等干預朝政，竇懷貞經常曲意諂媚以討取她們的歡心，他改名從一，以避韋后父親的名諱，從此名聲越來越壞。韋庶人微賤時候的乳母王氏，本來是個蠻婢，這時特地封爲莒國夫人，嫁與竇懷貞爲妻。當時習俗稱呼乳母的丈夫爲阿奢，竇懷貞每次謁見和進上表疏，開列官位，必定自稱皇后阿奢，當時有人就稱他爲國奢，他没有一點羞慚之色。宦官弄權，竇懷貞對他們尤其畏懼恭敬，每當處理政務聽取訴訟時，一見没有鬍鬚的人，都誤以爲是宦官而殷勤接待。監察御史魏傳弓曾因内常侍輔信

之，懷貞曰：“輔常侍深爲安樂公主所信任，權勢甚高，言成禍福，何得輒有彈糾？”傳弓曰：“今王綱漸壞，君子道消，正由此輩擅權耳。若得今日殺之，明日受誅，無所恨。”懷貞無以答，但固止之。

義太橫暴放縱，要上奏章彈劾他，竇懷貞說：“輔常侍深爲安樂公主所信任，權勢很高，一句話就能定人禍福，怎麼可以輕易彈糾？”魏傳弓說：“現在王綱逐漸敗壞，君子之道消亡，正是由於這些人專權放縱。如能今天殺了他，即使明日被斬也没有遺恨。”竇懷貞無言以對，衹是一個勁地勸阻他。

韋庶人敗，左遷濠州司馬。尋擢授益州大都督府長史。以附會太平公主，累拜侍中、兼御史大夫，代韋安石爲尚書左僕射，監修國史，賜爵魏國公。睿宗爲金仙、玉真二公主創立兩觀，料功甚多，時議皆以爲不可，唯懷貞贊成其事，躬自監役。懷貞族弟詹事司直維鍙謂懷貞曰：“兄位極台衮，當思獻可替否，以輔明主。奈何校量瓦木，廁迹工匠之間，欲令海内何所瞻仰也？”懷貞不能對，而監作如故。時人爲之語曰：“竇僕射前爲韋氏國𡚱，後作公主邑丞。”言懷貞伏事公主，同於邑官也。先天二年，太平公主逆謀事泄，懷貞懼罪，投水而死，追戮其尸，改姓毒氏。

韋庶人失敗，竇懷貞降爲濠州司馬。不久升遷爲益州大都督府長史。因爲依附太平公主，屢次授任侍中、兼御史大夫，代替韋安石爲尚書左僕射，監修國史，賜爵魏國公。睿宗要爲金仙、玉真二公主創建兩座道觀，需要很多人力和物力，當時討論此事的人都認爲不可，衹有竇懷貞贊同這事，親自監工。竇懷貞的族弟詹事司直竇維鍙對竇懷貞說：“兄長官至臺輔位極人臣，應當想着對君王勸善規過議興議革，以輔佐明主。怎能計算瓦木，混迹於工匠之間，想使天下人瞻仰你什麽呢？”竇懷貞無言可答，但仍照常監工。當時人給他編了句話說：“竇僕射先前是韋氏國𡚱，後來又作公主邑丞。”是説竇懷貞曲意服侍公主，就像是公主封邑的官員。先天二年，太平公主反謀敗露，竇懷貞畏罪，投水而死，皇帝下令將其暴尸示衆，改姓毒氏。

竇孝諶　竇希瑊　竇希球　竇希瓘　竇瑰

德明族弟孝諶。孝諶，刑部尚書誕之子，昭成順聖皇后父也。則天時，歷太常少卿、潤州刺史。長壽二年，后母龐氏被酷吏所陷，誣與后咒詛不道，孝諶左遷羅州司馬而卒。

子希瑊、希球、希瓘，并流嶺南。神龍初，隨例雪免。景雲年，追贈孝諶太尉、邠國公，希瑊襲爵。玄宗即位，加贈孝諶太保，希瑊等以舅氏，甚見優寵。希瑊累遷太子少傅、豳國公，尋卒。希球官至太子賓客，封冀國公，開元二十七年卒。及卒，謚曰靖。希瓘初賜爵畢國公，後改名瑰，初爲左散騎常侍，及希球卒，因授開府儀同三司。玄宗以早失太后，

竇德明族弟名孝諶。竇孝諶是刑部尚書竇誕的兒子，昭成順聖皇后的父親。武則天時，歷任太常少卿、潤州刺史。長壽二年，皇后母親龐氏被酷吏陷害，誣告她和皇后施法詛咒大逆不道，竇孝諶因此降爲羅州司馬而去世。

兒子名希瑊、希球、希瓘，都流放到嶺南。神龍初年，按照慣例雪冤免罪。景雲年間，追贈竇孝諶爲太尉、邠國公，由竇希瑊繼承爵位。玄宗即位，加贈竇孝諶爲太保，竇希瑊等因是玄宗的舅舅，很受優待寵信。竇希瑊多次升遷任太子少傅、豳國公，不久去世。竇希球官做到太子賓客，封冀國公，開元二十七年去世。去世後，謚號靖。竇希瓘最初賜爵爲畢國公，後改名瑰，起初任職爲左散騎常侍，等到竇希球去世，授爲開府儀同三司。玄宗因太后早逝，特別看重外家，

尤重外家，瑰兄弟三人皆國公，食實封。瑰子鍔，又尚玄宗女永昌長公主，恩寵賜賚，實爲厚矣。而兄弟皆貪鄙，過自封植，瑰又甚之。天寶七年，有竇勉潛交巫祝，勉犯法，瑰坐信其詭説，被停官，放歸田園。尋以尊老，又授開府儀同三司，依舊朝會。十三載十二月卒，玄宗哭於行在，贈司徒，財貨巨萬。

竇瑰兄弟三人都是國公，享有實封。竇瑰兒子名竇鍔，又娶了玄宗女兒永昌長公主，恩寵賞賜，實在優厚。但兄弟幾個都很貪婪，過分聚斂財富，竇瑰更甚。天寶七年，有個叫竇勉的人私下結交巫祝，竇勉犯了法，竇瑰因相信他的邪説而受到牽連，被停免官職，放回田園。不久因爲尊老，又授他爲開府儀同三司，仍舊參加朝會。十三載十二月去世，玄宗哭於行宫，追贈司徒，賜巨萬財貨。

竇維鍌

瑰從父弟維鍌，好學，以撰著爲業。時宗族咸以外戚，崇飾輿馬，維鍌獨清儉自守。中書令張説、黄門侍郎盧藏用、給事中裴子餘皆與之親善。官至水部郎中卒。撰《吉凶禮要》二十卷行於代。

竇瑰堂弟名維鍌，喜好學習，以撰寫書籍爲業。當時同宗族的人都因爲是外戚，車馬裝飾得很講究，衹有竇維鍌清廉儉約、自守節操。中書令張説、黄門侍郎盧藏用、給事中裴子餘等都和他關係密切。官做到水部郎中去世。撰寫《吉凶禮要》二十卷流傳當代。

長孫敞

長孫敞，文德順聖皇后之叔父也。仕隋爲左衛郎將。煬帝幸江都，留敞守京城禁苑。及義旗入關，率子弟迎謁於新豐，從平京城，以功除將作少監。出爲杞州刺史。貞觀初，坐贓免。太宗以后親，常令内給絹以供私費。尋拜宗正少卿致仕，加金紫光禄大夫，累封平原郡公。卒，贈幽州都督，謚曰良，陪葬昭陵。

長孫敞，是文德順聖皇后的叔父。在隋做官任左衛郎將。隋煬帝行幸江都，留長孫敞守衛京城禁苑。等到高祖率軍入關，他率領子弟在新豐迎接拜見，跟着高祖平定京城長安，因功授任將作少監。出任杞州刺史。貞觀初年，因貪污免官。太宗因他是皇后的親屬，常叫宫内拿出絹帛供他私人花費。不久拜宗正少卿退休，加授金紫光禄大夫，屢次受封爲平原郡公。去世，追贈幽州都督，謚號良，陪葬昭陵。

長孫操

敞從父弟操，周大司徒、薛國公覽之子也。武德中，爲陝東道行臺金部郎中，出爲陜州刺史。自州東引水入城，以代井汲，百姓于今利之。貞觀中，歷洺州刺史、益揚二州都督府長史，并有善政。二十三年，以子詮尚太宗女新城公主，拜岐州刺史。永徽初，加金紫光禄大夫，賜爵樂壽男。尋卒，贈吏部尚書、并州都督，謚曰安。

長孫敞的堂弟名操，是北周大司徒、薛國公長孫覽的兒子。武德年間，任陝東道行臺金部郎中，出任陜州刺史。從州東引水入城，來替代鑿井汲水，百姓至今仍得其利。貞觀年間，歷任洺州刺史、益揚二州都督府長史，政績都很好。二十三年，因爲兒子長孫詮娶太宗女新城公主，拜授岐州刺史。永徽初年，加授金紫光禄大夫，賜爵樂壽男。不久去世，追贈吏部尚書、并州都督，謚號叫安。

詮官至尚衣奉御。詮即侍中韓瑗妻弟也，及瑗得罪，事連於詮，減死

長孫詮官做到尚衣奉御。長孫詮就是侍中韓瑗的妻弟，等韓瑗獲罪，事情牽連到長孫詮，免

配流嶲州。詮至流所，縣令希旨杖殺之。

去死罪流放到嶲州。長孫詮到了流放地，縣令迎合武則天的旨意用木棍把他打死。

趙持滿

詮之甥有趙持滿者，工書善射，力搏猛獸，捷及奔馬，而親仁愛衆，多所交結，京師無貴賤皆愛慕之。初爲涼州長史，嘗逐野馬，自後射之，無不洞于胸腋，邊人深伏之。許敬宗懼其作難，誣與詮及無忌同反。及拷訊，終無異詞，且曰："身可殺，辭不可奪。"吏竟代爲款以殺之。

長孫詮有個外甥叫趙持滿，字寫得好又擅長射箭，力氣大得可和猛獸搏鬥，跑起來能追上奔馬，而且和氣仁義愛和衆人交往，結交了很多朋友，京城人不論貴賤都喜歡他。起初任涼州長史，曾追逐野馬，從後邊用箭射，沒有不穿透胸腋的，邊地之人深爲畏服。許敬宗怕他發難，誣陷他和長孫詮、長孫無忌一同反叛。他被拷打審訊，始終不承認謀反，并且說："身可殺，口供不可變。"獄吏最后代他寫了供詞殺了他。

武承嗣

武承嗣，荆州都督士彠之孫，則天順聖皇后兄子也。初，士彠娶相里氏，生元慶、元爽。又娶楊氏，生三女：長適越王府功曹賀蘭越石，次則天，次適郭氏。士彠卒後，兄子惟良、懷運及元爽等遇楊氏失禮。及則天立爲皇后，追贈士彠爲司徒、周忠孝王，封楊氏代國夫人。賀蘭越石早卒，封其妻爲韓國夫人。尋又加贈士彠爲太尉，楊氏改封爲榮國夫人。時元慶仕爲宗正少卿，元爽爲少府少監，惟良爲衛尉少卿，榮國夫人恨其疇日薄己，諷皇后抗疏請出元慶等爲外職，佯爲退讓，其實惡之也。於是元慶爲龍州刺史，元爽爲濠州刺史，惟良爲始州刺史。元慶至州病卒，元爽自濠州又配流振州而死。

武承嗣，是荆州都督武士彠的孫子，則天順聖皇后哥哥的兒子。當初，武士彠娶相里氏，生了元慶、元爽。又娶楊氏，生了三個女兒：長女嫁給越王府功曹賀蘭越石，次女是則天，第三女嫁給郭氏。武士彠死後，他哥哥的兒子武惟良、武懷運和武元爽等人對楊氏不很禮貌。等到則天立爲皇后，追贈武士彠爲司徒、周忠孝王，封楊氏爲代國夫人。賀蘭越石早已去世，封他的妻子爲韓國夫人。不久又加贈武士彠爲太尉，楊氏改封爲榮國夫人。當時武元慶任宗正少卿，武元爽任少府少監，武惟良任衛尉少卿，榮國夫人恨他們過去對自己不好，上疏婉言勸告皇后請叫武元慶等人出任外職，假裝退讓，其實是厭惡他們。於是武元慶任龍州刺史，武元爽任濠州刺史，武惟良任始州刺史。武元慶到龍州病死，武元爽從濠州又流放到振州死去。

乾封年，惟良與弟淄州刺史懷運，以岳牧例集於泰山之下。時韓國夫人女賀蘭氏在宫中，頗承恩寵。則天意欲除之，諷高宗幸其母宅，因惟良等獻食，則天密令人以毒藥貯賀蘭氏食中，賀蘭氏食之，暴卒，歸罪於惟良、懷運，乃誅之。仍諷百僚抗表請改其姓爲蝮氏，絶其屬籍。元爽等緣坐配流嶺外而死。乃以韓國夫人之

乾封年間，武惟良和弟弟淄州刺史武懷運，以刺史身份按例聚集到泰山脚下。當時韓國夫人的女兒賀蘭氏在宫中，頗受高宗寵愛。則天想除掉她，就婉勸高宗臨幸她母親的家，由武惟良等人奉獻食物，則天暗中令人把毒藥藏在賀蘭氏的食物裏，賀蘭氏吃了以後，突然死亡，則天把罪責歸到武惟良、武懷運身上，殺死他們。又指使百官上表請求把武惟良等改姓蝮氏，削除他們的屬籍。武元爽等人也受牽連流放到嶺外死去。則

子敏之爲士彠嗣，改姓武氏，累拜左侍極、蘭臺太史，襲爵周國公。仍令鳩集學士李嗣真、吴兢之徒，於蘭臺刊正經史并著撰傳記。

敏之既年少色美，烝於榮國夫人，恃寵多愆犯，則天頗不悦之。咸亨二年，榮國夫人卒，則天出内大瑞錦，令敏之造佛像追福，敏之自隱用之。又司衛少卿楊思儉女有殊色，高宗及則天自選以爲太子妃，成有定日矣，敏之又逼而淫焉。及在榮國服内，私釋衰絰，著吉服，奏妓樂。時太平公主尚幼，往來榮國之家，宫人侍行，又嘗爲敏之所逼。俄而奸汚事發，配流雷州，行至韶州，以馬韁自縊而死。

承嗣，元爽子也。敏之死後，自嶺南召還，拜尚衣奉御，襲祖爵周國公。俄遷秘書監。則天臨朝，追尊士彠爲忠孝太皇，置崇先府官屬，五代祖已下皆爲王。嗣聖元年，以承嗣爲禮部尚書。尋除太常卿、同中書門下三品。垂拱中，轉春官尚書，依舊知政事。載初元年，代蘇良嗣爲文昌左相、同鳳閣鸞臺三品、兼知内史事。

天授元年，於東都創置武氏七廟，追尊周文王爲始祖文皇帝，王子武爲睿祖康皇帝，云武氏之先也。后五代祖贈太原靖王居常爲嚴祖成皇帝，高祖贈趙肅恭王克己爲肅祖章敬皇帝，曾祖贈魏康王儉爲烈祖昭安皇帝，祖贈周安成王華爲顯祖文穆皇帝，考忠孝太皇爲太祖孝明高皇帝，妣皆隨帝號曰皇后。元慶爲梁憲王，元爽爲魏德王。又追封伯父及兄弟俱爲王，諸姑姊爲長公主。於是封承嗣爲魏王，元慶子夏官尚書三思爲梁王，后從父兄子納言攸寧爲建昌王，太子通事舍人攸歸爲九江王，司

天又命韓國夫人的兒子賀蘭敏之做武士彠的繼嗣，改姓武氏，屢次拜授任左侍極、蘭臺太史，封爵周國公。并叫他聚集學士李嗣真、吴兢等人，在蘭臺校正經史并撰著傳記。

賀蘭敏之既年輕又漂亮，和榮國夫人私通，仗恃榮國夫人的寵愛常犯過錯，則天很不高興。咸亨二年，榮國夫人去世，則天拿出宫裏的大瑞錦，叫賀蘭敏之造佛像爲她祈求冥福，賀蘭敏之却私自留下來用掉。還有司衛少卿楊思儉的女兒非常漂亮，高宗和武則天親自選定她爲太子妃，已經説成并定好日子，賀蘭敏之又逼迫奸汚了她。在爲榮國夫人服喪期間，他又私自脱下喪服，穿上吉服，演奏伎樂取樂。當時太平公主還年幼，往來榮國夫人家，由宫人陪侍，又曾被賀蘭敏之逼迫。不久賀蘭敏之奸污之事敗露，配流雷州，走到韶州，用馬繮繩自縊而死。

武承嗣，是武元爽的兒子。賀蘭敏之死後，把他從嶺南召回，拜授尚衣奉御，襲祖爵周國公。很快升遷任秘書監。則天臨朝，追尊武士彠爲忠孝太皇，設置崇先府官屬，五世祖以下都封爲王。嗣聖元年，任命武承嗣爲禮部尚書。不久授任太常卿、同中書門下三品。垂拱年間，轉任春官尚書，依舊掌管政事。載初元年，代替蘇良嗣爲文昌左相、同鳳閣鸞臺三品、兼掌管内史事。

天授元年，在東都創建武氏七廟，追尊周文王爲始祖文皇帝，王子武爲睿祖康皇帝，以爲武氏的祖先。武后五世祖贈太原靖王武居常爲嚴祖成皇帝，高祖父贈趙肅恭王武克己爲肅祖章敬皇帝，曾祖父贈魏康王武儉爲烈祖昭安皇帝，祖父贈周安成王武華爲顯祖文穆皇帝，父親忠孝太皇爲太祖孝明高皇帝，他們的妻子都隨着帝號稱爲皇后。武元慶爲梁憲王，武元爽爲魏德王。又追封伯父和兄弟全都爲王，諸位姑姊均爲長公主。於是封武承嗣爲魏王，封武元慶的兒子夏官尚書武三思爲梁王，武后堂兄的兒子納言武攸寧爲建昌王，太子通事舍人武攸歸爲九江王，司禮卿武重規爲高平王，左衛親府中郎將武載德爲潁川王，右衛將軍武攸暨爲千乘王，司農卿武

禮卿重規爲高平王，左衛親府中郎將載德爲潁川王，右衛將軍攸暨爲千乘王，司農卿懿宗爲河内王，左千牛中郎將嗣宗爲臨川王，右衛勛二府中郎將攸宜爲建安王，尚乘直長攸望爲會稽王，太子通事舍人攸緒爲安平王，攸止爲恒安王。又封承嗣男延基爲南陽王，延秀爲淮陽王，三思男崇訓爲高陽王，崇烈爲新安王，后兄子贈陳王承業男延暉爲嗣陳王，延祚爲咸安王。

懿宗爲河内王，左千牛中郎將武嗣宗爲臨川王，右衛勛二府中郎將武攸宜爲建安王，尚乘直長武攸望爲會稽王，太子通事舍人武攸緒爲安平王，武攸止爲恒安王。又封武承嗣的兒子武延基爲南陽王，武延秀爲淮陽王，武三思的兒子武崇訓爲高陽王，武崇烈爲新安王，武后哥哥的兒子贈陳王武承業的兒子武延暉爲嗣陳王，武延祚爲咸安王。

承嗣嘗諷則天革命，盡誅皇室諸王及公卿中不附己者，承嗣從父弟三思又盛贊其計，天下于今冤之。俄又賜承嗣實封千户，仍監修國史。承嗣自爲次當爲皇儲，令鳳閣舍人張嘉福諷諭百姓抗表陳請，則天竟不許。如意元年，授特進。尋拜太子太保，罷知政事。承嗣以不得立爲皇太子，怏怏而卒，贈太尉、并州牧，謚曰宣。

武承嗣曾經勸説武則天革命，把唐皇室諸王和不依附自己的公卿全部殺掉，武承嗣的堂弟武三思又竭力贊成承嗣的謀劃，天下人至今還爲那些被殺的人叫屈。不久又賜給武承嗣實封一千户，并監修國史。武承嗣自以爲接下來就該立他爲皇儲，叫鳳閣舍人張嘉福誘勸百姓上表請求，則天最終没有允許。如意元年，任特進。不久拜授太子太保，罷免執掌政事的職權。武承嗣因爲没有被立爲皇太子，怏怏不樂而死去，追贈太尉、并州牧，謚號宣。

子延基襲爵，則天避其父名，封爲繼魏王。尋與其妻永泰郡主及懿德太子等，話及張易之兄弟出入宫中，恐有不利，後忿争不協，泄之，則天聞而大怒，咸令自殺。復以承嗣次子延義爲繼魏王。

兒子武延基襲爵，則天爲迴避他父親武承嗣的名諱，封他爲繼魏王。不久他和妻子永泰郡主及懿德太子等人，在談話中説到張易之兄弟出入宫中，恐怕於朝政不利，後來幾個人憤争不和，泄露了談話内容，則天聽了大怒，令他們全部自殺。又命武承嗣的次子武延義爲繼魏王。

中宗即位，侍中敬暉等以唐室中興，武氏諸王宜削其王爵，乃率群官上表曰：

中宗即位，侍中敬暉等人認爲唐室中興，應該削去武氏諸王的王爵，就率領衆官上表説道：

> 臣聞神器者，天下之至公，必歸乎有德；皇極者，域中之大寶，必順乎天命。歷考前古，詳觀帝業，皆不并興，莫有二主。故三皇氏没而五帝氏興，夏、商氏衰而周、漢氏作。何則？帝王之曆數，必應乎五行，水盛則火衰，木衰則金盛；天地之運也，合乎四時，春往則夏來，暑退則

> 臣聽説國家皇權，是天下最公正的東西，必須歸於有德之人；皇帝的治亂之道，於國家極爲重要，必須順應天命。縱考前古歷史，詳觀帝王事業，從來没有兩個王室一同興起，没有兩個君主同時當政。所以三皇没落而五帝崛起，夏、商衰微而周、漢興盛。爲什麽呢？因爲帝王的曆數，要合於五行的規律，水德盛則火德衰，木德衰則金德盛；天地的運行，要合於四時順序，春去則

寒集。則知五行之數也，帝王不可違，違之則宗社不安，生人不理；四時之序，天地不能變，變之則霜露不均，水旱交錯。自有隋失御，海內崩離，天曆之重，歸于唐室。萬方樂業，荷撥亂之功；三聖重光，布生成之德。可謂有功於四海，有德於蒸人。自弘道遏密，生靈降禍，百辟哀號，如喪考妣。則天皇后臨御帝圖，明目達聰，躬親庶績。則有讒邪凶孽，誣惑睿德，構害宗枝，誅夷殆盡，英藩賢戚，百不一存，餘類在者，投竄荒裔。冤酷人神，感傷天地，忠臣義士，實所痛心。自天授之際，時稱改革，武家子侄，咸樹封建，十餘年間，實亦榮極。于時唐室藩屏，豈得并封，故知事有升降，時使然也。今則天皇帝厭倦萬機，神器大寶，重歸陛下。百姓謳歌，欣復唐業，上至卿士，下及蒼生，黄髮之倫，童兒之輩，莫不歡欣舞忭，如見父母。豈不以唐家恩德，感幽祇之心；陛下仁明，順天下之望？今皇業重構，聖祚中興，神祇之道，有助於先德矣，黎人之誠，無負於陛下矣。臣又聞之，業不兩盛，事不兩大，故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前聖之格言，先哲之明誡。自皇明反正，天命惟新，武家諸王，封建依舊，生者既加茅土，死者仍追賦邑，萬姓失望，卿士寒心。何則？開闢已來，罕有斯理；帝王之道，實無此法。陛下縱欲開恩以行私惠，豈可違五行之曆數乎？乖四時之寒暑乎？又海內衆情，朝廷竊議，爲武氏諸

夏來，暑退則寒臨。可知五行的運數，帝王也不可以違背，違背了就會使國家不能穩定，百姓不得安寧；四季的順序，天地也不能改變，改變了就會霜露不均，水旱交錯發生。自從隋朝失去天下，國家分崩離析，順應天命的重任，歸到了唐室。全國人民能安居樂業，全仗唐室撥亂反正的功勞；三聖相繼統治，廣布生養撫育的恩德。可以説是有功於國家，有德於百姓。自從弘道年間高宗皇帝駕崩，百姓遭禍，群臣慟哭，如喪父母。則天皇后臨朝執政，目明耳聰，親自處理各種政務。這時出現了讒邪奸凶，迷惑聖德，陷害唐室宗戚，使之被殺戮幾盡，英明的藩王和賢明的國戚，百不存一，僥幸活下來的，也被流放荒遠之地。人神深感冤酷，天地也覺傷悲，忠臣義士，實在爲之痛心。自從天授年間以來，當時號稱改革，武家的子侄，都分封爲王，十多年來，已榮顯到了極點。那時唐室宗親，豈能和他們同時受封，由此可知事情有升有降，都是時勢變化的結果。如今則天皇帝已經厭倦政事，國家社稷，重新送還陛下。百姓贊美歌頌，喜慶唐室大業的恢復，上到卿士，下及黎民，黄髮老人，少年幼童，無不歡欣鼓舞，如同重見父母。這難道不是唐家的恩德，感動了神鬼之心；陛下的仁明，順應了天下之望？現在皇業重造，國運中興，可見神明之靈驗，有助於祖先恩德，百姓之誠心，没有辜負於陛下了。臣又聽説，業不能兩盛，事不能兩全，所以天無二日，國無二主，這都是前聖的格言，先哲的明誡。自從唐室恢復帝位，改革舊政實施新法，但武家諸王，仍分封爲王，生者要增加封地，死者還要追贈賦邑，真使百姓失望，卿士寒心。爲什麼呢？因爲自從開天闢地以來，很少見到這種情況，帝王之道，實在没有這種法規。陛下即使想開恩推行私人恩惠，難道可以違背五行的曆數嗎？違背四季的寒暑嗎？再者天下百姓的心情，朝臣私下的議論，爲武氏諸王本身着

王身計，亦適將有損。何則？處之未得其所，居之實恐不安，陛下雖欲寵之，翻乃陷之，不遵古典故也。且唐曆有歸，周命已去，爵重則難保，祿薄則易全。又則天皇帝親政之時，武氏諸王，亦分外職。今居京輦，不降舊封，天下之心，竊將不可。陛下縱欲敦崇外戚，曲流恩貸，奈宗廟社稷之計何？奈卿士黎庶之議何？伏願陛下爲社稷之遠圖，割私情之小愛，内崇經邦之要，外順遐邇之心，豈不固宗社之基，允人靈之願？則陛下巍巍之業，貫三光而洞九泉；親親之義，上有倫而下有序。臣特承榮寵，思竭丹赤，既爲唐臣，實爲唐計，伏乞聖慈，俯垂矜納。

中書舍人岑羲之詞也。上答曰：

朕嘗因暇景，博覽前修，帝籍皇圖，略稽其迹。至若二靈肇判，三才聿興，驪連 栗陸之辰，尊盧 大庭之日，時猶朴略，未著圖書。洎乎出《震》應期，畫八卦而成象，炎皇御曆，播百穀以興農，車服創於軒轅之朝，曆象建於唐堯之代，封建之事，闕爾無聞。自周 漢已來，方崇藩屏。至於三微更王，五運迭興，以古揆今，事迹有爽。比者别宗撫曆，異姓興邦，伏以則天大聖皇帝，内輔外臨，將五十載，在朕躬則爲慈母，於士庶即是明君。往者垂拱之中，嗣皇臨政，當此之際，魯 衛并存。及乎全節興妖，琅邪構逆，災連七國，釁結三監，既行大義之懷，遂有泣誅之事。周 唐革命，蓋爲從

想，這樣做也是有損無益。爲什麽呢？因爲給他們的恩寵與他們的身份才能不符，他們接受了恐怕倒不安全，陛下雖然想寵榮他們，反而害了他們，這是不遵循古制的緣故。而且曆數歸唐，周命已去，爵位重了就難保全，俸禄薄了反易平安。再者則天皇帝親政之時，武氏諸王，也有分任外職的。現在都住在京城，又不降低舊日封爵，天下人的心裏，都會私下認爲不妥。陛下縱然想厚待外戚，曲意流布恩德，但對宗廟社稷的大事又將怎麽辦？對卿士百姓的議論又將怎麽辦？希望陛下爲了社稷長遠考慮，割捨私情小愛，對内推崇治國根本，對外順應遠近人心，這樣豈不穩固了宗廟社稷的根基，順應了人神的願望？這樣陛下的巍巍大業，就會上貫蒼天而下照九泉；親親的情義，就會上有倫而下有序。臣特承榮寵，想盡赤誠之心，既然身爲唐臣，實爲唐室考慮，懇請聖上慈悲，采納臣的建議。

以上爲中書舍人岑羲的文詞。中宗答覆説：

朕曾在閑暇之時，博覽前代史書，帝王圖籍，大概考察他們的事迹。至如天地開闢，天、地、人的出現，遠古的驪連 栗陸之世，尊盧 大庭之時，當時還樸素粗略，没有圖書。等到伏羲的《震》應運而出，畫八卦而成象，炎帝治世，播百穀以興農，車服創制於軒轅之朝，曆象始建於唐堯之代，分封土地建立邦國之事，還未曾聽説過。自從周、漢以來，纔重視宗室屏障。至於夏、商、周相繼稱王，五運交互興替，以古來度今，事迹清楚明白。前段時間由别宗來掌握天曆，由異姓來興邦建國，則天大聖皇帝，内輔政而外臨朝，將近五十年，對朕而言是慈母，對士民而言是明君。過去垂拱年間，嗣皇聽政，當此之際，魯 衛并存。到全節興起妖氛，琅邪王 李冲反逆，災連如同吴楚七國造反，禍結如同管叔、蔡叔、霍叔三監，衹有在奉行大義滅親的胸懷之後，纔有流淚誅殺的事情。周 唐革命，當是從權之

權，子侄封王，國之常典。卿等表云"天授之際，武家封建，唐家藩屏，豈得并封"者，至如千里一房，不預逆謀，還依姓李，無改舊惠，豈非善惡區分，申明逆順矣？今以聖上乖豫，高枕怡神，委政朕躬，纂承丕緒。昨者二月之首，攸暨等屢請削封，朕獨斷襟懷，不依來請。昔漢祖以布衣取天下，猶封異姓爲王，況朕以累聖開基，豈可削封外族。群公等以天無二日，土無二王，抗表紫庭，用申丹懇者。然以賞罰之典，經國大綱，攸暨、三思，皆悉預告凶竪，雖不親冒白刃，而亦早獻丹誠，今若却除舊封，便慮有功難勸。

計，子侄封王，也是國家常典。卿等表中所說"天授之際，武家分封建邦，唐室宗親藩屏，豈得同封"，而像李千里一房，没有參與謀反，還依舊姓李，不改舊恩，這難道不是區分善惡，申明順逆嗎？如今聖上身體欠安，高枕養神，委朕處理朝政，使繼承大業。從前在二月初，武攸暨等屢次請求削去封號，我獨自決斷，没有依從他們的請求。過去漢高祖以布衣奪取天下，還封異姓爲王，何況朕是繼承祖上基業，豈能削去外族的封號？諸公以天無二日，國無二主爲理由，上表宫廷，申明忠懇，但賞罰之刑，是治國的大綱，武攸暨、武三思，都預先告發了凶黨，雖然没有親冒白刃殺賊，也早已奉獻一片赤誠，現在如果除去舊封，就怕難以奬勸功勛之人。

於是降封梁王三思爲德静郡王，量减實封二百户，定王、駙馬都尉攸暨爲樂壽郡王，河内郡王懿宗爲耿國公，建昌郡王攸寧爲江國公，會稽郡王攸望爲鄭國公，臨川郡王嗣宗爲管國公，建安郡王攸宜爲息國公，高平郡王重規爲鄶國公，繼魏王延義爲魏國公，安平郡王攸緒爲巢國公，高陽郡王、駙馬都尉崇訓爲酇國公，淮陽郡王延秀爲桓國公，咸安郡王延祚爲咸安郡公。

於是降封梁王武三思爲德静郡王，酌量减去實封二百户，定王、駙馬都尉武攸暨爲樂壽郡王，河内郡王武懿宗爲耿國公，建昌郡王武攸寧爲江國公，會稽郡王武攸望爲鄭國公，臨川郡王武嗣宗爲管國公，建安郡王武攸宜爲息國公，高平郡王武重規爲鄶國公，繼魏王武延義爲魏國公，安平郡王武攸緒爲巢國公，高陽郡王、駙馬都尉武崇訓爲酇國公，淮陽郡王武延秀爲桓國公，咸安郡王武延祚爲咸安郡公。

中宗時，嗣宗至曹州刺史，攸宜工部尚書，重規岐州刺史，相次病卒。攸望至太常卿，左遷春州司馬而死。延秀伏誅後，武氏宗屬緣坐誅死及配流，殆將盡矣。先天二年，制削士彠帝號，依舊追贈太原王，妻楊氏亦削后號，依舊爲太原王妃。

中宗時，武嗣宗官做到曹州刺史，武攸宜做到工部尚書，武重規做到岐州刺史，陸續病死。武攸望做到太常卿，降任春州司馬死去。武延秀被殺後，武氏宗屬連坐處死和流放，差不多都完了。先天二年，下制削去武士彠的帝號，仍舊追贈太原王，妻楊氏也削去后號，仍舊爲太原王妃。

武延秀

延秀，承嗣第二子也。則天時，突厥默啜上言有女請和親，制延秀與閻知微俱往突厥，將親迎默啜女爲

武延秀，是武承嗣第二個兒子。則天之時，突厥默啜上言說他有個女兒請求與唐室和親，則天下制令武延秀和閻知微一起去突厥，準備親

妻。既而默啜執知微，入寇趙、定等州，故延秀久不得還。神龍初，默啜更請通和，先令延秀送款，始得歸，封桓國公，又授左衛中郎將。時武崇訓爲安樂公主婿，即延秀從父兄，數引至主第。延秀久在蕃中，解突厥語，常於主第，延秀唱突厥歌，作胡旋舞，有姿媚，主甚喜之。及崇訓死，延秀得幸，遂尚公主。

主，韋后所生男女中最小。初，中宗遷於房州，欲達州境，生於路次。性惠敏，容質秀絶。中宗韋后愛寵日深，恣其所欲，奏請無不允許，恃寵橫縱，權傾天下，自王侯宰相已下，除拜多出其門。所營第宅并造安樂佛寺，擬於宫掖，巧妙過之，令楊務廉於城西造定昆池於其莊，延袤數里。出降之時，以皇后仗發於官中，中宗與韋后御安福門觀之，燈燭供擬，徹明如晝。延秀拜席日，授太常卿、兼右衛將軍、駙馬都尉，改封恒國公，實封五百户。廢休祥宅，於金城坊造宅，窮極壯麗，帑藏爲之空竭。崇訓子數歲，因加金紫光禄大夫、太常卿同正員、左衛將軍，封鎬國公，賜實封五百户，以嗣其父。公主産男滿月，中宗韋后幸其第，就第放赦，遣宰臣李嶠、文士宋之問、沈佺期、張説、閻朝隱等數百人賦詩美之。

延秀既恃恩，放縱無所忌憚。又公主府倉曹符鳳知延秀有不臣之心，遂説曰："今天下蒼生，猶以武氏爲念，大周必可再興。按讖書云'黑衣神孫披天裳'，駙馬即神皇之孫也。"每勸令著皂襖子以應之。及韋庶人敗，延秀與公主在内宅，格戰良久，皆斬之。後追貶爲悖逆庶人。

迎默啜女兒爲妻。不料到了那裏默啜却抓了閻知微，進犯趙、定等州，所以武延秀好久不能回來。神龍初年，默啜又請求講和，先讓武延秀通消息送和表，延秀這纔得以回來，封爲桓國公，又授任左衛中郎將。當時武崇訓是安樂公主的丈夫，也就是延秀的堂兄，武崇訓多次把武延秀帶到公主府中。武延秀在突厥時間長，懂突厥語，常在公主府第，唱突厥歌，跳胡旋舞，相貌出衆舞姿迷人，公主十分喜歡他。武崇訓死後，武延秀受到寵幸，就娶公主爲妻。

安樂公主，是韋后所生子女中最小的一個。當初，中宗被遷往房州，將到州境的時候，生在路上。她性格聰慧機敏，容貌氣質秀美絶倫。中宗、韋后對她的寵愛一天深似一天，任其所爲，她的奏請没有不允許的，於是恃寵驕横，權傾天下，自王侯宰相以下，拜授官爵大多出於她的門下。她營建的府第以及建造的安樂佛寺，規模可和皇宫相比，而精巧靈妙還勝過宫廷。命楊務廉在她城西的莊園裏造定昆池，廣袤數里。出嫁的時候，用皇后的儀仗從宫中送出，中宗和韋后登上安福門觀看，點燃陳列的燈燭，照耀如同白晝。武延秀拜席那天，又授任太常卿兼右衛將軍、駙馬都尉，改封恒國公，賜實封五百户。廢掉休祥坊的舊宅，在金城坊建造新第，窮極壯麗，國庫的財物爲之耗盡。武崇訓的兒子纔幾歲，就加授金紫光禄大夫、太常卿同正員、左衛將軍，封鎬國公，賜與實封五百户，以繼嗣他的父親。公主生男孩滿月，中宗、韋后親臨她的府第，就在府第裏宣布赦令，令宰相李嶠、文士宋之問、沈佺期、張説、閻朝隱等幾百人賦詩贊美。

武延秀倚仗恩寵，爲所欲爲毫無顧忌。公主府中的倉曹符鳳知道武延秀有反叛之心，就對他游説道："現在天下的百姓，仍然懷念武氏，大周一定可以再度復興。按讖書上説'黑衣神孫披天裳'，駙馬就是神皇的孫子。"常勸他穿黑色襖子以應讖語。等到韋庶人失敗，武延秀和公主在内宅，與捕殺他們的士兵格鬥很久，都被斬殺。後來追貶爲悖逆庶人。

武三思

三思，元慶子也。少以后族，累轉右衛將軍。則天臨朝，擢拜夏官尚書。及革命，封梁王，賜實封一千户。尋拜天官尚書。證聖元年，轉春官尚書，監修國史。聖曆元年，檢校内史。二年，進拜特進、太子賓客，仍并依舊監修國史。

三思略涉文史，性傾巧便僻，善事人，由是特蒙信任。則天數幸其第，賞賜甚厚。時薛懷義、張易之、昌宗皆承恩顧，三思與承嗣每折節事之。懷義欲乘馬，承嗣、三思必爲之執轡。又贈昌宗詩，盛稱昌宗才貌是王子晋後身，仍令朝士遞相屬和。三思又以則天厭居深宫，又欲與張易之、昌宗等扈從馳騁，以弄其權。乃請創造三陽宫于嵩高山，興泰宫于萬壽山，請則天每歲臨幸，前後工役甚衆，百姓怨之。

神龍初，進拜司空、同中書門下三品，加實封五百户，固辭不受。未幾，隨例降封爲德静郡王，量减實封二百户。尋拜左散騎常侍，則天遺制令復其所减實封。初，敬暉等立功後，掌知國政，三思慮其更爲己患，而令其子崇訓因安樂公主構誣敬暉等，并流于嶺表而死。自是三思威權日盛，軍國政事，多所參綜，敬暉等所斥黜者，皆能引復舊職，令百官復修則天之法。時人皆言其陰懷篡逆，以比曹孟德、司馬仲達。

雍州人韋月將、高軫等并上疏言三思父子必爲逆亂。三思知而求索其罪，有司希旨，奏"月將坐當棄市，軫配流嶺外"。黄門侍郎宋璟執奏云："月將所犯，不合至死。"三思怒，竟斥宋璟爲外職。三思既猜嫉正士，嘗言："不知何等名作好人，唯有向我

武三思，是武元慶的兒子，年輕時因爲是皇后家族，累次轉任爲右衛將軍。則天臨朝，升任夏官尚書。到武周革命，封爲梁王，賜實封一千户。不久拜授天官尚書。證聖元年，轉任春官尚書，監修國史。聖曆元年，檢校内史。二年，升任特進、太子賓客，并依舊監修國史。

武三思略懂文史，性格狡詐諂佞，善於侍奉人，因此特受信任。則天多次親臨他的府第，賞賜極厚。當時薛懷義、張易之、張昌宗都很受恩寵，武三思和武承嗣經常自貶身份來侍奉他們。薛懷義要騎馬，武承嗣、武三思必定要爲他執轡。又贈詩給張昌宗，竭力贊美張昌宗的才貌就是王子晋後身，并叫朝士互相唱和。武三思還因爲則天厭煩居住深宫，又想和張易之、張昌宗等扈從馳騁，藉以玩弄權柄。就請求在嵩高山創建三陽宫，在萬壽山創建興泰宫，請則天每年臨幸，前後所費工役很多，百姓怨恨。

神龍初年，進拜司空、同中書門下三品，增加實封五百户，武三思固辭不受。不久，隨例降封爲德静郡王，酌量减去實封二百户。接着拜任左散騎常侍，則天遺制恢復他被减去的實封數。當初，敬暉等人立功之後，執掌國政，武三思怕他們再誅殺自己，就指使兒子武崇訓通過安樂公主誣陷敬暉等人，把他們都流放到嶺表害死。從此武三思的威權越來越大，軍國政事，經常參與裁定，被敬暉等人所貶斥驅逐的官員，又都被引用恢復原職，命令百官復修則天時的法制。當時人們都説他陰謀篡位，把他比作曹孟德、司馬仲達。

雍州人韋月將、高軫等人都上疏説武三思父子肯定要叛亂。武三思知道後就要羅織他們的罪名，有關部門迎合意旨，奏稱"韋月將犯罪該斬首，高軫發配流放嶺外"。黄門侍郎宋璟堅持奏請道："韋月將所犯，不應至死。"武三思惱怒，竟把宋璟貶斥出任外職。武三思一貫猜嫉正士，曾經説："不知什麽人叫做好人，祇有對我好的，

好者，是好人耳。"又與其所親兵部尚書宗楚客、將作大匠宗晉卿、太府卿紀處訥、鴻臚卿甘元柬遞相引致，干黷時政。侍御史周利用、冉祖雍、太僕丞李悛、光禄丞宋之遜、監察御史姚紹之等五人，常爲其耳目，時人呼爲三思五狗。中宗尋又制：武氏崇恩廟，一依天授時舊禮享祭，其昊陵、順陵，并置官員，皆三思意也。

就是好人。"又與和他親近的兵部尚書宗楚客、將作大匠宗晉卿、太府卿紀處訥、鴻臚卿甘元柬等互相引薦，干預擾亂時政。侍御史周利用、冉祖雍、太僕丞李悛、光禄丞宋之遜、監察御史姚紹之等五人，經常充作他的耳目，當時人稱之爲三思五狗。不久中宗又下制書説：武氏崇恩廟，完全依照天授時舊禮祭享，昊陵、順陵，都設置官員，這都是武三思的意思。

三思既與韋庶人及上官昭容私通，嘗忌節愍太子，又因安樂公主密謀廢黜之。三年七月，太子率羽林大將軍李多祚等，發左右羽林兵，殺三思及其子崇訓于其第，并殺其親黨十餘人。俄而事變，太子既死，中宗爲三思舉哀，廢朝五日，贈太尉，追封梁王，謚曰宣。安樂公主又以節愍太子首致祭于三思及崇訓靈柩前。睿宗踐祚，以三思父子俱有逆節，制令斫棺暴尸，平其墳墓。

武三思與韋庶人及上官昭容私通，常忌恨節愍太子，又通過安樂公主密謀廢黜他。神龍三年七月，太子率領羽林大將軍李多祚等人，出動左右羽林兵，在武三思的第宅殺掉武三思和他的兒子武崇訓，還殺了他的親黨十多人。但很快事情又發生變化，太子被殺，中宗給武三思舉哀，停止朝會五天，追贈太尉，追封梁王，謚號宣。安樂公主又用節愍太子的頭在武三思和武崇訓的靈柩前祭奠。睿宗即位，因武三思父子都有反叛情節，下制書把他們開棺暴尸，鏟平他們的墳墓。

武崇訓

崇訓，三思第二子也。則天時，封爲高陽郡王。長安中，尚安樂郡主。時三思用事於朝，欲寵其禮，中宗爲太子在東宫，三思宅在天津橋南，自重光門内行親迎禮，歸於其宅。三思又令宰臣李嶠、蘇味道、詞人沈佺期、宋之問、徐彦伯、張説、閻朝隱、崔融、崔湜、鄭愔等賦《花燭行》以美之。其時張易之、昌宗、宗楚客兄弟貴盛，時假詞於人，皆有新句。崇訓授左衛中郎將。神龍元年，拜駙馬都尉，遷太常卿兼左衛將軍。降封酆國公，仍賜實封五百户，尋徙封鎬國公。二年，兼太子賓客，攝左衛將軍。及爲節愍太子所殺，優制贈開府儀同三司，追贈魯王，謚曰忠。

武崇訓，是武三思的第二個兒子。則天時，封爲高陽郡王。長安年間，娶安樂郡主爲妻。當時武三思在朝中掌權，想把婚禮辦得特别隆重，中宗這時還在東宫當太子，武三思的第宅在天津橋南，於是就從重光門内舉行迎親禮，再回到自己的第宅。武三思又叫宰臣李嶠、蘇味道、詞人沈佺期、宋之問、徐彦伯、張説、閻朝隱、崔融、崔湜、鄭愔等人賦《花燭行》來贊美。這時張易之、張昌宗、宗楚客兄弟都十分顯貴，經常叫别人代筆作詩，都寫有新句。武崇訓授任左衛中郎將。神龍元年，拜授駙馬都尉，升任太常卿兼左衛將軍。降封爲酆國公，并賜實封五百户，不久遷封鎬國公。二年，兼太子賓客，兼任左衛將軍。等到被節愍太子所殺，下制哀悼追贈開府儀同三司，追贈魯王，謚號忠。

武懿宗

懿宗，則天伯父士逸之孫也。父元忠，高宗時仕至倉部郎中。天授年，封士逸爲蜀王，懿宗封爲河内郡王，歷遷洛州長史、左金吾衛大將軍。萬歲通天年中，契丹賊帥孫萬榮寇河北，命懿宗爲大總管討之。軍次趙州，及聞賊將至冀州，懿宗懼，便欲棄軍而遁。人或謂曰："賊衆極多，然其軍無輜重，以抄掠爲資，若按兵以守，勢必離散，因而擊之，可有大功也。"懿宗不聽，遂退據相州，時人嗤其怯懦，由是賊衆進屠趙州而去。尋又令懿宗安撫河北諸州。先是，百姓有脅從賊衆，後得歸來者，懿宗以爲同反，總殺之，仍生刳取其膽，後行刑，流血盈前，言笑自若。初，孫萬榮別帥何阿小攻陷冀州，亦多屠害士女。至是，時人號懿宗與阿小爲兩何，爲之語曰："唯此兩何，殺人最多。"懿宗又自天授已來，嘗受中旨，推鞫制獄，王公大臣，多被陷成其罪，時人以爲周興、來俊臣之亞焉。神龍初，隨例降爵，封耿國公，累轉懷州刺史，尋卒。

武懿宗，是武則天伯父武士逸的孫子。父親名元忠，高宗時官做到倉部郎中。天授年間，封武士逸爲蜀王，封武懿宗爲河内郡王，歷次升任爲洛州長史、左金吾衛大將軍。萬歲通天年間，契丹賊帥孫萬榮進犯河北，命武懿宗爲大總管前往討伐。軍隊停駐在趙州，聽説賊兵即將到達冀州，武懿宗很害怕，就想棄軍逃走。有人對他説："賊兵雖然很多，但没有糧草隨軍，靠搶掠來給養，如果按兵不動堅持防守，他們就會自動離散，然後趁勢攻擊，就可建大功。"武懿宗不聽，退兵據守相州，當時人譏笑他怯懦，因此賊兵進入趙州屠殺搶掠然後離去。不久又命令武懿宗安撫河北諸州。這以前，有的百姓被迫跟隨賊兵，後來又逃了回來，武懿宗認爲他們與賊同反，全部殺掉，并且是活着時將膽挖出，然後再行刑，血流滿胸，談笑自如。當初，孫萬榮的别帥何阿小攻陷冀州，也屠殺了很多士人子女。這時，人們稱武懿宗和何阿小爲兩何，説他們是："惟此兩何，殺人最多。"武懿宗又從天授年間以來，曾經接受聖旨，審問案件，王公大臣，很多被誣陷獲罪。人們認爲他的殘暴狠毒僅次於周興、來俊臣。神龍初年，隨例降爵，封耿國公，多次轉任爲懷州刺史，不久死去。

武攸暨

攸暨，則天伯父士讓孫也。天授中，封士讓爲楚王，攸暨封千乘郡王，賜爵實封三百户。兄攸寧爲建昌郡王，實封四百户。攸寧歷遷鳳閣侍郎、納言、冬官尚書，病卒。攸暨初爲右衛中郎將，尚太平公主，授駙馬都尉。累遷右衛將軍，進封定王，又加實封三百户。俄又改安定郡王，歷遷司禮卿、左散騎常侍，加特進。神龍中，拜司徒，復封定王，實封滿一千户，固辭不拜。尋而隨例降封樂壽郡王，拜右散騎常侍，加開府儀同三司。延秀等誅後，又降封楚國公。延

武攸暨，是武則天伯父武士讓的孫子。天授年間，封武士讓爲楚王，武攸暨爲千乘郡王，賜爵實封三百户。哥哥武攸寧封爲建昌郡王，實封四百户。武攸寧屢次升遷爲鳳閣侍郎、納言、冬官尚書，病死。武攸暨起初任右衛中郎將，後娶太平公主，拜授駙馬都尉。屢次升遷爲右衛將軍，進封定王，又增加實封三百户。不久又改封安定郡王，歷次升任司禮卿、左散騎常侍，加授特進。神龍年間，拜司徒，又封爲定王，實封滿一千户，固辭不肯接受。不久隨例降封樂壽郡王，拜授右散騎常侍，加開府儀同三司。武延秀等人被殺以後，他降封楚國公。延和元年死去，追贈太尉、并州大都督，追封定王。不久因太平

和元年卒，贈太尉、并州大都督，追封定王。尋以公主謀逆，令平毀其墓。

公主謀逆，下令搗毀了他的墳墓。

太平公主

太平公主者，高宗少女也。以則天所生，特承恩寵。初，永隆年降駙馬薛紹。紹垂拱中被誣告與諸王連謀伏誅，則天私殺攸暨之妻以配主焉。公主豐碩，方額廣頤，多權略，則天以爲類己，每預謀議，宮禁嚴峻，事不令泄。公主亦畏懼自檢，但崇飾邸第。二十餘年，天下獨有太平一公主，父爲帝，母爲后，夫爲親王，子爲郡王，貴盛無比。永淳已前朝制，親王食實封八百户，有至一千户；公主出降三百户，公主加五十户。太平食湯沐之邑一千二百户，聖曆初加至三千户。

太平公主，是高宗最小的女兒。因是則天所生，特受恩寵。最初，在永隆年間下嫁駙馬薛紹。薛紹在垂拱年間被誣告和李氏諸王合謀而被殺，則天私下殺死武攸暨的妻子，讓他和太平公主結親。公主長得豐滿高大，方額廣頤，精通權術，則天認爲她很像自己，常叫她參與謀議，宮禁嚴峻，事情不許外泄。公主也因害怕而十分檢點，衹是修飾第宅。二十多年來，天下衹有太平公主一位公主，父親是皇帝，母親是皇后，丈夫爲親王，兒子爲郡王，貴盛無與倫比。永淳年以前朝制規定，親王享有實封八百户，有的達到一千户；出嫁的公主三百户，公主加五十户。太平公主享有封邑一千二百户，聖曆初年加到三千户。

神龍元年，預誅張易之謀有功，進號鎮國太平公主，相王加號安國相王，并食實封通前五千户，賞賜不可勝紀。公主薛氏二男二女，武氏二男一女，并食實封。又相王、衛王重俊、成王千里宅，遣衛士宿衛，環其所居，十步置一仗舍，持兵巡徼，同於宮禁。太平、長寧、安樂三公主，置鋪一如親王。二年正月，置公主府。景龍二年，公主男崇簡、崇敏、崇行，同授三品，與漁陽王兄弟四人同制。時中宗仁善，韋后、上官昭容用事禁中，皆以爲智謀不及公主，甚憚之。公主日益豪横，進達朝士，多至大官，詞人後進造其門者，或有貧窘，則遺之金帛，士亦翕然稱之。

神龍元年，太平公主參預鏟除張易之有功，進號鎮國太平公主，相王加號安國相王，都享有加上從前共五千户的實封，賞賜多得不可勝數。公主跟薛氏生了二男二女，跟武氏生了二男一女，都享有實封。另外相王、衛王李重俊、成王李千里的第宅，都派遣衛士宿衛，圍繞他們居住的地方，十步設置一個仗舍，衛士手持兵器巡邏，如同宮禁。太平、長寧、安樂三位公主，待遇和親王一樣。二年正月，設置公主府。景龍二年，太平公主的兒子薛崇簡、薛崇敏、武崇行，同時拜授三品，與漁陽王兄弟四人同一制書拜授。當時中宗仁善，宮禁由韋后、上官昭容掌權，她們都認爲智謀不及太平公主，對她很畏懼。太平公主一天比一天豪縱專横，她引薦的朝士，多半做了大官，詞人後進到她門上拜訪，有人貧困窘迫，就饋贈給金帛，士人也一致稱贊她。

及唐隆元年六月，韋后作逆稱制，僞尊温王。玄宗居臨淄邸，憤之，將清内難。公主又預其謀，令男崇簡從之。及立温王數日，天下之心

到唐隆元年六月，韋后作逆臨朝稱制，僞立温王李重茂爲皇太子。玄宗在臨淄王邸，對此非常憤恨，準備清靖内難。公主又參與謀劃，命兒子薛崇簡隨從。等立了温王不幾天，天下人心

歸於相府，難爲其議。公主入啓幼主，以王室多故，資於長君，乃提下幼主，因與玄宗、大臣尊立睿宗。公主頻著大勛，益尊重，乃加實封五千户，通前滿一萬户。公主子崇行、崇敏、崇簡三人，封異姓王，崇行國子祭酒，四人九卿三品。每入奏事，坐語移時，所言皆聽。薦人或驟歷清職，或至南北衙將相，權移人主。軍國大政，事必參决，如不朝謁，則宰臣就第議其可否。

歸向相王府，但不好定議。公主入内啓告幼主，説因爲王室多難，應該讓德高年長的人做君主，於是就把幼主從座位上提下來，和玄宗、大臣尊立睿宗。公主接連建立大功，更受尊重，增加實封五千户，加上從前的滿一萬户。公主的兒子武崇行、薛崇敏、薛崇簡三人，都封了異姓王，武崇行任國子祭酒，四人都是九卿三品。公主每次進入奏事，都要坐談好久，她説的話都被皇帝采納。她薦舉的人有的破格歷任清要之職，有的做到南北衙將相，權勢勝過人君。軍國大政，事事都要參與裁决，如果没有朝謁，那麽宰相就到她府第商議可否。

公主由是滋驕，田園遍於近甸膏腴，而市易造作器物，吴、蜀、嶺南供送，相屬於路。綺疏寶帳，音樂輿乘，同於宫掖。侍兒披羅綺，常數百人，蒼頭、監嫗，必盈千數。外州供狗馬玩好滋味，不可紀極。有胡僧惠範，家富於財寶，善事權貴，公主與之私，奏爲聖善寺主，加三品，封公，殖貨流於江　劍。公主懼玄宗英武，乃連結將相，專謀異計。其時宰相七人，五出公主門，常元楷、李慈掌禁兵，常私謁公主。

公主從此更爲驕横。田園遍布於近郊膏腴之地，而購買製造器物，吴、蜀、嶺南等地的供送，路上絡繹不絶。綾羅寶帳，音樂車輛，都和宫禁一樣。身披羅綺的侍女，經常多至幾百人，家人保傅之數，必定高達一千。外州供給狗馬玩好和美味，不可記數。有個叫惠範的胡僧，家裏富有財寶，善於侍奉權貴，公主和他私通，上奏讓他做了聖善寺主，加授三品，封國公，他的貨財買賣遠到江表、劍南一帶。公主畏懼玄宗英武，就聯合將相，專意陰謀叛逆，當時宰相七人，五人出於公主之門，常元楷、李慈掌握禁軍，經常私自拜見公主。

先天二年七月，玄宗在武德殿，事漸危逼，乃勒兵誅其黨竇懷貞、蕭至忠、岑羲等。公主遽入山寺，數日方出，賜死于家。公主諸子及黨與死者數十人。籍其家，財貨山積，珍奇寶物，侔於御府，馬牧羊牧田園質庫，數年徵斂不盡。惠範家産亦數十萬貫。

先天二年七月，玄宗爲皇帝在武德殿執掌政事，見形勢越來越危險，就統兵殺死了公主的黨羽竇懷貞、蕭至忠、岑羲等人。公主急忙逃進山上佛寺中，幾天後纔出來，賜死在家中。公主諸子和黨羽死了數十人。抄没她的家産，財貨堆積如山，珍奇寶物，和御府相等，馬牧羊牧田園質庫，幾年都徵斂不完。惠範的家産也有幾十萬貫。

武攸緒

攸緒，惟良子也。少有志行。天授中封安平郡王，歷遷殿中監，出爲揚州大都督府長史。聖曆中，棄官隱于嵩山，以琴書藥餌爲務。中宗即位，以安車備禮徵之，降書曰：

朕聞大隱忘情，不去朝市，

武攸緒，是武惟良的兒子。年輕時就有志向品行。天授年間封安平郡王，歷次升任爲殿中監，出任揚州大都督府長史。聖曆年間，棄官隱居在嵩山，以彈琴讀書煉食丹藥爲事。中宗即位，用安車備禮去徵召他，并降書説道：

朕聽説真正的隱者在於忘記個人喜怒哀

至人無迹，何所凝滯。王高標峻尚，雅操孤貞，有咸一之用，弘體二之德，學究深遠，理賓精微。草芥貂蟬，錙銖纓紱，蔭松山而辭竹苑，去朱邸而卧清溪，逍遥林壑，傲睨箕潁，有年歲矣。朕虔膺聖曆，重闡皇基，保乂邦家，寧輯區宇，求賢采彥，俯谷窺山。王之所居，接近嵩岳，長望高烈，思滿風烟。駐驛喬岩，追尋大隗，鳴鑾峒岫，詢訪廣成，機務殷繁，有懷莫遂。今遣國子司業杜慎盈以禮命徵辟，掃夔、龍之第，虛稷、契之筵，神化丹青，朕之志也。豈以黄屋之貴，傾彼白雲之心？通變之宜，希從降志，延貯閶闔，若在汾陽。

樂得失榮辱，不必離開朝市，道德修養達到最高境界的人没有形迹，也就無所拘泥。郡王品行高潔，情操孤傲堅貞，有衆望所歸的才能，弘揚聖賢的德行，學識深遠，理賓精微，視職銜賤同草芥，視官爵小如錙銖。乘蔭松山而辭别竹苑，離開朱邸而安卧清溪，逍遥林壑之中，傲視箕山 潁水，已有多年了。朕恭承上天曆運，重新登上皇基，爲維護國家安寧，到處求賢訪才，以致俯山窺谷。郡王所居之處，接近嵩岳，長望高烈，思滿風烟。我本想駐在高岩，來追尋天地星辰之變，排鑾駕到山谷，詢訪廣成子。衹因國務繁多，難遂心願。今遣國子司業杜慎盈以禮命徵辟，已清掃夔、龍的府第，準備好稷、契的席位，神化丹青，也是朕的志願。我怎麽能讓黄金之屋的顯貴，來改變你白雲一樣高潔的心靈？希望郡王通變權宜，能降志屈從。我將在宫門口久久地等待，如在汾陽一樣。

攸緒應召至都，授太子賓客。尋請歸嵩山，制從之，令京官五品已上餞送于定鼎門外。

武攸緒應召來到京城，拜授太子賓客。不久又請求回歸嵩山，制書同意，命五品以上的京官在定鼎門外爲他餞行送别。

及三思、延秀等構逆，諸武多坐誅戮，唯攸緒以隱居不預其禍，時論美之。睿宗即位，又降敕曰："頃以賊臣結黨，后族擅權，扇動宫闈，肆行鴆毒。靈祇所感，奸惡伏誅，今得宗社乂安，天地交泰。卿久厭簪紱，早慕林泉，守道不回，見幾而作，輿言高尚，有足嘉稱。但怒用不遷，罪無相及，爲善有驗，卿之謂與！或慮驚疑，故令慰謝。"其見重如此。尋徵爲太子賓客，不就。開元二年，攸緒又請就廬山居止，制不許，仍令州縣數加存問，不令外人侵擾。十一年卒，年六十九。

到武三思、武延秀等人謀反，武姓諸人多受牽連被殺，衹有武攸緒因隱居没有招禍，受到當時人的贊美。睿宗即位，又下敕書説："從前因賊臣結黨，外戚專權，煽惑宫闈，肆行惡毒。神靈感憤，奸惡被殺，如今社稷又得以穩定，天地安泰。卿久厭官爵，早就羡慕隱居生活，堅守道義不變初衷，見機而行，志節高尚，實可嘉美。我衹恨不能給您高官厚禄，犯罪的事絶不會牽連到您。善惡有報，正是對卿而言！怕卿驚疑，所以令人前來安慰致意。"他就是如此受到尊重。不久徵召他爲太子賓客，没有接受。開元二年，武攸緒又請求到廬山居住，下制不許，仍命州縣經常慰問，不讓外人侵擾。十一年去世，享年六十九歲。

薛懷義

薛懷義者，京兆 鄠縣人，本姓馮，名小寶，以鬻臺貨爲業。偉形

薛懷義，是京兆 鄠縣人，本姓馮，名小寶，以販賣臺貨爲職業。他身材魁偉，氣力不凡，在

神，有膂力，爲市於洛陽，得幸於千金公主侍兒。公主知之，入宫言曰："小寶有非常材用，可以近侍。"因得召見，恩遇日深。則天欲隱其迹，便於出入禁中，乃度爲僧。又以懷義非士族，乃改姓薛，令與太平公主婿薛紹合族，令紹以季父事之。自是與洛陽大德僧法明、處一、惠儼、稜行、感德、感知、静軌、宣政等在内道場念誦。懷義出入乘厩馬，中官侍從，諸武朝貴，匍匐禮謁，人間呼爲薛師。

垂拱初，説則天於故洛陽城西修故白馬寺，懷義自護作，寺成，自爲寺主。頗恃恩狂蹶，其下犯法，人不敢言。右臺御史馮思勗屢以法劾之，懷義遇勗於途，令從者毆之，幾死。又於建春門内敬愛寺别造殿宇，改名佛授記寺。垂拱四年，拆乾元殿，於其地造明堂，懷義充使督作。凡役數萬人，曳一大木千人，置號頭，頭一嚾，千人齊和。明堂大屋凡三層，計高三百尺。又於明堂北起天堂，廣袤亞於明堂。懷義以功拜左威衛大將軍，封梁國公。永昌中，突厥默啜犯邊，以懷義爲清平道大總管，率軍擊之，至單于臺，刻石紀功而還。加輔國大將軍，進右衛大將軍，改封鄂國公、柱國，賜帛二千段。

懷義與法明等造《大雲經》，陳符命，言則天是彌勒下生，作閻浮提主，唐氏合微。故則天革命稱周，懷義與法明等九人并封縣公，賜物有差，皆賜紫袈裟、銀龜袋。其僞《大雲經》頒於天下，寺各藏一本，令升高座講説。則天將革命，誅殺宗屬諸王，唯千金公主以巧媚善進奉獨存，抗疏請以則天爲母，因得曲加恩寵，改邑號爲延安大長公主，加實封，賜

洛陽做買賣，得幸於千金公主的侍女。公主知道了，進宫對則天説："小寶有非常的才能，可以充當近侍。"因而得被召見，恩寵一天深似一天。則天想隱瞞他的來歷，便於出入宫禁，於是把他度爲僧人。又因爲他不是士族出身，就改姓薛，令與太平公主的丈夫薛紹聯族，讓薛紹奉事他爲叔父。從此就和洛陽的大德僧法明、處一、惠儼、稜行、感德、感知、静軌、宣政等在内道場念誦經書。薛懷義出入乘御厩馬，由中官侍從。武氏諸王和朝中顯貴，對他都匍匐禮謁，人們稱他爲薛師。

垂拱初年，勸説則天在舊洛陽城西邊修建故白馬寺，薛懷義親自監工，寺廟修成，自己做了寺主。他依仗恩寵猖狂放肆，手下人犯了法，也没有人敢指責。右臺御史馮思勗曾幾次執法彈劾，薛懷義在路上遇見馮思勗，下令侍從毆打他，差點打死。又在建春門内敬愛寺裏另造殿宇，改名叫佛授記寺。垂拱四年，拆毁乾元殿，在那裏建造明堂，懷義充使監工，共役使了幾萬人，一千人拉一根大木頭，設置號頭，號頭喊一聲，一千人齊聲應和。明堂大屋共三層，高三百尺。又在明堂北邊起造天堂，寬闊僅次於明堂。薛懷義因功拜任左威衛大將軍，封梁國公。永昌年間，突厥默啜侵犯邊境，皇帝任薛懷義爲清平道大總管，率軍迎擊，到達單于臺，立碑贊頌功勞然後回軍。加授輔國大將軍，進右衛大將軍，改封鄂國公、柱國，賜帛二千段。

薛懷義和法明等人僞造《大雲經》，陳述符命，説則天是彌勒降生，來做閻浮提主，唐氏應當衰微。所以則天革命稱周，薛懷義和法明等九人都封縣公，賜物各有不等，都賜給了紫袈裟、銀龜袋。那僞造的《大雲經》被頒布天下，每個佛寺各收藏一本，叫僧人升高座講説。則天即將革命，殺戮李氏宗屬諸王，衹有千金公主憑巧媚善於進奉而得免，她上疏請求認則天爲母親，因而更受恩寵，改公主邑號爲延安大長公主，增加實封，賜姓武氏。公主兒子克乂娶了魏王武承

姓武氏。以子克乂娶魏王武承嗣女，内門參問，不限早晚，見則盡歡。長壽二年，默啜復犯塞，又以懷義爲代北道行軍大總管，以李多祚、蘇宏暉爲將。未行，改朔方道行軍大總管，以内史李昭德爲行軍長史，鳳閣侍郎、平章事蘇味道爲行軍司馬，契苾明、曹仁師、沙吒忠義等十八將軍以討之。未行虜退，乃止。

嗣的女兒爲妻，進内門參問則天，不限時間早晚，見了就要盡歡而散。長壽二年，默啜再次侵犯邊塞，又派薛懷義任代北道行軍大總管，命李多祚、蘇宏暉爲將。還未出發，改爲朔方道行軍大總管，命内史李昭德爲行軍長史，鳳閣侍郎、平章事蘇味道爲行軍司馬，統率契苾明、曹仁師、沙吒忠義等十八位將軍討伐默啜。尚未行動默啜已退，於是没有出發。

懷義後厭入宫中，多居白馬寺，刺血畫大像，選有膂力白丁度爲僧，數滿千人。侍御史周矩疑其奸，奏請劾之，不許，固請之，則天曰："卿且退，朕即令去。"矩至臺，薛師亦至，乘馬蹋階而下，便坦腹於床。矩召臺吏，將按之，遽乘馬而去。矩具以聞，則天曰："此道人風病，不可苦問。所度僧任卿勘當。"矩按之，窮其狀以聞，諸僧悉配遠州。遷矩天官員外郎，竟爲薛師所構，下獄，免官。

薛懷義後來厭煩到宫裏去，經常住在白馬寺，刺血畫大佛像，挑選健壯有力的百姓度爲僧人，人數滿一千。侍御史周矩懷疑他有奸謀，上奏彈劾，則天不許，周矩堅持請求，則天説："卿先退下，朕就命他離開。"周矩到御史臺，薛師也到了，騎馬踏着臺階下來，便袒胸露肚坐在床上。周矩召來御史臺官吏，要審問他，他立刻騎馬跑掉。周矩把這些情况奏報武則天，則天説："這個道人有風病，不可苦苦逼問，他度的僧人任卿勘問發落。"周矩審問，問清情况奏聞，這些僧人全部發配到邊遠州裏。周矩升遷爲天官員外郎，後被薛師誣陷，下到獄中，免去官職。

後有御醫沈南璆得幸，薛師恩漸衰，恨怒頗甚。證聖中，乃焚明堂、天堂，并爲灰燼，則天愧而隱之，又令懷義充使督作。乃於明堂下置九州鼎，鑄銅爲十二屬形象，置於本辰位，皆高一丈，懷義率人作號頭安置之。其後益驕倨，則天惡之，令太平公主擇膂力婦人數十，密防慮之。人有發其陰謀者，太平公主乳母張夫人令壯士縛而縊殺之，以輦車載尸送白馬寺。其侍者僧徒，皆流竄遠惡處。

後來有個御醫沈南璆得到寵幸，薛師逐漸不受恩寵，心中極爲憤恨。證聖年間，放火焚燒明堂、天堂，使之全部化爲灰燼，則天感到慚愧隱瞞下來，又叫薛懷義充使監工重建。在明堂置放九州鼎，用銅鑄造十二生肖的形象，放在各自的位置上，都高一丈，薛懷義率領役夫編成號頭來安放。以後薛懷義更加驕横倨傲，則天厭惡他，叫太平公主挑選幾十個力大的婦女，秘密提防他。有人揭發了他的陰謀，太平公主的乳母張夫人命壯士把他捆起來縊死，用輦車載了尸體送到白馬寺。他的侍者僧徒，都被流放到邊遠荒凉之處。

韋温

韋温，中宗韋庶人從父兄也。父玄儼，高宗末官至許州刺史。玄儼弟玄貞，初爲普州參軍，以女爲皇太子妃，擢拜豫州刺史。中宗嗣位，妃爲后。及帝降爲廬陵王，玄貞配流欽

韋温，是中宗韋庶人的堂兄。父親名韋玄儼，高宗末年官做到許州刺史。韋玄儼的弟弟名玄貞，先任普州參軍，後因女兒做了皇太子妃，升任豫州刺史。中宗嗣位，韋妃立爲皇后。等到中宗降爲廬陵王，韋玄貞發配流放欽州死去。皇

州而死。后母崔氏，爲欽州首領甯承兄弟所殺。玄貞有四子：洵、浩、洞、泚，亦死於容州。后二妹，逃竄獲免，間行歸長安。

及中宗復位，韋氏復爲皇后，其日，追贈玄貞爲上洛郡王。左拾遺賈虛己上疏諫曰："孔子曰：'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且非李氏而王，自古盟書所棄。今陛下創制謀始，垂範將來，爲皇王令圖，子孫明鏡。匡復未幾，后族有私，臣雖庸愚，尚知未可，史官執簡，必是直書。今萬姓顒然，聞一善令，莫不途歌里頌，延頸向風，欣然慕化，日恐不及。陛下奈何行私惠，使樵夫議之。即先朝贈太原王，殷鑒不遠。同雲生於膚寸，尋木起於蘖栽，誠可惜也。涣汗既行，難改成命，臣望請皇后抗表固辭，使天下知弘讓之風，彤管著冲謙之德，是則巍巍聖鑒，無得而稱。"疏奏不省。

尋又追贈玄貞爲太師、雍州牧、益州大都督，玄儼爲特進、并州大都督、魯國公，遣使迎玄貞及崔氏喪柩歸京師。又遣廣州都督周仁軌率兵討斬甯承兄弟，以其首祭于崔氏，擢拜仁軌左羽林大將軍，賜爵汝南郡公，食實封五百户。及玄貞等柩將至，上與后登長樂宫，望喪而泣。加贈玄貞爲酆王，謚曰文獻，仍號其廟曰褒德，陵曰榮先，各置官員，并給户一百人守衛灑掃。又贈玄貞子洵爲吏部尚書、汝南郡王，浩太常卿、武陵郡王，洞衛尉卿、淮南郡王，泚太僕卿、上蔡郡王，亦遣使迎其喪柩於京師。

温，神龍中累遷禮部尚書，封魯國公。弟湑，左羽林將軍，封曹國

后母親崔氏，被欽州首領甯承兄弟所殺。韋玄貞有四個兒子：名洵、浩、洞、泚，也都死在容州。皇后的兩個妹妹逃竄獲免，偷偷地回到了長安。

到中宗復位，韋氏又做了皇后，當天，就追贈韋玄貞爲上洛郡王。左拾遺賈虛己上疏勸諫說："孔子曰：'衹有名分爵位與車馬服飾，不可以借給他人。'而且非李氏而封王的做法，向來爲古盟書所棄。如今陛下剛創立大業，要爲將來作出典範，作爲皇王的美迹，子孫的明鏡。匡復没有幾天，對后族就有私恩，臣雖然愚庸，也知道不可，史官手執木簡，必然直書不諱。現在萬姓仰望，聽到一個好的政令，無不在道路唱歌在閭里頌揚，引頸追循風氣，欣然歸慕教化，惟恐不及。陛下怎能私行恩惠，使樵夫也加以議論。就是先朝追贈后父爲太原王的事情，也是殷鑒不遠。漫天陰雲起於膚寸之小片，數尋高木源於初種的幼苗，真是可惜呀。命令既然頒行，難以收回成命，臣請皇后能上表固辭，使天下人都知道弘讓之風，女史也能記載謙遜之德，這樣做就可顯示聖皇明鑒，没有什麽讓人議論的。"奏疏送上去没有答覆。

不久又追贈韋玄貞爲太師、雍州牧、益州大都督，韋玄儼爲特進、并州大都督、魯國公，派使者把韋玄貞和崔氏的喪柩迎回京師。又派廣州都督周仁軌率兵討伐并殺死甯承兄弟，用他們的首級祭奠崔氏，提升周仁軌爲左羽林大將軍，賜爵汝南郡公，享受實封五百户。等韋玄貞等人的喪柩將到，皇上和皇后登上長樂宫，望着喪柩哭泣。加贈韋玄貞爲酆王，謚號文獻，并稱他的靈廟爲褒德，陵墓爲榮先，分别設置官員，并給户一百人守衛灑掃。又追贈韋玄貞的兒子韋洵爲吏部尚書、汝南郡王，韋浩爲太常卿、武陵郡王，韋洞爲衛尉卿、淮南郡王，韋泚爲太僕卿、上蔡郡王，也派使者把他們的喪柩迎回京師。

韋温，神龍年間屢次升遷爲禮部尚書，封魯國公。弟弟名湑，任左羽林將軍，封曹國公。皇

公。后妹夫陸頌爲國子祭酒，馮太和爲太常少卿，太和尋卒，又適嗣虢王邕。湑子捷，尚成安公主，温從祖弟濯，尚定安公主，皆拜駙馬都尉。景龍三年，温遷太子少保、同中書門下三品，仍遥授揚州大都督。温等既居榮要，熏灼朝野，時人比之武氏。湑及陸頌相次病卒，賻贈甚厚。及中宗崩，后令温總知内外兵馬，守援宫掖。又引從子播、族弟璿、弟捷、濯等，分掌屯營及左右羽林軍。臨淄王討韋氏，温等皆坐斬，宗族無少長皆死，語在《韋庶人傳》。睿宗即位，仍令削平玄貞及洵等墳墓。

后的妹夫一個叫陸頌任國子祭酒，另一個叫馮太和任太常少卿，馮太和很快死去，又將妹妹嫁給嗣虢王 李邕。韋湑的兒子名捷，娶成安公主，韋温從祖弟弟名濯，娶定安公主，都拜爲駙馬都尉。景龍三年，韋温升任太子少保、同中書門下三品，并遥授揚州大都督。韋温等人位居榮要之後，勢傾朝野，當時人把他們比爲武氏。韋湑和陸頌相繼病死，贈送的助喪物品極其優厚。到中宗崩逝，皇后命韋温總領内外兵馬，守衛皇宫。引用侄子韋播、族弟韋璿、弟弟韋捷、韋濯等人，分别掌管屯營和左右羽林軍。臨淄王討伐韋氏，韋温等都獲罪被斬，宗族無論老少都被殺死，這件事情詳細記載在《韋庶人傳》中。睿宗即位，仍令削平韋玄貞和韋洵等人的墳墓。

王仁皎　王守一

王仁皎，玄宗 王庶人父也。景龍中，官至長上果毅。玄宗即位，以后父，歷將作大匠、太僕卿，遷開府儀同三司，封祁國公。仁皎不預朝政，但厚自奉養，積子女財貨而已。開元七年卒，贈太尉，官供葬事。柩車既發，上於望春亭遥望之，令張説爲其碑文，玄宗親書石焉。

王仁皎，是玄宗 王庶人的父親。景龍年間，官做到長上果毅。玄宗即位，因爲他是皇后父親，歷任將作大匠、太僕卿，遷任開府儀同三司，封祁國公。王仁皎不干預朝政，衹是講究享受，積貯僮婢財貨而已。開元七年去世，追贈太尉，官府供辦喪葬。柩車出發，皇上在望春亭遥望，令張説撰寫碑文，玄宗親自書在碑上。

子守一。守一與后雙生。守一與玄宗有舊，及上登極，以清陽公主妻之。從討蕭至忠、岑羲等有功，自尚乘奉御遷殿中少監，特封晋國公，累轉太子少保。父卒，襲爵祁國公。十一年，坐與庶人潛通左道，左遷柳州司馬，行至藍田驛，賜死。守一性貪鄙，積財巨萬，及籍没其家，財帛不可勝計。

兒子名守一。王守一和皇后是一胎雙生。他本來就和玄宗有舊交情，到玄宗即位，把清陽公主下嫁給他。跟隨玄宗討伐蕭至忠、岑羲等立功，從尚乘奉御升任殿中少監，特意封爲晋國公，多次升轉爲太子少保。父親死後，襲爵祁國公。十一年，與王庶人暗中勾結巫師獲罪，降柳州司馬，走到藍田驛，賜死。王守一生性貪婪，積財巨萬，到抄没他的家産，財帛多得無法數清。

吴溆

吴溆，章敬皇后之弟也，濮州濮陽人。祖神泉，位終縣令。父令珪，益州郫縣丞。寶應二年，代宗始封拜外族，贈神泉司徒，令珪太尉。令珪母弟前宣城令令瑶爲開府儀同三司、太子家令，封濮陽郡公，中

吴溆，章敬皇后的弟弟，是濮州 濮陽人。祖父名神泉，官做到縣令。父親名令珪，任益州郫縣丞。寶應二年，代宗開始封拜外族，追贈吴神泉爲司徒，吴令珪爲太尉。吴令珪同母弟弟前宣城縣令吴令瑶爲開府儀同三司、太子家令，封濮陽郡公；中郎將吴令瑜爲開府儀同三司、太子

郎將令瑜爲開府儀同三司、太子諭德、濟陽郡公。溆時爲盛王府録事參軍，拜開府儀同三司、太子詹事、濮陽郡公。以元舅遷鴻臚少卿、金吾將軍。建中初，遷大將軍。溆雖居戚屬，恭遜謙和，人皆重之。

涇師之亂，從幸奉天，盧杞、白志貞謂德宗曰："臣細觀朱泚心迹，必不至爲戎首，佇當效順。宜擇大臣一人，入京師慰諭，以觀其心。"上召從幸群臣言之，皆憚其行。溆起奏曰："不以臣才望無堪，臣願此行。"德宗甚悦。溆退而謂人曰："人臣食君之禄，死君之難，臨危自計，非忠也。吾忝戚屬，今日委身於賊，誠知必死，不欲聖情慊於無人犯難也。"即日齎詔見泚，深陳上待屬之意。時泚逆謀已定，貌雖從命，而心已異，乃留溆於客省，竟被害。上聞之，悲悼不已，贈太子太傅，賜其家實封二百户，一子五品正員官，敕收城日葬事官給。

弟凑。

吴凑

凑，寶應中與兄溆同日開府，授太子詹事，俱封濮陽郡公。凑以兄弟三品，固辭太過，乞授卑官，乃以凑檢校太子賓客，兼太子家令，充十王宅使。累轉左金吾衛大將軍。凑小心謹慎，智識周敏，特承顧問，偏見委信。大曆中，滑帥令狐彰、汴帥田神功相次歿於理所，時藩方兵驕，乘戎帥喪亡，人情多梗。代宗命凑銜命撫慰，至必委曲説諭，隨所欲爲之奏請，皆得軍民和協，帝深重之。

宰臣元載弄權，招致賄賂，醜迹日彰，帝惡之，將加之法，恐左右泄

諭德、濟陽郡公。吴溆當時任盛王府録事參軍，拜授開府儀同三司、太子詹事、濮陽郡公。因爲是元舅故又升任鴻臚少卿、金吾將軍。建中初年，升任大將軍。吴溆雖然身爲外戚但恭遜謙和，人們都尊重他。

涇原駐軍叛亂，他隨德宗避難到奉天，盧杞、白志貞對德宗説："臣細察朱泚的心迹，必不至成爲禍首，希望還會效順朝廷。應當選擇一位大臣，進入京師慰問勸説，來觀察他的心迹。"德宗召集從行群臣説了這事，大家都因害怕不肯前去。吴溆出班奏道："如果不認爲臣的才能聲望不能擔此重任的話，臣願前去。"德宗很高興。吴溆退下來後對人説："人臣食君之禄，應當死君之難，面臨危險而替自己打算，不是忠臣。我愧爲外戚，今日委身於賊，明知必死，但也不想使聖上因無人赴難而感到遺憾啊！"當天就奉詔令去見朱泚，一再陳説皇上等待盼望的心意。當時朱泚已决定反叛，雖然表面上聽命，而心裏却是另一種想法，就把吴溆留在客館，終於將他殺害。德宗知道了，哀悼不已，追贈爲太子太傅，賜他家實封二百户，賜一子五品正員官，降敕收復京城之日葬事由國家供給。

弟弟名凑。

吴凑 寶應年間與哥哥吴溆同一天開府，授任太子詹事，都封濮陽郡公。吴凑認爲兄弟都封三品，堅决辭謝説恩寵太過分，請求改授低一點的官職。代宗就任吴凑檢校太子賓客，兼太子家令，充任十王宅使。多次轉任爲左金吾衛大將軍。吴凑平時小心謹慎，機智敏捷見識周全，專門承受皇上顧問，特受重視信任。大曆年間，滑州節度使令狐彰、汴州節度使田神功相繼死於治所，當時藩鎮兵驕，乘主帥喪亡，人心多變。代宗命吴凑受命撫慰，吴凑到後儘量委婉地勸説撫慰，將他們的要求都奉報給朝廷，做到軍民和協，很受皇上的看重。

宰相元載專權，收受賄賂，劣迹一天天顯露，皇上厭惡他，準備法辦，怕身邊的人泄露消

漏，無與言者，唯與湊密計圖之。及收載於內侍省，同列王縉，其黨楊炎、王昂、韓洄、包佶、韓會等，皆當從坐籍没。湊諫救百端，言法宜從寬，縉等從坐，理不至死，若不降以等差，一例極刑，恐虧損聖德。由是縉等得减死，流貶之。

息，没有跟任何人講，衹和吳湊秘密計議。等到把元載拘捕在内侍省，和元載同列的王縉，他們的黨羽楊炎、王昂、韓洄、包佶、韓會等人，都該連坐抄没全家。吳湊百般勸諫解救，説根據法律應從寬處理，王縉等連坐獲罪，按理不至於死。如果不加區别，一律處以極刑，恐怕要虧損聖德。因此王縉等人得以减免死罪，被貶謫流放。

大曆末，丁繼母喪免。建中初，起爲右衛將軍，兼通州刺史。貞元初，入爲太子賓客，出爲福州刺史、御史中丞、福建觀察使。爲政勤儉清苦，美譽日聞。宰相竇參以私怨惡之，數加譖毁，又言湊風病，不任趨馳。德宗召湊至京師，對于别殿，上令殿上行走，以驗其病否，由是悟參之誣，因是惡參。尋以湊爲陝州大都督府長史、陝虢觀察使，以代參之黨李翼。會劉玄佐卒，以湊檢校兵部尚書、汴州刺史、御史大夫、宣武軍節度使。時汴州軍亂，殺牙將曹金岸、縣令李邁，謀立玄佐子士寧。上將遣兵送湊赴鎮，召宰臣議，竇參深沮其行，恐軍中拒命，乃召湊迴，授右金吾衛大將軍，而以梁宋節鉞授士寧。

大曆末年，爲繼母守喪免官。建中初年，起用爲右衛將軍，兼通州刺史。貞元初年，召入任太子賓客，又出任福州刺史、御史中丞、福建觀察使。爲官勤儉清苦，美名日傳。宰相竇參因私怨厭惡他，多次加以詆毁，又説吳湊患風痹病，不能勝任軍職。德宗召吳湊回京，在别殿召見問話，又讓他在殿上行走，看他是否真的有病，由此得知竇參在誣陷，因而厭惡竇參。不久任吳湊爲陝州大都督府長史、陝虢觀察使，替代竇參的黨羽李翼。恰逢劉玄佐去世，任命吳湊爲檢校兵部尚書、汴州刺史、御史大夫、宣武軍節度使。當時汴州發生軍亂，殺死了牙將曹金岸、縣令李邁，商量擁立劉玄佐的兒子劉士寧爲統帥。皇上準備派兵護送吳湊前往軍鎮，召宰相商議，竇參竭力阻止，説怕軍中抗命，於是召回吳湊，拜授右金吾衛大將軍，而將梁宋的節鉞授予劉士寧。

貞元十四年春夏旱，穀貴，人多流亡，京兆尹韓皋以政事不理黜官。上召湊，面授京兆尹，即日令視事，經宿方下制。湊孜孜爲理，以勤儉爲務，人樂其政。時宮中選内官買物於市，倚勢强買，物不充價，人畏而避之，呼爲“宮市”。掌賦者多與中貴人交結假借，不言其弊。湊爲京尹，便殿從容論之，曰：“物議以中人買物於市，稍不便於人，此事甚細，虚掇流議。凡宮中所須，責臣可辦，不必更差中使。若以臣府縣外吏，不合預聞宮中所須，則乞選内官年高謹重者，充宮市令，庶息人間論議。”又奏：“掌閑廄騎、飛龍内園、芙蓉及

貞元十四年春夏大旱，穀價昂貴，百姓大多流亡，京兆尹韓皋因政務處理不好被免職。皇上召來吳湊，當面拜授京兆尹，命他當天上任理事，隔了一晚纔頒下制書。吳湊孜孜治理，力求勤儉，百姓對他很滿意。當時宮裏選宦官到市上買東西，這些宦官倚仗權勢强行購買，也不給足價錢，百姓懼怕而躲避，稱做宮市。主管財賦的官員經常和中貴人勾結包庇，不説宮市的弊病。吳湊任京兆尹，在便殿從容議論這件事，説：“輿論認爲宦官在市上買東西，對百姓稍有不便，這本是件小事，何必虚招流言。今後凡是宮中所需，責成臣就可辦到，不必再差中使。如果認爲臣是府縣外吏，不應預聞宮中所需，那就請挑選年紀稍大辦事謹慎的内官，充任宮市令，或許可平息人們的議論。”又上奏道：“掌管閑廄騎、飛

禁軍諸司等使，雜供手力資課太多，量宜減省。”上多從之。

初，府掾吏以凑起自戚藩，不諳簿領，凡有疑獄難决之事，多候凑將出時方呈，冀免指摘瑕病，凑雖倉卒閲視，必指其奸倖之處，下筆决斷，無毫厘之差。掾吏非大過，不行笞責，而召面按問，詰責而釋之，吏尤惕厲，庶務咸舉。

文敬太子、義章公主相繼薨殁，上深追念，葬送之儀頗厚，召集工役，載土築墳，妨民農務。凑候上顧問，極言之。宗屬門吏以凑論諫太繁，恐上厭苦，每以簡約規之。凑曰：“聖上明哲，憂勞四海，必不以公主、太子之鍾念而忽疲民。但人多順旨不言，若再三啓諫，必動宸情，則生民受賜。長吏不言，是爲阿旨。如窮民上訴，罪在何人?”議者重之。以能政，兼兵部尚書。官街樹缺，所司植榆以補之，凑曰：“榆非九衢之玩。”亟命易之以槐。及槐陰成而凑卒，人指樹而懷之。

凑於德宗爲老舅，漢魏故事，多退居散地，纔免罪戾而已，凑自貞元已來，特承恩顧，歷中外顯貴，雖聖獎隆深，亦由凑小心辦事，奉職有方故也。

凑既疾，不召巫醫，藥不入口，家人泣而勉之，對曰：“吾以凡才，濫因外戚進用，起家便授三品，歷顯位四十年，壽登七十，爲人足矣，更欲何求？古之以親戚進用者，罕有善終，吾得歸全以侍先人，幸也。”德宗知之，令御醫進藥，不獲已，服之。貞元十六年四月卒，時年七十一，贈尚書左僕射，罷朝一日。

龍内園、芙蓉園和禁軍諸司等官員，雜供人力徵調太多，應酌量减省。”皇上大多聽從。

起初，京兆府的掾吏以爲吴凑出身於外戚，不熟悉簿籍文書，凡遇疑難案件不易處理的事情，一般都等到他快要出去時纔呈上來，企圖避免他挑出毛病，吴凑雖然是倉促閲看，也會指出其中作奸僥幸之處，下筆判斷，没有絲毫差錯。掾吏不犯大過，不行笞杖責罰，而是召來當面查問，責備後就釋放，掾吏更加謹慎辦事出力，各種事務都能辦好。

文敬太子、義章公主相繼去世，皇上十分懷念，葬送的禮儀非常隆重，召集工役，運土築墳，妨害了百姓的農事。吴凑等皇上顧問時，竭力勸諫這事。族人和屬吏認爲他論諫太多，怕皇上討厭，常勸他少説。吴凑説：“聖上明哲，爲天下憂勞，决不會因爲鍾愛公主、太子而忽視百姓疲勞。祇是人們大都順從旨意而不講真話，如果再三勸諫，肯定會使皇上心動，那麽百姓就得到恩惠了。長官不説真話，就是曲意迎合皇上的意旨。如果弄得百姓上訴，罪責又該由誰來承擔呢?”説起這事的人都很推重他。因爲政績出衆，又讓他兼任兵部尚書。官街上樹木缺少，主管官吏栽上榆樹補充，吴凑説：“榆樹不是種在大街通衢的樹。”趕快下令换種槐樹。等到槐樹成蔭而吴凑逝世，人們指着槐樹懷念他。

吴凑是德宗的老舅，按照漢、魏舊例，應退居閑散之地，能免犯罪過就不錯了。吴凑從貞元年間以來，特别受到恩顧，歷任中外顯貴之職，雖然聖恩深重，也由於吴凑小心辦事，爲官有方的緣故。

吴凑病重，不召巫醫，也不服藥，家人哭着勸他，他回答説：“我以平常之才，因爲是外戚而得提拔進用，開始任官便授三品，歷居顯要達四十年，壽登七十，做人已經很滿足了，還想要求什麽？古來以親戚進用的，很少能得善終，我能够保全名節以侍奉先人，已經很幸運了。”德宗知道了，令御醫給他送藥，他不得已祇好服下。貞元十六年四月逝世，終年七十一歲，德宗追贈他爲尚書左僕射，爲他停止朝會一天。

竇覦

竇覦，昭成皇后族侄。父光，華原尉。覦以親蔭，釋褐右衛率府兵曹參軍。鄜坊節度臧希讓奏爲判官，累授監察殿中侍御史、檢校工部員外郎、坊州刺史。興元元年，討李懷光於河中，詔覦以坊州兵七百人屯郃陽。賊平，以功兼御史中丞。遷同州刺史，入朝爲户部侍郎。覦無他才伎，爲吏有計數，又以韓滉子婿，故藩府辟召，遂歷牧守。宰相竇參，覦再從侄，參少依覦，及參秉政，力薦於朝，故有貳卿之拜。數月，爲揚州大都督府長史、御史大夫、充淮南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既非德舉，人咸薄之。赴鎮旬日，暴卒，詔贈禮部尚書。

竇覦，是昭成皇后的族侄。父親名光，任華原尉。竇覦以親戚恩蔭，初仕右衛率府兵曹參軍。鄜坊節度使臧希讓奏表他爲判官，多次拜授任監察殿中侍御史、檢校工部員外郎、坊州刺史。興元元年，到河中討伐李懷光，下詔命竇覦率坊州兵七百人屯駐郃陽。叛賊平定後，因功兼任御史中丞。升任同州刺史，入朝任户部侍郎。竇覦没有其他才能，衹是做官很有計謀，加上是韓滉的女婿，所以藩鎮徵召，從而歷任牧守。宰相竇參，是竇覦的遠房堂侄，竇參從小依靠竇覦，及至竇參執政，竭力把竇覦薦舉給朝廷，所以纔拜授侍郎。幾個月後，任揚州大都督府長史、御史大夫、充任淮南節度副大使執掌節度使之事，因爲不是憑才德舉任，人們都瞧不起他。到軍鎮十天，突然死去。下詔追贈禮部尚書。

柳晟

柳晟者，肅宗皇后之甥。母和政公主，父潭，官至太僕卿、駙馬都尉。晟少無檢操，代宗於諸甥之中，特加撫鞠，俾與太子、諸王同學授詩書，恩寵罕比。累試太常卿。德宗即位，以與晟幼同硯席，尤親之。涇師之亂，從幸奉天，晟密啓曰："願受詔入京城，游説群賊，冀其携貳。"德宗壯而許之。晟與賊帥多有舊，出入其門説誘之。事泄，爲朱泚所擒，械之於獄。晟有力，乃於獄中穿垣破械而遁，落髮爲僧，間道歸行在。遷將作少監。元和初，檢校工部尚書、興元尹、山南西道節度使。罷鎮入朝，以違詔進奉，爲御史元稹所劾，詔宥之。俄充入迴鶻册立使，復命，遷左金吾衛大將軍。元和十三年卒，贈太子少保。

柳晟，是肅宗皇后的外甥。母親是和政公主，父親名潭，官做到太僕卿、駙馬都尉。柳晟小時候没有操行，代宗在諸甥之中，對他特加照顧，使他和太子、諸王一起學習詩書，恩寵少有人能比上。屢次升任太常卿。德宗即位，因和柳晟從小在一塊讀書，對他更加親密。涇原軍隊作亂，柳晟隨從德宗臨幸奉天，秘密啓奏説："臣願奉詔進入京城，游説群賊，希望他們内部生亂。"德宗對他的勇氣大加鼓勵并允許了他的請求。柳晟與很多賊軍的將帥有舊交，出入於他們的住所誘勸他們。消息泄露，被朱泚所擒，戴上刑具關到獄中。柳晟氣力很大，在獄中打破刑具挖墻逃走，削髮爲僧，從小路回到奉天。升任將作少監。元和初年，任檢校工部尚書、興元尹、山南西道節度使。罷去鎮帥之職入朝時，因違反詔令進獻物品，被御史元稹彈劾，皇上下詔原諒他。不久又充任入回鶻册立使臣，覆命之後，遷任左金吾衛大將軍。元和十三年去世，追贈太子少保。

王子顔

王子顔，琅邪臨沂人，莊憲皇

王子顔，是琅邪臨沂人，莊憲皇后的父親。

后之父也。祖思敬，少從軍，累試太子賓客。父難得，有勇决，善騎射，天寶初爲河源軍使。吐蕃贊普王子郎支都有勇，乘諳真馬，寶鈿裝鞍，出陣求鬥，無敢與校者。難得挾槍奮馬突前，刺殺郎支都，斬其首，傳於京師。軍還，玄宗召見之，令於殿前乘馬挾槍作刺郎支都之狀，賜以錦袍金帶，累拜金吾將軍同正員。天寶七載，從哥舒翰擊吐蕃於積石軍，虜吐谷渾王子悉弄參及子婿悉頰藏而還，累拜左武衛將軍、關西游奕使。九載，擊吐蕃，收五橋，拔樹敦城，補白水軍使。十三載，從收九曲，加特進。

祖父名思敬，年輕時從軍，累次升任至太子賓客。父親名難得，性格勇敢果斷，擅長騎射，天寶初年任河源軍使。吐蕃贊普王子郎支都武藝出衆，乘坐諳真馬，用珠寶金銀裝飾馬鞍，出陣求戰，没有人敢和他較量。王難得持槍躍馬衝上前去，刺死郎支都，斬下首級，傳送到京師。軍隊返回，玄宗召見他，叫他在殿前騎馬持槍表演刺殺郎支都的過程，賜給他錦袍金帶，多次拜授任金吾將軍同正員。天寶七載，跟隨哥舒翰到積石軍討擊吐蕃，俘虜了吐谷渾王子悉弄參和女婿悉頰藏回來，多次拜授任左武衛將軍、關西游奕使。九載，出擊吐蕃，攻占五橋，攻克樹敦城，補授白水軍使。十三載，跟隨收復九曲，加特進。

禄山之叛，從哥舒翰戰於潼關，關門不守，從肅宗幸靈武。時行在闕軍賞，難得進絹三千匹及金銀器等。至德初，試衛尉卿、興平軍使，兼鳳翔都知兵馬使。進收京城，與賊軍戰。其下斳元曜戰酣墮馬，難得馳救之，賊射之中眉，皮穿披下鄣目。難得自拔去箭，并皮掣落，馳馬復戰，血流被面，而抗賊不已，肅宗深嘉之。從郭子儀攻安慶緒於相州，累封琅邪郡公、英武軍使。寶應二年卒，贈潞州大都督。

安禄山叛亂，跟隨哥舒翰戰於潼關，關門失守，隨從肅宗親臨靈武。當時皇帝缺少賞賜軍隊的財物，王難得進獻絹三千匹以及金銀器等物。至德初年，任衛尉卿、興平軍使，兼鳳翔都知兵馬使。進軍收復京城，與賊軍作戰，部下斳元曜戰酣落馬，王難得馳馬去救，被賊軍射中眉頭，皮被穿透翻下來遮住眼睛。王難得自己拔去箭頭，連皮一起扯掉，馳馬又投入戰鬥，血流滿面，而攻賊不停，肅宗對他深爲贊賞。又跟隨郭子儀到相州攻打安慶緒，多次受封爲琅邪郡公、英武軍使。寶應二年逝世，追贈潞州大都督。

子顔少從父征役，累官金紫光禄大夫、檢校衛尉卿，生后而卒。順宗内禪，以后生憲宗皇帝，褒贈先代：思敬司徒，難得太傅，子顔太師。

王子顔跟隨父親征戰，多次授官任金紫光禄大夫、檢校衛尉卿，生下皇后後去世。順宗即位，因皇后生了憲宗皇帝，褒美追贈她的祖先：王思敬贈司徒，王難得贈太傅，王子顔贈太師。

顔子重榮，官至福王傅；用，官至太子賓客、金吾將軍。

王子顔的兒子名重榮，官做到福王傅；另一個兒子名用，官做到太子賓客、金吾將軍。

贊曰：戚里之賢，避寵畏權。不恤禍患，鮮能保全。福盈者敗，勢壓者顛。武之惟良，明於自然。

贊曰：外戚中的賢者，能避寵畏權。如果不顧忌禍患，很少能有保全。福禄盈滿的覆敗，勢傾天下的滅亡。祇有武家惟良，能够順乎自然。

舊唐書卷一百八十四

列傳第一百三十四

宦官

楊思勗　高力士　李輔國　程元振
魚朝恩 劉希暹 賈明觀　竇文場　霍仙鳴　俱文珍　吐突承璀
王守澄　田令孜　楊復光　楊復恭

唐制有內侍省，其官員：內侍四人，內常侍六人，內謁者監六人，內給事八人，謁者十二人，典引十八人，寺伯二人，寺人六人。別有五局：掖廷局掌宮人簿籍；宮闈局掌宮內門禁，其屬有掌扇、給使等員；奚官局掌宮人疾病死喪；內僕局掌宮中供帳燈燭；內府局主中藏給納。五局有令、丞，皆內官爲之。

貞觀中，太宗定制，內侍省不置三品官，內侍是長官，階四品。至永淳末，向七十年，權未假於內官，但在閤門守禦，黃衣廩食而已。則天稱制，二十年間，差增員位。中宗性慈，務崇恩貸，神龍中，宦官三千餘人，超授七品以上員外官者千餘人，然衣朱、紫者尚寡。

玄宗在位既久，崇重宮禁，中官稍稱旨者，即授三品左右監門將軍，得門施棨戟。開元、天寶中，長安大內、大明、興慶三宮，皇子十宅院，皇孫百孫院，東都大內、上陽兩宮，大率宮女四萬人，品官黃衣已上三千人，衣朱、紫者千餘人。後李輔國從

唐代官制有內侍省，裏面的官員有：內侍四人，內常侍六人，內謁者監六人，內給事八人，謁者十二人，典引十八人，寺伯二人，寺人六人。另外還有五個局：掖廷局掌管宮人的簿籍；宮闈局掌管宮內門禁，下屬有掌扇、給使等官員；奚官局掌管宮人的疾病死喪；內僕局掌管宮中的供帳燈燭；內府局主管中藏府給納。五局有令、丞，都由宦官擔任。

貞觀年間，太宗定制，內侍省不設三品官，內侍是長官，官階四品。直到永淳末年，將近七十年，權力從沒有交給內官，衹是在宮禁閤門守禦，身穿黃衣提供衣食而已。則天登上皇位，二十年中，內官的員額略有增加。中宗秉性仁慈，對宦官仁恩寬大，神龍年間，宦官有三千多人，升授七品以上員外官的有一千多人，然而穿朱衣、紫衣的還是極少。

玄宗在位年久，提高宮禁的地位，中官有稍合心意的，就授與三品的左右監門將軍，得以在門前排列棨戟。開元、天寶年間，長安的大內、大明、興慶三宮，皇子的十宅院，皇孫的百孫院，東都大內、上陽兩宮，大概有宮女四萬人，有品級穿黃衣以上的宦官有三千人，穿朱衣、紫衣的有一千多人。後來李輔國隨從肅宗駕幸靈

幸靈武，程元振翼衛代宗，怙寵邀君，乃至守三公，封王爵，干預國政，亦未全握兵權。代宗時，子儀北伐，親王東討，遂特立觀軍容宣慰使，命魚朝恩爲之，然自有統帥，亦監領而已。

武，程元振護衛代宗，都恃仗恩寵而邀求皇上，以至位至三公，進封王爵，干預國政，但還没有完全掌握兵權。代宗時，郭子儀北伐，親王東討，於是特地設立了觀軍容宣慰使，叫魚朝恩擔任，然而各軍自有統帥，魚朝恩衹是監領而已。

德宗避涇師之難，幸山南，内官竇文場、霍仙鳴擁從。賊平之後，不欲武臣典重兵，其左右神策、天威等軍，欲委宦者主之，乃置護軍中尉兩員、中護軍兩員，分掌禁兵，以文場、仙鳴爲兩中尉，自是神策親軍之權，全歸於宦者矣。自貞元之後，威權日熾，蘭錡將臣，率皆子蓄，藩方戎帥，必以賄成，萬機之與奪任情，九重之廢立由己。元和之季，毒被乘輿。長慶纘隆，徒鬱枕干之憤；臨軒暇逸，旋忘塗地之冤。而易月未除，滔天盡怒。甲第名園之賜，莫匪伶官；朱袍紫綬之榮，無非巷伯。是時高品白身之數，四千六百一十八人，内則參秉戎權，外則監臨藩岳。文宗包祖宗之耻，痛肘腋之仇，思翦厲階，去其太甚。宋申錫言未出口，尋以破家；李仲言謀之不臧，幾乎敗國。何、竇之徒轉蹙，讓、珪之勢尤狂，五十餘年，禍胎逾煽，昭宗之季，所不忍聞。

德宗躲避涇師之亂，駕幸山南，宦官竇文場、霍仙鳴一直扈從。賊平之後，德宗不想讓武將掌管重兵，想將左右神策、天威等軍，交付宦官主管，於是設置了護軍中尉兩員、中護軍兩員，分别掌管禁兵，命竇文場、霍仙鳴任兩中尉，從此神策親軍的權柄，完全歸於宦官了。自從德宗 貞元年間以後，宦官的威權越來越大，武將軍官，大都被收爲養子，藩鎮將帥，必須行賄纔能就任，國家大事任情予奪，天子廢立也由他們做主。元和末年，竟然毒弑皇帝。穆宗繼位，徒然鬱憤焦慮想報仇雪恨；然而當臨朝聽政優閑逸樂之時，又很快忘記了肝腦塗地的冤仇。過了一月還未鏟除凶逆，以致滔天盡怒。豪宅名園，非伶官不給賞賜；朱袍紫綬，非宦官不給授與。當時宦官中高品級無官銜的人數，有四千六百一十八人，在朝内則參掌兵權，在朝外則監視藩鎮。文宗暗懷祖宗的耻辱，痛恨處於身邊的仇敵，想要剪除禍端，除去其中過於囂張的宦官。但宋申錫話未出口，很快就家破人亡；李仲言圖謀不成，幾乎使國家傾覆。何進、竇武之類的朝臣勢力一天衰落，張讓、段珪之流的宦官勢力更加張狂，五十多年，禍患愈加嚴重，到了昭宗末年，更是不忍聽聞。

臣徧覽前書，考兹覆轍，試言大較，庶竭其源。何者？自書契已來，不無閽寺，况垂之天象，備見職官。即如秦皇、漢武，宫闈之内，宦官以侍宴游。但英睿之君，措置斯得；及荒僻之主，奢蕩是求。委番、槩、蹶、楀之徒，飾姬姜狗馬之玩，外言不入，惟欲是從。雖并列五侯，猶爲賞薄，遍封萬户，尚嫌恩疏。苟思捧日之勤，遂據迴天之勢。及三綱錯

臣遍覽前代史書，考察覆亡的事實，試圖説個大概，或許能找出根源。爲什麽呢？自有文字記載以來，不是没有宦官，何况天象有所表現，職官有所記載。就連秦皇、漢武，宫廷之内，也有宦官侍候宴游。衹是英明之君，使用得當；而荒淫之主，衹求豪奢放蕩。他們委任番、槩、蹶、楀之徒，扮姬姜狗馬之玩，不聽勸諫之言，衹知爲所欲爲。雖然東漢宦官已并列五侯，還認爲賞賜太薄，全都封爲萬户侯，還嫌恩寵不厚。如果想得到擁立皇上的功勞，便要掌握控制聖上

亂，四海崩離，袁本初之入北宮，無鬚殆盡；石冉閔之攻鄴下，内豎咸誅。旋至殄瘁邦家，不獨感傷和氣，淫刑斯逞，可爲傷心。向使不假威權，但趨帷扆，何止四星終吉，抑亦萬乘延洪。昔賢爲社鼠之喻，不其然乎？

的權力。等到三綱墜落錯亂，四海分崩離析，袁本初進入北宮，宦官盡被殺死；石冉閔進攻鄴下，宦官都被誅殺。很快就導致國家破滅，不僅是感傷和氣，而且使淫刑得逞，實在令人傷心。假如當年不把權柄交給宦官，祇讓他們侍從内宫，那何止是宦官終能獲得吉祥，也可使帝業光大延長。前賢用社廟中的老鼠來比喻這些宦官，不正是如此嗎？

今録楊思勗已下所行事，以爲鑒誡云。

現在記録楊思勗以下的事迹，作爲鑒戒。

楊思勗

楊思勗，本姓蘇，羅州石城人。爲内官楊氏所養，以閹，從事内侍省。預討李多祚功，超拜銀青光禄大夫，行内常侍。思勗有膂力，殘忍好殺，從臨淄王誅韋氏，遂從王爲爪士，累遷右監門衛將軍。

楊思勗，本姓蘇，是羅州石城人。被宦官楊氏收養，因而閹割，在内侍省辦事。因參與討伐李多祚立功，破格拜授銀青光禄大夫，行内常侍事。楊思勗身強力壯，殘忍好殺，跟隨臨淄王除掉韋氏，於是成了臨淄王的親信，多次升遷爲右監門衛將軍。

開元初，安南首領梅玄成叛，自稱黑帝，與林邑、真臘國通謀，陷安南府，詔思勗將兵討之。思勗至嶺表，鳩募首領子弟兵馬十餘萬，取伏波故道以進，出其不意。玄成遽聞兵至，惶惑計無所出，竟爲官軍所擒，臨陣斬之，盡誅其黨與，積尸爲京觀而還。十二年，五谿首領覃行璋作亂，思勗復受詔率兵討之，生擒行璋，斬其黨三萬餘級。以軍功累加輔國大將軍。後從東封，又加驃騎大將軍，封虢國公。十四年，邕州賊帥梁大海擁賓、横等數州反叛，思勗又統兵討之，生擒梁大海等三千餘人，斬餘黨二萬餘級，復積尸爲京觀。十六年，瀧州首領陳行範、何遊魯、馮璘等聚徒作亂，陷四十餘城。行範自稱帝，遊魯稱定國大將軍，璘稱南越王，割據嶺表。詔思勗率永、連、道等兵及淮南弩手十萬人進討。兵至瀧州，臨陣擒遊魯、馮璘，斬之。行範潛竄深州，投雲際、盤遼二洞。思勗

開元初年，安南首領梅玄成反叛，自稱黑帝，和林邑、真臘國合謀，攻陷安南府，皇上下詔叫楊思勗帶兵討伐。楊思勗來到嶺表，招募首領子弟兵馬十多萬，沿漢代伏波將軍故道進攻，出其不意。梅玄成突然聽説朝廷兵到，心中惶惑没有主意，終於被官軍所擒，在陣前斬首。思勗又將玄成的黨與全部殺掉，將尸體堆積成土丘的形狀然後回軍。十二年，五谿首領覃行璋叛亂，楊思勗又受詔率兵討伐，活捉了覃行璋，斬殺同黨三萬多人。因軍功多次加授爲輔國大將軍。後來隨皇上到泰山封禪，又加授驃騎大將軍，封虢國公。十四年，邕州賊帥梁大海據賓、横等幾州反叛，楊思勗又統兵討伐，活捉梁大海等三千多人，斬殺餘黨兩萬多人，又將他們的尸體堆積成土丘。十六年，瀧州首領陳行範、何遊魯、馮璘等人聚衆作亂，攻陷四十多座城池。陳行範自稱皇帝，何遊魯稱定國大將軍，馮璘稱南越王，割據嶺表。下詔令楊思勗率領永、連、道等州軍隊和淮南弓箭手十萬人進討。兵到瀧州，臨陣擒獲何遊魯、馮璘，將他們斬首。陳行範暗中逃到深州，投奔雲際、盤遼兩洞。楊思勗率領全軍攻打，活捉陳行範，殺掉。斬殺黨羽六萬人，俘獲

悉衆攻之，生擒行範，斬之，斬其黨六萬級，獲口馬金玉巨萬計。思勗性剛决，所得俘囚，多生剥其面，或剺髮際，掣去頭皮，將士已下，望風懾憚，莫敢仰視，故所至立功。内給事牛仙童使幽州，受張守珪厚賂，玄宗怒，命思勗殺之。思勗縛架之數日，乃探取其心，截去手足，割肉而啖之，其殘酷如此。二十八年卒，時年八十餘。

人口馬匹金玉數以萬計。楊思勗性格剛强果斷，捉獲的俘虜，大多被活剥面皮，或是用刀將頭髮根部割開，扯下頭皮，將士以下，望風震憚，不敢仰視，所以所到之處都能立功。内給事牛仙童出使幽州，接受張守珪厚賂，玄宗生氣，叫楊思勗殺死他。楊思勗把他綁起來吊了幾天，然後挖出心臟，斬掉手足，割下肉來吃掉，他的殘酷就是如此。開元二十八年死去，當年八十多歲。

高力士

高力士，潘州人，本姓馮。少閹，與同類金剛二人，聖曆元年嶺南討擊使李千里進入宫。則天嘉其黠惠，總角修整，令給事左右。後因小過，撻而逐之。内官高延福收爲假子，延福出自武三思家，力士遂往來三思第。歲餘，則天復召入禁中，隸司宫臺，廩食之。長六尺五寸，性謹密，能傳詔敕，授宫闈丞。景龍中，玄宗在藩，力士傾心奉之，接以恩顧。及唐隆平内難，升儲位，奏力士屬内坊，日侍左右，擢授朝散大夫、内給事。先天中，預誅蕭、岑等功，超拜銀青光禄大夫，行内侍同正員。開元初，加右監門衛將軍，知内侍省事。

高力士，潘州人，本姓馮。從小閹割，和另一個與他情况相同名叫金剛的人，在聖曆元年被嶺南討擊使李千里帶入宫廷。則天喜歡他機敏聰慧，頭髮整齊，叫他在身邊侍候。後來因爲犯有小過，被打了一頓後驅逐出去。宦官高延福收他爲養子，高延福出自武三思之家，所以高力士也來往於武三思的第宅。一年多後，則天又把高力士召入宫中，隸屬司宫臺，供給他糧食。高力士身高六尺五寸，性格謹慎周密，能够傳達詔敕，則天授他爲宫闈丞。景龍年間，玄宗當藩王時，高力士盡心侍奉，得到恩寵。到唐隆時平定内難，玄宗升爲太子，奏請高力士歸屬内坊，每天隨侍左右，升任朝散大夫、内給事。先天年間，參預鏟除蕭至忠、岑羲等人有功，破格拜授銀青光禄大夫、行内侍同正員事。開元初年，加授右監門衛將軍、掌管内侍省事。

玄宗尊重宫闈，中官稍稱旨，即授三品將軍，門施棨戟，故楊思勗、黎敬仁、林招隱、尹鳳祥等，貴寵與力士等。楊則持節討伐，黎、林則奉使宣傳，尹則主書院。其餘孫六、韓莊、楊八、牛仙童、劉奉廷、王承恩、張道斌、李大宜、朱光輝、郭全、邊令誠等，殿頭供奉、監軍、入蕃、教坊、功德主當，皆爲委任之務。監軍則權過節度，出使則列郡辟易。其郡縣豐贍，中官一至軍，則所冀千萬計，修功德，市鳥獸，詣一

玄宗尊重内宫宦屬，中官稍有人辦事稱自己心意的，就授與三品將軍，門前排列棨戟，所以楊思勗、黎敬仁、林招隱、尹鳳祥等人，尊貴寵榮都和高力士相等。楊思勗手持旌旗節鉞，討伐敵人，黎敬仁、林招隱則奉使宣布皇帝詔令，尹鳳祥則主管書院。其餘像孫六、韓莊、楊八、牛仙童、劉奉廷、王承恩、張道斌、李大宜、朱光輝、郭全、邊令誠等人，殿頭供奉、監軍、入蕃、教坊、功德主當等重要職務，都委他們充任，監軍的權力大過節度使，出使則各郡驚動。其中郡縣富足的，派出的宦官一到軍中，所想要得到的就以千萬計，修功德，買鳥獸，每到一

處，則不啻千貫，皆在力士可否。故帝城中甲第，畿甸上田、果園池沼，中官參半於其間矣。

每四方進奏文表，必先呈力士，然後進御，小事便决之。玄宗常曰："力士當上，我寢則穩。"故常止於宫中，稀出外宅。若附會者，想望風彩，以冀吹嘘，竭肝膽者多矣。宇文融、李林甫、李適之、蓋嘉運、韋堅、楊慎矜、王鉷、楊國忠、安禄山、安思順、高仙芝因之而取將相高位，其餘職不可勝紀。肅宗在春宫，呼爲"二兄"，諸王、公主皆呼"阿翁"，駙馬輩呼爲"爺"。力士於寢殿側簾帷中休息，殿側亦有一院，中有修功德處，雕瑩璀璨，窮極精妙。力士謹慎無大過，然自宇文融已下，用權相噬，以紊朝綱，皆力士之由。又與時消息，觀其勢候，雖至親愛，臨覆敗皆不之救。

力士義父高延福夫妻，正授供奉。嶺南節度使於潘州求其本母麥氏送長安，令兩媪在堂，備於甘脆。金吾大將軍程伯獻與力士結爲兄弟，麥氏亡，伯獻於靈筵散髮，具縗絰，受賓吊答。十七年，贈力士父廣州大都督，麥氏越國夫人。開元初，瀛州吕玄晤作吏京師，女有姿色，力士娶之爲婦，擢玄晤爲少卿、刺史，子弟皆爲王傅。吕夫人卒，葬城東，葬禮甚盛。中外争致祭贈，充溢衢路，自第至墓，車馬不絶。

天寶初，加力士冠軍大將軍、右監門衛大將軍，進封渤海郡公。七載，加驃騎大將軍。力士資産殷厚，非王侯能擬。於來庭坊造寶壽佛寺、興寧坊造華封道士觀，寶殿珍臺，侔於國力。於京城西北截灃水作碾，并轉五輪，日碾麥三百斛。初，寶壽寺

處，花費不止千貫，都由高力士决定可否。所以都城中的大府第，京外的良田、以及果園湖泊，曾派出的宦官占有了一半。

每當四方進奏文書表章，必須先呈送高力士，然後再送呈皇上，小事情高力士自己就决定了。玄宗常説："高力士當值，我睡覺就安穩。"所以高力士常住在宫中，很少出居外宅。至於那些依附他的，想藉助其聲威名望的，希望得到他吹嘘的，爲他竭盡肝膽的就更多了。宇文融、李林甫、李適之、蓋嘉運、韋堅、楊慎矜、王鉷、楊國忠、安禄山、安思順、高仙芝都通過他取得將相高位，取得其他官職的人多不勝數。肅宗爲太子時，稱他爲"二兄"，諸王、公主都叫他"阿翁"，駙馬們叫他爲"爺"。高力士在寢殿旁的簾帷中休息，殿側也有一個院子，裏面是他修功德的地方，裝飾得晶瑩璀璨，極盡精妙。高力士平素謹慎没有大過錯，但從宇文融以下，利用權力互相傾軋，紊亂朝綱，都是由於高力士的緣故。高力士特别注意形勢變化，觀察形勢隨機應變，即使是最親的人，面臨覆敗時他也不援救。

高力士的義父高延福夫妻，以高力士父母的身份受到供養。嶺南節度使在潘州找到高力士的生母麥氏送到長安，讓兩位老夫人在堂上端坐，廣備美食奉養。金吾大將軍程伯獻和高力士結爲兄弟，麥氏去世，程伯獻在靈筵前解散頭髮，穿上喪服，接受賓客吊唁并答謝。十七年，追贈高力士父爲廣州大都督，麥氏爲越國夫人。開元初年，瀛州吕玄晤在京師做官，女兒長得很漂亮，高力士娶她爲妻，升吕玄晤爲少卿、刺史，子弟都爲王傅。吕夫人去世，葬在城東，葬禮十分隆重。京城内外官員争相吊祭饋贈，人流充塞道路，從第宅到墓地，車馬不斷。

天寶初年，加授高力士冠軍大將軍、右監門衛大將軍，進封渤海郡公。七載，加授驃騎大將軍。高力士家産殷厚，王侯也不能相比。他在來庭坊建造寶壽佛寺、在興寧坊建造華封道士觀，殿堂臺閣雕梁畫棟華貴無比，財富衹有國力纔能相比。在京城西北堵截灃水建造水碾，五臺水碾同時轉動，每天碾麥三百斛。起初，寶壽寺的大

鐘成，力士齋慶之，舉朝畢至。凡擊鐘者，一擊百千；有規其意者，擊至二十杵，少尚十杵。

鐘鑄成以後，高力士設齋慶賀，滿朝官員都到了。凡是敲鐘的人，敲一下交錢一百千；有人看出高力士的意思并想討好他，竟然敲到二十下，少的也敲了十下。

其後又有華州袁思藝，特承恩顧。然力士巧密，人悦之；思藝驕倨，人士疏懼之。十四載，置内侍省，内侍監兩員，秩正三品，以力士、思藝對任之。玄宗幸蜀，思藝走投禄山。力士從幸成都，進封齊國公。從上皇還京，加開府儀同三司，賜實封五百户。

後來又有個華州人袁思藝，也很得皇上寵信。但高力士乖巧細密，人們喜歡他；袁思藝驕横倨傲，人們敬而遠之。十四載，設置内侍省，有内侍監兩員，官階正三品，由高力士、袁思藝一同擔任。玄宗逃往蜀，袁思藝逃走投靠安禄山。高力士跟隨玄宗去成都，進封齊國公。後跟隨玄宗回到京師，加授開府儀同三司，賜實封五百户。

上元元年八月，上皇移居西内甘露殿。力士與内官王承恩、魏悦等，因侍上皇登長慶樓，爲李輔國所構，配流黔中道。力士至巫州，地多薺而不食，因感傷而咏之曰："兩京作斤賣，五谿無人采。夷夏雖不同，氣味終不改。"寶應元年三月，會赦歸，至朗州，遇流人言京國事，始知上皇厭代，力士北望號慟，嘔血而卒。代宗以其耆宿，保護先朝，贈揚州大都督，陪葬泰陵。

上元元年八月，玄宗移居西内甘露殿。高力士和宦官王承恩、魏悦等，因爲隨侍玄宗登上長慶樓，被李輔國陷害獲罪，流配黔中道。高力士到了巫州，看到地裏薺菜很多但没有人吃，因感傷而咏詩説："東西兩京按斤賣，五谿遍地無人采。夷夏風俗雖不同，薺菜氣味終不改。"寶應元年三月，遇赦歸來，走到朗州，碰到流民説起京師的事情，纔知道玄宗已經逝世，高力士望着北方號啕痛哭，吐血而死。代宗因爲他是老臣，侍奉玄宗有功，追贈揚州大都督，陪葬泰陵。

李輔國

李輔國，本名静忠，閑厩馬家小兒。少爲閹，貌陋，粗知書計。爲僕事高力士，年且四十餘，令掌厩中簿籍。天寶中，閑厩使王鉷嘉其畜牧之能，薦入東宫。禄山之亂，玄宗幸蜀，輔國侍太子扈從。至馬嵬，誅楊國忠，輔國獻計太子，請分玄宗麾下兵，北趨朔方，以圖興復。輔國從至靈武，勸太子即帝位，以系人心。肅宗即位，擢爲太子家令，判元帥府行軍司馬事，以心腹委之，仍賜名護國，四方奏事，御前符印軍號，一以委之。輔國不茹葷血，常爲僧行，視事之隙，手持念珠，人皆信以爲善。從幸鳳翔，授太子詹事，改名輔國。

李輔國，本名静忠，原是管馬人家的小孩子。從小閹割，面貌醜陋，略懂一點文字和籌算。做僕人奉事高力士，四十多歲時，令他掌管馬厩的文簿。天寶年間，閑厩使王鉷贊賞他畜牧方面的能力，薦舉他到了東宫，安禄山叛亂，玄宗逃到蜀地，李輔國侍奉太子扈從玄宗。到了馬嵬，殺掉楊國忠，李輔國向太子獻計，請求分出玄宗麾下的兵馬，北去朔方，圖謀興復。李輔國跟着太子到了靈武，勸太子即帝位，來維係人心。肅宗即位，升他爲太子家令，兼元帥府行軍司馬事，把他當作心腹，并賜名護國，四方奏事，御前的符印軍號，全都交給他。李輔國不食葷血，經常作出僧人的行爲，處理事務的空隙，手持念珠，人們都相信他善良。隨從肅宗親臨鳳翔，授太子詹事，改名輔國。

肅宗還京，拜殿中監，閑厩、五坊、宫苑、營田、栽接、總監等使，又兼隴右群牧、京畿鑄錢、長春宫等使，勾當少府、殿中二監都使。至德二年十二月，加開府儀同三司，進封郕國公，食實封五百户。宰臣百司，不時奏事，皆因輔國上决。常在銀臺門受事，置察事廳子數十人，官吏有小過，無不伺知，即加推訊。府縣按鞫，三司制獄，必詣輔國取决，隨意區分，皆稱制敕，無敢異議者。每出則甲士數百人衛從。中貴人不敢呼其官，但呼五郎。宰相李揆，山東甲族，位居台輔，見輔國執子弟之禮，謂之五父。肅宗又爲輔國娶故吏部侍郎元希聲侄擢女爲妻。擢弟挹，時并引入臺省，擢爲梁州長史。輔國判元帥行軍司馬，專掌禁兵，賜内宅居止。

肅宗回到京城，授李輔國爲殿中監，閑厩、五坊、宫苑、營田、栽接、總監等使，又兼任隴右群牧、京畿鑄錢、長春宫等使，兼理少府、殿中二監都使。至德二年十二月，加授開府儀同三司，進封郕國公，享受實封五百户。宰相百官，隨時奏事，都由李輔國送上裁决。他常在銀臺門辦理公事，設置察事廳子幾十人，官吏犯有小錯，没有不偵察得知的，然後立即審訊。府縣的審問，三司的定案，必須到李輔國處聽取裁决，他隨意拿個意見，都稱作皇命，没有人敢提出不同意見。每次外出都有幾百名武士護衛隨從。中貴人不敢稱呼他的官銜，衹稱他五郎。宰相李揆，是山東望族，位居執政，見了李輔國行子弟之禮，叫他五父。肅宗又給李輔國娶故吏部侍郎元希聲的侄兒元擢的女兒爲妻。元擢與弟弟元挹同時被引薦進入臺省，元擢任梁州長史。李輔國兼元帥行軍司馬，專門掌管禁兵，在宫内賜宅讓他居住。

上皇自蜀還京，居興慶宫，肅宗自夾城中起居。上皇時召伶官奏樂，持盈公主往來宫中，輔國常陰候其隙而間之。上元元年，上皇嘗登長慶樓，與公主語，劍南奏事官過朝謁，上皇令公主及如仙媛作主人。輔國起微賤，貴達日近，不爲上皇左右所禮，慮恩顧或衰，乃潜畫奇謀以自固。因持盈待客，乃奏云："南内有異謀。"矯詔移上皇居西内，送持盈於玉真觀，高力士等皆坐流竄。

玄宗從蜀地回到京師，住在興慶宫，肅宗通過夾城向玄宗請安。玄宗時常召伶官奏樂，持盈公主往來於宫中，李輔國經常暗地裏尋找機會來離間玄宗和肅宗的關係。上元元年，玄宗曾經登上長慶樓，和持盈公主説話，劍南奏事官過來朝見，玄宗命公主和如仙媛作主人接見。李輔國出身微賤，顯貴時間不長，不被玄宗身邊的人尊敬，顧慮到以後可能失寵，就私下設奇計來鞏固自己的地位。抓住持盈公主待客的事情，就上奏説："南内有異謀。"假傳詔旨把玄宗遷到西内居住，把持盈公主送進玉真觀，高力士等人都因此獲罪被流放。

二年八月，拜兵部尚書，餘官如故。詔群臣於尚書省送上，賜御府酒饌、太常樂，武士戎服夾道，朝列畢會。輔國驕恣日甚，求爲宰臣，肅宗曰："以公勛力，何官不可，但未允朝望，如何？"輔國諷僕射裴冕聯章薦己，肅宗密謂宰臣蕭華曰："輔國欲帶平章事，卿等欲有章薦，信乎？"

二年八月，李輔國授兵部尚書，其他官職照舊不變。皇上下詔群臣到尚書省送他上任，賞賜御府美酒佳肴、太常奏樂，武士戎裝夾道歡送，朝官全部到齊。李輔國一天比一天驕横，要求當宰相，肅宗説："以公的功勛，什麼官不能做呢，衹是在朝廷聲望還不够，怎麽辦呢？"李輔國就暗示僕射裴冕等聯名上奏推薦自己，肅宗悄悄問宰相蕭華説："李輔國想做平章事，卿等想上奏

華不對，問裴冕，曰："初無此事，吾臂可截，宰相不可得也。"華復入奏，上喜曰："冕固堪大用。"輔國銜之。寶應元年四月，肅宗寢疾，宰臣等不可謁見，輔國誣奏華專權，請黜之，上不許，輔國固請不已，乃罷華知政事，守禮部尚書。及帝崩，華竟被斥逐。

推薦，有這回事嗎？"蕭華不答，問裴冕，裴冕回答說："并没有這回事，我的手臂可斷，也不能讓他當宰相。"蕭華又進去上奏，肅宗高興地說："裴冕確實可以委以重任。"李輔國對此懷恨在心。寶應元年四月，肅宗卧病，宰相等不能謁見，李輔國誣奏蕭華專權，請求黜退他，肅宗不同意。李輔國再三請求，衹好罷掉蕭華執掌政事的權力，暫時代理禮部尚書。等到肅宗去世，蕭華終於被貶逐出朝。

代宗即位，輔國與程元振有定策功，愈恣横，私奏曰："大家但内裏坐，外事聽老奴處置。"代宗怒其不遜，以方握禁軍，不欲遽責，乃尊爲尚父，政無巨細，皆委參决。五月，加司空、中書令，食實封八百户。程元振欲奪其權，請上漸加禁制，乘其有間，乃罷輔國判元帥行軍事，其閑厩已下使名，并分授諸貴，仍移居外。輔國始懼，茫然失據。詔進封博陸王，罷中書令，許朝朔望。輔國欲入中書修謝表，閽吏止之曰："尚父罷相，不合復入此門。"乃氣憤而言曰："老奴死罪，事郎君不了，請於地下事先帝。"上猶優詔答之。十月十八日夜，盗入輔國第，殺輔國，携首臂而去。詔刻木首葬之，仍贈太傅。

代宗即位，李輔國和程元振有定策擁立之功，更加驕横，私下奏道："陛下就在宫裏安坐，外面的事情聽任老奴來處理。"代宗憤恨他不恭順，但因他正掌握禁軍，不想立即責斥，便尊他爲尚父，無論政事大小，都委他參預決定。五月，加授司空、中書令，享受實封八百户。程元振想奪走他的權力，請代宗對他稍加控制。代宗乘他們之間發生矛盾，便罷去李輔國所兼的元帥行軍事，閑厩以下的各種使職，都分别授與其他中貴人，同時令他移到宫外居住。李輔國這纔有些害怕，茫然失措。代宗又下詔進封他爲博陵王，罷中書令，准許他在每月初一、十五兩天朝見。李輔國想進中書省寫表謝恩，守門的官吏阻止他說："尚父已經罷相，不該再進這個門了。"李輔國不由氣惱地説道："老奴死罪，侍奉不了郎君，我請求到地下去侍奉先帝。"代宗還是下詔好言安慰。十月十八日夜間，盗賊潜入李輔國的住宅，殺死李輔國，砍下他的頭和手臂帶走。皇上下詔用木頭刻了個頭給他裝上然後埋葬，并追贈爲太傅。

程元振

程元振，以宦者直内侍省，累遷至内射生使。寶應末，肅宗晏駕，張皇后與太子有怨，恐不附己，引越王係入宫，欲令監國。元振知其謀，密告李輔國，乃挾太子，誅越王并其黨與。代宗即位，以功拜飛龍副使、右監門將軍、上柱國，知内侍省事。尋代輔國判元帥行軍司馬，專制禁兵，加鎮軍大將軍、右監門衛大將軍，封

程元振，以宦官的身份在内侍省任事，累次升遷到内射生使。寶應末年，肅宗駕崩，張皇后和太子矛盾很深，擔心太子不擁護自己，召越王李係入宫，想叫他監國。程元振知道這個陰謀，悄悄告訴了李輔國，於是他挾持太子，殺死越王和他的黨羽。代宗即位，因功拜他爲飛龍副使、右監門將軍、上柱國，掌管内侍省事。不久代替李輔國兼元帥行軍司馬，專掌禁兵，加授鎮軍大將軍、右監門衛大將軍，封保定縣侯，充任寶應

保定縣侯，充寶應軍使。九月，加驃騎大將軍，封邠國公，贈其父元貞司空，母鄒氏趙國夫人。是時元振之權，甚於輔國，軍中呼爲十郎。

元振常請托於襄陽節度使來瑱，瑱不從。及元振握權，徵瑱入朝，瑱遷延不至。廣德元年，破裴茙，遂入朝，拜兵部尚書。元振欲報私憾，誣瑱之罪，竟坐誅。宰臣裴冕爲肅宗山陵使，有事與元振相違，乃發小吏贓私，貶冕施州刺史。來瑱名將，裴冕元勛，二人既被誣陷，天下方鎮皆解體，元振猶以驕豪自處，不顧物議。

九月，吐蕃、党項入犯京畿，下詔徵兵，諸道卒無至者。十月，蕃軍至便橋，代宗蒼黄出幸陝州，賊陷京師，府庫蕩盡。及至行在，太常博士柳伉上疏切諫誅元振以謝天下，代宗顧人情歸咎，乃罷元振官，放歸田里，家在三原。

十二月，車駕還京，元振服縗麻於車中，入京城，以規任用。與御史大夫王昇飲酒，爲御史所彈。詔曰：

族談錯立，法尚不容，同惡陰謀，議當從重，有一於此，情實難原。程元振性惟凶愎，質本庸愚，蕞爾之身，合當萬死。頃已寬其嚴典，念其微勞，屈法伸恩，放歸田里。仍乖克己，尚未知非，既忘含煦之仁，别貯覬覦之望。敢爲嘯聚，仍欲動摇，不令之臣，共爲睥睨，妄談休咎，仍懷怨望。束兵裹甲，變服潜行，無顧君親，將圖不軌。按驗皆是，無所逃刑，首足異門，未云塞責。朕猶不忘薄效，再捨罪人，特寬斧鉞之誅，俾正投荒之典。宜長流溱州百姓，委京兆府

軍使。九月，加授驃騎大將軍，封邠國公，追贈他的父親程元貞爲司空，母親鄒氏爲趙國夫人。當時程元振的權力，比李輔國還大，軍中稱作十郎。

程元振曾私下囑托襄陽節度使來瑱辦事，來瑱没有答應。等到程元振大權在握，徵召來瑱入朝，來瑱拖延不來。廣德元年，來瑱打敗裴茙，這纔入朝，拜授兵部尚書。程元振想報私仇，就誣陷來瑱有罪，來瑱最終因此被處死。宰相裴冕爲肅宗山陵使，某些事情與程元振意見不合，程元振就揭發他的小吏貪贜之事，把裴冕貶爲施州刺史。來瑱是名將，裴冕是元勛，兩人被誣陷後，天下方鎮都人心離散，程元振仍然是驕傲自大，不顧人們議論。

九月，吐蕃、党項入侵國都附近地方，下詔徵兵，各道兵馬始終没有來到。十月，蕃軍到達便橋，代宗匆忙逃往陝州，賊軍攻陷京城，府庫被搶掠一空。到達臨時駐地，太常博士柳伉上疏直言進諫請求殺死程元振向天下謝罪，代宗見人們都歸罪程元振，於是罷免元振官爵，放回故里，他的老家在三原。

十二月，車駕回京，程元振身穿縗麻喪服坐在車中，進入京城，想圖謀重得任用。和御史大夫王昇在一起喝酒，被御史彈劾。皇上下詔説：

聚集交談雜亂而立，尚且不被法紀允許，共同作惡暗中謀劃，論罪應當從重，犯有其中一項，實在難以寬容。程元振生性凶狠剛愎，資質愚笨平庸，卑賤小人，本該萬死。先前已經寬容未加嚴處，念他還有些許功勞，枉法施恩，放回故里。但他仍然不知約束自己，不知犯有過錯，既忘記朕寬愛的仁德，又暗藏非分的希圖。竟敢聚衆商討，想動摇朝政，奸邪之臣，一同窺伺，妄談吉凶禍福，仍懷怨恨。身上暗藏兵甲，易服私下往來，不顧君親大義，想要圖謀不軌。審訊都是事實，難以逃脱刑罰，即使首足異處，也不能抵銷罪責。朕還是不忘微勞，再次寬免罪人，特令免除斬首之刑，按照流放之法處理。程元振應長期流放溱州，做平民

差綱遞送，路次州縣，差人防援，至彼捉搦，勿許東西。縱有非常之赦，不在會恩之限。凡百僚庶，宜體朕懷。

百姓，委京兆府派衙吏押送，沿路所經州縣，命人加强防護，到溱州後要嚴加管束，不許隨意走動。即使遇上特殊的赦免，也不在受恩之列。百官臣僚，應體察朕的心意。

魚朝恩

魚朝恩，天寶末以宦者入内侍省，初爲品官，給事黄門。性黠惠，善宣答，通書計。至德中，常令監軍事。九節度討安慶緒於相州，不立統帥，以朝恩爲觀軍容宣慰處置使。觀軍容使名，自朝恩始也。以功累加左監門衛大將軍。時郭子儀頻立大功，當代無出其右，朝恩妒其功高，屢行間諜，子儀悉心奉上，殊不介意。肅宗英悟，特察其心，故朝恩之間不行。自相州之敗，史思明再陷河洛，朝恩常統禁軍鎮陝，以殿東夏。廣德元年，西蕃入犯京畿，代宗幸陝。時禁軍不集，徵召離散，比至華陰，朝恩大軍遽至迎奉，六師方振。由是深加寵異，改爲天下觀軍容宣慰處置使。時四方未寧，萬務事殷，上方注意勛臣，朝恩專典神策軍，出入禁中，賞賜無算。

魚朝恩，天寶末年以宦官身份進入内侍省，開始爲有品官，供職黄門。生性狡黠聰慧，能説會道，精通文字和籌算。至德年間，常令他監軍事。九節度使在相州討伐安慶緒，没有設立統帥，命魚朝恩爲觀軍容宣慰處置使。觀軍容使的名稱，就是從魚朝恩開始的。後因功累次加授爲左監門衛大將軍。這時郭子儀屢立大功，當代没有人超過他，魚朝恩妒忌他功高，多次從中挑撥離間，郭子儀盡心侍奉皇上，毫不介意。肅宗英明，特能體察郭子儀的心意，所以魚朝恩的離間未能得逞。自從相州戰敗，史思明再次攻陷河洛，魚朝恩常常統領禁軍鎮守陜州，以鎮撫東夏。廣德元年，西蕃進犯京師，代宗臨幸陜州。當時禁軍不能聚集，衹能徵召離散之軍，等車駕向北到達華陰時，魚朝恩率領大軍很快前來迎接，六師方得重振。代宗因此對魚朝恩深加寵愛，改爲天下觀軍容宣慰處置使。當時天下還不安定，事務繁多，皇上很看重勛臣，魚朝恩專掌神策軍，出入宫中，賞賜無數。

朝恩性本凡劣，恃勛自伐，靡所忌憚。時引腐儒及輕薄文士於門下，講授經籍，作爲文章，粗能把筆釋義，乃大言於朝士之中，自謂有文武才幹，以邀恩寵。上優遇之，加判國子監事、光禄、鴻臚、禮賓、内飛龍、閑廄等使。赴國子監視事，特詔宰臣、百僚、六軍將軍送上，京兆府造食，教坊賜樂，大臣群官二百餘人，皆以本官備章服充附學生，列於監之廊下待詔，給錢萬貫充食本，以爲附學生厨料。朝恩恣横，求取無厭，凡有奏請，以必允爲度，幸臣未有其比。

魚朝恩本性平庸惡劣，自恃勛功自我誇耀，無所顧忌。經常招引迂腐無用的儒生和輕薄文士到自己門下，講授經書，撰寫文章，稍能提筆講解文義，就在朝廷官員中大言不慚，説自己有文武才幹，以此邀取恩寵。皇上對他很優待，讓他兼任國子監事、光禄、鴻臚、禮賓、内飛龍、閑廄等使。他赴國子監上任，特地下詔令宰相、百官、六軍將軍送他去，京兆府準備食物，皇上讓教坊爲他奏樂，大臣百官二百多人，都以本官身穿禮服充附學生，排列於國子監廊下待詔，給錢一萬貫充飯食之費，作爲充附學生的厨料。魚朝恩恣肆横暴，貪得無厭，不論奏請何事，皇上必須允許纔行，幸臣中無人能與他相比。

大曆二年，朝恩獻通化門外賜莊

大曆二年，魚朝恩將通化門外皇上所賜的莊

爲寺，以資章敬太后冥福，仍請以章敬爲名，復加興造，窮極壯麗。以城中材木不足充費，乃奏壞曲江亭館、華清宮觀樓及百司行廨、將相没官宅給其用，土木之役，僅逾萬億。三年，讓判國子監事，加韓國公。章敬太后忌日，百僚於興唐寺行香，朝恩置齋饌於寺外之車坊，延宰臣百僚就食。朝恩恣口談時政，公卿惕息。户部郎中相里造、殿中侍御史李衎以正言折之，朝恩不悦，乃罷會。

園獻出作爲佛寺，用來爲章敬太后祈求冥福，并請求用章敬作爲寺名，再加擴建翻修，窮極壯麗。因城裏木材不够用，就奏請拆毁曲江的亭館、華清宮的樓觀和百司官衙、被没收充公的將相府第來供給使用，土木工程的費用幾乎超過萬億。三年，又辭讓所兼任的國子監事，加封韓國公。章敬太后的忌日，百官到興唐寺進香，魚朝恩在寺外的車坊設置齋飯，請宰相百官來吃。魚朝恩信口談論時政，公卿懼怕斂聲屏息。户部郎中相里造、殿中侍御史李衎用正論駁斥他，魚朝恩很不高興，便停止宴會。

後嘗釋奠於國子監，宰臣百僚皆會，朝恩講《易》，徵《鼎卦》"覆餗"之義，以譏元載，載心銜之，陰圖除去之。上以朝恩太横，亦惡之。載欲伺其便，巧中傷之，乃用腹心崔昭爲京兆尹，伺朝恩出處。昭不吝財賂，潛與朝恩黨陝州觀察使皇甫温相結，温與昭協，自是朝恩動静，載皆知之，巨細悉以聞，上益怒。朝恩未之察，日以驕横。載奏加朝恩實封，又加皇甫温權位，以肆其欲。

後來曾在國子監舉行釋奠之禮，宰相百官都來參加，魚朝恩講解《易經》，引用《鼎卦》"覆餗"的經義，來譏刺宰相元載，元載懷恨在心，暗地圖謀除掉他。皇上認爲魚朝恩過於專横，也很討厭他。元載想尋找一個合適的機會，巧妙地加以中傷，於是任心腹崔昭爲京兆尹，偵察魚朝恩的舉止行動。崔昭不惜錢財，暗中和魚朝恩的黨羽陝州觀察使皇甫温勾結，皇甫温與崔昭合作，從此魚朝恩的動静，元載全都知道，無論大小都奏聞皇上，皇上更加生氣。魚朝恩還未覺察，一天比一天驕横。元載奏請增加魚朝恩的實封，又加授皇甫温的權位，使他更加放縱。

五年，朝恩所昵武將劉希暹微有過忤，上諷之，詔罷朝恩觀軍容使，加實封通前一千户，朝恩始疑，然每朝謁，恩顧如常，亦不以載爲意。會寒食宴近臣，朝恩入謁。先是，每宴罷，必出還營，是日有詔留之。朝恩始懼，言頗悖慢，上亦以舊恩不之責。是日朝恩還第，縊經而卒。劉希暹亦下獄賜死。

五年，魚朝恩所愛的武將劉希暹犯了一點小錯，皇上婉言責備，下詔罷免魚朝恩的觀軍容使，增加實封連前共一千户，魚朝恩開始生疑，但每次朝謁，恩寵如常，便不把元載放在心上。正巧寒食節皇上設宴款待近臣，魚朝恩進來謁見。原來，每當宴會結束，總是直接出宫回營，這天皇上有詔讓他留下。魚朝恩恐懼起來，言語極爲不恭，皇上也因舊恩没有責怪。當天魚朝恩回到府第，上吊而死。劉希暹也被關入監獄賜死。

劉希暹

希暹，出自戎伍，有膂力，形貌光偉，以騎射聞。朝恩用之爲神策都虞候，封交河郡王。善候朝恩意旨，深被委信。累遷至太僕卿，與兵馬使王駕鶴同掌禁兵，所爲不法。諷朝恩

劉希暹，軍人出身，身體强壯，身材魁偉相貌堂堂，以精於騎馬射箭而聞名。魚朝恩任用他爲神策都虞候，封交河郡王。他善於迎合魚朝恩的心意，深受委任信用。多次升任爲太僕卿，和兵馬使王駕鶴同掌禁軍，做事不守法度。勸説魚

於北軍置獄，召坊市凶惡少年，羅織城内富人，誣以違法，捕置獄中，忍酷考訊，録其家産，并没於軍。或有舉選之士，財貨稍殷，客於旅舍，遇横死者非一。坊市苦之，謂之入地牢。捕賊吏有賈明觀者，尤凶蠹，以屢置大獄，家産巨萬。希暹黨之，地在禁密，人無敢言者。朝恩死，上寬宥之。以素志非順，慮不見容，常自疑懼。與王駕鶴聯職，希暹辭多不遜。駕鶴純謹，上信任之，至是以希暹語上聞，乃誅之。

朝恩在北軍設置監獄，招募街市中的凶惡少年，羅織城裏的富人，誣陷他們違法，抓來關進獄中，殘酷拷打逼供，登記他們的家産，全部没收到北軍。有些參加科舉的士子，帶的錢財稍多，住在旅店，因飛來横禍死亡的人不止一個。居民們深爲他們所苦，叫做入地牢。有個捕賊吏叫賈明觀，尤其凶狠貪婪，因爲幾次興起大案，家産達到巨萬。劉希暹和他是同黨，又地處禁密，没有人敢指責他。魚朝恩死後，皇上寬宥了他。因爲向來不守本分，擔心皇上不容他，經常心懷疑懼。和王駕鶴一起任職，劉希暹常出言不遜，而王駕鶴純樸謹慎，得到皇上信任，這時把劉希暹的話奏報皇上，皇上就處死了劉希暹。

賈明觀

賈明觀者，本萬年縣捕賊吏。事希暹，恣爲凶惡，毒甚豺狼。朝恩、希暹既死，元載復受明觀奸謀，潛容之，特奏令江西效力。明觀將出城，百姓數萬人懷磚石候之，載令市吏止約。明觀在洪州二年，觀察使魏少遊容之。及路嗣恭代少遊，至郡之日，召明觀笞殺之。識者减魏之名，多路之正。

賈明觀這個人，本是萬年縣的捕賊吏。侍奉劉希暹，肆行凶惡，比豺狼還狠毒。魚朝恩、劉希暹死後，元載又聽信了賈明觀的奸謀，私下寬容他，特意奏請令他到江西效力，賈明觀將要出城，數萬百姓懷裏藏着磚頭等候他，元載令吏人阻止管束。賈明觀在洪州兩年，觀察使魏少遊對他不錯。後來路嗣恭接替魏少遊，到達州城那天，把賈明觀召來鞭打而死。有識之士因此貶低魏少遊的聲名，稱贊路嗣恭的正直。

朝恩素待禮部尚書裴士淹、户部侍郎判度支第五琦，二人亦坐貶官。

魚朝恩平時厚待禮部尚書裴士淹、户部侍郎兼度支第五琦，兩人也受到牽連而貶官。

竇文場　霍仙鳴

竇文場、霍仙鳴者，始在東宫事德宗。初魚朝恩誅後，内官不復典兵，德宗以親軍委白志貞。志貞多納豪民賂，補爲軍士，取其傭直，身無在軍者，但以名籍請給而已。涇師之亂，帝召禁軍禦賊，志貞召集無素，是時并無至者，唯文場、仙鳴率諸宦者及親王左右從行。志貞貶官，左右禁旅，悉委文場主之。從幸山南，兩軍漸集。

竇文場、霍仙鳴二人，開始時在東宫奉事德宗。當初魚朝恩被殺之後，宦官不再執掌兵權，德宗把親軍交付白志貞統率。白志貞接受了很多豪民的賄賂，把這些人補爲軍士，抽取他們的傭值，而這些人本身并不在軍中，衹是用名簿請求給養而已。涇原駐軍叛亂，皇上召禁軍抵禦叛軍，白志貞平時就不召集軍隊，這時没有一個人來到，衹有竇文場、霍仙鳴率領衆宦官和親王左右隨行。白志貞被貶官，左右禁軍，都委任竇文場主管，隨從皇上來到山南，左右神策軍逐漸聚集。

德宗還京，頗忌宿將，凡握兵多者，悉罷之，禁旅文場、仙鳴分統

德宗回到京師，很疑忌那些經驗豐富的老將，凡是手握重兵的，一律罷免，禁軍由竇文

焉。貞元十二年六月，特立護軍中尉兩員、中護軍兩員，以帥禁軍，乃以文場爲左神策護軍中尉，仙鳴爲右神策護軍中尉，右神威軍使張尚進爲右神策中護軍，内謁者監焦希望爲左神策中護軍，自文場等始也。時竇、霍之權，振於天下，藩鎮節將，多出禁軍，臺省清要，時出其門。文場累加驃騎大將軍。是歲仙鳴病，帝賜馬十匹，令於諸寺爲僧齋以祈福。久病不愈，十四年，倉卒而卒。上疑左右小使正將食中加毒，配流者數十人。仙鳴死後，以開府内常侍第五守亮爲右軍中尉。文場連表請致仕，許之。

十五年已後，楊志廉、孫榮義爲左右軍中尉，亦踵竇、霍之事，怙寵驕恣。貪利冒寵之徒，利其納賄，多附麗之。至於貞元末，宦官復盛。順宗即位，王叔文用事，與韋執誼謀奪神策軍權，乃用宿將范希朝爲京西北禁軍都將。事未行，爲内官俱文珍等所排，叔文貶而止。

俱文珍

俱文珍，貞元末宦官，後從義父姓，曰劉貞亮。性忠正，剛而蹈義。順宗即位，風疾不能視朝政，而宦官李忠言與牛美人侍病，美人受旨於帝，復宣之於忠言，忠言授之王叔文。叔文與朝士柳宗元、劉禹錫、韓曄等圖議，然后下中書，俾韋執誼施行，故王之權振天下。叔文欲奪宦者兵權，每忠言宣命，内臣無敢言者，唯貞亮建議與之爭。知其朋徒熾，慮隳朝政，乃與中官劉光琦、薛文珍、尚衍、解玉等謀，奏請立廣陵王爲皇太子，勾當軍國大事，順宗可之。貞亮遂召學士衛次公、鄭絪、李程、王涯入金鑾殿，草立儲君詔。及太子受

場、霍仙鳴分别統率。貞元十二年六月，特地設立了兩員護軍中尉、兩員中護軍，用來統領禁軍，於是任命竇文場爲左神策護軍中尉，霍仙鳴爲右神策護軍中尉，右神威軍使張尚進爲右神策中護軍，内謁者監焦希望爲左神策中護軍，宦官任這些軍職是從竇文場等人開始的。當時竇文場、霍仙鳴的權力，震動天下，藩鎮節將，大多出自禁軍，臺省清要官員，時常出入其門。竇文場累次加授爲驃騎大將軍。這年霍仙鳴患病，皇上賜馬十匹，命各寺院舉行施捨和尚飲食爲他祈福。霍仙鳴久病不愈，十四年，突然死去。皇上懷疑他身邊的小使正將在食物中下毒，發配流放了幾十人。霍仙鳴死後，任用開府内常侍第五守亮爲右軍中尉。竇文場接連上表請求退休，皇上同意了。

十五年以後，楊志廉、孫榮義分别擔任左右軍中尉，也繼承竇文場、霍仙鳴的作法，恃寵驕横。貪求名利恩寵之徒，利用他們收納賄賂之機，紛紛依附上去。到了貞元末年，宦官的勢力再次强盛。順宗即位，王叔文掌權，和韋執誼謀劃奪取神策軍權，便任用老將范希朝爲京西北禁軍都將。計劃還未進行，就被宦官俱文珍等人排擠，接着王叔文被貶，計劃未能實行。

俱文珍，是貞元末年的宦官，後來隨了義父的姓，改叫劉貞亮。生性忠直，剛正而遵循道義。順宗即位，因患風疾不能臨朝主政，而由宦官李忠言與牛美人在身邊侍候，牛美人從順宗那裏接受旨意，再傳給李忠言，李忠言又轉授給王叔文。王叔文和朝士柳宗元、劉禹錫、韓曄等謀劃商議，然後下到中書省，令韋執誼施行，所以王叔文的權勢震動天下。王叔文想奪取宦官的兵權，每當李忠言宣讀聖命，宦官没人敢提出異議，衹有劉貞亮敢和他們爭辯。劉貞亮知道他們黨徒勢大，擔心毁壞朝政，就和宦官劉光琦、薛文珍、尚衍、解玉等謀劃，奏請立廣陵王爲皇太子，主持軍國大事，得到順宗同意。劉貞亮於是召集學士衛次公、鄭絪、李程、王涯進入金鑾殿，起草册立皇太子的詔書。等到太子在宫中受

內禪，盡逐叔文之黨，政事悉委舊臣，時議嘉貞亮之忠藎。累遷至右衛大將軍，知內侍省事。元和八年卒，憲宗思其翊戴之功，贈開府儀同三司。

順宗禪讓後，就把王叔文和他的黨羽統統驅逐，政事全交給舊臣，當時輿論都稱贊劉貞亮忠誠。劉貞亮多次升遷至右衛大將軍，掌管內侍省事。元和八年去世，憲宗思念他的擁立之功，追贈開府儀同三司。

吐突承璀

吐突承璀，幼以小黄門直東宫，性敏慧，有才幹。憲宗即位，授内常侍，知内省事、左監門將軍。俄授左軍中尉、功德使。四年，王承宗叛，詔以承璀爲河中、河南、浙西、宣歙等道赴鎮州行營兵馬招討等使，内侍省常侍宋惟澄爲河南、陜州、河陽已來館驛使，内官曹進玉、劉國珍、馬江朝等分爲河北行營糧料館驛等使。諫官、御史上疏相屬，皆言自古無中貴人爲兵馬統帥者，補闕獨孤郁、段平仲尤激切。憲宗不獲已，改爲充鎮州已來招撫處置等使。及承璀率禁軍上路，帝御通化門樓，慰諭遣之。出師經年無功，乃遣密人告王承宗，令上疏待罪，許以罷兵爲解。仍奏昭義節度使盧從史素與賊通，許爲承宗求節鉞，乃誘潞州牙將烏重胤謀執從史送京師。及承宗表至，朝廷議罷兵，承璀班師，仍爲禁軍中尉。段平仲抗疏極論承璀輕謀弊賦，請斬之以謝天下，憲宗不獲已，降爲軍器使。俄復爲左衛上將軍知内侍省事。

吐突承璀，年幼時以小黄門身份在東宫值班，性情敏慧，很有才幹。憲宗即位，授任内常侍，掌管内省事、左監門將軍。不久授任左軍中尉、功德使。四年，王承宗叛亂，下詔任吐突承璀爲河中、河南、浙西、宣歙等道赴鎮州行營兵馬招討等使，内侍省常侍宋惟澄爲河南、陜州、河陽等館驛使，宦官曹進玉、劉國珍、馬江朝等人分别擔任河北行營糧料館驛等使。諫官、御史接連上疏，都説自古以來没有中貴人擔任兵馬統帥的。補闕獨孤郁、段平仲的言詞尤爲激烈。憲宗無奈，改任吐突承璀爲鎮州等處招撫處置使。等吐突承璀率領禁軍上路時，憲宗登上通化門樓，慰諭送行。出兵一年無功，就派人秘密告知王承宗，叫他上疏請求停職受處罰，答應他罷兵解圍。并上奏説昭義節度使盧從史平素與賊人勾結，答應替王承宗請求節鉞，就誘勸潞州牙將烏重胤設計活捉盧從史送往京師。等王承宗的表奏送到，朝廷商議罷兵，吐突承璀班師回朝，仍然擔任禁軍中尉。段平仲上疏直言指責吐突承璀謀略不慎而浪費財賦，請求將他處斬向天下謝罪，憲宗不得已，把他降爲軍器使。很快又任左衛上將軍，掌管内侍省事。

時弓箭庫使劉希先取羽林大將軍孫璹錢二十萬以求方鎮，事發賜死，辭相告訐，事連承璀，乃出爲淮南節度監軍使。太子通事舍人李涉性狂險，投匭上書，論希先、承璀無罪，不宜貶戮。諫議大夫、知匭事孔戣見涉疏之副本，不受其章。涉持疏於光順門欲進之，戣上疏論其織邪，貶涉硤州司倉。上待承璀之意未已，而宰相李絳在翰林時數論承璀之過，故出

當時弓箭庫使劉希先索取羽林大將軍孫璹二十萬錢，爲他謀取節度使，事情敗露以後被賜死，供辭互相揭發，牽連到吐突承璀，於是命他出任淮南節度監軍使。太子通事舍人李涉性情狂妄奸險，投匭上疏，説劉希先、吐突承璀無罪，不應該貶逐殺戮。諫議大夫、知匭事孔戣見到李涉奏疏的副本，不接受他的奏疏。李涉拿着奏疏到光順門要送進宫去，孔戣上疏指出李涉用心險惡，貶李涉爲硤州司倉。憲宗厚待吐突承璀的心意一直没有改變，而宰相李絳在翰林時經常批評

之。八年，欲召承璀還，乃罷絳相位。承璀還，復爲神策中尉。惠昭太子薨，承璀建議請立澧王 寬爲太子，憲宗不納，立遂王 宥。穆宗即位，銜承璀不佑己，誅之。敬宗時，中尉馬存亮論承璀之冤，詔雪之，仍令假子士曄以禮收葬。

吐突承璀的過錯，所以把吐突承璀貶逐出朝。八年，憲宗想召回吐突承璀，就免去李絳的宰相職位。吐突承璀回來後，重新擔任神策中尉。惠昭太子死後，吐突承璀建議請立澧王 李寬爲太子，憲宗没有接受，立了遂王李宥。穆宗即位，恨吐突承璀不幫助自己，殺死了他。敬宗時，中尉馬存亮申訴吐突承璀的冤枉，敬宗下詔給他洗雪罪名，并令他的養子士曄按禮節收葬。

王守澄

王守澄，元和末宦者。憲宗疾大漸，内官陳弘慶等弑逆。憲宗英武，威德在人，内官秘之，不敢除討，但云藥發暴崩。時守澄與中尉馬進潭、梁守謙、劉承偕、韋元素等定册立穆宗皇帝。長慶中，守澄知樞密事。

初元和中，守澄爲徐州監軍，遇翼城醫人鄭注，出入節度使李愬家。注敏悟過人，博通典藝，棋奕醫卜，尤臻於妙，人見之者，無不歡然。注嘗爲李愬煮黄金，服一刀圭，可愈痿弱重膇之疾，復能反老成童。愬與守澄服之，頗效。守澄知樞密，薦引入禁中，穆宗待之亦厚。注多奇詭，每與守澄言必通夕。

文宗即位，守澄爲驃騎大將軍，充右軍中尉。注復得幸於文宗，後依倚守澄，大爲奸弊。文宗以元和逆黨尚在，其黨大盛，心常憤惋，端居不怡。翰林學士宋申錫嘗獨對探知，上略言其意，申錫請漸除其逼。帝亦以申錫沉厚有方略，爲其事可成，乃用爲宰相。申錫謀未果，爲注所察，守澄乃令軍吏豆盧著誣告申錫與漳王謀逆，申錫坐貶。

宰相李逢吉從子訓，與注交通，訓亦機詭萬端，二人情義相得，俱爲守澄所重。復引訓入禁中，爲上講《周易》。既得幸，又探知帝旨，復以

王守澄，元和末年宦官。憲宗病危，宦官陳弘慶等人殺了憲宗。憲宗英武，在官民中有威德，宦官們隱瞞實情，不敢公開聲討，衹説是藥性發作突然死亡。當時王守澄和中尉馬進潭、梁守謙、劉承偕、韋元素等人定册擁立穆宗皇帝。長慶年間，王守澄掌管樞密事。

當初在元和年間，王守澄任徐州監軍，遇見翼城醫生鄭注，出入節度使李愬家。鄭注聰明過人，博通典籍技藝，下棋醫藥占卜，尤其精妙，見到他的人，没有不喜歡的。鄭注曾爲李愬煮黄金，説吃下一刀圭，可以治好肌肉萎縮和脚腫的病症，還能返老還童。李愬和王守澄服用了，頗有效驗。王守澄執掌樞密，推薦鄭注入宫中，穆宗待他也很好。鄭注詭計多端，每次和王守澄談話總要談個通宵。

文宗即位，任王守澄爲驃騎大將軍，充右軍中尉。鄭注又得到文宗的寵信，後來依附王守澄，大幹奸詐舞弊的事情。文宗因爲元和叛黨還在，而且勢力很盛，心中常常悲憤怨恨，平時悶悶不樂。翰林學士宋申錫曾與皇帝單獨談話探知皇上心思，皇上向宋申錫微露心意，宋申錫請求逐漸鏟除宦官勢力。皇上也認爲宋申錫處事深沉足智多謀，可以成就大事，於是任用他爲宰相。宋申錫的計謀還未付諸實施，被鄭注覺察，王守澄便指使軍吏豆盧著誣告宋申錫與漳王密謀反叛，宋申錫因此獲罪被貶。

宰相李逢吉的侄子李訓，和鄭注往來密切，李訓也是詭計多端，兩個人很能合得來，都受到王守澄的器重。王守澄又把李訓引入宫中，給皇上講《周易》。李訓得寵以後，又探知皇上的心

除宦官謀中帝意。帝以訓才辯縱横，以爲其事必捷，待以殊寵，自流人中用爲學官，充侍講學士。時仇士良有翊上之功，爲守澄所抑，位未通顯。訓奏用士良分守澄之權，乃以士良爲左軍中尉，守澄不悦，兩相矛盾。訓因其惡。大和九年，帝令内養李好古齎鴆賜守澄，秘而不發，守澄死，仍贈揚州大都督。其弟守涓爲徐州監軍，召還，至中牟，誅之。守澄豢養訓、注，反罹其禍，人皆快其受佞而惡訓、注之陰狡。

意，再次提出鏟除宦官的計謀以取得皇上歡心。皇上覺得李訓才思敏捷口才流利，認爲計謀一定能成功，對他特加恩寵，從流人中選擇學生，李訓充侍講學士。當時仇士良有擁戴皇上的功勞，却受王守澄的壓抑，職位并不通達顯要。李訓上奏請用仇士良來分王守澄的權勢，於是任命仇士良爲左軍中尉，王守澄很不高興，兩人産生矛盾。而李訓巧妙地利用了兩人互相爲惡的這個機會。大和九年，皇上命令宦官李好古拿着毒酒賜給王守澄，隱秘事實而不公開罪行，王守澄死，追贈揚州大都督。他的弟弟王守涓在徐州監軍，召他回京，走到中牟，被處死。王守澄豢養李訓、鄭注，反受其害，人們對他聽信小人而招致死亡之事感到痛快，對李訓、鄭注的陰險狡猾十分厭惡。

李訓既殺守澄，復惡鄭注，乃奏用注爲鳳翔節度使。訓欲盡誅宦官，乃與金吾將軍韓約、新除太原節度使王璠、新除邠寧節度使郭行餘、權御史中丞李孝本、權京兆尹羅立言謀。其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上御宣政殿，百僚班定，韓約不奏平安，乃奏曰："臣當仗廨内石榴樹，夜來降甘露，請陛下幸仗舍觀之。"帝乘輦趨金吾仗。中尉仇士良與諸官先往石榴樹觀之，伺知其詐，又聞幕下兵仗聲，蒼黄而還，奏曰："南衙有變。"遂扶帝輦入閤門。李訓從輦大呼曰："邠寧、太原之兵，何不赴難？衛乘輿者，人賞百千！"於是誰何之卒及御史臺從人，持兵入宣政殿院，宦官死者甚衆。輦既入閤門，内官呼萬歲。俄而士良等率禁兵五百餘人，露刃出東上閤門，逢人即殺，王涯、賈餗、舒元輿、李訓等四人宰相及王璠、郭行餘等十一人，尸横闕下。自是權歸士良與魚弘志。至宣宗即位，復誅其太甚者，而閹寺之勢仍握軍權之重焉。

李訓殺了王守澄後，又開始厭惡鄭注，便上奏任用鄭注爲鳳翔節度使。李訓想殺盡宦官，就和金吾將軍韓約、新任太原節度使王璠、新任邠寧節度使郭行餘、代理御史中丞的李孝本、代理京兆尹的羅立言密謀。這年的十一月二十一日，皇上駕臨宣政殿，百官按班次站定，韓約不報告平安，而是上奏説："臣正在值班護衛官舍内的石榴樹上，夜裏降了甘露，請陛下駕臨官舍觀看。"皇上乘車前往金吾仗，中尉仇士良和百官先到石榴樹下觀看，覺察到其中有詐，又聽到帷幕下傳出兵器的碰撞聲，慌忙回來，奏道："南衙有變。"於是扶着皇上乘輦進入閤門。李訓跟着車大聲喊道："邠寧、太原的軍隊，爲什麽不赴難？能保衛皇上的軍士，每人賞錢一百千！"於是專事稽察的兵卒和御史臺的隨從，手持兵器殺入宣政殿，殺死了很多宦官。皇上乘車進入閤門後，宦官高呼萬歲。仇士良等人很快帶領禁兵五百多名，亮出兵器殺出東上閤門，見人就殺，王涯、賈餗、舒元輿、李訓等四人宰相和王璠、郭行餘等十一人，尸横宫闕下。從此大權盡歸仇士良和魚弘志。到宣宗即位，又殺死其中過分專横的宦官，但宦官勢力仍然很大，掌握着禁軍的重權。

田令孜

田令孜，本姓陳。咸通中，從義父入内侍省爲宦者。頗知書，有謀略，自諸司小使監諸鎮用兵，累遷神策中尉、左監門衛大將軍。乾符中，盜起關東。諸軍誅盜，以令孜爲觀軍容、制置左右神策、護駕十軍等使。京師不守，從僖宗幸蜀。鑾輿返正，令孜頗有匡佐之功，時令孜威權振天下。

田令孜，本姓陳。咸通年間，跟隨義父進入内侍省當了宦官。讀過一些書，富於謀略，從諸司小使出監諸鎮用兵，累次升遷爲神策中尉、左監門衛大將軍。乾符年間，關東盜賊蜂起。諸軍討伐盜賊，任用田令孜爲觀軍容、制置左右神策、護駕十軍等使。京師失守，跟隨僖宗臨幸蜀地，車駕返京，田令孜匡扶輔佐立下很大的功勞，當時他的權力威震天下。

時關中寇亂初平，國用虚竭，諸軍不給，令孜請以安邑、解縣兩池榷鹽課利，全隸神策軍。詔下，河中王重榮抗章論列，言使名久例隸當道，省賦自有常規。令孜怒，用王處存爲河中節度使，重榮不奉詔。令孜率禁兵討之，重榮引太原軍爲援，戰於沙苑，禁軍大敗。京師復亂，僖宗出幸寶雞，又移幸山南，方鎮皆憾令孜生事。令孜懼，引前樞密楊復恭代己，從幸梁州，求爲西川監軍。西川節度使陳敬瑄，即令孜之弟也。

這時關中寇亂剛平定，國家財政空虚，軍隊給養供應困難，田令孜請求把安邑、解縣兩處鹽池的食鹽專賣税，全部隸屬神策軍。詔令下達後，河中王重榮上章反對，説是食鹽專賣税慣例應該隸屬於本道，省賦另有常規。田令孜發怒，任用王處存爲河中節度使，王重榮不肯奉詔。田令孜率領禁兵討伐，王重榮率太原軍來援助，在沙苑打了一仗，禁軍大敗。京師再次大亂，僖宗出幸寶雞，又移至山南，各處方鎮都恨田令孜無端生事。田令孜害怕起來，令前樞密使楊復恭接替自己，隨從僖宗來到梁州，請求出任西川監軍。西川節度使陳敬瑄，就是田令孜的弟弟。

昭宗即位，三川大亂，詔宰相韋昭度鎮西川，陳敬瑄不受代。令孜引閬州刺史王建爲援，建素以父事令孜。時建方亂東川，聞其召也，以西蜀可圖，欣然赴之。建以所領千餘兵至漢州，陳敬瑄以建雄豪難制，辭而遣之。建曰："十軍阿父召予，及門而拒，鄰藩聞之，孰肯相容？爲予報令公，建至此，無所歸也。"遂遣使上表，請討陳敬瑄以自效。朝廷嘉之，即命昭度爲招討，入蜀加兵，經年無功，昭度還京。建遂絶棧道，不通詔使。歲中急擊成都，陳敬瑄計窘，遣令孜出城，與建通和。建竟自爲蜀帥，令孜以義父之故，依倚仍舊監軍事。既而陳敬瑄遇鴆，令孜亦爲

昭宗即位，三川大亂，下詔宰相韋昭度出鎮西川，陳敬瑄不肯被取代。田令孜召閬州刺史王建來援助，王建平時把田令孜當作義父侍奉，這時王建剛擾亂了東川，聽到田令孜召唤，認爲西蜀可以奪取，欣然前來。王建帶領兵衆一千多名到達漢州，陳敬瑄認爲王建雄豪難以控制，好言令他回去。王建説："十軍阿父召我前來，到了門口却被拒絶，鄰藩聽到了，誰還肯相容？替我報告令公，王建到了這裏，再没有什麼地方可去了。"於是派使者上表，請求討伐陳敬瑄爲國效力。朝廷贊許他，就命令韋昭度爲招討，入蜀征討，一年没有取勝，韋昭度回到京師。王建就砍斷棧道，不和朝廷通使往來。當年急攻成都，陳敬瑄計窮，派田令孜出城，與王建講和。王建竟然自立爲蜀帥，田令孜由於是義父的緣故，仍舊監督軍事。不久陳敬瑄被毒酒害死，田令孜也被

建所殺。

王建所殺。

楊復光

楊復光，内常侍楊玄价之養子也。幼以宦者入内侍省，慷慨負節義，有籌略，爲小黄門，監鎮兵征討。乾符中，賊渠黄巢之犯江西，復光爲排陣使，遣判官吴彦弘入城喻朝旨，巢即令其將尚君長奉表歸國。招討使宋威害其功，併兵擊賊，巢怒，復作剽。朝廷誅尚君長，怨怒愈深。宋威戰敗，復光總其兵權，進攻洪州，擒賊將徐唐莒。詔以荆南節度使王鐸爲招討，代宋威。復光監忠武軍，屯于鄧州，以遏賊衝。

楊復光，是内常侍楊玄价的養子。從小以宦官身份進入内侍省，爲人慷慨重視節義，善於謀略，爲小黄門，監藩鎮兵征討叛賊。乾符年間，賊首黄巢進犯江西，楊復光爲排陣使，派判官吴彦弘進城宣諭朝廷旨意，黄巢就叫他的將領尚君長奉表歸降。招討使宋威忌妒楊復光的功勞，盡力攻打賊兵，黄巢大怒，重新進行剽掠。朝廷殺了尚君長，兩家積怨更深。宋威戰敗，楊復光總攬他的兵權，進攻洪州，生擒賊將徐唐莒。下詔任荆南節度使王鐸爲招討，代替宋威。楊復光監忠武軍，屯駐在鄧州，阻擋賊兵前進。

京師陷賊，節度使周岌受僞命，賊使往來旁午。岌嘗夜宴，急召復光，左右曰："周公歸賊，必謀害内侍，不如勿往。"復光曰："事勢如此，義不圖全。"即赴之。酒酣，岌言本朝事，復光因泣下，良久曰："丈夫所感者恩義，而規利害，非丈夫也。公自匹夫享公侯之貴，豈捨十八葉天子而北面臣賊，何恩義利害之可言乎!"聲淚俱發，岌亦爲之流涕。岌曰："吾不能獨力拒賊，貌奉而心圖之，故召公。"瀝酒爲盟。是夜，復光遣其養子守亮殺賊使於傳舍。

京師被賊攻陷，節度使周岌接受僞命，賊兵的使者來往頻繁。周岌曾設晚宴，急召楊復光，楊復光身邊的人説："周公已歸降賊兵，定會謀害内侍，不如不去。"楊復光説："形勢如此，守義不能圖全。"於是前去赴宴。酒醉，周岌説起本朝的事情，楊復光便流下眼淚，過了好一會説道："大丈夫應重於恩義，而追求利害，就不是大丈夫。公從百姓到享受公侯的富貴，豈能捨棄十八世的天子而向賊稱臣，還有什麽恩義利害可説呢!"説着聲淚俱下，周岌也爲之流淚。周岌説："我獨自一人不能抵抗賊人，表面上投降而心裏却想謀劃反賊，所以纔召公來。"兩人滴酒爲盟。當天夜裏，楊復光派他的養子楊守亮到傳舍殺死賊人的使者。

時秦宗權叛岌，據蔡州。復光得忠武之師三千入蔡州，説宗權，俾同義舉。宗權遣將王淑率衆萬人從復光收荆襄。次鄧州，王淑逗留不進，復光斬之，并其軍，分爲八都。鹿晏弘、晋暉、李師泰、王建、韓建等，皆八都之大將也。進攻南陽，賊將朱温、何勤來逆戰，復光敗之，進收鄧州，獻捷行在，中和元年五月也。復光乘勝追賊，至藍橋，丁母憂還。尋起復，受詔充天下兵馬都監，押諸軍

當時秦宗權背叛周岌，占據蔡州。楊復光得到忠武軍三千人進入蔡州，勸説秦宗權，叫他和自己一同舉義。秦宗權派將領王淑率領一萬人跟隨楊復光去收復荆襄。停駐在鄧州，王淑逗留不願前進，楊復光殺了他，并吞了他的軍隊，分爲八都。鹿晏弘、晋暉、李師泰、王建、韓建等人，都是八都的大將。進攻南陽時，賊將朱温、何勤前來迎戰，楊復光將他們打敗，進軍并收復鄧州，向皇上獻捷，這是中和元年五月的事情。楊復光乘勝追擊賊兵，到了藍橋，爲母親守喪返回。不久喪期未滿又被起用，受詔充任天下兵馬

入定關輔。王重榮爲東面招討使，復光以兵會之。

二年七月，至河中。賊將朱温守同州，復光遣使諭之。九月，温以所部來降。時賊將李翔守華州，巢寇益盛，王重榮憂之，謂復光曰："臣賊則負國，拒戰則兵微，今日成敗，未可知也，公其圖之。"復光曰："雁門李僕射以雄武振北陲，其家尊與吾先世同患難。李雁門奮不顧身，自播遷已來，徵兵未至者，蓋太原阻路也。如以朝旨諭鄭公，詔到，其軍必至。"重榮曰："善。"王鐸遣使奉墨詔之太原，太原以兵從之。及收京城，三敗巢賊，復光與其子守亮、守宗等身先犯難，功烈居多。其年六月，卒於河中，時年四十二。復光雖黄門近幸，然慷慨有大志，善撫士卒，及死之日，軍中慟哭累日。身後平賊立功者，多是復光部下門人故將也。

諸假子：守亮，興元節度使；守宗，忠武節度使；守信，商州防禦使；守忠，洋州節度使；其餘以守爲名者數十人，皆爲牧守將帥。

都監，押各路兵馬入定關輔。王重榮爲東面招討使，楊復光帶兵與他會合。

二年七月，到了河中。賊將朱温把守同州，楊復光派使者向他曉諭利害。九月，朱温率領所部來降。當時賊將李翔駐守華州，黄巢的聲勢更加强盛，王重榮憂慮擔心，對楊復光説："投降賊人則有負國家，與賊交戰兵力又少，今日勝敗，很難預料，公作什麽打算？"楊復光説："雁門李僕射以雄武威鎮北邊，他的父親和我先世曾共過患難。李雁門奮不顧身，自皇上流亡以來，向他徵兵而没有來到，是因爲太原道路不通，如果用朝旨曉諭鄭公，詔書一到，他的兵馬定會來到。"王重榮説："好。"王鐸派使者奉皇上親書詔令來到太原，太原派兵跟隨。到收復京城，三次打敗黄巢，楊復光和兒子楊守亮、楊守宗等身先赴難，功績最多。當年六月，楊復光在河中去世，時年四十二歲。楊復光雖是黄門受寵之人，但爲人慷慨志向高遠，善於安撫士卒，他死去後，軍中將士痛哭數天。他死之後平賊立功的將士，大都是他的部下門人和舊將。

楊復光的幾個義子：楊守亮，任興元節度使；楊守宗，任忠武節度使；楊守信，任商州防禦使；楊守忠，任洋州節度使；其他用守字爲名的幾十個人，都被任用爲刺史將帥。

楊復恭

楊復恭，貞元末中尉楊志廉之後。志廉子欽義，大中朝爲神策中尉。欽義子三人：玄翼、玄价、玄寔。玄翼咸通中掌樞密；玄寔乾符中爲右軍中尉；玄价河陽監軍。復恭即玄翼子也。以父幼爲宦者，入内侍省。知書，有學術，每監諸鎮兵。龐勛之亂，監陣有功，自河陽監軍入爲宣徽使。咸通十年，玄翼卒，起復爲樞密使。時黄巢犯闕，左軍中尉田令孜爲天下觀軍容制置使，專制中外。復恭每事力争得失，令孜怒，左授復恭飛龍使，乃稱疾退於藍田。僖宗自蜀還京，田令孜出師失律，車駕

楊復恭，爲貞元末年中尉楊志廉的後人，楊志廉的兒子名欽義，大中朝爲神策中尉。楊欽義有三個兒子：玄翼、玄价、玄寔。楊玄翼，在咸通年間執掌樞密；楊玄寔，在乾符年間任右軍中尉；楊玄价，任河陽監軍。楊復恭就是楊玄翼的兒子。因爲父親的緣故從小就做了宦官，進入内侍省。通曉史書，很有學問，常監諸鎮軍隊。龐勛之亂，楊復恭監陣有功，自河陽監軍入任爲宣徽使。咸通十年，楊玄翼去世，楊復恭喪期未滿起任樞密使。當時黄巢進犯京師，左軍中尉田令孜爲天下觀軍容制置使，專制朝廷内外大權。楊復恭每次遇事和他力争得失，田令孜惱怒，降授楊復恭爲飛龍使，楊復恭便稱病退居藍田。僖宗從蜀地回京，田令孜出師戰敗，皇帝再次駕臨山

再幸山南，復用復恭爲樞密使，尋代令孜爲右軍中尉。時行在制置，内外經略，皆出於復恭。車駕還京，授觀軍容使，封魏國公。

僖宗晏駕，迎壽王踐祚。文德元年，加開府、金吾上將軍，專典禁兵，既軍權在手，頗擅朝政。昭宗惡之，政事多訪於宰臣，故韋昭度、張濬、杜讓能每有陳奏，即舉大中故事，稍抑宦者之權。上性明察，由是偏聽之釁生焉。國舅王瓌，頗居中任事，復恭惡之，奏授黔南節度。至吉柏江，覆舟而没，物議歸咎於復恭，上每切齒道復恭。復恭假子天威軍使守立，權勇冠於六軍，人皆避之。上欲罪復恭，懼守立爲亂，乃謂復恭曰："吾要卿家守立在左右，可進來。"乃賜姓李，名順節，恩寵特異，勢侔樞要。乃與復恭争權，每中傷其陰事。授順節鎮海軍節度使、同平章事。

大順二年九月，詔復恭致仕，賜杖屨。復恭既失勢，欲退止商山别居。第在昭化里，近玉山營，假子守信爲玉山軍使，守信時候復恭於其第，或誣告云玉山軍使與復恭謀亂，詔李順節率禁軍攻之。昭宗御延喜樓。守信以兵拒之，順節屢敗。際晚，守信、復恭挈其族出通化門，趨興元。守信令部將張綰殿其後，綰戰敗被擒。復恭至興元，節度使楊守亮乃糾合諸守義兄弟舉兵，以討順節爲名。天子詔李茂貞、王行瑜討之。明年，守亮兵敗，復恭與守亮挈其族，將奔太原，入商山。至乾元縣，爲華州兵所獲，執送京師，皆梟首於市。李茂貞收興元，進復恭前後與守亮私書六十紙，内訴致仕之由云："承天是隋家舊業，大侄但積粟訓兵，不要

南，又起用楊復恭爲樞密使，不久代替田令孜任右軍中尉。當時皇上駐地的籌劃，内外經營，都由楊復恭决斷。皇帝回京，授楊復恭爲觀軍容使，封魏國公。

僖宗駕崩，迎壽王即位。文德元年，加授楊復恭開府、金吾上將軍，專掌禁兵。軍權在手以後，經常專擅朝政。昭宗厭惡他，朝事多和宰相商量，所以韋昭度、張濬、杜讓能每當有所陳奏，就舉出大中年間的舊事，請求稍微抑制宦官的權勢。皇上天性明敏善察，從此偏聽的仇隙産生。國舅王瓌，頗愛居中攬事，楊復恭厭惡他，上奏授他任黔南節度使。過吉柏江時，翻船淹死，輿論把罪責指向楊復恭，皇上一説起楊復恭就咬牙切齒。楊復恭的義子天威軍使楊守立，權勢勇力在六軍之首，人們都因懼怕而迴避他。皇上想加罪楊復恭，害怕楊守立作亂，就對楊復恭説："我要卿家的楊守立侍從身邊，可讓入宫。"於是賜楊守立姓李，改名順節，恩寵特異，權勢與樞要相當。李順節於是和楊復恭争權，經常用他的隱密之事中傷他。皇上授李順節爲鎮海軍節度使、同平章事。

大順二年九月，下詔令楊復恭退休，賜他手杖鞋子。楊復恭失勢後，想退隱商山别居。他的府第在昭化里，距玉山軍營很近，義子楊守信是玉山軍使，時常去楊復恭府第問候，有人誣告玉山軍使和楊復恭圖謀作亂，下詔命李順節率禁軍去攻打。昭宗登上延喜樓。楊守信出兵拒戰，李順節屢次被打敗。傍晚，楊守信、楊復恭帶領全族出通化門，逃往興元。楊守信命部將張綰斷後，張綰戰敗被擒。楊復恭到了興元，節度使楊守亮就糾合那些帶守字的義兄弟起兵，以討伐李順節爲名。天子下詔令李茂貞、王行瑜討伐他們。第二年，楊守亮兵敗，楊復恭和楊守亮帶着全族，想要投奔太原，逃入商山。到了乾元縣，被華州兵擒獲，押送京師，都在市上懸首示衆。李茂貞收復興元，呈上楊復恭前後寫給楊守亮私人書信六十件，裏面訴説退休的原因道："承天原是隋家的舊業，大侄衹須積聚糧食訓練士卒，不要進奉朝廷。我在艱難困苦中擁立壽王，竟有

進奉。吾於荆榛中援立壽王，有如此負心門生天子，既得尊位，乃廢定策國老。”其不遜如是。後復恭假子彦博奔太原，收復恭骸骨葬於介休縣之抱腹山。

如此負心的門生天子，得到了尊位，就廢棄定策的國老。”他的無禮態度就是這樣。後來楊復恭的義子楊彦博奔往太原，收取楊復恭的尸骨，葬在介休縣的抱腹山。

復恭之後，宦者西門重遂爲右軍中尉。李茂貞初并山南，兵衆强盛，干預朝政，宰相杜讓能與重遂等謀誅之。師興，爲茂貞所敗，重遂被誅，乃以内官駱全瓘、劉景宣爲左右軍中尉。乾寧二年春，李茂貞、王行瑜以兵入朝，殺宰相韋昭度、李谿。河東節度使李克用率師渡河，討邠、岐二帥，軍於渭北。駱全瓘與茂貞宿衛將閻圭，脅天子幸岐州，昭宗蒼黄幸莎城。茂貞以太原問罪，乃誅全瓘、閻圭以自解。昭宗幸華州，宦官稍微。

楊復恭之後，宦官西門重遂任右軍中尉。這時李茂貞剛剛吞并山南，兵衆强盛，干涉朝政，宰相杜讓能和西門重遂等人謀劃除掉他。大軍出動，被李茂貞打敗，西門重遂被殺，便任用宦官駱全瓘、劉景宣爲左右軍中尉。乾寧二年春天，李茂貞、王行瑜帶兵入朝，殺掉宰相韋昭度、李谿。河東節度使李克用領軍渡過黄河，討伐邠、岐二帥，駐軍在渭北。駱全瓘和李茂貞的警衛將領閻圭，脅迫天子出奔岐州，昭宗匆忙之中來到莎城。李茂貞因太原李克用興師問罪，就殺了駱全瓘、閻圭爲自己開脱，昭宗親臨華州，宦官勢力稍爲衰弱。

及光化還宫，内官景務修、宋道弼復專國政，宰相崔胤深惡之，中外不睦。宰相徐彦若、王摶有度量，見其陰險相傾，懼危時事，嘗奏曰：“人君當務大體，平心御物，無有偏私。偏任偏聽，古人所患。今中官怙寵，道路目之，皆知此弊，然未能卒改。俟多難漸平，以道消息之。陛下勿泄聖謨，啓其奸詐。”崔胤知摶所奏，頗銜之，他日見上，曰：“王摶奸邪，已爲敕使外應，不可在相位。”二年六月，貶摶官，賜死於藍田，道弼、務修亦賜死，以樞密使劉季述、王奉先爲兩軍中尉，出徐彦若鎮南海。

等到光化年間回宫，宦官景務修、宋道弼又專擅國政，宰相崔胤對他們深爲厭惡，宫廷内外不和。宰相徐彦若、王摶見識深遠，看到他們陰險傾軋，怕危及朝政大事，曾上奏説：“皇上應當掌管大事，平心待人，不要偏私。偏任偏聽，是古人之大忌。如今中官恃寵，道路之人斜目視之，都知道其中弊病，但不能馬上改正。可等各種災禍逐漸平定，再想辦法來消除。陛下不要泄露想法，以免促使奸人作亂。”崔胤知道王摶所奏之事後，十分生氣懷恨在心，過些日子進見皇上，説道：“王摶爲人奸邪，已經成爲中使的外應，不可擔任宰相。”二年六月，王摶被貶官，賜死在藍田。宋道弼、景務修也被賜死。任樞密使劉季述、王奉先爲兩軍中尉，徐彦若出鎮南海。

崔胤秉政而排擯宦官，季述等外結藩侯，以爲黨援。十一月六日，季述矯詔以皇太子監國，遂廢昭宗，居東内，奪傳國寶授太子。昭宗以何皇后宫嬪數人隨行，幽于東宫。季述手持銀檛，於上前以檛畫地數上罪狀

崔胤主持政事而排斥宦官，劉季述等人則結交藩鎮，作爲黨援。十一月六日，劉季述假傳詔旨以皇太子監國，於是廢掉昭宗，令他移居東内，奪了傳國玉璽授與太子。昭宗帶了何皇后和幾個宫嬪隨行，被幽禁在東宫。劉季述手持銀檛，在昭宗面前用檛一邊在地上點劃一邊數説昭

云：“某時某事，你不從我言，其罪一也。”其悖逆如此。乃令李師虔以兵圍之，鎔錫錮其扃鐍。時方凝冽，嬪御無被，哭聲聞于外。穴墻通食者兩月。十二月晦，崔胤等謀反正，誅季述、奉先，復迎昭宗即位，改元天復元年。

其歲十一月，朱全忠寇河中、華州，陷之，京師震恐，中尉韓全誨請上且幸鳳翔。全忠追逼乘輿，兵圍鳳翔者累年。三年正月，茂貞殺兩軍中尉韓全誨 張弘彥、樞密使袁易簡 周敬容等二十二人，皆斬首，以布囊貯之，令學士薛貽矩送於全忠求和。是月，全忠迎駕還長安，詔以崔胤爲宰相，兼判六軍諸衛。

胤奏曰：“高祖、太宗承平時，無内官典軍旅。自天寶以後，宦官寖盛。貞元、元和，分羽林衛爲左右神策軍，以使衛從，令宦官主之，唯以二千人爲定制。自是參掌樞密。由是内務百司，皆歸宦者，上下彌縫，共爲不法，大則傾覆朝政，小則構扇藩方。車駕頻致播遷，朝廷漸加微弱，原其禍作，始自中人。自先帝臨御已來，陛下纂承之後，朋儔日熾，交亂朝綱，此不翦其本根，終爲國之蟊賊。内諸司使務宦官主者，望一切罷之，諸道監軍使，并追赴闕廷，即國家萬世之便也。”

詔曰：

宦官之興，肇于秦、漢。趙高、閻樂，竟滅嬴宗；張讓、段珪，遂傾劉祚。肆其志則國必受禍，悟其事則運可延長。朕所以斷在不疑，祈天永命者也！先皇帝嗣位之始，年在幼冲，群豎相推，奄專大政。於是毒流宇内，兵起山東，遷幸三川，幾淪神

宗的罪狀道：“某時某事，你不聽我的話，是一條罪。”他的狂悖不恭就是如此。然後命李師虔帶兵包圍東内，熔錫來錮塞門鎖，當時天氣寒冷，宫嬪們没有被子，哭聲傳到宫外。有兩個月的時間在墻上打洞送入飯食。十二月最後一天，崔胤等人謀劃恢復昭宗之位，殺死劉季述、王奉先，重新迎出昭宗爲皇帝，改年號爲天復元年。

當年十一月，朱全忠進攻河中、華州，占領兩地，京師震驚恐慌，中尉韓全誨請昭宗暫且出臨鳳翔。朱全忠追逼皇上，兵圍鳳翔長達一年多時間。到三年正月，李茂貞殺掉兩軍中尉韓全誨 張弘彥、樞密使袁易簡 周敬容等二十二人，將他們全部割下首級，用布袋裝了，令學士薛貽矩送到朱全忠處求和。當月，朱全忠迎昭宗回長安，下詔任崔胤爲宰相，兼判六軍諸衛。

崔胤上奏説：“高祖、太宗在位時逢太平年代，没有宦官掌管軍旅的事情。自從天寶以後，宦官勢力逐漸增强。貞元、元和年間，分羽林衛爲左右神策軍，使他們護衛侍從皇帝，命宦官主管，但僅定員爲兩千。從此宦官參預并掌管樞密。内務百司的權力，都歸宦官掌握，他們上下欺瞞遮掩，共爲不法之事，大則傾覆朝政，小則勾結煽動藩鎮。皇帝多次奔波，朝廷漸見微弱，推究禍源，來自宦官。自從先帝臨朝以來，陛下繼位之後，朋黨日漸勢盛，交相擾亂朝綱，現在如不根除，終爲國家之害。内諸司使務由宦官主持的，希望全部撤銷，諸道監軍使，都追回朝廷，這就是國家萬世的幸事。”

昭宗下詔説：

宦官之禍，始於秦、漢。趙高、閻樂，最終滅亡嬴政的朝廷；張讓、段珪，進而傾覆劉氏的社稷。放縱他們爲所欲爲則國家必受其禍，明白他們的危害則國運便可延長。朕之所以果斷不疑，是爲祈求上天使國運長久啊！先皇帝嗣位之初，年紀幼小，衆宦官互相推許，專擅大政。於是毒流全國，兵起山東，迫使聖駕出奔三川，幾乎淪喪社稷。

器。迴鑾之始，率土思安，而田令孜妒能忌功，遷搖近鎮，陳倉播越，患難相仍。洎朕纂承，益相侮慢，復恭、重遂逞其禍，道弼、季述繼其凶，幽辱朕躬，凌脅孺子。天復返正，罪己求安，兩軍内樞，一切假借。韓全誨等每懷憤惋，曾務報仇，視將相若血仇，輕君上如木偶。未周星歲，竟致播遷；及在岐陽，過於羈紲。上憂宗社傾墜，下痛民庶流離，茫然孤居，無所控告。全忠位兼二柄，深識朕心，駐兵近及於三年，獨斷方誅於元惡。今謝罪郊廟，即宅宮闈，正刑當在於事初，除惡宜絶其根本。先朝及朕，五致播遷，王畿之甿，減耗大半，父不能庇子，夫不能室妻。言念于兹，痛深骨髓，其誰之罪？爾輩之由。帝王之爲治也，内有宰輔卿士，外有藩翰大臣，豈可令刑餘之人，參預大政？况此輩皆朕之家臣也，比於人臣之家，則奴隸之流。恣横如此，罪惡貫盈，天命誅之，罪豈能捨？横尸伏法，固不足矜，含容久之，亦所多愧。其第五可範已下，并宜賜死。其在畿甸同、華、河中，并盡底處置訖。諸道監軍使已下，及管内經過并居停内使，敕到并仰隨處誅夷訖聞奏。已令準國朝故事，量留三十人，各賜黄絹衫一領，以備宮内指使，仍不得輒有養男。其左右神策軍，并令停廢。

回鑾之始，天下思安，而田令孜妒能忌功，使近京藩鎮動摇不安，皇上流亡故道，患難相繼。等朕繼承大業，愈加輕侮傲慢，楊復恭、西門重遂逞其禍，宋道弼、劉季述繼其凶，幽禁侮辱朕，欺凌脅迫幼子。到天復重返帝位，朕下詔罪己求安，左右兩軍樞密，朕一切寬容。而韓全誨等常懷憤怨，一心報仇。視將相如血海深仇，輕君上如玩弄木偶。不及一年，竟使朕再次出京奔波；及至被困岐陽，甚至於被囚禁。朕上憂宗社傾墜，下痛百姓流離，茫然四顧孤獨無依，不知向哪裏控告。全忠身兼兩個重要職位，深知朕的心意，駐兵近於三年，果斷地誅殺了元凶。朕如今在郊廟謝罪，即回歸宮闈，執行刑法當在事初，鏟除凶惡應杜絶根本。先朝及朕，五度奔波，京城附近千里百姓，減耗大半，父親不能庇護兒子，丈夫不能保全妻子。每當念及，痛入骨髓，這些罪惡從何而來？都是由於宦官的緣故。帝王治理國家，内有宰相卿士，外有藩鎮大臣，怎能讓宦官參預大政？何况此輩都是朕的家臣，和人臣之家相比，就是奴隸之流。驕横如此，惡貫滿盈，上天降命鏟除，罪惡豈能寬免？横尸伏法，不足憐憫，包容日久，使朕多感慚愧。凡第五可範以下，都應賜死。在都城郊外同州、華州、河中的，一并徹底處置完畢。諸道監軍使以下，以及從管轄地區經過并居住停留的宦官，敕令一到，都在當地處死然後奏聞。已下令準照國朝舊例，酌量留下三十人，各賜黄絹衫一件，以備在宮内使唤，并不得隨便蓄養義子。其左右神策軍，都令停廢。

是日，諸司宦官百餘人，及隨駕鳳翔群小又二百餘人，一時斬首於内侍省，血流塗地。及宫人宋柔等十一人，兩街僧道與内官相善者二十餘

當天，諸司宦官一百多人，及隨駕鳳翔的宦官又有二百多人，同時在内侍省被斬首，血流遍地。還有宫人宋柔等十一人，兩街僧道與宦官來往密切的二十多人，都在京兆府被鞭打而死，宫

人，并笞死於京兆府。內諸司一切罷之，皆歸省寺。自是京城并無宦官，天子每宣傳詔命，即令宫人出入。崔胤雖復仇快志，國祚旋亦覆亡，悲夫！

內諸司全部罷免，事務都歸還省寺。從此京城中再没有宦官，每當天子宣傳詔命，就命宫人出入。崔胤雖然報仇得志，而國家不久也跟着覆亡，太可悲了！

贊曰：崇墉大厦，壯其楹碣。殿邦禦侮，亦俟明德。宵人意褊，動不量力。投鼠敗器，良堪太息。

贊曰：要建高墻大厦，楹柱和基石必須堅固。要衛國禦侮，必須重用明德之人。小人心眼褊狹，舉動不自量力。雖然除了惡却損害了社稷，實在令人嘆息。

舊唐書卷一百八十五(上)

列傳第一百三十五(上)

良吏(上)

韋仁壽　陳君賓　張允濟　李桐客　李素立 (孫)至遠 (至遠子)畲
薛大鼎　賈敦頤 (弟)敦實　李君球　崔知温　高智周
田仁會 (子)歸道　韋機 (孫)岳 (岳子)景駿　權懷恩 (叔祖)萬紀
馮元常 (弟)元淑　蔣儼　王方翼　薛季昶

漢宣帝曰："使政平訟息，民無愁嘆，與我共理，其惟良二千石乎！"故漢代命官，重外輕内，郎官出宰百里，郡守入作三公。世祖中興，尤深吏術，慎選名儒爲輔相，不以吏事責功臣，政優則增秩賜金，績負則論輸左校。選任之道，皇漢其優。

漢宣帝説："能使政治公平訴訟停息，百姓没有愁苦的嘆息，與我携手共同治理，這應當是良好的郡守吧！"所以漢代任命官員，重視外地輕視内廷，郎官出京任百里地方長官，郡守入朝任三公最高職務。漢光武帝中興，尤其重視吏術，謹慎選取名儒作爲輔相，不用吏事督責功臣，政績優良就增加俸禄賞賜金錢，治理不好就貶職降級罰作勞役。選任官吏之道，漢朝最爲優良。

隋政不綱，彝倫斯紊，天子事巡游而務征伐，具僚逞側媚而竊恩權。是時朝廷無正人，方岳無廉吏。跨州連郡，莫非豺虎之流；佩紫懷黄，悉奮爪牙之毒。以至土崩不救，旋踵而亡。

隋朝統治無序，倫理常道紊亂，天子從事巡游專務征伐，臣僚阿諛獻媚竊取恩寵權力。這個時候朝廷裏没有正直的人，地方上没有清廉的官吏。跨州連郡，無不是豺狼虎豹之流；佩戴信符穿紫色官服懷抱金印，全都踴躍充當爪牙而對百姓下毒手。以至土崩瓦解不可挽救，很快就滅亡了。

武德之初，餘風未殄。太宗皇帝削平亂迹，湔洗污風，唯思稼穡之艱，不以珠璣爲寶，以是人知耻格，俗尚貞修，太平之基，率由兹道。洎天后、玄宗之代，貞元、長慶之間，或以卿士大夫莅方州，或以御史、郎官宰畿甸，行古道也，所病不能。

武德初年，餘風未絶。太宗皇帝削平亂世，革除污風，祇思慮農事的艱難，不以珠璣爲寶貝，因此人們知道耻辱標準，世俗崇尚正明，太平的根基，大抵由於此道。到天后、玄宗之時，貞元、長慶之間，或者委派卿士大夫任方鎮州郡長官，或者委任御史、郎官爲京城附近地區的縣令，這是實行古法，而弊病在於不勝任。

自武德已還，歷年三百，其間岳牧，不乏循良。今録其政術有聞，爲之立傳，所冀表吏師而儆不恪也。

自武德以來，經歷了三百年，在這期間地方長官，也不乏奉職守法的官吏。如今記録他們當中政績聞名的人，給他們立傳，所希望的是表彰模範官吏而警示不忠於職守的官吏。

韋仁壽

韋仁壽，雍州萬年人也。大業末，爲蜀郡司法書佐，斷獄平恕，其得罪者皆曰："韋君所斷，死而無恨。"高祖入關，遣使定巴蜀，使者承制拜仁壽巂州都督府長史。時南寧州内附，朝廷每遣使安撫，類皆受賄，邊人患之，或有叛者。高祖以仁壽素有能名，令檢校南寧州都督，寄聽政於越巂，使每歲一至其地以慰撫之。仁壽將兵五百人至西洱河，承制置八州十七縣，授其豪帥爲牧宰，法令清肅，人懷歡悦。及將還，酋長號泣曰："天子遣公鎮撫南寧，何得便去?"仁壽以城池未立爲辭，諸酋長乃相與築城，立廨舍，旬日而就。仁壽又曰："吾奉詔但令巡撫，不敢擅住。"及將歸，蠻夷父老各揮涕相送。因遣子弟隨之入朝，貢方物，高祖大悦。仁壽復請徙居南寧，以兵鎮守。有詔特聽以便宜從事，令益州給兵送之。刺史竇軌害其功，托以蜀中山獠反叛，未遑遠略，不時發遣。經歲餘，仁壽病卒。

韋仁壽，是雍州萬年人。大業末年，任蜀郡司法書佐，斷決罪案公平寬恕，那些犯罪的人都説："由韋君來判决，即使是死罪也没有怨恨。"高祖入關，派遣使者平定巴蜀，使者按照皇帝的授權任命韋仁壽爲巂州都督府長史。當時南寧州歸附，朝廷每次派遣使者安撫，大抵都收受賄賂，使邊地百姓受害，有的甚至叛亂。高祖因韋仁壽從來有能幹的名聲，命他爲檢校南寧州都督，在越巂暫設官署處理政務，使他每年一次前往南寧州地區慰問安撫。韋仁壽帶領兵士五百人到西洱河，根據皇帝的授權設置八州十七縣，授予當地的豪帥爲州縣長官，法令清晰嚴正，當地人人心懷歡悦。等到將要返回，酋長痛哭説："天子派遣您鎮守安撫南寧，怎能就離去?"韋仁壽用都督府未建立爲理由來推辭，諸位酋長就共同築起城池，建立官署房舍，十天便完成了。韋仁壽又説："我奉詔命衹讓巡撫，不敢擅自住留。"等到即將回歸，蠻夷父老都揮淚相送。於是派遣子弟隨着韋仁壽入朝，貢獻土特産，高祖大喜。韋仁壽又請求把治所移到南寧，用兵鎮守。皇帝下詔特許他可以隨機行事，令益州派給兵士送行。益州刺史竇軌妒忌他的功勞，托辭因蜀中山僚人反叛，無力用武於遠方，不及時發派軍隊。過了一年多，韋仁壽病死。

陳君賓

陳君賓，陳鄱陽王伯山子也。仕隋爲襄國太守。武德初，以郡歸款，封東陽公，拜邢州刺史。貞觀元年，累轉鄧州刺史。州邑喪亂之後，百姓流離，君賓至纔期月，皆來復業。二年，天下諸州并遭霜澇，君賓一境獨免，當年多有儲積，蒲、虞等州户口，盡入其境逐食。太宗下詔勞之曰：

陳君賓，是陳朝鄱陽王陳伯山的兒子。在隋朝任襄國太守。武德初年，獻出全郡歸順，封爲東陽公，授任邢州刺史。貞觀元年，多次轉任後爲鄧州刺史。州縣在喪亂之後，百姓流離失所，陳君賓到任纔一個月，流亡的人都回來恢復了舊業。二年，天下各州都遭受了霜災澇災，衹有陳君賓所管轄的境内避免，當年就有很多儲藏積蓄，蒲、虞等州的人們，都進入鄧州境内求食。太宗下詔慰勞他説：

朕以隋末亂離，毒被海内，率土百姓，零落殆盡，州里蕭條，十不存一，寤寐思之，心焉若疚。是以日昃忘食，未明求衣，曉夜孜孜，惟以安養爲慮。每見水旱降災，霜雹失所，撫躬責己，自慚德薄。恐貧乏之黎庶，不免饑餒，傾竭倉廩，普加賑恤。其有一人絶食，若朕奪之，分命庶僚，盡心匡救。去年關内六州及蒲、虞、陜、鼎等復遭亢旱，禾稼不登，糧儲既少，遂令分房就食。比聞刺史以下及百姓等并識朕懷，逐糧户到，遞相安養，迴還之日，各有贏糧，乃别齎布帛，以申贈遺，如此用意，嘉嘆良深。一則知水旱無常，彼此遞相拯贍，不慮凶年。二則知禮讓興行，輕財重義，四海士庶，皆爲兄弟。變澆薄之風，敦仁慈之俗，政化如此，朕復何憂。其安置客口，官人支配得所，并令考司録爲功最。養户百姓，不吝財帛，已敕主者免今年調物。宜知此意，善相勸勉。

朕因隋朝末年動亂分離，毒害遍布海内，天下的百姓，凋殘離散幾乎净盡，州縣鄉里蕭條，十不存一，朕日夜思慮，心裏不安。所以天晚忘記吃飯，天未明穿衣起床，白天黑夜孜孜不倦，衹以平安休養爲念。每當見到水旱降災，霜雹失時，捫心責備自己，自慚才德淺薄。恐怕貧乏的百姓，不免受到飢餓，用盡倉庫的存糧，普遍進行救濟。其中有一人没有食物，好似朕剥奪的，分命諸位官員，盡心匡正補救。去年關内六州及蒲、虞、陜、鼎等州又遭受大旱，莊稼歉收，糧食儲備已很少，於是命令分散人口隨處求食。近來聽説鄧州的刺史以下官吏及百姓等都明白朕的心意，求糧的人家到來，交相安置供養，返回的時候，各自擔着糧食，并另外給帶上布帛，以申明贈送，如此用意，實在讓人深深贊美感嘆。一則知道水旱没有常規，彼此互相拯救贍養，就不再憂慮荒年。二則知道禮讓盛行，輕財重義，天下士民，都是兄弟。改變浮薄的風氣，淳化仁慈的習俗，政事教化如此，朕又有什麽擔憂。那在安置客户時，官吏支配得當，都命考核機關記録爲優等。供養人家的百姓，不吝惜財帛，朕已下敕讓主管官員免除你們今年的紡織品税。應當懂得朕的心意，好好地加以勸勉。

其年，入爲太府少卿，轉少府少監。九年，坐事除名。後起授虔州刺史，卒。

這一年，召陳君賓入京任太府少卿，轉任少府少監。九年，因事獲罪除名。後來起用授任虔州刺史，去世。

張允濟

張允濟，青州 北海人也。隋 大業中爲武陽令，務以德教訓下，百姓懷之。元武縣與其鄰接，有人以牸牛依其妻家者八九年，牛孳産至十餘頭，及將異居，妻家不與，縣司累政不能决。其人詣武陽質於允濟，允濟曰："爾自有令，何至此也？"其人垂泣不止，具言所以。允濟遂令左右縛牛主，以衫蒙其頭，將詣妻家村中，

張允濟，是青州 北海人。隋朝 大業年間任武陽令，致力於以德教化訓導百姓，百姓很信服他。元武縣與武陽縣境界連接，有一人帶着母牛住在他妻子的家八九年，牛繁殖到十餘頭，待到準備分家時，妻子的家人不給牛，縣官换了幾任都不能决斷。那個人前往武陽縣要張允濟評斷，張允濟説："你自己有縣令，爲什麽到這裏來呢？"那個人流淚不止，陳説了事情的緣由。張允濟便令手下人捆綁牛的主人，用衣衫蒙住他的

云捕盗牛賊，召村中牛悉集，各問所從來處。妻家不知其故，恐被連及，指其所訴牛曰："此是女婿家牛也，非我所知。"允濟遂發蒙，謂妻家人曰："此即女婿，可以牛歸之。"妻家叩頭服罪。元武縣司聞之，皆大慚。又嘗道逢一老母種葱者，結庵守之，允濟謂母曰："但歸，不煩守也。若遇盗，當來告令。"老母如其言，居一宿而葱大失，母以告允濟，悉召葱地十里中男女畢集，允濟呼前驗問，果得盗葱者。曾有行人候曉先發，遺衫於路，行十數里方覺，或謂曰："我武陽境内，路不拾遺，但能迴取，物必當在。"如言果得。遠近稱之，政績尤異。

頭，帶到他妻子家的村中，說是捕捉到了偷牛賊，召喚村裏人將牛全部集中，分别詢問每家的牛是從哪裏來的。妻子家的人不知其中緣故，害怕被牽連，便指着那些被上訴的牛說："這是女婿家的牛，不是我所能知道的。"張允濟就揭去蒙布，對那人妻子的家人說："這就是女婿，可以把牛歸還給他了。"妻子家的人叩頭認罪。元武縣的官吏聽說了這事，都很慚愧。張允濟又曾經在路邊遇見一位種葱的老婆婆，在田間蓋了一座茅庵守護葱苗，張允濟對老婆婆說："你儘管回家去，不用煩勞守護。如果遇上偷盗，應前來告訴縣令。"老婆婆聽從了他說的話，回家住了一夜而葱丢失了很多，老婆婆告訴張允濟，張允濟召集葱地周圍十里内的所有男女老少，呼叫他們上前察驗詢問，果真獲得偷葱的人。曾有位旅行的客人没等天亮就早早出發了，在路上遺失了衣衫，行走了十多里路纔發覺，有人對他說："我們武陽縣境内，路不拾遺，衹要你能返回去取，衣物必定還在。"那人依照所說的果然找到了。遠近稱贊，政績突出。

遷高陽郡丞，時無郡將，允濟獨統大郡，吏人畏悦。及賊帥王須拔攻圍，時城中糧盡，吏人取槐葉藁節食之，竟無叛者。貞觀初，累遷刑部侍郎，封武城縣男。出爲幽州刺史，尋卒。

張允濟遷任高陽郡丞，當時高陽郡没有正長官，張允濟獨自統管大郡，官吏平民畏懼悦服。待到賊首王須拔進攻圍城，當時城中糧食斷絶，官吏平民取槐樹葉藁草杆來吃，最終無人叛變。貞觀初年，多次遷任後爲刑部侍郎，封爲武城縣男。出任幽州刺史，不久逝世。

李桐客

李桐客，冀州 衡水人也。仕隋爲門下録事。大業末，煬帝幸江都，時四方兵起，謀欲徙都丹陽，召百僚會議。公卿希旨，俱言"江右黔黎，皆思望幸，巡狩吴會，勒石紀功，復禹之迹，今其時也。"桐客獨議曰："江南卑濕，地狹州小，内奉萬乘，外給三軍，吴人力屈，恐不堪命。且逾越險阻，非社稷之福。"御史奏桐客謗毁朝政，僅而獲免。後隋滅，從宇文化及至黎陽，轉没竇建德。建德平，太宗召授秦府法曹參軍。貞觀

李桐客，是冀州 衡水人。在隋朝任門下録事。大業末年，煬帝要到江都去，當時四方兵起，謀劃着遷都丹陽，召集百官會集議論。公卿迎合意旨，都說："江右的百姓，都想望皇帝的到來，巡行吴會，刻石紀功，恢復夏禹的功業，現在正是時候。"衹有李桐客議論說："江南低窪潮濕，地狹州小，對内要供奉皇上，對外要供給三軍，吴地人力窮盡，恐怕負擔不起。而且要翻越險阻，不是國家的好事。"御史上奏李桐客誹謗朝政，勉强獲免罪責。後來隋朝滅亡，李桐客隨從宇文化及到黎陽，轉而陷入竇建德手裏。竇建德被平定，太宗召他授予秦府法曹參軍。貞觀

初，累遷通、巴二州，所在清平流譽，百姓呼爲慈父。後卒於家。

初年，多次遷任做到通、巴二州刺史，所到之處政治清平受人贊譽，百姓呼爲慈父。後來在家裏逝世。

李素立　李至遠

李素立，趙州高邑人，北齊梁州刺史義深曾孫也。祖騤，散騎常侍。父政藻，隋水部郎中，大業末充使淮南，爲盜所殺。

李素立，是趙州高邑人，是北齊梁州刺史李義深的曾孫。祖父李騤，任散騎常侍。父親李政藻，在隋朝任水部郎中，大業末年擔任使者到淮南，被盜賊殺害。

素立，武德初爲監察御史。時有犯法不至死者，高祖特命殺之，素立諫曰："三尺之法，與天下共之，法一動搖，則人無所措手足。陛下甫創鴻業，遐荒尚阻，奈何輦轂之下，便棄刑書？臣忝法司，不敢奉旨。"高祖從之。自是屢承恩顧。素立尋丁憂，高祖令所司奪情授以七品清要官，所司擬雍州司户參軍，高祖曰："此官要而不清。"又擬秘書郎，高祖曰："此官清而不要。"遂擢授侍御史，高祖曰："此官清而復要。"

李素立，武德初年任監察御史。當時有個犯法而不够判死罪的人，高祖特命殺他。李素立勸諫説："法律，天下人共同遵守它，法條有一點出入，人們就會感到手足無措。陛下剛剛創立大業，遠方尚且阻梗未順，怎能在京都之地，便廢棄刑書？臣擔任法官，不敢奉接聖旨。"高祖聽從了。他從此多次承受恩惠優待。不久李素立爲親人守喪，高祖令有關部門在他守喪期未滿時授予清貴而重要的七品官職，主管官員擬授雍州司户參軍，高祖説："這個官職顯要却不清閑。"又擬授秘書郎，高祖説："這個官職清閑却不顯要。"於是升任侍御史，高祖説："這個官位清閑而又顯要。"

貞觀中，累轉揚州大都督府司馬。時突厥鐵勒部相率内附，太宗於其地置瀚海都護府以統之，以素立爲瀚海都護。又有闕泥孰别部，猶爲邊患，素立遣使招諭降之。夷人感其惠，率馬牛以饋素立，素立唯受其酒一杯，餘悉還之。爲建立廨舍，開置屯田。久之，轉綿州刺史。永徽初，遷蒲州刺史，及將之任，所餘糧儲及什物，皆令州司收之，唯齎己之書籍而去。道病卒，高宗聞而特爲廢朝一日，謚曰平。

貞觀年間，李素立多次轉任後爲揚州大都督府司馬。當時突厥鐵勒部落相率歸附，太宗在那地方設置瀚海都護府來統管，委任李素立爲瀚海都護。又有闕泥孰别部，仍爲邊地禍患，李素立派遣使者招撫勸導而使他們歸降。夷人感謝他的恩惠，帶着馬牛來贈送李素立，李素立衹接受他們的一杯酒，其餘的全部退還。并在這裏建立官署房舍，開闢設置屯田。好長時間後，轉任綿州刺史。永徽初年，李素立遷任蒲州刺史，到即將上任時，所餘留的糧食積蓄和常用器物，都讓州裏有關官吏點收，衹帶着自己的書籍離去。半路上病死，高宗聽到後特地爲他停止上朝一天，謚號平。

其孫至遠，有重名。長壽中爲天官郎中。内史李昭德重其才，薦於則天，擢令知流内選事。或勸至遠謝其私恩，至遠曰："李公以公見用，豈得以私謁也。"竟不謝，遂爲昭德所

李素立的孫子李至遠，很有名聲。長壽年間任天官郎中。内史李昭德重視他的才能，將他推薦給武則天，提拔他讓主持九品以上官員的考核選調事務。有人勸李至遠感謝李昭德的私人恩情，李至遠説："李公因公事而引用我，怎能用

衡，因事出爲壁州刺史卒。

私情去謁見。"始終不去拜謝，就被李昭德懷恨，利用某件事排擠他出京任壁州刺史而逝世。

李畬

至遠子畬，初爲汜水主簿，處事敏速，有聲稱，雖村童廁養之輩，一閱之後，無不知替代姓名者。累轉國子司業。事母甚謹，閨門邕睦，累代同居。每歲時拜慶，長幼男女，咸有禮節。及妻卒，時母已先病，畬恐傷母意，約家人不令哭聲使聞於母，朝夕定省，不曾見其憂念之色，士友甚以此稱之。及母終，過毀，卒於喪。

李至遠的兒子李畬，起初任汜水主簿，處理事務靈敏快速，有聲望稱譽，即使村童之輩，見過一面之後，沒有記不下他們這些輪換服雜役人的姓名。多次轉任後爲國子司業。服事母親很細心，內室女眷和睦，幾代人同住一起。每到年節的拜賀慶祝，老少男女，都有禮節。他妻子去世，當時母親已先患病，李畬恐怕會使母親傷心，約定家人不讓哭出聲使母親聽到，早晨晚上向母親問安時，不曾見他有憂傷的神色，士人朋友因此十分稱贊他。等到母親逝世，由於他過於哀傷而損害了身體，死在守喪期間。

至遠弟從遠，景雲中歷黃門侍郎、太府卿。

李至遠的弟弟李從遠，景雲年間歷任黃門侍郎、太府卿。

素立從兄子遊道，則天時官至冬官尚書、同鳳閣鸞臺三品。

李素立從兄的兒子李遊道，武則天時官做到冬官尚書、同鳳閣鸞臺三品。

薛大鼎

薛大鼎，蒲州汾陽人，周太子少傅博平公善孫也。父粹，隋介州長史。漢王諒謀反，授絳州刺史，諒敗伏誅。大鼎以年幼免死，配流辰州，後得還鄉里。

薛大鼎，是蒲州汾陽人，是北周太子少傅博平公薛善的孫子。父親薛粹，在隋朝任介州長史。漢王楊諒謀反時，楊諒委任薛粹爲絳州刺史，楊諒失敗後他被處以死刑。薛大鼎因爲年幼免除死罪，流放辰州，後來得以返回鄉里。

義旗初建，於龍門謁高祖，因說："請勿攻河東，從龍門直渡，據永豐倉，傳檄遠近，則足食足兵。既總天府，據百二之所，斯亦拊背扼喉之計。"高祖深然之。時將士咸請先攻河東，遂從衆議。授大將軍府察非掾。

唐高祖剛興兵起義，薛大鼎在龍門謁見高祖，便游説建議："請不要先攻河東，從龍門直接渡過黃河，占據永豐倉，傳遞檄文到遠近的郡縣，就可以有足够的食物和足够的兵力了。既得到物産富饒的關中，又占據山河險固之地，這也就是拍擊肩背扼住喉嚨的計策。"高祖很同意。當時將士都請求先進攻河東，於是高祖聽從了衆人的計議。薛大鼎被授予大將軍府察非掾。

貞觀中，累轉鴻臚少卿、滄州刺史。州界有無棣河，隋末填廢，大鼎奏開之，引魚鹽於海。百姓歌之曰："新河得通舟楫利，直達滄海魚鹽至。昔日徒行今騁駟，美哉薛公德滂被。"大鼎又以州界卑下，遂決長蘆及漳、衡等三河，分泄夏潦，境內無復水

貞觀年間，薛大鼎多次轉任後爲鴻臚少卿、滄州刺史。滄州境內有條無棣河，隋朝末年填塞廢棄，薛大鼎上奏開通它，由於直達海邊而引來魚鹽之利。百姓歌頌他説："新河得以開通舟船便利，一直到達滄海引來魚鹽。昔日步行而今如乘快車，美好啊薛公的恩德廣泛四布。"薛大鼎又因州界地理位置低窪，便疏決長蘆和漳、衡等

害。時與瀛州刺史賈敦頤、曹州刺史鄭德本，俱有美政，河北稱爲“鐺脚刺史”。

三條河道，分泄夏季的積水，境内不再發生河水災害。當時薛大鼎與瀛州刺史賈敦頤、曹州刺史鄭德本，都有優良的政績，河北地區稱爲“鐺脚刺史”。

永徽四年，授銀青光禄大夫，行荆州大都督府長史。明年卒。

永徽四年，加授薛大鼎爲銀青光禄大夫，行荆州大都督府長史。第二年逝世。

有二子：克構、克勤。克構，天授中官至麟臺監。克勤，歷司農少卿，爲來俊臣所陷伏誅。克構坐配流嶺表而死。

薛大鼎有兩個兒子：薛克構、薛克勤。薛克構，天授年間官做到麟臺監。薛克勤，歷任司農少卿，被來俊臣陷害處死。薛克構受牽連流放嶺表而死。

賈敦頤

賈敦頤，曹州冤句人也。貞觀中，歷遷滄州刺史。在職清潔，每入朝，盡室而行，唯弊車一乘，羸馬數匹，羈勒有闕，以繩爲之，見者不知其刺史也。二十三年，轉瀛州刺史。州界滹沱河及滱水，每歲泛溢，漂流居人，敦頤奏立堤堰，自是無復水患。

賈敦頤，是曹州冤句人。貞觀年間，歷經幾任官職後遷任滄州刺史。在職位上清正廉潔，每次入朝，全家一同出發，僅有破車一輛，瘦馬數匹，馬籠頭等用具短缺不齊，都用繩子製作代替，見到的人不知道他是刺史。二十三年，轉任瀛州刺史。瀛州邊境的滹沱河與滱水，每年泛濫，冲淹居民人家，賈敦頤上奏築立堤堰，從此不再發生河水災害。

永徽五年，累遷洛州刺史。時豪富之室，皆籍外占田，敦頤都括獲三千餘頃，以給貧乏。又發奸摘伏，有若神明。尋卒。

永徽五年，多次遷任後爲洛州刺史。當時豪富人家，都在田籍規定的應有土地畝數以外多占田地，賈敦頤總共查獲三千餘頃，用來分給貧困人家。又揭發隱蔽的壞人壞事，有如神明。不久逝世。

弟敦實。

賈敦頤的弟弟賈敦實。

賈敦實

敦實，貞觀中爲饒陽令，政化清静，老幼懷之。時敦頤復授瀛州刺史，舊制，大功以上不復連官，朝廷以其兄弟在職，俱有能名，竟不遷替。咸亨元年，累轉洛州長史，甚有惠政。時洛陽令楊德幹杖殺人吏，以立威名，敦實曰：“政在養人，義須存撫，傷生過多，雖能亦不足貴也。”常抑止德幹，德幹亦爲之稍減。四年，遷太子右庶子。

賈敦實，貞觀年間任饒陽令，政令教化清静，老人幼兒感懷他。當時賈敦頤又被授予和饒陽縣相連的瀛州的刺史，依照以前的制度，凡是具有服喪期九個月以上的親屬關係的人不能在相連的地區同時擔任官職，朝廷因他們兄弟在職時，都有善於治理的名聲，始終没有把他們遷移替换。咸亨元年，多次轉任後爲洛州長史，很有仁惠的政令。當時洛陽縣令楊德幹常常拷打死人吏，用來樹立威名，賈敦實説：“爲政在於養育百姓，從義上講必須關懷安撫，傷害生命過多，即使能幹也不足爲貴。”常常抑制阻止楊德幹，楊德幹也因此漸漸減少殺傷。四年，賈敦實遷任太子右庶子。

初敦頤爲洛州刺史，百姓共樹碑於大市通衢，及敦實去職，復刻石頌美，立于兄之碑側，時人號爲“棠棣碑”。敦實後爲懷州刺史，永淳初，以年老致仕。及病篤，子孫迎醫視之，敦實曰：“未聞良醫能治老也。”終不服藥。垂拱四年卒，時年九十餘。

子膺福，先天中歷左散騎常侍、昭文館學士，坐預竇懷貞等謀逆伏誅。

當初賈敦頤任洛州刺史時，百姓共同在大市通道樹立石碑，待到賈敦實離職時，又刻石碑頌揚贊美，立在他兄長的石碑旁邊，當時人號稱“棠棣碑”。賈敦實後來任懷州刺史，永淳初年，因年老退休。等到他病重時，子孫接來醫生治療，賈敦實說：“没聽説良醫能醫治年老的病。”始終不肯吃藥。垂拱四年逝世，終年九十多歲。

賈敦實的兒子賈膺福，先天年間歷任左散騎常侍、昭文館學士，因參預竇懷貞等人的謀反事件被處以死刑。

李君球

李君球，齊州平陵人也。父義滿，屬隋亂，糾合宗黨，保固村閭，外盗不敢侵逼，以功累授齊郡通守。武德初，遠申誠款，詔以其宅爲譚州，仍拜爲總管，封平陵郡公。

李君球，是齊州平陵人。父親李義滿，在隋朝混亂之時，集合宗族親黨，保護固守村閭，外界强盗不敢侵逼，因有功多次授官後任齊郡通守。武德初年，在遠方申明自己要誠心歸順，皇帝下詔把他所在之地設爲譚州，并授予譚州總管，封爲平陵郡公。

君球少任俠，頗涉書籍。貞觀中，齊州都督齊王據州城舉兵作亂，君球與兄子行均守縣城。事平，太宗聞而嘉之，擢授游擊將軍，仍改其本縣爲全節縣。君球累補左驍衛、義全府折衝都尉。

李君球年輕時負氣仗義，博覽群書。貞觀年間，齊州都督齊王依據州城起兵作亂，李君球與侄子李行均守護縣城。事件平息，太宗聽説後贊揚他，提拔爲游擊將軍，并改稱平陵縣爲全節縣。李君球多次補任後爲左驍衛、義全府折衝都尉。

龍朔三年，高宗將伐高麗，君球上疏諫曰：

> 臣聞心之病者，不能緩聲；事之急者，不能安言；性之慈者，不能隱情。且食君之禄者，死君之事，今臣食陛下之禄矣，其敢愛身乎？臣聞《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兵者凶器，戰者危事，故聖主明王重行之也。愛人力之盡，恐府庫之殫，懼社稷之危，生中國之患。故古人云：“務廣德者昌，務廣地者亡。”昔秦始皇好戰不已，至于失國，是不愛其内而務其外故也。漢武遠討朔方，殆乎萬里，

龍朔三年，高宗準備征伐高麗，李君球上奏勸諫説：

> 臣聽説害了心病的人，不能緩緩出聲；遇上急事的人，不能平穩講話；天性仁慈的人，不能隱瞞真情。食用君主俸禄的人，就要以死報效君主，如今臣已經食用陛下的俸禄了，哪敢愛惜自己的生命呢？臣看《司馬法》上説：“國家雖大，喜好戰争必然滅亡；天下雖安，忘記備戰必然危險。”兵器是凶惡的器具，戰争是危險的事情，所以聖主明王都對此慎重行事的。愛惜人力的用盡，擔憂國庫的空竭，懼怕國家的危亡，排除中原的禍患。所以古人説：“用力擴大德行的會昌盛，用力擴充土地的要滅亡。”從前秦始皇好戰不已，以至於失掉國家，這是他不愛惜内部而用力於外部的緣故。漢武帝遠征朔

廣拓南海，分爲八郡，終於户口減半，國用空虛，至於末年，方垂哀痛之詔，自悔其失。彼高麗者，辟側小醜，潛藏山海之間，得其人不足以彰聖化，棄其地不足以損天威，何至乎疲中國之人，傾府庫之實，使男子不得耕耘，女子不得蠶織。陛下爲人父母，不垂惻隱之心，傾其有限之貲，貪於無用之地。設令高麗既滅，即不得不發兵鎮守，少發則兵威不足，多發則人心不安，是乃疲於轉戍，萬姓無聊生也。萬姓無聊，即天下敗矣。天下既敗，陛下何以自安？故臣以爲征之不如不征，滅之不如不滅。

書奏不納。

尋遷蔚州刺史，未行，改爲興州刺史。累遷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政尚嚴肅，人吏憚之，盜賊屏迹，高宗頻降書勞勉。時有吐谷渾犯塞，以君球素有威重，轉爲靈州都督。尋卒官。

方，幾乎達到萬里，擴張開拓南海，劃分爲八個郡，最終却使户口減少一半，國家用度空虛，到了末年，纔傳下哀痛的詔書，十分悔悟自己的過失。那個高麗國，是偏遠的小醜，潛藏在山海之間，得到那裏的人不足以顯揚聖化，拋棄那裏的土地不足以損害天威，爲什麽要勞累中原的百姓，用盡國庫的實物，使男子不能耕耘田地，女子不能養蠶紡織。陛下作爲百姓的父母，不垂惻隱之心，用盡那有限的財物，貪求那無用的土地。假使高麗滅亡後，就不得不發兵鎮守，少發派則兵威不足，多發派則人心不安，這樣便由於轉運戍守而疲勞不堪，百姓無法生活。百姓無法生活，就是天下破敗了。天下破敗之後，陛下怎麼會自感安定？所以臣認爲征討它不如不征討，消滅它不如不消滅。

書疏奏上不被采納。

不久李君球遷任蔚州刺史，還未出發，改任興州刺史。多次遷官後任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政令崇尚嚴厲認真，民衆官吏十分懼怕，盜賊收斂銷聲匿迹，高宗頻頻降下詔書慰勞勉勵。當時有吐谷渾侵犯邊塞，因李君球向來有威嚴，轉任靈州都督。不久死在官任上。

崔知温

崔知温，許州鄢陵人。祖樞，司農卿。父義真，陝州刺史。

知温初爲左千牛。麟德中，累轉靈州都督府司馬。州界有渾、斛薛部落萬餘帳，數侵掠居人，百姓咸廢農業，習騎射以備之。知温表請徙於河北，斛薛不願遷移，時將軍契苾何力爲之言於高宗，遂寢其奏。知温前後十五上，詔竟從之，於是百姓始就耕穫。後斛薛入朝，因過州謝曰："前蒙奏徙河北，實有怨心。然牧地膏腴，水草不乏，部落日富，始荷公恩。"拜伏而去。

崔知温，是許州鄢陵人。祖父崔樞，曾任司農卿。父親崔義真，曾任陝州刺史。

崔知温起初任左千牛。麟德年間，多次轉任後爲靈州都督府司馬。靈州境内有渾、斛薛部落一萬餘帳，屢次侵掠居民，百姓都廢棄農業，練習騎馬射箭以防備他們。崔知温上表請求把渾、斛薛部落遷移到黄河以北，斛薛不願遷移，當時將軍契苾何力替他們向高宗説情，於是擱置了崔知温的奏議。崔知温前後十五次上奏，高宗下詔終於依從了，於是百姓開始耕種收穫。後來斛薛人入京朝見，順路經過靈州時對崔知温道歉説："先前承蒙上奏要遷移我們到黄河以北時，確實心有怨恨。然而那裏的牧場肥沃，水草不乏，我們的部落日益富裕，這纔感受到您的恩德。"叩拜伏身而去。

知温四遷蘭州刺史，會有党項三萬餘衆來寇州城，城内勝兵既少，衆大懼，不知所爲。知温使開城門延賊，賊恐有伏，不敢進。俄而將軍權善才率兵來救，大破党項之衆。善才因其降，欲盡坑之，以絶後患，知温曰："弗逆克奔，古人之善戰。誅無噍類，禍及後昆。又谿谷峥嵘，草木幽蔚，萬一變生，悔之何及。"善才然其計。又欲分降口五百人以與知温，知温曰："向論安危之策，乃公事也，豈圖私利哉!"固辭不受。党項餘衆由是悉來降附。知温累遷尚書左丞，轉黄門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兼修國史。永隆二年七月，遷中書令。永淳三年三月卒，年五十七，贈荆州大都督。

崔知温四次升任後爲蘭州刺史，正值有党項三萬餘人前來侵犯州城，城内精兵很少，衆人十分恐懼，不知該怎麽辦。崔知温命人打開城門作出招呼賊兵進城的樣子，賊兵害怕有埋伏，不敢進入。一會兒將軍權善才率兵前來救援，打得党項大敗。權善才要藉党項投降之機，打算全部活埋他們，從而斷絶後患，崔知温説："不迎擊投奔我的敵軍，是古人的善戰。殺得没了活人，禍害連及後代子孫。再説溪谷深遠險惡，草木幽隱茂盛，萬一變故發生，後悔怎麽來得及。"權善才同意他的計議。又要分出投降者中的五百人給予崔知温，崔知温説："先前議論安危的計策，是爲公事，哪是謀取私利呀!"堅决辭讓不接受。其餘的党項人也因此全來投降歸附。崔知温多次遷任後爲尚書左丞，轉任黄門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兼修國史。永隆二年七月，升任中書令。永淳三年三月逝世，終年五十七歲，追贈荆州大都督。

子泰之，開元中官至工部尚書。少子諤之。諤之，神龍初爲將作少匠，預誅張易之有功，封博陵縣侯，賜實封二百户。開元初，累遷少府監。

崔知温的兒子崔泰之，開元年間官做到工部尚書。小兒子崔諤之。崔諤之，神龍初年任將作少匠，參預誅殺張易之有功，封博陵縣侯，賜實封二百户。開元初年，多次遷官後爲少府監。

知温兄知悌。知悌，高宗時官至户部尚書。

崔知温的哥哥崔知悌。崔知悌，高宗時官做到户部尚書。

高智周

高智周，常州晋陵人。少好學，舉進士。累補費縣令，與丞、尉均分俸錢，政化大行，人吏刊石以頌之。尋授秘書郎、弘文館直學士，預撰《瑶山玉彩》、《文館辭林》等。三遷蘭臺大夫。時孝敬在東宫，智周與司文郎中賀凱、司經大夫王真儒等，俱以儒學詔授爲侍讀。總章元年，請假歸葬其父母，因謂所親曰："知進而不知退，取患之道也。"乃稱疾去職。

高智周，是常州晋陵人。年輕時好學，考中進士科。多次補官後任費縣令，與縣丞、縣尉平分俸錢，政令教化順利施行，平民官吏刻石碑來頌揚他。不久授任秘書郎、弘文館直學士，參預編撰《瑶山玉彩》、《文館辭林》等書。三次遷任後爲蘭臺大夫。當時孝敬在東宫做皇太子，高智周和司文郎中賀凱、司經大夫王真儒等人，都因精通儒學而詔命授予他們侍讀。總章元年，請假回家鄉埋葬他的父母親，於是對所親近的人説："知進而不知退，是招取禍患之道。"於是稱病離職。

俄起授壽州刺史，政存寬惠，百姓安之。每行部，必先召學官，見諸

不久起用高智周而授任壽州刺史，政令寬厚仁惠，百姓平安。他每次巡視境内各縣，必定要

生，試其講誦，訪以經義及時政得失，然後問及墾田獄訟之事。咸亨二年，召拜正諫大夫，兼檢校禮部侍郎。尋遷黄門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兼修國史。俄轉御史大夫，累表固辭煩劇之任，高宗嘉其意，拜右散騎常侍。又請致仕，許之。永淳二年十月，卒於家，年八十二，贈越州都督府。

先召見掌管學校教育的官員，接見衆多學生，測試他們講學誦讀的能力，詢問經書義理和時政得失，然後問到開墾田地案件訴訟等事情。咸亨二年，召高智周入京任正諫大夫，兼檢校禮部侍郎。不久升任黄門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兼修國史。不久轉任御史大夫，連續上表堅決辭去事務繁雜的職務，高宗贊許他的心意，授任右散騎常侍。高智周又請求退休，被准許。永淳二年十月，在家裏逝世，終年八十二歲，追贈越州都督府。

智周少與鄉人蔣子慎善，同詣善相者，曰："明公位極人臣，而胤嗣微弱；蔣侯官禄至薄，而子孫轉盛。"子慎後累年爲建安尉卒，其子繪來謁智周，智周已貴矣，曰："吾與子父有故，子復有才。"因以女妻之。永淳中，爲緱氏尉、鄭州司兵卒。

高智周年輕時與同鄉人蔣子慎友好，他們一同到善於相面的人那裏，相面人説："明公您的職位極高，但後代微弱；蔣侯官位很低，但子孫轉而興盛。"蔣子慎後來多年任建安尉而死，他的兒子蔣繪前來謁見高智周，高智周已經顯貴了，説："我和你父親有舊情，你又有才能。"因而把女兒嫁給他做妻子。永淳年間，蔣繪任緱氏尉、鄭州司兵而死。

繪子捷，舉進士。開元中，歷臺省，仕至湖、延二州刺史。子貴，贈揚州大都督。

蔣繪的兒子蔣捷，考中進士科。開元年間，歷任臺省的官職，官做到湖州、延州刺史，因兒子顯貴，他被追贈爲揚州大都督。

捷子洌、渙，并進士及第。洌，歷禮、吏、户部三侍郎，尚書左丞；渙，天寶末給事中，永泰初右散騎常侍。高氏殄滅已久，果符相者之言。初，洌兄弟在父艱，廬於墓側，植松柏千餘株，又同時榮貴，人推其友愛。

蔣捷的兒子蔣洌、蔣渙，都考中進士科。蔣洌，歷任禮部侍郎、吏部侍郎、户部侍郎，尚書左丞；蔣渙，天寶末年任給事中，永泰初年任右散騎常侍。到這時高氏的後代衰落無聞已很長時間，果真符合相面人的預言。當初，蔣洌兄弟爲父親守喪期間，在墓旁建造茅屋居住，種植松柏一千多株，兩人又同時榮貴，人們推重他們的友愛。

洌子鍊，渙子銖，亦進士舉。

蔣洌的兒子蔣鍊，蔣渙的兒子蔣銖，也考中進士科。

田仁會

田仁會，雍州 長安人。祖軌，隋 幽州刺史、信都郡公。父弘，陵州刺史，襲信都郡公。

田仁會，是雍州 長安人。祖父田軌，在隋朝任幽州刺史、封信都郡公。父親田弘，任陵州刺史，繼承信都郡公。

仁會，武德初應制舉，授左衛兵曹，累遷左武候中郎將。貞觀十九年，太宗征遼發後，薛延陀數萬騎抄河南，太宗令仁會及執失思力率兵擊

田仁會，武德初年應考皇上主持的制舉，授任左衛兵曹，多次遷任後爲左武候中郎將。貞觀十九年，太宗征遼出發後，薛延陀數萬騎兵抄襲河南，太宗命令田仁會和執失思力率兵擊敗薛延

破之，逐北數百里，延陀脱身走免。太宗嘉其功，降璽書慰勞。

陀，追擊敗兵數百里，薛延陀脱身逃走。太宗表揚田仁會的功績，下詔書慰勞。

永徽二年，授平州刺史，勸學務農，稱爲善政。轉郢州刺史，屬時旱，仁會自曝祈禱，竟獲甘澤。其年大熟，百姓歌曰："父母育我田使君，精誠爲人上天聞。田中致雨山出雲，倉廩既實禮義申。但願常在不患貧。"五遷勝州都督，州界有山賊阻險，劫奪行李，仁會發騎盡捕殺之。自是外户不閉，盜賊絶迹。入爲太府少卿。

永徽二年，田仁會被授予平州刺史，勸學務農，稱爲善政。轉任郢州刺史，正值當時天旱，田仁會自己曝曬在太陽下祈禱，終於求得及時雨。當年大豐收，百姓歌頌說："如父母般養育我的是田使君，精誠爲民使得上天也知道。田裏招來雨水而山中飄出雲，糧倉已滿而禮義申明。衹希望您常在就不憂慮貧乏。"田仁會五次遷任後爲勝州都督，州境有山賊依仗險要地勢，搶劫掠奪行人財物，田仁會派騎兵全都追捕殺了他們。從此外門不閉，盜賊絶迹。召他入京任太府少卿。

麟德二年，轉右金吾將軍，所得禄俸，估外有餘，輒以納官，時人頗譏其邀名。仁會强力疾惡，晝夜巡警，自宫城至於衢路，絲毫越法，無不立發。每日庭引百餘人，躬自閱罰，略無寬者。京城貴賤，咸畏憚之。時有女巫蔡氏，以鬼道惑衆，自云能令死者復生，市里以爲神明，仁會驗其假妄，奏請徙邊。高宗曰："若死者不活，便是妖妄；若死者得生，更是罪過。"竟依仁會所奏。仁會，總章二年遷太常正卿，咸亨初又轉右衛將軍，以年老致仕。儀鳳四年卒，年七十八，謚曰威。神龍中，以子歸道贈户部尚書。

麟德二年，田仁會轉任右金吾將軍，所得俸禄，估量自己使用以外有剩餘的，就把它交納官府，當時人頗譏刺他以此邀取名譽。田仁會的性格强硬而嫉惡如仇，白天黑夜巡察警戒，從宫城直到各條大路，有絲毫超出法度的，無不立即揭發。每天當堂判決一百多人，親自計算罰金，一點也不寬免。京城裏高貴低賤的人，都畏懼他。當時有個女巫蔡氏，用歪門邪道迷惑衆人，自己說能讓死人復活，街巷市民認爲神明，田仁會查明其中的虚假不實，奏請流放她到邊地。高宗說："如果死了的人不活，便是虚假；如果死了的人得以復生，更是罪過。"最終依從了田仁會所奏。田仁會，總章二年遷任太常正卿，咸亨初年又轉任右衛將軍，因年老退休。儀鳳四年逝世，終年七十八歲，謚號威。神龍年間，因兒子田歸道而被追贈户部尚書。

田歸道

歸道，弱冠明經舉。長壽中累補司賓丞，仍通事舍人内供奉。久之，轉左衛郎將。

田歸道，二十歲時考中明經科。長壽年間多次補官後任司賓丞，并任通事舍人内供奉。很長時間後，轉任左衛郎將。

聖曆初，突厥默啜遣使請和，制遣左豹韜衛將軍閻知微入蕃，册爲立功報國可汗。默啜又遣使入朝謝恩，知微遇諸途，便與之緋袍、銀帶，兼表請蕃使入都日，大備陳設。歸道上言曰："突厥背恩積稔，悔過

聖曆初年，突厥默啜派遣使者請求講和，皇上派遣左豹韜衛將軍閻知微出使突厥，册封默啜爲立功報國可汗。默啜又派遣使者入朝謝恩，閻知微在路上遇見突厥使者，便給了他緋袍、銀帶，同時上表請求在突厥使者進入都城的那天，隆盛準備陳列禮品。田歸道上言說："突厥背叛

來朝，宜待聖恩，寬其罪戾，解辮削衽，須稟天慈。知微擅與袍帶，國家更將何物充賜？望反初服，以俟朝恩。且小蕃使到，不勞大備之儀。”則天然之。及默啜將至單于都護府，乃令歸道攝司賓卿迎勞之。默啜又奏請六胡州及單于都護府之地，則天不許。默啜深怨，遂拘縶歸道，將害之。歸道辭色不撓，更責以無厭求請，兼喻其禍福，默啜意稍解。會有制賜默啜粟三萬石、雜綵五萬段、農器三千事，并許之結婚。於是歸道得還，遂面陳默啜不利之狀，請加防禦，則天納焉。頃之，默啜果叛，挾閻知微入寇趙、定等州。擢拜歸道夏官侍郎，甚見親委。累遷左金吾將軍、司膳卿，兼押千騎。未幾，除尚方監，加銀青光祿大夫。轉殿中監，仍令依舊押千騎，宿衛於玄武門。

恩德許多年，悔悟過失前來朝見，應該等待皇上的恩典，寬免他們的罪過，解散髮辮剪削衽服，等待領受天子的仁慈。閻知微擅自給予緋袍銀帶，國家再拿什麼東西來賞賜？希望叫突厥使者恢復先前的服飾，使等候朝廷恩典。而且小蕃國的使者到來，不必煩勞準備隆盛儀式。”武則天同意了。默啜將到達單于都護府時，便任命田歸道以代理司賓卿的身份去迎接慰勞。默啜又上奏請求把六胡州和單于都護府地區劃歸自己，武則天不允許。默啜深深怨恨，於是拘禁田歸道，打算殺害他。田歸道義正辭嚴不屈不撓，還責備默啜貪得無壓的求取，并且説明其中的禍福，默啜的意氣漸漸消解。恰巧有制書賞賜默啜粟三萬石、雜綵五萬段、農器三千件，并允許他的求婚。這樣田歸道纔得以返回，便在朝堂上當面陳述默啜不臣服的情形，請求加强防禦，武則天采納了他的意見。不長時間，默啜果然背叛，挾持閻知微入侵趙、定等州。朝廷升任田歸道爲夏官侍郎，很受皇上的親近信任。多次遷官後任左金吾將軍、司膳卿，兼管千騎。不久，授任尚方監，加授銀青光禄大夫。轉任殿中監，并令依舊掌管千騎，在玄武門值宿警衛。

敬暉等討張易之、昌宗也，遣使就索千騎，歸道既先不預謀，拒而不與。及事定，暉等將誅之，歸道報辭免，令歸私第。中宗嘉其忠壯，召拜太僕少卿，驟除殿中少監、右金吾將軍。歲餘病卒，贈輔國大將軍，追封原國公，中宗親爲文以祭之。

敬暉等人討伐張易之、張昌宗時，派人前去索要千騎，田歸道既然原先没有參預謀劃，便拒絶不給。等到事件平定後，敬暉等人要處死他，田歸道向朝廷訴説理由而免了死罪，命令他退歸私家宅第。中宗贊許他的忠心和勇氣，召他入朝任太僕少卿，破格授任殿中少監、右金吾將軍。一年多後病死，追贈輔國大將軍，追封原國公，中宗親自撰文來祭奠他。

子賓庭，開元中爲光祿卿。

田歸道的兒子田賓庭，開元年間任光禄卿。

韋機

韋機，雍州萬年人。祖元禮，隋浙州刺史。父恪，洛州別駕。

韋機，是雍州萬年人。祖父韋元禮，在隋朝曾任浙州刺史。父親韋恪，曾任洛州別駕。

機，貞觀中爲左千牛冑曹，充使往西突厥，册立同俄設爲可汗。會石國反叛，路絶，三年不得歸。機裂裳録所經諸國風俗物產，名爲《西征記》。及還，太宗問蕃中事，機因奏

韋機，貞觀年間任左千牛胄曹，充當使者前往西突厥，册立同俄設爲可汗。恰逢石國反叛，道路不通，三年不能回歸。韋機扯裂衣裳記録他所經過各國的風俗物產，名爲《西征記》。等到返回後，太宗詢問蕃中事情，韋機便獻上撰寫的

所撰書，太宗大悦，擢拜朝散大夫，累遷至殿中監。

書，太宗大喜，提拔爲朝散大夫，多次遷官做到殿中監。

顯慶中爲檀州刺史。邊州素無學校，機敦勸生徒，創立孔子廟，圖七十二子及自古賢達，皆爲之贊述。會契苾何力東討高麗，軍衆至檀州，而灤河泛漲，師不能進，供其資糧，數日不乏。何力全師還，以其事聞。高宗以爲能，超拜司農少卿，兼知東都營田，甚見委遇。有宦者於苑中犯法，機杖而後奏，高宗嗟賞，賜絹數十匹，謂曰："更有犯者，卿即鞭之，不煩奏也。"

韋機在顯慶年間任檀州刺史。邊遠之州從來没有學校，韋機督促勉勵學生，創建孔子廟，畫孔子的七十二弟子以及古時賢達人物的肖像，給每幅畫像都寫了贊記。正值契苾何力東討高麗，軍隊到達檀州，而灤河泛漲，軍隊不能前進，韋機供給他們物資糧食，幾天都不缺乏。契苾何力全軍返回，把這件事報上朝廷。高宗認爲韋機有才能，破格授任司農少卿，兼管東都營田事務，很受信任。有宦官在苑中犯法，韋機杖罰之後上奏，高宗贊賞，賞賜絹數十匹，對他說："再有犯法的，卿即刻鞭打他，不必煩勞上奏。"

上元中，遷司農卿，檢校園苑，造上陽宫，并移中橋從立德坊曲徙於長夏門街，時人稱其省功便事。有道士朱欽遂爲天后所使，馳傳至都，所爲横恣。機囚之，因密奏曰："道士假稱中宫驅使，依倚形勢，臣恐虧損皇明，爲禍患之漸。"高宗特發中使慰諭機，而欽遂配流邊州，天后由是不悦。儀鳳中，機坐家人犯盗，爲憲司所劾，免官。永淳中，高宗幸東都，至芳桂宫驛，召機，令白衣檢校園苑。將復本官，爲天后所擠而止，俄令檢校司農少卿事，會卒。

上元年間，韋機升任司農卿，管理園苑，建造上陽宫，并且將洛水上的中橋從立德坊偏僻處遷到長夏門街，當時人們稱贊這是既省功又方便的事。有個道士朱欽遂是天后使用的人，乘坐驛館車馬奔到東都，所作所爲横暴放縱。韋機囚禁了他，因此秘密奏告說："道士假稱皇后差遣，依仗權勢，臣擔心有損於皇上清明，成爲禍患的開始。"高宗特派宦官好言慰問韋機，將朱欽遂流放到邊遠之州，天后因此不高興。儀鳳年間，韋機因家人犯偷盗罪而受連累，被監察機關彈劾，罷免官職。永淳年間，高宗前往東都，到芳桂宫驛，召見韋機，命他以平民身份管理園苑。將要恢復他原來的官職，被天后排擠而停止，不久命他處理司農少卿的事務，韋機却在這時逝世了。

子餘慶。餘慶官至右驍衛兵曹，早卒。

韋機的兒子韋餘慶。韋餘慶官做到右驍衛兵曹，很早就去世了。

韋岳

餘慶子岳。岳亦以吏幹著名，則天時，累轉汝州司馬。會則天幸長安，召拜尚舍奉御，從駕還京，因召見。則天謂曰："卿是韋機之孫，勤幹固有家風也。卿之家事，朕悉知之。"因問家人名，賞慰良久。尋拜太原尹，岳素不習武，固辭邊任。由是忤旨，左遷宋州長史，歷海、虢二

韋餘慶的兒子韋岳。韋岳也因有治理才幹而著名，武則天時，多次轉任後爲汝州司馬。正值武則天要到長安，朝廷召他授任尚舍奉御，隨從皇上返回西京，因而召見。武則天對他說："卿是韋機的孫子，勤勉能幹確有家風。卿的家事，朕全知道。"於是詢問家人名字，贊賞慰問了好長時間。不久委任韋岳爲太原尹，韋岳從來不熟悉武事，堅持推辭邊地的任職。由此違背了皇上

州刺史，所在皆著威名。睿宗時，入爲殿中少監，甚承恩顧。及竇懷貞、李晋等伏誅，以岳嘗與交往，爲姜皎所陷，左遷渠州別駕，稍遷陝州刺史。開元中，卒於潁州別駕。

旨意，貶任宋州長史，歷任海州、虢州刺史，所到之處都顯揚威名。睿宗時，召他入京任殿中少監，很受皇上恩惠知遇。待到竇懷貞、李晋等人被處以死刑，因韋岳曾經與他們交往，被姜皎陷害，貶任渠州別駕，逐漸遷官到陝州刺史。開元年間，死在潁州別駕任上。

韋景駿

岳子景駿。景駿明經舉。神龍中，累轉肥鄉令。縣北界漳水，連年泛溢。舊堤迫近水漕，雖修築不息，而漂流相繼。景駿審其地勢，拓南數里，因高築堤。暴水至，堤南以無患，水去而堤北稱爲腴田。漳水舊有架柱長橋，每年修葺，景駿又改造爲浮橋，自是無復水患，至今賴焉。時河北飢，景駿躬撫合境，村間必通贍恤，貧弱獨免流離。及去任，人吏立碑頌德。

韋岳的兒子韋景駿。韋景駿考中明經科。神龍年間，多次轉任後爲肥鄉令。肥鄉縣北境有漳水，連年泛濫。舊堤逼近水運漕渠，雖然不停地修築，但泛濫成災的事情相繼發生。韋景駿審度那裏的地勢，向南拓展數里，依據高處築堤。暴漲的水到來，大堤南面便没有了禍害，大水退去以後堤北成爲肥沃田地。漳水上過去有架設柱子的長橋，每年需要修整，韋景駿又改造成浮橋，從此再没有水把橋冲壞的事，直到今天人們還依賴着它。當時河北鬧饑荒，韋景駿親自安撫全境，村莊之間都互通救濟，惟獨肥鄉縣的貧困者避免了流離失所。待到韋景駿離任，平民官吏立碑頌揚他的恩德。

開元中，爲貴鄉令。縣人有母子相訟者，景駿謂之曰："吾少孤，每見人養親，自恨終天無分，汝幸在温凊之地，何得如此？錫類不行，令之罪也。"因垂泣嗚咽，仍取《孝經》付令習讀之，於是母子感悟，各請改悔，遂稱慈孝。

開元年間，韋景駿任貴鄉令。縣民有母子倆相互訴訟的，韋景駿對他們説："我幼年失去親人，每次看見别人奉養父母親，自恨永遠没有這個機會了，你有幸處在孝敬奉養父母的時候，怎麽可以這樣？善道不能施行，是我這個縣令的罪過。"因而流淚嗚咽，并取來《孝經》讓他學習誦讀，於是母子感化覺悟，各自請求改悔，終於成爲慈母孝子。

累轉趙州長史，路由肥鄉，人吏驚喜，競來犒餞，留連經日。有童稚數人，年甫十餘歲，亦在其中，景駿謂曰："計吾爲此令時，汝輩未生，既無舊恩，何殷勤之甚也？"咸對曰："此間長宿傳説，縣中廨宇、學堂、館舍、堤橋，并是明公遺迹。將謂古人，不意親得瞻睹，不覺欣戀倍於常也。"其爲人所思如此。

韋景駿多次轉任後爲趙州長史，他赴任路過肥鄉時，平民官吏驚喜，争先前來用酒食慰勞送行，留連了一整天。有幾個兒童，年齡纔十多歲，也在其中，韋景駿對他們説："計算我在這裏任縣令的時間，你們還未出生，既然没有舊恩，爲什麽這樣地情意懇切呀？"他們都對答説："這裏的老人傳説，縣中的官衙、學堂、館舍、堤橋，都是明公您留下的遺迹。我們還以爲這是古人所爲，没料到能親眼看到您，所以倍感親切。"他就是這樣地被人們懷念。

十七年，遷房州刺史。州帶山

十七年，韋景駿升任房州刺史。州境連帶山

谷，俗參蠻夷，好淫祀而不修學校。景駿始開貢舉，悉除淫祀。又通狭路，并造傳館，行旅甚以爲便。二十年，轉奉先令，未行而卒。

谷，風俗摻雜着蠻夷習氣，喜好不合禮制的祭祀而不修建學校。韋景駿開始推薦本州的讀書人應考科舉，全部革除了不合禮制的祭祀。又開拓狹窄的道路，并且建造旅館，行人旅客覺得很方便。二十年，韋景駿轉任奉先令，還未赴任就逝世了。

權懷恩　權楚璧

權懷恩，雍州 萬年人，周 荆州刺史、千金郡公 景宣玄孫也，其先自天水徙家焉。祖弘壽，大業末爲臨汾郡司倉書佐。高祖鎮晋陽，引判留守事。以從義師之功，累轉秦王府長史，太宗遇之甚厚。又從平王世充，拜太僕卿，累封盧國公卒，謚曰恭。父知讓，襲爵，官至博州刺史。

權懷恩，是雍州 萬年人，是北周 荆州刺史、千金郡公 權景宣的玄孫，他的祖先從天水遷居到這裏。祖父權弘壽，大業末年任臨汾郡司倉書佐。高祖鎮守晋陽時，任用他辦理留守事務。因參加義軍的功勞，多次轉任後爲秦王府長史，太宗待他很厚。又隨從太宗平定王世充，授任太僕卿，多次封爵後封爲盧國公而逝世，謚號恭。父親權知讓，繼承爵位，官做到博州刺史。

懷恩初以蔭授太子洗馬。咸亨初，累轉尚乘奉御，襲爵盧國公。時有奉乘安畢羅善於調馬，甚爲高宗所寵，懷恩奏事，遇畢羅在帝左右戲無禮，懷恩退而杖之四十。高宗知而嗟賞之，謂侍臣曰："懷恩乃能不避强禦，真良吏也。"即日拜萬年令，爲政清肅，令行禁止，前後京縣令無及之者。後歷慶、萊、衛、邢四州刺史，洛州長史。懷恩姿狀雄毅，束帶之後，妻子不敢仰視。所歷皆以威名御下，人吏重足而立。俄出爲宋州刺史。時汴州刺史楊德幹亦以嚴肅與懷恩齊名。至是懷恩路由汴州，德幹送之出郊，懷恩見新橋中途立木以禁車過者，謂德幹曰："一言處分豈不得，何用此爲?"德幹大慚，時議以爲不如懷恩也。轉益州大都督府長史，尋卒。

權懷恩最初因祖先的功勛授任太子洗馬。咸亨初年，多次轉任後爲尚乘奉御，繼承封爵盧國公。當時有個任奉乘的安畢羅擅長調教馬，很受高宗寵愛，權懷恩上奏事情，遇見安畢羅在皇帝身旁嬉笑無禮，權懷恩退下後用杖打了他四十下。高宗知道後贊嘆這事，對侍臣説："權懷恩竟然能不避權勢，真是位良吏。"當天任命他爲萬年令，爲政清正認真，令行禁止，前後歷任京城的縣令没有能比上他的。後來歷任慶州、萊州、衛州、邢州的刺史，洛州長史。權懷恩姿態雄毅，整飾衣冠束緊衣帶之後，妻子不敢抬頭看。他所歷任之處都以威名治理部下，平民官吏非常懼怕不敢亂動。不久出任宋州刺史。當時汴州刺史楊德幹也是爲政嚴厲認真而與權懷恩齊名。這時權懷恩路過汴州，楊德幹送他出城郊，權懷恩看見新橋中間竪立木牌用來禁止車子通過，便對楊德幹説："一句話處理就得了，用這個幹什麽?"楊德幹很慚愧，當時議論認爲楊德幹不如權懷恩。權懷恩轉任益州大都督府長史，不久逝世。

侄楚璧，官至左領軍衛兵曹參軍。開元十年，駕在東都，楚璧乃與故兵部尚書李迥秀男齊損、從祖弟金吾淑、陳倉尉盧玢及京城左屯營押官

權懷恩的侄子權楚璧，官做到左領軍衛兵曹參軍。開元十年，皇帝在東都，權楚璧就和原兵部尚書李迥秀的兒子李齊損、從祖弟金吾權淑、陳倉尉盧玢以及京城左屯營押官長上折衝周履濟

長上折衝周履濟 楊楚劍 元令琪等舉兵反。立楚璧兄子梁山，年十五，詐稱襄王男，號爲光帝。擁左屯營兵百餘人，梯上景風門，逾城而入，踞長樂 恭禮門。入宮城，求留守、刑部尚書王志愔，不獲。屬天曉，屯營兵自相翻覆，盡殺梁山等，傳首東都，楚璧并坐籍没。

楊楚劍 元令琪等人起兵造反。擁立權楚璧哥哥的兒子權梁山，他纔十五歲，權楚璧等人欺騙説是襄王的兒子，號爲光帝。擁集左屯營兵一百餘人，爬梯子登上景風門，翻城而入，憑依長樂恭禮門。進入宮城，搜索西京留守、刑部尚書王志愔，未找到。隨後天亮，屯營兵自相反戈，全部殺了權梁山等人，傳送他們的頭到東都，權楚璧等人的家都因此被抄没。

權萬紀

懷恩叔祖萬紀。萬紀性强正，好直言。貞觀中，爲治書侍御史，以公事奏劾魏徵、温彦博等，太宗以爲不避豪貴，甚禮之。遷尚書左丞，封冀氏男，再轉齊王 祐府長史。祐既失德，數匡正之，竟爲祐所殺，語在《祐傳》。祐既死，贈萬紀 齊州都督、武都公，謚曰敬。

權懷恩叔祖父權萬紀。權萬紀性情强正，喜歡直言。貞觀年間，任治書侍御史，因爲公事上書彈劾魏徵、温彦博等人，太宗認爲他不避豪貴，因而很禮遇他。升任尚書左丞，封爲冀氏男，兩次轉任後爲齊王 李祐府長史。李祐有過失惡行，他多次糾正，終於被李祐殺害，這事記載在《李祐傳》中。李祐死後，追贈權萬紀 齊州都督、武都公，謚號敬。

子玄福，高宗時爲兵部侍郎。

權萬紀的兒子權玄福，高宗時任兵部侍郎。

馮元常 馮元淑

馮元常，相州 安陽人，自長樂徙家焉，北齊右僕射子琮曾孫也。

馮元常，是相州 安陽人，從長樂遷居這裏，是北齊右僕射馮子琮的曾孫。

舉明經。高宗時，累遷監察御史，爲劍南道巡察使，興利除害，蜀土賴焉。永淳中，爲尚書左丞。元常清鑒有理識，甚爲高宗之所賞，嘗密奏"中宫權重，宜稍抑損"，高宗雖不能用，深以其言爲然，則天聞而甚惡之。及臨朝，四方承旨，多獻符瑞，嵩陽令樊文進瑞石，則天命於朝堂示百官。元常奏言"狀涉諂僞，不可誣罔士庶"，則天不悦，出爲隴州刺史。

馮元常考中明經科。高宗時，多次遷官後任監察御史，爲劍南道巡察使，興利除害，蜀地的百姓得益不少。永淳年間，任尚書左丞。馮元常有高明的鑒别力和見識，很受高宗賞識，他曾經秘密進言"皇后權重，應當逐漸限制"，高宗雖然不能采用，却深刻認識到他的話是對的，武則天聽説後很憎恨他。等到武則天臨朝聽政，天下官吏迎逢意旨，多獻象徵天意的符瑞，嵩陽令樊文進獻瑞石，武則天命令在朝堂拿給百官觀看。馮元常上奏説"情狀涉於獻媚虚僞，不可欺騙士人庶民"，武則天不高興，使他出京任隴州刺史。

俄而天下岳牧集乾陵會葬，則天不欲元常赴陵所，中途改授眉州刺史。劍南先時光火賊夜掠居人，晝潛山谷，元常至，喻以恩信，許其首露，仍切加捕逐，賊徒捨器杖，面縛自陳者相繼。又轉廣州都督，便道之任，不許詣都。尋屬安南首領李嗣仙

不久天下州郡長官聚集乾陵會葬，武則天不想讓馮元常前來陵地，在馮元常行至半路而改任眉州刺史。劍南先前有明火執仗的强盜夜裏搶劫居民，白天潛藏山谷，馮元常到任以後，用恩德信義開導他們，允許他們自首露面，并加緊追捕，賊徒捨棄兵器，兩手反綁在身後前來自首的一個接一個。馮元常又轉任廣州都督，皇帝令他

殺都護劉延祐，剽陷州縣，敕元常討之。率士卒濟南海，先馳檄示以威恩，喻以禍福，嗣仙徒黨多相率歸降，因縱兵誅其魁首，安慰居人而旋。雖屢有政績，則天竟不賞之。尋爲酷吏周興所陷，追赴都，下獄死。

就近上路到任，不許前來都城。不久正逢安南首領李嗣仙殺害都護劉延祐，攻陷州縣，下敕讓馮元常討伐他。馮元常率領士兵渡過南海，先快速傳遞檄文顯示威恩，説明禍福，李嗣仙的徒黨大多相繼歸降，馮元常乘勢揮兵殺了那些罪魁禍首，安慰居民後返回。雖然多有政績，武則天最終還是不賞識他。不久被酷吏周興陷害，催促押赴都城，關入監獄死去。

元常閨門雍肅，雅有禮度，雖小功之喪，未嘗寢於私室，甚爲士類所稱。

馮元常内室女眷和睦嚴肅，很有禮節，即使爲兄弟服喪，也不曾睡在私室，很爲士大夫一類的人家稱道。

從父弟元淑，則天時爲清漳令，政有殊績，百姓號爲神明。又歷浚儀、始平二縣令，皆單騎赴職，未嘗以妻子之官。所乘馬，午後則不與芻，云令其作齋。身及奴僕，每日一食而已。俸禄之餘，皆供公用，并給與貧士。人或譏其邀名，元淑曰："此吾本性，不爲苦也。"中宗時，降璽書勞勉，仍令史官編其事迹。卒於祠部郎中。

堂弟馮元淑，武則天時任清漳令，治理上有特殊政績，百姓號稱他爲神明。馮元淑又歷任浚儀縣令、始平縣令，都是單身騎馬上任，未曾帶妻子兒女到任官之地。他所乘騎的馬，中午以後就不給喂草料了，説是令它作齋戒。自己和奴僕，每天衹吃一頓飯就行了。結餘下的俸禄，都供奉公用，并且給予貧窮士子。人們譏諷他求取名聲，馮元淑説："這是我的本性，不認爲是苦。"中宗時，降下詔書慰勞勉勵，并命令史官編撰他的事迹。馮元淑死時任祠部郎中。

蔣儼

蔣儼，常州義興人。貞觀中，爲右屯衛兵曹參軍。太宗將征遼東，募使高麗者，衆皆畏憚，儼謂人曰："主上雄略，華夷畏威，高麗小蕃，豈敢圖其使者。縱其凌虐，亦是吾死所也。"遂出請行。及至高麗，莫離支置於窟室中，脅以兵刃，終不屈撓。會高麗敗，得歸，太宗奇之，拜朝散大夫。再遷幽州司馬，以善政爲巡察使劉祥道所薦，擢爲會州刺史。再遷殿中少監，數陳意見，高宗每優納之。再轉蒲州刺史。蒲州户口殷劇，前後刺史，多不稱職，儼下車未幾，令行禁止，稱爲良牧。

蔣儼，是常州義興人。貞觀年間，任右屯衛兵曹參軍。太宗將要征伐遼東，招募出使高麗的人，衆人都很畏懼，蔣儼對人説："主上雄才大略，華人夷人畏威，高麗小國，怎敢謀害大國使者。即使受到凌辱虐待，也是我死得其所。"於是出面請求出使。到了高麗以後，莫離支把他安置在窟室中，派兵帶着武器相威脅，到底未屈服。恰逢高麗失敗，蔣儼得以返回，太宗認爲他不同一般，授予朝散大夫。兩次遷官後任幽州司馬，因善於治理受到巡察使劉祥道的推薦，升任會州刺史。兩次遷官後任殿中少監，屢次陳述意見，高宗每次都善意采納。再轉任蒲州刺史。蒲州户口多事務繁，前後任刺史的，大都不稱職，蔣儼剛到任不長時間，就做到了令行禁止，被稱爲賢能刺史。

永淳元年，拜太僕卿，以父名卿，固辭，乃除太子右衛副率。時徵

永淳元年，任命蔣儼爲太僕卿，因父親的名叫卿，爲避諱而堅決辭讓太僕卿一職，於是改任

隱士田遊巖爲太子洗馬，在宫竟無匡輔，儼乃貽書以責之曰："足下負巢、由之峻節，傲唐、虞之聖主，養烟霞之逸氣，守林壑之遁情，有年載矣，故能聲出區宇，名流海内。主上屈萬乘之重，申三顧之榮，遇子以商山之客，待子以不臣之禮，將以輔導儲貳，漸染芝蘭耳。皇太子春秋鼎盛，聖道未周，拾遺補闕，臣子恒務。僕以不才，猶參廷議，誠以素非德望，位班卒伍，言以人廢，不蒙采擾。足下受調護之寄，是可言之秋，唯唯而無一談，悠悠以卒年歲。向使不餐周粟，僕何敢言，禄及親矣，將何酬塞？想爲不達，謹書起予。"遊巖竟不能答。

太子右衛副率。當時徵召隱士田遊巖爲太子洗馬，在東宫始終没有起到糾正輔助的作用，蔣儼就贈送書信而責備他説："足下您抱持巢父、許由一樣的高節，傲視唐堯、虞舜那樣的聖主，修養山水勝景的安逸之氣，保守風物幽深的隱遁之情，已有一些年了，所以能够聲望越出境外，名譽流傳海内。主上委屈大國君王之重，表明三顧茅廬之榮，以對待商山四皓的上客地位禮遇您，使用不同於對臣下的特殊禮儀接待您，希望能輔導太子，使太子逐漸養成像芝蘭的芳香一樣的好品性。皇太子年富力强，學聖人之道還未全面，拾遺補闕，是臣子的日常事務。我以不才之身，還參預朝廷的議論，確實因爲往常没有德望，位置朝班之低同於士卒，所提的建議因我這個人的低微而作廢，不蒙采用。足下您承受教養太子的寄托，正是可以説話的時候，却唯唯喏喏没有一點自己的意見，悠哉悠哉以消磨年月。先前假使你不食周粟，我怎敢説這些話，拿了俸禄又得到親近，將用什麼來報答盡責？恐怕辭不達意，謹呈上書信敬請指教。"田遊巖到底不能答覆。

儼尋檢校太常卿。文明中，封義興縣子，歷右衛大將軍、太子詹事，以年老致仕。垂拱三年卒于家，年七十八。文集五卷。

蔣儼不久爲檢校太常卿。文明年間，封爲義興縣子，歷任右衛大將軍、太子詹事，因年老退休。垂拱三年死在家裏，終年七十八歲。有文集五卷。

王方翼

王方翼，并州祁人也，高宗王庶人從祖兄也。祖裕，武德初隋州刺史，裕妻即高祖妹同安大長公主也。太宗時，以公主屬尊年老，特加敬異，數幸其第，賞賜累萬。方翼父仁表，貞觀中爲岐州刺史。

王方翼，是并州祁人，高宗王皇后的從祖兄。祖父王裕，武德初年任隋州刺史，王裕的妻子就是高祖的妹妹同安大長公主。太宗時，因爲公主是皇室親屬中既尊貴又年長的一位，所以太宗特别加以尊敬，多次親臨她的宅第，賞賜數以萬計。王方翼父親王仁表，貞觀年間任岐州刺史。

仁表卒，妻李氏爲主所斥，居於鳳泉别業。時方翼尚幼，乃與傭保齊力勤作，苦心計，功不虚棄，數年闢田數十頃，修飾館宇，列植竹木，遂爲富室。公主卒後，歸長安。友人趙持滿犯罪被誅，暴尸於城西，親戚莫敢收視，方翼嘆曰："欒布之哭彭越，

王仁表去世後，妻子李氏被婆婆同安大長公主所排斥，住在鳳泉别業。當時王方翼年齡還小，就和雇工齊心協力勤苦勞作，竭力謀劃，功夫没有白費，幾年間開闢田地數十頃，修飾館宇，種植竹木，於是成爲富有人家。公主去世後，王方翼回到長安。友人趙持滿犯罪被處死，尸體暴露在城西，親戚没人敢去收殮，王方翼感

大義也；周文之掩朽骼，至仁也。絶友之義，蔽主之仁，何以事君?”乃收其尸，具禮葬之。高宗聞而嘉嘆，由是知名。

永徽中累授安定令，誅大姓皇甫氏，盗賊止息，號爲善政。五遷肅州刺史。時州城荒毁，又無壕塹，數爲寇賊所乘。方翼發卒浚築，引多樂水環城爲壕。又出私財造水碾磑，税其利以養飢餧，宅側起舍十餘行以居之。屬蝗儉，諸州貧人死於道路，而肅州全活者甚衆，州人爲立碑頌美。

會吏部侍郎裴行儉西討遮匐，奏方翼爲副，兼檢校安西都護。又築碎葉鎮城，立四面十二門，皆屈曲作隱伏出没之狀，五旬而畢。西域諸胡競來觀之，因獻方物。

永淳中，車簿反叛，圍弓月城。方翼引兵救之，至伊麗河，賊前來拒，因縱擊，大破之，斬首千餘級。俄而三姓咽麪悉發衆十萬，與車簿合勢以拒。方翼屯兵熱海，與賊連戰，流矢貫臂，徐以佩刀截之，左右莫有覺者。既而所將蕃兵懷貳，謀執方翼以應賊，方翼密知之，悉召會議，佯出軍資以賜之。續續引去，便令斬之，會大風，又振金鼓以亂其聲，遂誅七千餘人。因遣裨將分道討襲咽麪等，賊既無備，因是大潰，擒首領突騎施等三百人，西域遂定。以功遷夏州都督。屬牛疫，無以營農，方翼造人耕之法，施關鍵，使人推之，百姓賴焉。永淳二年，詔徵方翼，將議西域之事，於奉天宫謁見，賜食與語。方翼衣有舊時血漬之處，高宗問其故，方翼具對熱海苦戰之狀。高宗使

嘆説：“欒布哭吊彭越，是大義；周文王掩埋枯骨，是最仁。對朋友無義，對主人不仁，用什麽來服事君王?”於是收殮趙持滿的尸體，具備禮儀埋葬了他。高宗聽到後贊揚感嘆，王方翼由此知名。

永徽年間王方翼多次授官後任安定令，誅殺了當地的豪强大族皇甫氏，盗賊平息，號稱善政。五次遷官後任肅州刺史。當時州城毁壞，又没有護城河，屢次被賊寇乘便攻占。王方翼派兵疏通河道修築城閘，引來多樂水環城爲護城河。又拿出自己的錢財建造水碾磨，租賃它收取利錢來救濟飢民，并在住宅旁邊建起十餘排房舍供貧困者居住。時值發生蝗災而歉收，各州貧民死在道路上，而肅州保全活命的人很多，州民爲此立碑頌揚他的美好政績。

正值吏部侍郎裴行儉西去討伐遮匐，上奏推薦王方翼爲副職，兼檢校安西都護。又修築碎葉鎮城，城的四面設置十二座門，都屈曲作成隱伏出没的形狀，五十天完成了工程。西域各地胡人争先前來觀看，并貢獻土産。

永淳年間，車簿反叛，圍攻弓月城。王方翼領兵援救，到達伊麗河，賊軍前來抗拒，於是王方翼指揮兵士攻擊，賊軍大敗，斬殺一千多人。不久三姓咽麪發出全部兵衆十萬，與車簿合勢來抵抗。王方翼屯兵熱海，與賊軍連續交戰，亂箭射中了王方翼的臂膀，他慢慢用佩刀截掉箭杆，身邊的將士没有覺察到。不久他所率領的蕃兵有了二心，謀劃挾持王方翼後投敵，王方翼秘密得知這事，將蕃兵都召來會合議事，假裝拿出軍中物資來賞賜他們。連續不斷地引他們出去，便下令斬殺，適逢颳大風，又擊金鼓來混亂斬殺時的響聲，於是殺了七千多人。趁勢派遣副將分道討伐襲擊咽麪等，賊軍既無防備，因此大敗，活捉首領突騎施等三百人，西域便平定了。王方翼因功遷任夏州都督。正值發生了牛瘟，無法經營農事，王方翼創造人力耕作的方法，農具上巧設機關，教人推它耕種，百姓大大地得益於此。永淳二年，皇帝下詔徵召王方翼，是要商議西域的事，王方翼在奉天宫謁見，皇帝賞賜食物與他談

昶視其瘡，嘆曰："吾親也。"賞賜甚厚。俄屬綏州 白鐵余舉兵反，乃詔方翼副程務挺討之。賊平，封太原郡公。

話。王方翼的衣服上有過去被血染的地方，高宗詢問原因，王方翼陳述熱海苦戰的情形。高宗讓他露出臂膀察看瘡傷，感嘆地說："不愧是我的親戚。"賞賜很豐厚。不久正逢綏州 白鐵余起兵反叛，於是下詔讓王方翼輔助程務挺討伐，叛賊平定，封爲太原郡公。

則天臨朝，以方翼是庶人近屬，陰欲除之。及程務挺被誅，以方翼與務挺連職素善，追赴都下獄，遂流于崖州而死。

武則天臨朝聽政，因王方翼是王皇后的近親，暗地裏想要除掉他。等到程務挺被殺，因王方翼和程務挺連職同事而從來友善，催促押赴都城關入獄中，最終流放到崖州而死。

子瑨、珣、璿，并知名。瑨、璿，開元中皆爲中書舍人；珣，至秘書監。

王方翼的兒子王瑨、王珣、王璿，都很知名。王瑨、王璿，開元年間都任中書舍人；王珣，官做到秘書監。

薛季昶

薛季昶，絳州 龍門人也。則天初，上封事，解褐拜監察御史。頻按制獄稱旨，累遷御史中丞。萬歲通天元年，夏官郎中侯味虛統兵討契丹不利，奏言"賊徒熾盛，常有蛇虎導其軍"。則天命季昶按驗其狀，便爲河北道按察使。季昶先馳至軍，斬味虛以聞。又有藁城尉吳澤者，貪虐縱橫，嘗射殺驛使，截百姓子女髮以爲髢，州將不能制，甚爲人吏所患，季昶又杖殺之。由是威震遠近，州縣望風懾懼。然後布以恩信，旌揚善吏。有汴州孝女李氏，年八歲，父卒，柩殯在堂十餘載，每日哭臨無限。及年長，母欲嫁之，遂截髮自誓，請在家終養。及喪母，號毀殆至滅性，家無丈夫，自營棺槨，州里欽其至孝，送葬者千餘人。葬畢，廬於墓側，蓬頭跣足，負土成墳，手植松柏數百株。季昶列上其狀，有制特表門閭，賜以粟帛。

薛季昶，是絳州 龍門人，武則天初年，進上密封奏章，最初做官被授予監察御史。頻頻審問皇上特命監禁的犯人符合旨意，多次遷官後任御史中丞。萬歲通天元年，夏官郎中侯味虛統兵征討契丹失利，上奏説"賊徒勢力强盛，常常有蛇虎引導其軍"。武則天委派薛季昶審驗核查所奏説的情况，順便任河北道按察使。薛季昶先急馳到軍中，斬殺了侯味虛以後纔上報。又有藁城尉吳澤，貪虐殘暴，曾經射死驛館使臣，截取百姓子女的頭髮來做假髮，州裏掌管治安的將官不能制止，成爲平民官吏的憂患，薛季昶又用刑杖打死了他。由此威震遠近，州縣官員望風恐懼。然後薛季昶傳布恩信，表揚良吏。有位汴州孝女李氏，八歲時，父親去世，棺材停放在堂上十餘年，每天到棺材前哀哭没停過。到長大以後，母親想要出嫁她，她便剪掉頭髮自己發誓，請求在家奉養母親一生。到母親去世後，過度悲哀幾乎達到毀滅性命，家中没有男子，自己經營棺材，本州本鄉的人欽佩她極孝，前來送葬的有一千餘人。埋葬完畢，她在墓邊建茅屋住守，蓬頭赤脚，背土壘成墳堆，親手栽植松柏數百株。薛季昶奏上她的情狀，皇上有制書特别表彰門閭，賜給糧食布帛。

久視元年，季昶自定州刺史入爲雍州長史，威名甚著，前後京尹，無

久視元年，薛季昶由定州刺史入京任雍州長史，威名很顯著，前後擔任京兆府長官的，没有

及之者。俄遷文昌左丞，歷魏、陜二州刺史。長安末，爲洛州長史，所在皆以嚴肅爲政。

神龍初，以預誅張易之兄弟功，加銀青光禄大夫，拜户部侍郎。時季昶勸敬暉等因兵勢殺武三思，暉等不從，竟以此敗，語在《暉傳》。季昶亦因是累貶，自桂州都督授儋州司馬。初，季昶與昭州首領周慶立及廣州司馬光楚客不協。及將之儋州，懼慶立見殺，將往廣州，又惡楚客，乃嘆曰："薛季昶行事至是耶!"因自製棺，仰藥而死。

睿宗即位，下制曰："故儋州司馬薛季昶，剛幹義烈，早承先顧，驅策中外，績譽昭宣，有莊、湯之推舉，同汲黯之强直。屬醜正操衡，除其異己，横加竄責，卒至殂亡。言念忠冤，有懷嘉悼。可贈左御史大夫，仍同敬暉等例，與一子官。"

比上他的。不久遷任文昌左丞，歷任魏州、陜州刺史。長安末年，任洛州長史，所到之處治政都嚴厲認真。

神龍初年，薛季昶因參預誅殺張易之兄弟的功勞，加授銀青光禄大夫，授任户部侍郎。當時薛季昶勸敬暉等人利用兵勢殺掉武三思，敬暉等人不聽從，到底是由此而敗，這事記在《敬暉傳》中。薛季昶也因此被多次貶職，由桂州都督貶任儋州司馬。當初，薛季昶與昭州首領周慶立及廣州司馬光楚客不和。等到準備去儋州上任，他害怕被周慶立殺害，打算前往廣州，又厭惡光楚客，於是嘆息説："我薛季昶行事到了這種地步啊!"於是自己製作棺材，喝毒藥而死。

睿宗即位，下制説："已故儋州司馬薛季昶，剛强義烈，早先承受前朝眷顧，歷任内外官職，政績聲譽顯揚，有着莊、湯的推舉，如同汲黯的强直。適逢嫉害正直的人操持權柄，排斥異己，横加放逐責罰，最終遭到慘死。顧念忠臣之冤，感懷善人之悼。可追贈左御史大夫，并與敬暉等人同例，授予一個兒子官職。"

舊唐書卷一百八十五(下)

列傳第一百三十五(下)

良吏(下)

裴懷古　張知謇（兄）知玄 知晦（弟）知泰 知默　楊元琰　倪若水　李濬
陽嶠　宋慶禮　姜師度　强循 和逢堯　潘好禮　楊茂謙　楊瑒
崔隱甫　李尚隱　吕諲　蕭定　蔣沇　薛珏　李惠登
任迪簡　范傳正　袁滋　薛苹　閻濟美

裴懷古

裴懷古，壽州壽春人也。儀鳳中，詣闕上書，授下邽主簿。長壽中，累轉監察御史。時姚、嶲蠻首反叛，詔懷古往招輯之。懷古申明賞罰，賊徒歸附者日以千數，乃俘其魁首，處其居人而還。蠻夷荷恩，立碑頌德。時恒州鹿泉寺僧净滿爲弟子所謀，密畫女人居高樓，仍作净滿引弓而射之，藏於經笥。已而詣闕上言僧咒詛，大逆不道。則天命懷古按問誅之。懷古究其辭狀，釋净滿以聞，則天大怒，懷古奏曰："陛下法無親疏，當與天下畫一。豈使臣誅無辜之人，以希聖旨。向使净滿有不臣之狀，臣復何顔能寬之乎？臣今慎守平典，雖死無恨也。"則天意乃解。

裴懷古，是壽州壽春人。儀鳳年間，到京上書，授任下邽主簿。長壽年間，多次改任官職後任監察御史。當時姚、嶲蠻人首領反叛，下詔裴懷古前往招徠安撫他們。裴懷古申明賞罰，賊黨歸附的人每天數以千計，於是活捉了魁首，安排了那裏的居民後返回。蠻夷人感激他的恩情，立碑歌頌功德。當時恒州鹿泉寺僧人净滿受徒弟暗算，那徒弟暗中畫了女人住在高樓上，還畫着净滿拉弓射她的一幅圖畫，偷放在經書箱裏。不久那徒弟到京城上告説僧人詛咒當今女皇，大逆不道。武則天命令裴懷古審問處死他。裴懷古徹底推求他們的口供訴狀，釋放净滿後上報，武則天大怒，裴懷古上奏説："陛下的法律不分親近疏遠，應當和天下一致。難道教臣誅殺無罪的人，從而逢迎聖旨。假使當初净滿有背叛皇上的情狀，臣又有什麽臉面能寬免他呢？臣如今慎守公平法典，雖死而無怨恨。"武則天的怒氣纔消解。

聖曆中，閻知微充使往突厥，懷古監其軍。至虜庭，默啜立知微爲南面可汗。將授懷古僞職，懷古不從，將殺之，懷古抗辭曰："寧守忠以就

聖曆年間，閻知微充任使者前往突厥，裴懷古爲監突厥軍使者。到了突厥可汗住處，默啜立閻知微爲南面可汗。要授予裴懷古僞官職，裴懷古不接受，默啜打算殺他，裴懷古高聲説："寧

死，不毁節以求生，請就斬，所不避也。”乃禁錮隨軍，因挺身奔竄以歸，拜祠部員外郎。

時姚、嶲蠻首相率詣闕頌懷古綏撫之狀，請爲牧守以撫之，遂授姚州都督，以疾不行，轉司封郎中。時始安賊歐陽倩擁徒數萬，剽陷州縣，授懷古桂州都督，仍充招慰討擊使。纔及嶺，飛書招誘，示以禍福，賊徒迎降，自陳爲吏人侵逼，乃舉兵耳。懷古知其誠懇，乃輕騎以赴之，左右曰：“夷獠難親，未可信也。”懷古曰：“吾仗忠信，可通於神明，况於人乎！”因造其營以慰諭之。群賊喜悦，歸其所掠財貨，納於公府。諸洞酋長素持兩端者，盡來款附，嶺外悉定。

復歷相州刺史、并州大都督府長史，所在爲人吏所慕。神龍中，還左羽林大將軍，行未達都，復授并州長史。吏人聞懷古還，老幼相携，郊野歡迎。時崔宣道代懷古爲并州，下車而罷，出郊以候懷古。懷古恐傷宣道之意，命官吏驅逐出迎之人，而百姓奔赴愈衆，其爲人所思如此。俄轉幽州都督，徵爲左威衛大將軍。尋卒。

願守忠而就死，不失大節而求活，請立即殺我，决不躲避。”於是被囚禁在軍中隨行，隨後脱身逃竄而回，授任祠部員外郎。

當時姚、嶲蠻人首領相繼到京頌揚裴懷古安撫的情狀，請求派他做州官來撫慰他們，於是授任姚州都督，因病未成行，轉任司封郎中。當時始安賊首歐陽倩擁有賊徒數萬人，攻陷搶劫州縣，授任裴懷古桂州都督，并充任招慰討擊使。剛一到達嶺外，就飛速傳遞書檄對他們招安誘導，説明禍福，賊徒迎降，自我陳説被當地官吏侵逼，纔起兵罷了。裴懷古知道他們誠懇，便輕裝騎馬前往那裏，身邊的人説：“夷僚人難於親近，未可相信。”裴懷古説：“我依憑忠信，可通於神明，何况對於人呢！”於是到他們的營寨加以安慰勸導。群賊喜悦，歸還他們所掠奪的財物，收進公家倉庫。往常持觀望態度的各洞酋長，都來歸附，嶺外全部平定。

又歷任相州刺史、并州大都督府長史，所到之處受到百姓官吏的敬慕。神龍年間，遷任左羽林大將軍，從并州出發赴任還未到達京城，再次授任并州長史。官吏百姓聽説裴懷古返回，人們扶老携幼，到城郊野外歡迎。當時是崔宣道接替裴懷古出任并州長史，剛到任就被罷免，出城在郊外等候裴懷古。裴懷古害怕刺傷崔宣道的心，命令官吏趕走出迎的人群，而百姓跑來的更多，他就是這樣地被人們思念。不久轉任幽州都督，徵召入京任左威衛大將軍。不久逝世。

張知謇 張知玄 張知晦 張知泰 張知默

張知謇，蒲州河東人也，徙家于岐。少與兄知玄、知晦，弟知泰、知默五人，勵志讀書，皆以明經擢第。儀質瑰偉，眉目疏朗，曉於玄理，清介自守，故當時名公争引薦之，遞歷畿赤。知謇、知泰、知默，調露後又歷臺省。

知謇，天授後歷房、和、舒、延、德、定、稷、晋、洺、宣、貝十一州刺史，所莅有威嚴，人不敢犯。通天中，知泰爲洺州司馬，知默爲秋

張知謇，是蒲州河東人，遷家到岐。年輕時和哥哥張知玄、張知晦，弟弟張知泰、張知默五個人，勵志讀書，都考中明經科。儀態魁偉，眉目疏朗，通曉玄理，清高耿直潔身自守，所以當時有名望的公卿争着引薦他們，一個接一個歷任京城附近地方的縣官。張知謇、張知泰、張知默，調露以後又歷任臺省官職。

張知謇，天授以後歷任房州、和州、舒州、延州、德州、定州、稷州、晋州、洺州、宣州、貝州十一個州的刺史，所到之處有威嚴、無人敢觸犯。通天年間，張知泰任洺州司馬，張知默任

官郎中。知謇自德州入計，則天重其才幹，又目其狀貌過人，命畫工寫之，以賜其本。曰："人或有才，未必有貌，卿家昆弟，可謂兩絶。"時人稱之。尋以知泰爲夏官、地官侍郎，益州長史，中臺右丞。

秋官郎中。張知謇從德州進京朝見并報告本地政事，武則天器重他的才幹，又見他的體形相貌過人，命畫工爲他畫像，而後把那幅畫像賜給他。武則天説："人或許有才能，未必有相貌，卿家兄弟，可説是兩絶。"當時人稱道這事。不久命張知泰任夏官侍郎、地官侍郎，益州長史，中臺右丞。

初，知謇爲房州時，中宗以廬陵王安置房州，制約甚急。知謇與董玄質、崔敬嗣相次爲刺史，皆保護，供擬豐贍，中宗德之。及神龍元年，中宗踐極，自貝州追知謇爲左衛將軍，加雲麾將軍，封范陽郡公。知泰自兵部侍郎授右御史大夫，加銀青光禄大夫，進封漁陽郡公。鬚髮華皓，同貴於朝，時望甚美之。

當初，張知謇在房州任職時，中宗作爲廬陵王安置在房州，管制很嚴。張知謇和董玄質、崔敬嗣依次擔任房州刺史，都加以保護，供給豐富，中宗感德。等到神龍元年，中宗重新登上帝位，從貝州緊急召回張知謇任命爲左衛將軍，加授雲麾將軍，封爲范陽郡公。張知泰由兵部侍郎授任右御史大夫，加授銀青光禄大夫，進封漁陽郡公。鬚髮花白，同爲朝中顯貴，當時有聲望的人都很贊美他們。

知泰以忤武三思，出爲并州刺史、天平軍使，仍帶本官。尋又爲魏州刺史。景龍二年卒，優詔褒贈，謚曰定。時知謇爲洛州長史、東都副留守，又歷左、右羽林大將軍，同、華州刺史，大理卿致仕。開元中卒，年八十。

張知泰因爲不順從武三思，被排擠出京任并州刺史、天平軍使，仍帶原來官品。不久又任魏州刺史。景龍二年逝世，優詔嘉獎追贈，謚號定。當時張知謇任洛州長史、東都副留守，又歷任左羽林大將軍、右羽林大將軍，同州刺史、華州刺史，任大理卿後退休。開元年間逝世，終年八十歲。

知謇敏於從政，性亮直，不喜有請托求進、無才而冒位者。故子侄經義不精，不許論舉。知默嘗與來俊臣、周興等同掌詔獄，陷於酷吏，子孫禁錮。知泰，開元中累贈刑部尚書、特進。

張知謇從政勤勉，性格耿直，不喜歡請托求進、無才而充位的人。所以兒子侄子的經書的義理不精熟，不許應試科舉。張知默曾和來俊臣、周興等共同掌管皇上特命監禁犯人的牢獄，受到酷吏陷害，子孫被勒令不許做官。張知泰，開元年間經多次追贈後贈刑部尚書、特進。

知玄子景升，知泰子景佚，開元中皆至大官，門列棨戟。

張知玄的兒子張景升，張知泰的兒子張景佚，開元年間都做到大官，門前排列表示榮顯的棨戟。

楊元琰

楊元琰，虢州閿鄉人，隋禮部尚書希曾孫也。初生時，數歲不能言，相者曰："語遲者神定，此必成大器也。"及長，偉姿儀，以器局見稱。初爲平棘令，號爲善政。載初中，累遷安南副都護，又歷蘄、蒲、

楊元琰，是虢州閿鄉人，隋朝禮部尚書楊希曾的孫子。在幼兒時，好幾歲都不會説話，相面的人説："説話遲的人神氣安定，一定會成爲人才。"待到長大，體貌魁偉，因有才識度量而被稱賞。起初任平棘縣令，號稱善政。載初年間，多次升官後任安南副都護，又歷任蘄州、蒲

晉、魏、宣、許六州刺史，凉、梁二都督，荆府長史。前後九度清白升進，累降璽書褒美。

長安中，張柬之代元琰爲荆州長史，與元琰泛江中流，言及則天革命，議諸武擅權之狀，元琰發言慷慨，有匡復之意。及柬之知政事，奏引元琰爲右羽林將軍。至都，柬之謂曰："記昔江中之言乎？今日之授，意不細也。"乃結元琰與李多祚等，定計誅張易之兄弟。及事成，加雲麾將軍，封弘農郡公，食實封五百户，仍賜鐵券，恕十死。

俄而張柬之、敬暉等爲武三思所構，元琰覺變，奏請削髮出家，仍辭官爵實封，中宗不許。敬暉聞而笑曰："向不知奏請出家，合贊成其事，剃却胡頭，豈不妙也。"元琰多鬚類胡，暉以此言戲之。元琰曰："功成名遂，不退將危。此由衷之請，不徒然也。"暉知其意，瞿然不悦。

及暉等得罪，元琰竟以先覺獲全。尋加金紫光禄大夫，轉衛尉卿。明年，李多祚等被誅，元琰以曾與多祚同立功，亦被繫獄問狀。賴中書侍郎蕭至忠保明之，竟得免罪，又轉光禄卿。景雲中，抗疏請削在身官爵，迴贈父官。中宗許之，乃追贈其父越州長史。睿宗即位，三遷刑部尚書，改封魏國公。開元初，拜太子賓客致仕。六年，卒于家，年七十九。

子仲嗣，密州刺史；仲昌，吏部郎中。

州、晉州、魏州、宣州、許州六個州的刺史，凉州都督、梁州都督，荆府長史。前後九次因清廉升進，皇帝多次下詔書嘉奬贊美。

長安年間，張柬之代楊元琰任荆州長史，和楊元琰泛舟於長江中流，談到武則天改唐爲周，議論諸武擅權的情狀，楊元琰言談慷慨，有匡復唐室的心意。待到張柬之主持政事，上奏引用楊元琰爲右羽林將軍。到了都城，張柬之對他説："記得從前在長江上説的話嗎？今天授官，意義不小。"於是結交楊元琰和李多祚等人，定計殺張易之兄弟。等到事成，加授雲麾將軍，封爲弘農郡公，享受實封五百户，還賜給具有免刑特權的鐵券，寬免十次死罪。

不久張柬之、敬暉等被武三思設計陷害，楊元琰覺察有變故，就奏請削髮出家，并辭去官爵實封，中宗不准許。敬暉聽説後笑道："往常不知奏請出家，應當贊成這件事，剃掉胡頭，豈不妙呀。"楊元琰的鬍鬚多得像胡人，敬暉用這話嘲笑他。楊元琰説："功成名就，不退就會危險。這是由衷的請求，不是平白無故的。"敬暉知道了他的真意，吃驚地看着他很不高興。

待到敬暉等人獲罪，楊元琰終於因預先察覺而保全。不久加授金紫光禄大夫，轉任衛尉卿。第二年，李多祚等人被殺，楊元琰因曾經與李多祚一同立過功，也被捕入獄中審問。依賴中書侍郎蕭至忠的保護辯明，終於免罪，又轉任光禄卿。景雲年間，上書直言請削減自身的官爵，回贈給父親爲官。中宗准許，於是追贈他父親爲越州長史。睿宗即位，三次遷官後任刑部尚書，改封魏國公。開元初年，授任太子賓客後退休。六年，死在家裏，終年七十九歲。

兒子楊仲嗣，任密州刺史；楊仲昌，任吏部郎中。

倪若水

倪若水，恒州藁城人也。開元初，歷遷中書舍人、尚書右丞，出爲汴州刺史，政尚清静，人吏安之。又增修孔子廟堂及州縣學舍，勸勵生徒，儒教甚盛，河、汴間稱咏不已。

倪若水，是恒州藁城人。開元初年，歷次遷官後任中書舍人、尚書右丞，出任汴州刺史，政令崇尚清静，百姓官吏安適。又增修孔子廟堂和州學縣學的校舍，勸勵學生，儒教很盛，河、汴之間的人們稱頌不止。

四年，玄宗令宦官往江南采鵁鶄等諸鳥，路由汴州。若水知之，上表諫曰："方今九夏時忙，三農作苦，田夫擁耒，蠶婦持桑。而以此時采捕奇禽異鳥，供園池之玩，遠自江、嶺，達於京師，水備舟船，陸倦擔負，飯之以魚肉，間之以稻粱。道路觀者，豈不以陛下賤人貴鳥也！陛下方當以鳳皇爲凡鳥，麒麟爲凡獸，即鵁鶄、鸂鶒，曷足貴也？陛下昔潛龍藩邸，備歷艱虞。今氛祲廓清，高居九五，玉帛子女，充於後庭，職貢珍奇，盈於内府，過此之外，復何求哉？臣承國厚恩，超居重任。草芥賤命，常欲殺身以效忠；葵藿微心，常願隳肝以報主。瞻望庭闕，敢布腹心，直言忤旨，甘從鼎鑊。"手詔答曰："朕先使人取少雜鳥，其使不識朕意，采鳥稍多。卿具奏其事，辭誠忠懇，深稱朕意。卿達識周材，義方敬直，故輟綱轄之重，委以方面之權。果能閑邪存誠，守節彌固，骨鯁忠烈，遇事無隱。言念忠讜，深用嘉慰。使人朕已量事决罰，禽鳥并令放訖。今賜卿物四十段，用答至言。"

四年，玄宗派宦官前往江南搜集鵁鶄等各種鳥兒，路過汴州。倪若水知道這事，上表諫勸說："眼下正當農忙時節，各地農民勞作辛苦，種田的男人扶着耒犁，養蠶的婦女拿着桑筐。而在這個時候搜集捕捉奇禽異鳥，供入皇宫的園池作玩賞，遠由江、嶺，達到京城，水路預備舟船，陸路勞人擔負，喂食魚肉，加吃稻粱。路上的人見了，豈不認爲陛下賤視人而看重鳥啊！陛下正該把鳳凰當作凡鳥，把麒麟當作常獸，那麼鵁鶄、鸂鶒，又有什麼值得珍貴的呢？陛下從前未當皇帝時，歷盡艱難憂患。如今凶氣肅清，高居皇位，玉帛女子，充滿後宫，貢賦珍奇，塞滿内宫府庫，在這些東西以外，還有什麼可求呢？臣承受國家厚恩，超居重任。像草芥一樣的賤命，常常打算殺身來效忠；像葵藿一樣的微心，常常願意毁肝來報主。瞻望京都，冒昧陳述衷誠，直言抵觸聖旨，甘願聽憑重刑。"皇上親寫詔書答覆説："朕前先派人徵取少量雜鳥，那些使者不知道朕的心意，搜集禽鳥稍多一些。卿將這事詳細奏上，辭語確實忠懇，很合朕的心意。卿見識通達而才能全面，做人正派而敬謹公直，所以中止在朝廷中的重任，委托給地方上的大權。果然能存誠心以杜絶邪惡，信守節操越加堅固，正直忠烈，遇事無隱。思量這樣的忠直，很需要嘉獎慰問。朕已經量事决罰使者，命令把禽鳥一齊放掉了。現在賞賜卿物四十段，用來答謝真誠之言。"

尋入拜户部侍郎。七年，復授尚書右丞卒。

不久召入京授任户部侍郎。七年，又授任尚書右丞而去世。

李澮

李澮，隴西人，祖世武。

李澮，是隴西人，祖父李世武。

睿宗即位，加銀青光禄大夫。上在東宫，選爲太子中允。又出爲鱗州刺史，政有能名。開元初，置諸道按察使，盛選能吏，授澮潤州刺史、江東按察使，累封真源縣子。州人孫處玄以學行著名，澮特加禮異，累表薦之，仍令子麟與之結交。處玄竟稱疾不起。澮尋拜虢、潞二州刺史，又

睿宗即位，加授銀青光禄大夫。玄宗爲太子，他被選任太子中允。又出任鱗州刺史，在治理方面有能幹的名聲。開元初年，設置諸道按察使，大選有才能的官吏，授任李澮潤州刺史、江東按察使，多次封爵後封爲真源縣子。本州人孫處玄因學問操行著名，李澮特别加以禮遇，多次上表推薦他，還令兒子李麟和他結交。孫處玄始終稱病不做官。李澮不久授任虢州刺史、潞州

拜益州長史、劍南節度使，攝御史大夫。所歷皆以誠信待物，稱爲良吏。及去職，咸有遺愛。八年，卒官，贈户部尚書，謚曰成。

子麟，自有傳。

陽嶠

陽嶠，河南洛陽人，其先自北平徙焉，北齊右僕射休之玄孫也。

儀鳳中應八科舉，授將陵尉，累遷詹事司直。長安中，桓彦範爲左御史中丞，袁恕己爲右御史中丞，争薦嶠，請引爲御史。内史楊再思素與嶠善，知嶠不樂搏擊之任，謂彦範等曰："聞其不情願，如何?"彦範曰："爲官擇人，豈待情願。唯不情願者，尤須與之，所以長難進之風，抑躁求之路。"再思然其言，擢爲右臺侍御史。景龍末，累轉國子司業。嶠恭謹好學，有儒者之風。又勤於政理，循循善誘。及在學司，時人以爲稱職。奏修先聖廟及講堂，因建碑前庭，以紀崇儒之事。

睿宗即位，拜尚書右丞。時分建都督府以統外臺，精擇良吏，以嶠爲涇州都督府，尋停不行。又歷魏州刺史，充兖州都督、荆州長史，爲本道按察使，所在以清白聞。魏州人詣闕割耳，請嶠重臨其郡，又除魏州刺史。入爲國子祭酒，累封北平伯，薦尹知章、范行恭、趙玄默等爲學官，皆稱名儒。時學徒漸弛，嶠課率經業，稍行鞭棰，學生怨之，頗有喧謗，乃相率乘夜於街中毆之。上聞而令所由杖殺無理者，由是始息。

嶠素友悌，撫孤侄如己子。常謂人曰："吾雖位登方伯，而心不異於曩時一尉耳。"識者甚稱嘆之。尋以年老致仕，卒於家，謚曰敬。

刺史，又授任益州長史、劍南節度使，攝御史大夫。他在任職的地方都用誠信待人接物，稱爲良吏。待到離職，都給後世留有恩惠。開元八年，死在官任上，追贈户部尚書，謚號成。

兒子李麟，自己有傳。

陽嶠，是河南洛陽人，祖先從北平遷居這裏，是北齊右僕射陽休之的玄孫。

儀鳳年間應試八科舉，授任將陵尉，多次遷官後任詹事司直。長安年間，桓彦範任左御史中丞，袁恕己任右御史中丞，争着推薦陽嶠，願引用爲御史。内史楊再思平常和陽嶠友好，知道陽嶠不喜歡彈劾性質的職務，對桓彦範等人説："聽説他不情願，怎麽辦?"桓彦範説："爲官府選擇人才，哪能等待是否情願。正是因爲不情願的人，纔特别要授予，用此來助長難於進取的風氣，抑制急於求取的道路。"楊再思同意他的話，提拔陽嶠任右臺侍御史。景龍末年，多次轉任後爲國子司業。陽嶠恭謹好學，有儒士的風雅。又在治理上勤勞，循循善誘。待到他在教育部門，當時人認爲稱職。他奏請修先聖廟及講堂，便在前庭建立石碑，用來記載崇尚儒學的事情。

睿宗即位，授任尚書右丞。當時分别建置都督府用來管理州郡官員，精心選擇良吏，命陽嶠任涇州都督府，不久因停止這項制度而未成行。又歷任魏州刺史，充任兖州都督、荆州長史，擔任本道按察使，所到之處因爲清廉而聞名。魏州人前往京城自割耳朵，請求陽嶠重新到魏州任職，又授任魏州刺史。召入京任國子祭酒，多次封爵後封爲北平伯，推薦尹知章、范行恭、趙玄默等人擔任學官，都號稱著名儒士。當時學生漸漸鬆懈，陽嶠嚴格考核經書學業，逐漸施行鞭打體罰，學生怨恨他，吵鬧指責很凶，於是相繼趁着黑夜在街上毆打他。皇上知道後命令有關官員用杖刑打死胡鬧的人，因此纔平息。

陽嶠從來親愛兄弟，撫養孤侄如同自己的兒子。常常對人説："我雖然任州郡長官，但心裏和過去做縣尉没有差别。"有識之士都稱贊他。不久因年老退休，死在家裏，謚號敬。

宋慶禮

宋慶禮，洺州永年人。舉明經，授衛縣尉。則天時，侍御史桓彥範受詔於河北斷塞居庸、岳嶺、五迴等路，以備突厥，特召慶禮以謀其事。慶禮雅有方略，彥範甚禮之。尋遷大理評事，仍充嶺南采訪使。時崖、振等五州首領，更相侵掠，荒俗不安，承前使人，懼其炎瘴，莫有到者。慶禮躬至其境，詢問風俗，示以禍福，於是安堵，遂罷鎮兵五千人。

宋慶禮，是洺州永年人。他考中明經科，授任衛縣尉。武則天時，侍御史桓彥範奉詔到河北阻斷居庸、岳嶺、五迴等條道路，爲了防備突厥，特意召宋慶禮來謀劃這件事。宋慶禮向來有計謀策略，桓彥範很敬重他。不久遷任大理評事，并充任嶺南采訪使。當時崖、振等五州首領，接連相互掠奪，邊遠地區不安，以前的使者，害怕那裏的炎熱瘴氣，從没人到達過。宋慶禮親身到了那裏，詢問風情習俗，説明禍福之理，從這以後那裏的人都安居，便撤除鎮守的兵士五千人。

開元中，累遷貝州刺史，仍爲河北支度營田使。初，營州都督府置在柳城，控帶奚、契丹。則天時，都督趙文翽政理乖方，兩蕃反叛，攻陷州城，其後移於幽州東二百里漁陽城安置。開元五年，奚、契丹各款塞歸附，玄宗欲復營州於舊城，侍中宋璟固争以爲不可，獨慶禮甚陳其利。乃詔慶禮及太子詹事姜師度、左驍衛將軍邵宏等充使，更於柳城築營州城，興役三旬而畢。俄拜慶禮御史中丞，兼檢校營州都督。開屯田八十餘所，追拔幽州及漁陽、淄青等户，并招輯商胡，爲立店肆，數年間，營州倉廩頗實，居人漸殷。

開元年間，多次遷官後任貝州刺史，并任河北支度營田使。當初，營州都督府設置在柳城，控制奚、契丹。武則天時，都督趙文翽治理不當，奚和契丹反叛，攻占州城，那以後移到幽州東二百里的漁陽城安置。開元五年，奚、契丹各自通好歸附，玄宗打算在舊城恢復營州治所，侍中宋璟堅持争辯認爲不可，衹有宋慶禮陳述很有利。於是下詔委派宋慶禮和太子詹事姜師度、左驍衛將軍邵宏等充任使者，再在柳城築立營州城，調發勞役三十天而完成。不久授任宋慶禮御史中丞，兼檢校營州都督。開闢屯田八十餘處，遷移幽州和漁陽、淄青等地人家，并且招集行商的胡人，給他們建立店鋪，幾年間，營州糧倉很充實，居民漸漸富足。

慶禮爲政清嚴，而勤於聽理，所歷之處，人吏不敢犯。然好興功役，多所改更。嘗於邊險置阱立槍，以邀賊路，議者頗嗤其不切事也。七年卒，贈工部尚書。太常博士張星議曰：“宋慶禮大剛則折，至察無徒，有事東北，所亡萬計，所謂害於而家，凶於而國。案謚法，好巧自是曰‘專’，請謚曰‘專’。”禮部員外郎張九齡駁曰：

宋慶禮爲政清正嚴明，而且勤於判決訴訟，所任職的地方，百姓官吏不敢觸犯。但喜歡興作工程，多有更改。曾經在邊境險地設置陷阱豎立尖頭竹木片，用來阻斷賊人入侵之路，議論此事的人都譏笑他不切實際。開元七年逝世，追贈工部尚書。太常博士張星評議説：“宋慶禮爲人太剛硬而易受挫，對人太苛察就無可用之人，在東北生出事故，損失的數以萬計，這就是所説的對家是害，對國是凶。按照謚法，喜好取巧又自以爲是叫做‘專’，請謚爲‘專’。”禮部員外郎張九齡辯駁説：

慶禮在人苦節，爲國勞臣，

宋慶禮爲人苦守忠節，是國家的辛勞之

一行邊陲，三十年所。户庭可樂，彼獨安於傳遞；稼穡爲艱，又能實於軍廩。莫不服勞辱之事而匪懈其心，守貞堅之規而自盡其力，有一於此，人之所難。況營州者，鎮彼戎夷，扼喉斷臂，逆則制其死命，順則爲其主人，是稱樂都，其來尚矣。往緣趙翽作牧，馭之非才，自經隳廢，便長寇孽。故二十年間，有事東鄙，僵尸暴骨，敗將覆軍，蓋不可勝紀。大明臨下，聖謀獨斷，恢祖宗之舊，復大禹之迹。以數千之役徒，無甲兵之强衛，指期遂往，稟命而行。於是量畚築，執鼛鼓，親總其役，不愆所慮，俾柳城爲金湯之險，林胡生腹心之疾，蓋爲此也。尋而罷海運，收歲儲，邊亭晏然，河朔無擾。與夫興師之費，轉輸之勞，較其優劣，孰爲利害？而云"所亡萬計"，一何謬哉！及契丹背誕之日，懼我犄角之勢，雖鼠穴自固，而駒牧無侵，蓋張皇彼都繄賴之力也。安有踐其迹以制其實，貶其謚以徇其虚，采慮始之謗聲，忘經遠之權利，義非得所，孰謂其可？請以所議，更下太常，庶素行之迹可尋，易名之典不墜者也。

臣，一到邊疆，歷時三十年。在家本可歡樂，他獨獨甘心於來往奔波；農作本艱辛，又能使軍糧充實。無不是從事勞辱之事而兢兢業業，恪守堅貞之規而竭盡全力，即使其中的一樣，都是别人難以做到的。何況營州這地方，鎮壓那些戎夷，像扼制喉嚨截斷胳臂，叛逆就制他於死命，順從就做他的主人，稱它爲安樂之城，時間已久遠了。先前因趙翽做這裏的長官，没有才能控制它，自從毁壞廢棄，便助長敵寇禍害。所以二十年間，東邊不停出事，尸體横躺枯骨暴露，將軍失敗軍隊覆滅，大概不能計算清楚。皇上統治天下以來，聖明的謀略獨自决斷，恢復祖宗的舊業，復興大禹的遺迹。用數千服勞役的人，没有兵士的强力護衛，指定日期就前往，接受命令而行動。於是量度土木動工興建，擊大鼓催促役人，親自統領工程，不誤千年大計，使柳城成爲固若金湯的險地，讓林胡感覺有腹心之患，就是爲了這個。隨後就停止海運，收儲糧食，邊亭平静，河朔無擾。與那發兵的費用，運輸的勞役，比較其中的優劣，哪個有利有害？却説"所損失的數以萬計"，多麽荒謬啊！待到契丹違命放肆的時候，懼怕我方夾擊的形勢，雖像老鼠打洞自我防固，而放牧馬駒時不敢侵犯，原來是害怕那座大城從而依賴它的堅固之力。怎可承繼着他的業迹却壓制事實，貶低他的謚號而曲從虚説，采納開始時擔憂的反對説法，忘記籌劃遠略的權宜和大利，道義上無所俾益，誰説這樣可以？請把所議論的，再下發太常寺，希望體現平日的行迹，使立謚的典禮不至於墜失。

星復執前議，慶禮兄子辭玉又詣闕稱冤，乃謚曰敬。

張星仍堅持前議，宋慶禮哥哥的兒子宋辭玉又到朝中喊冤，於是議定謚號爲敬。

姜師度

姜師度，魏人也。明經舉。神龍初，累遷易州刺史、兼御史中丞，爲河北道監察兼支度營田使。師度勤於爲政，又有巧思，頗知溝洫之利。始

姜師度，是魏人。考中明經科。神龍初年，多次遷官後任易州刺史、兼御史中丞，爲河北道監察兼支度營田使。姜師度爲政勤勞，又有巧思，很懂得溝渠水利。開始在薊門的北面，蓄水

於薊門之北，漲水爲溝，以備奚、契丹之寇。又約魏武舊渠，傍海穿漕，號爲平虜渠，以避海艱，糧運者至今利焉。尋加銀青光禄大夫，累遷大理卿。景雲二年，轉司農卿。

開元初，遷陝州刺史。州西太原倉控兩京水陸二運，常自倉車載米至河際，然後登舟。師度遂鑿地道，自上注之，便至水次，所省萬計。六年，以蒲州爲河中府，拜師度爲河中尹，令其繕緝府寺。先是，安邑鹽池漸涸，師度發卒開拓，疏决水道，置爲鹽屯，公私大收其利。再遷同州刺史，又於朝邑、河西二縣界，就古通靈陂，擇地引雒水及堰黄河灌之，以種稻田，凡二千餘頃，内置屯十餘所，收獲萬計。特加金紫光禄大夫，尋遷將作大匠。

明年，左拾遺劉彤上言："請置鹽鐵之官，收利以供國用，則免重賦貧人，使窮困者獲濟。"疏奏，令宰相議其可否，咸以爲鹽鐵之利，甚裨國用。遂令師度與户部侍郎强循并攝御史中丞，與諸道按察使計會，以收海内鹽鐵。其後頗多沮議者，事竟不行。

師度以十一年病卒，年七十餘。師度既好溝洫，所在必發衆穿鑿，雖時有不利，而成功亦多。先是，太史令傅孝忠善占星緯，時人爲之語曰："傅孝忠兩眼看天，姜師度一心穿地。"傳之以爲口實。

强循

强循者，鳳州人。亦以吏幹知名，官至大理卿。

和逢堯

又有和逢堯者，岐州岐山人。性詭譎，有辭辯。睿宗時，突厥默啜請尚公主，許之，逢堯以御史中丞

形成河溝，用來防備奚、契丹的侵犯。又整修魏武帝舊渠，依傍大海挖通運河，號稱平虜渠，用來避免海運的艱難，運送糧食的人至今利用它。不久加授銀青光禄大夫，多次遷官後任大理卿。景雲二年，轉任司農卿。

開元初年，遷任陝州刺史。州境西面的太原倉控制着長安、洛陽的水運陸運，常常從倉庫用車載米到黄河邊，然後裝上船。姜師度就鑿通地道，從上面輸送糧食，順利地到了水邊，節省費用數以萬計。六年，把蒲州改爲河中府，委任姜師度爲河中府尹，命令他修繕河中府官署。在這以前，安邑縣鹽池漸漸乾涸，姜師度派兵開拓，疏通水道，設立鹽屯，公私都大收利益。再遷任同州刺史，又在朝邑縣、河西縣交界，利用古時的通靈陂，選擇地段引雒水及攔截黄河水灌入，用來種植稻米，共二千餘頃，内設屯田十餘處，收穫數以萬計。特旨加授金紫光禄大夫，不久遷任將作大匠。

第二年，左拾遺劉彤進言："請設置專門管理鹽鐵的官員，收取利税來供國用，就免了貧民的沉重賦税，使窮困的人獲益。"疏章奏上，皇帝讓宰相商議可否實行，都認爲鹽鐵的利税，很有益於國家費用。於是令姜師度與户部侍郎强循一并攝御史中丞，同各道按察使合計盤算，使管收海内鹽鐵。後來有許多人反對，這事最終没有實行。

姜師度在開元十一年病逝，終年七十多歲。姜師度既喜好水利，在任職的地方必發動民衆挖掘開鑿，雖然時常有些失利，但成功的也多。先前，太史令傅孝忠擅長預測星象，當時人爲此編順口溜説："傅孝忠兩眼看天，姜師度一心穿地。"流傳下來成爲談話資料。

强循，是鳳州人。也因有治理才幹知名，官做到大理卿。

又有叫和逢堯的，是岐州岐山人。性情變化多端，能言善辯。睿宗時，突厥默啜請求娶公主爲妻，睿宗應許了，和逢堯以御史中丞攝鴻

攝鴻臚卿充使報命。既至虜庭，默啜遣其大臣謂逢堯曰："敕書送金鏤鞍，檢乃銀胎金塗，豈是天子意，爲是使人換却。如此虛假，公主必應非實。請還信物，罷和親之事。"遂策馬而去，逢堯大呼，命左右引馬迴，謂曰："漢法重女婿，令送鞍者，祇取平安長久之義，何必以金銀爲升降耶？若爾，乃是可汗貪金而輕銀，豈是重人而貴信？"默啜聞之，曰："承前漢使，不敢如此，不可輕也。"遂設宴備禮。逢堯又說默啜令褁頭著紫衫，南面再拜，遣子隨逢堯入朝。逢堯以奉使功，驟遷户部侍郎。尋以附會太平公主，左遷朗州司馬。開元中，累轉柘州刺史，卒于官。

臚卿充任使者答覆回訪。到突厥可汗所在地後，默啜派遣他的大臣對和逢堯説："敕書上説是送給用金鏤製的馬鞍，檢查竟是用塗金飾的銀質鞍子，難道是天子的意思，或是使者换掉了。這樣虛假，公主必定不真。請退還信物，停止和親之事。"於是策馬而去，和逢堯大呼，叫身邊的人牽馬轉回，對默啜説："漢人禮法重視女婿，令送馬鞍，祇是取平安長久之義，何必用金銀來分高低呢？如果這樣，就是可汗您貪金而輕銀，難道是重人而貴信？"默啜聽了，説："以前漢人使者，不敢這樣説話，是不能輕視他的。"於是擺設宴席備辦禮物。和逢堯又勸説默啜讓他褁頭穿紫衫，南面連連叩拜，派遣兒子隨和逢堯入朝。和逢堯因奉命出使有功，破格升任户部侍郎。不久因附會太平公主，貶任朗州司馬。開元年間，多次轉任後爲柘州刺史，死在官任上。

潘好禮

潘好禮，貝州宗城人。少與鄉人孟温禮、楊茂謙爲莫逆之友。好禮舉明經，累授上蔡令，理有異績，擢爲監察御史。開元三年，累轉郊王府長史。俄而郊王出爲滑州刺史，以好禮兼郊王府司馬，知滑州事。王欲有所游觀，好禮輒諫止之。後王將鷹犬與家人出獵，好禮聞而遮道請還，王初不從，好禮遂卧於馬前，呼曰："今正是農月，王何得非時將此惡少狗馬踐暴禾稼，縱樂以損於人！請先蹋殺司馬，然後聽王所爲也。"王慚懼，謝之而還。

好禮尋遷豫州刺史，爲政孜孜，而繁於細事，人吏雖憚其清嚴，亦厭其苛察。其子請歸鄉預明經舉，好禮謂曰："國法須平，汝若經業未精，則不可妄求也。"乃自試其子，經義未通，好禮大怒，集州僚笞而枷之，立於州門以徇於衆。俄坐事左遷温州別駕卒。好禮常自以直道，不附於人，又未嘗叙累階勛，服用粗陋，形

潘好禮，是貝州宗城人。年輕時與同鄉人孟温禮、楊茂謙爲知己朋友。潘好禮考中明經科，多次授官後任上蔡令，治理有優異成績，升遷爲監察御史。開元三年，多次轉任後爲郊王府長史。不久郊王出任滑州刺史，委派潘好禮兼任郊王府司馬，主持滑州事務。郊王想要游觀，潘好禮就直言勸阻他。後來郊王携帶鷹犬與家人一起出外打獵，潘好禮聽説後攔路請他轉回，郊王開始不從，潘好禮就卧在馬前，喊道："現在正是農事繁忙時節，大王您怎可在不適當的時候帶領這些無賴少年和狗馬踐踏禾苗莊稼，縱情玩樂而損害農人！請先踏死我這當司馬的，然後聽任大王去做您想做的。"郊王慚愧害怕，道歉而回。

潘好禮不久遷任豫州刺史，爲政勤勉不怠，然而小事上過於苛求，百姓官吏雖害怕他的清正嚴明，也討厭他的苛刻煩瑣。他的兒子請求回鄉報名準備明經科考試，潘好禮對他説："國法應當公平，你如果經學不精，就不可妄求。"於是親自測試他的兒子，經學義理未通，潘好禮大怒，召集州裏僚屬鞭打兒子後再戴上枷，立在州城門前示衆。不久因事得罪貶任温州別駕後去世。潘好禮常常自認爲是走直道，不依附於人，

骸土木，議者亦嫌其邀名。

又未曾陳叙增加階助，衣物用具粗劣簡單，形體如土木，輿論也嫌他邀取名聲。

楊茂謙

楊茂謙者，清河人。竇懷貞初爲清河令，甚重之。起家應制舉，拜左拾遺，出爲臨洺令。時洺州稱茂謙與清漳令馮元淑、肥鄉令韋景駿，皆有政理之聲。茂謙以清白聞，擢爲秘書郎。時竇懷貞爲相，數稱薦之，由是歷遷大理正、御史中丞。開元初，出爲魏州刺史、河北道按察使，與司馬張懷玉本同鄉曲，初善而末隙，遂相糾訐，坐貶桂州都督。尋轉廣州都督，以疾卒。

楊茂謙，是清河人。竇懷貞當初任清河令，很看重他。起家應考皇上主持的制舉，授任左拾遺，出京任臨洺令。當時洺州稱頌楊茂謙與清漳令馮元淑、肥鄉令韋景駿，都有卓越政績的名聲。楊茂謙因清廉聞名，升任秘書郎。這時竇懷貞當宰相，屢次稱贊推薦他，由此歷任大理正、御史中丞。開元初年，出京任魏州刺史、河北道按察使，與魏州司馬張懷玉本是同鄉，起初友好而後來産生矛盾，於是相互揭發攻訐，因此貶任桂州都督。不久轉任廣州都督，因病逝世。

楊瑒

楊瑒，華陰人。高祖縉，陳中書舍人，以辭學知名。陳亡，始自江左徙關中。祖琮，絳州刺史。

楊瑒，是華陰人。高祖楊縉，陳朝任中書舍人，因辭學知名。陳朝滅亡，纔從江左遷居關中。祖父楊琮，任絳州刺史。

瑒初爲麟遊令，時御史大夫竇懷貞檢校造金仙、玉真二觀，移牒近縣，徵百姓所隱逆人資財，以充觀用。瑒拒而不受，懷貞怒曰："焉有縣令卑微，敢拒大夫之命乎?"瑒曰："所論爲人冤抑，不知計位高卑。"懷貞壯其對。又中宗時，韋庶人上表請以年二十二爲丁限。及韋氏敗，省司舉徵租調，瑒執曰："韋庶人臨朝當國，制書非一，或進階卿士，或赦宥罪人，何獨於已役中男，重徵丁課，恐非保人之術。"省司遂依瑒所執，一切免之。瑒由是知名，擢拜殿中侍御史。

楊瑒最初任麟遊令，當時御史大夫竇懷貞檢查建造金仙、玉真二道觀，傳發公文給鄰近的縣，徵收百姓所隱藏的被朝廷定爲叛逆罪人家的資財，用來充實道觀費用。楊瑒拒絶不接受，竇懷貞發怒説："哪有低微的縣令，敢抗拒御史大夫的命令呢?"楊瑒説："所論述的是百姓没有隱藏資財的冤屈，不知道計較職位高低。"竇懷貞認爲他的對話有豪氣。又中宗時，韋庶人上表請求以二十二歲作爲成年人的限度而收賦税。等到韋氏失敗，省司主管官員提出重新定年齡來徵收租調，楊瑒堅持説："韋庶人臨朝主持國事，制書不止一個，有的是進升百官職位，有的是赦免犯罪人員，爲什麽單單對已經服役的未成年男子，重新按成年人的標準徵收賦税，恐怕不是撫養百姓的方法。"省司主管官員就依從楊瑒的主張，一切免除。楊瑒由此知名，升任殿中侍御史。

開元初，遷侍御史。時崔日知爲京兆尹，貪暴犯法，瑒與御史大夫李傑將糾劾之。傑反爲日知所構，瑒廷奏曰："糾彈之司，若遭恐脅，以成

開元初年，升任侍御史。當時崔日知任京兆尹，貪暴犯法，楊瑒與御史大夫李傑將要揭發他。李傑反被崔日知所誣陷，楊瑒在朝堂上奏説："揭發檢舉過失的主管部門，如果遭到恐嚇

奸人之謀，御史臺固可廢矣。”上以其言切直，遽令傑依舊視事，貶日知爲歙縣丞。瑒歷遷御史中丞、户部侍郎。上曾於延英殿召中書門下與諸司尚書及瑒議户口之事，瑒因奏人間損益，甚見嗟賞。時御史中丞宇文融奏括户口，議者或以爲不便，敕百僚省中集議，時融方在權要，公卿已下，多雷同融議，瑒獨與盡理争之。尋出爲華州刺史。

威脅，從而成就奸人的陰謀，御史臺本可廢除了。”皇上因他的話嚴厲正直，立即叫李傑依舊處理政事，貶崔日知任歙縣丞。楊瑒歷任御史中丞、户部侍郎。皇上曾在延英殿召中書門下官員和各部尚書及楊瑒討論户口的事情，楊瑒於是陳奏民間人口的增減情況，很受贊賞。當時御史中丞宇文融進言搜括不登記而偷漏賦税的户口，議論此事的人有的認爲不便利，下敕讓百官在省中集合討論，這時的宇文融正當權要，公卿以下，多隨聲附和宇文融的意見，楊瑒獨自與他據理力争。不久出京任華州刺史。

十六年，遷國子祭酒，表薦“滄州人王迴質、瀛州人尹子路、汴州人白履忠，皆經學優長，德行純茂，堪爲後生師範，請追授學官，令其教授，以奬儒學之路”。及追至，迴質起家拜諫議大夫，仍爲皇太子侍讀；履忠以年老，不任職事，拜朝散大夫，放歸家；子路直弘文館教授。瑒又奏曰：“竊見今之舉明經者，主司不詳其述作之意，曲求其文句之難，每至帖試，必取年頭月日，孤經絶句。且今之明經，習《左傳》者十無二三，若此久行，臣恐左氏之學，廢無日矣。臣望請自今已後，考試者盡帖平文，以存大典。又《周禮》、《儀禮》及《公羊》、《穀梁》殆將廢絶，若無甄異，恐後代便棄。望請能通《周》、《儀禮》、《公羊》、《穀梁》者，亦量加優奬。”於是下制“明經習左氏及通《周禮》等四經者，出身免任散官”，遂著於式。由是生徒爲瑒立頌於學門之外。再遷大理卿，以老疾辭職。二十三年，拜左散騎常侍。尋卒，贈户部尚書，謚曰貞。

十六年，遷任國子祭酒，上表推薦“滄州人王迴質、瀛州人尹子路、汴州人白履忠，都是經學優長，德行善美，可作爲後生師範，請召到京城授予學官之職，讓他們教授，用來奬勵儒學之道”。待召來，王迴質起家授任諫議大夫，并任皇太子侍讀；白履忠因爲年老，不能擔任職責事務，授任朝散大夫，放回家；尹子路直弘文館教授。楊瑒又奏説：“臣私下覺得如今有關明經科的情況，主管官員不熟悉經書中述作的意義，刻求經書中文句的難易，每到從經書中出題考試，必是衹挑出某年某月某日的字樣而不及下文史事，孤僻經文偏絶章句。而且如今的明經科，熟悉《左傳》的人十無二三，如果這樣長久實行，臣擔心《左傳》之學，隨時要廢棄了。臣希望從今以後，考試的人全考通常習知的經文，使存大典。又《周禮》、《儀禮》及《公羊傳》、《穀梁傳》幾乎要廢棄絶滅，如果不選拔特出的人，恐怕後代就會抛棄。希望把能通《周禮》、《儀禮》、《公羊傳》、《穀梁傳》的人，也量情加以優等奬勵。”於是下制説“明經科熟悉《左傳》及通曉《周禮》等四部經典的人，出身免任散官”，於是寫定爲式。因此學生給楊瑒在學館門前豎立頌碑。二次遷官後任大理卿，因年老多病辭職。二十三年，授任左散騎常侍。不久逝世，追贈户部尚書，謚號貞。

瑒常嘆《儀禮》廢絶，雖士大夫不能行之。其家子女婚冠及有吉凶之會，皆按據舊文，更爲儀注，使長幼

楊瑒常常嘆息《儀禮》的廢棄不用，即使士大夫也不能施行。他家的子女結婚加冠及有吉凶的聚會，都依據舊禮條文，再作儀注，使長幼遵

遵行焉。

照行事。

崔隱甫

崔隱甫，貝州 武城人，散騎侍郎儦之曾孫也。祖濟，太子洗馬。父元彦，太平令。

崔隱甫，是貝州 武城人，是散騎侍郎崔儦的曾孫。祖父崔濟，任太子洗馬。父親崔元彦，任太平令。

隱甫，開元初再遷洛陽令，理有威名。九年，自華州刺史轉太原尹，人吏刊石頌其美政。十二年，入爲河南尹。十四年，代程行諶爲御史大夫。時中書令張説當朝用事，隱甫與御史中丞宇文融、李林甫劾其犯狀，説遂罷知政事。

崔隱甫，開元初年兩次遷官後任洛陽令，治理有威名。九年，由華州刺史轉任太原尹，百姓官吏刊刻石碑頌揚他的美政。十二年，召入京任河南尹。十四年，接替程行諶任御史大夫。當時中書令張説在朝執政，崔隱甫和御史中丞宇文融、李林甫檢舉他的罪狀，張説就被罷免宰相。

隱甫在職强正，無所迴避。自貞觀年李乾祐爲御史大夫，别置臺獄，有所鞠訊，便輒繫之。由是自中丞、侍御史已下，各自禁人，牢扉常滿。隱甫引故事，奏以爲不便，遂掘去之。又憲司故事，大夫已下至監察御史，競爲官政，略無承禀。隱甫一切督責，事無大小，悉令諮决，稍有忤意者，便列上其罪，前後貶黜者殆半，群僚側目。是冬，敕隱甫校外官考。舊例皆委細參問，經春未定。隱甫召天下朝集使，一時集省中，一日校考便畢，時人伏其敏斷。帝嘗謂曰："卿爲御史大夫，海内咸云稱職，甚副朕之所委也。"

崔隱甫在職剛正不阿，無所迴避。自從貞觀年間李乾祐任御史大夫，另外設置臺獄，一有審問的犯人，就拘禁在那裏。由此從中丞、侍御史以下，各自拘禁人犯，牢房常滿。崔隱甫引據舊典，上書認爲不便，於是廢除了。又御史臺先例，御史大夫以下至監察御史，競相自行國家政令，一點没有承受禀報。崔隱甫一切督察責罰，事情不論大小，全部教諮問議决，稍有違意的，便陳上他的罪狀，前後貶黜的幾乎一半，衆同僚不敢正眼看他。這年冬天，下敕讓崔隱甫考核地方官員的政績。舊例是無論大事小事都參驗詢問，過了春天還不能定下來。崔隱甫召天下入京朝見及報告政事的地方官吏，一個時間内聚集省中，一天考核便完畢，當時人佩服他的明敏果斷。皇帝曾對他説："卿任御史大夫，全國都説稱職，很符合朕的委任。"

隱甫既與張説有隙，俄又遞爲朋黨，帝聞而惡之，特免官，令歸侍母。歲餘，復授御史大夫。遷刑部尚書，母憂去官。二十一年，起復太原尹，仍爲河東采訪處置使。復爲刑部尚書，兼河南尹。二十四年，車駕還京，以隱甫爲東都留守，爲政嚴肅，甚爲人吏之所嘆服。尋卒。

崔隱甫既與張説有矛盾，隨即又交替結爲朋黨，皇帝聽到後厭惡，特地免去官職，令他回家侍候母親。一年以後，再次授任御史大夫。遷任刑部尚書，爲母親守喪而離職。二十一年，守喪期未滿就起任太原尹，并任河東采訪處置使。再次任刑部尚書，兼任河南尹。二十四年，皇帝回西京，委任崔隱甫爲東都留守，爲政嚴厲認真，很被百姓官吏所嘆服。不久逝世。

李尚隱

李尚隱，其先趙郡人，世居潞州之銅鞮，近又徙家京兆之萬年。弱冠

李尚隱，祖先是趙郡人，世代居住潞州的銅鞮，近代又遷居京兆的萬年。年輕時幾次應舉考

明經累舉，補下邽主簿。時姚珽爲同州刺史，甚禮之。景龍中爲左臺監察御史。時中書侍郎、知吏部選事崔湜及吏部侍郎鄭愔同時典選，傾附勢要，逆用三年員闕，士庶嗟怨。尋而相次知政事，尚隱與同列御史李懷讓於殿廷劾之，湜等遂下獄推究，竟貶黜之。時又有睦州刺史馮昭泰，誣奏桐廬令李師等二百餘家，稱其妖逆，詔御史按覆之。諸御史憚昭泰剛愎，皆稱病不敢往。尚隱嘆曰："豈可使良善陷枉刑而不爲申明哉！"遂越次請往，竟推雪李師等，奏免之。

中明經科，補授下邽主簿。當時姚珽任同州刺史，很禮遇他。景龍年間任左臺監察御史。當時中書侍郎、知吏部選事崔湜和吏部侍郎鄭愔同時主持考核選調官吏的事務，極力依附權勢人物，提前使用三年空缺名額，士人和庶民埋怨。不久先後主持政事，李尚隱與同僚御史李懷讓一起在殿廷彈劾他們，崔湜等人便被關入監獄推問追究，終於貶斥了他們。當時又有睦州刺史馮昭泰，誣奏桐廬令李師等二百餘家，聲稱他們妖逆，下詔御史審查核實。各位御史懼怕馮昭泰傲慢固執，都聲稱有病不敢前往。李尚隱慨嘆說："怎能使良善蒙冤受刑罰而不爲申明呀！"於是越級請求前往，終於審問弄清李師等人的案情，上奏釋放了他們。

俄而崔湜、鄭愔等復用，尚隱自殿中侍御史出爲伊闕令，懷讓爲魏縣令。湜等既死，尚隱又自定州司馬擢拜吏部員外郎，懷讓自河陽令擢拜兵部員外郎。尚隱累遷御史中丞。時御史王旭頗用威權，爲士庶所患。會爲仇者所訟，尚隱按之，無所容貸，獲其奸贓巨萬，旭遂得罪。尚隱尋轉兵部侍郎，再遷河南尹。

不久崔湜、鄭愔等人又被起用，李尚隱由殿中侍御史出京任伊闕令，李懷讓任魏縣令。崔湜等人死後，李尚隱又自定州司馬升任吏部員外郎，李懷讓自河陽令升任兵部員外郎。李尚隱多次遷官後任御史中丞。當時御史王旭很擅用威權，爲士人庶民所憂慮。恰巧被仇人控訴，李尚隱審問他，毫不寬容，審得他貪贓巨萬，王旭於是獲罪。李尚隱不久轉任兵部侍郎，兩次遷官後任河南府尹。

尚隱性率剛直，言無所隱，處事明斷。其御下，豁如也。又詳練故事，近年制敕，皆暗記之，所在稱爲良吏。

李尚隱的性格坦率剛直，言無所隱，處事明斷。他統治部下，度量寬大。又熟習舊典章，近年來皇上的制敕，都暗暗記住，所到之處稱爲良吏。

十三年夏，妖賊劉定高夜犯通洛門，尚隱坐不能覺察所部，左遷桂州都督。臨行，帝使謂之曰："知卿公忠，然國法須爾。"因賜雜綵百匹以慰之。俄又遷廣州都督，仍充五府經略使。及去任，有懷金以贈尚隱者，尚隱固辭之，曰："吾自性分，不可改易，非爲慎四知也。"竟不受之。

十三年夏，妖賊劉定高夜裏侵犯通洛門，李尚隱因不能覺察轄内事變獲罪，貶任桂州都督。臨行，皇帝派人對他說："知道卿公直忠誠，但國法必須這樣。"於是賞給一百匹雜綵來安慰他。不久又遷任廣州都督，并充任五府經略使。等到離職而去時，有人懷藏金子來贈送李尚隱，李尚隱堅決推辭，說："我出自天性，不可改變，不是爲了當心天知、神知、我知、你知。"到底未接受。

累轉京兆尹，歷蒲、華二州刺史，加銀青光祿大夫，賜爵高邑伯，入爲大理卿，代王鉷爲御史大夫。時

多次轉任後爲京兆尹，歷任蒲州刺史、華州刺史，加授銀青光祿大夫，賜爵高邑伯，召入京任大理卿，接替王鉷任御史大夫。當時司農卿陳

司農卿陳思問多引小人爲其屬吏，隱盗錢穀，積至累萬。尚隱又舉按之，思問遂流嶺南而死。尚隱三爲憲官，輒去朝廷之所惡者，時議甚以此稱之。二十四年，拜户部尚書、東都留守。二十八年，轉太子賓客。尋卒，年七十五，謚曰貞。

思問多引用小人做他的屬下官吏，隱瞞偷盗錢穀，積聚到好多萬。李尚隱又檢舉審問他，陳思問便流放嶺南而死。李尚隱三次擔任司法官，總是除去朝廷裏的惡人，當時的輿論多是由於這而稱贊他。二十四年，授任户部尚書、東都留守。二十八年，轉任太子賓客。不久逝世，終年七十五歲，謚號貞。

吕諲

吕諲，蒲州 河東人。志行修整，勤於學業。少孤貧，不能自振，里人程楚賓家富於財，諲娶其女，楚賓及子震皆重其才，厚與資給，遂游京師。天寶初，進士及第，調授寧陵尉，本道采訪使韋陟嘉其才，辟爲支使。隴右、河西節度使哥舒翰奏充度支判官，累兼衛佐、太子通事舍人。諲性謹守，勤於吏職，雖同僚追賞，而塊然視事，不離案簿，翰益親之，累兼虞部員外郎、侍御史。

吕諲，是蒲州 河東人。志向操守修整，勤於學業。小時喪父貧困，不能使自己發達，同鄉人程楚賓的家多財，吕諲娶他的女兒爲妻，程楚賓和兒子程震都重視他的才學，重重給予資助，於是游歷京城。天寶初年，考中進士科，調授寧陵尉，本道采訪使韋陟贊賞他的才能，徵用他爲支使。隴右、河西節度使哥舒翰奏薦他充任度支判官，歷兼衛佐、太子通事舍人等職。吕諲生性恭謹自守，勤於吏職，即使同僚有追加賞賜的喜事，而他仍安然自得處理公事，不離開桌案文簿，哥舒翰更加親近他，歷兼虞部員外郎、侍御史等職。

禄山之亂，哥舒翰敗，肅宗即位于靈武，諲馳赴行在。内官朱光輝、李遵驟薦有才，帝深遇之，超拜御史中丞，進奏無不允從。幸鳳翔，遷武部侍郎，賜金紫之服。十月，克復兩京，詔諲與三司官詳定陷賊官陳希烈已下數百人罪戾輕重。諲用法太深，君子薄之。

安禄山之亂，哥舒翰戰敗，肅宗在靈武即位，吕諲急行奔赴皇上臨時所在地。宦官朱光輝、李遵即刻推薦説他有才能，皇上很禮遇他，破格授任御史中丞，進奏無不允許依從。皇上到了鳳翔，他升任武部侍郎，賞賜穿戴金紫官服。十月，收復長安、洛陽兩京城，下詔吕諲與中書省門下省御史臺的有關官員一起詳審裁定接受賊人僞職的官員陳希烈以下數百人罪過輕重。吕諲使用法條太苛刻，君子鄙視他。

乾元二年三月，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知門下省事。七月，丁母憂免。十月，起復授本官，兼充度支使，遷黄門侍郎。上元元年正月，加同中書門下三品，賜門戟。既立於第門，或謂諲曰："吉慶之事，不宜凶服受之。"諲遂權釋縗麻，當中而拜，人皆笑其失禮。累加銀青光禄大夫，東平男。諲既爲相，用妻父程楚賓爲衛尉少卿，子震爲員外郎。中官馬上

乾元二年三月，以原官職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主持門下省事務。七月，爲母親守喪免職。十月，守喪期未滿就起用任原職，兼充任度支使，遷任黄門侍郎。上元元年正月，加同中書門下三品，賜給顯示榮耀的門戟。已經竪立在宅第門前，有人對吕諲説："這樣的喜慶之事，不應該在穿着喪服的時候接受。"吕諲就暫時脱去喪服，在當街正中向皇上賜的門戟致拜，人都笑他失了禮儀。多次加授散官後爲銀青光禄大夫，封爲東平男。吕諲任宰相後，任用妻子的父親程楚

言出納詔命，諲昵之，有納賂於上言求官者，諲補之藍田尉。五月，上言事泄笞死，以其肉令從官食之，諲坐貶太子賓客。

賓任衛尉少卿，兒子程震任員外郎。宦官馬上言來回傳達詔命，吕諲和他親昵，有人進獻賄賂給馬上言求取官職，吕諲補授他爲藍田尉。五月，馬上言的事情泄露而被鞭笞打死，叫從官吃掉他的肉，吕諲因此獲罪貶任太子賓客。

七月，授諲荆州大都督府長史、兼御史大夫，充澧、朗、荆、忠、硤五州節度觀察處置等使。諲至治所，上言請於江陵置南都。九月，敕改荆州爲江陵府，永平軍團練三千人，以遏吴、蜀之衝。又析江陵置長寧縣。又請割潭、衡、連、道、邵、郴、涪等七州隸江陵府。

七月，授予吕諲荆州大都督府長史、兼御史大夫，充任澧、朗、荆、忠、硤五州節度觀察處置等使。吕諲到治所，上言請求在江陵設置南都。九月，下敕改荆州爲江陵府，永平軍團練三千人，用來遏阻吴、蜀的要道。又劃分江陵縣設置長寧縣。又請求把潭州、衡州、連州、道州、邵州、郴州、涪州隸屬於江陵府。

先是，張惟一爲荆州長史，已爲防禦使，陳希昂爲司馬。希昂，衡州酋帥，家兵千人在部下，自爲藩衛。有牟遂金仕至將軍，爲惟一親將，與希昂積憾。率兵入惟一衙，索遂金之首，惟一懼，即令斬首與之。自是軍政歸於希昂。及諲至，奏追希昂赴上都，除侍御史，出爲常州刺史、本州防禦使。希昂路由江陵，諲伏甲擊殺之，部下皆斬，積尸於府門。府中懾服，始奏其罪。

先前，張惟一任荆州長史，已爲防禦使，陳希昂任荆州司馬。陳希昂，是衡州的地方酋長，部下有家兵一千人，自成藩衛。有叫牟遂金的人官做到將軍，是張惟一的親將，與陳希昂多有怨恨。陳希昂率領兵士進入張惟一的官衙，索要牟遂金的頭，張惟一害怕，即刻令人斬下牟遂金的頭給他。從此軍政歸於陳希昂。等到吕諲到來，上奏建議催召陳希昂立即到上都，朝廷授予他侍御史，出京任常州刺史、本州防禦使。陳希昂路過江陵，吕諲埋伏武士擊殺他，部下都殺掉，尸體堆放在江陵府衙的門前。府中人都被鎮服，纔上奏陳希昂的罪行。

又妖人申泰芝以左道事李輔國，擢爲諫議大夫。輔國奏於道州界置軍，令泰芝爲軍校，誘引群蠻，納其金帛，賞以緋紫，用囊中敕書賜衣以示之，人用聽信。軍人例衣朱紫作剽碤洞，吏不敢制，已積年矣。潭州刺史龐承鼎忿之，因泰芝入奏，至長沙，縶之，首贓巨萬，及左道文記，一時搜獲，遣使奏聞。輔國黨芝，奏召泰芝赴闕。既得召見，具言承鼎曲加誣陷。詔鞫承鼎誣罔之罪，令荆南府按問。諲令判官、監察御史嚴郢鞫之。諲上疏論其事，肅宗怒，流郢於建州。承鼎竟得雪，後泰芝竟以贓敗

又妖人申泰芝用邪門旁道奉事李輔國，升任諫議大夫。李輔國上奏在道州境設軍，命申泰芝任軍校，引誘群蠻做軍人，收取他們的金帛，賞給緋色紫色官服，用口袋裹的敕書賜衣來顯示，蠻人因此聽信。軍人依舊是穿着朱色紫色官服去搶劫碤洞，官吏不敢制止，已經多年了。潭州刺史龐承鼎忿恨這事，乘申泰芝入京奏事，路過長沙時，拘捕了他，自己承認贓物巨萬，以及旁門邪道的文記，一時全搜獲，派遣使者上報朝廷。李輔國偏袒申泰芝，上奏召申泰芝進京。既得召見，全説是龐承鼎曲加誣陷。下詔審訊龐承鼎誣蔑欺騙的罪行，命令荆南府審問。吕諲派判官、監察御史嚴郢審訊他。吕諲上疏辯論這事，肅宗生氣，把嚴郢流放到建州。龐承鼎終於得到昭

流死。人重諲之守正，其剛斷不撓，皆此類也。

雪，後來申泰芝到底因貪贓敗露流放而死。人們推重呂諲的守正，他的果斷不撓，都是這樣一類。

初諲作相，與同列李揆不協。及諲被斥二年，以善政聞，揆惡之，因言置軍湖南不便，又使人往荆、湖，密伺諲過。諲知之，乃上疏論揆，揆坐貶袁州長史。

當初呂諲做宰相，與同事李揆不和。待到呂諲被排擠出京二年，因善政而聞名，李揆憎恨這種情況，於是説在湖南設軍不便，又派人前往荆、湖，秘密探察呂諲的過失。呂諲知道這事，就上疏指責李揆的行爲，李揆因此貶任袁州長史。

諲素羸疾，元年建卯月卒，贈吏部尚書，有司謚曰肅。故吏度支員外郎嚴郢請以二字曰“忠肅”，博士獨孤及堅議以“肅”爲當，從之。諲在台司無異稱，及理江陵三年，號爲良守。初郡人立祠，諲歿後歲餘，江陵將吏合錢十萬，於府西爽塏地大立祠宇，四時祠禱之。

呂諲從來瘦弱多病，元年建卯月逝世，追贈吏部尚書，有關部門擬議謚號爲肅。他過去的屬官度支員外郎嚴郢請求用二字的謚號“忠肅”，太常博士獨孤及堅持擬議用“肅”字爲恰當，依從了。呂諲在朝廷爲大臣時没有特别值得稱道的，等到治理江陵三年，號稱良好的地方長官。起初本郡人已爲他建立祠堂，呂諲死後一年多，江陵將官集錢十萬，在府西明亮乾燥的地方建立大祠堂，一年四季祭祀他。

蕭定

蕭定，字梅臣，江南 蘭陵人，左僕射、宋國公 瑀曾孫也。父恕，虢州刺史，以定贈工部尚書。

蕭定，字梅臣，是江南 蘭陵人，是左僕射、宋國公 蕭瑀的曾孫。父親蕭恕，任虢州刺史，因蕭定顯貴而被追贈工部尚書。

定以蔭授陝州參軍、金城丞，以吏事清幹聞。給事中裴遵慶奏爲選補黜陟使判官。迴改萬年主簿，累遷侍御史、考功員外郎、左右司二郎中。爲元載所擠，出爲秘書少監，兼袁州刺史，歷信、湖、宋、睦、潤五州刺史，所莅有政聲。大曆中，有司條天下牧守課績，唯定與常州刺史蕭復、豪州刺史張鎰爲理行第一。其勤農桑，均賦税，逋亡歸復，户口增加，定又冠焉。尋遷户部侍郎、太常卿。朱泚之逆，變姓名藏匿里閭間。京師平，首蒙旌擢，除太子少師。興元元年卒，年七十七，加贈太子太師。

蕭定以祖上功勛授任陝州參軍、金城丞，因在處理公務上清正幹練而聞名。給事中裴遵慶上奏用爲選補黜陟使判官。返回改任萬年主簿，歷次遷任侍御史、考功員外郎、左司郎中、右司郎中。被元載排擠，出任秘書少監，兼袁州刺史，歷任信州、湖州、宋州、睦州、潤州五個州的刺史，所到之處有治理好的聲譽。大曆年間，有關部門條列天下刺史的各項考核成績，衹有蕭定與常州刺史蕭復、豪州刺史張鎰是治理第一。而其中勤於農桑，平均賦税，流民返鄉，户口增加的幾項，蕭定又是第一。不久升任户部侍郎、太常卿。朱泚叛逆時，他隱姓埋名藏在里巷民間。京城平定，首先蒙受表彰提拔，授任太子少師。興元元年逝世，終年七十七歲，追贈太子太師。

蔣沇

蔣沇，萊州 膠水人，吏部侍郎欽緒之子也。性介獨好學，早有名

蔣沇，是萊州 膠水人，是吏部侍郎蔣欽緒的兒子。性情耿直好學，早早就有名聲。因被推

稱。以孝廉累授洛陽尉、監察御史。與兄演、溶，弟清，俱以幹局吏事擅能名於天寶中。長史韓朝宗、裴迴咸以推覆檢勾之任委之，處事平允，剖斷精當，動爲群僚楷式。乾元後，授陸渾、盩厔、咸陽、高陵四縣令，當軍旅之後，瘡痍未平，沇竭心綏撫，所至安輯。副元帥郭子儀每統兵由其縣，必誡軍吏曰："蔣沇令清而嚴幹，供億故當有素，士衆得蔬飯見饋則足，無撓清政。"其爲名人所知如此。

薦考中科舉而多次授任後爲洛陽尉、監察御史。和哥哥蔣演、蔣溶，弟弟蔣清，都因辦事的氣度才幹而在天寶年間出名。長史韓朝宗、裴迴都把推覆檢勾的任務委托給他，處理事務公平適當，剖析判斷精確合宜，常常成爲群僚的典範。乾元以後，授任陸渾縣、盩厔縣、咸陽縣、高陵縣的縣令，正當戰争之後，創傷未平，蔣沇盡心安撫，所到之處安定。副元帥郭子儀每次統兵經過他管轄的縣境，必定告誡軍士官吏説："蔣沇縣令清廉而且嚴整，按需供應必應早已熟知，士兵衆人得到粗飯吃就足够了，不要擾亂清政。"他被名人熟知就是如此。

稍遷長安令、刑部郎中、兼侍御史，領渭橋 河運出納使。時元載秉政，廉潔守道者多不更職，沇以故滯於郎位，久不徙官。大曆十二年，常衮以群議稱沇屈，擢拜御史中丞、東都副留守。尋遷刑部侍郎、删定副使。改大理卿，持法明審，號爲稱職。

逐漸遷任長安令、刑部郎中、兼侍御史，領渭橋 河運出納使。當時元載把持朝政，廉潔守道的人大多不能轉换官職，蔣沇因此滯留在郎中的官位上，長久不得升官。大曆十二年，常衮因爲衆人議論説蔣沇冤屈，提拔他任御史中丞、東都副留守。不久升任刑部侍郎、删定副使。改任大理卿，執行法令明白詳審，號爲稱職。

建中元年冬，鑾駕幸奉天，沇奔行在，爲賊候騎所拘執，欲以僞職誘之，因絶食稱病，潛竄里閭間。京師平，首蒙旌擢，拜右散騎常侍。尋以疾終，年七十四，追贈工部尚書。

建中元年冬，皇上到了奉天，蔣沇奔赴皇上臨時所在地，被叛賊的偵察騎兵拘捕，叛賊打算用僞職引誘他，於是絶食稱病，偷偷地竄到里巷民間。京城平定，首先蒙受表彰提拔，授任右散騎常侍。不久因病逝世，終年七十四歲，追贈工部尚書。

薛珏

薛珏，字温如，河中 寶鼎人。祖寶胤，邠州刺史。父紘，蒲州刺史。

薛珏，字温如，是河中 寶鼎人。祖父薛寶胤，任邠州刺史。父親薛紘，任蒲州刺史。

珏少以門蔭授懿德太子廟令，累授乾陵臺令。無幾，拜試太子中允，兼渭南尉，奏課第一。間歲，復以清名尤異聞，遷昭德令。縣人請立碑紀政，珏固讓不受。

薛珏年輕時因祖上功勛授任懿德太子廟令，多次授任後爲乾陵臺令。不多時，拜授試太子中允，兼任渭南尉，監察官員上奏他考核第一。隔一年，又以清名優異上報，遷任昭德令。本縣人請求立碑記載政績，薛珏堅决推讓不接受。

遷楚州刺史、本州營田使。先是，州營田宰相遥領使，刺史得專達，俸錢及他給百餘萬，田官數百員，奉厮役者三千户，歲以優授官者

升任楚州刺史、本州營田使。先前，楚州境内的營田是由宰相遥領營田使之職，刺史可以獨自引用人，俸錢及其他供給一百餘萬，營田官吏數百員，奉事打雜的三千户，每年因考核優等授

復十餘人。珏皆條去之，十留一二，而租入有羸。爲觀察使誣奏，左授硤州刺史，遷陳州刺史。建中初，上分命使臣黜陟官吏，使淮南李承以珏楚州之去煩政簡，使山南趙贊以珏硤州之廉清，使河南盧翰以珏之肅物，皆以陟狀聞，加中散大夫，賜紫。宣武軍節度使劉玄佐署奏兼御史大夫、汴宋都統行軍司馬。無幾，李希烈自汴州走，除珏汴州刺史，遷河南尹，入爲司農卿。

任官職的又十餘人。薛珏都分條列舉除去，十留一二，而租税收入有盈餘。被觀察使誣奏，降職爲硤州刺史，遷任陳州刺史。建中初年，皇上分派使臣考察升降官吏，出使淮南的李承認爲薛珏在楚州除煩簡政，出使山南的趙贊認爲薛珏在硤州爲政清廉，出使河南的盧翰認爲薛珏引導人物，都以升陟的情狀上報，加授中散大夫，賞賜紫色官服。宣武軍節度使劉玄佐署奏兼御史大夫、汴宋都統行軍司馬。不多時，李希烈從汴州逃走，授任薛珏汴州刺史，遷任河南府尹，召入京任司農卿。

當是時，詔天下舉可任刺史、縣令者，殆有百人。有詔令與群官詢考，及延問人間疾苦，及胥吏得失，取其有惻隱、通達事理者條舉，什纔一二。宰相將以辭策校之，珏曰："求良吏不可兼責以文學，宜以聖君愛人之本爲心。"執政卒無難之，皆叙進官，頗多稱職。

正在這時，下詔天下推舉可以擔任刺史、縣令的人，將近一百人。有詔令與群官詢問考察，等到引他們來詢問人間疾苦，和官府中胥吏優劣好壞，取那些有惻隱之心、通達事理的逐條舉出，十條纔能説出一二條。宰相打算用文辭策問考核他們，薛珏説："求取賢能官吏不可兼用文學來要求，應該用聖君愛人的根本作爲中心。"宰相終於没有難爲他們，都録用進升官職，頗多稱職的。

貞元五年，拜京兆尹。珏剛嚴明察，練達法理，以勤身率下，失於纖巧，無文學大體。八年，坐竇參改太子賓客。無幾，除嶺南節度觀察使。以疾卒，年七十四，廢朝一日，贈工部尚書。

貞元五年，授任京兆尹。薛珏剛嚴明察，通曉法理，因爲事事都要帶着屬下去做，失於瑣細，没有雅量大節。八年，受竇參牽連而改任太子賓客。不多時，授任嶺南節度觀察使。因病逝世，終年七十四歲，君臣停止上朝一天，追贈工部尚書。

有子存慶，自有傳。

有兒子叫薛存慶，自己有傳。

李惠登

李惠登，平盧人也。少爲平盧裨將。安禄山反，遂從兵馬使董秦海轉收滄、棣等州，輕師遠鬥，賊不能支。史思明反，復陷于賊，脱身投山南節度使來瑱，奏授試金吾衛將軍。李希烈反，授惠登兵二千，鎮隨州。貞元初，舉州歸順，授隨州刺史、兼御史中丞。遭李忠臣、希烈殲殘之後，野曠無人，惠登朴素不知學，居官無枝葉，率心爲政，皆與理順。利人者因行之，病人者因去之，二十年

李惠登，是平盧人。年輕時爲平盧副將。安禄山反叛，就隨從兵馬使董秦渡海輾轉收復滄、棣等州，輕軍遠戰，叛賊不能支撑。史思明反叛，又陷入賊手，脱身投奔山南節度使來瑱，上奏授予試金吾衛將軍。李希烈反叛，派給李惠登二千兵士，鎮守隨州。貞元初年，獻出隨州歸順，朝廷授予隨州刺史、兼御史中丞。隨州遭受李忠臣、李希烈殲滅殘害之後，曠野無人，李惠登爲人樸素不懂學問，任職不做枝葉瑣事，盡心爲政，都與治理之道相順應。利民的事就實行，損民的事就除去，二十年間，田地開闢，户口增

間，田疇闢，户口加。諸州奏吏入其境，無不歌謡其能。及于頔爲山南東道節度，以其績上聞，加御史大夫，升其州爲上。尋加檢校國子祭酒。及卒，加贈洪州都督。

加。各州奏事的官吏進入隨州境，無不歌頌他的才能。等到于頔任山南東道節度使，把他的政績向朝廷報告，加授御史大夫，升隨州爲上州。不久加授檢校國子祭酒。到逝世後，加贈洪州都督。

任迪簡

任迪簡，京兆萬年人。舉進士。初爲天德軍使李景略判官。性重厚，嘗有軍宴，行酒者誤以醯進，迪簡知誤，以景略性嚴，慮坐主酒者，乃勉飲盡之，而僞容其過，以酒薄白景略，請换之，於是軍中皆感悦。及景略卒，衆以迪簡長者，議請爲帥。監軍使聞之，拘迪簡於别室，軍衆連呼而至，發户扃取之。表聞，德宗使察焉，具以軍情奏，除豐州刺史、天德軍使，自殿中授兼御史大夫，再加常侍。追入，拜太常少卿、汝州刺史、左庶子。

任迪簡，是京兆萬年人。考中進士科。開始時擔任天德軍使李景略的判官。性格端重寬厚，軍中曾舉行宴會，行酒的人誤把醋當酒進上，任迪簡知道錯了，因李景略性情嚴厲，擔心連累主持酒宴的人，就勉强喝完了已獻上的一杯，而掩飾那人的過失，用酒味淡薄爲由告訴李景略，請求另换酒，於是軍中都感激而喜歡他。等到李景略逝世，大家認爲任迪簡是寬厚的長者，商議請他做節帥。監軍使聽到，將任迪簡拘禁在别室，軍士們連呼而至，打開門鎖搶走他。奏表上報，德宗派人視察，細細把軍情奏上，任迪簡被授予豐州刺史、天德軍使，由殿中侍御史授予兼御史大夫，再加授散騎常侍。催召他入京，授任太常少卿、汝州刺史、太子左庶子。

及張茂昭去易定，以迪簡爲行軍司馬。既至，屬虞候楊伯玉以府城叛，俄而衆殺之。將納迪簡，兵馬使張佐元又叛，迪簡攻殺之，乃得入。尋加檢校工部尚書，充節度使。初，茂昭奢蕩不節，公私殫罄，迪簡至，欲饗士，無所取給，乃以糲食與士同之。身居戟門下凡周月，軍吏感之，請歸堂寢，迪簡乃安其位。三年，以疾代，除工部侍郎，至京，竟不能朝謝。改太子賓客卒，贈刑部尚書。

等到張茂昭離開易定，命任迪簡任易定行軍司馬。任迪簡到任時，正遇虞候楊伯玉據府城叛亂，隨即被衆人殺死。將要接納任迪簡，兵馬使張佐元又叛亂，任迪簡進攻殺死他，纔能够進府城就任。不久加授檢校工部尚書，充任節度使。當初，張茂昭奢侈放縱不節制，公私財物用光，任迪簡來到，打算犒賞軍士，没有什麽可取用供給，就與軍士同吃粗食。自己住在營門前共一月，軍士官吏感動，請進堂屋休息，任迪簡纔安心任職。三年，因病被替代，授任工部侍郎，到京城，已病得不能上朝謝恩。改任太子賓客而死，追贈刑部尚書。

范傳正

范傳正，字西老，南陽順陽人也。父倫，户部員外郎，與郡人李華敦交友之契。

范傳正，字西老，是南陽順陽人。父親范倫，任户部員外郎，與同鄉人李華結爲生死之交。

傳正舉進士，又以博學宏辭及書判皆登甲科，授集賢殿校書郎、渭南尉，拜監察、殿中侍御史。自比部員

范傳正考中進士科，又因博學宏辭及書判都考中甲科，授予集賢殿校書郎、渭南尉，授任監察御史、殿中侍御史。由比部員外郎出京任歙州

外郎出爲歙州刺史，轉湖州刺史，歷三郡，以政事修理聞。擢爲宣歙觀察使，受代至京師，憲宗聞其里第過侈，薄之，因拜光祿卿。以風恙卒，贈左散騎常侍。

刺史，轉任湖州刺史，歷任三個州的刺史，因政事美善有條理而聞名。升任宣歙觀察使，任滿離職到京城，憲宗聽説他的住宅過於奢侈，鄙視他，於是授予光祿卿。因中風而死，追贈左散騎常侍。

傳正精悍有立，好古自飭。及爲廉察，頗事奢侈，厚以財貨問遺權貴，視公蓄如私藏，幸而不至甚敗。褐衣時游西邊，著《西陲要略》三卷。

范傳正精悍而有主見，好古而自正己身。待到擔任觀察使，却很喜歡奢侈，用豐厚的財物贈送權貴，將公家的儲蓄當作私人藏物來用，幸而不至於大敗。未做官時游歷西邊，著《西陲要略》三卷。

袁滋

袁滋，字德深，陳郡 汝南人也。弱歲强學，以外兄道州刺史元結有重名，往來依焉。每讀書，玄解旨奥，結甚重之。無何，黜陟使趙贊以處士薦，授試校書郎。何士幹鎮武昌，辟爲從事，累官詹事府司直。部有邑長，下吏誣以盜金，滋察其冤，竟出之。御史中丞韋縚聞之，薦爲侍御史，轉工部員外郎。

袁滋，字德深，是陳郡 汝南人。年少時努力學習，因表兄道州刺史元結有重名，前來投他。每讀書，妙解深義，元結很器重他。没多長時間，黜陟使趙贊以處士身份推薦他，授予試校書郎。何士幹爲武昌節帥，徵用他爲從事，歷任詹事府司直。轄境有某縣令，被屬下吏員誣陷盜用官錢，由袁滋審查而察明其中的冤屈，終於釋放了他。御史中丞韋縚聽説這事，推薦他任侍御史，轉任工部員外郎。

貞元十九年，韋皋始通西南蠻夷，酋長異牟尋貢琛請使，朝廷方命撫諭，選郎吏可行者，皆以西南遐遠憚之。滋獨不辭，德宗甚嘉之，以本官兼御史中丞，持節充入南詔使。未行，遷祠部郎中，使如故。來年夏，使還，擢爲諫議大夫。俄拜尚書右丞，知吏部選事。

貞元十九年，韋皋開始打通與西南蠻夷的交往，酋長異牟尋貢獻珍寶請求派使者，朝廷正要命人撫慰，在郎官當中選擇可以出行的，都因西南遥遠而畏懼不願去。惟有袁滋不推辭，德宗很贊賞他，以本官兼御史中丞，持節充任入南詔使。還未出發，升任祠部郎中，依舊爲入南詔使。第二年夏天，出使返回，升任諫議大夫。不久拜授尚書右丞，主持吏部考核選調官吏的事務。

出爲華州刺史、兼御史中丞、潼關防禦使、鎮國軍使，以寬易清簡爲政。百姓有至自他境者，皆給地以居，名其居曰義合里。專以慈惠爲本，人甚愛之。然百姓有過犯者，皆縱而不理。擒盜輒捨，或以物償之。徵拜金吾衛大將軍，耆耋鰥寡遮道不得進。楊於陵代其任，宣言謂百姓曰："於陵不敢易袁公之政。"然後羅拜而訣。

出京任華州刺史、兼御史中丞、潼關防禦使、鎮國軍使，爲政寬和清簡。百姓有從其他地方來華州的，都分給土地使他們定居，命名那些居住地叫義合里。專用仁慈利惠作爲治理的原則，人們很愛戴他。然而百姓有過失的，都釋放而不治罪。捉住賊就放，有的還給他財物。徵召他入京授任金吾衛大將軍，老年孤寡的百姓攔在路上使他不能前去。楊於陵代替他的職位，對百姓宣布説："我楊於陵不敢改變袁公的政令。"衆人纔圍繞着下拜後告別。

上始監國，與杜黄裳俱爲相，拜中書侍郎、平章事。會韋皋殁，劉闢擁兵擅命，滋持節安撫。行及中路，拜檢校吏部尚書、平章事、劍南西川節度使，賊兵方熾，滋懼而不進，貶吉州刺史。俄拜義成軍節度使，百姓立生祠禱之。徵拜户部尚書，連爲荆襄二帥，改彰義軍節度、隨唐鄧申光等州觀察使。逆賊吴元濟與官軍對壘者數年，滋竟以淹留無功，貶撫州刺史。未幾，遷湖南觀察使卒，年七十，贈太子少保。

滋工篆籀書，雅有古法。因使行，著《雲南記》五卷。嘗讀劉暉《悲甘陵賦》，嘆其褒善懲惡雖失《春秋》之旨，然其文不可廢，因著《甘陵賦後序》。

子都，仕至翰林學士。

憲宗以太子身份開始代理國事時，他和杜黄裳都做宰相，授任中書侍郎、平章事。恰值韋皋逝世，劉闢擁兵不受節制，袁滋持節安撫。行至半路，授予檢校吏部尚書、平章事、劍南西川節度使，賊兵正當勢盛，袁滋懼怕而不前進，貶任吉州刺史。不久授予義成軍節度使，百姓在他活着就建立祠堂祭祀他。徵召他入京授予户部尚書，接連擔任荆、襄二鎮節帥，改任彰義軍節度使、隨唐鄧申光等州觀察使。叛賊吴元濟與官軍對陣已經數年，袁滋終因淹留無功，貶任撫州刺史。不久，遷任湖南觀察使後去世，終年七十歲，追贈太子少保。

袁滋善於篆籀書法，很有古人書法規範。因出使到南詔，著《雲南記》五卷。曾讀劉暉《悲甘陵賦》，嘆息它在揚善懲惡上雖失《春秋》之義，但是這篇賦文本身不可廢，因而著《甘陵賦後序》。

兒子袁都，官做到翰林學士。

薛苹

薛苹，河東寶鼎人也。少以吏事進，累官至長安令，拜虢州刺史，朝廷以尤課擢爲湖南觀察使，又遷浙江東道觀察使，以理行遷浙江西道觀察使。廉風俗，守法度，人甚安之。理身儉薄，嘗衣一緑袍，十餘年不易，因加賜朱紱，然後解去。苹歷三鎮，凡十餘年，家無聲樂，俸禄悉以散諸親族故人子弟。除左散騎常侍致仕。時有年過懸車而不知止者，唯苹年至而無疾請告，角巾東洛，時甚高之。卒年七十四，贈工部尚書。

薛苹，是河東寶鼎人。年輕時以吏事進身，多次遷官做到長安令，任虢州刺史，朝廷因考核他政績突出而升任湖南觀察使，又遷任浙江東道觀察使，因治理有成績遷任浙江西道觀察使。他淳化風俗，遵守法度，百姓很安定。自身生活很儉樸，曾穿一件緑袍，十多年不换，因爲加賜他紅色官服，這纔脱去舊袍。薛苹歷任三鎮節帥，共十多年，家裏没有歌舞樂人，俸禄全散發給各位親族舊友子弟。授任左散騎常侍後退休。當時有年齡超過七十却不願退休的，衹有薛苹剛到年齡而且無病就請求退休，隱居東洛，當時人認爲他很高尚。終年七十四歲，追贈工部尚書。

閻濟美

閻濟美，登進士第。累歷臺省，有長者之譽。自婺州刺史爲福建觀察使，復爲潤州刺史、浙西觀察使。所至以簡澹爲理，兩地之人，常賦之外，不知其他。入拜右散騎常侍。華州刺史、潼關防禦、鎮國軍使，入爲秘書監。以年及懸車，上表乞骸骨，

閻濟美，考中進士科。歷任臺省職官，有寬厚長者的名譽。由婺州刺史升任福建觀察使，又任潤州刺史、浙西觀察使。所到之處以清簡安定爲政，這兩地的百姓，法定賦税以外，不知有其他賦税。召入京任右散騎常侍。不久出京任華州刺史、潼關防禦、鎮國軍使，召入京任秘書監。因年齡達到七十，呈上表章請求退休，以工部尚

以工部尚書致仕。後以恩例，累有進改。及殁于家，年九十餘。

書退休。後來因恩例，多次有進升改授。在家去世時，已是九十多歲。

贊曰：聖人造世，才傑濟時。在理致治，無爲而爲。坑陘非議，簡易從規。樂只君子，邦家之基。

贊曰：帝王創建世業，俊傑匡救時事。治理而達太平，無刑而能感化。毀壞法度受責難，簡便易行遵規矩。有才有德的君子，國家依賴的根基。

舊唐書卷一百八十六(上)

列傳第一百三十六(上)

酷吏(上)

來俊臣　周興　傅遊藝　丘神勣　索元禮　侯思止
萬國俊　來子珣　王弘義　郭霸　吉頊

古今御天下者，其政有四：五帝尚仁，體文德也；三王仗義，立武功也；五霸崇信，取威令也；七雄任力，重刑名也。蓋仁義既廢，然後齊之以威刑；威刑既衰，而酷吏爲用，於是商鞅、李斯譎詐設矣。持法任術，尊君卑臣，奮其策而鞭撻宇宙，持危救弊，先王不得已而用之，天下之人謂之苛法。降及兩漢，承其餘烈，於是前有郅都、張湯之徒持其刻，後有董宣、陽球之屬肆其猛。雖然異代，亦克公方，天下之人謂之酷吏，此又鞅、斯之罪人也，然而網既密而奸不勝矣。夫子曰："刑罰不中，則人無所措手足。"誠哉是言也。

古今統治天下的人，他們的政治有四種：五帝尚仁，是體現文德；三王仗義，是建立武功；五霸崇信，是争取威令；七雄憑力，是重視統治手段。仁義已經廢棄，然後用威刑來整治；威刑已經衰落，而後酷吏被任用，於是商鞅、李斯的詭詐之術出現了。施行法治運用權術，尊崇君主而抑制臣子，揚起那法治之鞭而駕馭天下人，扶危救弊，先王不得已而使用，天下之人稱它爲苛法。到了兩漢，繼承遺業，於是先有郅都、張湯之徒施行苛細之法，後有董宣、陽球之類放縱威猛之令。雖然時代不同，也能够公平正直，天下之人稱他們爲酷吏，這又是比商鞅、李斯更進一步的罪人，然而法網已密而奸人不盡。孔子説："刑罰不適中，那麽民衆的行爲就會不知所措。"確實説得對。

唐初革前古之敝，務於勝殘，垂衣而理，且七十載，而人不敢欺。由是觀之，在彼不在此。逮則天以女主臨朝，大臣未附，委政獄吏，剪除宗枝。於是來俊臣、索元禮、萬國俊、周興、丘神勣、侯思止、郭霸、王弘義之屬，紛紛而出。然後起告密之刑，制羅織之獄，生人屏息，莫能自固。至於懷忠蹈義，連頸就戮者，不可勝言。武后因之坐移唐鼎，天網一

唐初改革前代的弊病，致力於使凶殘的人從善，無爲而治，將近七十年，而百姓也不輕易犯法。由此看來，在於彼而不在於此。等到武則天以女主臨朝聽政，大臣之心未附，便將政令委托給刑獄官吏，鏟除宗室子孫。於是來俊臣、索元禮、萬國俊、周興、丘神勣、侯思止、郭霸、王弘義這類人，紛紛而起。然後興起告密的刑獄，製造虚構罪名的冤案，活着的人不敢喘大氣，没有人身保障。至於懷忠行義，一排排地被殺的人，多得説不完。武后因此輕易地改變唐政權，

舉，而卒籠八荒，酷之爲用，斯害也已。遂使酷吏之黨，横噬於朝，制公卿之死命，擅王者之威力。貴從其欲，毒侈其心，天誅發於唇吻，國柄秉於掌握。凶慝之士，榮而慕之，身赴鼎鑊，死而無悔。若是者何哉？要時希旨，見利忘義也。

嘗試而論之，今夫國家行斧鉞之誅，設狴牢之禁以防盜者，雖云固矣，而猶逾垣掘冢，揭篋探囊，死者於前，盜者於後，何者？以其間有欲也，然所徇者不過數金之資耳！彼酷吏與時上下，取重人主，無怵惕之憂，坐致尊寵，杖起卒伍，富擬封君，豈唯數金之利耶？則盜官者爲幸矣。故有國者則必窒覬覦之路，杜僥倖之門，可不務乎！况乎樂觀時變，恣懷陰賊，斯又郅都、董宣之罪人也。異哉，又有效於斯者！中興四十載而有吉温、羅希奭之蠹政，又數載而有敬羽、毛若虚之危法。朝經四葉，獄訟再起，比周惡黨，剿絶善人。屢撓將措之刑，以傷太和之氣，幸災樂禍，苟售其身，此又來、索之罪人也。

嗚呼！天道禍淫，人道惡殺，既爲禍始，必以凶終。故自鞅、斯至于毛、敬，蹈其迹者，卒以誅夷，非不幸也。嗚呼！執愚賈害，任天下之怨；反道辱名，歸天下之惡。或肆諸原野，人得而誅之；或投之魑魅，鬼得而誅之。天人報應，豈虚也哉！俾千載之後，聞其名者，曾蛇豕之不若。悲夫！昔《春秋》之義，善惡不隱，今爲《酷吏傳》，亦所以示懲勸也。語曰："前事不忘，將來之師。"意在斯乎！意在斯乎！

作國家刑法大網一撒開，就完全籠罩了天下，酷吏的被任用，是這樣的有害。以致酷吏之黨，在朝廷横行，掌握公卿的死活，有帝王的威力。其地位可以隨心所欲，其狠毒無所不至，一張嘴可置人於死地，國之大權如在手掌之中。凶惡之士，以爲榮耀而羨慕，即使爲此投入湯鍋，死也不後悔。像這種情况是爲什麽呢？是邀名逢迎，見利忘義。

嘗試着討論一下，如今國家實行誅殺的刑罰，設置牢獄的監禁用來防備盜賊，雖説是牢固了，但還是翻高墻挖墳墓，揭箱子掏口袋，在前處死的不斷，在後偷盜的又有，爲什麽？因其中有私欲，但偷取的不過數金的財物罷了！那些酷吏與時機的起伏相應，取得君主的器重，没有驚怕憂慮，穩坐而得到尊貴榮寵，執鞭而興起兵卒之間，富裕等同有封地的貴族，豈祇是數金的利益呢？那麽竊取官位的是幸運了。所以統治國家的人就必須阻塞非分企圖的道路，杜絶僥幸求取的門徑，能不是當務之急嗎！况且喜歡觀望時勢變化，放縱私心陰毒殘忍，這又是比郅都、董宣更進一步的罪人。怪事啊，又有效法這樣做的人！中宗神龍以後四十年有吉温、羅希奭的損壞政令，再後幾年有敬羽、毛若虚的危害國法。朝廷經過四代，刑獄訴訟連年興起，勾結惡黨，剿滅善人。屢屢阻撓將要放下不用的刑法，從而損傷陰陽諧和之氣，幸災樂禍，良心喪盡，這又是比來俊臣、索元禮更進一步的罪人。

嗚呼！天道使惡人遭災禍，人道厭惡殺傷，既然以製造禍害開始，必定以遭到惡報告終。所以從商鞅、李斯到毛若虚、敬羽，蹈襲覆車之轍的人，最終被誅除，并非不幸。唉！施行欺騙自招災禍，承當天下的怨恨；違反正道辱没名譽，招致天下的憎惡。有的暴尸原野，人人得以誅伐；有的投尸妖怪，鬼神得以誅伐。天人相報應，豈是虚假的呀！使得千年以後，聽到他們姓名的人，感覺他們連毒蛇野猪也不如。可悲啊！從前《春秋》記事的義例，是善惡不隱，如今作《酷吏傳》，也是爲了表示懲惡勸善。諺語説："前事不忘，將來之師。"意義正在這裏啊！意義

正在於這裏啊！

來俊臣

來俊臣，雍州萬年人也。父操，博徒。與鄉人蔡本結友，遂通其妻，因樗蒲贏本錢數十萬，本無以酬，操遂納本妻。入操門時，先已有娠，而生俊臣。

來俊臣，是雍州萬年人。父親來操，是個賭徒。和同鄉人蔡本結爲朋友，於是私通他的妻子，通過賭博而贏了蔡本數十萬錢，蔡本無法償還，來操就納娶了蔡本的妻子。她進來操家時，先已懷孕，而後生下來俊臣。

凶險不事生產，反覆殘害，舉無與比。曾於和州犯奸盜被鞫，遂妄告密，刺史東平王續杖之一百。後續天授中被誅，俊臣復告密，召見，奏言前所告密是豫、博州事，枉被續決杖，遂不得申。則天以爲忠，累遷侍御史，加朝散大夫。按制獄，少不會意者，必引之，前後坐族千餘家。

來俊臣凶惡狠毒不從事勞動，時常傷害人，没有能與他相比的。曾經在和州犯奸盜罪被審訊，於是胡亂告密，刺史東平王李續用杖打了他一百下。後來李續在天授年間被誅殺，來俊臣又告密，被召見，奏說先前所告密是豫州、博州反叛事，而被李續判决杖刑，就不能報上。武則天認爲他忠誠，多次遷官後任侍御史，加授朝散大夫。在審訊皇上特命監禁的犯人時，有稍微不合他意的人，必定要使其牽連上，前後因受牽累而被滿門抄斬的有一千餘家。

二年，擢拜左臺御史中丞。朝廷累息，無交言者，道路以目。與侍御史侯思止、王弘義、郭霸、李仁敬，司刑評事康暐、衛遂忠等，同惡相濟。招集無賴數百人，令其告事，共爲羅織，千里響應。欲誣陷一人，即數處別告，皆是事狀不異，以惑上下。仍皆云："請付來俊臣推勘，必獲實情。"則天於是於麗景門別置推事院，俊臣推勘必獲，專令俊臣等按鞫，亦號爲新開門。但入新開門者，百不全一。弘義戲謂麗景門爲"例竟門"，言入此門者，例皆竟也。

二年，升任左臺御史中丞。朝廷官員怕得不敢喘息，無人敢在一起交談，路上碰見時用眼光示意。與侍御史侯思止、王弘義、郭霸、李仁敬，司刑評事康暐、衛遂忠等人，同惡相助。招集無賴數百人，教他們揭發告密，共同編造事實，千里響應。打算誣陷某一個人，就幾處分别上告，都是事實證據没有差别，用來迷惑上下。并且都說："請交給來俊臣審問追究，一定能得到實情。"武則天就在麗景門另外設置推事院，因來俊臣審問追究必有收獲，所以專門讓來俊臣等人審訊，也稱作新開門。衹要進入新開門的人，一百個中没有一個出來的。王弘義開玩笑說麗景門是"例竟門"，說進入這道門的人，照例都到頭了。

俊臣與其黨朱南山輩造《告密羅織經》一卷，皆有條貫支節，布置事狀由緒。俊臣每鞫囚，無問輕重，多以醋灌鼻，禁地牢中，或盛之瓮中，以火圜繞炙之，并絶其糧餉，至有抽衣絮以啖之者。又令寢處糞穢，備諸苦毒。自非身死，終不得出。每有赦令，俊臣必先遣獄卒盡殺重囚，然後

來俊臣和他的同黨朱南山等人作《告密羅織經》一卷，都有條例細節，和安排事狀的原由頭緒。來俊臣每當審訊囚犯，不問輕重，多是把醋灌入鼻子，拘禁在地牢中，或裝到瓮中，用火圍繞燒烤，并且斷絶他們的飯食，以致有抽出衣絮來吃的。又叫囚犯坐卧在糞便中，受盡各種痛苦殘害。除非死了，終究不能出去。每當朝廷有赦令下來，來俊臣必先派遣獄卒殺光重要囚犯，然

宣示。又以索元禮等作大枷，凡有十號：一曰定百脉，二曰喘不得，三曰突地吼，四曰著即承，五曰失魂膽，六曰實同反，七曰反是實，八曰死猪愁，九曰求即死，十曰求破家。復有鐵籠頭連其枷者，輪轉于地，斯須悶絶矣。囚人無貴賤，必先布枷棒于地，召囚前曰："此是作具。"見之魂膽飛越，無不自誣矣。則天重其賞以酬之，故吏競勸爲酷矣。由是告密之徒，紛然道路，名流僶俛閲日而已。朝士多因入朝，默遭掩襲，以至于族，與其家無復音息。故每入朝者，必與其家訣曰："不知重相見不?"

後宣布。又讓索元禮等人製作大枷，共有十個名目：一叫定百脉，二叫喘不得，三叫突地吼，四叫著即承，五叫失魂膽，六叫實同反，七叫反是實，八叫死猪愁，九叫求即死，十叫求破家。又有鐵籠頭連着枷的，在地上如車輪般轉動，一會兒就使人暈倒了。犯人無論貴賤，必定先把枷棒展示在地上，召犯人上前説："這是我幹活的工具。"犯人看見它就魂飛膽喪，没有不被迫認罪的。武則天用重賞酬謝他，所以刑法官吏競相施加酷刑。因此告密之徒，充滿道路，著名人士衹好勉强度日罷了。朝臣多因在入朝後，暗遭突然逮捕，以至於滅族，與家人不能再通音訊。所以每當入朝的時候，必定要和家人訣别説："不知道能再相見不能?"

如意元年，地官尚書狄仁傑、益州長史任令暉、冬官尚書李遊道、秋官尚書袁智宏、司賓卿崔神基、文昌左丞盧獻等六人，并爲其羅告。俊臣既以族人家爲功，苟引之承反，乃奏請降敕，一問即承，同首例得減死。及脅仁傑等反，仁傑嘆曰："大周革命，萬物惟新，唐朝舊臣，甘從誅戮。反是實。"俊臣乃少寬之。其判官王德壽謂仁傑曰："尚書事已爾，得減死。德壽今業已受驅策，欲求少階級，憑尚書牽楊執柔，可乎?"仁傑曰："若之何?"德壽曰："尚書昔在春官時，執柔任某司員外，引之可也。"仁傑曰："皇天后土，遣狄仁傑行此事!"以頭觸柱，血流被面，德壽懼而止焉。

如意元年，地官尚書狄仁傑、益州長史任令暉、冬官尚書李遊道、秋官尚書袁智宏、司賓卿崔神基、文昌左丞盧獻等六人，一同被來俊臣誣陷。來俊臣既把滅掉别人家族當作立功，如果能牽連他承認了謀反，就奏請頒下詔旨，説一審問就承認的，可按照自首的情况對待以減免死罪。等到逼迫狄仁傑等人承認謀反，狄仁傑嘆息説："大周革命，萬物惟新，唐朝舊臣，甘願聽從誅殺。謀反是實。"來俊臣這纔稍微放緩一點。來俊臣的判官王德壽對狄仁傑説："尚書您的事已經這樣，可以減輕死罪。我王德壽如今已在朝廷任職，想要求得一點官階品級，通過尚書您來牽連楊執柔，可以嗎?"狄仁傑説："怎樣做?"王德壽説："尚書您從前在禮部任職時，楊執柔擔任禮部某司的員外之職，牽連他是可以的。"狄仁傑説："皇天后土啊，竟教我狄仁傑做這種事!"用頭碰撞柱子，血流滿面，王德壽因害怕而作罷。

仁傑既承反，有司但待報行刑，不復嚴備。仁傑得憑守者求筆硯，拆被頭帛書之，叙冤苦，置于綿衣，遺謂德壽曰："時方熱，請付家人去其綿。"德壽不復疑矣，家人得衣中書，仁傑子光遠持之稱變，得召見。則天覽之愕然，召問俊臣曰："卿言仁傑

狄仁傑已經承認謀反，主管部門衹等候上報而執行刑罰，不再嚴加防備。狄仁傑可以憑藉監守的人求得筆硯，拆下纏頭的布帛書寫，叙述冤苦，放進綿衣裏，讓人對王德壽説："現時正熱，請交給家人取掉衣服裏的綿絮。"王德壽不再懷疑，家人得到衣服中的信，狄仁傑的兒子狄光遠拿着它聲稱有變故，得到召見。武則天看後吃

等承反，今子弟訟冤，何故也?”俊臣曰：“此等何能自伏其罪！臣寢處甚安，亦不去其巾帶。”則天令通事舍人周綝視之。俊臣遽令獄卒令假仁傑等巾帶，行立於西，命綝視之。綝懼俊臣，莫敢西顧，但視東唯諾而已。俊臣令綝少留，附進狀，乃令判官妄爲仁傑等作謝死表，代署而進之。鳳閣侍郎樂思晦男年八九歲，其家已族，宜隸于司農，上變，得召見，言“俊臣苛毒，願陛下假條反狀以付之，無大小皆如狀矣”。則天意少解，乃召見仁傑曰：“卿承反何也?”仁傑等曰：“不承反，臣已死於枷棒矣。”則天曰：“何謂作謝死表?”仁傑曰：“無。”因以表示之，乃知其代署，遂出此六家。

驚，召問來俊臣說：“卿說狄仁傑等承認謀反，現在他的子弟訴冤，是什麽緣故?”來俊臣說：“如果是這樣而他怎可能自己承認那些罪過！臣使他們坐卧很安適，也不取掉他們的巾帶。”武則天讓通事舍人周綝去探視。來俊臣趕快派獄卒讓借給狄仁傑等人巾帶，裝束後站在西面，讓周綝察看。周綝畏懼來俊臣，不敢向西看，衹看着東面唯唯諾諾罷了。來俊臣叫周綝略微停留，附帶上進呈的事狀，竟命令判官假替狄仁傑等人作謝死表，代爲署名後進上。鳳閣侍郎樂思晦的兒子年紀八九歲，他的家已被滅族，在司農寺服雜役，上告謀反事，得到召見，説“來俊臣殘酷狠毒，希望陛下假設備列一些反狀交付他，結果不管大小都會和這個反狀上所列的一樣”。武則天的心情略有緩解，於是召見狄仁傑説：“卿爲什麽承認謀反?”狄仁傑等人説：“如不承認謀反，臣已經死在枷棒下了。”武則天説：“爲什麽作謝死表?”狄仁傑説：“没有。”於是把表拿給狄仁傑看，纔知道是代替署名的，終於釋放了這六個人。

俊臣復按大將軍張虔勗、大將軍内侍范雲仙於洛陽牧院。虔勗等不堪其苦，自訟於徐有功，言辭頗厲，俊臣命衛士以亂刀斬殺之。雲仙亦言歷事先朝，稱所司冤苦，俊臣命截去其舌。士庶破膽，無敢言者。

來俊臣又在洛陽牧院審問大將軍張虔勗、大將軍内侍范雲仙。張虔勗等人受不了那種痛苦，自己向徐有功申訴，言辭很激切，來俊臣命令衛士用亂刀斬殺了他。范雲仙也説曾經侍奉前朝皇上，聲言被主管官吏冤枉，來俊臣命人割掉他的舌頭。士人和庶民都嚇破了膽，没有敢説話的。

俊臣累坐贓，爲御史紀履忠所告下獄。長壽二年，除殿中丞。又坐贓，出爲同州參軍，逼奪同列參軍妻，仍辱其母。萬歲通天元年，召爲合宫尉，擢拜洛陽令、司農少卿。則天賜其奴婢十人，當受於司農。時西蕃酋長阿史那斛瑟羅家有細婢，善歌舞，俊臣因令其黨羅告斛瑟羅反，將圖其婢。諸蕃長詣闕割耳剺面訟冤者數十人，乃得不族。時綦連耀、劉思禮等有異謀，明堂尉吉頊知之，不自安，以白俊臣發之，連坐族者數十輩。俊臣將擅其功，復羅告頊，得召

來俊臣因多次貪贓，被御史紀履忠告發而捕入獄中。長壽二年，授任殿中丞。又因貪贓獲罪，出任同州參軍，迫脅强奪同事參軍的妻子，并侮辱那人的母親。萬歲通天元年，召入任合宫尉，升任洛陽令、司農少卿。武則天賜給他奴婢十人，可在司農寺領取。當時西蕃酋長阿史那斛瑟羅家中有位美麗的婢女。善於歌舞，來俊臣便指使他的黨徒誣陷斛瑟羅反叛，企圖占有他的婢女。諸蕃酋長到京割傷耳朵劃破臉面爲斛瑟羅訴冤的有幾十人，纔得以不被滅族。當時綦連耀、劉思禮等人有反叛圖謀，明堂尉吉頊知道這事，内心不安，便告訴來俊臣加以揭發，牽連獲罪被滅族的有數十家。來俊臣要獨攬這個功勞，又誣

見，僅而免。

俊臣先逼娶太原 王慶詵女。俊臣與河東 衛遂忠有舊，遂忠行雖不著，然好學，有詞辯，嘗携酒謁俊臣，俊臣方與妻族宴集，應門者紿云："已出矣。"遂忠知妄，入其宅，慢罵毁辱之。俊臣耻其妻族，命毆擊反接，既而免之，自此構隙。俊臣將羅告武氏諸王及太平公主、張易之等，遂相掎摭，則天屢保持之。而諸武及太平公主恐懼，共發其罪，乃棄市，國人無少長皆怨之，競剮其肉，斯須盡矣。

陷吉頊，得到召見，纔得以免禍。

來俊臣先前逼娶太原 王慶詵的女兒。來俊臣與河東 衛遂忠有舊交，衛遂忠的品行雖不正，但喜好學習，能言善辯，曾經帶酒進見來俊臣，來俊臣正與妻子的家人宴飲聚會，看門人欺騙說："已出去了。"衛遂忠知道是騙人，進入宅中，謾罵侮辱來俊臣。來俊臣當着妻子家人的面感到羞耻，叫人毆打并反綁衛遂忠的雙手，隨後放了他，從此結怨。來俊臣準備要誣陷搬倒武氏諸王和太平公主、張易之等人，於是相互間指責揭發，武則天多次保護他們。而武氏諸王及太平公主恐懼，共同揭發他的罪行，於是在街市上處死示衆，京城裏的人無論大小都怨恨他，争着割他的肉，一會兒就割完了。

中宗 神龍元年三月八日，詔曰："國之大綱，惟刑與政，刑之不中，其政乃虧。劉光業、王德壽、王處貞、屈貞筠、鮑思恭、劉景陽等，庸流賤職，奸吏險夫，以粗暴爲能官，以凶殘爲奉法。往從按察，害虐在心，倏忽加刑，呼吸就戮，曝骨流血，其數甚多，冤濫之聲，盈於海内。朕唯布新澤，恩被人祇，撫事長懷，尤深惻隱。光業等五人積惡成釁，并謝生涯，雖其人已殂，而其迹可貶，所有官爵，并宜追奪。其枉被殺人，各令州縣以禮埋葬，還其官蔭。劉景陽身今見在，情不可矜，特以會恩，免其嚴罰，宜從貶降，以雪冤情，可棣州 樂單縣員外尉。自今内外法官，咸宜敬慎。其文深刺骨，迹徇凝脂，高下任情，輕重隨意，如酷吏丘神勣、來子珣、萬國俊、周興、來俊臣、魚承曄、王景昭、索元禮、傅遊藝、王弘義、張知默、裴籍、焦仁亶、侯思止、郭霸、李仁敬、皇甫文備、陳嘉言等，其身已死，并遣除名。自垂拱已來，枉濫殺人，有官者并令削奪。唐奉一依前配

中宗 神龍元年三月八日，下詔説："國家的大綱，祇在刑罰和政令，刑罰不適當，政令就損壞。劉光業、王德壽、王處貞、屈貞筠、鮑思恭、劉景陽等人，庸才卑職，奸吏惡人，把粗暴當作勝任官職，把凶殘當作執行法令。以往在按察人犯時，隨意殘害虐待，轉眼功夫施加刑罰，呼吸之間就被殺戮，曝骨流血，人數很多，喊冤之聲，充滿天下。朕衹在布施新的德政，恩澤遍及人神，撫往事而長思，尤深感隱痛。劉光業等五人積惡成大罪，都已死亡，雖然他們人已死，但他們的惡迹應該受到貶斥，生前所有官爵，都應該追奪。那些被枉殺的人，都令州縣官府以禮埋葬，恢復他們子孫可以授官的資格。劉景陽本人如今仍活在世上，按情理不可憐憫，衹因巧逢恩赦，免除對他的嚴刑，應該加以貶謫，以此抵償冤情，可貶爲棣州 樂單縣員外尉。從今以後内外法官，都應當恭敬謹慎。那些用法嚴刻刺骨，惡意踐踏無辜，高下任憑私情，輕重隨心所欲，如酷吏丘神勣、來子珣、萬國俊、周興、來俊臣、魚承曄、王景昭、索元禮、傅遊藝、王弘義、張知默、裴籍、焦仁亶、侯思止、郭霸、李仁敬、皇甫文備、陳嘉言等人，他們已死，全都除去做官的名籍。自從垂拱以來，濫殺無辜，有官位的都令削奪。唐奉一依舊流放，李秦授、曹仁哲一齊貶到嶺南荒遠惡劣之地。"

流，李秦授、曹仁哲并與嶺南惡處。"

開元十三年三月十二日，御史大夫程行諶奏："周朝酷吏來子珣、萬國俊、王弘義、侯思止、郭霸、焦仁亶、張知默、李敬仁、唐奉一、來俊臣、周興、丘神勣、索元禮、曹仁哲、王景昭、裴籍、李秦授、劉光業、王德壽、屈貞筠、鮑思恭、劉景陽、王處貞二十三人，殘害宗枝，毒陷良善，情狀尤重，子孫不許與官。陳嘉言、魚承曄、皇甫文備、傅遊藝四人，情狀稍輕，子孫不許近任。"

開元十三年三月十二日，御史大夫程行諶上奏："周朝酷吏來子珣、萬國俊、王弘義、侯思止、郭霸、焦仁亶、張知默、李敬仁、唐奉一、來俊臣、周興、丘神勣、索元禮、曹仁哲、王景昭、裴籍、李秦授、劉光業、王德壽、屈貞筠、鮑思恭、劉景陽、王處貞二十三人，殘酷殺害宗室子孫，惡毒陷害善良人士，情形尤其嚴重，子孫不許做官。陳嘉言、魚承曄、皇甫文備、傅遊藝四人，情形稍輕，子孫不許在近處做官。"

周興

周興者，雍州長安人也。少以明習法律，爲尚書省都事。累遷司刑少卿、秋官侍郎。自垂拱已來，屢受制獄，被其陷害者數千人。天授元年九月革命，除尚書左丞，上疏除李家宗正屬籍。二年十一月，與丘神勣同下獄，當誅，則天特免之，徙於嶺表。在道爲仇人所殺。

周興，是雍州長安人。年輕時因熟悉法律，任尚書省都事。多次遷官後任司刑少卿、秋官侍郎。自從垂拱以來，屢屢受理皇上特命關押的犯人，被他陷害的有幾千人。天授元年九月改唐爲周，授任尚書左丞，上疏請求除去李家宗正屬籍。二年十一月，與丘神勣一同被捕入獄中，論處死罪，武則天特别給予寬免，流放到嶺表。在流放途中被仇人殺死。

傅遊藝

傅遊藝，衛州汲人也。載初元年，爲合宫主簿、左肅政臺御史，除左補闕。上書稱武氏符瑞，合革姓受命，則天甚悦，擢爲給事中。數月，加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同月，又加朝散大夫，守鸞臺侍郎，依舊同平章事。其年九月革命，改天授元年，賜姓武氏。二年五月，加銀青光禄大夫。兄神童爲冬官尚書，兄弟并承榮寵。逾月，除司禮少卿，停知政事。夢登湛露殿，旦而陳於所親，爲其所發，伏誅。時人號爲四時仕宦，言一年自青而緑，及於朱紫也。希則天旨，誣族皇枝。神龍初，禁錮其子孫。初，遊藝請則天發六道使，雖身死之後，竟從其謀，於是萬國俊輩恣斬戮矣。

傅遊藝，是衛州汲縣人。載初元年，任合宫主簿、左肅政臺御史，授任左補闕。上書稱道武氏的祥瑞徵兆，應當改朝换代，武則天很高興，提拔爲給事中。幾個月後，加授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同一月，又加授朝散大夫，守鸞臺侍郎，依舊同平章事。這年九月武則天革命，改天授元年，他被賜姓武氏。二年五月，加授銀青光禄大夫。他的兄長傅神童任冬官尚書，兄弟一齊承受榮寵。過了一個月，授任司禮少卿，停止主持政事。夢裏登上湛露殿，天明後説給親近的人，被那人揭發，判處死刑。當時人稱爲四季仕宦，是説一年裏從青色官服到緑色官服，直到朱色官服和紫色官服。逢迎武則天旨意，誣陷剿殺皇室子孫。神龍初年，禁止他的子孫做官。當初，傅遊藝請求武則天派遣六道使，雖然他已死，終究是實現了他的計謀，是萬國俊之輩得以任意殘害殺戮了。

丘神勣

丘神勣，左衛大將軍行恭子也。永淳元年，爲左金吾衛將軍。弘道元年，高宗崩，則天使於巴州害章懷太子，既而歸罪於神勣，左遷疊州刺史。尋復入爲左金吾衛將軍，深見親委。受詔與周興、來俊臣鞫制獄，俱號爲酷吏。垂拱四年，博州刺史、琅邪王沖起兵，以神勣爲清平道大總管。尋而沖爲百姓孟青棒、吴希智所殺。神勣至州，官吏素服來迎，神勣揮刃盡殺之，破千餘家，因加左金吾衛大將軍。天授二年十月，下詔獄伏誅。

丘神勣，是左衛大將軍丘行恭的兒子。永淳元年，任左金吾衛將軍。弘道元年，高宗去世，武則天派他到巴州害死章懷太子，過後歸罪於丘神勣，貶爲疊州刺史。不久又召入任左金吾衛將軍，深受寵愛信任。承受詔命與周興、來俊臣一起審訊皇上特命監禁的犯人，都號稱酷吏。垂拱四年，博州刺史、琅邪王李沖起兵，委任丘神勣爲清平道大總管。不久李沖被百姓孟青棒、吴希智所殺。丘神勣到達博州，州中官吏穿着喪服前來迎接，丘神勣揮刀全部殺了他們，毁了一千餘家，因而加授左金吾衛大將軍。天授二年十月，捕入奉詔令關押犯人的牢獄中處以死刑。

索元禮

索元禮，胡人也。光宅初，徐敬業起兵揚州，以匡復爲名，則天震怒，又恐人心動摇，欲以威制天下。元禮探其旨告事，召見，擢爲游擊將軍，令於洛州牧院推案制獄。元禮性殘忍，推一人，廣令引數十百人，衣冠震懼，甚於狼虎。則天數召見賞賜，張其權勢，凡爲殺戮者數千人。於是周興、來俊臣之徒，效之而起矣。時有諸州告密人，皆給公乘，州縣護送至闕下，於賓館以廩之，稍稱旨，必授以爵賞以誘之，貴以威於遠近。元禮尋以酷毒轉甚，則天收人望而殺之。天下之人謂之來、索，言酷毒之極，又首按制獄也。

索元禮，是胡人。光宅初年，徐敬業在揚州起兵，以挽救唐朝廷爲名，武則天大怒，又害怕人心動摇，想用威勢控制天下。索元禮窺探武則天的旨意而上告事變，得到召見，提拔爲游擊將軍，令他在洛陽牧院推究拷問奉詔令關押的犯人。索元禮性情殘忍，推究一人，便要擴大牽連數十上百人，士大夫受他的驚嚇，超過了虎狼。武則天頻繁召見賞賜，擴大他的權勢，前後被他殺死的有幾千人。於是周興、來俊臣之徒，效法他而興起了。當時有各州告密人，都供給官府的車輛，州縣長官派人護送到京城，在賓館吃公家飯食，所告之事稍微符合旨意，必定授予官爵賞品加以利誘，使他們顯貴而以權威控制遠近之人。索元禮不久因殘酷狠毒越來越嚴重，武則天爲收取人心而殺了他。天下人稱之爲來、索，是説殘酷狠毒到了極點，又是最先審理皇上特命監禁的犯人的。

載初元年十月，左臺御史周矩上疏諫曰："頃者小人告訐，習以爲常，内外諸司，人懷苟免，姑息臺吏，承接强梁，非故欲，規避誣構耳。又推劾之吏，皆以深刻爲功，鑿空爭能，相矜以虐。泥耳籠頭，枷研楔轂，摺脅籤爪，懸髮薰耳，卧鄰穢溺，曾不

載初元年十月，左臺御史周矩上疏勸諫説："近來小人揭人陰私，習以爲常，内外各有關部門，人人想着自己苟且免禍，姑息那些監察官吏，應酬他們的强横，不是故意要這樣，而是設法躲避被誣陷罷了。又有一些追查罪案的官吏，都把嚴峻刻薄作爲立功，在憑空編造上爭作能事，以殘酷虐害相互誇耀。用泥封耳用籠罩頭，

聊生，號爲“獄持”。或累日節食，連宵緩問，晝夜搖撼，使不得眠，號曰“宿囚”。此等既非木石，且救目前，苟求賒死。臣竊聽輿議，皆稱天下太平，何苦須反。豈被告者盡是英雄，以求帝王耶？只是不勝楚毒自誣耳。何以核之？陛下試取所告狀酌其虛實者，付令推，微訊動以探其情，所推者必上下其手，希聖旨也。願陛下察之。今滿朝側息不安，皆以爲陛下朝與之密，夕與之仇，不可保也。聞有追攝，與妻子即爲死訣。故爲國者以仁爲宗，以刑爲助，周用仁而昌，秦用刑而亡，此之謂也。願陛下緩刑用仁，天下幸甚。”則天從之，由是制獄稍息。

用枷磨肩用楔碾背，折斷肋骨刺穿手脚，懸吊頭髮熏烤耳朵，睡卧緊挨着糞尿，簡直不能活命，這號稱“獄持”。或者多日限制飲食，通宵慢慢審問，白天黑夜搖蕩，使人不能睡眠，這號稱“宿囚”。這些人既不是木石，衹爲暫時挽救眼前，苟且求得緩死。臣私下聽到輿論，都説天下太平，何苦一定要反叛。難道被告的全是英雄，爲求取帝王之位嗎？衹是受不了苦刑而被迫認罪罷了。用什麽來核實這種情況？陛下試着取來所告狀子斟酌其中虛實，交付他們推究審問，略微透露一點聖上的意思來探察真情，那些審訊的人必定串通作弊，迎合聖上旨意。希望陛下明察。如今滿朝恐懼不安，都認爲陛下早晨與自己還親密，晚上把自己當仇人，不能保全。一聽到有追捕捉拿的事，就和妻子作生死訣别。因此治國者把仁政作爲根本，把刑罰作爲輔助，周朝用仁政而昌盛，秦朝因刑罰而滅亡，表明的正是這個道理。希望陛下寬刑罰用仁政，天下便幸運得很。”武則天聽從了勸諫，從此奉詔令關押的犯人逐漸減少。

侯思止

侯思止，雍州醴泉人也。貧窮不能理生業，乃樂事渤海高元禮家。性無賴詭譎。時恒州刺史裴貞杖一判司。則天將不利王室，羅反之徒已興矣。判司教思止説游擊將軍高元禮，因請狀乃告舒王元名及裴貞反，周興按之，并族滅。授思止游擊將軍。元禮懼而曲媚，引與同坐，呼爲侯大，曰：“國家用人以不次，若言侯大不識字，即奏云：‘獬豸獸亦不識字，而能觸邪。’”則天果如其言，思止以獬豸對之，則天大悦。天授三年，乃拜朝散大夫、左臺侍御史。元禮復教曰：“在上知侯大無宅，倘以諸役官宅見借，可辭謝而不受。在上必問所由，即奏云：‘諸反逆人，臣惡其名，不願坐其宅。’”則天復大悦，恩澤甚優。

侯思止，是雍州醴泉人。貧窮不能經營家業，於是在渤海人高元禮家當樂工。天性無賴狡詐。當時恒州刺史裴貞用杖打了一位屬吏。武則天將要殘害唐宗室人員，虛構他人反叛罪行的黨徒已經興起。那個屬吏教侯思止游説游擊將軍高元禮，通過他請求狀告舒王李元名及裴貞謀反，周興審訊他們，一并滅族。授任侯思止游擊將軍。高元禮害怕而曲意獻媚，請來與自己同坐，稱呼他爲侯大，説：“國家用人不拘資格，如果有人説侯大不識字，就上奏説：‘獬豸獸也不識字，却能辨觸奸邪。’”武則天果真這樣問，侯思止用獬豸來對答，武則天大喜。天授三年，即授任朝散大夫、左臺侍御史。高元禮又教他説：“皇上知道侯大没有宅第，倘若要把各犯罪服役官員的宅第出借給你，可推辭感謝而不接受。皇上必然詢問理由，就上奏説：‘那些謀反的罪人，臣憎恨他們的名聲，不願意住他們的宅第。’”武則天又大爲高興，給他的恩惠很優厚。

思止既按制獄，苛酷日甚。嘗按中丞魏元忠，曰："急認白司馬，不然，即吃孟青。"白司馬者，洛陽有坂號白司馬坂。孟青者，將軍姓孟名青棒，即殺琅邪王冲者也。思止閭巷庸奴，常以此謂諸囚也。元忠辭氣不屈，思止怒而倒曳元忠。元忠徐起曰："我薄命，如乘惡驢墜，脚爲鐙所挂，被拖曳。"思止大怒，又曳之曰："汝拒捍制使，奏斬之。"元忠曰："侯思止，汝今爲國家御史，須識禮數輕重。如必須魏元忠頭，何不以鋸截將，無爲抑我承反。奈何爾佩服朱紫，親銜天命，不行正直之事，乃言白司馬、孟青，是何言也！非魏元忠，無人抑教。"思止驚起悚怍，曰："思止死罪，幸蒙中丞教。"引上床坐而問之，元忠徐就坐自若，思止言竟不正。時人效之，以爲談謔之資。侍御史霍獻可笑之，思止以聞，則天怒，謂獻可曰："我已用之，卿笑何也？"獻可具以其言奏，則天亦大笑。

侯思止接手了審訊皇上特命監禁的犯人，苛刻殘酷一天比一天厲害。曾經審問御史中丞魏元忠，說："趕快認了白司馬，不然的話，就要遭受孟青。"所謂白司馬，是指洛陽有坂叫作白司馬坂。所謂孟青，是指一位將軍姓孟名青棒，就是殺琅邪王李冲的人。侯思止是街坊上的下賤奴才，常拿這話對各囚犯說。魏元忠言辭氣度毫不屈服，侯思止發怒而倒拖魏元忠。魏元忠慢慢站起來說："我命薄，像是騎惡驢而墜落，脚被鐙子挂住，被拖拉了。"侯思止大怒，又拖着他說："你抵抗皇帝的使者，上奏斬殺了你。"魏元忠說："侯思止，你現在是國家的御史，應當知道禮儀輕重。如果一定要我魏元忠的頭，何不用鋸子截去，没必要强迫我承認謀反。爲什麽你穿戴紅色紫色官服魚袋，親自接受天子命令，不做正直的事情，却說白司馬、孟青，是什麽話啊！不是我魏元忠，没有人來教導你。"侯思止驚恐慚愧地站起身來，說："我侯思止死罪，幸虧蒙受中丞您的教導。"請上床坐下後詢問，魏元忠慢慢就座神態自如，侯思止的言辭到底不正。當時人仿效他，作爲談笑的資料。侍御史霍獻可笑話他，侯思止把這事上報，武則天生氣，對霍獻可說："我已任用了他，卿笑話什麽呢？"霍獻可把侯思止說的話都奏上，武則天也大笑。

時來俊臣棄故妻，逼娶太原王慶詵女，思止亦奏請娶趙郡李自挹女，敕政事商量。鳳閣侍郎李昭德撫掌謂諸宰相曰："大可笑。"諸宰相問故，昭德曰："往年來俊臣賊劫王慶詵女，已大辱國。今日此奴又請索李自挹女，無乃復辱國乎！"竟爲李昭德搒殺之。

當時來俊臣拋棄了原配妻子，逼娶太原王慶詵的女兒，侯思止也奏請娶趙郡李自挹的女兒，敕令宰相商量。鳳閣侍郎李昭德拍着手對各位宰相說："大可笑。"各位宰相詢問原故，李昭德說："往年來俊臣搶奪王慶詵的女兒，已經大大羞辱了國家。今天這個奴才又索取李自挹的女兒，豈不是又要羞辱國家嗎！"最終被李昭德鞭打而死。

萬國俊

萬國俊，洛陽人。少譎異險詐。垂拱後，與來俊臣同爲《羅織經》，屠覆宗枝朝貴，以作威勢，自司刑評事，俊臣同引爲判官。天授二年，攝右臺監察御史，常與俊臣同按制獄。長壽二年，有上封事言嶺南流人有陰

萬國俊，是洛陽人。年輕時詭異奸詐。垂拱以後，和來俊臣一起作《羅織經》，屠殺毀滅宗室子孫朝廷大官，從而作威逞勢，由司刑評事之職，來俊臣引薦他同爲判官。天授二年，代理右臺監察御史，經常和來俊臣一起審理皇上特命監禁的犯人。長壽二年，有人呈上密封奏章說嶺南

謀逆者，乃遣國俊就按之，若得反狀，便斬决。國俊至廣州，遍召流人，置于別所，矯制賜自盡，并號哭稱冤不服。國俊乃引出，擁之水曲，以次加戮，三百餘人，一時并命。然後鍛煉曲成反狀，仍誣奏云："諸流人咸有怨望，若不推究，爲變不遥。"則天深然其奏，乃命右衛翊二府兵曹參軍劉光業、司刑評事王德壽、苑南面監丞鮑思恭、尚輦直長王大貞、右武衛兵曹參軍屈貞筠等，并攝監察御史，分往劍南、黔中、安南等六道鞫流人。尋擢授國俊朝散大夫、肅政臺侍御史。光業等見國俊盛行殘殺，得加榮貴，乃共肆其凶忍，唯恐後之。光業殺九百人，德壽殺七百人，其餘少者咸五百人。亦有遠年流人，非革命時犯罪，亦同殺之。則天後知其冤濫，下制："被六道使所殺之家口未歸者，并遞還本管。"國俊等俄亦相次而死，皆見鬼物爲祟，或有流竄而終。

流放人中有陰謀反叛的，於是派遣萬國俊前往查驗此事，如果得到反叛罪狀，立即斬殺。萬國俊到了廣州，全部召來被流放的人，安置在別處，假托朝廷命令賜他們自盡，全都號哭叫冤不服。萬國俊就牽引出去，推到水邊，一個接一個斬殺，三百多人，一時之間全部喪命。然後編造罪行構成反狀，并誣陷上奏說："那些流放之人都心懷不滿，如果不推究，不久會有變故。"武則天認爲他説得很對，便派右衛翊二府兵曹參軍劉光業、司刑評事王德壽、苑南面監丞鮑思恭、尚輦直長王大貞、右武衛兵曹參軍屈貞筠等人，一齊爲代理監察御史，分別前往劍南、黔中、安南等六道審訊流放人犯。不久提拔萬國俊爲朝散大夫、肅政臺侍御史。劉光業等人見萬國俊大行殘殺，得以增加榮貴，就共同放肆施行凶殘，惟恐落後於他人。劉光業殺九百人，王德壽殺七百人，其他殺得少的也都有五百人。也有早年流放的人，不是在武則天革命時犯的罪，也一同殺了。武則天後來知道這事冤枉過度，頒下制書："被六道使所殺的人家中還有未返回的，都依次讓返回原來流放管制的地方。"萬國俊等人不久也相繼死去，都看見鬼物作祟，有的被流放而死。

來子珣

來子珣，雍州 長安人。永昌元年四月，以上書陳事，除左臺監察御史。時朝士有不帶靴而朝者，子珣彈之曰："臣聞'束帶立於朝'。"舉朝大噱。則天委之按制獄，多希旨，賜姓姓武氏，字家臣。天授中，丁父憂，起復朝散大夫、侍御史。時雅州刺史劉行實及弟渠州刺史行瑜、尚衣奉御行威并兄子鷹揚郎將軍虔通等，爲子珣誣告謀反誅，又於盱眙毀其父左監門大將軍伯英棺柩。俄又轉爲游擊將軍、右羽林中郎將。常衣錦半臂，言笑自若，朝士誚之。長壽元年，配流愛州卒。

來子珣，是雍州 長安人。永昌元年四月，因上書奏事，授任左臺監察御史。當時朝臣有不繫帶穿靴而朝見的，來子珣彈劾他們說："臣聽説'束帶立於朝'。"滿朝大笑。武則天委派他審理皇上特命監禁的犯人，多能迎合旨意，賜姓爲武氏，字家臣。天授年間，遭父喪，守喪期未滿而起任朝散大夫、侍御史。當時雅州刺史劉行實和弟弟渠州刺史劉行瑜、尚衣奉御劉行威以及侄子鷹揚郎將軍劉虔通等人，被來子珣誣告謀反而殺死，又在盱眙毀壞他們的父親左監門大將軍劉伯英的棺材。來子珣不久又轉任游擊將軍、左羽林中郎將。經常穿錦綉短袖衣，談笑自如，朝中人士常譏笑他。長壽元年，流放愛州而死。

王弘義

王弘義，冀州 衡水人也。告變，授游擊將軍。天授中，拜右臺殿中侍御史。長壽中，拜左臺侍御史，與來俊臣羅告衣冠。延載元年，俊臣貶，弘義亦流放瓊州，妄稱敕追。時胡元禮爲侍御史，使嶺南道，次于襄、鄧，會而按之。弘義詞窮，乃謂曰："與公氣類。"元禮曰："足下任御史，元禮任洛陽尉。元禮今爲御史，公乃流囚，復何氣類?"乃搒殺之。弘義每暑月繫囚，必於小房中積蒿而施氈褥，遭之者斯須氣絶矣，苟自誣引，則易於他房。與俊臣常行移牒，州縣慑懼，自矜曰："我之文牒，有如狼毒野葛也。"弘義常於鄉里傍舍求瓜，主吝之，弘義乃狀言瓜園中有白兔，縣官命人捕逐，斯須園苗盡矣。内史李昭德曰："昔聞蒼鷹獄吏，今見白兔御史。"

王弘義，是冀州 衡水人。因上告事變，授任游擊將軍。天授年間，授任右臺殿中侍御史。長壽年間，授任左臺侍御史，與來俊臣一起誣告士大夫。延載元年，來俊臣被貶官，王弘義也流放瓊州，假稱有皇上敕旨召回。當時胡人索元禮任侍御史，出使嶺南道，途中到達襄、鄧，碰上王弘義後就地審問。王弘義無言對答，就對索元禮說："與您是同類。"索元禮說："足下任御史，我索元禮任洛陽尉。我索元禮現在任御史，您却是流放的囚犯，又怎麽是同類?"於是將他鞭打而死。王弘義每當在暑熱季節拘禁囚犯時，必在小牢房中堆積蒿草而且加上氈褥，被放在上面的人一會兒就暈過去了，如果自認有罪，就換到其他牢房中。與來俊臣一起常常傳布移送公文，州縣官吏恐懼，自誇説："我的公文，如同是惡狼斷腸毒草。"王弘義曾經在鄉里鄰舍要瓜吃，瓜主吝惜未給，王弘義就描述説瓜園裏有白兔，縣官派人捕捉，一會兒瓜園的苗全被踐踏完了。内史李昭德説："過去聽説有蒼鷹獄吏，如今見到了白兔御史。"

郭霸

郭霸，廬江人也。天授二年，自宋州 寧陵丞應革命舉，拜左臺監察御史。如意元年，除左臺殿中侍御史。長壽二年，右臺侍御史。初舉集，召見，於則天前自陳忠鯁云："往年征徐敬業，臣願抽其筋，食其肉，飲其血，絶其髓。"則天悦，故拜焉，時人號爲"四其御史"。時大夫魏元忠卧疾，諸御史盡往省之，霸獨居後，比見元忠，憂懼，請示元忠便液，以驗疾之輕重。元忠驚悚，霸悦曰："大夫糞味甘，或不瘳。今味苦，當即愈矣。"元忠剛直，殊惡之，以其事露朝士。嘗推芳州刺史李思徵，搒捶考禁，不勝而死。聖曆中，屢見思徵，甚惡之。嘗因退朝遽歸，命家人曰："速請僧轉經設齋。"須臾

郭霸，是廬江人。天授二年，由宋州 寧陵丞應試革命制科，授任左臺監察御史。如意元年，授任左臺殿中侍御史。長壽二年，任右臺侍御史。當初參加革命制科考試的考生會集時，皇上召見，在武則天面前自己陳述忠直説："往年征討徐敬業，臣願抽其筋，吃其肉，喝其血，斷其髓。"武則天很高興，所以授予御史之職，當時人號稱他爲"四其御史"。當時御史大夫魏元忠卧病，各位御史全去看望，郭霸惟獨等在後面，待到見了魏元忠，擔憂害怕，請求出示魏元忠的糞便尿液，來驗看病的輕重。魏元忠驚怕，郭霸高興地説："大夫您的糞便味甜，也許病不好。而現在味苦，應當馬上就好了。"魏元忠剛直，極其厭惡他，把這事透露給朝中人士。郭霸曾審訊芳州刺史李思徵，抽打捶擊拷問拘押，痛苦不堪而死。聖曆年間，屢次在幻覺中看見李思徵，很討厭。曾因退朝急忙返回，命令家人説：

見思徵從數十騎上其廷，曰："汝枉陷我，我今取汝。"霸周章惶怖，援刀自刳其腹，斯須蛆爛矣。是日，閭里亦見兵馬數十騎駐于門，少頃不復見矣。時洛陽橋壞，行李弊之，至是功畢。則天嘗問群臣："比在外有何好事?"舍人張元一素滑稽，對曰："百姓喜洛橋成，幸郭霸死，此即好事。"

"趕快請僧人念經設齋。"一會兒看見李思徵以及隨從數十騎士進入他家的庭堂，説："你冤枉陷害我，我今天來取你的命。"郭霸慌張恐怖，拿刀剖開自己的肚子，一會兒就生蛆腐爛了。這一天，街坊裏的人也看見有兵馬數十騎停在門前，不多時再看不見了。當時洛陽橋毁壞，行人過往不便，到這時候修好了。武則天曾問群臣："近來在外面有什麽好事?"舍人張元一素來滑稽，回答説："百姓喜賀洛陽橋修成，慶幸郭霸死去，這就是好事。"

吉頊

吉頊，洛州河南人也。身長七尺，陰毒敢言事。進士舉，累轉明堂尉。萬歲通天二年，有箕州刺史劉思禮，自云學於張憬藏，善相，云洛州録事參軍綦連耀應圖讖，有"兩角騏驎兒"之符命。頊告之，則天付武懿宗與頊對訊。懿宗與頊誘思禮，令廣引朝士，必全其命。思禮乃引鳳閣侍郎李元素、夏官侍郎孫元通、天官侍郎劉奇 石抱忠、鳳閣舍人王處 來庭、主簿柳璆、給事中周潘、涇州刺史王勔、監察御史王助、司議郎路敬淳、司門員外郎劉慎之、右司員外郎宇文全志等三十六家，微有忤意者，必構之，楚毒百端，以成其獄。皆海内賢士名家，天下冤之，親故連累竄逐者千餘人。頊由是擢拜右肅政臺中丞，日見恩遇。

明年，突厥寇陷趙、定等州，則天召頊檢校相州刺史，以斷賊南侵之路。頊以素不習武爲辭，則天曰："賊勢將退，藉卿威名鎮遏耳。"初，太原有術士温彬茂，高宗時老，臨死，封一狀謂其妻曰："吾死後，年名垂拱，即詣闕獻之，慎勿開也。"垂拱初，其妻獻之。狀中預陳則天革命及突厥至趙、定之事，故則天知賊至趙州而退。頊初至州募人，略無應

吉頊，是洛州河南人。他身高七尺，陰險毒辣敢於談論政事。考中進士科，多次轉官後任明堂尉。萬歲通天二年，有箕州刺史劉思禮，自稱跟張憬藏學習，善於相面，説洛州録事參軍綦連耀的面相應合圖讖預言，有"兩角騏驎兒"的天命。吉頊告發了他，武則天交給武懿宗與吉頊對質審訊。武懿宗與吉頊誘導劉思禮，讓他廣泛牽連朝中人士，就一定保全他的性命。劉思禮便牽扯上鳳閣侍郎李元素、夏官侍郎孫元通、天官侍郎劉奇 石抱忠、鳳閣舍人王處 來庭、主簿柳璆、給事中周潘、涇州刺名王勔、監察御史王助、司議郎路敬淳、司門員外郎劉慎之、右司員外郎宇文全志等三十六家，這些人中稍微有抵觸武懿宗等人旨意的，必定誣陷他，百般動用苦刑，以構成罪案。這些人都是海内的賢士名家，天下人認爲冤枉，親戚舊友受連累流放的有一千多人。吉頊因此提升爲右肅政臺中丞，日益受到恩寵禮遇。

第二年，突厥侵犯攻陷趙、定等州，武則天召吉頊加授相州刺史，使截斷賊寇向南侵犯的道路。吉頊用從來不熟悉軍事爲由推辭，武則天説："賊勢即將退却，不過藉助卿的威名鎮懾遏止罷了。"當初，太原有位術士温彬茂，高宗時年紀衰老，臨死，密封一個信件對他的妻子説："我死後，年號爲垂拱時，就到京城獻上它，千萬不要打開。"垂拱初年，他的妻子將信獻上。信件中預言了武則天革命及突厥攻到趙州、定州的事情，所以武則天知道賊寇到達趙州後便撤

者。俄而詔以皇太子爲元帥，應募者不可勝數。及賊退，項入朝奏之，則天甚悦。

聖曆二年臘月，遷天官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時易之、昌宗諷則天置控鶴監官員，則天以易之爲控鶴監。項素與易之兄弟親善，遂引項，以殿中少監田歸道、鳳閣舍人薛稷、正諫大夫員半千、夏官侍郎李迥秀，俱爲控鶴内供奉，時議甚不悦。初，則天以項幹辯有口才，偉儀質，堪委以心腹，故擢任之。及與武懿宗爭趙州功於殿中，懿宗短小俯僂，項聲氣凌厲，下視懿宗，嘗不相假。則天以爲"卑我諸武於我前，其可倚與!"其年十月，以弟作僞官，貶琰川尉，後改安固尉。尋卒。

初，中宗未立爲皇太子時，易之、昌宗嘗密問項自安之策，項云："公兄弟承恩既深，非有大功於天下，則不全矣。今天下士庶，咸思李家，廬陵既在房州，相王又在幽閉，主上春秋既高，須有付托。武氏諸王，殊非屬意。明公若能從容請建立廬陵及相王，以副生人之望，豈止轉禍爲福，必長享茅土之重矣。"易之然其言，遂承間奏請。則天知項首謀，召而問之，項曰："廬陵王及相王，皆陛下之子，先帝顧托於陛下，當有主意，唯陛下裁之。"則天意乃定。項既得罪，時無知者。睿宗即位，左右發明其事，乃下制曰："故吏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吉項，體識宏遠，風規久大。嘗以經緯之才，允膺匡佐之委。時王命中否，人謀未輯，首陳返政之議，克副祈天之基。永懷遺烈，寧忘厥效。可贈左御史臺大夫。"

退。吉項剛來到相州招募，幾乎没有應募的人。不久下詔委任皇太子爲元帥，應募的人多得數不清。等到賊寇退去，吉項入朝奏報此事，武則天非常高興。

聖曆二年臘月，遷任天官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當時張易之、張昌宗委婉勸説武則天設置控鶴監官員，武則天任命張易之爲控鶴監。吉項平常與張易之兄弟親密友好，於是引用吉項，使殿中少監田歸道、鳳閣舍人薛稷、正諫大夫員半千、夏官侍郎李迥秀，一起擔任控鶴内供奉，當時的輿論很不滿意。起初，武則天認爲吉項精幹有口才，儀表堂堂，可以托爲心腹，所以提拔任用他。等到和武懿宗在殿廷上爭搶趙州功勞，武懿宗身材矮小弓腰曲背，吉項聲音氣勢凌厲，俯視着武懿宗，一點不相讓。武則天認爲"在我面前卑視我家武氏之人，他怎麽可以依賴呀!"這一年十月，吉項因弟弟做僞官而受連累，貶任琰川尉，後來改任安固尉。不久就死了。

當初，中宗未立爲皇太子的時候，張易之、張昌宗曾經秘密向吉項詢問能使自身安全的計策，吉項説："您兄弟承受恩寵已深，如對天下没有大功，就不能保全了。如今天下士大夫和庶民，都思念李家，廬陵王已在房州，相王又被幽禁，皇上年齡已大，必須有所托付。武氏諸王，根本不是衆心所歸。明公您如能從容奏請立廬陵王或相王爲皇位繼承人，以便符合萬民的期望，豈衹是轉禍爲福，一定能長期享有王侯的富貴了。"張易之認爲他説得對，於是趁機會奏請。武則天知道是吉項最先倡議的，召來問他，吉項説："廬陵王和相王，都是陛下的兒子，先帝關照托付給陛下，必定有主意，衹在陛下决斷。"武則天的主意纔拿定。吉項獲罪後，當時没人知道。睿宗即位，身邊的人説明這事，於是頒下制書説："已故吏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吉項，體察見識宏遠，用意規劃遠大。曾以治理的才能，得以擔當輔佐的委托。當時本朝命運中途受阻，人的謀劃未能和協，他首先陳述歸還政權的建議，能够符合祈求天神的根本。永遠懷念他留下的功績，怎能忘記他的忠誠。可追贈左御史臺大夫。"

舊唐書卷一百八十六(下)

列傳第一百三十六(下)

酷吏(下)

姚紹之　周利貞　王旭　吉温 王鈞 嚴安之 盧鉉(附)
羅希奭　毛若虛　敬羽 裴昇 畢曜(附)

姚紹之

姚紹之，湖州 武康人也。解褐典儀，累拜監察御史。中宗朝，武三思恃庶人勢，駙馬都尉王同皎謀誅之，事泄，令紹之按問而誅同皎。紹之初按問同皎，張仲之、祖延慶謀衣袖中發調弩射三思，伺其便未果。宋之遜以其外妹妻延慶，曰："今日將行何事，而以妻爲?"之遜固抑與延慶，且洽其心矣。之遜子曇密發之，乃敕右臺大夫李承嘉與紹之按於新開門內。初，紹之將直盡其事。詔宰相李嶠等對問，諸相懼三思威權，但僶俛，佯不問。仲之、延慶言曰："宰相中有附會三思者。"嶠與承嘉耳言，復說誘紹之，其事乃變。遂密置人力十餘，命引仲之對問，至，即爲紹之所擒，塞口反接，送獄中。紹之還，謂仲之曰："張三，事不諧矣!"仲之固言三思反狀，紹之命棒之而臂折，大呼天者六七，謂紹之曰："反賊，臂且折矣，命已輸汝，當訴爾於天帝!"因裂衫以束之，乃自誣反而遇誅。紹之自此神氣自若，朝廷側目。

姚紹之，湖州 武康人。開始做官時任典儀，多次遷官後任監察御史。中宗朝，武三思依仗韋庶人的勢力弄權，駙馬都尉王同皎圖謀殺掉他，事情泄露，朝廷下令派姚紹之審問而殺了王同皎。姚紹之當初審問王同皎時，得知張仲之、祖延慶共同謀劃從衣袖中用弩箭射死武三思，而没找到機會下手的情況。宋之遜將他的表妹嫁給祖延慶，祖延慶說："今天有什麽事，一定要我成婚?"宋之遜堅持讓祖延慶迎娶，并由此得知他的心思。宋之遜的兒子宋曇秘密揭發了此事，於是下敕右臺御史大夫李承嘉與姚紹之在新開門内審問。開始，姚紹之想要徹底追查他們謀殺武三思的真正原因。下詔宰相李嶠等人對雙方審問，各位宰相懼怕武三思的威權，衹是勉强應付，裝模作樣不真正追問。張仲之、祖延慶便說："宰相中有附會武三思的人。"李嶠與李承嘉耳語，又勸說誘導姚紹之，這事纔起了變化。於是秘密安排十餘人力，命人招來張仲之對質，張仲之一到，立即被姚紹之捉住，塞住口反綁着手，送入獄中。姚紹之返回，對張仲之說："張三，事情不成了!"張仲之堅持說武三思謀反的情况，姚紹之命人用棒打斷他的臂膀，張仲之大聲呼叫蒼天六七次，對姚紹之說："反賊，臂膀已折斷了，性命已輸給你，我要向天帝控告你!"於是撕破

衣衫裹住胳臂，便違心承認謀反而遭誅殺。姚紹之從此神氣自如，朝廷官員不敢正眼看他。

累遷左臺侍御史。奉使江左，經汴州，辱録事參軍魏傳弓。尋拜監察御史。紹之後坐贓污，詔傳弓按之，獲贓五千餘貫以聞，當坐死。韋庶人妹保持之，遂黜放爲嶺南瓊山尉。傳弓初按紹之，紹之在揚州，色動，謂長吏盧萬石曰："頃辱傳弓，今爲所按，紹之死矣。"逃入西京，爲萬年尉擒之，擊折其足，因授南陵令員外置。開元十三年，累轉括州長史同正員，不預知州事，死。

多次遷官後任左臺侍御史。奉命出使江左，經過汴州時，侮辱録事參軍魏傳弓。不久授任監察御史。姚紹之後來因貪贓獲罪，下詔魏傳弓審訊他，審問出贓錢五千多貫上報，應當判死罪。韋庶人的妹妹保護他，於是改判而貶逐到嶺南瓊山任縣尉。魏傳弓當初要審訊姚紹之，姚紹之在揚州，面色改變，對長吏盧萬石説："前不久我曾侮辱了魏傳弓，今天受他審訊，我姚紹之一定得死了。"逃入西京，被萬年縣尉捉拿，打斷他的脚，於是授任南陵縣令，以不管縣中政事的員外官安置。開元十三年，多次轉官後任括州長史同正員官，不參預主持州中事務，死去。

周利貞

周利貞，神龍初爲侍御史，附托權要，爲桓彦範、敬暉等五王嫉之，出爲嘉州司馬。時中書舍人崔湜與桓、敬善，武三思用事禁中，彦範憂之，托心腹於湜。湜反露其計於三思，爲三思所中，盡流嶺南。湜勸盡殺之，以絶其歸望。三思問："誰可使者?"利貞即湜之表兄，因舉爲此行。利貞至，皆鴆殺之，因擢爲左臺御史中丞。先天元年，爲廣州都督。時湜爲中書令，與僕射劉幽求不叶，陷幽求徙于嶺表，諷利貞殺之，爲桂州都督王晙護之，逗留獲免。無何，玄宗正位，利貞與薛季昶、宋之問同賜死於桂州驛。

周利貞，神龍初年任侍御史，依附權貴，被桓彦範、敬暉等五王所憎恨，出任嘉州司馬。當時中書舍人崔湜與桓彦範、敬暉關係好，武三思在宫禁中弄權，桓彦範對此感到憂慮，把崔湜作爲親信與他商議。崔湜反而將他的心思透露給武三思，被武三思所中傷，全都流放嶺南。崔湜勸武三思全部殺掉他們，從而斷絶他們返回的希望。武三思問："誰可以派遣?"周利貞就是崔湜的表兄，因而推舉他擔任了這次行動。周利貞到達嶺南，全部毒殺了桓彦範等人，因此升任左臺御史中丞。先天元年，任廣州都督。當時崔湜任中書令，與僕射劉幽求不和，便陷害劉幽求流放到嶺表，婉言暗示周利貞殺掉他，被桂州都督王晙保護，逗留了一段時間而幸免一死。不久，玄宗正式即皇帝位，周利貞和薛季昶、宋之問在桂林驛一同被賜死。

王旭

王旭，太原祁人也。曾祖珪，貞觀初爲侍中，尚永寧公主。

旭解褐鴻州參軍，轉兗州兵曹。神龍元年正月，張柬之、桓彦範等誅張易之、昌宗兄弟，尊立孝和皇帝。其兄昌儀，先貶乾封尉，旭斬之，齎其首赴于東都，遷并州録事參軍。唐

王旭，太原祁人。曾祖王珪，貞觀初年任侍中，娶永寧公主爲妻。

王旭開始做官任鴻州參軍，轉任兗州兵曹。神龍元年正月，張柬之、桓彦範等人誅殺了張易之、張昌宗兄弟，推尊擁立中宗復辟爲帝。他們的哥哥張昌儀，先已貶任乾封尉，王旭斬殺了他，帶着他的頭奔赴東都，遷任并州録事參軍。

隆元年，玄宗誅韋庶人等，并州長史周仁軌，韋氏之黨，有詔誅之，旭不覆敕，又斬其首，馳赴西京。開元二年，累遷左臺侍御史。時光禄少卿盧崇道以崔湜妻父，貶於嶺外。逃歸，匿於東都，爲仇家所發，詔旭究其獄。旭欲擅其威權，因捕崇道親黨數十人，皆極其楚毒，然後結成其罪，崇道及三子并杖死於都亭驛，門生親友皆决杖流貶。時得罪多是知名之士，四海冤之。旭又與御史大夫李傑不叶，遞相糾訐，傑竟左遷衢州刺史。旭既得志，擅行威福，由是朝廷畏而鄙之。

五年，遷左司郎中，常帶侍御史。旭爲吏嚴苛，左右無敢支梧，每銜命推劾，一見無不輸款者。時宋王憲府掾紀希虬兄任劍南縣令，被告有贓私，旭使至蜀鞫之。其妻美，旭威逼之，因奏决殺縣令，納贓數千萬。至六年，希虬遣奴詐爲祗承人，受顧在臺，事旭累月，旭賞之，召入宅中，委以腹心。其奴密記旭受饋遺囑托事，乃成數千貫，歸謁希虬。希虬銜泣見憲，叙以家冤。憲憫之，執其狀以奏，詔付臺司劾之，贓私累巨萬，貶龍平尉，憤恚而死，甚爲時人之所慶快。

唐隆元年，玄宗誅殺韋庶人等，并州長史周仁軌，是韋氏的黨羽，有詔書下令殺了他，王旭不等回批的敕書到來，又砍下他的頭，急奔西京。開元二年，多次遷官後任左臺侍御史。當時光禄少卿盧崇道因是崔湜妻子的父親，受連累而貶到嶺南。逃回，隱藏在東都，被仇家揭發，下詔王旭審查此案。王旭想要獨自大顯他的權威，於是捕捉盧崇道親黨數十人，都極盡酷刑，然後構成罪狀，盧崇道及其三個兒子被一并用刑杖打死在都亭驛，門徒親友都判决杖刑而流放貶逐。當時獲罪的大多是知名人士，天下人都認爲冤枉。王旭又與御史大夫李傑不和，交相攻擊揭短，李傑最終被貶爲衢州刺史。王旭得志後，獨斷專行作威作福，由此朝廷官員既畏懼又鄙視他。

五年，升任左司郎中，并常帶侍御史的官銜。王旭做官嚴厲苛刻，和他在一起的吏員没有人敢抵觸不順從，每次奉命審訊，犯人一見他没有不主動承認罪過的。當時宋王李憲府掾紀希虬的哥哥在劍南地區任縣令時，被人控告有貪污行爲，王旭出使到蜀地審訊他。紀希虬哥哥的妻子美麗，王旭使用威勢來脅迫奸淫她，因此上奏决殺縣令，收取贜物數千萬。到開元六年，紀希虬派遣家奴裝成官府差役，被雇用在御史臺，服事王旭好幾個月，王旭賞識他，召入宅中，委任爲親信。這個家奴秘密記下王旭接受饋贈請托的事，直到有數千貫後，回去進見紀希虬。紀希虬含淚進見李憲，叙説家中冤屈。李憲憐憫他，拿他的訴狀上奏，下詔將王旭交付司法部門審問，查出贜物好幾萬，貶任龍平縣尉，憤恨而死，當時人非常慶幸稱快。

吉温　王鈞　嚴安之

吉温，天官侍郎頊弟琚之孽子也。譎詭能諂事人，游於中貴門，愛若親戚。性禁害，果於推劾。天寶初，爲新豐丞。時太子文學薛嶷承恩倖，引温入對，玄宗目之而謂嶷曰："是一不良漢，朕不要也。"時蕭炅爲河南尹，河南府有事，京臺差温推詰，事連炅，堅執不捨，賴炅與右相

吉温，是天官侍郎吉頊弟弟吉琚與婢妾生的兒子。詭詐而能奉承人，來往於顯貴的宦官門下，對他們的愛如同對親人。天性陰險，敢於深究窮追案情。天寶初年，任新豐丞。當時太子文學薛嶷受到寵幸，引薦吉温入朝對答，玄宗看着他而對薛嶷説："這是一個不良漢子，朕是不要的。"當時蕭炅任河南尹，河南府有事，京中的御史臺差遣吉温推究查辦，事情牽連到蕭炅，他

李林甫善，抑而免之。及温選，炅已爲京兆尹，一唱萬年尉，即就其官，人爲危之。時驃騎高力士常止宿宫禁，或時出外第，炅必謁焉。温先馳與力士言謔甚洽，握手呼行第，炅覵之嘆伏。及他日，温謁炅於府庭，遽布心腹曰："他日不敢隳國家法，今日已後，洗心事公。"炅復與盡歡。

還堅持追查不捨，蕭炅依靠與右相李林甫關係好，壓下此事得以幸免。等到吉温參加官員的例行考核選任時，蕭炅已任京兆府尹，吉温調任萬年縣尉，馬上就任，人們都爲他擔憂。當時驃騎高力士經常住宿宫中，有時出宫到外宅住，蕭炅必定前去謁見。吉温有次先乘馬跑去與高力士説笑顯得很融洽，握手以兄弟排行相稱，蕭炅很嘆服。等到有一天，吉温在府庭謁見蕭炅，就陳述誠意説："那時候不敢毁壞國家法令，今天以後，要用心爲您辦事。"蕭炅又和他縱情歡樂。

會林甫與左相李適之、駙馬張垍不叶，適之兼兵部尚書，垍兄均爲兵部侍郎，林甫遣人訐出兵部銓曹主簿事令史六十餘人僞濫事，圖覆其官長，詔出付京兆府與憲司對問。數日，竟不究其由。炅使温劾之。温於院中分囚於兩處，温於後廳佯取兩重囚訊之，或杖或壓，痛苦之聲，所不忍聞，即云："若存性命，乞紙盡答。"令史輩素諳温，各自誣伏罪，及温引問，無敢違者。晷刻間事輯，驗囚無栲訊決罰處。常云："若遇知己，南山白額獸不足縛也。"會李林甫將起刑獄，除不附己者，乃引之於門，與羅希奭同鍛煉詔獄。

正值李林甫與左相李適之、駙馬張垍不和，李適之兼兵部尚書，張垍的哥哥張均任兵部侍郎，李林甫派人揭發出兵部裏具體辦理武官考核銓選方面文書事務的令史等吏員六十餘人弄虚做假之事，圖謀搞掉兵部的長官，下詔交付京兆府與司法部門對質審問。幾天後，始終不能追究出原由。蕭炅派吉温審問。吉温在院中將囚犯分在兩處，吉温在後庭假裝提取兩個重罪囚犯審訊，或者用杖打或者用杠壓，痛苦的叫聲，使人不忍聽，隨即説："若要活命，就討取紙來全部寫下供詞。"令史之輩向來熟悉吉温，各個違心認罪，等到吉温提取審問，没有敢違抗的。片刻間事情結束，驗看囚犯身上没有拷打體罰的地方。他常常説："如果遇到知己，南山的老虎也不足以捉拿。"恰巧李林甫打算興起刑獄，除去不依附自己的人，於是引用吉温在自己門下，與羅希奭一同虚構他人罪名而捕入皇上特命關押犯人的牢獄中。

五載，因中官納其外甥武敬一女爲盛王琦妃，擢京兆府士曹。時林甫專謀不利於東儲，以左驍衛兵曹柳勣杜良娣妹婿，令温推之。温追著作郎王曾、前右司禦率府倉曹王修己、左武衛司戈盧寧、左威衛騎曹徐徵同就臺鞫，數日而獄成。勣等杖死，積尸於大理寺。

五載，通過宦官使盛王李琦迎娶了他的外甥武敬一的女兒爲妃，從而提升爲京兆府士曹。當時李林甫一心謀害東宫太子，因左驍衛兵曹柳勣是杜良娣的妹夫，而令吉温審問他。吉温傳訊著作郎王曾、前任右司禦率府倉曹王修己、左武衛司戈盧寧、左威衛騎曹徐徵一起到御史臺受審，幾天後罪案成立，柳勣等人被杖打致死，尸體堆積在大理寺。

六載，林甫又以户部侍郎、兼御史中丞楊慎矜違忤其旨，御史中丞王鉷與慎矜親而嫉之，同構其事，云

六載，李林甫又因爲户部侍郎、兼御史中丞楊慎矜抵觸他的旨意，御史中丞王鉷與楊慎矜雖親近却忌恨他，李林甫、王鉷二人便共同編造事

"蓄圖讖，以己是隋煬帝子孫，窺於興復"，林甫又奏付溫鞫焉，慎矜下獄繫之。使溫於東京收捕其兄少府少監慎餘、弟洛陽令慎名，於汝州捕其門客史敬忠。敬忠頗有學，嘗與朝貴游，蹉跎不進，與溫父琚情契甚密，溫孩孺時，敬忠嘗抱撫之。溫令河南丞姚閈就擒之，鎖其頸，布袂蒙面以見溫。溫驅之於前，不交一言。欲及京，使典誘之云："楊慎矜今款招已成，須子一辨。若解人意，必活；忤之，必死。"敬忠迴首曰："七郎，乞一紙。"溫佯不與，見詞懇，乃於桑下令答三紙，辯皆符溫旨，喜曰："丈人莫相怪！"遂徐下拜。及至溫湯，始鞫慎矜，以敬忠詞爲證。及再搜其家，不得圖讖。林甫恐事泄，危之，乃使御史盧鉉入搜。鉉乃袖讖書而入，於隱僻中詬而出曰："逆賊牢藏秘記，今得之矣。"指於慎矜小妻韓珠團婢見，舉家惶懼，且行捶擊，誰敢忤焉？獄乃成，慎矜兄弟賜死。溫自是威振，衣冠不敢偶言。

端，說"楊慎矜收藏那種講圖讖預言的書，認爲自己是隋煬帝的子孫，伺機要興復皇位"，李林甫又奏請交付吉溫審訊，楊慎矜被捕入獄中。派吉溫在東京拘捕楊慎矜的哥哥少府少監楊慎餘、弟弟洛陽令楊慎名，在汝州捕捉楊慎矜的門客史敬忠。史敬忠很有學識，經常與朝廷權貴交往，但很不得志未能顯達，和吉溫的父親吉琚十分情投意合，吉溫在幼兒的時候，史敬忠曾經抱着撫摸他。吉溫派河南丞姚閈前往捕捉史敬忠，脖子上帶着枷鎖，用布袖蒙住臉來見吉溫。吉溫驅趕他在前，不交談一句話。快要到京城時，讓典史誘導他說："楊慎矜如今已招認服罪，需要你辨别一下。如果理解人意，一定能活；抵觸的話，必死。"史敬忠回過頭說："吉七郎，求給一張紙。"吉溫假裝不給，看他言辭懇切，就在桑樹下面讓他答覆寫滿三張紙，辯詞完全符合吉溫之意，吉溫高興地說："老人家不要見怪！"於是緩緩下拜。等到了華清宮溫泉，纔審訊楊慎矜，用史敬忠的辯詞作爲證據。等到再搜查楊慎矜的家，没有得到講圖讖預言的書。李林甫恐怕事情泄露，很憂慮，就派御史盧鉉去搜查。盧鉉便把講圖讖預言的書藏在衣袖裏帶進去，在隱僻處大罵着拿出來說："叛逆賊人把圖讖秘書深藏起來，現在得到它了。"指給楊慎矜妾韓珠團的婢女看，全家惶恐，而且遭到棍棒痛打，誰敢違抗不承認呢？罪案於是成立，楊慎矜兄弟賜死。吉溫從此威名顯揚，士大夫們都不敢相對私語。

溫早以嚴毒聞，頻知詔獄，忍行枉濫，推事未訊問，已作奏狀，計贓數。及被引問，便懾懼，即隨意而書，無敢惜其生者，因不加栲擊，獄成矣。林甫深以溫爲能，擢户部郎中，常帶御史。林甫雖倚以爪牙，溫又見安禄山受主恩，驃騎高力士居中用事，皆附會其間，結爲兄弟。常謂禄山曰："李右相雖觀察人事，親於三兄，必不以兄爲宰相。溫雖被驅使，必不超擢。若三兄奏溫爲相，即奏兄堪大任，擠出林甫，是兩人必爲

吉溫早以嚴酷狠毒聞名，頻繁主持審理皇上特命監禁的犯人，殘忍地擴大冤案，推問刑事還未開始審訊，就已經寫好奏狀，計算贓物數量。等到當事人被引來審問，便因爲恐懼，就隨意寫下供詞，没有人敢顧及自己的死活，於是不加拷打，立獄案了。李林甫認爲吉溫很能幹，提拔爲户部郎中，常帶御史官銜。李林甫雖靠他做爪牙，而吉溫又見安禄山受到皇上恩寵，驃騎高力士在宫中掌權，便都依附他們，結爲兄弟。吉溫曾對安禄山說："李右相雖然觀察人事，親近三兄您，但一定不會使兄成爲宰相。我吉溫雖被驅使，但一定不會被破格提拔。如果三兄上奏我吉

相矣。"祿山悦之。時祿山承恩無敵，驟言溫能，玄宗亦忘曩歲之語。十載，祿山加河東節度，因奏溫爲河東節度副使，并知節度營田及管内采訪監察留後事。其載，又加兼雁門太守，仍知安邊郡鑄錢事，賜紫金魚袋。及丁所生憂，祿山又奏起復爲本官。尋復奏爲魏郡太守、兼侍御史。

溫任宰相，我就上奏兄能擔當大任，擠出李林甫，這樣我們兩人就必定做宰相了。"安祿山很高興。當時安祿山承受恩寵無人能比，屢次説吉溫能幹，玄宗也忘了往年的話。十載，安祿山加授河東節度使，於是奏請吉溫任河東節度副使，并且主持節度營田及管内采訪監察留後事務。這一年，又加兼雁門太守，并主持安邊郡鑄錢事務，賜紫金魚袋。等到爲生母守喪時，安祿山又奏請使吉溫守喪期未滿起任原來官職。不久又奏請任魏郡太守、兼侍御史。

楊國忠入相，素與溫交通，追入爲御史中丞，仍充京畿、關内采訪處置使。溫於范陽辭，祿山令累路館驛作白紬帳以候之，又令男慶緒出界送，攏馬出驛數十步。及至西京，朝廷動静，輒報祿山，信宿而達。十三載正月，祿山入朝，拜左僕射，充閑厩使，因奏加溫武部侍郎、兼御史中丞，充閑厩、苑内、營田、五坊等副使。時楊國忠與祿山嫌隙已成，溫轉厚於祿山，國忠又忌之。其冬，河東太守韋陟入奏於華清宫，陟自謂失職，托於溫結歡於祿山，廣載河東土物饋於溫，又及權貴。國忠諷評事吴豸之使鄉人告之，召付中書門下，對法官鞫之，陟伏其狀，貶桂嶺尉，溫澧陽長史，溫判官員錫新興尉。明年，溫又坐贓七千匹及奪人口馬奸穢事發，貶端州高要尉。溫至嶺外，遷延不進，依於張博濟，止於始安郡。八月，遣大理司直蔣沇鞫之，溫死於獄中，博濟及始安太守羅希奭死於州門。

楊國忠入朝任宰相，平素與吉溫有交結，便催召吉溫入京任御史中丞，并充任京畿、關内采訪處置使。吉溫在范陽辭别，安祿山命令一路上的驛館作白綢帳子用來伺候他，又派兒子安慶緒送出轄境，牽着馬走出驛館幾十步。等到了西京，朝廷一有動静，就向安祿山報告，兩天便傳遞到。十三載正月，安祿山入朝，授任左僕射，充任閑厩使，於是奏請加授吉溫武部侍郎、兼御史中丞，充任閑厩、苑内、營田、五坊等副使。當時楊國忠與安祿山的嫌疑怨恨已經形成，吉溫轉而對安祿山親厚，楊國忠又忌恨他。這年冬天，河東太守韋陟入京到華清宫奏事，韋陟自感失掉高職，就托付吉溫與安祿山加深交情，大量運載河東土産贈送吉溫，又遍及權貴。楊國忠暗示大理評事吴豸之指使同鄉人告發，召來韋陟交付中書門下，對着法官審訊他，韋陟承認那些罪狀，被貶任桂嶺尉，吉溫貶任澧陽長史，吉溫的判官員錫貶任新興尉。第二年，吉溫又因貪贓七千匹以及奪取人家奴婢馬匹的奸邪之事暴露而獲罪，貶任端州高要尉。吉溫走到嶺外後，拖延時間不再向前走，依附張博濟，停留在始安郡。八月，派遣大理司直蔣沇審訊他，吉溫死在獄中，張博濟和始安郡太守羅希奭受連累死在本州境内。

初，溫之貶斥，玄宗在華清宫，謂朝臣曰："吉溫是酷吏子侄，朕被人誑惑，用之至此。屢勸朕起刑獄以作威福，朕不受其言。今去矣，卿等皆可安枕也。"初，開元九年，有王

當初，吉溫遭貶斥時，玄宗在華清宫，對朝臣説："吉溫是酷吏的子侄，朕被人迷惑，任用他到這種地步。屢次勸朕興起刑獄以便作威作福，朕不聽他的話。如今他離去了，卿等都可以安心無憂了。"當初，開元九年，有個叫王鉷的

鉤爲洛陽尉，十八年，有嚴安之爲河南丞，皆性毒虐，笞罰人畏其不死，皆杖訖不放起，須其腫憒，徐乃重杖之，懊血流地，苦楚欲死，鉤與安之始眉目喜暢，故人吏懾懼。温則售身權貴，噬螫衣冠，來頗異耳。温九月死始興，十一月，禄山起兵作亂，人謂與温報仇耳。禄山入洛陽城，即僞位。玄宗幸蜀後，禄山求得温一子，纔六七歲，授河南府參軍，給與財帛。

任洛陽尉，開元十八年，有個叫嚴安之的任河南丞，都是性情毒虐，抽打懲罰人犯惟恐他不死，都是打完後不讓起來，等待腫脹鬱結起來，慢慢地再重重抽打，血流遍地，痛苦得要死，王鉤和嚴安之纔眉開眼笑，所以官民恐懼。吉温則賣身權貴，殘害士大夫，來路很特別。吉温於九月死在始興，十一月，安禄山起兵作亂，人們説是給吉温報仇。安禄山進入洛陽城，即僞皇帝位。玄宗前去蜀地後，安禄山尋找到吉温的一個兒子，纔六七歲，授任河南府參軍，給予錢財布帛。

盧鉉

初，温之按楊慎矜，侍御史盧鉉同其事。鉉初爲御史，作韋堅判官，及堅爲李林甫所嫉，鉉以堅款曲發於林甫，冀售其身。及按慎矜，鉉先與張瑄同臺，情旨素厚，貴取媚於權臣，誣瑄與楊慎矜共解圖讖，持之，爲驢駒拔橛以成其獄。又爲王鉷閑厩判官，鉷緣邢縡事朝堂被推，鉉證云："大夫將白帖索厩馬五百匹以助逆，我不與之。"鉷死在晷刻，鉉忍誣之，衆咸怒恨焉。及被貶爲廬江長史，在郡忽見瑄爲祟，乃云："端公何得來乞命？不自由。"鉉須臾而卒。

當初，吉温審訊楊慎矜，侍御史盧鉉一同處理此案。盧鉉當初任御史，做韋堅的判官，等到韋堅被李林甫忌恨，盧鉉把韋堅的詳細情況告發給李林甫，希求賣身投靠。等到審問楊慎矜，盧鉉先前和張瑄同在御史臺，情意向來親厚，着意要取媚於權臣，便誣蔑張瑄與楊慎矜共同解釋圖讖預言，逮捕了他，采用驢駒拔橛的酷刑而逼成獄案。又任王鉷的閑厩判官，王鉷因爲邢縡事件在朝堂上被審訊，盧鉉作證説："大夫你曾打白條索取皇家閑厩中的馬五百匹用來幫助叛逆，我没有給。"王鉷死在片刻之間，盧鉉竟殘忍地誣陷他，衆人都怒恨盧鉉。等到盧鉉被貶爲廬江郡長史，在郡城忽見張瑄的鬼魂要降災禍給他，便説："御史你怎可來討命？那時我是迫不得已。"盧鉉片刻間死去。

羅希奭

羅希奭，本杭州人也，近家洛陽，鴻臚少卿張博濟堂外甥。爲吏持法深刻。天寶初，右相李林甫引與吉温持獄，又與希奭姻婭，自御史臺主簿再遷殿中侍御史。自韋堅、皇甫惟明、李適之、柳勣、裴敦復、李邕、鄔元昌、楊慎矜、趙奉璋下獄事，皆與温鍛煉，故時稱"羅鉗吉網"，惡其深刻也。八載，除刑部員外，轉郎中。十一載，李林甫卒，出爲中部、始安二太守，仍充當管經略使。

羅希奭，原來是杭州人，近世遷居洛陽，是鴻臚少卿張博濟的堂外甥。做小吏時執法嚴酷刻薄。天寶初年，右相李林甫任用他和吉温掌管刑獄，又因和羅希奭是姻親關係，所以從御史臺主簿經兩次升遷後任殿中侍御史。凡韋堅、皇甫惟明、李適之、柳勣、裴敦復、李邕、鄔元昌、楊慎矜、趙奉璋被捕入獄之事，都是他與吉温共同編造的罪名，所以被當時稱爲"羅鉗吉網"，是憎恨他們的嚴酷刻薄。八載，授任刑部員外，轉任郎中。十一載，李林甫死，出任中部、始安二郡太守，并充任本管地區的經略使。

十四載，以張博濟、吉溫、韋陟、韋誡奢、李從一、員錫等流貶，皆於始安，希奭或令假攝。右相楊國忠奏遣司直蔣沇往按之，復令張光奇替爲始安太守，仍降敕曰："前始安郡太守、充當管經略使羅希奭，幸此資序，叨居牧守。地列要荒，人多竄殛，尤加委任，冀絶奸訛。翻乃嘯結逋逃，群聚不逞，應是流貶，公然安置。或差攝郡縣，割剥黎甿；或輟借館宇，侵擾人吏。不唯輕侮典憲，實亦隳壞紀綱。擢髮數愆，豈多其罪，可貶海東郡 海康尉員外置。張博濟往托回邪，迹惟憑恃，嘗自抵犯，又坐親姻，前後貶官，歲月頗久，逗留不赴，情狀難容。及命按舉，仍更潛匿，亡命逭刑，莫斯爲甚。并當切害，合峻常刑，宜於所在各决重杖六十。使夫爲政之士，克守章程，負罪之人，期於悛革。凡厥在位，宜各悉心。"時員錫、李從一、韋誡奢、吉承恩并决杖，遣司直宇文審往監之。

十四載，把張博濟、吉溫、韋陟、韋誡奢、李從一、員錫等人流放貶逐，都在始安郡，羅希奭有時讓他們代理郡中事務。右相楊國忠奏請派遣司直蔣沇前往審問，又委派張光奇接替羅希奭任始安郡太守，并下敕説："前任始安郡太守、充任本管經略使羅希奭，有幸得到這樣的資歷，受任州郡長官。始安地處荒遠，多有放逐之人，特别加以委任，希望能斷絶邪惡。反而招引勾結逃犯，成群聚集歹徒，本應是流放貶逐，却明目張膽地給予安置。有的差遣代理郡縣事務，剥削百姓；有的停留借住館舍，侵擾官民。不衹是蔑視侮辱法典，實在也是毁壞國家制度。抽取頭髮來計算他的罪過，也不如他的罪行多，可貶爲海東郡 海康尉員外安置。張博濟往日依托奸人，做事衹在憑藉權勢，自己也曾觸犯刑法，又因姻親而獲罪，前後貶官，時間很長，逗留不去貶官之地，情狀難以寬容。等到派人審問，還再次潛藏，逃亡躲避刑罰，没有比這更過分的。論處都需切中要害，應當加重刑罰，應該在他們所在之地都判重打六十杖。使在職的官員，能恪守法規，負罪的犯人，期望能悔改。凡是處在官位上的人，應當各自盡心。"當時員錫、李從一、韋誡奢、吉承恩都判决杖刑，派遣司直宇文審前往監督執行。

毛若虛

毛若虛，絳州 太平人也。眉毛覆於眼，其性殘忍。初爲蜀川縣尉，使司以推勾見任。天寶末，爲武功丞，年已六十餘矣。肅宗收兩京，除監察御史，審國用不足，上策徵剥財貨，有潤於公者，日有進奉，漸見任用稱旨。每推一人，未鞫，即先收其家資，以定贓數，不滿望，即攤徵鄉里近親，峻其威權，人皆懼死，輸納不差晷刻。

毛若虛，絳州 太平人。眉毛覆蓋住眼睛，他天性殘忍。最初任蜀川縣尉，節度使因他能審案捕賊而予以任用。天寶末年，任武功丞，年齡已經六十多了。肅宗收復兩京，授任監察御史，他觀察到國家的費用不够，上書獻搜刮財貨之策，以公家的名義巧立名目，天天有所進奉，漸漸受到任用而能合乎旨意。每次推問一人，未審訊，就先没收他的家財，以此定爲贓物數目，如果不能滿足毛若虛所企望的，就向那個被審問者的鄉里近親攤派徵收，大擺他的權威，人都怕死，輸送交納不差片刻。

乾元二年，鳳翔府七坊押官先行剽劫，州縣不能制，因有劫殺事，縣尉謝夷甫因衆怒，遂搒殺之。其妻訴

乾元二年，鳳翔府七坊有押官先行搶劫，州縣官員不能制止，因有劫持殺害的事情，縣尉謝夷甫乘衆人憤怒，於是將那押官鞭打而死。那押

於李輔國，輔國奏請御史孫鎣鞫之，鎣不能正其事。又令中丞崔伯陽三司使雜訊之，又不證成其罪。因令若虛推之，遂歸罪於夷甫。伯陽與之言，若虛頗不遜。伯陽數讓之，若虛馳謁告急，肅宗曰："卿且出。"對曰："臣出即死矣。"肅宗潛留若虛簾内，召伯陽至，伯陽頗短若虛，上怒，叱出之。因流貶伯陽同推官十餘人，皆於嶺外遠惡處。宰相李峴以左右於鎣等，亦被貶斥。於是若虛威震朝列，公卿懾懼矣。尋擢爲御史中丞。上元元年，貶賓化尉而死。

官的妻子向李輔國申訴，李輔國奏請御史孫鎣審問謝夷甫，孫鎣不能判定這件事。再派御史中丞崔伯陽和中書省、門下省有關官員爲三司使共同審訊謝夷甫，又不能證實成立他的罪狀。就派毛若虛去審問，於是歸罪於謝夷甫。崔伯陽和他爭論這事，毛若虛很不恭敬。崔伯陽多次責備他，毛若虛乘馬急奔謁見皇上告急，肅宗說："卿暫且出去。"對答說："臣出去就死了。"肅宗悄悄將毛若虛留在簾後，召崔伯陽到來，崔伯陽大談毛若虛的短處，肅宗發怒，呵叱崔伯陽出去。於是流放貶逐崔伯陽連同推問官員十多人，都到嶺外荒遠的地方。宰相李峴因傾向於孫鎣等，也被貶斥。於是毛若虛威震朝中，公卿懼怕。不久升任御史中丞。上元元年，貶任賓化縣尉而死。

敬羽 裴昇 畢曜

敬羽，寶鼎人也。父昭道，開元初爲監察御史。

羽貌寢而性便僻，善候人意旨。天寶九載，爲康成縣尉。安思順爲朔方節度使，引在幕下。及肅宗於靈武即大位，羽尋擢爲監察御史，以苛刻徵剝求進。及收兩京後，轉見委任。作大枷，有勛尾榆，著即悶絶。又卧囚於地，以門關輾其腹，號爲"肉餺飥"。掘地爲坑，實以棘刺，以敗席覆上，領囚臨坑訊之，必墜其中，萬刺攢之。又捕逐錢貨，不減毛若虛。

敬羽，是寶鼎人。父親敬昭道，開元初年任監察御史。

敬羽的面貌醜陋而生性能逢迎諂媚，善於探察人的心意。天寶九載，任康成縣尉。安思順任朔方節度使，召他在幕府任職。等到肅宗在靈武即皇帝位，敬羽隨即升任監察御史，用苛刻徵收搜括的手段求取進升。等到收復兩京後，轉而受到委任。製作大枷，有叫勛尾榆的，戴上它人立即暈倒。又令囚犯卧在地上，用大門栓輾他的肚子，號稱"肉餺飥"。掘地成坑，填入棘刺，把破席覆蓋在上面，領囚犯站在坑旁審訊，必定墜落坑中，萬刺鑽身。又搜捕追逐錢財的手段，不亞於毛若虛。

上元中，擢爲御史中丞。太子少傅、宗正卿、鄭國公李遵，爲宗子通事舍人李若冰告其贓私，詔羽按之。羽延遵，各危坐於小床，羽小瘦，遵豐碩，頃間問即倒。請垂足，羽曰："尚書下獄是囚，羽禮延坐，何得慢耶！"遵絶倒者數四。請問，羽徐應之，授紙筆，書贓數千貫，奏之。肅宗以勛舊捨之，但停宗正卿。及嗣岐王珍潛謀不軌，詔羽鞫之。羽召支黨羅於廷，索玐尾榆枷之，布

上元年間，升任御史中丞。太子少傅、宗正卿、鄭國公李遵，被宗室子弟通事舍人李若冰告發他貪贓，下詔敬羽審問。敬羽召來李遵，各自端坐在小床上，敬羽瘦小，李遵胖大，審問一會兒就翻倒。李遵請求垂下脚，敬羽說："尚書您入獄就是囚犯，我敬羽以禮請您坐下，怎能再怠慢呀！"李遵連連跌倒。請求敬羽說出想要問的，敬羽慢慢答應着，給予紙筆，李遵就寫下贓錢數千貫，敬羽奏上。肅宗認爲李遵是有功舊臣而赦免了他，祇罷免了宗正卿之職。到嗣岐王李珍密謀叛亂，下詔敬羽審訊。敬羽召集黨羽排

栲訊之具以繞之，信宿成獄。珍坐死，右衛將軍竇如玢、試都水使者崔昌等九人并斬，太子洗馬趙非熊、陳王府長史陳閎、楚州司馬張昴、左武衛兵曹參軍焦自榮、前鳳翔府郿縣主簿李岳、廣文館進士張夐等六人決殺，駙馬都尉薛履謙賜自盡，左散騎常侍張鎬貶辰州司户。

胡人康謙善賈，資産億萬計。楊國忠爲相，授安南都護。至德中，爲試鴻臚卿，專知山南東路驛。人嫉之，告其陰通史朝義。謙髭鬚長三尺過帶，按之兩宿，鬢髮皆禿，膝踝亦栲碎，視之者以爲鬼物，非人類也。乞捨其生，以後送狀奏殺之，没其資産。

羽與毛若虚在臺五、六年間，臺中囚繫不絶。又有裴昇、畢曜同爲御史，皆酷毒，人之陷刑，當時有毛、敬、裴、畢之稱。裴、畢尋又流黔中。羽，寶應元年貶爲道州刺史。尋有詔殺之，羽聞之，衣凶服南奔溪洞，爲吏所擒，臨刑，袖中執州縣官吏犯贓私狀數紙，曰："有人通此狀，恨不得推究其事。主州政者，無宜寢也。"

贊曰：王德將衰，政在奸臣。鷹犬搏擊，縱之者人。遭其毒螫，可爲悲辛。作法爲害，延濫不仁。

列在公堂上，拿出玔尾榆要給他們戴上，排列拷問的刑具圍繞着他們，兩天之内構成獄案。李珍獲罪處死，右衛將軍竇如玢、試任都水使者崔昌等九人都處斬，太子洗馬趙非熊、陳王府長史陳閎、楚州司馬張昴、左武衛兵曹參軍焦自榮、前任鳳翔府郿縣主簿李岳、廣文館進士張夐等六人被打死，駙馬都尉薛履謙賜自盡，左散騎常侍張鎬貶任辰州司户。

胡人康謙善於做買賣，資産用億萬計算。楊國忠任宰相，授任他爲安南都護。至德年間，任試鴻臚卿，專門主持山南東路驛館事務。有人忌妒他，告他暗地勾結史朝義。康謙髭鬚長三尺超過腰帶，審問了兩天，鬢髮全都脱光，膝蓋脚踝也拷打折碎，看見他的人以爲是鬼，不是人類。他乞求留一條命，而後敬羽送上狀子奏請殺死他，没收他的資産。

敬羽和毛若虚在御史臺五六年間，臺中囚犯拘禁不斷。又有裴昇、畢曜同任御史，都殘酷毒辣，將人陷害而入刑獄，當時有毛、敬、裴、畢之稱。裴昇、畢曜不久又流放黔中。敬羽，寶應元年貶任道州刺史。不久有詔書斬殺他，敬羽聽到，穿上喪服向南逃奔溪洞，被吏人捉拿，臨刑前，從袖中拿出幾張州縣官吏貪贓的狀子，説："誰可交上這狀子，遺憾不能推問追究這些事了。主持州中政務的人，不應當壓下它。"

贊曰：王德將要衰敗，奸臣掌握政權。鷹犬捕捉擊殺，都是由人放縱。遭到他們毒害，實在悲哀痛苦。制定法律反成禍害，使用過度就不仁慈。

舊唐書卷一百八十七(上)

列傳第一百三十七(上)

忠義(上)

夏侯端　劉感　常達　羅士信　呂子臧　張道源(族子)楚金(附)
李公逸　張善相　李玄通　敬君弘　馮立　謝叔方　王義方
成三郎　尹元貞　高叡(子)仲舒 崔琳(附)　王同皎 周憬(附)
蘇安恒　俞文俊　王求禮　燕欽融 郎岌(附)　安金藏

《語》曰:"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孟軻曰:"生亦我所欲,義亦我所欲,捨生而取義可也。"古之德行君子,動必由禮,守之以仁,造次顛沛,不愆于素。有若仲由之結纓,鉏麑之觸樹,紀信之蹈火,豫讓之斬衣,此所謂殺身成仁,臨難不苟者也。然受刑一代,顧瞻七族。不犯難者,有終身之利;隨市道者,獲當世之榮。苟非氣義不群,貞剛絶俗,安能碎所重之支體,徇他人之義哉!則由、麑、信、讓之徒,君人者常宜血祀,況自有其臣乎!即如安金藏剖腹以明皇嗣,段秀實挺笏而擊元凶,張巡、姚誾之守城,杲卿、真卿之罵賊,又愈於金藏。秀實等各見本傳。今采夏侯端、李憕已下,附于此篇。

《論語》上說:"不能爲了求生活命而損害仁,可以犧牲生命來實現仁。"孟軻說:"生命是我想要的,義也是我想要的,我可以捨棄生命來獲取義。"古代有德行的君子,行爲一定要依據禮,并用仁來保持它。即使在匆忙緊迫或顛沛流離的情況下,也不會違背平日的操守。就像仲由的結纓而死,鉏麑的觸樹而死,紀信的蹈火而死,豫讓的斬衣而死,這些就是所說的犧牲生命去實現仁,遇到危難不苟且的人。然而一代人遭受刑罰,就會顧及七族。不沾惹危難的人,就會有終身的益處;追隨市儈之道的人,能獲得現世的榮譽。如果不是氣節道義不凡,堅貞剛强超越世俗,怎麽能傷害自己所珍惜的肢體,去爲别人的道義而獻身呢!那麽對於仲由、鉏麑、紀信、豫讓這些人,做國君的應該經常殺牲取血去祭祀他們,更何況自己就擁有這樣的臣子呢!就像安金藏剖腹來證明皇嗣無罪,段秀實舉笏擊打謀反的主犯,張巡、姚誾的堅守城池,顔杲卿、顔真卿的斥罵叛賊,又超過了安金藏。段秀實等人各參見本傳。現采録夏侯端、李憕以下諸人的傳略,收在本篇中。

夏侯端

夏侯端,壽州壽春人,梁尚書

夏侯端,壽州壽春縣人,梁尚書左僕射夏

左僕射詳之孫也。仕隋爲大理司直，高祖龍潛時，與其結交。大業中，高祖帥師於河東討捕，乃請端爲副。時煬帝幸江都，盜賊日滋。端頗知玄象，善相人，說高祖曰："金玉床搖動，此帝座不安。參墟得歲，必有真人起於實沉之次。天下方亂，能安之者，其在明公。但主上曉察，情多猜忍，切忌諸李，强者先誅，金才既死，明公豈非其次？若早爲計，則應天福，不然者，則誅矣。"高祖深然其言。及義師起，端在河東，爲吏所捕，送于長安，囚之。高祖入京城，釋之，引入卧内，與語極歡，授秘書監。

侯詳之孫。在隋朝做官任大理司直，高祖未做皇帝時，就和他建立了友誼。大業年間，高祖率兵在河東執行討捕任務，就請夏侯端做副手。當時隋煬帝駕幸江都，盜賊日益增多。夏侯端通曉天象，善於觀察人的形貌來占測其命運，建議高祖說："金玉床星搖動，這説明帝座不安穩，歲星在參墟的位置上，一定會有帝王興起在實沉星所對應的地域中。天下正混亂，能安定天下的人，大概就是明公了。但主上考察人很苛刻，性情疑忌殘忍，非常忌恨姓李的臣屬們，强的就先殺掉，李金才已經死了，明公這不是要緊隨其後嗎？如果早做打算，就能順應天賜的福祐，不然的話，就要被殺掉了。"高祖非常贊同他的建議。當義師起事，夏侯端在河東，被官吏逮捕，送到長安城裏，把他關押起來。高祖進入京城，釋放了他，把他帶到卧室中，和他談得十分高興，授任秘書監。

屬李密爲王世充所破，以衆來降，關東之地，未有所屬，端固請往招諭之，乃加大將軍，持節爲河南道招慰使。至黎陽，李勣發兵送之，自澶水濟河，傳檄郡縣，東至于海，南至于淮，二十餘州，并遣使送款。行次譙州，會亳州刺史丁叔則及汴州刺史王要漢并以所部降於世充，路遂隔絶。

適逢李密被王世充戰敗，率領衆人來投降，關東的地域，没有歸屬，夏侯端堅持請求前去招撫他們，於是加封爲大將軍，持節爲河南道招慰使。到了黎陽，李勣派兵護送他們，從澶水渡過黄河，檄文傳送到各郡縣，東面到了海邊，南面到了淮河，有二十多個州，都派遣使者來表示順從。行進到譙州時，正逢亳州刺史丁叔則和汴州刺史王要漢一起率領部下向王世充投降，道路於是被隔斷。

端素得衆心，所從二千人，雖糧盡，不忍委去。端知事必不濟，乃坐澤中，盡殺私馬，以會軍士，因歔欷曰："今王師已敗，諸處并没，卿等土壤，悉皆從僞，特以共事之情，未能見委。然我奉王命，不可從。卿有妻子，無宜效我。可斬吾首，持歸於賊，必獲富貴。"衆皆流涕。端又曰："卿不忍見殺，吾當自刎。"衆士抱持之，皆曰："公於唐家，非有親屬，但以忠義之故，不辭於死。諸人與公共事，經涉艱危，豈有害公而取富貴！"復與同進。潛行五日，餒死者

夏侯端平日很得人心，跟從他的二千人，雖然糧食吃完了，也不忍棄他而去。夏侯端知道事情必定不行了，就坐在沼澤中，把自己的馬都殺了，爲士兵充飢，於是悲泣着説："現在王師已經失敗，幾處地方都淪陷了，你們的鄉里，全都歸順僞軍了，你們衹是因爲和我共事的情誼，纔没有拋棄我。但是我奉王命，不能投敵。你們有妻子兒女，不宜效法我。可以砍下我的腦袋，拿着它去歸順賊軍，一定能獲取富貴。"大家都感動得落了淚。夏侯端又説："你們不忍心殺我，我應該自殺了。"士兵們抱住他，都説："您和唐家，没有親屬關係，衹是因爲忠義的緣故，不避死難。我們和您共事，經歷艱難危險，怎麼能殺

十三四，又爲賊所擊，奔潰相失者大半。端唯與三十餘人東走，采生豐豆而食之，猶持節與之俱卧起，謂衆人曰："平生不知死地乃在此中。我受國恩，所以然耳，今卿等何乃相伴死乎！可散投賊，猶全性命。吾當抱此一節，與之俱殞。"衆又不去。

害您而去獲取富貴！"士兵們又和他一起前進。隱蔽地走了五天，餓死的人有十分之三四，餘下的又被賊攻擊，其中大多數人都奔逃潰散了。衹有三十餘人和夏侯端一起向東逃跑，路上采摘生豐豆來吃，夏侯端仍然持節和它一同起卧，他對大家説："平生不知死地就在這裏。我因爲接受國家的恩惠，所以纔這様，現在你們爲什麼要陪伴我去死呢！你們可以逃散去投賊，還能保全性命。我應該抱着這個節仗，和它一起死去。"大家仍然不肯離去。

屬李公逸爲唐守杞州，聞而勒兵迎館之。于時河南之地，皆入世充，唯公逸感端之義，獨堅守不下。世充遣使召端，解衣遺之，禮甚厚，仍送除書，以端爲淮南郡公、吏部尚書。端對其使者曰："夏侯端天子大使，豈受王世充之官！自非斬我頭將往見汝，何容身苟活而屈於賊乎！"遂焚其書，拔刀斬其所遺衣服。因發路西歸，解節旄懷之，取竿加刃，從間道得至宜陽。初，山中險峻，先無蹊徑，但冒履榛梗，晝夜兼行，從者三十二人，或墜崖溺水、遇猛獸而死又半，其餘至者，皆鬢髮秃落，形貌枯瘠。端馳驛奉見，但謝無功，殊不自言艱苦。高祖憫之，復以爲秘書監。俄出爲梓州刺史，所得料錢，皆散施孤寡。貞觀元年病卒。

適逢李公逸爲唐守衛杞州，聞訊後率兵把他迎入客舍中。在當時河南的地盤，都歸入王世充的統轄之中，衹有李公逸被夏侯端的忠義所感召，獨自堅守未被攻克。王世充派遣使者徵召夏侯端，脱下衣服贈給他，禮品很豐厚，然後送上任命狀，任夏侯端爲淮南郡公、吏部尚書。夏侯端對王世充的使者説："我夏侯端是天子的大使，怎麽能接受王世充的官職！如果不是砍下我的頭去見王世充，怎麽能爲了安身苟活而屈從於賊呢！"於是焚燒了王世充的任命文書，抽刀砍毁王世充所贈的衣服。於是啓程向西回歸，夏侯端解下節旄放在懷中，在竿上面捆上刀，從小道走到宜陽。起初，山中險峻，先前没有小路，衹是踏着榛梗，日夜不停地趕路，隨行的三十二個人中，或墜崖淹死、或遇到猛獸而死的又有一半，其餘趕到目的地的人，都是鬢髮脱落，形貌枯瘦。夏侯端乘驛車急馳去拜見高祖，衹是對無功而返表示謝罪，却根本不談自己的艱難困苦。高祖憐憫他，再次讓他任秘書監。不久出任梓州刺史，俸禄大部分散施捨給孤寡之人。他在貞觀元年病逝。

劉感

劉感，岐州鳳泉人，後魏司徒高昌王豐生之孫也。武德初，以驃騎將軍鎮涇州，薛仁杲率衆圍之，感嬰城拒守，城中糧盡，遂殺所乘馬以分將士，感一無所啖，唯煮馬骨取汁，和木屑食之。城垂陷者數矣。長平王叔良援兵至，仁杲解圍而去。

劉感，岐州鳳泉人，後魏司徒高昌王豐生之孫。武德初年，以驃騎將軍的身份鎮守涇州，薛仁杲率衆圍攻涇州，劉感指揮部下環城固守，城中糧食吃完了，於是殺掉自己的乘馬分給將士們吃，劉感自己却一點兒也不吃，衹是用煮馬骨的湯汁，和着木屑來吃。城池有幾次將要被攻破了。長平王叔良的援兵到了，薛仁杲撤圍而去。

感與叔良出戰，爲賊所擒。仁杲復圍涇州，令感語城中云："援軍已敗，徒守孤城，何益也！宜早出降，以全家室。"感許之。及至城下，大呼曰："逆賊飢餓，亡在朝夕！秦王率數十萬衆，四面俱集，城中勿憂，各宜自勉，以全忠節！"仁杲大怒，執感於城邊，埋脚至膝，馳騎射殺之，至死聲色逾厲。賊平，高祖購得其尸，祭以少牢，贈瀛州刺史，封平原郡公，謚曰忠壯。令其子襲官爵，并賜田宅。

劉感和叔良出戰，被賊軍捕獲。薛仁杲再次包圍涇州，命令劉感告訴城裏的守軍說："援軍已經戰敗，徒勞地守衛孤城，有什麽好處呢！應當早早出城投降，以保全家室。"劉感答應了。等到了城下，却大聲呼喊說："逆賊缺糧飢餓，很快就將滅亡！秦王率領數十萬大軍，從四面聚集，城裏的將士不要擔憂，每個人都應自我勉勵，以保全忠節！"薛仁杲大怒，把劉感押到城邊，把脚埋在土裏直到膝蓋，驅馬射死了他，劉感臨死時聲色更加嚴厲。賊被平定後，高祖購得劉感的尸體，用猪羊祭祀他，追贈瀛州刺史，封平原郡公，謚號忠壯。命令他的兒子承襲官爵，并賞賜田宅。

常達

常達，陜人也。初仕隋爲鷹揚郎將，數從高祖征伐，甚蒙親待。及義兵起，達在霍邑，從宋老生來拒戰。老生敗，達懼，自匿不出。高祖謂達已死，令人閲尸求之。及達奉見，高祖大悦，以爲統軍。武德初，拜隴州刺史。時薛舉屢攻之，不能克，乃遣其將仵士政以數百人僞降達。達不之測，厚加撫接。士政伺隙以其徒劫達，擁城中二千人而叛，牽達以見於舉，達詞色抗厲，不爲之屈。舉指其妻謂達曰："識皇后否？"達曰："正是癭老嫗，何足可識！"竟釋之。有賊帥張貴謂達曰："汝識我否？"答曰："汝逃死奴。"瞋目視之，貴怒，拔刀將斫達，人救之，獲免。及仁杲平，高祖見達，謂曰："卿之忠節，便可求之古人。"命起居舍人令狐德棻曰："劉感、常達，須載之史策也。"執仵士政，撲殺之。賜達布帛三百段，復拜隴州刺史，卒。

常達，陜人。起初在隋朝做官任鷹揚郎將，幾次跟隨高祖征伐，很受親近善待。等到義兵起事時，常達在霍邑，跟着宋老生前來抗擊。宋老生戰敗，常達懼罪，自己藏起來不出門。高祖以爲常達已死，命令人察看尸體尋找他。等到常達來拜見，高祖非常高興，讓他出任統軍。武德初年，任隴州刺史。當時薛舉屢次進攻隴州，不能攻克，於是派遣他的部將仵士政率數百人假裝投降常達。常達没有料到，很優厚地安撫他們。仵士政伺機率領他手下的人劫持了常達，聚集城中二千人而反叛，牽着常達去見薛舉，常達聲音高亢表情嚴厲，不被敵人們所屈服。薛舉指着他妻子對常達說："認識皇后嗎？"常達回答說："正是脖子上長瘤子的老太婆，有什麽值得看的！"薛舉竟然釋放了他。有個叫張貴的賊帥對常達說："你認識我嗎？"常達回答說："你是逃脱一死的奴才。"并怒目看着他，張貴發怒，拔刀要砍常達，有人救了他，得免一死。等到薛仁杲被平定，高祖見到常達，對他說："你的忠節，祇有在古人中纔能找見。"命令起居舍人令狐德棻說："劉感、常達，要載入史册呀。"拘捕仵士政，擊殺了他。賞賜給常達布帛三百段，又拜授隴州刺史，後去世。

羅士信

羅士信，齊州歷城人也。大業

羅士信，齊州歷城人。大業年間，長白山賊

中，長白山賊王簿、左才相、孟讓來寇齊郡，通守張須陀率兵討擊。士信年始十四，固請自效，須陀謂曰："汝形容未勝衣甲，何可入陣！"士信怒，重著二甲，左右雙鞬而上馬，須陀壯而從之。擊賊濰水之上，陣纔列，士信馳至賊所，刺倒數人，斬一人首，擲於空中，用槍承之，戴以略陣。賊衆愕然，無敢逼者，須陀因而奮擊，賊衆大潰。士信逐北，每殺一人，輒劓其鼻而懷之，及還，則驗鼻以表殺賊之多少也。須陀甚加嘆賞，以所乘馬遺之，引置左右。每戰，須陀先登，士信爲副。煬帝遣使慰喻之，又令畫工寫須陀、士信戰陣之圖，上于内史。

王簿、左才相、孟讓侵犯齊郡，通守張須陀率兵征討。羅士信年方十四歲，堅持請求參戰效力，張須陀對他說："你的模樣承受不住衣甲，怎麽可以上陣打仗！"羅士信很生氣，穿了兩套衣甲，左右挂了兩個弓袋而上馬，張須陀贊許他的豪壯而答應了他。在濰水邊上進攻賊軍，纔開始列陣，羅士信就衝到賊軍停留的地方，刺倒了幾個人，砍下一個人的腦袋，抛向空中，用槍接住它，挑着它去巡視陣地。賊軍感到驚訝，没有敢迫近的，張須陀因而率軍奮力進攻，賊軍潰敗。羅士信追逐敗走之敵，每殺掉一個人，就割下他的鼻子放在懷裏，等到回來時，就查驗鼻子來表示殺賊的多少。張須陀非常贊賞他，把自己所騎的馬贈給他，把他安置在身邊。每次作戰，都是張須陀做先鋒，羅士信做副手。隋煬帝派遣使臣撫慰他們，又命令畫工描繪張須陀、羅士信的戰陣之圖，上交給内史。

及須陀爲李密所殺，士信隨裴仁基率衆歸于密，署爲總管。使統所部，隨密擊王世充。敗，士信躍馬突進，身中數矢，乃陷於世充軍。世充知其驍勇，厚禮之，與同寢食。後世充破李密，得密將邴元真等，盡拜爲將軍，不復專重之。士信耻與爲伍，率所部千餘人奔于穀州。高祖以爲陝州道行軍總管，使圖世充。及大軍至洛陽，士信以兵圍世充千金堡，中有大罵之者，士信怒，夜遣百餘人將嬰兒數十至于堡下，詐言"從東都來投羅總管"。因令嬰兒啼喚，既而佯驚曰："此千金堡，吾輩錯矣！"忽然而去。堡中謂是東都逃人，遽出兵追之。士信伏兵於路，俟其開門，奮擊大破之，殺無遺類。世充平，擢授絳州總管，封剡國公。

當張須陀被李密所殺，羅士信就跟隨裴仁基率領部下歸順李密，被任爲總管。讓他率領部下，跟隨李密去進攻王世充。戰敗，羅士信躍馬衝擊前進，身中數箭，於是落入王世充軍中。王世充知道他驍勇，非常禮遇他，和他一起睡覺進食。後來王世充打敗李密，得到李密的戰將邴元真等人，都任命爲將軍，不再單獨重用他。羅士信耻於和他們同夥，率領他的部下千餘人投奔穀州。高祖任命他爲陝州道行軍總管，派他去圖謀王世充。當大軍到達洛陽，羅士信派兵包圍王世充的千金堡，堡中有大罵羅士信的，羅士信很生氣，夜裏派遣一百餘人帶着數十個嬰兒來到堡下，假裝説"從東都來投奔羅總管"。於是使嬰兒啼哭喧鬧，一會兒又假裝吃驚説："這是千金堡，我們搞錯了！"很快離去。堡裏的人以爲是從東都逃來的人，馬上出兵去追趕他們。羅士信在路上設下伏兵，等到堡中開門，就奮力攻破城堡，堡中人被殺得一個不留。王世充被平定後，羅士信升任絳州總管，封爲剡國公。

尋從太宗擊劉黑闥於河北，有洺水人以城來降，遣士信入城據守，賊悉衆攻之甚急，遇雨雪，大軍不得

不久跟隨太宗在河北攻打劉黑闥，有洺水人獻城投降，派羅士信進城守衛，賊出動全部人馬攻城攻得非常猛烈，又遇上雨雪，大軍不能來營

救，經數日，城陷，爲賊所擒。黑闥聞其勇，意欲活之，士信詞色不屈，遂遇害，年二十。太宗聞而傷惜，購得其尸，葬之，謚曰勇。士信初爲裴仁基所禮，嘗感其知己之恩，及東都平，遂以家財收斂，葬於北邙。又云："我死後，當葬此墓側。"及卒，果就仁基左而托葬焉。

救，經過幾天之後，城池陷落，羅士信被賊捉住。劉黑闥聽説他的勇猛，打算讓他活下來，羅士信言詞和臉色都不屈服，於是遇害，時年二十歲。太宗聞訊而悲傷惋惜，購得他的尸體，埋葬了他，謚號叫勇。羅士信當初被裴仁基所禮遇，曾感激他的知己之恩，當東都平定，就用自家的錢財收殮他的尸體，埋葬在北邙。又説："我死後，應當埋葬在此墓旁邊。"當他死了，果真靠着裴仁基墓左側按照他的囑咐埋葬了。

吕子臧

吕子臧，蒲州河東人也。大業末，爲南陽郡丞。高祖克京師，遣馬元規撫慰山南，子臧堅守不下，元規遣使諷諭之，前後數輩，皆爲子臧所殺。及煬帝被殺，高祖又遣其婿薛君倩賫手詔諭旨，子臧乃爲煬帝發喪成禮，而後歸國，拜鄧州刺史，封南陽郡公。

吕子臧，蒲州河東人。大業末年，任南陽郡丞。高祖攻克京師，派遣馬元規撫慰山南，吕子臧堅守南陽未被攻克，馬元規派遣使者去勸説，前後幾個人，都被吕子臧所殺。當隋煬帝被殺，高祖又派遣他的女婿薛君倩拿着他親筆寫的詔書諭旨送給吕子臧，吕子臧於是爲煬帝發喪致禮，然後歸順大唐，任鄧州刺史，封南陽郡公。

時朱粲新敗，子臧率所部數千人，與元規并力將擊之，謂元規曰："朱粲新破之後，上下危懼，一戰可擒。若更遷延，部衆稍集，力强食盡，必死戰於我，爲患不細也。"元規不納，子臧請以本兵獨戰，又不許。俄而粲衆大至，元規懼，退保南陽。子臧謂元規曰："言不見納，以至於此，老夫今坐公死矣！"粲果率兵圍之，遇霖雨，城壁皆壞，所親者知城必陷，固勸其降，子臧曰："安有天子方伯降賊者乎！"於是率其麾下赴敵而死。俄而城陷，元規亦遇害。

當時朱粲剛剛戰敗，吕子臧率部下數千人，和馬元規合力準備攻打他，對馬元規説："朱粲新近戰敗之後，全軍上下感到危急恐懼，一次戰鬥就能捉住他。如果再拖延下去，讓他的部下稍稍聚集，力量强大而糧食將盡，一定會和我們拼死一戰，爲患不小呀。"馬元規没有采納，吕子臧又請求用他所統領的士兵單獨出戰，又未獲得允許。不久朱粲的部衆大都到來，馬元規畏懼了，退守南陽。吕子臧對馬元規説："我的建議不被采納，以至於到了這個地步，老夫現在要因您而死了！"朱粲果真率兵圍攻南陽，遇上連綿大雨，城墻都淋壞了，親近的人知道城池一定會陷落，堅持勸他投降，吕子臧説："哪有天子的刺史投降賊的呢！"於是率領他的部下奔赴戰陣而死。不久城池陷落，馬元規也遇害而死。

張道源

張道源，并州祁人也。年十五，父死，居喪以孝行稱，縣令郭湛改其所居爲復禮鄉至孝里。道源嘗與友人客游，友人病，中宵而卒，道源恐驚擾主人，遂共尸卧，達曙方哭，親

張道源，并州祁縣人。十五歲時，父死，守喪期間因爲有孝行而受到頌揚，縣令郭湛把他的居地改稱爲復禮鄉至孝里。張道源曾和友人在外地游歷，友人患病，半夜而死，張道源怕驚擾主人，於是和尸體一起躺着，直到天亮纔哭，

步嚳送，至其本鄉里。高祖舉義，召授大將軍府户曹參軍。及平京城，遣道源撫慰山東，燕、趙之地争來款附，高祖下書褒美，累封范陽郡公，後拜大理卿。時何稠、士澄有罪，家口籍没，仍以賜之，道源嘆曰："人有否泰，蓋亦是常。安可因己之泰，利人之否，取其子女以爲僕妾，豈近仁者之心乎！"皆捨之，一無所取。尋轉太僕卿，後歷相州都督。武德七年卒官，贈工部尚書，謚曰節。道源雖歷職九卿，身死日，唯有粟兩石，高祖深異之，賜其家帛三百段。族子楚金。

親自步行負責送尸，一直送到家鄉。高祖起義，召授大將軍府户曹參軍。當平定京城，派遣張道源去撫慰山東，燕、趙之地都争着來表示歸附，高祖下書嘉獎，多次升遷封范陽郡公，後任大理卿。當時何稠、士澄有罪，家産人丁被没收入官，於是將他們賜給張道源，張道源感嘆道："人的命運有壞時有好時，大概也是常理。怎麽能趁自己好運時，去利用别人的厄運，拿人家的子女來做僕妾，難道這是接近仁的想法嗎！"他都捨棄了，一無所取。不久轉任太僕卿，後來做過相州都督。武德七年逝世於任所。追贈工部尚書，謚號叫節。張道源雖然歷任九卿，身死之日，衹有粟兩石，高祖深感奇怪，賜給他家三百段帛。族子叫楚金。

張楚金

楚金少有志行，事親以孝聞。初與兄越石同預鄉貢進士，州司將罷越石而薦楚金，辭曰："以順則越石長，以才則楚金不如。"固請俱退。時李勣爲都督，嘆曰："貢士本求才行，相推如此，何嫌雙居也。"乃俱薦擢第。楚金，高宗時累遷刑部侍郎。儀鳳年，有妖星見，楚金上疏，極言得失，高宗優納，賜帛二百段。則天臨朝，歷位吏部侍郎、秋官尚書，賜爵南陽侯。爲酷吏周興所陷，配流嶺表，竟卒於徙所。著《翰苑》三十卷、《紳誡》三卷，并傳於時。

張楚金少年時就有志向和操守，事奉父母因孝順而聞名。當初和兄張越石一同參加選舉鄉貢進士，州司想罷退張越石而推薦張楚金，張楚金辭謝説："論長幼則越石是兄長，論才華則楚金不如他。"堅持請求一起免退。當時李勣爲都督，感嘆道："貢士本來就要求有才行，這樣互相推讓，兩個都留下怕什麽。"於是都被選拔登第。張楚金，高宗時多次升任刑部侍郎。儀鳳年間，有妖星出現，張楚金上疏，竭力陳説得失，高宗接納并優待他，賜帛二百段。武則天當朝，歷任吏部侍郎、秋官尚書，賜爵南陽侯。被酷吏周興所陷害，流配嶺表，最後死在流放地。著有《翰苑》三十卷、《紳誡》三卷，都流傳於當時。

李公逸

李公逸，汴梁雍丘人也。隋末，與族弟善行以義勇爲人所附。初歸王世充，知其必敗，遣間使請降。高祖因以雍丘置杞州，拜爲總管，封陽夏郡公，又以善行爲杞州刺史。世充遣其從弟辨率衆攻之，公逸遣使請援，高祖以其懸隔賊境，未即出兵。公逸乃留善行居守，自入朝請援，行至襄城，爲世充伊州刺史張殷所獲，送于洛陽。世充謂曰："卿越鄭臣唐，

李公逸，是汴梁雍丘縣人。隋朝末年，和族弟李善行因爲義勇而使衆人歸附。起初歸順王世充，知道他必敗，就派遣使者請求投降。高祖於是在雍丘設置杞州，拜任總管，封陽夏郡公，又派李善行任杞州刺史。王世充派他的從弟王辨率衆攻打他，李公逸派遣使者請求援救，高祖因爲杞州遠隔賊境，没有立即出兵。李公逸於是就留下李善行駐守，自己入朝請求援兵，走到襄城，被王世充手下伊州刺史張殷捕獲，送到洛陽。王世充對他説："卿越過鄭而稱臣於唐，那

其說安在?”公逸答曰:“我於天下,唯聞有唐。”世充怒,斬之,善行竟没於賊。高祖聞而悼惜,封其子爲襄邑縣公。

是什麽道理?”李公逸回答説:“天下之大,我衹知有唐。”王世充發怒,殺了他,李善行最終也死於賊手。高祖聞訊而哀悼惋惜,封其子爲襄邑縣公。

張善相

張善相,許州襄城人也。大業末,爲里長,每督縣兵逐小盜,爲衆所附,遂據本郡,歸於李密。密敗,以城歸國,高祖授伊州總管。王世充數攻之,善相頻遣使請救,兵既不赴,城中糧盡,自知必敗,謂僚屬曰:“死當斬吾頭以歸世充。”衆皆泣曰:“寧與公同死,終不獨生!”後城陷被擒,送於世充,辭色不撓,罵世充極口,尋被害。高祖嘆曰:“吾負善相,善相不負吾。”封其子爲襄城郡公。

張善相,許州襄城縣人。大業末年,任里長,常常督率縣兵追捕小盜,受到衆人依附,於是占據本郡,歸附於李密。李密失敗,獻城歸唐,高祖授任伊州總管。王世充屢次進攻他,張善相頻頻派遣使者請求救兵,救兵没有來到,城中糧食吃完了,他自知必敗,對屬下説:“我死後當砍下我的頭去歸順王世充。”大家都哭着説:“寧願與公同死,最終也不獨生!”後來城池陷落被捕,送到王世充那裏,言詞和表情都不屈服,竭力斥罵王世充,不久被害。高祖感嘆説:“我虧待了張善相,張善相没有虧待我。”封其子爲襄城郡公。

李玄通

李玄通,雍州藍田人。仕隋鷹揚郎將。義兵入關,率所部歸國,累除定州總管。劉黑闥反叛,攻之,城陷被擒。黑闥重其才,欲以爲大將,玄通嘆息曰:“吾荷朝恩,作藩東夏,孤城無援,遂陷虜庭。當守臣節,以忠報國,豈能降志,輒受賊官。”拒而不受。故吏有以酒食饋之者,玄通曰:“諸君哀吾困辱,故以酒食來相寬慰,吾當爲諸君一醉。”遂與樂飲,謂守者曰:“吾能舞劍,可借吾刀。”守者與之,及曲終,太息而言:“大丈夫受國厚恩,鎮撫方面,不能保全所守,亦何面目視息世間哉!”因潰腹而死。高祖聞而爲之流涕,拜其子伏護爲大將。

李玄通,是雍州藍田縣人。在隋朝做官任鷹揚郎將。唐兵入關,率部下歸唐,多次授任爲定州總管。劉黑闥反叛,進攻李玄通,城池陷落被捕。劉黑闥器重他的才能,想任用他做大將,李玄通嘆息説:“我受朝廷恩典,鎮守東方,孤城没有援兵,被俘虜。應當恪守臣節,以忠報國,怎能貶抑志氣,接受賊官。”拒不接受任命。舊時屬吏中有送給他酒飯的,李玄通説:“諸君爲我受困辱而哀傷,所以拿酒飯來寬慰我,我應當爲諸君一醉。”於是和他們暢飲,他對看守説:“我能舞劍,可以把刀借我。”看守把刀借給他,到曲終時,他嘆息説:“大丈夫受國家厚恩,鎮撫一方,不能保全所鎮守的地方,還有什麽面目苟活在人世間呢!”於是剖腹而死。高祖聞訊而爲他流淚,拜授其子李伏護爲大將。

敬君弘

敬君弘,絳州太平人,齊右僕射顯儁曾孫也。武德中,爲驃騎將軍,封黔昌縣侯,掌屯營兵於玄武門,加授雲麾將軍。隱太子建成之

敬君弘,是絳州太平縣人,齊右僕射敬顯儁的曾孫。武德年間,任驃騎將軍,封黔昌縣侯,掌管在玄武門駐扎的軍隊,加授雲麾將軍。隱太子李建成被殺,他的餘黨馮立、謝叔方率

誅也，其餘黨馮立、謝叔方率兵犯玄武門，君弘挺身出戰，其所親止之曰："事未可知，當且觀變，待兵集，成列而戰，未晚也。"君弘不從，乃與中郎將呂世衡大呼而進，并遇害。太宗甚嗟賞之，贈君弘左屯衛大將軍，世衡右驍衛將軍。

兵進攻玄武門，敬君弘挺身出戰，他的親信制止他說："事情還不知道結果，應當暫且看看變化，等到軍隊聚集，排成陣列而戰，也不晚呀。"敬君弘沒有聽從，於是和中郎將呂世衡大呼而進，一起遇害而死。太宗很贊賞他，追贈敬君弘爲左屯衛大將軍，呂世衡爲右驍衛將軍。

馮立

馮立，同州馮翊人也。有武藝，略涉書記，隱太子建成引爲翊衛車騎將軍，托以心膂。建成被誅，其左右多逃散，立嘆曰："豈有生受其恩而死逃其難！"於是率兵犯玄武門，苦戰久之，殺屯營將軍敬君弘，謂其徒曰："微以報太子矣！"遂解兵遁於野。俄而來請罪，太宗數之曰："汝在東宮，潛爲間構，阻我骨肉，汝罪一也。昨日復出兵來戰，殺傷我將士，汝罪二也。何以逃死！"對曰："出身事主，期之效命，當職之日，無所顧憚。"因伏地歔欷，悲不自勝。太宗慰勉之。立歸，謂所親曰："逢莫大之恩，幸而獲濟，終當以死奉答。"未幾，突厥至便橋，立率數百騎與虜戰於咸陽，殺獲甚衆。太宗聞而嘉嘆，拜廣州都督。前後作牧者，多以黷貨爲蠻夷所患，由是數怨叛。立到，不營產業，衣食取給而已。嘗至貪泉，嘆曰："此吳隱之所酌泉也。飲一杯水，何足道哉！吾當汲而爲食，豈止一杯耶，安能易吾性乎！"遂畢飲而去。在職數年，甚有惠政，卒於官。

馮立，同州馮翊縣人。有武藝，略識文字，隱太子李建成援任爲翊衛車騎將軍，當做可以依托的心腹骨幹。李建成被殺，他身邊的人大多逃散而去，馮立感嘆說："怎麼能在太子活着時接受他的恩典，太子死後却逃避他的災難呢！"於是率兵進攻玄武門，苦戰了很久，殺掉屯營將軍敬君弘，對他自己的部下説："可以稍稍報答太子了！"於是扔掉武器逃入荒野。不久又前來請罪，太宗數落他說："你在東宫，暗地裏離間中傷，阻隔我們的骨肉之情，是你的罪過之一。昨天又出兵來戰，殺傷我的將士，這是你的罪過之二。怎麼能逃脱一死！"馮立回答說："獻身侍奉主上，希望能捨命報效，在任之時，是没有什麼可顧忌的。"於是伏在地上抽泣，悲哀不能自已。太宗慰勉了他。馮立回去，對親信說："受到莫大的恩典，有幸得到救助，終生應當以死來報答。"不久，突厥來到便橋，馮立率領數百名騎兵與虜兵在咸陽作戰，殺死并俘獲很多虜兵。太宗聞訊而贊嘆，拜授廣州都督。以前做州牧的，大多因貪污納賄而被蠻夷所厭恨，因此屢次因怨恨而反叛。馮立到任，不經營産業，衣食取其够用而已。曾到貪泉，感嘆說："這是吳隱之酌飲過的泉水，飲一杯泉水，哪裏值得一提呢！我應當汲取而食用，何止一杯呢，它怎麼能改變我的心性呢！"於是全都飲下而去。在職數年，很有德政，後死在任上。

謝叔方

謝叔方，雍州萬年人也。初從巢剌王元吉征討，數有戰功，元吉奏授屈咥直府左車騎。太宗誅隱太子及元吉于玄武門，叔方率府兵與馮立

謝叔方，是雍州萬年縣人。起初跟隨巢剌王李元吉征討，屢立戰功，李元吉奏授屈咥直府左車騎。太宗在玄武門殺掉隱太子和李元吉，謝叔方率領府兵與馮立會師，在北門下抗擊，殺

合軍，拒戰于北闕下，殺敬君弘、吕世衡。太宗兵不振，秦府護軍尉遲敬德傳元吉首以示之，叔方下馬號哭而遁。明日出首，太宗曰："義士也!"命釋之。歷遷西、伊二州刺史，善綏邊鎮，胡戎愛而敬之，如事嚴父。貞觀末，累加銀青光禄大夫，歷洪、廣二州都督。永徽中卒。

死敬君弘、吕世衡。太宗兵勢不振，秦府護軍尉遲敬德傳送李元吉的腦袋給敵軍看，謝叔方下馬號哭而逃。第二天出來自首，太宗說："是義士呀!"命令釋放了他。歷任西、伊二州刺史，友善地安撫邊鎮，胡戎敬愛他，就像事奉父親一樣。貞觀末年，多次加授銀青光禄大夫，歷任洪、廣二州都督。永徽年間去世。

王義方

王義方，泗州漣水人也。少孤貧，事母甚謹，博通《五經》，而謇傲獨行。初舉明經，因詣京師，中路逢徒步者，自云父爲潁上令，聞病篤，倍道將往焉，徒步不前，計無所出。義方解所乘馬與之，不告姓名而去。俄授晋王府參軍，直弘文館。特進魏徵甚禮之，將以侄女妻之，義方竟娶徵之侄女，告人曰："昔不附宰相之勢，今感知己之言故也。"轉太子校書。

無何，坐與刑部尚書張亮交通，貶爲儋州吉安丞。行至海南，舟人將以酒脯致祭，義方曰："黍稷非馨，義在明德。"乃酌水而祭，爲文曰："思帝鄉而北顧，望海浦而南浮。必也行悠諸己，義負前修。長鯨擊水，天吴覆舟。因忠獲戾，以孝見尤。四維霧廓，千里安流。靈應如響，無作神羞。"時當盛夏，風濤蒸毒，既而開霽，南渡吉安。蠻俗荒梗，義方召諸首領，集生徒，親爲講經，行釋奠之禮，清歌吹籥，登降有序，蠻酋大喜。

貞觀二十三年，改授洹水丞。時張亮兄子皎，配流在崖州，來依義方而卒，臨終托以妻子及致尸還鄉。義方與皎妻自誓於海神，使奴負柩，令皎妻抱其赤子，乘義方之馬，身獨步

王義方，是泗州漣水縣人。幼年孤苦貧寒，事奉其母很恭敬，博通《五經》，正直高傲，不隨俗浮沉。當初考明經科，於是到京師去，途中遇到一個步行者，自稱其父是潁上縣令，聽說病很重，想兼程前往去探視，但步行不能前進，想不出好主意來。王義方解下乘馬給他，没告訴姓名就離去了。不久任晋王府參軍，入值弘文館。特進魏徵很禮遇他，想把侄女嫁給他爲妻，王義方最終娶了魏徵的侄女，告訴人說："從前是不想依附宰相的權勢，現在是因爲感激知己之言的緣故。"轉任太子校書。

不久，坐與刑部尚書張亮勾結罪，被貶爲儋州吉安縣丞。走到海南，船夫想用酒脯來祭祀，王義方說："黍稷没有香氣，主旨就在於具有完美的德性。"於是取水祭祀，作文說："思念京城而朝北回顧，眼望海口而向南航行。一定是自己的行爲有過失，道義上有負於以往的聖賢。纔會有長鯨擊水，天吴覆舟。如果因爲忠誠而獲罪，由於孝順而見怪。就會四方霧氣澄清，千里海水静流。就像響回應聲一樣靈驗，不要使神感到羞耻。"當時正值盛夏，風濤猛烈，不久雲開天晴，南渡到了吉安。當地蠻俗土地荒蕪，道路梗塞，王義方召見各位首領，召集學生，親自爲他們講授經義，舉行祭奠先師的禮儀，吹籥伴着清亮的歌聲，尊卑有序，蠻酋十分高興。

貞觀二十三年，改任洹水縣丞。當時張亮兄子張皎，流放在崖州，來依附王義方而死，臨死時把妻子和兒子托咐給他并請他送尸還鄉。王義方和張皎妻向海神立誓，派奴僕肩負棺柩，讓張皎妻抱着她的嬰兒，乘坐王義方的馬，他自己隻

從而還。先之原武葬皎，告祭張亮，送皎妻子歸其家而往洹水。轉雲陽丞，擢爲著作佐郎。

顯慶元年，遷侍御史。時中書侍郎李義府執權用事，婦人淳于氏有美色，坐事繫大理，義府悦之，托大理丞畢正義枉法出之。高宗又敕給事中劉仁軌、侍御史張倫重按其事。正義自縊。高宗特原義府之罪。義方以義府奸蠹害政，將加彈奏，以問其母，母曰："昔王陵母伏劍成子之義，汝能盡忠立名，吾之願也，雖死不恨。"義方乃先奏曰：

> 臣聞春鶯鳴於獻歲，蟋蟀吟於始秋，物有微而應時，人有賤而言忠。臣去歲冬初，雲陽下縣丞耳。今春及夏，陛下擢臣著作佐郎，極文學之清選。未幾，又拜臣侍御史，濫朝廷之雄職。顧視生涯，隕首非報，唯欲有犯無隱，以廣天聽。伏以李義府枉殺寺丞，陛下已赦之，臣不應更有鞫問。然天子置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本欲水火相濟，鹽梅相成，然後庶績咸熙，風雨交泰，亦不可獨是獨非，皆由聖旨。昔唐堯失之於四凶，漢祖失之於陳豨，光武失之於逢萌，魏武失之於張邈。此四帝者，英傑之主，然失之於前，得之於後。今陛下繼聖，撫育萬邦，蠻陬夷落，猶懼疏網，况輦轂咫尺，奸臣肆虐，足使忠臣抗憤，義士扼腕。縱令正義自縊，彌不可容，便是畏義府之權勢，能殺身以滅口。此則生殺之威，上非主出；賞罰之柄，下移佞寵。臣恐履霜堅冰，積小成大，請重鞫正義死由，雪冤氣於幽

身步行相隨而還。先到原武埋葬張皎，告祭張亮，又送張皎的妻子回她自己的家，然後前往洹水。後轉任雲陽丞，升任著作佐郎。

顯慶元年，升任侍御史。當時中書侍郎李義府掌權執政，婦人淳于氏貌美，因事獲罪拘囚在大理寺，李義府喜歡她，囑托大理丞畢正義違法放出了她。高宗又敕給事中劉仁軌、侍御史張倫重新審查那件事。畢正義上吊自殺。高宗破例赦免了李義府的罪過。王義方因李義府奸邪不法，損害朝政，想要上奏彈劾，因此詢問其母，他的母親回答説："從前王陵母用劍自殺來成全其子的義節，你能盡忠立名，正是我所希望的，即使死了也不悔恨。"王義方於是先上奏説：

> 臣聽説春鶯在一年之始鳴叫，蟋蟀在秋天之初吟唱，物微而順應時序，人賤而所言忠誠。臣去年冬初，任雲陽下縣丞。今年春到夏天，陛下升遷臣任著作佐郎，使臣登上文學人才的頂點。不久，又拜授臣爲侍御史，濫充朝廷的雄强之職。回顧臣的生涯，雖死也不能報答，衹想做到百官犯法不被隱匿，來擴大陛下的視聽。臣以爲李義府枉殺大理寺丞，陛下已經赦免了他，臣不應再查問此事。但是天子設置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本想像水和火一樣相互救助，像鹽和梅一樣相互促成，然後各種事業都興旺發達，風調雨順，也不能獨斷是非，都依據聖旨。過去唐堯在四凶問題上曾有失誤，漢高祖在陳豨問題上曾有失誤，光武常在逢萌問題上曾有失誤，魏武帝在張邈問題上曾有失誤。這四位皇帝，都是英明傑出的君主，但失誤在前，糾正在後。現在陛下繼承先聖，撫育萬邦，對邊遠地區的蠻夷，尚不允許其中的壞人漏網，何况在皇帝身旁，奸臣恣行暴虐，足以使忠臣激昂憤慨，義士扼腕。即使畢正義自縊，也是不可原諒的，如是他畏懼李義府的權勢，竟以殺身來滅口，這是生殺之權，不是出自主上；賞罰之柄，下移給奸邪寵信之臣。臣恐怕行於霜上而知冰凍將至，以至積小成大，所以

泉，誅奸臣於白日。

請求重新審查畢正義的死因，昭雪冤氣於九泉之下，誅殺奸臣於光天白日之中。

乃廷劾義府曰："臣聞附下罔上，聖主之所宜誅；心狠貌恭，明時之所必罰。是以隱賊掩義，不容唐帝之朝；竊幸乘權，終齒漢皇之劍。中書侍郎李義府，因緣際會，遂階通顯。不能盡忠竭節，對揚王休，策蹇勵駑，祇奉皇眷，而反憑附城社，蔽虧日月，請托公行，交游群小。貪冶容之美，原有罪之淳于；恐漏泄其謀，殞無辜之正義。雖挾山超海之力，望此猶輕；迴天轉日之威，方斯更劣。此而可恕，孰不可容！金風届節，玉露啓塗，霜簡與秋典共清，忠臣將鷹鸇并擊。請除君側，少答鴻私，碎首玉階，庶明臣節。"高宗以義方毁辱大臣，言詞不遜，左遷萊州司户參軍。秩滿，家于昌樂，聚徒教授。母卒，遂不復仕進。總章二年卒，年五十五。撰《筆海》十卷、文集十卷。門人何彦光、員半千爲義方制師服，三年喪畢而去。

於是在朝廷上彈劾李義府説："臣聽説結納屬下欺騙皇上的人，應該被聖明君主殺掉，內心凶狠外表恭順的人，政治清明時一定會受到刑罰。因此包藏禍心掩蔽道義的人，不能被唐帝之朝所容忍；竊取寵信利用權勢的人，最終要觸到漢皇之劍。中書侍郎李義府，利用機遇，於是官運亨通顯貴，不能竭盡忠誠和義節，報答皇上的恩惠，努力鞭策自己，恭敬地接受皇帝的愛重，反而像城狐社鼠一樣憑藉别人的顧忌心理，遮蔽皇上的恩澤和威儀，公然私相囑托，交結衆小人。貪圖妖艷的美色，赦免了有罪的淳于氏；恐怕泄露他的陰謀，害死了無辜的畢正義。雖然有挾山越海的力量，與此相比也變得輕了，有回天轉日的威力，與此相比更顯得低劣。如果這些可以寬恕的話，還有什麽不能容忍！秋風來臨的時節，白露初降，彈劾的奏章和行刑的節令一樣清白，忠臣將把鷹和鸇一起打擊。請求清除皇帝身旁的奸臣，稍稍報答皇上對臣的大恩大德，在玉階上撞碎頭顱，來表明臣的義節。"高宗以王義方誹謗污辱大臣，言詞不遜的罪名，把他降爲萊州司户參軍。任滿，在昌樂縣安家，招收學生進行講授。其母去世，於是不再出來做官。總章二年逝世，享年五十五歲。撰有《筆海》十卷、文集十卷。學生何彦光、員半千爲老師服喪，三年喪期結束而離去。

半千者，齊州全節人也。事義方經十餘年，博涉經史，知名河朔。則天時官至天官侍郎。撰《三國春秋》二十卷，行於代。自有傳。

員半千，是齊州全節縣人。事奉王義方歷十餘年，廣泛地閲讀經史之書，聞名於河朔一帶。武則天當政時官做到天官侍郎。撰有《三國春秋》二十卷，流行於世。自己有傳。

成三郎

成三郎，幽州漁陽人也。光宅年，爲左豹韜衛長上果毅。李孝逸之討徐敬業，以爲前鋒，與賊戰於高郵，官軍敗績，被擒，送于江都。賊黨唐之奇紿其衆曰："此李孝逸也！"將斬之，三郎大呼曰："我是果毅成三郎，不是將軍李孝逸。官軍已圍爾

成三郎，是幽州漁陽縣人。光宅年間，任左豹韜衛長上果毅。李孝逸討伐徐敬業，派他做前鋒，與賊軍在高郵作戰，官軍失敗，成三郎被擒，送到江都。賊黨唐之奇欺騙他的部下説："這就是李孝逸呀！"將要殺他時，成三郎大喊道："我是果毅成三郎，不是李孝逸將軍。官軍已把你們包圍了好幾重，攻破你們就在朝夕之

數重，破爾在於朝夕。我死，妻子受榮；爾死，家口配没，終不及我。”之奇怒，斬之。敬業平，贈左監門將軍，謚曰勇。時曲阿令尹元貞，亦死敬業之難。

間。我死後，妻子享受榮耀；你們死後，家口將被發配籍没，最終也比不上我。”唐之奇發怒，殺了他。徐敬業被平定後，追贈左監門將軍，謚號勇。當時曲阿縣令尹元貞，也死於徐敬業之難。

尹元貞

尹元貞者，瀛州河間人也。在曲阿，聞敬業攻陷潤州，率兵赴援。及戰敗，被擒。敬業臨以白刃，脅令附己，將加任用。元貞詞色慷慨，竟不之屈，尋遇害。敬業平，贈潤州刺史，謚曰壯。

尹元貞，是瀛州河間人。在曲阿時，聽説徐敬業攻占潤州，就率兵前往支援。當戰敗時，被擒。徐敬業用刀對着他，脅迫他歸順自己，將加以任用。尹元貞慷慨激昂，始終不屈服，隨後遇害而死。徐敬業被平定後，追贈潤州刺史，謚號壯。

高叡 高仲舒

高叡，雍州萬年人，隋尚書左僕射熲孫也。父表仁，穀州刺史。叡少以明經累除桂州都督，尋加銀青光禄大夫，轉趙州刺史，封平昌縣子。聖曆初，突厥默啜來寇，叡嬰城固守。長史唐波若見城圍甚急，遂潛謀應賊。叡覺之，將自殺，不死，俄而城陷被擒，更令招喻諸縣未降者，叡竟不從，遂爲所殺。

高叡，是雍州萬年縣人，隋尚書左僕射高熲之孫。其父高表仁，曾任穀州刺史。高叡年輕時以明經多次授任桂州都督，接着加授銀青光禄大夫，轉任趙州刺史，封平昌縣子。聖曆初年，突厥默啜來犯，高叡環城堅守。長史唐波若見圍攻城池很急迫，於是陰謀内應賊軍。高叡發覺後，想自殺，没有死，一會兒城池陷落被擒，敵人讓他招撫其他各縣尚未投降的守軍，高叡始終不從，結果被殺。

初，賊將至州境，或謂叡曰：“突厥所向無前，百姓喪膽，明公力不能禦，不若降之。”叡曰：“吾爲天子刺史，不戰而降，其罪大矣。”則天聞而深嘆息之，贈冬官尚書，謚曰節。及賊退，唐波若伏誅，家口籍没。因下制曰：“故趙州刺史高叡，狂賊既至，死節不降；長史唐波若，不能固城，相率歸賊。高叡已加褒贈，波若等身死破家。賞罰既行，須敦懲勸，宜頒示天下，咸使知聞。”

當初，賊將到趙州境内時，有人對高叡説：“突厥所向無前，百姓喪膽，明公的力量不能抵禦，不如投降突厥。”高叡説：“我是天子的刺史，不戰而降，那罪過就大了。”武則天聽説後深深地爲之嘆息，追贈冬官尚書，謚號節。當賊退走，唐波若被誅，家口被籍没。於是下命令説：“已故趙州刺史高叡，在狂賊來犯時，死於節義而不投降；長史唐波若，不能固守城池，相繼歸附賊軍。高叡已加以表彰追贈，唐波若等身死家破。賞罰已經頒行，還須敦促懲戒勸勉，應向全國頒布展示，使軍民都能知道。”

子仲舒，博通經史，尤明《三禮》及詁訓之書。神龍中，爲相王府文學，王甚敬重之。開元中，累授中書舍人，侍中宋璟、中書侍郎蘇頲每詢訪故事焉。

其子高仲舒，博通經史，尤其通曉《三禮》以及訓詁之書。神龍年間，任相王府文學，相王很敬重他。開元年間，多次加授爲中書舍人，侍中宋璟、中書侍郎蘇頲常常向他咨詢舊日的典章制度。

崔琳

時又有中書舍人崔琳，深達政理，璟等亦禮焉，嘗謂人曰："古事問高仲舒，今事問崔琳，則又何所疑矣。"仲舒累遷太子右庶子卒。

當時又有中書舍人崔琳，深通政理，宋璟等也很禮遇他，曾對人說："古時的事問高仲舒，當代的事問崔琳，那麼還有什麼疑問呢。"高仲舒多次升遷到太子右庶子而去世。

王同皎

王同皎，相州安陽人，陳侍中、駙馬都尉寬之曾孫。其先自琅邪仕江左，陳亡，徙家河北。同皎，長安中尚皇太子女定安郡主，授朝散大夫，行太子典膳郎。敬暉等討張易之兄弟也，遣同皎與右羽林將軍李多祚迎太子於東宫，請太子至玄武門指麾將士。太子初拒而不許，同皎諷諭切至，太子乃就駕。以功授右千牛將軍，封琅邪郡公，賜實封五百户。及郡主進封爲公主，拜同皎爲駙馬都尉。尋加銀青光禄大夫，遷光禄卿。

王同皎，是相州安陽縣人，陳侍中、駙馬都尉王寬的曾孫。其先祖從琅邪來到江左做官，陳朝滅亡後，遷家到河北。王同皎，長安年間娶了皇太子女定安郡主，授任朝散大夫，行太子典膳郎。敬暉等討伐張易之兄弟時，派遣王同皎與右羽林將軍李多祚到東宫去迎接太子，請太子到玄武門指揮將士。太子起初拒不答應，王同皎極力婉言相勸，太子纔上了馬。因功授任右千牛將軍，封琅邪郡公，賜實封五百户。到郡主進封爲公主，拜授王同皎任駙馬都尉。接着加授銀青光禄大夫，升任光禄卿。

神龍二年，同皎以武三思專權任勢，謀爲逆亂，乃招集壯士，期以則天靈駕發引，劫殺三思。同謀人撫州司倉冉祖雍，具以其計密告三思。三思乃遣校書郎李悛上言："同皎潛謀殺三思後，將擁兵詣闕，廢黜皇后。"帝然之，遂斬同皎于都亭驛前，籍没其家。臨刑神色不變，天下莫不冤之。睿宗即位，令復其官爵。執冉祖雍、李悛，并誅之。

神龍二年，王同皎因爲武三思獨攬權勢，陰謀違逆作亂，於是招集壯士，打算在武則天的靈車啓程時，劫持并殺掉武三思。同謀人撫州司倉冉祖雍，把王同皎的計劃秘密報告給武三思。武三思就派校書郎李悛進言説："王同皎陰謀殺害武三思後，想聚集士兵到皇帝的殿庭，廢黜皇后。"皇帝認爲他説得正確，於是在都亭驛前殺了王同皎，没收了他的家人。王同皎臨刑時神色不變，天下人都覺得他冤枉。睿宗即位後，命令恢復他的官爵。捉拿冉祖雍、李悛，把他們一起殺了。

周憬

初與同皎叶謀，有武當丞周憬者，壽州壽春人也。事既泄，遁於比干廟中，自刎而死。臨終，謂左右曰："比干，古之忠臣也。倘神道聰明，應知周憬忠而死也。韋后亂朝，寵樹邪佞，武三思干上犯順，虐害忠良，吾知其滅亡不久也。可懸吾頭於國門，觀其身首異門而出。"其後皆如其言。

當初和王同皎合謀的人中，有個武當縣丞周憬，是壽州壽春縣人。事情泄露後，逃到比干廟中，自殺而死。臨死時，對身邊的人説："比干，是古代的忠臣。如果神明有靈，應該知道我周憬是盡忠而死的。韋后擾亂朝政，寵信培植奸邪小人，武三思犯上作亂，殘害忠良之臣，我知道他們滅亡的日子不遠了。可把我的頭懸挂在國門上，好看着他們身首兩分從不同的大門拉出去。"事後果然都和他説得一樣。

蘇安恒

蘇安恒，冀州武邑人也。博學，尤明《周禮》及《春秋左氏傳》。大足元年，投匭上疏曰：

陛下欽聖皇之顧托，受嗣子之推讓，應天順人，二十年矣。豈不思虞舜褰裳，周公復辟，良以大禹至聖，成王既長，推位讓國，其道備焉。故舜之於禹，是其族親；旦與成王，不離叔父。且族親何如子之愛？叔父何如母之恩？今太子孝敬是崇，春秋既壯，若使統臨宸極，何異陛下之身。陛下年德既尊，寶位將倦，機務殷重，浩蕩心神，何不禪位東宮，自怡聖體。臣聞自昔明王之孝理天下者，不見二姓而俱王也。當今梁、定、河内、建昌諸王等，承陛下之蔭覆，并得封王，臣恐千秋萬歲之後，於事非便，臣請黜爲公侯，任以閑簡。臣又聞陛下有二十餘孫，今無尺土之封，此非長久之計也。臣請四面都督府及要衝州郡，分土而王之。縱令年尚幼小，未嫻養人之術，請擇立師傅，成其孝敬之道，將以夾輔周室，藩屏皇家，使累葉重光，饗祀不輟，斯爲美矣，豈不大哉！

疏奏，則天召見，賜食慰諭而遣之。

長安二年，又上疏曰：

忠臣不順時而取寵，烈士不惜死而偷生。故君道不明者，忠臣之過歟！臣道不軌者，烈士之過歟！昔者先皇晏駕，留其顧托，將以萬機殷廣，令陛下兼知其事。雖唐堯、虞舜居其位，而

蘇安恒，是冀州武邑縣人。學問淵博，尤其通曉《周禮》以及《春秋左氏傳》。大足元年，投匭上疏説：

陛下欽承聖皇的囑托，接受嗣子的推讓，順應天意和民心，已有二十年了。難道不想效仿虞舜提裳禪讓，周公復辟還政，確實因爲大禹極爲聖明，成王已經長大成人，讓出王位和國政，虞舜和周公的道德是完美的。所以説舜對於禹，是他的族親；周公旦和成王，不離叔父之親。况且族親之愛怎麽比得父子之愛？叔父之恩怎麽比得上母對子的恩情？如今太子很崇尚孝敬，年齡已到壯年，如果讓他親臨帝位，和陛下親自統治有什麽不一樣。陛下年事已高，在寶位上將感到疲倦，國事繁重，非常耗廢心神，何不讓位給太子，自己去怡養身體。臣聽説過去以孝道治理天下的聖明的君王，没見有二姓而都稱王的。當今梁、定、河内、建昌諸王，承受陛下的恩護，都得以封王，臣恐怕陛下千秋萬歲之後，對國事很不利，臣請求把他們黜爲公侯，擔任輕閑簡易的職務。臣又聽説陛下有二十餘孫，如今没有尺土之封，這不是長久之計呀。臣請求在四面都督府及地處要衝的州郡，分封土地讓他們去做藩王。即使如今年紀還幼小，不熟悉養育人民的方法，可以選擇師傅，來完成他們的孝敬之道，將用來輔佐周室，做皇家的屏障，使歷代皇族得以繼承先王的功德，享受祭祀而不中止，這樣的美德，難道不重大嗎！

疏上奏給武則天，武則天召見了他，賜給飯食并撫慰他後讓他回去了。

長安二年，又上疏説：

忠臣不順應時運而取寵，烈士不吝惜犧牲而偷生。所以爲君道不明，是忠臣的過錯！臣道不軌，是烈士的過錯！過去先皇晏駕，留下他的囑托，將以繁多國事，令陛下兼管。即使唐堯、虞舜在其位，而共工、驩兜在他們中間，陛下的骨肉之恩將被阻隔，

共工、驩兜在其間，陛下骨肉之恩阻，陛下子母之愛忘。臣謂聖情以運祚將衰，極斯大節，天下謂陛下微弱李氏，貪天之功。何以年在耄倦，而不能復子明辟，使忠言莫進，奸佞成朋，夷狄紛擾，屠害黎庶。陛下雖納隍軫念，亦罔能救此生靈。

臣聞天下者，神堯、文武之天下也。昔有隋失馭，小人道長，群雄駭鹿，四海瞻烏。皇唐親事戎旃，鳳翔參野，削平宇縣，龍踐宸極。歃血爲盟，指河爲誓，非李氏不王，非功臣不封。陛下雖居正統，實唐氏舊基。故《詩》曰："惟鵲有巢，唯鳩居之。"此言雖小，可以喻大。陛下自坤生德，乘乾作主，豈不以上符天意，下順人心。東宮昔在諒陰，相王又非長子，陛下恐宗祀中絶，所以應其謳歌。當今太子追迴，年德俱盛，陛下貪其寶位，而忘母子深恩。臣聞京邑翼翼，四方取則。陛下蔽太子之元良，枉太子之神器，何以教天下母慈子孝，焉能使天下移風易俗焉？惟陛下思之，將何聖顔以見唐家宗廟？將何誥命以謁大帝墳陵？陛下何故日夜積憂，不知鐘鳴漏盡？臣愚以天意人事，還歸李家。陛下雖安天位，殊不知物極則反，器滿則傾。故語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此之謂也。陛下不如高揖機務，自恬聖躬，命史臣以書之，令樂府以歌之，斯亦太平之盛事也。

臣聞見過不諫，非忠臣也；畏死不言，非勇士也。臣何惜一

陛下的母子之愛將被遺忘。臣認爲聖上的內情是以爲李氏的國運福祚將喪失，纔做出這麼極端的大事；天下都説陛下使李氏微弱，貪天之功爲己有。爲什麼在年老體倦之年，却不能還給太子王位，使忠言不能上達，奸邪小人結成朋黨，夷狄騷擾不寧，殺害百姓。陛下雖然很想救百姓於水火之中，却不能真正拯救這些生靈。

臣聽説這天下是神堯、文武的天下。過去隋朝失去控制，小人之道滋長，群雄驚恐失措，國內到處是流離失所的人民。唐皇親掌軍旅，興起在參野之境，削平天下，登上帝位。歃血爲盟，指黃河立誓，不是李氏不能爲王，不是功臣不能封賞。陛下雖然身居正統地位，其實是唐氏舊有的基業。所以《詩》上説："喜鵲築好了巢，鳩用它當新居。"此話雖小，却可以説明大道理。陛下在坤位有德，又憑藉乾位做了君主，難道不是因爲上合天意，下順人心嗎。太子過去身在居喪之所，相王又不是長子，陛下恐怕宗祀斷絶，因此順應臣民的謳歌而執政。如今太子已經返回，年紀和德行都在盛時，陛下貪圖他的寶位，而忘了母子之間深深的恩情。臣聽説京城莊嚴雄偉，四方取爲法則。陛下遮蔽了太子的大善，委屈了太子的神器，怎麼能教育國人做到母慈子孝，怎麼能使天下移風易俗呢？衹求陛下考慮這些情況，將有什麼臉面去見唐家的宗廟？將怎樣頒布命令去謁見大帝的墳陵？陛下爲什麼日夜積聚憂慮，不知鐘鳴漏盡時光飛逝？臣愚以爲依據天意和政事的需要，把政權歸還李家。陛下雖然穩坐皇位，殊不知物極必反，敧器盛滿水就會傾覆。所以古語説："當斷不斷，反受其亂。"説的就是這個道理。陛下不如高高地拱手辭掉機要事務，自己安靜養生，命史臣寫下來，令樂府來歌頌，這也是太平之世的盛事呀。

臣聽説見到過錯不規勸，不是忠臣；怕死不敢進言，不是勇士。臣怎能吝惜一朝之

朝之命，而不安萬乘之國哉！故曰：苟利國家，雖死可矣。願陛下稍輟萬機，詳臣愚見。陛下若以臣爲忠，則從諫如流，擇是而用；若以臣爲不忠，則斬取臣頭，以令天下。

疏奏不納。

明年，御史大夫魏元忠爲張易之兄弟所構，安恒又抗疏申理之曰：

臣聞明王有含天下之量，有濟天下之心，能進天下之善，除天下之惡。若爲君王而不行此四者，則當神冤鬼怒，陰錯陽亂，欲使國家榮泰，其可得乎！陛下革命之初，勤於庶政，親總萬機，博采謀猷，傍求俊乂，故海内以陛下爲納諫之主矣。暮年已來，怠於政教，讒邪結黨，水火成災，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故四海之内，以陛下爲受佞之主矣。當今邪正莫辯，訴訟含冤，豈陛下昔是而今非，蓋居安忘危之失也。

臣竊見御史大夫、檢校太子右庶子、同鳳閣鸞臺平章事魏元忠，廉直有聞，位居宰輔。履忠正之基者，用元忠爲龜鏡；踐邪佞之路者，嫉元忠若仇讎。麟臺監張易之兄弟，在身無德，於國無功，不逾數年，遂極隆貴。自當飲冰懷懼，酌水思清，夙夜兢兢，以答恩造。不謂谿壑其志，豺狼其心，欲指鹿而獻馬，先害忠而損善，將斯亂代之法，污我明君之朝。自元忠下獄，臣見長安城内，街談巷議，皆以陛下委任奸宄，斥逐賢良，以元忠必無

命，而不去安定萬乘之國呢！所以說：如果對國家有利，雖然犧牲也是可以的。希望陛下稍稍停下繁忙的政事，詳細瞭解臣的愚見。陛下如果以爲臣是出自忠心，那就從諫如流，選擇對的而采用；如果以爲臣不忠，那就斬取臣的頭顱，來號令天下。

疏上奏給武則天未被采納。

第二年，御史大夫魏元忠被張易之兄弟設計陷害，蘇安恒又上書直言替他伸冤說：

臣聽說聖明的君王有包涵天下的度量，有救助天下的心意，能够引進天下的善舉，清除天下的惡行。如果做君王而不實行這四條原則，那麼就會神冤鬼怒，陰陽錯亂，要想使國家繁榮安定，怎麽可能做得到呢！陛下在朝代交替之初，勤於朝政，親自統管繁雜的日常政事，廣泛采取計謀，遍求賢德之士，所以國内都把陛下當做能納諫的君主。進入暮年以來，懈怠於刑賞和教化之責，讒諂奸邪的小人結成朋黨，水火造成災害，百姓不再親附，五倫之間不再互相尊敬，所以四海之内，都把陛下當做接受奸臣的君主了。如今邪和正不能分辨，訴訟者蒙受冤屈，這怎麽會是因爲陛下過去正確而如今錯誤，大概是因爲陛下居安忘危而産生的失誤吧。

臣竊見御史大夫、檢校太子右庶子、同鳳閣鸞臺平章事魏元忠，以清廉正直聞名，位居宰輔要職。脚踏忠誠正直的根基的人，用魏元忠做鏡子；踏上奸邪佞妄之路的人，忌恨魏元忠如仇敵。麟臺監張易之兄弟，自身没有德行，對國家没有功勞，不過數年時間，就發達顯貴到極點。本應該心懷恐懼，廉潔自律，兢兢業業，來報答聖上栽培之恩，不料却欲壑難填，心如豺狼，想指鹿爲馬，先陷害忠臣又陷害好人，用這種擾亂社會的方法，玷污我聖明君主的朝廷。自從魏元忠下到獄中，臣見長安城中，街談巷議，都以爲陛下信任爲非作歹的壞人，排斥賢良之士，以爲魏元忠必定没有無理之言，以爲

不順之言，以易之必有交亂之意，相逢偶語，人心不安。雖有忠臣烈士，空撫髀於私室，而鉗口不敢言者，皆懼易之等威權，恐無辜而受戮，亦徒虚死耳！

張易之兄弟必定有共同作亂之意，人們碰在一起相互私語，人心都不安定。雖然有忠臣烈士，衹能在自己家中徒然地撫摸着大腿，而閉口不敢進言的人，都是因爲懼怕張易之等人的威勢，恐怕無辜而遭受殺害，也是白白地送死而已！

今賊虜强盛，徵斂煩重，以臣言之，萬姓不勝其弊。況又聞陛下縱逸讒慝，禁錮良善，賞刑失中，則遐邇生變。臣恐四夷因之，則窺覘得失，以爲邊郡之患；百姓因之，即結聚義兵，以除君側之惡。復恐逐鹿之黨，叩關而至，亂階之徒，從中相應，爭鋒於朱雀門内，問鼎於大明殿前，陛下將何事以謝之？復何方以禦之？臣今爲陛下計，安百姓之心者，莫若收雷電之威，解元忠之網，復其爵位，君臣如初，則天下幸甚。陛下好生惡殺，縱不能斬佞臣頭以塞人望，臣請奪其榮寵，翦其羽翼，無使權柄在手，驕横日滋。專國倍於穰侯，迴天過於左悺，則社稷危矣，惟陛下圖之。

如今賊虜强盛，國内徵斂繁重，以臣看來，百姓已承受不了這些弊害了。何況又聽説陛下放縱讒慝小人，禁錮良善之士，賞賜和刑罰不公正，這樣就會在遠處和近旁發生變亂。臣恐怕四夷趁這個機會，窺探國政得失，因而成爲邊郡的禍害；百姓趁這個機會，就會聚結義兵，來清除君王身旁的壞人。又恐怕競爭天下的黨徒，前來攻打關門，伺機作亂的壞人，從内部相呼應，爭鬥於朱雀門内，圖謀王位於大明殿前，陛下將用什麽來謝罪，又有什麽方法來抵禦他們？臣如今替陛下謀劃，安定百姓之心的方法，不如收回盛怒的威勢，解開魏元忠的法網，恢復他的爵位，君臣就像當初一樣融洽，那麽普天之下都會感到非常慶幸。陛下好生惡殺，即使不能斬奸臣的頭來滿足人們的願望，臣請求剥奪給他的榮譽和寵信，剪除他的羽翼，不讓他權柄在手，驕横之勢日益滋長。如果獨攬國政的情況比穰侯更加嚴重，權勢大得超過左悺，那麽社稷就危險了，衹求陛下認真考慮。

臣本微賤，不識元忠、易之，豈此可親而彼可疏，但恐讒邪長而忠臣絶。伏願陛下暫垂天鑒，察臣此心，即微臣朝志得行，夕死無恨。

臣本微賤之人，不認識魏元忠、張易之，怎麽能親此疏彼，衹恐怕讒邪小人增多而忠臣滅絶。希望陛下稍事注意，察看臣的這顆忠心，即使臣的志向在早晨得以實現，到了晚上就死去也没有怨恨。

疏奏，易之等大怒，欲遣刺客殺之，賴正諫大夫朱敬則、鳳閣舍人桓彦範、著作郎魏知古等保護以免。

疏上奏給武則天，張易之等大怒，想派刺客殺掉蘇安恒，依靠正諫大夫朱敬則、鳳閣舍人桓彦範、著作郎魏知古等人保護纔免於一死。

安恒，神龍初爲集藝館内教。節愍太子之殺武三思也，或言安恒預其謀，遂下獄死。睿宗即位，知其冤，下制曰："故蘇安恒，文學基身，鯁

蘇安恒，神龍初年任集藝館内教。節愍太子殺武三思一事，有人説蘇安恒參預了太子的計劃，於是下獄而死。睿宗即位，知道他冤枉，下命令説："已故蘇安恒，文學出身，爲人剛直有

直成操，往年抗疏，忠讜可嘉。屬回邪擅構，奄從非命，興言軫悼，用惻于懷。宜贈寵章，式旌徽烈，可贈諫議大夫。”時又有俞文俊、王求禮，亦以直言見稱。

操守，往年上書直言，忠直可嘉。碰到奸邪陷害，死於非命，提起來就令人悲傷，心生惻隱之情。應追贈章服，表彰他的美德，可以追贈爲諫議大夫。”當時還有俞文俊、王求禮，也因敢於直言而被稱道。

俞文俊

俞文俊者，荆州江陵人。則天載初年，新豐因風雷山移，乃改縣名爲慶山，四方畢賀，文俊詣闕上書曰：“臣聞天氣不和而寒暑并，人氣不和而疣贅生，地氣不和而塠阜出。今陛下以女主處陽位，反易剛柔，故地氣隔塞而山變爲災。陛下謂之慶山，臣以爲非慶也。臣愚以爲宜側身修德，以答天譴。不然，恐殃禍至矣!”則天大怒，流於嶺外。後爲六道使所殺。

俞文俊，是荆州江陵縣人。武則天載初年間，新豐縣因大風雷雨而使大山移動，於是改縣名爲慶山，四方都來慶賀，俞文俊到朝廷上書說：“臣聽說天氣不和諧而寒暑相侵，人氣不和諧而疣贅滋生，地氣不和諧而山丘出現。如今陛下以太后身份而居於皇位，剛柔變得位置顛倒，所以地氣堵塞而大山變化成災難。陛下稱之爲慶山，臣以爲不是值得慶賀的事。臣愚以爲陛下應避位以修養德行，來答謝上天的懲罰。不然，恐怕禍殃就要來了!”武則天大怒，把他流放到嶺外。後來被六道使殺害。

王求禮

王求禮者，許州長社人。則天時，爲左拾遺。時武懿宗統兵討契丹，畏懦不敢進，及賊平，懿宗奏滄、瀛等數百家從賊，請誅之。求禮廷折之曰：“此等素無武備，城池不完，遇賊畏懼，苟從之以求生，豈素有背叛之心也!懿宗擁强兵數十萬，聞賊輒退，使其滋蔓，又欲移罪於草澤詿誤之人，豈爲臣之道!臣請先斬懿宗，以謝河北。”懿宗不能答，則天遂寬脅從者之罪。後都城三月雨雪，鳳閣侍郎蘇味道以爲瑞雪，率群官表賀，求禮曰：“公爲宰相，不能燮理陰陽，非時降雪，又將災而爲瑞，誣罔視聽。若以三月雪爲瑞雪，即臘月雷亦爲瑞雷耶?”味道不從。求禮累遷左臺殿中侍御史。神龍初，爲衛王掾，病卒。

王求禮，是許州長社縣人。武則天當政時，任左拾遺。當時武懿宗率兵討伐契丹，怯懦不敢進軍，當賊被平定時，武懿宗上奏滄、瀛等地數百人家歸附賊軍，請求殺掉他們。王求禮在朝廷上當衆駁斥他說：“這些地方一向没有武備，城池不完善，遇賊而畏懼，姑且歸順敵人來求得活命，哪裏是一向有背叛之心呢!武懿宗擁有强兵數十萬，聽說賊到了就撤退，使賊勢滋長蔓延，又想把罪過轉移到荒野中受到連累的平民百姓身上，難道這是爲臣之道嗎!臣請求先斬武懿宗，來向河北人民謝罪。”武懿宗不能答辯，武則天於是寬恕歸敵者的罪過。後來都城三月下雪，鳳閣侍郎蘇味道把這當做瑞雪，率領百官上表慶賀，王求禮說：“公作爲宰相，不能協調治理陰陽，致使不合時令降雪，又把天象當作吉瑞，以不實之辭欺騙視聽。如果把三月雪當作瑞雪，那麽即使是臘月雷也可以當做瑞雷嗎?”蘇味道没有聽從。王求禮幾次升遷任左臺殿中侍御史。神龍初年，任衛王掾，後病逝。

燕欽融　郎岌

燕欽融，洛州偃師人也。景龍

燕欽融，洛州偃師縣人。景龍末年，任許

末，爲許州司户參軍。時韋庶人干預國政，盛封拜群從子弟，又與悖逆庶人及駙馬都尉武延秀、中書令宗楚客等將圖危宗社。欽融連上奏其事，庶人大怒，勸中宗召欽融廷見，撲殺之。宗楚客又私令執法者加刃，欽融因而致死。睿宗即位，下制曰："故許州司户參軍燕欽融，先陳忠讜，頗列章奏，雖干非其位，而進不顧身。永言奄亡，誠所傷悼，方開諫路，宜慰窀穸。可贈諫議大夫，仍令備禮改葬，特授一子官。"

州司户參軍。當時韋庶人干預國政，大肆封拜自己的黨羽子弟，又和悖逆庶人及駙馬都尉武延秀、中書令宗楚客等將要爲害朝廷。燕欽融連續上奏這些情况，韋庶人大怒，勸中宗召燕欽融上朝廷拜見，然後打死他。宗楚客又私自命令執法者加上刀刃，燕欽融因而被害致死。睿宗即位，下詔令説："已故許州司户參軍燕欽融，先前忠直進言，上了一些奏章，雖然不是他的官位所應干預的事，却奮不顧身地上前進言。常常想念他的驟然而死，的確爲他傷心哀悼，如今正廣開言路，應安慰墓穴中的死者，可以追贈他爲諫議大夫，同時備禮改葬，破例授其一子官職。"

先是，定州人郎岌，亦備陳韋庶人及宗楚客將爲逆亂之狀，中宗不納，而韋庶人勸杖殺之。睿宗即位，追贈諫議大夫。

在此之前，定州人郎岌，也詳盡地陳述了韋庶人和宗楚客將要發動逆亂的情况，中宗没有接受。而韋庶人勸中宗打死了他。睿宗即位，追贈諫議大夫。

安金藏

安金藏，京兆長安人，初爲太常工人。載初年，則天稱制，睿宗號爲皇嗣。少府監裴匪躬、内侍范雲仙并以私謁皇嗣腰斬。自此公卿已下，并不得見之，唯金藏等工人得在左右。或有誣告皇嗣潛有異謀者，則天令來俊臣窮鞫其狀，左右不勝楚毒，皆欲自誣，唯金藏確然無辭，大呼謂俊臣曰："公不信金藏之言，請剖心以明皇嗣不反。"即引佩刀自剖其胸，五藏并出，流血被地，因氣絶而仆。則天聞之，令輿入宫中，遣醫人却納五藏，以桑白皮爲綫縫合，傅之藥，經宿，金藏始蘇。則天親臨視之，嘆曰："吾子不能自明，不如爾之忠也。"即令俊臣停推，睿宗由是免難。

安金藏，京兆長安縣人，起初任太常樂師。載初年間，武則天行使皇帝權力，睿宗當時號稱皇嗣。少府監裴匪躬、内侍范雲仙一起因私自拜見皇嗣被腰斬而死。從此公卿以下的大臣，都不能見到皇嗣了。衹有安金藏等樂師能够在皇嗣身邊。有人誣告皇嗣暗地裏有反叛的圖謀，武則天命令來俊臣極力追查皇嗣謀反的情况，皇嗣身邊的人受不了苦刑，都想自己承認别人所誣陷的罪名，衹有安金藏堅定地不予承認，大聲對來俊臣喊道："公如果不信我安金藏的話，請剖心來證明皇嗣没有謀反。"隨即拔出佩刀剖開自己的胸膛，五臟一起流出，血流到地上，於是斷氣而倒地。武則天聞訊，命令把他抬入宫中，派醫生放回五臟，用桑白皮做綫縫合，給傷口敷上藥，過了一夜，安金藏纔蘇醒過來。武則天親自來探視他，感嘆説："我子不能自己辯白，不如你的忠誠呀！"隨即命令來俊臣停止追查，睿宗因此而免除災難。

金藏，神龍初喪母，寓葬於都南闕口之北，廬於墓側，躬造石墳石塔，晝夜不息。原上舊無水，忽有涌泉自出。又有李樹盛冬開花，犬鹿相

安金藏，神龍初年喪母，寄葬在京城南面闕口之北，他在墓側結廬守喪，親自雕造石墳石塔，日夜不停。原上過去没有水源，忽然有泉水自己涌出。又有李樹隆冬時開花，狗和鹿相互親

狎。本道使盧懷慎上聞，敕旌表其門。景雲中，累遷右武衛中郎將。玄宗即位，追思金藏忠節，下制褒美，擢拜右驍衛將軍，乃令史官編次其事。開元二十年，又特封代國公，仍於東岳等諸碑鐫勒其名。竟以壽終，贈兵部尚書。

近嬉戲。本道使盧懷慎報告給皇帝，皇帝敕令官府在安金藏門前設立牌坊。景雲年間，幾次升任到右武衛中郎將。玄宗即位，追思安金藏的忠誠氣節，下制表彰贊美，升任右驍衛將軍，於是命令史官編纂他的事迹。開元二十年，又破例封爲代國公，同時在東岳等山的諸碑上鐫刻他的名字。最後因壽終而去世，追贈兵部尚書。

舊唐書卷一百八十七(下)

列傳第一百三十七(下)

忠義(下)

李憕 (子)源 彭 (彭孫)景讓 張介然 崔無詖 盧奕 蔣清
顏杲卿 (子)泉明 薛愿 龐堅(附) 張巡 姚誾(附)
許遠 程千里 袁光庭 邵真 符璘 趙曄 石演芬 張名振(附)
張伾 甄濟 劉敦儒 高沐 賈直言 庾敬休 辛讜

李憕

李憕，太原 文水人。父希倩，中宗 神龍初右臺監察御史。憕早聰敏，以明經舉，開元初爲咸陽尉。時張説自紫微令、燕國公出爲相州刺史、河北按察使，有洺州 劉行善相人，説問"寮采後誰貴達?"行乃稱憕及臨河尉鄭巖，説乃以女妻巖，妹婿陰行真女妻於憕。及説爲并州長史、天兵軍大使，引憕常在幕下。九年，入爲相，憕又爲長安尉。屬宇文融爲御史，括田户，奏知名之士崔希逸、咸廙業、宇文順、于孺卿、李宙及憕爲判官，攝監察御史，分路檢察，以課并遷監察御史。憕驟歷兵、吏部郎中，給事中。憕有吏幹，明於几案，甚有當官之稱。

二十八年，爲河南少尹。時蕭炅爲尹，依倚權貴，莅事多不法，憕以公直正之，人用繫賴。又道士孫甑生以左道求進，托以修功德，往來嵩山，求請無度，憕必挫之。炅及甑生患之而構於朝廷，天寶初，出爲清河

李憕，是太原 文水縣人。父名希倩，中宗神龍初年任右臺監察御史。李憕早年聰敏，由明經出身，開元初年任咸陽尉。當時張説由紫微令、燕國公出任相州刺史、河北按察使，有位洺州人劉行善於相面，張説問他"諸官中誰以後能顯貴發達?"劉行就答稱李憕和臨河尉鄭巖，張説於是就把其女嫁給鄭巖爲妻，把妹婿陰行真之女嫁給李憕爲妻。當張説任并州長史、天兵軍大使時，招納李憕常在幕府中。開元九年，張説任宰相，李憕又任長安尉。在宇文融手下任御史，查驗田地户口，宇文融上奏推薦知名人士崔希逸、咸廙業、宇文順、于孺卿、李宙及李憕等任判官，攝監察御史，分路檢察，因考核合格一起升任監察御史。李憕歷任兵、吏部郎中，給事中。李憕有做吏的才幹，曉文案，很有勝任其職的美譽。

開元二十八年，任河南少尹。當時蕭炅任河南尹，倚仗權貴，處理政事多有不法之舉，李憕用公正耿直來糾正他，得到衆人的信賴。又有道士孫甑生以左道謀求進幸，假托修功德之名，往來於嵩山，求請錢財無度，李憕每次都必定要拒絶他的請求。蕭炅和孫甑生憎恨他并在朝廷中誣

太守。十一載，累轉河東太守、本道采訪。謁於行在所，改尚書右丞、京兆尹。

陷他，天寶初年，出任清河太守。天寶十一年，幾次轉任到河東太守、本道采訪。在行在所拜見皇帝，改任尚書右丞、京兆尹。

十四載，轉光禄卿、東京留守，判尚書省事。其載十一月，安禄山反於范陽，人心震懼。玄宗遣安西節度封常清兼御史大夫爲將，召募於東京以禦之。憕與留臺御史中丞盧奕、河南尹達奚珣，綏輯將士，完繕城郭，遏其侵逼。遷憕禮部尚書，依前留守。自逆徒發范陽，至渡河，令嚴，覘候計絶。及渡河，陷陳留、滎陽二郡，殺張介然、崔無詖，數日間已至都城下。禄山所統，皆蕃漢精兵，訓練已久；常清之衆，多市井之人，初不知戰。及兵交之後，被鐵騎唐突，飛矢如雨，皆魂懾色沮，望賊奔散。憕謂奕曰："吾曹荷國重寄，誓無避死，雖力不敵，其若官守何！"奕亦便許願守本司。於是憕居留守宅，奕獨居臺中。及常清西奔，禄山領其衆，椎鼓大呼，以入都城，殺掠數千人，箭及宫闕。然後住居於閑廐中，令擒憕及奕、判官蔣清等三人害之，以威於衆。禄山傳憕、奕、清三人之首，以徇河北。信宿，至平原，太守顔真卿斬其使，浴其首，殮以木函，祭而瘞之，以聞。玄宗贈憕司徒，仍與一子五品官；奕武部尚書，崔無詖工部尚書，各與一子官，蔣清文部郎中。

天寶十四年，轉任光禄卿、東京留守，判尚書省事。那年十一月，安禄山在范陽反叛，人心震恐。玄宗派安西節度使封常清兼御史大夫任將軍，在東京招募兵馬來抵禦叛軍，李憕和留臺御史中丞盧奕、河南尹達奚珣，安撫將士，修整加固城郭，以便阻止叛軍的進犯。升任李憕禮部尚書，依舊像以前一樣任東京留守。自從叛軍從范陽出發，到渡過黄河，號令嚴密，偵探無法探知。當渡過黄河，攻克陳留、滎陽二郡，殺害張介然、崔無詖，幾天之間已經來到東京城下。安禄山所統率的叛軍，都是蕃漢精兵，久經訓練；而封常清的部下，大多是市井中的平民，開始不懂戰事。當兵馬交戰之後，被叛軍的鐵騎衝擊，箭飛如雨，都心魂恐懼神色沮喪，看到賊軍就四處奔散了。李憕對盧奕説："我輩身負國家重托，立誓不能逃避死亡，雖然我們力不能敵，我們仍應忠於職守！"盧奕也許願要堅守本司。於是李憕守在留守宅中，盧奕獨自守在御史臺中。當封常清向西奔逃，安禄山率領他的部衆，擊鼓大呼，攻入東都城，殺掠數千人，箭射到了宫門上。然後住在閑置的馬棚中，命令人去捉拿李憕和盧奕、判官蔣清等三人并殺害了他們，用以威懾衆人。安禄山傳送李憕、盧奕、蔣清三個人的頭，以震懾河北守軍。信使走了一夜，到達平原，太守顔真卿殺掉安禄山的信使，洗浴李憕等三個人的頭，收殮在木匣中，祭奠并埋葬了他們，上報給皇帝知道。玄宗追贈李憕爲司徒，還給其一子五品官職；追贈盧奕爲武部尚書，崔無詖爲工部尚書，各給一子官職；追贈蔣清爲文部郎中。

憕豐於産業，伊川膏腴，水陸上田，修竹茂樹，自城及闕口，别業相望，與吏部侍郎李彭年皆有地癖。鄭巖，天寶中仕至絳郡太守，入爲少府監，田産亞於憕。憕有子十餘人，二子爲僧，與憕同遇害；二子彭、源，

李憕富於産業，伊川肥沃的土地，水陸上好的田地，生長着修長的竹子和茂繁的樹，從城下直到闕口，别墅遥遥相望，和吏部侍郎李彭年都有收購土地的癖好。鄭巖，天寶時官至絳郡太守，召入任少府監，田産次於李憕。李憕有子十餘人，有二子做了僧人，和李憕一起遇害；另有

存焉。

李源　李彭

源時年八歲，爲賊所俘，轉徙流離，凡七八年。及史朝義走河北，洛陽故吏有義源者，贖之於民家。代宗聞之，授河南府參軍，轉司農寺主簿。以父死禍難，無心祿仕，誓不婚妻，不食酒肉。洛陽之北惠林寺，憕之舊墅也，源乃依寺僧，寓居一室，依僧齋戒，人未嘗見其所習。先穴地爲墓，預爲終制，時時偃仰於穴中。

長慶三年，御史中丞李德裕表薦之曰："處士李源，即故禮部尚書、東都留守、贈司徒、忠烈公李憕之少子。天與忠孝，嗣兹貞烈。以父死國難，哀纏終身，自司農寺主簿，絶心祿仕，垂五十年。暨于衰暮，多依惠林佛寺，本憕之墅也。寺之正殿，即憕之寢室，源過殿必趨，未嘗登踐。隨僧一食，已五十年。其端心執孝，無有不至。抱此貞節，棄於清朝，臣竊爲陛下惜之。"詔曰：

《禮》著死綏，《傳》稱握節，捐生守位，取重人倫。爲義甚明，其風或替，言念於此，慨然興懷。而朝之公卿，有上言者，云天寶之季，盜起幽陵，振蕩生靈，噬吞河洛。贈司徒、忠烈公憕，處難居首，正色受屠，兩河聞風，再固危壁，首立殊節，到今稱之。其子源，有曾、閔之行，可貫于神明；有巢、由之風，可希于太古。山林以寄其迹，爵祿不入于心，泊然無營，五十餘載。夫褒忠可以勸臣節，旌孝可以激人倫，尚義可以警澆浮，敬老可以厚風俗。舉兹四

二子李彭、李源，存活下來。

李源當時八歲，被賊俘獲，輾轉流離，總共有七八年。當史朝義敗走河北，有洛陽舊時的官吏憐憫李源，把他從百姓家贖了出來。代宗聽説他的情況，授河南府參軍，轉任司農寺主簿。因爲其父死於戰禍之難，無心做官，立誓不結婚娶妻，不食酒肉。洛陽北面的惠林寺，是李憕舊時的别墅，李源就依附寺僧，寓居一室，依照僧規進行齋戒，人們未曾見到他學些什麼。事先挖洞做墓，提前爲死時做好準備，經常在墓穴中仰卧。

長慶三年，御史中丞李德裕上表推薦他説："處士李源，是已故禮部尚書、東都留守、追贈司徒、忠烈公李憕的少子。天生忠孝，繼承先人的貞烈。因其父死於國難，終日哀思纏繞，自從任司農寺主簿，就斷絶做官之意，至今將近五十年了。現已進入衰暮之年，依附惠林佛寺，那裏本是李憕的别墅。寺的正殿，就是李憕的卧室，李源經過正殿必定要小跑而過，未曾登上殿階。跟隨僧人每日一餐，已經五十年了。他專心守孝，没有他做不到的。懷抱這樣的貞節，却被清明之朝所遺棄，臣私下爲陛下惋惜。"皇帝下詔説：

《禮記》標舉戰死沙場，《左傳》稱道持節而死，捐獻生命堅守崗位，是以人倫爲重。做爲義節是十分明顯的，那種風範也許衰敗了吧，懷念之言説到這裏，心中生發感慨。而朝中的公卿，有上奏進言的，説天寶末年，盜賊起於幽陵，生靈振蕩不安，吞并河洛。贈司徒、忠烈公李憕帶頭赴難，正色被殺，兩河守軍聞訊後，更加固守危壁，他帶頭樹立非凡的義節，至今仍受到贊譽。其子李源，有曾參、閔子騫的孝行，可以貫通神明；有巢父、許由的風範，可以追及太古之人。他在山林中寄托他的行迹，爵位俸禄不能打動他的心，淡泊無所經營，已五十餘年。表彰忠誠可以用來勉勵臣下守節，表彰孝行可以用來激勵人倫之道，崇尚義節可

者，大儆于時。是用擢自衡門，立於文陛，處以諫職，冀聞讜言，仍加印紱，式示光寵。可守左諫議大夫，賜緋魚袋。仍敕河南尹差官就所居敦諭遣發。

穆宗尋令中使齎手詔、緋袍、牙笏、絹二百匹，往洛陽 惠林寺宣賜。源受詔，對中使苦陳疾甚年高，不能趨拜，附表謝恩，其官告、服色、絹，皆辭不受。竟卒於寺。

彭以一子官累歷州縣令長。子宏，仕官愈卑，生三子：景讓、景莊、景温，自元和後，相繼以進士登第。

李景讓

景讓，大和中爲尚書郎，出爲商州刺史。開成二年，入朝爲中書舍人。二年十月，出爲華州刺史、潼關防禦、鎮國軍使。四年，入爲禮部侍郎。五年，選貢士李蔚，後至宰相；楊知退爲尚書。大中朝，爲襄州刺史、山南道節度使，入爲吏部尚書。十一年，轉御史大夫。景讓有大志，事親以孝聞，正色立朝，言無避忌。爲大夫時，宣宗舅鄭光卒，詔贈司徒，罷朝三日，景讓曰：“國舅雖親，朝典有素，無容過越。”乃上言曰：

> 鄭光是陛下親舅，外族之愛，誠軫聖心，况皇太后哀切之時，理合加等，而賜之粟帛，隆其第宅，自家刑國，允謂合宜。今以輟朝之數，比於親王公主，則前例所無，縱有，亦不可施用。何者？先王制禮，所以防微。大凡人情，於外族則深，於宗屬則薄。所以先王制禮，割愛厚親，士庶猶然，况當萬乘。親

以警戒浮薄之風，尊敬老人可以使風俗淳厚。提倡這四條，就是要大力警戒當世。此次從簡陋的房屋中提拔他，使他立在朝廷上，授給他進諫之職，希望能聽到正直的言論，再加印綬，用來表示光榮和寵信。可守左諫議大夫，賜緋魚袋。敕命河南尹派官員去他的住所勸勉曉諭安排他上路。

穆宗接着又命令中使携帶手詔、緋袍、牙笏、二百匹絹，前往洛陽 惠林寺宣諭賞賜。李源接受了詔書，對中使苦苦陳述年高病重，不能行趨拜之禮，附表感謝皇恩，那些官告、服色、絹，都辭謝不接受。最後死在寺中。

李彭有一子歷任州縣令長。子名宏，擔任的官職更卑微，生有三子：名景讓、景莊、景温，自元和年間以後，相繼考中進士。

李景讓，大和年間任尚書郎，出任商州刺史。開成二年，入朝任中書舍人。二年十月，出任華州刺史、潼關防禦、鎮國軍使。四年，召入任禮部侍郎。五年，選貢士李蔚，後來他官至宰相；楊知退任尚書。大中朝，李景讓任襄州刺史、山南道節度使，召入任吏部尚書。大中十一年，轉任御史大夫。李景讓胸有大志，以事奉父母孝順聞名，上朝時表情端莊嚴肅，進言無所避諱。任大夫時，宣宗舅鄭光死了，下詔追贈司徒，停止朝會三天，李景讓說：“國舅雖然可親，但朝典有舊規，不允許超過規定。”於是上疏說：

> 鄭光是陛下的親舅，對外族的眷愛，的確使聖心悲痛，况且在皇太后悲切的時候，理應加等優待，而賜給他粟和帛，增高他的住宅，使他家成爲國内的典型，可以説是適宜的。如今用來停止朝會三天，類似親王公主，這是没有先例的，即使有，也不能使用。爲什麼？先王制定禮法，是用來防微杜漸的。人的情誼通常是，對外族就深些，對宗屬就薄些。因此先王制定的禮法，割捨對外族的偏愛來厚待親族，士人和平民還是這

王公主，宗屬也；舅氏，外族也。今朝廷公卿以至庶人，據《開元禮》，外祖父母及親舅喪服，小功五月，若親伯叔親兄弟即服齊縗周年。所以疏其外而密於內也。有天下者，尤不可使外戚强盛。故西漢有呂氏之侈，幾滅劉氏；國朝有則天之簒，殆革唐命。皆非一朝一夕，其所由來漸也。今鄭光輟朝日數，與親王公主同，設使陛下速改詔命，輟朝一日或兩日，示其升降有差，恩禮無僭，使四方見陛下欽明之德，青史傳陛下制度之文，垂之百王，播之芳烈。臣愚不肖，謬竊恩私，實願陛下處於堯、舜之上，羲、軒之列，所以甘心鼎鑊，伏進危言。

優詔報之，乃罷兩日。景讓復爲吏部尚書卒，謚曰孝。

景温，登第後踐歷臺閣。咸通中，自工部侍郎出爲華州刺史、潼關防禦、鎮國軍使。景莊，亦至達官。

張介然

張介然者，蒲州 猗氏人也。本名六朗。謹慎善籌算，爲郡守在河、隴。及天寶中，王忠嗣、皇甫惟明、哥舒翰相次爲節將，并委以營田支度等使。進位衛尉卿，仍兼行軍司馬，使如故。及加銀青光禄大夫，帶上柱國，因入奏稱旨，特加賜賚，介然乘間奏曰："臣今三品，合列棨戟。若列於帝城，鄉里不知臣貴。臣，河東人也，請列戟於故鄉。"玄宗曰："所給可列故鄉，京城伫當別賜。"介然拜謝而出，仍賜絹五百匹，令宴集閭里，以寵異之。本鄉列戟，自介然始也。哥舒翰追在西京，薦爲少府監。

樣，何況是萬乘之尊。親王公主，是宗屬；舅氏，是外族。如今從朝廷上的公卿到平民，依據《開元禮》，外祖父母和親舅的喪服，小功要服喪五個月，如果是親伯叔親兄弟就要服喪一年。用來疏遠外族而親近本族。擁有天下的君主，尤其不能使外戚强盛。所以西漢有呂氏的放縱，幾乎滅掉劉氏；我朝有武則天的簒位，險些革掉唐命。這些都不是一朝一夕造成的，它是逐漸産生的。如今爲鄭光停止朝會的天數，和親王公主相同，假如能使陛下迅速改變詔命，停止上朝一天或兩天，表示升降有别，恩禮没有超出規定，使四方看到陛下聖明的德行，史册傳頌陛下制度的美好，名垂百王之列，美好的事迹永遠傳揚。臣愚不成器，謬竊陛下對我的恩德，確實希望陛下能處於堯、舜之上，伏羲、軒轅之列，因此甘心受鼎鑊之刑，進此直言。

皇帝用褒美嘉獎的詔書回報他，於是停止朝會兩天。李景讓又任吏部尚書後死在任上，謚號孝。

李景温，考中進士後做過臺閣之官。咸通年間，由工部侍郎出任華州刺史、潼關防禦、鎮國軍使。李景莊，也做到顯達的官職。

張介然，是蒲州 猗氏縣人。本名六朗。爲人謹慎善於謀劃計算，在河、隴任郡守。到天寶年間，王忠嗣、皇甫惟明、哥舒翰相繼任節將，都委任他做營田支度等使。進級任衛尉卿，還兼任行軍司馬，而使銜仍像以前一樣。當加銀青光禄大夫，帶上柱國，由於上奏使皇帝滿意，特加賞賜，張介然乘機上奏説："臣今官三品，理應陳列棨戟。如果陳列在京城，故鄉不知臣的顯貴臣是河東人，請求在故鄉陳列棨戟。"玄宗説："所給的棨戟可以陳列在故鄉，京城貯用可另行賞賜。"張介然拜謝而出，玄宗還賜給他絹五百匹，讓他宴請故里鄉親，以示格外寵愛他。在本鄉列戟，是從張介然開始的。哥舒翰在西京追憶前功，推薦他任少府監。

安禄山將犯河洛，以介然爲河南防禦使，令守陳留。陳留水陸所湊，邑居萬家，而素不習戰。介然至任數日，賊已渡河。雖率兵登城，兼守要害，虜騎十萬，所過殺戮，烟塵亘天，彌漫數十里。介然之衆，聞吹角鼓噪之聲，授甲不得，氣已奪矣，故至覆敗。初，玄宗以禄山起逆，於河南要路懸榜以購其首，又諭已殺其子慶宗等。禄山入陳留北郭，安慶緒見榜，白於禄山。禄山於輿中兩手撫胸，大哭數聲，曰："我有何罪，已殺我兒!"便縱凶毒，前有陳留兵將降者向萬人，行列於路，禄山命其牙將殺戮皆盡，流血如川，乃斬介然於軍門，禄山氣乃稍解。頓軍於陳留郭下，以其將李庭望爲節度鎮之。十五載，玄宗贈介然工部尚書，與一子五品官。

安禄山將進犯河洛，朝廷任用張介然做河南防禦使，命令他守衛陳留。陳留是水陸交接之地，城裏居民萬户，却一向不懂戰事。張介然到任不幾天，賊已渡過黄河。雖然張介然率兵上城，同時扼守住要害之處，但虜騎十萬，所過之地肆意殺戮，烟塵連天，瀰漫數十里。張介然的部衆，聽到吹號擊鼓的聲音，嚇得不能披甲，士氣已被奪去了，所以導致失敗。當初，玄宗因安禄山發動叛亂，在河南要道懸榜徵購他的首級，又宣示已經殺掉其子安慶宗等。安禄山進入陳留北城，安慶緒看到懸榜，告訴了安禄山。安禄山在車中兩手撫胸，大哭了幾聲，説："我有什麽罪，却已殺我兒!"就放縱凶毒之心，前面有投降的陳留將士近萬人，排列在路上，安禄山命令他的牙將把他們全都殺光，血流如河，然後在軍門殺掉張介然，安禄山的怒氣纔稍稍緩解。軍隊停留在陳留城下，派其將李庭望任節度使來鎮守陳留。十五年，玄宗追贈張介然工部尚書，給其一子五品官職。

崔無詖

崔無詖者，京兆長安人也。本博陵舊族。父從禮，中宗韋庶人之舅，景龍中衛尉卿。時中書令、鄭國公蕭至忠才位素高，甚承恩顧，敕亡先女冥婚韋庶人亡弟。無詖婚至忠女，后爲女家，中宗爲兒家，供擬甚厚，時人爲之語曰："皇后嫁女，天子娶婦。"及韋庶人敗，至忠女亦死，無詖坐累久貶在外。開元中，爲益州司馬。會楊國忠爲新都尉，與之歡甚，國忠因事引用之，累轉陝郡太守、少府監、滎陽郡太守。安禄山率衆南向，無詖召募拒之。及賊陷陳留郡後，凶威轉盛，戈矛鼓角，驚駭城邑，兩宿及滎陽，乘城自墜如雨，故無詖及官吏，盡爲賊所虜。賊以其將武令珣鎮之。

崔無詖，京兆府長安縣人。本來是博陵舊時的望族。父名從禮，是中宗韋庶人之舅，景龍年間任衛尉卿。當時中書令、鄭國公蕭至忠的才幹和地位一向很高，特别受到恩顧，敕令其亡女與韋庶人亡弟冥婚。崔無詖與蕭至忠女結婚，皇后是女家，中宗是男家，供給很豐厚，當時有人稱之爲："皇后嫁女，天子娶婦。"當韋庶人敗亡，蕭至忠女也死了，崔無詖受到牽連被貶到外地很長時間。開元年間，任益州司馬。適逢楊國忠任新都尉，和他很友好。楊國忠藉事推薦任用他，幾次轉任陝郡太守、少府監、滎陽郡太守。安禄山率衆向南進犯，崔無詖招募兵馬抵禦他。當賊軍攻克陳留郡後，凶猛的威勢更加盛大，戈矛鼓角，城邑中的軍民深感驚駭，賊軍兩夜就趕到滎陽，登城時自墜如雨，所以崔無詖和官吏們，都被賊軍俘虜。賊派其將武令珣鎮守滎陽。

盧奕

盧奕，黄門監懷慎之少子也。與

盧奕，是黄門監盧懷慎的少子。和其兄盧奂

其兄奂齊名。大腹豐下，眉目疏朗。謹愿寡欲，不尚輿馬，克己自勵。開元中，任京兆司録參軍。天寶初，爲鄠縣令、兵部郎中。所歷有聲，皆如奂之所治也。天寶八載，轉給事中。十一載，爲御史中丞。始懷慎及奂并爲中丞，父子三繼，清節不易，時人美之。奕留臺東都，又分知東都武部選事。

齊名。腹大而豐滿，眉目疏朗，謹慎樸實清心寡欲，不喜歡車馬，克己自勉。開元年間，任京兆府司録參軍。天寶初年，任鄠縣令、兵部郎中。所任有政聲，都如同盧奂所治理的一樣。天寶八年，轉任給事中。十一年，任御史中丞。當初盧懷慎和盧奂都曾任中丞，父子三人相繼，高潔的節操没有改變，當時人們都贊美他們。盧奕留臺東都，又分知東都武部選事。

十四載，安禄山犯東都，人吏奔散，奕在臺獨居，爲賊所執，與李憕同見害。玄宗聞而愍之，贈兵部尚書。太常議謚，博士獨孤及議曰：

> 盧奕剛毅朴忠，直方而清，勵精吏事，所居可紀。天寶十四載，洛陽陷没，于時東京人士，狼狽鹿駭，猛虎磨牙而争其肉，居位者皆欲保命而全妻子。或先策高足，争脱羿彀；或不耻苟活，甘飲盗泉。奕獨正身守位義不去，以死全節誓不辱。勢窘力屈，以朝服就執，猶慷慨感憤，數賊梟獍之罪。觀者股栗，奕不變其色，而北面辭君，然後受害。雖古烈士，方之者鮮矣！

天寶十四年，安禄山進犯東都，百姓和官吏四處奔散，盧奕獨守御史臺，被賊捕獲，和李憕一同被害。玄宗聞訊而哀憐他，追贈爲兵部尚書。太常擬議謚號時，博士獨孤及議論道：

> 盧亦剛毅樸實忠誠，正直而高潔，勉力盡心於職守，在職的事迹可供記載。天寶十四年，洛陽陷落，在當時東京的人士，窘迫惶恐無措，賊如猛虎磨牙而争食他們的肉，當官的都想保全性命和妻子。有的先鞭打快馬，争先逃脱后羿之箭；有的不以苟且活命爲耻，甘願去喝盗泉之水。衹有盧奕正身守位忠於義節而不逃離，以死來保全義節誓死不辱使命。形勢窘迫力量竭盡，身穿朝服被捕後，仍慷慨激昂抒發憤怒之情，數落賊人的獸行。圍觀的人嚇得兩腿打顫，而盧奕面不改色，向北面辭别國君，然後遭受殺害。即使是古代的烈士，能像他這樣的也不多啊！

> 或曰："洛陽之存亡，操兵者實任其咎，非執法吏所能抗。師敗將奔，去之可也。委身寇仇，以死誰懟？"及以爲不然。勇者禦而忠者守，必社稷是衛，則死生以之。危而去之，是智免也，於忠何有？昔荀息殺身於晉，不食其言也；仲由結纓於衛，食焉不避其難也；玄冥勤其官而水死，守位而忘軀也；伯姬待保姆而火死，先禮而後身也。彼四人者，死之日，皆於事無

> 有人説："洛陽的存亡，其實是掌握兵權人的職負責，不是執法的官吏所能抗禦的。軍隊戰敗將官奔命，離去是可以的。自己落入寇仇手中，死了又怨誰呢？"我以爲不是這樣的。勇者禦敵而忠者守節，必須要保衛社稷時，那就死生由之。危險時離去，是用心計來逃脱責任，還有什麽忠誠呢？過去荀息在晉國被殺，是不願自食其言；仲由在衛國結纓而死，是他享用衛出公的俸禄而不逃避衛出公的危難；玄冥勤於政事而落水淹死，是公而忘私；伯姬因等待保姆而被火燒死，是把禮放在首位而把自身安全放在後

補，夫豈愛死而賈禍也，以爲死輕於義，故蹈義而捐生。古史書之，使事君者勸。然則祿山之亂，大於里克、孔悝；奕廉察之任，切於玄冥之官。分命所繫，不啻於保姆；逆黨兵威，甚于水火。于斯時也，能與執干戈者同其戮力，挽之不來，推之不去，豈不以師可虧，免不可苟，身可殺，節不可奪。故全其特操於白刃之下，孰與夫懷安偷生者同其風哉！

面的結果。這四個人，在死的時候，都無補於事，難道他們是因爲喜歡死而謀求災禍嗎，他們認爲死輕於義，所以爲了實行義而獻出生命。古史中記載了他們的事迹，使事奉君主的人受到勉勵。然而安祿山之亂，大於里克、孔悝之亂；盧奕考察臣吏的工作，比玄冥的工作重要，職責和王命在身，無異於保姆；逆黨的兵威，比水火更厲害。在這時候，能和將士們一起協力抗賊，拉他拉不來，推他推不去，難道不是以爲軍隊可以損失，人不可以苟活，身可殺，氣節不可奪。所以在刀刃之下保全了他不平凡的節操，貪圖安全苟且偷生的人怎麽能和他相提并論呢！

謹按謚法，圖國忘身曰“貞”，秉德遵業曰“烈”。奕執憲戎馬之間，志藩王室，可謂圖國；國危不能拯，而繼之以死，可謂忘身；歷官一十任，言必正，事必果，而清節不撓，去之若始至，可謂秉德；先黄門以直道佐時，奕嗣之以忠純，可謂遵業。請謚曰“貞烈”。

謹按謚法，爲國謀利而奮不顧身叫“貞”，執守道德遵循職業規範叫“烈”。盧奕任御史於戰爭期間，立志屏衛王室，可以説是爲國謀利；國家危難不能拯救，而隨之去死，可以説是奮不顧身；歷任十種官職，言必公正，事必成功，而高潔的貞操不屈服，離去時就像當初到來時一樣，可以説是執守道德；其先父用正直之道來輔佐時政，盧奕用忠誠純潔來繼承父業，可以説是遵循職業規範。請給他謚號叫“貞烈”。

從之。

皇帝聽從了他的建議。

蔣清

蔣清者，故吏部侍郎欽緒之子。舉明經，調補太子校書郎、鞏縣丞，盧奕留之憲府。清與諸兄溢、演、沇，知名于時。奕之被害，清亦死焉。

蔣清，是已故吏部侍郎蔣欽緒之子。考中明經科，調補太子校書郎、鞏縣丞，盧奕把他留在御史臺。蔣清和諸兄蔣溢、蔣演、蔣沇，知名於當時。盧奕被害，蔣清也死了。

顏杲卿 *顏泉明*

顏杲卿，琅邪臨沂人。世仕江左。五代祖之推，北齊黄門侍郎、修文館學士，齊亡入周，始家關内，遂爲長安人焉。曾伯祖師古，貞觀中秘書監，自有傳。曾祖勤禮，崇文館學士。祖甫，曹王侍讀。父元孫，垂拱初登進士第，考功員外郎劉奇榜其詞

顏杲卿，是琅邪郡臨沂縣人。世代在江左做官。五代祖名之推，在北齊任黄門侍郎、修文館學士，齊亡後入周，開始在關内安家，於是成爲長安人。曾伯祖名師古，貞觀年間任秘書監，自己另有傳。曾祖名勤禮，任崇文館學士。祖名甫，任曹王侍讀。父名元孫，垂拱初年考中進士，考功員外郎劉奇把他的詞策張貼在榜上，文

策，文瑰俊拔，多士聳觀。歷官長安尉、太子舍人，亳州刺史卒。

杲卿以蔭受官，性剛直，有吏幹。開元中，爲魏州録事參軍，振舉綱目，政稱第一。天寶十四載，攝常山太守。時安禄山爲河北、河東采訪使，常山在其部内。其年十一月，禄山舉範陽之兵詣闕。十二月十二日，陷東都。杲卿忠誠感發，懼賊遂寇潼關，即危宗社。時從弟真卿爲平原太守，初聞禄山逆謀，陰養死士，招懷豪右，爲拒賊之計。至是遣使告杲卿，相與起義兵，掎角斷賊歸路，以紓西寇之勢。杲卿乃與長史袁履謙、前真定令賈深、前内丘丞張通幽等，謀開土門以背之。時禄山遣蔣欽湊、高邈率衆五千守土門。杲卿欲誅欽湊，開土門之路。時欽湊軍隸常山郡，屬欽湊遣高邈往幽州未還，杲卿遣吏召欽湊至郡計事。是月二十二日夜，欽湊至，舍之於傳舍。會飲既醉，令袁履謙與參軍馮虔、縣尉李栖默、手力翟萬德等殺欽湊。中夜，履謙以欽湊首見杲卿，相與垂泣，喜事交濟也。是夜，稾城尉崔安石報高邈還至蒲城，即令馮虔、翟萬德與安石往圖之。詰朝，高邈之騎從數人至稾城驛，安石皆殺之。俄而邈至，安石紿之曰："太守備酒樂於傳舍。"邈方據廳下馬，馮虔等擒而縶之。是日，賊將何千年自東都來趙郡，馮虔、萬德伏兵於醴泉驛，千年至，又擒之。即日縛二賊將還郡。杲卿遣子安平尉泉明及賈深、張通幽、翟萬德，函欽湊之首，械二賊，送於京師。至太原，節度使王承業留泉明、賈深等，寢杲卿之表，承業自上表獻之，以爲己功。玄宗不之知，擢拜承業大將軍，牙官獲賞者百數。玄宗尋知杲卿

采瑰麗俊拔，許多士人聳首圍觀。歷任長安尉、太子舍人，在亳州刺史任上去世。

顔杲卿因先世有功而授官，性格剛强正直，有做吏的才幹。開元年間，任魏州録事參軍，振舉綱目，政績第一。天寶十四年，攝常山郡太守。當時安禄山任河北、河東采訪使，常山在他管轄範圍之中。那年十一月，安禄山發動範陽的軍隊奔赴長安宮闕。十二月十二日，攻陷東都。顔杲卿感發忠誠之心，恐怕賊隨後會侵犯潼關，將危及宗廟社稷。當時從弟顔真卿任平原太守，當初一聽説安禄山的叛逆陰謀，就暗中供養敢死之士，招撫豪强大户，做抵禦逆賊的準備。到此時就派使者告訴顔杲卿，要一起發動義兵，形成掎角之勢來切斷逆賊的退路，用來延緩逆賊向西進犯的勢頭。顔杲卿於是和長史袁履謙、前真定縣令賈深、前内丘縣丞張通幽等，謀劃打開土門來背叛安禄山。當時安禄山派蔣欽湊、高邈率領五千部衆把守土門。顔杲卿想殺掉蔣欽湊，打開土門的道路。當時蔣欽湊的軍隊隸屬於常山郡，等到蔣欽湊派高邈去幽州没有回來，顔杲卿派官吏去召蔣欽湊到郡裏來議事。當月的二十二日夜晚，蔣欽湊來到了，住在客館中。適逢他喝得已經醉了，就命令袁履謙和參軍馮虔、縣尉李栖默、手力翟萬德等殺掉蔣欽湊。半夜，袁履謙拿着蔣欽湊的頭來見顔杲卿，大家全都落了淚，是爲事情成功而高興。這天夜裏，稾尉崔安石報告説高邈回來已走到蒲城，顔杲卿就命令馮虔、翟萬德和崔安石前去圖謀他。第二天早晨，高邈的幾名騎馬的隨從來到稾城驛，崔安石把他們都給殺了。一會兒高邈到了，崔安石騙他説："太守在客館預備了酒樂。"高邈剛在廳前下馬，馮虔等人就捉住他并把他關押起來。這一天，賊將何千年從東都來趙郡，馮虔、翟萬德在醴泉驛設下伏兵，何千年到了，又把他捉住。當天捆縛二賊將回到郡中。顔杲卿派其子安平尉顔泉明和賈深、張通幽、翟萬德，把蔣欽湊的頭放在盒子裏，給二賊加上枷鎖，送到京城去。到了太原，節度使王承業留住顔泉明、賈深等人，扣留顔杲卿的表文，王承業自己上表獻給皇帝，當作自己

之功，乃加衛尉卿、兼御史大夫，以袁履謙爲常山太守，賈深爲司馬。

的功勞。玄宗不知内情，升任王承業爲大將軍，他手下的牙官獲賞者有數百人。不久玄宗知道是顏杲卿的功勞，於是加衛尉卿、兼御史大夫，任命袁履謙爲常山太守，賈深任司馬。

杲卿既斬賊將，收兵練卒，乃檄告河北郡縣，言朝廷以榮王爲河北兵馬大元帥，哥舒翰爲副，統衆三十萬，即出土門。郡縣聞之，皆殺賊守將，遠近響應，時十五郡皆爲國家所守。時安禄山遣使傳李憕、盧奕之首徇河北，至平原，真卿殺賊使，收藏憕等首。清池尉賈載亦斬僞署景城守劉玄道，傳首於平原。饒陽郡守盧全誠亦據郡舉兵，會于真卿。時常山、平原二郡兵威大振。禄山方自率衆而西，已至陝虢，聞河北有變而還，乃命史思明、蔡希德率衆渡河。

顏杲卿殺掉賊將後，就招收兵馬訓練士卒，於是傳檄通告河北各郡縣，說朝廷以榮王任河北兵馬大元帥，哥舒翰任副帥，統率部衆三十萬，即將從土門出擊。各郡縣聞訊後，都把叛賊的守將殺掉了，遠近響應，一時間十五個郡都被國家的將士所守衛。當時安禄山派使者傳送李憕、盧奕的頭到河北巡行展示，到了平原，顏真卿殺掉賊使，收埋了李憕等人的頭。清池尉賈載也殺掉僞官景城守劉玄道，在平原傳示他的頭。饒陽郡守盧全誠也發兵占據本郡，與顏真卿會合。當時常山、平原二郡兵威大振。安禄山正率軍向西而進，已經到達陝虢，聽到河北發生變故就想返回，於是命令史思明、蔡希德率軍渡過黄河。

十五年正月，思明攻常山郡，城中兵少，衆寡不敵，禦備皆竭。其月八日，城陷，杲卿、履謙爲賊所執，送於東都。思明既陷常山，遂攻諸郡，鄴、廣平、鉅鹿、趙郡、上谷、博陵、文安、魏郡、信都，復爲賊守。禄山見杲卿，面責之曰："汝昨自范陽户曹，我奏爲判官，遂得光禄、太常二丞，便用汝攝常山太守，負汝何事而背我耶？"杲卿瞋目而報曰："我世爲唐臣，常守忠義，縱受汝奏署，復合從汝反乎！且汝本營州一牧羊羯奴耳，叨竊恩寵，致身及此，天子負汝何事而汝反耶？"禄山怒甚，令縛於中橋南頭從西第二柱，節解之，比至氣絶，大駡不息。是日杲卿幼子誕、侄詡及袁履謙，皆被先截手足，何千年弟在傍，含血噴其面，因加割臠，路人見之流涕。其年二月，李光弼、郭子儀之師自土門東下，復收常山郡。杲卿、履謙等妻女數百人，繫之獄中，光弼破械出之，

十五年正月，史思明攻打常山郡，城中兵少，寡不敵衆，禦敵的裝備都用光了。當月初八，城池陷落，顏杲卿、袁履謙被賊拘捕，送到東都。史思明攻克常山後，接着進攻諸郡，鄴、廣平、鉅鹿、趙郡、上谷、博陵、文安、魏郡、信都，又被賊軍鎮守。安禄山見到顏杲卿，當面指責他說："你過去出自范陽户曹，我上奏推薦你任判官，接着得到光禄、太常的官職，就用你攝常山太守，我有什麽事虧待了你而背叛我呢？"顏杲卿瞪着眼回答說："我家世代爲唐臣，一向恪守忠義，縱然受到你的推薦任命，就該跟着你反叛嗎！況且你本來是營州一個放羊的羯奴而已，騙取天子的恩寵，直到今天，天子有什麽事虧待了你而你却反叛呢？"安禄山非常憤怒，命令把他捆在中橋南頭從西邊數第二柱上，把他肢解了，直到斷氣時，仍大駡不止。當天顏杲卿的幼子顏誕、侄顏詡和袁履謙，都被先截斷手脚，何千年弟在旁邊，袁履謙含血噴在他臉上，於是被加以碎割的酷刑。過路人見到這情景都流了淚。那年二月，李光弼、郭子儀的軍隊從土門東下，收復了常山郡。顏杲卿、袁履謙等人的妻女數百人，被囚禁在獄中，李光弼打開鐐銬釋放了

令行喪服，給遣周厚。

她們，命令舉行葬禮穿孝服，贈發她們的物品完備而豐厚。

至德二年冬，廣平王收復兩京，史思明以河朔歸國。時真卿爲蒲州刺史，乃令泉明於河北求訪血屬。杲卿妹先適故榆次令張景僧，妹女流落賊中，泉明一女亦落賊中，俱索購錢三萬。泉明悉索所費，購姑女而還，比復納購，己女遂失。而袁履謙已下，父之將吏妻子奴隸三百餘人，轉徙賊中，窮窘無告。泉明悉以歸蒲州，真卿贍給久之，隨其所詣而資送之。泉明求其父尸於東都，得其行刑者，言杲卿被害時，先斷一足，與履謙同坎瘞之。及發瘞得尸，果無一足，即日與履謙之尸，各爲一柩，扶護還長安。初，履謙妻疑夫柩殮衣儉薄，發棺視之，一與杲卿等，履謙妻號踊感嘆，待之如父。泉明之志行仁義如此。

至德二年冬天，廣平王收復兩京，史思明把河朔歸還給國家。當時顏真卿任蒲州刺史，於是命令顏泉明在河北一帶訪求親屬。顏杲卿妹先前嫁給故榆次縣令張景僧，妹及其女都流落賊人手中，顏泉明有一女也落入賊人手中，都要贖金三萬錢。顏泉明用盡所有的錢，贖出姑女二人而還，等又去贖人，自己的女兒已經失踪了。而袁履謙以下，其父手下將吏的妻子奴隸三百餘人，輾轉流落到賊人手中，窮困窘迫無處投訴。顏泉明使他們都回到蒲州，顏真卿贍養供給他們很長時間，聽任他們選擇去處并出錢物資助。顏泉明在東都尋求父尸，找到那個行刑的人，説顏杲卿被害時，先被砍斷一隻脚，和袁履謙埋在一個坑裏。發掘得到尸體，果然少了一隻脚，當天就爲其父和袁履謙的尸體，各置了一口棺材，一路扶護着回到長安。當初，袁履謙妻懷疑給其夫的棺柩和殮衣薄而簡易，開棺一看，和顏杲卿的一模一樣，袁履謙妻號哭頓足感嘆不已，待他如父。顏泉明的志行仁義就是這樣的。

乾元元年五月，詔曰："故衛尉卿、兼御史中丞、恒州刺史顏杲卿，任彼專城，志梟狂虜，艱難之際，忠義在心。憤群凶而慷慨，臨大節而奮發，遂擒元惡，成此茂勛。屬胡虜憑陵，流毒方熾，孤城力屈，見陷寇仇，身歿名存，實彰忠烈。夫仁者有勇，驗之於臨難；臣之報國，義存於捐軀。嘉其死節之誠，未備飾終之禮，可贈太子太保。"

乾元元年五月，下詔説："已故衛尉卿、兼御史中丞、恒州刺史顏杲卿被任命主管一方，立志要誅殺狂虜，在艱難之際，胸懷忠義之心。憤恨群凶而慷慨激昂，面對大節而奮發圖謀，於是捉住賊首，完成這樣的豐功。適逢胡虜進犯，流毒正盛，城孤力竭，身陷寇仇之手，人被殺害而美名長存，的確使忠烈的美德得以顯揚。仁者是否勇敢，在面臨危難時纔能考驗出來；大臣的報效國家，義存在於獻身之時，表彰他守節而死的忠誠，當初没有給他尊榮的待遇，可以追贈太子太保。"

薛愿　龐堅

薛愿，河東汾陰人。父紹，禮部郎中。兄崇一，尚惠宣太子女宜君縣主。女弟爲廢太子瑛妃。愿坐官廢貶官。禄山之亂，南陽節度使魯炅奏用愿爲潁川太守、本郡防禦使。時賊已陷陳留、滎陽、汝南等郡，方圍南

薛愿，河東郡汾陰縣人。父名紹，任禮部郎中。兄名崇一，娶了惠宣太子之女宜君縣主。妹是廢太子李瑛的妃子。薛愿因太子被廢黜受牽連而被貶官。安禄山之亂，南陽節度使魯炅推薦起用薛愿任潁川太守、本郡防禦使。當時賊已攻下陳留、滎陽、汝南等郡，正在圍攻南陽。潁川

陽。潁川當其來往之路，愿與防禦副使龐堅同力固守，城中儲蓄無素，兵卒單寡。自至德元年正月至十一月，賊晝夜攻之不息，距城百里，廬舍墳墓林樹開發斬徹殆盡，而外救無至。賊將阿史那承慶悉以鋭卒并攻，爲木驢木鵝，雲梯衝棚，四面雲合，鼓噪如雷，矢石如雨，力攻十餘日，城中守備皆竭，賊夜半乘梯而入。愿、堅俱被執，送於東都，將支解之，或説禄山曰："薛愿、龐堅，義士也。人各爲其主，屠之不祥。"乃繫於洛水之濱，屬苦寒，一夕凍死。

地處交通要道，薛愿和防禦副使龐堅同力固守，城中儲蓄不多，兵卒勢單人少。從至德元年正月至十一月，賊晝夜攻城不止，離城一百里的地方，房屋墳墓和林木幾乎都被挖掘砍伐光了，而外面的救兵没有來。賊將阿史那承慶用精鋭士兵攻城，做木驢木鵝，雲梯衝棚，從四面合圍，鼓聲如雷，箭石如雨，猛攻了十餘天，城中守軍都精疲力竭，賊半夜登梯而入。薛愿、龐堅都被拘捕，送到東都，將要肢解他們時，有人勸安禄山説："薛愿、龐堅，是義士。人各爲主效力，殺了他們不吉祥。"於是被捆在洛水之濱，適逢嚴寒天氣，一夜間都凍死了。

堅，武德功臣玉之玄孫。初娶邠王守禮女建寧縣主。魯炅奏爲潁川郡長史兼防禦副使。

龐堅，是武德年間的功臣龐玉的玄孫。當初娶了邠王李守禮之女建寧縣主。魯炅推薦他任潁川郡長史兼防禦副使。

張巡

張巡，蒲州河東人。兄曉，開元中監察御史。兄弟皆以文行知名。巡聰悟有才幹，舉進士，三以書判拔萃入等。天寶中，調授清河令。有能名，重義尚氣節，人以危窘告者，必傾財以恤之。

禄山之亂，巡爲真源令，説譙郡太守，令完城，募市人，爲拒賊之勢。時吴王祇爲靈昌太守，奉詔糾率河南諸郡，練兵以拒逆黨，濟南太守李隨副之。巡與單父尉賈賁各召募豪傑，同爲義舉。

時雍丘令令狐潮欲以其城降賊，民吏百餘人不從命，潮皆反接，仆之于地，將斬之。會賊來攻城，潮遽出門，而反接者自解其縛，閉城門拒潮召賁。賁與巡引衆入雍丘，殺潮妻子，嬰城守備。吴王祇承制授賁監察御史。數日，賊來攻城，賁出門而死，巡乃合賁之衆城守。令狐潮引賊將李廷望攻圍累月，賊傷夷大半。禄山乃於雍丘北置杞州，築城壘以絶餉

張巡，蒲州河東縣人。兄名曉，開元年間任監察御史。兄弟都以文章德行知名於世。張巡聰明有才幹，考中進士科，先後三次參加書判拔萃的考試成績優秀。天寶年間，調任清河縣令。有能幹的美名，他注重義并崇尚氣節，有人把危急困窘告訴他，他一定會傾其財力來救濟他。

安禄山之亂，張巡任真源縣令，勸説譙郡太守，下命令加固城池，招募市人，形成抗賊的形勢。當時吴王李祇任靈昌太守，奉詔率領河南各郡，訓練兵馬來抗禦逆黨，濟南太守李隨做他的副手。張巡和單父尉賈賁各自招募豪傑，一起做這種忠義活動。

當時雍丘縣令令狐潮想拿他的城池去投降賊軍，百姓和官吏百餘人不服從他的命令，令狐潮把他們反捆起來，使他們撲倒在地上，將要殺掉他們時，適逢賊來攻城，令狐潮趕緊出城與之會合，而被反捆的人自己解開繩縛，關閉城門拒絶令狐潮而召請賈賁。賈賁和張巡率領衆人進入雍丘，殺掉令狐潮的妻子，環城守衛。吴王李祇承制授任賈賁監察御史。數日後，賊來攻城，賈賁出城戰鬥而死，張巡於是會合賈賁的部衆守城。令狐潮帶領賊將李廷望圍攻幾個月，賊傷亡

路，自是內外隔絶。又相持累月，賊鋒轉熾，城中益困。

大半。安禄山於是在雍丘北面設置杞州，築起城壘來斷絶運送糧餉的道路，從此內外隔絶。又相持了幾個月，賊軍鋒芒轉盛，城中更加困難。

時許遠爲睢陽守，與城父令姚誾同守睢陽城，賊攻之不下。初禄山陷河洛，許叔冀守靈昌，薛愿守潁川，許遠守睢陽，皆城孤無援。愿守一年而城陷，叔冀一年而自拔，獨睢陽堅守。賊將尹子奇攻圍經年，巡以雍丘小邑，儲備不足，大寇臨之，必難保守，乃列卒結陣詐降，至德二年正月也。玄宗聞而壯之，授巡主客郎中、兼御史中丞。尹子奇攻圍既久，城中糧盡，易子而食，析骸而爨，人心危恐，慮將有變。巡乃出其妾，對三軍殺之，以饗軍士，曰："諸公爲國家戮力守城，一心無二，經年乏食，忠義不衰。巡不能自割肌膚，以啖將士，豈可惜此婦人，坐視危迫。"將士皆泣下，不忍食，巡强令食之。乃括城中婦人，既盡，以男夫老小繼之，所食人口二三萬，人心終不離變。

當時許遠任睢陽太守，和城父縣令姚誾同守睢陽城，賊攻城没有攻下來。當初安禄山攻下河洛，許叔冀守衛靈昌，薛愿守衛潁川，許遠守衛睢陽，都是孤城無援。薛愿堅守一年而城池陷落，許叔冀堅守一年而自行撤離，惟獨睢陽堅守。賊將尹子奇圍攻了一年多，張巡因爲雍丘是個小城，軍需儲備不足，面對强大的賊寇，必定難以保住城池，於是讓士兵列隊結陣假裝投降，當時是至德二年正月。玄宗聞訊而贊許他，授任張巡爲主客郎中、兼御史中丞。尹子奇圍攻已經很久了，城中糧食用光了，大家互相易子而食，劈人骨當柴，人心感到危險恐懼，擔心將有變故。張巡於是拉出他的妾，當着三軍將士殺死了她，爲軍士們充飢，他説："諸公爲國家勉力守城，一心無二，缺少食物已過一年了，而大家的忠義之心没有衰竭。我不能割自己的肌膚，來請將士們吃，怎麼能可惜這個婦人，來坐視飢餓逼迫你們。"將士們都哭泣落淚，不忍進食，張巡强令大家吃掉妾肉。隨後搜求城中婦人，吃光了以後，用老幼男人來繼續充當口糧，所吃的人口達二三萬，人心始終也不叛離。

時賀蘭進明以重兵守臨淮，巡遣帳下之士南霽雲夜縋出城，求援於進明。進明日與諸將張樂高會，無出師意。霽雲泣告之曰："本州强寇凌逼，重圍半年，食盡兵窮，計無從出。初圍城之日，城中數萬口，今婦人老幼，相食殆盡，張中丞殺愛妾以啖軍人，今見存之數，不過數千，城中之人，分當餌賊。但睢陽既拔，即及臨淮，皮毛相依，理須援助。霽雲所以冒賊鋒刃，匍匐乞師，謂大夫深念危亡，言發響應，何得宴安自處，殊無救恤之心？夫忠臣義士之所爲，豈宜如此！霽雲既不能達主將之意，請嚙一指，留於大夫，示之以信，歸報本

當時賀蘭進明率重兵守衛臨淮，張巡派帳下之士南霽雲夜裏縋城而出，向賀蘭進明求援。賀蘭進明每天和諸將在一起大擺宴樂聚會享樂，没有出兵的意思。南霽雲哭着告訴他説："本州遭受强寇侵逼，已被重重包圍了半年，糧食用盡了武器也不够用，已想不出好辦法了。剛圍城時，城中有數萬人口，如今婦人和老幼男人，幾乎都被吃光了，張中丞殺掉愛妾用來給軍人們吃，現在生存的人數，不過數千，城中的人，衹有被賊當餌料吃掉的份兒了。衹是如果睢陽被攻克，就要殃及臨淮，皮毛互相依存，當理應按援助。我所以冒着賊兵的刀刃，匍匐在這裏請求援軍，是以爲大夫您能深切考慮我們的危亡形勢，發言響應我們的請求，怎麼能衹顧自己安逸，竟然没有救援之心呢？忠臣義士的行爲，難道應該是這樣

州。"霽雲自臨淮還睢陽，繩城而入。城中將吏知救不至，慟哭累日。

的嗎！我既然已不能完成主將的意圖，請讓我咬下一個手指，留給大夫您，用來表示憑信，好回本州報告。"南霽雲從臨淮返回睢陽，用繩吊進城去。城中將吏知道救兵不能來，痛哭了好幾天。

十月，城陷，巡與姚闇、南霽雲、許遠，皆爲賊所執。巡神氣慷慨，每與賊戰，大呼誓師，眦裂血流，齒牙皆碎。城將陷，西向再拜，曰："臣智勇俱竭，不能式遏强寇，保守孤城。臣雖爲鬼，誓與賊爲厲，以答明恩。"及城陷，尹子奇謂巡曰："聞君每戰眦裂，嚼齒皆碎，何至此耶?"巡曰："吾欲氣吞逆賊，但力不遂耳!"子奇以大刀剔巡口，視其齒，存者不過三數。巡大駡曰："我爲君父義死。爾附逆賊，犬彘也，安能久哉!"子奇義其言，將禮之，左右曰："此人守義，必不爲我用。素得士心，不可久留。"是日，與姚闇、霽雲同被害，唯許遠執送洛陽。

十月，城池陷落，張巡和姚闇、南霽雲、許遠，都被逆賊拘捕。張巡神氣慷慨激昂，每次和賊軍交戰，都大呼誓師，眼眶瞪裂流血，牙齒都咬碎了。城將要陷落時，向西兩次拜禮，說："臣的智勇都用盡了，不能遏制强寇，保住孤城。臣即使做了鬼，也發誓要降災給逆賊，來報答聖明的恩澤。"當城池陷落，尹子奇對張巡說："聽說您每次交戰都瞪裂眼眶，牙齒也都給咬碎了，爲什麽至於這樣呢?"張巡說："我是想氣吞逆賊，衹是力量不够罷了!"尹子奇用大刀割開張巡的嘴，看他的牙齒，見存留的牙齒不過三顆。張巡大駡說："我是爲君父守義而死，你依附逆賊，是猪狗呀，怎麽能長久呢!"尹子奇認爲他的話很忠義，想禮遇他，左右的人說："此人恪守義節，一定不會被我們利用。他一向很得人心，不可以久留。"當天，和姚闇、南霽雲一起被害，衹有許遠被押送洛陽。

姚闇

姚闇者，浹州平陸人，故相梁國公崇之侄孫。父弁，開元初歷處州刺史。闇性豪蕩，好飲謔，善絲竹。歷壽安尉、城父令，與張巡素相親善。以守睢陽之功，至德二年春，加檢校尚書侍郎。

姚闇，浹州平陸縣人，已故宰相梁國公姚崇的侄孫。父名弁，開元初年曾任處州刺史。姚闇性格豪放不羈，喜歡喝酒戲謔，善於演奏絲竹等樂器。曾任壽安縣尉、城父縣令，和張巡一向很友好。因爲守衛睢陽的功勞，至德二年春天，被加檢校尚書侍郎。

賈賁者，故閬州刺史璿之子也。

賈賁，是已故閬州刺史賈璿之子。

許遠

許遠者，杭州鹽官人也。世仕江右。曾祖高陽公敬宗，龍朔中宰相，自有傳。遠清幹，初從軍河西，爲磧西支度判官。章仇兼瓊鎮劍南，又辟爲從事，慕其門，欲以子妻之，遠辭，兼瓊怒，積他事中傷，貶爲高要尉。後遇赦得還。

許遠，杭州鹽官縣人。世代在江右做官。曾祖高陽公許敬宗，龍朔年間任宰相，自己有傳。許遠清廉能幹，起初從軍河西，任磧西支度判官。章仇兼瓊節鎮劍南，又徵用爲從事，仰慕他的門第，想把女兒嫁給他，許遠推辭沒有接受，章仇兼瓊很生氣，累積其他事中傷他，貶爲高要縣尉，後來受到赦免纔得以回來。

祿山之亂，不次拔將帥，或薦遠

安祿山之亂時，朝廷不按尋常的次序選拔將

素練戎事，玄宗召見，拜睢陽太守，累加侍御史、本州防禦使。及賊將尹子奇攻圍，遠與張巡、姚闇嬰城拒守經年，外救不至，兵糧俱盡而城陷。尹子奇執送洛陽，與哥舒翰、程千里，俱囚之客省。及安慶緒敗，渡河北走，使嚴莊皆害之。

帥，有人推薦許遠一向很熟悉軍事，玄宗召見他，拜授睢陽太守，多次加授侍御史、本州防禦使。當賊將尹子奇圍攻睢陽，許遠和張巡、姚闇環城拒守了一年多，外部救兵不來，武器和糧草都用光了城池纔陷落。尹子奇把他押送到洛陽，和哥舒翰、程千里，都被囚禁在客省中。當安慶緒戰敗，渡過黄河向北逃竄，命令嚴莊把他們都害死了。

初，賀蘭進明與房琯素不相叶。及琯爲宰相，進明時爲御史大夫。琯奏用進明爲彭城太守、河南節度使、兼御史大夫，代嗣虢王巨；復用靈昌太守許叔冀爲進明都知兵馬、兼御史大夫，重其官以挫進明。虢王巨受代之時，盡將部曲而行，所留者揀退羸兵數千人、劣馬數百匹，不堪捍賊。叔冀恃部下精鋭，又名位等於進明，自謂匹敵，不受進明節制。故南霽雲之乞師，進明不敢分兵，懼叔冀見襲。兩相觀望，坐視危亡，致河南郡邑爲墟，由執政之乖經制也。

當初，賀蘭進明和房琯一向不和。當房琯任宰相，賀蘭進明當時任御史大夫。房琯上奏起用賀蘭進明任彭城太守、河南節度使、兼御史大夫，代替嗣虢王李巨；又起用靈昌太守許叔冀任賀蘭進明手下的都知兵馬、兼御史大夫，加重他的官職來打擊賀蘭進明。虢王李巨被取代的時候，把部下都帶走了，留下數千名挑剩下的弱兵、劣馬數百匹，不能抵禦賊兵。許叔冀依仗部下是精鋭之師，名位又和賀蘭進明相等，自以爲能與他匹敵，就不接受賀蘭進明的節制。所以南霽雲去請求援兵，賀蘭進明不敢分兵，是怕許叔冀襲擊他。兩人互相觀望，坐視别人危亡而不顧，致使河南郡邑化爲廢墟，就是由於宰相節制失誤造成的。

程千里

程千里，京兆人。身長七尺，骨相魁岸，有勇力。本磧西募人，累以戎勋，官至安西副都護。天寶十一載，授御史中丞。十二載，兼北庭都護，充安西、北庭節度使。突厥首領阿布思先率衆内附，隸朔方軍，玄宗賜姓名曰李獻忠。李林甫遥領朔方節度，用獻忠爲副將。後有詔移獻忠部落隸幽州，獻忠素與禄山有隙，懼不奉詔，乃叛歸磧北，數爲邊患。玄宗憤之，命千里將兵討之。十二載十一月，千里兵至磧西，以書喻葛禄，令其相應。獻忠勢窮，歸葛禄部，葛禄縛獻忠并其妻子及帳下數千人，送之千里，飛表獻捷，天子壯之。十三載三月，千里獻俘於勤政樓，斬之於朱

程千里，是京兆人。身長七尺，體貌雄偉，果敢有力。本來是被招募到磧西的軍人，因爲累積戰功，官位做到安西副都護。天寶十一年，授任御史中丞。十二年，兼任北庭都護，充任安西、北庭節度使。突厥首領阿布思起先率領部衆歸順，隸屬於朔方軍，玄宗賜他姓名叫李獻忠。李林甫遥領朔方節度使，起用李獻忠任副將。後來有詔命令李獻忠部落移歸幽州，李獻忠一向和安禄山有矛盾，畏懼不接受詔令，於是反叛回磧北，屢次在邊境爲患。玄宗對他很憤恨，命令程千里率兵去討伐他。十二年十一月，程千里的軍隊到達磧西，用書信通知葛禄，命令他策應。李獻忠形勢窘迫，歸附葛禄，葛禄捆綁李獻忠和他的妻子以及帳下數千人，送給程千里，程千里飛速上表并進獻戰俘和戰利品，天子贊許了他。十三年三月，程千里在勤政樓進獻戰俘，在朱雀街

雀街，以功授右金吾衛大將軍同正，仍留佐羽林軍。

禄山之亂，詔千里於河東召募，充河東節度副使、雲中太守。十五載正月，遷上黨郡長史、特進，攝御史中丞，以兵守上黨。賊來攻城，屢爲千里所敗，以功累加開府儀同三司、禮部尚書、兼御史大夫。

至德二年九月，賊將蔡希德圍城，數以輕騎挑戰。千里恃其驍果，開懸門，率百騎，欲生擒希德，勁騎搏之，垂將擒而希德救兵至，千里斂騎而退，橋壞墜坑，反爲希德所執，仰首告諸騎曰："非吾戰之過，此天也！爲我報諸將士，乍可失帥，不可失城。"軍人聞之泣下，晝夜嚴兵城守，賊竟不能拔。千里至東都，安慶緒捨之，僞署特進，囚之客省。及慶緒敗走，爲嚴莊所害。

其年十二月，上御丹鳳樓大赦，節文曰："忠臣事君，有死無貳；烈士徇義，雖歿如存。其李憕、盧奕、袁履謙、張巡、許遠、張介然、蔣清、龐堅等，即與追贈，訪其子孫，厚其官爵，家口深加優恤。"自是赦恩，無不該於節義，而程千里終以生執賊庭，不沾褒贈。

殺掉他，因功授任右金吾衛大將軍同正，還輔佐治理羽林軍。

安禄山之亂時，下詔程千里在河東招募兵馬，充任河東節度副使、雲中太守。十五年正月，改任上黨郡長史、特進，攝御史中丞，率兵守衛上黨。賊來攻城，屢次被程千里打敗，因功多次加授開府儀同三司、禮部尚書、兼御史大夫。

至德二年九月，賊將蔡希德來圍城，屢次用輕騎來挑戰。程千里依仗自己驍勇果敢，打開懸門，率領百名騎兵，想活捉蔡希德，用精鋭的騎兵和敵人搏鬥，將要捉住蔡希德時他的救兵趕到了，程千里收馬而退，因橋毀壞而落入坑中，反而被蔡希德捉住，他仰頭告訴諸位騎兵説："這不是我作戰的過錯，這是天意！替我報告諸將士，寧可失掉主帥，不可失掉城池。"軍人聽到他的話都落下了淚，晝夜派兵嚴密守城，賊始終未能破城。程千里到了東都，安慶緒没有殺他，署任僞特進，囚禁在客省中，當安慶緒戰敗逃跑，被嚴莊殺害。

那年十二月，皇上臨幸丹鳳樓下詔大赦，其中一節文字説："忠臣事奉君主，有死而無貳心；烈士爲義獻身，雖死而美名長存。李憕、盧奕、袁履謙、張巡、許遠、張介然、蔣清、龐堅等人，立即給與追贈，訪求他們的子孫，給他們豐厚的官爵，家屬要深加優待撫恤。"從此得到赦免之恩的，没有不具備節義的，而程千里最終因爲被活捉到賊庭上，没有得到表彰和追贈。

袁光庭

袁光庭者，河西戍將，天寶末爲伊州刺史。禄山之亂，西北邊戍兵入赴難，河、隴郡邑，皆爲吐蕃所拔。唯光庭守伊州累年，外救不至，虜百端誘説，終不之屈，部下如一。及矢石既盡，糧儲并竭，城將陷没，光庭手殺其妻子，自焚而死。朝廷聞之，贈工部尚書。

袁光庭，是河西守將，天寶末年任伊州刺史。安禄山之亂時，西北邊境的守軍進入内地赴救國難，河、隴郡邑，都被吐蕃攻下。衹有袁光庭守衛伊州多年，外部救兵不來，敵虜百般引誘勸説，最終不肯屈服，部下也團結得像一個人一樣。當箭和石頭已經用盡，糧草儲備都用光了，城池將要陷落時，袁光庭親手殺死他的妻子，自焚而死。朝廷聽説他的情况，追贈工部尚書。

邵真

邵真者，恒州節度使李寶臣之判

邵真，是恒州節度使李寶臣的判官。多次加

官也。累加檢校司封郎中、兼御史中丞，專掌文翰，寶臣深所信任。寶臣死，其子惟岳擅領父衆，李正己、田悦遣人説惟岳同叛，真泣諫曰："先公位兼將相，受國厚恩，大夫縗絰之中，遽欲違命，同鄰道之惡，違先公之志，必不可也。田悦與我密邇，絶之又恐速禍；正己稍遠，絶之易耳。但令悦使還報，請徐思其宜；執正己使送京師，因請致討，朝廷必嘉大夫之忠，而旌節可得。"惟岳然之，令真草奏。將發，孔目吏胡震謂惟岳曰："此事非細，請與將吏會議。"長史畢華曰："先公與二道親好，二十餘年，一朝背之，伏恐生事。今執其來使，送於京師，大善。脱未爲朝廷所信，正己兵强，忽來襲城，孤軍無援，何以敵之？不若仍舊勿絶，徐觀其變。"惟岳又從之。真又勸惟岳遣其弟惟簡入朝，仍遣軍吏薛廣嗣詣河東節度馬燧軍求保薦。田悦屯兵束鹿，聞其謀，遣人謂惟岳曰："邵真惑亂軍政，必速殺之。不然，吾且討其罪矣。"惟岳懼，遂殺真。朝廷聞而嘉之，贈户部尚書。

授檢校司封郎中、兼御史中丞，專門掌管公文，深受李寶臣信任。李寶臣死後，其子李惟岳擅自統率其父的部衆，李正己、田悦派人勸説李惟岳一同反叛，邵真哭着勸諫説："先公官位兼及將相，受到國家的厚恩，大夫您在服喪之中，倉猝之間想要違背國家的使命，和鄰道的人一起作惡，違背先公的志願，一定不可以去做。田悦和我們靠近，拒絶他又怕很快招來災禍；李正己稍遠些，拒絶他很容易。衹命令田悦的使者回去報告説，請允許慢慢考慮適宜的辦法；拘捕李正己的使者送到京城去，請求加以征討，朝廷一定會贊賞大夫您的忠誠，而旌節也可以得到了。"李惟岳認爲他説的很對，命令邵真起草奏疏。將要發出時，孔目吏胡震對李惟岳説："此事不是小事，請和將吏們一起商議一下。"長史畢華説："先公和二道友好，已二十餘年了，一朝背叛他們，恐怕會生出事端來。如今拘捕來使，送到京城去，是很好的。或許不能被朝廷所信任，李正己的軍隊强大，如果突然來襲擊城池，我們孤軍無援，拿什麽來抗擊他們？不如仍同過去一樣不要拒絶他們，慢慢觀察事態的變化。"李惟岳又聽從了他的話。邵真又勸李惟岳派其弟李惟簡入朝，還派軍吏薛廣嗣到河東節度使馬燧那裏請求保舉。田悦駐兵在束鹿，聽到邵真的謀劃，就派人對李惟岳説："邵真惑亂軍政大事，必須迅速殺掉他。不然，我將要討伐他的罪過了。"李惟岳害怕了，於是殺死了邵真。朝廷聞訊而贊許他，追贈户部尚書。

符璘

符璘者，田悦之將。初，馬燧、李抱真、李芃等破田悦於洹水，燧等進屯魏州。時悦與李納會於濮陽，因請助兵，納分麾下數千人隨之。至是納爲河南諸軍所逼，自濮陽奔歸濮州，徵兵於悦，悦遣璘將三百騎護送之。納兵既歸，遂悉其衆降於燧。遷璘試太子詹事、兼御史中丞，封義陽郡王，實封一百户。

璘父令奇，初爲悦部將，至是因

符璘，是田悦的將領。當初，馬燧、李抱真、李芃等在洹水打敗田悦，馬燧等人屯駐魏州。當時田悦和李納在濮陽會面，於是請求援兵，李納分出部下數千人跟隨田悦。在這種情况下李納被河南諸軍逼迫，從濮陽奔逃回到濮州，向田悦請求援兵，田悦派符璘率領三百名騎兵護送他。李納的軍隊回去後，於是符璘率領全部人馬向馬燧投降。升任符璘試太子詹事、兼御史中丞，封義陽郡王，實封一百户。

符璘父名令奇，當初是田悦的部將，至此因

璘之出，遂令三子同降於燧。悦怒，執令奇，令奇大呼慢罵之，悦族其家。贈令奇户部尚書。

符璘反正，於是命令三子一起向馬燧投降。田悦發怒，拘捕了符令奇，符令奇大喊謾駡田悦，田悦族殺符令奇一家。朝廷追贈符令奇户部尚書。

趙曄

趙曄，字雲卿，鄧州 穰人，其先自天水徙焉，貞觀中主客員外郎德言曾孫也。父敬先，殿中侍御史。

趙曄，字雲卿，是鄭州 穰縣人，他的先人是從天水遷移到這裏的。貞觀年間主客員外郎趙德言的曾孫。父名敬先，任殿中侍御史。

曄志學，善屬文。開元中，舉進士，連擢科第，補太子正字，累授大理評事，貶北陽尉，移雷澤、河東二丞。河東采訪使韋陟以曄履操清直，頗推敬之，表爲賓僚。陟罷，陳留采訪使郭納復奏曄爲支使。及安禄山陷陳留，因没于賊。

趙曄立志研求學問，善於寫文章。開元年間，考中進士，連擢科第，補任太子正字，多次授任到大理評事，貶任北陽縣尉，移任雷澤、河東縣二丞。河東采訪使韋陟因趙曄操行清廉正直，很推崇他，推薦他做賓僚。韋陟罷官後，陳留采訪使郭納又推薦趙曄任支使。當安禄山攻下陳留，於是淪落在賊人中間。

時有京兆 韋氏，夫任畿官，以不供賊軍遇害，韋被逆賊没入爲婢。江西觀察使韋儇，族兄弟也。曄哀其冤抑，以錢贖之，俾其妻置之别院，厚供衣食，而曄竟不面其人。明年，收復東都，曄以家財資給，而訪其親屬歸之，識者咸重焉。

當時有京兆人韋氏，丈夫在京城做官，因不爲賊軍服務而遇害，韋氏被逆賊没收做了婢女。江西觀察使韋儇，是她的本族兄弟。趙曄可憐她冤屈，用錢把她贖出來，讓妻子把她安置在另外一個院中，供給衣食很豐厚，而趙曄始終不見她。第二年，官軍收復東都，趙曄用家財資助她，訪求她的親屬并把她送還給他們，認識趙曄的人都很敬重他的爲人。

乾元初，三司議罪，貶晋江尉。數年，改録事參軍。徵拜左補闕，未至。福建觀察使李承昭奏爲判官，授試大理司直、兼監察御史。試司議郎、兼殿中侍御史。入爲膳部、比部二員外，膳部、倉部二郎中，秘書少監。

乾元初年，三司議罪，貶爲晋江縣尉。幾年後，改任録事參軍。徵入任左補闕，没有到任。福建觀察使李承昭推薦任判官，授任試大理司直、兼監察御史。試司議郎、兼殿中侍御史。召入任膳部、比部二員外，膳部、倉部二郎中，秘書少監。

曄性孝悌，敦重交友，雖經艱危，不改其操。少時與殷寅、顔真卿、柳芳、陸據、蕭穎士、李華、邵軫，同志友善，故天寶中語曰："殷、顔、柳、陸、蕭、李、邵、趙"，以其重行義，敦交道也。而曄早擅高名，在宦途五十年，累經貶謫，蹇躓備至。入仕三十年，方沾省官，身在郎署，子常徒步。官既散曹，俸禄單寡，衣食不充，以至亡殁，服名檢者

趙曄孝順父母敬愛兄長，重視交友，雖然經歷艱難危險，也不改變他的操守。小時候和殷寅、顔真卿、柳芳、陸據、蕭穎士、李華、邵軫，志同道合關係友好，因此天寶時人們稱説："殷、顔、柳、陸、蕭、李、邵、趙"，因爲他們注重實行道義，重視交友之道的緣故。而趙曄很早就享有很高的名望，在仕途五十年，屢經貶謫，窘困挫折都遇到了。做官三十年，剛做到省官，身在郎官衙署做官，而其子外出却經常徒步而行。官署既然是閑散的機構，俸禄就很少，衣

爲之嘆息。建中四年冬，涇原兵叛，曄竄于山谷，尋以疾終。追贈華州刺史。子宗儒，別有傳。

食也不充裕，以至於死後，注重名節規矩的人爲他嘆息。建中四年冬天，涇原軍隊反叛，趙曄逃到山谷中，隨後因病而死。追贈華州刺史。子名宗儒，另外有傳。

石演芬　張名振

石演芬，本西域胡人也。以武勇爲朔方邠寧節度兵馬使、兼御史大夫。李懷光養爲子，累至右武鋒都將。時懷光軍屯三橋，將與朱泚通謀，演芬乃使門客郜成義密疏，具言懷光無狀，請罷其總統。成義至奉天，乃反以其言告懷光子璀，璀密告其父。懷光乃召演芬責之曰："以爾爲子，奈何欲破我家？今死可乎！"演芬對曰："天子以公爲腹心，公上負天子，安可責演芬！且演芬胡人，不解異心，欲守事一人，幸免呼爲賊。死，常分也！"懷光使左右臠食之，皆曰："此忠烈士也！可令速死。"乃以刀斷其頸。德宗追思義烈，贈兵部尚書，仍賜錢三百千。又捕得郜成義于朔方，戮之。

石演芬，本是西域胡人。因勇猛善戰任朔方邠寧節度兵馬使、兼御史大夫。李懷光收養他做兒子，多次升到右武鋒都將。當時李懷光的軍隊駐在三橋，將要和朱泚串通謀反，石演芬於是讓門客郜成義秘密上疏，詳細報告李懷光的不法行爲，請求罷免他的官職。郜成義到了奉天，却反而把他的話告訴給李懷光之子李璀，李璀又秘密告訴給其父。李懷光於是召見石演芬責備他說："我拿你當兒子，爲什麽要使我家敗亡？現在你該去死了吧！"石演芬回答說："天子把公當做心腹，公對上辜負了天子，怎麽能責備我演芬！况且演芬我是個胡人，不懂得有貳心，想事奉一個主人，有幸避免被叫做賊。死，是定分呀！"李懷光命令左右的人割碎并吃掉他，大家都說："這是忠烈之士，可以讓他迅速死去。"於是用刀砍斷他的脖子。德宗追念他的義烈，追贈兵部尚書，還賜錢三百千。又在朔方捉到郜成義，殺了他。

先是，詔賜懷光鐵券，懷光奉詔倨慢，左都將張名振大呼軍門曰："太尉見賊不擊，天使到不迎，固將反耶！且安史兩賊、僕固懷恩今皆族滅，公欲何爲？是資忠義之士立功勛耳！"懷光聞之，召謂曰："我不反，爲賊强盛，須蓄鋭俟時耳。"無幾，懷光引軍入咸陽，名振曰："公乃言不反，今此來何也？何不急攻朱泚，收復京城，以圖富貴。"懷光曰："名振病狂。"使左右殺之。

在此之前，下詔賜李懷光鐵券，李懷光接受詔書時態度傲慢，左都將張名振在軍門口大喊道："太尉見賊不去進攻，天子的使臣來到你不迎接，一定是想要反叛吧！而安史兩賊、僕固懷恩如今都已滅族，公想做什麽？這是要給忠義之士提供建立功勛的機會吧！"李懷光聽到他的話，召見他對他説："我不反叛，因爲賊的勢力强盛，需要養精蓄鋭等待時機。"不久，李懷光率領軍隊開進咸陽，張名振説："公説不反叛，現在到這裏做什麽呀？爲什麽不猛攻朱泚，收復京城，用以謀求富貴。"李懷光説："張名振有狂亂病。"命令左右的人殺死了他。

張伾　張重政

張伾，建中初，以澤潞將鎮臨洺。田悅攻之，伾度兵力不能出戰，嚴設守備，嬰城拒守，賊不能拔。累

張伾，建中初年，以澤潞屬將的身份鎮守臨洺。田悅來攻打他，張伾考慮自己兵力不足不能出城迎戰，就嚴密地設置守備工事，環城守禦，

月，攻之益急，士多死傷，糧儲漸乏，救兵未至。伾知事不濟，無以激士心，乃悉召將卒於軍門，命其女出拜之，謂曰："將士辛苦守戰，伾之家無尺寸物與公等，獨有此女，幸未嫁人，願出賣之，爲將士一日之費。"衆皆大哭，曰："誓爲將軍死戰，幸無慮也。"會馬燧與太原之師至，與衆合擊悦於城下，大敗之。伾乘勢出戰，士卒無不一當百。圍解，以功遷泗州刺史。在州十餘年，拜右金吾衛大將軍，詔未至，病卒。貞元二十一年，贈尚書右僕射。

賊不能破城。幾個月後，攻城更猛了，城内守軍多有死傷，糧食儲備漸漸缺乏，救兵也没有到來。張伾知道事情不行了，没有東西能用來激勵將士的士氣，於是把將士都召到軍門來，命令其女出來給大家行禮，張伾對大家説："將士們辛辛苦苦地守城戰鬥，我家中没有一尺一寸的東西值得送給諸位的，衹有這個女兒，幸虧没有嫁人，我想把她賣出去，做爲將士一天的費用。"衆人都大哭起來，説："我們立誓爲將軍死戰，希望您不要多慮。"適逢馬燧和太原的軍隊來到了，和各路軍隊在城下圍攻田悦發動進攻，大敗賊軍。張伾乘勢出戰，士兵無不以一當百。解圍後，因功升任泗州刺史。在泗州十餘年，拜授右金吾衛大將軍，詔書還没有到，他就病逝了。貞元二十一年，追贈尚書右僕射。

有子重政，軍吏欲立爲郡將，重政母徐氏固拒不從。詔曰："前昭義軍 泗州行營衙前兵馬使、大中大夫、試太子賓客、兼監察御史張重政，門有勛力，惟推義勇。夙聞克家之美，常稱撫衆之才。近者其父初亡，群小扇惑，誘以奇計，俾執軍麾。而重政與其母兄，號泣固拒，遂全懇願，奔告元戎，不爲利回，成其先志。於家爲孝子，在國爲忠臣，軍政乂安，行義昭著。念兹名節，感嘆良深，宜洽恩榮，俾弘激勸。禮無避於金革，理當由於權奪，戎章憲府，式示兼崇。可起復雲麾將軍，守金吾衛大將軍員外置同正員，檢校太子詹事、兼御史中丞，仍委淮南節度使與要職事任使。"

又詔曰："張重政母高平郡夫人徐氏，族茂姻閥，行表柔明，懷正家之美，有擇鄰之識。頃當變故，曾不詭隨，保其門宗，訓成忠孝，雖圖史所載，何以加之。念其令子，已申獎用，特彰母儀之德，俾崇封國之榮。可封魯國太夫人。"

有子名重政，軍吏想立他爲郡將，張重政母徐氏堅持拒絶不接受。朝廷下詔説："前昭義軍泗州行營衙前兵馬使、大中大夫、試太子賓客、兼監察御史張重政，家族有功勞，一心尊崇義勇。一向聽説他能繼承父業，常被稱道有安撫部衆的才能。近來其父剛剛故去，小人們煽動迷惑他，用奇計引誘他，想使他掌握軍權。而張重政和他的母兄，號哭着堅持拒絶，終於實現了誠懇的心願，急忙去向主帥報告，不爲私利而背離初衷，完成他先父的遺志。在家做孝子，在朝做忠臣，使國家軍政太平無事，實行道義的行爲很明顯。想到這樣的名節，感嘆很深，應給予他恩賜和榮譽，以激勵忠義。禮儀不避諱戰争，情理應當酌情，授予他軍銜和御史官銜，使他受到雙重的尊崇。可以起復任雲麾將軍，守金吾衛大將軍員外置同正員，檢校太子詹事、兼御史中丞，仍然委淮南節度使給予要職來任用他。"

又下詔説："張重政母高平郡夫人 徐氏，家族茂盛又聯姻名門，行爲柔婉明智，心懷治家的美德，有孟母選擇鄰居的見識。近來遇到變故，毫不苟且，保全她的門第宗族，教訓出忠孝之子孫，雖然用圖史加以記載，又怎麽能增加她的美德呢。考慮到她的令子，已經獎勵任用了，特此表彰母儀的德行，使她享受到封國的榮譽。可封

爲魯國太夫人。"

甄濟

甄濟，字孟成，中山無極人，家於衛州。少孤，天寶中隱居衛州青岩山，人伏其操行，約不畋漁。采訪使安禄山表薦之，授試大理評事，充范陽郡節度掌書記。天寶末，安禄山有異志，謀以智免。衛縣令齊玘誠信可托，乃求使至衛，具以誠告。弟惲密求羊血以爲備，至夜，僞嘔血疾不能支，遂舁歸。及禄山反，使僞節度使蔡希德領行戮者李掞等二人，封刀來召，察濟詐不起，即就戮之。濟以左手書云："去不得!"李掞持刀而前，濟引首以待，希德歔欷嗟嘆之，曰："李掞退。"以實病報禄山。後安慶緒亦使人至縣，强舁至東都安國觀。經月餘，代宗收東京，濟起，詣軍門上謁，乃送上都。肅宗館之於三司，使令受僞命官瞻望，以愧其心。授秘書郎，轉太子舍人。寶應初，拜刑部員外郎。魏少遊奏授著作郎、兼侍御史，終於襄州。

甄濟，字孟成，是中山無極人，家在衛州。小時候是個孤兒，天寶年間隱居在衛州青岩山，人們佩服他的操行，相約不在那裏打獵捕魚。采訪使安禄山上表推薦他，授試大理評事，充任范陽郡節度掌書記。天寶末年，安禄山有貳心，甄濟打算用智謀避免捲入。衛縣令齊玘誠實守信可以拜托，於是找到使者到衛縣去，表示誠心。其弟甄惲秘密找來羊血備用，到夜裏，假裝吐血病得不能支持，於是抬回家去。當安禄山反叛時，派僞節度使蔡希德帶着劊子手李掞等二人，拿着安禄山封的刀來徵召他，如果察出甄濟是裝病不起，當即就殺掉他。甄濟用左手寫道："去不了!"李掞拿着刀上前來，甄濟伸着頭等着，蔡希德嘆息不已，説："李掞退下。"按確實有病報告給安禄山。後來安慶緒也派人到縣裏，把他强行抬到東都安國觀。過了一個多月，代宗收復東京，甄濟從病榻上起來，到軍門外請求進見，於是被送到上都。肅宗讓他住在三司衙署，使他受到那些僞命官的瞻仰，用以使他們心生慚愧之意。授任秘書郎，轉任太子舍人。寶應初年，拜授刑部員外郎。魏少遊推薦授任著作郎、兼侍御史，死在襄州。

元和中，襄州節度使袁滋奏其節行，詔曰："符風樹節，謂之立名，歿加褒贈，所以誘善。故朝散大夫、秘書省著作郎、兼侍御史甄濟，早以文雅，見稱於時。嘗因辟召，亦佐戎府。而能保堅貞之正性，不履危機；睹逆亂之潛萌，不從脅污。義聲可傳於竹帛，顯贈未賁於松楸。藩方所陳，允叶彝典，追加命秩，以獎忠魂。可贈秘書少監。"

元和年間，襄州節度使袁滋上奏報告他的節行，朝廷下詔説："符合風範樹立節操，稱之爲立名，死後加以表彰和追贈，是用來勸誘別人從善。已故朝散大夫、秘書省著作郎、兼侍御史甄濟，早就因文雅的緣故，在當時受到稱道。曾由於受到徵召，也輔佐過戎府。而且能保全堅貞的純正禀性，不去沾潛伏的禍端，看到逆亂的萌芽，不屈從脅迫而同流合污。忠義的名聲可以在史册中傳頌，顯赫的追贈没有使墳墓宏大。藩鎮所陳述的，和彝典是相合的，追加官爵，用以獎勵忠魂，可追贈秘書少監。"

劉敦儒

劉敦儒，開元朝史官左散騎常侍子玄之孫。敦儒母有心疾，非日鞭人不安，子弟僕使，不勝其苦，皆逃遁

劉敦儒，是開元朝史官左散騎常侍劉子玄之孫。劉敦儒母有精神病，如果不每天鞭打人就不安寧，家中子弟和僕人，受不了她的折磨，都逃

他處，唯敦儒侍養不息，體常流血。及母亡，居喪毀瘠骨立，洛中謂之劉孝子。元和中，東都留守權德輿具奏其至行，詔曰："孝子劉敦儒，生於儒門，稟此至性。王祥篤行，起孝敬而不移；曾參養志，積歲年而罔怠。用弘勸獎，而服官常，分曹洛師，俾遂私志。可左龍武軍兵曹參軍，分司東都。"

到别處去了，衹有劉敦儒侍養不止，身上常常流血。當其母死後，守喪時因哀傷過度而極爲消瘦，洛中人稱他爲劉孝子。元和年間，東都留守權德輿把他的不是一般人所能達到的德行上報給皇帝，朝廷下詔説："孝子劉敦儒，出生在儒門，具有這樣純厚的性情。王祥行爲惇厚，起於孝敬而不改易；曾參承順父母的心意，累積許多年月而不懈怠。爲了獎勵孝敬之行，而使百官遵守居官的職責，讓他分司陪都洛陽，使他實現自己的心願。可以任左龍武軍兵曹參軍，分司東都。"

高沐

高沐，渤海人。父憑，從事于宣武軍，知曹州事。李靈曜作亂，憑密遣使奏賊中事狀，詔除曹州刺史。無何，李正己盗有曹、濮，憑遂陷于賊，數年卒。

沐，貞元中進士及第。以家族在鄆，李師古置爲判官。居數年，師道擅襲，每謀不順，沐與同列郭昈、李公度等，必廣引古今成敗諭之，前後説師道爲善者凡千言。其判官李文會、孔目官林英，皆爲師道信用，乘間相與涕泣於師道前曰："文會等血誠憂尚書家事，反爲高沐輩所嫉，尚書奈何不惜十二州之城，成高沐等百代之名乎！"復日夜讒構，由是漸見疑忌，令沐知萊州事。林英因奏事至京，遏邸吏密報師道云："高沐潛有誠款至朝廷矣！"師道大怒，李文會從而構成之，沐遂遇害於遷所，而囚郭昈於萊州，其血屬皆徙遠地。

高沐，渤海人。父名憑，在宣武軍中任職，知曹州事。李靈曜作亂時，高憑秘密派信使上奏賊中的情况，下詔任命爲曹州刺史。不久，李正己盗有曹、濮二州，高憑於是落入賊手，數年後去世。

高沐，貞元年間考中進士。因爲家族在鄆城，李師古安置他任判官。在任幾年，李師道擅自襲任，每次謀事都不順利，高沐和同僚郭昈、李公度等人，一定要廣泛徵引古今成敗的事例來使他明白，前後勸説李師道做好事的意見有一千言。李師道的判官李文會、孔目官林英，都被李師道信任使用，乘機一起在李師道面前哭泣説："文會等人用出自内心深處的誠意爲尚書的家事擔憂，反而被高沐之流嫉妒，尚書怎麽不惜十二個州的地盤，去成就高沐等人的百代之名呢！"又日夜進讒誣陷，高沐因此漸漸受到猜忌，李師道命令他去知萊州事。林英因上奏事情到京城去，逼迫邸吏秘密報告李師道説："高沐暗地裏把表示忠心的話傳到朝廷去了！"李師道非常生氣，李文會因此捏造過失來誣陷高沐，高沐於是在遷居地遇害，并把郭昈囚禁在萊州，他們的有血緣關係的親屬都遷移到偏遠的地方。

及淮西平，師道漸懼。李公度與其將李英曇乘其懼也，説師道獻三州及入質長子。初甚然之，中悔，將殺公度。賈直言聞之，謂師道用事奴曰："今大禍將至，豈非高沐冤氣所爲！又殺公度，是益其疾也。"乃止。

當淮西平定後，李師道漸漸感到恐懼。李公度和他的部將李英曇乘他恐懼時，勸説李師道獻出三個州并讓長子入朝做人質。他起初同意李公度的建議，中途又反悔了，想殺掉李公度。賈直言聞訊後，對李師道的用事奴説："現在大禍將要來臨了，難道不是高沐的冤氣造成的嗎！又要

逐英曇於萊州，未至，縊殺之。又有崔承寵、楊偕、陳佑、崔清，皆以仗順爲賊所惡，李文會呼爲高沐之黨。沐遇害，承寵等同被囚放。郭旷名亞於沐，雖不死，備嘗困辱矣。及劉悟平賊，遽召李公度，執手歔欷。既除滑州節度，首辟旷及公度爲從事。

殺李公度，這是在增加禍害呀。"於是纔被阻止。把李英曇放逐到萊州，還没到萊州，就縊殺了他。還有崔承寵、楊偕、陳佑、崔清，都因爲依靠朝廷而被賊所憎惡，李文會稱呼他們是高沐之黨。高沐遇害後，崔承寵等人一起被囚禁或放逐。郭旷名氣次於高沐，雖然没有死，却飽嘗窘困和侮辱。當劉悟平定反賊，就迅速召見李公度，握着手嘆息流淚。劉悟任滑州節度後，首先徵用郭旷和李公度任從事。

元和十四年四月，詔曰："圖難忘死，爲臣之峻節；顯忠旌善，有國之令猷。日者妖豎反覆，侮我朝章，而濮州刺史高沐，劫在凶威，潛輸忠款。諷其不庭之咎，將冀革心；數其煮海之饒，聿求利國。伏奏必陳於逆節，漏師常破其陰謀。竟以盜憎，遂死王事，殁而不朽，風聲凜然。式表漏泉之澤，且彰勁草之節。可贈吏部尚書。仍委馬總訪其遺骸，以禮收葬，優恤其家。若有子孫，具名聞奏。"

元和十四年四月，下詔説："爲了設法解决危難而忘掉死亡，是做臣子的高尚的節操；顯揚忠誠表彰良善，是國家的良好的規章制度。往日妖豎變動無常，侮辱朝廷的典章，而濮州刺史高沐，在凶威下受難，暗中傳送表示忠誠的話。婉言規勸李師道背叛朝廷的罪過，希望他能洗心改過；計算該地煮海爲鹽的富饒，以求對國家有利。上奏時必定陳述逆賊的情况，用泄露軍事機密的策略以破壞李師道的陰謀。最後因爲盜賊的憎恨，於是爲了國事而犧牲，死而不朽，名聲令人敬畏。爲了表示皇恩像泉水流下一樣無所不到，表彰疾風勁草一樣的節操。可以追贈吏部尚書。同時委派馬總查訪他的遺骸，按照禮節收殮安葬，優厚地撫恤他的家屬。如果有子孫，開列名字上報朝廷。"

賈直言

賈直言者，父道冲，以伎術得罪，貶之，賜鴆於路。直言僞令其父拜四方，辭上下神祇，伺使者視稍怠，即取其鴆以飲，遂迷仆而死。明日鴆泄于足而復蘇。代宗聞之，减父死，直言亦自此病躄。後從事於李師道。師道不恭朝命，直言冒刃説者二，輿櫬説者一，師道訖不從。及劉悟斬師道，節制鄭滑，得直言於禁錮之間，又嘉其所爲，因奏置幕中。後遷於潞，亦與之俱行。悟纖微乖失，直言必盡理箴規，以是美譽日聞於朝。穆宗以諫議大夫徵之，悟拜章乞留，復授檢校右庶子、兼御史大夫，

賈直言，父名道冲，因技藝方術而獲罪，皇帝貶逐了他，在路上賜他毒酒。賈直言假裝讓其父禮拜四方，告别天地神祇，等使者監視稍一懈怠，就立即拿起他的毒酒來喝，於是昏迷倒地而死。第二天因鴆毒從足部泄出而蘇醒過來。代宗聞訊後，减免其父的死罪，賈直言也從此成了跛足。後來在李師道手下任職。李師道對朝廷的命令不恭敬，賈直言兩次冒着刀刃殺頭的風險去勸説，還有一次載着棺材去勸説，李師道始終不聽從。當劉悟殺掉李師道，節鎮鄭滑，得到還在禁錮之中的賈直言，又贊賞他的所作所爲，因此上奏把他安置在自己幕府中。後來劉悟遷到潞州，賈直言也和他一起出行。劉悟有了細小的過失，賈直言一定要充分利用道理去規勸他，因此美好

依前充昭義軍行軍司馬。悟用其言，終身不虧臣節。後歷太子賓客。大和九年三月卒，廢朝一日，贈工部尚書。

的聲譽日益在朝廷中傳聞。穆宗用諫議大夫的官職徵召他，劉悟上章乞求留下他，又授任檢校右庶子、兼御史大夫，仍舊充任昭義軍行軍司馬。劉悟采用他的建議，終身不損做臣子的節操。後來曾任太子賓客。大和九年三月去世，朝廷停止朝會一天，追贈工部尚書。

庾敬休

庾敬休，字順之，其先南陽 新野人。祖光烈，與仲弟光先，禄山迫以僞官，皆潛伏奔竄。光烈爲大理少卿，光先爲吏部侍郎。父河，當賊泚盗據宫闕，與季弟倬逃竄山谷。河終兵部郎中。

敬休舉進士，以宏詞登科，授秘書省校書郎，從事宣州。旋授渭南尉、集賢校理。遷右拾遺、集賢學士。歷右補闕，稱職，轉起居舍人，俄遷禮部員外郎。入爲翰林學士，遷禮部郎中，罷職歸官。又遷兵部郎中、知制誥。丁憂，服闋，改工部侍郎，權知吏部選事，遷吏部侍郎。

上將立魯王爲太子，慎選師傅，改工部侍郎兼魯王傅。奏："劍南西川、山南西道每年税茶及除陌錢，舊例委度支巡院勾當榷税，當司於上都召商人便換。大和元年，户部侍郎崔元略與西川節度使商量，取其穩便，遂奏請茶税事使司自勾當，每年出錢四萬貫送省。近年已來，不依元奏，三道諸色錢物，州府逗留，多不送省。請取江西例，於歸州置巡院一所，自勾當收管諸色錢物送省，所冀免有逋懸。欲令巡官李濆專往與德裕、遵古商量制置，續具奏聞。"從之。又奏："兩川米價騰踊，百姓流亡。請糶兩川闕官職田禄米，以救貧人。"從之。再爲尚書左丞。大和九年三月，卒于家。敬休姿容温雅，襟抱夷曠，不飲酒茹葷，不邇聲色。著

庾敬休，字順之，他的先人是南陽 新野人。祖名光烈，和二弟庾光先，被安禄山强迫出任僞官，兩人都暗地裏逃跑了。庾光烈任大理少卿，庾光先任吏部侍郎。父名河，當賊朱泚竊據宫闕，和三弟庾倬逃入山谷中。庾河做到兵部郎中。

庾敬休考中進士，以宏詞登科，授任秘書省校書郎，在宣州任職。不久授任渭南縣尉、集賢校理。升任右拾遺、集賢學士。曾任右補闕，勝任工作，轉任起居舍人，不久升任禮部員外郎。召入任翰林學士，升任禮部郎中，被罷官免職。又升任兵部郎中、知制誥。遭父母之喪，服喪期滿後，改任工部侍郎，代理主持吏部選事，升任吏部侍郎。

皇上將立魯王爲太子，慎重選擇師傅，改工部侍郎兼魯王傅。他上奏説："劍南西川、山南西道每年徵收的茶税和除陌錢，按照舊例是委托當地度支巡院專門徵收，由度支使在上都召集商人負責將各地的税收用票據的形式匯至上都。大和元年，户部侍郎崔元略與西川節度使商量，爲了穩妥簡便，上奏請求茶税事由度支使司自行辦理，每年出錢四萬貫送到尚書省。近年以來，不依原奏，三道諸種錢物，被州府留下，大多不往省裏送交。請采取江西的例子，在歸州設巡院一所，自行辦理收管諸種錢物送交省裏，這樣可望避免拖欠。希望能命令巡官李濆專程前往和李德裕、遵古商量處理，繼續上奏給皇帝知道。"皇帝聽從了他的建議。又上奏説："東川 西川的大米價格驟漲，百姓流亡。請賣出東川 西川闕官職田禄米，用來救濟窮人。"皇帝又聽從了他的建議。他兩次任尚書左丞。大和九年三月，在家中去世。庾敬休的姿容温文爾雅，胸懷平易豁

《諭善録》七卷。贈吏部尚書。

達。不喝酒不吃葷，不近聲色。著有《諭善録》七卷。追贈吏部尚書。

辛讜

辛讜，故太原尹雲京之孫，壽州刺史晦之猶子也。性慷慨，重然諾，專務賑人之急。年五十，不求苟進，有濟時匡難之志。

咸通十年，龐勛亂徐泗。時杜慆守泗州，賊以郡當江淮要害，極力攻之。時兩淮郡縣皆陷，慆守臨淮久之，援軍雖集，賊未解圍。時讜寓居廣陵，乃仗劍挐小艇趨泗口，貫城柵入城見慆。慆素聞有義而不相面，喜讜至，握手謝曰："判官李延樞方話子爲人，何遽至耶？吾無憂矣！"時賊三面攻城，王師結壘于洪源驛，相顧不前。讜夜以小舟穿賊壘至洪源驛，見監軍郭厚本，論泗州危急，且宜速救，厚本然之。淮南都將王公弁謂厚本曰："賊衆我寡，無宜輕舉，當俟可行。"讜坐中拔劍瞋目謂公弁曰："賊百道攻城，陷在旦夕。公等奉詔赴援，而逗留不進，更欲何爲？不唯有負國恩，丈夫氣義，亦宜感發。假如臨淮陷賊，淮南即是寇場，公何獨存耶！"即欲揮刃向公弁，厚本持之。讜望泗州大哭經日，帳下爲之流涕。厚本義其心，選勇士三百，隨讜入泗州。夜半斬賊柵，大呼，由水門而入，賊軍大駭。既知援兵入，賊乃退舍，人心遂固。

辛讜，是已故太原尹辛雲京之孫，壽州刺史辛晦的侄子。性格慷慨，注重信用，專門致力於救人之急。年齡五十歲，不想用不正當的手段求取利禄。有濟時匡難的志向。

咸通十年，龐勛在徐泗作亂。當時杜慆守衛泗州，賊以爲該郡正當江淮要害，就極力攻打泗州。當時兩淮的郡縣都陷落了，杜慆守衛臨淮很長時間，援軍雖然已經會集，但賊没有撤圍。當時辛讜寓居廣陵，於是持劍划小艇到泗口，穿過城柵進城去見杜慆。杜慆早就聽説他的義節而没有互相見過面，很高興辛讜的到來，握手致謝説："判官李延樞剛剛談及您的爲人，怎麽突然就來啦？我没有憂慮了！"當時賊從三面攻城，王師在洪源驛構築營壘，互相觀望而不前進。辛讜在夜裏划小船穿過賊壘到洪源驛，去見監軍郭厚本，論説泗州的危急形勢，而且提出應該迅速出兵援救，郭厚本答應了他。淮南都將王公弁對郭厚本説："賊多我少，不宜輕易行動，應當等待可以行動的時機。"辛讜在坐位上拔劍瞪眼對王公弁説："賊想盡一切辦法攻城，旦夕之間就要陷落。公等奉詔前來援救，却逗留不進，還想做什麽？不僅辜負國家的恩德，丈夫的氣節道義，也應有所感發。假如臨淮落入賊手，淮南就是賊寇的地方了，公怎麽能獨自存在呢！"隨即就要揮劍衝向王公弁，郭厚本抱住了他。辛讜遥望泗州大哭了一天多，帳下將士感動得爲之流淚。郭厚本爲他忠義的心所感動，挑選出三百名勇士，跟隨辛讜進入泗州。半夜砍開賊柵，大聲呼喊着，從水門入城，賊軍大爲驚恐。知道援兵已經進城，賊纔退却。城内人心於是得以穩定。

浙西觀察使杜審權遣大將翟行約率軍三千赴援，屯蓮塘驛。慆欲遣人勞之，將吏皆憚其行，讜曰："杜相公以大夫宗盟，急難相赴，安得令使者無言而還！"即賫慆書幣，犒其使。淮南大將李湘率師五千來援，賊詐

浙西觀察使杜審權派大將翟行約率軍三千前來增援，駐扎在蓮塘驛。杜慆想派人去慰勞他，將吏們都害怕此行，辛讜説："杜相公因與大夫同宗，急忙前來救難，怎麽能讓使者無言而回呢！"就帶着杜慆的書信和禮物，犒勞杜審權的使者。淮南大將李湘率軍五千來增援，賊假裝投

降，敗于淮口，湘與郭厚本皆爲賊所執，自是無援。賊并兵急攻，以鐵鎖斷淮流，梯衝雲合，凡周七月，晝夜不息。乘城之士，不遑寢寐，面目生瘡，軍儲漸少，分食稀粥。賴讜犯難仗義，求救於淮北諸軍。既而馬舉以大軍至，賊解圍而去。

讜無子，猶子山僧、元老等寄在廣陵。每出城，則書二姓名，謂慆曰："志之，得嗣爲幸。"慆益感之。賊平，授讜泗州團練判官、侍御史。慆遷鄭滑節度，讜亦從之，爲賓佐。慆卒，乃退歸江東，以隱居爲事。

降，援軍在淮口戰敗，李湘和郭厚本都被賊捉住，從此城内没有了援兵。賊合兵猛攻，用鐵鎖隔斷淮水，雲梯和衝車像雲一樣從四面聚集，總共滿七個月，晝夜不停。守城的人，來不及睡覺，臉上生出瘡來，軍需儲備逐漸減少，衹好分食稀粥。依靠辛讜仗義克險，向淮北諸軍求救。不久馬舉率大軍來到，賊撤圍而去。

辛讜没有兒子，侄子辛山僧、辛元老等寄住在廣陵。辛讜每次出城作戰，就書寫他們兩個人的姓名，對杜慆説："記住他們，我以身後能得到他們做嗣子爲幸事。"杜慆更加被他所感動。賊被平定後，授任辛讜泗州團練判官、侍御史。杜慆升任鄭滑節度使，辛讜也隨他去了，做他的賓佐。杜慆去世後，他就引退回到江東，把隱居做爲樂事。

贊曰：獸解觸邪，草能指佞。烈士徇義，見危致命。國有忠臣，亡而復存。何以喪邦？奸邪受恩。

贊曰：獸知道抵觸邪惡，草可以指出奸佞。烈士爲義而獻身，見到危難而捨棄生命。國家有了忠臣，滅亡後還能恢復。爲什麽會喪失國家？因爲奸邪小人受到恩寵。

舊唐書卷一百八十八

列傳第一百三十八

孝友

李知本　張志寬　劉君良 宋興貴 張公藝(附)
王君操 周智壽 智爽 許坦 王少玄(附)　趙弘智　陳集原　元讓
裴敬彝　裴守真 (子)子餘　李日知　崔沔　陸南金 (弟)趙璧　張琇 (兄)瑝
梁文貞 李處恭 張義貞 吕元簡(附)　崔衍　丁公著　羅讓

善父母爲孝，善兄弟爲友。夫善於父母，必能隱身錫類，仁惠逮于胤嗣矣；善於兄弟，必能因心廣濟，德信被于宗族矣。推而言之，可以移於君，施於有政，承上而順下，令終而善始，雖蠻貊猶行焉，雖窘迫猶亨焉。自昔立身揚名，未有不偕孝友而成者也。前代史官，所傳《孝友傳》，多録當時旌表之士，人或微細，非衆所聞，事出閭里，又難詳究。今録衣冠盛德，衆所知者，以爲稱首。至於州縣薦飾者，必覆其殊尤，可以勸世者，亦載之。

善待父母就是孝，善待兄弟就是友。對父母好，就一定能暗中得到上天賜予的好處，使仁慈惠愛及於子孫了；對兄弟好，就一定能由於用心去廣泛地幫助人，而使恩德威信及於宗族了。廣而言之，可以移用到國君身上，實行在施政中，承上而順下，善始善終，雖然是蠻貊也仍然要實行孝道，雖然窘迫仍然要使孝道亨通。自古立身揚名的人，没有不集孝友於一身而能成功的。前代的史官，所記載的《孝友傳》，收録的大多是在當時受到表彰的人，有些卑微的人，不爲衆人所知，事迹又出在閭里中，就難以詳察了。如今收録的是士大夫和有大德的人，把衆所周知的人，做爲第一。至於州縣所推薦的人，一定要審察其中最突出，可以勉勵世人的，也載入本書中。

李知本

李知本，趙州元氏人，後魏洛州刺史靈六世孫也。父孝端，隋獲嘉丞。初，孝端與族弟太冲，俱有世閥，而太冲官宦最高，孝端方之爲劣，鄉族爲之語曰："太冲無兄，孝端無弟。"知本頗涉經史，事親至孝，與弟知隱甚稱雍睦。子孫百餘口，財

李知本，是趙州元氏人，後魏洛州刺史李靈的六世孫。其父名孝端，在隋朝任獲嘉縣丞。當初，李孝端和族弟李太冲，先世都有功勛和名望，而李太冲官位最高，李孝端的官位比他低，鄉里的族人給他們編了一句話説："太冲没有兄，孝端没有弟。"李知本看了很多經史，事奉父母十分孝順，和弟李知隱很和睦。子孫有百餘口，

物僮僕，纖毫無間。隋末，盜賊過其閭而不入，因相誡曰："無犯義門。"同時避難者五百餘家，皆賴而獲免。知本貞觀初官至夏津令，知隱至伊闕丞。知本孫瑱，開元中爲給事中、揚州刺史。知隱孫顒，有文詞，亦歷給事中、太常少卿。從祖兄弟，凡爲給事者四人。

在財物和僮僕方面没有一絲一毫的摩擦。隋朝末年，盜賊經過他所在的里門而不進入，互相告誡説："不要侵犯孝義之門。"同時避難的有五百多家，都依靠他而得以免禍。李知本在貞觀初年官做到夏津縣令，李知隱做到伊闕縣丞。李知本孫名瑱，開元年間任給事中、揚州刺史。李知隱孫名顒，有文詞之才，也曾任給事中、太常少卿。堂祖兄弟中，共有四人當過給事中。

張志寬

張志寬，蒲州安邑人。隋末喪父，哀毁骨立，爲州里所稱。賊帥王君廓屢爲寇掠，聞其名，獨不犯其閭，鄰里賴之而免者百餘家。後爲里正，詣縣稱母疾，急求歸。縣令問其狀，對曰："母嘗有所苦，志寬亦有所苦。向患心痛，知母有疾。"令怒曰："妖妄之辭也！"繫之於獄。馳驗其母，竟如所言。令異之，慰喻遣去。及丁母憂，負土成墳，廬於墓側，手植松柏千餘株。高祖聞之，遣使就吊，授員外散騎常侍，賜物四十段，表其門閭。

張志寬，是蒲州安邑縣人。隋朝末年喪父，因悲傷而瘦損異常，被州里所稱道。賊帥王君廓屢次來劫掠，聽説他的名聲，惟獨不侵犯他所在的里門，鄰里依靠他而免禍的有百餘家。後來當里正，到縣裏聲稱其母有病，急忙請求回家，縣令問他緣由，他回答説："母親過去有什麽痛苦，我也有什麽痛苦，我剛纔感到心痛，就知道母親病了。"縣令發怒説："這是口出妖言！"把他關進監獄。派人急馳去察驗他母親，竟同他説得一樣。縣令覺得他很奇異，就撫慰他後讓他回去了。當爲母親守喪時，他背土成墳，在墓旁的小屋中守喪，親手栽植松柏千餘株。高祖聽説他的表現，就派使者來慰問，授任員外散騎常侍，賞賜雜帛四十段，在他的里門刻石表彰他。

劉君良

劉君良，瀛州饒陽人也。累代義居，兄弟雖至四從，皆如同氣，尺布斗粟，人無私焉。大業末，天下饑饉，君良妻勸其分析，乃竊取庭樹上鳥鶵，交置諸巢中，令群鳥鬥競，舉家怪之，其妻曰："方今天下大亂，争鬥之秋，禽鳥尚不能相容，况於人乎！"君良從之。分别後月餘，方知其計。中夜，遂攬妻髮大呼曰："此即破家賊耳！"召諸昆弟，哭以告之。是夜棄其妻，更與諸兄弟同居處，情契如初。屬盜起，閭里依之爲堡者數百家，因名爲義成堡。武德七年，深州别駕楊弘業造其第，見有六院，唯一飼，子弟數十人，皆有禮節，咨嗟

劉君良，是瀛州饒陽縣人，幾代人遵循孝義同住在一起，兄弟之間雖然到了四代，都如同親兄弟一樣，無論是一尺布還是一斗粟，人們都没有私心。大業末年，天下鬧饑荒，劉君良妻勸他分家，於是竊取庭中樹上的幼鳥，交錯放在巢中，使群鳥争鬥，全家都覺得很奇怪，劉君良妻説："如今天下大亂，在這争鬥之年，禽鳥尚且不能相容，何況人呢！"劉君良聽從了她的建議。分家後一個多月，纔知道了她的詭計。半夜，就揪着妻的頭髮大呼説："這就是破家之賊呀！"召集各位兄弟，哭着告訴他們内情。當夜休棄其妻，又和兄弟們一同居住，情誼和當初一樣。適逢盜賊興起，鄉里依傍他家修築土城的有數百家，因此名爲義成堡。武德七年，深州别駕楊弘業到他家去，見到有六個院子，祇有一個厨房，

而去。貞觀六年，詔加旌表。

子弟數十人，都有禮節，楊弘業贊嘆而去。貞觀六年，下詔加以旌表。

宋興貴

又有宋興貴者，雍州 萬年人。累世同居，躬耕致養，至興貴已四從矣。高祖聞而嘉之，武德二年，詔曰："人稟五常，仁義爲重；士有百行，孝敬爲先。自古哲王，經邦致治，設教垂範，皆尚於斯。叔世澆訛，人多僞薄，修身克己，事資誘勸。朕恭膺靈命，撫臨四海，愍兹弊俗，方思遷導。宋興貴立操雍和，志情友穆，同居合爨，累代積年，務本力農，崇謙履順。弘長名教，敦勵風俗，宜加褒顯，以勸將來。可表其門閭，蠲免課役。布告天下，使明知之。"興貴尋卒。

還有宋興貴，是雍州 萬年縣人。數代同居，親自務農來奉養親老，到宋興貴已是四代了。高祖聞之而贊美他，武德二年，下詔說："人們奉行五常，而以仁義爲重；士人有百行，而以孝敬爲先。自古賢明的君主施行教化垂示範例，都對這些很推崇。衰亂時代的風氣浮薄詐僞，人們也就多有詐僞浮薄的行爲，能修養自身約束自己的，可以做世人的榜樣。我恭受神靈之命，治理國家，我哀憐這敗壞風氣，正想加以改變和引導。宋興貴樹立待人和睦的操守，志情友善融洽，家人住在一起合用一個竈吃飯，已累積幾代人好多年了，致力於以農耕爲根本，崇尚謙讓躬行恭順。使名教發揚光大，勸勉風俗，應加以表彰，用來勉勵以後的人們。可以在他的里門刻名表彰，免除賦税和徭役。公告天下，使人們都明瞭他的善行。"宋興貴不久就去世了。

張公藝

鄆州 壽張人張公藝，九代同居。北齊時，東安王 高永樂詣宅慰撫旌表焉。隋 開皇中，大使、邵陽公 梁子恭亦親慰撫，重表其門。貞觀中，特敕吏加旌表。麟德中，高宗有事泰山，路過鄆州，親幸其宅，問其義由。其人請紙筆，但書百餘"忍"字。高宗爲之流涕，賜以縑帛。

鄆州 壽張縣人張公藝，九代人住在一起。北齊時，東安王 高永樂到他家去撫慰并加以旌表。隋朝 開皇年間，大使、邵陽公 梁子恭也親自去撫慰，重新旌表其門。貞觀年間，特別命令官吏加以旌表。麟德年間，高宗有事去泰山，路過鄆州，親自駕幸他家，詢問他做到孝義的原因，他請求拿來紙和筆，衹寫了一百多個"忍"字。高宗爲之流淚，賜給他縑帛。

王君操

王君操，萊州 即墨人也。其父隋 大業中與鄉人李君則鬥競，因被毆殺。君操時年六歲，其母劉氏告縣收捕，君則棄家亡命，追訪數年弗獲。貞觀初，君則自以世代遷革，不慮國刑，又見君操孤微，謂其無復仇之志，遂詣州府自首。而君操密袖白刃刺殺之，刳腹取其心肝，啖食立盡，詣刺史具自陳告。州司以其擅殺戮，問曰："殺人償死，律有明文，

王君操，是萊州 即墨縣人。其父在隋朝 大業年間和鄉人李君則爭鬥，因此被毆打致死。王君操當時六歲，其母劉氏告到縣衙請求逮捕凶手，李君則棄家逃亡，追尋數年没有抓到他。貞觀初年，李君則自以爲世代變遷，不必顧慮國家的刑罰，又見王君操低微貧賤，以爲他不再有復仇之志，於是就到州府去自首。而王君操秘密地在袖裏藏刀刺殺了他，剖腹取出他的心肝，很快就吃光了，就到刺史那裏自己如實地稟告。州司因他擅自殺人，就問他説："殺人要償命，法律

何方自理，以求生路?”對曰：“亡父被殺，二十餘載。聞諸典禮，父仇不可同天。早願圖之，久而未遂，常懼亡滅，不展冤情。今大恥既雪，甘從刑憲。”州司據法處死，列上其狀，太宗特詔原免。

上有明文規定，你自己能有什麽辦法，用來謀求活路?”他回答說：“亡父被殺害，已經二十年了。我從典法儀禮中知道，不能和殺父的仇人共存在人世間。早就想圖謀他，很久没能成功，常常害怕他死亡，不能申理冤情。如今大耻已經昭雪，我甘願服從刑罰。”州司依法判處死刑，上報他的情況，太宗特別下詔赦免了他。

周智壽　周智爽

周智壽者，雍州 同官人。其父永徽初被族人安吉所害。智壽及弟智爽乃候安吉於途，擊殺之。兄弟相率歸罪於縣，争爲謀首，官司經數年不能决。鄉人或證智爽先謀，竟伏誅。臨刑神色自若，顧謂市人曰：“父仇已報，死亦何恨。”智壽頓絶衢路，流血遍體。又收智爽尸，舐取智爽血，食之皆盡，見者莫不傷焉。

周智壽，是雍州 同官縣人。其父在永徽初年被族人安吉所害。周智壽和弟弟周智爽就在路上等候安吉，打死了他。兄弟相繼到縣衙去認罪，争當主謀，官司經過幾年而不能判决。鄉人中有人證明周智爽是主謀，終於被處以死刑。他臨刑時神色自若，看着街上的人對他們説：“父仇已經報了，死了也没有什麽遺憾的了。”周智壽立即昏死在街道上，血流了一身。又給周智爽收尸，舔取周智爽的血，把血都吃乾净了，看到的人没有不傷心的。

許坦

豫州人許坦，年十歲餘，父入山采藥，爲猛獸所噬，即號叫以杖擊之，獸遂奔走，父以得全。太宗聞而謂侍臣曰：“坦雖幼童，遂能致命救親，至孝自中，深可嘉尚。”授文林郎，賜帛五十段。

豫州人許坦，十多歲時，其父進山采藥，被猛獸所咬，許坦就號叫着用杖打猛獸，猛獸於是奔逃而去，其父因此得以保全了性命。太宗聽説此事就對侍臣説：“許坦雖然是個幼童，却能捨命救親人，這種發自内心的孝道，很值得贊美。”授任文林郎，賜帛五十段。

王少玄

博州 聊城人王少玄者，父隋末於郡西爲亂兵所害。少玄遺腹生，年十餘歲，問父所在，其母告之，因哀泣，便欲求尸以葬。時白骨蔽野，無由可辨，或曰：“以子血沾父骨，即滲入焉。”少玄乃刺其體以試之，凡經旬日，竟獲父骸以葬。盡體病瘡，歷年方愈。貞觀中，本州聞薦，拜徐王府參軍。

博州 聊城縣人王少玄，其父在隋朝末年在郡西被亂兵殺害。王少玄是其父死後出生的，十幾歲時，詢問其父在哪裏，其母告訴他實情，他因此而悲泣，就想尋求尸骨加以埋葬。當時白骨遮蓋了荒野，没有辦法可以辨認，有人説：“用子血沾父骨，就會滲進骨中。”王少玄於是刺破自己的身體來試驗，總共經過十天，終於找到父骨加以埋葬。渾身都是瘡，經過一年纔痊愈。貞觀年間，本州聽説他的事迹後就推薦他，拜授徐王府參軍。

趙弘智

趙弘智，洛州 新安人。後魏車騎大將軍肅孫。父玄軌，隋 陜州刺

趙弘智，是洛州 新安縣人。後魏車騎大將軍趙肅之孫。其父名玄軌，在隋朝任陜州刺史。

史。弘智早喪母，事父以孝聞。學通《三禮》、《史記》、《漢書》。隋大業中，爲司隸從事。武德初，大理卿郎楚之應詔舉之，授詹事府主簿。又預修《六代史》。初與秘書丞令狐德棻、齊王文學袁朗等十數人同修《藝文類聚》，轉太子舍人。貞觀中，累遷黄門侍郎，兼弘文館學士。以疾出爲萊州刺史。弘智事兄弘安，同於事父，所得俸禄，皆送于兄處。及兄亡，哀毁過禮，事寡嫂甚謹，撫孤侄以慈愛稱。稍遷太子右庶子。及宫廢，坐除名。尋起爲光州刺史。

趙弘智早年喪母，侍奉其父以孝順聞名。學習通曉《三禮》、《史記》、《漢書》。隋朝大業年間，任司隸從事。武德初年，大理卿郎楚之應詔推薦他，授任詹事府主簿。又參預纂修《六代史》。起初和秘書丞令狐德棻、齊王文學袁朗等十幾個人一起纂修《藝文類聚》，轉任太子舍人。貞觀年間，幾次升任黄門侍郎，兼弘文館學士。因病出任萊州刺史。趙弘智侍奉其兄趙弘安，如同侍奉其父一樣，所得的俸禄，都送到其兄那裏。當其兄死後，他居喪盡禮勝過常規之禮。侍奉寡嫂很恭敬，撫育孤侄以慈愛見稱。逐漸升到太子右庶子。當太子被廢黜，因受牽連而被除名。不久起復任光州刺史。

永徽初，累轉陳王師。高宗令弘智於百福殿講《孝經》，召中書門下三品及弘文館學士、太學儒者，并預講筵。弘智演暢微言，備陳五孝。學士等難問相繼，弘智酬應如響。高宗怡然曰："朕頗耽墳籍，至於《孝經》，偏所習睹。然孝之爲德，弘益實深，故云'德教加於百姓，刑于四海'，是知孝道之爲大也。"顧謂弘智："宜略陳此經切要者，以輔不逮。"弘智對曰："昔者天子有諍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微臣顓愚，願以此言奏獻。"帝甚悦，賜綵絹二百匹、名馬一匹。尋遷國子祭酒，仍爲崇賢館學士。四年卒，年八十二，謚曰宣。有文集二十卷。

永徽初年，幾次改任至陳王師。高宗命令趙弘智在百福殿講授《孝經》，召集中書門下三品官員和弘文館學士、太學的儒者，都參預聽講。趙弘智暢談精微之言，詳盡地講述五孝。學士等人相繼問難，趙弘智應對像回聲一樣迅速。高宗欣然説："我很迷戀典籍，至於《孝經》，更是側重學習過的。然而孝作爲一種德行，它的補益的確是很重大的，所以説'德教施加給百姓，全國得以治理'，由此知道孝道的巨大作用呀。"他看着趙弘智對他説："應簡略地述叙此經的要點，用來幫助我的不足。"趙弘智回答説："過去天子有七位專職規勸的大臣，雖然天子無道却不會喪失天下。微臣愚昧，願用此言奏獻。"高宗很高興，賞賜綵絹二百匹、名馬一匹。不久升任國子祭酒，仍任崇賢館學士。四年後去世，享年八十二歲，謚號宣。撰有文集二十卷。

陳集原

陳集原，瀧州開陽人也。代爲嶺表酋長。父龍樹，欽州刺史。集原幼有孝行，父纔有疾，即終日不食。永徽中，喪父，嘔血數升，枕服苫廬，悲感行路。資財田宅及僮僕三十餘人，并以讓兄弟。則天時，官至左豹韜衛將軍。

陳集原，是瀧州開陽縣人。世代任嶺表酋長。其父叫龍樹，曾任欽州刺史。陳集原自幼就有孝行，其父剛剛有病，他就終日不吃東西。永徽年間，喪父，他吐血數升，住在草屋中守喪，他的悲哀感動了路上的行人。資財田宅和僮僕三十多人，都讓給兄弟們。武則天當政時，官職做到左豹韜衛將軍。

元讓

元讓，雍州武功人也。弱冠明

元讓，是雍州縣武功人。不到二十歲考中

經擢第。以母疾，遂不求仕，躬親藥膳，承侍致養，不出閭里者數十餘年。及母終，廬於墓側，蓬髮不櫛沐，菜食飲水而已。咸亨中，孝敬監國，下令表其門閭。永淳元年，巡察使奏讓孝悌殊異，擢拜太子右内率府長史。後以歲滿還鄉里。鄉人有所争訟，不詣州縣，皆就讓决焉。聖曆中，中宗居春宫，召拜太子司議郎。及謁見，則天謂曰："卿既能孝於家，必能忠於國。今授此職，須知朕意。宜以孝道輔弼我兒。"尋卒。

明經。因母有病，所以不求仕進，親自料理藥物和飯食，侍奉供養其母，幾十年没有出過鄉里。當其母去世後，他住在墓旁的小屋中守喪，頭髮蓬亂也不梳洗，僅吃素食喝白水而已。咸亨年間，孝敬監管國政，下令在其里門刻石表彰。永淳元年，巡察使上奏説元讓孝悌非常突出，升任太子右内率府長史。後因任職期滿回到鄉里。同鄉有了争執和訴訟，不到州縣去，都讓元讓裁决。聖曆年間，中宗還在春宫當太子時，召入拜授太子司議郎。當進見時，武則天對他説："卿既然能在家中盡孝，一定也能在國朝中盡忠。現在授你這個職務，你要知道我的意圖。應用孝道來輔佐我兒。"他不久就去世了。

裴敬彝

裴敬彝，絳州聞喜人也。曾祖子通，隋開皇中太中大夫。母終，廬於墓側，哭泣無節，目遂喪明。俄有白烏巢於墳樹。子通弟兄八人，復以友悌著名，詔旌表其門，鄉人至今稱爲"義門裴氏"。敬彝少聰敏，七歲解屬文，性又端謹，宗族咸重之，號爲"甘露頂"。年十四，侍御史唐臨爲河北巡察使，敬彝父智周時爲内黄令，爲部人所訟，敬彝詣臨論其冤。臨大奇之，因令作詞賦，智周事得釋，特表薦敬彝，補陳王府典籤。智周在官暴卒，敬彝時在長安，忽泣涕不食，謂所親曰："大人每有痛處，吾即輒然不安。今日心痛，手足皆廢，事在不測，得無咸乎？"遂請急還，倍道言歸，果聞父喪，羸毁逾禮。事母復以孝聞。乾封初，累轉監察御史。時母病，有醫人許仁則，足疾不能乘馬，敬彝每肩輿之以候母焉。及母卒，特詔贈以縑帛，仍官造靈輿。服闋，拜著作郎，兼修國史。儀鳳中，自中書舍人歷吏部侍郎、左庶子。則天臨朝，爲酷吏所陷，配流嶺南，尋卒。

裴敬彝，是絳州聞喜縣人。曾祖名子通，在隋朝開皇年間任太中大夫。其母去世後，他住在墓旁的小屋中守喪，哭泣没有節制，眼睛因此失明。不久有白烏在墳旁樹上築巢。裴子通弟兄八人，也以友悌著名，朝廷下詔旌表其門，鄉人至今稱爲"義門裴氏"。裴敬彝自幼聰敏，七歲就懂得作文章，品行又端正謹慎，宗族内都很器重他，稱爲"甘露頂"。十四歲時，侍御史唐臨任河北巡察使，裴敬彝父裴智周當時任内黄縣令，被縣裏人訴訟，裴敬彝到唐臨那裏論説其父的冤屈。唐臨覺得他很奇異，因而命令他作詞賦，使裴智周的訟事得以解除，唐臨奏請破格任用裴敬彝，補任陳王府典籤。裴智周在任上突然死亡，裴敬彝當時在長安，忽然哭泣不吃東西了，對他所親近的人説："大人每有痛苦時，我就會突然感到不安。今天心痛，手足都不能動彈了，這情況出乎意外，莫非是要有憂患了嗎？"於是請求趕緊回去，兼程而歸，果然聽説其父去世了，他因悲哀而使身體毁損服喪超越常規之禮。侍奉其母又因孝順而聞名。乾封初年，幾次轉任監察御史。當時其母患病，有醫生叫許仁則，脚有病不能騎馬，裴敬彝每次都用轎子抬着他去探望其母。當其母去世後，朝廷特别下詔贈給縑帛，還讓官府給製造靈車。服喪結束後，拜授著作郎，兼修國史。儀鳳年間，由中書舍人歷

任吏部侍郎、左庶子。武則天當朝處理國事時，他被酷吏陷害，流放到嶺南，不久就去世了。

裴守真　裴子餘

裴守真，絳州稷山人也。後魏冀州刺史叔業六世孫也。父眘，大業中爲淮南郡司户。屬郡人楊琳、田瓚據郡作亂，盡殺官吏，以眘素有仁政，相誡不許驚害，仍令人護送眘及妻子還鄉。貞觀中，官至鄭令。

裴守真，是絳州稷山縣人。後魏冀州刺史裴叔業的六世孫。其父名眘，大業年間任淮南郡司户。適逢郡人楊琳、田瓚占領郡邑發動叛亂，把官吏全都殺掉了，因爲裴眘一向實行仁政，叛亂者互相告誡不許驚嚇殺害他，還命令人護送裴眘和妻子還鄉。貞觀年間，官職做到鄭縣令。

守真早孤，事母至孝，及母終，哀毀骨立，殆不勝喪。復事寡姊及兄甚謹，閨門禮則，士友所推。初舉進士，及應八科舉，累轉乾封尉，屬永淳初關中大饑，守真盡以祿俸供姊及諸甥，身及妻子粗糲不充，初無倦色。尋授太常博士。

裴守真早年喪父，侍奉其母極爲孝順，其母去世後，他因悲哀而使身體瘦損異常，幾乎不能完成服喪之事。又侍奉寡姊和兄很恭敬，閨門視爲禮儀典範，士人和朋友都很推重他。起初考中進士，當考中八科後，幾次轉任乾封縣尉，適逢永淳初年關中發生嚴重饑荒，裴守真把俸禄全部用來供給其姊和諸甥，自己和妻子却連粗米都吃不飽，而一點也没有倦色。不久授任太常博士。

守真尤善禮儀之學，當時以爲稱職。高宗時封嵩山，詔禮官議射牲之事，守真奏曰："據《周禮》及《國語》，郊祀天地，天子自射其牲。漢武唯封太山，令侍中儒者射牲行事。至於餘祀，亦無射牲之文。但親舂射牲，雖是古禮，久從廢省。據封禪祀禮，日未明十五刻，宰人以鸞刀割牲，質明而行事。比鸞駕至時，宰牲總畢，天皇唯奠玉酌獻而已。今祀前一日射牲，事即傷早；祀日方始射牲，事又傷晚。若依漢武故事，即非親射之儀，事不可行。"

裴守真特别擅長禮儀之學，當時人都認爲他很稱職。高宗時封嵩山，下詔命令禮官商議射牲之事，裴守真上奏説："據《周禮》和《國語》記載，在郊外祭祀天地時，天子要親手射殺他用來祭祀用的牲畜。漢武帝衹是在封泰山時，命令侍中儒生執行射牲之事。至於其餘的祭祀，也就没有射牲的文字記載了。衹是天子親自去射牲，雖然是古代的禮儀，却久已廢除了。據封禪祀禮，天未放明前十五刻，宰人用鸞刀切割牲畜，天剛亮時就進行工作。當鸞駕來到時，宰牲工作就已經全部結束了。天皇衹是獻玉和酌酒進獻而已。如今在祭祀前一天射牲，事情就嫌太早；在祭祀當天纔開始射牲，事情又嫌太晚。如果依從漢武帝故事，就不算是親手射牲的禮儀，這事不能進行。"

又《神功破陣樂》、《功成慶善樂》二舞每奏，上皆立對，守真又議曰："竊唯二舞肇興，謳吟攸屬，贊九功之茂烈，叶萬國之歡心。義均《韶》、《夏》，用兼賓祭，皆祖宗盛德，而子孫享之。詳覽傳記，未有皇王立觀之禮。况升中大事，華夷畢

又《神功破陣樂》、《功成慶善樂》兩個舞蹈每次演出時，皇上都要站立觀看，裴守真又議論説："我以爲這兩個舞的始興，是謳歌吟咏之類，用來贊頌九功的盛大顯赫，和洽萬國的歡心。其義可以調和《韶》、《夏》，還能兼作迎賓和祭祀之用，這都是祖宗的盛德，而子孫來享用它。詳細查閲有關傳記，没有皇上站着觀看的禮儀。况

集，九服仰垂拱之安，百蠻懷率舞之慶。甄陶化育，莫匪神功，豈於樂舞，别申嚴敬。臣等詳議，奏二舞時，天皇不合起立。”時并從守真議。會高宗不豫，事竟不行。及高宗崩，時無大行凶儀，守真與同時博士韋叔夏、輔抱素等討論舊事創爲之，當時稱爲得禮之中。

且祭天上告成功這樣的大事，華人夷族都彙集在一起，九服之民都景仰皇上無爲而治的安定局面，百蠻都心懷相率起舞的喜慶心情。推行教化進行培育，没有不是帝王神一般的功績的，怎麼能對於樂舞，另外表示敬重呢。臣等經過審慎地商議，認爲演此二舞時，天皇不應起立。”當時人都贊同裴守真的建議。適逢高宗有病，所議之事終於未能實行。當高宗崩，當時没有皇帝去世所用的禮儀，裴守真和與他同時的博士韋叔夏、輔抱素等人討論過去的事例創制這種禮儀，當時人都稱許禮法合用。

守真天授中爲司府丞，則天特令推究詔獄，務存平恕，前後奏免數十家。由是不合旨，出爲汴州司録，累轉成州刺史。爲政不務威刑，甚爲人吏所愛。俄轉寧州刺史，成州人送出境者數千人。長安中卒。

裴守真在天授年間任司府丞，武則天特别命令他追究被詔令逮捕入獄者的案情，他致力於保持公允寬仁，先後上奏請求赦免的有幾十家。因此不符合武則天的旨意，出任汴州司録，幾次轉任成州刺史。他施政不致力於嚴厲的刑罰，深受百姓和官吏的愛戴。不久改任寧州刺史。成州人送他出境的有幾千人。他在長安年間去世。

子子餘，事繼母以孝聞。舉明經，累補鄠縣尉。時同列李朝隱、程行諶皆以文法著稱，子餘獨以詞學知名。或問雍州長史陳崇業，子餘與朝隱、行諶優劣，崇業曰：“譬如春蘭秋菊，俱不可廢也。”景龍中，爲左臺監察御史。時涇、岐二州有隋代蕃户子孫數千家，司農卿趙履温奏，悉没爲官户奴婢，仍充賜口，以給貴幸。子餘以爲官户承恩，始爲蕃户，又是子孫，不可抑之爲賤，奏劾其事。時履温依附宗楚客等，與子餘廷對曲直。子餘詞色不撓，履温等詞屈，從子餘奏爲定。開元初，累遷冀州刺史，政存寬惠，人吏稱之。又爲岐王府長史，加銀青光禄大夫。十四年卒，謚曰孝。子餘居官清儉，友愛諸兄弟。兄弟六人，皆有志行。次弟巨卿，衛尉卿；耀卿，别有傳。

其子名子餘，侍奉繼母以孝順聞名。考中明經，幾次補任鄠縣尉。當時同事李朝隱、程行諶都以文法著稱，裴子餘惟獨以詞學知名。有人問雍州長史陳崇業，裴子餘和李朝隱、程行諶誰優誰劣，陳崇業説：“就像春蘭和秋菊一樣，都不可偏廢。”景龍年間，任左臺監察御史。當時涇、岐二州有隋代藩户的子孫數千家，司農卿趙履温上奏，建議全部没收做官户奴婢，仍然充當被賞賜用的人口，用來供給皇上所親近的權貴。裴子餘認爲官户承恩遇赦後，纔成爲藩户，又是子孫，不能貶抑成藩户，就上奏彈劾此事。當時趙履温依附宗楚客等人，和裴子餘在朝廷上當衆辯論是非。裴子餘言詞和容色都不屈服，趙履温等人言詞窮盡，就依從裴子餘的上奏爲定論。開元初年，幾次升任冀州刺史，他施政保持寬厚和給人恩惠的作風，百姓和官吏都稱許他。又任岐王府長史，加銀青光禄大夫。開元十四年去世，謚號孝。裴子餘爲官清廉儉樸，對諸兄弟很友愛。兄弟六人，都有志向和操守。次弟名巨卿，任衛尉卿；裴耀卿，另外有傳。

李日知

李日知，鄭州 滎陽人也。舉進士。天授中，累遷司刑丞。時用法嚴急，日知獨寬平無冤濫。嘗免一死囚，少卿胡元禮請斷殺之，與日知往復至于數四，元禮怒曰："元禮不離刑曹，此囚終無生理。"答曰："日知不離刑曹，此囚終無死法。"因以兩狀列上，日知果直。

李日知，是鄭州 滎陽人。考中進士。天授年間，幾次升任司刑丞。當時用法很嚴厲，衹有李日知寬厚平和没有冤屈和濫施刑罰的行爲。他曾赦免一個死囚，少卿胡元禮請求裁斷殺掉他，和李日知往返争執達三四次之多，胡元禮發怒説："元禮衹要不離開負責刑事的官署，這個囚犯就永遠不會有生存的道理。"李日知回答説："日知衹要不離開負責刑事的官署，這個囚犯就永遠不會判死刑。"於是兩個狀子一起送上去，李日知果然正確。

神龍初，爲給事中。日知事母至孝，時母老，嘗疾病，日知取急調侍，數日而鬢髮變白。尋加朝散大夫。其母未受命婦邑號而卒，將葬發引，吏人賫告身而至，日知於路上即時殞絶，久之乃蘇。左右皆哀慟，莫能仰視。巡察使、衛州司馬路敬潛將聞其孝悌之迹，使求其狀，日知辭讓不報。服闋，累遷黄門侍郎。

神龍初年，任給事中。李日知侍奉其母非常孝順，當時其母年老了，曾患病，李日知請假侍養，數日而鬢髮變白。不久加朝散大夫。其母没有得到命婦邑號就去世了，將要牽引柩車去埋葬時，官吏帶着告身來到了，李日知頓時就昏死在路上，很久纔蘇醒過來。左右都痛哭起來，不敢仰視他。巡察使、衛州司馬路敬潛想上報他孝悌的事迹，讓人來訪求他的情况，李日知推辭不上報。服喪結束後，幾次升任黄門侍郎。

時安樂公主池館新成，中宗親往臨幸，從官皆預宴賦詩，日知獨存規誡，其末章曰："所願暫思居者逸，莫使時稱作者勞。"論者多之。

當時安樂公主的池苑館舍新建成，中宗親自前往臨幸，跟從的官員都入宴賦詩，衹有李日知的是規勸告誡，其末章説："我所希望的是少想居住者的安逸，不要讓當世的人説勞動者辛勞。"議論的人認爲他説得好。

景雲元年，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轉御史大夫，知政事如故。明年，進拜侍中。先天元年，轉刑部尚書，罷知政事。頻乞骸骨，請致仕，許之。初，日知將有陳請，而不與妻謀，歸家而使左右飾裝，將出居别業。妻驚曰："家産屢空，子弟名宦未立，何爲遽辭職也？"日知曰："書生至此，已過本分。人情無厭，若恣其心，是無止足之日。"及歸田園，不事産業，但葺構池亭，多引後進，與之談宴。開元三年卒。

景雲元年，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後改任御史大夫，仍兼宰相。第二年，進拜侍中。先天元年，改任刑部尚書，罷免兼宰相之職。多次以年老請求退休，朝廷答應了他。起初，李日知將有陳請，而不和其妻商議，回家後而讓左右收拾行裝，將遷出到别墅居住。妻驚訝地説："家産無所有，子弟還没有樹立名聲和官位，爲什麼着急辭職呀"？李日知説："書生達到如今的境遇，已經超過本分了。人的欲望都是貪而無厭的，如果放縱他們的欲望，就没有終止和滿足的時候。"當回到田園中，不從事産業，衹修築池亭，招引的大多是晚輩，與他們一起宴飲聚談。開元三年時去世。

初，日知以官在權要，諸子弟年

當初，李日知因官職在權貴顯要的位置上，

纔總角，皆結婚名族，時議以爲失禮之中。卒後，少子伊衡，以妾爲妻，費散田宅，仍列訟諸兄，家風替矣。

諸子弟還未成年，就都和豪門勢族結婚了，當時人的議論以爲不合禮儀。李日知死後，少子李伊衡，用妾做妻，耗散田宅，還和諸兄訴訟，家風就此衰敗了。

崔沔

崔沔，京兆長安人，周隴州刺史士約玄孫也。自博陵徙關中，世爲著姓。父皚，庫部員外郎、汝州長史。沔淳謹，口無二言，事親至孝，博學有文詞。初應制舉，對策高第。俄被落第者所援，則天令所司重試，沔所對策，又工於前，爲天下第一，由是大知名。再轉陸渾主簿。秩滿調選，吏部侍郎岑羲深賞重之，謂人曰："此今之郄詵也。"特表薦擢爲左補闕，累遷祠部員外郎。沔爲人舒緩，訥於造次，當官正色，未嘗撓沮。

崔沔，是京兆府長安縣人，周隴州刺史崔士約的玄孫。從博陵遷移到關中，世代都是名門望族。其父名皚，曾任庫部員外郎、汝州長史。崔沔質樸謹慎，口中沒有虛假的話，侍奉父母非常孝順，博學有文詞之才。起初參加廷試，對策成績優秀。不久被落第者所誣陷，武則天命令有關部門重新考試，崔沔所作的對策，比以前的更好，被認爲是天下第一，因此在當時很出名。又改任陸渾縣主簿。任職期滿後調任他職，吏部侍郎岑羲非常賞識器重他，對人說："這是當今的郄詵呀。"奏請破格提拔任左補闕，幾次升任到祠部員外郎。崔沔爲人安詳徐緩，倉猝間言談很困難。正色面對官吏，未曾屈服過。

睿宗時，徵拜中書舍人。時沔母老疾在東都，沔不忍捨之，固請閑官，以申侍養，由是改爲虞部郎中。無何，檢校御史中丞。時監察御史宋宣遠，恃盧懷慎之親，頗犯法，沔舉劾之。又姚崇之子光祿少卿彝，留司東都，頗通賓客，廣納賄賂，沔又將按驗其事。姚、盧時在政事，遽薦沔有史才，轉爲著作郎，其實去權也。

睿宗時，徵入拜授中書舍人。當時崔沔母年老有病住在東都，崔沔不忍離開她，堅持請求授以閑官，以便侍養其母，因此改任虞部郎中。不久，任檢校御史中丞。當時監察御史宋宣遠，依仗自己是盧懷慎的親戚，總是犯法，崔沔就列舉罪狀彈劾他。還有姚崇之子光祿少卿姚彝，留司東都，很能串通賓客，廣受賄賂，崔沔又將查驗他的事情。姚崇、盧懷慎當時正在主持政事，趕忙推薦說崔沔有撰史之才，改任著作郎，其實是除去他的權力。

開元七年，爲太子左庶子。母卒，哀毀逾禮，常於廬前受吊，賓客未嘗至於靈座之室，謂人曰："平生非至親者，未嘗升堂入謁，豈可以存亡而變其禮也。"中書令張說數稱薦之。服闋，拜中書侍郎。或謂沔曰："今之中書，皆是宰相承宣制命。侍郎雖是副貳，但署位而已，甚無事也。"沔曰："不然。設官分職，上下相維，各申所見，方爲濟理。豈可俯默偷安，而爲懷祿士也！"自是每有

開元七年，任太子左庶子。其母去世後，他因悲傷而使身體毀損守喪超過常禮，經常在守喪的小屋前接受吊唁，賓客未曾走到設有靈位的室內，他對人說："平生不是特別親近的人，未曾登堂去進見母親，怎麼可以因爲存亡的變化而改變以往的禮儀呢。"中書令張說屢次稱許推薦他。守喪結束後，拜授中書侍郎。有人對他說："如今的中書，都是宰相宣讀皇帝制書任命的，侍郎雖然是副職，衹是署個名而已，沒有什麼事情可做。"崔沔說："不是這樣。設立官署區分職位，上下互相維係，各自申明見解，纔是協助治理。

制敕及曹事，沔多所異同，張説頗不悦焉。尋出爲魏州刺史，奏課第一，徵還朝廷，分掌吏部十銓事。以清直，歷秘書監、太子賓客。

怎麽可以低頭不語去貪圖安逸，而成爲留戀爵位的人呢！”從此每有詔書和官署中的事情，崔沔經常表示不同的意見，張説對此很不高興。不久出任魏州刺史，朝廷考績獲第一，徵召返回朝廷，分管吏部十銓事。因爲清廉正直，歷任秘書監、太子賓客。

二十四年，制令禮官議加籩豆之數及服制之紀。太常卿韋縚奏請加宗廟之奠，每坐籩豆各十二。外祖服請加至大功九月，舅服加至小功五月，堂姨、堂舅、舅母服請加至袒免。時又令百官詳議可否。沔建議曰：

竊聞識禮樂之情者能作，達禮樂之文者能述。述作之義，聖賢所重；禮樂之本，古今所崇。變而通之，所以久也。所謂變者，變其文也；所謂通者，通其情也。祭祀之興，肇於太古，人所飲食，必先嚴獻。未有火化，茹毛飲血，則有毛血之薦；未有麯糵，污樽抔飲，則有玄酒之奠。施及後王，禮物漸備，作爲酒醴，伏其犧牲，以致馨香，以極豐潔，故有三牲八簋之盛，五齊九獻之殷。然以神道至玄，可存而不可測也；祭禮主敬，可備而不敢廢也。是以血腥爓熟，玄樽犧象，靡不畢登於明薦矣。

然而薦貴於新，味不尚褻，雖則備物，猶存節制。故《禮》云：“天之所生，地之所長，苟可薦者，莫不咸在。”備物之情也。“三牲之俎，八簋之實，美物備矣；昆蟲之異，草木之實，陰陽之物備矣。”此則節制之文也。鉶俎、籩豆、簠簋、樽罍之實，皆周人之時饌也，其用通於

二十四年，皇帝命令禮官商議增加籩豆的數目和喪服制度的標準。太常卿韋縚上奏請求增加對宗廟的進獻，每坐籩豆各十二個。給外祖服喪請增加到大功九月，給舅服喪增加到小功五月，給堂姨、堂舅、舅母服喪請增加到袒衣免冠。當時又命令百官詳細商議可否，崔沔建議説：

聽説知道禮樂的精神的人就能創作，通曉禮樂形式的人就能傳述。創作和傳述的道理，爲聖賢所重視；禮樂的根本，爲古今所推崇。使禮樂變化而通達，是使它長久的原因。所説的變化，是改變禮樂的形式；所説的通達，是通達禮樂的精神。祭祀的興起，是從太古開始的，人要吃喝時，一定要首先奉獻。没有發明用火做熟食物的時代，人們茹毛飲血，就有了毛血的奉獻；没有發明酒的時代，人們鑿地代替水器用手掬水而飲，祭祀時就有了白水的進獻。實行到後來的君王，禮物逐漸完備，製作甜酒，伏獻牲畜，用來奉獻馨香的祭品，達到豐盛清潔的極致，所以有三牲八簋的豐盛，五齊九獻的富足。但因神道極爲玄妙，可以想念而不可以測知；祭禮注重的是恭敬，可以具備而不敢廢除。因此血腥和煮得半熟的肉，玄樽和犧象，無不都在祭祀時進獻。

然而進獻注重於新鮮，味道不崇尚褻美，雖然祭物完備，仍然要有節制。所以《禮》上説：“上天所産生的，大地所生長的，如果是可以進獻的東西，没有不都在進獻之列的。”這是祭物完備的精神。“俎上的三牲，八簋中的黍實，美好的東西都具備了；昆蟲的奇異，草木的果實，陰陽之物都具備了。”這是節制的形式。鉶俎、籩豆、簠簋、樽罍中的物品，都是周朝人當時的食

宴饗賓客。而周公制禮，咸與毛血玄酒同薦於先。晉中郎盧諶，近古之知禮、著《家祭禮》者也。觀其所薦，皆晉時常食，不復純用禮經舊文。然則當時飲食，不可闕於祭祀明矣，是變禮文而通其情也。

品，它的用途可以通用於宴請賓客。而周公制定的禮儀，都和毛血玄酒同時進獻給祖先。晉中郎盧諶，是近古的懂得禮儀、著有《家祭禮》的人。看他所進獻的，都是晉朝時通常的食物，不再單純用禮經舊文。既然這樣，那麽當時的飲食，在祭祀時是不可缺少的是很明白的了，這是變化禮的形式而通達禮的精神。

我國家由禮立訓，因時制範，考圖史於前典，稽周、漢之舊儀。清廟時享，禮饌畢陳，用周制也，而古式存焉；園寢上食，時膳具設，遵漢法也，而珍味極焉。職貢來祭，致遠物也；有新必薦，順時令也。苑囿之内，躬稼所收，蒐狩之時，親發所中，莫不割鮮擇美，薦而後食，盡誠敬也。若此至矣，復何加焉。但當申敕有司，祭如神在，無或簡怠，勖增虔誠。其進貢珍羞，或時物鮮美，考諸祠典，無有漏落。皆詳名目，編諸甲令，因宜而薦，以類相從。則新鮮肥濃，盡在是矣，不必加於籩豆之數也。至於祭器，隨物所宜。故太羹，古食也，盛於甄，甄，古器也；和羹，時饌也，盛於鉶，鉶，時器也。亦有古饌而盛於時器，故毛血盛於盤，玄酒盛於樽。未有薦時饌而追用古器者，由古質而今文，便於事也。雖加籩豆十二，未足以盡天下美物，而措諸清廟，有兼倍之名，近於侈矣。魯人丹桓宫之楹，又刻其桷，《春秋》書以“非禮”。御孫諫曰：“儉，德之恭也，侈，惡之大也。先君有恭德，而君納諸惡，無乃不可乎!”是不可以越禮而崇侈於宗廟也。又據《漢

我們國家是由禮樹立法則，依據時勢來制定規範，從圖史中考察以前的制度，稽考周、漢的舊儀。宗廟按四季祭祀，祭祀用的食品全部陳列出來，這是采用周朝的制度，而使古代的模式保存下來；在園寢進獻食品，把當時的膳食都陳列出來，這是遵循漢代的禮法，而使珍美的食味達到極致。用各地的貢物來祭祀；是奉獻遠方的物品；有新鮮的物品就一定要進獻，是順應時令。在苑囿之中，親身耕作的收穫，狩獵的時候，親手射中的獵物，没有不切割新鮮的選擇美好的物品，進獻以後再食用，這是盡忠誠恭敬之意。如果達到這一步，又有什麽可增加的呢。衹是應當告誡有司，祭祀時就如同有神在那裏一樣，不能有時簡慢懈怠，勉勵他們增加虔誠。進貢的珍美食品，有的是四季鮮美的物品，考察祭祀的制度，没有遺漏的東西。祭品都要詳列名目，編到法令中，依據時宜而進獻，祭品以類相從。那麽新鮮肥濃的祭品，就都盡在其中了，不必增加籩豆的數目。至於祭器，要隨物而宜，所以太羹，是古代的食物，盛在甄中，甄，是古代的容器；和羹，是現時的食物，盛在鉶中，鉶，是現時的容器。也有把古代的食物盛在現時的容器中的，因此毛血盛在盤中，玄酒盛在樽中。没有進獻現時的食物而追用古代的容器的，從古代的質樸到如今的文飾，就是爲了做事方便。雖然增加到十二個籩豆，也不足以盛盡天下的美物，而安放在宗廟中，有加倍的名聲，就近於奢侈了。魯國人用朱色漆桓宫的柱子，又雕刻桓宫的椽子，《春秋》

書·藝文志》，“墨家之流，出於清廟，是以貴儉”。由此觀之，清廟之不尚於奢，舊矣。太常所請，恐未可行。

上說是“不符合禮法”。御孫規勸說：“儉樸，是德所奉行的，奢侈，是罪惡中的大罪。先君恭敬有德行，而君却納入罪惡之中，恐怕不可以吧！”這是對宗廟不可以越禮而崇尚奢侈。又據《漢書·藝文志》，“墨家之流，出於清廟，因此注重儉樸”。由此看來，宗廟的不崇尚奢侈，是舊時就已有了。太常卿的請求，恐怕不可行。

又按太常奏狀“今酌獻酒爵，制度全小，僅未一合，執持甚難，不可全依古制，猶望稍須廣大”者。竊據禮文，有以小爲貴者，獻以爵，貴其小也。小不及制，敬而非禮，是有司之失其傳也。固可隨失厘正，無待議而後革。然禮失於敬，猶奢而寧儉，非大過也。未知今制，何所依準。請兼詳令式，據文而行。

又按太常奏狀上說“如今酌酒進獻用的酒爵，形制都小了，僅不滿一合，執拿很困難，不可完全依照古制，還是希望能稍稍擴大一些”。我依據禮文認爲，有以小爲貴的，用爵進獻，是貴在其小。小的達不到制度標準，雖然恭敬却不合禮儀，這是有司使舊制失傳。本來可以隨失而訂正，不用等待商議後再改變。但是由於恭敬而不合禮儀，與其奢侈而寧願儉樸，這不是大的過失。不知如今的制度，以什麼爲標準。請同時詳細地制定令式，以便依據條文辦事。

又按太常奏狀“外祖服請加至大功九月，舅服請加至小功五月，堂姨、堂舅、舅母請加至袒免”者。竊聞大道既隱，天下爲家，聖人因之，然後制禮。禮教之設，本於正家，家道正而天下定矣。正家之道，不可以貳，總一之義，理歸本宗。所以父以尊崇，母以厭降，豈亡愛敬，宜存倫序。是以內有齊斬，外服皆緦，尊名所加，不過一等，此先王不易之道。前聖所志，後賢所傳，其來久矣。昔辛有適伊川，見被髮而祭於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亡矣。”往修新禮，時改舊章，漸廣渭陽之恩，不遵洙、泗之典。及弘道之後，唐元之間，國命再移於外族矣。禮亡徵兆，倘或斯見，天人之際，可不戒哉！開元初，補

又按太常奏狀上說“給外祖服喪請求增加到大功九月，給舅服喪請求增加到小功五月，給堂姨、堂舅、舅母服喪增加到袒衣免冠”。我聽說大道隱没後，把國家當作一己一家所私有，聖人根據這種情況，然後制定了禮儀。禮教的設立，是以治家爲根本，家道正而天下就安定了。治家之道，不可以有兩個，統一的道義，理應歸於本宗。所以父因受到尊崇，而使母喪減服一年，怎麽能説是失去敬愛呢，這是理應保持次序。因此對內親有齊衰和斬衰，對外親服喪都用緦麻，尊名所能增加的，不過一等，這是先王不可改變的規定。前聖所記載的，後賢所傳述的，它們的由來很久了。過去辛有到伊川去，見到披散着頭髮在田野中祭祀的人，說：“不用一百年，這裏將要變成戎族了吧！因爲他們的禮儀早已消亡了。”過去制定新禮，經常修改舊章，漸漸增加渭陽之恩，不再遵循洙、泗之典。到弘道之後，和恢復唐朝之間，國家大權又移到外族手中了。禮儀

闕盧履冰嘗進狀論喪服輕重，敕令僉議。于時群議紛拏，各安積習，太常、禮部奏依舊定。陛下運稽古之明，特降別敕，一依古禮，事符典故，人知向方，式固宗盟，社稷之福。更圖異議，竊所未詳。

衰亡的徵兆，從這裏也許可以看到，天人之間，能不戒備嗎！開元初年，補闕盧履冰曾上奏狀論喪服輕重，詔令衆人商議。在當時衆議紛亂，各自安於積習，太常、禮部上奏要依從舊規。陛下運用研習古事的明智，下達特別詔令，一律依從古禮，事情符合典故，人們也知道了方向，鞏固了宗盟，這是社稷之福。再試圖異議，就不是我所清楚的了。

時職方郎中韋述、户部郎中楊伯成、禮部員外郎楊冲昌、監門兵曹劉秩等，亦建議與沔相符。俄又令中書門下參詳爲定。於是宗廟之典，籩豆每座各加至六，親姨舅爲小功，舅母加緦麻，堂姨至袒免，餘依舊定，乃下制施行焉。沔既善禮經，朝廷每有疑議，皆取決焉。二十七年卒，時年六十七，贈禮部尚書。

當時職方郎中韋述、户部郎中楊伯成、禮部員外郎楊冲昌、監門兵曹劉秩等，也和崔沔的建議相符。不久又命令中書門下參酌詳審後決定。於是宗廟的制度，籩豆每座各增加到六個，給親姨舅服喪爲小功，給舅母服喪加緦麻，給堂姨服喪到袒衣免冠爲止，其餘依從舊規，於是下詔施行這些規定。崔沔既然擅長禮經，朝廷每有疑議，就都取決於他的意見。開元二十七年去世，時年六十七歲，追贈禮部尚書。

陸南金 陸趙璧

陸南金，蘇州吴郡人也。祖士季，從同郡顧野王學《左氏傳》，兼通《史記》、《漢書》。隋末、爲越王侗記室兼侍讀。侗稱制，授著作郎。時王世充將行篡奪，侗不平之，謂士季曰："隋有天下三十餘載，朝廷文武，遂無烈者乎？"士季對曰："見危授命，臣之宿心。請因其啓事，便加手刃。"事頗泄，遂停士季侍讀。貞觀初，爲太學博士，兼弘文館學士，尋卒。

南金初爲奉禮郎。開元初，太常少卿盧崇道犯罪流嶺表，逃歸東都。時南金以母喪在家，崇道事急，假稱吊賓，造南金言其情，南金哀而納焉。崇道俄爲仇人所發，詔使侍御史王旭按其事，遂捕獲崇道，連引南金，旭遂繩以重法。

南金弟趙璧詣旭，自言藏崇道，請代兄死。南金固稱："弟實自誣，

陸南金，是蘇州吴郡人。其祖名士季，跟同郡顧野王學習《左氏傳》，兼通《史記》、《漢書》。隋朝末年，任越王楊侗記室兼侍讀。楊侗即位，授任著作郎。當時王世充將要篡奪帝位，楊侗對此感到不平，對陸士季説："隋朝擁有天下三十餘年，朝廷中的文武大臣，竟然没有剛烈的人嗎？"陸士季回答説："在危難時接受任命，是臣的宿願。請讓我利用向他陳述事情的機會，持刀殺掉他。"事情稍微泄露一些風聲，於是就停止陸士季侍讀。貞觀初年，任太學博士，兼弘文館學士，不久去世。

陸南金起初任奉禮郎。開元初年，太常少卿盧崇道犯罪流放到嶺表，逃回東都。當時陸南金因母喪在家，盧崇道事情緊急，就假稱吊唁的賓客，到陸南金家談他的情況，陸南金哀憐而收留了他。盧崇道不久被仇人告發，詔令侍御史王旭審查此事，於是抓獲盧崇道，牽連到陸南金，王旭就繩以重法。

陸南金弟陸趙璧去見王旭，説是自己藏匿的盧崇道，請替兄去死。陸南金堅持説："弟實際

身請當罪。”兄弟讓死，旭怪而問其故，趙璧曰：“兄是長嫡，又能幹家事。亡母未葬，小妹未嫁，自惟幼劣，生無所益，身自請死。”旭遂列上狀，上嘉其友義，并特宥之。南金由是大知名。南金頗涉經史，言行修謹，左丞相張説及宗人太子少保象先皆欽重之。累轉庫部員外郎，以疾，固辭不堪繁劇，轉爲太子洗馬。卒年五十餘。

是在自誣，我請求以身抵罪。”兄弟倆争着去死，王旭奇怪而詢問其中的緣故，陸趙璧説：“兄是嫡長子，又能幹家事。亡母没有埋葬，小妹没有嫁人，我自幼頑劣，活着没有什麽益處，所以自己請死。”王旭於是上奏這些情况，皇上贊許他倆的友義，把他們一起特赦了。陸南金由此非常知名。陸南金略涉經史，言行謹慎，左丞相張説和宗人太子少保陸象先都敬重他。幾次改任到庫部員外郎，因爲有病，堅持推辭説不能勝任繁重的工作，改任太子洗馬。死時五十餘歲。

張琇　張審素　張瑝

張琇者，蒲州解人也。父審素，爲巂州都督，在邊累載。俄有糾其軍中贓罪，敕監察御史楊汪馳傳就軍按之。汪在路，爲審素黨與所劫，對汪殺告事者，脅汪令奏雪審素之罪。俄而州人翻殺審素之黨，汪始得還。至益州，奏稱審素謀反，因深按審素，構成其罪，斬之，籍没其家。琇與兄瑝，以年幼坐徙嶺外。尋各逃歸，累年隱匿。汪後累轉殿中侍御史，改名萬頃。

張琇，是蒲州解縣人。父名審素，任巂州都督，在邊塞多年。忽然有人舉告他在軍中貪污受賄的罪過，詔令監察御史楊汪乘驛站車馬急馳到軍中審查他，楊汪在路上，被張審素的黨羽劫持，當着楊汪殺掉告發者，脅迫楊汪命令他上奏昭雪張審素的罪名。不久州人反過來殺掉張審素的黨羽，楊汪纔得以回去。到了益州，上奏説張審素謀反，於是深入審查張審素，編造他的罪名，殺掉了他，將其家人没爲官奴婢。張琇和兄張瑝，因年幼坐罪遷移到嶺外。不久各自逃回來，隱匿多年。楊汪後來幾次改任殿中侍御史，改名萬頃。

開元二十三年，瑝、琇候萬頃於都城，挺刃殺之。瑝雖年長，其發謀及手刃，皆琇爲之。既殺萬頃，繫表於斧刃，自言報仇之狀。便逃奔，將就江外，殺與萬頃同謀構父罪者。行至氾水，爲捕者所獲。時都城士女，皆矜琇等幼稚孝烈，能復父仇，多言其合矜恕者。中書令張九齡又欲活之。裴耀卿、李林甫固言：“國法不可縱報仇。”上以爲然，因謂九齡等曰：“復仇雖禮法所許，殺人亦格律具存。孝子之情，義不顧命，國家設法，焉得容此。殺之成復仇之志，赦之虧律格之條。然道路喧議，故須告示。”乃下敕曰：“張瑝等兄弟同殺，推問款承。律有正條，俱各至死。近

開元二十三年，張瑝、張琇在都城等候楊萬頃，拔刀殺了他。張瑝雖然年長，但發起謀劃和親手殺人，都是張琇幹的。殺掉楊萬頃後，他們把表文繫在斧刃上，自述報仇的情况。就逃跑了，將去江外，刺殺和楊萬頃同謀給其父編造罪名的人。走到氾水，被追捕者抓獲。當時都城的士女，都憐憫張琇等年幼孝烈，能報父仇，大多數人都説他們應受到憐憫和寬恕。中書令張九齡也想免去他們死罪。裴耀卿、李林甫堅持説：“國法不能縱容報仇。”皇上認爲很對，於是對張九齡等人説：“報仇雖然是禮法所允許的，而殺人抵罪也是法律條令都有的。孝子之心，取義而不顧命，國家設有法律，怎能容忍這樣做。殺了他們可以成全他們的報仇之志，赦免了他們就有損於法律條令。然而路人紛雜議論，所以必須告示百姓。”於是下敕説：“張瑝等兄弟一同殺人，

聞士庶，頗有喧詞，矜其爲父復仇，或言本罪冤濫。但國家設法，事在經久，蓋以濟人，期於止殺。各申爲子之志，誰非徇孝之夫，展轉相繼，相殺何限。咎繇作士，法在必行；曾參殺人，亦不可恕。不能加以刑戮，肆諸市朝，宜付河南府告示决殺。"

經推究審問已經服罪。法律有正式條文，兩個人都應被處死。近來聽到士民中間，很有一些紛雜的議論，憐憫他們爲父報仇，有人説本案判罪冤濫。但是國家設立法律，目的在於能長久執行，用法律來幫助人，以期能阻止殺戮。每個人都申明這是做兒子的志向，可誰不是以身徇孝的男人，互相輾轉仿效，那互相殺戮還有什麽限度。咎繇做法官時，法令存在就一定要施行；曾參殺了人，也不可寬恕。不能加以刑戮，陳尸在市集上，而交付河南府告示百姓後杖死。"

瑝、琇既死，士庶咸傷愍之，爲作哀誄，榜於衢路。市人斂錢，於死所造義井，并葬瑝、琇於北邙，又恐萬頃家人發之，并作疑冢數所。其爲時人所傷如此。

張瑝、張琇死後，士民都哀憐他們，給他們寫了表示哀悼的誄文，張貼在街道上。市民們聚錢，在他們死去的地方挖造義井，并把張瑝、張琇埋葬在北邙，又恐怕楊萬頃家人發掘，同時作了幾個疑冢。他們被當時人哀憐到這等地步。

梁文貞　李處恭　張義貞　呂元簡

梁文貞，虢州閿鄉人。少從征役，比回而父母皆卒。文貞恨不獲終養，乃穿壙爲門，磴道出入，晨夕灑掃其中。結廬墓側，未嘗暫離。自是不言三十年，家人有所問，但畫字以對。其後山水衝斷驛路，更於原上開道，經文貞墓前。由是行旅見之，遠近莫不欽嘆。有甘露降塋前樹，白兔馴擾，鄉人以爲孝感所致。開元初，縣令崔季友刊石以紀之。十四年，刺史許景先奏："文貞孝行絶倫，泣血廬墓三十餘年，請宣付史官。"是歲，御史大夫崔隱甫廷奏："恒州鹿泉人李處恭、張義貞兩家祖父，自國初已來，異姓同居，至今三代，百有餘年。又青州北海人呂元簡，四代同居，至所畜牛馬羊狗，皆異母共乳。請加旌表，仍編入史館。"制皆許之。

梁文貞，是虢州閿鄉人。年輕時服兵役，到回來時父母都已去世。梁文貞遺憾不能奉養送終，於是打通墓穴作門，修石階以便出入，早晚在裏面灑掃。在墓旁建小屋守喪，未曾暫且離開過。從此三十年不説話，家裏人有什麽問題，衹畫字來回答。後來由於山洪冲斷驛路，另在原上開路，而路經過梁文貞父母墓前。因此行人得以見到他，遠近没有人不欽佩贊嘆的。有甘露降落在塋前的樹上，白兔馴服，鄉人以爲是孝行引起的感應造成的。開元初年，縣令崔季友刻石來記載他的事迹。十四年，刺史許景先上奏説："梁文貞孝行絶倫，在墓廬中悲泣了三十餘年，請把他的事迹宣付給史官。"這一年，御史大夫崔隱甫在朝廷上奏説："恒州鹿泉人李處恭、張義貞兩家祖父，自建國初年以來，異姓同居，至今三代，已一百餘年。又有青州北海人呂元簡，四代同居，以致所畜養的牛馬羊狗，都是異母共乳。請加以旌表，再編入史館中。"皇上都答應了。

崔衍

崔衍，左丞倫之子。繼母李氏，不慈於衍。衍時爲富平尉，倫使于吐蕃，久方歸，李氏衣弊衣以見倫。倫

崔衍，是左丞崔倫之子。繼母李氏，對崔衍不慈善。崔衍當時任富平縣尉，崔倫出使到吐蕃，很久纔回來，李氏穿着破衣服來見崔倫。崔

問其故，李氏稱："自倫使于蕃中，衍不給衣食。"倫大怒，召衍責詬，命僕隸拉于地，袒其背，將鞭之。衍涕泣，終不自陳。倫弟殷，聞之趨往，以身蔽衍，杖不得下。因大言曰："衍每月俸錢，皆送嫂處，殷所具知，何忍乃言衍不給衣食！"倫怒乃解。由是倫遂不聽李氏之譖。及倫卒，衍事李氏益謹。李氏所生子郃，每多取子母錢，使其主以契書徵負于衍。衍歲爲償之，故衍官至江州刺史，而妻子衣食無所餘。

倫問她原因，李氏聲稱："自從崔倫出使到吐蕃中，崔衍不供給衣食。"崔倫大怒，召來崔衍責罵，命令僕人把他拉到地上，袒露他的後背，將要鞭打他。崔衍哭了，却始終不自己陳述内情，崔倫弟崔殷，聞訊後趕緊前往，用身體遮住崔衍，使棍棒不能落下。於是大聲説："崔衍每月的俸錢，都送到我嫂那裏，我都知道的，怎麽忍心却説崔衍不供給衣食呢！"崔倫的怒氣這纔緩解。從此崔倫就不聽信李氏的譖言了。當崔倫去世，崔衍侍奉李氏更加恭敬。李氏所生子崔郃，經常借高利貸，讓債主用契書向崔衍索還。崔衍每年都償付給他們，所以崔衍官職做到江州刺史，而妻子兒女的衣食没有富餘。

後歷蘇、虢二州刺史。虢居陝、華二州之間，而税重數倍。其青苗錢，華、陝之郊，畝出十有八；而虢之郊，每徵十之七。衍乃上其事，時裴延齡領度支，方務聚斂，乃紿衍以前後刺史無言者。衍又上陳人困曰："臣所治多是山田，且當郵傳衝要，屬歲不登，頗甚流離。舊額賦租，特望蠲減。臣伏見比來諸郡論百姓間事，患在長吏因循不爲申請，不詣實，不患朝廷不矜放。有以不言受譴者，未有言而獲罪者。陛下拔臣牧大郡，委臣撫疲民，臣所以不敢顧望，苟求自安，敢罄狂瞽，上干聖覽。"帝以衍詞理切直，乃特敕度支，令減虢州青苗錢。

後來歷任蘇、虢二州刺史。虢州地處陝、華二州之間，而税却重了幾倍。其中的青苗錢，在華、陝二州之郊，每畝出十八錢；而在虢州之郊，每畝徵收十分之七。崔衍就上奏此事，當時裴延齡主持度支，正致力於聚斂財税，於是欺騙崔衍説在他前後的刺史没有有意見的。崔衍又上奏陳述百姓的困難説："臣所治理的地區大多是山田，并且正處在郵傳要道上，適逢歉收，百姓流離失所的很多。過去規定的賦租，非常希望能够減免。臣看到近來諸郡議論民事，患在官吏不替百姓申請，不反映真實情况，不患朝廷不減免。有因不進言而受到譴責的，没有因進言而得罪的。陛下提拔臣去治理大郡，委派臣去安撫疲苦的百姓，臣因此不敢觀望，苟求自己安寧，敢盡悖理之言，冒犯聖覽。"皇帝認爲他詞理中肯直率，於是特别敕令度支，下令削減虢州的青苗錢。

遷宣歙池觀察使，政務簡便，人頗懷之。其所擇從事，多得名流。時有位者待賓僚率輕傲，衍獨加禮敬，幕中之士，後多顯達。貞元中，天下好進奉以結主恩，徵求聚斂，州郡耗竭，韋臯、劉贊、裴肅爲之首。贊死而衍代其位，衍雖不能驟革其弊，居宣州十年，頗勤儉，府庫盈溢。及穆贊代衍，宣州歲饉，遂以錢

他升任宣歙池觀察使，政務簡便，人們都很感念他。他所選擇的屬下官員，大多是名流。當時有權位者對待賓僚都很輕率傲慢，衹有崔衍很禮遇恭敬，幕中之士，以後大多顯赫發達。貞元年間，天下官吏喜歡在税收之外進奉錢財以便巴結皇上獲得恩寵，州郡財力都被耗盡了，爲首的有韋臯、劉贊、裴肅。劉贊死後而崔衍代替他的官位，崔衍雖然不能突然改變過去的弊病，在宣州十年，還是很勤儉的，府庫也充實。當穆贊

四十二萬貫代百姓稅，故宣州人不至流散。貞元二十一年，詔加工部尚書。

代替崔衍時，宣州發生饑荒，於是用錢四十二萬貫代替百姓納稅，因此宣州人不至於流散。貞元二十一年，詔加工部尚書。

丁公著

丁公著，字平子，蘇州吳郡人。祖㚟，父緒，皆不仕。公著生三歲，喪所親。七歲，見鄰母抱其子，哀感不食，因請於父，絶粒奉道，冀其幽贊，父憫而從之。年十七，父勉令就學。年二十一，《五經》及第。明年，又通《開元禮》，授集賢校書郎。秩未終，歸侍鄉里，不應請辟。居父喪，躬負土成墳，哀毁之容，人爲憂之，里閭聞風，皆敦孝悌。觀察使薛苹表其行，詔賜粟帛，旌其門閭。淮南節度使李吉甫慕其才行，薦授太子文學，兼集賢殿校理。吉甫自淮南入相，延薦其行，即日授右補闕。遷集賢直學士，尋授水部員外郎，充皇太子及諸王侍讀。著《皇太子及諸王訓》十卷。轉駕部員外，仍兼舊職。

丁公著，字平子，是蘇州吳郡人。祖名㚟，父名緒，都没有做官。丁公著三歲時，喪母。七歲時，見到鄰家母親抱着她的兒子，哀傷得不吃東西，於是向其父請求，絶食奉道，希望暗中能得到神明佐助，父親憐憫他而答應了他。十七歲時，其父勉勵他進行學習。二十一歲時，考中《五經》科。第二年，又通過《開元禮》考試。授任集賢校書郎。任期未滿，就回到鄉里侍奉父親，不再應召出仕。爲父守喪，親自背土成墳，因哀傷而毁損的容顔，使人們替他憂慮，鄉里聽説他的事迹，都勉勵孝悌。觀察使薛苹上奏他的孝行，下詔賜他粟帛，旌表他的門閭。淮南節度使李吉甫愛慕他的才能和品行，推薦他任太子文學，兼集賢殿校理。李吉甫從淮南入朝做宰相，在朝廷上推薦他的品行，當天就授任右補闕。遷任集賢直學士，不久授任水部員外郎，充皇太子及諸王侍讀。著《皇太子及諸王訓》十卷。轉任駕部員外，仍兼舊職。

穆宗即位，未及聽政，召居禁中，詢訪朝典，以宰相許之。公著陳情，詞意極切，超授給事中，賜紫金魚袋。未幾，遷工部侍郎，仍兼集賢殿學士，寵青宫之舊也。知吏部選事。公著知將欲大用，以疾辭退，因求外官，遂授浙江西道都團練觀察使。二年，授河南尹。皆以清静爲理。改尚書右丞，轉兵部、吏部侍郎，遷禮部尚書、翰林侍講學士。上以浙西災寇，詢求良帥，命檢校户部尚書領之。詔賜米七萬石以賑給，浙民賴之。改授太常卿，以疾請歸鄉里，未至而終，年六十四。贈右僕射，廢朝一日。著《禮志》十卷。

穆宗即位後，還没有來得及聽政，就把他召到宫中，詢問朝典，許諾把宰相官位授給他。丁公著陳訴衷情，詞意非常懇切，破格授任給事中，賜紫金魚袋。不久，遷任工部侍郎，仍兼集賢殿學士，這是皇上對自己做太子時的故人的恩寵。知吏部選事。丁公著知道皇上將要重用自己，就用有病來辭退，因此請求出外做官，於是授任浙江西道都團練觀察使。長慶二年，授任河南尹。都以清静來治理。改任尚書右丞，轉任兵部、吏部侍郎，升任禮部尚書、翰林侍講學士。皇上因爲浙西鬧災荒和寇患，尋求良帥，命令他以檢校户部尚書的身份去主持。下詔賜米七萬石用來救濟，浙西百姓很仰賴他。改授太常卿，因病請求回鄉，未到家而去世，享年六十四歲。追贈右僕射，停止朝會一天。著有《禮志》十卷。

公著清儉守道，每得一官，未嘗不憂色滿容。年四十四喪室，以至終

丁公著清廉儉樸遵守道義，每得到一個官職，未曾不滿臉憂慮之色。四十四歲時喪妻，一

身，無妓妾聲樂之好。凶問至日，中外痛惜之。

直到去世，没有妓妾聲樂之好。死訊傳來的時候，朝廷内外都爲他感到痛惜。

羅讓

羅讓，字景宣。祖懷操。父珦，官至京兆尹。讓少以文學知名，舉進士，應詔對策高等，爲咸陽尉。丁父憂，服除，尚衣麻茹菜，不從四方之辟者十餘年。李鄘爲淮南節度使，就其所居，請爲從事。除監察御史，轉殿中，歷尚書郎、給事中，累遷至福建觀察使、兼御史中丞，甚著仁惠。有以女奴遺讓者，讓問其所因，曰："本某等家人。兄姊九人，皆爲官所賣，其留者唯老母耳。"讓慘然，焚其券書，以女奴歸其母。入爲散騎常侍。未幾，除江西都團練觀察使、兼御史大夫。年七十一卒。贈禮部尚書。

羅讓，字景宣。祖名懷操。父名珦，官位做到京兆尹。羅讓年輕時以文學知名，考中進士科，應詔對策成績優秀，任咸陽縣尉。爲父親守喪，服喪結束後，仍然披麻吃素，不應四方徵召達十餘年。李鄘任淮南節度使時，到他所住的地方，請他出任從事。授監察御史，轉任殿中侍御史，歷任尚書郎、給事中，幾次升任做到福建觀察使、兼御史中丞，仁慈惠愛很顯著。有人把女奴送給羅讓，羅讓問其來歷，其人曰："她本是某某人的家人。兄姊九人，都被官府所賣，留下的衹有老母而已。"羅讓很悲傷，燒掉她的賣身契，把女奴歸還其母。召入任散騎常侍。不久，授江西都團練觀察使、兼御史大夫。七十一歲時去世。追贈禮部尚書。

子劭京，字子峻，進士擢第，又登科。讓再從弟詠。詠子劭權，字昭衡，進士擢第。劭京、劭權知名於時，并歷清貫。

子名劭京，字子峻，考中進士，又登科。羅讓堂弟名詠。羅詠子名劭權，字昭衡，考中進士。羅劭京、羅劭權在當時很知名，都做過清貴的官職。

贊曰：麒麟鳳凰，飛走之類。唯孝與悌，亦爲人瑞。表門賜爵，勸乃錫類。彼禽者梟，傷仁害義。

贊曰：麒麟鳳凰，都是飛禽走獸中的祥瑞。孝和悌，也是人事方面的吉祥徵兆。旌表門閭賞賜官爵，在於誘導衆人。那些梟一樣的禽類，衹會做傷害仁義的事。

舊唐書卷一百八十九(上)

列傳第一百三十九(上)

儒學(上)

徐文遠　陸德明　曹憲 許淹 李善 公孫羅(附)
歐陽詢 (子)通　朱子奢　張士衡　賈公彥 李玄植(附)
張後胤　蓋文達 (宗人)文懿　谷那律　蕭德言
許叔牙 (子)子儒　敬播　劉伯莊 (子)之宏　秦景通　羅道琮

古稱儒學家者流，本出於司徒之官，可以正君臣，明貴賤，美教化，移風俗，莫若於此焉。故前古哲王，咸用儒術之士，漢家宰相，無不精通一經，朝廷若有疑事，皆引經决定，由是人識禮教，理致升平。近代重文輕儒，或參以法律，儒道既喪，淳風大衰，故近理國多劣於前古。自隋氏道消，海内版蕩，彝倫攸斁，戎馬生郊，先代之舊章，往聖之遺訓，掃地盡矣。

及高祖建義太原，初定京邑，雖得之馬上，而頗好儒臣。以義寧三年五月，初令國子學置生七十二員，取三品已上子孫；太學置生一百四十員，取五品已上子孫；四門學生一百三十員，取七品已上子孫。上郡學置生六十員，中郡五十員，下郡四十員。上縣學并四十員，中縣三十員，下縣二十員。武德元年，詔皇族子孫及功臣子弟，於秘書外省别立小學。

二年，詔曰：

古人稱之爲儒學家的，本是出自司徒之官，用來糾正君臣，明辨貴賤，完善教育，移風易俗，没有什麼學派能像儒學家這樣起作用。所以古代的哲王，都起用儒術之士，漢朝的宰相，没有不精通一種經書的，朝廷如果有疑難之事，都要引用經書來做出決定，因此人人懂得禮教，天下治理達到升平。近代重文輕儒，有時還摻入法律，儒道已經喪失，敦厚純樸的風俗大爲衰敗，所以近世治理國家的大多次於古代。自從隋朝道義消亡，國内動蕩不安，倫理敗壞，兵馬出現在京城的近郊，先代的舊規，昔聖的遺訓，全都破壞無遺了。

當高祖在太原樹立義旗，剛剛平定京城，雖然得之於馬上，却很喜好儒臣。在義寧三年五月，開始命令國子學設置學生七十二名，取自三品以上官員的子孫；太學設置學生一百四十名，取自五品以上官員的子孫；四門學生一百三十名，取自七品以上官員的子孫。上郡學設置學生六十名，中郡五十名，下郡四十名。上縣學同是四十名，中縣三十名，下縣二十名。武德元年，詔令皇族子孫和功臣子弟，在秘書外省另立小學就讀。

武德二年，下詔説：

盛德必祀，義存方策，達人命世，流慶後昆。建國君人，弘風闡教，崇賢彰善，莫尚於兹。自八卦初陳，九疇攸叙，徽章互垂，節文不備。爰始姬旦，匡翊周邦，創設禮經，尤明典憲。啓生人之耳目，窮法度之本源，化起《二南》，業隆八百，豐功茂德，冠于終古。暨乎王道既衰，頌聲不作，諸侯力争，禮樂陵遲。粤若宣父，天資睿哲，經綸齊、魯之内，揖讓洙、泗之間，綜理遺文，弘宣舊制。四科之教，歷代不刊；三千之文，風流無歇。惟兹二聖，道著群生，守祀不修，明褒尚闕。朕君臨區宇，興化崇儒，永言先達，情深紹嗣。宜令有司於國子學立周公、孔子廟各一所，四時致祭。仍博求其後，具以名聞，詳考所宜，當加爵土。是以學者慕嚮，儒教聿興。

有大德的人一定會享受祭祀，道義長存纔能受到策命，通達知命的人聞名於當世，把善流傳給後人。建立國家的君主，要弘揚風化闡明教義，尊崇賢能表彰善行，没有比這更高尚的了。自從開始陳述八卦，講叙九疇，美好的詩章互相留傳，但是禮儀却不完備。從姬旦開始，輔助周邦，創設了禮經，尤其明於法典。啓發人的耳目，窮究法度的本源，教化起於《二南》，國家事業興隆了八百年，豐功和盛德，冠於往昔。當王道衰敗後，不再有歌頌之聲，諸侯之間用力争鬥，禮樂衰落。直到出現宣父，天資聰明，籌劃治理齊、魯之内的政事，文德流布在洙、泗之間，總結整理古代的遺文，弘揚先人的舊制。德行、言語、政事、文學四科的教育，歷代都不更改；三千弟子的文采，至今流行不止。祇有這二位聖人，道義顯揚在民衆之中，而祭祀未加整治，表彰也還欠缺。朕統治國家，振興教化崇尚儒學，懷念先世的賢達，很關心他們的後人。應當命令有關機構在國子學中建周公、孔子廟各一所，四季加以祭祀。同時廣求他們的後人，開列名單上報朝廷知道，詳細考察他們所應得到的封賞，適當給予封爵封地。因此使學者羡慕向往，使儒教振興。

至三年，太宗討平東夏，海内無事，乃鋭意經籍，於秦府開文學館，廣引文學之士，下詔以府屬杜如晦等十八人爲學士，給五品珍膳，分爲三番，更直宿于閣下。及即位，又於正殿之左，置弘文學館，精選天下文儒之士虞世南、褚亮、姚思廉等，各以本官兼署學士，令更日宿直。聽朝之暇，引入内殿，講論經義，商略政事，或至夜分乃罷。又召勳賢三品已上子孫，爲弘文館學生。貞觀二年，停以周公爲先聖，始立孔子廟堂於國學，以宣父爲先聖，顔子爲先師。大徵天下儒士，以爲學官。數幸國學，

到武德三年時，太宗討平中原東部，國内平安無事，於是一心關注儒家經典，在秦王府開設文學館，廣泛招引文學之士，下詔以府屬杜如晦等十八人爲學士，供給五品珍美的膳食，分成三批，日夜交替在閣下值班。當太宗即位後，又在正殿的左面，設置弘文學館，精選天下文儒之士虞世南、褚亮、姚思廉等，各以本職官位兼署學士，命令他們每天交替值班。在臨朝聽政的空餘時間，把他們接進内殿，講論經義，商量政事，有時要到半夜纔罷休。又召集三品以上的功臣賢官的子孫，做弘文館學生。貞觀二年，停止以周公爲先聖，開始在國學中建孔子廟堂，以孔子爲先聖，顔回爲先師。大力徵召天下的儒士，用以任學官。幾次駕幸國學，命令國子祭酒、博士講

令祭酒、博士講論，畢，賜以束帛。學生能通一大經已上，咸得署吏。又於國學增築學舍一千二百間，太學、四門博士亦增置生員，其書算各置博士、學生，以備藝文，凡三千二百六十員。其玄武門屯營飛騎，亦給博士，授以經業，有能通經者，聽之貢舉。是時四方儒士，多抱負典籍，雲會京師。俄而高麗及百濟、新羅、高昌、吐蕃等諸國酋長，亦遣子弟請入於國學之內。鼓篋而升講筵者，八千餘人，濟濟洋洋焉，儒學之盛，古昔未之有也。

論經義，結束後，賜給束帛。學生能通曉一部大經以上的，都能去當官吏。又在國學中增建學舍一千二百間，太學、四門博士也增設生員，其中書算各設置博士、學生，用來充實藝文，共三千二百六十名。玄武門的屯營飛騎，也給予博士，去教授經業，有能通曉經書的，聽任他們去參加科舉考試。此時四方的儒士，很多人抱負着典籍，雲集在京城。不久高麗和百濟、新羅、高昌、吐蕃等各國的酋長，也派子弟請求進入國學之內。擊鼓開箱取出經書而走上講席的，有八千多人，如此衆多的學生，儒學的興盛，是古代所沒有過的。

太宗又以經籍去聖久遠，文字多訛謬，詔前中書侍郎顔師古考定《五經》，頒於天下，命學者習焉。又以儒學多門，章句繁雜，詔國子祭酒孔穎達與諸儒撰定《五經》義疏，凡一百七十卷，名曰《五經正義》，令天下傳習。十四年，詔曰："梁皇侃、褚仲都，周熊安生、沈重，陳沈文阿、周弘正、張譏，隋何妥、劉炫等，并前代名儒，經術可紀。加以所在學徒，多行其疏，宜加優異，以勸後生。可訪其子孫見在者，録名奏聞，當加引擢。"二十一年，又詔曰："左丘明、卜子夏、公羊高、穀梁赤、伏勝、高堂生、戴聖、毛萇、孔安國、劉向、鄭衆、杜子春、馬融、盧植、鄭玄、服虔、何休、王肅、王弼、杜元凱、范甯等二十一人，并用其書，垂於國胄。既行其道，理合褒崇。自今有事太學，可與顔子俱配享孔子廟堂。"其尊重儒道如此。

太宗又因經書離聖人太久遠了，文字多有訛誤，詔令前中書侍郎顔師古考定《五經》，在國内頒行，命令學生學習。又因儒學門户衆多，章句繁雜，詔令國子祭酒孔穎達與諸儒寫定《五經》經義的解釋，共一百七十卷，名叫《五經正義》，命令全國學習。貞觀十四年，下詔説："梁朝的皇侃、褚仲都，北周的熊安生、沈重，陳朝的沈文阿、周弘正、張譏，隋朝的何妥、劉炫等人，都是前代的名儒，經術可以作爲準則，再加上門下的學生，大多流行他們的解釋，應加以優厚特殊的待遇，用來勉勵後生。可以訪求他們還在世的子孫，記録名字上奏朝廷知道，當加以提拔。"貞觀二十一年，又下詔説："左丘明、卜子夏、公羊高、穀梁赤、伏勝、高堂生、戴聖、毛萇、孔安國、劉向、鄭衆、杜子春、馬融、盧植、鄭玄、服虔、何休、王肅、王弼、杜元凱、范甯等二十一人，他們的著作都可使用，留傳給王侯之子。既然流行他們的道義，理應受到表彰和尊崇。從今開始太學有活動，可以和顔回一起附祭於孔子廟堂。"太宗就是這樣尊重儒道。

高宗嗣位，政教漸衰，薄於儒術，尤重文吏。於是醇醨日去，華競日彰，猶火銷膏而莫之覺也。及則天稱制，以權道臨下，不吝官爵，取悦當時。其國子祭酒，多授諸王及駙馬

高宗繼位後，刑賞和教化漸漸衰落，對儒術不够重視，祇看重治理才幹。這時醇厚日益失去，華麗日益明顯，猶如火燒油膏而没有人察覺。當武則天稱帝，用權術之道統治臣下，不吝惜官爵，取悦於當時的人。國子祭酒的職位，大

都尉。準貞觀舊事，祭酒孔穎達等赴上日，皆講《五經》題。至是，諸王與駙馬赴上，唯判祥瑞按三道而已。至於博士、助教，唯有學官之名，多非儒雅之實。是時復將親祠明堂及南郊，又拜洛，封嵩嶽，將取弘文國子生充齋郎行事，皆令出身放選，前後不可勝數。因是生徒不復以經學爲意，唯苟希僥倖。二十年間，學校頓時隳廢矣。

多授給諸王及駙馬都尉。根據貞觀時的舊例，祭酒孔穎達等人到講筵上當值時，都講的是《五經》的題目。到這時候，諸王和駙馬到講筵上，祇是給祥瑞奏表寫三道按語而已。至於博士、助教，衹有學官之名，大多没有儒雅之實。這時武則天又想親自祭祀明堂和南郊，又拜洛水，封嵩嶽，想用弘文國子生充任齋郎去辦理這些事，命令都給他們出身到吏部任職，人數之多不可勝數。因此學生不再以經學爲意，衹苟且希望能僥幸得到官職。二十年來，學校頓時毁廢了。

玄宗在東宫，親幸太學，大開講論，學官生徒，各賜束帛。及即位，數詔州縣及百官薦舉經通之士。又置集賢院，招集學者校選，募儒士及博涉著實之流。以爲儒學篇。

玄宗在東宫做太子時，親臨太學，大力開展講論活動，對學官和學生，各賜束帛。當他即位後，幾次詔令州縣和百官推薦通曉經學的士人。又設置集賢院，招集學者校選經書，招募儒士和知識淵博的人。以下把名儒的事迹作爲儒學篇。

徐文遠

徐文遠，洛州偃師人。陳司空孝嗣玄孫，其先自東海徙家焉。父徹，梁秘書郎，尚元帝女安昌公主而生文遠。屬江陵陷，被虜於長安，家貧無以自給。其兄休，鬻書爲事，文遠日閲書于肆，博覽《五經》，尤精《春秋左氏傳》。時有大儒沈重講于太學，聽者常千餘人。文遠就質問，數日便去。或問曰："何辭去之速?"答曰："觀其所説，悉是紙上語耳，僕皆先已誦得之。至於奥賾之境，翻似未見。"有以其言告重者，重呼與議論，十餘反，重甚嘆服之。

徐文遠，是洛州偃師縣人。陳朝司空徐孝嗣的玄孫，他的先祖從東海遷移到偃師安家落户。父名徹，曾任梁朝的秘書郎，娶元帝女安昌公主而生下徐文遠。適逢江陵陷落，被擄掠到長安，家中貧困没辦法維持自己的生活。其兄徐休，以賣書爲業，徐文遠每天在書店中讀書，博覽《五經》，尤其精通《春秋左氏傳》。當時有大儒沈重在太學中講學，聽講的常常有一千餘人。徐文遠前去請教并正其是非，幾天後就離去。有人問他説："爲什麽這樣迅速就告辭離去?"他回答説："觀察他所説的内容，都是紙上的話罷了，我早已通過誦讀得到了。至於深奥的境界，似乎還没有發現。"有人把他的話告訴給沈重，沈重叫他來一起議論學問，往返十餘次，沈重很贊賞佩服他。

文遠方正純厚，有儒者風。竇威、楊玄感、李密皆從其受學。開皇中，累遷太學博士。詔令往并州，爲漢王諒講《孝經》、《禮記》。及諒反，除名。大業初，禮部侍郎許善心舉文遠與包愷、褚徽、陸德明、魯達爲學官，遂擢授文遠國子博士，愷等并爲太學博士。時人稱文遠之《左

徐文遠方正純厚，有儒者風範。竇威、楊玄感、李密都跟隨他接受教育。開皇年間，幾次升遷任太學博士。詔令他前往并州，爲漢王楊諒講《孝經》、《禮記》。當楊諒反叛時，徐文遠被除名。大業初年，禮部侍郎許善心推薦徐文遠和包愷、褚徽、陸德明、魯達任學官，接着就升任徐文遠爲國子博士，包愷等人一起任太學博士。當時人稱徐文遠的《左傳》、褚徽的《禮》、魯達

氏》、褚徽之《禮》、魯達之《詩》、陸德明之《易》，皆爲一時之最。文遠所講釋，多立新義，先儒異論，皆定其是非，然後詰駁諸家，又出己意，博而且辨，聽者忘倦。

後越王侗署爲國子祭酒。時洛陽饑饉，文遠出城樵采，爲李密軍所執。密令文遠南面坐，備弟子禮北面拜之。文遠曰："老夫疇昔之日，幸以先王之道，仰授將軍。時經興替，倏焉已久。今將軍屬風雲之際，爲義衆所歸，權鎮萬物，威加四海，猶能屈體弘尊師之義，此將軍之德也，老夫之幸也。既荷兹厚禮，安不盡言乎，但未審將軍意耳。欲爲伊、霍繼絶扶傾，雖遲暮，猶願盡力；若爲莽、卓乘危迫險，則老夫耄矣，無能爲也。"密頓首曰："昨奉朝命，垂拜上公，冀竭庸虚，匡奉國難。所以未朝見者，不測城内人情。且欲先征化及，報復冤耻，立功贖罪，然後凱旋，入拜天闕。此密之本意，惟先生教之。"文遠曰："將軍名臣之子，累顯忠節，前受誤於玄感，遂乃暫墜家聲。行迷未遠，而迴車復路，終於忠孝，用康家國，天下之人，是所望於將軍也。"密又頓首曰："敬聞命矣，請奉以周旋。"及征化及還，而王世充已殺元文都等，權兵專制。密又問計於文遠，答曰："王世充亦門人也，頗得識之。是人殘忍，意又褊促，既乘此勢，必有異圖。將軍前計爲不諧矣，非破王世充，不可朝覲。"密曰："嘗謂先生儒者，不學軍旅之事，今籌大計，殊有明略。"

的《詩經》、陸德明的《周易》，都是一時之最。徐文遠所講釋的，大多有新見解，對先儒的不同論點，他都判定其是非，然後反駁諸家之説，又能講出自己的觀點，廣博而且明辨，使聽衆都忘了疲倦。

後來越王楊侗任他爲國子祭酒。當時洛陽鬧饑荒，徐文遠出城去打柴，被李密的軍隊抓住。李密讓徐文遠南面而坐，自己用弟子的禮節面朝北向他拜禮。徐文遠説："老夫在過去，有幸把先王之道傳授給將軍。時世經過興衰替代，很快就過去很久了。如今將軍適逢風雲變幻之際，受到起義者的擁戴，權力可鎮萬物，威風加於四海，還能屈身弘揚尊師的道義，這是將軍的德行，老夫的榮幸。既然承受這樣的厚禮，怎麽能不盡力進言呢，衹是不知道將軍的意圖罷了。如果是想做伊尹、霍光去繼絶扶傾，我雖已到遲暮之年，仍願盡力相助；如果是想做王莽、董卓去乘人之危，那麽老夫老了，已無能爲力了。"李密頓首説："昨天奉朝廷之命，被垂青拜爲上公，希望我能竭盡自己的力量，去匡救國難。我没有去朝見皇上的原因，是不清楚城内的人情。而且我想先去討伐宇文化及，報冤雪耻，立功贖罪，然後凱旋，入朝拜見天子。這是李密的本意，希望先生教導我。"徐文遠説："將軍是名臣之子，幾代顯示忠節，以前被楊玄感引入歧途，於是使家聲暫時墜落。在迷途上没有走遠，而回車返回正路，最終回到忠孝上來，使家庭和國家安寧，天下的人，正是這樣寄希望於將軍的。"李密又叩首説："敬聽先生之命，請讓我照您的話去實施吧。"當討伐宇文化及回來，而王世充已殺掉元文都等人，掌握軍權專斷獨行。李密又向徐文遠請教對策，他回答説："王世充也是我的學生，我很瞭解他。此人殘忍，心胸又偏狹，既然乘機利用現在的形勢，一定另有圖謀。這和將軍以前的計劃不相合，不打敗王世充，不可以入朝覲見皇帝。"李密説："曾説先生是儒士，不學軍旅之事，如今籌劃大計，特别有高明的謀略。"

及密敗，復入東都，王世充給其

當李密失敗，徐文遠又進入東都，王世充供

廩食，而文遠盡敬，見之先拜。或問曰："聞君踞見李密，而敬王公，何也？"答曰："李密，君子也，能受酈生之揖；王公，小人也，有殺故人之義。相時而動，豈不然歟！"後王世充僭號，復以爲國子博士。因出樵采，爲羅士信獲之，送於京師，復授國子博士。武德六年，高祖幸國學，觀釋奠，遣文遠發《春秋》題，諸儒設難蜂起，隨方占對，皆莫能屈。封東莞縣男。年七十四，卒官。撰《左傳音》三卷、《義疏》六十卷。孫有功，自有傳。

給他糧食，而徐文遠對他極爲恭敬，見到王世充就先行拜禮。有人問他說："聽說您見李密時很踞傲，而對王公却很恭敬，爲什麼呢？"他回答說："李密，是君子，能接受酈生的揖拜；王公，是小人，有殺掉老朋友的名聲。根據時機而行動，難道不對嗎！"後來王世充僭號，又任用他做國子博士。他因爲出城打柴，被羅士信抓獲，把他送到京城，仍授任國子博士。武德六年，高祖駕幸國學，觀看祭孔禮，派徐文遠闡發《春秋》的題目，諸儒蜂起提出各種難題，他隨機應對，都不能把他問倒。受封東莞縣男。享年七十四歲，死在任上。著有《左傳音》三卷、《義疏》六十卷。孫名有功，自己有傳。

陸德明

陸德明，蘇州 吳人也。初受學於周弘正，善言玄理。陳 太建中，太子徵四方名儒，講于承光殿，德明年始弱冠，往參焉。國子祭酒徐克開講，恃貴縱辨，衆莫敢當，德明獨與抗對，合朝賞嘆。解褐始興王國左常侍，遷國子助教。陳亡，歸鄉里。隋煬帝嗣位，以爲秘書學士。大業中，廣召經明之士，四方至者甚衆。遣德明與魯達、孔褒俱會門下省，共相交難，無出其右者。授國子助教。王世充僭號，封其子爲漢王，署德明爲師，就其家，將行束脩之禮。德明耻之，因服巴豆散，卧東壁下。王世充子入，跪床前，對之遺痢，竟不與語。遂移病於成皋，杜絶人事。

王世充平，太宗徵爲秦府文學館學士，命中山王 承乾從其受業。尋補太學博士。後高祖親臨釋奠，時徐文遠講《孝經》，沙門惠乘講《波若經》，道士劉進喜講《老子》，德明難此三人，各因宗指，隨端立義，衆皆爲之屈。高祖善之，賜帛五十匹。貞觀初，拜國子博士，封吳縣男。尋卒。撰《經典釋文》三十卷、《老子

陸德明，是蘇州 吳縣人。起初在周弘正門下學習，擅長談論玄理。陳朝 太建年間，太子徵召四方名儒，在承光殿講經，陸德明年紀還小，也前往參加。國子祭酒徐克開始講論，依仗身份顯貴而恣意辯論，衆人不敢抵擋，祇有陸德明與他對抗，得到滿朝贊嘆。出仕任始興王國左常侍，遷任國子助教。陳朝滅亡後，回到故鄉。隋煬帝繼承皇位，任秘書學士。大業年間，廣召通曉經義的儒士，四方來應召的人很多。派陸德明和魯達、孔褒都聚集在門下省，一起互相辯難，沒有能超過他的。授任國子助教。王世充僭號時，封其子爲漢王，任命陸德明做他的老師，來到他家，想行束脩之禮。陸德明耻於教他，於是服用巴豆散，躺在東墻下。王世充子進來，跪在床前，陸德明對着他拉稀，始終不與他說話。隨後轉移到成皋養病，斷絶人事往來。

王世充被平定後，太宗徵召他任秦王府文學館學士，命令中山王 李承乾跟他學習。不久補任太學博士。後來高祖親臨祭孔禮，當時徐文遠講《孝經》，僧人惠乘講《波若經》，道士劉進喜講《老子》，陸德明與這三人辯難，各依宗旨，根據不同議題發表見解，衆人都被他屈服。高祖很喜歡他，賜帛五十匹。貞觀初年，拜授國子博士，封吳縣男。不久去世。著有《經典釋文》三十卷、《老子疏》十五卷、《易疏》二十卷，一起

疏》十五卷、《易疏》二十卷，并行於世。太宗後嘗閲德明《經典釋文》，甚嘉之，賜其家束帛二百段。子敦信，龍朔中官至左侍極，同東西臺三品。

流行於世。太宗後來曾閲讀陸德明的《經典釋文》，很贊賞他，賜給他家束帛二百段。子名敦信，龍朔年間官位做到左侍極，等同於東西臺三品。

曹憲

曹憲，揚州 江都人也。仕隋爲秘書學士。每聚徒教授，諸生數百人。當時公卿已下，亦多從之受業。憲又精諸家文字之書，自漢代 杜林、衛宏之後，古文泯絶，由憲此學復興。大業中，煬帝令與諸學者撰《桂苑珠叢》一百卷，時人稱其該博。憲又訓注張揖所撰《博雅》，分爲十卷，煬帝令藏于秘閣。貞觀中，揚州長史李襲譽表薦之，太宗徵爲弘文館學士，以年老不仕，乃遣使就家拜朝散大夫，學者榮之。太宗又嘗讀書有難字，字書所闕者，録以問憲，憲皆爲之音訓及引證明白，太宗甚奇之。年一百五歲卒。所撰《文選音義》，甚爲當時所重。初，江、淮間爲《文選》學者，本之於憲，又有許淹、李善、公孫羅復相繼以《文選》教授，由是其學大興於代。

曹憲，是揚州 江都縣人。在隋朝做官任秘書學士。常常聚徒授課，學生多達幾百人。當時公卿以下的官員，也大多跟他學習。曹憲還精通諸家文字之書，從漢代 杜林、衛宏以後，古文滅絶，從曹憲開始這門學問得以復興。大業年間，隋煬帝命令他和學者一起撰寫《桂苑珠叢》一百卷，當時人稱該書内容完備廣博。曹憲又注釋張揖所著的《博雅》，分爲十卷，隋煬帝命令把書藏入秘閣中。貞觀年間，揚州長史李襲譽上表推薦他，太宗徵召他任弘文館學士，因年老不能出仕，於是派使者到他家去拜授朝散大夫，學者都爲他感到榮耀。太宗又常在讀書時遇有難字，凡字書上所缺少的，就記録下來去請教曹憲，曹憲都能給那些難字注音釋義并標明引證出處，太宗很賞識他。他享年一百零五歲而去世。所著《文選音義》，很受當時人重視。當初，江、淮之間研究《文選》的，都源於曹憲，又有許淹、李善、公孫羅又相繼用《文選》來教授學生，從此《文選》學大興於世。

許淹

許淹者，潤州 句容人也。少出家爲僧，後又還俗。博物洽聞，尤精詁訓。撰《文選音》十卷。

許淹，是潤州 句容縣人。少年時出家爲僧，後又還俗。博聞多識，尤其精通詁訓之學。著有《文選音》十卷。

李善

李善者，揚州 江都人。方雅清勁，有士君子之風。明慶中，累補太子内率府録事參軍、崇賢館直學士，兼沛王侍讀。嘗注解《文選》，分爲六十卷，表上之，賜絹一百二十匹，詔藏于秘閣。除潞王府記室參軍，轉秘書郎。乾封中，出爲經城令。坐與賀蘭敏之周密，配流姚州。後遇赦得還，以教授爲業，諸生多自遠方而

李善，是揚州 江都縣人。大方文雅清正剛直，有士君子的風範。明慶年間，幾次補任太子内率府録事參軍、崇賢館直學士，兼沛王侍讀。曾注解《文選》，分爲六十卷，上表進獻給朝廷，賜絹一百二十匹，詔令把書收藏在秘閣中。拜授潞王府記室參軍，轉任秘書郎。乾封年間，出任經城縣令。因與賀蘭敏之關係密切而獲罪，流放到姚州。後來遇到赦免得以返回，以教授學生爲業，學生們大多從遠方而來。又著《漢書辯惑》

至。又撰《漢書辯惑》三十卷。載初元年卒。子邕，亦知名。

三十卷。他在載初元年去世。子名邕，也知名於世。

公孫羅

公孫羅，江都人也。歷沛王府參軍、無錫縣丞。撰《文選音義》十卷，行於代。

公孫羅，是江都縣人。歷任沛王府參軍、無錫縣丞。著有《文選音義》十卷，流行於世。

歐陽詢 歐陽通

歐陽詢，潭州臨湘人，陳大司空頠之孫也。父紇，陳廣州刺史，以謀反誅。詢當從坐，僅而獲免。陳尚書令江總與紇有舊，收養之，教以書計。雖貌甚寢陋，而聰悟絶倫，讀書即數行俱下，博覽經史，尤精《三史》。仕隋爲太常博士。高祖微時，引爲賓客。及即位，累遷給事中。詢初學王羲之書，後更漸變其體，筆力險勁，爲一時之絶，人得其尺牘文字，咸以爲楷範焉。高麗甚重其書，嘗遣使求之。高祖嘆曰："不意詢之書名，遠播夷狄，彼觀其迹，固謂其形魁梧耶！"武德七年，詔與裴矩、陳叔達撰《藝文類聚》一百卷，奏之，賜帛二百段。貞觀初，官至太子率更令、弘文館學士，封渤海縣男。年八十餘卒。

歐陽詢，是潭州臨湘縣人，陳朝大司空歐陽頠之孫。父名紇，任陳朝廣州刺史，因謀反被殺。歐陽詢應隨從坐罪，勉强得免一死。陳朝尚書令江總和歐陽紇有舊交，收養了他，教他文字和籌算。他雖然相貌很醜陋，却聰明無比，讀書時一目數行就都看下來了，博覽經史之書，尤其精通《三史》。在隋朝做官任太常博士。高祖未顯達時，引爲賓客。當高祖即位後，幾次升任給事中。歐陽詢起初學王羲之的書法，後又漸漸變化他的書體，筆力險峻强勁，成爲一時之絶，人們得到他的書信文字，都當做楷模。高麗很看重他的書法，曾派使者來尋求他的字。高祖感嘆説："没料到歐陽詢的書法名氣，遠揚到夷狄之邦，他們看到他的書迹，肯定會説他形貌魁梧吧！"武德七年，詔令他和裴矩、陳叔達著《藝文類聚》一百卷，書成上奏進獻給朝廷，賜帛二百段。貞觀初年，官位做到太子率更令、弘文館學士，封渤海縣男，享年八十多歲而去世。

子通，少孤，母徐氏教其父書。每遺通錢，紿云："質汝父書迹之直。"通慕名甚鋭，晝夜精力無倦，遂亞於詢。儀鳳中，累遷中書舍人。丁母憂，居喪過禮。起復本官，每入朝，必徒跣至皇城門外。直宿在省，則席地藉藁。非公事不言，亦未嘗啓齒。歸家必衣縗絰，號慟無恒。自武德已來，起復後而能哀感合禮者，無與通比。年凶未葬，四年居廬不釋服，家人冬月密以氈絮置所眠席下，通覺，大怒，遽令徹之。五遷，垂拱中至殿中監，賜爵渤海子。天授元年，封夏官尚書。二年，轉司禮卿，

子名通，少年喪父，母徐氏教其父書法。每次給歐陽通錢，就騙他説："這是抵押你父親書迹的錢。"歐陽通慕名而非常專心，精力充沛晝夜不倦，於是書法名氣僅次於歐陽詢。儀鳳年間，幾次升任中書舍人。遭母喪，守喪超過常禮。守喪期滿官復原職，每次入朝，一定赤脚步行到皇城門外。在中書省值班時，就坐在草席上。不是公事不談，也未曾開口談其他事。回到家中一定要穿縗絰，時常號哭。自從武德以來，重新起用而能悲哀合於禮的，没有人能和歐陽通相比。因爲荒年其母没有入葬，他四年來住在守喪草屋中不脱喪服，家人在冬月暗中把氈絮放到他睡覺的席子下面，歐陽通發覺後，非常生氣，馬上命令撤掉氈絮。經過五次升任，垂拱年間任

判納言事。爲相月餘，會鳳閣舍人張嘉福等請立武承嗣爲皇太子，通與岑長倩固執以爲不可，遂忤諸武意，爲酷吏所陷，被誅。神龍初，追復官爵。

殿中監，賜爵渤海子。天授元年，封夏官尚書。二年，轉任司禮卿，代理納言職務。當了一個多月宰相，適逢鳳閣舍人張嘉福等人請求立武承嗣爲皇太子，歐陽通和岑長倩堅持認爲不可以，於是違背諸武的意圖，被酷吏所陷害，被殺。神龍初年，追復官爵。

朱子奢

朱子奢，蘇州吴人也。少從鄉人顧彪習《春秋左氏傳》，後博觀子史，善屬文。隋大業中，直秘書學士。及天下大亂，辭職歸鄉里，尋附于杜伏威。武德四年，隨伏威入朝，授國子助教。貞觀初，高麗、百濟同伐新羅，連兵數年不解，新羅遣使告急。乃假子奢員外散騎侍郎充使，喻可以釋三國之憾，雅有儀觀，東夷大欽敬之，三國王皆上表謝罪，賜遺甚厚。初，子奢之出使也，太宗謂曰："海夷頗重學問，卿爲大國使，必勿藉其束脩，爲之講説。使還稱旨，當以中書舍人待卿。"子奢至其國，欲悦夷虜之情，遂爲發《春秋左傳》題，又納其美女之贈。使還，太宗責其違旨，猶惜其才，不至深譴，令散官直國子學。轉諫議大夫、弘文館學士，遷國子司業，仍爲學士。子奢風流蘊藉，頗滑稽，又輔之以文義，由是數蒙宴遇，或使論難於前。十五年卒。

朱子奢，是蘇州吴縣人。小時候跟鄉人顧彪學習《春秋左氏傳》，後來博觀諸子和史書，擅長寫文章。隋大業年間，任直秘書學士。當天下大亂時，他辭職回到鄉里，不久歸附於杜伏威。武德四年，跟隨杜伏威入朝，授任國子助教。貞觀初年，高麗、百濟一起討伐新羅，連續征戰數年不能解決，新羅派使者告急。於是暫任朱子奢員外散騎侍郎充任使者，他的開導可以化解三國之間的仇恨，也很有儀表，東夷非常敬佩他，三國國王都上表謝罪，他走時賜予很豐厚。當初，朱子奢出使時，太宗對他説："海夷很重視學問，卿作爲大國的使者，一定不要收他們束脩之禮，就給他們講説。出使回來如果符合朕的旨意，會用中書舍人的官職待卿的。"朱子奢到了那些國家，想取悦夷虜的感情，於是爲他們闡發《春秋左傳》的題目，又接受了他們贈給的美女。出使回來，太宗責備他違背旨意，仍憐惜他的才華，没有深加貶謫，命令他以散官值國子學。轉任諫議大夫、弘文館學士，升任國子司業，仍任學士。朱子奢風流而含蓄寬容，很滑稽，又有文章内涵相輔，因此幾次受到太宗宴請的禮遇，有時讓他在御前討論辯難。貞觀十五年去世。

張士衡

張士衡，瀛州樂壽人也。父之慶，齊國子助教。士衡九歲喪母，哀慕過禮，父友齊國子博士劉軌思見之，每爲掩泣，謂其父曰："昔伯饒號'張曾子'，亦豈能遠過！吾聞君子不親教，當爲成就之。"及長，軌思授以《毛詩》、《周禮》，又從熊安生及劉焯受《禮記》，皆精究大義。

張士衡，是瀛州樂壽縣人。父名之慶，曾任北齊國子助教。張士衡九歲喪母，悲哀超過常禮，父友北齊國子博士劉軌思見到他，總要爲他掩面哭泣，對其父説："過去伯饒號稱'張曾子'，也不能超過他！我聽説君子不親自教育子女，我應把他培育成才。"當張士衡長大了，劉軌思教他學習《毛詩》、《周禮》，又師從熊安生和劉焯學習《禮記》，都能精通大義。此後遍講

此後遍講《五經》，尤攻《三禮》。仕隋爲餘杭令，後以年老歸鄉里。

貞觀中，幽州都督燕王靈夔備玄纁束帛之禮，就家迎聘，北面師之。庶人承乾在東宮，又加旌命。及至洛陽宮謁見，太宗延之升殿，賜食，擢授朝散大夫、崇賢館學士。承乾見之，問以齊氏滅亡之由緒，對曰："齊後主悖虐無度，昵近小人，至如高阿那瓌、駱提婆、韓長鸞等，皆奴僕下才，凶險無賴，是信是使，以爲心腹。誅害忠良，疏忌骨肉。窮極奢靡，剥喪黎元。所以周師臨郊，人莫爲用，以至覆滅，實此之由。"承乾又問曰："布施營功德，有果報不?"對曰："事佛在於清淨無欲，仁恕爲心。如其貪婪無厭，驕虐是務，雖復傾財事佛，無救目前之禍。且善惡之報，若影隨形，此是儒書之言，豈徒佛經所說。是爲人君父，當須仁慈；爲人臣子，宜盡忠孝。仁慈忠孝，則福祚攸永；如或反此，則殃禍斯及。此理昭然，願殿下勿爲憂慮。"及承乾廢黜，敕給乘傳，令歸本鄉。十九年卒。

《五經》，尤其專攻《三禮》。在隋朝做官任餘杭縣令，後因年老返回鄉里。

貞觀年間，幽州都督燕王李靈夔置備玄纁束帛之禮，去他家迎聘，拜他爲師。庶人李承乾在東宮時，又加以旌命。當他到洛陽宮去進見，太宗讓他上殿，賜給飯食，升任朝散大夫、崇賢館學士。李承乾去見他，向他請教齊氏滅亡的原因，他回答說："齊後主謬亂暴虐没有限度，親近小人，至於像高阿那瓌、駱提婆、韓長鸞等人，都是奴僕下才，凶險無賴，對這些人却如此相信和任用，作爲心腹。殺害忠良，疏遠猜忌親人。生活極度奢侈浪費，剥削百姓的錢財。因此當北周的軍隊來到郊外時，没有人能任用，以至於覆滅，實在是因爲這些緣故。"李承乾又問道："通過布施去營建功德，能否有好報?"他回答説："奉事佛就在於清淨無欲，以仁慈寬恕爲懷。如果他貪婪無厭，以驕横暴虐爲能事，雖然又傾其財力去奉事佛，也不能挽救眼前的禍患。况且善惡的報應，就像影子跟隨形體，這是儒學書上的話，怎麽能説衹有佛經上纔這樣講呢。因此做人君父的，必須仁慈；做人臣子的，應盡忠盡孝。做到仁慈忠孝，福運就會長久；如果有人與此相反，那麽禍患將在他身上降臨。這個道理很明白，願殿下不要爲此事憂慮。"當李承乾被廢黜，敕令供給他驛車，使他返回本鄉。貞觀十九年去世。

士衡既禮學爲優，當時受其業擅名於時者，唯賈公彥爲最焉。

張士衡以禮學最爲優秀，當時跟他學習而聞名於當世的，衹有賈公彥最突出。

賈公彥

賈公彥，洺州永年人。永徽中，官至太學博士。撰《周禮義疏》五十卷、《儀禮義疏》四十卷。子大隱，官至禮部侍郎。

賈公彥，是洺州永年縣人。永徽年間，官位做到太學博士。著有《周禮義疏》五十卷、《儀禮義疏》四十卷。子名大隱，官位做到禮部侍郎。

李玄植

時有趙州李玄植，又受《三禮》於公彥，撰《三禮音義》行於代。玄植兼習《春秋左氏傳》於王德韶，受《毛詩》於齊威，博涉漢史及老、莊諸子之說。貞觀中，累遷太子文學、

當時有趙州人李玄植，又跟賈公彥學習《三禮》，著有《三禮音義》流行於世。李玄植同時向王德韶學習《春秋左氏傳》，向齊威學習《毛詩》，廣泛涉獵漢代史書和老子、莊子諸子的學説。貞觀年間，幾次升任太子文學、弘文館直學

弘文館直學士。高宗時，屢被召見，與道士、沙門在御前講說經義，玄植辨論甚美，申規諷，帝深禮之。後坐事左遷汜水令，卒官。

士。高宗時，屢次被召見，和道士、僧人在御前講說經義，李玄植的辯論很美妙，婉言進行規勸，高宗很禮遇他。後因事獲罪降任汜水縣令，死在任上。

張後胤

張後胤，蘇州崑山人也。父中，有儒學，隋漢王諒出牧并州，引爲博士。後胤從父在并州，以學行見稱。時高祖鎮太原，引居賓館。太宗就受《春秋左氏傳》。武德中，累除燕王諮議參軍。貞觀中，後胤上言："陛下昔在太原，問臣：'隋氏運終，何族當得天下？'臣奉對：'李姓必得。公家德業，天下繫心，若於此首謀，長驅關右，以圖帝業，孰不幸賴！'此實微臣早識天命。"太宗曰："此事并記之耳。"因詔入賜宴，言及平昔，從容謂曰："今弟子何如？"後胤對曰："昔孔子領徒三千，達者無子男之位。臣翼贊一人，爲萬乘主，計臣功逾於先聖。"太宗甚悅，賜良馬五匹，拜燕王府司馬，遷國子祭酒，轉散騎常侍。永徽初，請致仕，加金紫光祿大夫，給賜并同職事。卒贈禮部侍郎，陪葬昭陵。

張後胤，是蘇州崑山縣人。父名中，有儒學，隋漢王楊諒出任并州牧，援引爲博士。張後胤隨父在并州，以學問品行被稱道。當時高祖鎮守太原，把他接進賓館居住。太宗去他那裏學習《春秋左氏傳》。武德年間，幾次除授燕王諮議參軍。貞觀年間，張後胤進言："陛下過去在太原時，問臣：'隋氏國運終結後，什麼族姓會得到天下？'臣奉命回答說：'李姓必得天下。公家的德業，使天下歸心，如果從這裏開始謀劃，長驅關右，以圖謀帝王之業，誰不希望仰賴！'這的確是微臣早識天命。"太宗說："這事都記着呢。"於是召入賜宴，談到往昔，太宗從容對他說："如今弟子怎麼樣？"張後胤回答說："過去孔子帶領學生三千，顯達者中没有子男之位。臣輔助了一個人，成爲萬乘之主，算來臣的功績超過了先聖。"太宗很高興，賜良馬五匹，拜授燕王府司馬，遷任國子祭酒，改任散騎常侍。永徽初年，他請求退休，加金紫光祿大夫，供給和賞賜都與在職時相同。死後追贈禮部侍郎，陪葬在昭陵。

蓋文達

蓋文達，冀州信都人也。博涉經史，尤明《三傳》。性方雅，美鬚貌，有士君子之風。刺史竇抗嘗廣集儒生，令相問難，其大儒劉焯、劉軌思、孔穎達咸在坐，文達亦參焉。既論難，皆出諸儒意表，抗大奇之，問曰："蓋生就誰受學？"劉焯對曰："此生岐嶷，出自天然。以多問寡，焯爲師首。"抗曰："可謂冰生於水而寒於水也。"武德中，累授國子助教。太宗在藩，召爲文學館直學士。貞觀十年，遷諫議大夫，兼弘文館學士。十三年，除國子司業。俄拜蜀王師，

蓋文達，是冀州信都縣人。廣泛涉獵經史，尤其通曉《春秋三傳》。性情大方文雅，鬍鬚和容貌都很美，有士君子的風度。刺史竇抗曾廣泛召集儒生，讓他們互相詰問辯駁，那時大儒劉焯、劉軌思、孔穎達都在座，蓋文達也參加了。蓋文達辯論之辭，都出乎諸儒的意外，竇抗很賞識他，問道："蓋生跟誰學的？"劉焯回答說："這個學生自幼聰慧，完全出自天然。以多問少，我是老師之首。"竇抗說："可以說是冰生於水而寒於水。"武德年間，幾次授任國子助教。太宗在即位前爲秦王時，召入任文學館直學士。貞觀十年，升任諫議大夫，兼弘文館學士。十三年，除授國子司業。不久拜授蜀王師，因蜀王有罪，

以王有罪，坐免。十八年，授崇賢館學士。尋卒。其宗人文懿，亦以儒業知名，當時稱爲“二蓋”焉。

坐罪免職。十八年，授任崇賢館學士。不久去世。他的宗人名文懿，也以儒業知名，當時人稱爲“二蓋”。

蓋文懿

文懿者，貝州宗城人也。武德初，歷國子助教。時高祖別於秘書省置學，教授王公之子，時以文懿爲博士。文懿嘗開講《毛詩》，發題，公卿咸萃，更相問難，文懿發揚風雅，甚得詩人之致。貞觀中，卒於國子博士。

蓋文懿，是貝州宗城縣人。武德初年，歷任國子助教。當時高祖另外在秘書省設置學校，用來教授王公之子，當時用蓋文懿任博士。蓋文懿曾開講《毛詩》，發下題目後，公卿都聚集在一起，互相詰問辯駁，蓋文懿闡揚風雅，很有詩人的情趣。貞觀年間，死在國子博士任上。

谷那律

谷那律，魏州昌樂人也。貞觀中，累補國子博士。黄門侍郎褚遂良稱爲“九經庫”。尋遷諫議大夫，兼弘文館學士。嘗從太宗出獵，在途遇雨，因問：“油衣若爲得不漏？”那律曰：“能以瓦爲之，必不漏矣。”意欲太宗不爲畋獵。太宗悦，賜帛二百段。永徽初卒官。

谷那律，是魏州昌樂縣人。貞觀年間，幾次補任國子博士。黄門侍郎褚遂良稱他是“九經庫”。不久升任諫議大夫，兼弘文館學士。曾跟隨太宗出去狩獵，在途中遇雨，於是問道：“油衣怎樣做纔能不漏雨？”谷那律說：“能用瓦蓋在油衣上，就一定不漏了。”意思是希望太宗不要打獵。太宗很高興，賜帛二百段。永徽初年死在任上。

蕭德言

蕭德言，雍州長安人，齊尚書左僕射思話玄孫也。本蘭陵人，陳亡，徙關中。祖介，梁侍中、都官尚書；父引，陳吏部侍郎，并有名於時。德言博涉經史，尤精《春秋左氏傳》，好屬文。貞觀中，除著作郎，兼弘文館學士。德言晚年尤篤志於學，自晝達夜，略無休倦。每欲開《五經》，必束帶盥濯，危坐對之。妻子候間請曰：“終日如是，無乃勞乎？”德言曰：“敬先聖之言，豈憚如此。”時高宗爲晋王，詔德言授經講業。及升春宫，仍兼侍讀。尋以年老，請致仕，太宗不許，又遺之書曰：“朕歷觀前代，詳覽儒林，至於顔、閔之才，不終其壽；游、夏之德，不逮其學。惟卿幼挺珪璋，早標美譽。下帷閉户，包括《六經》；映

蕭德言，是雍州長安縣人，北齊尚書左僕射蕭思話的玄孫。本是蘭陵人，陳朝滅亡後，遷移到關中。祖名介，曾任梁朝侍中、都官尚書；父名引，曾任陳朝吏部侍郎，都聞名於當世。蕭德言廣泛涉獵經史，尤其精通《春秋左氏傳》，喜好作文章。貞觀年間，任著作郎，兼弘文館學士。蕭德言晚年尤其專心致意於治學，從白天到夜晚，一點也不疲倦。每次想打開《五經》，一定要束帶盥洗，正坐對書。妻兒等他有空時問他說：“整天這樣，恐怕很勞累吧？”蕭德言說：“對先聖的話表示恭敬，怎麽能害怕勞累呢。”當時高宗做晋王，詔令蕭德言教授經學。到升入春宫做太子，他仍兼任侍讀。不久因年紀老了，請求退休，太宗不允許，又給他寫信說：“朕遍觀前代歷史，詳細閲讀儒林部分，至於顔淵、閔損的才華，不能長壽而終；子游、卜子夏的德行，不及他們的學問。祇有卿很小就很出衆，早早就享有美好的聲譽。放下窗帷關閉門户，總括《六

雪聚螢，牢籠百氏。自隋季版蕩，庠序無聞，儒道墜泥塗，《詩》《書》填坑阱。眷言墳典，每用傷懷。頃年已來，天下無事，方欲建禮作樂，偃武修文。卿年齒已衰，教將何恃！所冀才德猶茂，卧振高風，使濟南伏生，重在於兹日；關西孔子，故顯於當今。令問令望，何其美也！念卿疲朽，何以可言。”尋賜爵封陽縣侯。十七年，拜秘書少監。兩宫禮賜甚厚。二十三年，累表請致仕，許之。高宗嗣位，以師傅恩，加銀青光禄大夫。永徽五年，卒于家，年九十七。高宗爲之輟朝，贈太常卿。文集三十卷。曾孫至忠，自有傳。

經》；用映雪聚螢的精神，吸收百家之説。自從隋代末年社會動蕩，學校湮没無聞，儒道墜入泥途，《詩》、《書》被填入坑中。思念三墳五典，心中每每傷感。近年以來，天下太平無事，正想建設禮樂，停止武備修明文教。而卿年紀已衰老，讓朕依靠誰！所幸的是先生的才德仍然健在，還能卧振高風，使濟南的伏生，重又存在於今日；關西的孔子，仍舊顯達於當今。美好的名聲令人景仰，多麽美好呀！想到卿疲憊衰老了，真是遺憾。”不久賜爵封陽縣侯。貞觀十七年，拜授秘書少監。兩宫對他的禮遇和賞賜也很豐厚。二十三年，幾次上表請求退休，太宗批准了他的請求。高宗繼位後，因有師傅之恩，加銀青光禄大夫。永徽五年，在家中去世，享年九十七歲。高宗爲他停止朝會，追贈太常卿。著有文集三十卷。曾孫名至忠，自己有傳。

許叔牙

許叔牙，潤州句容人。少精於《毛詩》、《禮記》，尤善諷咏。貞觀初，累授晋王文學兼侍讀，尋遷太常博士。升春宫，加朝散大夫，遷太子洗馬，兼崇賢館學士，仍兼侍讀。嘗撰《毛詩纂義》十卷，以進皇太子，太子賜帛百段，兼令寫本付司經局。御史大夫高智周嘗謂人曰：“凡欲言《詩》者，必須先讀此書。”貞觀二十三年卒。子子儒。

許叔牙，是潤州句容縣人。年輕時對《毛詩》、《禮記》很精通，尤其擅長諷誦吟咏。貞觀初年，幾次授任至晋王文學兼侍讀，不久升任太常博士。晋王升入東宫做太子後，加朝散大夫，升太子洗馬，兼崇賢館學士，仍兼侍讀。曾著《毛詩纂義》十卷，用來進獻給皇太子，太子賜帛一百段，又命令抄寫一本交給司經局。御史大夫高智周曾對人説：“凡是想談《詩經》的，必須先讀此書。”他在貞觀二十三年去世。子名子儒。

許子儒

子儒，亦以學藝稱。長壽中，官至天官侍郎、弘文館學士。子儒居選部，不以藻鑒爲意，委令史句直，以爲腹心，注官之次，子儒但高枕而卧，時云“句直平配”。由是補授失序，無復綱紀，道路以爲口實。其所注《史記》，竟未就而終。

許子儒，也以學問被稱道。長壽年間，官位做到天官侍郎、弘文館學士。許子儒在吏部做官時，對品評鑒别選人不在意，委任令史句直，作爲心腹，當授任選人官職的時候，許子儒衹是高枕而卧，當時人説“是句直在負責品評分配”。因此補授官職的工作失去次序，没有法度，輿論以此作爲口實。他曾注釋《史記》，最終没有完成而去世。

敬播

敬播，蒲州河東人也。貞觀初，舉進士。俄有詔詣秘書内省佐顔師

敬播，是蒲州河東縣人。貞觀初年，考中進士。不久詔令他到秘書内省輔助顔師古、孔穎

古、孔穎達修《隋史》，尋授太子校書。史成，遷著作郎，兼修國史。與給事中許敬宗撰高祖、太宗《實録》，自創業至于貞觀十四年，凡四十卷，奏之，賜物五百段。太宗之破高麗，名所戰六山爲駐蹕，播謂人曰："聖人者，與天地合德，山名駐蹕，此蓋以鑾輿不復更東矣。"卒如所言。時梁國公房玄齡深稱播有良史之才，曰："陳壽之流也。"玄齡以顔師古所注《漢書》，文繁難省，令播撮其機要，撰成四十卷，傳於代。尋以撰實録功，遷太子司議郎。時初置此官，極爲清望。中書令馬周嘆曰："所恨資品妄高，不獲歷居此職。"參撰《晋書》，播與令狐德棻、陽仁卿、李嚴等四人總其類。

達纂修《隋史》，不久授任太子校書。史書修成後，升任著作郎，兼修國史。和給事中許敬宗一起撰寫《高祖實録》、《太宗實録》，從創業寫到貞觀十四年，共四十卷，書成奏上，賜物五百段。太宗打敗高麗時，把戰鬥過的六座山命名爲駐蹕，敬播對人説："做聖人的，與天地同德，山名叫駐蹕，這大概表示鑾駕不能繼續東進了。"結果正如他説的一樣。當時梁國公房玄齡十分贊賞敬播有良史之才，他説："是陳壽之流呀。"房玄齡因顔師古所注釋的《漢書》，文字繁瑣難懂，命令敬播提取其中的關鍵部分，撰成四十卷，流傳於世。不久因撰寫實録有功，升任太子司議郎。當時剛設置此官，十分受人敬重。中書令馬周感嘆説："衹恨我資歷官品妄高，不能歷任此職。"參預撰修《晋書》，敬播和令狐德棻、陽仁卿、李嚴等四個人負責編輯工作。

會刑部奏言："準律：謀反大逆，父子皆坐死，兄弟處流。此則輕而不懲，望請改從重法。"制遣百僚詳議。播議曰："昆季孔懷，天倫雖重，比於父子，性理已殊。生有異室之文，死有别宗之義。今有高官重爵，本蔭唯逮子孫；祚土錫珪，餘光不及昆季。豈有不沾其蔭，輒受其辜，背禮違情，殊爲太甚。必期反兹春令，踵彼秋荼，創次骨於道德之辰，建深文於措刑之日，臣將以爲不可。"詔從之。

適逢刑部上奏説："根據刑律：謀反和大逆，父子都要坐罪處死，兄弟處以流放。這種處罰輕了達不到懲戒的目的，希望改行從重處罰的刑法。"皇上下令交給百官詳細討論。敬播議論説："兄弟之間，天倫之情雖重，但和父子之情相比，性質就已不一樣了。活着有分家居住的制度，死後有分宗的禮法。如今有高官重爵的，本來衹蔭及子孫；封土賜爵，光榮輪不到兄弟。哪裏有不沾其蔭，就枉受其罪的，這樣違背禮法和情理，也太過分了。如果一定想要違反禁止濫殺的春令，去追求秋荼花一樣細密的苛刑，在推行道德的時候造成深刻入骨的創傷，在棄置苛刑的今天大搞苛法，臣將以爲不可以。"有詔表示聽從他的意見。

永徽初，拜著作郎。與許敬宗等撰《西域圖》。後歷諫議大夫、給事中，并依舊兼修國史。又撰《太宗實録》，從貞觀十五年至二十三年，爲二十卷，奏之，賜帛三百段。後坐事出爲越州都督府長史。龍朔三年，卒官。播又著《隋略》二十卷。

永徽初年，拜授著作郎。和許敬宗等人撰寫《西域圖》。後來歷任諫議大夫、給事中，并依舊兼修國史。又撰寫《太宗實録》，從貞觀十五年寫到二十三年，分爲二十卷，把書獻給皇上，賜帛三百段。後來因事坐罪出任越州都督府長史。龍朔三年，死在任上。敬播又著有《隋略》二十卷。

劉伯莊　劉之宏

劉伯莊，徐州 彭城人也。貞觀中，累除國子助教。與其舅太學博士侯孝遵齊爲弘文館學士，當代榮之。尋遷國子博士，其後又與許敬宗等參修《文思博要》及《文館詞林》。龍朔中，兼授崇賢館學士。撰《史記音義》、《史記地名》、《漢書音義》各二十卷，行於代。

劉伯莊，是徐州 彭城縣人。貞觀年間，幾次除授至國子助教。和其舅太學博士侯孝遵一起任弘文館學士，當時的人爲他們感到榮耀。不久升任國子博士，在此之後又和許敬宗等人纂修《文思博要》和《文館詞林》。龍朔年間，兼授崇賢館學士。著有《史記音義》、《史記地名》、《漢書音義》各二十卷，流行於世。

子之宏，亦傳父業。則天時，累遷著作郎，兼修國史。卒於相王府司馬。睿宗即位，以故吏贈秘書少監。

其子名之宏，也繼承父業。武則天當政時，幾次升任至著作郎，兼修國史。死在相王府司馬任上。睿宗即位後，因爲是故吏追贈秘書少監。

秦景通

秦景通，常州 晋陵人也。與弟暐尤精《漢書》，當時習《漢書》者皆宗師之，常稱景通爲大秦君，暐爲小秦君。若不經其兄弟指授，則謂之“不經師匠，無足采也”。景通，貞觀中累遷太子洗馬，兼崇賢館學士。爲《漢書》學者，又有劉納言，亦爲當時宗匠。

秦景通，是常州 晋陵縣人。和其弟秦暐尤其精通《漢書》，當時研習《漢書》的都尊他們爲師，曾稱秦景通爲大秦君，稱秦暐爲小秦君。如果未經他們兄弟指導傳授，就説他們“未經名師指導，没有什麼可取的”。秦景通，在貞觀年間幾次升任至太子洗馬，兼崇賢館學士。治《漢書》的學者，還有劉納言，也是當時的宗匠。

劉納言

納言，乾封中歷都水監主簿，以漢書授沛王賢。及賢爲皇太子，累遷太子洗馬，兼充侍讀。常撰《俳諧集》十五卷以進太子。及東宮廢，高宗見而怒之，詔曰：“劉納言收其餘藝，參侍經史，自府入宮，久淹歲月，朝游夕處，竟無匡贊。闕忠孝之良規，進詼諧之鄙説，儲宮敗德，抑有所由。情在好生，不忍加戮，宜從屏棄，以勵將來。可除名。”後又坐事配流振州而死。

劉納言，在乾封年間歷任都水監主簿，用《漢書》教授沛王 李賢。當李賢做了皇太子後，幾次升任至太子洗馬，兼充侍讀。曾著《俳諧集》十五卷進獻給太子。當太子被廢黜，高宗見到此書而生他的氣，下詔説：“劉納言收集正業之外的餘藝，他是以經史入侍，從王府進入東宮，在很長時間裏，和太子朝夕相處，始終對太子没有什麼幫助。缺少有關忠孝的忠告，進獻詼諧不經的鄙陋之説，太子德行敗壞，或許就是因爲這個原因。朕生性喜好保全人性命，不忍加以殺戮，應加以摒棄，以勉勵將來的人。可以處以除名。”後來又因事坐罪流放振州而死。

羅道琮

羅道琮，蒲州 虞鄉人也。祖順，武德初爲興州刺史。勤於學業，而慷慨有節義。貞觀末，上書忤旨，配流嶺表。時有同被流者，至荆、襄間病

羅道琮，是蒲州 虞鄉縣人。祖名順，武德初年任興州刺史。他勤於學業，而且爲人慷慨有節操和義行。貞觀末年，上書違背了太宗的旨意，被流放到嶺表。當時有一同被流放的人，到

死，臨終，泣謂道琮曰："人生有死，所恨委骨異壤。"道琮曰："我若生還，終不獨歸棄卿於此。"瘞之路左而去。歲餘，遇赦得還，至殯所，屬霖潦瀰漫，尸柩不復可得。道琮設祭慟哭，告以欲與俱歸之意，若有靈者，幸相警示。言訖，路側水中，忽然涌沸。道琮又咒云："若所沸處是，願更令一沸。"咒訖，又沸。道琮便取得其尸，銘誌可驗，遂負之還鄉。當時識者稱道琮誠感所致。道琮尋以明經登第。高宗末，官至太學博士。每與太學助教康國安、道士李榮等講論，爲時所稱。尋卒。

了荆、襄之間病死了，臨終時，哭着對羅道琮說："人生都有一死，所恨的是把尸骨抛棄在他鄉異地。"羅道琮說："我如果能活着回去，最終不會獨自把卿的尸骨丢在這裹。"遂把他埋在路邊而離去。過了一年多，他遇到赦免得以返回，來到埋葬的地方，適逢積雨瀰漫，棺材不再能找到。羅道琮設祭痛哭，把想和尸骨一起返回的願望告訴給神靈，說如果神有靈，希望能有所顯示。說完話，在路邊水中，忽然出現涌泉。羅道琮又禱告說："如果涌水的地方就是的話，希望再使水涌沸一次。"禱告完畢，水又涌沸起來。羅道琮就找到他的尸骨，有墓志銘可以驗證，於是背負尸骨返回鄉里。當時有見識的人說這是羅道琮的真誠感召所致。羅道琮不久考中明經。高宗末年，官位做到太學博士。常常和太學助教康國安、道士李榮等人講論學問，被當時人所稱道。不久去世。

舊唐書卷一百八十九(下)

列傳第一百三十九(下)

儒學(下)

邢文偉　高子貢　郎餘令　路敬淳　王元感　王紹宗　韋叔夏
祝欽明　郭山惲　柳冲　盧粲　尹知章 孫季良(附)　徐岱
蘇弁 (兄)袞冕　陸質　馮伉　韋表微　許康佐

邢文偉

邢文偉，滁州全椒人也。少與和州高子貢、壽州裴懷貴俱以博學知名於江、淮間。咸亨中，累遷太子典膳丞。時孝敬在東宮，罕與宮臣接見，文偉輒減膳，上書曰："臣竊見《禮戴記》曰：'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之嚴，則有司過之史，徹膳之宰。史之義，不得不司過；宰之義，不得不徹膳，不徹膳則死。'今皇帝式稽前典，妙簡英俊，自庶子已下，至司議、舍人及學士、侍讀等，使翼佐殿下，以成聖德。近日已來，未甚延納，談議不狎，謁見尚稀，三朝之後，但與內人獨居，何由發揮聖智，使睿哲文明者乎？今史雖闕官，宰當奉職，忝備所司，未敢逃死，謹守禮經，輒申減膳。"太子答書曰："顧以庸虛，早尚墳典，每欲研精政術，極意書林。但往在幼年，未閑將衛，竭誠耽誦，因即損心。比日以來，風虛更積，中奉恩旨，不許重勞。加以趨侍含元，溫凊朝夕，承親以無專之道，遵禮以色養爲先。所以屢闕坐

邢文偉，是滁州全椒縣人。年少時和和州人高子貢、壽州人裴懷貴都以博學知名於江、淮之間。咸亨年間，幾次升任至太子典膳丞。當時孝敬皇帝李弘在東宮做太子，很少和宮中大臣接觸相見，邢文偉就撤減膳食，上書說："臣看到《大戴禮記》上說：'太子加冠成人後，就應免於老師的嚴教，就要有負責糾正過失的史官，負責撤減膳食的宰臣。史官的職責，不能不糾正過失；宰臣的職責，不能不撤減膳食，不撤減膳食就要處死。'如今皇帝效法從前的制度，善於選擇英俊之才，從庶子以下，到司議、舍人以及學士、侍讀等，讓他們輔佐太子，用來促成太子的聖明賢德。近日以來，没有什麼接待活動，談話議事也不頻繁，來進見的人也很稀少，三次朝會之後，就祇有和內人獨處，這怎麼能發揮聖智，使聖明和文德輝耀呢？如今雖然缺少史官，宰臣就應承擔職責，勉力完成自己的任務，不敢逃避死罪，恭敬地遵循禮法，就提出減少膳食。"太子寫信回答他說："回想過去因爲平庸無能，很早就崇尚典籍，總想精研從政之術，對讀書極爲用心。衹是過去年幼，不懂得調養身體，盡心竭力地用功誦讀，因此就使身心受到損害。近日以來，風虛之症更加嚴重，我已接到恩旨，不許

朝，時乖學緒。公潛申勖戒，聿薦忠規，敬尋來請，良符宿志。自非情思審諭，義均弼諧，豈能進此藥言，形於簡墨！撫躬三省，感愧兼深。"文偉自是益知名。

我過勞。再加上我要趕到含元殿去侍奉，冬溫夏凊朝夕問候，用無專之道來順從父母，遵禮以承順父母顏色爲先。因此天子臨朝時我屢次缺席，時常違背學習的心願。公暗中提出勸誡，進言忠告，恭敬地依禮提出減膳的請求，這很符合我平日的願望。如果不是經過深思熟慮，看重輔佐之義，怎麼能進獻這些藥石一樣的意見，體現在奏書上！我撫身從三個方面反省，深表感激和慚愧之情。"邢文偉從此更加知名。

其後右史缺官，高宗謂侍臣曰："邢文偉事我兒，能減膳切諫，此正直人也。"遂擢拜右史。則天臨朝，累遷鳳閣侍郎，兼弘文館學士。載初元年，遷內史。天授初，內史宗秦客以奸贓獲罪，文偉坐附會秦客，貶授珍州刺史。後有制使至其州境，文偉以爲殺己，遽自縊而死。

在此之後右史官職空缺，高宗對隨侍的臣下說："邢文偉事奉我兒，能減膳直諫，這是個正直的人。"於是升任右史。武則天當朝，邢文偉幾次升任至鳳閣侍郎，兼弘文館學士。載初元年，升任內史。天授初年，內史宗秦客因不法受賄而獲罪，邢文偉坐依附宗秦客罪，貶任珍州刺史。後來有皇帝的使者來到他的州境中，邢文偉以爲是來殺自己的，就馬上自縊而死。

高子貢

高子貢者，和州歷陽人也。弱冠游太學，遍涉《六經》，尤精《史記》。與文偉及亳州朱敬則爲莫逆之交。明經舉，歷秘書正字、弘文館直學士。鬱鬱不得志，棄官而歸。屬徐敬業作亂於揚州，遣弟敬猷統兵五千人，緣江西上，將逼和州。子貢率鄉曲數百人拒之，自是賊不敢犯。以功擢授朝散大夫，拜成均助教。虢王鳳之子東莞公融，曾爲和州刺史，從子貢受業，情義特深。及融爲申州，陰懷異志，令黄公譔結交於子貢，推爲謀主，潛謀密議，書信往復，諸王內外相應，皆出自其策。尋而事發，被誅。

高子貢，是和州歷陽縣人。幼年在太學學習，廣泛涉獵《六經》，尤其精通《史記》。與邢文偉和亳州人朱敬則爲莫逆之交。考中明經，歷任秘書正字、弘文館直學士。鬱鬱不得志，棄官而回鄉。適逢徐敬業在揚州作亂，派弟徐敬猷率兵五千人，順着長江西上，將逼近和州。高子貢率領鄉中數百人抵禦他，從此賊不敢進犯。他因功升任朝散大夫，拜授成均助教。虢王李鳳之子東莞公李融，曾任和州刺史，師從高子貢學習，二人情誼非常深厚。當李融在申州任職，暗懷反叛的意圖，命令黄公李譔和高子貢結交，推舉高子貢做謀主，暗中謀劃商議，書信往來，諸王內外相應，都出自高子貢的策劃。不久事情暴露，被誅殺。

郎餘令

郎餘令，定州新樂人也。祖楚之，少與兄蔚之，俱有重名。隋大業中，蔚之爲左丞，楚之爲尚書民曹郎，煬帝重其兄弟，稱爲二郎。楚之，武德初爲大理卿，與太子少保李

郎餘令，是定州新樂縣人。祖名楚之，年少時與兄郎蔚之，名氣都很大。隋大業年間，郎蔚之任左丞，郎楚之任尚書民曹郎，煬帝很器重他們兄弟，稱做二郎。郎楚之，武德初年任大理卿，和太子少保李綱、侍中陳叔達撰定律令。

綱、侍中陳叔達撰定律令。後受詔招諭山東，爲竇建德所獲，脅以兵刃，又誘以厚利，楚之竟不爲屈。及還，以年老致仕。貞觀初卒，時年八十。餘令父知運，貝州刺史；兄餘慶，高宗時萬年令，理有威名，京城路不拾遺，後卒於交州都督。

餘令少以博學知名，舉進士。初授霍王元軌府參軍，數上詞賦，元軌深禮之。先是，餘令從父知年爲霍王友，亦見推仰。元軌謂人曰："郎氏兩賢，人之望也。相次入府，不意培塿而松柏成林。"轉幽州録事參軍。時有客僧聚衆欲自焚，長史裴照率官屬欲往觀之。餘令曰："好生惡死，人之性也。違越教義，不近人情。明公佐守重藩，須察其奸詐，豈得輕舉，觀此妖妄。"照從其言，因收僧按問，果得詐狀。孝敬在東宫，餘令續梁元帝《孝德傳》，撰《孝子後傳》三十卷以獻，甚見嗟重。累轉著作佐郎。撰《隋書》未成，會病卒，時人甚痛惜之。

後受詔去招撫山東，被竇建德抓獲，用刀劍威脅，又用優厚的利益來引誘他，郎楚之始終未被屈服。當他返回後，因年老而退休。貞觀初年去世，當時八十歲。郎餘令父名知運，曾任貝州刺史；兄名餘慶，高宗時任萬年縣令，治理政事享有威名，使京城路不拾遺，後死在交州都督任上。

郎餘令年輕時以學問淵博知名，考中進士。起初授任霍王李元軌府參軍，幾次進獻詞賦，李元軌很禮遇他。在此之前，郎餘令的叔父郎知年任霍王友這一官職，也很受推崇。李元軌對人説："郎氏兩位賢才，是人們所仰望的。相繼進入府中，没想到小土丘上却能松柏成林。"轉任幽州録事參軍。當時有游方僧聚衆想自焚，長史裴照率領部下想前往觀看。郎餘令説："喜歡生存厭惡死亡，是人的本性。自焚是違背教義，不近人情的行爲。明公幫助鎮守重要的藩鎮，必須查明僧人的奸詐用心，怎麽能做出輕率的舉動，去觀看這妖妄之徒。"裴照聽從了他的話，於是收捕僧人審問，果真得到奸詐的實情。孝敬皇帝在東宫做太子時，郎餘令續寫梁元帝的《孝德傳》，著《孝子後傳》三十卷用來進獻，很受嘆賞。幾次轉任著作佐郎。著《隋書》没有完成，就因病而去世，當時人很心痛惋惜他。

路敬淳

路敬淳，貝州臨清人也。父文逸。隋大業末，闔門遇盗，文逸潜匿草澤，晝伏於死人中，夜行避難。自傷窮梗，閉口不食。同侣閔其謹愿，勸以不當滅性，捃拾以食之，遞負之而行，遂免於難。貞觀末，官至申州司馬。

敬淳與季弟敬潜俱早知名。敬淳尤勤學，不窺門庭，遍覽墳籍，而孝友篤敬。遭喪，三年不出廬寢。服免，方號慟入見其妻，形容羸毁，妻不之識也。後舉進士。天授中，歷司禮博士、太子司議郎，兼修國史，仍授崇賢館學士。數受詔修緝吉凶雜

路敬淳，是貝州臨清縣人。父名文逸。隋大業末年，全家遇盗，路文逸潜藏在草澤中，白天伏在死人中，夜裏出行避難。爲自己的困厄不順而傷心，閉口不吃東西。同路的旅伴憐憫他爲人誠實，勸他不應過分悲觀而危及生命，采拾東西給他吃，交替背負他行進，終於逃脱死難。貞觀末年，官位做到申州司馬。

路敬淳和三弟路敬潜很早就都知名於世。路敬淳尤其勤於學習，不慕求門庭，遍覽典籍，而且孝順友善忠厚恭敬。遇到喪事，三年不出守喪的小屋。解除服喪後，纔痛哭着進家去見其妻，因爲他容貌瘦損得很厲害，其妻没有認出他來。後考中進士。天授年間，歷任司禮博士、太子司議郎，兼修國史，還授任崇賢館學士。幾次受詔

儀，則天深重之。萬歲通天二年，坐與綦連耀結交，下獄死。敬淳尤明譜學，盡能究其根源枝派，近代已來，無及之者。撰《著姓略記》十卷，行於時。又撰《衣冠本系》，未成而死。神龍初，追贈秘書少監。敬潛仕至中書舍人。

編纂整理吉凶雜儀，武則天很器重他。萬歲通天二年，坐與綦連耀結交罪，下獄而死。路敬淳尤其通曉譜學，都能窮究各氏族的根源枝派，近代以來，没有比得上他的。著有《著姓略記》十卷，流行於世。又著《衣冠本系》，未完成而死去。神龍初年，追贈其爲秘書少監。路敬潛官位做到中書舍人。

王元感

王元感，濮州鄄城人也。少舉明經，累補博城縣丞。兖州都督、紀王慎深禮之，命其子東平王續從元感受學。天授中，稍遷左衛率府録事，兼直弘文館。是後則天親祠南郊及享明堂，封嵩嶽，元感皆受詔共諸儒撰定儀注，凡所立議，衆咸推服之。轉四門博士，仍直弘文館。元感時雖年老，猶能燭下看書，通宵不寐。長安三年，表上其所撰《尚書糾謬》十卷、《春秋振滯》二十卷、《禮記繩愆》三十卷，并所注《孝經》、《史記》稿草，請官給紙筆，寫上秘書閣。詔令弘文、崇賢兩館學士及成均博士詳其可否。學士祝欽明、郭山惲、李憲等皆專守先儒章句，深譏元感掎摭舊義，元感隨方應答，竟不之屈。鳳閣舍人魏知古、司封郎中徐堅、左史劉知幾、右史張思敬，雅好異聞，每爲元感申理其義，連表薦之。尋下詔曰："王元感質性温敏，博聞强記，手不釋卷，老而彌篤。掎前達之失，究先聖之旨，是謂儒宗，不可多得。可太子司議郎，兼崇賢館學士。"魏知古嘗稱其所撰書曰："信可謂《五經》之指南也。"中宗即位，以春宫舊僚，進加朝散大夫，拜崇賢館學士。尋卒。

王元感，是濮州鄄城縣人。年輕時考中明經，幾次補授至博城縣丞。兖州都督、紀王李慎很禮遇他，命令其子東平王李續師從王元感學習。天授年間，漸漸升任至左衛率府録事，兼直弘文館。此後武則天親自到南郊及明堂祭祀，封嵩嶽，王元感都受詔和諸儒一起確定禮節儀式，每次有所建議，衆人都推崇贊同他。轉任四門博士，仍直弘文館。王元感當時雖然年老，還能在燭下看書，通宵不睡。長安三年，上表進獻他所著的《尚書糾謬》十卷、《春秋振滯》二十卷、《禮記繩愆》三十卷，還有他所注釋的《孝經》、《史記》草稿，請求官府供給紙和筆，抄寫後進獻給秘書閣。朝廷詔令弘文、崇賢兩館學士和成均博士審察是否可行。學士祝欽明、郭山惲、李憲等人都死守先儒章句，深切譏諷王元感指摘先儒的成説，王元感隨機應答，始終不能被辯倒。鳳閣舍人魏知古、司封郎中徐堅、左史劉知幾、右史張思敬，很喜歡新奇的見解，常爲王元感的學説駁辯，聯名上表推薦他。不久下詔説："王元感本性温和聰敏，博聞强記，手不釋卷，到了老年而愈加專心。指摘前輩賢達的失誤，研究先聖學説的旨意，這就是所説的儒學宗師，不可多得。可任太子司議郎，兼崇賢館學士。"魏知古曾稱許他所寫的著作説："確實可以説是學習《五經》的指南。"中宗即位，因爲他是春宫的舊官，進加朝散大夫，拜授崇賢館學士。不久去世。

王紹宗

王紹宗，揚州江都人也，梁左民尚書銓曾孫也，其先自琅邪徙焉。

王紹宗，是揚州江都縣人，梁朝左民尚書王銓的曾孫，他的先人是從琅邪遷移來的。王紹

紹宗少勤學，遍覽經史，尤工草隸。家貧，常傭力寫佛經以自給，每月自支錢足即止，雖高價盈倍，亦即拒之。寓居寺中，以清净自守，垂三十年。文明中，徐敬業於揚州作亂，聞其高行，遣使徵之，紹宗稱疾固辭。又令唐之奇親詣所居逼之，竟不起。敬業大怒，將殺之，之奇曰："紹宗人望，殺之恐傷士衆之心。"由是獲免。及賊平，行軍大總管李孝逸以其狀聞，則天驛召赴東都，引入禁中，親加慰撫，擢拜太子文學，累轉秘書少監，仍侍皇太子讀書。紹宗性澹雅，以儒素見稱，當時朝廷之士，咸敬慕之。張易之兄弟，亦加厚禮。易之伏誅，紹宗坐以交往見廢，卒于鄉里。

宗年輕時學習勤奮，遍讀經史之書，尤其擅寫草隸書。家中貧窮，常常出賣勞力靠抄寫佛經來自給，每個月幹到足够當月支出就停止不幹了，雖然有人用增加一倍的高價雇用他，他也會當即拒絶。他寄居在寺中，把清净作爲自己的操守，達三十年。文明年間，徐敬業在揚州作亂，聽説他的高尚品行，派使者去徵召他，王紹宗聲稱有病而堅持辭謝。又命令唐之奇親自到他家去逼迫他，他始終不出來。徐敬業大怒，想殺掉他，唐之奇説："王紹宗受到衆人仰望，殺掉他恐怕會傷害讀書人的心。"因此得免一死。當賊被平定，行軍大總管李孝逸把他的情况上奏給朝廷，武則天派驛車召他到東都，接進宫中，親自加以慰撫，升任太子文學，幾次轉任至秘書少監，仍侍奉皇太子讀書。王紹宗本性淡泊文雅，以儒者的品德操行而被稱許，當時朝廷中的士人，都尊敬仰慕他。張易之兄弟，也對他加以厚禮。當張易之被殺，王紹宗坐與其交往罪被罷免，死在鄉里。

韋叔夏

韋叔夏，尚書左僕射安石兄也。少而精通《三禮》，其叔父太子詹事琨嘗謂曰："汝能如是，可以繼丞相業矣。"舉明經。調露年，累除太常博士。後屬高宗崩，山陵舊儀多廢缺，叔夏與中書舍人賈太隱、太常博士裴守貞等，草創撰定，由是授春官員外郎。則天將拜洛及享明堂，皆別受制，共當時大儒祝欽明、郭山惲撰定儀注。凡所立議，衆咸推服之。累遷成均司業。久視元年，特下制曰："吉凶禮儀，國家所重，司禮博士，未甚詳明。成均司業韋叔夏、太子率更令祝欽明等，博涉禮經，多所該練，委以參掌，冀弘典式。自今司禮所修儀注，并委叔夏等刊定訖，然後進奏。"長安四年，擢春官侍郎。神龍初，轉太常少卿，充建立廟社使。以功進銀青光禄大夫。三年，拜國子

韋叔夏，是尚書左僕射韋安石之兄。年輕時就精通《三禮》，他的叔父太子詹事韋琨曾對他説："你能這樣，可以繼丞相業了。"後考中明經。調露年間，幾次除授至太常博士。後適逢高宗崩，有關山陵的舊禮多有廢缺，由韋叔夏和中書舍人賈太隱、太常博士裴守貞等人，草創并寫定，因此授任春官員外郎。武則天將祭拜洛水和祭祀明堂，他都接到制書，和當時的大儒祝欽明、郭山惲共同確定祭祀的禮節儀式。每次有所建議，衆人都推崇贊同他。幾次升任至成均司業。久視元年，特別下制説："吉凶禮儀，爲國家所重視，而司禮博士，對此不是很詳細明白。成均司業韋叔夏、太子率更令祝欽明等人，廣泛涉獵禮經，大多博通熟習，委任他們參與掌管此事，希望能弘揚法典。從現在開始禮部所纂修的禮節儀式，全部委派韋叔夏等人修改寫定，然後上奏進獻。"長安四年，升任春官侍郎。神龍初年，轉任太常少卿，充任建立廟社使。因功進銀青光禄大夫。三年，拜授國子祭酒。幾次加封至

祭酒。累封沛國郡公。卒時年七十餘。撰《五禮要記》三十卷，行於代。贈兗州都督、修文館學士，謚曰文，子紹，太常卿。

沛國郡公。去世時七十餘歲。著有《五禮要記》三十卷，流行於世。追贈兗州都督、修文館學士，謚號叫文。子名紹，任太常卿。

祝欽明

祝欽明，雍州始平人也。少通《五經》，兼涉衆史百家之說。舉明經。長安元年，累遷太子率更令，兼崇文館學士。中宗在春宮，欽明兼充侍讀。二年，遷太子少保。中宗即位，以侍讀之故，擢拜國子祭酒、同中書門下三品，加位銀青光祿大夫，歷刑部、禮部二尚書，兼修國史，仍舊知政事，累封魯國公，食實封三百户。尋以匿忌日，爲御史中丞蕭至忠所劾，貶授申州刺史。久之，入爲國子祭酒。

祝欽明，是雍州始平縣人。年輕時通曉《五經》，又涉獵衆史和百家之說。考中明經。長安元年，幾次遷任至太子率更令，兼崇文館學士。中宗在春宮做太子時，祝欽明兼充侍讀。長安二年，升任太子少保。中宗即位後，因侍讀的緣故，升任國子祭酒、同中書門下三品，加位銀青光祿大夫，歷任刑部、禮部二尚書，兼修國史，仍舊任宰相，幾次封魯國公，食實封三百户。不久因隱匿忌日，被御史中丞蕭至忠所彈劾，貶授申州刺史。很久以後，召入任國子祭酒。

景龍三年，中宗將親祀南郊，欽明與國子司業郭山惲二人奏言皇后亦合助祭，遂建議曰：

謹按《周禮》，天神曰祀，地祇曰祭，宗廟曰享。大宗伯職曰："祀大神，祭大祇，享大鬼，理其大禮。若王有故不預，則攝位。凡大祭祀，王后不預，則攝而薦豆籩，徹。"又追師職："掌王后之首服，以待祭祀。"又內司服職："掌王后之六服。凡祭祀，供后之衣服。"又九嬪職："大祭祀，后祼獻則贊，瑶爵亦如之。"據此諸文，即皇后合助皇帝祀天神、祭地祇，明矣。故鄭玄注《內司服》云："闕狄，皇后助王祭群小祀之服。"然則小祀尚助王祭，中、大推理可知。闕狄之上，猶有兩服：第一褘衣，第二揄狄，第三闕狄。此三狄，皆助祭之服。闕狄即助祭小祀，即知揄狄助祭中祀，褘衣

景龍三年，中宗將親自祭祀南郊，祝欽明和國子司業郭山惲二人上奏說皇后也應參與幫助祭祀，於是建議說：

謹按《周禮》，祭天神叫做祀，祭地祇叫做祭，祭宗廟叫做享。大宗伯的職責規定說："祀大神，祭大祇，享大鬼，要負責給他們置備大禮。如果王因故不能參預，就要由攝位代理。凡是大的祭祀活動，王后不能參預時，則由攝者代理她而進獻豆籩，然後撤下。"又追師的職責說："負責王后的首服，用來準備祭祀之用。"又內司服的職責說："負責王后的六服。凡是有祭祀活動，要給王后提供衣服。"又九嬪的職責說："在大的祭祀活動中，當王后行祼禮時九嬪就要幫助她，用瑶爵獻酒時也要這樣做。"依據這些文字，皇后應幫助皇帝祀天神、祭地祇，就明白了。所以鄭玄注釋《內司服》說："闕狄，是皇后幫助王祭群小祀時穿的衣服。"既然小祀尚且幫助王上祭祀，那麼中祀、大祀就推理可知了。闕狄之上，還有兩種服裝：第一是褘衣，第二是揄狄，第三就是闕狄。這三狄，都是幫助祭祀的衣服。

助祭大祀。鄭舉一隅，故不委說。唯祭宗廟，《周禮》王有兩服，先王袞冕，先公鷩冕。鄭玄因此以后助祭宗廟，亦分兩服，云："褘衣助祭先王，揄狄助祭先公。"不言助祭天地社稷，自宜三隅而反。

且《周禮》正文"凡祭，王后不預"，既不專言宗廟，即知兼祀天地，故云"凡"也。又《春秋外傳》云："禘郊之事，天子親射其牲，王后親舂其粢。"故代婦職但云："詔王后之禮事"，不主言宗廟也。若專主宗廟者，則內宗、外宗職皆言"掌宗廟之祭祀"。此皆禮文分明，不合疑惑。

舊說以天子父天、母地、兄日、姊月，所以祀天於南郊，祭地於北郊，朝日於東門之外，以昭事神，訓人事，君必躬親以禮之，有故然後使攝，此其義也。《禮記·祭統》曰："夫祭也者，必夫婦親之，所以備內外之官也。官備則具備。"又，"哀公問於孔子曰：'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爲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已重焉!'"又《漢書·郊祀志》云："天地合祭，先祖配天，先妣配地。天地合精，夫婦判合。祭天南郊，則以地配，一體之義也。"據此諸文，即知皇后合助祭，望請別修助祭儀注同進。

帝頗以爲疑，尋禮官親問之。太常博士唐紹、蔣欽緒對曰："皇后南郊助祭，於禮不合。但欽明所執，是

闕狄既然是助祭小祀穿的，就可知揄狄是助祭中祀穿的，褘衣是助祭大祀穿的。鄭玄舉了一隅，所以没有全說。祭祀宗廟時，《周禮》上說王上有兩種服裝，先王穿戴袞冕，先公穿戴鷩冕。鄭玄因此認爲王后助祭宗廟時，也分爲兩種服裝，他說："褘衣用來助祭先王，揄狄用來助祭先公。"没有說助祭天地社稷時的服裝，自應舉一而反三。

况且《周禮》正文上說"凡是祭祀，王后不參預"，既然没有專指祭宗廟而言，就可知也兼指祀天地，所以說"凡"。又《春秋外傳》上說："禘郊之事，由天子親自射牲畜，王后親自舂粢。"所以代婦的職責衹說："詔告王后的祭禮之事"，不是專指祭宗廟而言。如果是專指祭宗廟，那麽內宗、外宗的職責就都是"掌管宗廟的祭祀"。這些禮文上都寫的很明白，不應感到疑惑。

過去說天子以父爲天、母爲地、兄爲日、姊爲月，因此祀天在南郊，祭地在北郊，祭日在東門之外，用以表示奉事神祇，順應人情事理，國君必須親自去行祭禮，因故不能參加就要派人代理，這是祭天地的禮法。《禮記·祭統》上說："祭祀的事，必須夫婦親自參加，因此要使內外之官完備。內外之官完備就會使祭祀完整。"又，"哀公問孔子說：'穿戴冕服去迎親，禮不是過重了嗎?'孔子表情憂懼地回答說：'合二姓之美，使先聖後繼有人，去做天地宗廟社稷的主人，君怎能說禮過重了呢!'"又《漢書·郊祀志》上說："天地一起祭祀，先祖配天祭祀，先妣配地祭祀。天地精氣交融，夫婦互相配合。在南郊祭天，就以地配祭，是取天地一體的意思。"根據這些文字，就可知皇后應幫助祭祀，希望并請求另外修纂助祭的禮法一同獻上。

中宗認爲有些疑問，召來禮官親自詢問此事。太常博士唐紹、蔣欽緒回答說："皇后到南郊助祭，不合禮法，衹是祝欽明所提出的說法，

祭宗廟禮，非祭天地禮。謹按魏、晉、宋及齊、梁、周、隋等歷代史籍，至於郊天祀地，并無皇后助祭之事。"帝令宰相取兩家狀對定。欽緒與唐紹及太常博士彭景直又奏議曰：

《周禮》凡言祭、祀、享三者，皆祭之互名，本無定義。何以明之？按《周禮》典瑞職云："兩珪有邸，以祀地。"則祭地亦稱祀也。又司筵云："設祀先王之胙席。"則祭宗廟亦稱祀也。又內宗職云："掌宗廟之祭祀。"此又非獨天稱祀，地稱祭也。又按《禮記》云："惟聖爲能享帝。"此即祀天帝亦言享也。又按《孝經》云："春秋祭祀，以時思之。"此即宗廟亦言祭祀也。經典此文，不可備數。據此則欽明所執天曰祀，地曰祭，廟曰享，未得爲定明矣。又《周禮》凡言大祭祀者，祭天地宗廟之總名，不獨天地爲大祭也。何以明之？按鬱人職云："大祭祀，與量人授舉斝之卒爵。"尸與斝，皆宗廟之事，則宗廟亦稱大祭祀。又欽明狀引九嬪職："大祭祀，后祼獻則贊瑤爵。"據祭天無祼，亦無瑤爵，此乃宗廟稱大祭祀之明文。欽明所執大祭祀即爲祭天地，未得爲定明矣。

又《周禮》大宗伯職云："凡大祭祀，王后有故不預，則攝而薦豆籩，徹。"欽明唯執此文，以爲王后有祭天地之禮。欽緒等據此，乃是王后薦宗廟之禮，非祭天地之事。何以明之？按此文："凡祀大神，祭大祇，享大鬼，帥執事而卜日宿，視滌濯，莅玉鬯，省牲鑊，奉玉齍，

是祭祀宗廟的禮法，不是祭祀天地的禮法。謹按魏、晉、宋及齊、梁、周、隋等歷代史籍中，說到祭祀天地時，并沒有皇后助祭的事。"中宗命令宰相取兩派的奏狀比較酌定。蔣欽緒和唐紹以及太常博士彭景直又上奏議論說：

《周禮》上凡是講祭、祀、享這三者的，都是祭的互稱之名，本來沒有固定的含義。用什麽來證明呢？按《周禮》上典瑞的職責說："兩珪有底，用來祀地。"那麽祭地也稱做祀。又司筵說："設置祀先王的胙席。"那麽祭宗廟也稱做祀。又內宗的職責說："掌管宗廟的祭祀。"這又是不單獨把祭天稱做祀，祭地稱做祭。又按《禮記》上說："衹有聖人能享天帝。"這就是祭祀天帝也稱享。又按《孝經》上說："春秋祭祀，因時令而追思先人。"這就是說宗廟也稱祭祀。經典中這一類文字，不可盡數。根據這些可知祝欽明所提出的祭天叫祀，祭地叫祭，祭宗廟叫享的說法，不合適是確定而明白的了。又《周禮》上凡是說大祭祀的，是指祭天地宗廟的總稱，不衹是把祭天地當做大祭。用什麽證明呢？按鬱人的職責說："在大祭祀時，和量人一起舉斝接受最後一杯。"尸和斝，都是宗廟的事，那麽宗廟也稱做大祭祀。又祝欽明在奏狀上引用九嬪的職責說："大祭祀時，王后行祼獻之禮就幫助她瑤爵。"根據祭天時沒有祼禮，也沒有瑤爵，這就是祭宗廟稱做大祭祀的明確的文字記載。祝欽明所提出的大祭祀就是祭天地，不正確是十分明白的了。

又《周禮》大宗伯的職責說："凡是大祭祀時，王后因故不能參預，就代理她而進獻豆籩，然後撤下。"祝欽明衹用這條文字，認爲王后有祭天地的禮節。蔣欽緒等根據這些文字，實際是指王后祭宗廟之禮，不是祭天地之事。用什麽證明呢？按此文："凡是祀大神，祭大祇，享大鬼時，率領主事者占卜吉日，視察祭器的清洗工作，檢查玉鬯，察看烹煮牲畜的鼎鑊，進獻玉齍，詔告祝

制大號，理其大禮，制相王之大禮。若王不與祭祀，則攝位。”此已上一“凡”，直是王兼祭天地宗廟之事，故通言大神、大祇、大鬼之祭也。已下文云：“凡大祭祀，王后不與，則攝而薦豆籩，徹。”此一“凡”，直是王后祭廟之事，故唯言大祭祀也。若云王后助祭天地，不應重起“凡大祭祀”之文也。爲嫌王后有祭天地之疑，故重起後“凡”以別之耳。王后祭廟，自是大祭祀，何故取上“凡”相王之禮，以混下“凡”王后祭宗廟之文？此是本經科段明白。

辭，掌管祭祀的大禮，制定輔助王祭祀的大禮。如果王不能參加祭祀，就攝位代理。”這以上一個“凡”字，正是王兼祭天地宗廟之事，因而籠統地說大神、大祇、大鬼的祭祀。以下的文字說：“凡是大祭祀時，王后不參加，就代替她進獻籩豆，然後撤下。”這一個“凡”字，正是王后祭宗廟之事，因此衹說大祭祀。如果說王后助祭天地，就不應重起“凡是大祭祀”的文字了。爲避免産生王后有祭天地的疑義，所以重起後一個“凡”字用來區別前者。王后祭宗廟，自然是大祭祀，爲什麼采取上面“凡”相王之禮，用來混同下面“凡”王后祭宗廟的文字？這是源自經書，段落很清楚。

又按《周禮》“外宗掌宗廟之祭祀，佐王后薦玉豆。凡后之獻，亦如之。王后有故不預，則宗伯攝而薦豆籩。”外宗無佐祭天地之禮。但天地尚質，宗廟尚文。玉豆，宗廟之器，初非祭天所設。請問欽明，若王后助祭天地，在《周禮》使何人贊佐？若宗伯攝后薦豆祭天，又合何人贊佐？并請明徵禮文，即知攝薦是宗廟之禮明矣。

又按《周禮》“外宗掌管宗廟的祭祀，幫助王后進獻玉豆。凡是王后的進獻，也如此去做。王后因故不能參預時，就由宗伯代理她而進獻豆籩。”外宗没有幫助祭天地的禮節。衹是天地崇尚質樸，宗廟崇尚文采。玉豆，是宗廟的器物，起初不是爲祭天所設置的。請問祝欽明，如果王后助祭天地，在《周禮》中讓什麼人去輔佐？如果宗伯代替王后獻豆祭天，又該什麼人輔佐？請查對原文，就可明確知道代獻是宗廟之禮了。

按《周禮·司服》云：“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享先王，則衮冕。”内司服“掌王后祭服”，無王后祭天之服。按《三禮義宗》明王后六服，謂褘衣、揄翟、闕翟、鞠衣、展衣、褖衣。“褘衣從王祭先王則服之，揄翟祭先公及饗諸侯則服之，鞠衣以采桑則服之，展衣以禮見王及見賓客則服之，褖衣燕居服之。”王后無助祭於天地之服，但自先王已下。又《三禮義宗》明后夫人之服云：“后不助祭天

按《周禮·司服》說：“王祭祀昊天上帝，就穿大裘而戴冕。祭祀先王，就穿戴衮冕。”内司服“掌管王后的祭服”，没有説王后祭天的衣服。按《三禮義宗》明確王后有六種服裝，稱爲褘衣、揄翟、闕翟、鞠衣、展衣、褖衣。“褘衣在跟隨王祭先王時穿用，揄翟在祭先公以及宴請諸侯時穿用，鞠衣用來在采桑時穿用，展衣在以禮見王和賓客時穿用，褖衣在閑居時穿用。”王后没有助祭天地的衣服，衹是祭先王以下她纔助祭。又《三禮義宗》明確王后和夫人的衣服説：“王后不助祭天地五岳，所以没有助祭天地和四方山川的衣服。”按照這個説法，那麼王后

地五岳，故無助天地四望之服。”按此，則王后無祭天之服明矣。《三禮義宗》明王后五輅，謂重翟、厭翟、安車、翟車、輦車也。“重翟者，后從王祭先王先公所乘也；厭翟者，后從王饗諸侯所乘也；安車者，后宫中朝夕見於王所乘也；翟車者，后求桑所乘也；輦車者，后游宴所乘也。”按此，則王后無祭天之車明矣。

又《禮記·郊特牲·義贊》云：“祭天無裸。鄭玄注云：‘唯人道宗廟有裸。天地大神，至尊不裸。’圜丘之祭，與宗廟祫同。朝踐，王酌泛齊以獻，是一獻。后無祭天之事，大宗伯次酌醴齊以獻，是爲二獻。”按此，則祭圜丘，大宗伯次王爲獻，非攝王后之事。欽明等所執王后有故不預，則宗伯攝薦豆籩，更明攝王后宗廟之薦，非攝天地之祀明矣。

欽明建議引《禮記·祭統》曰“夫祭也者，必夫婦親之”。按此，是王與后祭宗廟之禮，非關祀天地之義。按漢、魏、晋、宋、後魏、齊、梁、周、陳、隋等歷代史籍，興王令主，郊天祀地，代有其禮，史不闕書，并不見往代皇后助祭之事。又高祖神堯皇帝、太宗文武聖皇帝南郊祀天，無皇后助祭處。高宗天皇大帝永徽二年十一月辛酉親有事于南郊，又總章元年十二月丁卯親拜南郊，亦并無皇后助祭處。又按《大唐禮》，亦無皇后南郊助祭之禮。

欽緒等幸忝禮官，親承聖

沒有祭天之服就很明白了。《三禮義宗》明確王后有五種車，稱做重翟、厭翟、安車、翟車、輦車。“重翟，是王后跟隨王祭祀先王先公時所乘坐的；厭翟，是王后跟隨王宴請諸侯時所乘坐的；安車，是王后在宫中與王朝夕相見所乘坐的；翟車，是王后出去采桑時所乘坐的；輦車，是王后游樂時所乘坐的。”按照這個説法，那麽王后没有祭天之車就很明白了。

又《禮記·郊特牲·義贊》説：“祭天沒有裸禮。鄭玄注釋説：‘衹有人道宗廟有裸禮。天地的大神，至尊不用裸禮。’圜丘之祭，和宗廟祫祭相同。朝踐時，王酌五齊之酒來進獻，這是一獻。王后没有祭天之事，大宗伯接着酌醴齊之酒來進獻，這是二獻。”按照這個説法，那麽祭圜丘時，大宗伯接着王獻酒，不是代替王后的事。祝欽明等提出的王后因故不能參預時，就由宗伯代替她進獻豆籩，更説明是代王后做宗廟之獻，不是代理天地之祀就很明白了。

祝欽明建議中引用《禮記·祭統》説：“祭祀時，必須夫婦親自參加”。按照這個説法，就是王和王后祭宗廟之禮，和祭祀天地的意思無關。按漢、魏、晋、宋、後魏、齊、梁、周、陳、隋等歷代史籍中，新興起的帝王和賢德的君主，祭祀天地，歷代都有他們的禮節，史書上不缺少記載，并不見前代皇后有助祭之事。又高祖神堯皇帝、太宗文武聖皇帝在南郊祭天時，没有皇后助祭之處。高宗天皇大帝在永徽二年十一月辛酉日親自在南郊有事，又總章元年十二月丁卯日親自去拜祭南郊，也都没有皇后助祭之處。又按《大唐禮》，也没有皇后到南郊助祭的禮節。

蔣欽緒等有幸愧居禮官，受到聖上的親

問，竭盡聞見，不敢依隨。伏以主上稽古，志遵舊典，所議助祭，實無明文。

自詢問，自應竭盡見聞，不敢隨便依從。臣以爲主上稽考古禮，有志遵循舊典，所議助祭之事，確實没有明確的文字依據。

時尚書左僕射韋巨源又希旨，協同欽明之議。上納其言，竟以后爲亞獻，仍補大臣李嶠等女爲齋娘，以執籩豆。及禮畢，特詔齋娘有夫婿者，咸爲改官。

當時尚書左僕射韋巨源又迎合中宗的意旨，贊同祝欽明的建議。中宗采納了他們的建議，終於把皇后做爲亞獻，又補大臣李嶠等人之女做齋娘，用來手持籩豆。當禮儀結束，特別下詔齋娘中有夫婿的，都給他們改授官職。

景雲初，侍御史倪若水劾奏欽明及郭山惲曰："欽明等本自腐儒，素無操行，崇班列爵，實爲叨忝，而涓塵莫效，謟佞爲能。遂使曲臺之禮，圜丘之制，百王故事，一朝墜失。所謂亂常改作，希旨病君，人之不才，遂至於此。今聖明馭曆，賢良入用，惟兹小人，猶在朝列。臣請并從黜放，以肅周行。"於是左授欽明饒州刺史。後入爲崇文館學士。尋卒。

景雲初年，侍御史倪若水上奏彈劾祝欽明和郭山惲説："祝欽明等人本來出自腐儒，一向没有操守和德行，享受高官封爵，實在有愧，却不報效微薄之力，以奸巧諂諛爲能事。結果使曲臺之禮，圜丘之制，百王舊例，在一朝之間墜失。正是人們所謂亂常改作，希旨病君，人的不成材，竟然到這等地步。如今聖明之主治理萬民，賢良之才得以召入任用，祇是這些小人，還在朝列之中。臣請求把他們一起貶退流放，用以肅清朝廷。"於是降授祝欽明爲饒州刺史。後召入任崇文館學士。不久去世。

郭山惲

郭山惲，蒲州河東人。少通《三禮》。景龍中，累遷國子司業。時中宗數引近臣及修文學士，與之宴集，嘗令各效伎藝，以爲笑樂。工部尚書張錫爲《談容娘舞》，將作大匠宗晋卿舞《渾脱》，左衛將軍張洽舞《黄麞》，左金吾衛將軍杜元琰誦《婆羅門呪》，給事中李行言唱《駕車西河》，中書舍人盧藏用效道士上章。山惲獨奏曰："臣無所解，請誦古詩兩篇。"帝從之，於是誦《鹿鳴》、《蟋蟀》之詩。奏未畢，中書令李嶠以其詞有"好樂無荒"之語，頗涉規諷，怒爲忤旨，遽止之。翌日，帝嘉山惲之意，詔曰："郭山惲業優經史，識貯古今，《八索》、《九丘》，由來遍覽；前言往行，實所該詳。昨者因其豫游，式宴朝彦，既乘歡洽，咸使咏歌。遂能志在匡時，潜申規諷，謇謇

郭山惲，是蒲州河東縣人。年輕時就通曉《三禮》。景龍年間，幾次遷任至國子司業。當時中宗幾次帶領近臣和修文學士，與他們一起聚會飲宴，曾命令他們各自仿效伎藝，作爲笑樂。工部尚書張錫跳《談容娘舞》，將作大匠宗晋卿跳《渾脱》，左衛將軍張洽跳《黄麞》，左金吾衛將軍杜元琰朗誦《婆羅門呪》，給事中李行言唱《駕車西河》，中書舍人盧藏用仿效道士上章。祇有郭山惲上奏説："臣不瞭解技藝，請允許臣朗誦古詩兩篇。"中宗答應了他的請求，於是朗誦《鹿鳴》、《蟋蟀》之詩。奏誦還没有結束，中書令李嶠因詩中有"喜歡玩樂不要太放縱"的詩句，有些涉及規勸的意思，認爲他違背皇上旨意而生氣，馬上制止了他。第二天，中宗表彰郭山惲的心意，下詔説："郭山惲在經史方面學業優秀，知識貯蓄古今，《八索》、《九丘》，歷來就遍覽過了；以前的言行，確實完備周詳。昨天因參加游樂，宴請朝中的賢臣，既然乘興歡樂，就讓大家都來歌舞吟誦。仍能志在匡正時弊，暗含規

之誠彌切，謇諤之操逾明。宜示褒揚，美茲鯁直。”賜時服一副。尋與祝欽明同獻皇后助祭郊祀之議。景雲中，左授括州長史。開元初，復入爲國子司業。卒于官。

勸，直言的誠意更加深切，忠直的操行更加顯明。應以示表彰，贊美如此剛直的品行。”賜應時的衣服一套。不久和祝欽明一起進獻皇后助祭郊祀的建議。景雲年間，降授括州長史。開元初年，又召入任國子司業。死在任上。

柳冲

柳冲，蒲州虞鄉人也，隋饒州刺史莊曾孫也。其先仕江左，世居襄陽。陳亡，還鄉里。父楚賢，大業末爲河北縣長。時堯君素固守郡城，以拒義師。楚賢進説曰：“隋之將亡，天下皆知。唐公名應圖錄，動以信義，豪傑響應，天所贊也。君子見機而作，不俟終日，轉禍爲福，今其時也。”君素不從，楚賢潛行歸國，高祖甚悦，拜侍御史。貞觀中，累轉光祿少卿，使突厥存撫李思摩，突厥贈馬百匹及方物，悉拒而不受。累轉交、桂二州都督，皆有能名。卒於杭州刺史。

柳冲，是蒲州虞鄉縣人，隋朝饒州刺史柳莊的曾孫。他的先人在江左做官，世代住在襄陽。陳朝滅亡後，返回鄉里。父名楚賢，大業末年任河北縣長。當時堯君素固守郡城，用來抗拒義師。柳楚賢進言說：“隋朝將要滅亡，天下的人都知道。唐公的名字應驗了圖讖，行動出於信義，豪傑響應，有上天的幫助。君子隨機應變，不要長久等待，轉禍爲福，現在正是時候。”堯君素不聽，柳楚賢暗中出行投歸大唐，高祖很高興，拜授侍御史。貞觀年間，幾次轉任至光祿少卿，出使突厥去安撫李思摩，突厥贈馬百匹以及地方土産，他都拒絶不受。幾次轉任交、桂二州都督，都有能幹的名聲。後來他死在杭州刺史任上。

冲博學，尤明世族，名亞路敬淳。天授初，爲司府主簿，受詔往淮南安撫。使還，賜爵河東縣男。景龍中，累遷爲左散騎常侍，修國史。初，貞觀中太宗命學者撰《氏族志》百卷，以甄別士庶；至是向百年，而諸姓至有興替，冲乃上表請改修氏族。中宗命冲與左僕射魏元忠及史官張錫、徐堅、劉憲等八人，依據《氏族志》，重加修撰。元忠等施功未半，相繼而卒，乃遷爲外職。至先天初，冲始與侍中魏知古、中書侍郎陸象先及徐堅、劉子玄、吴兢等撰成《姓族系録》二百卷奏上。冲後歷太子詹事、太子賓客、宋王傅、昭文館學士，以老疾致仕。開元二年，又敕冲及著作郎薛南金刊定《系録》，奏上，賜絹百匹。五年卒。

柳冲學識淵博，尤其通曉世族譜系，名氣次於路敬淳。天授初年，任司府主簿，接受詔令前去安撫淮南。出使回來，賜爵河東縣男。景龍年間，幾次遷任至左散騎常侍，修國史。當初，在貞觀年間太宗命令學者撰寫《氏族志》一百卷，用來區分士族和庶族；至今已過去百年，而諸姓中有很多發生興衰替代，柳冲於是上表請求修改氏族譜系。中宗命令柳冲和左僕射魏元忠以及史官張錫、徐堅、劉憲等八人，依據《氏族志》，重新加以修撰。魏元忠等人撰寫未到一半，就相繼去世，於是遷任外職。到了先天初年，柳冲開始和侍中魏知古、中書侍郎陸象先以及徐堅、劉子玄、吴兢等撰成《姓族系録》二百卷上奏進獻。柳冲後來歷任太子詹事、太子賓客、宋王傅、昭文館學士，因年老有病退休。開元二年，又敕令柳冲和著作郎薛南金改定《姓族系録》，上奏進獻後，賜絹百匹。開元五年去世。

盧粲

盧粲，幽州范陽人，後魏侍中陽烏五代孫。祖彦卿，撰《後魏紀》二十卷，行於時，官至合肥令。叔父行嘉，亦有學涉，高宗時爲雍王記室。粲博覽經史，弱冠舉進士。景龍二年，累遷給事中。時節愍太子初立，韋庶人以非己所生，深加忌嫉，勸中宗下敕令太子却取衛府封物，每年以供服用。粲駁奏曰："皇太子處繼明之重，當主鬯之尊，歲時服用，自可百司供擬。又據《周官》，諸應用財器，歲終則會，唯王及太子應用物，并不會。此則儲君之費，咸與王同。今與列國諸侯齊衡入封，豈所謂憲章在昔，垂法將來者也！必謂青宫初啓，服用所資，自當廣支庫物，不可長存藩封。"詔從之。

盧粲，是幽州范陽人，後魏侍中盧陽烏的五代孫。祖名彦卿，著有《後魏紀》二十卷，流行於世，官位做到合肥縣令。叔父名行嘉，也有學識修養，高宗時任雍王記室。盧粲博覽經史，未滿二十歲時考中進士。景龍二年，幾次遷任至給事中。當時節愍太子剛確立，韋庶人因他不是自己所生，深加妒忌，勸中宗下敕命令太子與諸王一樣每年從衛府領取物品用以供給衣食器用。盧粲上奏反駁説："皇太子有繼承王位的重任，身受主掌宗廟祭祀的尊崇，四季的衣着器用，本來可由百司置辦供給。又據《周官》，各種應用的財物，年終就要總計，衹有王上和太子應用的東西，都不須總計。這就説明太子的費用，和王上都是相同的。如今他和各國諸侯享受一樣的封賜，難道這是所謂昔日的典章制度，留待將來效法嗎！必須説太子剛確立，衣着器用所需，本應廣支國庫之物，不可以長久在藩封中支取。"中宗下詔聽從了他的建議。

後安樂公主婿武崇訓爲節愍太子所殺，特追封爲魯王，令司農少卿趙履温監護葬事。履温諷公主奏請依永泰公主故事，爲崇訓造陵。詔從其請。粲駁奏曰：

> 伏尋陵之稱謂，本屬皇王及儲君等。自皇家已來，諸王及公主墓，無稱陵者。唯永泰公主承恩特葬，事越常塗，不合引以爲名。《春秋左氏傳》云："衛孫桓子與齊戰。衛新築大夫仲叔于奚救孫桓子，桓子以免。衛人賞之以邑，于奚辭，請曲懸、繁纓以朝，許之。仲尼聞之，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唯名與器，不可以假人。若以假人，與之政也，政亡則國家從之。'"聖人知微知章，不可不慎。魯王哀榮之典，誠別承恩，然國之名器，豈可妄假！又塋兆之稱，不

後來安樂公主的丈夫武崇訓被節愍太子所殺，特别追封爲魯王，命令司農少卿趙履温監護葬事。趙履温勸公主上奏請求依照永泰公主舊例，爲武崇訓建造陵墓。有詔依從她的請求。盧粲上奏反駁説：

> 考求陵的稱謂，本來屬於皇帝和太子等。從皇家以來，諸王和公主墓，没有稱做陵的。衹有永泰公主承恩破例造陵入葬，事情超越常軌，不應引用此事做爲先例。《春秋左氏傳》上説："衛國的孫桓子和齊國作戰，衛國的新築大夫仲叔于奚援救孫桓子，孫桓子得以幸免於難。衛國人賞給他封地，仲叔于奚辭謝，請求賜給曲懸、繁纓用來上朝，衛國答應了他的請求。孔子聽説此事，説：'可惜呀，不如多給他封地。衹有爵號和器物，不可以給人。如果用來給人，就是把政權給予别人，政權失去了那麼國家也就隨之失去了。'"聖人能從隱微之處知道明顯的變化，不可以不慎重。魯王殯葬的隆重儀節，確實特别受到恩禮，然而國家的名器，

應假永泰公主爲名，請比貞觀已來諸王舊例，足得豐厚。

手敕答曰："安樂公主與永泰公主無異。同穴之義，古今不殊。魯王緣自特爲陵制，不煩固執。"粲又奏曰：

臣聞陵之稱謂，施於尊極，不屬王公已下。且魯王若欲論親等第，則不親於雍王。雍王之墓，尚不稱陵，魯王自不可因尚公主而加號。且君之舉事，則載於方册，或稽之往典，或考自前朝。臣歷檢貞觀已來，駙馬墓無得稱陵者。且君人之禮，服絶於傍期，蓋爲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陛下以膝下之恩愛，施及其夫，贈賵之儀，哀榮足備，豈得使上下無辨，君臣一貫者哉！又安樂公主承兩儀之澤，履福祿之基，指南山以錫年，仰北辰而永庇。魯王之葬，車服有章，加等之儀，備有常數，塋兆之稱，不應假永泰公主爲名，非所謂垂法將來，作則群辟者也。

帝竟依粲所奏。公主大怒，粲以忤旨出爲陳州刺史。累轉秘書少監。開元初卒。

怎麼可以胡亂給人！又墓地的稱謂，不應藉永泰公主爲名目，請按照貞觀以來諸王的舊例，就足以得到豐厚的待遇。

中宗手書敕令回答説："安樂公主和永泰公主没有差别，墳墓的含義都是相同的，古今都不例外。魯王自應有特別的陵制，不麻煩你再固執己見了。"盧粲又上奏説：

臣聽説陵的稱謂，是給予皇帝的，不屬於王公以下者。況且魯王如果想論親疏差别，就不親於雍王。雍王的墓，尚且不稱陵，魯王自然不可以因娶了公主而加號。而且國君的舉措，會載入典籍，有的稽自以往的典章制度，有的考自前朝的舊例。臣遍查貞觀以來，駙馬墓没有稱陵的。而且國君的禮法，給旁系親屬服喪不超過一年，大概是因爲不衹是對自己的父母表示親近，不衹是把自己的兒子當做兒子。陛下把對女兒的恩愛，施加到她的丈夫身上，贈給助葬財物的禮儀，表示悲哀和給予的榮耀都足够了，怎麽能使上下没有區别，君臣都一樣呢！又安樂公主承受父母的恩澤，脚踏福祿之地，指望南山一樣長壽，仰望北斗而得到長久的庇護。魯王的殯葬，車和衣服都有規定，加等的禮儀，都有常規，墓地的稱謂，不應藉永泰公主做名目，這不是所謂給將來留下法則，給諸侯、大夫做出榜樣的做法。

中宗終於依從了盧粲的建議。安樂公主很生氣，盧粲因違背意旨而出任陳州刺史。幾次轉任至秘書少監。他在開元初年去世。

尹知章

尹知章，絳州翼城人。少勤學，嘗夢神人以大鑿開其心，以藥内之，自是日益開朗，盡通諸經精義，未幾而諸師友北面受業焉。長安中，駙馬都尉武攸暨重其經學，奏授其府定王文學。神龍初，轉太常博士。中宗初即位，建立宗廟，議者欲以涼武昭王爲始祖，以備七代之數。知章以爲武昭遠世，非王業所因，特奏議以爲不

尹知章，是絳州翼城人。年輕時勤奮好學，曾夢見神人用大鑿子打開他的心，把藥放進去，從此心智日益開朗，全部通曉了諸經的精妙含義，不久諸師友都面朝北跟他學習了。長安年間，駙馬都尉武攸暨器重他的經學，上奏請求授任他自己的定王府文學。神龍初年，轉任太常博士。中宗剛剛即位時，建立宗廟，議論者想用涼武昭王做始祖，用來完備七代的數目。尹知章認爲涼武昭王年代久遠，不是王業所應因襲的，特

可。當時竟從知章之議。俄拜陸渾令，以公玷棄官。時散騎常侍解琬亦罷職歸田園，與知章共居汝、洛間，以修學爲事。

意上奏建議認爲此事不可以。當時朝廷最終聽從了尹知章的建議。不久拜授陸渾縣令，因爲公事上的過失而丢官。當時散騎常侍解琬也罷官返回田園，和尹知章共同住在汝、洛之間，以研習學問爲業。

睿宗初即位，中書令張説薦知章有古人之風，足以坐鎮雅俗，拜禮部員外郎。俄轉國子博士。後秘書監馬懷素奏引知章就秘書省與學者刊定經史。知章雖居吏職，歸家則講授不輟，尤明《易》及莊、老玄言之學，遠近咸來受業。其有貧匱者，知章盡其家財以衣食之。性和厚，喜愠不形於色，未嘗言及家人産業。其子嘗請并市樵米，以備歲時之費，知章曰："如汝所言，則下人何以取資？吾幸食禄，不宜奪其利也。"竟不從。開元六年卒，時年五十有餘。所注《孝經》、《老子》、《莊子》、《韓子》、《管子》、《鬼谷子》，頗行於時。門人孫季良等立碑於東都國子監之門外，以頌其德。

睿宗剛剛即位時，中書令張説推薦説尹知章有古人的風範，足以鎮服雅俗之人，拜授禮部員外郎。不久轉任國子博士。後秘書監馬懷素上奏推薦尹知章到秘書省和學者一起改定經史之書。尹知章雖然身居官職，回家却講課教學不停止，尤其通曉《周易》和莊、老玄言之學，遠近的人都來跟他學習。其中有貧窮的人，尹知章就拿出全部家財來給他們提供衣食。他性情和善寬厚，喜怒都不形於色，未曾談及家人産業。其子曾請求把柴米買足，以備四季的消費，尹知章説："像你所説的那樣，那麼下人怎麼得到資財，我有幸享食俸禄，不應去奪他們的利益。"最終没有同意。他在開元六年去世，當時年紀五十有餘。他所注釋的《孝經》、《老子》、《莊子》、《韓子》、《管子》、《鬼谷子》，在當時很流行。門人孫季良等人在東都國子監的門外給他立碑，用來頌揚他的德行。

孫季良

孫季良者，河南偃師人也，一名翌。開元中，爲左拾遺、集賢院直學士。撰《正聲詩集》三卷，行於代。

孫季良，是河南偃師人，一名翌。開元年間，任左拾遺、集賢院直學士。著有《正聲詩集》三卷，流行於世。

徐岱

徐岱，字處仁，蘇州嘉興人也。家世以農爲業。岱好學，六籍諸子，悉所探究，問無不通，難莫能屈。大曆中，轉運使劉晏表薦之，授校書郎。浙西觀察使李栖筠厚遇之，敕故所居爲復禮鄉。尋爲朝廷推擾，改河南府偃師縣尉。建中年，禮儀使蔣鎮特薦爲太常博士，掌禮儀。從幸奉天、興元。改膳部員外郎兼博士。貞元初，遷水部郎中，充皇太子及舒王已下侍讀。尋改司封郎中，擢拜給事

徐岱，字處仁，是蘇州嘉興縣人。他家世代以務農爲業。徐岱喜歡學習，六經和諸子之書，他都有所探究，問他没有不通曉的，辯難時没有人能使他屈服。大曆年間，轉運使劉晏上表推薦他，授任校書郎。浙西觀察使李栖筠很厚待禮遇他，敕令他的故居爲復禮鄉。不久被朝廷提升，改任河南府偃師縣尉。建中年間，禮儀使蔣鎮特别推薦他任太常博士，掌管禮儀。跟隨德宗駕幸奉天、興元。改任膳部員外郎兼博士。貞元初年，升任水部郎中，充任皇太子和舒王以下侍讀。不久改授司封郎中，升任給事中，加兼史

中，加兼史館修撰，并依舊侍讀。承兩宫恩顧，時無與比，而謹慎過甚，未嘗泄禁中語，亦不談人之短，婚嫁甥侄之孤遺者，時人以此稱之。然吝嗇頗甚，倉庫管鑰，皆自執掌，獲譏於時。卒時年五十，上嘆惜之，賻以帛絹，皇太子又遺絹一百匹，贈禮部尚書。

館修撰，同時依舊任侍讀。受到兩宫的關心照顧，當時没有人能和他相比，而他十分謹慎，未曾泄露過宫中的話，也不談論别人的短處，對没有父母的甥侄他都負責他們的婚嫁之事，當時人因此而稱許他。然而他非常吝嗇，倉庫的鑰匙，他都親自掌握，受到當時人的非議。去世時年紀有五十歲，德宗爲他感嘆惋惜，賜給助喪用的帛絹，皇太子又贈送絹一百匹，追贈禮部尚書。

蘇弁　蘇袞　蘇冕

蘇弁，字元容，京兆武功人。曾叔祖良嗣，天后朝宰相，國史有傳。弁少有文學，舉進士，授秘書省正字，轉奉天主簿。朱泚之亂，德宗倉卒出幸，縣令杜正元上府計事，聞大駕至，官吏惶恐，皆欲奔竄山谷。弁諭之曰："君上避狄，臣下當伏難死節。昔肅宗幸靈武，至新平、安定，二太守皆潛遁，帝命斬之以徇，諸君知其事乎?"衆心乃安。及車駕至，迎扈儲備無闕，德宗嘉之，就加試大理司直。賊平，拜監察御史，歷三院，累轉倉部郎中，仍判度支案。

蘇弁，字元容，是京兆武功縣人。曾叔祖蘇良嗣，在武后朝中任宰相，國史中有傳。蘇弁年輕時有文才，考中進士，授任秘書省正字，轉任奉天主簿。朱泚之亂時，德宗倉猝出逃，縣令杜正元正在府上議事，聽説大駕來到，官吏們感到惶恐，都想奔竄到山谷中去。蘇弁勸諭他們説："君上躲避狄人，臣下應受難死節。過去肅宗駕幸靈武，到了新平、安定，二太守都已潛逃，肅宗命令斬首示衆，諸君知道那件事嗎?"衆人的情緒纔安定下來。當車駕來到，迎接招待没有闕失，德宗很贊賞他，就地加任大理司直。賊人被平定後，拜授監察御史，歷任三院，幾次轉任至倉部郎中，仍舊判理度支案。

裴延齡卒，德宗聞其才，特開延英，面賜金紫，授度支郎中，副知度支事，仍命立於正郎之首。副知之號，自弁始也。承延齡之後，以寬簡代煩虐，人甚稱之。遷户部侍郎，依前判度支，改太子詹事。弁初入朝，班位失序，殿中侍御史鄭儒立對仗彈之。弁於金吾待罪數刻，特釋放。舊制：太子詹事班次太常、宗正卿已下。貞元三年，御史中丞竇參叙定班，移詹事在河南、太原尹之下。弁乃引舊班制立，臺官詰之，仍紿云："自已白宰相，請依舊。"故爲儒立彈之。旋坐給長武城軍糧朽敗，貶汀州司户參軍。當德宗時，朝臣受譴，少蒙再録，至晚年尤甚。唯弁與韓皋得起爲刺史，授滁州，轉杭州。弁與兄

裴延齡去世，德宗聽説蘇弁的才名，特地開延英殿，當面賜金紫，授任度支郎中，副知度支事，還命令立在正郎官之首。副知度支使的稱號，是從蘇弁開始。他接替裴延齡之後，用寬和簡潔代替煩瑣暴虐，人們很贊許他。升任户部侍郎，依舊判理度支，改任太子詹事。蘇弁剛入朝時，班位不合順序，殿中侍御史鄭儒立對着儀仗彈劾他。蘇弁在金吾下等待判罪達幾刻之久，被特准釋放。按照舊制：太子詹事在班列中的位次在太常、宗正卿以下，貞元三年，御史中丞竇參按等級排定班位，把詹事移到河南、太原尹之下。蘇弁仍然按舊班制立朝，御史官責問他，他還騙御史官説："我已經告訴宰相了，請依照舊制。"因此被鄭儒立彈劾。不久坐供給長武城軍糧朽壞罪，貶任汀州司户參軍。在德宗時，朝臣受到謫降，很少能再蒙録用，到他晚年尤爲過分。祇有蘇弁和韓皋得以起復任刺史，授任滁州

冕、衮，皆以友弟儒學稱。

刺史，轉任杭州刺史。蘇弁和兄蘇冕、蘇衮，都以兄弟互相友愛和有儒學著稱。

冕纘國朝政事，撰《會要》四十卷，行於時。弁聚書至二萬卷，皆手自刊校，至今言蘇氏書，次於集賢秘閣焉。貞元二十一年，卒于家。衮自贊善大夫貶永州司户參軍，敕："蘇衮貶官，本緣弟連坐。矜其年暮，加以疾患，宜令所在勒迴，任歸私第。"衮年且七十，兩目無見已逾年，以弁之故，竟未停官。及貶，上聞之哀憫，故許還家。尋卒。初，冕既坐弁貶官，或有人言冕才學，上悔不早知，業已貶出，又復還衮，難於再追冕，乃止。

蘇冕彙集國朝政事，著《會要》四十卷，流行於世。蘇弁聚書達二萬卷，蘇冕都親手加以校刊，至今流傳説蘇氏的藏書，衹次於集賢秘閣的藏書。貞元二十一年，蘇冕在家中去世。蘇衮從贊善大夫貶任永州司户參軍，下敕説："蘇衮被貶官，本來因其弟獲罪而連坐所致。朕憐憫他年老，加以患病，應讓他從所在之地返回，聽任他回到家中。"蘇衮年將七十歲，兩眼失明已過一年，因蘇弁的緣故，終於没有停官。當被貶後，德宗聞訊憐憫他，因此允許他返回家中。不久去世。當初，蘇冕因蘇弁連坐被貶官後，有人談及蘇冕的才學，德宗後悔没有早些知道，已經被貶出京，而且已放回蘇衮，難於再追回蘇冕，於是就打住了召回他的念頭。

陸質

陸質，吴郡人，本名淳，避憲宗名改之，質有經學，尤深於《春秋》，少師事趙匡，匡師啖助，助、匡皆爲異儒，頗傳其學，由是知名。陳少遊鎮揚州，愛其才，辟爲從事。後薦於朝，拜左拾遺。轉太常博士，累遷左司郎中，坐細故，改國子博士，歷信、台二州刺史。順宗即位，質素與韋執誼善，由是徵爲給事中、皇太子侍讀，仍改賜名質。時執誼得幸，順帝寢疾，與王叔文等竊弄權柄。上在春宫，執誼懼，質已用事，故令質入侍，而潛伺上意，因用解。及質發言，上果怒曰："陛下令先生與寡人講義，何得言他！"質惶懼而出。未幾病卒。質著《集注春秋》二十卷、《類禮》二十卷、《君臣圖翼》二十五卷，并行於代。貞元二十一年卒。

陸質，是吴郡人，本名淳，避憲宗名諱而改名。陸質有經學專長，尤其深通《春秋》，年輕時師從趙匡，趙匡師從啖助，啖助、趙匡都是傑出的儒士，陸質很能傳授他們的學問，因此而知名。陳少遊節鎮揚州，愛他的才氣，徵用爲從事。後推薦給朝廷，拜授左拾遺。轉太常博士，幾次升任至左司郎中，因小事坐罪，改任國子博士，歷任信、台二州刺史。順宗即位後，陸質一向和韋執誼友善，因此徵任給事中、皇太子侍讀，又改賜名質。當時韋執誼很得寵幸，順帝卧病，他和王叔文等人暗中玩弄權柄。憲宗當太子時，韋執誼害怕他，陸質已經當權，因此讓陸質入宫侍奉，而暗中伺探憲宗的意旨，想以此得以解脱。當陸質發言，憲宗果真生氣説："陛下命令先生給寡人講解義理，怎能講其他的事情！"陸質惶恐而出。不久病逝。陸質著《集注春秋》二十卷、《類禮》二十卷、《君臣圖翼》二十五卷，都流行於世。他在貞元二十一年去世。

馮伉

馮伉，本魏州元城人。父玠，後家于京兆。少有經學。大曆初，登《五經》秀才科，授秘書郎。建中四

馮伉，本是魏州元城縣人。父名玠，後在京兆府落户。年輕時就懂經學。大曆初年，考中《五經》秀才科，授任秘書郎。建中四年，又考

年，又登博學《三史》科。三遷尚書膳部員外郎，充睦王已下侍讀。澤潞節度使李抱真卒，爲吊贈使，抱真男遺伉帛數百匹，不納。又專送至京，伉因表奏，固請不受。屬醴泉缺縣令，宰臣進人名，帝意不可，謂宰臣曰："前使澤潞不受財帛者，此人必有清政，可以授之。"遂改醴泉令。縣中百姓多猾，爲著《論蒙》十四篇，大略指明忠孝仁義，勸學務農，每鄉給一卷，俾其傳習。在縣七年，韋渠牟薦爲給事中，充皇太子及諸王侍讀。召見於别殿，賜金紫。著《三傳異同》三卷。順宗即位，拜尚書兵部侍郎。改國子祭酒，爲同州刺史。入拜左散騎常侍，復領太學。元和四年卒，年六十六，贈禮部尚書。子葯，進士擢第，又登制科，仕至尚書郎。

中博學《三史》科。三次升遷至尚書膳部員外郎，充任睦王以下侍讀。澤潞節度使李抱真去世，他任吊贈使，李抱真子送馮伉數百匹帛，他不接受。又專程送到京城，馮伉於是上奏，堅持請求不能接受。適逢醴泉缺縣令，宰臣進獻人名，德宗認爲不可以，對宰臣説："以前出使澤潞不接受財帛的，此人一定會爲政清廉，可以授任他。"於是改任醴泉縣令。縣中百姓大多奸猾，爲此他著《論蒙》十四篇，大義是指明忠孝仁義，勸學務農，每鄉給一卷，使他們傳授學習。在縣中七年，韋渠牟推薦馮伉任給事中，充任皇太子和諸王侍讀。德宗在别殿召見他，賜金紫。著《三傳異同》三卷。順宗即位後，拜授尚書兵部侍郎。改任國子祭酒，任同州刺史。召入拜授左散騎常侍，還主管太學。元和四年去世，享年六十六歲，追贈禮部尚書。子名葯，考中進士，又考中制科，官位做到尚書郎。

韋表微

韋表微，始舉進士登第，累佐藩府。元和十五年，拜監察御史。逾年，以本官充翰林學士。遷左補闕、庫部員外郎、知制誥。滿歲，擢遷中書舍人。俄拜户部侍郎，職并如故。時自長慶、寶曆，國家比有變故，凡在翰林，遷擢例無滿歲，由是表微自監察六七年間，秩正貳卿，命服金紫，承遇恩渥，盛於一時。卒年六十。表微少時，刻苦自立。著《九經師授譜》一卷、《春秋三傳總例》二十卷。

韋表微，起初考中進士，多次輔佐藩府。元和十五年，拜授監察御史。過了一年，以本官充任翰林學士。升任左補闕、庫部員外郎、知制誥。任滿一年，升任中書舍人。不久拜授户部侍郎，所有官職如舊。當時從長慶、寶曆以來，國家接連有變故，凡是在翰林任上的，没有滿一年就升遷的先例，因此韋表微自從任監察御史以來六七年間，享受正貳卿待遇，詔命穿金紫，承受恩典沾潤，盛於一時。去世時享年六十歲。韋表微年輕時，刻苦自立。著有《九經師授譜》一卷、《春秋三傳總例》二十卷。

子蟾，進士登第，咸通末，爲尚書左丞。

子名蟾，考中進士，咸通末年，任尚書左丞。

許康佐

許康佐，父審。康佐登進士第，又登宏詞科。以家貧母老，求爲知院官，人或怪之，笑而不答。及母亡，服除，不就侯府之辟，君子始知其不

許康佐，父名審。許康佐考中進士，又考中宏詞科。因家境貧困其母年老，請求到收入豐厚的知院任職，有人感到奇怪，他笑而不答。當其母去世，除去喪服，他拒絶收入頗豐的各地方節

擇禄養親之志也，故名益重。遷侍御史，轉職方員外郎，累遷至駕部郎中，充翰林侍講學士，仍賜金紫。歷諫議大夫、中書舍人，皆在内庭。爲户部侍郎，以疾解職。除兵部侍郎，轉禮部尚書，卒年七十二，贈吏部尚書。撰《九鼎記》四卷。

弟堯佐、元佐，堯佐子道敏，并登進士第，歷官清顯。

贊曰：積學成功，開談辨治。儒道玄機，聖人雅旨。出必由户，行迹其軌。邈有其人，光乎信史。

度使之聘任，君子纔知道他看重俸禄以奉養父母的志向，因此名氣更大了。升任侍御史，轉任職方員外郎，幾次遷任至駕部郎中，充任翰林侍講學士，又賜金紫。歷任諫議大夫、中書舍人，都在内庭任職。任户部侍郎時，因病解除官職。除授兵部侍郎，轉任禮部尚書，去世時享年七十二歲，追贈吏部尚書。著有《九鼎記》四卷。

弟名堯佐、元佐，堯佐子名道敏，都考中進士，歷任清要顯達的官職。

贊曰：積蓄學問獲得成功，開庭講論進行研討。儒道玄妙深奥的義理，聖人高尚美好的旨趣。出身一定要出自此門，行爲要遵循這個軌迹。很久以前就有那樣的人，可以使記事翔實的史籍生輝。

舊唐書卷一百九十(上)

列傳第一百四十(上)

文苑(上)

孔紹安 (子)禎 (孫)若思　袁朗 (弟)承序 利貞 (孫)誼
賀德仁　庾抱　蔡允恭　鄭世翼　謝偃　崔信明　張蘊古
劉胤之 (弟子)延祐 (兄子)藏器　張昌齡　崔行功　孟利貞
董思恭　元思敬　徐齊聃　杜易簡 (從祖弟)審言　盧照鄰
楊炯　王勃 (兄)勮 勔　駱賓王　鄧玄挺

臣觀前代秉筆論文者多矣，莫不憲章《謨》、《誥》，祖述《詩》、《騷》，遠宗毛、鄭之訓論，近鄙班、揚之述作，謂"采采芣苢"，獨高比興之源，"湛湛江楓"，長擅咏歌之體。殊不知世代有文質，風俗有淳醨，學識有淺深，才性有工拙。昔仲尼演三代之《易》，删諸國之《詩》，非求勝於昔賢，要取名於今代。實以淳朴之時傷質，民俗之語不經，故飾以文言，考之弦誦。然後致遠不泥，永代作程，即知是古非今，未爲通論。夫執鑒寫形，持衡品物，非伯樂不能分駑驥之狀，非延陵不能別《雅》、《鄭》之音。若空混吹竽之人，即異聞《韶》之嘆。近代唯沈隱侯斟酌《二南》，剖陳三變，攄雲、淵之抑鬱，振潘、陸之風徽。俾律呂和諧，宫商輯洽，不獨子建總建安之霸，客兒擅江左之雄。爰及我朝，挺生賢俊，文皇帝解戎衣而開學校，飾賁帛而禮儒生，門羅吐鳳之才，人擅握蛇之價。靡不發

臣看前代執筆評論詩文的很多了，無不是以《尚書》的《謨》、《誥》文體爲典則，以《詩經》和《離騷》爲楷模，遠奉毛氏、鄭玄的傳注，近抑班固、揚雄的著作，説"采采芣苢"，尊爲比興的起源，"湛湛江楓"，是擅長咏歌的體例。豈不知時代崇尚有文有質，民心風俗有厚有薄，學識有淺有深，個人才性有工有拙。從前孔子推演三代的《易》，删削各國的《詩》，并不是追求超越前賢，而是想要得名於當代。實因淳樸之時質樸太過，民俗之語不合常理，所以用文雅的言辭加以修飾，用弦歌和誦讀加以潤色。然後使詞旨深遠而無拘無束，世世代代作爲典則，可見是古非今，不能算是通論。拿着鏡子來照形貌，使用衡器來量輕重，不是伯樂就不能分清馬的優劣，不是延陵就不能區别《雅》、《鄭》之音。如果是濫竽充數之人，就不會有聞《韶》之嘆。近代衹有沈約斟酌《二南》，剖陳三變，抒發揚雄、王褒的抑鬱，振作潘岳、陸機的風範。使樂律和諧，五音配合，不衹讓曹子建獨占建安之霸，謝客兒專據江左之雄。到了我朝，賢俊傑出，文皇帝解戰袍而開學校，賜美帛而禮儒生，門庭收羅吐鳳之才，人人盡獲蛇珠之價。無不發言爲論，

言爲論，下筆成文，足以緯俗經邦，豈止雕章縟句。韵諧金奏，詞炳丹青，故貞觀之風，同乎三代。高宗、天后，尤重詳延，天子賦横汾之詩，臣下繼柏梁之奏，巍巍濟濟，輝爍古今。如燕、許之潤色王言，吴、陸之鋪揚鴻業，元稹、劉蕡之對策，王維、杜甫之雕蟲，并非肄業使然，自是天機秀絶。若隋珠色澤，無假淬磨，孔璣翠羽，自成華彩，置之文苑，實焕緗圖。其間爵位崇高，别爲之傳。今采孔紹安已下，爲《文苑》三篇，覬懷才憔悴之徒，千古見知於作者。

下筆成文，足以端正風俗整治國家，豈止是修飾雕琢章句。音韵和諧於金奏，文詞彪炳於丹青，所以貞觀之風，同於三代。高宗、天后，尤其重視延引人才，天子如漢武帝賦横汾之詩，臣下效柏梁臺之唱和，巍峨浩蕩，照耀古今。像燕公張説、許公蘇頲的潤色王言，吴通玄、陸贄的謳歌大業，元稹、劉蕡的對策，王維、杜甫的琢句，并不是學業使然，而是天賦秀絶之才。如同隋珠色澤，不依賴於淬磨，孔璣翠羽，自然成其光彩，置於文苑，實光卷册。其中爵位崇高的，另給立傳，這裏取孔紹安以下的，作《文苑傳》三篇，希望懷才憔悴之徒，永遠能從作者身上得到啓示。

孔紹安　孔禎

孔紹安，越州山陰人，陳吏部尚書奂之子。少與兄紹新俱以文詞知名。十三，陳亡入隋，徙居京兆鄠縣。閉門讀書，誦古文集數十萬言，外兄虞世南嘆異之。紹新嘗謂世南曰："本朝淪陷，分從湮滅，但見此弟，竊謂家族不亡矣。"時有詞人孫萬壽，與紹安篤忘年之好，時人稱爲孫、孔。紹安大業末爲監察御史，時高祖爲隋討賊於河東，詔紹安監高祖之軍，深見接遇。及高祖受禪，紹安自洛陽間行來奔。高祖見之甚悦，拜内史舍人，賜宅一區、良馬兩匹、錢米絹布等。時夏侯端亦嘗爲御史，監高祖軍，先紹安歸朝，授秘書監。紹安因侍宴，應詔咏《石榴詩》曰："祗爲時來晚，開花不及春。"時人稱之。尋詔撰《梁史》，未成而卒。有文集五卷。

孔紹安，越州山陰人，是陳吏部尚書孔奂的兒子。年輕時和兄孔紹新都以文詞知名於世。十三歲時，陳亡進入隋朝，遷居到京兆鄠縣。他閉門讀書，誦讀古人文集幾十萬言，外兄虞世南贊嘆他，認爲他很出衆。孔紹新曾對虞世南説："本朝淪陷，跟着湮滅是當然之事，如今見到此弟，私意以爲我家族不會亡了。"當時有詞人孫萬壽，和孔紹安誠結忘年之交，當時人稱之爲孫、孔。孔紹安在大業末年任監察御史，當時高祖爲隋朝在河東討賊，孔紹安受詔監高祖軍，很受高祖的禮遇。到高祖受禪，孔紹安從洛陽秘密前來投奔。高祖見到他很是高興，拜授内史舍人，賞賜給住宅一所，好馬兩匹，以及錢米絹布等。當時夏侯端也曾經任御史，監高祖軍，在孔紹安之前歸唐，授任秘書監。孔紹安因陪侍宴會，應詔咏《石榴詩》曰："祇爲時來晚，開花不及春。"受到當時人稱道。不久受詔撰寫《梁史》，没有寫成就去世了。留有文集五卷。

子禎，高宗時爲蘇州長史。曹王明爲刺史，不循法度，禎每進諫。明曰："寡人天子之弟，豈失於爲王哉！"禎曰："恩寵不可恃，大王不奉行國命，恐今之榮位，非大王所保，

兒子名禎，高宗時任蘇州長史。曹王李明任刺史，不遵守法度，孔禎常常進諫。曹王李明説："寡人是天子的弟弟，難道還怕丢失王位嗎！"孔禎説："恩寵不可依靠，大王不奉行國家的法令，恐怕今天的榮位，就不能爲大王所保

獨不見淮南之事乎?”明不悦。明左右有侵暴下人者，禎捕而杖殺之。明後果坐法，遷於黔中，謂人曰:“吾愧不用孔長史言，以及於此!”禎累遷絳州刺史，封武昌縣子。卒，謚曰温。

子季詡，早知名，官至左補闕。

孔若思

紹安孫若思。若思孤，母褚氏親自教訓，遂以學行知名。年少時，有人賫褚遂良書迹數卷以遺，若思唯受其一卷。其人曰:“此書當今所重，價比黄金，何不總取?”若思曰:“若價比金寶，此爲多矣!”更截去半以還之。明經舉，累遷庫部郎中。若思常謂人曰:“仕至郎中足矣。”至是持一石止水，置於座右，以示有止足之意。尋遷給事中。中宗即位，敬暉、桓彦範等知國政，以若思多識故事，所有改革大事及疑議，多訪於若思。再轉禮部侍郎，出衛州刺史。先是，諸州别駕皆以宗室爲之，不爲刺史致敬，由是多行不法。若思至州，舉奏别駕李道欽犯狀，請加鞫訊。乃詔别駕於刺史致禮，自若思始也。俄以清白稱，加銀青光禄大夫，賜絹百匹。歷汝州刺史、太子右諭德，封梁郡公。開元十七年卒，謚曰惠。

袁朗　袁承序　袁利貞

袁朗，雍州長安人，陳尚書左僕射樞之子。其先自陳郡仕江左，世爲冠族，陳亡徙關中。朗勤學，好屬文。在陳，釋褐秘書郎，甚爲尚書令江總所重。嘗製千字詩，當時以爲盛作。陳後主聞而召入禁中，使爲《月賦》，朗染翰立成。後主曰:“觀此賦，謝希逸不能獨美於前矣。”又使爲《芝草》、《嘉蓮》二頌，深見優

有，難道没有看見漢代淮南王的事情嗎?”李明不高興。李明左右有人侵害平民百姓，孔禎把他逮捕用杖刑打死。曹王李明後來果然因犯法，被貶遷到黔中，他對人説:“我慚愧没有采用孔長史的話，以至於到這種地步!”孔禎多次升遷官至絳州刺史，封武昌縣子。去世，謚號温。

兒子名季詡，早年就有名，官做到左補闕。

孔紹安之孫名若思。孔若思早年父親去世，母親褚氏親自教導他，他以學問操行而知名於世。年輕時，有人拿了幾卷褚遂良的字迹贈給他，孔若思衹接受一卷。這人説:“這字迹是當今人所看重的，價錢比得上黄金，爲什麽不全都收下來?”孔若思説:“如果價比金寶，收下一卷也太多了!”就又截去一半還給了人家。考中明經科，多次升任爲庫部郎中。孔若思常對人説:“官做到郎中就知足了。”這時就用一石静水，擺在座旁，表示止足的意思。不久升任給事中。中宗即位，敬暉、桓彦範等主持國政，因孔若思熟悉典章制度，所有改革大事以及疑難不决的問題，常向孔若思請教。再次轉任爲禮部侍郎，出任衛州刺史。原先，各州的别駕都用宗室充任，他們對刺史不恭敬，因此常有不法行爲。孔若思到州裏，舉奏别駕李道欽犯法的事，請加以審訊。於是下詔叫别駕向刺史致禮，這規定是從孔若思開始的。孔若思很快就以清白受人稱道，加授銀青光禄大夫，賞賜給絹一百匹。歷任汝州刺史、太子右諭德，封梁郡公。開元十七年去世，謚號爲惠。

袁朗，雍州長安縣人，是陳尚書左僕射袁樞之子。他的先人從陳郡到江左做官，世代都是顯赫家族，陳亡以後遷居關中。袁朗勤學，好作文章。在陳時，開始做官任秘書郎，很受尚書令江總的器重。曾作千字詩，當時認爲是高水平的作品。陳後主知道後把他召入禁中，叫他作《月賦》，袁朗提筆蘸墨立即寫成。陳後主説:“看這賦，謝希逸不能再獨享美名於前了。”又叫他作《芝草》、《嘉蓮》兩篇頌，也很受贊賞。袁朗歷

賞。歷太子洗馬、德教殿學士，遷秘書丞。陳亡，仕隋爲尚書儀曹郎。武德初，授齊王文學、祠部郎中，封汝南縣男，再轉給事中。貞觀初卒官。太宗爲之廢朝一日，謂高士廉曰："袁朗在任雖近，然其性謹厚，特使人傷惜。"因敕給其喪事，并存問妻子。有文集十四卷。

從父弟承序，陳尚書僕射憲之子。武德中，齊王元吉聞其名，召爲學士。府廢，累轉建昌令。在任清静，士吏懷之。高宗在藩，太宗選學行之士爲其僚屬，謂中書侍郎岑文本曰："梁、陳名臣，有誰可稱？復有子弟堪招引否？"文本因言："隋師入陳，百司奔散，莫有留者，唯袁憲獨在其主之傍。王世充將受隋禪，群僚表請勸進，憲子給事中承家，托疾獨不署名。此父子足稱忠烈。承家弟承序，清貞雅操，實繼先風。"由是召守晉王友，仍令侍讀，加授弘文館學士。未幾卒。

朗從祖弟利貞，陳中書令敬之孫也。高宗時爲太常博士、周王侍讀。永隆二年，王立爲皇太子，百官上禮，高宗將會百官及命婦於宣政殿，并設九部伎及散樂，利貞上疏諫曰："臣以前殿正寢，非命婦宴會之地；象闕路門，非倡優進御之所。望詔命婦會於别殿，九部伎從東西門入，散樂一色伏望停省。若於三殿别所，自可備極恩私。微臣庸蔽，不閑典則，忝預禮司，輕陳狂瞽。"帝納其言，即令移於麟德殿。至會日，酒酣，帝使中書侍郎薛元超謂利貞曰："卿門承忠鯁，能抗疏直言，不加厚賜，何以奬勸！"賜物百段。俄遷祠部員外郎，卒。中宗即位，以侍讀恩，追贈秘書少監。

任太子洗馬、德教殿學士，升任秘書丞。陳亡以後，在隋朝做官任尚書儀曹郎。武德初年，授任齊王文學、祠部郎中，封汝南縣男，再次轉官任給事中。貞觀初年在任上去世。太宗爲他停止朝會一天，對高士廉説："袁朗在任時間雖短，但他性情謹厚，特别使人感傷痛惜。"下敕叫官府供給喪事所需，并撫恤慰問他的妻子兒女。有文集十四卷。

他的堂弟名承序，是陳尚書僕射袁憲之子。武德年間，齊王李元吉聽到他的名聲，召他爲學士。齊王府撤銷以後，多次轉任爲建昌縣縣令。在任時政事清静，百姓官吏都懷念他。高宗爲藩王時，太宗選拔有學業操行的人做他的僚屬，對中書侍郎岑文本説："梁、陳時的名臣，有誰值得稱道？還有子弟可以引用嗎？"岑文本就説："隋軍入陳，百官逃散，没有留下的，祇有袁憲獨自在他主人身旁。王世充將禪代隋，百官上表勸進，袁憲之子給事中袁承家，藉口有病獨不署名。這父子完全稱得上忠烈。袁承家之弟袁承序，行爲清正節操高尚，能繼承先人的遺風。"於是召袁承序守晉王友，并命他爲侍讀，加授弘文館學士。不久去世。

袁朗的從祖弟名利貞，是陳中書令袁敬之孫。高宗時任太常博士、周王侍讀。永隆二年，周王被立爲皇太子，百官上禮，高宗準備在宣政殿大會百官和命婦，還要陳設九部伎及散樂，袁利貞上疏勸諫道："臣認爲前殿正寢，不是命婦宴會的地方；象闕路門，不是倡優可以經過的所在。希望下詔叫命婦在别殿聚會，九部伎從東西門進入，散樂一類希望停罷。如果是在三殿别處，自然可盡私恩。微臣凡庸昏聵，不熟悉典章制度，慚愧任職禮部，輕陳狂妄愚昧之言。"高宗接受他的意見，就令移到麟德殿。到大會那天，飲酒到興頭上時，高宗叫中書侍郎薛元超對袁利貞説："卿家世代忠正，能上疏直言，如不厚加賞賜；如何能够勸勉！"賜絹百段。不久升任祠部員外郎，去世。中宗即位，因有侍讀之恩，追贈秘書少監。

朗十三代祖漢司徒滂，滂生魏國郎中、御史大夫渙，渙生晉尚書準，準生東晉右將軍、豫章太守冲，冲生司徒從事中郎耽，耽生琅邪内史質，質生丹陽尹、宋公長史豹，豹生宋吴郡太守洵，累代有高名重位，前史有傳。五代叔祖宋太尉淑，高祖父左僕射、雍州刺史顗，高祖司空粲，皆死國難。曾祖梁中書監、司空、穆公昂，仕齊爲吴興太守，及梁高祖禪齊，久辭朝命。父樞，叔父憲，仕陳，皆爲陳僕射。叔祖敬，中書令。及陳亡，憲冒難扶護後主。朗自以中外人物爲海内冠族，雖琅邪王氏繼有台鼎，而歷朝首爲佐命，鄙之不以爲伍。

袁朗十三代祖是漢司徒袁滂，袁滂生魏國郎中、御史大夫袁渙，袁渙生晉尚書袁準，袁準生東晉右將軍、豫章太守袁冲，袁冲生司徒從事中郎袁耽，袁耽生琅邪内史袁質，袁質生丹陽尹、宋公長史袁豹，袁豹生宋吴郡太守袁洵，歷代都有高名重位，前朝史書有傳。五代叔祖宋太尉袁淑，高祖父左僕射、雍州刺史袁顗，高祖司空袁粲，皆死於國難。曾祖梁中書監、司空、穆公袁昂，在齊做官任吴興太守，到梁高祖受齊禪，長期辭謝朝命。父袁樞，叔父袁憲，在陳做官，都任陳朝僕射。叔祖袁敬，任中書令。到陳亡時，袁憲冒險保護後主。袁朗自以爲本家内外人物都是海内的冠族，縱使琅邪王氏相繼爲三公，又是歷朝佐命功臣，袁朗却鄙視不與之爲伍。

袁誼

朗孫誼，又虞世南外孫。神功中，爲蘇州刺史。嘗因視事，司馬清河張沛通謁，沛即侍中文瓘之子，誼揖之曰：“司馬何事？”沛曰：“此州得一長史，是隴西李亶，天下甲門。”誼曰：“司馬何言之失！門户須歷代人賢，名節風教，爲衣冠顧矚，始可稱舉，老夫是也。夫山東人尚於婚媾，求於禄利；作時柱石，見危授命，則曠代無人。何可説之以爲門户！”沛懷慚而退。時人以爲口實。

袁朗孫袁誼，又是虞世南的外孫。神功年間任蘇州刺史。曾經有次在處理公事時，司馬清河張沛求見，張沛就是侍中張文瓘之子，袁誼向他拱手致禮問道：“司馬有什麼事？”張沛説：“本州得到一位長史，是隴西李亶，是天下最顯赫的家族。”袁誼説：“司馬怎麼説出這樣的錯話！門户須要歷代出賢人，名節風教，受到士大夫的重視，纔可稱述，老夫就是。那山東人講究婚姻，追求利禄；而作爲時代柱石，見危授命的，則歷代無人。怎能以他的門户稱道！”張沛慚愧而退。當時人作爲話柄。

賀德仁

賀德仁，越州山陰人也。父朗，陳散騎常侍。

德仁少與從兄德基俱事國子祭酒周弘正，咸以詞學見稱，時人語曰：“學行可師賀德基，文質彬彬賀德仁。”德仁兄弟八人，時人方之荀氏。陳鄱陽王伯山爲會稽太守，改其所居甘滂里爲高陽里。德仁事陳，至吴興王友。入隋，僕射楊素薦之，授豫章王府記室參軍。王以師資禮之，恩

賀德仁，是越州山陰縣人。父親名朗，是陳散騎常侍。

賀德仁年輕時和堂兄賀德基都奉國子祭酒周弘正爲師，都以詞學受人稱道，當時人説：“學行可師賀德基，文質彬彬賀德仁。”賀德仁兄弟八人，當時人比之於漢時的荀氏。陳鄱陽王陳伯山任會稽太守，把賀家住的甘滂里改名爲高陽里。賀德仁在陳做官，做到吴興王友。進入隋朝，僕射楊素舉薦他，任豫章王府記室參軍。豫章王以尊師之禮來對待他，恩意深厚。到煬帝即

遇甚厚。及煬帝即位，豫章王改封齊王，又授齊王府屬。及齊王獲譴，府僚皆被誅責，唯德仁以忠謹免罪，出補河東郡司法。素與隱太子善，及高祖平京師，隱太子封隴西公，用德仁爲隴西公友。尋遷太子中舍人，以衰老不習吏事，轉太子洗馬。時蕭德言亦爲洗馬，陳子良爲右衛率府長史，皆爲東宫學士。貞觀初，德仁轉趙王友。無幾卒，年七十餘。有文集二十卷。

位，豫章王改封爲齊王，又授任他爲齊王府屬。到齊王獲罪，王府僚屬均受罪罰，衹有賀德仁因忠謹而免罪，出朝補爲河東郡司法。一貫和隱太子交好，到高祖平定京城，隱太子封隴西公，任用賀德仁爲隴西公友。不久升任太子中舍人，由於衰老不熟悉爲吏之道，轉任太子洗馬。當時蕭德言也任洗馬，陳子良任右衛率府長史，都是東宫學士。貞觀初年，賀德仁轉任趙王友。不久去世，享年七十多歲。有文集二十卷。

德仁弟子紀、敳，亦以博學知名。高宗時，紀官至太子洗馬，修《五禮》，敳至率更令兼太子侍讀。兄弟并爲崇賢館學士，學者榮之。

賀德仁弟之子名紀、名敳，也因博學而知名。高宗時，賀紀官做到太子洗馬，纂修《五禮》，賀敳官做到率更令兼太子侍讀。兄弟都做崇賢館學士，爲學者所榮耀。

庾抱

庾抱，潤州江寧人也，其先自潁川徙家焉。祖衆，陳御史中丞。父超，南平王記室。

庾抱，是潤州江寧人，祖上從潁川遷居這裏。祖父名衆，是陳御史中丞。父親名超，是南平王記室。

抱開皇中爲延州參軍事。後累歲，調吏部，尚書牛弘知其有學術，給筆札令自序，援翰便就，弘甚奇之。後補元德太子學士，禮賜甚優。會皇孫載誕，太子宴賓客，抱於坐中獻《嫡皇孫頌》，深被嗟賞。後爲越巂主簿，稱病不行。義寧中，隱太子弘引爲隴西公府記室。時軍國多務，公府文檄皆出於抱。尋轉太子舍人，未幾卒。有集十卷。

庾抱在開皇年間任延州參軍事。以後過了幾年，調任吏部，尚書牛弘知道他有學問，給他紙筆叫他自叙生平，他拿起筆來立即寫成，牛弘很是驚奇。後來補授元德太子學士，禮遇賞賜都很優厚。遇上皇孫誕生，太子宴請賓客，庾抱在座中獻上《嫡皇孫頌》，深受嘆賞。後來任越巂主簿，推説有病不去就任。義寧年間，隱太子李弘引用他任隴西公府記室。當時軍國事務繁忙，公府文檄都出於庾抱之手。不久轉任太子舍人，不長時間去世，有文集十卷。

蔡允恭

蔡允恭，荆州江陵人也。祖點，梁尚書儀曹郎。父大業，後梁左民尚書。

蔡允恭，是荆州江陵人。祖父名點，是梁尚書儀曹郎。父親名大業，是後梁左民尚書。

允恭有風彩，善綴文。仕隋歷著作佐郎、起居舍人。雅善吟咏，煬帝屬詞賦，多令諷誦之。嘗遣教宫女，允恭深以爲耻，因稱氣疾，不時應召。煬帝又許授以内史舍人，更令入内教宫人，允恭固辭不就，以是稍被

蔡允恭有風度文采，善寫文章。在隋朝做官歷任著作佐郎、起居舍人。擅長吟咏，煬帝作詞賦，多叫他朗誦。曾派他教習宫女，蔡允恭深以爲耻辱，藉口有氣疾，不按時應召。煬帝又答應授他爲内史舍人，再叫入内教習宫人，蔡允恭堅辭不就，由此漸被疏遠。江都之難，蔡允恭跟隨

疏絶。江都之難，允恭從宇文化及西上，没於竇建德。及平東夏，太宗引爲秦府參軍兼文學館學士。貞觀初，除太子洗馬。尋致仕，卒于家。有集十卷，又撰《後梁春秋》十卷。

宇文化及西上，陷身竇建德軍中。到平定東夏，太宗引用他任秦府參軍兼文學館學士。貞觀初年，授任太子洗馬。不久退休，在家裏去世。有文集十卷，又撰寫《後梁春秋》十卷。

鄭世翼

鄭世翼，鄭州滎陽人也，世爲著姓。祖敬德，周儀同大將軍。父機，司武中士。

世翼弱冠有盛名，武德中，歷萬年丞、揚州録事參軍。數以言辭忤物，稱爲輕薄。時崔信明自謂文章獨步，多所凌轢，世翼遇諸江中，謂之曰："嘗聞'楓落吴江冷'。"信明欣然示百餘篇。世翼覽之未終，曰："所見不如所聞。"投之於江，信明不能對，擁楫而去。世翼貞觀中坐怨謗，配流巂州卒。文集多遺失，撰《交遊傳》，頗行於時。

鄭世翼，是鄭州滎陽人，世代爲著姓。祖父名敬德，是周儀同大將軍。父親名機，任司武中士。

鄭世翼年輕時就很有名氣，武德年間，歷任萬年縣丞、揚州録事參軍，多次因言辭得罪人，被人稱爲輕薄。當時崔信明自以爲文章獨步當世，多次輕慢欺凌他人，鄭世翼在長江中遇到他，對他説："曾聽説'楓落吴江冷'的詩句。"崔信明由於這詩句是自己的，就很高興地拿出了一百多篇。鄭世翼没有看完，就説："所見不如所聞。"就丢到江裏，崔信明無言可對，拿着船槳離去。鄭世翼在貞觀年間因怨謗獲罪，流放到巂州去世。文集多有遺失，撰寫的《交遊傳》，當時很流行。

謝偃

謝偃，衛縣人也，本姓直勒氏。祖孝政，北齊散騎常侍，改姓謝氏。

偃仕隋爲散從正員郎。貞觀初，應詔對策及第，歷高陵主簿。十一年，駕幸東都，穀、洛泛溢洛陽宮，詔求直諫之士。偃上封事，極言得失，太宗稱善，引爲弘文館直學士，拜魏王府功曹。偃嘗爲《塵》、《影》二賦，甚工。太宗聞而召見，自制賦序，言"區宇乂安，功德茂盛"。令其爲賦，偃奉詔撰成，名曰《述聖賦》，賜綵數十匹。偃又獻《惟皇誡德賦》以申諷，曰：

> 臣聞理忘亂，安忘危，逸忘勞，得忘失，此四者人君莫不皆然。是以夏桀以瑶臺璇室爲麗，而不悟鳴條南巢之禍；殷辛以象箸玉杯爲華，而不知牧野白旗

謝偃，是衛縣人，本姓直勒氏。祖父名孝政，是北齊散騎常侍，改姓謝氏。

謝偃在隋朝做官爲散從正員郎。貞觀初年，應詔對策中選，歷任高陵縣主簿。十一年，太宗親臨東都，穀水、洛水泛溢進洛陽宮，下詔求直諫之士。謝偃上封奏事，直言政事得失，太宗贊賞，引用他任弘文館直學士，拜授魏王府功曹。謝偃曾作《塵》、《影》兩篇賦，寫得很好。太宗聽説後召見他，親自作賦序，其中説"天下平安，功德茂盛"。叫他作賦，謝偃奉詔撰成，名叫《述聖賦》，太宗賞賜他綵帛幾十匹。謝偃又獻《惟皇誡德賦》來勸諫，説：

> 臣聽説治理時忘記禍亂，平安時忘記危險，安逸時忘記辛勞，得意時忘記失意，這四者人君莫不如此。所以夏桀以瑶臺璇室爲美麗，而不醒悟會有鳴條兵敗放逐南巢的災禍；殷辛認爲象箸玉杯豪華，而不知道會有

之敗。故當其盛也，謂四海爲己力；及其衰焉，乃匹夫之不制。當其信也，謂天下爲無危；及其疑也，則顧盼皆仇敵。是知必有其德，則誠結戎夷，化行荒裔；苟失其度，則變生骨肉，釁起腹心矣。是以爲人主者，不可忘初。處殿堂，則思前主之所以亡；朝萬國，則思今己之所以貴；巡府庫，則思今己之所以得；視功臣，則思其爲己之始；見名將，則思其用力之初。苟非忘舊，則人無易心，何患乎天下之不化。故旦行之則爲堯、舜，暮失之則爲桀、紂，豈異人哉！其詞曰：周墳籍以遐觀，總宇宙而一窺，結繩往而莫紀，書契崇而可知。惟皇王之迭代，信步驟之恒規，莫不慮失者常得，懷安者必危。是以戰戰栗栗，日慎一日，守約守儉，去奢去逸，外無荒禽，內無荒色，唯賢是授，唯人斯恤，則三皇不足六，五帝不足十。若夫恃聖驕力，狠戾倔强，忠良是棄，諂佞斯獎。構崇臺以造天，穿深池以絶壤。厚賦重斂，積寶藏鏹，無罪加刑，有功不賞，則夏桀可二，殷辛易兩。在危所恃，居安勿忘。功臣無逐，故人無放，放故者亡，逐功者喪。四海岌岌，九土漫漫，覆之甚易，存之實難。是以一人有悦，萬國同歡；一人失所，兆庶俱殘。喜則隆冬可熱，怒則盛夏成寒，一動而八表亂，一言而天下安。舉君過者曰忠，述主美者爲佞。苟承顏以順旨，必蔽視而稱聖。故使曲者亂直，邪者疑正，改華服以就胡，變雅音而入

牧野之戰懸首白旗的敗亡。所以當他們興盛的時候，以爲四海都給自己出力；到了衰敗的時候，就連匹夫也不能控制。當他自信的時候，認爲天下没有危險；到有疑慮的時候，則後顧前看都是仇敵。可知必須有德，纔能用誠信來結好戎夷，使教化行於荒遠；如果失去法度，就會變故生於骨肉，災禍起於腹心。所以爲人主者，不能忘本。身處殿堂，就要想想前朝君主何以滅亡；朝見萬國，就要想想如今自己何以尊貴；巡視府庫，就要想想自己怎樣得到這些；看到功臣，就要想想當初他們擁戴自己；見到名將，就要想想當初他們的效力。衹要不忘舊，人們就不會變心，還用擔心天下不能教化嗎？故早上施行便爲堯、舜，晚上失掉它便成爲桀、紂，這難道會因人而異嗎？賦詞曰：遍覽典籍而遠觀，總攬宇宙而一窺，結繩往事無法記載，書契俱在就可知悉。那皇王的交替，相信自有發展的常規，無不是顧慮失去的常會得到，溺於安逸的必定危險。所以戰戰兢兢，日慎一日，守約守儉，去奢去逸，在外不要荒於游獵，在内不要荒於女色，委任賢人，體恤百姓。那麼三皇有四成的不足，五帝有更多的缺陷。如果自恃聰明健壯，凶狠倔强，忠良被棄，諂佞受獎，造高臺以接天，挖深池以穿地，厚賦重斂，積寶藏錢，無罪加刑，有功不賞，那麼夏桀就有了兩個，殷辛一變爲二。在危難時所依靠的，到安居時不要遺忘。功臣不要驅逐，故人不要放棄，放棄故人的要滅亡，驅逐功臣的要淪喪。四海岌岌，九土漫漫，國家覆亡很容易，朝代延長實困難。可見一人喜悦，萬國同歡；一人失所，百姓遭殃。喜則隆冬可熱，怒則盛夏成寒，舉措不當而八方變亂，一言合宜而天下平安。舉出人君過失的叫忠，虚誇主子美德的是佞。如果看了臉色來順從旨意，必定耳目閉塞而妄自稱聖。這樣會使曲者亂直，邪者惑正，改華服以就胡服，變雅音而入鄭聲，這雖是往古的陳迹，

鄭，雖往古之軌躅，亦當今之龜鏡。崔嵬龍殿，赫奕鳳門，苞四海以稱主，冠天下而獨尊，既兄日而姊月，亦父乾而母坤。視則金翠溢目，聽則絲竹盈耳。信賞罰之在躬，實榮辱之由己，語羲皇而易匹，言堯、舜之可擬。驕志自此而生，侈心因茲而起。常懼覆而懼亡，必思足而思止；勿忘潛龍之初，當懷布衣之始。在位稱寶，居器曰神，鐘鼓庭設，玉帛階陳。得必有兆，失必有因，一替一立，或周或秦。既承前代，當思後人，唯德可以久，天道無常親。

也是當今的龜鑒。龍殿高大，鳳門顯赫，包有四海而稱主，冠於天下而獨尊，既以日爲兄以月爲姊，也以乾爲父以坤爲母。看的是金翠滿目，聽的是絲竹充耳。相信賞罰都在於我，榮辱都出於己，說到羲皇認爲容易與之相并立，說到堯、舜認爲自己可以比擬。驕志由此而生，侈心因之而起。經常懼怕傾覆憂慮敗亡，必定會想到滿盈而止足；不要忘記得天下之前，應當思念布衣之時。在位稱寶，居器叫神，鐘鼓設在庭上，玉帛陳在階前。得必有兆，失必有因，一亡一立，或周或秦。既承前代，當思後人，惟德可以久遠，天道無常親。

時李百藥工爲五言詩，而偃善作賦，時人稱爲李詩謝賦焉。十七年，府廢，出爲湘潭令，卒。文集十卷。

當時李百藥五言詩作得很好，而謝偃善於作賦，當時人稱爲李詩謝賦。十七年，魏王府撤銷，出任湘潭縣令，去世。有文集十卷。

崔信明

崔信明，青州益都人也，後魏七兵尚書光伯曾孫也。祖縚，北海郡守。

崔信明，是青州益都縣人，後魏七兵尚書崔光伯的曾孫。祖父名縚，是北海郡守。

信明以五月五日日正中時生，有異雀數頭，身形甚小，五色畢備，集于庭樹，鼓翼齊鳴，聲清宛亮。隋太史令史良使至青州，遇而占之曰："五月爲火，火爲《離》，《離》爲文彩。日正中，文之盛也。又有雀五色，奮翼而鳴。此兒必文藻煥爛，聲名播於天下。雀形既小，祿位殆不高。"及長，博聞强記，下筆成章。鄉人高孝基有知人之鑒，每謂人曰："崔信明才學富贍，雖名冠一時，但恨其位不達耳！"

崔信明生在五月五日太陽正中的時候，有幾隻奇異的雀，身形很小，五色齊備，飛落到庭中樹上，拍着翅膀一齊鳴叫，聲音清亮。隋太史令史良出使到青州，遇到此事後卜算道："五月是火，火是《離》卦，《離》是文采。太陽正中，預兆文采之盛。又有五色雀，拍翅而鳴。這小孩子將來必定文采燦爛，聲名傳播於天下。但雀形既小，祿位怕不會高。"到長大後，博聞强記，下筆成章。同鄉人高孝基善於鑒識人物，常對人說："崔信明富於才學，雖名冠一時，但遺憾的是官位不會顯達！"

大業中爲堯城令，竇建德僭號，欲引用之。信明族弟敬素爲建德鴻臚卿，説信明曰："隋主無道，天下鼎沸，衣冠禮樂，掃地無餘。兄遁迹下僚，不被收用，豫讓所以不報范中

大業年間任堯城縣令，竇建德僭稱帝號，想要任用他。崔信明的族弟崔敬素任竇建德的鴻臚卿，對崔信明說："隋主無道，天下鼎沸，弄得衣冠禮樂，掃地無餘。兄身居小官，不被收用，當年豫讓所以不報答范氏中行氏，衹因爲范氏

行，祇以衆人遇我者也！夏王英武，有并吞天下之心，士女襁負而至者不可稱數。此時不立功立事，豈是見幾而作者乎?”信明曰：“昔申胥海畔漁者，尚能固其節，吾終不能屈身僞主，求斗筲之職。”遂逾城而遁，隱於太行山。貞觀六年，應詔舉，授興世丞。遷秦川令，卒。

中行氏以平常人來待他啊！如今夏王英武，有并吞天下之心，百姓拖兒帶女前來投奔的不計其數。你這時還不想建立功業成就大事，難道能説是見機而作嗎?”崔信明説：“從前申胥是海邊的漁人，還能保守節操，我終不能屈身於僞主，來求個微小的官職。”就翻過城墻逃走，隱居在太行山。貞觀六年，出山參加詔舉，授任興世縣丞。升任秦川縣令，去世。

信明頗蹇傲自伐，常賦詩吟嘯，自謂過於李百藥，時人多不許之。又矜其門族，輕侮四海士望，由是爲世所譏。

崔信明很是驕傲自負，常賦詩吟嘯，自認爲强過李百藥，當時人多不認同。又以門第相誇，輕侮天下士人望族，由此受到世人譏刺。

子冬日，則天時爲黄門侍郎，被酷吏所殺。

子名冬日，武則天時任黄門侍郎，被酷吏殺害。

張蘊古

張蘊古，相州洹水人也。性聰敏，博涉書傳，善綴文，能背碑覆局，尤曉時務，爲州閭所稱。自幽州總管府記室直中書省。太宗初即位，上《大寶箴》以諷，其詞曰：

> 今來古往，俯察仰觀，惟辟作福，爲君實難。主普天之下，處王公之上，任土貢其所求，具僚和其所唱。是故兢懼之心日弛，邪僻之情轉放，豈知事起乎所忽，禍生乎無妄。固以聖人受命，拯溺亨屯，歸過於己，推恩於民。大明無偏照，至公無私親，故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禮以禁其奢，樂以防其佚。左言而右事，出警而入蹕。四時同其慘舒，三光同其得失。故身爲之度，而聲爲之律。勿謂無知，居高聽卑；勿謂何害，積小成大。樂不可極，極樂生哀；欲不可縱，縱欲成災。壯九重於内，所居不過容膝，彼昏不知，瑶其臺而瓊其室。羅八品於前，所食不過適口，唯狂罔念，丘其

張蘊古，是相州洹水人。生性聰敏，博覽群傳，善於作文，能够背誦碑文重復棋局，尤其通曉時務，受到本州人的稱道。從幽州總管府記室入直中書省。太宗初即位，上《大寶箴》加以諷諫，其詞説：

> 今來古往，俯察於地仰觀於天，惟君專掌威權，爲君實在不易。統治普天之下，身處王公之上，各地要貢他所求，百官與他唱和。因而兢懼之心日見鬆弛，不良之情轉爲放縱，怎知道事變會起於疏忽，禍亂會生於未料。聖人受命，定要拯危救難，歸過於己，推恩於民。大明而無偏照，至公而不私親，所以用一人來統治天下，不以天下來侍奉一人。用禮來禁其奢侈，用樂在防其放蕩。左有人記言而右有人記事，出行有人清道返回有人警戒。四季和他一起順暢，三光同他一起得失。所以行動要有分寸，説話要有原則。不要以爲不知，居高可以聽下；不要認爲無所謂，積小可以成大。不可以極樂，極樂就會生悲；不可以縱欲，縱欲就會成災。在内廷造九重之殿，所居住的不過容身，却昏昧而無知，要築瑶臺瓊室。在面前羅列八味，所食用的無非適口，却狂妄而想入非非，要成糟丘酒池。不要内荒於女色，

糟而池其酒。勿內荒於色，勿外荒於禽，勿貴難得之貨，勿聽亡國之音。內荒伐人性，外荒蕩人心，難得之貨侈，亡國之聲淫。勿謂我尊而傲賢侮士，勿謂我智而拒諫矜己。聞之夏王，據饋頻起；亦有魏帝，牽裾不止。安彼反側，如春陽秋露，巍巍蕩蕩，恢漢高大度；撫兹庶事，如履薄臨深，戰戰栗栗，用周文小心。《詩》云"不識不知"，《書》曰"無偏無黨"。一彼此於胸臆，捐好惡於心想。衆棄而後加刑，衆悦而後命賞。弱其强而治其亂，申其屈而直其枉。故曰：如衡如石，不定物以數，物之懸者，輕重自具；如水如鏡，不示物以情，物之鑒者，妍媸自生。勿渾渾而濁，勿皎皎而清，勿没没而暗，勿察察而明。雖冕旒蔽目而視於未形，雖黈纊塞耳而聽於無聲。縱心乎湛然之域，游神於至道之精。扣之者應洪纖而效響，酌之者隨深淺而皆盈。故曰：天之清，地之寧，王之貞。四時不言而代序，萬物無爲而受成，豈知帝有其力，而天下和平。吾王撥亂，戡以智力，民懼其威，未懷其德。我皇撫運，扇以淳風，民懷其始，未保其終。爰述金鏡，窮神盡聖，使人以心，應言以行。包括治體，抑揚詞令，天下爲公，一人有慶。開羅起祝，援琴命詩，一日二日，念兹在兹。唯人所召，自天祐之。爭臣司直，敢告前疑。

不要外荒於游獵，不要珍愛難得之物，不要聆聽亡國之音。內荒會摧殘人性，外荒會動摇人心，難得之物使人奢侈，亡國之聲使人淫逸。不要認爲惟我獨尊而傲賢侮士，不要認爲惟我有智而拒諫驕己。聽説夏禹王，據案吃飯而多次起立；也有魏文帝，辛毗牽裾而進諫不止。安定那反側之人，如同春陽秋露，巍巍蕩蕩，發揚漢高祖的恢弘大度；做好這衆多政事，如同履冰臨淵，戰戰栗栗，遵用周文王的謹慎小心。《詩經》説"不識古不知今"，《尚書》説"不偏私不結黨"。溝通彼此的思想使之統一，丢開好惡的成見。衆人唾棄的纔施加刑罰，衆人喜悦的纔與賞賜。削弱强悍而治理紛亂，申訴委屈而糾正冤枉。所以説：如衡如砣，不用以數定物，物挂上去，輕重自然顯現；如水如鏡，不夾雜個人感情，物體看上去，美醜自然分明。不要攪渾渾水而使其更濁，不要擦亮亮物而使其過亮，不要隱没沉物而使其更暗，不要苛察小事自以爲精明。雖然冕旒蔽目而能看見尚未形成的東西，雖然黈纊塞耳而能聽於無聲。縱心志於清静之地域，游神思於至道之精華。敲之者應輕重而都響，斟之者隨深淺而皆滿。所以説：天至清，地至寧，王至正。四季無言而自行交替，萬物無爲而自然生成，怎知是上帝有力，而使天下和平。吾王撥亂，用智謀平定，百姓懼威，而没能懷德。我皇應運，用淳風教化，民雖開始懷德，還不能保持善終。因此講述納諫之理，窮竭神思以達至聖，使人以誠，言行相應。總括治國的體要，褒貶應對的言詞，使天下爲公，而君上有福。商湯開網祝告惘及禽獸，虞舜持琴咏詩而天下安定，一日二日，心不離此。凡是民衆所呼唤的，上天自會保祐，諫臣直言，斗膽獻上以上的疑慮。

太宗嘉之，賜以束帛，除大理丞。

受到太宗的嘉獎，賞賜給他束帛，授任大理丞。

初，河內人李好德，素有風疾，

當初，河內人李好德，久患瘋病，而口出妖

而語涉妄妖。藴古究其獄，稱好德癲病有徵，法不當坐。治書侍御史權萬紀劾藴古家住相州，好德之兄厚德爲其刺史，情在阿縱，奏事不實。太宗大怒，曰："小子乃敢亂吾法耶!"令斬於東市。太宗尋悔，因發制，凡決死者，命所司五覆奏，自藴古始也。

安之語。張藴古審理這個案子，説李好德癲病確有明證，據法不當定罪。治書侍御史權萬紀彈劾張藴古家住在相州，李好德之兄李厚德任相州刺史，張藴古因而偏袒縱容，奏事不實。太宗大怒，説："小人竟然敢亂我的法啊!"下令把張藴古在東市處斬。不久太宗懊悔，就發布制書，説凡判死罪的，命刑部要五次復奏，這種辦法是從張藴古之事開始。

劉胤之　劉延祐　劉藏器

劉胤之，徐州彭城人也。祖禕之，後魏臨淮鎮將。

劉胤之，是徐州彭城人。祖父名禕之，是後魏臨淮鎮將。

胤之少有學業，與隋信都丞孫萬壽、宗正卿李百藥爲忘年之友。武德中，御史大夫杜淹表薦之，再遷信都令，甚存惠政。永徽初，累轉著作郎、弘文館學士，與國子祭酒令狐德棻、著作郎楊仁卿等撰成國史及實録，奏上之，封陽城縣男。尋以老不堪著述，出爲楚州刺史，卒。

劉胤之少年時學業有成，和隋朝信都縣丞孫萬壽、宗正卿李百藥結爲忘年之友。武德年間，御史大夫杜淹上表推薦他，兩次升官任信都縣令，很有惠政。永徽初年，多次轉任爲著作郎、弘文館學士，與國子祭酒令狐德棻、著作郎楊仁卿等撰成國史及實録，奏上，封陽城縣男。不久因年老不能著述，出任楚州刺史，去世。

弟子延祐，弱冠本州舉進士，累補渭南尉，刀筆吏能，爲畿邑當時之冠。司空李勣嘗謂曰："足下春秋甫爾，便擅大名，宜稍自貶抑，無爲獨出人右也。"後歷右司郎中、檢校司賓少卿，封薛縣男。徐敬業之亂，揚州初平，所有刑名，莫能決定，延祐奉使至軍所決之。時議者斷受賊五品官者斬，六品者流。延祐以爲諸非元謀，迫脅從盜，則置極刑，事涉枉濫，乃斷受賊五品者流，六品已下俱除名而已。其得全濟者甚衆。

弟之子名延祐，年輕時爲本州舉薦應試進士科，多次補授任渭南縣尉，擅長辦理文案，在當時京畿各縣中堪稱第一。司空李勣曾對他説："足下這樣年輕，便有了大名，自己應該稍加收斂，不要過於出人頭地。"後來歷任右司郎中、檢校司賓少卿，封薛縣男。徐敬業之亂，揚州剛剛平定，所有司法方面的事情，没有人能處理，劉延祐奉使來到軍中處理。當時議論的人認爲接受賊五品官的應處斬，六品官的應流放。劉延祐認爲那些人并不是首謀，衹是受到脅迫纔從盜的，處置極刑，則不免冤濫，就判處受賊五品的流放，六品以下都除去官籍就算了。因此很多人得以保全。

出爲箕州刺史，轉安南都護。嶺南俚户，舊輸半課，及延祐到，遂勒全輸。由是其下皆怨，謀欲將叛，延祐乃誅其首惡李嗣仙。垂拱三年，嗣仙黨與丁建、李思慎等遂率衆圍安南府。時城中勝兵不過數百，乃禁門堅守，以候鄰境之援。廣州大族馮子

劉延祐出任箕州刺史，轉任安南都護。嶺南的俚户，原先衹繳半額賦税，劉延祐到任後，就勒令全數繳納。於是下邊都有怨言，準備叛亂，劉延祐就誅殺其中的首惡李嗣仙。垂拱三年，李嗣仙的黨羽丁建、李思慎等率領衆人包圍了安南府。當時城裏能戰鬥的兵士不過幾百人，就閉門堅守，等待鄰境救援。廣州大族馮子猷幸災樂

猷幸災樂禍，欲因危立功，遂按兵縱敵，使其爲害滋甚，延祐遂爲思慎所害。其後桂州司馬曹玄靜率兵討思慎等，擒之，盡斬於安南城下。

禍，想乘危立功，就按兵不動縱敵横行，使禍亂爲害更甚，劉延祐竟被李思慎殺害。後來桂州司馬曹玄靜率兵征討李思慎等，擒獲了他們，都在安南城下處斬。

胤之從父兄子藏器，亦有詞學，官至宋州司馬。藏器子知柔，開元初爲工部尚書。知柔弟知幾，避玄宗名改子玄，自有傳。

劉胤之的從父兄之子名藏器，也有詞學，官做到宋州司馬。劉藏器之子名知柔，開元初年任工部尚書。劉知柔弟名知幾，避玄宗諱改爲子玄。自己有傳。

張昌齡

張昌齡，冀州南宫人。弱冠以文詞知名，本州欲以秀才舉之，昌齡以時廢此科已久，固辭，乃充進士貢舉及第。貞觀二十一年，翠微宫成，詣闕獻頌。太宗召見，試作《息兵詔》草，俄頃而就。太宗甚悦，因謂之曰："昔禰衡、潘岳，皆恃才傲物，以至非命。汝才不減二賢，宜追鑒前軌，以副吾所取也。"乃敕於通事舍人裏供奉。尋爲崑山道行軍記室，破處月，平龜兹，軍書露布，皆昌齡之文也。再轉長安尉，出爲襄州司户，丁憂去官。後賀蘭敏之奏引於北門修撰，尋又罷去。乾封元年卒。文集二十卷。

張昌齡，是冀州南宫人。年輕時以文詞知名，本州要舉薦他參加秀才科的考試，張昌齡認爲當時這個科目久已廢除，堅決推辭，就列入進士科貢舉并考中。貞觀二十一年，翠微宫建成，他到京城裏獻上頌文。太宗召見他，叫他試擬《息兵詔》的草稿，不一會就草成。太宗大爲高興，就對他説："從前禰衡、潘岳，都恃才看不起别人，以致死於非命。你的文才不亞於這二賢，應該追鑒往事，不要辜負我任用你的一片心意。"於是下敕命他在通事舍人裏供奉。不久任崑山道行軍記室，破滅處月，平定龜兹，軍書露布，都是張昌齡的手筆。兩次轉官任長安尉，出任襄州司户，爲父服喪而離職。後來賀蘭敏之上奏引用他在北門修撰，不久又罷職離去。乾封元年去世。有文集二十卷。

兄昌宗，亦有學業，官至太子舍人、修文館學士。撰《古文紀年新傳》三十卷。

兄名昌宗，也學業有成，官做到太子舍人、修文館學士。撰寫《古文紀年新傳》三十卷。

崔行功

崔行功，恒州井陘人，北齊鉅鹿太守伯讓曾孫也，自博陵徙家焉。行功少好學，中書侍郎唐儉愛其才，以女妻之。儉前後征討，所有文表，皆行功之文。高宗時，累轉吏部郎中。以善敷奏，嘗兼通事舍人、内供奉。坐事貶爲游安令，尋徵爲司文郎中。當時朝廷大手筆，多是行功及蘭臺侍郎李懷儼之詞。

崔行功，是恒州井陘人，北齊鉅鹿太守崔伯讓的曾孫，自博陵遷居到井陘。崔行功從小好學，中書侍郎唐儉喜愛他的才華，把女兒嫁給他。唐儉前後征討，所有文表，都出自崔行功之手。高宗時，多次轉任爲吏部郎中。因善於論奏，曾兼任通事舍人、内供奉。因事獲罪貶爲游安縣令，不久徵入朝廷任司文郎中。當時朝廷的重要文字，多是崔行功和蘭臺侍郎李懷儼的文詞。

先是，太宗命秘書監魏徵寫四部群書，將進内貯庫，别置讎校二十

原先，太宗命秘書監魏徵主持寫四部群書，準備送進宫内庫裏收藏，另外設置了校對二十

人、書手一百人，徵改職之後，令虞世南、顔師古等續其事，至高宗初，其功未畢。顯慶中，罷讎校及御書手，令工書人繕寫，計直酬傭，擇散官隨番讎校。其後又詔東臺侍郎趙仁本、東臺舍人張文瓘及行功、懷儼等相次充使檢校，又置詳正學士以校理之，行功仍專知御集。遷蘭臺侍郎。咸亨中，官名復舊，改爲秘書少監。上元元年，卒官。有集六十卷。

兄子玄暐，別有傳。

行功前後預撰《晋書》及《文思博要》等。同時又有孟利貞、董思恭、元思敬等，并以文藻知名。

人、書手一百人，魏徵改職以後，命虞世南、顔師古等繼續辦理這事，到高宗初年，還没有完成。顯慶年間，取消校對和御書手，由字寫得好的人繕寫，計工付酬，挑選散官輪流校對。後來又下詔叫東臺侍郎趙仁本、東臺舍人張文瓘及崔行功、李懷儼等人先後充當使職負責查核，又設置詳正學士來校理，崔行功并專門掌管皇帝的御集。升任蘭臺侍郎。咸亨年間，官名恢復舊制，改任秘書少監。上元元年，在任上去世。有文集六十卷。

兄之子名玄暐，另外有傳。

崔行功前後參預撰寫《晋書》和《文思博要》等書。同時又有孟利貞、董思恭、元思敬等人，都以文采知名。

孟利貞

孟利貞者，華州華陰人也。父神慶，高宗初爲沁州刺史，以清介著名。

孟利貞，是華州華陰人。父親名神慶，高宗初年任沁州刺史，以清廉公正著名。

利貞初爲太子司議郎，中宗在東宫，深憚之。受詔與少師許敬宗、崇賢館學士郭瑜、顧胤、董思恭等撰《瑶山玉彩》五百卷，龍朔二年奏上之，高宗稱善，加級賜物有差。利貞累轉著作郎，加弘文館學士。垂拱初卒。又撰《續文選》十三卷。

兄允忠，垂拱中爲天官侍郎。

孟利貞起初任太子司議郎，中宗在東宫時，很害怕他。受詔與少師許敬宗、崇賢館學士郭瑜、顧胤、董思恭等人編撰《瑶山玉彩》五百卷，龍朔二年奏上，受到高宗稱贊，加級賜物多少不等。孟利貞多次轉任爲著作郎，加授弘文館學士。垂拱初年去世。又編撰《續文選》十三卷。

兄名允忠，垂拱年間任天官侍郎。

董思恭

董思恭者，蘇州吴人。所著篇咏，甚爲時人所重。初爲右史，知考功舉事，坐預泄問目，配流嶺表而死。

董思恭，是蘇州吴縣人。所著詩文，很被當時人看重。起初任右史，掌管官員選任和考核，因預先泄露所問題目，流放到嶺表而死。

元思敬

元思敬者，總章中爲協律郎，預修《芳林要覽》，又撰《詩人秀句》兩卷，傳於世。

元思敬，總章年間任協律郎，參預修撰《芳林要覽》，又編撰《詩人秀句》兩卷，流傳在世上。

徐齊聃

徐齊聃，湖州長城人也。父孝德，以女爲才人，官至果州刺史。

齊聃少善屬文，高宗時累遷蘭臺

徐齊聃，是湖州長城縣人。父親名孝德，因女兒被選爲才人，官做到果州刺史。

徐齊聃小時就善於作文，高宗時多次升任爲

舍人。時敕令有突厥酋長子弟事東宫，齊聃上疏曰："昔姬誦與伯禽同業，晋儲以師曠爲友，匪唯專賴師資，固亦詳觀近習。皇太子自可招集園、綺，寤寐應、劉。階闥小臣，必采於端士；驅馳所任，并歸於正人。方流好善之風，永播崇賢之美。今乃使氈裘之子，解辮而侍春闈；冒頓之苗，削衽而陪望苑。在於道義，臣竊有疑。《詩》云：'敬慎威儀，以近有德。'《書》曰：'任官惟賢才，左右惟其人。'蓋殷勤於此，防微之至也。"齊聃又嘗上奏曰："齊獻公即陛下外氏，雖子孫有犯，不合上延于祖。今周忠孝公廟甚修崇，而齊獻公廟遽毁壞，不審陛下將何以重示海内，以彰孝理之風?"帝皆納其言。

齊聃善於文誥，甚爲當時所稱。高宗愛其文，令侍周王等屬文，以職在樞劇，仍敕間日來往焉。以漏泄機密，左授蘄州司馬。俄又坐事配流欽州。咸亨中卒，年四十餘。睿宗即位，追録舊恩，累贈禮部尚書。

子堅，别有傳。

杜易簡

杜易簡，襄州襄陽人，周硤州刺史叔毘曾孫也。九歲能屬文，及長，博學有高名，姨兄中書令岑文本甚推重之。登進士第，累轉殿中侍御史。咸亨中，爲考功員外郎。時吏部侍郎裴行儉、李敬玄相與不叶，易簡與吏部員外郎賈言忠希行儉之旨，上封陳敬玄罪狀。高宗惡其朋黨，左轉易簡爲開州司馬，尋卒。易簡頗善著述，撰《御史臺雜注》五卷、文集二十卷，行於代。

杜審言

易簡從祖弟審言，審言，進士舉，初爲隰城尉。雅善五言詩，工書

蘭臺舍人。當時有敕令讓突厥酋長子弟奉侍東宫太子，徐齊聃上疏説："從前姬誦和伯禽一同學習，晋國儲君以師曠爲友，不祇是一意依賴師傅教導，還是要讓他詳細觀察親近良善。皇太子自可招集東園公、綺里季那様的高士，和應瑒、劉楨似的文士朝夕相處。門下小臣，定要選擇忠貞之士；驅使任用，應是正直之人。這様纔能流傳好善之風，永久播揚崇賢之美。如今却讓那些少數民族的人，解開辮髮奉侍東宫；冒頓之後，剪去左衽而陪同太子。從道義來説，臣頗有疑。《詩》説：'敬慎禮節，以近有德。'《尚書》説：'任官惟賢才，左右惟其人。'念念不忘於此，就在於這是防微杜漸的至理。"徐齊聃又曾上奏道："齊獻公就是陛下的外家，縱使子孫有過，不應上延祖先。如今周忠孝公的廟很是高大，而齊獻公廟却已毁壞，不知陛下將如何向天下人彰明孝治之風?"皇帝都接受了。

徐齊聃善於撰寫文誥，很受當時人稱道。高宗喜愛他的文章，叫他陪侍周王等寫作文詞，因他職任緊要繁重，就敕令他隔天來往。因泄露機密，降授蘄州司馬。不久又因事流放到欽州。咸亨年間去世，時年四十多歲。睿宗即位，追記舊恩，多次追贈爲禮部尚書。

子名堅，另外有傳。

杜易簡，是襄州襄陽人，周硤州刺史杜叔毘的曾孫。九歲能作文章，長大後，因博學有很大名氣，姨兄中書令岑文本很推重他。考中進士，多次轉任爲殿中侍御史。咸亨年間，任考功員外郎。當時吏部侍郎裴行儉、李敬玄相互不和，杜易簡和吏部員外郎賈言忠迎合裴行儉的心意，上封陳訴李敬玄的罪狀。高宗厭惡他們結爲朋黨，貶降杜易簡爲開州司馬，不久去世。杜易簡很善於著述，撰寫《御史臺雜注》五卷、文集二十卷，流行於世。

杜易簡的從祖弟名審言。杜審言，中進士，初做官任隰城尉。很善於寫五言詩，工於作文

翰，有能名。然恃才謇傲，甚爲時輩所嫉。乾封中，蘇味道爲天官侍郎，審言預選，試判訖，謂人曰："蘇味道必死。"人問其故，審言曰："見吾判，即自當羞死矣！"又嘗謂人曰："吾之文章，合得屈、宋作衙官；吾之書迹，合得王羲之北面。"其矜誕如此。

章，因才能而有名。衹是恃才傲物，深受當時人嫉恨。乾封年間，蘇味道任天官侍郎，杜審言參加考試，考過判文後，對人說："蘇味道死定了。"人們問是什麽緣故，杜審言說："他見到我寫的判文，就該羞死了！"又曾對人說："我的文章，應當讓屈原、宋玉來給我做衙官；我的書迹，應當讓王羲之來向我北面稱臣。"他就是這樣的驕傲狂誕。

累轉洛陽丞。坐事貶授吉州司户參軍，又與州僚不叶，司馬周季重與員外司户郭若訥共構審言罪狀，繫獄，將因事殺之。既而季重等府中酣宴，審言子并年十三，懷刃以擊之，季重中傷死，而并亦爲左右所殺。季重臨死曰："吾不知審言有孝子，郭若訥誤我至此。"審言因此免官，還東都，自爲文祭并，士友咸哀并孝烈，蘇頲爲墓誌，劉允濟爲祭文。後則天召見審言，將加擢用，問曰："卿歡喜否?"審言蹈舞謝恩，因令作《歡喜詩》，甚見嘉賞，拜著作佐郎。俄遷膳部員外郎。神龍初，坐與張易之兄弟交往，配流嶺外。尋召授國子監主簿，加修文館直學士。年六十餘卒。有文集十卷。

幾次轉任爲洛陽丞。因事貶授吉州司户參軍，又和州裏的同僚不和，司馬周季重和員外司户郭若訥合謀編造杜審言的罪狀，把他關在監獄裏，準備藉故殺掉。不久周季重等在府中宴會暢飲，杜審言之子杜并時年十三歲，懷藏刀來刺殺周季重，周季重受傷死去，而杜并也被周季重左右的人殺死。周季重臨死時說："我不知道杜審言有孝子，是郭若訥把我害到這個地步。"杜審言因此免官，回到東都，親自作祭文祭杜并，士紳友人都哀憐杜并的孝烈，蘇頲作墓志，劉允濟作祭文。後來則天召見杜審言，將加以提拔任用，問道："卿歡喜嗎?"杜審言歡喜得手舞足蹈以謝恩。於是叫他作《歡喜詩》，很受贊賞，拜授著作佐郎。不久升任膳部員外郎。神龍初年，因和張易之兄弟交往獲罪，流放到嶺外。不久召入朝授國子監主簿，加授修文館直學士。六十多歲時去世。有文集十卷。

次子閑。閑子甫，别有傳。

次子名閑。杜閑子名甫，另外有傳。

盧照鄰

盧照鄰，字昇之，幽州范陽人也。年十餘歲，就曹憲、王義方授《蒼》、《雅》及經史，博學善屬文。初授鄧王府典籤，王甚愛重之，曾謂群官曰："此即寡人相如也！"後拜新都尉，因染風疾去官，處太白山中，以服餌爲事。後疾轉篤，徙居陽翟之具茨山，著《釋疾文》、《五悲》等誦，頗有騷人之風，甚爲文士所重。照鄰既沉痼攣廢，不堪其苦，嘗與親屬執别，遂自投潁水而死，時年四十。文集二十卷。

盧照鄰，字昇之，是幽州范陽人。十幾歲時，跟隨曹憲、王義方學習《三蒼》、《爾雅》和經史，博學善作文章。初做官授任鄧王府典籤，鄧王對他很愛重，曾對府官們說："這就是寡人的司馬相如啊！"後來拜授新都縣尉，因爲染上風疾辭職，住在太白山裏，以服食藥餌過日子。後來病情加重，遷徙到陽翟縣的具茨山裏，撰寫《釋疾文》、《五悲》等誦，很有屈原那樣的騷人的風致，很受文士推崇。盧照鄰在沉疾導致拘攣殘廢以後，不堪忍受病苦就與親屬告别，自投潁水而死，時年四十歲。有文集二十卷。

兄光乘，亦知名，長壽中爲隴州刺史。

兄名光乘，也有名氣，長壽年間任隴州刺史。

楊炯

楊炯，華陰人。伯祖虔威，武德中官至右衛將軍。

炯幼聰敏博學，善屬文。神童舉，拜校書郎，爲崇文館學士。儀鳳中，太常博士蘇知幾上表，以公卿已下冕服，請別立節文。敕下有司詳議，炯獻議曰：

古者太昊庖羲氏，仰以觀象，俯以察法，造書契而文籍生。次有黄帝軒轅氏，長而敦敏，成而聰明，垂衣裳而天下理。其後數遷五德，君非一姓，體國經野，建邦設都，文質所以再而復，正朔所以三而改。夫改正朔者，謂夏后氏之建寅，殷人建丑，周人建子。至於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此三王相襲之道也。夫易服色者，謂夏后氏尚黑，殷人尚白，周人尚赤。至於山、龍、華蟲、宗彝、藻、火、粉米、黼、黻，此又百代可知之道。謹按《虞書》曰："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綉。"由此言之，則其所從來者尚矣。日、月、星辰者，明光照下土也。山者，布散雲雨，象聖王大澤沾下也。龍者，變化無方，象聖王應時布教也。華蟲者，雉也，身被五彩，象聖王體兼文明也。宗彝者，武蜼也，以剛猛制物，象聖王神武定亂也。藻者，逐水上下，象聖王隨代而應也。火者，陶冶烹飪，象聖王至德日新也。粉米者，人恃以生，象聖

楊炯，是華陰人。伯祖名虔威，武德年間官做到右衛將軍。

楊炯幼年聰敏博學，善於作文章。應神童科科舉考試，拜授校書郎，任崇文館學士。儀鳳年間，太常博士蘇知幾上表，請對公卿以下的冕服，加以改變。下敕交主管機構商議，楊炯建議道：

古時太昊庖羲氏，仰以觀天象，俯以察地法，創造文字而書籍産生。後來有黄帝軒轅氏，成長時敦厚敏捷，成人後聰慧明智，定衣服之制而天下安定。其後五德運數遷轉，人君不是一姓，分劃城邑丈量田野，創建國家設置都城，或文或質爲此一再反復，年月正朔因此一再遞改。這改正朔，是指夏后氏以寅月爲歲首，殷人以丑月爲歲首，周人以子月爲歲首。至於以日繫於月，以月繫於時，以時繫於年，這是三王的相承之道。這改服色，是指夏后氏尊尚黑色，殷人尊尚白色，周人尊尚赤色。至於山、龍、華蟲、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等紋飾，這又是百世的可通之道。謹按《虞書》上説："我想要觀看古人象徵萬物的服制，日、月、星辰、山、龍、華蟲是用五色繪製的，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是刺綉在葛布上的。"由此説來，服制的由來已很久了。日、月、星辰，象徵明光照耀下土。山，可布散雲雨，象徵聖王的恩澤浸潤下民。龍，能變化無固定模式，象徵聖王的應時布教。華蟲，就是雉，身披五彩，象徵聖王的體兼文明。宗彝，就是武蜼，能以剛猛制衆，象徵聖王的神武定亂。藻，能逐水上下，象徵聖王的隨世而應。火，可陶冶烹飪，象徵聖王的至德日新。粉米，人以此爲生，象徵聖王的爲民所賴。黼，能斷割，象徵聖王的遇事能果斷處理。黻，是兩個己字相背組成，象徵君臣的可否相濟。到了周

王爲物之所賴也。黼，能斷割，象聖王臨事能决也。黻者，兩己相背，象君臣可否相濟也。迨有周氏，乃以日、月、星辰爲旌旗之飾，又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於是乎制衮冕以祀先王也。九章者，法陽數也，以龍爲首章。衮者，卷也，龍德神異，應變潛見，表聖王深識遠智，卷舒神化也。又制鷩冕以祭先公也。鷩者，雉也，有耿介之志，表公有賢才，能守耿介之節也。又制毳冕以祭四望也。四望者，岳瀆之神也。武蜼者，山林所生，明其象也。制絺冕以祭社稷也。社稷者，土穀之神也。粉米由之而成，象其功也。又制玄冕以祭群小祀也。百神異形，難可遍擬，但取黻之相背，昭異名也。夫以周公之多才也，故治定制禮，功成作樂。夫以孔宣之將聖也，故行夏之時，服周之冕。先王之法服，乃此之自出矣；天下之能事，又於是乎畢矣。今知幾表狀請制大明冕十三章，乘輿服之者。謹按日、月、星辰者，已施於旌旗矣。龍、武、山、火者，又不逾於古矣。而云麟、鳳有四靈之名，玄龜有負圖之應，雲有紀官之號，水有盛德之祥，此蓋別表休徵，終是無逾比象。然則皇王受命，天地興符，仰觀則璧合珠連，俯察則銀黄玉紫。殫南宫之粉壁，不足寫其形狀；罄東觀之鉛黄，未可紀其名實。固不可畢陳於法服也。雲者，龍之氣也。水者，藻之自生也。又不假別爲章目，此蓋不經之甚也。又鷩冕八章，三公服之者。鷩者，

代，就用日、月、星辰作爲旌旗的裝飾，又使龍在山上，火在宗彝上，於是製衮冕來祭祀先王。九章，是取法陽數，以龍作爲首章。衮，是卷，龍德神異，應變而或潛或現，表示聖王的深識遠智，曲伸神化。又製鷩冕來祭祀先公。鷩，是雉，有耿介之志，表示公有賢才，能守耿介之節。又製毳冕來祭祀四望。四望，是岳瀆之神。武蜼，是山林所生，用其形象來表明。製絺冕來祭祀社稷。社稷，是土穀之神。粉米由其生成，象徵其功。又製玄冕來祭祀衆小祀。百神異形，難以遍仿，但取黻的相背，表示異名。由於周公的多才，所以制定了制禮，功成之後作樂。由於孔子將成聖人，所以行夏之時，服周之冕。先王的法服，就這樣出現了；天下的能事，又在此而完成了。如今蘇知幾上表請製作大明冕十三章，作爲皇帝的服制。臣考查日、月、星辰，已用在旌旗上。龍、武、山、火，又没有超出古制。而説麟、鳳有四靈的名稱，玄龜有負圖的兆應，雲有紀官的稱號，水有盛德的祥瑞，這些是需要另外表示的吉兆，終歸不能超越上述的比象。然則皇王受命，天地興符，仰觀則璧合珠聯，俯察則銀黄玉紫。竭南宫的粉壁，不足以描寫其形狀；盡東觀的鉛黄，不能够記載其名實。實在不可能都陳示在法服上面。雲，是龍之氣。水，是藻所自生。又不需要藉别的事物來作爲名目，這是荒唐至極了。又要製作鷩冕八章，作爲三公的服制。鷩，是太平之瑞，而不是三公之德。鷹鸇，是鷙鳥，正可以用來辨别刑法之職。熊羆，是猛獸，正可用來顯揚武臣之力。又稱藻是水草，無所取象，引用張衡賦“蒂倒茄於藻井，披紅葩之狎獵”，請改成蓮華，是取它的文彩。茄，就是蓮。如果以蓮代藻，變古從今，既不知草木之名，也不達文章之意，這又是荒唐至極了。又要製毳冕六章，作爲三品官的服制。臣查考這是王者祭祀四望所用冕服的名稱。如今三品可以同王的毳

太平之瑞也，非三公之德也。鷹鸇者，鷙鳥也，適可以辨祥刑之職也。熊羆者，猛獸也，適可以旌武臣之力也。又稱藻爲水草，無所法象，引張衡賦“蒂倒茄於藻井，披紅葩之狎獵”，請爲蓮華，取其文彩者。夫茄者，蓮也。若以蓮代藻，變古從今，既不知草木之名，亦未達文章之意，此又不經之甚也。又毳冕六章，三品服之者。按此王者祀四望服之名也。今三品乃得同王之毳冕，而三公不得同王之衮名，豈唯顛倒衣裳，抑亦自相矛盾，此又不經之甚也。又黻冕四章，五品服之者。考之於古，則無其名，驗之於今，則非章首，此又不經之甚也。若夫禮唯從俗，則命爲制，令爲詔，乃秦皇之故事，猶可以適於今矣。若夫義取隨時，則出稱警，入稱蹕，乃漢國之舊儀，猶可以行於代矣。亦何取變周公之軌物，改宣尼之法度者哉！

冕，而三公不能同王的衮名，豈止是顛倒衣裳，也是自相矛盾，這又是荒唐至極了。又要製黻冕四章，作爲五品的服制。考之於古代，則没有這種名稱，驗之於今世，則非章首，這又是荒唐至極了。至於禮惟從俗，則命爲制，令爲詔，這是秦始皇的舊例，還可以適用於今天。至於義取隨時，則出稱警，入稱蹕，乃是漢代的舊儀，還可以施行於當代。又何必取變周公的規定，更改孔子的法度呢！

由是竟寢知幾所請。

由此終於壓下了蘇知幾的建議。

炯俄遷詹事司直。則天初，坐從祖弟神讓犯逆，左轉梓州司法參軍。秩滿，選授盈川令。如意元年七月望日，宫中出盂蘭盆，分送佛寺，則天御洛南門，與百僚觀之。炯獻《盂蘭盆賦》，詞甚雅麗。炯至官，爲政殘酷，人吏動不如意，輒搒殺之。又所居府舍，多進士亭臺，皆書榜額，爲之美名，大爲遠近所笑。無何卒官。中宗即位，以舊僚追贈著作郎。文集三十卷。

楊炯不久升任詹事司直。武則天初年，因從祖弟楊神讓犯逆受到牽連，降任梓州司法參軍。任職期滿，選授盈川縣令。如意元年七月十五日，宫中取出盂蘭盆，分送各佛寺，則天駕御洛南門，和百官觀看。楊炯進獻《盂蘭盆賦》，文詞很是雅麗。楊炯到任，爲政殘酷，百姓官吏稍不如意，他就把人打死。又所居住的府舍，多有進士亭臺，他都給書匾額，給起美名，大受遠近之人嘲笑。不久死在任上。中宗即位，因是舊時僚屬追贈著作郎。有文集三十卷。

炯與王勃、盧照鄰、駱賓王以文詞齊名，海内稱爲王楊盧駱，亦號爲四傑。炯聞之，謂人曰：“吾愧在

楊炯和王勃、盧照鄰、駱賓王以文詞齊名，海内稱爲王楊盧駱，也稱四傑。楊炯聽到後，對人說：“我愧在盧前，耻居王後。”當時議論的

盧前，耻居王後。"當時議者，亦以爲然。其後崔融、李嶠、張説俱重四傑之文。崔融曰："王勃文章宏逸，有絶塵之迹，固非常流所及。炯與照鄰可以企之，盈川之言信矣。"説曰："楊盈川文思如懸河注水，酌之不竭，既優於盧，亦不减王。'耻居王後'，信然；'愧在盧前'，謙也。"

人，也認爲很對。以後崔融、李嶠、張説都看重四傑的文章。崔融説："王勃文章宏逸，有超絶塵俗之迹，實在不是尋常人所能達到的。楊炯和盧照鄰可以企及，楊盈川的話是對的。"張説説："楊盈川文思如瀑布傾水，酌之不竭，既優於盧，也不減於王。'耻居王後'，這是真的；'愧在盧前'，却過謙了。"

開元中，説爲集賢大學士十餘年，常與學士徐堅論近代文士，悲其凋喪。堅曰："李趙公、崔文公之筆術，擅價一時，其間孰優？"説曰："李嶠、崔融、薛稷、宋之問之文，如良金美玉，無施不可。富嘉謨之文，如孤峰絶岸，壁立萬仞，濃雲鬱興，震雷俱發，誠可畏也，若施於廊廟，則駭矣。閻朝隱之文，如麗服靚妝，燕歌趙舞，觀者忘疲，若類之《風》、《雅》，則罪人矣。"問後進詞人之優劣，説曰："韓休之文，如太羹旨酒，雅有典則，而薄於滋味。許景先之文，如豐肌膩理，雖穠華可愛，而微少風骨。張九齡之文，如輕縑素練，實濟時用，而微窘邊幅。王翰之文，如瓊杯玉斝，雖爛然可珍，而多有玷缺。"堅以爲然。

開元年間，張説身居集賢大學士十多年，常和學士徐堅評論近代文士，哀嘆他們的凋喪。徐堅説："李趙公、崔文公的文筆，擅名於一時，其中誰更優？"張説説："李嶠、崔融、薛稷、宋之問的文章，如同良金美玉，用在什麼地方都合適。富嘉謨的文章，如同孤峰絶壁，壁立萬仞，濃雲密布，震雷齊發，真可畏懼，如果用在廊廟，則駭人視聽。閻朝隱的文章，如同麗服靚妝，燕歌趙舞，觀者忘疲，如果用來和《風》、《雅》比擬，那就是罪人了。"問後進詞人的優劣，張説説："韓休的文章，如同太羹旨酒，很有典則，而薄於滋味。許景先的文章，如同豐肌膩理，雖然穠華可愛，而稍欠風骨。張九齡的文章，如同輕縑素練，實有益於時用，而稍窘於邊幅。王翰的文章，如同瓊杯玉斝，雖然光彩可珍，而多有玷缺。"徐堅認爲很對。

虔威子德幹，高宗末，歷澤、齊、汴、相四州刺史，治有威名，郡人爲之語曰："寧食三斗蒜，不逢楊德幹。"子神讓，天授初與徐敬業於揚州謀叛，父子伏誅。

楊虔威的兒子名德幹，高宗末年，歷任澤、齊、汴、相四州刺史，治理有威名，郡人因此而説："寧食三斗蒜，不逢楊德幹。"楊德幹子名神讓，天授初年和徐敬業在揚州謀反，父子都被誅殺。

王勃　王勮　王劼

王勃，字子安，絳州龍門人。祖通，隋蜀郡司户書佐。大業末，棄官歸，以著書講學爲業。依《春秋》體例，自獲麟後，歷秦、漢至於後魏，著紀年之書，謂之《元經》。又依《孔子家語》、揚雄《法言》例，爲客主對答之説，號曰《中説》。皆

王勃，字子安，是絳州龍門人。祖父名通，是隋蜀郡司户書佐。大業末年，棄官回家，以著書講學爲業。仿照《春秋》的體例，自獲麟以後，經歷秦、漢直到後魏，寫成紀年之書，名爲《元經》。又仿照《孔子家語》、揚雄《法言》的體例，寫成主客問答體的言論，稱爲《中説》。都受到儒士的稱賞。義寧元年去世，門人薛收等

爲儒士所稱。義寧元年卒，門人薛收等相與議謚曰文中子。二子：福畤、福郊。

勃六歲解屬文，構思無滯，詞情英邁，與兄勔、勮才藻相類。父友杜易簡常稱之曰："此王氏三珠樹也。"勃年未及冠，應幽素舉及第。乾封初，詣闕上《宸遊東嶽頌》。時東都造乾元殿，又上《乾元殿頌》。沛王賢聞其名，召爲沛府修撰，甚愛重之。諸王鬥鷄，互有勝負，勃戲爲《檄英王雞文》。高宗覽之，怒曰："據此是交構之漸。"即日斥勃，不令入府。久之，補虢州參軍。勃恃才傲物，爲同僚所嫉。有官奴曹達犯罪，勃匿之，又懼事泄，乃殺達以塞口。事發，當誅，會赦除名。時勃父福畤爲雍州司户參軍，坐勃左遷交趾令。上元二年，勃往交趾省父，道出江中，爲《採蓮賦》以見意，其辭甚美。渡南海，墮水而卒，時年二十八。

勮，弱冠進士登第，累除太子典膳丞。長壽中，擢爲鳳閣舍人。時壽春王成器、衡陽王成義等五王初出閤，同日授册。有司撰儀注，忘載册文。及百僚在列，方知闕禮，宰相相顧失色。勮立召書吏五人，各令執筆，口占分寫，一時俱畢，詞理典贍，人皆嘆服。尋加弘文館學士，兼知天官侍郎。勮頗任權勢，交結非類。萬歲通天二年，綦連耀謀逆事泄，勮坐與耀善，并弟勔并伏誅。

勔累官至涇州刺史。神龍初，有詔追復勮、勔官位。

福畤，天后朝以子貴，累轉澤州長史，卒。

初，吏部侍郎裴行儉典選，有知人之鑒，見勮與蘇味道，謂人曰：

共同議論給他定謚號叫文中子。有二子：福畤、福郊。

王勃六歲懂得作文，構思毫不遲滯，詞情英邁，與兄王勔、王勮才華文采相似。父友杜易簡常稱贊説："這是王氏的三棵珠樹。"王勃年紀没有到二十歲，就應幽素舉考中。乾封初年，到京城獻上《宸遊東嶽頌》。當時東都正在建造乾元殿，又獻上《乾元殿頌》。沛王李賢聽到他的名聲，召他任沛府修撰，很愛重他。諸王鬥鷄，互有勝負，王勃戲作《檄英王雞文》。高宗看了，發怒道："據此就是挑起諸王紛争的開端。"當天就斥出王勃，不讓進入王府。過了好久，補授虢州參軍。王勃恃才傲衆，遭到同僚嫉恨。有個官奴曹達犯罪，王勃把他藏匿起來，又怕事情泄露，就把曹達殺死滅口。事情敗露，應當誅死，遇赦祇除去官籍。當時王勃的父親王福畤任雍州司户參軍，因受王勃的牽累降任交趾令。上元二年，王勃前往交趾省親，途經江中，作《採蓮賦》以表心意，言辭很美。渡南海，落水而死，時年二十八歲。

王勮，年輕時考中進士，多次授官任太子典膳丞。長壽年間，提拔爲鳳閣舍人。當時壽春王李成器、衡陽王李成義等五王開始出宫到藩邸，同日授給封册。主管部門撰寫儀注，忘記册文。到百官就位，纔發現禮儀有缺漏，宰相相顧驚慌失色。王勮立即召來書吏五人，叫分别執筆，他口述這五人分寫，一時都寫成，詞理典雅，人們都嘆服他。不久加授弘文館學士，兼掌管天官侍郎。王勮常玩弄權勢，結交奸邪。萬歲通天二年，綦連耀謀叛事泄，王勮因和綦連耀關係密切，與弟弟王勔一起被誅殺。

王勔多次任官做到涇州刺史。神龍初年，有詔追復王勮、王勔的官位。

王福畤，天后朝因子而顯貴，多次轉任爲澤州長史，去世。

起初，吏部侍郎裴行儉主持選任官員，他有知人之鑒，見到王勮和蘇味道，對人説："這二

"二子亦當掌銓衡之任。"李敬玄尤重楊炯、盧照鄰、駱賓王與勃等四人，必當顯貴。行儉曰："士之致遠，先器識而後文藝。勃等雖有文才，而浮躁淺露，豈享爵禄之器耶！楊子沉静，應至令長，餘得令終爲幸。"果如其言。

人也當職掌吏部。"李敬玄尤其重視楊炯、盧照鄰、駱賓王和王勃等四人，認爲必會顯貴。裴行儉説："士人的致遠，先器識而後文藝。王勃等雖有文才，而浮躁淺露，怎能是享有爵禄之器！楊子沉静，應做到令長，其餘能够善終即算幸運。"後來果然如他所説。

勃文章邁捷，下筆則成，尤好著書，撰《周易發揮》五卷及《次論》等書數部，勃亡後，并多遺失。有文集三十卷。勃聰警絶衆，於推步曆算尤精，嘗作《大唐千歲曆》，言唐德靈長千年，不合承周、隋短祚。其論大旨云："以土王者，五十代而一千年；金王者，四十九代而九百年；水王者，二十代而六百年；木王者，三十代而八百年；火王者，二十代而七百年。此天地之常期，符曆之數也。自黄帝至漢，并是五運真主。五行已遍，土運復歸，唐德承之，宜矣。魏、晋至于周、隋，咸非正統，五行之沴氣也，故不可承之。"大率如此。

王勃做文章雄邁快捷，下筆就成，尤其喜好著書，撰寫《周易發揮》五卷及《次論》等書幾部，王勃死後，并多遺失。有文集三十卷。王勃聰明機警超凡，對於推步曆算尤其精通，曾作《大唐千歲曆》，説唐德靈長千年，不該承周、隋的短運。他的理論大旨是："以土王天下的，有五十代而一千年；以金王天下的，有四十九代而九百年；以水王天下的，有二十代而六百年；以木王天下的，有三十代而八百年；以火王天下的，有二十代而七百年。這是天地的常期，符合曆法的定數。自黄帝到漢，都是五運的真主。五行已經遍歷，要復歸土運，由唐德來繼承，是合宜的。魏、晋直到周、隋，都不是正統，是五行的妖氣，所以不能繼承他們。"所説大體如此。

駱賓王

駱賓王，婺州義烏人。少善屬文，尤妙於五言詩，嘗作《帝京篇》，當時以爲絶唱。然落魄無行，好與博徒游。高宗末，爲長安主簿。坐贓，左遷臨海丞，怏怏失志，棄官而去。文明中，與徐敬業於揚州作亂。敬業軍中書檄，皆賓王之詞也。敬業敗，伏誅，文多散失。則天素重其文，遣使求之。有兖州人郄雲卿集成十卷，盛傳於世。

駱賓王，是婺州義烏人。年輕時就善於作文，尤其妙於五言詩，曾作《帝京篇》，當時人以爲是絶唱。但貧困失意不講品行，喜歡和賭徒往來。高宗末年，任長安主簿。因貪贓獲罪，降任臨海丞，怏怏不得志，棄官而去。文明年間，和徐敬業在揚州叛亂。徐敬業軍中的書檄，都出自駱賓王的筆下。徐敬業兵敗，他被誅殺，文章多散失。則天素來重視他的文章，派使者搜集。有兖州人郄雲卿集成十卷，盛傳於世。

鄧玄挺

鄧玄挺，雍州藍田人。少善屬文，累遷左史。坐與上官儀善，出爲頓丘令，有善政，璽書勞問。累授中書舍人。性俊辨，機捷過人，每有嘲謔，朝廷稱爲口實。則天臨朝，遷吏

鄧玄挺，是雍州藍田縣人。年輕時就善於作文，多次升任爲左史。因與上官儀友善受到牽累，出任頓丘縣令，有善政，得到皇帝璽書慰問。多次授官至中書舍人。他秉性精幹，機敏過人，每有嘲謔，朝廷傳爲話柄。武則天臨朝，升

部侍郎，既不稱職，甚爲時談所鄙。又患消渴之疾，選人目爲“鄧渴”，爲榜於衢路。自有唐已來，掌選之失，未有如玄挺者。坐此左遷澧州刺史。在州復以善政聞，遷晋州刺史，召拜麟臺少監，重爲天官侍郎，其失又甚於前。玄挺女爲道王子諲妻，又與蔣王子煒相善。諲謀迎中宗於房陵，以問玄挺。煒又嘗謂玄挺曰：“欲作急計如何?”玄挺雖皆不答，而不以告。永昌元年得罪，下獄死。

任吏部侍郎，但不稱職，深受當時輿論鄙薄。又患消渴病，選人把他叫“鄧渴”，作榜文張貼在通路上。自唐朝建立以來，職掌考選失當，没有像鄧玄挺這樣的。由此降任澧州刺史。在州又以善政知名，升任晋州刺史，召入朝廷拜授麟臺少監，重任天官侍郎，失當更甚於前。鄧玄挺的女兒爲道王兒子李諲的妻子，又與蔣王兒子李煒友好。李諲謀劃從房陵迎回中宗，問過鄧玄挺。李煒又曾對鄧玄挺説：“打算實行緊急計劃你看怎樣?”鄧玄挺雖都没有回答，但也從未告發。永昌元年獲罪，關進監獄而死去。

舊唐書卷一百九十(中)

列傳第一百四十(中)

文苑(中)

郭正一

郭正一，定州鼓城人。貞觀中舉進士。累轉中書舍人、弘文館學士。永隆二年，遷秘書少監，檢校中書侍郎，與魏玄同、郭待舉并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宰相以平章事爲名，自正一等始也。永淳二年，正除中書侍郎。正一在中書累年，明習舊事，兼有詞學，制敕多出其手，當時號爲稱職。則天臨朝，轉國子祭酒，罷知政事。尋出爲晋州刺史，入爲麟臺監，又檢校陝州刺史。永昌元年，爲酷吏所陷，流配嶺南而死，家口籍没，文集多遺失。

郭正一，定州鼓城人。貞觀年間考中進士。歷任中書舍人、弘文館學士。永隆二年，改任秘書少監，檢校中書侍郎，與魏玄同、郭待舉一起任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宰相以平章事爲名，就是從郭正一等人開始的。永淳二年，正式授任中書侍郎。郭正一在中書省連年任職，熟悉舊事，同時又有詞學，制敕大多由他草擬，當時號爲稱職。武則天臨朝聽政後，改任國子祭酒，免去宰相職務。不久出任晋州刺史，召入朝任麟臺監，又檢校陝州刺史。永昌元年，被酷吏陷害，流配到嶺南而死，家口被籍没爲奴，文集也大多遺失了。

先是，儀鳳中，吐蕃入寇，工部尚書劉審禮率兵十八萬與蕃將倫欽陵戰于青海，王師大敗，審禮没于陣。高宗駭然，乃召侍臣問以禦戎之策，正一對曰："吐蕃作梗，年歲已深，命將興師，相繼不絶，空勞士馬，虚費糧儲，近討則徒損兵威，深入則未

原先，在儀鳳年間，吐蕃進犯，工部尚書劉審禮率兵十八萬與蕃將倫欽陵在青海作戰，官軍大敗，劉審禮死於戰場。高宗十分吃驚，於是召集侍臣詢問抵禦吐蕃的策略，郭正一回答説："吐蕃作梗，已經好多年了。任命將領，調動軍隊，相繼不絶，這樣既使士馬疲勞，又白白浪費糧儲，就近討伐則空損我軍兵威，深入討伐又不

窮巢穴。臣望少發兵募，且遣備邊，明立烽候，勿令侵擾。伺國用豐足，人心叶同，寬之數年，可一舉而滅。”給事中劉齊賢、皇甫文亮等亦以爲嚴守爲便。正一才略，率多此類。

能窮搜敵人巢穴。臣希望徵發少量兵募，暫且派他們去守邊，公開修築烽火臺，不讓受到侵擾。等到國家財力充足，人心安定，鬆緩幾年後，可以一舉而滅吐蕃。”給事中劉齊賢、皇甫文亮等人也認爲嚴守的策略可行。郭正一的才能謀略，都與此類似。

元萬頃

元萬頃，洛陽人，後魏景穆皇帝之胤。祖白澤，武德中總管。萬頃善屬文，起家拜通事舍人。乾封中，從英國公李勣征高麗，爲遼東道總管記室。別帥馮本以水軍援裨將郭待封，船破失期。待封欲作書與勣，恐高麗知其救兵不至，乘危迫之，乃作離合詩贈勣。勣不達其意，大怒曰：“軍機急切，何用詩爲？必斬之！”萬頃爲解釋之，乃止。勣嘗令萬頃作文檄高麗，其語有譏高麗“不知守鴨緑之險”，莫離支報云“謹聞命矣”，遂移兵固守鴨緑，官軍不得入，萬頃坐是流于嶺外。後會赦得還，拜著作郎。

元萬頃，是洛陽人，後魏景穆皇帝的後代。祖名白澤，武德年間任總管。元萬頃善於撰寫文章，起家拜授通事舍人。乾封年間，隨從英國公李勣征討高麗，任遼東道總管記室。別帥馮本帶水軍援助裨將郭待封，因爲船隻破壞而誤了期限。郭待封想要寫信給李勣，又恐怕高麗人知道唐軍援兵没有到，乘機進攻，於是寫離合詩送給李勣。李勣不明白詩的意思，大怒説：“軍機緊迫，寫詩做什麽？我一定要斬他！”元萬頃給他解釋了詩的意思，這纔作罷。李勣曾命令元萬頃起草征討高麗的檄文，其中有一句譏諷高麗“不知守鴨緑之險”，莫離支回報説“謹聞命矣”，於是調兵固守鴨緑江，官軍無法攻入，元萬頃因此被流放到嶺外。後來遇上大赦纔得以回來，拜授著作郎。

時天后諷高宗廣召文詞之士入禁中修撰，萬頃與左史范履冰、苗神客，右史周思茂、胡楚賓咸預其選，前後撰《列女傳》、《臣軌》、《百僚新誡》、《樂書》等凡千餘卷。朝廷疑議及百司表疏，皆密令萬頃等參决，以分宰相之權，時人謂之“北門學士”。萬頃屬文敏速，然性疏曠，不拘細節，無儒者之風。則天臨朝，遷鳳閣舍人。無幾，擢拜鳳閣侍郎。萬頃素與徐敬業兄弟友善，永昌元年爲酷吏所陷，配流嶺南而死。時神客、楚賓已卒，履冰、思茂相次爲酷吏所殺。

當時天后諷勸高宗廣泛徵召文詞之士進入禁中修撰，元萬頃與左史范履冰、苗神客，右史周思茂、胡楚賓都被選中，先後撰成《列女傳》、《臣軌》、《百僚新誡》、《樂書》等總共一千多卷。朝政有什麽疑議及百官所上表疏，都密令元萬頃等人參議决定，以分散宰相的權力，當時稱他們爲“北門學士”。元萬頃撰寫文章敏捷快速，但是性格疏曠，不拘細節，没有儒者的風度。武則天臨朝聽政後，改任鳳閣舍人。不久，升任爲鳳閣侍郎。元萬頃向來與徐敬業兄弟友善，永昌元年被酷吏陷害，發配流放到嶺南而死。當時苗神客、胡楚賓已去世，范履冰、周思茂相繼被酷吏殺害。

范履冰

范履冰者，懷州河内人。自周王府户曹召入禁中，凡二十餘年。垂拱中，歷鸞臺、天官二侍郎。尋遷春

范履冰，是懷州河内人。從周王府户曹召入禁中，總共二十多年。垂拱年間，歷任鸞臺、天官二侍郎。不久升任春官尚書、同鳳閣鸞臺平

官尚書、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兼修國史。載初元年，坐嘗舉犯逆者被殺。

章事，兼修國史。載初元年，因曾經推薦犯逆者坐罪被殺。

苗神客

苗神客者，滄州東光人。官至著作郎。

苗神客，是滄州東光人。官做到著作郎。

周思茂

周思茂者，貝州漳南人。少與弟思鈞，俱早知名。自右史轉太子舍人。與范履冰在禁中最蒙親遇，至於政事損益，多參預焉。累遷麟臺少監、崇文館學士。垂拱四年，下獄死。

周思茂，是貝州漳南縣人。少年時和弟弟周思鈞都很早出名。從右史改任太子舍人。他和范履冰在禁中最受重用，至於朝政損益，大多都參預。幾次改任做麟臺少監、崇文館學士。垂拱四年，被捕入獄而死。

胡楚賓

胡楚賓者，宣州秋浦人。屬文敏速，每飲半酣而後操筆。高宗每令作文，必以金銀杯盛酒令飲，便以杯賜之。楚賓終日酣宴，家無所藏，費盡復入待詔，得賜又出。然性慎密，未嘗言禁中事，醉後人或問之，答以他事而已。自殷王文學拜右史、崇賢直學士而卒。

胡楚賓，是宣州秋浦縣人。寫文章快速敏捷，每次喝酒到興濃時纔提筆寫文章。高宗每次命他作文，都要用金銀製作的酒杯盛酒讓他喝，然後就把酒杯賜給他。胡楚賓整天縱酒宴樂，家裏没有財産，費用花光了又去禁中待詔，得到賞賜後又出來。但他性格慎重，未曾談過禁中的事情，喝醉酒後有時人們問他，他便用其他事回答。從殷王文學拜授右史、崇賢館直學士而去世。

喬知之　喬侃　喬備　劉希夷

喬知之，同州馮翊人也。父師望，尚高祖女廬陵公主，拜駙馬都尉，官至同州刺史。

喬知之，是同州馮翊縣人。父名師望，娶高祖之女廬陵公主，拜授駙馬都尉，官做到同州刺史。

知之與弟侃、備，并以文詞知名。知之尤稱俊才，所作篇咏，時人多諷誦之。則天時，累除右補闕，遷左司郎中。知之有侍婢曰窈娘，美麗善歌舞，爲武承嗣所奪。知之怨惜，因作《緑珠篇》以寄情，密送與婢，婢感憤自殺。承嗣大怒，因諷酷吏羅織誅之。

喬知之和弟弟喬侃、喬備同以文詞出名。喬知之特别號稱俊才，所作文章詩詞，當時人大多諷誦。則天時，歷任右補闕，改任左司郎中。喬知之有個侍婢名叫窈娘，相貌美麗又善於歌舞，被武承嗣奪去。喬知之怨恨痛惜，於是寫《緑珠篇》以表達感情，暗中送給窈娘，窈娘感憤自殺。武承嗣很憤怒，於是暗示酷吏羅織罪名殺了他。

侃，開元初爲兗州都督。

喬侃，開元初年任兗州都督。

備，預修《三教珠英》，長安中卒於襄陽令。

喬備，曾參預編修《三教珠英》，長安年間死在襄陽縣令任上。

時又有汝州人劉希夷，善爲從軍閨情之詩，詞調哀苦，爲時所重，志

當時又有汝州人劉希夷，善於寫從軍、閨情之類的詩歌，詞意風格悲苦，受到當時人的重

行不修，爲奸人所殺。

視，但不注意品行，被奸人殺害。

劉允濟

劉允濟，洛州鞏人，其先自沛國徙焉，南齊彭城郡丞𤏡六代孫也。少孤，事母甚謹。博學善屬文，與絳州王勃早齊名，特相友善。弱冠本州舉進士，累除著作佐郎。允濟嘗采摭魯哀公後十二代至于戰國遺事，撰《魯後春秋》二十卷，表上之，遷左史，兼直弘文館。垂拱四年，明堂初成，允濟奏上《明堂賦》以諷，則天甚嘉嘆之，手制褒美，拜著作郎。天授中，爲來俊臣所構，當坐死，以其母老，特許終其餘年，仍留繫獄。久之，會赦免，貶授大庾尉。長安中，累遷著作佐郎，兼修國史。未幾，擢拜鳳閣舍人。中興初，坐與張易之款狎，左授青州長史，爲吏清白，河南道巡察使路敬潛甚稱薦之。尋丁母憂，服闋而卒。

劉允濟，是洛州鞏縣人，他的先人從沛國遷徙到這裏，他是南齊彭城郡丞劉𤏡的第六代孫。幼年時父親死去，侍奉母親很恭敬又細心。博學善寫文章，與絳州人王勃早年齊名，兩人特别友好。二十歲時考中進士，幾次除授至著作佐郎。劉允濟曾搜集擇取魯哀公以後十二代至戰國間的遺事，撰寫成《魯後春秋》二十卷，上表進獻，改任左史，兼任弘文館直學士。垂拱四年，明堂剛剛建成，劉允濟便進獻《明堂賦》以諷勸，則天非常贊許，親手下制書表揚，拜授著作郎。天授年間，被來俊臣編造罪名陷害，本應坐罪處死，因爲母親年老，特别允許終其餘年，仍關在牢獄裏。過了好長時間，遇到大赦，貶任大庾縣尉。長安年間，幾次改任爲著作佐郎，兼修國史。不久，提升爲鳳閣舍人。中興初年，因與張易之交好，降授青州長史，任官清廉，河南道巡察使路敬潛非常稱贊他，并向朝廷推薦。不久爲母親守喪，服喪期滿後去世。

富嘉謨 吴少微 谷倚

富嘉謨，雍州武功人也。舉進士。長安中，累轉晋陽尉，與新安吴少微友善，同官。先是，文士撰碑頌，皆以徐、庾爲宗，氣調漸劣；嘉謨與少微屬詞，皆以經典爲本，時人欽慕之，文體一變，稱爲富吴體。嘉謨作《雙龍泉頌》、《千蠋谷頌》，少微撰《崇福寺鐘銘》，詞最高雅，作者推重。并州長史張仁亶待以殊禮，坐必同榻。嘉謨後爲壽安尉，預修《三教珠英》。中興初，爲左臺監察御史，卒。有文集五卷。

富嘉謨，是雍州武功縣人。考中進士。長安年間，幾次改任至晋陽縣尉，與新安縣人吴少微友善，爲同僚。以前，文人撰寫碑頌，都以徐、庾爲宗，氣勢風格逐漸低劣。富嘉謨和吴少微撰寫的碑頌，都以經典爲本，受當時人欽慕，文體爲之一變，稱作富吴體。富嘉謨寫《雙龍泉頌》、《千蠋谷頌》，吴少微撰寫《崇福寺鐘銘》，文詞最高雅，爲文人們推重。并州長史張仁亶以特别的禮儀對待他，常常與他同榻而坐。富嘉謨後來任壽安縣尉，參預編修《三教珠英》。中興初，任左臺監察御史，去世。留有文集五卷。

少微亦舉進士，累至晋陽尉。中興初，調於吏部，侍郎韋嗣立稱薦，拜右臺監察御史。卧病，聞嘉謨死，哭而賦詩，尋亦卒。有文集五卷。

吴少微也考中進士，幾次升遷做到晋陽縣尉。中興初，赴調吏部，爲吏部侍郎韋嗣立稱贊推薦，拜授右臺監察御史。卧病在床，聽説富嘉謨已死，傷心痛哭而賦詩悼念，不久也去世。留有文集五卷。

嘉謨與少微在晋陽，魏郡谷倚

富嘉謨和吴少微在晋陽時，魏郡人谷倚任太

爲太原主簿，皆以文詞著名，時人謂之北京三傑。倚後流寓客死，文章遺失。

原主簿，三人都以文詞著名，當時人稱之爲北京三傑。谷倚後來旅居他鄉而死，文章遺失。

微子鞏，開元中爲中書舍人。

吴少微之子名鞏，開元年間任中書舍人。

員半千

員半千，本名餘慶，晉州臨汾人。少與齊州人何彦先同師事學士王義方，義方嘉重之，嘗謂之曰："五百年一賢，足下當之矣。"因改名半千。及義方卒，半千與彦先皆制服，喪畢而去。

員半千，原名餘慶，是晉州臨汾縣人。少年時與齊州人何彦光共同拜學士王義方爲師，王義方很器重他，曾對他説："五百年出現一個賢才，足下可以當之。"因此改名爲半千。王義方去世後，員半千和何彦先守喪，喪畢後纔離去。

上元初，應八科舉，授武陟尉。屬頻歲旱饑，勸縣令殷子良開倉以賑貧餒，子良不從。會子良赴州，半千便發倉粟以給饑人。懷州刺史郭齊宗大驚，因而按之。時黄門侍郎薛元超爲河北道存撫使，謂齊宗曰："公百姓不能救之，而使惠歸一尉，豈不愧也！"遽令釋之。尋又應岳牧舉，高宗御武成殿，召諸州舉人，親問曰："兵書所云天陣、地陣、人陣，各何謂也？"半千越次而進曰："臣觀載籍，此事多矣。或謂：天陣，星宿孤虚；地陣，山川向背；人陣，偏伍彌縫。以臣愚見，謂不然矣。夫師出以義，有若時雨，得天之時，此天陣也；兵在足食，且耕且戰，得地之利，此地陣也；善用兵者，使三軍之士，如父子兄弟，得人之和，此人陣也。三者去矣，其何以戰！"高宗甚嗟賞之。及對策，擢爲上第。

上元初，員半千應考八科制舉，授任武陟縣尉。適值連年旱災饑荒，他勸縣令殷子良打開官倉救濟貧窮飢餓的人，殷子良不聽。適逢殷子良去州府，員半千便發倉粟給飢民。懷州刺史郭齊宗大驚，審查訊問他。當時黄門侍郎薛元超任河北道存撫使，他對郭齊宗説："公的百姓不能救濟，而使恩惠歸於一個縣尉，難道不慚愧嗎?"郭齊宗急忙命令釋放員半千。不久又應考岳牧舉，高宗親臨武成殿，召見諸州應考舉人，高宗問："兵書上所説的天陣、地陣、人陣，各指什麽?"員半千超越次序進言説："臣閲讀書籍，説法很多。有的説：天陣，是指星宿孤虚；地陣，是指山川向背；人陣，是指偏伍彌縫。以臣愚見，這是不對的。以義出師，就像應時之雨，得到天時，這就是天陣；軍隊在於足食，一方面耕種一方面作戰，能得到地利，這就是地陣；善於用兵的人，能使三軍之士如同父子兄弟一樣，得到人和，這就是人陣。失去這三者，用什麽作戰?"高宗很贊賞。等到對策時，擢升爲上等。

垂拱中，累補左衛胄曹，仍充宣慰吐蕃使。及引辭，則天曰："久聞卿名，謂是古人，不意乃在朝列。境外小事，不足煩卿，宜留待制也。"即日使入閣供奉。證聖元年，半千爲左衛長史，與鳳閣舍人王處知、天官侍郎石抱忠并爲弘文館直學士，仍與著作佐郎路敬淳分日於顯福門待制。

垂拱年間，幾次補授爲左衛胄曹，并充任宣慰吐蕃使。等到引見告辭時，則天説："久聞卿名，以爲是古人，不料竟在朝臣之列。境外小事，不值得麻煩卿，應當留下待制。"當天就命他入閣供奉。證聖元年，員半千任左衛長史，與鳳閣舍人王處知、天官侍郎石抱忠一起任弘文館直學士，并與著作佐郎路敬淳分日輪流在顯福門待制。員半千撰寫《明堂新禮》三卷進獻。則天

半千因撰《明堂新禮》三卷上之。則天封中嶽，半千又撰《封禪四壇碑》十二首以進，則天稱善。前後賜絹千餘匹。

封中嶽時，員半千又撰寫了《封禪四壇碑》十二首進獻，得到則天稱贊。前後賞賜絹一千多匹。

長安中，五遷正諫大夫，兼右控鶴内供奉。半千以控鶴之職古無其事，又授斯任者率多輕薄，非朝廷進德之選，上疏請罷之。由是忤旨，左遷水部郎中，預修《三教珠英》。

長安年間，五次升遷做到正諫大夫，兼右控鶴内供奉。員半千認爲控鶴這一職務古代没有，而且授任此職者多爲輕薄之人，不是朝廷進德之選，上疏請求廢除它。因此違忤旨意，降爲水部郎中，參預編修《三教珠英》。

中宗時，爲濠州刺史。睿宗即位，徵拜太子右諭德，兼崇文館學士，加銀青光禄大夫，累封平原郡公。開元二年卒。文集多遺失。半千同時學士丘悦。

中宗時，任濠州刺史。睿宗即位後，徵入朝拜授太子右諭德，兼崇文館學士，加銀青光禄大夫，累封平原郡公。開元二年去世。他的文集大多遺失。與員半千同時任學士的還有丘悦。

丘悦

丘悦者，河南陸渾人也。亦有學業。景龍中，爲相王府掾，與文學韋利器、典籤裴耀卿俱爲王府直學士，睿宗在藩甚重之。官至岐王傅。開元初卒。撰《三國典略》三十卷，行於時。

丘悦，是河南陸渾縣人。也很有學問。景龍年間，任相王府掾，與文學韋利器、典籤裴耀卿一起任相王府直學士，睿宗在藩時很器重他。官做到岐王傅。開元初年去世。撰有《三國典略》三十卷，流行於當時。

劉憲 王適 司馬鍠 梁載言

劉憲，宋州寧陵人也。父思立，高宗時爲侍御史。屬河南、河北旱儉，遣御史中丞崔謐等分道存問賑給，思立上疏諫曰："今麥序方秋，蠶功未畢，三時之務，萬姓所先。敕使撫巡，人皆竦抃，忘其家業，冀此天恩，踊躍參迎，必難抑止，集衆既廣，妨廢亦多。加以途程往還，兼之晨夕停滯，既緣賑給，須立簿書，本欲安存，却成煩擾。又無驛之處，其馬稍難，簡擇公私，須預追集。雨後農務，特切常情，暫廢須臾，即虧歲計，每爲一馬，遂勞數家，從此相乘，恐更滋甚。望且委州縣賑給，待秋閑時出使褒貶。"疏奏，謐等遂不行。後遷考功員外郎，始奏請明經加帖、進士試雜文，自思立始也。尋卒

劉憲，是宋州寧陵縣人。父名思立，高宗時任侍御史。適逢河南、河北旱災歉收，高宗派遣御史中丞崔謐等人分道慰問賑濟，劉思立上書勸諫説："現在麥子即將成熟，養蠶之事又没有結束。春、夏、秋三個季節的農務，是百姓最重要的事。派遣使臣巡察安撫，人們都引頸舉足鼓掌歡迎，忘掉他們的家業，希望得到天恩，踴躍參見迎接，肯定難以抑制，聚集民衆既廣，妨礙農務也多。加上路途往返，早晚停滯，既然是賑濟，就必須建立簿書，本來想安撫百姓，反而造成煩擾。而且没有驛站之處，馬的供應也有困難，在官府和私家選用，必須事先徵集。雨後農務，特别緊迫，耽誤片刻，就會影響一年的收成，每爲一馬，就打擾幾家，按此計算，恐怕滋擾更大。希望權且委任州縣官員賑災，等到秋閑的時候再派遣使臣到地方考察。"疏上奏後，崔謐等就没有出行。後來遷任考功員外郎，最初奏

官。

憲弱冠舉進士，累除冬官員外郎。天授中，受詔推按來俊臣，憲嫉其酷暴，欲因事繩之，反爲俊臣所構，貶鄭水令。再遷司僕丞。及俊臣伏誅，擢憲爲給事中，尋轉鳳閣舍人。神龍初，坐嘗爲張易之所引，自吏部侍郎出爲渝州刺史。俄復入爲太僕少卿，兼修國史，加修文館學士。景雲初，三遷太子詹事。玄宗在東宮，留意經籍，憲因上啓曰："自古及今，皆重于學。至于光耀盛德，發揚令問，安静身心，保寧家國，無以加焉。殿下居副君之位，有絶人之才，豈假尋章摘句，蓋資略知大意，用功甚少，爲利極多。伏願克成美志，無棄暇日，上以慰至尊之心，下以答庶僚之望。侍讀褚無量經明行修，耆年宿望，時賜召問，以察其言，幸甚。"玄宗甚嘉納之。明年，憲卒，贈兗州都督。有集三十卷。

初，則天時，敕吏部糊名考選人判，以求才彦，憲與王適、司馬鍠、梁載言相次判入第二等。

王適，幽州人。官至雍州司功。

司馬鍠，洛州温人也。神龍中，卒于黄門侍郎。

梁載言，博州聊城人。歷鳳閣舍人，專知制誥。撰《具員故事》十卷、《十道志》十六卷，并傳於時。中宗時爲懷州刺史。

沈佺期

沈佺期，相州内黄人也。進士舉。長安中，累遷通事舍人，預修《三教珠英》。佺期善屬文，尤長五言之作，與宋之問齊名，時人稱爲沈宋。再轉考功員外郎，坐賦配流嶺表。神龍中，授起居郎，加修文館直

請明經科加試帖經、進士科加試雜文，是從劉思立開始的。不久在官位上去世。

劉憲年少就考中進士，幾次授任至冬官員外郎。天授年間，受詔審訊來俊臣，他憎恨來俊臣爲人殘酷凶狠，想要乘機制裁他，反而被來俊臣構陷，貶爲鄭水縣令。再次改任司僕丞。來俊臣被誅殺後，劉憲被提升爲給事中，不久改任鳳閣舍人。神龍初年，因曾被張易之所引薦，從吏部侍郎外任爲渝州刺史。不久又徵入朝任太僕少卿，兼修國史，加修文館學士。景雲初年，三次改任爲太子詹事。玄宗在東宮，重視經籍，劉憲乘機上啓説："從古到今，都對學問很重視。至於光耀盛德，發揚令名，安身静心，保家寧國，没有比這更重要的了。殿下處於副君的位置，具有超人的才能，何必尋章摘句，衹需略知大意，用功很少，爲利極多。希望殿下能克成美志，不棄暇日，上可以使皇上得到安慰，下可以應臣僚的厚望。侍讀褚無量經學精通品行修整，高年重望，能時常召入詢問，聽取他的言論，就很好了。"玄宗贊許采納。第二年，劉憲去世，追贈兗州都督。留有文集三十卷。

起初，在武則天時，下敕命吏部采用糊名的辦法考選書判，以求取人才，劉憲和王適、司馬鍠、梁載言相繼判入第二等。

王適，是幽州人。官做到雍州司功。

司馬鍠，是洛州温縣人。神龍年間，任黄門侍郎時去世。

梁載言，是博州聊城縣人。歷任鳳閣舍人，專知制誥。撰修《具員故事》十卷，《十道志》十六卷，都在當時流傳。中宗時任懷州刺史。

沈佺期，是相州内黄縣人。考中進士。長安年間，幾次改任至通事舍人，參預編修《三教珠英》。沈佺期善於寫文章，特别擅長寫五言詩，與宋之問齊名，當時人稱之爲沈宋。再次改任考功員外郎，因貪贓發配到嶺表。神龍年間，授起居郎，加修文館直學士。後來歷任中書舍人、

學士。後歷中書舍人、太子詹事。開元初卒。有文集十卷。

弟全交及子，亦以文詞知名。

陳子昂

陳子昂，梓州射洪人。家世富豪，子昂獨苦節讀書，尤善屬文。初爲《感遇詩》三十首，京兆司功王適見而驚曰："此子必爲天下文宗矣!"由是知名。舉進士。會高宗崩，靈駕將還長安，子昂詣闕上書，盛陳東都形勝，可以安置山陵，關中旱儉，靈駕西行不便。曰：

梓州射洪縣草莽愚臣子昂，謹頓首冒死獻書闕下。臣聞明王不惡切直之言以納忠，烈士不憚死亡之誅以極諫。故有非常之策者，必待非常之時；得非常之時者，必待非常之主。然後危言正色，抗義直辭，赴湯鑊而不回，至誅夷而無悔。豈徒欲詭世誇俗，厭生樂死者哉？實以爲殺身之害小，存國之利大，故審計定議而甘心焉。况乎得非常之時，遇非常之主，言必獲用，死亦何驚，千載之迹，將不朽於今日矣。伏惟大行皇帝遺天下，棄群臣，萬國震驚，百姓屠裂。陛下以徇齊之聖，承宗廟之重，天下之望，喁喁如也，莫不冀蒙聖化，以保餘年，太平之主，將復在於兹矣。况皇太后又以文母之賢，協軒宮之耀，軍國大事，遺詔决之，唐、虞之際，於斯盛矣。臣伏見詔書，梓宮將還西京，鑾輿亦欲陪幸，計非上策，智者失圖，廟堂未聞有骨鯁之謨，朝廷多見有順從之議，臣竊惑以爲過矣。伏自思之，生聖日，沐皇風，摩頂至踵，莫非亭

太子詹事。開元初年去世。留有文集十卷。

其弟沈全交及子，也因文詞著名。

陳子昂，是梓州射洪縣人。家世富豪，惟獨陳子昂刻苦讀書，特别善於作文章。起初作《感遇詩》三十首，京兆府司功王適見到後驚異地說："此人必然成爲天下的文宗!"從此知名。考中進士。適值高宗崩逝，靈駕將運回長安，陳子昂到朝廷上書，盛陳東都形勝，可以安置山陵，而關中旱災歉收，靈駕西行多有不便。他說：

梓州射洪縣草莽愚臣子昂，謹頓首冒死罪向朝廷獻書。臣聽説明王不厭惡切直之言以納忠，烈士不懼怕死亡之誅以極諫。所以有非常之策，必須等待非常之時；得非常之時，必須等待非常之主。然後危言正色，抗義直辭，赴湯蹈火也不改變，殺身夷族也不後悔。難道僅僅是想要欺世盜名，而厭生樂死嗎？實在是殺身事小，而保國事大，所以考慮再三甘心這樣做。何况得非常之時，遇非常之主，言必獲用，死又何驚，千載的事迹，將不朽於今日了。大行皇上遺天下，棄群臣，萬國震驚，百姓悲哀。陛下以慧敏之聖，承宗廟之重，天下厚望，衆人向慕，没有不希望承蒙聖化，以保餘年，太平之主，將又出現在這裏。况且皇太后又以文母之賢，協軒宮之耀，軍國大事，遺詔任憑處决，唐、虞之際，於此爲盛。臣伏見詔書，梓宫將要遷往西京，鑾駕也準備陪幸，此非上策，是智者之失，而廟堂上没有聽説骨鯁之謀，朝廷中多見順從之議，臣私下認爲是不對的。臣自以爲生於聖時，沐浴皇風，從頂至踵，無不受撫養培育。如果不能歷丹鳳，到濯龍，北面玉階，東望金屋，高聲直言極諫，那就是皇上的罪人了。所以臣不顧萬死，乞求向陛下進獻一言，但願承蒙聽覽，甘願受鼎鑊之罰，請陛下詳察。臣聽説秦朝定都咸陽之時，漢朝定都長安之日，山

育，不能歷丹鳳，抵濯龍，北面玉階，東望金屋，抗音而正諫者，聖王之罪人也。所以不顧萬死，乞獻一言，願蒙聽覽，甘就鼎鑊，伏惟陛下察之。臣聞秦都咸陽之時，漢都長安之日，山河爲固，天下服矣。然猶北取胡、宛之利，南資巴蜀之饒。自渭入河，轉關東之粟；逾沙絶漠，致山西之儲。然後能削平天下，彈壓諸侯，長轡利策，横制宇宙。今則不然。燕、代迫匈奴之侵，巴、隴嬰吐蕃之患，西蜀疲老，千里羸糧，北國丁男，十五乘塞，歲月奔命，其弊不堪。秦之首尾，今爲闕矣，即所餘者，獨三輔之間耳。頃遭荒饉，人被荐飢。自河已西，莫非赤地；循隴已北，罕逢青草。莫不父兄轉徙，妻子流離，委家喪業，膏原潤莽，此朝廷之所備知也。賴以宗廟神靈，皇天悔禍，去歲薄稔，前秋稍登，使羸餓之餘，得保性命，天下幸甚，可謂厚矣。然而流人未返，田野尚蕪，白骨縱横，阡陌無主，至於蓄積，尤可哀傷。陛下不料其難，貴從先意，遂欲長驅大駕，按節秦京，千乘萬騎，何方取給？况山陵初制，穿復未央，土木工匠，必資徒役。今欲率疲弊之衆，興數萬之軍，徵發近畿，鞭撲羸老，鑿山采石，驅以就功。春作無時，秋成絶望，凋瘵遺噍，再罹艱苦。倘不堪弊，必有逋逃，“子來”之頌，將何以述之？此亦宗廟之大機，不可不審圖也。况國無兼歲之儲，家鮮匝時之蓄，一旬不雨，猶可深憂，忽加水旱，

河險固，天下歸服。但仍然北取胡、宛之利，南資巴、蜀之饒。從渭入河，轉運關東的糧食；穿越沙漠，取得山西的糧儲。然後纔能削平天下，控制諸侯，長轡利策，統治宇宙。而現在不是這樣。燕、代受匈奴之侵，巴、隴有吐蕃之患。西蜀疲老，千里運糧，北國丁男，十五歲就到邊塞，歲月奔命，其弊不堪。秦的首尾，現在都已闕失，所剩餘的，惟有三輔之間而已。最近幾年連年饑荒，從黄河以西，莫非赤地，沿隴山以北，少見青草。無不父兄轉徙，妻兒流離，棄家失業，倒斃原野，這都是朝廷所詳知的。依賴宗廟神靈，皇天悔禍，去年穀物稍熟，前秋稍有收成，使飢餓之餘，保住性命，天下幸運，可以説很不錯了，然而流浪者還没有返回，田野尚有荒蕪，白骨縱横，土地無主，談到蓄積，尤可哀傷。陛下没有想到這些艱難，貴從先意，就要長驅大駕，巡行秦京，這千乘萬騎從哪裏取得？况且山陵開始營造，穿復之功多得做不完，所需土木工匠，必然要依靠徵發夫役。如今想要率領疲敝之衆，調動數萬之軍，徵發近畿，鞭打老弱，叫他們鑿山采石，驅迫他們完成工程。這樣春天不能耕作，秋收毫無希望。使傷殘的遺民，再遭受艱苦，如不堪承受，必定逃亡。“庶民子來”之頌，將何以稱述？這也是宗廟的大事，不能不慎重謀劃。况且國没有二年的糧儲，家很少有一季的積蓄。十天不下雨，尚可深憂，忽然加以水旱，人們如何生活下去？陛下若不深察始終，獨違群議，臣恐怕三輔的破壞，將比以前還要嚴重。而且天子以四海爲家，聖人包六合爲宇。歷觀遠古，直到現在，何嘗不以三王爲仁，五帝爲聖。即使周公定制，孔夫子著明，也無不祖述唐堯、虞舜，效法文王、武王，爲百王之鴻烈，作千載之雄圖。然而舜死於巡守，葬於蒼梧而不返；禹會見諸侯，死於稽山而永終。難道他們愛夷蠻之鄉而鄙視中原嗎？其實是想表示心懷四海而無外。

人何以濟？陛下不深察始終，獨違群議，臣恐三輔之弊，不止如前日矣！且天子以四海爲家，聖人包六合爲宇。歷觀邃古，以至於今，何嘗不以三王爲仁，五帝爲聖。雖周公制作，夫子著明，莫不祖述堯、舜，憲章文、武，爲百王之鴻烈，作千載之雄圖。然而舜死陟方，葬蒼梧而不返；禹會群后，殁稽山而永終。豈其愛蠻夷之鄉而鄙中國哉？實將欲示聖人無外也。故能使墳籍以爲美談，帝王以爲高範。况我巍巍大聖，轢帝登皇，日月所照，莫不率俾。何獨秦、豐之地，可置山陵，河、洛之都，不堪園寢？陛下豈不察之，愚臣竊爲陛下惜也。且景山崇麗，秀冠群峰，北對嵩、邙，西望汝海，居祝融之故地，連太昊之遺墟，帝王圖迹，縱横左右，園陵之美，復何加焉。陛下曾未察之，謂其不可，愚臣鄙見，良足尚矣。况瀍、澗之中，天地交會，北有太行之險，南有宛、葉之饒，東壓江、淮，食湖海之利，西馳崤、澠，據關河之寶。以聰明之主，養純粹之人，天下和平，恭己正南面而已。陛下不思瀍、洛之壯觀，關、隴之荒蕪，乃欲棄太山之安，履焦原之險，忘神器之大寶，徇曾、閔之小節，愚臣暗昧，以爲甚也。陛下何不覽争臣之策，采行路之謡，諮謨太后，平章宰輔，使蒼生之望，知有所安，天下豈不幸甚。昔者平王遷都，光武都洛，山陵寢廟，不在東京，宗社墳塋，并居西土，然而《春秋》美爲始王，《漢書》

所以纔能使史籍把它作爲美談，帝王把它作爲典範。何况我巍巍大聖，超五帝而登三皇，爲什麼獨有秦、豐之地，可以設置山陵，河、洛之都，不能設置園寢？陛下難道没有考慮這些，愚臣私下爲陛下可惜。而且景山高峻偉麗，秀冠群峰，北對嵩、邙，西望汝海，處於祝融的故地，連着太昊的遺墟，帝王圖迹，遍布左右，園陵之美，無以復加。陛下未曾詳察，認爲不可，以愚臣淺見，的確足以超過其他地方了。况且瀍、澗之間，天地交會，北有太行之險，南有宛、葉之饒，東可以壓江、淮，食湖海之利，西馳崤、澠，據關河之寶。以聰明之主，養純粹之人，天下和平，陛下可無爲而治。陛下不思瀍、洛的壯觀，關、隴的荒蕪，竟打算放棄泰山之安，而步焦原之險，忘神器之大寶，徇曾參、閔損的小節，愚臣暗昧無知，以爲太過了。陛下爲什麼不閲覽諫臣的建議，采納行路的謡諺，向皇太后請示，與宰相討論，使百姓之望，知有所安，天下豈不幸甚。過去周平王遷都，光武帝都洛，他們的山陵寢廟，不在東京，宗社墳塋，都處西土，然而《春秋》稱美周平王爲始王，《漢書》稱光武帝爲代祖，難道他們不願孝嗎？難道聖賢褒貶在這事情上做得不適當嗎？實在因爲時有不可，事有必然，想要遺小存大，去禍歸福，這是聖人之所貴。小不忍則亂大謀，這是孔子的至誡，願陛下思考。若因爲臣愚昧而不采用，而實行朝臣的意見，臣恐怕關、隴之憂，將永無終結之日。臣又聽説太原蓄巨萬之倉，洛口積天下之粟，對國家的資助，可説大極了。現在想要放棄不顧，背向着它而朝前跑，使有識者驚嘆，天下人失望。倘若有鼠竊狗盗，出乎意料，西入陝州之郊，東犯武牢之鎮，盗竊敖倉的糧食，陛下怎麼制止？這是國家大計，不能不深憂。雖則盗未旋踵，就已遭到刑誅，滅掉他的九族，焚燒他的妻子，泣辜雖恨，已來不及了！所以説："凡事當未雨綢繆，不應

載爲代祖，豈其不願孝哉？何聖賢褒貶於斯濫矣？實以時有不可，事有必然。蓋欲遺小存大，去禍歸福，聖人所以貴也。夫小不忍亂大謀，仲尼之至誠，願陛下察之。若以臣愚不用，朝議遂行，臣恐關、隴之憂，無時休也。臣又聞太原蓄巨萬之倉，洛口積天下之粟，國家之資，斯爲大矣。今欲捨而不顧，背以長驅，使有識驚嗟，天下失望。倘鼠竊狗盜，萬一不圖，西入陝州之郊，東犯武牢之鎮，盜敖倉一抔之粟，陛下何以遏之？此天下之至機，不可不深懼也。雖則盜未旋踵，誅刑已及，滅其九族，焚其妻子，泣辜雖恨，將何及焉！故曰："先謀後事者逸，先事後謀者失。""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斯言豈徒設也，固願陛下念之。

臨渴而掘井。""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此話難道是空說的嗎？懇請陛下考慮。

則天召見，奇其對，拜麟臺正字。

則天召見他，對他的對答很欣賞，拜麟臺正字。

則天將事雅州討生羌，子昂上書曰：

則天準備經營雅州來討伐生羌，陳子昂上書說：

麟臺正字臣子昂昧死上言。臣聞道路云：國家欲開蜀山，自雅州道入討生羌，因以襲擊吐蕃。執事者不審圖其利害，遂發梁、鳳、巴蜒兵以徇之。臣愚以爲西蜀之禍，自此結矣。臣聞亂生必由於怨。雅州邊羌，自國初已來，未嘗一日爲盜。今一旦無罪受戮，其怨必甚；怨甚懼誅，必蜂駭西山；西山盜起，則蜀之邊邑，不得不連兵備守；兵久不解，則蜀之禍構矣。昔後漢末西京喪敗，蓋由此諸羌。此一事也。且臣聞吐蕃桀黠之虜，君長

麟臺正字臣陳子昂昧死上言。臣聽外邊議論說：國家準備開通蜀山，從雅州道進討生羌，從而襲擊吐蕃。執政者不考慮這樣做的利害，於是徵發梁、鳳、巴蜒的兵來實施這計劃。臣愚認爲西蜀之禍，將從此形成了。臣聽說禍亂的出現必然由於怨恨。雅州邊境的羌人，自本朝初年以來，没有一天爲寇盜。如今一旦無罪而受誅殺，必然極其怨恨；怨恨之極又懼怕誅殺，必然在西山蜂起雲擾；西山盜起，則蜀的沿邊城邑，不得不連兵防守；兵久不解，則蜀的禍亂就形成了。過去後漢末年西京喪敗，就由於這些羌人。此其一。且臣聽說吐蕃是桀黠之虜，君長相信，而多奸謀，自從敢於違抗天誅，已

相信，而多奸謀。自敢抗天誅，邇來向二十餘載，大戰則大勝，小戰則小勝，未嘗敗一隊，亡一夫。國家往以薛仁貴、郭待封爲虓武之將，屠十一萬衆於大非之川，一甲不返。又以李敬玄、劉審禮爲廊廟之器，辱十八萬衆於青海之澤，身囚虜庭。是時精甲勇士，勢如雲雷，然竟不能擒一戎，馘一醜，至今而關、隴爲空。今乃欲以李處一爲將，驅憔悴之兵，將襲吐蕃，臣竊憂之，而爲此虜所笑。此二事也。且夫事有求利而得害者。則蜀昔時不通中國，秦惠王欲帝天下而并諸侯，以爲不兼賨，不取蜀，勢未可舉，乃用張儀計，飾美女，譎金牛，因間以啖蜀侯。蜀侯果貪其利，使五丁力士鑿通谷，棧褒斜，置道於秦。自是險阻不關，山谷不閉，張儀躡踵乘便，縱兵大破之，蜀侯誅，賨邑滅，至今蜀爲中州。是貪利而亡。此三事也。且臣聞吐蕃羯虜，愛蜀之珍富，欲盜之久有日矣。然其勢不能舉者，徒以山川阻絶，障隘不通，此其所以頓餓狼之喙而不得侵食也。今國家乃撤邊羌，開隘道，使其收奔亡之種，爲鄉導以攻邊。是乃借寇兵而爲賊除道，舉全蜀以遺之。此四事也。臣竊觀蜀爲西南一都會，國家之寶庫，天下珍貨聚出其中。又人富粟多，順江而下，可以兼濟中國。今執事者乃圖僥幸之利，悉以委事西羌。地不足以富國，徒殺無辜之衆，以傷陛下之仁，糜費隨之，無益聖德，又況僥幸之利，未可圖哉！此五事也。夫蜀

有二十多年，大戰則大勝，小戰則小勝，未曾失敗一隊，死亡一兵。而國家過去認爲薛仁貴、郭待封是勇猛之將，十一萬兵衆被屠在大非川，片甲不回。又認爲李敬玄、劉審禮有廊廟之材，十八萬兵衆受辱於青海之澤，身囚虜廷。當時精兵勇士，勢如雲雷，然而終不能擒獲一個戎兵，斬殺一個醜虜，直到今日關、隴爲之一空。現在竟準備以李處一爲將，驅迫憔悴的士兵，去襲擊吐蕃，臣私下感到憂慮，恐怕要爲此虜恥笑。此其二。且事情有想求利反而得到害的。過去蜀與中原不通，秦惠王想稱帝於天下而兼并諸侯，認爲不兼并賨，不取得蜀，就很難成事，於是用張儀的計謀，裝飾美女，詭言金牛，乘機來誘騙蜀侯。蜀侯果然貪圖這些小利，使五丁力士鑿通山谷，在褒斜修築棧道，設置道路和秦相通。從此險阻之處不設關，山谷之地不閉鎖，張儀乘機緊隨其後，縱兵大破蜀，蜀侯被殺，賨也滅亡。至今蜀成爲中州。這是貪利而亡。此其三。且臣聽説吐蕃羯虜，喜愛蜀的珍寶財富，想盜取它已有很長時間了。其所以没有成功，僅因爲山川阻礙，障隘不通，這就是它所以停下餓狼之喙而不得侵食的緣故。現在國家竟撤邊羌，開隘道，使吐蕃收羌人奔亡之種，把他們作爲攻打邊地的嚮導，這是借敵兵而爲賊清掃道路，拿全部蜀地贈送吐蕃。此其四。臣私下認爲蜀是西南一大都會，國家的寶庫，天下的珍貨都出自這裏，加上人富粟多，順長江而下，可以接濟中原。現在執政者竟貪圖僥幸之利，全部用來經營西羌。西羌的土地不足使國家富裕，徒然屠殺無辜，傷害陛下之仁，又浪費財力，無益於聖德，又何況僥幸之利，未必能獲得。此其五。蜀所依靠的，是有險要，百姓之所以安定，是無差役。現在國家打開險要，役使百姓。險要打開則方便了敵人，役使百姓則傷財，臣恐怕没有見到羌戎，已有奸盜在其中了。過去益州長史李崇真圖謀這種奸利，發布檄文

之所恃，有險也；人之所安，無役也。今國家乃開其險，役其人，險開則便寇，人役則傷財。臣恐未見羌戎，已有奸盜在其中矣。往年益州長史李崇真圖此奸利，傳檄稱吐蕃欲寇松州，遂使國家盛軍師、大轉餉以備之。未二三年，巴蜀二十餘州，騷然大弊，竟不見吐蕃之面，而崇真贓錢已計巨萬矣。蜀人殘破，幾不堪命。此之近事，猶在人口，陛下所親知。臣愚意者不有奸臣欲圖此利，復以生羌爲計者哉！此六事也。且蜀人尪劣，不習兵戰，一虜持矛，百人莫敢當。又山川阻曠，去中夏精兵處遠。今國家若擊西羌，掩吐蕃，遂能破滅其國，奴虜其人，使其君長係首北闕，計亦可矣。若不到如此，臣方見蜀之邊陲不守，而爲羌夷所橫暴。昔辛有見被髮而祭伊川者，以爲不出百年，此其爲戎。臣恐不及百年而蜀爲戎。此七事也。且國家近者廢安北，拔單于，棄龜茲，放疏勒，天下翕然，謂之盛德。所以者何？蓋以陛下務在仁，不在廣，務在養，不在殺，將以此息邊鄙，休甲兵，行三皇、五帝之事者也。今又徇貪夫之議，謀動兵戈，將誅無罪之戎，而遺全蜀之患，將何以令天下乎？此愚臣所以不甚悟者也。況當今山東饑，關、隴弊，歷歲枯旱，人有流亡。誠是聖人寧靜思和天人之時，不可動甲兵，興大役，以自生亂。臣又流聞西軍失守，北軍不利，邊人忙動，情有不安。今者復驅此兵，投之不測。臣聞自古亡國破

説吐蕃想侵犯松州，於是使國家大發兵馬，大轉糧餉以防備吐蕃。不到二三年，巴蜀二十多州，騷然大弊，而終究未見吐蕃之面，而李崇真貪污的錢已達巨萬。蜀人殘破，幾乎不堪承受。這是近來的事情，還經常被人們提起，此爲陛下所親知。臣愚意如果没有奸臣想圖此利，那就是奸臣爲生羌的利益着想！此其六。蜀人弱劣，不習慣用兵作戰，虜兵一人持矛，蜀兵百人不能抵擋。而且山川阻隔，距離中原精兵之處遥遠。如今國家如果攻打西羌，掩襲吐蕃，就能滅其國，奴虜其人，使他們的君長到朝廷伏罪投降，也就罷了。如果不能這樣，臣將要看到蜀的邊地不能固守，而爲羌夷所横暴。過去辛有見到披髮而祭伊川的，認爲不出百年，這裏就成爲戎人之地。臣恐怕不到百年而蜀成爲戎。此其七。國家最近廢掉安北都護府和單于都護府，又放棄龜兹和疏勒，天下安定，稱爲聖德。這是爲什麽？是爲了陛下致力於仁，而不廣取土地，致力於養，而不在於殺伐，將以此安邊陲，停甲兵，行三皇、五帝之事。現在又曲從貪夫的謀議，企圖興兵，誅討無罪的戎人，而給全蜀留下災患，將拿什麽來號令天下呢？這是愚臣很不理解的。况且當今山東饑荒，關、隴疲敝，連年乾旱，百姓流亡。這正是陛下寧静思和天人之時，不能徵發軍隊，興起大役，以自生禍亂。臣又聽説西軍失守，北軍不利，邊民忙動，情有不安。現在又驅迫這些軍隊，投於不測。臣聽説自古亡國破家，没有不是由於濫用兵力的。現在小人謀議夷狄之利，不是帝王的至德，又何况勞敝中原呢！臣聽説古代善於治天下的，謀劃大而不謀劃小，致力於德而不致力於刑，圖其安則思其危，謀其利則慮其害，然後纔能永享福禄，希望陛下深思。

家，未嘗不由黷兵。今小人議夷狄之利，非帝王之至德也，又况弊中夏哉！臣聞古之善爲天下者，計大而不計小，務德而不務刑，圖其安則思其危，謀其利則慮其害，然後能長享福禄，伏願陛下熟計之。

再轉右拾遺，數上疏陳事，詞皆典美。時有同州下邽人徐元慶，父爲縣尉趙師韞所殺。後師韞爲御史，元慶變姓名於驛家傭力，候師韞，手刃殺之。議者以元慶孝烈，欲捨其罪。子昂建議以爲國法專殺者死，元慶宜正國法，然後旌其閭墓，以褒其孝義可也。當時議者咸以子昂爲是。俄授麟臺正字。武攸宜統軍北討契丹，以子昂爲管記，軍中文翰皆委之。子昂父在鄉，爲縣令段簡所辱，子昂聞之，遽還鄉里。簡乃因事收繫獄中，憂憤而卒，時年四十餘。

再次改任爲右拾遺，幾次上書陳事，文詞都典雅優美。當時有同州下邽人徐元慶，父親被縣尉趙師韞所殺。後來趙師韞任御史，徐元慶改變姓名在驛家作傭工，等候趙師韞，親手殺了他。議刑的人認爲徐元慶很孝烈，準備赦免他的罪。陳子昂認爲依照國法專殺者死罪，徐元慶應依法處决，然後旌表他的閭墓，以褒揚他的孝義就可以了。當時議論此事的都認爲陳子昂正確。不久授任麟臺正字。武攸宜統軍北討契丹，以陳子昂爲管記，軍中所有文翰都委任他掌管。陳子昂之父在鄉里，被縣令段簡侮辱，陳子昂聽説後，立即回到鄉里。段簡便藉事端將陳子昂收捕入獄，憂傷憤恨而死，當時四十多歲。

子昂褊躁無威儀，然文詞宏麗，甚爲當時所重。有集十卷，友人黄門侍郎盧藏用爲之序，盛行於代。

陳子昂器量小性情急躁而無威儀，但他的文詞宏麗，深受當時人重視。有文集十卷，友人黄門侍郎盧藏用爲之作序，盛行於世。

閻丘均

子昂卒後，益州成都人閻丘均，亦以文章著稱。景龍中，爲安樂公主所薦，起家拜太常博士。而公主被誅，均坐貶爲循州司倉，卒。有集十卷。

陳子昂去世後，益州成都人閻丘均也以文章著稱。景龍年間，被安樂公主推薦，起家拜授太常博士。安樂公主被誅殺，閻丘均坐罪貶任循州司倉，去世。留有文集十卷。

宋之問

宋之問，虢州弘農人。父令文，有勇力，而工書，善屬文。高宗時，爲左驍衛郎將、東臺詳正學士。

宋之問，是虢州弘農縣人。父名令文，有勇力，而擅長書法，善於作文章。高宗時，任左驍衛郎將、東臺詳正學士。

之問弱冠知名，尤善五言詩，當時無能出其右者。初徵令與楊炯分直内教，俄授洛州參軍，累轉尚方監丞、左奉宸内供奉。易之兄弟雅愛其才，之問亦傾附焉。預修《三教珠英》，常扈從游宴。則天幸洛陽龍

宋之問二十歲時就知名，尤其善於五言詩，當時没有人能超過他。起初徵入朝命他與楊炯分直内教，不久授任洛州參軍，歷任尚方監丞、左奉宸内供奉。張易之兄弟很愛他的才華，宋之問也傾心依附張易之。參預編修《三教珠英》，常隨從皇帝游幸宴樂。武則天駕幸洛陽龍門，命

門，令從官賦詩，左史東方虬詩先成，則天以錦袍賜之。及之問詩成，則天稱其詞愈高，奪虬錦袍以賞之。及易之等敗，左遷瀧州參軍。未幾逃還，匿於洛陽人張仲之家。仲之與駙馬都尉王同皎等謀殺武三思，之問令兄子發其事以自贖。及同皎等獲罪，起之問爲鴻臚主簿，由是深爲義士所譏。景龍中，再轉考功員外郎。時中宗增置修文館學士，擇朝中文學之士，之問與薛稷、杜審言等首膺其選，當時榮之。及典舉，引拔後進，多知名者。尋轉越州長史。睿宗即位，以之問嘗附張易之、武三思，配徙欽州。先天中，賜死於徙所。之問再被竄謫，經途江、嶺，所有篇咏，傳布遠近。友人武平一爲之纂集，成十卷，傳於代。

隨從官員賦詩，左史東方虬的詩先成，武則天把錦袍賜給他。等到宋之問的詩作成，武則天稱贊文詞更高，奪了東方虬的錦袍賞給他。到張易之等人壞事，宋之問降爲瀧州參軍。不久逃回，躲藏在洛陽人張仲之家裏。張仲之與駙馬都尉王同皎等人謀殺武三思，宋之問命兄子揭發其事以自贖。等到王同皎等人獲罪，宋之問被起用任鴻臚寺主簿，由此他深受義士非議。景龍年間，再次改任考功員外郎。當時中宗增設修文館學士，選擇朝中文學之士，宋之問與薛稷、杜審言等人首先當選，當時以此爲榮。到宋之問主持科舉，選拔舉子中的後起之秀，大多成了知名人物。不久改任越州長史。睿宗即位後，因爲宋之問曾依附張易之、武三思，將他流放到欽州。先天時，在流放地賜死。宋之問再次被貶，途經江、嶺，他的所有詩篇在遠近傳播。友人武平一爲他編輯成集，共有十卷，流傳於世。

世人以之問父爲三絶，之問以文詞知名，弟之悌有勇力，之遜善書，議者云各得父之一絶。

世人認爲宋之問父有三絶，宋之問以文詞著名，弟之悌有勇力，之遜善於書法，人們議論説他們各得其父的一絶。

之悌，開元中自右羽林將軍出爲益州長史、劍南節度兼采訪使。尋遷太原尹。

宋之悌，開元年間從右羽林將軍出任益州長史、劍南節度兼采訪使。不久升任太原尹。

閻朝隱

閻朝隱，趙州欒城人也。少與兄鏡幾、弟仙舟俱知名。朝隱文章雖無《風》、《雅》之體，善構奇，甚爲時人所賞。累遷給事中，預修《三教珠英》。張易之等所作篇什，多是朝隱及宋之問潛代爲之。聖曆二年，則天不豫，令朝隱往少室山祈禱。朝隱乃曲申悦媚，以身爲犧牲，請代上所苦。及將康復，賜絹綵百匹、金銀器十事。俄轉麟臺少監。易之伏誅，坐徙嶺外。尋召還。先天中，復爲秘書少監。又坐事貶爲通州别駕，卒官。

閻朝隱，是趙州欒城縣人。年少時與兄鏡幾、弟仙舟都知名。閻朝隱的文章雖沒有《風》、《雅》之體，但善於構奇，很爲當時人贊賞。幾次遷任做到給事中，參預修撰《三教珠英》。張易之等人所作篇章，大多是閻朝隱及宋之問暗中代筆的。聖曆二年，則天患病，命閻朝隱前往少室山爲她祈禱。閻朝隱於是婉轉表達獻媚之意，願以自己爲犧牲，請求代替聖上所苦。則天將要康復，賜他絹綵一百匹、金銀器十件。不久改任麟臺少監。張易之被誅殺，他坐罪遷往嶺外。不久召回朝中。先天時，又任秘書少監。又因事被貶爲通州别駕，死在任上。

朝隱修《三教珠英》時，成均祭酒李嶠與張昌宗爲修書使，盡收天下

閻朝隱修撰《三教珠英》時，成均祭酒李嶠與張昌宗任修書使，把天下文詞之士都召來任學

文詞之士爲學士，預其列者，有王無競、李適、尹元凱，并知名於時。自餘有事迹者，各見其本傳。

士，參預其列的，有王無競、李適、尹元凱，都在當時知名。其餘有事迹者，各見他們本人的傳。

王無競

王無競者，字仲烈，其先琅邪人，因官徙居東萊，宋太尉弘之十一代孫。父侃，棣州司馬。

王無競，字仲烈，他的先人是琅邪人，因任官遷居東萊，是宋太尉王弘的十一世孫。父名侃，任棣州司馬。

無競有文學，初應下筆成章舉及第，解褐授趙州欒城縣尉，歷秘書省正字，轉右武衛倉曹、洛陽縣尉，遷監察御史，轉殿中。舊例，每日更直於殿前正班。時宰相宗楚客、楊再思常離班偶語，無競前曰："朝禮至敬，公等大臣，不宜輕易以慢恒典。"楚客等大怒，轉無競爲太子舍人。神龍初，坐訶詆權倖，出爲蘇州司馬。及張易之等敗，以嘗交往，再貶嶺外，卒於廣州，年五十四。

王無競有文才，初次應考下筆成章科即考中，出仕任趙州欒城縣尉，歷任秘書省正字，改任右武衛倉曹、洛陽縣尉，遷任監察御史，改任殿中侍御史。按舊例，每天輪流在殿前正班值班。當時宰相宗楚客、楊再思常離班私語，王無競上前説："朝禮極其肅敬，公等作爲大臣，不應當輕易違反。"宗楚客等人大怒，轉任王無競爲太子舍人。神龍初年，因指斥權臣，外任爲蘇州司馬。到張易之等人壞事後，因曾和他交往，再次貶任嶺外，在廣州去世，年齡五十四歲。

李適

李適者，雍州萬年人。景龍中，爲中書舍人，俄轉工部侍郎。睿宗時，天台道士司馬承禎被徵至京師。及還，適贈詩，序其高尚之致，其詞甚美，當時朝廷之士，無不屬和，凡三百餘人。徐彦伯編而叙之，謂之《白雲記》，頗傳於代。尋卒。

李適，是雍州萬年縣人。景龍年間，任中書舍人，不久改任工部侍郎。睿宗時，天台道士司馬承禎被徵召到京師。到他回去時，李適向他贈詩，叙述其高尚之致，文詞優美，當時朝廷的文士無不唱和，共三百餘人。徐彦伯編輯成集并作了叙，稱之爲《白雲記》，流行於世。不久去世。

尹元凱

尹元凱者，瀛州樂壽人。初爲磁州司倉，坐事免，乃栖遲山林，不求仕進，垂三十年。與張説、盧藏用特相友善，徵拜右補闕。卒於并州司馬。

尹元凱，是瀛州樂壽縣人。初任磁州司倉，因事免職，於是隱匿在山林之中，不求仕進，將近三十年。他與張説、盧藏用特别友好，徵入朝拜授右補闕。死時任并州司馬。

賈曾 賈言忠

賈曾，河南洛陽人也。父言忠，乾封中爲侍御史。時朝廷有事遼東，言忠奉使往支軍糧。及還，高宗問以軍事，言忠畫其山川地勢，及陳遼東可平之狀，高宗大悦。又問諸將優劣，言忠曰："李勣先朝舊臣，聖鑒

賈曾，是河南洛陽人。父名言忠，乾封年間任侍御史。當時朝廷在遼東有事，賈言忠奉命前往調度軍糧。回來後，高宗向他詢問軍事，賈言忠畫出山川地勢，并陳述遼東可以平定的情狀，高宗十分高興。高宗又向他問諸將的優劣，賈言忠説："李勣是前朝舊臣，陛下所知悉。龐

所悉。龐同善雖非門將，而持軍嚴整。薛仁貴勇冠三軍，名可振敵。高侃儉素自處，忠果有謀。契苾何力沉毅持重，有統御之才，然頗有忌前之癖。諸將夙夜小心，忘身憂國，莫過於李勣者。"高宗深然之。累轉吏部員外郎。坐事左遷邵州司馬，卒。

同善雖不是門將，但治軍嚴整。薛仁貴勇冠三軍，威名可以振敵。高侃節儉樸素，忠勇有謀。契苾何力沉毅持重，有將帥之才，但很妒嫉別人超過自己。將領中朝夕小心，忘身憂國，没有誰能超過李勣的。"高宗對此深表贊同。幾次改任爲吏部員外郎。因事降授邵州司馬，去世。

曾少知名。景雲中，爲吏部員外郎。玄宗在東宫，盛擇宫僚，拜曾爲太子舍人。時太子頻遣使訪召女樂，命宫臣就率更署閲樂，多奏女妓。曾啓諫曰：

臣聞作樂崇德，以感人神，《韶》、《夏》有容，《咸》、《英》有節，婦人媟黷，無豫其間。昔魯用孔子，幾至於霸，齊人懼之，饋以女樂，魯君既受，孔子所以行。戎有由餘，兵强國富，秦人反間，遺之女妓，戎王耽悦，由餘乃奔。斯則大聖名賢嫉之已久。良以婦人爲樂，必務冶容，哇姣動心，蠱惑喪志，上行下效，淫俗將成，敗國亂人，實由兹起。伏惟殿下神武命代，文思登庸，宇内顒顒，瞻仰德化。而渴賢之美，未被於民心；好妓之聲，或聞於人聽。豈所以追啓、誦之徽烈，襲堯、舜之英風者哉！至若監撫餘閑，宴私多豫，後庭妓樂，古或有之，非以風人，爲弊猶隱。至於所司教習，章示群僚，慢伎淫聲，實虧睿化。伏願下教令，發德音，屏倡優，敦《雅》、《頌》，率更女樂，并令禁斷，諸使采召，一切皆停。則朝野内外，皆知殿下放鄭遠佞，輝光日新，凡在含生，孰不欣戴。

太子手令答曰："比嘗聞公正直，

賈曾年少時就已知名。景雲年間，任吏部員外郎。玄宗爲太子時，大力選拔僚屬，拜授賈曾爲太子舍人。當時太子經常遣使尋訪徵召女樂，命令宫臣到率更署觀樂，多由女妓演奏。賈曾上奏勸諫説：

臣聽説作樂崇德，用來感動人神，《韶》、《夏》有容，《咸》、《英》有節，婦女褻狎之人，不能參預其間。過去魯國任用孔子，幾乎成其霸業，齊國懼怕，向魯君饋贈女樂，魯君接受了，孔子因而離開魯國。戎有由餘，兵强國富，秦用反間計，贈送女妓，戎王沉溺其中，於是由餘逃亡。可見大聖明賢早就嫉恨女樂了。實因婦人作樂，必然務求妖艷的打扮，靡曼姣麗使人動心，受蠱惑而喪志，上行下效，將形成淫靡的俗習，敗國亂人的事情，就由此産生。殿下神武於當世，文思舉用，天下仰慕，瞻仰德化。而渴求賢士的美稱，尚未深入人心；喜好女妓的名聲，倒是偶爾聽到。難道這是追踪夏啓、周成的美業，繼承唐堯、虞舜的英風嗎！至於政事餘閑，經常舉行宴會在後庭叫女妓奏樂之事，古代也有，不以此影響風俗，爲弊猶不明顯。至於有關機構教習女樂，公開向群僚展示，慢伎淫聲，則確實有虧睿化。希望殿下下教令，發德音，排除倡優，篤好《雅》、《頌》，率更女樂，一并禁絶，諸使采召女樂，一切停止。則朝野内外，都知道殿下放鄭聲遠佞人，輝光日新，凡我百姓，誰不欣然愛戴？

太子親自下手令回答説："近來曾聽説公正

信亦不虛。寡人近日頗尋典籍，至於政化，偏所留心，女樂之徒，亦擬禁斷。公之所言，雅符本意。”俄特授曾中書舍人。曾以父名忠，固辭，乃拜諫議大夫、知制誥。

明年，有事於南郊，有司立議，唯祭昊天上帝，而不設皇地祇之位。曾奏議請於南郊方丘，設皇地祇及從祀等坐，則禮惟稽古，義得緣情。睿宗令宰相及禮官詳議，竟依曾所奏。開元初，復拜中書舍人，曾又固辭，議者以爲中書是曹司名，又與曾父音同字别，於禮無嫌，曾乃就職。與蘇晋同掌制誥，皆以詞學見知，時人稱爲蘇賈。曾後坐事，貶洋州刺史。開元六年，玄宗念舊，特恩甄叙，繼歷慶、鄭等州刺史，入拜光禄少卿，遷禮部侍郎。十五年卒。

子至。

賈至

至，天寶末爲中書舍人。禄山之亂，從上皇幸蜀。時肅宗即位於靈武，上皇遣至爲傳位册文，上皇覽之嘆曰：“昔先帝遜位於朕，册文則卿之先父所爲。今朕以神器大寶付儲君，卿又當演誥。累朝盛典，出卿父子之手，可謂難矣。”至伏於御前，嗚咽感涕。

寶應二年，爲尚書左丞。時禮部侍郎楊綰上疏請依古制，縣令舉孝廉於刺史，試其所通之學，送名於省；省試每經問義十條、對策三道，取其通否。詔令左右丞、諸司侍郎、大夫、中丞、給、舍等參議，議者多與綰同。至議曰：

> 夏之政尚忠，殷之政尚敬，周之政尚文，然則文與忠敬，皆統人之行也。是故前代以文取士，本行也，由詞以觀行，則及

直，的確不虛此名。寡人近日很注意披覽典籍，至於政治教化，特别留心，女樂之徒，也打算禁止。公之所言，極符合我本意。”不久特授賈曾爲中書舍人。賈曾因爲父名賈忠，爲避父名諱便堅决推辭，就拜授諫議大夫、知制誥。

次年，將在南郊祭天，有關機構建議，祇祭昊天上帝，而不設皇地祇之位。賈曾奏議請在南郊方丘，設置皇地祇及從祀等坐，則禮合於古，道理上也合乎情理。睿宗叫宰相及禮官詳細討論，最後依照賈曾的奏議。開元初年，又拜任中書舍人，賈曾又堅决推辭，議者認爲中書是曹司的名稱，又和賈曾父名音同字不同，按照禮法没有妨礙，賈曾這纔就職。和蘇晋同掌制誥，都以詞學知名，當時人稱爲蘇賈。賈曾後因事貶任洋州刺史。開元六年，玄宗念及舊情，特别開恩予以甄别録用，後來歷任慶、鄭等州刺史，召入拜授光禄少卿，遷任禮部侍郎。十五年去世。

賈曾子賈至。

賈至，天寶末年任中書舍人。安禄山叛亂後，隨從太上皇到蜀。當時肅宗在靈武即位，太上皇派賈至起草傳位册文，上皇閲覽後感嘆説：“過去先帝傳位給朕，册文就是卿的先父撰寫。現在朕把神器大寶交給太子，卿又草擬誥命，幾朝的盛典，都出於卿父子之手，真可謂難得了。”賈至跪伏在御座前面，嗚咽流淚。

寶應二年，任尚書左丞。當時禮部侍郎楊綰上疏請求依照古制，縣令推舉孝廉給刺史，考試他所通曉的學問，送姓名到尚書省；省試時每經問大義十條、對策三道，按通否録取。皇帝下詔命令左右丞、諸司侍郎、大夫、中丞、給事中、舍人等官員參加討論，討論者大多與楊綰主張相同。賈至建議説：

> 夏政崇尚忠，殷政崇尚敬，周政崇尚文，可見文和忠敬，都在於約束人們的行爲。所以前代以文取士，本之於行，由詞來觀察行，所以又兼及詞。孔子稱贊“顔子不

詞也。宣父稱“顔子不遷怒，不貳過”，謂之“好學”。至乎修《春秋》，則游、夏不能措一辭，不亦明乎！間者禮部取人，有乖斯義。試學者以帖字爲精通，而不窮旨義，豈能知“遷怒”“貳過”之道乎？考文者以聲病爲是非，唯擇浮艷，豈能知移風易俗化天下之事乎？是以上失其源，下襲其流，乘流波蕩，不知所止，先王之道，莫能行也。夫先王之道消，則小人之道長；小人之道長，則亂臣賊子由是出焉。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漸者何？儒道不舉，取士之失也。夫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贊揚其風，繫卿大夫也，卿大夫何嘗不出於士乎？今取士，試之小道，不以遠者大者，使干祿之徒，趨馳末術，是誘導之差也。所以祿山一呼，四海震蕩，思明再亂，十年不復。向使禮讓之道弘，仁義之風著，則忠臣孝子比屋可封，逆節不得而萌也，人心不得而摇也。且夏有天下四百載，禹之道喪，而殷始興焉；殷有天下六百祀，湯之法棄，而周始興焉；周有天下八百年，文、武之政弊，而秦始并焉。觀三代之選士任賢，皆考實行，故能風俗淳一，運祚長遠。秦坑儒士，二代而亡。漢興，雜用三代之政，弘四科之舉，終彼四百，豈非學行道扇，化行於鄉里哉！自魏至隋，僅四百載，竊號僭位，德義不修，是以子孫速顛，享國咸促。國家革魏、晋、梁、隋之弊，承夏、殷、周、漢之

遷怒，不貳過”，稱之爲“好學”。到了修《春秋》，則游、夏不能置一辭，不也很明白嗎！最近禮部取人，却違背這個道理。考試士人以帖字爲精通，而不能窮究大義要旨，怎麼能知道“遷怒”“貳過”的道理？考文者以聲病爲是非，衹選擇浮艷之文，怎麼能知道移風易俗化天下的事情呢？因此上失其源，下襲其流，乘流波蕩，不知所止，先王之道，不能實行。先王之道消，則小人之道長；小人之道長，則亂臣賊子因此出現。臣弑其君，子弑其父，不是一朝一夕的原因，其由來是逐漸的。怎麼逐漸呢？就是儒道不興，取士失誤。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稱作風。贊揚其風，在於卿大夫，卿大夫何嘗不出於士？現在取士，用小道來考試，而不以遠者大者來考試，從而使干求官禄的人，趨向末術，這是誘導的差錯。所以安禄山一呼，四海爲之震蕩，史思明再次叛亂，十年不能恢復。假使禮讓之道弘，仁義之風著，那麼忠臣孝子比屋可封，叛逆就不能萌發了，人心也不會動摇了。而且夏有天下四百年，禹之道喪失，而殷開始興起；殷有天下六百年，湯之法棄，而周開始興起；周有天下八百年，文王、武王之政破壞，而秦開始兼并天下。看三代的選士任賢，都是考核實行，所以能使風俗淳一，運祚長遠。秦坑殺儒士，衹有二代就亡了。漢朝建立，雜用三代之政，擴大四科之舉，享國四百年，難道不是學行道熾，教化施行於鄉里嗎！從魏到隋，將有四百年，竊號篡位，德義不修，因此子孫很快被顛覆，享國都很短促。本朝革除魏、晋、梁、隋的弊病，繼承夏、殷、周、漢的業績，四隩既宅，九州攸同，覆蓋生民，德合天地，怎麼能捨棄皇王取士之道，依從亂世取人之術，這是公卿大夫的耻辱。現在西京有太學，州縣有小學，戰亂一起，生徒流離，儒臣師氏，禄廩無從獲得，貢士不副行實，國子學何曾講習。禮部每年拔取甲乙等第，認爲是在獎勵勸勉，豈不荒

業，四隩既宅，九州攸同，覆幬生育，德合天地，安有捨皇王舉士之道，從亂代取人之術，此公卿大夫之辱也。今西京有太學，州縣有小學，兵革一動，生徒流離，儒臣師氏，禄廩無由，貢士不稱行實，胄子何嘗講習。禮部每歲擢甲乙之第，謂弘獎勸，不其謬歟！祇足以長浮薄之風，啓僥倖之路矣！其國子博士等，望加員數，厚其禄秩，通儒碩生，間居其職。十道大郡，量置太學館，令博士出外，兼領郡官，召置生徒，依乎故事，保桑梓者鄉里舉焉，在流寓者庠序推焉。朝而行之，夕見其利。

謬！這正足以助長浮薄之風，開啓僥幸之路了！其國子博士等官，希望增加人數，提高其俸禄官秩，并讓通儒碩生，來擔任其職。在十道大郡，酌情設置太學館，叫博士出外，兼領郡官，召置學生，依照先例，在鄉里者由鄉里推舉，旅居外地者由學校推舉。早上實行，晚上就可見效。

議者然之。宰臣等奏以舉人舊業已成，難於速改。其今歲舉人，望且依舊。賈至所議，來年允之。

議論的人認爲講得對。宰相等上奏認爲舉人舊業已成，難於迅速改變，今年録用舉人，希望暫且照舊。賈至的建議，明年實行。

廣德二年，轉禮部侍郎。是歲，至以時艱歲歉，舉人赴省者，奏請兩都試舉人，自至始也。永泰元年，加集賢院待制。大曆初，改兵部侍郎。五年，轉京兆尹、兼御史大夫，卒。

廣德二年，轉任禮部侍郎。這年，賈至因爲時事艱難穀物歉收，舉人赴尚書省的，奏請在東西兩都考試，這是從賈至開始的。永泰元年，加集賢院待制。大曆初年，改任兵部侍郎。五年，改任京兆尹，兼任御史大夫，去世。

許景先

許景先，常州義興人，後徙家洛陽。少舉進士，授夏陽尉。神龍初，東都起聖善寺報慈閣，景先詣闕獻《大像閣賦》，詞甚美麗，擢拜左拾遺。累遷給事中。開元初，每年賜射，節級賜物，屬年儉，甚費府庫。景先奏曰：

許景先，是常州義興縣人，後來遷家至洛陽。年少時考中進士，授任夏陽縣尉。神龍初年，東都興建聖善寺報慈閣，許景先到朝廷進獻《大像閣賦》，文詞很優美，升遷任左拾遺，幾次升遷至給事中。開元初，每年賜射，按等級賞賜，適值歉收，而這事很浪費府庫財物。許景先上奏説：

近以三九之辰，頻賜宴射，已著格令，猶降綸言。但古制不存，禮章多闕，官員累倍，帑藏未充，水旱相仍，繼之師旅，既不足以觀德，又未足以威邊，耗國損人，且爲不急。夫古之天子，以射選諸侯，以射飾禮樂，

近來在三九之辰，多次賜予宴射，本已著於格令，仍然頒布詔書。然而古制已不存在，禮制多有闕失，官員人數成倍，國庫尚未充實，水旱相連，又繼之以戰火，而宴射既不足以觀德，又不足以威邊，耗國損人，而且又是不急之務。古代的天子，用射來選諸侯，用射來豐富禮樂，用射來觀容志，所

以射觀容志，故有《騶虞》、《貍首》之奏，《采蘩》、《采蘋》之樂。天子則以備官爲節，諸侯則以時會爲節，卿大夫以循法爲節，士以不失職爲節，皆審志固行，德美事成，陰陽克和，暴亂不作。故諸侯貢士，亦試於射宮，容體有虧，則絀其地。是諸侯君臣皆盡志於射，射之禮也大矣哉！今則不然。衆官既多，鳴鏑亂下，以苟獲爲利，以偶中爲能，素無五善之容，頗失三侯之禮。冗官厚秩，禁衛崇班，動盈累千，其算無數。近河南、河北，水潦處多，林胡小蕃，見寇郊壘，軍書日至，河朔騷然。命將除凶，未圖克捷，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去歲豫、亳兩州，微遭旱損，庸賦不辦，以致流亡。聖人憂勤，降使招恤流離，歲月猶未能安，人之困窮，以至於此。今一箭偶中，是一丁庸調，用之既無惻隱，獲之固無耻慚。考古循今，則爲未可。且禁衛武官，隨番許射，能中的者，必有賞焉。此則訓武習戎，時習不闕，待寇寧歲稔，率由舊章，則愛禮養人，幸甚幸甚。

以有《騶虞》、《貍首》之奏，《采蘩》、《采蘋》之樂。天子以備官爲節，諸侯以時會爲節，卿大夫以循法爲節，士以不失職爲節，都慎志固行，德美事成，陰陽和諧，不出現暴亂。所以諸侯貢士，也在射宮考試，如果容體有虧，就要減損其封地。這樣諸侯君臣都盡心於射，射禮是多麽重大！而現在則不然。衆官既多，響箭亂下，以苟獲爲利，以偶中爲能，素無五善之容，頗失三侯之禮。冗官厚秩，禁衛高班，動輒數千，費用無數。最近河南、河北，遭水災的地方很多，林胡小蕃，侵犯郊壘，軍書每天送到，河朔騷動。命將除凶，尚未取勝，興兵十萬，日費千金。去年豫、亳兩州，稍微遭受旱災，庸賦無力繳納，以致百姓流亡。皇上憂勞，派遣使臣招恤流亡，歷時數月仍未安定，百姓的困窮，以至於如此。現在一箭偶然射中，所得賞賜就是一個丁男所繳納的庸調，使用它既無惻隱，獲得它也不羞愧。觀古視今，這實在不妥。而且禁衛武官，隨番許射，能射中目標者必有賞賜。這是訓兵習武，時習而不缺，等到寇盜平息年成豐熟，再按照舊制，則遵禮養民，幸甚幸甚。

自是乃停賜射之禮。

後此便停止了賜射之禮。

俄轉中書舍人。自開元初，景先與中書舍人齊澣、王丘、韓休、張九齡掌知制誥，以文翰見稱。中書令張説嘗稱曰："許舍人之文，雖無峻峰激流嶄絶之勢，然屬詞豐美，得中和之氣，亦一時之秀也。"十年夏，伊、汝泛溢，漂損居人廬舍，溺死者甚衆。景先言於侍中源乾曜曰："災眚所降，必資修德以禳之，《左傳》所載'降服出次'，即其事也。誠宜發

不久改任中書舍人。從開元初年，許景先與中書舍人齊澣、王丘、韓休、張九齡掌知制誥，都以文翰著稱。中書令張説曾稱贊説："許舍人的文章，雖然没有峻峰激流嶄絶的氣勢，但是文詞豐美，有中和之氣，也堪稱一時之秀。"十年夏天，伊水、汝水泛濫，冲毁居民房舍，淹死的人很多。許景先對侍中源乾曜説："發生災異，必須修德來祈禳，《左傳》所記載的'降服出次'就是指的這件事。應當頒布德音，派遣大臣安撫慰問，憂民罪己，以回答上天的譴責。明公居於

德音，遣大臣存問，憂人罪己，以答天譴。明公位存輔弼，當發明大體，以啓沃明主，不可緘默也。”乾曜然其言，遽以聞奏，乃下詔遣户部尚書陸象先往賑給窮乏。十三年，玄宗令宰臣擇刺史之任，必在得人，景先首中其選，自吏部侍郎出爲虢州刺史。後轉岐州，入拜吏部侍郎，卒。

宰相之位，應當發明大體，以啓發明主，不能閉口不説。”源乾曜認爲他説得對，立即上奏。於是下詔派遣户部尚書陸象先前往賑濟窮乏百姓。十三年，玄宗命令宰相選擇可任刺史者，要求必須選得合適，許景先首先中選，自吏部侍郎出任虢州刺史。後來改任岐州刺史，召入朝任吏部侍郎，去世。

賀知章 賀朝萬 齊融 張若虛 邢巨 包融 李登之

賀知章，會稽永興人，太子洗馬德仁之族孫也。少以文詞知名，舉進士。初授國子四門博士，又遷太常博士，皆陸象先在中書引薦也。開元十年，兵部尚書張説爲麗正殿修書使，奏請知章及秘書員外監徐堅、監察御史趙冬曦皆入書院，同撰《六典》及《文纂》等，累年，書竟不就。後轉太常少卿。

十三年，遷禮部侍郎，加集賢院學士，又充皇太子侍讀。是歲，玄宗封東嶽，有詔應行從群臣，并留於谷口，上獨與宰臣及外壇行事官登於岳上齋宫之所。初，上以靈山清潔，不欲喧繁，召知章講定儀注，因奏曰：“昊天上帝君位，五方諸帝臣位，帝號雖同，而君臣異位。陛下享君位於山上，群臣祀臣位於山下，誠足垂範來葉，爲變禮之大者也。然禮成於三獻，亞終合於一處。”上曰：“朕正欲如是，故問卿耳。”於是敕：“三獻於山上行事，五方帝及諸神座於下壇行事。”俄屬惠文太子薨，有詔禮部選挽郎，知章取捨非允，爲門蔭子弟喧訴盈庭。知章於是以梯登墻，首出决事，時人咸嗤之，由是改授工部侍郎，兼秘書監同正員，依舊充集賢院學士。俄遷太子賓客、銀青光禄大夫兼正授秘書監。

知章性放曠，善談笑，當時賢達

賀知章，是會稽永興縣人，太子洗馬賀德仁的族孫。他年少時就以文詞著名，考中進士。最初任國子四門博士，又改任太常博士，都是陸象先在中書省推薦的。開元十年，兵部尚書張説任麗正殿修書使，奏請賀知章及秘書員外監徐堅、監察御史趙冬曦都進入書院，共同編撰《六典》及《文纂》等書。過了幾年，書没有修成。後來改任太常少卿。

十三年，改任禮部侍郎，加集賢院學士，又充任皇太子侍讀。這年，玄宗去東嶽封禪，下詔命令所有隨從群臣，都留在谷口，惟獨皇上和宰相以及外壇行事官登上東嶽齋宫的地方。起初，皇上因爲東嶽是清潔之地，不想使這裏喧鬧嘈雜，召賀知章講定禮儀。賀知章上奏説：“昊天上帝是君位，五方諸帝是臣位，帝號雖然相同，但君臣的位置有差别。陛下祭享君位於山上，群臣祭祀臣位於山下，的確足以垂範後世，是禮儀上的一大變革。然而禮成於三獻，把亞獻和終獻合在一處進行。”皇上説：“朕正打算這樣做，所以詢問卿。”於是降敕：“三獻在山上進行，五方帝以及諸神座在下壇進行。”不久適值惠文太子薨逝，有詔叫禮部選用挽郎，賀知章在選用時取捨不公，門蔭子弟滿庭喧鬧。於是賀知章用梯子登上墻，伸出頭來處理，當時人都嗤笑他，因此改任工部侍郎，兼秘書監同正員，仍舊充任集賢院學士。不久改任太子賓客、銀青光禄大夫兼正授秘書監。

賀知章性格放縱曠達，善於談笑，當時賢達

皆傾慕之。工部尚書陸象先，即知章之族姑子也，與知章甚相親善。象先常謂人曰："賀兄言論倜儻，真可謂風流之士。吾與子弟離闊，都不思之，一日不見賀兄，則鄙吝生矣。"知章晚年尤加縱誕，無復規檢，自號四明狂客，又稱秘書外監，遨游里巷。醉後屬詞，動成卷軸，文不加點，咸有可觀。又善草隸書，好事者供其箋翰，每紙不過數十字，共傳寶之。

時有吳郡張旭，亦與知章相善。旭善草書，而好酒，每醉後號呼狂走，索筆揮灑，變化無窮，若有神助，時人號爲張顛。

天寶三載，知章因病恍惚，乃上疏請度爲道士，求還鄉里，仍捨本鄉宅爲觀。上許之，仍拜其子典設郎曾爲會稽郡司馬，仍令侍養。御制詩以贈行，皇太子已下咸就執别。至鄉無幾壽終，年八十六。

肅宗以侍讀之舊，乾元元年十一月詔曰："故越州千秋觀道士賀知章，器識夷淡，襟懷和雅，神清志逸，學富才雄，挺會稽之美箭，蘊崑崗之良玉。故飛名仙省，侍講龍樓，常静默以養閑，因談諧而諷諫。以暮齒辭祿，再見款誠，願追二老之踪，克遂四明之客。允叶初志，脱落朝衣，駕青牛而不還，狎白衣而長往。丹壑非昔，人琴兩亡，惟舊之懷，有深追悼，宜加縟禮，式展哀榮。可贈禮部尚書。"

先是神龍中，知章與越州賀朝萬、齊融，揚州張若虛、邢巨，湖州包融，俱以吳、越之士，文詞俊秀，名揚於上京。朝萬止山陰尉，齊融崑山令，若虛兗州兵曹，巨監察

之士都仰慕他。工部尚書陸象先，就是賀知章的族姑之子，和賀知章很親善。陸象先常對人說："賀兄言論豪爽，真可謂風流之士。我與子弟離别，都不思念他們，但一天不見到賀兄，鄙陋庸俗的雜念就萌生了。"賀知章晚年更加放誕，不再有所規檢，自稱四明狂客，又稱秘書外監，遨游里巷。酒醉後撰作文詞，動成卷軸，文不加點，皆有可觀。又善於草書、隸書，好事者向他提供紙張筆墨，每紙張不過幾十個字，爲人們傳授珍藏。

當時，吳郡張旭也與賀知章很友好。張旭擅長草書，而喜好酒，每次喝醉後號呼狂走，索筆揮灑，變化無窮，好像有神在幫助，當時人稱他張顛。

天寶三載，賀知章因生病精神恍惚，於是上疏請將自已度爲道士，要求回到家鄉，并且把家鄉的住宅施捨爲道觀。皇上准許他的請求，并拜授其子典設郎賀曾爲會稽郡司馬，叫他奉養賀知章。皇上親自作詩贈他爲他餞行，皇太子以下官員都與他握手告别。到家鄉不久便壽終，享年八十六歲。

肅宗爲太子時因爲賀知章曾任侍讀有舊恩，乾元元年十一月下詔說："已故越州千秋觀道士賀知章，器識冲夷坦蕩，襟懷和雅，神清志逸，學富才雄，持會稽之美箭，蘊崑崗之良玉。所以飛名仙省，侍講龍樓，常静默以養閑，因談諧而諷諫。因年老辭去官位，再次表現出忠誠，願追隨二老之踪，成爲四明之客。實現他當初的志向，脱落朝衣，駕青牛而不回，着白衣而長往。丹壑非昔，人琴兩亡，追懷舊情，深切追悼，應加重禮，以示哀榮。可以追贈爲禮部尚書。"

以前，在神龍年間，賀知章與越州人賀朝萬、齊融，揚州人張若虛、邢巨，湖州人包融，都以吳、越之士，文詞俊秀，而名揚於上京。賀朝萬祇做到山陰縣尉，齊融任崑山縣令，張若虛任兗州兵曹，邢巨任監察御史。包融遇到張九

御史。融遇張九齡，引爲懷州司户、集賢直學士。數子人間往往傳其文，獨知章最貴。

齡，被引薦爲懷州司户、集賢院直學士。他們的詩文在民間傳誦，衹有賀知章的最受重視。

神龍中，有尉氏李登之，善五言詩，蹉跌不偶，六十餘，爲宋州參軍，卒。

神龍年間，有個尉氏人李登之，擅長寫五言詩，蹉跌不受知遇，六十多歲，任宋州參軍，去世。

席豫

席豫，襄陽人，湖州刺史固七世孫，徙家河南。豫進士及第。開元中，累官至考功員外郎，典舉得士，爲時所稱。三遷中書舍人，與韓休、許景先、徐安貞、孫逖相次掌制誥，皆有能名。轉户部侍郎，充江南東道巡撫使，兼鄭州刺史。入爲吏部侍郎，玄宗謂之曰："卿以前爲考功，職事修舉，故有此授。"豫典選六年，復有令譽。天寶初，改尚書左丞。尋檢校禮部尚書，封襄陽縣子。玄宗幸温泉宫，登朝元閣賦詩，群臣屬和，帝以豫詩爲工，手制褒美曰："覽卿所進，實詩人之首出，作者之冠冕也。"

席豫，是襄陽人，湖州刺史席固的七世孫，家遷到河南。席豫考中進士。開元年間，多次任官做到考功員外郎，主持科舉能得人才，受到當時人稱贊。三次升遷至中書舍人，和韓休、許景先、徐安貞、孫逖相繼掌制誥，都有才能名望。轉任户部侍郎，充江南東道巡撫使，兼鄭州刺史。召入朝任吏部侍郎，玄宗對他説："卿以前任考功員外郎，事情做得好，所以有這個任命。"席豫主持選舉六年，又有好名聲。天寶初年，改任尚書左丞。不久代理禮部尚書，封襄陽縣子。玄宗駕幸温泉宫，登上朝元閣賦詩，群臣唱和，皇帝認爲席豫的詩作得好，親自降制表揚贊美説："閲讀卿所進獻，實爲詩人之首出，作者的冠冕。"

豫與弟晋，俱以詞藻見稱，而豫性尤謹，雖與子弟書疏及吏曹簿領，未嘗草書，謂人曰："不敬他人，是自不敬也。"或曰："此事甚細，卿何介意?"豫曰："細猶不謹，而况巨耶!"七載，卒于位，時年六十九。疾篤，謂其子曰："吾亡三日斂，斂日即葬，勿更久留，貽公私之煩。家無餘財，可賣所居，聊備葬禮。"人嘉其達。贈江陵大都督，謚曰文。

席豫和弟弟席晋，都以詞藻著稱，而席豫爲人尤其謹慎，即使給子弟書信以及書寫吏曹文簿都没有用過草書，對人説："不尊敬他人，就是不尊敬自己。"有人説："這事很細小，卿爲什麽還放在心上?"席豫説："細小尚不謹慎，何况大事!"七載，死在官位上，年六十九歲。病重時，對其子説："我去世三天後入殮，入殮那天即埋葬，不要多停留，以免給公私遺留麻煩。家裏没有多餘財産，可以賣掉所住的房子，聊備葬禮。"人們稱贊他通達。追贈江陵大都督，謚號爲文。

徐安貞

徐安貞者，信安龍丘人。尤善五言詩。嘗應制舉，一歲三擢甲科，人士稱之。開元中爲中書舍人、集賢院學士。上每屬文及作手詔，多命安貞視草，甚承恩顧。累遷中書侍郎。天寶初卒。

徐安貞，是信安龍丘縣人。特别擅長五言詩。曾應考制舉，一年之中三次考中甲等，受到士人稱贊。開元年間任中書舍人、集賢院學士。皇上每次撰寫文章及手詔，大多要叫徐安貞閲看草稿，很受皇上器重。幾次升遷做到中書侍郎。天寶初年去世。

齊澣

齊澣，定州義豐人。少以詞學稱。弱冠以制科登第，釋褐蒲州司法參軍。景雲二年，中書令姚崇用爲監察御史。彈劾違犯，先於風教，當時以爲稱職。開元中，崇復用爲給事中，遷中書舍人。論駁書詔，潤色王言，皆以古義謨誥爲準的，侍中宋璟、中書侍郎蘇頲并重之。秘書監馬懷素、右常侍元行冲受詔編次四庫群書，乃奏澣爲編修使，改秘書少監。尋丁憂免。

齊澣，是定州義豐縣人。少年時即以詞學著稱。二十歲考中制科，入仕任蒲州司法參軍。景雲二年，中書令姚崇任其爲監察御史。他彈劾違法犯罪的人，着眼教化，當時人都認爲他稱職。開元年間，姚崇又任用他爲給事中，改任中書舍人。他論駁書詔，潤色王言，都以古義及《尚書》的謨誥這兩種文體爲標準，侍中宋璟、中書侍郎蘇頲都器重他。秘書監馬懷素、右常侍元行冲受詔編輯四庫群書，奏請齊澣任編修使，改任秘書少監。不久因父死服喪免去官職。

十二年，出爲汴州刺史。河南汴爲雄郡，自江、淮達于河、洛，舟車輻輳，人庶浩繁。前後牧守，多不稱職，唯倪若水與澣皆以清嚴爲治，民吏歌之。中書令張說擇左右丞之才，舉懷州刺史王丘爲左丞，以澣爲右丞。李元紘、杜暹爲相，以開府廣平公宋璟爲吏部尚書，又用户部侍郎蘇晋與澣爲吏部侍郎，當時以爲高選。

十二年，出任汴州刺史。河南汴州是大郡，從江、淮到達河、洛，車船集中，人庶浩繁。在此先後任刺史的大多不稱職，衹有倪若水和齊澣兩人都以清嚴來治理，百姓和官吏都歌頌他們。中書令張説選擇可任左右丞的人才，推舉懷州刺史王丘爲左丞，以齊澣任右丞。李元紘、杜暹任宰相，以開府廣平公宋璟爲吏部尚書，又任户部侍郎蘇晋和齊澣爲吏部侍郎，當時認爲這是最佳人選。

時開府王毛仲寵幸用事，與龍武將軍葛福順爲姻親，故北門官見毛仲奏請，無不之允，皆受毛仲之惠，進退隨其指使。澣惡之，乘間論之曰："福順典兵馬，與毛仲婚姻，小人寵極則奸生，若不預圖，恐後爲患，惟陛下思之。況腹心之委，何必毛仲，而高力士小心謹慎，又是閹官，便於禁中驅使。臣雖過言，庶裨萬一。臣聞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惟聖慮密之。"玄宗嘉其誠，諭之曰："卿且出。朕知卿忠義，徐俟其宜。"會大理丞麻察坐事出爲興州别駕，澣與察善，出城餞之，因語禁中諫語。察性譸諂，遽以澣語奏之。玄宗怒，令中書門下鞫問，又召澣於内殿，謂之曰："卿向朕道'君不密則失臣，

當時開府王毛仲受皇帝寵幸有權，與龍武將軍葛福順爲姻親，所以北門禁軍官員見到王毛仲有什麽奏請，没有不應允的，他們都受到王毛仲的恩惠，進退都聽從王毛仲指揮。齊澣厭惡他們，乘機議論説："葛福順主管兵馬，又和王毛仲結婚姻，小人受恩寵到了極點就會萌生奸謀，若不預先防備，怕有後患，請陛下思考。何況委任親信，何必一定用王毛仲，高力士小心謹慎，又是宦官，便於在禁中指使。臣所言雖然過分，也許可以裨益於萬一。臣聽説君主處事不密就會失臣，臣處事不密就會殺身，請陛下要保守秘密。"玄宗嘉賞他的忠誠，告訴他説："卿暫且先出去。朕知道卿的忠義，慢慢等待適當時機。"恰好大理丞麻察因事被貶出任興州别駕，齊澣和麻察友好，出城給他餞行，説起了禁中勸諫的話。麻察爲人妄語多言，立即把齊澣所説的上奏。玄宗大怒，命中書門下審問，又在内殿召見

臣不密則失身'，而疑朕不密，而翻告麻察，是何密耶？麻察輕險無行，常游太平之門，此日之事，卿豈不知耶？"澣免冠頓首謝罪，乃貶高州良德丞。又貶察爲溽州皇化尉。澣數年量移常州刺史。

齊澣，對他説："卿向朕説'君主處事不密就失臣，臣不密就會殺身'，你懷疑朕不保守秘密，反而告訴麻察，這算什麽秘密呢？麻察爲人輕躁奸險無品行，經常出入太平公主之門，當日之事，卿難道不知道嗎？"齊澣免冠叩頭謝罪，於是貶爲高州良德縣丞。又貶麻察爲溽州皇化縣尉。幾年後，齊澣遇赦量移任常州刺史。

二十五年，還潤州刺史，充江南東道采訪處置使。潤州北界隔吴江，至瓜步沙尾，紆匯六十里，船繞瓜步，多爲風濤之所漂損。澣乃移其漕路，於京口塘下直渡江二十里，又開伊婁河二十五里，即達揚子縣。自是免漂損之災，歲減脚錢數十萬。又立伊婁埭，官收其課，迄今利濟焉。數年，復爲汴州刺史。淮、汴水運路，自虹縣至臨淮一百五十里，水流迅急，舊用牛曳竹索上下，流急難制。澣乃奏自虹縣下開河三十餘里，入于清河，百餘里出清水，又開河至淮陰縣北岸入淮，免淮流湍險之害。久之，新河水復迅急，又多僵石，漕運難澀，行旅弊之。

二十五年，改任潤州刺史，充任江南東道采訪處置使。潤州北界隔着吴江，到瓜步沙尾，迂迴六十里，船繞着瓜步行駛，多被風浪漂没損壞。齊澣就改移漕路，在京口塘下直渡江二十里，又開鑿伊婁河二十五里，就到達揚子縣。從此避免了漂損的災害，每年減省運費幾十萬。又設立伊婁埭，官方在此收税，直至現在仍利於濟渡。幾年後，又任汴州刺史。淮河、汴河水運路，從虹縣到臨淮一百五十里，水流迅急，過去用牛拉着竹索上下，水流太急難於控制。齊澣就奏請，從虹縣以下開河三十多里，進入清河，過一百多里再出清水，又開鑿河道到達淮陰縣北岸進入淮河，避免了淮河水流急險的危害。時間長了，新河水又變得迅急，而且又有很多僵石，漕運艱難，行旅深受其弊。

澣因高力士中助，連爲兩道采訪使，遂興開漕之利，以中人主意，復勾剥貨財，賂遺中貴，物議薄之。又納劉戒之女爲妾，凌其正室，專制家政。李林甫惡之，遣人摘摭其失。會澣判官犯贓，澣連坐，遂廢歸田里。天寶初，起爲員外少詹事，留司東都。時絳州刺史嚴挺之爲林甫所構，除員外少詹事，留司東都。與澣皆朝廷舊德，既廢居家巷，每園林行樂，則杖屨相過，談宴終日。林甫聞而患之，欲離其勢。五年，用澣爲平陽太守。卒於郡。肅宗即位，爲林甫所陷者皆得雪，澣受褒贈。

齊澣因爲有高力士從朝中幫助，接連任兩個道的采訪使，就興開通漕運之利，來迎合皇上，又勾剥財物，賄賂宦官，爲輿論所鄙薄。又娶劉戒之女爲妾，她欺凌正妻，獨斷家政。李林甫厭惡他，派人指摘他的過失。恰好齊澣的判官犯有贜罪，齊澣連坐，被免職放歸鄉里。天寶初年，起用爲員外少詹事，留司東都。當時絳州刺史嚴挺之遭到李林甫構陷，除授員外少詹事，留司東都。嚴挺之和齊澣都是朝廷舊臣，既已免職閑居閭里，常在園林行酒作樂，就扶杖履步相互往來，設宴談論一整天。李林甫聽説後感到憂慮，想要分開他們。五年，任用齊澣爲平陽太守。在郡去世。肅宗即位，被李林甫陷害者都予以昭雪，齊澣受到褒揚追贈。

王澣

王澣，并州晋陽人。少豪蕩不

王澣，是并州晋陽人。年少時豪爽放蕩不

鶚，登進士第，日以蒱酒爲事。并州長史張嘉貞奇其才，禮接甚厚，澣感之，撰樂詞以叙情，於席上自唱自舞，神氣豪邁。張説鎮并州，禮澣益至。會説復知政事，以澣爲秘書正字，擢拜通事舍人，遷駕部員外。櫪多名馬，家有妓樂。澣發言立意，自比王侯，頤指儕類，人多嫉之。説既罷相，出澣爲汝州長史，改仙州别駕。至郡，日聚英豪，從禽擊鼓，恣爲歡賞，文士祖詠、杜華常在座，於是貶道州司馬，卒。有文集十卷。

鶚，考中進士，整天賭博喝酒。并州長史張嘉貞賞識他的才華，以厚禮接待他。王澣很感激，便撰寫樂詞以表達情懷，在席上自唱自舞，神氣豪邁。張説鎮守并州時，對王澣禮遇更爲周到。適值張説又任宰相，便任王澣爲秘書正字，升爲通事舍人，改任駕部員外。馬圈中多有名馬，家中又有妓樂。王澣發言立意，自比王侯，對同輩頤指氣使，人們多嫉恨他。張説被罷免宰相，王澣出任汝州長史，改任仙州别駕。到郡後，整天聚會豪傑，打獵擊鼓，恣意游賞作樂，文士祖詠、杜華經常在座，於是又被貶爲道州司馬，去世。留有文集十卷。

李邕

李邕，廣陵江都人。父善，嘗受《文選》於同郡人曹憲。後爲左侍極賀蘭敏之所薦引，爲崇賢館學士，轉蘭臺郎。敏之敗，善坐配流嶺外。會赦還，因寓居汴、鄭之間，以講《文選》爲業。年老疾卒。所注《文選》六十卷，大行於時。

李邕，是廣陵江都人。父名善，曾跟隨同郡人曹憲學習《文選》。後來被左侍極賀蘭敏之推薦，任崇賢館學士，改任蘭臺郎。賀蘭敏之壞事，李善坐罪配流到嶺外。遇到大赦回來，就旅居在汴、鄭之間，以講授《文選》爲業。年老得病去世。他所注的《文選》六十卷，在當時很流行。

邕少知名。長安初，内史李嶠及監察御史張廷珪，并薦邕詞高行直，堪爲諫諍之官，由是召拜左拾遺。俄而御史中丞宋璟奏侍臣張昌宗兄弟有不順之言，請付法推斷。則天初不應，邕在階下進曰："臣觀宋璟之言，事關社稷，望陛下可其奏。"則天色稍解，始允宋璟所請。既出，或謂邕曰："吾子名位尚卑，若不稱旨，禍將不測，何爲造次如是?"邕曰："不愿不狂，其名不彰。若不如此，後代何以稱也?"

李邕年少時就知名。長安初年，内史李嶠和監察御史張廷珪，都推薦李邕文詞高雅爲人正直，可以擔任諫諍之官，因此他被召入任左拾遺。不久御史中丞宋璟上奏説侍臣張昌宗兄弟有不恭順的話，請求交給法官推問斷處。則天起初不答應，李邕站在階下進言説："臣看宋璟的話，事關社稷安危，希望陛下准許他的奏請。"則天臉色稍微緩和，纔允准了宋璟的奏請。出來後，有人對李邕説："你的名望地位還很低，如不符合旨意，將遭不測之禍，爲什麼這樣輕率?"李邕回答説："不願不狂，其名不彰。若不這樣，後世拿什麼稱道我?"

及中宗即位，以妖人鄭普思爲秘書監，邕上書諫曰：

> 蓋人有感一餐之惠，殞七尺之身，况臣爲陛下官，受陛下禄，而目有所見，口不言之，是負恩矣。自陛下親政日近，復在九重，所以未聞在外群下竊議。

到了中宗即位，任用妖人鄭普思爲秘書監，李邕上書勸諫説：

> 有人爲報答一頓飯的好處，而願意犧牲七尺之身，何况臣是陛下的官員，受陛下的俸禄，如果看到什麼，嘴裏不説，這就辜負了陛下的恩典。陛下親政時間短，又深居九重，所以聽不到外邊群臣的私下議論。人們

道路籍籍，皆云普思多行詭惑，妄說妖祥，唯陛下不知，尚見驅使，此道若行，必撓亂朝政。臣至愚至賤，不敢以胸臆對揚天威，請以古事爲明證。孔丘云："《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陛下今若以普思有奇術，可致長生久視之道，則爽鳩氏久應得之，永有天下，非陛下今日可得而求；若以普思可致仙方，則秦皇、漢武久應得之，永有天下，亦非陛下今日可得而求；若以普思可致佛法，則漢明、梁武久應得之，永有天下，亦非陛下今日可得而求；若以普思可致鬼道，則墨翟、干寶各獻於至尊矣，而二主得之，永有天下，亦非陛下今日可得而求。此皆事涉虚妄，歷代無效，臣愚不願陛下復行之於明時。唯堯、舜二帝，自古稱聖，臣觀所得，故在人事，敦睦九族，平章百姓，不聞以鬼神之道理天下。伏願陛下察之，則天下幸甚。

疏奏不納。以與張柬之善，出爲南和令，又貶富州司户。

唐隆元年，玄宗清内難，召拜左臺殿中侍御史。改户部員外郎，又貶崖州舍城丞。開元三年，擢爲户部郎中。邕素與黄門侍郎張廷珪友善，時姜皎用事，與廷珪謀引邕爲憲官。事泄，中書令姚崇嫉邕險躁，因而構成其罪，左遷括州司馬。後徵爲陳州刺史。

十三年，玄宗車駕東封回，邕於汴州謁見，累獻詞賦，甚稱上旨。由是頗自矜衒，自云當居相位。張說爲中書令，甚惡之。俄而陳州贓污事發，下獄鞫訊，罪當死，許州人孔璋

議論紛紛，都説鄭普思多行詭惑，妄説妖祥，而陛下不知道，還使用他，這樣做下去，必然擾亂朝政，臣至愚至賤，不敢以自己的想法對揚天威，請以古代的事情作爲明證。孔丘説："《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陛下如果以爲鄭普思有奇術，可以得到長生不老的辦法，那麽爽鳩氏早就應該得到它，而永遠享有天下，不是陛下今日可得而求了；如果以爲鄭普思能致仙方，那麽秦始皇，漢武帝早就應該得到它，永遠享有天下，也不是陛下今日可得而求了；如果以爲鄭普思可致佛法，那麽漢明帝、梁武帝早就應該得到它，永遠享有天下，也不是陛下今日可得而求了；如果以爲鄭普思可致鬼道，那麽墨翟、干寶早就各自獻給他們的君主了，而兩位君主得到它，永遠享有天下，也不是陛下今日可得而求了。這些都是虚妄的事情，歷代没有效驗，臣雖愚陋不願陛下在聖明之時又做這些事情。衹有堯、舜二帝，自古稱爲聖人，臣看他們做得好的，都在於人事，敦睦九族，平章百姓，没有聽説以鬼神之道治理天下。希望陛下明察，則是天下大幸了。

奏疏送上没有被采納。因爲和張柬之友善，出任南和縣令，又貶爲富州司户。

唐隆元年，玄宗清除内難，召入朝任左臺殿中侍御史。改任户部員外郎，又貶爲崖州舍城縣丞。開元三年，升爲户部郎中。李邕平素和黄門侍郎張廷珪友好，當時姜皎當權，和張廷珪商議引薦李邕爲憲官。事情泄露，中書令姚崇嫉恨李邕陰險急躁，趁機構成罪名，貶授括州司馬。後來任爲陳州刺史。

十三年，玄宗車駕東封泰山回來，李邕在汴州謁見，幾次進獻詞賦，很符合皇上的旨意。由此頗爲高傲自負，自己説應當居相位。張説任中書令，很厭惡他。不久他在陳州貪污的事情敗露，被捕下獄審訊，按罪應處死，許州人孔璋上

上書救邕曰：

臣聞明主御宇，捨過舉能，取材棄行；烈士抗節，勇不避死，見危授命。晉用林父，豈念過乎？漢用陳平，豈念行乎？禽息殞身，北郭碎首，豈愛死乎？向若林父誅，陳平死，百里不用，晏嬰見逐，是晉無赤狄之土，漢無皇極之尊，秦不并西戎，齊不霸東海矣。臣伏見陳州刺史李邕，學成師範，文堪經國，剛毅忠烈，難不苟免。往者張易之用權，人畏其口，而邕折其角；韋氏恃勢，言出禍應，而邕挫其鋒。雖身受謫屈，而奸謀中損，即邕有大造於我邦家也。且斯人所能者，拯孤恤窮，救乏賑惠，積而便散，家無私聚。今聞坐贓下吏，鞫訊待報，將至極刑，死在朝夕。臣聞生無益於國，不若殺身以明賢。臣朽賤庸夫，輪轅無取，獸息禽視，雖生何爲。況賢爲國寶，社稷之衛，是臣痛惜深矣。臣願六尺之軀，甘受膏斧，以代邕死。臣之死，所謂落一毛；邕之生，有足照千里。然臣與邕，生平不款，臣知有邕，邕不知有臣。臣不逮邕，明矣。夫知賢而舉，仁也；代人任患，義也。臣獲二善，而死且不朽，則又何求！陛下若以臣之賤不足以贖邕，雁門縫掖有效矣。伏惟陛下寬邕之生，速臣之死，令邕率德改行，想林父之功，使臣得瞑目黄泉，附北郭之迹，臣之大願畢矣。陛下即以陽和之始，難於用鉞，俟天成命，敢忘伏劍，豈煩大刑，然後歸死。皇天后土，實照臣之心。昔

書救李邕説：

臣聽説明主君臨天下，能捨罪而舉能，取才而棄其過失；這樣纔能使烈士抗節，勇不避死，見危受命。晉任用荀林父，難道顧及他的過錯嗎？漢任用陳平，難道顧及他的行爲嗎？禽息殺身，北郭碎首，難道愛死嗎？假若荀林父被殺，陳平死亡，百里奚不用，晏嬰被逐，那晉就没有赤狄之土，漢就没有皇極之尊，秦就不能兼并西戎，齊也不能稱霸東海了。臣以爲陳州刺史李邕，學問堪爲人師，文章可以經國，爲人剛毅忠烈，臨難不思苟免。過去張易之掌權，人畏其口，而李邕折其角；韋氏恃勢，言出禍隨，而李邕挫其鋒。雖然身受貶屈，但奸謀中損，可見李邕有大功於我國家。而且此人所能做的，都是些拯孤恤窮，救乏賑惠的事情，積了財産便又散去，家中没有私聚。現在却聽説因坐贓入獄，審訊待報，將受極刑，死在朝夕。臣聽説活着無益於國家，不如殺身以明賢。臣是朽賤庸夫，輪轅無取，獸息禽視，即使活着又有何用。何況李邕賢才堪爲國寶，社稷之衛，因此臣深爲痛惜。臣願意以六尺之軀，甘受斧鉞，以代替李邕。臣的死亡，有如落根毛髮；李邕獲生，足以照耀千里。臣與李邕平素并無往來，臣知道有李邕，李邕不知道有臣。臣的不及李邕很明顯了。知道賢才而推舉，這是仁；代替别人受難，這是義。臣得到這二善，而死且不朽，哪還有什麼值得追求！陛下如果以爲臣愚賤不足以贖李邕，那作爲雁門縫掖之士也可效力。希望陛下寬恕李邕使他活着，迅速令臣去死，使李邕遵德改行，想荀林父之功，使臣能在黄泉瞑目，附北郭之迹，臣的大願就畢了。陛下如因爲陽和之始，難於用刑，等待上天成命，臣怎敢忘了伏劍，豈用有煩大刑，然後就死。皇天后土，實照臣之心。過去吴、楚七國叛亂，因周亞夫得到劇孟，所以叛軍不足爲患。用一位賢人的才能，可以抵擋七國之衆。希望陛下實行含垢

吳、楚七國叛，因亞夫得劇孟，則寇不足憂。夫以一賢之能，敵七國之衆。伏惟敷含垢之道，存棄瑕之義，遠思劇孟，近取李邕，豈惟成愷悌之澤，實亦歸天下之望。况大禮之後，天地更新，赦而復論，人誰無罪？惟明主圖之。臣聞士爲知己者死，且臣不爲死者所知，甘於死者，豈獨爲惜邕之賢，亦成陛下矜能之德。惟明主圖之。

納污之道，保存棄瑕之義，遠思劇孟，近取李邕，不僅成愷悌的恩澤，實也歸天下的衆望。况且大禮之後，天地更新，既已大赦而又論罪，那誰人無罪？請明主計議。臣聽説士爲知己者死，况且臣不被死者所知，而又甘於爲李邕去死，難道惟獨因爲珍惜李邕之賢，也是想成全陛下尊重才能之德。請明主詳察。

疏奏，邕已會減死，貶爲欽州遵化縣尉，璋亦配流嶺南而死。邕後於嶺南從中官楊思勗討賊有功，又累轉括、淄、滑三州刺史，上計京師。邕素負美名，頻被貶斥，皆以邕能文養士，賈生、信陵之流，執事忌勝，剥落在外。人間素有聲稱，後進不識，京、洛阡陌聚觀，以爲古人，或將眉目有異，衣冠望風，尋訪門巷。又中使臨問，索其新文，復爲人陰中，竟不得進。

奏疏遞上，李邕已遇上減死，貶任欽州遵化縣尉，孔璋也被配流嶺南死去。李邕後來在嶺南隨從宦官楊思勗討賊有功，又先後轉任括、淄、滑三州刺史，到京師述職。李邕久負美名，頻遭貶斥，都因能文養士，是賈生、信陵之流，執事者忌恨他，把他貶斥在外。而在人間素有聲望，後進者不認識他，在長安、洛陽阡陌圍觀他，認爲是古人，有的説他眉目有異，衣冠望風，前來門巷尋訪。又有宦官前往慰問，索要他新撰作的文章，又遭到他人暗地中傷，終究不得進用。

天寶初，爲汲郡、北海二太守。邕性豪侈，不拘細行，所在縱求財貨，馳獵自恣。五載，奸贓事發。又嘗與左驍衛兵曹柳勣馬一匹，及勣下獄，吉温令勣引邕議及休咎，厚相賂遺，詞狀連引，敕刑部員外郎祁順之、監察御史羅希奭馳往就郡决殺之，時年七十餘。

天寶初年，任汲郡、北海二太守。李邕性格豪放奢侈，不拘細節，所到之地追求財貨，馳獵放肆。五載，貪贜的事敗露。又曾給左驍衛兵曹柳勣馬一匹，到柳勣入獄後，吉温叫柳勣揭發李邕私下議論朝廷的是非，厚相賄賂，詞狀中列舉事情很多，降敕叫刑部員外郎祁順之、監察御史羅希奭馳往郡裏把他處决，當時七十多歲。

初，邕早擅才名，尤長碑頌。雖貶職在外，中朝衣冠及天下寺觀，多齎持金帛，往求其文。前後所製，凡數百首，受納饋遺，亦至巨萬。時議以爲自古鬻文獲財，未有如邕者。有文集七十卷。其《張韓公行狀》、《洪州放生池碑》、《批韋巨源謚議》，文士推重之。後因恩例，得贈秘書監。

當初，李邕早就享有才名，尤其擅長撰作碑頌。雖然貶職在外，朝廷中的士大夫及天下佛寺道觀，多帶着金帛，前往求他撰文，前後所作共有幾百首，收受饋贈，也達到巨萬。當時人議論認爲自古賣文獲財，没有像李邕的。留有文集七十卷。其中《張韓公行狀》、《洪州放生池碑》、《批韋巨源謚議》，都受到文士推重。後因恩例，獲得追贈秘書監。

孫逖

孫逖，潞州涉縣人。曾祖仲將，壽張丞。祖希莊，韓王府典籤。父嘉之，天册年進士擢第，又以書判拔萃，授蜀州新津主簿，歷曲周、襄邑二縣令，以宋州司馬致仕，卒年八十三。

孫逖，是潞州涉縣人。曾祖名仲將，任壽張縣丞。祖名希莊，任韓王府典籤。父名嘉之，天册年間考中進士，又以書判拔萃，授任蜀州新津縣主簿，歷任曲周、襄邑二縣令，以宋州司馬退休，卒年八十三歲。

逖幼而英俊，文思敏速。始年十五，謁雍州長史崔日用。日用小之，令爲《土火爐賦》，逖握翰即成，詞理典贍。日用覽之駭然，遂爲忘年之交，以是價譽益重。開元初，應哲人奇士舉，授山陰尉。遷秘書正字。十年，應制登文藻宏麗科，拜左拾遺。張説尤重其才，逖日游其門，轉左補闕。黄門侍郎李暠出鎮太原，辟爲從事。暠在鎮，與蒲州刺史李尚隱游于伯樂川，逖爲之記，文士盛稱之。二十一年，入爲考功員外郎、集賢修撰。逖選貢士二年，多得俊才。初年則杜鴻漸至宰輔，顔真卿爲尚書。後年拔李華、蕭穎士、趙驊登上第，逖謂人曰："此三人便堪掌綸誥。"

孫逖年幼時就英俊，文思敏捷。十五歲時，拜謁雍州長史崔日用。崔日用小看他，叫他寫《土火爐賦》，孫逖握筆即成，詞理高深。崔日用看後很驚駭，就成爲忘年之交，孫逖因此聲譽日重。開元初年，應考哲人奇士科，授任山陰縣尉。遷任秘書正字。十年，考中制舉文藻宏麗科，拜授左拾遺。張説尤其器重他的才華，孫逖終日往來他的門下，改任左補闕。黄門侍郎李暠出鎮太原，徵用孫逖爲從事。李暠在鎮，和蒲州刺史李尚隱到伯樂川游樂，孫逖爲之作記，大受文士稱贊。二十一年，召入朝任考功員外郎、集賢修撰。孫逖主持選貢士二年，録取了很多俊才。初年考中的有杜鴻漸做到宰相，顔真卿任尚書。後年拔取李華、蕭穎士、趙驊登上第，孫逖對人説："這三人就可以掌制誥。"

二十四年，拜逖中書舍人。逖自以通籍禁闈，其父官纔邑宰，乃上表陳情曰："臣父嘉之，雖當暮齒，幸遇明時，綿歷驅馳，纔及令長。臣夙荷嚴訓，累登清秩，頻遷省闥，又拜掖垣。地近班榮，臣則過量；途遥日暮，父乃後時。在公府有偷榮之責，於私庭無報德之效，反慚烏鳥，徒厠鵷鴻。伏望降臣一外官，特乞微恩，稍沾臣父。"玄宗優詔奬之，授嘉之宋州司馬致仕，尋卒。丁父喪免，二十九年服闋，復爲中書舍人。其年充河東黜陟使。天寶三載，權判刑部侍郎。五載，以風病求散秩，改太子左庶子。逖掌誥八年，制敕所出，爲時流嘆服。議者以爲自開元已來，蘇

二十四年，拜任孫逖爲中書舍人。孫逖自以爲通籍禁闈，而其父纔做到縣令，就上表陳情説："臣父嘉之，雖然已到晚年，幸好遇上聖明之時，久歷驅使，纔做到令長。臣早受嚴訓，歷任清職，頻遷省司，又拜掖垣。地近班榮，對臣來説已是過量；路遥日暮，對臣父來説已屬後時。在公府有偷榮之責，在私庭無報德之效，反而有慚於烏鳥，徒然官列於鵷鴻。期望陛下降任臣一個外職，懇乞微降皇恩，稍稍施於臣父。"玄宗優詔嘉奬他，拜授孫嘉之宋州司馬退休，不久去世。孫逖爲父守喪免官，二十九年喪滿除服，又任中書舍人。這年充任河東黜陟使。天寶三年，權判刑部侍郎。五載，因患風病請求散秩，改任太子左庶子。孫逖掌制誥八年，所寫制敕，深受當時人嘆服。人們認爲從開元以來，蘇頲、齊澣、蘇晋、賈曾、韓休、許景先以及孫

頲、齊澣、蘇晋、賈曾、韓休、許景先及逖，爲王言之最。逖尤善思，文理精練，加之謙退不伐，人多稱之。以疾沉廢累年，轉太子詹事。上元中卒。廣德二年，詔贈尚書右僕射，謚曰文。有集三十卷。

子宿、絳、成。逖弟遹、遘、造。遹終左武衛兵曹。宿歷河東掌記，代宗朝歷刑部郎中、中書舍人，出爲華州刺史，卒。

孫成

成，字退思，以父蔭累授雲陽、長安尉，歷監察御史，轉殿中。隴右副元帥李抱玉奏充掌書記，入爲屯田、司勳二員外郎。丁母喪免，終制，出爲洛陽令，轉長安令。時兄宿爲華州刺史，因失火驚懼成喑病。成素孝悌，蒼黄請急，不俟報而趨華。代宗嘉之，嘆曰："急難之切，觀過知仁。"歷倉部郎中、京兆少尹。出爲信州刺史，有惠政，郡人請立碑頌德，優詔褒美。轉蘇州刺史。貞元四年，改桂州刺史、桂管觀察使。五年卒。

宿子公器，官至信州刺史、邕管經略使。公器子簡、範，并舉進士。會昌後，兄弟繼居顯秩，歷諸道觀察使。簡兵部尚書。子紓、徽，并登進士第。

逖，爲代擬王言之最。孫逖尤其善於思考，文理精練，而且謙退不自誇，人們多稱贊他。因病沉廢多年，改任太子詹事。上元年間去世。廣德二年，下詔追贈尚書右僕射，謚號文。留有文集三十卷。

孫逖子名宿、名絳、名成。孫逖弟名遹、名遘、名造。孫遹官位終於左武衛兵曹。孫宿歷任河東掌書記，代宗朝歷任刑部郎中、中書舍人，出任華州刺史，去世。

孫成，字退思，因父蔭歷任雲陽、長安縣尉，任監察御史，轉任殿中侍御史。隴右副元帥李抱玉奏請充任掌書記，召入任屯田、司勳二員外郎。爲母守喪免官，服喪期滿後，出任洛陽令，改任長安令。當時其兄孫宿任華州刺史，因爲失火驚懼而失聲致啞。孫成平素很孝悌，匆忙請假，不等答覆便急忙趕往華州。代宗贊賞他，感嘆說："急難之切，從他的過失中看出他的仁愛。"歷任倉部郎中、京兆少尹。出任信州刺史，施行惠政，該郡百姓請求立碑頌德，優詔褒美他。改任蘇州刺史。貞元四年，改任桂州刺史、桂管觀察使。五年去世。

孫宿子名公器，官做到信州刺史、邕管經略使。公器之子名簡、名範，都考中進士。會昌以後，兄弟相繼居顯位，歷任諸道觀察使。孫簡任兵部尚書。其子名紓、名徽，都考中進士。

舊唐書卷一百九十(下)

列傳第一百四十(下)

文苑(下)

李華　蕭穎士 李翰(附)　陸據　崔顥　王昌齡　孟浩然
元德秀　王維　李白　杜甫　吴通玄 (兄)通微　王仲舒　崔咸
唐次 (子)扶 持 (持子)彦謙　劉蕡　李商隱　温庭筠
薛逢 (子)廷珪　李拯　李巨川　司空圖

李華

李華，字遐叔，趙郡人。開元二十三年進士擢第。天寶中，登朝爲監察御史。累轉侍御史，禮部、吏部二員外郎。華善屬文，與蘭陵蕭穎士友善。華進士時，著《含元殿賦》萬餘言，穎士見而賞之，曰："《景福》之上，《靈光》之下。"華文體温麗，少宏傑之氣，穎士詞鋒俊發，華自以所業過之，疑其誣詞。乃爲《祭古戰場文》，熏污之如故物，置於佛書之閣。華與穎士因閲佛書得之，華謂之曰："此文何如?"穎士曰："可矣。"華曰："當代秉筆者，誰及於此?"穎士曰："君稍精思，便可及此。"華愕然。華著論言龜卜可廢，通人當其言。

禄山陷京師，玄宗出幸，華扈從不及，陷賊，僞署爲鳳閣舍人。收城後，三司類例減等，從輕貶官，遂廢於家，卒。華嘗爲魯山令元德秀墓碑，顔真卿書，李陽冰篆額，後人争模寫之，號爲四絶碑。有文集十卷，

李華，字遐叔，趙郡人。開元二十三年考中進士。天寶年間，入朝任監察御史。幾次改任侍御史，禮部、吏部二員外郎。李華善於作文章，和蘭陵人蕭穎士是好朋友。李華考進士時，著《含元殿賦》一萬多字，蕭穎士見到後很欣賞它，説："在《景福》之上，《靈光》之下。"李華文體温麗，缺乏宏傑之氣，蕭穎士詞鋒俊發，李華自以爲學業超過他，懷疑他的話是誣蔑之詞。於是撰寫了《祭古戰場文》，烟熏污穢得像舊文卷一樣，放在佛書的閣上。李華和蕭穎士翻閲佛書時找到，李華對他説："這文怎麽樣?"蕭穎士回答説："可以。"李華説："當代作文的，誰能做到這樣?"蕭穎士説："君稍加精思，便可以做到。"李華驚愕。李華著論説龜卜可以廢除，有識之士認爲説得正確。

安禄山攻陷京師，玄宗避難，李華來不及扈從，陷在賊中，被僞任爲鳳閣舍人。京城收復後，三司按類例減等，從輕貶官，於是廢棄在家，去世。李華曾作魯山令元德秀墓碑碑文，顔真卿書，李陽冰篆額，後人争相模寫，號稱四絶碑。有文集十卷，流行在當時。

行於時。

蕭穎士

蕭穎士者，字茂挺。與華同年登進士第。當開元中，天下承平，人物駢集，如賈曾、席豫、張垍、韋述輩，皆有盛名，而穎士皆與之游，由是縉紳多譽之。李林甫采其名，欲拔用之，乃召見。時穎士寓居廣陵，母喪，即縗麻而詣京師，徑謁林甫於政事省。林甫素不識，遽見縗麻，大惡之，即令斥去。穎士大忿，乃爲《伐櫻桃賦》以刺林甫云："擢無庸之瑣質，因本枝而自庇。洎枝幹而非據，專廟廷之右地。雖先寢而或薦，豈和羹之正味。"其狂率不遜，皆此類也。然而聰警絶倫，嘗與李華、陸據同游洛南龍門，三人共讀路側古碑，穎士一閲，即能誦之，華再閲，據三閲，方能記之。議者以三人才格高下亦如此。是時外夷亦知穎士之名，新羅使入朝，言國人願得蕭夫子爲師，其名動華夷若此。終以誕傲褊忿，困躓而卒。

蕭穎士，字茂挺，和李華同年考中進士。當時正值開元年間，天下太平，人物雲集，如賈曾、席豫、張垍、韋述等人，都享有盛名，而蕭穎士和他們交往，因此縉紳們多稱贊他。李林甫知其名，想要提拔任用他，就召他來見面。當時蕭穎士旅居廣陵，居母喪，就穿了縗麻而前往京師，直接去政事省拜謁李林甫。李林甫和他素不相識，突然見到縗麻，很厭惡，就把他趕出去。蕭穎士很氣憤，就撰作《伐櫻桃賦》來諷諫李林甫説："擢無用之瑣質，因本枝而自庇。洎枝幹而非據，專廟廷之右地。雖先寢而或薦，豈和羹之正味。"他的狂率不遜，都像這樣。然而他聰敏絶頂，曾與李華、陸據一起游洛陽南面的龍門，三人一起閲讀路旁古碑，蕭穎士看一遍，就能背誦，李華看兩遍，陸據看三遍，纔能記住。議論的人認爲這三人才格高下也是如此。這時外夷也知道蕭穎士的姓名，新羅使者入朝，説他們國裏的人希望得到蕭夫子爲師。他就是如此名震華夷。終於因爲放誕孤傲氣量狹小，困頓去世。

李翰

華宗人翰，亦以進士知名。天寶中，寓居陽翟。爲文精密，用思苦澀，常從陽翟令皇甫曾求音樂，每思涸則奏樂，神逸則著文。禄山之亂，從友人張巡客宋州。巡率州人守城，賊攻圍經年，食盡矢窮方陷。當時薄巡者言其降賊，翰乃序巡守城事迹，撰《張巡姚誾等傳》兩卷上之，肅宗方明巡之忠義，士友稱之。上元中爲衛縣尉，入朝爲侍御史。

李華的族人李翰，也以進士知名。天寶年間，旅居在陽翟。撰文精密，用思苦澀，常跟從陽翟縣令皇甫曾求音樂，每當思路枯竭就奏樂，神志飄逸時則作文。安禄山之亂，跟隨友人張巡客居宋州。張巡率領宋州人守城，叛賊圍攻州城過一年，糧食吃盡箭射完纔被攻陷。當時貶低張巡的人説他降賊，李翰就敘述張巡守城的事迹，撰寫《張巡姚誾等傳》兩卷進獻，肅宗這纔明白張巡的忠義，李翰爲文士友人所稱賞。上元年間任衛縣尉，召入朝廷任侍御史。

陸據

陸據者，周上庸公騰六代孫。少孤，文章俊逸，言論縱横。年三十餘，始游京師，舉進士。公卿覽其文，稱重之，辟爲從事。累官至司勛員外郎。天寶十三載卒。

陸據，是周上庸公陸騰的第六世孫。從小喪親，文章俊逸，言論縱横。三十幾歲時，纔到京師，考中進士。公卿們看了他的文字，稱贊器重他，徵用他爲從事。多次任官做到司勛員外郎。天寶十三載去世。

開元、天寶間，文士知名者，汴州崔顥、京兆王昌齡、高適、襄陽孟浩然，皆名位不振，唯高適官達，自有傳。

開元、天寶年間，文士知名者還有，汴州崔顥、京兆王昌齡、高適、襄陽孟浩然，都名位不高，衹有高適官位顯赫，另有傳。

崔顥

崔顥者，登進士第，有俊才，無士行，好蒱博飲酒。及游京師，娶妻擇有貌者，稍不愜意，即去之，前後數四。累官司勳員外郎。天寶十三年卒。

崔顥，考中進士，有超衆的才智，但無士人之行，喜好賭博飲酒。到京師後，娶妻衹選擇美貌的，稍不如意，就拋棄掉，前後三四次。多次任官爲司勛員外郎。天實十三年去世。

王昌齡

王昌齡者，進士登第，補秘書省校書郎。又以博學宏詞登科，再遷汜水縣尉。不護細行，屢見貶斥，卒。昌齡爲文，緒微而思清。有集五卷。

王昌齡，考中進士，補授秘書省校書郎。又考中博學宏詞科，再次遷任汜水縣尉。不拘小節，屢遭貶斥，去世。王昌齡爲文，意緒精微而思路清新。留有集五卷。

孟浩然

孟浩然，隱鹿門山，以詩自適。年四十來游京師，應進士不第，還襄陽。張九齡鎮荆州，署爲從事，與之唱和。不達而卒。

孟浩然，隱居在鹿門山，以寫詩爲滿足。四十歲時前來京師，參加進士科考試没有考中，回到襄陽。張九齡任荆州大都督府長史，任用爲從事，與他唱和。官位不達而去世。

元德秀

元德秀者，河南人，字紫芝。開元二十一年登進士第。性純朴，無緣飾，動師古道。父爲延州刺史。德秀少孤貧，事母以孝聞。開元中，從鄉賦，歲游京師，不忍離親，每行則自負板輿，與母詣長安。登第後，母亡，廬於墓所，食無鹽酪，藉無茵席，刺血畫像寫佛經。久之，以孤幼牽於禄仕，調授邢州南和尉。佐治有惠政，黜陟使上聞，召補龍武録事參軍。

元德秀，河南人，字紫芝，開元二十一年考中進士。性純樸，没有文飾，動輒效法古道。父任延州刺史。元德秀小時候父親去世家境貧寒，侍奉母親以孝著稱。開元年間，跟從鄉賦，每年要到京師，他不忍離母，每當出行時就自己背負板輿，和母親一起到長安。考中進士後，母親去世，他在墓地搭起廬舍，不吃鹽酪，不用茵席，刺血畫像寫佛經。過了很久，因家有孤幼不得不出來做官，調任邢州南和縣尉。輔佐縣令治理有惠政，黜陟使奏聞，召補授龍武録事參軍。

德秀早失恃怙，縗麻相繼，不及親在而娶，既孤之後，遂不娶婚。族人以絶嗣規之，德秀曰："吾兄有子，繼先人之祀。"以兄子婚娶，家貧無以爲禮，求爲魯山令。先是墮車傷足，不任趨拜，汝郡守以客禮待之。部人爲盜，吏捕之繫獄，會縣界有猛

元德秀早年失去父母，接連服縗麻，來不及在父母在世時娶妻，父母去世以後，就不娶妻。同族的人用絶嗣來規勸他，元德秀説："吾兄有子，可以繼承先人的祭祀。"因爲兄子婚娶，家貧不能成禮，請求任魯山縣令。在此之前他從車上摔下來傷了脚，不能趨拜，汝郡太守便用客禮接待他。境内有人爲盜，吏捕捉了關在監獄，恰

獸爲暴，盗自陳曰："願格殺猛獸以自贖。"德秀許之。胥吏曰："盗詭計苟免，擅放官囚，無乃累乎？"德秀曰："吾不欲負約，累則吾坐，必請不及諸君。"即破械出之。翌日，格猛獸而還。誠信化人，大率此類。

好縣境有老虎爲患，盗賊自己請求説："我願意格殺老虎以贖罪。"元德秀答應了他。胥吏説："這是盗用詭計企圖脱免，擅自釋放官囚，不會連累自己嗎？"元德秀説："我不想背約，如受連累則由我坐罪，必請不連累諸君。"於是破開械具放盗出去。第二天，盗格殺了老虎回來。他以誠信教化百姓，大多是這樣。

秩滿，南游陸渾，見佳山水，杳然有長往之志，乃結廬山阿。歲屬饑歉，庖厨不爨，而彈琴讀書，怡然自得。好事者載酒肴過之，不擇賢不肖，與之對酌，陶陶然遺身物外。琴觴之餘，間以文咏，率情而書，語無雕刻。所著《季子聽樂論》、《蹇士賦》，爲高人所稱。天寶十三年卒，時年五十九，門人相與謚爲文行先生。士大夫高其行，不名，謂之元魯山。

任職期滿，南游陸渾，見到山水秀美，杳然有長住之志，於是在山阿搭起廬舍。適值年歲歉收，以致時時斷炊，但仍彈琴讀書，怡然自得。好事的人帶着酒菜來到這裏，他不論賢與不肖，都和他們對飲，陶陶然置身於物外。彈琴飲酒之餘，也偶爾作文咏詩，隨意寫去，詞句不加雕琢。他所撰著的《季子聽樂論》、《蹇士賦》，受到高人稱賞。天寶十三載去世，終年五十九歲，門人一起給他論定謚號叫文行先生。士大夫崇尚他的行爲，不直接叫他的名字，而稱之爲元魯山。

王維

王維，字摩詰，太原祁人。父處廉，終汾州司馬，徙家于蒲，遂爲河東人。

王維，字摩詰，是太原祁縣人。父名處廉，官位終於汾州司馬，家遷到蒲，於是成爲河東人。

維開元九年進士擢第。事母崔氏以孝聞。與弟縉俱有俊才，博學多藝亦齊名，閨門友悌，多士推之。歷右拾遺、監察御史、左補闕、庫部郎中。居母喪，柴毁骨立，殆不勝喪。服闋，拜吏部郎中。天寶末，爲給事中。

王維在開元九年考中進士。奉養其母崔氏以孝見稱。和弟王縉都有俊才，在博學多藝上也齊名，兄弟友好，爲士人們推崇。歷任右拾遺、監察御史、左補闕、庫部郎中。居母喪，因哀痛毁傷得骨瘦如柴，幾乎不能勝任服喪。喪滿除服，拜授吏部郎中。天寶末年，任給事中。

禄山陷兩都，玄宗出幸，維扈從不及，爲賊所得。維服藥取痢，僞稱瘖病。禄山素憐之，遣人迎置洛陽，拘於普施寺，迫以僞署。禄山宴其徒於凝碧宫，其樂工皆梨園弟子、教坊工人。維聞之悲惻，潜爲詩曰："萬户傷心生野烟，百官何日再朝天？秋槐花落空宫裏，凝碧池頭奏管弦。"賊平，陷賊官三等定罪。維以《凝碧詩》聞于行在，肅宗嘉之，會縉請削

安禄山攻陷兩都，玄宗避難出逃，王維來不及扈從，被叛賊俘獲。王維吃藥使自己下痢，詐稱啞了。安禄山平素憐愛他，派人把他接到洛陽，拘禁在普施寺，强迫他接受僞官。安禄山在凝碧宫宴會他的徒衆，樂工都是梨園弟子、教坊工人。王維聽了很悲傷，暗中作詩説："萬户傷心生野烟，百官何日再朝天？秋槐花落空宫裏，凝碧池頭奏管弦。"賊平後，陷没在叛賊中的官員分三等定罪。王維因爲《凝碧詩》傳聞到皇帝駐蹕之地，肅宗稱賞他，恰好王縉請求削免自己

己刑部侍郎以贖兄罪，特宥之，責授太子中允。乾元中，遷太子中庶子、中書舍人，復拜給事中，轉尚書右丞。

的刑部侍郎官職來贖兄罪，於是特別赦免他，責授他任太子中允。乾元年間，遷任太子中庶子、中書舍人，又拜任給事中，轉任尚書右丞。

維以詩名盛於開元、天寶間，昆仲宦游兩都，凡諸王駙馬豪右貴勢之門，無不拂席迎之，寧王、薛王待之如師友。維尤長五言詩。書畫特臻其妙，筆蹤措思，參於造化，而創意經圖，即有所缺，如山水平遠，雲峰石色，絶迹天機，非繪者之所及也。人有得《奏樂圖》，不知其名，維視之曰："《霓裳》第三疊第一拍也。"好事者集樂工按之，一無差，咸服其精思。

王維以詩名著稱於開元、天寶年間，兄弟在兩都做官，凡是諸王駙馬豪右貴勢之門，無不拂席恭迎他，寧王、薛王待他如同師友，王維尤其擅長五言詩。書畫更是極其神妙，筆迹措思，和造化相參，而創立畫意經營圖繪，就有所不足，至於山水平遠，雲峰石色，絶迹於天機，不是一般繪畫的所能企及了。有人得到《奏樂圖》，不知道奏的是什麽，王維看後説："這是《霓裳》第三疊第一拍。"好事者召集樂工來演奏，一點也不差，都佩服他的精思。

維弟兄俱奉佛，居常蔬食，不茹葷血，晚年長齋，不衣文綵。得宋之問藍田別墅，在輞口，輞水周於舍下，別漲竹洲花塢，與道友裴迪浮舟往來，彈琴賦詩，嘯咏終日。嘗聚其田園所爲詩，號《輞川集》。在京師日飯十數名僧，以玄談爲樂。齋中無所有，唯茶鐺、藥臼、經案、繩床而已。退朝之後，焚香獨坐，以禪誦爲事。妻亡不再娶，三十年孤居一室，屏絶塵累。乾元二年七月卒。臨終之際，以縉在鳳翔，忽索筆作別縉書，又與平生親故作別書數幅，多敦厲朋友奉佛修心之旨，捨筆而絶。

王維兄弟都信佛，平時經常吃蔬菜，不吃葷血，到晚年長齋，不穿華美的衣服。得到宋之問藍田別墅，在輞口，以輞水周繞房舍，修建竹洲花塢，和道友裴迪泛舟往來，彈琴賦詩，歌咏整天。曾彙集他在田園所作的詩，稱爲《輞川集》。在京師時每天給十幾位僧人施齋飯，以玄談爲樂。齋中没有别的，衹有茶鐺、藥臼、經案、繩床而已。退朝之後，焚香獨坐，專心禪誦。妻去世後不再娶，三十年獨居一室，完全屏除塵世之累。乾元二年七月去世。臨終之際，因爲王縉在鳳翔，忽然索筆作辭別王縉的書信，又給平生親友作告別書幾幅，大都是勉勵朋友信佛修心的意思，扔下筆便去世了。

代宗時縉爲宰相，代宗好文，常謂縉曰："卿之伯氏天寶中詩名冠代，朕嘗於諸王座聞其樂章。今有多少文集，卿可進來。"縉曰："臣兄開元中詩百千餘篇，天寶事後，十不存一。比於中外親故間相與編綴，都得四百餘篇。"翌日上之，帝優詔褒賞。縉自有傳。

代宗時王縉任宰相，代宗好文，常對王縉説："卿兄在天寶年間詩名冠於當世，朕曾在諸王座上聽到過奏他的樂章。現在有多少文集，卿可以獻進來。"王縉説："臣兄在開元年間有詩百千餘篇，天寶亂事後，十不存一。最近在中外親故間相互搜集彙編，總共得到四百多篇。"次日把它獻上，皇上優詔褒賞。王縉另有傳。

李白

李白，字太白，山東人。少有逸

李白，字太白，是山東人。從小才思俊逸，

才，志氣宏放，飄然有超世之心。父爲任城尉，因家焉。少與魯中諸生孔巢父、韓沔、裴政、張叔明、陶沔等隱於徂徠山，酣歌縱酒，時號竹溪六逸。天寶初，客游會稽，與道士吳筠隱於剡中。既而玄宗詔筠赴京師，筠薦之於朝，遣使召之，與筠俱待詔翰林。白既嗜酒，日與飲徒醉於酒肆。玄宗度曲，欲造樂府新詞，亟召白，白已卧於酒肆矣。召入，以水灑面，即令秉筆，頃之成十餘章，帝頗嘉之。嘗沉醉殿上，引足令高力士脱靴，由是斥去。乃浪迹江湖，終日沉飲。時侍御史崔宗之謫官金陵，與白詩酒唱和。嘗月夜乘舟，自采石達金陵，白衣宫錦袍，於舟中顧瞻笑傲，傍若無人。

志氣宏放，飄飄然有超脱塵世之心。父任任城縣尉，因此安家任城。少年時和魯中諸生孔巢父、韓沔、裴政、張叔明、陶沔等隱居在徂徠山，狂歌縱酒，當時人稱之爲竹溪六逸。天寶初年，出游會稽，和道士吳筠在剡中隱居。後來玄宗下詔召吳筠進京，吳筠就向朝廷推薦李白，玄宗也派使者把李白召去，和吳筠一起待詔翰林院。李白愛喝酒，每天和酒友們醉倒在酒店裏。玄宗作曲，想編個樂府新詞，派人趕快把李白找來，李白却又在酒店裏醉倒了。召入後，用水灑臉，就叫他執筆，不一會兒就寫成十幾章，玄宗很稱賞他。他曾在殿上大醉，伸脚命令高力士給他脱靴，因此被斥去。於是浪迹江湖，整天埋頭痛飲。當時侍御史崔宗之被貶到金陵做官，和李白詩酒唱和。曾經在月夜乘船，從采石到達金陵，李白穿着宫錦袍，在船上顧盼笑傲，旁若無人。

初，賀知章見白，賞之曰："此天上謫仙人也。"禄山之亂，玄宗幸蜀，在途以永王璘爲江、淮兵馬都督、揚州節度大使，白在宣州謁見，遂辟爲從事。永王謀亂，兵敗，白坐長流夜郎。後遇赦得還，竟以飲酒過度，醉死於宣城。有文集二十卷，行於時。

當初，賀知章見到李白，贊賞他説："這是天上謫居世間的仙人。"安禄山之亂，玄宗逃到蜀中，中途派永王李璘出任江淮兵馬都督、揚州節度大使，李白在宣州謁見永王，被委任爲從事。永王圖謀作亂，兵敗，李白坐罪流放到夜郎。後來遇赦纔得以回來，最終因喝酒過度，醉死在宣城。有文集二十卷，流行於世。

杜甫

杜甫，字子美，本襄陽人，後徙河南鞏縣。曾祖依藝，位終鞏令。祖審言，位終膳部員外郎，自有傳。父閑，終奉天令。

杜甫，字子美，本是襄陽人，後來遷居到河南鞏縣。曾祖名依藝，官位終於鞏縣令。祖名審言，官位終於膳部員外郎，另有傳。父名閑，官位終於奉天縣令。

甫天寶初應進士不第。天寶末，獻《三大禮賦》，玄宗奇之，召試文章，授京兆府兵曹參軍。十五載，禄山陷京師，肅宗徵兵靈武，甫自京師宵遁赴河西，謁肅宗於彭原郡，拜右拾遺。房琯布衣時與甫善，時琯爲宰相，請自帥師討賊，帝許之。其年十月，琯兵敗於陳濤斜。明年春，琯罷相。甫上疏言琯有才，不宜罷免。肅

杜甫在天寶初年應考進士科没有考中。天寶末年，獻上《三大禮賦》，玄宗讀了大爲驚奇，召來考試他的文章，授京兆府兵曹參軍。十五載，安禄山攻陷京師，肅宗在靈武徵召兵馬，杜甫趁黑夜從京師出逃準備去河西，在彭原郡拜謁肅宗，拜授右拾遺。房琯在做官之前就和杜甫是朋友，這時房琯做了宰相，請求自己帶兵討賊，皇上同意了。這年十月，房琯在陳濤斜吃了敗仗。第二年春，房琯罷相，杜甫上疏説房琯有

宗怒，貶琯爲刺史，出甫爲華州司功參軍。時關畿亂離，穀食踊貴，甫寓居成州 同谷縣，自負薪采梠，兒女餓殍者數人。久之，召補京兆府功曹。

上元二年冬，黄門侍郎、鄭國公嚴武鎮成都，奏爲節度參謀、檢校尚書工部員外郎，賜緋魚袋。武與甫世舊，待遇甚隆。甫性褊躁，無器度，恃恩放恣，嘗憑醉登武之床，瞪視武曰："嚴挺之乃有此兒!"武雖急暴，不以爲忤。甫於成都 浣花里種竹植樹，結廬枕江，縱酒嘯咏，與田畯野老相狎蕩，無拘檢。嚴武過之，有時不冠，其傲誕如此。永泰元年夏，武卒，甫無所依。及郭英乂代武鎮成都，英乂武人粗暴，無能刺謁，乃游東蜀依高適。既至而適卒。是歲，崔寧殺英乂，楊子琳攻西川，蜀中大亂。甫以其家避亂荆、楚，扁舟下峽，未維舟而江陵亂，乃溯沿湘流，游衡山，寓居耒陽。甫嘗游岳廟，爲暴水所阻，旬日不得食。耒陽 聶令知之，自棹舟迎甫而還。永泰二年，啖牛肉白酒，一夕而卒於耒陽，時年五十九。

子宗武，流落湖、湘而卒。元和中，宗武子嗣業，自耒陽遷甫之柩，歸葬於偃師縣西北首陽山之前。

天寶末詩人，甫與李白齊名，而白自負文格放達，譏甫齷齪，而有飯顆山之嘲誚。元和中，詞人元稹論李、杜之優劣曰：

> 予讀詩至杜子美而知小大之有所總萃焉。始堯、舜之時，君臣以賡歌相和。是後詩人繼作，歷夏、殷、周千餘年，仲尼緝拾選揀，取其干預教化之尤者三百，餘無所聞。騷人作而怨憤之

才，不應該罷免。肅宗發怒，貶房琯爲刺史，杜甫也外任華州司功參軍。當時關畿亂離，糧價飛漲，杜甫旅居在成州 同谷縣，自己背柴采野菜，兒女餓死了好幾個。過了好久，召回補授京兆府功曹。

上元二年冬天，黄門侍郎、鄭國公 嚴武任西川節度使鎮守成都，奏請杜甫補做節度參謀、檢校尚書工部員外郎，賜緋衣與魚符袋。嚴武和杜甫是世交，對他極爲禮貌。杜甫性情褊狹急躁，氣量窄小，恃恩放縱，曾乘着酒醉登上嚴武的床，瞪起眼睛對嚴武說："嚴挺之乃有此兒!"嚴武雖然急躁暴烈，却仍不見怪。杜甫在成都的浣花里種竹植樹，在江邊蓋了所草堂，縱酒歌咏，和農夫村翁親密無間，没有拘束。嚴武去看他，他有時連帽子也不戴，真是高傲放誕。永泰元年夏天，嚴武去世，杜甫失去了依靠。到郭英乂代替嚴武鎮成都，郭英乂是武人性情粗暴，杜甫無法接近，於是去東蜀投靠高適。剛到高適就死了。這年，崔寧殺掉郭英乂，楊子琳進攻西川，蜀中大亂。杜甫帶着全家避亂去荆、楚，坐小船出三峽，還没停船江陵又發生亂事，就沿着湘江南下，游覽衡山，旅居在耒陽。杜甫曾游衡山岳廟，水暴漲把他困住，十多天弄不到吃的。耒陽姓聶的縣令知道了，親自用船把杜甫接出來。永泰二年，杜甫吃牛肉喝白酒，一個晚上就死在耒陽。時年五十九歲。

子名宗武，流落在湖、湘去世。元和年間，宗武之子嗣業，從耒陽遷走杜甫的棺柩，歸葬在偃師縣西北首陽山前。

天寶末年的詩人，杜甫和李白齊名，而李白以文格放達自負，譏笑杜甫拘於細節而氣勢格局不够開闊，因而有飯顆山的嘲誚。元和年間，詩人元稹評論李白、杜甫的優劣說：

> 我讀詩讀到杜子美纔知道小大之有所總彙。最初在堯、舜的時候，君臣以賡歌相和。此後詩人繼起，經歷夏、商、周一千多年，孔子收集選擇，取了其中有關教化的三百首，其餘的没有傳下來。騷人的創作就多怨憤之態，但離開《風》、《雅》的時代很

態繁，然猶去《風》、《雅》日近，尚相比擬。秦、漢已還，采詩之官既廢，天下妖謡民謳、歌頌諷賦、曲度嬉戲之辭，亦隨時間作。至漢武賦《柏梁》而七言之體具。蘇子卿、李少卿之徒，尤工爲五言。雖句讀文律各異，雅鄭之音亦雜，而辭意簡遠，指事言情，自非有爲而爲，則文不妄作。建安之後，天下之士遭罹兵戰，曹氏父子鞍馬間爲文，往往横槊賦詩，故其遒壯抑揚、冤哀悲離之作，尤極於古。晋世風概稍存。宋、齊之間，教失根本，士以簡慢歙習舒徐相尚，文章以風容色澤、放曠精清爲高，蓋吟寫性靈、留連光景之文也，意義格力無取焉。陵遲至於梁、陳，淫艷刻飾、佻巧小碎之詞劇，又宋、齊之所不取也。唐興，官學大振，歷世之文，能者互出。而又沈、宋之流，研練精切，穩順聲勢，謂之爲律詩。由是之後，文體之變極焉。然而莫不好古者遺近，務華者去實，效齊、梁則不逮於魏、晋，工樂府則力屈於五言，律切則骨格不存，閑暇則纖穠莫備。至於子美，蓋所謂上薄《風》、《騷》，下該沈、宋，言奪蘇、李，氣吞曹、劉，掩顔、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流麗，盡得古今之體勢，而兼人人之所獨專矣。使仲尼考鍛其旨要，尚不知貴其多乎哉！苟以爲能所不能，無可無不可，則詩人已來未有如子美者。是時山東人李白，亦以文奇取稱，時人謂之李、杜。予觀其壯浪縱恣，擺去拘束，模寫物象及

近，還能相比擬。秦、漢以後，采詩的官職廢除，天下的妖謡民謳、歌頌諷賦、曲度嬉戲的東西，也隨時間而産生。到了漢武帝作《柏梁臺詩》而七言的詩體具備。蘇武、李陵等人，尤其擅長五言。雖然句讀文律各有不同，雅鄭也多雜陳其間。而詞意簡遠，指事言情，不是有所爲而作，决不隨便下筆。建安以後，天下文士遭遇戰亂，曹操父子在鞍馬之間作文，往往横槊賦詩，所以他們遒壯抑揚、冤哀悲離的作品更接近於古代。晋朝風骨猶存，宋、齊之間，教化失去根本，士人以簡慢急疾舒緩相推崇，文章以風容色澤、放曠精清爲高，大概都是些抒寫性靈、留連光景的文字，在意義格力上没有什麽可取。衰退到了梁、陳，淫艷雕飾、佻巧小碎的東西更多，又是宋、齊之所不取了。唐朝興起，官學大振，歷世之文，能者互出。而又有沈佺期、宋之問之流，研練精切，穩順聲勢，稱之爲律詩。從此之後，文體的變化到了極點。然而無不是好古的遺近，務華的去實，模仿齊、梁則趕不上魏、晋，擅長樂府則寫不好五言，格律妥貼而骨格不存，閑暇則纖穠莫備。至於杜子美，當是所謂上則逼近《風》、《騷》，下則兼包沈、宋，言詞勝過蘇武、李陵，氣勢超出曹氏、劉楨。壓倒顔延之、謝靈運的孤高，間雜徐陵、庾信的流麗，備具了古今的體勢，兼有了各家的專長。如果讓孔子來評價衡量，對這種多才多藝恐怕也會稱賞吧！從能所不能，無可無不可來説，可説從有詩人以來没有能比得上杜子美的。當時山東人李白，也以文奇見稱，被人們合稱李、杜。我看他的作品壯闊縱放，擺脱拘束，所描寫景物詩和樂府詩，確也可以和杜子美并肩比美。但講到鋪陳終始，排比聲韵，長的多至上千言，短的也有幾百字，詞氣既能豪邁，而風調又能清深，對仗既工，而又能不淪於凡俗，李白尚不能越其藩籬，更談不上升堂入室了。我曾經打算將他的文字分條剖析，按體排列，給後人

樂府歌詩，誠亦差肩於子美矣。至若鋪陳終始，排比聲韵，大或千言，次猶數百，詞氣豪邁，而風調清深，屬對律切，而脱棄凡近，則李尚不能歷其藩翰，况堂奥乎！予嘗欲條析其文，體别相附，與來者爲之準，特病懶未就爾。

作爲準則，衹是由於病懶没有做成。

自後屬文者，以稹論爲是。甫有文集六十。

以後撰作文字的，都同意元稹的評論。杜甫留有文集六十卷。

吴通玄　吴通微

吴通玄，海州人。父道瓘，爲道士，善教誘童孺。大曆中，召入宫，爲太子諸王授經。德宗在東宫，師道瓘，而通玄兄弟出入宫掖，恒侍太子游，故遇之厚。

吴通玄，是海州人。父名道瓘，是個道士，善於教育誘導兒童。大曆年間，召吴道瓘入宫，爲太子諸王講經。德宗爲皇太子時，以吴道瓘爲老師，因而吴通玄兄弟能够出入宫廷，經常陪侍太子，所以對他們恩情深厚。

通玄與兄通微，俱博學善屬文，文彩綺麗。通玄幼應神童舉，釋褐秘書正字、左驍衛兵曹、大理評事。建中初，策賢良方正等科，通玄應文詞清麗，登乙第，授同州司户、京兆户曹。

吴通玄和兄吴通微，都博學善於作文，文采綺麗。吴通玄幼年應神童科考試，入仕任秘書正字、左驍衛兵曹、大理評事。建中初年，策問賢良方正等科，吴通玄應文詞清麗科，考中第二等，授任同州司户、京兆府户曹。

貞元初，召充翰林學士。遷起居舍人、知制誥，與陸贄、吉中孚、韋執誼等同視草。陸贄富詞藻，特承德宗重顧，經歷艱難，通玄弟兄又以東宫侍上，由是争寵，頗相嫌恨。贄性褊急，屢於上前短通玄，又言："承平時工藝書畫之徒待詔翰林，比無學士，只自至德後，天子召集賢學士于禁中草書詔，因在翰林院待進止，遂以爲名。奔播之時，道途或豫除改，權令草制。今四方無事，百揆時序，制書職分，宜歸中書舍人。學士之名，理須停寢。"贄以通玄援引朋黨，於禁中叶力排己，故欲廢之，德宗不許。會贄權知兵部侍郎知貢舉，乃正拜之，罷内職，皆通玄譖之也。

貞元初年，召入充任翰林學士。改任起居舍人、知制誥，與陸贄、吉中孚、韋執誼等人共同草擬詔令。陸贄富於詞藻，特别爲德宗所重視，和德宗一起經歷過危難，而吴通玄兄弟又因在東宫時就侍奉德宗，由此雙方争寵，互相嫌恨。陸贄氣量小而急躁，屢次在德宗面前攻擊吴通玄，又説："承平時工藝書畫之徒在翰林待詔，并没有學士，衹是從至德以後，天子召集賢學士在禁中草書詔令，因爲是在翰林院等待進止，纔以翰林學士爲名。在聖駕奔播的時候，道路中有時參與任免官員，權且令他們草制。現在四方無事，百官各司其職，起草制書的職責，應該歸於中書舍人。學士的名稱，按理應該取消。"陸贄是因爲吴通玄招引朋黨，在禁中對自己合力排擠，所以要廢掉它，德宗不允許。適值陸贄權知兵部侍郎知貢舉，於是正式拜授他，罷掉他的内職，這都是吴通玄説壞話的結果。

七年，自起居郎拜諫議大夫、知制誥。通玄自以久次當拜中書舍人，而反除諫議，殊失望。陸贄與宰相竇參相惡。參從子給事中申，參尤寵之，每預中書擬議，所至人呼申爲喜鵲。申，嗣虢王則之從父甥也。申與則之親善。則之爲金吾將軍，好學有文，申與則之潛結吴通玄兄弟，爲參共傾陸贄。則之令人造謗書，言贄考試舉人不實，招納賄賂。時通玄取宗室女爲外婦，德宗知之。既聞申、則之譖陸贄，綱紀伺之，果與通玄結構其謀，帝大怒，罷竇參知政事，尋貶郴州司馬，竇申錦州司户，李則之昭州司馬，通玄泉州司馬。帝召見之，親自臨問，責以污辱近屬。行至華州長城驛，賜死。尋以陸贄爲中書侍郎平章事，代竇參。

通微，建中四年自壽安縣令入爲金部員外，召充翰林學士。尋改職方郎中、知制誥，與弟通玄同職禁署，人士榮之。七年，改禮部郎中，尋轉中書舍人。通玄死，素服待罪於國門，帝特宥之，通微竟不敢爲喪服。

通玄詞藻婉麗，帝尤憐之。貞元初，昭德王皇后崩，詔李紓爲謚册文，宰相張延賞、柳渾爲廟樂章。及進，皆不稱旨，并召通玄重撰。凡中旨撰述，非通玄之筆，無不慊然，重之如此。

王仲舒

王仲舒，字弘中，太原人。少孤貧，事母以孝聞。嗜學工文，不就鄉舉。凡與結交，必知名之士，與楊頊、梁肅、裴樞爲忘形之契。貞元十年，策試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等科，仲舒登乙第，超拜右拾遺。裴延齡領度支，矯誕大言，中傷良善，仲舒上疏極論之。累轉尚書郎。元和五

七年，從起居郎拜授諫議大夫、知制誥。吴通玄自以爲早就應當拜授中書舍人，却反授任諫議大夫，很失望。陸贄與宰相竇參相對立。竇參的從子給事中竇申，特别受竇參寵愛，每次參加中書擬議，所到之處人們稱竇申爲喜鵲。竇申，是嗣虢王李則之的從父甥，竇申和李則之親善。李則之任金吾將軍，好學有文采，竇申與李則之暗中結交吴通玄兄弟，爲竇參合力排擠陸贄。李則之叫人造謗書，聲稱陸贄考試舉人不實，招納賄賂。當時吴通玄娶宗室女爲外婦，德宗知道了。後來又聽説竇申和李則之誣陷陸贄，派人調查，果然是和吴通玄勾結同謀，德宗大怒，罷掉竇參的宰相之職，不久貶爲郴州司馬，竇申貶爲錦州司户，李則之貶爲昭州司馬，吴通玄貶爲泉州司馬。皇上召見吴通玄，親自詢問，責斥他污辱宗室近屬。吴通玄走到華州長城驛，被賜死。不久以陸贄爲中書侍郎平章事，代替竇參。

吴通微，建中四年從壽安縣令入朝任金部員外，召充翰林學士。不久改任職方郎中、知制誥，和弟吴通玄同在禁署任職，人們認爲榮耀。七年，改任禮部郎中，不久改任中書舍人。吴通玄死，他穿着素服在國門等待治罪，皇上特别赦免他，吴通微終於不敢穿喪服。

吴通玄的詞藻婉麗，皇上特别愛憐。貞元初年，昭德王皇后崩逝，下詔叫李紓撰謚册文，宰相張延賞、柳渾撰廟樂章。到進上時，都不稱旨意，都命吴通玄重新撰作。凡是中旨撰述，不是吴通玄的手筆，没有滿意的，對他如此重視。

王仲舒，字弘中，是太原人。從小喪父貧窮，事奉母親以孝著稱。好學工於文章，不就鄉貢，凡是與他交結的，必是知名人士，和楊頊、梁肅、裴樞爲忘形之交。貞元十年，策試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等科，王仲舒考中第二等，破格拜授右拾遺。裴延齡領度支，矯誕説大話，中傷好人，王仲舒上疏盡力指斥。累轉尚書郎。元和五年，從職方郎中知制誥。王仲舒文思平和典

年，自職方郎中知制誥。仲舒文思温雅，制誥所出，人皆傳寫。京兆尹楊憑爲中丞李夷簡所劾，貶臨賀尉。仲舒與憑善，宣言於朝，言夷簡掎摭憑罪，仲舒坐貶硤州刺史。遷蘇州。穆宗即位，復召爲中書舍人。其年出爲洪州刺史、御史中丞、江南西道觀察使。江西前例榷酒私釀法深，仲舒至鎮，奏罷之。又出官錢二萬貫，代貧户輸税。長慶三年冬，卒于鎮。

崔咸

崔咸，字重易，博陵人。祖安石。父鋭，位終給事中。

咸元和二年進士擢第，又登博學宏詞科。鄭餘慶、李夷簡辟爲賓佐，待如師友。及登朝，歷踐臺閣，獨行守正，時望甚重。敬宗欲幸東都，人心不安。裴度以勛舊自興元隨表入覲，既至，李逢吉不欲度復入中書。京兆尹劉栖楚，逢吉黨也。栖楚等十餘人駕肩排度，而朝士持兩端者日擁度門。一日，度留客命酒，栖楚矯求度之歡，曲躬附裴耳而語，咸嫉其矯，舉爵罰度曰："丞相不當許所由官呫囁耳語。"度笑而飲之。栖楚不自安，趨出。坐客皆壯之。累遷陝州大都督府長史、陝虢觀察等使。自旦至暮，與賓僚痛飲，恒醉不醒。簿領堆積，夜分省覽，剖判决斷，無毫厘之差，胥吏以爲神人。入爲右散騎常侍、秘書監。大和八年十月卒。

初，鋭佐李抱真爲澤潞從事，有道人自稱盧老，曾事隋朝雲際寺李先生，預知過往未來之事。屬河朔禁游客，鋭館之於家。一旦辭去，且曰："我死，當與君爲子。"因指口下黑子，願以爲志。咸之生也，果有黑子，其形神即盧老也，父即以盧老字之。既冠，栖心高尚，志於林壑，往

雅，草擬的制誥一出來，人們都傳寫。京兆尹楊憑被中丞李夷簡彈劾，貶任臨賀縣尉。王仲舒和楊憑友好，在朝中揚言，説李夷簡是故意尋求楊憑的罪狀，王仲舒因此被貶爲硤州刺史。改任蘇州刺史。穆宗即位，又召入任中書舍人。這年出任洪州刺史、御史中丞、江南西道觀察使。江西舊例禁止私人釀酒的規定很嚴厲，王仲舒到鎮後，奏請把它廢除。又拿出官錢二萬貫，代替貧窮人户繳税。長慶三年冬天，在節度使任上去世。

崔咸，字重易，是博陵人。祖名安石。父名鋭，官位終於給事中。

崔咸在元和二年考中進士，又考中博學宏詞科。鄭餘慶、李夷簡徵用他爲賓佐，對待他如同師友。到登朝後，歷任臺閣要職，獨行守正，在當時聲望很重。敬宗準備去東都，人心不安。裴度以功勛舊臣從興元隨表入朝覲見，來到京師後，李逢吉不想讓裴度再次入中書省。京兆尹劉栖楚，是李逢吉的黨羽。劉栖楚等十餘人一齊排陷裴度，而朝官持兩端的整天前往裴度家門口。一天，裴度留下客人喝酒，劉栖楚假裝求得裴度歡心，彎下身子在裴度耳邊説話，崔咸嫉恨他的矯飾，舉着酒杯罰裴度説："丞相不應當允許屬官附耳輕語。"裴度笑着喝了酒。劉栖楚内心不安，趕忙出去。同坐的客人都認爲他勇敢。歷任陝州大都督府長史、陝虢觀察等使。從早到晚，和賓客僚佐痛飲，常常酒醉不醒。簿書堆集，到半夜批閲，剖判决斷，没有毫厘差錯，胥吏認爲他是神人。入朝任右散騎常侍、秘書監。大和八年十月去世。

起初，崔鋭輔佐李抱真任澤潞從事，有個道人自稱盧老，曾經奉事隋朝雲際寺李先生，預知過往將來的事。適值河朔禁止游客，崔鋭請道人住在家裏。一天道人告辭離去，并説："我死後，當給君當兒子。"并指着口下的黑痣，願以此爲標志。崔咸出生，果然有黑痣，他的形神就像盧老，崔鋭就把盧老作崔咸的字。到了成年加冠後，栖心高尚，有志在林壑，常常獨自游覽南

往獨游南山，經時方還。尤長於歌詩，或風景晴明，花朝月夕，朗吟意愜，必凄愴沾襟，旨趣高奇，名流嗟挹。有文集二十卷。

山，過了好久纔回家。尤其擅長歌詩，有時風景清明，有時月夕花朝，吟誦愜意，必凄愴流淚，旨趣高奇，爲名流嘆賞。留有文集二十卷。

唐次

唐次，并州 晉陽人也，國初功臣禮部尚書儉之後。建中初進士擢第，累辟使府。貞元初，歷侍御史，竇參深重之，轉禮部員外郎。八年，參貶官，次坐出爲開州刺史。在巴峽間十餘年，不獲進用。西川節度使韋皋抗表請爲副使，德宗密諭皋令罷之。次久滯蠻荒，孤心抑鬱，怨謗所積，孰與申明，乃采自古忠臣賢士，遭罹讒謗放逐，遂至殺身，而君猶不悟，其書三篇，謂之《辨謗略》，上之。德宗省之，猶怒，謂左右曰："唐次乃方吾爲古之昏主，何自諭如此!"改夔州刺史。憲宗即位，與李吉甫同自峽内召還，授次禮部郎中。尋以本官知制誥，正拜中書舍人，卒。

唐次，是并州 晉陽人，開國初功臣禮部尚書唐儉的後人。建中初年考中進士，幾次被徵召到方鎮任職。貞元初年，歷任侍御史，竇參很器重他，改任禮部員外郎。八年，竇參貶官，唐次受牽連出任開州刺史。在巴 峽間十多年，没有得到進用。西川節度使韋皋上表請求任命唐次爲副使，德宗秘密叫韋皋作罷。唐次長期滯留在蠻荒之地，孤獨寂寞，心情抑鬱，怨憤所積，無處申訴，於是采集從古以來忠臣賢士，遭受讒謗放逐，以至殺身，而君主還不省悟的事情，成書三篇，叫作《辨謗略》，進獻上去。德宗看了，仍在生氣，對左右説："唐次竟然把我比作古代的昏君，怎麽自喻如此!"改任他爲夔州刺史。憲宗即位，和李吉甫同時從峽内召回，授唐次爲禮部郎中。不久以本官知制誥，正式拜爲中書舍人，去世。

章武皇帝明哲嫉惡，尤惡人朋比傾陷，嘗閲書禁中，得次所上書三篇，覽而善之，謂學士沈傳師曰："唐次所集辨謗之書，實君人者時宜觀覽。朕思古書中多有此事，次編録未盡。卿家傳史學，可與學士類例廣之。"傳師奉詔與令狐楚、杜元穎等分功修續，廣爲十卷，號《元和辨謗略》，其序曰：

憲宗章武皇帝明哲嫉惡，尤其厭惡官員結成朋黨互相陷害，曾在禁中看書，翻到唐次所進上的三篇書，看了認爲很好，對學士沈傳師説："唐次所集的辨謗之書，確實是作爲人君應當時常閲讀的。朕想古書中多有這類事情，唐次編録得尚不完全。卿家傳史學，可以和學士們按類增補。"沈傳師奉詔和令狐楚、杜元穎等分工修續，擴充爲十卷，稱作《元和辨謗略》，序言説：

> 臣聞乾坤定而上下分矣，至於播四時之候，遂萬物之宜，在驗乎妖、祥之二氣，祥氣降則爲豐爲茂，妖氣降則爲沴爲災。君臣立而卑高隔矣，至於處神明之奥，詢獻納之辭，在審乎邪、正之二説，正言勝則爲忠爲讜，邪言勝則爲讒爲諛。故《詩》云："萋兮斐兮，成是貝錦。"刺其組

> 臣聽説乾坤定而上下分，至於播四季之候，遂萬物之宜，在於驗妖、祥之二氣，祥氣降臨就會爲豐爲茂，妖氣降臨就會爲害爲災。君臣立而高下隔，至於處神明之奥秘，詢問獻納之辭，在於審邪、正之二説，正言取勝就會爲忠爲讜，邪言取勝就會爲讒爲諛。所以《詩經》説："萋兮斐兮，成是貝錦。"諷刺他組織之精巧。俗語説："邪徑敗良田，讒口亂善人。"厭惡他莠言之害政。

織之甚巧也。語曰："邪徑敗良田，讒口亂善人。"惡其莠言之蠹政也。蓋謂似信而詐，似忠而非，便便可以動心，捷捷可以亂德，豈止鶗鴂凋卉，薏苡惑珠者哉！况立國家，自中徂外，道偏則刑罰不中，讒勝則忠孝靡彰。遐覽前聞，緬想近古，招賢容鯁，遠佞嫉邪，慮之則深，防之未至。伏惟睿聖文武皇帝陛下，垂衣御宇，化洽文明，謨猷博訪於縉紳，旌賁屢臻於岩穴。尚復廣四目，周四聰，制理皆在於未萌，作範將垂於不朽。乃詔掌文之臣令狐楚等，上自周、漢，下洎隋朝，求史籍之忠賢，罹讒謗之事迹，叙瑕釁之本末，紀謠詠之淺深，編次指明，勒成十卷。昔虞舜有堲讒之命，我皇修辨謗之書，千古一心，同垂至理。將俟法宫退日昃之政，别殿備乙夜之觀，則聖慮先辨，謗何由興，上天不言，而民自信矣。

這當是説那些似信而詐，似忠而非，不斷重復可以動心，不斷掠獲戰利品可以亂德，豈止是讒言傷害正人，薏苡混淆明珠啊！况且建立國家，從中到外，道偏則刑罰不中，讒勝則忠孝不彰，遠覽前聞，緬想近古，招納賢能容忍鯁直，斥遠佞幸嫉恨奸邪，考慮得固然很深，防範它還不到家。睿聖文武皇帝陛下，垂禮統御天下，教化洽於文明，大計博訪於縉紳，徵聘屢達於岩穴。還復廣四目，周四聰，制理都在於未萌，作範將垂於不朽。於是下詔掌文之臣令狐楚等人，上至周、漢，下至隋朝，尋求史籍中的忠賢遭讒謗的事迹，叙瑕隙的本末，記毁謗的深淺，編次指明，編成十卷。從前虞舜有憎謗之命，我皇修辨謗之書，千古一心，同垂至理。將待正殿退朝之後，供别殿深夜之觀，則聖慮先辨，謗何由興，上天不言，而民自信了。

憲宗優詔答之。

憲宗優詔回答。

次子扶、持。

唐次子名扶、名持。

唐扶

扶，字雲翔，元和五年進士登第，累佐使府。入朝爲監察御史，出爲刺史。大和初，入朝爲屯田郎中。五年，充山南道宣撫使，至鄧州，奏："内鄉縣行市、黄澗兩場倉督鄧琬等，先主掌湖南、江西運到糙米，至淅川縣於荒野中囤貯，除支用外，六千九百四十五石，裛爛成灰塵。度支牒徵元掌所由，自貞元二十年，鄧琬父子兄弟至玄孫，相承禁繫二十八年，前後禁死九人。今琬孫及玄孫見在枷禁者。"敕曰："如聞鹽鐵、度支兩使，此類極多。其鄧琬等四人，資

唐扶，字雲翔，元和五年考中進士，多次在節度使幕府任僚佐。入朝任監察御史，出任刺史。大和初年，入朝任屯田郎中。五年，充任山南道宣撫使，到鄧州，上奏説："内鄉縣行市、黄澗兩場倉督鄧琬等人，原先主掌湖南、江西運到的糙米，到淅川縣在荒野中囤貯，除支用外，六千九百四十五石，沾濕腐爛成灰塵。度支下文追查，自貞元二十年，鄧琬父子兄弟以至於玄孫，相繼繫獄達二十八年，前後監禁至死的有九人。現在鄧琬孫及玄孫仍在枷禁。"下敕道："聽説鹽鐵、度支兩使，這類事情很多。這鄧琬等四人，資産已全部出賣繳納，三代人被監禁，死在獄中，實在有傷和氣。鄧琬等人一并釋放。天下

產全已賣納，禁繫三代，瘐死獄中，實傷和氣。鄧琬等并疏放。天下州府監院如有此類，不得禁經三年已上。速便疏理以聞。”物議嘉扶有宣撫之才。俄轉司勛郎中。八年，充弘文館學士判院事。九年，轉職方郎中，權知中書舍人事。開成初，正拜舍人，逾月，授福州刺史、御史中丞、福建團練觀察使。四年十一月，卒于鎮。

扶佐幕立事，登朝有名，及廉問甌、閩，政事不治。身殁之後，僕妾争財，詣闕論訴，法司按劾，其家財十萬貫，歸於二妾。又嘗枉殺部人，爲其家所訴。行己前後不類，時論非之。

唐持　唐彦謙

持，字德守，元和十五年擢進士第，累辟諸侯府。入朝爲侍御史、尚書郎。大和末，自工部郎中出爲容州刺史、御史中丞、容管經略招討使。入爲給事中。大中末，檢校左散騎常侍、靈州大都督府長史、朔方節度、靈武六城轉運等使，進位檢校户部尚書、潞州大都督府長史、昭義節度、澤潞邢洺磁觀察處置等使，卒。

子彦謙，字茂業，咸通末應進士，才高負氣，無所屈降，十餘年不第。乾符末，河南盗起，兩都覆没，以其家避地漢南。中和中，王重榮鎮河中，辟爲從事。累奏至河中節度副使，歷晉、絳二州刺史。彦謙博學多藝，文詞壯麗，至於書畫音樂博飲之技，無不出於輩流。尤能七言詩，少時師温庭筠，故文格類之。

光啓末，王重榮爲部下所害，朝議責參佐，彦謙與書記李巨川俱貶漢中掾曹。時楊守亮鎮興元，素聞其名，彦謙以本府參承，守亮見之喜握手曰：“聞尚書名久矣，邂逅於兹。”

州府監院如有這類事情，不得監禁超過三年以上。迅速清理奏聞。”輿論贊賞唐扶有宣撫之才。不久改任司勛郎中。八年，充任弘文館學士，判院事。九年，改任職方郎中，代行中書舍人事。開成初年，正式拜授中書舍人。過了一個月，授福州刺史、御史中丞、福建團練觀察使。四年十一月，在團練觀察使任上去世。

唐扶輔佐幕府建立事功，登朝有名，到了在甌、閩任觀察使，政事不能治理。去世之後，僕妾争奪財産，到朝廷訴訟，法司審理按問，其家財十萬貫，歸於二妾所有。又曾枉殺部下，被他們的家人所控告。所作所爲前後判若兩人，爲時論所非議。

唐持，字德守，元和十五年考中進士，幾次爲節度使府徵用。入朝任侍御史、尚書郎。大和末年，從工部郎中出任容州刺史、御史中丞、容管經略招討使。召入朝任給事中。大中末年，檢校左散騎常侍、靈州大都督府長史、朔方節度、靈武六城轉運等使，晋升檢校户部尚書、潞州大都督府長史、昭義節度、澤潞邢洺磁觀察處置等使，去世。

唐持子名彦謙，字茂業，咸通末年應進士科考試，自負才高，無所屈降，十幾年没有考中。乾符末年，河南盜起，兩都陷没，他帶了家人避到漢南。中和年間，王重榮爲河中節度使，徵用爲從事。多次奏請做到河中節度副使，歷任晋、絳二州刺史。唐彦謙博學多藝，文詞壯麗，至於書畫音樂博飲等技藝，無不超越同輩。尤其能作七言詩，年輕時以温庭筠爲師，所以文格相類似。

光啓末年，王重榮被部下殺害，朝議罪責其僚屬，唐彦謙和書記李巨川都貶爲漢中掾曹。當時楊守亮爲山南西道節度使鎮興元，平素就聽到他的名聲，到唐彦謙以本府參見，楊守亮見到他高興地握手説：“聽説尚書大名很久了，不料在

翌日，署爲判官。累官至副使、閬壁二郡刺史。卒於漢中。有詩數百篇，禮部侍郎薛廷珪爲之序，號《鹿門先生集》，行於時。

子渙，位亦至郡守。

次弟歡、款、欣。款貞元六年登進士第，累辟使府，登朝爲御史，出爲郡守，卒。子枝。枝字已有，會昌末，累遷刑部員外，轉郎中，累歷刺史，卒。

此相遇。"第二天，任爲判官。多次任職做到副使，閬壁二郡刺史。在漢中去世。留有詩歌幾百篇，禮部侍郎薛廷珪給作序，稱爲《鹿門先生集》，流行於當時。

子名渙，官位也做到郡守。

唐次之弟名歡、名款、名欣。唐款貞元六年考中進士，多次被徵用到節度使幕府任職，登朝任御史，出任郡守，去世。子名枝。唐枝字已有，會昌末年，多次升遷做到刑部員外郎，改任郎中，多次任刺史，去世。

劉蕡

劉蕡，字去華，昌平人。父勉。

蕡寶曆二年進士擢第。博學善屬文，尤精《左氏春秋》。與朋友交，好談王霸大略，耿介嫉惡，言及世務，慨然有澄清之志。自元和末，閹寺權盛，握兵宮闈，横制天下，天子廢立，由其可否，干撓庶政。當時目爲南北司，愛惡相攻，有同水火。蕡草澤中居常憤惋。文宗即位，恭儉求理，大和二年策試賢良曰：

朕聞古先哲王之理也，玄默無爲，端拱思道，陶民心以居簡，凝日用而不宰，厚下以立本，推誠而建中，由是天人通，陰陽和，俗躋仁壽，物無疵癘。噫，盛德之所臻，敻乎莫可及也。三代令王，質文迭究，百僞滋熾，風流寖微，自漢而降，足徵蓋寡。朕顧惟昧道，祇荷丕構，奉若謨訓，不敢怠荒。任賢惕厲，宵衣旰食，詎追三五之遐軌，庶紹祖宗之鴻緒。而心有所未達，行有所未孚，由中及外，闕政斯廣。是以人不率化，氣或堙厄，災旱竟歲，播植愆時。國廩罕蓄，乏九年之儲；吏道多端，微三載之績。京師，諸夏之本也，將以觀理，而豪猾時逾

劉蕡，字去華，是昌平人。父名勉。

劉蕡在寶曆二年考中進士。博學善於撰作文章，尤其精通《左氏春秋》。他和朋友交往，喜歡談論王霸大略，性格耿直而嫉惡如仇，每當談論當世之事，慨然有澄清之志。從元和末年，宦官權盛，握兵於宮闈，横制天下，天子的廢立，由他們認可或否定，干擾朝政。當時被視爲南北司，愛惡相攻，如同水火。劉蕡在民間時常憤慨憎恨。文宗即位，恭行節儉尋求治國之道，大和二年策試賢良說：

朕聽說古代哲王治理天下，沉默而無爲，端拱而思道，用簡政來陶冶民心，以不干擾充備日用，對下厚以立本，推誠意而建中，由此而使天人相通，陰陽和諧，百姓都能長壽，萬物没有疵癘。唉，這種盛德所達到的境界，已遥遠而不可及了。三代賢明的君王，質和文更替補救，到百家詐僞興起，遺風也就逐漸衰微，從漢朝以後，足以稱道者就很少了。朕自顧不明大道，而敬承了大業，遵奉謨訓，不敢懈怠荒逸。任用賢能而心存戒慎，未明穿衣而傍晚進食，豈敢說遠追三皇五帝的規模，庶幾繼承祖宗的大業。然而心有所未達，行有所未能取信。從内到外，朝政的闕失很多。因此人尚未教化，氣或者有所堵塞，災害連年，播種失時。國廪少蓄，缺乏九年之儲，吏道多端，没有優良的三載考績。京師，是中原的根本，將以此來看政治，而豪猾破壞法度；太學，是明教

檢；太學，明教之源也，期於變風，而生徒多墮業。列郡在乎頒條，而干禁或未絕；百工在乎按度，而淫巧或未衰。俗墮風靡，積訛成蠹。其擇官濟理也，聽人以言，則枝葉難辨；御下以法，則恥格不形。其阜財發號也，生之寡而食之衆，煩於令而鮮於理。思所以究此繆戾，致之治平，茲心浩然，若涉泉水。故前詔有司，博延群彥，佇啓宿懵，冀臻時雍。子大夫識達古今，明於康濟，造廷待問，副朕虛懷。必當箴主之闕，辨政之疵，明綱條之致紊，稽富庶之所急。何施斯革於前弊，何澤斯惠乎下土，何修而理古可近，何道而和氣克充，推之本源，著於條對。至於夷吾輕重之權，孰輔於理？嚴尤底定之策，孰叶於時？元凱之考課何先？叔子之克平何務？推此龜鏡，擇乎中庸，期在洽聞，朕將親覽。

化的源頭，期望它改變風俗，而生徒多懈怠學業。列郡在於頒布法令，然而違犯禁令者尚未絕迹；各種工匠重在依照各種制度，然而淫巧尚未熄滅。風俗侈靡，積弊成害。選官治理，聽人以言，則枝葉難辨；御下以法，則自覺自耻之心不能形成。阜財發號呢，生產少而食之者衆多，政令多而很少能治理。朕要消滅這些錯亂，達到治平，此心浩然，如涉泉水。所以前此下詔有司，廣延群才，啓發朕平素的無知，而期實現大治。你們這些士大夫都通曉古今，有志於安民濟衆，來到殿廷等待詢問，深副朕虛懷之心。必須規諫治國的闕失，辨明政事的弊病，申明綱紀的紊亂，考察富庶之所急。何種措施可革除前弊，何種恩澤可賜於下土，什麼治理可以近古，用什麼和氣可以充斥，推尋本源逐條回答。至於管仲輕重的權衡，哪些有助於治理？嚴尤平定的策略，哪些適用於當世？杜預的考課要以何者爲先？羊祜的統一要以何者爲務？凡此龜鑒，都要選擇適當，講出你們廣博的見聞，朕將親自閱覽。

時對策者百餘人，所對止循常務，唯蕡切論黃門太橫，將危宗社。對曰：

臣誠不佞，有匡國致君之術，無位而不得行；有犯顏敢諫之心，無路而不得進。但懷憤鬱抑，思有時而一發耳。常欲與庶人議於道，商旅謗於市，得通上聽，一悟主心，雖被妖言之罪，無所悔焉。況逢陛下以至德嗣興，以大明垂照，詢求過闕，咨訪謨猷，制詔中外，舉直言極諫者。臣既辱斯舉，專承大問，敢不悉意以言。至於上之所忌，時之所禁，權倖之所諱惡，有司之所與奪，臣愚不識，伏惟陛下少

當時對策者有一百多人，所回答的祇是一般事務，祇有劉蕡深切議論宦官太專横，將危及宗廟社稷。他的對策說：

臣確實不才，懷有匡救國家致君堯舜之術，但無位而不能實行；有冒犯龍顏敢於進諫之心，但無路而不能進達。懷着憤慨抑鬱的心情，想得到時機而發。常想和百姓在路上談論，和商人在市場謗議，能使皇上聽到，以感悟君心。這樣雖被判處妖言之罪也不後悔。何況正逢陛下以至德繼承帝位，以大明垂照天下，詢問過失，徵詢良謀，下詔內外，推舉直言極諫的人。臣有辱此舉，專承詢問，豈敢不把全部想法說出。至於皇上之所忌諱，當時之所禁止，權幸之所厭惡，有關機構之所與奪，臣愚昧不知，希望陛下稍加寬容，不使聖朝有因直言而遭殺戮之

加優容，不使聖朝有讜直而受戮者，乃天下之幸也。謹昧死以對。

伏惟聖策有思先古之理，念玄默之化，將欲通天人以齊俗，和陰陽以煦物，見陛下慕道之深也。臣以爲哲王之理，其則不遠，惟陛下致之之道何如爾。伏惟聖策有祗荷丕構而不敢荒寧，奉若謨訓而罔有怠忽，見陛下憂勞之志也。若夫任賢惕厲，宵衣旰食，宜黜左右之纖佞，進股肱之大臣；若夫追蹤三五，紹復祖宗，宜鑒前古之興亡，明當時之成敗。心有所未達，以下情壅而不得上通；行有所未孚，以上澤壅而不得下浹。欲人之化也，在修己以先之；欲氣之和也，在遂性以導之。救災患在致乎精誠，廣播植在視乎食力。國廩罕蓄，本乎冗食尚繁；吏道多端，本乎選用失當。豪猾逾制，由中外之法殊；生徒墮業，由學校之官廢。列郡干禁，由授任非人；百工淫巧，由制度不立。

伏以聖策有擇官濟理之心，阜財發號之嘆，見陛下教化之本也。且進人以行，則枝葉安有難別乎？防下以禮，則恥格安有不形乎？念生寡而食衆，可罷斥惰游；念令煩而理鮮，要察其行否。博延群彦，願陛下必納其言；造廷待問，則小臣安敢愛死。伏以聖策有求賢箴闕之言，審政辨疵之念，見陛下咨訪之勤也。遂小臣屏奸豪之志，則弊革於前；守陛下念康濟之心，則惠敷於下。邪正之道分，則理古可近；禮樂之方著，而和氣克充。

人，這就是天下的大幸了。臣謹冒死作回答。

陛下策問有思念古代的治理，懷念沉默的教化，將要通天人以改變風俗，和陰陽以温育萬物，可見陛下慮道之深。臣認爲哲王的治理，從法則講并不太難達到，衹是在於達到的辦法如何而已。陛下策問有敬承大業而不敢荒逸，遵奉謨訓而不敢懈怠，可見陛下憂勞的心志。如果任用賢能心存戒慎，未明穿衣而傍晚進食，就應該罷黜身邊的佞幸小人，進用股肱大臣；如果要追踪三皇五帝，繼承祖宗大業，就應有鑒古先的興亡，辨明當代的成敗。心有所未達，是因爲下情堵塞而不能上通；行尚未取信，是因爲恩澤壅滯而不能下潤。想要百姓受到教化，在於自己率先修身；想要元氣能够和煦，在於隨其本性而疏導。救災旱在於精誠，廣播種就看今天的勞作。國廩罕蓄，根本在於冗食仍繁；吏道多端，在於選用不當。豪猾破壞法制，由於内外之法不同；生徒懈怠學業，由於學校之官廢壞。列郡犯禁，是由於地方官的任用非人；百士淫巧，是因爲制度不立。

陛下策問有擇官濟理之心，從阜財發號之嘆中可見陛下教化的根本。衹要按行來進用人才，則怎會枝葉難辨？用禮來防範臣下，則不必擔心自覺自耻的不能形成濟治之心，顧念生産少而食者很多，可以罷斥惰游；顧念政令煩而治理少，在於考察行否。廣延群才，希望陛下一定采納其言；殿廷待問，則小臣豈敢貪生怕死。陛下策問有徵求賢士規諫闕失的話，辨明政事弊病之念，可見陛下徵詢訪問之勤。實現小臣驅逐奸猾之志，則弊病就會革除於前；恪守陛下康民濟衆之心，則恩惠就會布施於下。邪正之道分明，則治理可以近古，禮樂之方顯著，則和氣能够充塞。至於管仲的法度，并非皇王之

至若夷吾之法，非皇王之權；嚴尤所陳，無最上之策。元凱之所先，不若唐、虞之考績；叔子之所務，不若重華之舞干。且俱非大德之中庸，未爲上聖之龜鑒，何足以爲陛下道之哉！或有以繫安危之機，兆存亡之變者，臣請披瀝肝膽，爲陛下別白而重言之。

權；嚴尤之所陳述，不是最上之策。杜預之所重視，不如唐、虞的考績；羊祜之所實施，不如重華的舞干。而且都不是大德的中庸，不堪作爲上聖的龜鑒，又何足向陛下稱道呢！或者有關係到國家安危之機，兆示存亡之變的事情，臣請爲陛下披肝瀝膽，分別陳說。

臣前所謂"哲王之理，其則不遠"者，在陛下慎思之，力行之，終始不懈而已。臣謹按《春秋》："元者，氣之始也；春者，歲之始也。"《春秋》以元加於歲，以春加於王，明王者當奉若天道，以謹其始也。又舉時以終歲，舉月以終時，《春秋》雖無事，必書首月以存時，明王者當奉若天道，以謹其終也。王者動作終始必法於天者，以其運行不息也。陛下既能謹其始，又能謹其終，懋而修之，勤而行之，則可以執契而居簡，無爲而不宰，廣立本之大業，崇建中之盛德矣。又安有三代循環之弊，而爲百僞滋熾之漸乎？臣故曰"惟陛下致之之道何如耳"。臣前所謂"若夫任賢惕厲，宵衣旰食，宜黜左右之纖佞，進股肱之大臣"者，實以陛下憂勞之至也。臣聞不宜憂而憂者，國必衰；宜憂而不憂者，國必危。今陛下不以國家存亡之事、社稷安危之策而降於清問，臣未知陛下以布衣之臣不足以定大計耶？或萬機之勤，而聖慮有所未至耶？不然，何宜憂而不憂者乎？臣以爲陛下宜先憂者，宮闈將變，社稷將危，天下將傾，海內將亂。此四

臣前面所說"哲王的治理，從法則上講并不太難達到"，在於陛下慎重思考它，努力實行它，始終不懈怠而已。臣謹按《春秋》："元者，氣之始也；春者，歲之始也。"《春秋》把元加於歲首，把春加於王，說明王者應當敬奉天道，以謹慎其始。又舉四時以終歲，舉月以終季，《春秋》雖遇到無事可記，也必記載每時的第一月以存四時，說明王者應當敬承天道，以謹慎其終。王者動作終始之所以必須遵法於天，是因爲它運行而不息。陛下能够謹慎其始，又能謹慎其終，勉而修之，勤而行之，則可以執契而居簡，無爲而不擾，廣立本的大業，崇建中的聖德，怎能有三代循環之弊，百僞繁興之漸呢？所以臣說："僅在於達到它的辦法如何而已。"臣前面所說"如果任用賢能而心存戒慎，未明穿衣而傍晚進食，就應罷黜身邊的佞幸小人，進用股肱大臣"，確實是因爲陛下憂勞到了極點。臣聽說不應憂而憂的，國家就必然衰敗；應當憂而不憂的，國家必然危亡。陛下不把關係到國家存亡之事、社稷安危之策去向臣下詢問，臣不知道陛下是認爲布衣之臣不足以參與制定大計呢？還是因爲日理萬機的勤勞而使陛下考慮不周呢？否則，爲什麼當憂而不憂呢？臣認爲陛下所應首先憂慮的事情是，宮闈將會有變，社稷將會危亡，天下將會傾陷，四海將會大亂。這四者，國家已經出現了徵兆，所以臣認爲陛下應首先憂慮到它。那帝王之業成就本很艱難，所以不可能容易地守住它。太祖始創

者，國家已然之兆，故臣謂聖慮宜先及之。夫帝業既艱難而成之，故不可容易而守之。昔太祖肇其基，高祖勤其績，太宗定其業，玄宗繼其明，至于陛下，二百有餘載矣。其間明聖相因，擾亂繼作，未有不委用賢士，親近正人，而能紹興其徽烈者也。或一日不念，則顛覆大器，宗廟之耻，萬古爲恨。

基礎，高祖勤其勛績，太宗奠定帝業，玄宗繼承聖明，傳到陛下手中，已有二百多年。其中聖明相承，擾亂繼起，没有不任用賢士，親近正人，而能紹興王業的。有時一天不思念，就會顛覆神器，成爲宗廟之耻，萬古之恨。

臣謹按《春秋》，人君之道，在體元以居正，昔董仲舒爲漢武帝言之略矣。其所未盡者，臣得爲陛下備而論之。夫繼故必書即位，所以正其始也；終必書所終之地，所以正其終也。故爲君者，所發必正言，所履必正道，所居必正位，所近必正人。

臣謹按《春秋》，君主之道，在於體元以居正，過去董仲舒已爲漢武帝陳述了大略。尚有不曾説盡的，臣可以爲陛下詳盡論説。繼承故君必須記載即位，是用來正其始；去世必須記載所終之地，是用來正其終。所以作爲人君，所講的必須是正言，所行的必須是正道，所處的必須是正位，所近的必須是正人。

臣又按《春秋》"閽弑吴子餘祭"，不書其君。《春秋》譏其疏遠賢士，昵近刑人，有不君之道矣。伏惟陛下思祖宗開國之勤，念《春秋》繼故之誡。將明法度之端，則發正言而履正道；將杜篡弑之漸，則居正位而近正人。遠刀鋸之賤，親骨鯁之直，輔相得以專其任，庶職得以守其官。奈何以褻近五六人總天下大政，外專陛下之命，内竊陛下之權，威懾朝廷，勢傾海内，群臣莫敢指其狀，天子不得制其心。禍稔蕭墻，奸生帷幄，臣恐曹節、侯覽復生於今日，此宫闈之所以將變也。

臣又按《春秋》"閽弑吴子 餘祭"，不稱其爲君，《春秋》譏刺他疏遠賢士，親近宦官，喪失爲君之道。希望陛下思念祖宗開國之辛勞，牢記《春秋》繼故之告誡。明法度之端，就要講正言而行正道；要杜絶篡弑之漸，就要處正位而近正人。遠離應刀鋸的小人，親近骨鯁的直臣，宰相能够專其職，衆官得以守其官。怎能用親近狎褻的五六個人來總攬天下大政，對外專陛下的命令，在内竊陛下的權力，威懾朝廷，勢傾海内，群臣不敢指其狀，天子不能制其心。禍端釀成於蕭墻之内，奸僞發生在帷幄之中，臣恐怕曹節、侯覽又出現在今天，這就是宫闈之所以將變。

臣謹按《春秋》，魯定公元年春王不言正月者，《春秋》以其先君不得正其終，則後君不得正其始，故曰"定無正"也。今忠賢無腹心之寄，閽寺持廢立之

臣謹按《春秋》，魯定公元年春王不説正月，是《春秋》因爲先君不得正其終，則後繼之君不得正其始，所以説"定無正"。現在忠賢没有被當作腹心來委寄，宦官掌握廢立的大權，陷先君不能正其終，使陛下不

權，陷先君不得正其終，致陛下不得正其始。况皇儲未建，郊祀未修，將相之職不歸，名分之宜不定，此社稷之所以將危也。

臣謹按《春秋》"王札子殺召伯、毛伯"。《春秋》之義，兩下相殺不書，而此書者，重其專王命也。且天之所授者在君，君之所授者在命。操其命而失之者，是不君也；侵其命而專之者，是不臣也。君不君，臣不臣，此天下所以將傾也。

臣謹按《春秋》，晉趙鞅以晉陽之兵叛入于晉。書其歸者，以其能逐君側惡人以安其君，故《春秋》善之。今威柄陵夷，藩臣跋扈。或有不達人臣之節，首亂者以安君爲名；不究《春秋》之微，稱兵者以逐惡爲義。則政刑不由乎天子，攻伐必自於諸侯，此海内之所以將亂也。又樊噲排闥而雪涕，袁盎當車以抗詞，京房發憤以殞身，竇武不顧而畢命，此皆陛下明知之矣。

臣謹按《春秋》，晉狐射姑殺陽處父。書襄公殺之者，以其上漏言也。襄公不能固陰重之機，處父所以及戕賊之禍，故《春秋》非之。夫上漏其情，則下不敢盡意；上泄其事，則下不敢盡言。《傳》有造膝詭辭之文，《易》有殺身害成之戒。今公卿大臣，非不能爲陛下言之，慮陛下必不能用之。陛下既忽之而不用，必泄其言；臣下既言之而不行，必嬰其禍。適足以鉗直臣之口，重奸臣之威。是以欲盡其言則起失身之懼；欲盡其意則有害成之憂。故徘徊鬱塞，以俟陛下

得正其始。何况皇太子尚未册立，郊祀没有施行，將相的職權没有收回，名器没有確立，這就是社稷之所以將危。

臣謹按《春秋》"王札子殺召伯、毛伯"。《春秋》之義，兩下相殺不記載，在這裏記載，是重視他專擅王命。天之所授者在於君，君之所授者在於命。掌命而失去它，這就不成其爲君；侵命而專擅它，是不成其爲臣。君不像君，臣不像臣，這就是天下之所以將傾。

臣謹按《春秋》，晉趙鞅用晉陽之兵叛入於晉。記載他歸回，是因爲他能够驅逐君主身邊的惡人來安定其君，所以《春秋》稱贊他。現在威柄陵夷，藩臣跋扈。有的不達人臣大節，而爲首作亂者以安君爲名；不究《春秋》之微言大義，舉兵者以逐惡爲義。則政令刑罰不由天子，征伐必然出自諸侯，這就是天下之所以將亂。所以樊噲推門而拭淚，袁盎擋車而陳詞，京房發憤以殺身，竇武不顧而喪命，這些都是陛下明知的。

臣謹按《春秋》，晉狐射姑殺陽處父。記載襄公殺他，是因爲襄公泄露了機密。襄公不能固守慎密持重之機，使陽處父得殺身之禍，所以《春秋》否定他。上邊泄露真情，則下邊不敢盡意，上邊泄露其事，則下邊不敢盡言。所以《左傳》有造膝詭辭的文字，《易經》有殺身害成的告誡。現在的公卿大臣，不是不想向陛下進言，而是顧慮陛下不能采用。陛下忽視而不采用，必然泄露其言，臣下既然有言而不施行，必然遭受其禍。這正好足以封閉直臣之口，而加重奸臣之威。因此想盡言就會有殺身之懼，要盡意就會有害成之憂。徘徊鬱塞，以等待陛下的感悟，然後纔竭誠忠告。陛下爲什麽不在聽朝閑餘之時，常到便殿，召集當世賢相和舊

感悟，然後盡其啓沃耳。陛下何不以聽朝之餘，時御便殿，召當時賢相與舊德老臣，訪持變扶危之謀，求定傾救亂之術。塞陰邪之路，屏褻狎之臣，制侵凌迫脅之心，復門户掃除之役，戒其所宜戒，憂其所宜憂。既不能治於前，當治於後；既不能正其始，當正其終。則可以虔奉典謨，克承丕構，終任賢之效，無旰食之憂矣。

德老臣，訪持變扶危的謀略，求定傾救亂的辦法。堵塞陰邪之路，屏除狎褻之臣，制止他們侵凌脅迫之心，恢復他們守門掃除之役，戒其所宜戒，憂其所宜憂。既不得治其前，就應當治其後；既不能正其始，就應當正其終。這樣就可以敬奉典謨，繼承大業，取得任用賢臣之效，而没有未明穿衣傍晚進食的憂慮了。

臣前所謂“若夫追踪三五，紹復祖宗，宜鑒前古之興亡，明當時之成敗”者。臣聞堯舜之爲君而天下之人理者，以其能任九官、四岳、十二牧，不失其舉，不貳其業，不侵其職。居官惟其能，左右惟其賢。元凱在下雖微必舉；四凶在朝雖强必誅。考其安危，明其取捨。至秦之二代，漢之元、成，咸欲措國如唐、虞，致身如堯、舜，而終敗亡者，以其不見安危之機，不知取捨之道，不任大臣，不辨奸人，不親忠良，不遠讒佞。伏惟陛下察唐、虞之所以興，而景行於前；鑒秦、漢之所以亡，而戒懼於後。陛下無謂廟堂無賢相，庶官無賢士。今紀綱未絶，典刑猶在，人誰不欲致身爲王臣，致時爲太平，陛下何忽而不用之耶？又有居官非其能，左右非其賢，其惡如四凶，其詐如趙高，其奸如恭、顯，陛下又何憚而不去之耶？神器固有歸，天命固有分，祖廟固有靈，忠臣固有心，陛下其念之哉！昔秦之亡也，失於强暴；漢之亡也，失於微弱。强暴則賊臣畏死而害上，微弱則

臣前面所説“追踪三皇五帝，繼承祖宗大業，就應該借鑒前古的興亡，辨明當世的成敗”。臣聽説堯、舜作爲君主而天下大治的原因，是因爲能任用九官、四岳、十二牧，不失其舉，不貳其業，不侵其職。任官衹看才能，左右衹用賢士，八元八凱在下面即使低微也必定舉用；四凶在朝中即使强横也必定誅殺。考察安危，明白取捨。到了秦二世，漢元帝、成帝，都想把國家治理得像唐、虞，使自己像堯、舜，然而終於敗亡，是因爲他們不見安危之機，不知取捨之道，不任用大臣，不辨别奸人，不親近忠良，不遠離讒幸，希望陛下考察唐、虞之所以興盛，作榜樣在前；有鑒秦、漢之所以滅亡，而戒懼其後。陛下不要認爲廟堂没有賢相，百官没有賢士。現如今綱紀尚未廢絶，典刑依然存在，人們誰不想使自己成爲王臣，使天下出現升平，陛下爲什麽忽視而不任用呢？又有居官并不憑才能，左右并非賢士，像四凶那樣險惡，像趙高那樣欺詐，像弘恭、石顯那樣奸猾，陛下又懼怕什麽而不除去他們呢？神器本來有歸，天命本來有分，祖廟本來有靈，忠臣本來有心，請陛下考慮這些吧！過去秦朝的滅亡，失之於强暴；漢朝的滅亡，失之於微弱。强暴則奸臣畏死而謀害君上，微弱則强臣竊權而威震人主。臣見敬宗皇帝不顧慮亡秦之禍，没有剪除它們於萌芽；希望陛下深念亡漢之憂，以杜絶其

奸臣竊權而震主。伏見敬宗皇帝不虞亡秦之禍，不翦其萌；伏惟陛下深軫亡漢之憂，以杜其漸。則祖宗之鴻業可紹，三五之遐軌可追矣。

漸。則祖宗的大業就可以繼承，三皇五帝的遠軌可以追踪了。

臣前所謂"陛下心有所未達，以下情塞而不能上通；行有所未孚，以上澤壅而不得下浹"者。且百姓塗炭之苦，陛下無由而知；則陛下有子育之心，百姓無由而信。臣謹按《春秋》書"梁亡"，不書取者，梁自亡也，以其思慮昏而耳目塞，上出惡政，人爲寇盜，皆不知其所以然，以自取其滅亡也。臣聞國君之所以尊者，重其社稷也；社稷之所以重者，存其百姓也。苟百姓之不存，則社稷不得固其重；苟社稷之不重，則國君不得保其尊。故治天下，不可不知百姓之情。夫百姓者，陛下之赤子也。陛下宜令仁慈者親育之，如保傅焉，如乳哺焉，如師之教導焉。故人信於上也，敬之如神明，愛之如父母。今或不然，陛下親近貴倖，分曹補署，建除卒吏，召致賓客，因其貨賄，假其氣勢。大者統藩方，小者爲牧守，居上無清惠之政，而有饕餮之害；居下無忠誠之節，而有奸欺之罪。故人之於上也，畏之如豺狼，惡之如仇敵。今海内困窮，處處流散，饑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鰥寡孤獨者不得存，老幼疾病者不得養。加以國之權柄，專在左右，貪臣聚斂以固寵，奸吏因緣而弄法。冤痛之聲，上達于九天，下流於九泉，鬼神怨怒，陰陽爲之愆錯。君門萬里，而不得

臣前面所說"陛下心有所未達，是因爲下情堵塞而不能上通，行尚未取信，是因爲恩澤壅滯而不能下潤"。而且百姓有塗炭之苦，陛下無從知道；則陛下有撫育之心，百姓無從相信。臣謹按《春秋》寫作"梁亡"不寫作取，是說梁自亡了，因爲國君思慮昏亂而耳目堵塞，上面實行惡政，人們成爲寇盜，都不知道所以然，結果自取滅亡。臣聽説國君之所以尊，是因爲重他的社稷；社稷之所以重，是因爲它能存它的百姓。如果百姓不能存，則社稷不能固其重；社稷不能重，則國君不能保其尊。所以治理天下，不能不知道百姓之情。百姓，是陛下的赤子。陛下應令仁慈的人去撫育他們，如同保傅一樣，如同乳哺一樣，如同老師教導一樣。所以百姓對皇上，如對神明那樣恭敬他，如對父母那樣親愛他。現在可能不是這樣，陛下親近貴幸，分曹設署，補授卒吏，招致賓客，用他們的貨賄，藉他們的氣勢。大者可以任藩鎮，小者可以任刺史，在上面的没有清惠之政，却有饕餮之害；在下面的没有忠誠之節，却有奸欺之罪。所以百姓對上面的人，怕得像對豺狼，恨得像對仇敵。如今海内困窮，到處流亡，飢餓的人得不到食物，寒冷的人得不到衣服，鰥寡孤獨不得生活，老幼疾病不得恤養。加上國之權柄，由陛下左右專擅，貪臣聚斂以固寵，奸吏因緣而弄法。冤痛的聲音，上達於九天，下入於九泉，鬼神爲之怨怒，陰陽爲之錯亂。君門萬里而不得申訴，士人無所歸化，百姓無所歸命。官亂民貧，盜賊并起，土崩之勢，憂在旦夕。如果不幸再加上疾病癘疫，繼而又出現凶年荒歉，恐怕陳勝、吴廣不獨起於秦，赤眉、黄巾不獨起於漢了，所以臣爲陛下發

告訴，士人無所歸化，百姓無所歸命。官亂人貧，盜賊并起，土崩之勢，憂在旦夕。即不幸因之以疾癘，繼之以凶荒，臣恐陳勝、吴廣不獨起於秦，赤眉、黄巾不獨起於漢，故臣所以爲陛下發憤扼腕，痛心泣血爾。如此則百姓有塗炭之苦，陛下何由而知之；陛下有子育之心，百姓安得而信之乎？致使陛下"行有所未孚，心有所未達"者，固其然也。

憤扼腕，痛心泣血。像這樣百姓有塗炭之苦，陛下從何處知道；陛下有撫育之心，百姓怎能相信呢？致使陛下"行未能取信，心有所未達"，就在情理之中了。

臣聞昔漢元帝即位之初，更制七十餘事，其心甚誠，其稱甚美。然而紀綱日紊，國祚日衰，奸宄日强，黎元日困者，以其不能擇賢明而任之，失其操柄也。即陛下御宇，憂勤兆庶，屢降德音，四海之内，莫不抗首而長思，自喜復生於死亡之中也。伏惟陛下慎終如始，以塞萬方之望。誠能揭國權以歸其相，持兵柄以歸其將，去貪臣聚斂之政，除奸吏因緣之害，惟忠賢是近，惟正直是用，内寵便僻無所聽焉。選清慎之官，擇仁惠之長，敏之以利，煦之以仁，教之以孝慈，導之以德義，去耳目之塞，通上下之情，俾萬國歡康，兆民蘇息，則心無不達，行無不孚矣。

臣聽説漢元帝即位之初，改制七十多件事，他的心很真誠，他的名聲也很好。然而綱紀日益紊亂，國祚日益衰敗，奸人日益强大，百姓日益困苦，是因爲他不能選擇賢明而任用，失去了權柄。自從陛下即位，爲百姓憂勞勤苦，屢次頒布德音，四海之内，没有誰不抬頭吐氣，高興在死亡之中又復活了。希望陛下慎終如始，以酬答四方的期望。真能把國權歸還給宰相，把兵權歸還給將帥。去掉貪臣聚斂之政，消除奸吏因緣之害，祗有忠臣賢士纔接近，祗有正直的人纔任用，不聽内寵嬖幸的話。選清慎之官，擇仁惠之長，用利來勸勉他們，用仁來温暖他們，用慈孝來教育他們，用德義來引導他們，拔除對耳目的堵塞，溝通上下之情，使萬國歡樂安康，百姓休養生息，就會心無不達，而行無不信了。

臣前所謂"欲兆人之化也，在修己以先之"者，臣聞德以修己，教以導人，修之也，則人不勸而自至；導之也，則人敦行而率從。是以君子欲政之必行也，故以身先之；欲人之從化也，故以道御之。今陛下先之以身而政未必行，御之以道而人未從化，

臣前面所説"想要百姓得到教化，在於自己率先修身"，臣聽説德是用來修身的，教是用來誘導百姓的，修身，則百姓不用勸勉就會自立；誘導，則百姓就會跟從。君子想推行政治，所以自己率先帶頭；想要百姓服從教化，所以用道來駕御。現在陛下親身率先而政未必行，用道駕御而百姓尚未服從教化，難道不是因爲立教之旨還不得法嗎？

豈不以立教之旨未盡其方也。夫立教之方，在乎君以明制之，臣以忠行之，君以知人爲明，臣以匡時爲忠，知人則任賢而去邪，匡時則固本而守法。賢不任則重賞不足以勸善，邪不去則嚴刑不足以禁非，本不固則民流，法不守則政散，而欲教之使必至，化之使必行，不可得也。陛下能斥奸邪不私其左右，舉賢正不遺其疏遠，則化浹於朝廷矣。愛人以敦本，分職而奉法，修其身以及其人，始於中而成於外，則化行於天下矣。

立教的方法，在於君用聖明來制之，臣用忠來行之，君以知人爲明，臣以匡救時弊爲忠，知人就是任用賢能而除去邪惡，匡救時弊就是鞏固根本而遵守法度。賢能不能任用則重賞也不足以勸善，邪惡不除去則嚴刑也不足以禁非，根本没有鞏固則百姓就會流散，法度不遵守政治就會散亂，這樣要使教的必至，化的必行，是不可能了。陛下能够驅斥奸邪而不偏私左右，舉用賢正而不遺漏疏遠，教化就會遍及朝廷了。愛人而重本，分職而守法，修其身以及其人，始於中而成於外，那麼教化就會行於天下了。

臣前所謂“欲氣之和也，在於遂性以導之”者，當納人於仁壽也。夫欲人之仁壽也，在乎立制度，修教化。夫制度立則財用省，財用省則賦斂輕，賦斂輕則人富矣；教化修則爭競息，爭競息則刑罰清，刑罰清則人安矣。既富矣，則仁義興焉；既安矣，則壽考至焉。仁壽之心感於下，和平之氣應於上，故災害不作，休祥荐臻，四方底寧，萬物咸遂矣。

臣前面所說“想要元氣能够和煦，在於隨其本性而疏導”，應當使人長壽。想要使人長壽，在於立制度，修教化。制度立則財用省，財用省則賦税輕，賦税輕則百姓就富了；教化修則爭競息，爭競息則刑法清，刑法清則百姓就安了。既已富了，則仁義就興；既已安了，就會長壽了。長壽之心感於下，和平之氣應於上，所以災害不會發生，吉祥一再出現。四方安寧，萬物都如意了。

臣前所謂“救災旱在致乎精誠”者，臣謹按《春秋》，魯僖公七月之中，三書不雨者，以其君有恤人之志也；魯文公三年之中，一書不雨者，以其君無憫人之心也。故僖公致精誠而旱不害物，文公無恤憫而旱則成災。陛下誠能有恤人之心，則無成災之變矣。

臣前面所說“救災旱在於精誠”，臣謹按《春秋》，魯僖公七個月之中，三次記載不下雨，因爲這國君有憐恤百姓之志；魯文公三年之中，一次記載不下雨，因爲這國君没有憐恤百姓之心。所以魯僖公用心精誠而乾旱不傷害穀物，魯文公不憐恤百姓則乾旱變而成災。陛下真的有憐恤百姓之心，就没有成災之變了。

臣前所謂“廣播植在視乎食力”者，臣謹按《春秋》：“君人者必時視人之所勤。人勤於力則功築罕，人勤於財則貢賦少，人

臣前面所說“廣播種就看食力”，臣謹按《春秋》：“君人者必時視民之所勤。人勤於力則土木工程少，人勤於財則貢賦少，人勤於食則百事廢。”現在財食和人力都勤了，

勤於食則百事廢。”今財食與人力皆勤矣，願陛下廢百事之勞，廣三時之務，則播植不愆矣。

希望陛下停廢過多的土木工程，以廣春夏秋三季的農務，則播種就不會誤時了。

臣前所謂“國廩罕蓄，本乎冗食尚繁”者，臣謹按《春秋》“臧孫辰告糴于齊”，《春秋》譏其國無九年之蓄，一年不登而百姓饑。臣願斥游惰之人以篤其耕植，省不急之費以贍其黎元，則廩蓄不乏矣。

臣前面所說“國廩少蓄，根本在於冗食仍繁”。臣謹按《春秋》“臧孫辰告糴於齊”，《春秋》譏刺其没有九年的積蓄，一年不豐收百姓就遭受饑荒了。臣希望陛下驅斥游惰的人以重視耕種，減省不急之費以贍養百姓，則國廩積蓄就不會缺乏了。

臣前所謂“吏道多端，本乎選用失當”者，由國家取人不盡其才，任人不明其要故也。今陛下之用人也，求其聲而不得其實；故人之趨進也，務其末而不務其本。臣願核考課之實，定遷序之制，則多端之吏息矣。

臣前面所說“吏道多端，根本在於選用不當”，是由於國家取人不盡其才，用人不明其要的緣故。現在陛下的用人，衹求名聲而不求實際才能，所以人們的要求進用，衹在其末上用力而不求其本。臣希望審查考課之實，制定遷序之制，那麽弊病很多的官吏就會止息了。

臣前所謂“豪猾逾檢，由中外之法殊”者，以其官禁不一也。臣謹按《春秋》，齊桓公盟諸侯不以日，而葵丘之盟特以日者，美其能宣明天子之禁，率奉王官之法，故《春秋》備而書之。夫官者，五帝、三王之所建也；法者，高祖、太宗之所制也。法宜畫一，官宜正名。今又分外官、中官之員，立南司、北司之局，或犯禁於南則亡命于北，或正刑于外則破律於中，法出多門，人無所措，實由兵農勢異，而中外法殊也。臣聞古者因井田而制軍賦，間農事以修武備，提封約卒乘之數，命將在公卿之列，故兵農一致，而文武同方，可以保乂邦家，式遏禍亂。暨太宗皇帝肇建邦典，亦置府兵，臺省軍衛，文武參掌，居閑歲則櫜弓力穡，將有事則釋耒荷戈，所以修復古制，不廢舊物。

臣前面所說“奸猾破壞法度，是由於中外之法不同”，是因爲官禁不一致。臣謹按《春秋》，齊桓公會盟諸侯不書日，而葵丘之盟特別書日，是贊美他能申明天子之禁，遵奉王官之法，所以《春秋》備而書之。官，是五帝、三王所設立的；法，是高祖、太宗所制定的。法應當劃一，官應當正名。現在又分外官、中官，立南司、北司，有的在南面犯禁則向北亡命，有的在外正刑則在中破律，法出自多門，人無所措手足，是由於兵農之勢有異，而中外之法不同。臣聽説古代根據井田制定軍賦，在做農務餘閑整修武備，根據封疆大小限定士卒及戰車數字，在公卿中任命將領，所以兵農一致，而文武同職，可以保安國家，遏制禍亂。太宗皇帝創建國家典章，也設置府兵，臺省軍衛，文武官員參掌，閑時則藏起弓刀努力耕作，有戰事則放下農具拿起兵器，用來修復古制，不廢舊法。現在則不是這樣。夏官不知道兵籍，僅僅奉朝請；六軍不主持軍事，僅僅養勛階。軍容成了宦官之政，戎律成了内臣之職。他們頭一戴上武弁，恨文官就像對仇

今則不然。夏官不知兵籍，止於奉朝請；六軍不主兵事，止於養勳階。軍容合中官之政，戎律附內臣之職。首一戴武弁，嫉文吏如仇讎；足一蹈軍門，視農夫如草芥。謀不足以翦除凶逆，而詐足以抑揚威福；勇不足以鎮衛社稷，而暴足以侵軼里閭。羈紲藩臣，干凌宰輔，隳裂王度，汨亂朝經。張武夫之威，上以制君父；假天子之命，下以御英豪。有藏奸觀釁之心，無伏節死難之義。豈先王經文緯武之旨耶！臣願陛下貫文武之道，均兵農之功，正貴賤之名，一中外之法，選軍衛之職，修省署之官，近崇貞觀之規，遠復成周之制，自邦畿以刑于下國，始天子以達于諸侯，則可以制豪猾之强，無逾檢之患矣。

臣前所謂"生徒墮業，由學校之官廢"者，蓋以國家貴其祿，而賤其能，先其身，而後其行，故庶官乏通經之學，諸生無修業之心矣。臣前所謂"列郡干禁，由授任非其人"者，臣以爲刺史之任，理亂之根本繫焉，朝廷之法制在焉，權可以抑豪猾，恩可以惠孤寡，强可以禦奸寇，政可以移風俗。其將校有曾經戰陣，及功臣子弟，各請隨宜酬賞。如無治人之術者，不當授任此官，則絶干禁之患矣。臣前所謂"百工淫巧，由制度不立"者，臣請以官位祿秩制其器用車服，禁人金銀珠玉，錦綉雕鏤不蓄於私室，則無蕩心之巧矣。臣前所謂"辨枝葉"者，考其言以詢行也。臣前所謂"形于耻格"

敵；脚一踏入軍門，看待農夫就像草芥。謀不足以剪除奸凶，而詐足以抑揚威福；勇不足以保衛社稷，而暴足以侵害鄉里。牽制藩臣，欺凌宰相，毁壞制度，擾亂朝綱。張揚武夫之威，在上面控制君父；假藉天子之命，在下駕馭英豪。有藏奸觀釁之心，無伏節死難之義。這難道是先王經文緯武的旨意嗎？臣希望陛下理順文武之道，調節兵農之功，正貴賤的名分，統一内外的法律，選軍衛之職，修省署之官，近則崇大貞觀之風，遠則恢復成周之制，從邦畿來規範全國，從天子而下達諸侯，就可以遏制奸猾之强，没有破壞制度之患了。

臣前面所説"生徒懈怠學業，是由於學校之官廢壞"，因爲國家重官禄，而賤才能，先其身，而後其行，所以百官缺乏通曉經學，生徒没有修業之心。臣前面所説"列郡犯禁，是因爲任非其人"，臣認爲刺史的任命，關係到治理的根本，朝廷有法制，權可以抑制豪强，恩可以惠養孤寡，强可以抵禦奸寇，政可以改移風俗。其將校曾經過戰事，以及功臣的子弟，請根據情况給予酬勞賞賜。如果没有治理百姓之術的，不應當擔任此官，這樣就可以杜絶干犯禁令之患了。臣前面所説"百工淫巧，是因爲制度不立"。臣請按官位禄秩制定器用車服，禁止百姓用金銀珠玉，使錦綉雕鏤不蓄於私室，這樣就没有摇蕩心志的奇巧了。臣前面所説"辨枝葉"，是用查訪行爲來考驗其言論。臣前面所説"知耻且能糾正"，是用德來齊之以禮。臣前面所説"顧念生産少而食者多，可以罷斥惰游"，已在前面詳盡論述了。臣前面所

者，導德而齊禮也。臣前所謂“念生寡而食衆，可罷斥惰游”者，已備之於前矣。臣前所謂“令煩而理鮮，要察其行否”者，臣聞號令者，乃理國之具也，君審而出之，臣奉而行之，或虧上旨，罪在不赦。今陛下令煩而理鮮，得非持之者有所蔽欺乎？

説“政令繁而治理少，關鍵在於考察行否”，臣聽説號令，是治理國家的工具，君審察而發布它，臣遵奉而執行它，如有虧損，罪責不能赦免。現在陛下政令繁而治理少，難道不是執行者有所欺蒙嗎？

臣前所謂“博延群彦，願陛下必納其言；造廷待問，則小臣不敢愛死”者，臣聞晁錯爲漢畫削諸侯之策，非不知禍之將至也，忠臣之心，壯夫之節，苟利社稷，死無悔焉。今臣非不知言發而禍應，計行而身戮，蓋所以痛社稷之危，哀生人之困，豈忍姑息時忌，竊陛下一命之寵哉！昔龍逄死而啓殷，比干死而啓周，韓非死而啓漢，陳蕃死而啓魏。今臣之來也，有司或不敢薦臣之言，陛下又無以察臣之心，退必受戮於權臣之手。臣幸得從四子於地下，固臣之願也。所不知殺臣者，臣死之後，將孰爲啓之哉？至於人主之闕，政教之疵，前日之弊，臣既言之矣。若乃流下土之惠，修近古之理，而致其和平者，在陛下行之而已。然上之所陳者，實以臣親奉聖問，敢不條對。雖臣之愚，以爲未極教化之大端，皇王之要道。伏惟陛下事天地以教人敬，奉宗廟以教人孝，養高年以教人悌長，字百姓以教人慈幼，調元氣以煦育，扇大和於仁壽，可以逍遥無爲，垂拱成化。至若念陶鈞之道，在擇宰相而任之，使權造物之柄；念保定之功，在擇將帥而任之，使修分閫之寄；念百度

臣前面所説“廣延群才，願陛下一定采納其言，到殿廷待問，則小臣豈敢貪生怕死”，臣聽説晁錯爲漢朝謀劃削弱諸侯之策，不是不知道災禍將臨。忠臣之心，壯士之節，苟利社稷，死而不悔。如今臣不是不知道言出口而受禍，計施行而遭戮，實是痛心社稷之危，哀傷百姓困苦，怎能忍心姑息時忌，竊取陛下的一命之寵呢！過去龍逄死而開啓殷，比干死而開啓周，韓非死而開啓漢，陳蕃死而開啓魏。如今臣前來，有關機構或許不敢薦上臣的話，陛下又無從考察臣的心，臣回去必然遭權臣殺戮。臣有幸得以跟從這四個人於地下，本來就是臣的願望。所不知道的是殺了臣，在臣死之後，將有誰來爲您開啓呢？至於君主的闕失，政教的疵病，以前的弊端，臣已經都講了。至於流下土的恩澤，修近古的政治，從而達到和平，在於陛下施行而已。然而以上所陳述的，實因臣親自受到陛下詢問，豈敢不逐條對答。雖以臣的愚昧，認爲還未極盡教化的大端，皇王的要道。希望陛下敬事天地以教人恭，敬奉宗廟以教人孝，供養高年以教人悌長，撫養百姓以教人慈幼，調元氣以煦育，扇大和以長壽，就可以逍遥無爲，垂拱而成教化。至於思念陶鈞之道，在於選擇宰相而任用，使他掌握造化之柄；思念保定之功，在於選擇將帥而任用，使他修軍事之權，思念各方面未走上正道，在於選擇百官而任用，使他們各專其職；思念百姓的愁苦，在於選擇長吏而任用，使他們懂得撫養的辦法。自然言足以成爲天下教，行足以成爲天下法，

之未貞，在擇庶官而任之，使專職業之守；念百姓之愁痛，在擇長吏而任之，使明惠育之術。自然言足以爲天下教，行足以爲天下法，仁足以勸善，義足以禁非，又何必宵衣旰食，勞神惕慮，然後以致其理哉！

仁足以勸善，義足以禁非，又何必未明穿衣而傍晚進食，勞神憂慮，然後來達到治理呢！

是歲，左散騎常侍馮宿、太常少卿賈餗、庫部郎中龐嚴爲考策官，三人者，時之文士也，睹蕡條對，嘆服嗟悒，以爲漢之晁、董，無以過之。言論激切，士林感動。時登科者二十二人，而中官當途，考官不敢留蕡在籍中，物論喧然不平之。守道正人，傳讀其文，至有相對垂泣者。諫官御史，扼腕憤發，而執政之臣，從而弭之，以避黄門之怨。唯登科人李郃謂人曰："劉蕡不第，我輩登科，實厚顔矣。"請以所授官讓蕡，事雖不行，人士多之。令狐楚在興元，牛僧孺鎮襄陽，辟爲從事，待如師友。位終使府御史。

這年，左散騎常侍馮宿、太常少卿賈餗、庫部郎中龐嚴任考策官，這三人，是當時的文士，看了劉蕡的條對，嗟嘆佩服，認爲漢朝的晁錯、董仲舒，也没有超過他。言論激切，士林感動。當時登科的二十二人，而宦官當道，考官不敢把劉蕡留在名籍中，輿論爲此喧然不平。守道正人，傳讀此文，甚至有相對哭泣的。諫官御史，扼腕憤發，而執政之臣，從而平息這些議論，以避宦官的怨憤。衹有登科人李郃對人説："劉蕡不第，而我們登科了，實在是慚愧。"他請求把授給他的官職讓給劉蕡，事情雖然不成，人們都贊揚他。令狐楚在興元，牛僧孺鎮襄陽，徵用劉蕡爲從事，對待他就像師友。官位終於使府御史。

李商隱

李商隱，字義山，懷州 河内人。曾祖叔恒，年十九登進士第，位終安陽令。祖俌，位終邢州録事參軍。父嗣。

李商隱，字義山，是懷州 河内人。曾祖名叔恒，十九歲時就考中進士，官位終於安陽縣令。祖名俌，官位終於邢州録事參軍。父名嗣。

商隱幼能爲文。令狐楚鎮河陽，以所業文干之，年纔及弱冠。楚以其少俊，深禮之，令與諸子游。楚鎮天平、汴州，從爲巡官，歲給資裝，令隨計上都。開成二年，方登進士第，釋褐秘書省校書郎，調補弘農尉。會昌二年，又以書判拔萃。王茂元鎮河陽，辟爲掌書記，得侍御史。茂元愛其才，以子妻之。茂元雖讀書爲儒，然本將家子，李德裕素遇之，時德裕秉政，用爲河陽帥。德裕與李宗閔、楊嗣復、令狐楚大相仇怨。商隱既爲

李商隱幼年就能作文。令狐楚爲節度使鎮河陽，李商隱以所作詩文干謁，當時還不到二十歲。令狐楚因爲他年少才俊，對他十分禮貌，叫他和諸子交往。令狐楚鎮守天平、汴州，他隨從任巡官，每年給他資財衣裝，命他跟着到上都述職。開成二年，纔考中進士，入仕任秘書省校書郎，調任弘農縣尉。會昌二年，又考中書判拔萃。王茂元鎮河陽，徵用爲掌書記，得任侍御史。王茂元喜愛他的才華，把女兒嫁給他。王茂元雖然讀書爲儒，但本是將家之子，李德裕平素很禮遇他，當時李德裕執政，任用他爲河陽帥。李德裕和李宗閔、楊嗣復、令狐楚相互間仇怨很

茂元從事，宗閔黨大薄之。時令狐楚已卒，子綯爲員外郎，以商隱背恩，尤惡其無行。俄而茂元卒，來游京師，久之不調。會給事中鄭亞廉察桂州，請爲觀察判官、檢校水部員外郎。大中初，白敏中執政，令狐綯在内署，共排李德裕逐之。亞坐德裕黨，亦貶循州刺史。商隱隨亞在嶺表累載。三年入朝，京兆尹盧弘正奏署掾曹，令典箋奏。明年，令狐綯作相，商隱屢啓陳情，綯不之省。弘正鎮徐州，又從爲掌書記。府罷入朝，復以文章干綯，乃補太學博士。會河南尹柳仲郢鎮東蜀，辟爲節度判官、檢校工部郎中。大中末，仲郢坐專殺左遷，商隱廢罷，還鄭州，未幾病卒。

商隱能爲古文，不喜偶對。從事令狐楚幕，楚能章奏，遂以其道授商隱，自是始爲今體章奏。博學强記，下筆不能自休，尤善爲誄奠之辭。與太原 温庭筠、南郡 段成式齊名，時號“三十六”。文思清麗，庭筠過之。而俱無持操，恃才詭激，爲當塗者所薄，名宦不進，坎壈終身。弟羲叟，亦以進士擢第，累爲賓佐。商隱有表狀集四十卷。

大。李商隱既爲王茂元的從事，李宗閔的一黨大爲鄙薄他。當時令狐楚已去世，其子令狐綯任員外郎，以爲李商隱背恩，尤其厭惡他没有品行。不久王茂元去世，李商隱來到京師，很久没有調任。適值給事中鄭亞任桂州觀察使，奏請他爲觀察判官、檢校水部員外郎。大中初年，白敏中執政，令狐綯在内署，共同排擠李德裕，把他驅逐出去。鄭亞因爲是李德裕一黨，也貶爲循州刺史。李商隱跟隨鄭亞在嶺表好幾年。三年入朝，京兆尹盧弘正奏請任用爲掾曹，命他主管箋奏。第二年，令狐綯任宰相，李商隱屢次上書陳情，令狐綯不理會。盧弘正鎮徐州，李商隱又跟隨他任掌書記。盧弘正罷任後李商隱入朝，又以文章向令狐綯求職，纔補授太學博士。正好河南尹柳仲郢鎮東蜀，徵用他爲節度判官、檢校工部郎中。大中末年，柳仲郢因爲專殺被降職，李商隱也罷任，回到鄭州，不久病逝。

李商隱能作古文，不喜歡對偶。在令狐楚幕府任從事時，令狐楚善於章奏，把作法傳授給李商隱，從此李商隱纔會寫對偶的今體章奏。他博學强記，下筆不能停止，特别善於作誄奠的文詞。和太原人温庭筠、南郡人段成式齊名，當時號稱“三十六”。若論文思清麗，温庭筠還超過他。然而都没有節操，恃才詭激，受到當權者的鄙薄，名宦不進，坎坷終身。弟名羲叟，也考中進士，多次任賓佐。李商隱有表狀集四十卷。

温庭筠

温庭筠者，太原人，本名岐，字飛卿。大中初，應進士。苦心硯席，尤長於詩賦。初至京師，人士翕然推重。然士行塵雜，不修邊幅，能逐弦吹之音，爲側艷之詞，公卿家無賴子弟裴誠、令狐縞之徒，相與蒱飲，酣醉終日，由是累年不第。徐商鎮襄陽，往依之，署爲巡官。咸通中，失意歸江東，路由廣陵，心怨令狐綯在位時不爲成名。既至，與新進少年狂游狭邪，久不刺謁。又乞索於楊子

温庭筠，是太原人，本名岐，字飛卿。大中初年，應進士科考試。刻苦學習，特别擅長詩賦。初到京師，士人都很推重他。但他士行不够檢點，不修邊幅，能跟隨弦吹之音作側艷之詞，公卿家的無賴子弟裴誠、令狐縞之流，和他賭博喝酒，沉醉整天，因此多年没有考中科舉。徐商鎮襄陽，温庭筠前往投奔他，署爲巡官。咸通年間，失意回到江東，路過廣陵，心中怨恨令狐綯在位時不幫助他成名。到廣陵後，和新進少年狂游妓院，好久不去投刺拜謁。又向楊子院乞討，酒醉後觸犯夜禁，被虞候打了，臉打破牙齒打

院，醉而犯夜，爲虞候所擊，敗面折齒，方還揚州訴之。令狐綯捕虞候治之，極言庭筠狹邪醜迹，乃兩釋之。自是污行聞于京師。庭筠自至長安，致書公卿間雪冤。屬徐商知政事，頗爲言之。無何，商罷相出鎮，楊收怒之，貶爲方城尉。再遷隋縣尉，卒。

子憲，以進士擢第。弟庭皓，咸通中爲徐州從事，節度使崔彥曾爲龐勛所殺，庭皓亦被害。庭筠著述頗多，而詩賦韵格清拔，文士稱之。

掉，纔回到揚州訴説。令狐綯捕虞候來治罪，虞候竭力聲稱温庭筠游妓院的醜事，於是雙方都被釋放不問。從此他的劣迹傳到了京師。温庭筠親自到長安，向公卿們寫信雪冤。當時徐商任宰相，很替他説話。不久，徐商罷相外出鎮守，楊收對温庭筠很生氣，貶他爲方城縣尉。再次遷任隋縣尉，去世。

子名憲，考中進士。弟名庭皓，咸通年間任徐州從事，節度使崔彥曾被龐勛所殺，温庭皓也被殺。温庭筠著述很多，而詩賦韵格清拔，受到文士稱賞。

薛逢　薛廷珪

薛逢，字陶臣，河東人。父倚。逢會昌初進士擢第，釋褐秘書省校書郎。崔鉉罷相鎮河中，辟爲從事。鉉復輔政，奏授萬年尉，直弘文館，累遷侍御史、尚書郎。逢文詞俊拔，論議激切，自負經畫之略，久之不達。應進士時，與彭城劉瑑尤相善，而瑑詞藝不逮逢，逢每侮之。至大中末，瑑揚歷禁署，逢愈不得意，自是相怨。俄而瑑知政事，或薦逢知制誥，瑑奏曰："先朝立制，兩省官給事中、舍人除拜，須先歷州縣。逢未嘗治郡，宜先試之。"乃出爲巴州刺史。既而沈詢、楊收、王鐸由學士相繼爲將相，皆逢同年進士，而逢文藝最優。楊收作相後，逢有詩云："須知金印朝天客，同是沙堤避路人。威鳳偶時皆瑞聖，潛龍無水謾通神。"收聞，大銜之，又出爲蓬州刺史。收罷相，入爲太常少卿。給事中王鐸作相，逢又有詩云："昨日鴻毛萬鈞重，今朝山岳一塵輕。"鐸又怨之。以恃才褊忿，人士鄙之。遷秘書監，卒。

子廷珪。中和中登進士第。大順初，累遷司勛員外郎、知制誥，正拜中書舍人。乾寧三年，奉使太原復命，昭宗幸華州，改左散騎常侍。移

薛逢，字陶臣，是河東人。父名倚。薛逢在會昌初年考中進士，入仕任秘書省校書郎。崔鉉罷相鎮河中，徵用爲從事。崔鉉又入朝輔政，奏請授爲萬年縣尉，直弘文館，歷次遷任侍御史、尚書郎。薛逢文詞俊拔，議論激切，自負經國之略，長久不能進達。應進士科考試時，和彭城人劉瑑特別友好，而劉瑑的詞藝不及薛逢，薛逢經常欺侮他。到了大中末年，劉瑑在禁署任官，薛逢更不得意，從此兩人相怨。不久劉瑑任宰相，有人推薦薛逢知制誥，劉瑑奏道："先朝定有制度，兩省官給事中、中書舍人的除授，必須先在州縣任過職。薛逢未曾治郡，應當先試用。"於是出薛逢任巴州刺史。不久沈詢、楊收、王鐸由學士相繼任宰相，他們都是和薛逢同年進士，而薛逢的文藝最優。楊收任宰相後，薛逢有詩説："須知金印朝天客，同是沙堤避路人。威鳳偶時皆瑞聖，潛龍無水謾通神。"楊收聽到了，大爲記恨，又叫他出任蓬州刺史。楊收罷相後，薛逢被徵入朝任太常少卿。給事中王鐸任宰相，薛逢又有詩説："昨日鴻毛萬鈞重，今朝山岳一塵輕。"王鐸又怨恨他。薛逢恃才褊憤，爲士人所鄙視。遷任秘書監。去世。

子名廷珪，中和年間考中進士。大順初年，幾次遷任爲司勛員外郎、知制誥，正式拜授中書舍人。乾寧三年，奉使到太原覆命，昭宗避難華州，改任左散騎常侍。因病免職，客游成都。光

疾免，客游成都。光化中，復爲中書舍人，遷刑部、吏部二侍郎，權知禮部貢舉，拜尚書左丞。入梁，至禮部尚書。

化年間，又任中書舍人，遷任刑部、吏部二侍郎，權知禮部貢舉，拜授尚書左丞。進入梁朝，官做到禮部尚書。

李拯

李拯，字昌時，隴西人。咸通十二年登進士第。乾符中，累佐府幕。黄巢之亂，避地平陽。僖宗還京，召拜尚書郎，轉考功郎中、知制誥。僖宗再幸寶鷄，拯扈從不及，在鳳翔。襄王僭號，逼爲翰林學士。拯既污僞署，心不自安。後朱玫秉政，百揆無叙，典章濁亂，拯嘗朝退，駐馬國門，望南山而吟曰："紫宸朝罷綴鴛鸞，丹鳳樓前駐馬看。唯有終南山色在，晴明依舊滿長安。"吟已涕下。及王行瑜殺朱玫，襄王出奔，京城亂，拯爲亂兵所殺。妻盧氏，知書能文，有姿色。拯既死，伏其尸慟哭，賊逼之，堅哭不動，又臨之以兵，至於斷一臂，終不顧，爲賊所害，人皆傷之。

李拯，字昌時，是隴西人。咸通十二年考中進士。乾符年間，多次在節度使幕府任僚佐。黄巢之亂，到平陽避難。僖宗回到京師，召入朝拜任尚書郎，轉任考功郎中、知制誥。僖宗再次避難寶鷄，李拯來不及扈從，留在鳳翔。襄王僭稱尊號，逼迫他任翰林學士。李拯既已污於僞署，心中很不安。後來朱玫秉政，百司無序，典章濁亂，李拯曾在退朝後，駐馬宫門，望着南山吟詩説："紫宸朝罷綴鴛鸞，丹鳳樓前駐馬看。惟有終南山色在，晴明依舊滿長安。"吟完流下淚來。到王行瑜殺死朱玫，襄王出奔，京城混亂，李拯被亂兵所殺。其妻盧氏，知書能文，有姿色。李拯既死，她伏在尸體上痛哭，賊逼迫她，她哭着就是不動，賊又用兵器逼她，以至砍斷一隻胳膊，到底不屈從，被賊殺害，人們都爲她悲傷。

李巨川

李巨川，字下己，隴右人。國初十八學士道玄之後，故相逢吉之侄曾孫。父循，大中八年登進士第。

李巨川，字下己，是隴右人。建國初十八學士之一李道玄的後人，已故宰相李逢吉的侄曾孫。父名循，大中八年考中進士。

巨川乾符中應進士，屬天下大亂，流離奔播，切於禄位，乃以刀筆從諸侯府。王重榮鎮河中，辟爲掌書記。時車駕在蜀，賊據京師，重榮匡合諸藩，叶力誅寇，軍書奏請，堆案盈几。巨川文思敏速，翰動如飛，傳之藩鄰，無不聳動，重榮收復功，巨川之助也。及重榮爲部下所害，朝議罪參佐，貶爲漢中掾。時楊守亮帥興元，素知之，聞巨川至，喜謂客曰："天以李書記遺我也！"即命管記室，累遷幕職。景福中，守亮爲李茂貞所攻，城陷，以部下數百人欲投太原，

李巨川在乾符年間應進士科考試，正值天下大亂，流離奔波，他急於禄位，就以刀筆在諸侯幕府任職。王重榮鎮守河中，徵用他爲掌書記。當時皇上在蜀，賊占據京師，王重榮聯合各個藩鎮，合力誅殺寇賊，軍書奏請堆滿了几案。李巨川文思敏捷，用筆如飛，傳送到相鄰藩鎮，無不聳動，王重榮有收復之功，很得李巨川的幫助。到王重榮被部下殺害，朝中怪罪其僚屬，貶他爲漢中掾。當時楊守亮爲山南西道節度使鎮興元，素來知道他，聽説他來到，高興地對客人説："上天把李書記送給我了！"立即命他掌管記室，多次遷任幕職。景福年間，楊守亮遭到李茂貞進攻，城被攻陷，楊守亮率領部下幾百人打算投奔

入秦，爲華軍所擒。巨川時從守亮，亦被械繫。在途，巨川題詩於樹葉以遺華帥韓建，詞情哀鳴，建欣然解縛。守亮誅，即命爲掌書記。俄而李茂貞犯京師，天子駐蹕於華。韓建以一州之力，供億萬乘，慮其不濟，遣巨川傳檄天下，請助轉餉，同匡王室，完葺京城。四方書檄，酬報輻凑，巨川灑翰陳叙，文理俱愜，昭宗深重之，即時巨川之名聞于天下。昭宗還京，特授諫議大夫，仍留佐建。

光化初，朱全忠陷河中，進兵入潼關。建懼，令巨川見全忠送款，至河中，從容言事。巨川指陳利害，全忠方圖問鼎，聞巨川所陳，心惡之。判官敬翔，亦以文筆見知於全忠，慮得巨川減落名價，謂全忠曰："李諫議文章信美，但不利主人。"是日爲全忠所害。

太原，進入秦中，被華軍俘獲。李巨川當時隨從楊守亮，也被械繫。途中，李巨川用樹葉題詩送給華帥韓建，詞意悲切，韓建欣然爲他解縛。楊守亮被殺後，韓建即命李巨川爲掌書記。不久李茂貞侵犯京師，天子駐蹕華州。韓建用一州之力，供給皇上，顧慮供不上，命李巨川傳檄天下，請幫助轉餉，共同匡復王室，修葺京城。四方書檄，酬報聚集，李巨川揮筆陳叙，文理均很恰當，昭宗極爲器重他，當時李巨川名聞天下。昭宗回到京城，特授他爲諫議大夫，仍舊留下輔佐韓建。

光化初年，朱全忠攻陷河中，進兵入潼關。韓建懼怕，叫李巨川拜見朱全忠謀和，到河中，從容談論事情。李巨川陳述利害，而朱全忠正圖謀稱帝，聽到李巨川所説的，心中厭惡。判官敬翔，也以文筆受到朱全忠器重，害怕朱全忠得到李巨川會降低自己的名聲地位，對朱全忠説："李諫議文章的確很美，但不利於主人。"這天李巨川被朱全忠殺害。

司空圖

司空圖，字表聖，本臨淮人。曾祖遂，密令。祖彖，水部郎中。父輿，精吏術。大中初，户部侍郎盧弘正領鹽鐵，奏輿爲安邑兩池榷鹽使、檢校司封郎中。先是，鹽法條例疏闊，吏多犯禁；輿乃特定新法十條奏之，至今以爲便。入朝爲司門員外郎，遷户部郎中，卒。

圖咸通十年登進士第，主司王凝於進士中尤奇之。凝左授商州刺史，圖請從之，凝加器重，洎廉問宣歙，辟爲上客。召拜殿中侍御史，以赴闕遲留，責授光禄寺主簿，分司東都。乾符六年，宰相盧攜罷免，以賓客分司。圖與之游，攜嘉其高節，厚禮之。嘗過圖舍，手題于壁曰："姓氏司空貴，官班御史卑。老夫如且在，不用念屯奇。"明年，攜復入朝，路由陝虢，謂陝帥盧渥曰："司空御

司空圖，字表聖，本是臨淮人。曾祖名遂，任密縣令。祖名彖，任水部郎中。父名輿，精通爲吏之道。大中初年，户部侍郎盧弘正領鹽鐵，奏請司空輿爲安邑兩池榷鹽使、檢校司封郎中。在這以前，鹽法條例欠精密，官吏多犯禁。司空輿就特定新法十條奏上，至今感到便利。入朝任司門員外郎，遷任户部郎中，去世。

司空圖在咸通十年考中進士，主考官王凝在所有進士中特別看重他。王凝降授商州刺史，司空圖請求跟從，王凝更加器重他。到王凝任宣歙觀察使，徵用爲上客。召入朝拜授殿中侍御史，因爲入朝遲緩滯留，責授光禄寺主簿，分司東都。乾符六年，宰相盧攜罷免職務，以賓客分司東都。司空圖與他交游，盧攜稱賞他節操高尚，厚禮相待。盧攜曾到司空圖住所，親手在壁上題詩道："姓氏司空貴，官班御史卑。老夫如且在，不用念屯奇。"明年，盧攜又入朝，路經陝虢，對陝帥盧渥説："司空御史，是高士，公應厚待

史，高士也，公其厚之。”渥即日奏爲賓佐。其年，擕復知政事，召圖爲禮部員外郎，賜緋魚袋，遷本司郎中。其年冬，巢賊犯京師，天子出幸，圖從之不及，乃退還河中。時故相王徽亦在蒲，待圖頗厚。數年，徽受詔鎮潞，乃表圖爲副使，徽不赴鎮而止。僖宗自蜀還，次鳳翔，召圖知制誥，尋正拜中書舍人。其年僖宗出幸寶雞，復從之不及，退還河中。

他。”盧渥當天奏請司空圖爲賓佐。這年，盧擕又任宰相，徵召司空圖爲禮部員外郎，賜緋佩魚袋，遷任本司郎中。這年冬天，黄巢賊軍進犯京師。天子避難，司空圖來不及扈從，就退回河中。當時前宰相王徽也在蒲州，對司空圖很好。幾年後，王徽受詔鎮潞州，就上表奏請司空圖任副使，後因王徽不赴鎮而中止。僖宗從蜀中回來，停駐鳳翔，召司空圖知制誥，不久正式拜爲中書舍人。這年僖宗避難寶雞，又來不及扈從，退回河中。

龍紀初，復召拜舍人，未幾又以疾辭。河北亂，乃寓居華陰。景福中，又以諫議大夫徵。時朝廷微弱，紀綱大壞，圖自深惟出不如處，移疾不起。乾寧中，又以户部侍郎徵，一至闕廷致謝，數日乞還山，許之。昭宗在華，徵拜兵部侍郎，稱足疾不任趨拜，致章謝之而已。昭宗遷洛，鼎欲歸梁，柳璨希賊旨，陷害舊族，詔圖入朝。圖懼見誅，力疾至洛陽，謁見之日，墮笏失儀，旨趣極野。璨知不可屈，詔曰：“司空圖俊造登科，朱紫升籍，既養高以傲代，類移山以釣名，心惟樂于漱流，仕非專於禄食。匪夷匪惠，難居公正之朝；載省載思，當徇栖衡之至。可放還山。”

龍紀初年，又召入朝拜授中書舍人，不久又因疾病辭官。河北戰亂，於是旅居華陰縣。景福年間，又以諫議大夫徵召入朝。當時朝廷微弱，紀綱大壞，司空圖深感出任官職不如留在家裏，移書稱病不前往。乾寧年間，又以户部侍郎徵他入朝，他又到朝廷致謝，幾天後請求回山，准許了。昭宗在華州，徵拜他爲兵部侍郎，他稱脚有病不能趨拜，上奏章辭謝而已。昭宗遷往洛陽，帝位將要歸梁，柳璨迎合賊旨，陷害舊族，下詔要司空圖入朝。司空圖懼怕被誅，勉强支撑病體到洛陽，謁見之日，墮落笏板有失禮儀，旨趣也極爲粗野。柳璨知道不可屈，下詔説：“司空圖以俊才登科，衣朱紫而升籍，既養高節以傲世，像移北山以釣名，心衹樂於漱流，仕非專於禄食。非夷非惠，難處於公正之朝，載省載思，當徇從栖隱之志。可放還山。”

圖有先人别墅在中條山之王官谷，泉石林亭，頗稱幽栖之趣。自考槃高卧，日與名僧高士游咏其中。晚年爲文，尤事放達，嘗擬白居易《醉吟傳》爲《休休亭記》曰：

> 司空氏禎貽溪之休休亭，本名濯纓亭，爲陝軍所焚。天復癸亥歲，復葺於壞垣之中，乃更名曰休休。休，休也，美也，既休而具美存焉。蓋量其才一宜休，揣其分二宜休，耄且聵三宜休。又少而惰，長而率，老而迂，是三者皆非濟時之用，又宜

司空圖在中條山王官谷有先人留下的别墅，泉石林亭，頗有幽栖之趣。從此他隱居高卧，每天和名僧高士在這裏賦詩游賞。晚年所作文字，尤其放達，曾模擬白居易《醉吟傳》作《休休亭記》説：

> 司空氏在禎貽溪的休休亭，本名濯纓亭，被陝軍焚毁。天復癸亥年，在殘垣斷壁之中又加以修復，於是改名叫休休。休，是休，是美，既已休也就具美。這是量其才一宜休，揣其分二宜休，衰老且昏聵三宜休。又年少時懶惰，長大後輕率，年老而迂腐，這三者都没有濟世之用，又宜休。還顧慮多難不能自信，既而在白天睡着，遇見兩位僧

休也。尚慮多難不能自信，既而晝寢，遇二僧謂予曰："吾嘗爲汝師。汝昔矯於道，鋭而不固，爲利欲之所拘，幸悟而悔，將復從我於是溪耳。且汝雖退，亦嘗爲匪人之所嫉，宜耐辱自警，庶保其終始，與靖節、醉吟第其品級於千載之下，復何求哉！"因爲《耐辱居士歌》，題於東北楹曰："咄咄，休休休，莫莫莫，伎倆雖多性靈惡，賴是長教閑處着。休休休，莫莫莫，一局棋，一爐藥，天意時情可料度。白日偏催快活人，黄金難買堪騎鶴。若曰：'爾何能？'答云：'耐辱莫。'"

人對我説："我曾是你的老師。你過去矯於道，鋭而不固，爲利欲所拘，幸好省悟悔改，將重新跟隨我到這溪來。而且你雖然退了，也曾被匪人所嫉恨，應當耐辱自警，庶幾保全終始，和陶靖節、白醉吟品第等級於千年之後，還有什麽追求呢！"於是作《耐辱居士歌》，題在東北楹上説："咄咄，休休休，莫莫莫，伎倆雖多性靈惡，賴是長教閑處着。休休休，莫莫莫，一局棋，一爐藥，天意時情可料度。白日偏催快活人，黄金難買堪騎鶴。若曰：'爾何能？'答曰：'耐辱莫。'"

其詭激嘯傲，多此類也。

他的詭激嘯傲，多是這樣。

圖既脱柳璨之禍還山，乃預爲壽藏終制。故人來者，引之壙中，賦詩對酌，人或難色，圖規之曰："達人大觀，幽顯一致，非止暫游此中。公何不廣哉！"圖布衣鳩杖，出則以女家人鸞臺自隨。歲時村社雩祭祠禱，鼓舞會集，圖必造之，與野老同席，曾無傲色。王重榮父子兄弟尤重之，伏臘饋遺，不絶於途。唐祚亡之明年，聞輝王遇弑于濟陰，不懌而疾，數日卒，時年七十二。有文集三十卷。

司空圖既已脱免柳璨之禍回到山中，就預先爲自己營造壽藏以備埋葬。老朋友前來，引到墓壙中，和他們賦詩對飲，有的人面帶難色，司空圖規勸他説："達人大觀，地下和人間一致，不衹是暫時游處其中。公何以見之不廣啊！"司空圖穿着布衣扶着鳩杖，出門時就携帶女家人鸞臺跟隨。歲時村社舉行雩祭祠禱，鼓舞會集，司空圖必前往，和村翁同席，從無驕傲的神態。王重榮父子兄弟尤其尊重他，伏臘饋贈，不絶於途。唐祚亡的第二年，聽説輝王在濟陰遇害，心情不快而得病，幾天後去世，時年七十二歲。留有文集三十卷。

圖無子，以其甥荷爲嗣。荷官至永州刺史。以甥爲嗣，嘗爲御史所彈，昭宗不之責。

司空圖無子，以他的外甥荷爲嗣。荷官做到永州刺史。以甥爲嗣，曾遭到御史彈劾，昭宗没有責怪他。

贊曰：國之華彩，人文化成。間代傑出，奮藻摛英。騏驥逸步，《咸》、《韶》正聲。燦流緗素，下視姬、嬴。

贊曰：國家的華彩，由人文化成。間代而傑出，奮藻而摛英。像騏驥在逸步，作《咸》、《韶》的正聲。燦然地流之於緗素，下視姬周和嬴秦。

舊唐書卷一百九十一

列傳第一百四十一

方伎

崔善爲　薛頤　甄權（弟）立言　宋俠　許胤宗
乙弗弘禮　袁天綱　孫思邈　明崇儼　張憬藏　李嗣真
張文仲 李虔縱 韋慈藏(附)　尚獻甫 裴知古(附)
孟詵　嚴善思　金梁鳳　張果　葉法善　僧玄奘
神秀 慧能 普寂 義福(附)　一行 泓師(附)　桑道茂

夫術數占相之法，出于陰陽家流。自劉向演《鴻範》之言，京房傳焦贛之法，莫不望氣視祲，懸知災異之來；運策揲蓍，預定吉凶之會。固已詳於魯史，載彼《周官》。其弊者肄業非精，順非行僞，而庸人不修德義，妄冀遭逢。如魏豹之納薄姬，孫皓之邀青蓋，王莽隨式而移坐，劉歆聞讖而改名；近者綦連耀之構異端，蘇玄明之犯宮禁，皆因占候，輔此奸凶。聖王禁星緯之書，良有以也。國史載袁天綱前知武后，恐匪格言；而李淳風删方伎書，備言其要。舊本録崔善爲已下，此深於其術者，兼桑門道士方伎等，并附此篇。

術數占相之法，出自陰陽家之流。從劉向演繹《鴻範》之言，京房傳布焦贛之法，無不是通過觀察雲氣，預知災害和變異的降臨；運用蓍草，預定吉凶的時期。本來已經詳見於《春秋》，記載在《周禮》中。其中一些淺陋者學業不精，順從錯誤進行僞詐的活動，而庸人們不修德義，胡亂寄希望於機遇。如魏豹的迎娶薄姬，孫皓的覓求青蓋，王莽以占卜而移坐，劉歆聽到讖語而改變名字；近世綦連耀的編造異端之說，蘇玄明的違犯宮禁，都是利用占候，來輔佐奸凶。聖明的君王禁止星緯之書，是很有根據的。國史記載袁天綱預知武后，恐怕不能算是格言；而李淳風删定方伎之書，要點論述得很詳備。舊本收録崔善爲以下，這些精通數術占相的人，以及和尚道士方伎等，一起附在本篇中。

崔善爲

崔善爲，貝州武城人也。祖顒，後魏員外散騎侍郎。父權會，齊丞相府參軍事。善爲好學，兼善天文算曆，明達時務。弱冠州舉，授文林郎。屬隋文帝營仁壽宫，善爲領丁匠五百人。右僕射楊素爲總監，巡至善

崔善爲是貝州武城人。祖名顒，任後魏員外散騎侍郎。父名權會，任齊丞相府參軍事。崔善爲愛好學習，同時擅長天文算曆，通曉時務。年少時被州裏舉薦，授任文林郎。適逢隋文帝建造仁壽宫，崔善爲帶領的工匠有五百人。右僕射楊素任總監，巡視到崔善爲的住處，索要名册清

爲之所，索簿點人，善爲手持簿暗唱之，五百人一無差失，素大驚。自是有四方疑獄，多使善爲推按，無不妙盡其理。

點人數，崔善爲手持名册背誦人名，五百人名没有一個差錯，楊素大吃一驚。從此各地凡有疑難訟案，大多派崔善爲推究審問，無不妙盡其理。

仁壽中，稍遷樓煩郡司户書佐。高祖時爲太守，甚禮遇之。善爲以隋政傾頹，乃密勸進，高祖深納之。義旗建，引爲大將軍府司户參軍，封清河縣公。武德中，歷内史舍人、尚書左丞，甚得譽。諸曹令史惡其聰察，因其身短而傴，嘲之曰："崔子曲如鈎，隨例得封侯。髆上全無項，胸前别有頭。"高祖聞之，勞勉之曰；"澆薄之人，醜正惡直。昔齊末奸吏歌斛律明月，而高緯愚暗，遂滅其家。朕雖不德，幸免斯事。"因購流言者，使加其罪。時傅仁均所撰《戊寅元曆》，議者紛然，多有同異，李淳風又駁其短十有八條。高祖令善爲考校二家得失，多有駁正。

仁壽年間，逐漸升任樓煩郡司户書佐。高祖當時任太守，很敬重他。崔善爲認爲隋朝的政治將傾覆頽敗，就秘密勸高祖登基，高祖内心很贊同他的建議。高祖立起義旗後，委任爲大將軍府司户參軍，封清河縣公。武德年間，歷任内史舍人、尚書左丞，很受贊譽。各政府部門令史厭惡他的聰敏明察，就利用他身材短小而駝背，嘲諷他説："崔子身曲如鈎，隨例得以封侯，肩上没有脖子，胸前另外有頭。"高祖聽説此事，撫慰他説："淺薄的人，厭惡并醜化正直。過去齊末的奸吏編歌陷害斛律明月，而高緯愚昧，於是把他家滅族。朕雖然没有德行，却有幸避免此類事件發生。"於是懸賞覓求編造流言的人，給他們定罪。當時傅仁均所著的《戊寅元曆》，議論的人衆説紛紜，有很多同異之處，李淳風又批駁書中的短處有十八條。高祖命令崔善爲考校二家論點的得失，他做了很多批駁校正。

貞觀初，拜陝州刺史。時朝廷立議，户殷之處，得徙寬鄉。善爲上表稱"畿内之地，是謂户殷，丁壯之人，悉入軍府。若聽移轉，便出關外。此則虚近實遠，非經通之議。"其事乃止。後歷大理、司農二卿，名爲稱職。坐與少卿不協，出爲秦州刺史，卒，贈刑部尚書。

貞觀初年，拜授陝州刺史。當時朝廷議定，住户多的地方，人口要遷移到地廣人少的鄉間。崔善爲上表稱"京畿以内的地方，就是所謂住户多的地方，其中丁壯之人，都充入軍府。如果聽任遷移，就要遷出到關外去。這是虚近實遠，不是正常通達的建議。"移民的事就停止了。後歷任大理、司農二卿，都有稱職的名聲。因與少卿不和獲罪，出任秦州刺史，後去世，追贈刑部尚書。

薛頤

薛頤，滑州人也。大業中，爲道士。解天文律曆，尤曉雜占。煬帝引入内道場，亟令章醮。武德初，追直秦府。頤嘗密謂秦王曰："德星守秦分，王當有天下，願王自愛。"秦王乃奏授太史丞，累遷太史令。貞觀中，太宗將封禪泰山，有彗星見，頤因言"考諸玄象，恐未可東封"。會

薛頤，是滑州人。大業年間，做道士。懂得天文律曆，尤其通曉雜占。隋煬帝把他引進内道場，一再命令他拜章設祭。武德初年，追隨秦王在秦府中任職。薛頤曾秘密地對秦王説："德星在秦地，王應據有天下，希望王自愛。"秦王於是奏請授任太史丞，幾次遷任至太史令。貞觀年間，太宗將封禪泰山，有彗星出現，薛頤於是説："考察天象，恐怕不能到泰山封禪了。"適逢

褚遂良亦言其事，於是乃止。頤後上表請爲道士，太宗爲置紫府觀於九嵏山，拜頤中大夫，行紫府觀主事。又敕於觀中建一清臺，候玄象，有災祥薄蝕譴見等事，隨狀聞奏。前後所奏，與京臺李淳風多相符契。後數歲卒。

褚遂良也議論此事，這樣纔終止了封禪泰山的事。薛頤後來上表請求去當道士，太宗爲他在九嵏山上建紫府觀，拜授薛頤任中大夫，行紫府觀主事。又敕令在觀中建一清臺，觀望天象，一有災祥、日食月食、天譴等事，就根據情况上奏給朝廷知道。前後所上奏的情况，和李淳風大多一致。後來又過了幾年而去世。

甄權 甄立言

甄權，許州扶溝人也。嘗以母病，與弟立言專醫方，得其旨趣。隋開皇初，爲秘書省正字，後稱疾免。隋魯州刺史庫狄嶔苦風患，手不得引弓，諸醫莫能療，權謂曰："但將弓箭向垜，一針可以射矣。"針其肩隅一穴，應時即射。權之療疾，多此類也。貞觀十七年，權年一百三歲，太宗幸其家，視其飲食，訪以藥性，因授朝散大夫，賜几杖衣服。其年卒。撰《脉經》、《針方》、《明堂人形圖》各一卷。

甄權，是許州扶溝縣人。曾因爲其母患病，與弟甄立言專攻醫方，得到其中的旨趣。隋開皇初年，任秘書省正字，後稱病免職。隋魯州刺史庫狄嶔被風疾所苦，手不能拉弓，諸醫生没有誰能治療，甄權對他說："衹要用弓箭對着箭垜，扎一針後就可以射箭了。"針刺入他肩頭的一個穴位，當時就能射箭了。甄權治病，大多類似這樣。貞觀十七年，甄權時年一百零三歲，太宗幸臨他家，視察他的飲食，向他咨詢藥性，於是授任朝散大夫，賞賜几杖衣服。他在那一年去世。著有《脉經》、《針方》、《明堂人形圖》各一卷。

弟立言，武德中累遷太常丞。御史大夫杜淹患風毒發腫，太宗令立言視之，既而奏曰："從今更十一日午時必死。"果如其言。時有尼明律，年六十餘，患心腹鼓脹，身體羸瘦，已經二年。立言診脉曰："其腹内有蟲，當是誤食髮爲之耳。"因令服雄黄，須臾吐一蛇，如人手小指，唯無眼，燒之，猶有髮氣，其疾乃愈。立言尋卒。撰《本草音義》七卷、《古今録驗方》五十卷。

弟名立言，武德年間幾次遷任至太常丞。御史大夫杜淹患風毒發腫，太宗命令甄立言去看他，不久以後他上奏說："從現在起再過十一天的午時他必定要死去。"後來果然如他所言。當時有尼姑叫明律，年紀六十多歲，患心腹鼓脹病，身體瘦弱，已經二年了。甄立言診脉說："她腹中有蟲，應是誤食頭髮所致。"於是讓她服用雄黄，一會兒就吐出一條蛇，像人的小手指，衹是没有眼睛，焚燒它時，還有頭髮氣味，她的病就治愈了。甄立言不久就去世了。著有《本草音義》七卷、《古今録驗方》五十卷。

宋俠

宋俠者，洺州清漳人，北齊東平王文學孝正之子也。亦以醫術著名。官至朝散大夫、藥藏監。撰《經心録》十卷，行於代。

宋俠，是洺州清漳人，北齊東平王文學宋孝正之子。也因醫術而著名。官職做到朝散大夫、藥藏監。著有《經心録》十卷，流行於世。

許胤宗

許胤宗，常州義興人也。初事陳爲新蔡王外兵參軍。時柳太后病風

許胤宗，是常州義興縣人。起初奉事陳朝任新蔡王外兵參軍。當時柳太后中風不能説話，

不言，名醫治皆不愈，脉益沉而噤。胤宗曰："口不可下藥，宜以湯氣熏之。令藥入腠理，周理即差。"乃造黄耆防風湯數十斛，置於床下，氣如烟霧，其夜便得語。由是超拜義興太守。陳亡入隋，歷尚藥奉御。武德初，累授散騎侍郎。時關中多骨蒸病，得之必死，遞相連染，諸醫無能療者。胤宗每療，無不愈。或謂曰："公醫術若神，何不著書以貽將來?"胤宗曰："醫者，意也，在人思慮。又脉候幽微，苦其難别，意之所解，口莫能宣。且古之名手，唯是别脉，脉既精别，然後識病。夫病之於藥，有正相當者，唯須單用一味，直攻彼病，藥力既純，病即立愈。今人不能别脉，莫識病源，以情臆度，多安藥味，譬之於獵，未知兔所，多發人馬，空地遮圍，或冀一人偶然逢也。如此療疾，不亦疏乎！假令一藥偶然當病，復共他味相和，君臣相制，氣勢不行，所以難差，諒由於此。脉之深趣，既不可言，虚設經方，豈加於舊。吾思之久矣，故不能著述耳。"年九十餘卒。

名醫都治不好，脉動更加沉而澀。許胤宗説："口中不可服藥，應用湯氣熏她。使藥進入肌膚，反復治療就可以治愈。"於是做黄耆防風湯數十斛，放在床下，蒸氣如烟霧，當夜柳太后就能説話了。因此破格拜授義興太守。陳朝滅亡後入隋做官，歷任尚藥奉御。武德初年，幾次授任至散騎侍郎。當時關中很多人患骨蒸病，得病必死，互相傳染，醫生們没有能治療此病的。許胤宗每次治療，没有不痊愈的。有人對他説："公的醫術如神，爲什麽不著書遺留給後人?"許胤宗説："醫，就是意，在於人的思考。還有脉象幽微，苦於難以辨别，内心所理解的，口不能表達出來。况且古代的名醫，衹是善於辨别脉象，精於辨别脉象，然後可以識别病症。病對於藥，有正合適的，衹須單用一味藥，直攻那一種病，藥力單純，病就立即痊愈了。今人不能辨别脉象，不瞭解病源，用想象去揣測，多放藥味，用狩獵來譬喻，不知兔在哪裏，就多發人馬，在空地上圍堵，或許能指望某個人能偶然碰上兔子。如此治病，不也太粗疏了嗎！假使某一味藥偶然正適合治病，又與其他的藥互相摻和，就像君臣互相制約，氣勢不能通行，所以難以治愈，推想就是這個原因。脉的深幽的旨趣，既然不可言傳，虚設的藥方，怎麽能好過舊方呢。我思考很久了，所以不能著述。"他享年九十多歲而去世。

乙弗弘禮

乙弗弘禮，貝州高唐人也。隋煬帝居藩，召令相己，弘禮跪而賀曰："大王骨法非常，必爲萬乘之主，誠願戒之在得。"煬帝即位，召天下道術人，置坊以居之，仍令弘禮統攝。帝見海内漸亂，玄象錯謬，内懷憂恐，嘗謂弘禮曰："卿昔相朕，其言已驗。且占相道術，朕頗自知。卿更相朕，終當何如?"弘禮逡巡不敢答。帝迫曰："卿言與朕術不同，罪當死。"弘禮曰："臣本觀相書，凡人之相，有類於陛下者，不得善終。臣聞聖人不相，故知凡聖不同耳。"自

乙弗弘禮，是貝州高唐縣人。隋煬帝在藩地時，召入讓他給自己相面，乙弗弘禮跪拜慶賀説："大王的骨法非同一般，必定要做萬乘之主，真誠希望您在得到皇位後要保持警戒。"煬帝即位後，召集國内懂道術的人，建道坊讓他們居住，又命令乙弗弘禮統領他們。煬帝見國内日漸動亂，天象發生錯謬，内心憂懼，曾對乙弗弘禮説："卿昔日給朕相面，預言已經應驗。而占相道術，朕自己也很知道一些。卿再相朕，看看最終會怎樣?"乙弗弘禮猶豫不敢回答。煬帝脅迫他説："卿的話如果和朕的道術不同，罪當處死。"乙弗弘禮説："臣根據從相書上看到的，凡人的骨相中，有與陛下類似的，得不到善終。臣

是帝嘗遣使監之，不得與人交言。

聽說聖人不相面，因此知道凡人和聖人不一樣。”從此煬帝常派人監視他，不能與人交談。

初，泗州刺史薛大鼎隋時嘗坐事没爲奴，貞觀初與數人詣之，大鼎次至，弘禮曰：“君奴也，欲何所相?”咸曰：“何以知之?”弘禮曰：“觀其頭目，直是賤人，但不知餘處何如耳?”大鼎有慚色，乃解衣視之，弘禮曰：“看君面，不異前言。占君自腰已下，當爲方岳之任。”其占相皆此類也。貞觀末卒。

當初，泗州刺史薛大鼎在隋朝時曾因事坐罪而淪落爲奴，貞觀初年和幾個人去看望乙弗弘禮，薛大鼎後到，乙弗弘禮說：“君是奴人，看相問什麼呢?”大家都說：“怎麼知道他是奴人?”乙弗弘禮說：“看他的頭和眼睛，應該是賤人，祇是不知道其餘的地方怎樣?”薛大鼎面有慚愧之色，於是解衣讓乙弗弘禮察看，乙弗弘禮說：“看君的面相，和先前說的不差。從君腰部以下的情況來占相，應當做到刺史的官職。”他占相都如此類一樣靈驗。他在貞觀末年去世。

袁天綱

袁天綱，益州成都人也。尤工相術。隋大業中，爲資官令。武德初，蜀道使詹俊赤牒授火井令。初，天綱以大業元年至洛陽，時杜淹、王珪、韋挺就之相。天綱謂淹曰：“公蘭臺成就，學堂寬博，必得親糾察之官，以文藻見知。”謂王曰：“公三亭成就，天地相臨，從今十年已外，必得五品要職。”謂韋曰：“公面似大獸之面，交友極誠，必得士友攜接，初爲武職。”復謂淹等“二十年外，終恐三賢同被責黜，暫去即還。”淹尋遷侍御史，武德中爲天策府兵曹、文學館學士。王珪爲太子中允。韋挺，隋末與隱太子友善，後太子引以爲率。至武德六年，俱配流巂州。淹等至益州，見天綱曰：“袁公洛邑之言，則信矣。未知今日之後何如?”天綱曰：“公等骨法，大勝往時，終當俱受榮貴。”至九年，被召入京，共造天綱，天綱謂杜公曰：“即當得三品要職，年壽非天綱所知。王、韋二公，在後當得三品官，兼有年壽，然晚途皆不稱愜，韋公尤甚。”淹至京，拜御史大夫、檢校吏部尚書。王珪尋授侍中，出爲同州刺史。韋挺歷

袁天綱，是益州成都人。特别擅長相術。隋大業年間，任資官縣令。武德初年，蜀道使詹俊用赤牒授任他爲火井縣令。起初，袁天綱在大業元年到洛陽，當時杜淹、王珪、韋挺到他那裏去相面，袁天綱對杜淹說：“公的蘭臺成器，學堂寬闊，一定會得到接近糾察的官職，將以文章而受到知遇。”對王珪說：“公的三亭成器，天地相對，從現在起十年以後，一定會得到五品要職。”對韋挺說：“公的臉像大獸的臉，交友極誠懇，一定會得到朋友的提携，開始時任武職。”又對杜淹等人說：“二十年後，最終恐怕三位賢人會一起受到貶黜，短期離去就會返回。”杜淹不久升任侍御史，武德年間任天策府兵曹、文學館學士。王珪任太子中允。韋挺，隋末時和隱太子友善，後太子援引他任左衛率。到武德六年，三人一起流放巂州。杜淹等人到了益州，去見袁天綱說：“袁公在洛陽說的話，是可信的了。不知今日以後會怎樣?”袁天綱說：“諸公的骨法，大大勝過往昔，最終應該都能享受榮華富貴。”到武德九年，被召入京，一起去拜訪袁天綱，袁天綱對杜淹說：“很快應得到三品要職，而壽命不是天綱所能預知的。王、韋二公，在以後應得到三品官職，同時都能長壽，但晚年都不會很滿意，韋公尤其嚴重些。”杜淹到京城後，拜授御史大夫、檢校吏部尚書。王珪不久授任侍中，出任同州刺史。韋挺歷任御史大夫、太常卿，貶爲

御史大夫、太常卿，貶象州刺史。皆如天綱之言。

象州刺史。都和袁天綱的預言一樣。

大業末，竇軌客游德陽，嘗問天綱，天綱謂曰："君額上伏犀貫玉枕，輔角又成，必於梁、益州大樹功業。"武德初，軌爲益州行臺僕射，引天綱，深禮之。天綱又謂軌曰："骨法成就，不異往時之言。然目氣赤脉貫瞳子，語則赤氣浮面，如爲將軍，恐多殺人。願深自誡慎。"武德九年，軌坐事被徵，將赴京，謂天綱曰："更得何官?"曰："面上家人坐仍未見動，輔角右畔光澤，更有喜色，至京必承恩，還來此任。"其年果重授益州都督。

大業末年，竇軌客游德陽縣，曾請教袁天綱，袁天綱對他說："您的額上伏犀連貫玉枕，輔角又好，一定會在梁、益州大建功業。"武德初年，竇軌任益州行臺僕射，援引袁天綱，很禮遇他。袁天綱又對竇軌說："君的骨法很好，和往日所預言的没有差異。但是目氣赤脉貫通瞳子，一講話就赤氣浮上面龐，如果當將軍，恐怕會殺死很多人。希望能格外小心自誡。"武德九年，竇軌因事坐罪被徵召，將赴京城時，對袁天綱說："還能得到什麽官職?"他回答說："面上家人坐仍然没有看到移動，輔角右邊有光澤，又有喜色，到京城必會受到恩典，回來還任此職。"那年果然重又授任益州都督。

則天初在襁褓，天綱來至第中，謂其母曰："唯夫人骨法，必生貴子。"乃召諸子，令天綱相之。見元慶、元爽曰："此二子皆保家之主，官可至三品。"見韓國夫人曰："此女亦大貴，然不利其夫。"乳母時抱則天，衣男子之服，天綱曰："此郎君子神色爽徹，不可易知，試令行看。"於是步於床前，仍令舉目，天綱大驚曰："此郎君子龍睛鳳頸，貴人之極也。"更轉側視之，又驚曰："必若是女，實不可窺測，後當爲天下之主矣。"

武則天當初在襁褓中時，袁天綱來到家中，對其母說："夫人的骨法，必定會生貴子。"於是召來諸子，讓袁天綱給他們相面。他看到武元慶、武元爽說："這二子都是保家之主，官位可以到三品。"見到韓國夫人說："此女也會大貴，但對其夫不利。"乳母當時抱着武則天，穿着男子的衣服，袁天綱說："此郎君子神色清爽，不容易瞭解，試着讓她走走看。"於是在床前步行，又讓她抬眼，袁天綱大驚說："這個郎君子龍睛鳳頸，是貴人中的極致。"再轉到側面看她，又吃驚地說："如果一定是女子，實在不可窺測，以後應當做天下之主了。"

貞觀八年，太宗聞其名，召至九成宫。時中書舍人岑文本令視之，天綱曰："舍人學堂成就，眉覆過目，文才振於海内，頭又生骨，猶未大成，若得三品，恐是損壽之徵。"文本官至中書令，尋卒。其年，侍御史張行成、馬周同問天綱，天綱曰："馬侍御伏犀貫腦，兼有玉枕，又背如負物，當富貴不可言。近古已來，君臣道合，罕有如公者。公面色赤，命門色暗，耳後骨不起，耳無根，只

貞觀八年，太宗聽説他的名聲，把他召到九成宫。當時中書舍人岑文本讓他相面，袁天綱說："舍人學堂成器，眉毛蓋過眼睛，文才名振海内，頭又生骨，還没有完全長成，如果得到三品官職，恐怕是損壽的徵兆。"岑文本官位做到中書令，不久去世。那一年，侍御史張行成、馬周一起去請教袁天綱，袁天綱說："馬侍御伏犀貫腦，兼有玉枕，又背如負物，應是富貴不可言狀。近古以來，君臣間道義互相契合的，少有像公這樣的。公面色赤紅，命門顔色暗淡，耳後骨没有隆起，耳朵没有根，衹恐怕不是長壽的人。"

恐非壽者。"周後位至中書令、兼吏部尚書，年四十八卒。謂行成曰："公五嶽四瀆成就，下亭豐滿，得官雖晚，終居宰輔之地。"行成後至尚書右僕射。天綱相人所中，皆此類也。申國公高士廉嘗謂曰："君更作何官?"天綱曰："自知相命，今年四月盡矣。"果至是月而卒。

馬周後來官位做到中書令，兼吏部尚書，享年四十八歲而去世。他對張行成說："公的五嶽四瀆成器，下亭豐滿，得官雖晚，但最終要位居宰相的地位。"張行成後來官職做到尚書右僕射。袁天綱相人所言中的，都是如此。申國公高士廉曾對他說："君還能做什麼官?"袁天綱說："我知道自己的命運，今年四月就到頭了。"果然到這個月而去世。

孫思邈

孫思邈，京兆華原人也。七歲就學，日誦千餘言。弱冠，善談莊、老及百家之說，兼好釋典。洛州總管獨孤信見而嘆曰："此聖童也。但恨其器大，適小難爲用也。"周宣帝時，思邈以王室多故，乃隱居太白山。隋文帝輔政，徵爲國子博士，稱疾不起。嘗謂所親曰："過五十年，當有聖人出，吾方助之以濟人。"及太宗即位，召詣京師，嗟其容色甚少，謂曰："故知有道者誠可尊重，羡門、廣成，豈虛言哉!"將授以爵位，固辭不受。顯慶四年，高宗召見，拜諫議大夫，又固辭不受。

孫思邈，是京兆華原縣人。七歲上學，每天誦讀一千多言。年少時，就愛談莊、老和百家之說，兼好釋家經典。洛州總管獨孤信見到他而感嘆說："這是聖童呀。衹恨他才大，遇到小處難以施展作爲。"周宣帝時，孫思邈因爲王室多變亂，就隱居在太白山中。隋文帝輔政時，徵召任國子博士，他稱病不出山。曾對他所親近的人說："過五十年後，應有聖人出現，我將幫助他來救濟世人。"當太宗即位，召他到京城，感嘆他的容貌神色很年輕，對他說："因此知道有道的人確實值得尊重，羡門、廣成，難道是虛言嗎!"想授給他爵位，他堅持辭謝不接受。顯慶四年，高宗召見他，拜授諫議大夫，他又堅持辭謝不接受。

上元元年，辭疾請歸，特賜良馬，及鄱陽公主邑司以居焉。當時知名之士宋令文、孟詵、盧照鄰等，執師資之禮以事焉。思邈嘗從幸九成宫，照鄰留在其宅。時庭前有病梨樹，照鄰爲之賦，其序曰："癸酉之歲，余卧疾長安光德坊之官舍。父老云：'是鄱陽公主邑司。昔公主未嫁而卒，故其邑廢。'時有孫思邈處士居之。邈道合古今，學殫數術。高談正一，則古之蒙莊子；深入不二，則今之維摩詰耳。其推步甲乙，度量乾坤，則洛下閎、安期先生之儔也。"照鄰有惡疾，醫所不能愈，乃問思邈："名醫愈疾，其道何如?"思邈曰："吾聞善言天者，必質之於人；

上元元年，他推托有病請求返回，高宗特賜良馬，又把鄱陽公主的邑司賜給他居住。當時的知名之士宋令文、孟詵、盧照鄰等人，用對待老師的禮節來事奉他。孫思邈曾從幸九成宫，盧照鄰留在他的住宅中。當時庭前有病梨樹，盧照鄰爲之作賦，賦序說："癸酉之年，我病卧在長安光德坊的官舍中。父老說：'這裏是鄱陽公主的邑司。往昔公主没有出嫁而去世，所以她的邑司就荒廢了。'現時有孫思邈處士住在這裏。孫思邈道合古今，學通數術。高談正一之道，就像古代的蒙莊子；修行深入專一，就像當今的維摩詰。他推步甲乙，度量乾坤，就像洛下閎、安期先生之輩。"盧照鄰患有痛苦難治的病，醫生不能治愈，於是問孫思邈說："名醫治病，有什麼規律嗎?"孫思邈說："善於談論天的人，一定以人爲本體；善於談論人的人，也是以天爲根本。

善言人者，亦本之於天。天有四時五行，寒暑迭代，其轉運也，和而爲雨，怒而爲風，凝而爲霜雪，張而爲虹霓，此天地之常數也。人有四支五藏，一覺一寐，呼吸吐納，精氣往來，流而爲榮衛，彰而爲氣色，發而爲音聲，此人之常數也。陽用其形，陰用其精，天人之所同也。及其失也，蒸則生熱，否則生寒，結而爲瘤贅，陷而爲癰疽，奔而爲喘乏，竭而爲燋枯，診發乎面，變動乎形。推此以及天地亦如之。故五緯盈縮，星辰錯行，日月薄蝕，孛彗飛流，此天地之危診也。寒暑不時，天地之蒸否也；石立土踊，天地之瘤贅也；山崩土陷，天地之癰疽也；奔風暴雨，天地之喘乏也；川瀆竭涸，天地之燋枯也。良醫導之以藥石，救之以針劑，聖人和之以至德，輔之以人事，故形體有可愈之疾，天地有可消之災。"又曰："膽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圓而行欲方。《詩》曰：'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謂小心也；'赳赳武夫，公侯干城'，謂大膽也。'不爲利回，不爲義疚'，行之方也；'見機而作，不俟終日'，智之圓也。"

天有四季五行，寒暑替代，天體運轉時，和順而產生雨，憤怒而產生風，凝結而產生霜雪，伸張而產生虹，這是天地的正常規律。人有四肢五臟，一醒一睡，呼吸吐納，精氣往來，流動而成氣血，顯露而成氣色，振發而成聲音，這是人的正常規律。陽通過人的形體表現出來，陰通過人的精氣表現出來，天和人是一致的。當陰陽失去作用時，蒸盛就會產生熱，閉塞就會產生寒，凝結而成瘤子，下陷而成癰疽，奔跑而造成喘息困乏，竭盡而造成乾枯，徵兆表現在臉上，變動在形體上。推及到天地也是這樣。所以五大行星的盈縮，星辰的運行錯位，日食月食，慧星的飛流，這些都是天地的危險徵兆。寒暑不合季節，是天地蒸熱閉塞造成的；石頭豎立，土地踴動，是天地的瘤贅；山崩土陷，是天地的癰疽；急風暴雨，是天地的喘息困乏；河川枯竭，是天地的乾枯。良醫用藥物來引導，用針砭來救治，聖人用至德來調和，用人情事理來輔助，因此形體有可以治愈的病，天地有可以消除的災害。"他又說："膽要大而心要細，智要圓而品行要方正。《詩經》上說：'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說的是臨事而懼；'赳赳武夫，是公侯的屏障'，說的就是大膽。'不爲了利益而做違禮的事，不在道義上做內疚的事'，說的就是品行方正；'見機而作，衹在當天'，說的就是機智。"

思邈自云開皇辛酉歲生，至今年九十三矣，詢之鄉里，咸云數百歲人，話周、齊間事，歷歷如眼見，以此參之，不啻百歲人矣。然猶視聽不衰，神采甚茂，可謂古之聰明博達不死者也。

孫思邈自稱生於開皇辛酉年，至今已九十三歲了，詢問鄉里的人，都說他是數百歲的人，敘述周、齊年間的事，歷歷如在眼前，以此參酌，他是不止百歲的人了。但是視力聽力不衰弱，神色很旺盛，可稱是古時候的聰明通達長壽不死的人了。

初，魏徵等受詔修齊、梁、陳、周、隋五代史，恐有遺漏，屢訪之，思邈口以傳授，有如目睹。東臺侍郎孫處約將其五子侹、儆、俊、佑、佺以謁思邈，思邈曰："俊當先貴，佑當晚達；佺最名重，禍在執兵。"後皆如其言。太子詹事盧齊卿童幼時，

當初，魏徵等人接受詔令編修齊、梁、陳、周、隋五代的史書，恐怕有遺漏，屢次去訪問孫思邈，孫思邈用口傳授，有如親眼目睹過一樣。東臺侍郎孫處約帶着他的五子孫侹、孫儆、孫俊、孫佑、孫佺去拜見孫思邈，孫思邈說："孫俊應當先顯貴，孫佑應當晚顯達；孫佺名望最重，禍患就在於掌握兵權。"後來的情況都如他

請問人倫之事，思邈曰：“汝後五十年位登方伯，吾孫當爲屬吏，可自保也。”後齊卿爲徐州刺史，思邈孫溥果爲徐州蕭縣丞。思邈初謂齊卿之時，溥猶未生，而預知其事。凡諸異迹，多此類也。

所預言的一樣。太子詹事盧齊卿年幼時，向他請教人世間事，孫思邈說：“你五十年後能位登方伯，我孫會任你屬下的官吏，你要自己珍重。”後盧齊卿任徐州刺史，孫思邈孫孫溥果然任徐州蕭縣丞。孫思邈當初對盧齊卿講此話時，孫溥還没有出世，却預知他後來的事。凡是各種奇迹，大多如此。

永淳元年卒。遺令薄葬，不藏冥器，祭祀無牲牢。經月餘，顔貌不改，舉尸就木，猶若空衣，時人異之。自注《老子》、《莊子》，撰《千金方》三十卷，行於代。又撰《福禄論》三卷，《攝生真録》及《枕中素書》、《會三教論》各一卷。

他在永淳元年去世。遺囑讓家人薄葬，不埋藏冥器，祭祀不用牲畜。過了一個多月，面色不變，抬尸入棺時，就像空衣無人的感覺，當時的人感到很奇異。他自己注釋《老子》、《莊子》，撰有《千金方》三十卷，流行於世。又撰《福禄論》三卷，《攝生真録》以及《枕中素書》、《會三教論》各一卷。

子行，天授中爲鳳閣侍郎。

子名行，天授年間任鳳閣侍郎。

明崇儼

明崇儼，洛州偃師人。其先平原士族，世仕江左。父恪，豫州刺史。崇儼年少時，隨父任安喜令，父之小吏有善役召鬼神者，崇儼盡能傳其術。乾封初，應封岳舉，授黄安丞。會刺史有女病篤，崇儼致他方殊物以療之，其疾乃愈。高宗聞其名，召與語，悦之，擢授冀王府文學。儀鳳二年，累遷正諫大夫，特令入閣供奉。崇儼每因謁見，輒假以神道，頗陳時政得失，帝深加允納。潤州棲霞寺，是其五代祖梁處士山賓故宅，帝特爲製碑文，親書於石，論者榮之。四年，爲盗所殺。時語以爲崇儼密與天后爲厭勝之法，又私奏章懷太子不堪承繼大位，太子密知之，潛使人害之。優制贈侍中，謚曰莊，仍拜其子珪爲秘書郎。

明崇儼，是洛州偃師縣人。他的先人是平原的士族，世代在江左做官。父名恪，曾任豫州刺史。明崇儼年幼時，隨父任安喜縣令，其父的小吏中有善於役鬼召神的人，明崇儼把他的法術全部學會了。乾封初年，應考封岳舉，授任黄安縣丞。適逢刺史有個女兒病重，明崇儼用他方特殊的東西去醫治她，她的病纔得以治愈。高宗聽説他的名聲，就召見他和他談話，很喜歡他，升任冀王府文學。儀鳳二年，幾次升任至正諫大夫，特别命令他入閣供奉。明崇儼每次利用謁見之機，就假借神道，陳述時政的得失，高宗多有采納。潤州棲霞寺，是他五代祖梁朝處士明山賓的故宅，高宗特意爲他撰寫碑文，親自寫在碑石上，議論者認爲是他的榮耀。儀鳳四年，他被盗所殺。當時的輿論認爲明崇儼秘密給則天皇后做厭勝之法，又私奏章懷太子不堪繼承皇位，太子秘密知道了，暗中派人殺害了人。優待他下制書追贈侍中，謚號莊，又拜授其子明珪任秘書郎。

珪，開元中仕至懷州刺史。

明珪，開元年間官職做到懷州刺史。

張憬藏

張憬藏，許州長社人。少工相術，與袁天綱齊名。太子詹事蔣儼年

張憬藏，是許州長社縣人。自幼擅長相術，與袁天綱齊名。太子詹事蔣儼年輕時，曾遇到張

少時，嘗遇憬藏，因問祿命，憬藏曰："公從今二年，當得東宮掌兵之官，秩未終而免職。免職之後，厄在三尺土下，又經六年，據此合是死徵。然後當享富貴，名位俱盛，即又不合中夭，年至六十一，爲蒲州刺史，十月三十日午時祿絶。"儼後皆如其言。嘗奉使高麗，被莫離支囚於地窖中，經六年，然後得歸。及在蒲州，年六十一矣，至期，召人吏妻子與之告別，自云當死，俄而有敕，許令致仕。左僕射劉仁軌微時，嘗與鄉人靖思賢各齎絹贈憬藏以問官祿。憬藏謂仁軌曰："公居五品要官，雖暫解黜，終當位極人臣。"仁軌後自給事中坐事，令白衣向海東效力。固辭思賢之贈，曰："公當孤獨客死。"及仁軌爲僕射，思賢尚存，謂人曰："張憬藏相劉僕射，則妙矣。吾今已有三子，田宅自如，豈其言亦有不中也？"俄而三子相繼而死，盡貨田宅，寄死於所親園內。憬藏相人之妙，皆此類。竟不仕，以壽終。

憬藏，於是向他詢問自己的官祿命運，張憬藏說："公從今天起二年後，應當得到東宮掌兵之官，任期未終而被免職。免職之後，被困在三尺土下，再過六年，據此應是死的徵兆。在此之後應當享受富貴，名聲和官位都會大盛，又不該中途夭折，年紀到六十一歲時，任蒲州刺史，十月三十日午時俸祿終止。"蔣儼以後的情況都正像他預言的一樣。他曾奉命出使高麗，被莫離支囚禁在地窖中，過了六年，然後得以返回。當在蒲州時，年紀到六十一歲了，到了預言的日期，召集官吏和妻子與他們告別，自稱應該死了，不久有敕令來，允許他退休。左僕射劉仁軌未顯達時，曾與同鄉人靖思賢各自帶着絹送給張憬藏用來詢問官祿。張憬藏對劉仁軌說："公身居五品要官，雖然會暫時貶黜，最終應當位登人臣之極。"劉仁軌後來在給事中任上因事坐罪，讓他穿着白衣到海東去效力。張憬藏堅持辭謝靖思賢的贈予，說："公應當在孤獨中客死他處。"當劉仁軌任僕射時，靖思賢還在世，對人說："張憬藏給劉僕射相面，是很妙的了。我如今已有三子，田宅自足，難道他也有不應驗的時候嗎？"不久三子相繼而死，田宅都賣光了，他寄居在親戚的園中而死去。張憬藏相人的奇妙，都如此類。他始終不做官，長壽而終。

李嗣真

李嗣真，滑州匡城人也。父彦琮，趙州長史。嗣真博學曉音律，兼善陰陽推算之術。弱冠明經舉，補許州司功。時左侍極賀蘭敏之受詔於東臺修撰，奏嗣真弘文館參預其事。嗣真與同時學士劉獻臣、徐昭俱稱少俊，館中號爲"三少"。敏之既恃寵驕盈，嗣真知其必敗，謂所親曰："此非庇身之所也。"因咸亨年京中大饑，乃求出，補義烏令。無何，敏之敗，修撰官皆連坐流放，嗣真獨不預焉。調露中，爲始平令，風化大行。時章懷太子居春宮，嗣真嘗於太清觀奏樂，謂道士劉槩、輔儼曰："此曲

李嗣真，是滑州匡城縣人。父名彦琮，曾任趙州長史。李嗣真學問淵博通曉音律，又擅長陰陽推算之術。年少時考中明經，補許州司功。當時左侍極賀蘭敏之受詔在東臺修撰，上奏推薦李嗣真參預弘文館的事務。李嗣真與同時的學士劉獻臣、徐昭都被稱爲少年英俊，館中號爲"三少。"賀蘭敏之依仗恩寵而驕傲自滿，李嗣真知道他一定會敗落，就對親近的人說："這裏不是庇身之地。"趁咸亨年間京城大饑荒，就請求出京，補義烏縣令。不久，賀蘭敏之敗落，修撰官都被連坐流放，衹有李嗣真没有如此。調露年間，任始平縣令，風化得以推行。當時章懷太子身居春宮，李嗣真曾在太清觀奏樂，他對道士劉槩、輔儼說："這曲子怎麼格外地哀傷不和諧？"

何哀思不和之甚也?"槩、儼曰:"此太子所作《寶慶樂》也。"居數日,太子廢爲庶人。槩等以其事聞奏,高宗大奇之,徵拜司禮丞,仍掌五禮儀注,加中散大夫,封常山子。

劉槩、輔儼說:"這是太子所作的《寶慶樂》。"過了幾天,太子被廢爲平民。劉槩等人把他的事上奏給高宗知道,高宗覺得他很奇異,徵拜司禮丞,并負責五禮禮法,加中散大夫,封常山子。

永昌中,拜右御史中丞,知大夫事。時酷吏來俊臣構陷無罪,嗣真上書諫曰:"臣聞陳平事漢祖,謀疏楚君臣,乃用黄金五萬斤,行反間之術。項王果疑臣下,陳平反間果行。今告事紛紜,虚多實少,焉知必無陳平先謀疏陛下君臣,後謀除國家良善,臣恐爲社稷之禍。伏乞陛下特迴天慮,察臣狂瞽,然後退就鼎鑊,實無所恨。"疏奏不納。尋被俊臣所陷,配流嶺南。萬歲通天年,徵還,至桂陽,自筮死日,預托桂陽官屬備凶器。依期暴卒。則天深加憫惜,敕州縣遞靈輿還鄉,贈濟州刺史。神龍初,又贈御史大夫。撰《明堂新禮》十卷,《孝經指要》、《詩品》、《書品》、《畫品》各一卷。

永昌年間,拜授右御史中丞,參知御史大夫事務。當時酷吏來俊臣設計陷害無罪的人,李嗣真上書規勸說:"臣聽説陳平事奉漢高祖,圖謀疏離楚君臣的關係,於是用黄金五萬斤,進行反間之術。項王果然懷疑臣下,陳平的反間計果然得以實行。如今揭發之事紛紛紜紜,假的多真的少,怎知一定没有像陳平那樣首先圖謀疏離陛下的君臣關係,然後圖謀國家的良善之士,臣恐怕會成爲社稷之禍。乞求陛下轉變想法,如察出臣狂妄盲目,然後臣就退受鼎鑊之刑,絲毫無所怨恨。"疏奏上而不被接受。不久被來俊臣陷害,流放到嶺南。萬歲通天年間,徵召返回,到了桂陽,他自卜死期,預告囑托桂陽官吏備置棺材。按期暴死。武則天很憐惜他,敕令州縣遞送靈車還鄉,追贈濟州刺史。神龍初年,又追贈御史大夫。著有《明堂新禮》十卷,《孝經指要》、《詩品》、《書品》、《畫品》各一卷。

張文仲

張文仲,洛州洛陽人也。少與鄉人李虔縱、京兆人韋慈藏并以醫術知名。文仲,則天初爲侍御醫。時特進蘇良嗣於殿庭因拜跪便絶倒,則天令文仲、慈藏隨至宅候之。文仲曰:"此因憂憤邪氣激也,若痛衝脅,則劇難救。"自朝候之,未及食時,即苦衝脅絞痛。文仲曰:"若入心,既不可療。"俄頃心痛,不復下藥,日旰而卒。文仲尤善療風疾。其後則天令文仲集當時名醫共撰療風氣諸方,仍令麟臺監王方慶監其修撰。文仲奏曰:"風有一百二十四種,氣有八十種。大抵醫藥雖同,人性各異,庸醫不達藥之行使,冬夏失節,因此殺人。唯脚氣頭風上氣,常須服藥不

張文仲,是洛州洛陽人。年輕時與同鄉李虔縱、京兆人韋慈藏一起因醫術聞名。張文仲,在武則天當政初年任侍御醫。當時特進蘇良嗣在殿庭上因跪拜而昏倒,武則天命令張文仲、韋慈藏跟到宅中守候他。張文仲説:"這是由於憂憤邪氣激化所致,如果疼痛衝到胸脅,那就病情加劇難以救治了。"從早晨守候他,還没有等到吃飯的時候,就被胸脅絞痛所苦。張文仲説:"如果進入心中,就不能治療了。"一會兒心痛,就不再下藥了,天晚而去世。張文仲尤其擅長治療風疾。在此之後武則天命令張文仲召集當時的名醫一起撰寫治療風氣的各種處方,又命令麟臺監王方慶監督他們修撰。張文仲上奏説:"風有一百二十種,氣有八十種。大抵醫藥雖然相同,但人性各不相同,庸醫不懂藥力的運行,冬夏失去節制,因此治死病人。祇有脚氣頭風上氣,須經

絶，自餘則隨其發動，臨時消息之。但有風氣之人，春末夏初及秋暮，要得通泄，即不困劇。”於是撰四時常服及輕重大小諸方十八首表上之。文仲久視年終於尚藥奉御。撰《隨身備急方》三卷，行於代。

常服藥不止，其餘的要隨着病情的動向，臨時調整處方。衹是有風氣的人，在春末夏初及秋暮時，要得到疏通排泄，就不會使病情加劇了。”因此撰寫四季常服和輕重大小各種處方十八首上表進獻。張文仲在久視年間死在尚藥奉御任上。著有《隨身備急方》三卷，流行於世。

李虔縱　韋慈藏

虔縱，官至侍御醫。慈藏，景龍中光禄卿。自則天、中宗已後，諸醫咸推文仲等三人爲首。

李虔縱，官職做到侍御醫。韋慈藏，在景龍年間任光禄卿。從武則天、中宗以後，醫生們都公推張文仲等三人爲首。

尚獻甫

尚獻甫，衛州汲人也。尤善天文。初出家爲道士。則天時召見，起家拜太史令，固辭曰：“臣久從放誕，不能屈事官長。”則天乃改太史局爲渾儀監，不隸秘書省，以獻甫爲渾儀監。數顧問災異，事皆符驗。又令獻甫於上陽宫集學者撰《方域圖》。長安二年，獻甫奏曰：“臣本命納音在金，今熒惑犯五諸侯太史之位。熒，火也，能克金，是臣將死之徵。”則天曰：“朕爲卿禳之。”遽轉獻甫爲水衡都尉，謂曰：“水能生金，今又去太史之位，卿無憂矣。”其秋，獻甫卒，則天甚嗟異惜之。復以渾儀監爲太史局，依舊隸秘書監。

尚獻甫，是衛州汲縣人。尤其擅長天文。起初出家當道士。武則天當政時召見他，拜授他爲太史令，他堅持辭謝説：“臣放縱不羈久了，不能屈身事奉官長。”武則天於是改太史局爲渾儀監，不隸屬秘書省，用尚獻甫任渾儀監。幾次向他咨詢災異之事，事後都得到應驗。又命令尚獻甫在上陽宫召集學者撰《方域圖》。長安二年，尚獻甫上奏説：“臣的本命納音在金，如今熒惑星觸犯五諸侯太史之位。熒，就是火，能克金，是臣將死的徵兆。”武則天説：“朕爲卿排除災禍。”很快轉尚獻甫任水衡都尉，對他説：“水能生金，現在又離開太史之位，卿就没有憂慮了。”那年秋天，尚獻甫去世，武則天特别爲他感嘆惋惜。又把渾儀監改爲太史局，依舊隸屬於秘書監。

裴知古

時又有雍州人裴知古，善於音律。長安中爲太樂丞。神龍元年正月春享西京太廟，知古預其事，謂萬年令元行冲曰：“金石諧和，當有吉慶之事，其在唐室子孫乎？”其月，中宗即位，復改國爲唐。知古又能聽婚夕環珮之聲，知其夫妻終始。後卒於太樂令。

當時還有雍州人裴知古，善於音律。長安年間任太樂丞。神龍元年正月春祭西京太廟，裴知古參與其事，他對萬年令元行冲説：“金石和諧，應有吉慶之事，大概出在唐室子孫中吧？”那個月，中宗即位，又改國號爲唐。裴知古還能通過聆聽晚間婚禮上環珮的聲音，知道夫妻的結局。後來他死在太樂令任上。

孟詵

孟詵，汝州梁人也。舉進士。垂拱初，累遷鳳閣舍人。詵少好方術，嘗於鳳閣侍郎劉禕之家，見其敕

孟詵，是汝州梁縣人。考中進士。垂拱初年幾次遷任做到鳳閣舍人。孟詵自幼喜好方術，曾在鳳閣侍郎劉禕之家，見到御賜給他的金子，

賜金，謂禕之曰："此藥金也。若燒火其上，當有五色氣。"試之果然。則天聞而不悦，因事出爲台州司馬。後累遷春官侍郎。睿宗在藩，召充侍讀。長安中，爲同州刺史，加銀青光禄大夫，神龍初致仕，歸伊陽之山第，以藥餌爲事。詵年雖晚暮，志力如壯，嘗謂所親曰："若能保身養性者，常須善言莫離口，良藥莫離手。"睿宗即位，召赴京師，將加任用，固辭衰老。景雲二年，優詔賜物一百段，又令每歲春秋二時特給羊酒糜粥。開元初，河南尹畢構以詵有古人之風，改其所居爲子平里。尋卒，年九十三。

對劉禕之説："這是藥金呀。如果在上面燒火，應有五色之氣。"一試果然如此。武則天聞訊不高興，藉故使他出任台州司馬。後來幾次遷任至春官侍郎。睿宗在藩地時，召充侍讀。長安年間，任同州刺史，加銀青光禄大夫。神龍初年退休，回到伊陽的山間别墅，把服用藥餌當做日常之事。孟詵雖然已到暮年，心智才力還像壯年一樣，他曾對親友説："如果要保身養性的人，必須經常善言不離口，好藥不離手。"睿宗即位後，召他到京城，想加以任用，他堅持以衰老推托。景雲二年，優詔賜物一百段，又命令每年春秋二季特别送給他羊酒糜粥。開元初年，河南尹畢構因孟詵有古人的風範，把他的居處改爲子平里。不久去世，享年九十三歲。

詵所居官，好勾剥爲政，雖繁而理。撰《家》、《祭禮》各一卷，《喪服要》二卷，《補養方》、《必效方》各三卷。

孟詵做官時，喜歡以搜刮爲政，雖然繁瑣却能達到治理。著有《家》、《祭禮》各一卷，《喪服要》二卷，《補養方》、《必效方》各三卷。

嚴善思

嚴善思，同州朝邑人也。少以學涉知名，尤善天文曆數及卜相之術。初應消聲幽藪科舉擢第。則天時爲監察御史，兼右拾遺、内供奉。數上表陳時政得失，多見納用。稍遷太史令。聖曆二年，熒惑入輿鬼，則天以問善思，善思對曰："商姓大臣當之。"其年，文昌左相王及善卒。長安中，熒惑入月，鎮星犯天關，善思奏曰："法有亂臣伏罪，且有臣下謀上之象。"歲餘，張柬之、敬暉等起兵誅張易之、昌宗。其占驗皆此類也。

嚴善思，是同州朝邑縣人。年輕時以讀書廣泛知名，尤其擅長天文曆數和卜相之術。起初考中消聲幽藪科。武則天當政時任監察御史，兼右拾遺、内供奉。幾次上表陳述時政得失，大多被采納。逐漸升任太史令。聖曆二年，熒惑星進入輿鬼星域，武則天因此詢問嚴善思，嚴善思回答説："姓商聲的大臣會承擔。"那一年，文昌左相王及善去世。長安年間，熒惑星進入月亮位置，鎮星觸犯天關，嚴善思上奏説："在刑法方面將有亂臣服罪，而且還有臣下圖謀皇上的迹象。"過了一年多，張柬之、敬暉等人起兵誅殺張易之、張昌宗。他占卜都如此類一樣應驗。

神龍初，遷給事中。則天崩，將合葬乾陵，善思奏議曰：

神龍初年，遷任給事中。武則天駕崩，將合葬在乾陵，嚴善思上奏議論説：

> 謹按《天元房録葬法》云："尊者先葬，卑者不合於後開入。"則天太后卑於天皇大帝，今欲開乾陵合葬，即是以卑動

> 謹按《天元房録葬法》上説："尊貴的人先入葬後，卑微的人不應在其後開墓入葬。"則天太后卑於天皇大帝，如今想打開乾陵合葬，就是以卑動尊，事情既不正常，

尊，事既不經，恐非安穩。臣又聞乾陵玄闕，其門以石閉塞，其石縫隙，鑄鐵以固其中，今若開陵，必須鐫鑿。然以神明之道，體尚幽玄，今乃動衆加功，誠恐多所驚黷。又若别開門道，以入玄宫，即往者葬時，神位先定，今更改作，爲害益深。又以修築乾陵之後，國頻有難，遂至則天太后權總萬機，二十餘年，其難始定，今乃更加營作，伏恐還有難生。

恐怕也不安穩。臣又聽説乾陵的玄闕，闕門用石塊閉塞，在那些石塊的縫隙，鑄鐵漿用來加固其中，如今如果打開陵墓，就必須鑿刻。但是以神明之道，本質上崇尚幽深玄妙，如今却動用大量人力施工，真怕多有驚擾和玷辱。還有如果另開門道，用以進入玄宫，可是過去入葬時，神位早已確定，如今再更改，爲害更深。又因修築乾陵之後，國難頻頻發生，竟至於則天太后總理萬機，達二十多年，她造成的國難剛平定。如今却更加興工營建，恐怕還要有國難發生。

但合葬非古，著在禮經，緣情爲用，無足依准，况今事有不安，豈可復循斯制。伏見漢時諸陵，皇后多不合葬，魏、晋已降，始有合者。然以兩漢積年，向餘四百，魏、晋之後，祚皆不長。雖受命應期，有因天假，然以循機享德，亦在天時。但陵墓所安，必資勝地，後之胤嗣，用托靈根，或有不安，後嗣亦難長享。伏望依漢朝之故事，改魏、晋之頹綱，於乾陵之傍，更擇吉地，取生墓之法，别起一陵，既得從葬之儀，又成固本之業。臣伏以合葬者，人緣私情；不合者，前修故事。若以神道有知，幽途自得通會；若以死者無知，合之復有何益。然以山川精氣，上爲星象，若葬得其所，則神安後昌，若葬失其宜，則神危後損。所以先哲垂範，具之葬經，欲使生人之道必安，死者之神必泰。伏望少迴天眷，俯覽臣言，行古昔之明規，割私情之愛欲，使社稷長享，天下乂安，凡在懷生，孰不慶幸。

合葬不合古制，已寫在禮經之中，因循人情而用事，不足以當做依據，况且如今的事情尚有不安之處，怎麼能這樣做。漢時的各王陵，皇后大多不合葬，從魏、晋以下，纔開始有合葬的。然而兩漢時間長久，有四百多年，魏、晋之後，國祚都不長久。雖然承受天命順應運期，要憑藉上天的賜予，然而遵循機遇享有德運，也在於天時。凡是陵墓的安置，一定要依托勝地，後世的子孫，用先人的墓來寄托魂靈，如不合宜，子孫也難以長期享用。希望依照漢朝的舊例，修改魏、晋的敗壞之綱，在乾陵的近旁，另選吉地，采取生前預造墳墓的方法，另起一座陵墓，既符合從葬的禮儀，又完成了鞏固國本的事業。臣認爲合葬的事，是人們爲了私情，它所不符合的，是以前制定的舊例。如果認爲神靈具有知覺，在幽途中自然就會相聚；如果認爲死人没有知覺，合葬又有什麼好處。然而山川藴含精氣，上面是星象，如果埋葬適得其所，就會神靈安寧後代昌盛，如果埋葬不合其宜，就會神靈不安後代受損。因此先哲留給後人示範，全寫在葬經中，想使生人之道一定穩定，死者之靈一定安寧。希望皇上稍改變眷念之情，俯看臣的意見，實行古代的明確規則，割捨私情的愛欲，使社稷長久，天下安定，凡是有生命之物，誰不慶幸。

疏奏不納。

景龍中，遷禮部侍郎，出爲汝州刺史。睿宗在藩，善思嘗謂姚元之曰："相王必登帝位。"及踐祚，元之以事聞奏，由是召拜右散騎常侍。唐隆元年，鄭愔謀册譙王重福爲帝，乃草僞制，除善思爲禮部尚書，知吏部選事。及譙王下獄，景雲元年，大理寺奏："善思與逆人重福通謀，合從極法。"給事中韓思復奏曰："議獄緩死，列聖明規；刑疑惟輕，有國恒典。嚴善思往在先朝，屬韋氏擅内，恃寵宫掖，謀危社稷。善思此時，乃能先覺，因詣相府，有所發明，進論聖躬，必登宸極。雖交游重福，謀陷韋氏，敕追善思，書至便發，向懷逆節，寧即奔命？一面疏網，誠合順生；三驅取禽，來而有宥。唯刑是恤，理合昭詳。請付刑部集群官議定奏裁，以符慎獄。"時議者多云"善思合從原宥"，有司仍執前議請誅之，思復又駁奏懇直，睿宗納其奏，竟免善思死，配流静州。無幾，遇赦還。年八十五，開元十七年卒。

疏奏上而未被接受。

景龍年間，升任禮部侍郎，出任汝州刺史。睿宗在藩地時，嚴善思曾對姚元之說："相王一定會登上帝位。"當睿宗即位，姚元之把此事上奏給睿宗知道，因此召拜右散騎常侍。唐隆元年，鄭愔圖謀册立譙王李重福當皇帝，於是起草僞制書，除授嚴善思任禮部尚書，知吏部選事。當譙王入獄，景雲元年，大理寺上奏說："嚴善思與叛逆之人李重福串通圖謀，應處以極刑。"給事中韓思復上奏說："經審議暫緩死刑，是列位聖皇的明確法則；刑罰有疑問應從輕處理，是國家長久依據的法典。嚴善思過去在先朝時，適逢韋氏獨擅内庭，依仗在宫中受寵，圖謀危害社稷，嚴善思在此時，却能預先察覺，於是到相王府中，有所啓發，進言聖王，必登皇位。雖然與李重福交游，圖謀搞掉韋氏，當有敕令去催嚴善思，敕書一到他就出發了，如果一向懷有叛逆之志，怎麽會這樣奔走應命呢？網放開一面，符合順應生命之道；從三面驅趕去捕捉飛禽，飛來的要有所寬恕。希望量刑要慎重，法則要明白周詳。請交付刑部召集群官議定後上奏裁奪，以符合謹慎處理訟案的原則。"當時議論的人大多説"嚴善思應受到寬恕"，有司仍然請求按前議殺死他，韓思復又誠懇切直地上奏反駁，睿宗接受了他的奏疏，最終免去嚴善思的死刑，流放到静州。不久，趕上赦令而返回。他享年八十五歲，在開元十七年去世。

初，善思爲御史時，中書舍人劉允濟爲酷吏所陷，當死，善思愍其老，密表奏請，允濟乃得免誅。善思後見允濟，竟不自言其事。韓思復奏免善思之罪，亦未曾有所言謝。時人稱其長者。

善思子向，乾元中爲鳳翔尹，寶應中授太常員外卿。始善思父徐州長史延及善思俱年八十五而卒；廣德二年，向卒，又年八十五。向兄前趙郡司馬宙，長向十歲，向卒時，宙并無恙。

當初，嚴善思任御史時，中書舍人劉允濟被酷吏陷害，罪應處死，嚴善思憐憫他年紀老了，秘密寫表上奏請求寬恕，劉允濟纔得以避免被殺。嚴善思後來見到劉允濟，自己始終没有談及此事。韓思復上奏請免嚴善思的死罪，他也未曾表示道謝。當時的人稱他是長者。

嚴善思子名向，乾元年間任鳳翔府尹，寶應年間授任太常員外卿。當初嚴善思父徐州長史嚴延和嚴善思都是享年八十五歲而去世；廣德二年，嚴向去世，又是享年八十五歲。嚴向兄前趙郡司馬嚴宙，長嚴向十歲，嚴向去世時，嚴宙還安然無恙。

金梁鳳

金梁鳳，不知何許人也。天寶十三載，客於河西。善相人，又言玄象。時哥舒翰爲節度使，詔入京師，裴冕爲祠部郎中，知河西留後，在武威，梁鳳謂冕曰："玄象有變，半年間有兵起，郎中此時當得中丞，不拜中丞，即得宰相，不離天子左右，大富貴。"冕曰："公乃狂言，冕何至此？"梁鳳曰："有一日向東京，一日入蜀川，一日來向朔方，此時公得相。"冕懼其言，深謝絶之。其後安禄山反，南犯洛陽，僭稱僞位。哥舒翰東守潼關，累月，奏冕爲御史中丞，追赴京。冕又詰曰："事驗也。"冕又問三日之兆，梁鳳曰："東京日即自磨滅，蜀川日亦不能久，此間日何轉分明，不可説。"冕志之。既潼關失守，玄宗幸蜀，肅宗北如靈武，冕會之，勸成策立，改元爲至德元年，冕果爲中書侍郎、平章事。冕奏之，肅宗召拜都水使者。

金梁鳳，不知是何處人。天寶十三年，客居在河西。善於給人占相，又愛談天象。當時哥舒翰任節度使，奉詔進京城，裴冕任祠部郎中，知河西留後，住在武威。金梁鳳對裴冕説："天象有變化，半年之間會有戰亂興起，郎中在此期間會得到中丞官職，不拜授中丞，就會得到宰相職位，不離天子左右，將有大富貴。"裴冕説："公這是狂言，我怎麽能達到這等職位？"金梁鳳説："有一個太陽向東京而去，一個太陽進入蜀川，一個太陽來到朔方，公在此時得到相位。"裴冕害怕他的話，就極力謝絶他。在此之後安禄山反叛，向南進犯洛陽，僭稱僞帝位。哥舒翰在東面守衛潼關，幾個月後，上奏推薦裴冕任御史中丞，催他趕赴京城。裴冕又問："事情應驗了吧。"裴冕又詢問三日之兆，金梁鳳説："東京的太陽即將自行熄滅，蜀川的太陽也不能長久，這裏的太陽爲何運轉分明，不可言傳。"裴冕記住了他的話。潼關失守後，玄宗駕幸蜀川，肅宗北到靈武，裴冕與肅宗相會，勸進成功策立肅宗爲帝，改元爲至德元年，裴冕果然任中書侍郎、平章事。裴冕上奏推薦金梁鳳，肅宗召入拜授都水使者。

梁鳳在河隴，謂吕諲曰："判官骨相，合得宰相。須得一大驚怖，即得。"諲後至驛，責讓驛長，搒之。驛吏武將，性粗猛，持弓矢突入，射諲，矢兩發，幾中諲面，諲逾墻得免。以報梁鳳，梁鳳曰："此必入相。"逾年，諲自黄門侍郎知政事。梁鳳在鳳翔，李揆、盧允二人同見之，俱素服，自稱選人。梁鳳謂之曰："公等并至清望官，那得云無官。"揆、允以實對。梁鳳遣二人行，謂揆曰："公從舍人即入相，一年内事。"謂允曰："公好即是吏部郎中。"及克復兩京，揆自中書舍人知禮部侍郎事，入爲中書侍郎、平章事，乃以允爲吏部郎中。其驗多此類。爾後伴

金梁鳳在河隴時，對吕諲説："判官的骨相，應得到宰相職位。須要受到一次大驚嚇，就能得到了。"吕諲後來到驛舍，責備驛長，鞭打他。驛吏是個武將，性情粗暴凶猛，拿着弓箭衝進來，射向吕諲，射出兩支箭，幾乎射中吕諲的臉，吕諲越墻得以逃脱。去告訴金梁鳳，金梁鳳説："這下一定會進入相位了。"過了一年，吕諲從黄門侍郎升任宰相。金梁鳳在鳳翔時，李揆、盧允二人一同去見他，都穿着便服，自稱是候補官員。金梁鳳對他們説："公等都做到清望官，怎能説没有官職。"李揆、盧允把實情告訴了他。金梁鳳讓二人出行，對李揆説："公從舍人到進入相位，是一年之内的事。"對盧允説："公最好的職位就是吏部郎中。"等到收復兩京，李揆從中書舍人知禮部侍郎事，召入任中書侍郎、平章事，於是用盧允任吏部郎中。其應驗大多如此類

聾以自晦。冕爲右僕射、兼御史大夫、成都尹、劍南節度使，有進止，令將梁鳳行。後乃病卒。

一樣。此後他用裝聾使自己銷聲匿迹。裴冕任右僕射、兼御史大夫、成都尹、劍南節度使，有皇帝的批示，命令帶着金梁鳳出行，後來就因病去世了。

張果

張果者，不知何許人也。則天時，隱於中條山，往來汾、晋間，時人傳其有長年秘術，自云年數百歲矣。嘗著《陰符經玄解》，盡其玄理。則天遣使召之，果佯死不赴。後人復見之，往來恒州山中。開元二十一年，恒州刺史韋濟以狀奏聞。玄宗令通事舍人裴晤往迎之，果對使絶氣如死，良久漸蘇，晤不敢逼，馳還奏狀。又遣中書舍人徐嶠齎璽書以邀迎之，果乃隨嶠至東都，肩輿入宫中。

張果，不知是何處人。武則天當政時，隱居在中條山，往來於汾、晋之間，當時人傳説他有長壽秘術，自稱年紀有數百歲。曾著《陰符經玄解》，充分闡發了書中的玄妙道理。武則天派使者召見他，張果裝死不來。後來人們又見到他，往來於恒州山中。開元二十一年，恒州刺史韋濟把他的情況上奏給玄宗知道。玄宗命令通事舍人裴晤去迎接他，張果面對使者屏住呼吸像死了一樣，很久纔漸漸蘇醒過來，裴晤不敢緊逼，急馳返回上奏他的情況。又派中書舍人徐嶠帶着璽書去迎接他，張果這纔跟着徐嶠來到東都，坐着肩輿進入宫中。

玄宗初即位，親訪理道及神仙方藥之事，及聞變化不測而疑之。有邢和璞者，善算人而知夭壽善惡，玄宗令算果，則懵然莫知其甲子。又有師夜光者，善視鬼，玄宗召果與之密坐，令夜光視之，夜光進曰："果今安在?"夜光對面終莫能見。玄宗謂力士曰："吾聞飲堇汁無苦者，真奇士也。"會天寒，使以堇汁飲果。果乃引飲三卮，醺然如醉所作，顧曰："非佳酒也。"乃寢。頃之，取鏡視齒，則盡燋且黧。命左右取鐵如意擊齒墮，藏於帶。乃懷中出神仙藥，微紅，傅墮齒之斷。復寐良久，齒皆出矣，粲然潔白，玄宗方信之。

玄宗即位初年，親自訪求理政之道和神仙方藥之事，當聽説神仙之事變化不測而産生懷疑。有個叫邢和璞的人，擅長給人算命而知道人的善惡和壽命長短，玄宗命令他去算張果，却懵然不知他的年紀。又有個叫師夜光的人，擅長看鬼，玄宗召來張果和他坐在隱秘之處，命令師夜光看他，師夜光上前説："張果現在哪裏?"師夜光和他面對面却始終看不見他。玄宗對高力士説："我聽説喝堇汁不覺苦的人，是真正的奇士。"適逢天氣寒冷，讓人拿堇汁給張果喝。張果就喝了三卮，醺然如醉，回頭説："不是好酒。"於是睡去。不久，拿鏡子看牙齒，都焦枯而黑黄了。命令左右用鐵如意把牙齒打掉，藏在帶子中。於是從懷中取出神仙藥，微微發紅，敷在掉了牙齒的肉根上。又睡了很久，牙齒又都長出來了，粲然潔白，玄宗這纔相信了他。

玄宗好神仙，而欲果尚公主，果固未知之，謂秘書少監王迥質、太常少卿蕭華曰："諺云娶婦得公主，真可畏也。"迥質與華相顧，未曉其言。即有中使至，宣曰："玉真公主早歲好道，欲降先生。"果大笑，竟不奉

玄宗喜歡神仙，而想讓張果娶公主爲妻，張果本來不知道此事，對秘書少監王迥質、太常少卿蕭華説："諺語説娶媳婦得到公主，真可怕呀。"王迥質和蕭華互相對視，不理解他的話。一會兒有中使來到，宣諭説："玉真公主早年好道，想嫁給先生。"張果大笑，始終不接受詔命。

詔。迥質等方悟向來之言。後懇辭歸山，因下制曰："恒州張果先生，游方外者也。迹先高尚，深入窈冥。是渾光塵，應召城闕。莫詳甲子之數，且謂羲皇上人。問以道樞，盡會宗極。今特行朝禮，爰畀寵命。可銀青光祿大夫，號曰通玄先生。"其年請入恒山，錫以衣服及雜綵等，便放歸山。乃入恒山，不知所之。玄宗爲造棲霞觀於隱所，在蒲吾縣，後改爲平山縣。

王迥質等人這纔明白他過去説的話。後來懇切請求告辭返回山中，朝廷因此下制説："恒州張果先生，是遨游在世俗之外的人。遵循先賢的高尚節操，深入到深遠奥妙的境界中。此次光照塵世，應召到城闕之中。没有人能詳知他的年紀，姑且稱作羲皇上人。向他請教道的要義，都能領悟到至理。如今特意來行朝禮，因此給予加恩任命。可任銀青光祿大夫，號叫通玄先生。"他在那一年請求進入恒山，賜給他衣服和雜綵等，就放他返回山中。於是進入恒山，不知去向。玄宗爲他在他隱居的地方建造棲霞觀，觀在蒲吾縣，後改爲平山縣。

葉法善

道士葉法善，括州括蒼縣人。自曾祖三代爲道士，皆有攝養占卜之術。法善少傳符籙，尤能厭劾鬼神。顯慶中，高宗聞其名，徵詣京師，將加爵位，固辭不受。求爲道士，因留在内道場，供待甚厚。時高宗令廣徵諸方道術之士，合煉黄白。法善上言："金丹難就，徒費財物，有虧政理，請核其真僞。"帝然其言，因令法善試之，由是乃出九十餘人，因一切罷之。法善又嘗於東都凌空觀設壇醮祭，城中士女競往觀之，俄頃數十人自投火中，觀者大驚，救之而免。法善曰："此皆魅病，爲吾法所攝耳。"問之果然。法善悉爲禁劾，其病乃愈。法善自高宗、則天、中宗歷五十年，常往來名山，數召入禁中，盡禮問道。然排擠佛法，議者或譏其向背。以其術高，終莫之測。睿宗即位，稱法善有冥助之力。先天二年，拜鴻臚卿，封越國公，仍依舊爲道士，止於京師之景龍觀，又贈其父爲歙州刺史。當時尊寵，莫與爲比。

道士葉法善，是括州括蒼縣人。從曾祖起三代當道士，都有攝養占卜之術。葉法善年輕時被傳授符籙，尤其能厭劾鬼神。顯慶年間，高宗聽説他的名聲，徵召他到京城來，想加以爵位，他堅持辭謝不接受。請求去當道士，於是留在内道場，待遇很豐厚。當時高宗命令廣泛徵召各方道術之士，一起熔煉黄金白銀。葉法善進言説："金丹難以煉成，白白浪費財物，有損於政治，請查驗術士的真僞。"高宗贊同他的話，於是命令葉法善去考核他們，因此就挑出九十多人，於是一切煉丹活動就停止了。葉法善又曾在東都凌空觀設壇醮祭，城中士女争着前去觀看，一會兒就有數十人自投火中，觀衆大驚，救起他們而得免一死。葉法善説："這些人都有魅病，被我的法術震懾所致。"一問那些人果然如此。葉法善都爲他們制約鬼魅，他們的病纔治愈。葉法善從高宗、武則天、中宗以來經歷五十年之久，常常往來於名山之間，幾次被召入宫中，完全符合禮節地向他問道。但他排擠佛法，議論者中有的譏諷他有失偏頗。因他道術高明，始終没有人能探測明白他。睿宗即位，聲稱葉法善有暗中相助之力。先天二年，拜授鴻臚卿，封越國公，還依舊當道士，住在京城的景龍觀，又追贈其父爲歙州刺史。當時所受的尊寵，没有人能和他相比。

法善生於隋大業之丙子，死於

葉法善生於隋大業的丙子年，死於開元的

開元之庚子，凡一百七歲。八年卒。詔曰：“故道士鴻臚卿員外置越國公葉法善，天真精密，妙理玄暢，包括秘要，發揮靈符，固以冥默難源，希夷罕測。而情栖蓬閬，迹混朝伍，保黄冠而不杖，加紫綬而非榮，卓爾孤秀，泠然獨往。勝氣絶俗，貞風無塵，金骨外聳，珠光内應。斯乃體應中仙，名升上德。朕當聽政之暇，屢詢至道；公以理國之法，數奏昌言。謀參隱諷，事宜弘益。嘆徽音之未泯，悲形解之俄留，曾莫慭遺，殲良奄及。永惟平昔，感愴于懷，宜申禮命，式旌泉壤。可贈越州都督。”

庚子年，共一百零七歲。他在開元八年去世。下詔説：“已故道士鴻臚卿員外置越國公葉法善，天真超俗思慮精密，妙理深奥暢達，心中總括秘要之術，表現在靈符之上，本來因玄默難以探源，虚寂微妙罕能測知。而寄情於蓬萊閬苑之中，混迹於朝廷班列之間，保守黄冠而不喜官服儀仗，身加紫綬而不以此爲榮耀，超然孤秀，輕妙獨往。不凡的氣度遠離世俗，貞潔的風範没有塵瑕，金骨在外面聳起，珠光在體内呼應。這就是形體反應心中的仙道，名聲升入至德的行列。朕在聽政之暇，屢次向他諮詢最高的道義；公用治國的方法，多次上奏善言。參謀隱諷，對政事大有裨益。感嘆德音没有消滅，悲傷羽化時停留得太短暫，没有多停留些時間，就很快去世了。長久地想念往昔的音容，心中感到悲痛，應申布禮命，在九泉之下加以旌表，可追贈越州都督。”

玄奘

僧玄奘，姓陳氏，洛州偃師人。大業末出家，博涉經論。嘗謂翻譯者多有訛謬，故就西域，廣求異本以參驗之。貞觀初，隨商人往游西域。玄奘既辯博出群，所在必爲講釋論難，蕃人遠近咸尊伏之。在西域十七年，經百餘國，悉解其國之語，仍采其山川謡俗，土地所有，撰《西域記》十二卷。貞觀十九年，歸至京師。太宗見之，大悦，與之談論。於是詔將梵本六百五十七部於弘福寺翻譯，仍敕右僕射房玄齡、太子左庶子許敬宗，廣召碩學沙門五十餘人，相助整比。

僧人玄奘，姓陳氏，是洛州偃師人。大業末年出家，廣泛涉獵經論。曾對人説翻譯的經書有很多訛誤，因此前往西域，廣泛尋求不同版本用來參考驗證。貞觀初年，他跟隨商人去西域遠游。玄奘在言辭明辯和學問淵博方面都很出衆，所到之處都一定要講解經義辯論詰難，蕃人不論遠近都尊敬佩服他。他在西域十七年，經歷一百多個國家，都能懂得那些國家的語言，還采集山川之間的謡諺俗語，土地物産，著《西域記》十二卷。貞觀十九年，回到京城。太宗見到他，很高興，和他在一起談論。因此詔令把梵文經本六百五十七部在弘福寺中翻譯過來，還敕令右僕射房玄齡、太子左庶子許敬宗，廣召博學沙門五十多人，幫助他進行整理。

高宗在東宫，爲文德太后追福，造慈恩寺及翻經院，内出大幡，敕九部樂及京城諸寺幡蓋衆伎，送玄奘及所翻經像、諸高僧等入住慈恩寺。顯慶元年，高宗又令左僕射于志寧、侍中許敬宗、中書令來濟李義府杜正倫、黄門侍郎薛元超等，共潤色玄奘所定之經；國子博士范義碩、太子洗

高宗在東宫做太子時，爲文德太后祈求冥福，建造慈恩寺和翻經院，寺内挂出大幡，敕令用九部樂和京城各寺的幡蓋以及衆伎人，送玄奘和翻雕的經像、諸位高僧等進住慈恩寺。顯慶元年，高宗又命令左僕射于志寧、侍中許敬宗、中書令來濟李義府杜正倫、黄門侍郎薛元超等人，共同給玄奘所審定的經書潤色；國子博士范義碩、太子洗馬郭瑜、弘文館學士高若思等人，幫

馬郭瑜、弘文館學士高若思等，助加翻譯。凡成七十五部，奏上之。後以京城人衆競來禮謁，玄奘乃奏請逐靜翻譯，敕乃移於宜君山故玉華宮。六年卒，時年五十六，歸葬於白鹿原，士女送葬者數萬人。

助他翻譯經書。共完成七十五部，上奏呈獻給皇帝。後來因爲京城的群衆競相來禮拜進見，玄奘於是就上奏請求尋找安靜之處去從事翻譯工作，敕令他遷移到宜君山的故玉華宮。顯慶六年去世，當時年紀五十六歲，遷回埋葬在白鹿原，士女中送葬的人達數萬人。

神秀

僧神秀，姓李氏，汴州尉氏人。少遍覽經史，隋末出家爲僧。後遇蘄州雙峰山東山寺僧弘忍，以坐禪爲業，乃嘆伏曰："此真吾師也。"便往事弘忍，專以樵汲自役，以求其道。

僧人神秀，姓李氏，是汴州尉氏人，自幼遍讀經史之書，在隋朝末年出家爲僧。後來遇到蘄州雙峰山東山寺僧人弘忍，以坐禪爲業，於是嘆服說："這真是我的老師呀。"就前去奉事弘忍，專門以打柴汲水爲己任，用來追求他的道法。

昔後魏末，有僧達摩者，本天竺王子，以護國出家，入南海，得禪宗妙法，云自釋迦相傳，有衣鉢爲記，世相付授。達摩齎衣鉢航海而來，至梁，詣武帝，帝問以有爲之事，達摩不説。乃之魏，隱於嵩山少林寺，遇毒而卒。其年，魏使宋雲於葱嶺回，見之，門徒發其墓，但有衣履而已。達摩傳慧可，慧可嘗斷其左臂，以求其法；慧可傳璨；璨傳道信；道信傳弘忍。

往昔在後魏末年，有僧人達摩，本是天竺王子，爲了保護國家而出家，進入南海，得到禪宗妙法，説是從釋迦牟尼那裏相傳的，有衣鉢爲記，世代相傳授。達摩帶着衣鉢航海而來，到了梁土，去見武帝，武帝用有作爲的事問他，達摩不高興。於是去魏國，隱居在嵩山少林寺，中毒而去世。那一年，魏國使者宋雲從葱嶺返回，去見他，門徒打開他的墳墓，衹有衣服和鞋而已。達摩傳慧可，慧可曾折斷自己的左臂，用來追求達摩的道法；慧可傳璨；璨傳道信；道信傳弘忍。

弘忍姓周氏，黄梅人。初，弘忍與道信并住東山寺，故謂其法爲東山法門。神秀既師事弘忍，弘忍深器異之，謂曰："吾度人多矣，至於懸解圓照，無先汝者。"弘忍以咸亨五年卒，神秀乃往荆州，居於當陽山。則天聞其名，追赴都，肩輿上殿，親加跪禮，敕當陽山置度門寺以旌其德。時王公已下及京都士庶，聞風爭來謁見，望塵拜伏，日以萬數。中宗即位，尤加敬異。中書舍人張説嘗問道，執弟子之禮，退謂人曰："禪師身長八尺，龐眉秀耳，威德巍巍，王霸之器也。"

弘忍姓周氏，是黄梅縣人。當初，弘忍和道信一起住在東山寺，因此稱其法爲東山法門。神秀師從弘忍後，弘忍很器重他，對他説："我收徒人多了，至於在明心見性靈悟融澈方面，没有超過你的。"弘忍在咸亨五年去世，神秀於是前往荆州，住在當陽山。武則天聽説他的名聲，催促他到京城來，坐着肩輿上殿，親自施以跪拜之禮，敕令當陽山建度門寺用來表彰他的德行。當時王公已下以及京城的士人百姓，聞風而競相前來進見，遠遠地望塵跪拜，每天有數萬人。中宗即位，更加敬重他。中書舍人張説曾向他請教道義，執弟子之禮，退下後對人説："禪師身長八尺，大眉秀耳，威德巍巍，是王霸之材呀。"

慧能

初，神秀同學僧慧能者，新州人也，與神秀行業相埒。弘忍卒後，慧能住韶州廣果寺。韶州山中，舊多虎豹，一朝盡去，遠近驚嘆，咸歸伏焉。神秀嘗奏則天，請追慧能赴都，慧能固辭。神秀又自作書重邀之，慧能謂使者曰："吾形貌矬陋，北土見之，恐不敬吾法。又先師以吾南中有緣，亦不可違也。"竟不度嶺而死。天下乃散傳其道，謂神秀爲北宗，慧能爲南宗。

當初，神秀的同學僧人慧能，是新州人，和神秀的操行事業相等。弘忍去世後，慧能住在韶州廣果寺。韶州山中，過去有很多虎豹，一時間就都離去了，遠近的人無不驚嘆，都歸附於他。神秀曾上奏武則天，請求催促慧能到京城來，慧能堅持辭謝不來。神秀又自己寫信再次邀請他，慧能對使者説："我的形貌矮小醜陋，北方人見到我，恐怕不尊敬我的道法。還有先師認爲我在南方有緣，也不能違背。"最終不過嶺南而死。天下於是傳授他的道法，稱神秀爲北宗，慧能爲南宗。

神秀以神龍二年卒，士庶皆來送葬。有詔賜謚曰大通禪師。又於相王舊宅置報恩寺，岐王範、張説及徵士盧鴻一皆爲其碑文。神秀卒後，弟子普寂、義福，并爲時人所重。

神秀在神龍二年去世，士人百姓都來送葬。有詔賜給謚號叫大通禪師。又在相王舊宅置報恩寺，岐王李範、張説和徵士盧鴻一都爲他撰寫碑文。神秀去世後，弟子普寂、義福，都被當時的人所敬重。

普寂

普寂姓馮氏，蒲州河東人也。年少時遍尋高僧，以學經律。時神秀在荆州玉泉寺，普寂乃往師事，凡六年，神秀奇之，盡以其道授焉。久視中，則天召神秀至東都，神秀因薦普寂，乃度爲僧。及神秀卒，天下好釋氏者咸師事之。中宗聞其高年，特下制令普寂代神秀統其法衆。開元十三年，敕普寂於都城居止。時王公士庶，競來禮謁，普寂嚴重少言，來者難見其和悦之容，遠近尤以此重之。二十七年，終于都城興唐寺，年八十九。時都城士庶曾謁者，皆制弟子之服。有制賜號爲大照禪師。及葬，河南尹裴寬及其妻子，并衰麻列于門徒之次，士庶傾城哭送，閭里爲之空焉。

普寂姓馮氏，是蒲州河東縣人。年輕時遍尋高僧，以便學習經律。當時神秀在荆州玉泉寺，普寂就去拜師，總共六年之久，神秀很賞識他，把自己的道法全部傳授給他。久視年間，武則天召神秀到東都，神秀趁機推薦普寂，於是度爲僧人。當神秀去世，天下愛好釋氏的人都師從於他。中宗聽説他年紀很高，特意下制命令普寂代替神秀統領他的衆信徒。開元十三年，敕令普寂在都城居住。當時王公士人和百姓，競相來禮拜進見，普寂嚴肅少言，來人難以見到他的和悦之容，遠近的人更因此而敬重他。開元二十七年，死在都城的興唐寺，享年八十九歲。當時都城中曾拜見過他的士人百姓，都穿上弟子的服裝。有制書賜號大照禪師。當下葬時，河南府尹裴寬和他的妻子，一起穿着衰麻排在門徒後面，士人百姓傾城哭送，街巷爲之一空。

義福

義福姓姜氏，潞州銅鞮人。初止藍田化感寺，處方丈之室，凡二十餘年，未嘗出宇之外。後隸京城慈

義福姓姜氏，是潞州銅鞮縣人。起初栖身藍田化感寺，住在方丈之室，共二十餘年，未曾走出屋外。後來隸屬於京城慈恩寺。開元十一

恩寺。開元十一年，從駕往東都，途經蒲、虢二州，刺史及官吏士女，皆齎幡花迎之，所在途路充塞。以二十年卒，有制賜號大智禪師。葬於伊闕之北，送葬者數萬人。中書侍郎嚴挺之爲製碑文。

神秀，禪門之傑，雖有禪行，得帝王重之，而未嘗聚徒開堂傳法。至弟子普寂，始於都城傳教，二十餘年，人皆仰之。

一行

僧一行，姓張氏，先名遂，魏州昌樂人，襄州都督、郯國公公謹之孫也。父擅，武功令。一行少聰敏，博覽經史，尤精曆象、陰陽、五行之學。時道士尹崇博學先達，素多墳籍。一行詣崇，借揚雄《太玄經》，將歸讀之。數日，復詣崇，還其書。崇曰："此書意指稍深，吾尋之積年，尚不能曉，吾子試更研求，何遽見還也?"一行曰："究其義矣。"因出所撰《大衍玄圖》及《義决》一卷以示崇。崇大驚，因與一行談其奥賾，甚嗟伏之，謂人曰："此後生顔子也。"一行由是大知名。武三思慕其學行，就請與結交，一行逃匿以避之。尋出家爲僧，隱於嵩山，師事沙門普寂。睿宗即位，敕東都留守韋安石以禮徵，一行固辭以疾，不應命。後步往荆州當陽山，依沙門悟真以習梵律。

開元五年，玄宗令其族叔禮部郎中洽齎敕書就荆州强起之。一行至京，置於光太殿，數就之，訪以安國撫人之道，言皆切直，無有所隱。開元十年，永穆公主出降，敕有司優厚發遣，依太平公主故事。一行以爲高宗末年，唯有一女，所以特加其禮，又太平驕僭，竟以得罪，不應引以爲例。上納其言，遽追敕不行，但依常

年，隨駕去東都，途經蒲、虢二州，刺史以及官吏士女，都帶着旗子鮮花迎接他，所在的道路都堵塞了。他在開元二十年去世，有制書賜號大智禪師。埋葬在伊闕的北面，送葬的有數萬人。中書侍郎嚴挺爲他撰寫碑文。

神秀，是禪門的英傑，雖然有禪行，得到帝王的敬重，却未曾聚衆開堂傳法。到弟子普寂，纔開始在京城中傳教，共二十多年，人們都敬仰他。

僧人一行，姓張氏，起初名叫遂，是魏州昌樂縣人，襄州都督、郯國公張公瑾之孫。父名擅，曾任武功縣令。一行自幼聰敏，博覽經史，尤其精通曆象、陰陽、五行之學。當時道士尹崇是博學的前輩，平日藏有許多圖書。一行去見尹崇，借揚雄著的《太玄經》，帶回去閱讀。幾天後，又去見尹崇，還給他書。尹崇説："此書的旨趣很深，我探索多年，尚且不能明白，你試圖研究此書，怎麽這樣快就送還了呢?"一行説："已經探求到它的含義了。"於是拿出自己所著的《大衍玄圖》和《義决》一卷給尹崇看。尹崇大驚，於是就和一行談論書中深邃的含蘊，非常嘆服他。對别人説："這是後世出生的顔子呀"一行從此而非常有名。武三思仰慕他的學問和操行，就請求與他結交，一行躲藏起來以迴避他。不久就出家爲僧，隱居在嵩山，師從沙門普寂。睿宗即位，敕令東都留守韋安石按照禮節去徵召他，一行堅持用有病來推托，不接受命令。後來步行到荆州當陽山，依從沙門悟真去學習梵律。

開元五年，玄宗命令一行的族叔禮部郎中張洽帶着敕書到荆州强行請他出山。一行到京城後，被安置在光太殿，玄宗幾次到他那裏，向他咨詢安國撫人的方法，他的話都很懇切率直，没有什麽所隱留的。開元十年，永穆公主出嫁，敕令有司要用優厚的待遇來安排此事，要依照太平公主的舊制。一行認爲高宗晚年，衹有一女，因此特别給予她禮遇，還有太平公主驕横僭越，最終因此而獲罪，不應引以爲例。玄宗接受了他的

禮。其諫諍皆此類也。

一行尤明著述，撰《大衍論》三卷，《攝調伏藏》十卷，《天一太一經》及《太一局遁甲經》、《釋氏系録》各一卷。時《麟德曆經》推步漸疏，敕一行考前代諸家曆法，改撰新曆，又令率府長史梁令瓚等與工人創造黄道游儀，以考七曜行度，互相證明。於是一行推《周易》大衍之數，立衍以應之，改撰《開元大衍曆經》。至十五年卒，年四十五，賜謚曰大慧禪師。

初，一行從祖東臺舍人太素，撰《後魏書》一百卷，其《天文志》未成，一行續而成之。上爲一行製碑文，親書於石，出内庫錢五十萬，爲起塔於銅人之原。明年，幸温湯，過其塔前，又駐騎徘徊，令品官就塔以告其出豫之意，更賜絹五十匹，以蒔塔前松柏焉。

初，一行求訪師資，以窮大衍，至天台山國清寺，見一院，古松十數，門有流水，一行立於門屏間，聞院僧於庭布算聲，而謂其徒曰："今日當有弟子自遠求吾算法，已合到門，豈無人導達也？"即除一算。又謂曰："門前水當却西流，弟子亦至。"一行承其言而趨入，稽首請法，盡受其術焉，而門前水果却西流。道士邢和璞嘗謂尹愔曰："一行其聖人乎？漢之洛下閎造曆，云：'後八百歲當差一日，必有聖人正之。'今年期畢矣，而一行造《大衍》正其差謬，則洛下閎之言信矣，非聖人而何？"

時又有黄州僧泓者，善葬法。每行視山原，即爲之圖，張説深信重之。

意見，迅速追回敕令不許實行，僅僅依照常禮安排婚事。一行的直言規勸都如此類。

一行尤其精於著述，著《大衍論》三卷，《攝調伏藏》十卷，《天一太一經》和《太一局遁甲經》、《釋氏系録》各一卷。當時用《麟德曆經》推算天文曆法漸漸顯出不够精密，敕令一行考察前代各家曆法，改寫新曆，又命令率府長史梁令瓚等與工人一起創造黄道游儀，用來考察七曜的行度，互相加以證明。在此時一行推算《周易》的大衍之數，建立推演之法來與其相應，改寫成《開元大衍曆經》。他在開元十五年去世，享年四十五歲，賜給謚號大慧禪師。

當初，一行的從祖東臺舍人張太素，著有《後魏書》一百卷，其中《天文志》没有完成，一行續寫而完成了它。玄宗爲一行撰寫碑文，親自書寫在碑石上，拿出内庫錢五十萬，在銅人之原上爲他建塔。第二年，玄宗駕幸温泉，經過他的塔前，又停馬徘徊，命令有品級的官員到塔前告訴一行天子秋日巡游的本意，又賜絹五十匹，用來栽植塔前的松柏。

當初，一行訪求老師，用來深入探究大衍之法，來到天台山國清寺，見到一個院子，有古松十幾棵，門前有水流淌，一行站在門屏之間，聽到院僧在庭中進行推算的聲音，并對自己的徒弟説："今天應有弟子從遠方來尋求我的推算之法，應該已經來到門前了，難道是没有人引導他到達嗎？"隨即又推算了一次。又對人説："門前的水應倒退向西流，弟子也就到了。"一行應着他的話而快步進入，跪拜請求傳法，全部接受了他的法術，而門前的水果然倒退向西流淌。道士邢和璞曾對尹愔説："一行大概是聖人吧？漢朝的洛下閎編制曆法，説：'八百年後會誤差一天，一定有聖人修正它。'今年期限已到期了，而一行編制《大衍曆》來修正洛下閎的誤差，這樣洛下閎的話就是確實的了，不是聖人又是什麽呢？"

當時又有黄州僧人泓，擅長葬法，每次巡視山原，就繪成圖，張説很信任器重他。

桑道茂

桑道茂者，大曆中游京師，善太一遁甲五行災異之説，言事無不中。代宗召之禁中，待詔翰林。建中初，神策軍修奉天城，道茂請高其垣墻，大爲制度，德宗不之省。及朱泚之亂，帝蒼卒出幸，至奉天，方思道茂之言，時道茂已卒，命祭之。

桑道茂，大曆年間游於京城，擅長太一遁甲五行災異之説，預言事情没有説不中的。代宗召他到宫中，待詔翰林。建中初年，神策軍修建奉天城，桑道茂請求增高城墻，擴大規模，德宗没有理會。當朱泚作亂，德宗倉促出逃，到了奉天，纔想起桑道茂的話，當時桑道茂已經去世，下命令祭奠他。

贊曰：術數之精，事必前知。粲如垂象，變告無疑。怪誕之夫，誣罔蓍龜。致彼庸妄，幸時艱危。

贊曰：術數的精妙，就在於對事物能預先知道。粲然如上天顯露徵兆，揭示得準確無疑。一些怪誕的人，用占卜來欺騙人。至於那些庸妄的人，總希望時局艱難危險。

舊唐書卷一百九十二

列傳第一百四十二

隱逸

王績　田遊巖　史德義　王友貞　盧鴻一　王希夷　衛大經
李元愷　王守愼　徐仁紀　孫處玄　白履忠　王遠知　潘師正
劉道合　司馬承禎　吳筠　孔述睿（子）敏行　陽城　崔覲

前代賁丘園，招隱逸，所以重貞退之節，息貪競之風。故蒙叟矯《讓王》之篇，玄晏立高人之傳，箕、潁之迹，粲然可觀。而漢二龔之流，乃心王室，不事莽朝，忍渴盜泉，本非絶俗，甚可嘉也。皇甫謐、陶淵明慢世逃名，放情肆志，逍遥泉石，無意於出處之間，又其善也。即有身在江湖之上，心游魏闕之下，托薜蘿以射利，假岩壑以釣名，退無肥遁之貞，進乏濟時之具，《山移》見誚，海鳥興譏，無足多也。阮嗣宗傲世佯狂，王無功嗜酒放蕩，才不足而智有餘，傷其時而晦其用，深識之士也。高宗天后，訪道山林，飛書岩穴，屢造幽人之宅，堅迴隱士之車。而遊巖、德義之徒，所高者獨行，盧鴻一、承禎之比，所重者逃名。至於出處語默之大方，未足與議也。今存其舊説，以備雜篇。

前代修飾丘墟園圃，招徠隱逸之士，是用來尊重貞潔退讓的節操，止息貪爵競利的風氣的。所以蒙叟假托《讓王》之篇，玄晏立高人之傳，箕山、潁水的遺迹，粲然可觀。而漢朝二龔之流，忠於朝廷，不在王莽朝中做官，忍着乾渴不飲盜泉，本來不是超脱世俗之人，因此很值得贊許。皇甫謐、陶淵明看輕勢力躲避虚名，放縱情志，逍遥在山水之中，不在意進退之間的事情，也是很好的。如果有人身在江湖之上，心游魏闕之下，僞托薜蘿來射利，假藉岩壑來釣名，退没有隱居避世的貞操，進缺少匡時濟世的才能，就會被《山移》責備，海鳥譏刺，這種人不值得重視。阮嗣宗傲世佯狂，王無功嗜酒放蕩，才能不足而智慧有餘，哀傷他們所處的時代而隱藏起他們的作用，是有深刻見識的士人。高宗天后，訪道於山林之間，飛送詔書於岩穴之中，屢次造訪隱士的住宅，堅持拉回隱士的車子。而田遊巖、史德義之徒，所崇尚的是志節高尚不隨世俗沉浮；盧鴻一、司馬承禎之流，所注重的是躲避虚名。至於那些精通出仕和隱退，發言和沉默之道的大家，就不值得和他們一起議論了。現保存他們的舊説，用來備做雜篇。

王績

王績，字無功，絳州龍門人。

王績，字無功，是絳州龍門縣人。年輕時

少與李播、呂才爲莫逆之交。隋大業中，應孝悌廉潔舉，授揚州六合縣丞，非其所好，棄官還鄉里。績河渚中先有田數頃，鄰渚有隱士仲長子先，服食養性，績重其真素，願與相近，乃結廬河渚，以琴酒自樂。嘗游北山，因爲《北山賦》以見志，詞多不載。績嘗躬耕於東皋，故時人號東皋子。或經過酒肆，動經數日，往往題壁作詩，多爲好事者諷咏。貞觀十八年卒。臨終自剋死日，遺命薄葬，兼預自爲墓誌。有文集五卷。又撰《隋書》，未就而卒。

兄通，字仲淹，隋大業中名儒，號文中子，自有傳。

和李播、呂才是莫逆之交。隋朝大業年間，應考孝悌廉潔科，授任揚州六合縣丞，這不是他所喜歡的，就棄官返回鄉里。王績原先在黄河小洲中有田地數頃，鄰近小洲上有隱士仲長子先，服食丹藥涵養本性，王績尊重他的自然坦率，願意和他相鄰，就在黄河小洲上蓋房，用彈琴飲酒來自娛。曾游北山，因此作《北山賦》來表達志向，文詞大多失載了。王績曾親自在東皋耕作，所以當時人號稱東皋子。有時經過酒市，一出行就是幾天，往往題壁作詩，大多會被好事的人所吟誦。貞觀十八年去世。臨終預知死期，留遺囑命令薄葬，又預先自撰墓志。有文集五卷。還撰寫過《隋書》，未完成而去世。

兄叫通，字仲淹，是隋朝大業年間的名儒，號文中子，自己有傳。

田遊巖

田遊巖，京兆三原人也。初補太學生，後罷歸，游於太白山，每遇林泉會意，輒留連不能去。其母及妻子并有方外之志，與遊巖同游山水二十餘年。後入箕山，就許由廟東築室而居，自稱"許由東鄰"。調露中，高宗幸嵩山，遣中書侍郎薛元超就問其母，遊巖山衣田冠出拜，帝令左右扶止之，謂曰："先生養道山中，比得佳否？"遊巖曰："臣泉石膏肓，烟霞痼疾，既逢聖代，幸得逍遥。"帝曰："朕今得卿，何異漢獲四皓乎？"薛元超曰："漢高祖欲廢嫡立庶，黄、綺方來，豈如陛下崇重隱淪，親問岩穴。"帝甚歡，因將遊巖就行宫，并家口給傳乘赴都，授崇文館學士，令與太子少傅劉仁軌談論。帝後將營奉天宫于嵩山，遊巖舊宅先居宫側，特令不毁，仍親書題額懸其門，曰："隱士田遊巖宅"。文明中，進授朝散大夫，拜太子洗馬。垂拱初，坐與裴炎交結，特放還山。

田遊巖，是京兆三原縣人。起初補做太學生，後來罷退而歸，游於太白山中，每遇到合意的林泉勝地，就留連不能離去。其母和妻子都有超然物外的志趣，和田遊巖一同游玩山水達二十餘年。後來進入箕山，在許由廟東面築室而居，自稱"許由東鄰"。調露年間，高宗駕幸嵩山，派中書侍郎薛元超去問候其母，田遊巖穿着隱士的衣服出來拜禮，高宗命令左右攙扶并止住他，對他説："先生在山中涵養道性，近來好嗎？"田遊巖回答説："臣愛山水烟霞成癖就像病入膏肓，無法醫治，生逢聖明的時代，有幸得以逍遥。"高宗説："朕今天得到卿，這和漢高祖得到四皓有什麽不同呢？"薛元超説："漢高祖想廢嫡立庶，夏黄公、綺里季纔來到，怎麽比得上陛下尊重隱逸之士，親自到岩穴中問候。"高宗很高興，於是携田遊巖到行宫中，還讓他的家屬一起乘驛站的車子到京城去，授任崇文館學士，讓他和太子少傅劉仁軌一起談論。後來高宗要在嵩山營建奉天宫，田遊巖的舊宅已先處在宫旁，高宗特令不必拆毁，還親書匾額懸挂在他家門上，寫的是"隱士田遊巖宅"。文明年間，進授朝散大夫，拜授太子洗馬。垂拱初年，坐與裴炎交結罪，特赦放歸山林。

史德義

史德義，蘇州崑山人也。咸亨初，隱居武丘山，以琴書自適，或騎牛帶瓢，出入郊郭廛市，號爲逸人。高宗聞其名，徵赴洛陽。尋稱疾東歸，公卿已下，皆賦詩餞別，德義亦以詩留贈，其文甚美。天授初，江南道宣勞使、文昌左丞周興表薦之，則天徵赴都，詔曰："蘇州隱士史德義，志尚虛玄，業履貞確，謙冲彰於里閈，孝友表於閨庭。固辭徵辟，長往嚴陵之瀨；多謝簪裾，高蹈愚公之谷。博聞强識，説《禮》敦《詩》，縛性丘園，甘心畎畝。朕承天革命，建極開階，寤寐星雲，物色林壑。順禎期而捐薜帶，應休運而解荷裳，粤自海隅，來游魏闕，行藏之理斯得，去就之節無違。風操可嘉，啓沃攸佇，特宜優奬，委以諫曹。可朝散大夫。"後周興伏誅，德義坐爲所薦免官，以朝散大夫放歸丘壑，自此聲譽稍減於隱居之前。

史德義，是蘇州崑山縣人。咸亨初年，隱居在武丘山，用彈琴讀書來悠然自娛，有時騎着牛帶着瓢，出入在城郊街市之間，號爲逸人。高宗聽説他的名字，徵召他赴洛陽。不久就稱病東歸，公卿以下的官員們，都賦詩送行，史德義也用詩留贈，詩的文采很美。天授初年，江南道宣勞使、文昌左丞周興上表推薦他，武則天徵召他赴京城，下詔説："蘇州隱士史德義，志趣崇尚虛無玄妙的道理，操守堅貞，謙虛顯明在鄉里，孝友表現在家庭。堅持辭謝徵召任用，經常到嚴陵的沙石灘上去；總是謝絶顯貴者，隱居在愚公之谷。博聞强識，喜歡《禮記》而注重《詩經》，在丘墟園圃中修養本性，情願住在田間。朕承奉天道革命，登基做了皇帝，日夜企望星雲出現，到林壑中去訪求賢才。順從吉祥而捐棄薜帶，響應好運而脱下荷裳，出自海角，來游魏闕，行止都符合道理，去留都不違背節操。風範值得贊美，久盼着你的竭誠忠告，特别應當優待奬勵，委任他做諫曹。可任朝散大夫。"後來周興被處死，史德義因被他所推薦而獲罪免官，以朝散大夫的身份被放歸深山幽谷之中，從此他的聲望稍減於隱居之前。

王友貞

王友貞，懷州河内人也。父知敬，則天時麟臺少監，以工書知名。友貞弱冠時，母病篤，醫言唯啖人肉乃差。友貞獨念無可求治，乃割股肉以飴親，母病尋差。則天聞之，令就其家驗問，特加旌表。友貞素好學，讀《九經》皆百遍，訓誨子弟，如嚴君焉。口不言人過，尤好釋典，屏絶膻味，出言未曾負諾，時論以爲真君子也。

長安年，歷任長水令。後罷歸田里。中宗在春宫，召爲司議郎，不就。神龍初，又拜太子中舍，仍令所司以禮徵赴，及至，固以疾辭。詔曰：

王友貞，是懷州河内縣人。父名知敬，武則天時任麟臺少監，以工於書法知名。王友貞年少時，母病重，醫生説衹有吃人肉纔能除病。王友貞一想到已别無辦法求治了，就割下大腿肉來給其母吃，其母的病不久就好了。武則天聽説後，就命令人到他家去查問，特别加以旌表。王友貞一向好學，《九經》全都讀過百遍，教導子弟，就像父親一樣。口中不説别人的過失，尤其喜歡釋家經典，去除膻味，説話未曾辜負諾言，當時輿論認爲他是真正的君子。

長安年間，曾任長水縣令。後來罷官返回田里。中宗在春宫做太子時，召入任司議郎，他没有赴任。神龍初年，又拜授太子中舍人，還命令有關官員以禮徵召他赴任，到了他家，他堅持以有病爲由辭謝任命。朝廷下詔説：

敦夷齊之行，可以激貪；尚顔、閔之道，用能勸俗。新除太子中舍人王友貞，德義泉藪，人倫茂異，孝始於事親，信表於行己。富有文史，廉於財貨，久歷官政，累聞課績。有古人之風，保君子之德。乃抗志塵外，栖情物表，深歸解脱之門，誓守熏修之誡，頃加徵命，作護儲闈，固在辭榮，累陳情懇。堅持凈義，不登於車服；味兹禪悦，靡求於珍饌。朕方崇獎廉退，懲抑澆浮，雖思廊廟之賢，豈違山林之願，宜加優秩，仍遂雅懷。可太子中舍人員外置，給全禄以畢其身，任其在家修道。仍令所在州縣存問，四時送禄至其住所。

勉勵伯夷、叔齊的品行，可以激勵貪求之人；尊崇顔淵、閔損的道義，可以用來勸勉民風世俗。新除授的太子中舍人王友貞，德義會聚於一身，是卓越的人才，孝道從侍奉父母開始，誠實從立身行事中表現出來。富有文史之才，不貪錢財，長時間做官從政，屢次聽説考核有政績。他有古人的作風，保持着君子的品德。纔能在塵世之外堅持平素的志向，把情志寄托在世事之外，深深歸入解脱之門，立誓恪守焚香供佛，修養身心的誠規。近來加以徵召的命令，讓他去教護太子，他堅持辭謝榮名，幾次陳情都很誠懇。堅持佛教的教義，不接受公車和章服，品味這些禪理所帶來的恬悦，就不會去尋求珍美的食品了。朕正尊崇獎勵廉潔謙退之士，來警戒抑制浮薄的風氣，雖然想念能爲朝廷肩負重任的賢才，怎麽能違背他隱居山林的願望，應加以優厚的俸禄，同時滿足他風雅的情懷。可以太子中舍人員外安置，給他全份俸禄來保全他自身的需要，聽任他在家中修道。還命令他所在州縣的官員去慰問他，四季把俸禄送到他的住所中去。

玄宗在東宫，又表請禮徵之，以年老，竟辭疾不赴。年九十餘，開元四年卒。特下制曰："貴德尊賢，飾終念遠，此聖人所以治天下、厚風俗也。王友貞稟氣元精，游心大朴。孝惟不匱，獨貫於神明；道則難名，高謝於人代。言念錫類，方期鎮俗，遽爾凋殂，良深愍悼。生無大位，雖隔外臣之儀；殁有餘榮，宜贈上卿之服。可贈銀青光禄大夫，仍委本縣令長特加吊祭。"

玄宗在東宫做太子時，又上表請求以禮徵召他，因年老，最終以病辭謝而不赴任。享年九十多歲，在開元四年去世。朝廷特地下制説："注重德行尊敬賢才，給死者以尊榮，想念遠去的人，這是聖人用來治理天下，使風俗淳厚的方法。王友貞承受天地自然的精氣，心志遨游在原始質樸的大道之中。孝雖不乏，衹有他能貫通於神明；他的道難以名狀，謝絶人世間的俗事。總想着讓他能改變世俗之風，忽然去世，深深表示哀悼。生時没有高位，雖然間隔外臣的禮儀；死後還有餘榮，應追贈上卿的官服。可以追贈銀青光禄大夫，并委托本縣縣令特别加以吊唁。"

盧鴻一

盧鴻一，字浩然，本范陽人，徙家洛陽。少有學業，頗善籀篆楷隸，隱於嵩山。開元初，遣備禮再徵不至。五年，下詔曰：

盧鴻一，字浩然，本來是范陽縣人，遷家到洛陽。年少就有學問，很擅長籀篆楷隸諸體書法，隱居在嵩山。開元初年，派人備禮再次徵召而不來。五年，下詔説：

朕以寡薄，忝膺大位。嘗恨玄風久替，淳化未升，每用翹想遺賢，冀聞上皇之訓。以卿黄中通理，鈎深詣微，窮太一之道，踐中庸之德，確乎高尚，足侔古人。故比下徵書，佇諧善績，而每輒托辭，拒違不至。使朕虚心引領，于今數年，雖得素履幽人之貞，而失考父滋恭之命。豈朝廷之故與生殊趣耶？將縱欲山林不能反乎？禮有大倫，君臣之義，不可廢也。今城闕密邇，不足爲難，便敕賫束帛之貺，重宣斯旨，想有以翻然易節，副朕意焉。

鴻一赴徵。六年，至東都，謁見不拜。宰相遣通事舍人問其故，奏曰："臣聞老君言，禮者，忠信之所薄，不足可依。山臣鴻一敢以忠信奉見。"上别召升内殿，賜之酒食。詔曰："盧鴻一應辟而至，訪之至道，有會淳風，爰舉逸人，用勸天下。特宜授諫議大夫。"鴻一固辭，又制曰：

昔在帝堯，全許由之節；緬惟大禹，聽伯成之高。則知天子有所不臣，諸侯有所不友，《遯》之時義大矣哉！嵩山隱士盧鴻一，抗迹幽遠，凝情篆素，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雲卧林壑，多歷年載。傳不云乎："舉逸人，天下之人歸心焉。"是乃飛書岩穴，備禮徵聘，方佇獻替，式弘政理。而矯然不群，確乎難拔，静己以鎮其操，洗心以激其流，固辭榮寵，將厚風俗，不降其志，用保厥躬。會稽嚴陵，未可名屈；太原王霸，終以病歸。宜以諫議大夫放還山。歲給米百石、絹五十匹，充其藥

朕以寡薄之才，忝受大位。曾恨談論玄理的風氣久已衰敗，而敦厚的教化没有興起，每每翹首想念被棄置的賢才，希望聽到上皇的教導。以卿的内德通理，深入鈎取而達到精微，窮究太一之道，踐行中庸之德，確實很高尚，足以和古人相等。因此連下徵召之書，企望能得到好成績，却每次都用推托之辭，拒絶不來。使朕虚心盼望，至今幾年了，雖然得到清白隱士的貞操，却失去考父的恭順之道。難道朝廷的事和生活的旨趣不同嗎？難道是要放縱在山林中隱居的欲望而不能返回嗎？禮有倫常大道，君臣之義，不可以廢棄。如今城闕靠近，不足以爲難，就敕令帶着賞賜的束帛，重新宣布這一聖旨，料想能翻然改變志節，符合朕的心意。

盧鴻一前往應徵。六年，到了東都，謁見時不拜禮。宰相派通事舍人詢問其中的原因，他上奏説："臣聽老君説，禮，是忠信的人所輕視的，不足以依據。山臣盧鴻一敢用忠信奉見。"玄宗召他上内殿，賜給他酒食。下詔説："盧鴻一應召而來，訪之於至道，匯聚敦厚樸實的風俗，舉薦隱逸之士，用來勉勵天下。特别應授任諫議大夫。"盧鴻一堅持辭謝不受，又下制説：

過去在帝堯時代，成全了許由的節操；遥想大禹，聽任伯成的高行。就知道天子有不願做其下臣的人，諸侯有不願與其爲友的人，《遯》在當時的作用是很大的啊！嵩山隱士盧鴻一，志行高尚幽遠，把情趣凝聚在書法上，用隱居來追求他的志向，用行義來達到他的道義，像雲一樣卧在山林之中，已過了很多年。傳上不是説："舉薦隱逸之士，天下的人就會歸心。"因此飛送詔書到岩穴之間，備置禮品去徵聘，正企望能直言進諫，用以弘揚政理。却堅勁孤高，確實難以動摇，以安静自我來堅守他的節操，洗濯邪惡之心來激勵世上的流俗，堅持辭謝榮寵，想使風俗淳厚，不貶抑他的志向，用來保全他的身體。會稽的嚴陵，不能爲榮名而屈就；太原的王霸，最終以病返回。應以諫議

物，仍令府縣送隱居之所。若知朝廷得失，具以狀聞。

大夫的身份放還山林。每年供給粟米百石、絹五十匹，作爲醫藥的費用，還命令府縣派人送到他隱居的住所。如果知道朝政的得失，可以上奏給朝廷知道。

將還山，又賜隱居之服，并其草堂一所，恩禮甚厚。

將返回山林時，又賜給隱居的衣服，并賜給他草堂一所，恩寵禮遇很豐厚。

王希夷

王希夷，徐州滕縣人也。孤貧好道。父母終，爲人牧羊，收傭以供葬。葬畢，隱於嵩山，師道士黄頤，向四十年，盡能傳其閉氣導養之術。頤卒，更居兖州徂來山中，與道士劉玄博爲栖遁之友。好《易》及《老子》，嘗餌松柏葉及雜花散。景龍中，年七十餘，氣力益壯。刺史盧齊卿就謁致禮，因訪以字人之術，希夷曰："孔子稱'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可以終身行之矣。"及玄宗東巡，敕州縣以禮徵，召至駕前，年已九十六。上令中書令張説訪以道義，宦官扶入宫中，與語甚悦。開元十四年，下制曰："徐州處士王希夷，絶學棄智，抱一居貞，久謝囂塵，獨往林壑。朕爲封巒展禮，側席旌賢，賁然來思，克應嘉召。雖紆綺季之迹，已過伏生之年，宜命秩以尊儒，俾全高於尚齒。可朝散大夫，守國子博士，聽致仕還山。州縣春秋致束帛酒肉，仍賜衣一副、絹一百匹。"尋壽終。

王希夷，是徐州滕縣人。孤貧而好道。父母去世，給人牧羊，收取工錢以供埋葬。埋葬完畢，就隱居在嵩山，師從道士黄頤，達四十年，黄頤的閉氣導養之術他都得到傳授。黄頤去世，改居兖州徂來山中，與道士劉玄博做隱居之友，喜好《周易》和《老子》，曾吃松柏葉和雜花散。景龍年間，年紀七十多歲，氣力更加强壯。刺史盧齊卿前去進見致禮，趁便訪求治理百姓的方法，王希夷説："孔子稱'自己所不希望的，不要施加給别人'，可以終身去實行了。"當玄宗東巡，敕令州縣以禮徵召，把他召到駕前時，年紀已九十六歲了。玄宗命令中書令張説向他訪求道義，宦官把他扶入宫中，和他交談很愉快。開元十四年，下制説："徐州處士王希夷，棄絶學問和智慧，專精固守正道，長時間謝絶喧囂的俗塵，在山林中獨自來往。朕進行封禪典禮，爲了表彰賢才而坐不安穩，希望他們大批而來，能够響應表彰和徵召。雖然屈折如綺季的行迹，已過了伏生的年紀，應賜以官爵來尊重儒士，尊崇老人而保全他的高尚品行。可任朝散大夫，守國子博士，聽從他退休返回山林。州縣每逢春秋之際贈送束帛酒肉，并賜衣一副、絹一百匹。"不久他就去世了。

自則天、中宗已後，有蒲州人衛大經、邢州人李元愷，皆潔志不仕；蒲州人王守慎、常州人徐仁紀、潤州人孫處玄，皆退身辭職，爲時所稱。

從武則天、中宗以後，有蒲州人衛大經、邢州人李元愷，志向高潔不願做官；蒲州人王守慎、常州人徐仁紀、潤州人孫處玄，全都退身辭職，被當時人所稱許。

衛大經

衛大經者，篤學善《易》，口無二言，則天降詔徵之，辭疾不赴。與魏州人夏侯乾童有舊，聞乾童母卒，徒步往吊之，鄉人止之曰："當夏溽

衛大經，勤奮學習而擅長《周易》，口中没有虚假的話。武則天下詔徵召他，他推托有病不就任。他和魏州人夏侯乾童有舊交，聽説夏侯乾童母去世，就步行前去吊唁，鄉里人阻止他説：

暑，豈可步涉千里，致書可也。”大經曰：“尺書無能盡意。”遂行。至魏州，會乾童出行，大經造門設席，行吊禮，不訊其家人而還。開元初，畢構爲刺史，謂解令孔愼言曰：“衛生德厚，宜有旌異。古人式干木之閭，禮賢故也。”愼言造門就謁，時大經已年老，辭疾不見。嘗預筮死日，鑿墓自爲誌文，果如筮而終。

“正當夏日氣候濕熱，怎麽能步行千里，去信慰問就行了。”衛大經説：“短信不能把心意表達完全。”於是出行。到了魏州，適逢夏侯乾童出門去了，衛大經上門設席，行吊唁之禮，不向他的家人問訊就返回了。開元初年，畢構任刺史，對解縣令孔愼言説：“衛生德行厚重，應特别加以旌表。古人旌表干木的閭里，是尊敬賢人的緣故。”孔愼言上門去進見，當時衛大經年紀已經老了，推托有病不見他。他曾預卜死日，挖鑿墳墓自撰墓志文，果然如卜而終。

李元愷

李元愷者，博學善天文律曆，然性恭愼，口未嘗言人之過。鄉人宋璟，年少時師事之，及璟作相，使人遺元愷束帛，將薦舉之，皆拒而不答。景龍中，元行冲爲洺州刺史，邀元愷至州，問以經義，因遺衣服，元愷辭曰：“微軀不宜服新麗，但恐不能勝其美以速咎也。”行冲乃以泥塗污而與之，不獲已而受。及還，乃以己之所蠶素絲五兩以酬行冲，曰：“義不受無妄之財。”先是，定州人崔元鑒明《三禮》，鄉人張易之寵幸用事，薦之，起家拜朝散大夫，致仕于家，在鄉請半禄。元愷誚之曰：“無功受禄，災也。”元愷年八十餘，壽終。

李元愷，學問廣博擅長天文律曆，然而性格恭敬謹愼，口中未曾説過别人的過失。鄉里人宋璟，小時候師從他，當宋璟做了宰相，派人送束帛給李元愷，想推薦他，他都拒而不答。景龍年間，元行冲任洺州刺史，邀李元愷到州裏，問他經義，於是送給他衣服，李元愷推辭説：“卑微之軀不宜穿新美的衣服，衹怕不能承受其美而很快招致禍患。”元行冲就用泥塗污了衣服送給他，他不得已而接受了。當他回去後，就用自己養蠶所得的素絲五兩來酬射元行冲，他説：“理應不接受意外之財。”在此之前，定州人崔元鑒通曉《三禮》，同鄉人張易之受寵幸而當權，推薦了他，從家中出來拜授朝散大夫，退休在家，在鄉間請求一半的俸禄。李元愷責備他説：“無功而接受俸禄，是災禍呀。”李元愷享年八十餘歲，壽終去世。

王守愼

王守愼者，有美名。垂拱中爲監察御史。時羅織事起，守愼舅秋官侍郎張知默推詔獄，奏守愼同知其事，守愼以疾辭，因請爲僧。則天初甚怪之，守愼陳情，詞理甚高，則天欣然從之，賜號法成。識鑒高雅，爲時賢所重。以壽終。

王守愼，有美好的名聲。垂拱年間任監察御史。當時羅織之事興起，王守愼舅秋官侍郎張知默審理奉詔關押的人案，奏請王守愼一起參預其事，王守愼用有病來推托，於是請求去做僧人。武則天起初很奇怪，王守愼陳述衷情，措詞説理水平很高，武則天欣然依從了他，賜號法成。他見識高雅，被當時的賢能之士所尊重。以壽終。

徐仁紀

徐仁紀者，聖曆中徵拜左拾遺。三上書論得失，不納，謂人曰：“三諫不聽，可去矣。”遂移病歸鄉里。

徐仁紀，在聖曆年間被徵召拜授左拾遺。三次上書議論朝政得失，没有被采納，他對别人説：“三次進諫而不聽，可以離開了。”於是上書

神龍初，宣慰使舉仁紀之行可以激俗，又徵拜左補闕。三上書，又不省，乃詣執政求出，俄授靈昌令。妻子不之官，廨舍唯衣履及書疏而已，餘無所蓄。

稱病回到鄉里。神龍初年，宣慰使推薦說徐仁紀的行爲可以激勵世俗，又徵召拜授左補闕。三次上書，皇帝又不醒悟，於是到執政那裏請求調出，不久授任靈昌縣令。妻子兒女不去他做官的地方，官舍中衹有衣服鞋子和奏疏信札而已，其餘就没有什麼了。

孫處玄

孫處玄，長安中徵爲左拾遺。頗善屬文，嘗恨天下無書以廣新文。神龍初，功臣桓彦範等用事，處玄遺彦範書，論時事得失，彦範竟不用其言，乃去官還鄉里，以病卒。

孫處玄，長安年間被徵召任左拾遺。他很善於寫文章，曾恨天下没有書用來增廣他的新文章。神龍初年，功臣桓彦範等當權，孫處玄給桓彦範寫信，議論時事得失，桓彦範始終不采用他的建議，於是離開官場返回鄉里，因病去世。

白履忠

白履忠，陳留浚儀人也。博涉文史。嘗隱居于古大梁城，時人號爲梁丘子。景雲中，徵拜校書郎。尋棄官而歸。開元十年，刑部尚書王志愔表薦履忠隱居讀書，貞苦守操，有古人之風，堪代褚無量、馬懷素入閣侍讀。十七年，國子祭酒楊瑒又表薦履忠堪爲學官，乃徵赴京師。及至，履忠辭以老病，不任職事。詔曰："處士前秘書省校書郎白履忠，學優緗簡，道賁丘園，探賾以見其微，隱居能達其志。故以汲引洙、泗，物色夷門，素風自高，玄冕非貴。几杖云暮，章秩宜加，俾承禮命之優，式副寵賢之美。可朝散大夫。"履忠尋表請還鄉，手詔曰："孝悌立身，静退放俗，年過從耄，不雜風塵。盛德予聞，通班是錫，豈惟旌賁山藪，實欲獎勸人倫。且游上京，徐還故里。"乃停留數月而歸。履忠鄉人左庶子吴兢謂履忠曰："吾子家室屢空，竟不沾斗米匹帛，雖得五品，何益於實也?"履忠欣然曰："往歲契丹入寇，家家盡著括排門夫，履忠特以少讀書籍，縣司放免，至今惶愧。今雖不得，且是吾家終身高卧，免徭役，豈

白履忠，是陳留浚儀縣人。廣泛涉獵文史。曾隱居在古大梁城，當時人號爲梁丘子。景雲年間，徵召拜授校書郎。不久就棄官而歸。開元十年，刑部尚書王志愔上表推薦白履忠隱居讀書，正直艱苦地自守貞操，有古人的風範，可以代褚無量、馬懷素入閣侍讀。十七年，國子祭酒楊瑒又上表推薦白履忠可以任學官，於是徵召他來京城。當到了京城，白履忠用年老有病來推托，不擔任官職。朝廷下詔説："處士前秘書省校書郎白履忠，讀書學習成績優異，道義盛美在丘墟園圃之中，深入探索經義而見到精微之處，隱居可以完成他的志向。朝廷欲效法周公、孔子和侯嬴吸引人才，但他以純樸的作風自高，而不看重玄冠。已到了需要几杖的老年，應加以官秩，使他受到按禮任命的優待，符合寵愛賢才的美名。可以任命爲朝散大夫。"白履忠不久就上表請求回鄉，玄宗親自手寫詔書説："以孝悌立身，寧静引退拋棄世俗，年紀已過耄耋之年，不受世俗的滋擾。我聽説了他的盛德，這次頒賞，難道衹是爲了旌表裝飾深山密林嗎，其實是想獎勵人們遵守人倫。姑且在京城游玩，慢些返回故里。"於是停留幾個月後回鄉。白履忠的同鄉人左庶子吴兢對他説："您家貧無所有，却始終不沾一斗米一匹帛，雖然得到五品官職，對現實又有什麽好處呢?"白履忠欣然説："往年契丹進犯時，家家都得徵派守衛城門的人，履忠我因自幼讀書，縣

易得也!”尋壽終。著《三玄精辯論》一卷，注《老子》及《黄庭内景經》，有文集十卷。

官破例免除我去守城，至今我還慚愧不安。如今雖然没有得到好處，却是終身在自己家中高枕而卧，免除徭役，難道是容易得到的嗎!”不久壽終去世。著有《三玄精辯論》一卷，曾注《老子》和《黄庭内景經》，有文集十卷。

王遠知

道士王遠知，琅邪人也。祖景賢，梁江州刺史。父曇選，陳揚州刺史。遠知母，梁駕部郎中丁超女也。嘗晝寢，夢靈鳳集其身，因而有娠，又聞腹中啼聲，沙門寶誌謂曇選曰:“生子當爲神仙之宗伯也。”遠知少聰敏，博綜群書。初入茅山，師事陶弘景，傳其道法。後又師事宗道先生臧兢。陳主聞其名，召入重陽殿，令講論，甚見嗟賞。及隋煬帝爲晋王，鎮揚州，使王子相、柳顧言相次召之，遠知乃來謁見，斯須而鬚髮變白，晋王懼而遣之，少頃又復其舊。煬帝幸涿郡，遣員外郎崔鳳舉就邀之，遠知見於臨朔宫，煬帝親執弟子之禮，敕都城起玉清玄壇以處之。及幸揚州，遠知諫不宜遠去京國，煬帝不從。

道士王遠知，是琅邪人。其祖名景賢，在梁朝任江州刺史。父名曇選，在陳朝任揚州刺史。王遠知母，是梁朝駕部郎中丁超之女。她在白天睡覺時，夢見靈鳳栖止在她身上，因而有孕，又聽到腹中有啼哭聲，僧人寶誌對王曇選説:“生下兒子應是神仙的宗伯。”王遠知自幼聰敏，博覽群書。起初進入茅山，師從陶弘景，學到他的道法。後又師從宗道先生臧兢。陳朝君主聽説他的名聲，召入重陽殿，命令他講論，很受贊賞。當隋煬帝做晋王時，鎮守揚州，派王子相、柳顧言相繼去召他，王遠知於是前來進見，片刻之間而鬚髮變白，晋王恐懼而放他走了，一會兒又恢復原來的樣子。煬帝駕幸涿郡，派員外郎崔鳳舉前去邀請他，王遠知在臨朔宫進見，煬帝親行弟子之禮，敕令在京城中築起玉清玄壇來安置他。當駕幸揚州時，王遠知勸他不宜遠離京城，煬帝没有聽從。

高祖之龍潜也，遠知嘗密傳符命。武德中，太宗平王世充，與房玄齡微服以謁之，遠知迎謂曰:“此中有聖人，得非秦王乎?”太宗因以實告，遠知曰:“方作太平天子，願自惜也。”太宗登極，將加重位，固請歸山。至貞觀九年，敕潤州於茅山置太受觀，并度道士二十七人。降璽書曰:“先生操履夷簡，德業冲粹，屏棄塵雜，栖志虚玄，吐故納新，食芝餌术，念衆妙於三清之表，返華髮於百齡之外，道邁前烈，聲高自古。非夫得秘訣於金壇，受幽文於玉笈者，其孰能與此乎!朕昔在藩朝，早獲問道，眷言風範，無忘寤寐。近覽來

高祖未登基時，王遠知曾密傳符命。武德年間，太宗平定王世充，與房玄齡化裝成平民去拜訪他，王遠知迎接時對他們説:“這裏面有聖人，莫不是秦王嗎?”太宗於是以實情相告，王遠知説:“正要做太平天子，希望自己珍重。”太宗即位，將授以重位，他堅持請求回山。到貞觀九年，敕令潤州在茅山建太受觀，并度道士二十七人。降璽書説:“先生的操守恬淡質樸，德行中和純正，抛棄世俗的滋擾，把情志寄托在虚玄之中，吐故納新，以靈芝、术草爲食，在三清之外念及各種玄妙的道義，在百歲之後白髮重又返黑，道術超越前人，聲望高過古人。不是在金壇得到秘訣，在玉笈中得到隱微玄奥的文辭，誰能達到這種境界呢!朕過去在藩朝時，早就得以問道，回顧先生的風範，日夜不能忘懷。近日閲覽

奏，請歸舊山，已有別敕，不違高志，并許置觀，用表宿心。未知先生早晚已屆江外？所營棟宇，何當就功？佇聞委曲，副兹引領。近已令太史薛頤等往詣，令宣朕意。”其年，遠知謂弟子潘師正曰：“吾見仙格，以吾小時誤損一童子吻，不得白日升天。見署少室伯，將行在即。”翌日，沐浴，加冠衣，焚香而寢，卒，年一百二十六歲。調露二年，追贈遠知太中大夫，謚曰昇真先生。則天臨朝，追贈金紫光禄大夫。天授二年，改謚曰昇玄先生。

奏書，先生請求返回舊日的山林，已另有敕書，不違先生高遠的志願，并准許建造道觀，用來表示朕的宿願。不知先生何時能到長江之外？所營造的房屋，何時能够完工？傾聽先生的原委，以釋翹盼之懷。最近已命令太史薛頤等前往，去宣布朕的心意。”那一年，王遠知對弟子潘師正説：“我見過仙人的規定，因爲我小時候損傷過一個童子的嘴唇，就不能在白日升天。我被署任少室伯，馬上就要走了。”第二天，進行沐浴，穿戴好衣冠，焚香而睡，逝世時，享年一百二十六歲。調露二年，追贈王遠知太中大夫，謚號叫昇真先生。武則天當朝執政時，追贈金紫光禄大夫。天授二年，更改謚號昇玄先生。

潘師正

潘師正，趙州贊皇人也。少喪母，廬於墓側，以至孝聞。大業中，度爲道士，師事王遠知，盡以道門隱訣及符籙授之。師正清净寡欲，居於嵩山之逍遥谷，積二十餘年，但服松葉飲水而已。高宗幸東都，因召見與語，問師正：“山中有何所須?”師正對曰：“所須松樹清泉，山中不乏。”高宗與天后甚尊敬之，留連信宿而還。尋敕所司於師正所居造崇唐觀，嶺上別起精思觀以處之。初置奉天宫，帝令所司於逍遥谷口特開一門，號曰仙遊門，又於苑北面置尋真門，皆爲師正立名焉。時太常奏新造樂曲，帝又令以《祈仙》、《望仙》、《翹仙》爲名。前後贈詩，凡數十首。師正以永淳元年卒，時年九十八。高宗及天后追思不已，贈太中大夫，賜謚曰體玄先生。

潘師正，是趙州贊皇縣人。少年喪母，住在墓旁的小屋中，以特别孝敬而聞名。大業年間，出家做道士，師從王遠知，把道門的秘訣和符籙都傳授給他。潘師正清净寡欲，住在嵩山的逍遥谷中，累計二十多年，衹食用松葉和喝水而已。高宗巡幸東都，於是召見并和他談話，問潘師正説：“山中需要些什麽?”潘師正回答説：“所需要的松樹清泉，山中不缺乏。”高宗和則天皇后很尊敬他，留他住了兩夜而放還。不久敕令有關部門在潘師正的住處建造崇唐觀，在山嶺上另建精思觀來安置他。起初置建奉天宫，高宗命令有關部門在逍遥谷特别開設一門，號稱仙遊門，又在苑北面置建尋真門，都是給潘師正樹立名聲。當時太常上奏新作的樂曲，高宗又命令用《祈仙》、《望仙》、《翹仙》命名。前後贈詩，共數十首。潘師正在永淳元年逝世，當時九十八歲。高宗和則天皇后思念不已，追贈太中大夫，賜給謚號體玄先生。

劉道合

道士劉道合者，陳州宛丘人。初與潘師正同隱於嵩山。高宗聞其名，令於隱所置太一觀以居之。召入宫中，深尊禮之。及將封太山，屬久雨，帝令道合於儀鸞殿作止雨之術，

道士劉道合，是陳州宛丘縣人。起初和潘師正一起隱居在嵩山中。高宗聽説他的名聲，命令在他隱居的地方置建太一觀給他居住。召入宫中時，對他深爲尊敬。當將封太山時，適逢久雨不止，高宗命令劉道合在儀鸞殿做止雨之術，不

俄而霽朗，帝大悦。又令道合馳傳先上太山，以祈福祐。前後賞賜，皆散施貧乏，未嘗有所蓄積。高宗又令道合合還丹，丹成而上之。咸亨中卒。及帝營奉天宫，遷道合之殯室，弟子開棺將改葬，其尸惟有空皮，而背上開坼，有似蟬蜕，盡失其齒骨，衆謂尸解。高宗聞之不悦，曰："劉師爲我合丹，自服仙去。其所進者，亦無異焉。"

久雨止天晴，高宗非常高興。又命令劉道合乘驛車先上太山，去祈禱福祐。先後賞賜給他的東西，都散發給貧困的人，未曾有積蓄。高宗又命令劉道合煉丹，丹成而獻上。咸亨年間去世。當高宗營建奉天宫時，遷移劉道合的殯室，弟子打開棺材將改葬時，發現他的尸體衹有空皮，而背上裂開，好似蟬蜕，他的牙齒骨骼都消失了，衆人説是尸解。高宗聽説後不高興，説："劉師爲我煉丹，自己却服丹成仙而去，他所進獻的，也没有特别之處。"

司馬承禎

道士司馬承禎，字子微，河内温人。周晋州刺史、琅邪公裔玄孫。少好學，薄於爲吏，遂爲道士。事潘師正，傳其符籙及辟穀導引服餌之術。師正特賞異之，謂曰："我自陶隱居傳正一之法，至汝四葉矣。"承禎嘗遍游名山，乃止於天台山。則天聞其名，召至都，降手敕以讚美之。乃將還，敕麟臺監李嶠餞之於洛橋之東。

道士司馬承禎，字子微，是河内温縣人。北周晋州刺史、琅邪公司馬裔的玄孫。自幼好學，對當官吏很輕視，於是做了道士。侍奉潘師正，得到他傳授的符籙和辟穀導引服餌之術。潘師正特别賞識他，對他説："我跟陶隱居學得正一之法，到你是第四代了。"司馬承禎曾遍游名山，然後停留在天台山。武則天聽説他的名聲，把他召到京城，下達親手書寫的敕書來讚美他。當他將要返回時，敕令麟臺監李嶠在洛橋東面給他餞行。

景雲二年，睿宗令其兄承禕就天台山追之至京，引入宫中，問以陰陽術數之事。承禎對曰："道經之旨：'爲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且心目所知見者，每損之尚未能已，豈復攻乎異端，而增其智慮哉！"帝曰："理身無爲，則清高矣。理國無爲，如何？"對曰："國猶身也。《老子》曰：'游心於澹，合氣於漠，順物自然而無私焉，而天下理。'《易》曰：'聖人者，與天地合其德。'是知天不言而信，不爲而成。無爲之旨，理國之道也。"睿宗嘆息曰："廣成之言，即斯是也。"承禎固辭還山，仍賜寶琴一張及霞紋帔而遣之，朝中詞人贈詩者百餘人。

景雲二年，睿宗命令其兄司馬承禕到天台山把他追回京城，領進宫中，詢問陰陽術數之事。司馬承禎回答説："道經的主旨是：'學道而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所作爲。'况且心目所能知見的，每每損失尚且不能止住，怎麼能再去攻擊異端，而增加他的智慧呢！"睿宗説："治理自身而無爲，就會清高了。治理國家而無爲，會怎麼樣？"司馬承禎回答説："國家就像身體。《老子》上説：'心游向淡泊，氣合於漠然，順應自然而無私念，而天下就治理好了。'《周易》上説：'聖人，與天地合成他的德行。'以此知道天不説話而有信，不爲而有所成。無爲的主旨，就是治國之道。"睿宗嘆息説："廣成子的話，就是這個意思呀。"司馬承禎堅持要告辭返回山中，睿宗於是賜寶琴一張以及霞紋帔而放還他，朝中詞人贈詩的達百餘人。

開元九年，玄宗又遣使迎入京，親受法籙，前後賞賜甚厚。十年，駕

開元九年，玄宗又派使者迎他進京，親自接受法籙，前後賞賜非常豐厚。十年，駕還西都，

還西都，承禎又請還天台山，玄宗賦詩以遣之。十五年，又召至都。玄宗令承禎於王屋山自選形勝，置壇室以居焉。承禎因上言："今五嶽神祠，皆是山林之神，非正真之神也。五嶽皆有洞府，各有上清真人降任其職，山川風雨，陰陽氣序，是所理焉。冠冕章服，佐從神仙，皆有名數。請别立齋祠之所。"玄宗從其言，因敕五嶽各置真君祠一所，其形象制度，皆令承禎推按道經，創意爲之。承禎頗善篆隸書，玄宗令以三體寫《老子經》，因刊正文句，定著五千三百八十言爲真本以奏上之。以承禎王屋所居爲陽臺觀，上自題額，遣使送之。賜絹三百匹，以充藥餌之用。俄又令玉真公主及光禄卿韋縚至其所居修金籙齋，復加以錫賚。

是歲，卒於王屋山，時年八十九。其弟子表稱："死之日，有雙鶴繞壇，及白雲從壇中涌出，上連于天，而師容色如生。"玄宗深嘆之，乃下制曰："混成不測，入寥自化。雖獨立有象，而至極則冥。故王屋山道士司馬子微，心依道勝，理會玄遠，遍游名山，密契仙洞。存觀其妙，逍遥得意之場；亡復其根，宴息無何之境。固以名登真格，位在靈官。林壑未改，遐霄已曠，言念高烈，有愴于懷，宜贈徽章，用光丹籙。可銀青光禄大夫，號真一先生。"仍爲親製碑文。

吳筠

吳筠，魯中之儒士也。少通經，善屬文，舉進士不第。性高潔，不奈流俗，乃入嵩山，依潘師正爲道士，傳正一之法，苦心鑽仰，乃盡通其術。開元中，南游金陵，訪道茅山。

司馬承禎又請求回天台山，玄宗賦詩來送他回去。十五年，又召他到京城。玄宗命令司馬承禎在王屋山自選一處好地方，置建壇室用來居住。司馬承禎於是上奏説："如今五嶽的神祠，都是山林之神，不是真正的神。五嶽都有洞府，各有上清真人降任其職，山川風雨，陰陽氣序，因此得到治理。冠冕章服，輔佐神仙，都有名數。請另立齋祠之所。"玄宗聽從了他的建議，於是敕令在五嶽各置建一所真君祠，祠的形象制度，全都是讓司馬承禎按照道經，加以新意而建造的。司馬承禎很擅長篆隸書法，玄宗命令他用三種字體寫《老子經》，於是訂正文句，寫定五千三百八十言爲真本用來進獻給玄宗。把司馬承禎在王屋山所住的地方做爲陽臺觀，玄宗親筆題寫匾額，派使者送給他。賜絹三百匹，用來充作藥餌費用。不久又命令玉真公主和光禄卿韋縚到他的住處去修金籙齋，又加以賞賚。

在這一年，他在王屋山去世，當時八十九歲。他的弟子上表稱："死的那天，有雙鶴繞壇而飛，以及白雲從壇中涌出，上升與天相連，而師傅的面容和表情就像活着時一樣。"玄宗深爲感嘆，於是下制説："混然生成而不可測，進入虚静而自然化解。雖然超群而有形象，而達到極致就會冥滅。已故王屋山道士司馬子微，内心依從高超之道，理解玄妙幽遠，遍游名山，與各神仙洞府密切。他在世時所看到的妙迹，是他的逍遥得意之處，死後又返回他的根本，長眠在空無所有的地方。已經得以名登仙籍，官位做到靈官。山林没有改變，遥遠的天空已經空曠，思念他的高尚堅貞，心中感到悲愴，應給予褒崇封贈，用以光耀道教的名册。可以追贈銀青光禄大夫，號真一先生。"還爲他親自寫了碑文。

吳筠，是魯中的儒士。年輕時通曉經書，善於寫文章，考進士没有考中。生性高潔，忍受不了世俗，於是進入嵩山，依從潘師正做道士，傳授正一之法，苦心鑽研，於是把潘師正的道術都學通了。開元年間，南游金陵，到茅山去訪道。

久之，東游天台。筠尤善著述，在剡與越中文士爲詩酒之會，所著歌篇，傳於京師。玄宗聞其名，遣使徵之。既至，與語甚悦，令待詔翰林。帝問以道法，對曰："道法之精，無如五千言，其諸枝詞蔓説，徒費紙札耳。"又問神仙修煉之事，對曰："此野人之事，當以歲月功行求之，非人主之所宜適意。"每與緇黄列坐，朝臣啓奏，筠之所陳，但名教世務而已，間之以諷咏，以達其誠。玄宗深重之。

很長時間以後，東游天台。吴筠尤其善於著述，在剡縣與越中文士舉行詩酒聚會，所作的詩歌，流傳到京城。玄宗聽説他的名聲，派使者去徵召他。吴筠來到京城後，玄宗與他談得很高興，任命他待詔翰林。玄宗問他道法，他回答説："道法的精華，比不上五千字的《老子道德經》，道法的枝蔓之説，是白白浪費紙張而已。"又問神仙修煉之事，他回答説："這是山野平民的事，應當用時間和功業德行去尋求，不是君王所應注意的。"常與僧道列坐，和朝臣一道啓奏，吴筠所陳述的，衹是有關名教和時務的内容而已，雜以諷咏，用來表達他的誠意。玄宗很敬重他。

天寶中，李林甫、楊國忠用事，綱紀日紊。筠知天下將亂，堅求還嵩山，累表不許，乃詔於岳觀别立道院。禄山將亂，求還茅山，許之。既而中原大亂，江淮多盗，乃東游會稽。嘗於天台剡中往來，與詩人李白、孔巢父詩篇酬和，逍遥泉石，人多從之。竟終於越中。文集二十卷。其《玄綱》三篇、《神仙可學論》等，爲達識之士所稱。筠在翰林時，特承恩顧，由是爲群僧之所嫉。驃騎高力士素奉佛，嘗短筠于上前，筠不悦，乃求還山。故所著文賦，深詆釋氏，亦爲通人所譏。然詞理宏通，文彩焕發，每製一篇，人皆傳寫。雖李白之放蕩，杜甫之壯麗，能兼之者，其唯筠乎！

天寶年間，李林甫、楊國忠當權，綱紀日益紊亂。吴筠知道天下將要動亂，堅持請求回嵩山，多次上表未被准許，於是朝廷下詔在岳觀另建道院。安禄山將要叛亂，他請求回茅山，朝廷准許了他。不久中原大亂，長江淮河之間盜賊很多，於是東游會稽。曾在天台剡中之間來往，與李白、孔巢父用詩篇來應酬唱和，逍遥在山水之間，有很多人跟隨着他。最後死在越中。著有文集二十卷。其中《玄綱》三篇、《神仙可學論》等，被通達有識之士所稱許。吴筠在翰林時，特别受到關心照顧，因此被群僧所嫉妒。驃騎高力士一向信奉佛教，曾在皇帝面前説吴筠的缺點，吴筠不高興，於是請求回山。因此他所著的文賦，深深詆毁釋氏，也被通達的人所非議。但他的詞理宏通，文彩焕發，每作成一篇，人們都加以傳抄。雖然李白的放蕩，杜甫的壯麗，能兼而有之的，大概衹有吴筠了吧！

孔述睿

孔述睿，越州人也。曾祖昌寓，膳部郎中。祖舜，監察御史。父齊參，寶鼎令。述睿少與兄克符、弟克讓，皆事親以孝聞。既孤，俱隱於嵩山。述睿好學不倦，大曆中，轉運使劉晏累表薦述睿有顔、閔之行，游、夏之學。代宗以太常寺協律郎徵之，轉國子博士，歷遷尚書司勛員外郎、史館修撰。述睿每加恩命，暫至朝廷

孔述睿，是越州人。曾祖名昌寓，曾任膳部郎中。其祖名舜，曾任監察御史。其父名齊參，曾任寶鼎縣令。孔述睿年輕時和兄克符、弟克讓，都以侍奉父母孝順而聞名。父母死後，都隱居在嵩山中。孔述睿好學不知疲倦，大曆年間，轉運使劉晏多次上表推薦説孔述睿有顔淵、閔損的操行，子游、卜子夏的才學。代宗以太常寺協律郎的官職徵用他，轉任國子博士，曾升任尚書司勛員外郎、史館修撰。孔述睿每次受到恩顧任

謝恩，旬日即辭疾，却歸舊隱。

命，都暫且到朝廷謝恩，十天後就以有病推托，退回到舊日隱居的地方。

德宗踐祚，以諫議大夫銀章朱綬，命河南尹趙惠伯齎詔書、玄纁束帛，就嵩山以禮徵聘。述睿既至，召對於別殿，特賜第宅，給以廄馬，兼爲皇太子侍讀。旬日後累表固辭，依前乞還舊山，詔報之曰："卿懷伊摯匡時之道，有廣成嘉遁之風。養素丘園，屢辭命秩。朕以峒山問道，渭水求師，亦何必務執勞謙，固求退讓。無違朕旨，且啓乃心。"述睿既懇辭不獲，方就職。久之，改秘書少監，兼右庶子，再加史館修撰。述睿精於地理，在館乃重修《地理誌》，時稱詳究。而又性謙和退讓，與物無競，每親朋集會，嘗恂恂然似不能言者，人皆敬之。時令狐峘亦充修撰，與述睿同職，多以細碎之事侵述睿，述睿皆讓之，竟不與争，時人稱爲長者。

德宗即位，用諫議大夫銀章朱綬，命令河南尹趙惠伯帶着詔書、玄纁束帛，前往嵩山以禮徵聘。孔述睿到京城後，德宗在正殿以外的殿堂召見并向他徵詢問題，特别賜給他第宅，給以廄馬，兼任皇太子侍讀。十天後多次上表堅持辭謝，依照前例乞求返回舊日的山林，德宗下詔答覆他説："卿懷有伊摯匡世濟時之道，有廣成子合乎正道的退隱之風。在丘墟園圃中涵養素性，屢次辭掉官職。朕就像去峒山問道，渭水求師，你又何必一定要勤謹謙虚，堅持請求退讓。不要違背朕的旨意，姑且敞開你的心志。"孔述睿懇切推辭没有獲准，纔去任職。過了很長時間，改任秘書少監，兼右庶子，再加授史館修撰。孔述睿精通地理，於是在史館重修《地理誌》，當時人稱許内容詳細考究。而又性情謙和退讓，與世無争，每次親朋集會，總是温順恭謹好像不能言談的様子，受到人們的尊敬。當時令狐峘也充任修撰，和孔述睿同職，常用細碎小事去侵擾孔述睿，孔述睿總讓着他，始終不和他相争，當時人稱他爲長者。

貞元四年，命齎詔并御饌、衣服數百襲，往平凉盟會處祭陷殁將士骸骨，以述睿性精慤故也。九年，以疾上表，請罷官。詔不許，報之曰："朕以卿德重朝端，行敦風俗，不言之教，所賴攸深，未依來請，想宜悉也。"述睿再三上表，方獲允許，乃以太子賓客賜紫金魚袋致仕，放還鄉里，仍賜帛五十匹、衣一襲。故事，致仕還鄉者皆不給以乘，德宗優寵儒者，特命給而遣之。貞元十六年九月卒，年七十一。贈工部尚書。子敏行。

貞元四年，朝廷命令他帶着詔書和御饌、衣服數百套，前往平凉盟會處去祭祀戰死將士的尸骨，這是由於孔述睿性情真誠謹慎的緣故。九年，因病上表，請求罷官。有詔不准許，詔書答覆他説："朕因卿德重朝廷，操行使風俗淳厚，不用語言的教誨，還要長久依靠你，没有依從你的申請，料想你能理解。"孔述睿再三上表，纔獲得允許，於是以太子賓客賜紫金魚袋的身份退休，放還鄉里，還賞賜帛五十匹、衣服一套。按舊例，退休回鄉者都不給公車，德宗優待寵遇儒者，破例命令給予公車而送走他。貞元十六年九月去世，享年七十一歲。追贈工部尚書。子名敏行。

孔敏行

敏行字至之，舉進士，元和五年禮部侍郎崔樞下擢第。吕元膺廉問岳鄂，辟爲賓佐。丁母憂而罷。後元膺

孔敏行字至之，考中進士，元和五年在禮部侍郎崔樞主持下登第。吕元膺考察岳鄂時，徵用爲賓佐。丁母憂而罷官。後來吕元膺任東都留

爲東都留守，移鎮河中，敏行皆從之。十四年，入爲右拾遺，遷左補闕。長慶中，爲起居郎，改左司員外郎，歷司勛郎中，充集賢殿學士，遷吏部郎中，俄拜諫議大夫。上疏論興元監軍楊叔元陰激募卒爲亂，殺節度使李絳。人不敢發其事，敏行上表極諍之，故叔元得罪，時論稱美。敏行名臣之子，少而修潔，爲人所稱；及游宦，與當時豪俊爲友，雖名華爲一時冠，而貞規雅操，與父遠矣。大和九年正月卒，年四十九，贈尚書工部侍郎。

守，移鎮河中，孔敏行都跟隨着他。十四年，召入任右拾遺，遷任左補闕。長慶年間，任起居郎，改任左司員外郎，歷任司勛郎中，充任集賢殿學士，升任吏部郎中，不久拜授諫議大夫。上疏論興元監軍楊叔元暗中鼓動募卒作亂，殺死節度使李絳。人們不敢告發他的事情，孔敏行上表極力直言，因此使楊叔元獲罪，當時輿論都稱許贊美他。孔敏行是名臣之子，年幼而高尚純潔，被人們所稱許；當做官時，與當時的豪俊之士爲友，雖然名氣才華爲一時之冠，而在堅貞的風範和高尚的節操方面，與其父就相差很遠了。大和九年正月去世，享年四十九歲，追贈尚書工部侍郎。

陽城

陽城，字亢宗，北平人也。代爲宦族。家貧不能得書，乃求爲集賢寫書吏，竊官書讀之，晝夜不出房，經六年，乃無所不通。既而隱於中條山，遠近慕其德行，多從之學。閭里相訟者，不詣官府，詣城請决。陝虢觀察使李泌聞其名，親詣其里訪之，與語甚悦。泌爲宰相，薦爲著作郎，德宗令長安縣尉楊寧齎束帛詣夏縣所居而召之，城乃衣褐赴京，上章辭讓。德宗遣中官持章服衣之而後召，賜帛五十匹。尋遷諫議大夫。

陽城，字亢宗，是北平人。世代爲官宦家族。家中貧窮得不到書籍，於是請求做集賢院的寫書吏，竊取官書來讀，晝夜不出屋，過了六年，就無所不通了。不久隱居在中條山中，遠近的人仰慕他的德行，有很多人來跟隨他學習。閭里有互相訟爭的，不到官府去，而到陽城那裏請求裁决。陝虢觀察使李泌聽説他的名聲，親自到他的閭里去拜訪他，和他談得很愉快。李泌任宰相後，推薦他做著作郎，德宗命令長安縣尉楊寧帶着束帛到夏縣陽城的住所去徵召他，陽城於是穿着布衣到京城，上章辭謝。德宗派宦官拿來章服給他穿上後召見了他，賜帛五十匹。不久升任諫議大夫。

初未至京，人皆想望風彩，曰："陽城山人能自刻苦，不樂名利，今爲諫官，必能以死奉職。"人咸畏憚之。及至，諸諫官紛紜言事，細碎無不聞達，天子益厭苦之；而城方與二弟及客日夜痛飲，人莫能窺其際，皆以虚名譏之。有造城所居，將問其所以者。城望風知其意，引之與坐，輒强以酒。客辭，城輒引自飲，客不能已，乃與城酬酢。客或時先醉仆席上，城或時先醉卧客懷中，不能聽客語。約其二弟云："吾所得月俸，汝

當初來到京城時，人們都想一睹他的風采，説："陽城山人能刻苦自律，不喜歡名利，如今出任諫官，一定能以死盡職。"人們都懼怕他。當他到任後，衆諫官議事紛紜，細碎之事無不上報皇上知道，天子更覺厭煩痛苦；而陽城正與二弟及客人日夜痛飲，人們不能窺知他的邊際，都用徒有虚名來譏刺他。有人到陽城的家中，想問他爲什麽這樣。陽城觀察他的勢頭就知道他的來意，領着他入坐，就强令他喝酒。客人推辭，陽城就舉杯自飲，客人不得已，於是和陽城互相敬酒。客人有時先醉倒在席上，陽城有時先醉卧在客人懷中，不能聽到客人的話。他和他二弟約定

可度吾家有幾口，月食米當幾何，買薪、菜、鹽凡用幾錢，先具之，其餘悉以送酒媼，無留也。”未嘗有所蓄積。雖所服用有切急不可闕者，客稱某物佳可愛，城輒喜，舉而授之。有陳萇者，候其始請月俸，常往稱其錢帛之美，月有獲焉。

說：“我每月所得的俸禄，你可以計算我家有幾口人，每月吃多少米，買柴、菜、鹽共用多少錢，先備好了，其餘的錢都用來送給賣酒婦，不用留存。”家中未曾有積蓄。雖然他日常服用的東西中有急切不可缺少的，衹要客人説某物好而可愛，陽城就高興，拿來送給他。有個叫陳萇的，等他開始領取月俸時，常去稱贊他的錢帛很美好，每月都有所收獲。

時德宗在位，多不假宰相權，而左右得以因緣用事。於是裴延齡、李齊運、韋渠牟等以奸佞相次進用，誣譖時宰，毀詆大臣，陸贄等咸遭枉黜，無敢救者。城乃伏閣上疏，與拾遺王仲舒共論延齡奸佞，贄等無罪。德宗大怒，召宰相入議，將加城罪。時順宗在東宫，爲城獨開解之，城賴之獲免。於是金吾將軍張萬福聞諫官伏閣諫，趨往，至延英門，大言賀曰：“朝廷有直臣，天下必太平矣。”乃造城及王仲舒等曰：“諸諫議能如此言事，天下安得不太平？”已而連呼“太平，太平”。萬福武人，年八十餘，自此名重天下。時朝夕欲相延齡，城曰：“脱以延齡爲相，城當取白麻壞之。”竟坐延齡事改國子司業。

當時德宗在位，大多不依靠宰相行使權力，因而左右得以乘機擅權。因此裴延齡、李齊運、韋渠牟等用奸邪的手段相繼得以進用，誣陷宰相，詆毀大臣，陸贄等人都遭到冤屈貶退，没有人敢去援救的。陽城於是伏閣上疏，和拾遺王仲舒共同議論裴延齡奸邪，陸贄等人無罪。德宗大怒，召宰相進殿議事，想加罪給陽城。當時順宗在東宫做太子，特别替陽城開脱，陽城靠他得以免罪。當時金吾將軍張萬福聽説諫官伏閣進諫，趕緊前往，到了延英門，大聲祝賀説：“朝廷有直言諫諍的大臣，天下一定太平了。”於是見到陽城和王仲舒等人説：“諸位諫議大夫能這樣議論國事，天下怎麽能不太平？”接着連呼“太平，太平”。張萬福武人，年紀八十多歲，從此名重天下。當時德宗朝夕總想任用裴延齡做宰相，陽城説：“如果任用裴延齡做宰相，我陽城就把任命詔書撕毁。”終於因裴延齡的事情獲罪而改任國子司業。

城既至國學，乃召諸生，告之曰：“凡學者所以學爲忠與孝也。諸生寧有久不省其親者乎？”明日，告城歸養者二十餘人。有薛約者，嘗學於城，性狂躁，以言事得罪，徙連州，客寄無根蒂，臺吏以踪迹求得之於城家。城坐臺吏於門，與約飲酒訣别，涕泣送之郊外。德宗聞之，以城黨罪人，出爲道州刺史。太學生王魯卿、季償等二百七十人詣闕乞留，經數日，吏遮止之，疏不得上。

陽城到國學後，就召見諸生，告訴他們説：“凡是來學習的，就是要通過學習來施行忠和孝的。諸生中難道有很久没有去探望父母的人嗎？”第二天，告訴陽城要回去侍養父母的學生有二十多人。有個叫薛約的，曾向陽城學習過，性情狂躁，因議論朝政而獲罪，謫遷到連州，但長久未至州，臺吏順着踪迹在陽城家找到他。陽城讓臺吏坐在門外，與薛約飲酒訣别，流着淚送他到郊外。德宗聞訊後，因陽城袒護罪人，出任爲道州刺史。太學生王魯卿、季償等二百七十人到宫闕之下乞求留下陽城，過了幾天，因官吏阻止，奏疏不能上達。

在道州，以家人法待吏人，宜罰

在道州，他用治理家人的辦法對待官吏，該

者罰之，宜賞者賞之，不以簿書介意。道州土地産民多矮，每年常配鄉户貢其男，號爲“矮奴”。城不平其以良爲賤，又憫其編甿歲有離異之苦，乃抗疏論而免之，自是乃停其貢，民皆賴之，無不泣荷。前刺史有贓罪、觀察使方推鞫之，吏有幸於前刺史者，拾其不法事以告，自爲功，城立杖殺之。賦税不登，觀察使數加誚讓。州上考功第，城自署其第曰：“撫字心勞，徵科政拙，考下下。”觀察使遣判官督其賦，至州，怪城不出迎，以問州吏，吏曰：“刺史聞判官來，以爲有罪，自囚於獄，不敢出。”判官大驚，馳入謁城於獄，曰：“使君何罪，某奉命來候安否耳。”留一二日未去，城因不復歸館，門外有故門扇横地，城晝夜坐卧其上，判官不自安，辭去。其後又遣他判官往按之，他判官義不欲按，乃載妻子行，中道而自逸。

罰的就罰他，該賞的就賞他，不把官署文書放在心上。道州本地生的百姓大多矮小，每年經常分配鄉户進貢矮男，叫做“矮奴”。陽城不滿意官府把良民當做奴隸，又憐憫那些編入户籍的平民有離異之苦，於是上書直言應停止進貢矮男，從此就停止道州進貢矮人，百姓都仰賴於他，没有不落淚的。前刺史有貪污罪，觀察使正在審問他時，官吏中有個曾受到前刺史寵信的人，揭發前刺史違法之事，以作爲自己的功勞，陽城立即把他打死了。賦税没有上交，觀察使幾次加以責備。州裏上報政績考核的等級時，陽城自己給自己寫等級説：“撫養愛護而勞神，徵收賦税政績拙劣，考核爲下下等。”觀察使派判官去督促他上交賦税，到了州中，奇怪陽城没有出來迎接，詢問州吏，州吏説：“刺史聽説判官來了，認爲自己有罪，把自己囚禁在獄中，不敢出來。”判官大吃一驚，急馳到獄中去進見陽城，説：“使君有什麽罪，我是奉命來問候您是否平安而已。”判官逗留了一兩天没有離去，陽城於是不再回屋，門外有舊門扇横放在地上，陽城晝夜坐卧在門扇上面，判官自己很不安，就告辭離去。其後又派其他判官去審查他，那個判官仗義而不想去審查，於是就携妻帶子上路，半途中自己逃走了。

順宗即位，詔徵之，而城已卒，士君子惜之。是歲四月，賜其家錢二百貫文，仍令所在州縣給遞，以喪歸葬焉。

順宗即位，下詔徵召他，而陽城已經去世了，士君子們都很惋惜他。這年四月，賜給他家二百貫錢，并命令沿途路過的州縣遞送，用來把靈柩送回鄉里埋葬。

崔覯

崔覯，梁州城固人。爲儒不樂仕進，以耕稼爲業。老而無子，乃以田宅家財分給奴婢，令各爲生業。覯夫妻遂隱於城固南山，家事一不問，約奴婢遞過其舍，至則供給酒食而已。夫婦林泉相對，以嘯咏自娱。山南西道節度使鄭餘慶高其行，辟爲節度參謀，累邀方至府第，爲吏無方略，苦不達人事，餘慶以長者優容之。大和八年，左補闕王直方上疏論

崔覯，是梁州城固縣人。做儒士而不喜歡當官，以耕種爲業，年老而無子，於是把田宅家財分給奴婢，命令他們各自去從事謀生的行業。崔覯夫妻於是隱居在城固南山，家中的事一概不過問，和奴婢約定以後輪流去他們的住處，來到後供給酒食就行了。夫婦在山水中相對，用嘯咏來自娱。山南西道節度使鄭餘慶敬仰他的操行，辟用爲節度參謀，幾次邀請纔來到府第中，做官没有謀略，苦於不通達人事，鄭餘慶因爲他是長者而寬容他。大和八年，左補闕王直方上疏議論

事，得召見，文宗便殿訪以時事。直方亦興元人，與覲城固山爲鄰，是日因薦覲有高行，詔以起居郎徵之，覲辭疾不起。卒於山。

政事，受到召見，文宗在供休息宴游的别殿向他詢問時事。王直方也是興元府人，和崔覲家鄉的城固山相鄰，在這天乘機推薦説崔覲有高尚的操行，下詔以起居郎的官職徵用他，崔覲推托有病而不出來任職。後來死在山中。

贊曰：高士忘懷，不隱不顯。依隱釣名，眞風漸鮮。結廬泉石，投紱市朝。心無出處，是曰逍遥。

贊曰：高士忘乎所以，不隱居就不能名聲顯揚。有些人依靠隱居而釣名沽譽，淳樸的風範逐漸稀少。在山水間築起茅屋隱居，棄官離開朝市。心中不考慮進退，這纔叫逍遥。

舊唐書卷一百九十三

列傳第一百四十三

列 女

女子稟陰柔之質，有從人之義。前代誌貞婦烈女，蓋善其能以禮自防。至若失身賊庭，不污非義，臨白刃而慷慨，誓丹衷而激發，粉身不顧，視死如歸，雖在壯夫，恐難守節，窈窕之操，不其賢乎！其次梁鴻之妻，無辭偕隱，共姜之誓，不踐二庭，婦道母儀，克彰圖史，又其長也。末代風靡，貞行寂寥，聊播椒蘭，以貽閨壼，彤管之職，幸無忽焉。

女子秉承陰柔的氣質，有溫順從人之節義。前代所記載的貞婦烈女，都是稱贊她們能以禮自防。至於像被賊人抓到，堅守節義死不受辱，面對白刃而慷慨激昂，誓示丹心而激情迸發，不顧粉身碎骨，視死如歸，即使是精壯男子，恐怕也難堅守節操，窈窕淑女的情操，不是很高尚嗎！其次像梁鴻的妻子，不辭清貧偕同丈夫隱居。共姜立下誓言，女子從一而終，婚後决不進第二家門庭，爲人妻之道爲人母之儀，能够彰明於圖籍史書上，這又是她們的長處呀。末代的風氣敗壞，貞烈行爲寂寥無幾，這裏姑且記載宣傳那些賢淑婦女的美德，用來教育閨房中的女性，這是史官的職責，希望不被忽略。

李德武妻裴淑英

李德武妻裴氏，字淑英，户部尚書、安邑公矩之女也。性婉順有容德，事父母以孝聞。適德武，經一年而德武坐從父金才事徙嶺表。矩時爲黄門侍郎，奏請德武離婚，煬帝許

李德武的妻子裴氏，字淑英，是户部尚書、安邑公裴矩的女兒。性情婉順德容具備，奉侍父母以孝聞名。嫁給李德武，過了一年李德武因受叔父李金才的牽連被流放嶺表。裴矩當時任黄門侍郎，上書請求讓女兒和李德武離婚，煬帝准

之。德武將與裴别，謂曰："燕婉始爾，便事分離，方遠投瘴癘，恐無還理。尊君奏留，必欲改嫁耳，於此即事長訣矣！"裴泣而對曰："婦人事夫，無再醮之禮。夫者，天也，何可背乎！守之以死，必無他志。"因操刀欲割耳自誓，保者禁之乃止。裴與德武别後，容貌毁悴，常讀佛經，不御膏澤。李氏之姊妹在都邑者，歲時朔望，必命左右致敬而省焉。裴又嘗讀《烈女傳》，見稱述不改嫁者，乃謂所親曰："不踐二庭，婦人常理，何爲以此載於記傳乎？"後十餘年間，與德武音信斷絶，矩欲奪其志。時有柳直求婚，許之，期有定日，乃以翦刀斷其髮，悲泣絶粒，矩不可奪，乃止。德武已於嶺表娶爾朱氏爲妻，及遇赦得還，至襄州，聞裴守節，乃出其後妻，重與裴合。生三男四女。貞觀中，德武終於鹿城令，裴歲餘亦卒。

許。李德武將和裴氏分别，對裴氏説："新婚燕爾剛剛開始，馬上又要分離，如今遠遠流放瘴癘之地，恐怕没有活着回來的道理。你的父親奏請留下你，必定要你改嫁，在這裏就作永久分别吧！"裴氏哭着回答説："婦人侍奉丈夫，没有再嫁之理。丈夫是妻子的天，怎麼可以背叛呀！我要用死來守節，一定没有其他想法。"於是拿起刀要割下耳朵表示誓約，保姆禁阻纔停止。裴氏和李德武分别以後，容貌哀毁憔悴，經常讀誦佛經，從不梳妝打扮。對李德武的姐妹凡在京城的，一年四季中的節日，必定派身邊的人前去致敬和探望。裴氏曾經閲讀《烈女傳》，看見有記述不改嫁的人，就對所親近的人説："不改嫁進别家門庭，是婦人的常理，爲什麽要把這些記載在傳文裏呢？"以後十多年間，和李德武的音訊斷絶，裴矩想迫使她改變原來的志向。當時有個叫柳直的求婚，裴矩應允了，并定下婚期。裴氏知道後用剪刀剪斷自己的頭髮，悲哭絶食，裴矩知道不能强迫，就中止了。李德武已在嶺表娶了爾朱氏爲妻，等遇到赦令得以返回，走到襄州，聽説裴氏守節，就休了他的後妻，重新和裴氏結合。生了三男四女。貞觀年間，李德武死在鹿城縣令任上，裴氏一年多以後也去世了。

楊慶妻王氏

楊慶妻王氏，世充兄之女也。慶即隋河間王弘之子，大業末，封郇王，爲滎陽太守。後陷於世充，世充以兄女妻之，授管州刺史。及太宗攻圍洛陽，慶謀背世充，欲與其妻俱來歸國。妻謂慶曰："鄭國以妾奉箕帚於公者，所以結公心耳。今既二三其行，負恩背義，自爲身謀，妾將奈何？若至長安，則公家之婢耳！願送至東都，公之惠也。"慶不聽。伺慶出後，謂侍者曰："唐兵若勝，我家則滅。鄭國無危，吾夫又死。進退維谷，何以生焉？"乃飲藥而卒。慶既入朝，官至宜州刺史。

楊慶的妻子王氏，是王世充哥哥的女兒。楊慶就是隋朝河間王楊弘的兒子，大業末年，封爲郇王，任滎陽太守。後來淪陷在王世充手裏，王世充把哥哥的女兒嫁給他，授管州刺史。等到太宗圍攻洛陽，楊慶謀劃背叛王世充，打算和妻子一塊兒歸順回到長安。妻子對楊慶説："鄭國使我侍奉您的意思，是爲繫住您的心，現在既然三心二意，背義負恩，爲自身着想，我又怎麽辦呢？如果到了長安，我不過是您家的奴婢罷了！希望把我送到東都，就是您的恩惠了。"楊慶不聽。王氏乘楊慶出去以後，對服侍的人説："唐兵如果得勝，我家就要滅亡。鄭國如果没有危險，我的丈夫又得死。進退兩難，還怎麽活下去呢？"於是喝毒藥而死。楊慶入朝後，官做到宜州刺史。

獨孤師仁乳母王蘭英

時又有獨孤武都，謀叛王世充歸國，事覺誅死。武都子師仁，年始三歲，世充以其年幼不殺，使禁掌之。乳母王氏，號蘭英，請髡鉗，求入保養，世充許之。蘭英撫育提携，備盡筋力。時喪亂年饑，人多餓死，蘭英扶路乞丐捃拾，遇有所得，便歸與師仁，蘭英唯啖土飲水而已。後詐采拾，乃竊師仁歸于京師，高祖嘉其義，下詔曰："師仁乳母王氏，慈惠有聞，撫鞠無倦，提携遺幼，背逆歸朝。宜有褒隆，以錫其號。可封永壽郡君。"

當時又有個叫獨孤武都的，打算背叛王世充歸順唐朝，事情發覺後被殺。獨孤武都的兒子獨孤師仁，剛三歲，王世充因他年紀幼小没有殺，把他監管起來。師仁的乳母王氏，號蘭英，情願剃去頭髮用鐵圈束住脖子，請求入監養護獨孤師仁，王世充允許了。王蘭英撫養照顧小師仁，勞盡心力。時值喪亂荒年，餓死的人很多，王蘭英沿路乞討撿拾，得到一點東西，就拿回來給獨孤師仁吃，自己衹吃土喝水而已。後來欺騙看守說去采拾，就偷偷帶獨孤師仁回到京城。高祖贊賞她的義行，下詔說："獨孤師仁的乳母王氏，慈愛賢惠之名早有聽聞，撫育鞠養不辭辛勞，帶領遺孤，離開逆賊回到朝廷。應當有所表彰，賜予封號。可封爲永壽郡君。"

楊三安妻李氏

楊三安妻李氏，雍州涇陽人也。事舅姑以孝聞。及舅姑亡没，三安亦死，二子孩童，家至貧窶。李晝則力田，夜則紡績，數年間葬舅姑及夫之叔侄兄弟者七喪，深爲遠近所嗟尚。太宗聞而異之，賜帛二百段，遣州縣所在存恤之。

楊三安的妻子李氏，是雍州涇陽人。服侍公公婆婆因孝順聞名。等公公婆婆去世後，楊三安也死了，兩個孩子幼小，家境非常貧困。李氏就白天種田，晚上紡織，幾年之間辦了公公婆婆和丈夫的叔侄兄弟等七個人的喪事，深受遠近人的贊嘆佩服。太宗聽到她的事迹後感到很驚異，賞賜絹帛二百段，使當地州縣長官撫恤她。

魏衡妻王氏

魏衡妻王氏，梓州郪人也。武德初，薛仁杲舊將房企地侵掠梁郡，因獲王氏，逼而妻之。後企地漸强盛，衡謀以城應賊，企地領衆將趨梁州，未至數十里，飲酒醉卧，王氏取其佩刀斬之，携其首入城，賊衆乃散。高祖大悦，封爲崇義夫人，捨衡同賊之罪。

魏衡的妻子王氏，是梓州郪縣人。武德初年，薛仁杲原來的將領房企地侵掠梁郡，因而抓到王氏，强迫她做了妻子。後來房企地逐漸强盛，魏衡謀劃以城響應敵人，房企地帶領衆將奔向梁州，走到距梁州幾十里處，喝醉酒睡卧，王氏取下他身上所帶的刀殺了他，拿着他的頭進了城，其他的敵人就散了。高祖非常高興，封她爲崇義夫人，赦免魏衡隨同賊人之罪。

樊會仁母敬像子

樊會仁母敬氏，字像子，蒲州河東人也。年十五，適樊氏，生會仁而夫喪，事舅姑姊姒以謹順聞。及服終，母兄以其盛年，將奪其志，微加諷諭，便悲恨嗚咽，如此者數四。母兄乃潛許人爲婚，矯稱母患以召之。

樊會仁的母親敬氏，字像子，是蒲州河東人。十五歲的時候，嫁給了樊家，生下樊會仁後丈夫去世，她侍奉公公婆婆和丈夫的姐妹嫂嫂以謹慎孝順聞名。等到服喪期滿，同胞哥哥因爲她還年輕，想逼迫她改嫁，但稍稍加以勸說，她就悲傷怨恨而哭，像這種情況有好多次。哥哥見勸

凡所營具，皆寄之鄰里。像子既至，省母無疾，鄰家復具肴膳，像子知爲所欺，佯爲不悟者。其嫂復請像子沐浴，像子私謂會仁曰：“吾不幸孀居，誓與汝父同穴。所以不死者，徒以我母羸老，汝身幼弱。今汝舅欲奪吾志，將加逼迫，於汝何如！”會仁失聲啼泣，像子撫之曰：“汝勿啼。吾向僞不覺者，令汝舅不我爲意，聞汝啼，知吾覺悟，必加防備，則吾難爲計矣。”會仁便佯睡，像子於是伺隙携之遁歸，中路，兄使追及之，將逼與俱返，像子誓以必死，辭情甚切，其兄感嘆而止。後會仁年十八病卒，時像子母已終，既葬，像子謂其所親曰：“吾老母不幸，又夫死子亡，義無久活。”於是號慟不食，數日而死。

說無用就悄悄把她許配給人，欺騙她說母親有病召她回來。凡是爲結婚準備的東西，都寄放在鄰家。像子到家後，看到母親没有病，鄰家又在準備酒席飯菜，像子知道被欺騙，假裝成不明白的樣子。她的嫂嫂又請像子洗澡，像子暗地裏對樊會仁說：“我不幸守寡，發誓要和你父親埋在一起，之所以没有死，衹是因爲我母親年邁，你又弱小。現在你的舅舅要改變我的志向，將要强迫我嫁人，你將怎麽辦！”樊會仁放聲啼哭，敬像子撫摸着他說：“你不要哭。我剛纔假裝不覺醒的原因，要使你舅舅不注意我。聽到你的哭聲，就知道我已明白，必然加以防備，那麽我就不好想辦法了。”樊會仁就假裝睡着，像子於是瞅空子帶着樊會仁往回逃。走到半路，哥哥派人追上她，要强迫她一同返回，像子誓死不回，語言情態非常懇切，他的哥哥感嘆而止。後來樊會仁十八歲時病死，當時像子的母親也已故去，埋葬後，像子對她所親近的人說：“我的老母不幸去世，又夫死子亡，我活着還有什麽意義呢。”於是號啕慟哭絶食，幾天後死去。

絳州孝女衛無忌

絳州孝女衛氏，字無忌，夏縣人也。初，其父爲鄉人衛長則所殺，無忌年六歲，母又改嫁，無兄弟。及長，常思復仇。無忌從伯常設宴爲樂，長則時亦預坐，無忌以磚擊殺之。既而詣吏，稱父仇既報，請就刑戮。巡察大使、黄門侍郎褚遂良以聞，太宗嘉其孝烈，特令免罪，給傳乘徙於雍州，并給田宅，仍令州縣以禮嫁之。

絳州孝女衛氏，字無忌，是夏縣人。當初，她的父親被同鄉人衛長則殺害，衛無忌衹有六歲，母親又改嫁，没有兄弟。長大以後，常常想着報仇。衛無忌的堂伯曾擺設酒宴以爲歡樂，衛長則當時也在座，衛無忌就用磚把他打死了。接着又到官府，說是父仇已報，願意接受死刑。巡察大使、黄門侍郎褚遂良把這事上報朝廷，太宗稱贊她的孝烈，特地下令免罪，讓她乘坐驛車遷到雍州，并分給田地住宅，還命令州縣長官以禮給她舉辦婚事。

濮州孝女賈氏

孝女賈氏，濮州鄄城人也。年始十五，其父爲宗人玄基所害。其弟强仁年幼，賈氏撫育之，誓以不嫁。及强仁成童，思共報復，乃候玄基殺之，取其心肝，以祭父墓。遣强仁自列於縣司，斷以極刑。賈氏詣闕自陳己爲，請代强仁死。高宗哀之，特下

孝女賈氏，是濮州鄄城人。十五歲的時候，她父親被同宗人賈玄基害死。當時她的弟弟賈强仁年紀幼小，賈氏撫育弟弟，發誓不嫁人。等到賈强仁長成少年，就想着共同報仇，於是姐弟二人伺機殺了賈玄基，取出他的心肝，用來在父親的墓前祭奠。然後叫賈强仁到縣衙自首，被判處死刑。賈氏到京城陳述是自己所爲，請求代替賈

制賈氏及强仁免罪，移其家於洛陽。

强仁受死。高宗哀憐她，特地下制書赦免賈氏和賈强仁的罪過，并把她家遷移到洛陽。

鄭義宗妻盧氏

鄭義宗妻盧氏，幽州范陽人，盧彦衡之女也。略涉書史，事舅姑甚得婦道。嘗夜有强盗數十人，持杖鼓噪，逾垣而入，家人悉奔竄，唯有姑獨在室。盧冒白刃往至姑側，爲賊捶擊之，幾至於死。賊去後，家人問曰："群凶擾横，人盡奔逃，何獨不懼？"答曰："人所以異於禽獸者，以其仁義也。昔宋伯姬守義赴火，流稱至今。吾雖不敏，安敢忘義。且鄰里有急，尚相赴救，况在於姑，而可委棄！若萬一危禍，豈宜獨生。"其姑每嘆云："古人稱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也，吾今乃知盧新婦之心矣。"貞觀中卒。

鄭義宗的妻子盧氏，是幽州范陽人，盧彦衡的女兒。略懂一點書史，侍候公公婆婆謹守婦道。有一天晚上有幾十個强盜，手持棍棒大聲叫喊，翻墻進入她家，家裏人都四處逃竄，祇有婆婆一個人還在房中。盧氏冒着利刃來到婆婆身邊，被賊人捶擊打倒，差點死去。賊人走了以後，家裏人問她説："一群凶賊蠻横騷擾，人人都奔去逃命，爲什麽祇有你一人不害怕？"盧氏回答説："人之所以和禽獸不一樣，是人知道仁義。古時宋國的伯姬守義赴火而死，被人們傳頌到現在。我雖不聰明，哪裏敢忘義。如果鄰居有急難之事，還要互相救助，何况對於自己的婆婆，哪能抛棄！萬一婆婆遭了危禍，我怎可獨自活着。"她的婆婆經常感嘆説："古人説天氣寒冷之後纔知道松柏最後凋落，我現在纔知道盧氏媳婦的心了。"貞觀年間去世。

劉寂妻夏侯碎金

劉寂妻夏侯氏，滑州胙城人，字碎金。父長雲，爲鹽城縣丞，因疾喪明。碎金乃求離其夫，以終侍養。經十五年，兼事後母，以至孝聞。及父卒，毁瘠殆不勝喪，被髮徒跣，負土成墳，廬於墓側，每日一食，如此者積年。貞觀中，有制表其門閭，賜以粟帛。

劉寂的妻子夏侯氏，是滑州胙城人。字碎金，父夏侯長雲，是鹽城縣縣丞，因病雙目失明。夏侯碎金就請求離開丈夫，想侍養父親終生。過了十五年，還兼侍奉後母，因十分孝順而聞名。待到父親去世，她悲傷過度損傷身體幾乎不能辦理喪事，披散頭髮光脚步行，背土堆成墳堆，在墓旁蓋茅屋住在裏面守喪，每天祇吃一頓飯，像這樣過了好多年。貞觀年間，有制書表彰她的門閭，賜給糧食絹帛。

楚王靈龜妃上官氏

楚王靈龜妃上官氏，秦州上邽人。父懷仁，右金吾將軍。上官年十八，歸于靈龜，繼楚哀王後。本生具存，朝夕侍奉，恭謹彌甚，凡有新味，非舅姑啖訖，未曾先嘗。經數載，靈龜薨。及將葬，其前妃閻氏，嫁不逾年而卒，又無近族，衆議欲不舉之，上官氏曰："必神而靈，寧可使孤魂無托！"於是備禮同葬，聞者

楚王李靈龜的妃子上官氏，是秦州上邽人。父上官懷仁，任右金吾將軍。上官氏十八歲的時候，嫁給李靈龜，李靈龜是楚哀王的繼嗣。親生父母都還健在，上官氏早晚侍奉，非常恭敬謹慎，凡是有了新鮮食物，公公婆婆没有吃過，自己從不先嘗。過了幾年，李靈龜去世。到埋葬時，李靈龜前妃閻氏，嫁過來不到一年就死了，又没有關係較近的族人，衆人議論説就不要合葬了，上官氏説："閻氏必然成神而且有靈，難道

莫不嘉嘆。服終，諸兄姊謂曰："妃年尚少，又無所生，改醮異門，禮儀常範，妃可思之。"妃掩泣對曰："丈夫以義烈標名，婦人以守節爲行。未能即先犬馬，以殉溝壑，寧可復飾妝服，有他志乎！"遽將刀截鼻割耳以自誓，諸兄姊知其志不可奪，嘆息而止。尋卒。

可以使孤魂没有依托嗎！"於是就按照禮儀一同下葬，聽説的人没有不誇贊上官氏賢德大度的。服喪期滿，各位兄長姐姐對她説："王妃您還年輕，又没有小孩，改嫁到另外一家，也合乎禮儀規範，王妃您可以考慮一下。"上官氏哭着回答説："男兒以忠義剛烈名垂青史，女人以堅守貞節作爲行動規範。我不能先成爲犬馬殉葬墓中，難道可以裝飾打扮，再有其他想法嗎！"説着突然拿起刀截鼻割耳對天起誓，各位兄長姐姐知道她的志向不可改變，嘆息而止。上官氏不久去世。

楊紹宗妻王氏

楊紹宗妻王氏，華州華陰人也。初年二歲，所生母亡，爲繼母鞠養。至年十五，父又征遼而殁。繼母尋亦卒。王乃收所生及繼母尸柩，并立父形像，招魂遷葬訖，廬於墓側，陪其祖父母及父母墳。永徽中，詔曰："故楊紹宗妻王氏，因心爲孝，率性成道。年迫桑榆，筋力衰謝。以往在隋朝，父殁遼左，招魂遷葬，負土成墳，又葬其祖父母等，竭此老年，親加板築。痛結晨昏，哀感行路。永言志行，嘉尚良深。宜標其門閭，用旌敏德。"賜物三十段、粟五十石。

楊紹宗的妻子王氏，是華州華陰人。剛到兩歲親生母去世，被繼母撫養。到十五歲時，父親征遼陣亡，繼母不久也去世。王氏就收拾安頓親生母和繼母的靈柩，并且設立父親的形像，招魂遷葬完畢，在墓旁蓋了小屋，陪伴祖父母和父母的墳墓。永徽年間，下詔説："已故楊紹宗的妻子王氏，心地極爲孝順，順性而爲成就孝道。現已年老，體力衰退。過去在隋朝，父親死在遼左，她招魂遷葬，背土成墳，又埋葬了她的祖父母等，竭盡這年老之力，親自整修墳墓。早晚痛哭哀悼，感動行路之人。應該永遠記下她的志氣行爲，給以深深的贊揚。下詔標志她的門閭，用來表彰美德。"賞賜物品三十段、糧五十石。

于敏直妻張氏

于敏直妻張氏，營州都督、皖城公儉之女也。數歲時父母微有疾，即觀察顔色，不離左右，晝夜省侍，宛若成人。及稍成長，恭順彌甚。適延壽公于欽明子敏直。初聞儉有疾，便即號踊自傷，期於必死。儉卒後，凶問至，號哭一慟而絶。高宗下詔，賜物百段，仍令史官録之。

于敏直的妻子張氏，是營州都督、皖城公張儉的女兒。纔幾歲時父母稍微有病，就知道察顔觀色，不離左右，日夜侍候，好像大人一樣。等到漸漸長大，更加恭敬孝順。嫁給延壽公于欽明的兒子于敏直。開始聽到張儉有病，就號哭跳撞，尋死覓活。張儉死後，凶訊傳來，慟哭一聲而死。高宗下詔，賞賜她家物品百段，還讓史官記録下她的事迹。

冀州女子王阿足

冀州鹿城女子王阿足者，早孤，無兄弟，唯姊一人。阿足初適同縣李氏，未有子而夫亡。時年尚少，人多聘之。爲姊年老孤寡，不能捨去，乃

冀州鹿城縣有個女子名叫王阿足，從小喪親，没有兄弟，衹有一個姐姐，王阿足先嫁給同縣的李氏，没有生孩子丈夫就死了。她當時還年輕，求婚的人很多。王阿足因爲姐姐年老孤寡，

誓不嫁，以養其姊。每晝營田業，夜便紡績，衣食所須，無非阿足出者，如此二十餘年。及姊喪，葬送以禮。鄉人莫不稱其節行，競令妻女求與相識。後數歲，竟終于家。

不忍離開，就發誓不嫁人，來奉養姐姐。經常是白天在地裏幹活，晚上紡織，衣食費用全都來自阿足的勞動，像這樣二十多年。到姐姐去世，依禮送葬。同鄉人没有不稱贊她的節義行爲的，爭相讓妻女求見結識她。幾年後，王阿足死在自己家裏。

樊彦琛妻魏氏

樊彦琛妻魏氏，楚州淮陰人。彦琛病篤，將卒，魏泣而言曰："幸以愚陋，托身明德，奉侍衣裳，二十餘載。豈意釁妨所招，遽見此禍，同入黄泉，是其願也。"彦琛答曰："死生常道，無所多恨。君宜勉勵，養諸孤，使其成立。若相從而死，適足貽累，非吾所取也。"彦琛卒後，屬李敬業之亂，乃爲賊所獲。賊黨知其素解絲竹，逼令彈箏，魏氏嘆曰："我夫不幸亡殁，未能自盡，苟復偷生，今復見逼管弦，豈非禍從手發耶?"乃引刀斬指，棄之於地。賊黨又欲妻之，魏以必死自固，賊等忿怒，以刃加頸，語云："若不從我，即當殞命。"乃厲聲駡曰："爾等狗盗，乃欲污辱好人，今得速死，會我本志。"賊乃斬之，聞者莫不傷惜。

樊彦琛的妻子魏氏，是楚州淮陰人。樊彦琛病重，將要死去時，魏氏哭着説："有幸以我愚昧卑賤之質，托身於明德的您，侍奉衣裳，二十多年。哪料想招致妨害，突然遭到這個禍難，一同進入黄泉，這是我的心願。"樊彦琛回答説："生死是人之常情，不必過多怨恨。您應自我勉勵，撫養幾個孤兒，使他們成長立業。如果隨我而死，正好增加了我的負擔，這不是我的意願呀!"樊彦琛死後，正逢李敬業之亂，魏氏被賊抓住。賊人知道她平時懂得樂器，逼她彈箏，魏氏嘆息説："我的丈夫不幸死亡，我没有自盡，苟且偷生。現在又逼着我奏樂，難道不是禍事從手發嗎?"就取刀斬斷手指，扔在地上。賊人又要她做妻子，魏氏以必死之態度堅决不從，賊人很生氣，把刀放在她的脖子上，説道："如果不順從我，馬上叫你喪命。"魏氏高聲駡道："你們這些像狗的盗賊，竟要污辱好人，今日能够很快死去，正是我的心願。"賊人見她這樣就殺了她，聽到的人没有不爲她感到傷心惋惜的。

鄒保英妻奚氏

鄒保英妻奚氏，不知何許人也。萬歲通天年，契丹賊李盡忠來寇平州，保英時任刺史，領兵討擊。既而城孤援寡，勢將欲陷，奚氏乃率家僮及城内女丁相助固守。賊退，所司以聞，優制封爲誠節夫人。

鄒保英的妻子奚氏，不知是什麽地方人。萬歲通天年間，契丹賊李盡忠進犯平州，鄒保英當時任州刺史，領兵討伐，隨後因孤城没有援兵，眼看要陷落，於是奚氏就率領家僮和城裏的婦女協助鄒保英堅守城池。賊兵退去後，有關部門把她的事迹上報，皇上下旨封她爲誠節夫人。

古玄應妻高氏

時有古玄應妻高氏，亦能固守飛狐縣城，卒免爲突厥所陷。下詔曰："頃屬默啜攻城，咸憂陷没，丈夫固守，猶不能堅，婦人懷忠，不憚流矢，由兹感激，危城重安。如不褒

當時還有古玄應的妻子高氏，也能堅守飛狐縣城，終於避免被突厥攻陷。皇上下詔説："不久前正值突厥攻城，都擔憂城池陷没，男子堅持防守，還恐怕不够堅固，婦女心懷忠義，不怕流箭，由此人人感動激奮，危城轉而爲安。如果不

升，何以獎勸？古玄應妻可封爲徇忠縣君。”

褒獎提拔，怎麽勉勵其他人？古玄應的妻子可以封爲徇忠縣君。”

宋庭瑜妻魏氏

宋庭瑜妻魏氏，定州鼓城人，隋著作郎彦泉之後也，世爲山東士族。父克己，有詞學，則天時爲天官侍郎。魏氏善屬文。先天中，庭瑜自司農少卿左遷涪州别駕，魏氏隨夫之任，中路作《南征賦》以叙志，詞甚典美。開元中，庭瑜累遷慶州都督。初，中書令張説年少時爲克己所重，魏氏恨其夫爲外職，乃作書與説，叙亡父疇昔之事，并爲庭瑜申理，乃録《南征賦》寄説。説嘆曰：“曹大家《東征》之流也。”庭瑜尋轉廣州都督，道病卒。魏氏旬日亦殞，時人莫不傷之。

宋庭瑜的妻子魏氏，是定州鼓城人，隋朝著作郎魏彦泉的後代，世世爲山東士族。父名魏克己，有文詞才學，武則天時爲天官侍郎。魏氏也善於寫詩作文。先天年間，宋庭瑜從司農少卿降職爲涪州别駕，魏氏隨丈夫上任，半路上作《南征賦》用來抒發情志，文詞非常典雅優美。開元年間，宋庭瑜累次升遷爲慶州都督。當初，中書令張説年輕時被魏克己所器重，魏氏不滿於丈夫任外職，於是寫信給張説，叙説亡父的往事，并且爲宋庭瑜申辯，并抄録《南征賦》寄給張説。張説感嘆説：“是曹大家《東征》之類的佳作呀。”宋庭瑜不久轉任廣州都督，半路上病死。魏氏十天後也死了，當時人没有不爲她傷心的。

崔繪妻盧氏

崔繪妻盧氏，幽州范陽人也，爲山東著姓。祖幼孫，常州刺史。父獻，有美名，則天時歷鸞臺侍郎、文昌左丞，天授中爲酷吏來俊臣所陷，左遷西鄉令而卒。繪早終，盧既年少，諸兄常欲嫁之，盧輒稱病固辭。盧亡姊之夫李思冲，神龍初爲工部侍郎，又求續親。時思冲當朝美職，諸兄不之拒，將婚之夕，方以告盧，盧又固辭不可，仍令人防其門。盧謂左右曰：“吾自誓久已定矣。”乃夜中出自竇中，奔歸崔氏，髮面盡爲糞穢所污，宗族見者皆爲之垂淚。因出家爲尼，諸尼欽其操行，皆尊事之。開元中，以老病而卒。

崔繪的妻子盧氏，是幽州范陽人，爲山東大姓。祖父名幼孫，任常州刺史。父名獻，聲望很高，武則天時，歷任鸞臺侍郎、文昌左丞，天授年間被酷吏來俊臣陷害，降爲西鄉縣令而死。崔繪死得早，盧氏還年輕，各位兄長常想讓她再嫁，盧氏每次都以有病爲藉口堅决推辭。盧氏已故姐姐的丈夫李思冲，神龍初年任工部侍郎，又來請求續親。當時李思冲在朝擔任美職，各位兄長没有拒絶他，即將成婚的那天晚上，纔告訴了盧氏，盧氏又堅决推辭説不行，兄長就叫人守住她的門。盧氏對身邊的人説：“我自己早就起誓决定了。”晚上從洞中爬出，奔回崔家，頭髮臉面，全被糞便弄髒，宗族中的人見了都爲她流下眼淚。不久出家做尼姑，衆位尼姑欽佩她的操行，都尊重服事她。開元年間，因老病而去世。

竇伯娘　竇仲娘

奉天縣竇氏二女伯娘、仲娘，雖長於村野，而幼有志操。住與邠州接界。永泰中，草賊數千人，持兵刃入其村落行剽劫，聞二女有容色，姊年十九，妹年十六，藏於岩窟間。賊

奉天縣竇氏的兩個女兒伯娘、仲娘，雖然生在農家，但從小就有節操。她們住的地方和邠州接界。永泰年間，有草賊數千人，拿着兵器來到她們村進行搶劫，聽説這兩個姑娘長得漂亮，姐姐十九，妹妹十六，都藏在山洞裏。賊人想威

徒擬爲逼辱，乃先曳伯娘出，行數十步，又曳仲娘出，賊相顧自慰。行臨深谷，伯娘曰："我豈受賊污辱！"乃投之於谷。賊方驚駭，仲娘又投於谷。谷深數百尺，姊尋卒，仲娘脚折面破，血流被體，氣絶良久而蘇，賊義之而去。京兆尹第五琦感其貞烈，奏之，詔旌表門閭，長免丁役，二女葬事官給。京兆户曹陸海著賦以美之。

逼污辱她們，就先把伯娘拉出來，走了幾十步，又把仲娘拉出來，賊人互相看着自我欣慰。走到深谷邊，伯娘説："我怎能受賊污辱！"猛地跳下深谷。賊人正在驚駭時，仲娘又跳下深谷。谷有幾百尺深，姐姐很快死去，仲娘腿折臉破，血流滿身，好長時間纔蘇醒過來，賊人被她們的節義行爲感動而離去。京兆尹第五琦爲她們的貞烈所感動，把她們的事迹上奏朝廷，皇上下詔旌表其家，長期免除她們家的丁役，公家給兩個姑娘辦理喪事。京兆户曹陸海作賦來贊美她們。

盧甫妻李氏

原武尉盧甫妻李氏，隴西成紀人也。父瀾，永泰元年春任蘄縣令。界内先有草賊二千餘人，瀾挺身入賊，結以誠信，賊并降附，百姓復業者二百餘家。時曹昇任徐州刺史，知賊降，領兵掩襲，賊得脱後，入縣殺瀾。瀾將被殺，從父弟渤，詣賊救瀾，請代兄死。瀾又請留弟，弟兄争死。瀾女盧甫妻，又泣請代父死。并爲賊所害。宣慰使、吏部侍郎李季卿以節義聞。

原武縣尉盧甫的妻子李氏，是隴西成紀人。父名瀾，永泰元年春任蘄縣令。縣境内原先有兩千多名草賊作亂，李瀾挺身深入賊中，用誠實信用與賊人結交，賊人全都投降歸附，有二百多家百姓得以恢復本業。當時曹昇任徐州刺史，知道賊人投降，就領兵偷襲，賊人逃脱後，進入蘄縣要殺李瀾，李瀾將被殺的時候，他的堂弟李渤，到賊中營救李瀾，請求代替兄長去死。李瀾又請求留下弟弟，弟兄二人争着去死。李瀾的女兒就是盧甫的妻子，又哭着請求代替父親去死。結果一塊兒被賊人殺害。宣慰使、吏部侍郎李季卿把他們的節義行爲上報朝廷。

王泛妻裴氏

又有尉氏尉王泛妻裴氏，儀王傅巨卿之女也。素有容範，爲賊所俘，賊逼之，裴曰："吾衣冠之子，當死即死，終不苟全一命，受污於賊。"賊脅之以兵，逼之以刀，裴堅駡抗之，賊怒，乃支解裴氏，至死不屈。季卿亦以狀迹聞。

詔曰："鄭州原武縣尉盧甫亡妻李氏、汴州尉氏縣尉王泛亡妻裴氏等，懿範傳家，柔明植性，頃因寇難，克彰義烈。或請代父死，表因心之孝；或誓逐夫亡，摽難奪之節。宜膺贈飾，俾光休美。李氏可贈孝昌縣君，裴氏可贈河東縣君，仍編入史册。"瀾、渤亦贈官秩。

又有尉氏縣尉王泛的妻子裴氏，是儀王傅裴巨卿的女兒。平時就有儀容規範，被賊抓住，賊逼迫她順從，裴氏説："我是官宦的女兒，要死就死，絶不會爲了苟且保全自己的性命而受賊人污辱。"賊人用兵器威脅，用刀逼迫，裴氏堅持怒駡反抗，賊人發怒，就肢解了裴氏，裴氏至死不屈。李季卿也把她的事迹上報。

詔令説："鄭州原武縣尉盧甫的亡妻李氏、汴州尉氏縣尉王泛的亡妻裴氏等人，美德風範傳於家庭，柔順明德源自天性，近來因爲寇難，能够顯揚義烈。或請求代父去死，表達内心的孝義；或發誓隨夫而殉，標舉難奪的節操。她們都應該得到封贈，使美德弘揚光大。李氏可以追贈爲孝昌縣君，裴氏可以追贈爲河東縣君，事迹均寫入史册。"李瀾、李渤也追贈官職。

鄒待徵妻薄氏

鄒待徵妻薄氏。待徵，大曆中爲常州江陰縣尉，其妻爲海賊所掠。薄氏守節，出待徵官告於懷中，托付村人，使謂待徵曰："義不受辱。"乃投江而死。賊退潮落，待徵於江岸得妻尸焉。江左文士，多著節婦文以紀之。

鄒待徵妻子薄氏。鄒待徵，大曆年間任常州江陰縣尉，他的妻子被海賊抓住。薄氏堅守貞節，從懷裏拿出鄒待徵的任命書，托付給村民，讓他們對鄒待徵說："我堅守節義決不受辱。"說完投江而死。海賊退去海潮落下，鄒待徵在江岸上得到妻子的尸體。江左的文士，很多人作節婦文來紀念她。

李湍妻

李湍妻。湍，吴元濟之軍人也。元和中，淮南未平，湍心懷向順，乃急渡溵河，東降烏重胤。其妻遂爲賊束縛在樹，臠而食之，至死，叫其夫曰："善事烏僕射。"觀者義之。至是，重胤以其事請列史册。十三年，憲宗下詔從之。

李湍妻。李湍，是吴元濟的軍人。元和年間，淮南還没有平定，李湍因懷歸順之心，就急忙渡過溵河，向東歸降烏重胤。他的妻子被賊兵抓來綁在樹上，割下肉吃，她臨死的時候，還叫着丈夫的名字説："好好侍奉烏僕射。"觀看的人都被她的節義行爲所感動。這時，烏重胤請求把這事記入史册，十三年，憲宗下詔同意了。

董昌齡母楊氏

董昌齡母楊氏。昌齡常爲泗州長史，世居于蔡。少孤，受訓於母。累事吴少誠、少陽，至元濟時，爲吴房令。楊氏潜誡曰："逆順之理，成敗可知，汝宜圖之。"昌齡志未果，元濟又署爲郾城令。楊氏復誡曰："逆黨欺天，天所不福。汝當速降，無以前敗爲慮，無以老母爲念。汝爲忠臣，吾雖歿無恨矣。"及王師逼郾城，昌齡乃以城降，且説賊將鄧懷金歸款於李光顔。憲宗聞之喜，急召昌齡至闕，真授郾城令、兼監察御史，仍賜緋魚。昌齡泣謝曰："此皆老母之訓。"憲宗嗟嘆良久。元濟囚楊氏，欲殺之而止者數矣。蔡平，楊氏幸無恙。元和十五年，陳許節度使李遜疏楊氏之强明節義以聞，乃封北平郡太君。

董昌齡母楊氏。董昌齡曾任泗州長史，世代居住在蔡州。年少時父親去世，母親撫育他長大。董昌齡接連侍奉吴少誠、吴少陽，到吴元濟的時候，任吴房縣令。楊氏悄悄告誡説："從逆順的道理中，就可以知道成敗，你應該好好謀劃。"董昌齡剛謀劃好尚未來得及行動，吴元濟又委任他爲郾城令。楊氏又告誡説："逆黨欺騙上天，上天不保佑，你應該趕快投降，不要顧慮前次的失敗，不要挂念老母。你成了忠臣，我即使死了也無遺憾。"等到官軍逼近郾城，董昌齡就率全城投降，而且游説賊將鄧懷金歸降李光顔。憲宗聽了很高興，急忙把董昌齡召到京師，正式授郾城令兼監察御史，還賜給緋魚袋。董昌齡哭着謝恩説："這都是老母的訓導。"憲宗嗟嘆了好長時間。吴元濟囚禁了楊氏，幾次要殺她而又中止了。蔡州平定，楊氏有幸平安。元和十五年，陳許節度使李遜上書奏報了楊氏剛强而又明於節義的事實，皇上就封楊氏爲北平郡太君。

韋雍妻蘭陵縣君蕭氏

韋雍妻蕭氏。雍，故太子賓客。張弘靖鎮幽州日，奏授觀察判官，攝監察御史。時屬朝廷制置未備，幽州

韋雍妻蕭氏。韋雍，原任太子賓客。張弘靖鎮守幽州的時候，上奏薦舉他任觀察判官，代理監察御史。當時朝廷設官制度尚未完備，幽州民

俗本凶悍，尤不樂文儒爲主帥，賓佐習於常態，忿其變通，議論不密，卒然起亂。雍時家亦從劫，蕭氏聞難號呼，專執夫袂，左右格去，以死不從。及雍臨刃，蕭氏涕而告曰："妾不幸年少，義不苟活，今日之事，願先就死。"執刃者斷其臂而殺雍，蕭氏詞氣不撓，雖凶悍圜視，無不嗟嘆。其夕，蕭氏亦卒。大和六年，節度使楊志誠表明其事，因降敕追封蘭陵縣君。

俗本來凶悍，尤其是不願讓文士儒者任他們的主帥，幕賓僚佐習慣於以往的樣子，對張弘靖薦舉韋雍的行爲十分氣憤，由於保密不嚴，走漏消息，引起當地一些人的突然騷亂。當時韋雍家也遭到劫難，蕭氏聽到出事大聲呼喊，死死拖住丈夫的衣袖，左右的人打着讓她離開，她死也不放手。到韋雍被殺時，蕭氏哭着說："不幸我還年輕，决不願苟且偷生，今天出了這樣的事，情願先死。"持刀的人砍斷她的手臂然後殺了韋雍，蕭氏仍然不屈服，即使是那些凶悍的人環視着她，也没有不嗟嘆的。當天晚上，蕭氏也死了。大和六年，節度使楊志誠上表奏明這件事，朝廷因而追封她爲蘭陵縣君。

衡方厚妻武昌縣君程氏

衡方厚妻程氏。方厚，大和中任邕州都督府録事參軍，爲招討使董昌齡誣枉殺之。程氏力不能免，乃抑其哀，如非冤者。昌齡雅不疑慮，聽其歸葬。程氏故得以徒行詣闕，截耳於右銀臺門，告夫被殺之冤。御史臺鞫之，得實，諫官亦有章疏，故昌齡再受譴逐。程氏，開成元年降敕曰："乃者吏爲不道，虐殺爾夫，詣闕申冤，徒行萬里，崎嶇逼畏，瀕於危亡。血誠既昭，幽憤果雪，雖古之烈婦，何以加焉。如聞孤孀無依，晝哭待盡，俾榮禄養，仍賜疏封。可封武昌縣君，仍賜一子九品正員官。"

衡方厚妻程氏。衡方厚，在大和年間任邕州都督府録事參軍，被招討使董昌齡誣陷殺害。程氏没有力量使丈夫幸免，就抑制住悲哀，像没有冤恨的樣子。董昌齡一點不疑慮，聽任她送靈柩返回埋葬。程氏因此得以徒步走到京城，在右銀臺門割下耳朵，申訴丈夫被殺害的冤屈。御史臺審訊，獲得實情，諫官也有章疏奏論，所以董昌齡連受譴責貶逐。對於程氏，開成元年降下敕令說："往日官吏無道，虐殺你的丈夫，步行萬里來到京城伸冤，你一路上崎嶇艱險，多次面臨危亡，心血誠意得以昭報，幽憤冤屈最終洗雪。即使是古代的烈婦，又有誰能超過？聽説你孤寡没有依靠，整天啼哭等待死亡，應使你榮受俸養，還要賜給封號。可以封爲武昌縣君，還賜給一個兒子九品正員官。"

女道士李玄真

女道士李玄真，越王貞之玄孫。曾祖珍子，越王第六男也，先天中得罪，配流嶺南。玄真祖、父，皆亡歿於嶺外。雖曾經恩赦，而未昭雪。玄真進狀曰："去開成三年十二月内得嶺南節度使盧鈞出俸錢接措，哀妾三代旅櫬暴露，各在一方，特與發遣，歸就大塋祔合。今護四喪，已到長樂旅店權下，未委故越王墳所在，伏乞

女道士李玄真，是越王李貞的玄孫女。曾祖李珍子，是越王第六個兒子，先天年間犯了罪，流放到嶺南。李玄真的祖父、父親都死在嶺外。雖然曾受恩惠赦免，但没有洗清冤屈。李玄真上書説："從開成三年十二月内得到嶺南節度使盧鈞所出俸錢接濟，哀憐妾三代旅居死去而棺柩暴露在外，各在一方，特地給予發送，返回祖先大墓合葬，現在護送四具靈柩，已到長樂旅店暫住，不知道已故越王的墳墓在什麼地方，懇請

天恩，允妾所奏，許歸大塋。妾年已六十三，孤露家貧，更無依倚。”詔曰：“越王事迹，國史著明，枉陷非辜，尋已洗雪。其珍子他事配流，數代漂零，不還京國。玄真弱女，孝節卓然，啓護四喪，綿歷萬里，況是近族，必可加恩。行路猶或嗟稱，朝廷固須恤助。委宗正寺、京兆府與訪越王墳墓報知。如不是陪陵，任祔塋次卜葬。其葬事仍令京兆府接措，必使備禮。葬畢，玄真如願住京城，便配咸宜觀安置。”

皇帝開恩，准許妾的奏請，允許父、祖靈柩葬入祖先大墓。妾年紀已六十三，孤老家貧，再沒有任何依靠。”皇上下詔說：“越王的事迹，國史著寫明白，被冤枉陷害没有罪過，即日洗清冤枉。那李珍子因其他事情流放，幾代漂泊流離，没有返回京城。李玄真一個弱女，仁孝節義超人，啓奏護送四具喪柩，經歷萬里返回京師，何況又是近族，一定要加恩。行路的人還嘆息稱贊，朝廷更應當體恤扶助。委派宗正寺、京兆府查訪越王的墳墓報知，如果不是陪葬陵墓，任憑遷祔墓旁下葬。葬事仍由京兆府接濟，必須使禮儀完備。安葬完畢，李玄真如願住在京城，就分派到咸宜觀安置。”

孝女王和子

孝女王和子者，徐州人。其父及兄爲防秋卒，戍涇州。元和中，吐蕃寇邊，父兄戰死，無子，母先亡。和子時年十七，聞父兄殁於邊上，被髮徒跣縗裳，獨往涇州，行丐取父兄之喪，歸徐營葬，手植松柏，剪髮壞形，廬於墓所。節度使王智興以狀聞，詔旌表之。

孝女王和子，是徐州人，她的父親和哥哥都是防秋士卒，戍守涇州。元和年間，吐蕃侵犯邊境，父兄都戰死了，没有兒子，母親先已亡故。王和子當時十七歲，聽説父兄死在邊境，披散頭髮身穿孝衣赤足而行，獨自前往涇州，一路討飯去取父兄的喪柩，運回徐州安葬。葬後又親手栽植松柏，剪髮損容，在墳墓旁搭了一個茅屋住下。節度使王智興把她的情狀上報，朝廷下詔表彰她。

鄭神佐女

又大中五年，兗州瑕丘縣人鄭神佐女，年二十四，先許適驍雄牙官李玄慶。神佐亦爲官健，戍慶州。時党項叛，神佐戰死，其母先亡，無子。女以父戰殁邊城，無由得還，乃剪髮壞形，自往慶州護父喪還，至瑕丘縣進賢鄉馬青村，與母合葬。便廬於墳所，手植松檟，誓不適人。節度使蕭俶以狀奏之曰：“伏以閭里之中，罕知禮教，女子之性，尤昧義方。鄭氏女痛結窮泉，哀深《陟岵》，投身沙磧，歸父遺骸，遠自邊陲，得還閭里。感《蓼莪》以積恨，守丘墓以誓心，克彰孝理之仁，足厲貞方之節。”詔旌表門閭。

又大中五年，兗州瑕丘縣人鄭神佐的女兒，二十四歲，先許配驍雄牙官李玄慶。鄭神佐也是領餉的士兵，戍守慶州，當時党項反叛，鄭神佐戰死，她母親先已去世，没有兒子。女兒因爲父親死在邊城，遺體無法返鄉，於是剪髮損容，自己到慶州護送父親喪柩返回，到瑕丘縣進賢鄉馬青村，與母親合葬。就在墓旁築茅屋，親手種植松檟，發誓不嫁人。節度使蕭俶把她的情狀上奏朝廷説：“我以爲鄉村閭里之人，很少懂得禮教，女子的天性，更不明白法度規矩。鄭氏女的痛苦聯結九泉，哀傷深於《陟岵》所説，不顧自身前往沙漠，運回父親的遺骸，從遥遠的邊疆，得以回到家鄉。有感於《蓼莪》的積恨，守護墳墓以表明孝心，能够彰明孝道的仁愛，足以激勵貞節的操行。”下詔表彰她的門庭。

贊曰：政教隆平，男忠女貞。禮以自防，義不苟生。彤管有煒，蘭閨振聲。《關雎》合雅，始號文明。

贊曰：政治隆平教化風行，婦女貞節男子盡忠。禮節用以自防，道義不容偷生。史筆生輝，閨閣聲振。《關雎》合乎雅意，纔能稱之爲文明。

舊唐書卷一百九十四(上)

列傳第一百四十四(上)

突厥(上)

突厥之始，啓民之前，《隋書》載之備矣，祇以入國之事而述之。

始畢可汗咄吉者，啓民可汗子也。隋大業中嗣位，值天下大亂，中國人奔之者衆。其族强盛，東自契丹、室韋，西盡吐谷渾、高昌諸國，皆臣屬焉，控弦百餘萬，北狄之盛，未之有也，高視陰山，有輕中夏之志。可汗者，猶古之單于，妻號可賀敦，猶古之閼氏也。其子弟謂之特勤，别部領兵者皆謂之設，其大官屈律啜，次阿波，次頡利發，次吐屯，次俟斤，并代居其官而無員數，父兄死則子弟承襲。

高祖起義太原，遣大將軍府司馬劉文静聘于始畢，引以爲援。始畢遣其特勤康稍利等獻馬千匹，會于絳郡，又遣二千騎助軍，從平京城。及高祖即位，前後賞賜不可勝紀。始畢自恃其功，益驕踞，每遣使者至長安，頗多横恣，高祖以中原未定，每優容之。武德元年，始畢使骨咄禄特勤來朝，宴于太極殿，奏《九部樂》，賚錦綵布絹各有差。二年二月，始畢帥兵渡河至夏州，賊帥梁師都出兵會之，謀入抄掠，授馬邑賊帥劉武周兵五百餘騎，遣入句注，又追兵大集，欲侵太原。是月，始畢卒，其子什鉢

突厥的起源，啓民可汗以前的歷史，《隋書》記載詳盡，這裏衹記述唐朝創建以後的事迹。

始畢可汗咄吉，是啓民可汗之子。隋大業年間繼承可汗位，正值天下大亂，很多中原百姓逃往突厥。突厥族强盛時，東自契丹、室韋，西到吐谷渾、高昌各國，全都稱臣歸屬於它，有一百多萬兵馬，北狄如此强盛，還不曾有過。始畢可汗在陰山俯視，有輕蔑中原之心。可汗，猶如古時候的單于，可汗妻稱可賀敦，猶如古時候的閼氏。可汗子弟叫特勤，各部領兵官都叫設。突厥的大官爲屈律啜，其次爲阿波，再次爲頡利發，再次爲吐屯，再次爲俟斤，這些官職全都是世代任其職而没有定員，父兄死了以後由子弟承襲。

高祖在太原起義兵，派遣大將軍府司馬劉文静向始畢可汗通問致意，引他作爲後援。始畢可汗派遣特勤康稍利等人進獻一千匹馬，在絳郡會合，又派遣二千名騎兵援助義軍，跟從義軍平定京城。等到高祖即位，前後賞賜不計其數。始畢可汗自恃有功，更加驕傲，每次派遣使者來到長安，大多驕横放肆，高祖因爲中原還没有統一，常常寬容他們。武德元年，始畢可汗派遣骨咄禄特勤前來朝見，高祖在太極殿設宴，演奏《九部樂》，賜給錦綵布絹分别多少不等。二年二月，始畢可汗帶兵渡過黄河來到夏州，賊帥梁師都出兵與他會師，企圖侵入唐境劫掠，始畢可汗交給馬邑賊帥劉武周五百多名騎兵，令他入侵句注，又大舉調集軍隊，打算侵犯太原。這一月，始畢

苾以年幼不堪嗣位，立爲泥步設，使居東偏，直幽州之北，立其弟俟利弗設，是爲處羅可汗。

可汗去世，其子什鉢苾因爲年幼而不能繼承可汗位，被立爲泥步設，讓他居住在東部，位於幽州北面。立始畢可汗弟俟利弗設爲可汗，他就是處羅可汗。

處羅可汗嗣位，又以隋義成公主爲妻。遣使入朝告喪，高祖爲之舉哀，廢朝三日，詔百官就館吊其使者，又遣内史舍人鄭德挺往吊處羅，賻物三萬段。處羅此後頻遣使朝貢。先是，隋煬帝蕭后及齊王暕之子政道陷于竇建德，三年二月，處羅迎之，至于牙所，立政道爲隋王。隋末中國人在虜庭者，悉隸于政道，行隋正朔，置百官，居于定襄城，有徒一萬。時太宗在藩，受詔討劉武周，師次太原，處羅遣其弟步利設率二千騎與官軍會。六月，處羅至并州，總管李仲文出迎勞之，留三日，城中美婦人多爲所掠，仲文不能制。俄而處羅卒，義成公主以其子奥射設醜弱，廢不立之，遂立處羅之弟咄苾，是爲頡利可汗。

處羅可汗繼位，也以隋義成公主爲妻。他派遣使者入朝告喪，高祖爲始畢可汗舉哀，停止朝會三天，下詔令百官到客館吊唁突厥使者，又派遣内史舍人鄭德挺前去突厥吊唁處羅可汗，贈三萬段帛助葬。此後處羅可汗多次派遣使者入朝進貢。在此以前，隋煬帝蕭后和齊王楊暕之子楊政道被竇建德所獲，三年二月，處羅可汗把他們迎到牙庭，立楊政道爲隋王。隋朝末年在虜庭的中原人，統統隸屬於楊政道，沿用隋曆法，設置百官，居住在定襄城，擁有兵衆一萬人。當時太宗在藩邸，他接受詔令討伐劉武周，軍隊停駐太原，處羅可汗派遣其弟步利設率領二千名騎兵與官軍會師。六月，處羅可汗抵達并州，總管李仲文出城迎接慰勞他，處羅可汗停留了三天，并州城中美貌婦人大都被處羅可汗搶走，李仲文不能制止。不久處羅可汗去世，義成公主因處羅可汗之子奥射設醜陋弱小，廢棄不立，而立處羅可汗弟咄苾，他就是頡利可汗。

頡利可汗者，啓民可汗第三子也，初爲莫賀咄設，牙直五原之北。高祖入長安，薛舉猶據隴右，遣其將宗羅睺攻陷平凉郡，北與頡利連結。高祖患之，遣光禄卿宇文歆齎金帛以賂頡利。歆說之，令絶交於薛舉。初，隋五原太守張長遜因亂以其所部五原城隸於突厥。歆又說頡利遣長遜入朝，以五原地歸于我。頡利并從之，因發突厥兵及長遜之衆并會於太宗軍所。武德三年，頡利又納義成公主爲妻，以始畢之子什鉢苾爲突利可汗，遣使入朝，告處羅死，高祖爲之罷朝一日，詔百官就館吊其使。

頡利可汗，是啓民可汗的第三子，當初爲莫賀咄設，牙帳在五原的北面。高祖進居長安，薛舉仍然占據隴右，薛舉派遣部將宗羅睺攻占平凉郡，北與頡利可汗相互連結。高祖感到憂慮，便派遣光禄卿宇文歆携帶金帛賄賂頡利可汗。宇文歆勸說頡利可汗，讓他與薛舉絶交。當初，隋五原太守張長遜因戰亂把他所統轄的五原城獻出隸屬於突厥。宇文歆又勸說頡利可汗派遣張長遜入朝，把五原的土地歸還給唐朝。頡利可汗全都答應了，因而調發突厥兵及張長遜兵衆一同在太宗駐軍的地方會師。武德三年，頡利可汗又娶義成公主爲妻，立始畢可汗子什鉢苾爲突利可汗，派遣使者入朝，告知處羅可汗死訊，高祖爲此停止朝會一天，下詔令百官到客館吊唁突厥使者。

頡利初嗣立，承父兄之資，兵馬强盛，有憑陵中國之志。高祖以中原初定，不遑外略，每優容之，賜與不

頡利可汗剛剛繼位，他繼承了父兄的資産，兵馬强盛，有侵凌中原的野心。高祖因爲中原平定不久，顧不上經略外方，常常寬容頡利可汗，

可勝計，頡利言辭悖傲，求請無厭。四年四月，頡利自率萬餘騎，與馬邑賊苑君璋將兵六千人共攻雁門，定襄王李大恩擊走之。先是漢陽公瓌、太常卿鄭元璹、左驍衛大將軍長孫順德等各使于突厥，頡利并拘之，我亦留其使前後數輩，至是爲大恩所挫，於是乃懼，仍放順德還，更請和好，獻魚膠數十斤，欲令二國同於此膠。高祖嘉之，放其使者特勤熱寒、阿史德等還蕃，賜以金帛。

賜給他的財物不可勝數，而頡利可汗却言辭狂悖傲慢，求請從不知足。四年四月，頡利可汗親自率領一萬多名騎兵，與馬邑賊苑君璋統率六千名士兵一起攻打雁門，被定襄王李大恩擊退。在此以前漢陽公李瓌、太常卿鄭元璹、左驍衛大將軍長孫順德等人分别出使突厥，全都被頡利可汗拘留，我朝也扣留了前後數批突厥使者，到這時突厥被李大恩擊敗，頡利可汗纔感到恐懼，便把長孫順德放還，重新請求和好，進獻數十斤魚膠，想要使二國的關係如同這膠一樣牢固。高祖表示贊同，放突厥使者特勤熱寒、阿史德等人回國，賜給金帛。

五年春，李大恩奏言突厥飢荒，馬邑可圖。詔大恩與殿内少監獨孤晟帥師討苑君璋，期以二月會于馬邑，晟後期不至，大恩不能獨進，頓兵新城以待之。頡利遣數萬騎與劉黑闥合軍，進圍大恩，王師敗績，大恩歿于陣，死者數千人。六月，劉黑闥又引突厥萬餘騎入抄河北，頡利復自率五萬騎南侵，至于汾州，又遣數千騎西入靈、原等州，詔隱太子出豳州道，太宗出蒲州道以討之。時頡利攻圍并州，又分兵入汾、潞等州，掠男女五千餘口，聞太宗兵至蒲州，乃引兵出塞。

五年春季，李大恩上奏説突厥發生了饑荒，可謀取馬邑。高祖下詔令李大恩與殿内少監獨孤晟統率兵馬討伐苑君璋，他們約定二月在馬邑會師，獨孤晟誤期没有趕到，李大恩不能孤軍深入，便在新城停兵等待。頡利可汗派遣數萬名騎兵與劉黑闥聯合圍攻李大恩，王師大敗。李大恩戰死，死去的官兵達幾千人。六月，劉黑闥又帶領突厥一萬多名騎兵入侵河北，頡利可汗也親自率領五萬騎兵南下侵犯，到了汾州，又派遣數千名騎兵向西進攻靈、原等州，高祖下詔令隱太子從豳州道出兵，太宗從蒲州道出兵討伐。當時頡利可汗圍攻并州，又分兵侵入汾、潞等州，擄掠男女五千多人，聽説太宗的軍隊抵達蒲州，便帶兵撤出邊塞。

七年八月，頡利、突利二可汗舉國入寇，道自原州，連營南上，太宗受詔北討，齊王元吉隸焉。初，關中霖雨，糧運阻絶，太宗頗患之，諸將憂見於色，頓兵於豳州。頡利、突利率萬餘騎奄至城西，乘高而陣，將士大駭。太宗乃親率百騎馳詣虜陣，告之曰："國家與可汗誓不相負，何爲背約深入吾地？我秦王也，故來一決。可汗若自來，我當與可汗兩人獨戰；若欲兵馬總來，我唯百騎相禦耳。"頡利弗之測，笑而不對。太宗又前，令騎告突利曰："爾往與我盟，

七年八月，頡利、突利二可汗舉國進犯中原，道經原州，聯合南上，太宗奉詔北伐，齊王李元吉隸屬於他。當初，關中霖雨連綿，糧道阻塞斷絶，太宗十分憂慮，諸位將領愁容滿面，軍隊停宿豳州。頡利、突利率領一萬多名騎兵突然來到豳州城西，在地勢較高的地方布陣，唐軍將士大爲恐駭。於是太宗親自率領一百名騎兵快馬趕到突厥陣前，告訴他們説："國家與可汗誓不相負，爲什麽要背棄盟約深入我朝境内呢？我是秦王，爲此前來與你們決一雌雄。如果可汗親自前來，我將與可汗兩人獨自交戰；如果兵馬全來，我衹用一百名騎兵抵禦。"頡利不測虛實，笑而不答。太宗又往前行，令侍從告訴突利説：

急難相救，爾今將兵來，何無香火之情也？亦宜早出，一决勝負。”突利亦不對。太宗前，將渡溝水，頡利見太宗輕出，又聞香火之言，乃陰猜突利，因遣使曰：“王不須渡，我無惡意，更欲共王自斷當耳。”於是稍引却，各斂軍而退。太宗因縱反間於突利，突利悦而歸心焉，遂不欲戰。其叔侄内離，頡利欲戰不可，因遣突利及夾畢特勤阿史那思摩奉見請和，許之。突利因自托於太宗，願結爲兄弟。思摩初奉見，高祖引升御榻，頓顙固辭，高祖謂曰：“頡利誠心遣特勤朝拜，今見特勤，如見頡利。”固引之，乃就坐，尋封思摩爲和順王。

“你過去與我結盟，有了急難要相互救援，你現在却帶領軍隊前來，爲什麽不講香火相拜的情分呢？雖則如此也應當儘早出戰，一决勝負。”突利也不回答。太宗驅馬前行，將要渡溝水，頡利見太宗輕騎而出，又聽到香火的話，便暗中猜忌突利，因而派遣使者説：“王不必渡水，我没有惡意，衹是想要與王再商定盟約罷了。”於是稍稍退却，突厥與唐各自收軍後退。太宗乘機對突利施反間計，突利高興而歸心於唐，便不想出戰。頡利與突利叔侄之間意見分歧，頡利欲戰不能，因此派遣突利與夾畢特勤阿史那思摩朝見請求和好，皇帝許可。突利因而主動交好太宗，希望與他結成兄弟。阿史那思摩最初朝見，高祖將他帶上御榻，阿史那思摩頓首堅决辭讓，高祖對他説：“頡利誠心派遣特勤朝拜，如今見到特勤，就如同見到頡利本人一樣。”高祖堅持讓他上榻，阿史那思摩這纔就座，不久朝廷封阿史那思摩爲和順王。

八年七月，頡利集兵十餘萬，大掠朔州，又襲將軍張瑾于太原，瑾全軍并没，脱身奔於李靖。出師拒戰，頡利不得進，屯于并州。太宗帥師討之，次蒲州，頡利引兵而去，太宗旋師。九年七月，頡利自率十餘萬騎進寇武功，京師戒嚴。己卯，進寇高陵，行軍總管左武候大將軍尉遲敬德與之戰于涇陽，大破之，獲俟斤阿史德烏没啜，斬首千餘級。癸未，頡利遣其腹心執失思力入朝爲覘，自張形勢云：“二可汗總兵百萬，今已至矣。”太宗謂之曰：“我與突厥面自和親，汝則背之，我實無愧。又義軍入京之初，爾父子并親從我，賜汝玉帛，前後極多，何故輒將兵入我畿縣？爾雖突厥，亦須頗有人心，何故全忘大恩，自誇强盛？我當先戮爾矣。”思力懼而請命，太宗不許，縶之於門下省。

八年七月，頡利集結十多萬兵馬，大肆劫掠朔州，又在太原襲擊將軍張瑾，張瑾全軍覆没，他隻身逃出投奔李靖。李靖出兵抵抗，頡利無法進軍，駐守并州。太宗率領軍隊討伐頡利，停駐蒲州，頡利帶領軍隊離去，太宗班師。九年七月，頡利親自率領十多萬騎兵進犯武功，京師戒嚴。己卯，進犯高陵，行軍總管左武候大將軍尉遲敬德與頡利在涇陽交戰，大敗敵軍，擒獲俟斤阿史德烏没啜，斬首一千多級。癸未，頡利派遣他的心腹執失思力入朝窺探虚實，執失思力虚張聲勢説：“頡利、突利二可汗集結統領百萬軍隊，現在已經到了。”太宗對他説：“我與突厥當面許和結爲兄弟，你們却背信棄約，我的確問心無愧。再説義軍進入京師之初，你父子都親自跟從我，賜給你們的玉帛，前後極多，爲何動輒率領軍隊進犯我京畿州縣呢？你們雖是突厥異族，可也應當稍微有點人心，爲何把唐的大恩大德忘得一乾二浄，而自己誇耀强盛呢？我應當先殺掉你。”執失思力恐懼而請求保全性命，太宗没有答應，把他囚禁在門下省。

太宗與侍中高士廉、中書令房玄

太宗與侍中高士廉、中書令房玄齡、將軍周

齡、將軍周範馳六騎幸渭水之上，與頡利隔津而語，責以負約，其酋帥大驚，皆下馬羅拜。俄而衆軍繼至，頡利見軍容大盛，又知思力就拘，由是大懼。太宗獨與頡利臨水交言，麾諸軍却而陣焉。蕭瑀以輕敵固諫于馬前，上曰："吾已籌之，非卿所知也。突厥所以掃其境内，直入渭濱，應是聞我國家初有内難，朕又新登九五，將謂不敢拒之。朕若閉門，虜必大掠，强弱之勢，在今一舉。朕故獨出，以示輕之；又耀軍容，使知必戰。事出不意，乖其本圖，虜入既深，理當自懼。與戰則必克，與和則必固，制服匈奴，自兹始矣。"是日，頡利請和，詔許焉，車駕即日還宫。乙酉，又幸城西，刑白馬，與頡利同盟于便橋之上，頡利引兵而退。蕭瑀進曰："初，頡利之未和也，謀臣猛將多請戰，而陛下不納，臣以爲疑。既而虜自退，其策安在？"上曰："我觀突厥之兵，雖衆而不整，君臣之計唯財利是視。可汗獨在水西，酋帥皆來謁我，我因而襲擊其衆，勢同拉朽。然我已令無忌、李靖設伏於幽州以待之，虜若奔還，伏兵邀其前，大軍躡其後，覆之如反掌矣。我所以不戰者，即位日淺，爲國之道，安静爲務，一與虜戰，必有死傷；又匈虜一敗，或當懼而修德，結怨於我，爲患不細。我今卷甲韜戈，啖以玉帛，頑虜驕恣，必自此始，破亡之漸，其在兹乎！將欲取之，必固與之，此之謂也。"九月，頡利獻馬三千匹，羊萬口，上不受，詔頡利所掠中國户口者悉令歸之。

範共六人疾馳來到渭水之旁，與頡利隔水通話，責備他負約，突厥首領非常震驚，全都下馬羅列而拜。接着各路軍隊相繼趕到，頡利見官軍陣容盛大，又得知執失思力被拘禁，因此大爲恐懼。太宗隻身與頡利隔水對話，命令各軍後退布陣。蕭瑀以爲太宗輕敵，因而在馬前竭力諫諍，皇上説："我早已算計好了，不是你所能知道的。突厥之所以傾國而來，直達渭水之濱，一定是聽説我們國家剛剛發生内亂，朕又即位不久，以爲朕不敢出戰抵擋他們。朕如果閉門不出，突厥必定要大肆搶劫，是强是弱，在今日一舉。朕所以獨自出陣，是爲了表示輕視他們；此外炫耀軍容，使他們知道我們必定會迎戰。事情出乎突厥可汗的意料之外，與他們原來的計劃不合，敵人已經深入我境，他們自己肯定恐懼。我們與他們交戰則定會取勝，與他們議和則必然牢固。制服匈奴，從此開始。"這一天，頡利請求議和，太宗下詔答應了他的請求，車駕當天返回宫中。乙酉，太宗又駕幸城西，殺白馬，與頡利一道在便橋之上結盟，頡利帶領軍隊撤退。蕭瑀進言説："當初，頡利還没有請求議和，謀臣猛將紛紛請求出戰，而陛下没有采納，臣疑惑不解。没過多久敵軍自動撤退，其中的妙計是什麽呢？"皇上道："我見突厥軍隊人數衆多却軍紀不整，君臣惟利是圖。頡利可汗獨自在渭水的西面，首領全都前來拜謁我，我如果乘機襲擊突厥兵衆，勢如摧枯拉朽。再説我已經命令長孫無忌、李靖埋伏在幽州等待他們，敵人如果逃回，伏兵在前面截擊，大軍從後面追殺，消滅他們易如反掌。我之所以没有出戰，是因爲即位的日子短暫，治國之道，平安是根本，一旦與敵軍交戰，必然有傷亡；再説假若匈奴失敗，他們或許會因爲恐懼而勵精圖治，與我結下怨恨，將會釀成大患。我如今收兵罷戰，用玉帛引誘，頑敵驕傲放縱，必然從此開始，滅亡敵人的開端，大概就在於此吧！想要得到，定要付出，説的就是這個道理。"九月，頡利進獻馬三千匹、羊一萬隻，太宗没有接受，下詔令頡利把所掠奪的中原人全部放回。

貞觀元年，陰山已北薛延陀、迴

貞觀元年，陰山以北的薛延陀、回紇、拔也

紇、拔也古等餘部皆相率背叛，擊走其欲谷設。頡利遣突利討之，師又敗績，輕騎奔還。頡利怒，拘之十餘日，突利由是怨望，内欲背之。其國大雪，平地數尺，羊馬皆死，人大飢，乃懼我師出乘其弊，引兵入朔州，揚言會獵，實設備焉。侍臣咸曰："夷狄無信，先自猜疑，盟後將兵，忽踐疆境。可乘其便，數以背約，因而討之。"太宗曰："匹夫一言，尚須存信，何況天下主乎！豈有親與之和，利其災禍而乘危迫險以滅之耶？諸公爲可，朕不爲也。縱突厥部落叛盡，六畜皆死，朕終示以信，不妄討之，待其無禮，方擒取耳。"

二年，突利遣使奏言與頡利有隙，奏請擊之，詔秦武通以并州兵馬隨便應接。三年，薛延陀自稱可汗于漠北，遣使來貢方物。頡利始稱臣，尚公主，請修婿禮。頡利每委任諸胡，疏遠族類，胡人貪冒，性多翻覆，以故法令滋彰，兵革歲動，國人患之，諸部携貳。頻年大雪，六畜多死，國中大餒，頡利用度不給，復重斂諸部，由是下不堪命，内外多叛之。上以其請和，後復援梁師都，詔兵部尚書李靖、代州都督張公瑾出定襄道，并州都督李勣、右武衛將軍丘行恭出通漢道，左武衛大將軍柴紹出金河道，衛孝節出恒安道，薛萬徹出暢武道，并受靖節度以討之。十二月，突利可汗及郁射設、蔭奈特勤等并帥所部來奔。

四年正月，李靖進屯惡陽嶺，夜襲定襄，頡利驚擾，因徙牙於磧口，胡酋康蘇密等遂以隋蕭后及楊政道來降。二月，頡利計窘，竄于鐵山，兵尚數萬，使執失思力入朝謝罪，請

古等部全都相繼背叛突厥，擊走突厥的欲谷設。頡利派遣突利討伐他們，突利又大敗，突利輕騎奔回。頡利發怒，便把突利囚禁了十多天，突利因此怨恨，内心想要背叛頡利。突厥本國下了大雪，平地的積雪有數尺深，羊馬全部被凍死，國人非常飢餓，於是頡利懼怕我軍趁其困敝而出擊，便帶領軍隊進入朔州，揚言要聚集打獵，實際上是爲了防備我軍。侍臣們都説："夷狄不講信用，先自生猜疑，結盟以後出兵，忽然踐踏我朝疆土。可以利用這個機會，指責他們背棄盟約，進而討伐他們。"太宗説："百姓説話還必須講信用，何况天下之主！哪有親自與人議和，却利用災禍而乘人之危去滅亡他們呢？你們以爲可以，朕不會這樣做的。即使突厥部落全部叛離，六畜死光，朕也會始終保持誠信，决不妄自討伐，等到突厥無禮時，再出兵擒取。"

二年，突利派遣使者上奏説他與頡利有嫌隙，奏請攻打頡利，太宗下詔命秦武通帶領并州兵馬相機接應。三年，薛延陀在大漠以北自稱可汗，派遣使者前來貢獻土産。頡利開始向唐朝稱臣，娶公主爲妻，請求行子婿之禮。頡利常常委任各部胡人，疏遠了同族，而胡人貪圖財利，生性多反覆無常，因此法令日益繁苛，戰争連年不息，突厥國人怨忿，各部落懷有異心。連年大雪，很多牲畜凍死，國中發生大饑荒，頡利費用不支，又向各部加重聚斂，因此部下無法忍受，紛紛叛離。皇上因爲頡利原先請求和好，後來又出兵援助梁師都，便下詔令兵部尚書李靖、代州都督張公瑾從定襄道出兵，并州都督李勣、右武衛將軍丘行恭從通漢道出兵，左武衛大將軍柴紹從金河道出兵，衛孝節從恒安道出兵，薛萬徹從暢武道出兵，他們全都受李靖指揮調度以討伐頡利。十二月，突利可汗與郁射設、蔭奈特勤等人都率領本部前來投奔。

四年正月，李靖進駐惡陽嶺，夜間襲擊定襄，頡利驚恐不安，因而把牙帳遷到磧口，胡人首領康蘇密等人便携帶隋蕭后及楊政道前來投降。二月，頡利走投無路，逃到鐵山，還有幾萬兵馬，派遣執失思力入朝請罪，并且請求舉國内

舉國内附。太宗遣鴻臚卿唐儉、將軍安修仁持節安撫之，頡利稍自安。靖乘間襲擊，大破之，遂滅其國。頡利乘千里馬，獨騎奔于從侄沙鉢羅部落。三月，行軍副總管張寶相率衆奄至沙鉢羅營，生擒頡利送于京師。太宗謂曰："凡有功於我者，必不能忘，有惡於我者，終亦不記。論爾之罪狀，誠爲不小，但自渭水曾面爲盟，從此以來，未有深犯，所以録此，不相責耳。"仍詔還其家口，館於太僕，廩食之。頡利鬱鬱不得志，與其家人或相對悲歌而泣。帝見羸憊，授虢州刺史，以彼土多獐鹿，縱其畋獵，庶不失物性。頡利辭不願往，遂授右衛大將軍，賜以田宅。五年，太宗謂侍臣曰："天道福善禍淫，事猶影響。昔啓民亡國奔隋，文帝不吝粟帛，大興士衆，營衛安置，乃得存立，既而强盛，當須子子孫孫思念報德。纔至始畢，即起兵圍煬帝於雁門，及隋國將亂，又恃强深入，遂使昔安立其家國者，身及子孫并爲頡利兄弟之所屠戮。今頡利破亡，豈非背恩忘義所致也！"八年卒，詔其國人葬之，從其俗禮，焚尸於灞水之東，贈歸義王，謚曰荒。其舊臣胡禄達官吐谷渾邪自刎以殉。

渾邪者，頡利之母婆施氏之媵臣也，頡利初誕，以付渾邪，至是哀慟而死。太宗聞而異之，贈中郎將，仍葬於頡利墓側，樹碑以紀之。

突利可汗什鉢苾者，始畢可汗之嫡子，頡利之侄也。隋大業中，突利年數歲，始畢遣領其東牙之兵，號爲泥步設。隋淮南公主之北也，遂妻之。頡利嗣位，以爲突利可汗，牙直幽州之北。突利在東偏，管奚、霫等數十部，徵税無度，諸部多怨

附。太宗派遣鴻臚卿唐儉、將軍安修仁持節前去安撫，頡利纔稍覺安穩。李靖乘機襲擊，大敗頡利，於是消滅了突厥國。頡利乘千里馬，隻身逃奔從侄沙鉢羅部落。三月，行軍副總管張寶相率兵突然進抵沙鉢羅的營地，生擒頡利送到京師。太宗對頡利説："凡是對我有功的，朕必然不會忘記，凡是有罪的，朕也不念舊惡。論你的罪過，確實不小，但是在渭水曾經當面結盟，從此以後，你再没有深入我境侵犯，所以有鑒於此，朕不責罰你。"於是下詔歸還頡利的家人，把他們安置在太僕寺，由官府供給飲食。頡利鬱鬱不樂，時而與家人相對悲歌哭泣。皇帝見頡利日益衰弱，便任他爲虢州刺史，因爲那裏獐鹿多，任由他前去狩獵，希望不要背離他的本性。頡利推辭不願前去，於是授右衛大將軍，賜給田宅。五年，太宗對侍臣説："天道賜福於行善者却降禍於作惡者，凡事都有前因後果。當年啓民可汗亡國投奔隋，文帝不吝惜粟帛，動用大量兵衆，屯兵護衛安置，啓民纔得以存身立國，不久强盛，理應子子孫孫懷恩報德。纔到始畢，就起兵把煬帝圍困在雁門，及隋將要發生禍亂時，突厥又自恃强盛深入隋境，於是使當年存立他們國家的人，纔到自己的子孫就被頡利兄弟殺戮。如今頡利亡國，難道不是忘恩負義所導致的嗎！"八年頡利死，太宗下詔令突厥國人埋葬他，按照他們的習俗禮節，在灞水東面火化尸體。追贈頡利爲歸義王，謚號叫荒。頡利的舊臣胡禄達官吐谷渾邪自殺殉葬。

渾邪，是頡利之母婆施氏的家臣，頡利剛一出生，其母就把他交給渾邪，到這時渾邪哀痛而死。太宗聽説以後十分贊賞，追贈渾邪爲中郎將，并且葬在頡利墓旁，刻石立碑記録這件事。

突利可汗什鉢苾，是始畢可汗之嫡子，頡利之侄。隋大業年間，突利年僅數歲，始畢就派遣他統領突厥東牙的兵馬，稱爲泥步設。隋淮南公主流落到北蕃，突利於是娶她爲妻。頡利繼位後，立什鉢苾爲突利可汗，牙帳在幽州的北面。突利居突厥東部，管轄奚、霫等幾十個部落，他徵税没有限度，各部大多心懷不滿。貞觀

之。貞觀初，奚、霫等并來歸附，頡利怒其失衆，遣北征延陀，又喪師旅，遂囚而撻焉。

突利初自武德時，深自結於太宗，太宗亦以恩義撫之，結爲兄弟，與盟而去。後頡利政亂，驟徵兵於突利，拒之不與，由是有隙。貞觀三年，表請入朝，上謂侍臣曰："朕觀前代爲國者，勞心以憂萬姓，世祚乃長；役人以奉其身，社稷必滅。今北蕃百姓喪亡，誠由其君不君之故也。至使突利情願入朝，若非困迫，何能至此？夷狄弱則邊境無虞，亦甚爲慰，然見其顛狽，又不能不懼，所以然者，慮己有不逮，恐禍變亦爾。朕今視不能遠見，聽不能遠聞，唯藉公等盡忠匡弼，無得惰於諫諍也。"突利尋爲頡利所攻，遣使來乞師，太宗謂近臣曰："朕與突利結爲兄弟，不可以不救。"杜如晦進曰："夷狄無信，其來自久，國家雖爲守約，彼必背之。不若因其亂而取之，所謂取亂侮亡之道。"太宗然之。因令將軍周範屯太原以圖進取，突利乃率其衆來奔，太宗禮之甚厚，頻賜以御膳。四年，授右衛大將軍，封北平郡王，食邑封七百户，以其下兵衆置順、祐等州，帥部落還蕃。太宗謂曰："昔爾祖啓民亡失兵馬，一身投隋，隋家竪立，遂至强盛，荷隋之恩，未嘗報德。至爾父始畢反爲隋家之患，自爾已後，無歲不侵擾中國。天實禍淫，大降災變，爾衆散亂，死亡略盡。既事窮後，乃來投我，我所以不立爾爲可汗者，正爲啓民前事故也。改變前法，欲中國久安，爾宗族永固，是以授爾都督。當須依我國法，整齊所部，不得妄相侵掠，如有所違，當獲重罪。"五年，徵入朝，至并州，道

初年，奚、霫等部一同前來歸附唐，頡利惱怒突利喪失部衆，派遣他北征延陀，突利又損兵折將，於是頡利把突利囚禁起來并處以鞭撻。

突利早在武德年間，就與太宗有深交，太宗也用恩義撫慰他，結爲兄弟，與太宗結盟後突利離去。後來頡利統治混亂，向突利緊急徵兵，突利拒不發兵，因此二人産生嫌隙。貞觀三年，突利上表請求入朝，皇上對侍臣説："朕觀前代治國的皇上，如果盡心爲百姓操勞，則國運長久；如果役使百姓以奉養自身，則社稷必亡。如今北蕃百姓喪亡，確實由於他們的君主喪失君主品行的緣故。以至於突利自願入朝，如果不是窘迫，怎麽會如此呢？夷狄衰弱則邊境無憂，這也足以令人欣慰，然而眼見突厥傾覆，朕又不能不感到畏懼，之所以如此，是擔心自己有所不及，恐怕也會發生同樣的禍亂。朕如今不能看到遠方的事情，不能聽到遠方的聲音，惟有藉助你們盡忠匡正輔佐，不要懈怠於諫諍。"突利不久受到頡利圍攻，派遣使者請求援兵，太宗對近臣説："朕與突利結爲兄弟，不能不救。"杜如晦進言説："夷狄不講信用，由來已久，國家雖然守約，但他們肯定背約。不如乘他們内亂而攻取，這就是所説的攻取吞并亂亡之國的道理。"太宗認爲他説的對，因而令將軍周範駐守太原以圖謀進取，而突利率領他的部衆前來投奔唐，太宗厚禮相待，多次賜給御膳。四年，朝廷任突利爲右衛大將軍，封北平郡王，食邑封七百户，把突利的兵衆安置在順、祐等州，令突利統率本部落返回突厥。太宗對突利説："當年你的祖父啓民喪失兵馬，隻身投奔隋，受隋朝的樹立，以至於强盛，啓民身蒙隋恩，不曾報德。到你父始畢時反而成了隋朝的禍患，從你以後，連年侵擾中原。上天果真降禍於邪惡之人，於是大降災變，使你部衆散亂，幾乎全部死亡。既已陷入絶境，纔來投奔我，我之所以不立你爲可汗，正是因爲以前啓民之事，因而改變前朝的作法，想要使中原長治久安，你們突厥族永遠穩固，因此任你爲都督。你一定要依照我朝法令，約束你的部衆，不得妄自侵掠，如果有所違背，定要從重治罪。"五年，

病卒，年二十九。太宗爲之擧哀，詔中書侍郎岑文本爲其碑文，子賀邏鶻嗣。

突利弟結社率，貞觀初入朝，歷位中郎將。十三年，從幸九成宫，陰結部落得四十餘人，并擁賀邏鶻，相與夜犯御營，逾第四重幕，引弓亂發，殺衛士數十人。折衝孫武開率兵奮擊，乃退，北走渡渭水，欲奔其部落。尋皆捕而斬之，詔原賀邏鶻，流于嶺外。

頡利之敗也，其部落或走薛延陀，或走西域，而來降者甚衆。詔議安邊之術。朝士多言突厥恃强，擾亂中國，爲日久矣，今天實喪之，窮來歸我，本非慕義之心，因其歸命，分其種落，俘之河南兖、豫之地，散居州縣，各使耕織，百萬胡虜可得化爲百姓，則中國有加户之利，塞北可常空矣。唯中書令温彦博議請準漢建武時置降匈奴於五原塞下，全其部落，得爲捍蔽，又不離其土俗，因而撫之，一則實空虚之地，二則示無猜心。若遣向河南兖、豫，則乖物性，故非含育之道。太宗將從之。秘書監魏徵奏言："突厥自古至今，未有如斯之破敗者也，此是上天剿絶，宗廟神武。且其世寇中國，百姓冤仇，陛下以其降伏，不能誅滅，即宜遣還河北，居其故土。匈奴人面獸心，非我族類，强必寇盜，弱則卑服，不顧恩義，其天性也。秦、漢患其若是，故發猛將以擊之，收取河南，以爲郡縣，陛下奈何以内地居之？且今降者幾至十萬，數年之間，孳息百倍，居我肘腋，密邇王畿，心腹之疾，將爲後患，尤不可河南處也。"温彦博奏曰："天子之於物也，天覆地載，有歸我者則必養之。今突厥破滅之餘，

皇上召突利入朝，突利到了并州，病死在途中，年二十九歲。太宗爲他擧哀，下詔令中書侍郎岑文本爲突利撰寫碑文，突利子賀邏鶻繼立。

突利弟結社率，貞觀初年入朝，歷任中郎將。十三年，跟隨太宗駕幸九成宫，結社率暗中串通突厥部落得到四十多人，他們一同擁立賀邏鶻，合夥夜襲皇帝所在地，他們衝過第四重帳幕，拉弓亂射，殺死衛士幾十人。折衝孫武開率領士兵奮力搏擊，結社率等人纔退出，敗逃渡過渭水，想要逃回本部落。不久全部被捕獲斬首，太宗下詔免賀邏鶻死罪，把他流放到嶺外。

頡利敗亡以後，突厥各部落有的逃往薛延陀，有的逃往西域，而前來投降唐朝的也很多。太宗下詔令群臣商議安定邊疆的計策。朝臣大多上言説突厥自恃强盛，擾亂中原，已經年深日久，如今上天真使其滅亡，走投無路纔來歸附我朝，本來就没有慕義之心，應當趁他們歸順之機，分離他們的部族，把他們押解到黄河以南的兖、豫地區，分散安置在各州縣，令他們分别學習耕種和紡織，如此則百萬胡虜可變爲百姓，這樣中原有增加户口的好處，而塞北則可以長久空虚了。惟獨中書令温彦博建議依照漢建武年間把降服的匈奴人安置在五原塞下的先例，保全他們的部落，使他們捍衛邊疆，又不背離自己的風土習俗，朝廷順勢加以撫慰，一則可以充實空虚的邊地，二則可以表示没有猜疑之心。而假若遣送到黄河以南的兖、豫，則有違天性，所以不是撫育之道。太宗準備采納温彦博的建議。秘書監魏徵上奏説："突厥從古到今，從未如此破敗，這是上天要滅絶他們，我朝神明威武。况且突厥世代侵犯中原，與百姓結下冤仇，陛下如因他們降服，不能誅滅，就應當送回黄河以北，讓他們居住在舊地。匈奴人面獸心，不是我族類，他們强大必然侵犯掠取，弱小則卑恭降服，不顧及恩義，這是他們的天性。秦、漢也是因此而感到危害，於是派遣猛將攻打，收取河南之地，設置郡縣，陛下怎麽能讓他們居住在内地呢？况且如今投降的突厥人幾乎有十萬，幾年的時間，就可以孳生繁衍一百倍，他們居住在我朝内地，靠近京

歸心降附，陛下不加憐愍，棄而不納，非天地之道，阻四夷之意，臣愚甚謂不可。遣居河南，所謂死而生之，亡而存之，懷我德惠，終無叛逆。”魏徵又曰：“晉代有魏時胡落，分居近郡，平吳已後，郭欽、江統勸武帝逐出塞外，不用欽等言，數年之後，遂傾瀍、洛。前代覆車，殷鑒不遠，陛下必用彥博之言遣居河南，所謂養獸自遺患也。”彥博又曰：“聞聖人之道，無所不通，古先哲王，有教無類。突厥餘魂，以命歸我，我援護之，收居内地，稟我指麾，教以禮法，數年之後，盡爲農民，選其酋首，遣居宿衛，畏威懷德，何患之有？光武居南單于於内郡，爲漢藩翰，終乎一代，不有叛逆。”彥博既口給，引類百端，太宗遂用其計，於朔方之地，自幽州至靈州置順、祐、化、長四州都督府，又分頡利之地六州，左置定襄都督府，右置雲中都督府，以統其部衆。其酋首至者皆拜爲將軍、中郎將等官，布列朝廷，五品以上百餘人，因而入居長安者數千家。自結社率之反也，太宗始患之。又上書者多云處突厥於中國殊謂非便，乃徙於河北，立右武候大將軍、化州都督、懷化郡王思摩爲乙彌泥孰俟利苾可汗，賜姓李氏，率所部建牙於河北。

畿，心腹之疾，將釀成後患，萬萬不能讓他們居住在黄河以南。”温彥博上奏説：“天子對於萬物，如同天覆地載，歸附我朝的就一定要養育。如今突厥滅亡以後的餘部，歸心降附，陛下如果不加憐愍，拋棄他們而不接納，這不是天地養生之道，將會斷絶四夷的歸附之心，臣愚以爲實在不可。如果讓他們居住在黄河以南，則是使死者復生，使亡者復存，他們必然感懷恩德，决不會叛逆。”魏徵又説：“晉代有魏時的胡人部落，在近郡分散居住，平定吴以後，郭欽、江統勸武帝把胡人驅逐出塞外，武帝没有采納郭欽等人的建議，幾年以後，就傾覆了中原。前代覆車，殷鑒不遠，陛下如果一定要采納温彥博的建議讓突厥居住在黄河以南的話，這正是所説的養虎爲自己遺留禍患。”温彥博又説：“我聽説聖人所講的事理，没有行不通的，古代的先哲聖王，施教不分對象。突厥餘部，前來歸順，如果我朝能够援助護衛他們，接納他們并且把他們安置在内地，受我朝指揮，用禮法教化，那麽數年以後，突厥人就會全部變爲農民，朝廷選擇他們的酋長，令入朝宿衛，他們畏懼武威懷念恩德，我們怎麽會感到是禍患呢？光武帝把南單于安置在内郡，作爲漢的屏障，終漢一代，不曾叛逆。”温彥博口辭敏捷廣徵博引，太宗便采用了他的計策，在朔方地區，自幽州至靈州設置了順、祐、化、長四州都督府，又把頡利的轄地分爲六個州，東面設置定襄都督府，西面設置雲中都督府，以便統領突厥部衆。凡是前來投奔的突厥酋長全都被朝廷任命爲將軍、中郎將等官，排列在朝廷，五品以上的官有百餘人，因而有數千家進入長安定居。自從結社率反叛之後，太宗便開始擔心他們。再加上朝臣上書多言讓突厥居住在中原實在不便，朝廷因而把突厥遷徙到黄河以北，立右武候大將軍、化州都督、懷化郡王阿史那思摩爲乙彌泥孰俟利苾可汗，賜姓李，讓他率領突厥部衆在黄河以北建置王庭。

思摩者，頡利族人也。始畢、處羅以其貌似胡人，不類突厥，疑非阿史那族類，故歷處羅、頡利世，常爲

阿史那思摩，是頡利的族人。始畢、處羅因爲阿史那思摩的長相類似胡人，而不像突厥，便懷疑他不是阿史那族人，因此歷經處羅、頡利之

夾畢特勤，終不得典兵爲設。武德初，數來朝貢，高祖封爲和順郡王。及其國亂，諸部多歸中國，唯思摩隨逐頡利，竟與同擒。太宗嘉其忠，除右武候大將軍、化州都督，令統頡利舊部落於河南之地，尋改封懷化郡王。

及將徙於白道之北，思摩等咸憚薛延陀，不肯出塞，太宗遣司農卿郭嗣本賜延陀璽書曰："突厥頡利可汗未破已前，自恃强盛，抄掠中國，百姓被其殺者不可勝紀。我發兵擊破之，諸部落悉歸化。我略其舊過，嘉其從善，并授官爵，同我百僚，所有部落，愛之如子，與我百姓不異。但中國禮義，不滅爾國，前破突厥，止爲頡利一人爲百姓之害，所以廢而黜之，實不貪其土地，利其人馬也。自黜廢頡利以後，恒欲更立可汗，是以所降部落等并置河南，任其放牧，今户口羊馬日向滋多。元許册立，不可失信，即欲遣突厥渡河，復其國土。我策爾延陀日月在前，今突厥理是居後，後者爲小，前者爲大。爾在磧北，突厥居磧南，各守土境，鎮撫部落。若其逾越，故相抄掠，我即將兵各問其罪。此約既定，非但有便爾身，貽厥子孫，長守富貴也。"於是命禮部尚書趙郡王孝恭齎書就思摩部落，築壇於河上以拜之，并賜之鼓纛。突厥及胡在諸州安置者，并令渡河北，還其舊部。又以左屯衛將軍阿史那忠爲左賢王、左武衛將軍阿史那泥孰爲右賢王以貳之。

薛延陀聞太宗遣思摩渡河北，慮其部落翻附磧北，預蓄輕騎，伺至而擊之。太宗遣敕之曰："擅相侵者，國有常刑。"延陀曰："至尊遣莫相侵掠，敢不奉詔。然突厥翻覆難信，其

世，他長期任夾畢特勤，始終没能統兵爲設。武德初年，阿史那思摩多次前來入朝進貢，高祖封他爲和順郡王。等到突厥國内發生禍亂，各部大多歸順中原。惟獨阿史那思摩追隨頡利，最終與頡利一同被擒。太宗贊賞他的忠心，任他爲右武候大將軍、化州都督，令他在黄河以南地區統領頡利的舊部落，不久改封爲懷化郡王。

在將要遷徙到白道以北時，李思摩等人都懼怕薛延陀，因而不願出塞，太宗派遣司農卿郭嗣本賜給薛延陀用印章封記的詔書説："突厥頡利可汗未滅亡以前，自恃强盛，侵略中原，唐百姓被他殺死的不可勝數。我出兵消滅了他，各部落紛紛歸附。我不計較他們的舊過，嘉獎他們從善，全都授給官爵，同我朝的百官一樣，對所有部落，我都愛之如子，與我朝的百姓没有兩樣。但是中原的禮義，不滅他人之國家，以前打敗突厥，衹是因爲頡利一人是百姓的禍害，因此廢掉他，絶非貪圖他的土地，謀取他的人馬。自從廢除頡利以後，我常想重立可汗，因而把突厥投降的各部落全都安置在黄河以南，聽任他們放牧，如今户口羊馬日益增多。我早先答應册立可汗，不能失信，便打算遣送突厥渡過黄河，恢復其國土。我册封你薛延陀的時間在前，如今突厥理應居後，後者爲小，前者爲大。你在大漠以北，突厥在大漠以南，各自守衛本土，安定撫慰所屬部落。如果有所逾越，故意交相攻掠，我就帶兵分别問罪。此約確定以後，不但對你自身有利，也會惠及子孫，使他們長保富貴。"於是命令禮部尚書趙郡王李孝恭携帶册書前去李思摩部落，在黄河邊上築壇册拜，太宗還賜給李思摩鼓纛。在各州安置的突厥及胡人，也令一并北渡黄河，返回舊部。又使左屯衛將軍阿史那忠任左賢王、左武衛將軍阿史那泥孰任右賢王以輔佐李思摩。

薛延陀聽説太宗令李思摩北渡黄河，擔心自己的部落反而會從大漠以北歸附李思摩，便預先集結輕騎，等李思摩一到就攻打他。太宗派遣使者送去詔書説："擅自侵犯的，國中有常法處置。"薛延陀説："至尊令不要相互侵掠，我怎敢

未破前，連年殺中國人，動以千萬計。至尊破突厥，須收爲奴婢，將與百姓，而反養之如子，結社率竟反，此輩獸心，不可信也。臣荷恩甚深，請爲至尊誅之。"時思摩下部衆渡河者凡十萬，勝兵四萬人，思摩不能撫其衆，皆不愜服。至十七年，相率叛之，南渡河，請分處於勝、夏二州之間，詔許之。思摩遂輕騎入朝，尋授右武衛將軍，從征遼東，爲流矢所中，太宗親爲吮血，其見顧遇如此。未幾，卒于京師。贈兵部尚書、夏州都督，陪葬昭陵，立墳以象白道山，詔爲立碑於化州。

不奉詔。然而突厥反覆難以信任，突厥未敗亡以前，連年屠殺中原人，常常數以千萬計。至尊消滅了突厥，應當把突厥人没收爲奴婢，賜給百姓，但至尊反而像子女一樣撫養他們，而結社率竟然謀反，這些人是獸心，不可置信。臣深蒙皇恩，請求替至尊誅滅他們。"當時李思摩部下的部衆大約有十萬人渡過黄河的，有善戰士兵四萬人，可是李思摩不能撫慰他的部衆，因而部衆全都怨恨不滿。到了十七年，部衆相繼叛離李思摩，他們南渡黄河，請求分别安置在勝、夏二州之間，太宗下詔答應了他們的請求。李思摩於是輕騎入朝，不久任右武衛將軍，跟從太宗征討遼東，被流箭射中，太宗親自爲他吮血，他就是受到如此的厚待。不久，李思摩在京師去世。朝廷追贈他爲兵部尚書、夏州都督，陪葬在昭陵，立墳的形狀像白道山，皇上下詔在化州爲李思摩立碑。

先是，貞觀中，突厥别部有車鼻者，亦阿史那之族也，代爲小可汗，牙在金山之北。頡利可汗之敗，北荒諸部將推爲大可汗，遇薛延陀爲可汗，車鼻不敢當，遂率所部歸於延陀。爲人勇烈、有謀略，頗爲衆附。延陀惡而將誅之，車鼻密知其謀，竄歸於舊所，其地去京師萬里，勝兵三萬人，自稱乙注車鼻可汗。西有歌羅禄，北有結骨，皆附隸之。自延陀破後，遣其子沙鉢羅特勤來朝，貢方物，又請身自入朝。太宗遣將軍郭廣敬徵之，竟不至，太宗大怒。貞觀二十三年，遣右驍衛郎將高侃潛引迴紇、僕骨等兵衆襲擊之。其酋長歌邏禄泥孰闕俟利發及拔塞匐處木昆莫賀咄俟斤等率部落背車鼻，相繼來降。永徽元年，侃軍次阿息山。車鼻聞王師至，召所部兵，皆不赴，遂携其妻子從數百騎而遁，其衆盡降。侃率精騎追車鼻，獲之，送于京師，仍獻于社廟，又獻于昭陵。高宗數其罪

在此以前，貞觀年間，突厥有個叫車鼻的别部，也是阿史那族，世代做小可汗，牙帳在金山以北。頡利可汗失敗以後，突厥各部打算推舉車鼻爲大可汗，時逢薛延陀做可汗，車鼻便不敢當，於是率領部衆歸附薛延陀。車鼻爲人勇敢剛直、有謀略，深得人心。薛延陀忌恨因而想要殺死他，車鼻暗中得知薛延陀的陰謀，就逃歸舊地，那裏距離長安上萬里，車鼻有善戰的士兵三萬人，他自稱乙注車鼻可汗。西面有歌羅禄，北面有結骨，全都歸附隸屬於他。自薛延陀滅亡以後，車鼻派遣其子沙鉢羅特勤來朝，進獻土産，車鼻又請求親自入朝。太宗派遣將軍郭廣敬徵召他，車鼻竟然不來，太宗大爲惱怒。貞觀二十三年，太宗派遣右驍衛郎將高侃秘密帶領回紇、僕骨等兵衆襲擊車鼻。車鼻部的首領歌邏禄泥孰闕俟利發及拔塞匐處木昆莫賀咄俟斤等率領部落背叛車鼻，相繼前來投降。永徽元年，高侃軍停駐阿息山。車鼻聽説王師前來，便召集所統領的兵衆，可是兵衆全都不赴命，車鼻衹好携妻子隨幾百名騎兵逃走，他的部衆全部投降。高侃率領精騎追趕車鼻，終於將他擒獲，送到京師，并祭獻社廟，又祭獻昭陵。高宗一一列舉車鼻的罪狀

而赦之，拜左武衛將軍，賜宅於長安，處其餘衆於鬱督軍山，置狼山都督以統之。車鼻長子羯漫陀先統拔悉密部。車鼻未敗前，遣其子菴鑠入朝，太宗嘉之，拜左屯衛將軍，更置新黎州以統其衆。

車鼻既破之後，突厥盡爲封疆之臣，於是分置單于、瀚海二都護府。單于都護領狼山雲中桑乾三都督、蘇農等一十四州，瀚海都護領瀚海金微新黎等七都督、仙萼賀蘭等八州，各以其首領爲都督、刺史。高宗東封泰山，狼山都督葛邏禄社利等首領三十餘人，并扈從至岳下，勒名於封禪之碑。自永徽已後，殆三十年，北鄙無事。

調露元年，單于管内突厥首領阿史德温傅、奉職二部落始相率反叛，立泥孰匐爲可汗，二十四州并叛應之。高宗遣鴻臚卿蕭嗣業、右千牛將軍李景嘉率衆討之，反爲温傅所敗，兵士死者萬餘人。又詔禮部尚書裴行儉爲定襄道行軍大總管，率太僕少卿李思文、營州都督周道務等統衆三十餘萬，討擊温傅，大破之，泥孰匐爲其下所殺，并擒奉職而還。永隆元年，突厥又迎頡利從兄之子阿史那伏念於夏州，將渡河立爲可汗，諸部落復響應從之。又詔裴行儉率將軍曹繼叔、程務挺、李崇直、李文暕等討之。伏念窘急，詣行儉降。行儉遂虜伏念詣京師，斬于東市。永淳二年，突厥阿史那骨咄禄復反叛。

骨咄禄者，頡利之疏屬，亦姓阿史那氏。其祖父本是單于右雲中都督舍利元英下首領，世襲吐屯啜。伏念既破，骨咄禄鳩集亡散，入總材山，聚爲群盜，有衆五千餘人。又抄掠九姓，得羊馬甚多，漸至强盛，乃自立

然後赦免了他，任車鼻爲左武衛將軍，在長安賜給宅第，把車鼻的餘部安置在鬱督軍山，設置狼山都督統轄他們。車鼻長子羯漫陀先統領拔悉密部，車鼻還未敗以前，羯漫陀派遣其子菴鑠入朝，太宗稱贊他，任他爲左屯衛將軍，另外設置新黎州讓他統領自己的部衆。

車鼻被打敗以後，突厥首領全都成爲封疆之臣，於是分别設置單于、瀚海二都護府。單于都護統領狼山雲中桑乾三都督、蘇農等十四州，瀚海都護統領瀚海金微新黎等七都督、仙萼賀蘭等八州，分别任其首領爲都督、刺史。高宗到泰山封禪，狼山都督葛邏禄社利等首領三十餘人，全都扈從到泰山下，在封禪碑上刻有他們的姓名。自從永徽以後，將近三十年，北疆無事。

調露元年，單于都護轄區内的突厥首領阿史德温傅、奉職二個部落率先相繼反叛，他們擁立泥孰匐爲可汗，二十四州全都反叛響應。高宗派遣鴻臚卿蕭嗣業、右千牛將軍李景嘉率領兵衆討伐他們，反而被阿史德温傅擊敗，一萬多士兵陣亡。高宗又下詔任禮部尚書裴行儉爲定襄道行軍大總管，率領太僕少卿李思文、營州都督周道務等人統領三十餘萬兵衆，討伐阿史德温傅，大敗阿史德温傅，泥孰匐被他的部下殺死，并且擒獲奉職返回。永隆元年，突厥又在夏州奉迎頡利堂兄的兒子阿史那伏念，將要渡過黄河立他爲可汗，突厥各部落再次響應順從他。高宗又下詔裴行儉率領將軍曹繼叔、程務挺、李崇直、李文暕等討伐，阿史那伏念走投無路，來到裴行儉軍中投降。於是裴行儉俘虜阿史那伏念來到京師，在東市斬首。永淳二年，突厥阿史那骨咄禄再次反叛。

骨咄禄，是頡利的遠族，也姓阿史那氏。他的祖父本來是單于右雲中都督舍利元英部下的首領，世代承襲吐屯啜。阿史那伏念失敗以後，骨咄禄糾集亡兵散卒，進入總材山，聚在一起成爲群盜，擁有兵衆五千餘人。又侵掠九姓，得到許多羊馬，日漸强盛，骨咄禄便自立爲可汗，使其

爲可汗，以其弟默啜爲殺，咄悉匐爲葉護。時有阿史德元珍，在單于檢校降户部落，嘗坐事爲單于長史王本立所拘縶，會骨咄禄入寇，元珍請依舊檢校部落，本立許之，因而便投骨咄禄。骨咄禄得之甚喜，立爲阿波達干，令專統兵馬事。

永淳二年，進寇蔚州，豐州都督崔智辯擊之，反爲賊所殺。文明元年，又寇朔州，殺掠人吏，則天詔左武威衛大將軍程務挺爲單于道安撫大使以備之。垂拱二年，骨咄禄又寇朔、代等州，左玉鈐衛中郎將淳于處平爲陽曲道總管，與副將中郎將蒲英節率兵赴援，行至忻州，與賊戰，大敗，死者五千餘人。三年，骨咄禄及元珍又寇昌平，詔左鷹揚衛大將軍黑齒常之擊却之。其年八月，又寇朔州，復以常之爲燕然道大總管，擊賊於黄花堆，大破之，追奔四十餘里，賊衆遂散走磧北。右監門衛中郎將爨寶璧又率精兵一萬三千人出塞窮追，反爲骨咄禄所敗，全軍盡没，寶璧輕騎遁歸。初，寶璧見常之破賊，遽表請窮其餘黨，則天詔常之與寶璧計議，遥爲聲援。寶璧以爲破賊在朝夕，貪功先行，又令人出塞二千餘里覘候，見元珍等部落皆不設備，遂率衆掩襲之。既至，又遣人報賊，令得設備出戰，遂爲賊所覆，寶璧坐此伏誅。則天大怒，因改骨咄禄爲不卒禄。元珍後率兵討突騎施，臨陣戰死。骨咄禄，天授中病卒。

默啜者，骨咄禄之弟也。骨咄禄死時，其子尚幼，默啜遂篡其位，自立爲可汗。長壽三年，率衆寇靈州，殺掠人吏。則天遣白馬寺僧薛懷義爲代北道行軍大總管，領十八將軍以討之，既不遇賊，尋班師焉。默啜俄遣

弟默啜任分部領兵者，咄悉匐任葉護。當時有個名叫阿史德元珍的人，他在單于查核降户部落，曾經因事被單于長史王本立拘禁，適逢骨咄禄進犯，阿史德元珍請求依舊查核突厥降户部落，王本立答應了他的請求，阿史德元珍乘機投奔骨咄禄。骨咄禄得到阿史德元珍極爲高興，立他爲阿波達干，令他專掌兵馬事務。

永淳二年，骨咄禄進犯蔚州，唐豐州都督崔智辯迎擊，反而被賊殺死。文明元年，骨咄禄又侵犯朔州，殺掠官吏百姓，武則天下詔使左武威衛大將軍程務挺任單于道安撫大使以防備突厥。垂拱二年，骨咄禄又侵犯朔、代等州，左玉鈐衛中郎將淳于處平任陽曲道總管，與副將中郎將蒲英節率領軍隊前去救援，前進到忻州，與賊交鋒，大敗，死去五千多人。三年，骨咄禄及阿史德元珍又侵犯昌平，武則天下詔令左鷹揚衛大將軍黑齒常之打退敵人。同年八月，突厥又侵犯朔州，武則天再次任黑齒常之爲燕然道大總管，在黄花堆攻打敵軍，把敵軍打得大敗，官兵乘勝追擊了四十多里，敵軍於是敗逃到大漠以北。右監門衛中郎將爨寶璧又率領精兵一萬三千人出邊塞窮追，反而被骨咄禄擊敗，全軍覆没，爨寶璧輕騎逃回。當初，爨寶璧見黑齒常之打敗突厥，便立即上表請求窮追突厥殘部，武則天下詔令黑齒常之與爨寶璧計議，遥相呼應。爨寶璧自以爲消滅賊衆是旦夕之間的事，便貪功先行，又派人出邊塞二千多里窺探，見阿史德元珍等部落都没有防備，便率領兵衆突襲。趕到之後，又派人前去報告賊，令賊有準備而出戰，因而被賊擊敗，爨寶璧坐敗軍之罪被殺。武則天大爲惱怒，因此把骨咄禄改叫不卒禄。阿史德元珍後來率領兵衆討伐突騎施，臨陣戰死。骨咄禄，天授年間病死。

默啜，是骨咄禄之弟。骨咄禄死時，其子尚年幼，默啜便篡位，自立爲可汗。長壽三年，默啜率領兵衆侵犯靈州，殺掠官吏百姓。武則天派遣白馬寺僧薛懷義任代北道行軍大總管，統領十八位將軍前去討伐賊軍，因爲没有遇見賊軍，不久班師。默啜没過多久派遣使者來朝，武則天十

使來朝，則天大悦，册授左衛大將軍，封歸國公，賜物五千段。明年，復遣使請和，又加授遷善可汗。

萬歲通天元年，契丹首領李盡忠、孫萬榮反叛，攻陷營府，默啜遣使上言："請還河西降户，即率部落兵馬爲國家討擊契丹。"制許之。默啜遂攻討契丹，部衆大潰，盡獲其家口，默啜自此兵衆漸盛。則天尋遣使册立默啜爲特進、頡跌利施大單于、立功報國可汗。聖曆元年，默啜表請與則天爲子，并言有女，請和親。初，咸亨中，突厥諸部落來降附者，多處之豐、勝、靈、夏、朔、代等六州，謂之降户。默啜至是又索此降户及單于都護府之地，兼請農器、種子，則天初不許。默啜大怨怒，言辭甚慢，拘我使人司賓卿田歸道，將害之。時朝廷懼其兵勢，納言姚璹、鸞臺侍郎楊再思建議請許其和親，遂盡驅六州降户數千帳，并種子四萬餘碩、農器三千事以與之，默啜浸强由此也。

其年，則天令魏王武承嗣男淮陽王延秀就納其女爲妃，遣右豹韜衛大將軍閻知微攝春官尚書，右武威衛郎將楊齊莊攝司賓卿，大齎金帛，送赴虜庭。行至黑沙南庭，默啜謂知微等曰："我女擬嫁與李家天子兒，你今將武家兒來，此是天子兒否？我突厥積代已來，降附李家，今聞李家天子種末總盡，唯有兩兒在，我今將兵助立。"遂收延秀等，拘之别所，僞號知微爲可汗，與之率衆十餘萬，襲我静難及平狄、清夷等軍，静難軍使左玉鈐衛將軍慕容玄崱以兵五千人降之。俄進寇嬀、檀等州，則天令司屬卿武重規爲天兵中道大總管、右武威衛將軍沙吒忠義爲天兵西道前軍總

分高興，册授默啜爲左衛大將軍，封歸國公，賜給五千段帛。第二年，默啜再次派遣使者請求和好，又加授遷善可汗。

萬歲通天元年，契丹首領李盡忠、孫萬榮反叛，攻占營府，默啜派遣使者上奏説："請求歸還河西降户，我當即率領部落兵馬爲國家討伐攻打契丹。"武則天下制答應了他的請求。默啜於是攻打討伐契丹，契丹兵衆大敗，默啜俘獲李盡忠、孫萬榮的妻子兒女，從此默啜的兵衆日益强盛。武則天不久派遣使者册立默啜爲特進、頡跌利施大單于、立功報國可汗。聖曆元年，默啜上表請求做武則天之子，并且説自己有一女，請求和親。當初，咸亨年間，突厥前來歸降的各個部落，多被安置在豐、勝、靈、夏、朔、代等六州，稱爲降户。默啜到這時又索取這些降户以及單于都護府的土地，并且請求賜給農器、種子，武則天最初没有答應。默啜大爲怨恨，出言不遜，拘留了我朝使者司賓卿田歸道，想要殺害他。當時朝廷畏懼默啜的兵勢，納言姚璹、鸞臺侍郎楊再思建議請求答應默啜和親的要求，於是把六州所有降户數千帳驅走，并且把四萬餘石種子、三千件農具送給默啜，默啜因此逐漸强盛。

這一年，武則天令魏王武承嗣之子淮陽王武延秀前往突厥娶默啜女爲妃，派遣右豹韜衛大將軍閻知微代理春官尚書，右武威衛郎將楊齊莊代理司賓卿，帶着大量錦，送往虜庭。走到黑沙南庭，默啜對閻知微等人説："我女兒打算嫁給李家天子之子，你如今携帶武家兒前來，這是不是天子之子呢？我突厥累代以來，投降歸附李家，如今聽説李家天子後代全部被殺，惟獨有兩兒尚在，我如今要率領兵衆擁立他們。"於是拘押武延秀等人，把他們囚禁在别的地方，僞稱閻知微爲可汗，與閻知微率領兵衆十餘萬，襲擊我静難及平狄、清夷等軍，静難軍使左玉鈐衛將軍慕容玄崱帶領五千士兵投降了突厥。突厥不久入侵嬀、檀等州，武則天令司屬卿武重規任天兵中道大總管、右武威衛將軍沙吒忠義任天兵西道前軍總管、幽州都督張仁亶任天兵東道總管，率領

管、幽州都督張仁亶爲天兵東道總管，率兵三十萬擊之。右羽林衛大將軍閻敬容爲天兵西道後軍總管，統兵十五萬以爲後援。默啜又出自恒岳道，寇蔚州，陷飛狐縣。俄進攻定州，殺刺史孫彦高，焚燒百姓廬舍，虜掠男女，無少長皆殺之。則天大怒，購斬默啜者封王，改默啜號爲斬啜。尋又圍逼趙州，長史唐波若翻城應之，刺史高叡抗節不從，遂遇害。則天乃立廬陵王爲皇太子，令充河北道行軍大元帥。軍未發而默啜盡抄掠趙、定等州男女八九萬人，從五回道而去，所過殘殺，不可勝紀。沙吒忠義及後軍總管李多祚等皆持重兵，與賊相望，不敢戰。河北道元帥納言狄仁傑總兵十萬追之，無所及。

二年，默啜立其弟咄悉匐爲左廂察，骨咄禄子默矩爲右廂察，各主兵馬二萬餘人。又立其子匐俱爲小可汗，位在兩察之上，仍主處木昆等十姓兵馬四萬餘人，又號爲拓西可汗，自是連歲寇邊。久視元年，掠隴右諸監馬萬餘匹而去。制右肅政御史大夫魏元忠爲靈武道行軍大總管以備之，又命安北大都護相王旦爲天兵道元帥，統諸軍討擊，竟未行而賊退。

長安三年，默啜遣使莫賀達干請以女妻皇太子之子，則天令太子男平恩王重俊、義興王重明廷立見之。默啜遣大臣移力貪汗入朝，獻馬千匹及方物以謝許親之意。則天宴之於宿羽亭，太子、相王及朝集使三品以上并預會，重賜以遣之。中宗即位，默啜又寇靈州鳴沙縣，靈武軍大總管沙吒忠義拒戰久之，官軍敗績，死者六千餘人，賊遂進寇原、會等州，掠隴右群牧馬萬餘匹而去，忠義坐免。中宗下制絶其請婚，仍購募能斬獲默

兵衆三十萬迎擊。右羽林衛大將軍閻敬容任天兵西道後軍總管，統領十五萬士兵作爲後援。默啜又從恒岳道出兵，侵犯蔚州，攻占飛狐縣。接着進軍攻打定州，殺刺史孫彦高，焚燒百姓房舍，擄掠男女，不論老少全部殺死。武則天大爲惱怒，懸賞把能斬殺默啜的人封爲王，把默啜改名叫斬啜。不久默啜又圍攻趙州，長史唐波若翻越城墻接應默啜，刺史高叡堅守節操不屈服，於是遇害。武則天便立廬陵王爲皇太子，令他充任河北道行軍大元帥。官軍還沒有出發而默啜已經擄掠了趙、定等州的所有男女八九萬人，從五回道撤走，所經地區大肆殘殺，死者不計其數。沙吒忠義及後軍總管李多祚等人全都擁有重兵，與突厥軍隊遠遠相望，不敢出戰。惟獨河北道元帥納言狄仁傑帶領十萬士兵追擊突厥軍隊，可是沒有追上。

二年，默啜立其弟咄悉匐爲左廂察，立骨咄禄子默矩爲右廂察，分别統領兵馬二萬餘人。又立其子匐俱爲小可汗，位居兩察之上，并統領處木昆等十姓兵馬四萬餘人，又稱爲拓西可汗，從此連年侵犯邊地。久視元年，突厥搶走隴右諸監馬一萬餘匹。武則天下制任右肅政御史大夫魏元忠爲靈武道行軍大總管以防禦突厥，又命安北大都護相王李旦爲天兵道元帥，統領諸軍討伐攻打，還沒有出發賊軍便撤退。

長安三年，默啜派遣使者莫賀達干請求把女兒嫁給皇太子之子，武則天令太子之子平恩王李重俊、義興王李重明站在朝廷見莫賀達干。默啜派遣大臣移力貪汗入朝，進獻馬一千匹及土産以便答謝許親之意。武則天在宿羽亭宴請突厥使者，太子、相王及三品以上的朝集使全都赴宴，厚加賞賜然後送回。中宗即位，默啜又侵犯靈州鳴沙縣，靈武軍大總管沙吒忠義抵擋了很長時間，官軍大敗，六千餘人陣亡，於是賊軍進犯原、會等州，搶走隴右各監牧馬一萬餘匹，沙吒忠義因戰敗而免官。中宗下制拒絶突厥的和親，并且懸賞能斬殺擒獲默啜的人封爲國王，任

啜者封國王，授諸衛大將軍，賞物二千段。又命內外官各進破突厥之策。右補闕盧俌上疏曰：

臣聞有虞咸熙，苗人逆命，殷宗大化，鬼方不賓，則戎狄交侵，其來遠矣。漢高帝納婁敬之議，與匈奴和親，妻以宗女，賂以巨萬，冒頓益驕，邊寇不止。則遠荒之地，凶悍之俗，難以德綏，可以威制，而降自三代，無聞上策。今匈奴不臣，擾我亭障，皇赫斯怒，將整元戎。臣聞方叔帥師，功歌周《雅》，去病耀武，勛勒燕山，則萬里折衝，在於擇將。《春秋》謀元帥，取其說《禮》《樂》、敦《詩》《書》。晉臣杜預射不穿札，而建平吴之勛，是知中權制謀，不在一夫之勇。其蕃將沙吒忠義等身雖驍悍，志無遠圖，此乃騎將之材，本不可當大任。且師出以律，將軍死綏。秦克長平，趙括受戮，胡去馬邑，王恢坐誅，則棄軍有刑，古之常典。近者鳴沙之役，主將先逃，輕挫國威，須正邦憲。又其中軍既敗，陣亂矢窮，義勇之士，猶能死戰，功合紀録，以勸戎行，賞罰既明，將士盡節，此擒敵之術也。臣聞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長算，故陳湯統西域而郅支滅，常惠用烏孫而匈奴敗。請購辯勇之士，班、傅之儔，旁結諸蕃，與圖攻取，此又犄角之勢也。臣聞昔置新秦以實塞下，宜因古法，募人徙邊，選其勝兵，免其行役，次廬伍，明教令，則狃習戎事，究識夷險，其所虜獲，因而賞之。近戰則守家，遠戰則利貨，趨赴鋒

諸衛大將軍，賞帛二千段。又命令內外官分別進獻打敗突厥的計策。右補闕盧俌上疏說：

臣聽説虞舜興盛時，苗人不聽命，殷高宗教化大行，鬼方却不順從，可見戎狄相繼侵犯，爲時已久了。漢高帝采納婁敬的建議，與匈奴和親，把宗室女嫁給匈奴，財禮巨萬，可是冒頓更加驕横，不停地侵犯邊地。可見荒遠之地，風俗凶悍，很難用恩德感化，衹可以用武力制服，自三代以來，從没聽説有何上策。如今匈奴不臣服，侵擾我邊防，皇帝震怒，將要整軍討伐。臣聽説方叔率領軍隊討伐玁狁，周時的《小雅》歌頌功績，霍去病驅除匈奴顯耀武力，功勛刻在燕山，則萬里敗敵，在於選擇將領。《春秋》經中説謀求元帥，擇取喜愛《禮》《樂》、敬重《詩》《書》的人。晉大臣杜預力不能射穿鎧甲，却建立了平定吴的功業，因此可知中軍定策，不在於匹夫之勇。蕃將沙吒忠義等人雖然驍勇强悍，但是没有遠大的謀略，他們衹是做騎將之材，本來就不可擔負大任。更何况出師征戰本有軍法，兵敗將軍應當處死。秦攻克長平，趙括被殺，匈奴撤離馬邑，王恢坐罷兵未追擊而誅，因而棄軍當受刑罰，這是古代的成法。新近的鳴沙之役，主將不戰先逃，污損國威，必須嚴格國家法令。又其中軍失敗以後，雖然陣亂箭盡，然而正義勇敢的士兵，還能拼死奮戰，他們的功勞應當記録，用以勸勉軍隊征戰，既能賞罰分明，將士就會盡心竭力，這是擒敵制勝的方法。臣聽説利用蠻夷攻打蠻夷，是中原的良策，所以陳湯統領西域而消滅郅支，常惠藉用烏孫擊敗匈奴。請求招募善辯的勇士，像班超、傅介子之類，聯結各蕃，與它們圖謀攻取，這可形成呼應夾擊的局勢。臣聽説從前設置新秦用來充實邊塞，應當因襲古人的辦法，募人遷徙到邊地，在其中選擇可以打仗的戰士，免除行役，安置軍營，申明教令，那麽他們就能熟悉敵情，瞭

鏑，不勞訓誓，朝賦《楊柳》，夕歌《杕杜》，十年之後，可以久安。臣聞漢拜郅都，匈奴避境；趙命李牧，林胡遠竄。則朔方之安危，邊城之勝負，地方千里，制在一賢。其邊州刺史不可不慎擇，得其人而任之。蒐乘訓兵，屯田積粟，謹設烽燧，精飾戈矛，來則懲而禦之，去則備而守之，此又古之善經也。去歲亢陽，天下不稔，利在保境，不可窮兵。使內郡黔黎，各安其業，擇其宰牧，輕其賦徭，事無過舉，爵不以私。愛人之財，節其徭役；惜人之力，不廣臺榭。察地利天時以趨耕稼，命秋獮冬狩以教戰陣。則數年之後，有勇知方，帑藏山積，金革犀利。然後整六軍，絕大漠，雷擊萬里，風掃二庭，斬蹛林之酋，懸藁街之邸，使百蠻震怖，五兵載戢，則上合天時，下順人事。理內以及外，綏近以來遠，以惠中國，以靜四方。臣少慕文儒，不習軍旅奇正之術，多愧前良，獻替是司，輕陳瞽議。

解地勢平坦和險要，凡是他們在戰鬥中繳獲的，順便賞給本人。在近處交戰則是爲了保衛家園，到遠處征戰則是爲了獲取財物，如此他們就會衝鋒陷陣，而不必訓導立誓，朝賦《楊柳》出征，夕歌《杕杜》凱旋，十年以後，就可以長久平安。臣聽説漢拜郅都爲雁門太守，匈奴避境而去；趙命李牧爲邊將，林胡遠遠逃離。可見朔方的安危，邊城的勝負，千里地方，治安在於任一賢臣。因而邊州刺史不可不慎重選擇，選取勝任者而任用。演練車馬士兵，屯田積蓄糧食，謹設烽火，修繕戰具，敵人來犯就警戒抵禦，敵人撤離則防備固衛，這也是古代的良計。去年大旱，天下歉收，因而以安守邊境爲宜，不可窮兵黷武。使內地百姓，都安居樂業，挑選地方長官，輕徭薄賦，不要有過分的舉措，任官不徇私情。愛護百姓財産，減省徭役；愛惜民力，不要廣營臺榭。觀察地利天時以便盡力耕作，命秋獵冬狩用來教習作戰的陣法。那麽數年以後，百姓有勇知禮，國庫充溢，兵器犀利。然後整頓六軍，穿越大漠，雷擊萬里，掃蕩二庭，斬殺蹛林的酋長，懸首於藁街的邸館，使百蠻震驚畏懼，兵戈止息，如此則上合天時，下順人事。治理境内而及塞外，安撫近地而招來遠方，降惠中原，安静四方。臣從小仰慕文儒，不熟悉軍事上的種種用兵之術，愧對前代良將，進言是臣本職，冒昧陳述拙見。

上覽而善之。默啜於是殺我行人假鴻臚卿臧思言。思言對賊不屈節，特贈鴻臚卿，仍命左屯衛大將軍張仁亶攝右御史臺大夫，充朔方道大總管以禦之。仁亶始於河外築三受降城，絕其南寇之路。

皇上閱覽之後表示贊成。這時默啜殺死我朝使臣代理鴻臚卿臧思言。臧思言對賊不屈節，朝廷特意追贈他爲鴻臚卿，并任命左屯衛大將軍張仁亶代理右御史臺大夫，充任朔方道大總管以抵禦突厥。張仁亶開始在黄河以北修築三受降城，以斷絕突厥南下侵犯的道路。

睿宗踐祚，默啜又遣使請和親，制以宋王成器女爲金山公主許嫁之。默啜乃遣其男楊我支特勤來朝，授右驍衛員外大將軍。俄而睿宗傳位，親竟不成。

睿宗即位，默啜又派遣使者請求和親，睿宗下制封宋王李成器女爲金山公主許嫁給他。默啜便派遣其子楊我支特勤入朝，朝廷任楊我支特勤爲右驍衛員外大將軍。不久睿宗傳位，和親的事最終未能實現。

初，默啜景雲中率兵西擊娑葛，破滅之。契丹及奚自神功之後，常受其徵役，其地東西萬餘里，控弦四十萬，自頡利之後最爲强盛，自恃兵威，虐用其衆。默啜既老，部落漸多逃散。開元二年，遣其子移涅可汗及同俄特勤、妹婿火拔頡利發石阿失畢率精騎圍逼北庭。右驍衛將軍郭虔瓘嬰城固守，俄而出兵擒同俄特勤于城下，斬之。虜因退縮，火拔懼不敢歸，携其妻來奔，制授左衛大將軍，封燕北郡王，封其妻爲金山公主，賜宅一區，奴婢十人，馬十匹，物千段。明年，十姓部落左厢五咄六啜、右厢五弩失畢五俟斤及子婿高麗莫離支高文簡、跌跌都督跌跌思泰等各率其衆，相繼來降，前後總萬餘帳。制令居河南之舊地；授高文簡左衛員外大將軍，封遼西郡王；跌跌思泰爲特進、右衛員外大將軍兼跌跌都督，封樓煩郡公。自餘首領封拜賜物各有差。默啜女婿阿史德胡禄俄又歸朝，授以特進。其秋，默啜與九姓首領阿布思等戰于磧北，九姓大潰，人畜多死，阿布思率衆來降。

當初，默啜在景雲年間率領兵衆西擊娑葛，消滅了娑葛國。契丹及奚從神功年間以後，常常受到默啜的徵發，因而突厥疆域東西一萬餘里，擁有軍隊四十萬，自頡利以後最爲强盛，默啜自恃兵威，殘暴役使部衆。默啜年老以後，部落大批逃離。開元二年，默啜派遣其子移涅可汗及同俄特勤、妹婿火拔頡利發石阿失畢率領精騎圍逼北庭。右驍衛將軍郭虔瓘據城堅守，不久出兵在城下擒獲同俄特勤，把他殺死。虜軍因而退縮，火拔恐懼不敢歸還，便携同其妻前來投奔唐，玄宗下制授任他爲左衛大將軍，封燕北郡王，封其妻爲金山公主，賜給第宅一所，奴婢十人，馬十匹，帛一千段。第二年，十姓部落左厢五咄六啜、右厢五弩失畢五俟斤及子婿高麗莫離支高文簡、跌跌都督跌跌思泰等人各自率領本部，相繼來降，前後總共一萬餘帳。玄宗下制令他們居住在黄河以南舊地；任高文簡爲左衛員外大將軍，封遼西郡王；跌跌思泰任特進、右衛員外大將軍兼跌跌都督，封樓煩郡公。其餘首領封爵拜官賞賜財物分别不等。默啜女婿阿史德胡禄不久又歸順入朝，被除授爲特進。這一年秋季，默啜與九姓首領阿布思等在大漠以北交戰，九姓大敗，人畜多死，阿布思率領兵衆歸降。

四年，默啜又北討九姓拔曳固，戰于獨樂河，拔曳固大敗。默啜負勝輕歸，而不設備，遇拔曳固迸卒頡質略於柳林中，突出擊默啜，斬之，便與入蕃使郝靈荃傳默啜首至京師。骨咄禄之子闕特勤鳩合舊部，殺默啜子小可汗及諸弟并親信略盡，立其兄左賢王默棘連，是爲毗伽可汗。

四年，默啜又北進討伐九姓拔曳固，雙方在獨樂河交戰，拔曳固大敗。默啜恃勝輕騎返回，而不加防備，在柳林中遇上拔曳固散兵頡質略，頡質略突然殺出襲擊默啜，殺死默啜，便與入蕃使者郝靈荃把默啜的首級傳送到京師。骨咄禄子闕特勤糾集舊部，把默啜子小可汗及諸弟并親信幾乎殺光，立其兄左賢王默棘連，他就是毗伽可汗。

毗伽可汗以開元四年即位，本蕃號爲小殺。性仁友，自以得國是闕特勤之功，固讓之，闕特勤不受，遂以爲左賢王，專掌兵馬。是時奚、契丹相率款塞，突騎施蘇禄自立爲可汗，突厥部落頗多携貳，乃召默啜時衙官

毗伽可汗在開元四年即位，本蕃號爲小殺。他天性仁慈友善，自以爲被立爲可汗是闕特勤的功勞，因而堅持要把可汗位讓給闕特勤，闕特勤不肯接受，他便任用闕特勤爲左賢王，專門掌管兵馬。這時奚、契丹相繼内附，突騎施蘇禄自立爲可汗，突厥部落大多懷有異心，於是毗伽可

暾欲谷爲謀主。初，默啜下衙官盡爲闕特勤所殺，暾欲谷以女爲小殺可敦，遂免死，廢歸部落，及復用，年已七十餘，蕃人甚敬伏之。

俄而降户阿悉爛、跌跌思泰等復自河曲叛歸。初，降户南至單于，左衛大將軍單于副都護張知運盡收其器仗，令渡河而南，蕃人怨怒。御史中丞姜晦爲巡邊使，蕃人訴無弓矢，不得射獵，晦悉給還之，故有抗敵之具。張知運既不設備，與降户戰于青剛嶺，爲降户所敗，臨陣生擒知運，擬送與突厥，朔方總管薛訥率兵追討之。賊至大斌縣，又爲將軍郭知運所擊，賊衆大潰，散投黑山呼延谷，釋張知運而去。上以張知運喪師，斬之以徇。小殺既得降户，謀欲南入爲寇，暾欲谷曰："唐主英武，人和年豐，未有間隙，不可動也。我衆新集，猶尚疲羸，須且息養三數年，始可觀變而舉。"小殺又欲修築城壁，造立寺觀，暾欲谷曰："不可。突厥人户寡少，不敵唐家百分之一，所以常能抗拒者，正以隨逐水草，居處無常，射獵爲業，又皆習武。强則進兵抄掠，弱則竄伏山林，唐兵雖多，無所施用。若築城而居，改變舊俗，一朝失利，必將爲唐所并。且寺觀之法，教人仁弱，本非用武争强之道，不可置也。"小殺等深然其策。

八年冬，御史大夫王晙爲朔方大總管，奏請西徵拔悉密，東發奚、契丹兩蕃，期以明年秋初，引朔方兵數道俱入，掩突厥衙帳於稽落河上。小殺聞之，大恐。暾欲谷曰："拔悉密今在北庭，與兩蕃東、西相去極遠，勢必不合。王晙兵馬，計亦無能至此。必若能來，候其臨到，即移衙帳向北三日，唐兵糧盡，自然去矣。且

汗召回默啜時的衙官暾欲谷做謀主。當初，默啜部下衙官全部被闕特勤殺死，暾欲谷因爲其女是小殺的可敦，纔免死，被廢黜返回部落，等到再次起用，已經七十多歲，蕃人十分敬重他。

不久降户阿悉爛、跌跌思泰等又從河曲反叛逃回突厥。當初，降户南下來到單于都護府，左衛大將軍單于副都護張知運没收了他們的全部兵器，令他們渡過黄河南下，因而降户怨恨憤怒。御史中丞姜晦充任巡邊使，降户向他訴説没有弓箭，不能打獵，姜晦又把兵器全部歸還給他們，因此降户有了抗敵作戰的武器。張知運既然没有防備，與降户在青剛嶺交戰，被降户擊敗，降户臨陣生擒張知運，打算把他送給突厥，朔方總管薛訥率領軍隊追趕討伐降户。賊衆到達大斌縣，又受到將軍郭知運的攻打，賊衆大敗，潰散逃往黑山呼延谷，丢下張知運而去。皇上因爲張知運損兵折將，便把他斬首示衆。小殺得到降户以後，想要南下入侵，暾欲谷説："唐主上英明威武，百姓安樂五穀豐登，没有嫌隙，不可動摇。我方兵衆剛剛集結，尚且疲弱，還必須休養三幾年，纔可以根據情況的變化而舉兵。"小殺又想要修築城垣，建造佛寺道觀，暾欲谷説："不行。突厥人口寡少，不到唐朝的百分之一，之所以常常能與唐抗衡，正是因爲追隨水草，居處不定，以打獵爲業，人人習武。强盛則進兵侵掠，衰弱則逃往山林，唐兵雖多，却無能爲力。如果築城居住，改變舊的習俗，一旦失利，必然被唐吞并。況且佛道之法，教人仁慈軟弱，本來就不是用武争强之道，因而不能創設。"小殺等人認爲他説的很對。

八年冬季，御史大夫王晙任朔方大總管，他上奏請求在西方徵集拔悉密，在東方調發奚、契丹兩蕃，約定在第二年秋初，帶領朔方兵分幾路同時進兵，在稽落河旁突襲突厥衙帳。小殺得知此事，十分恐懼。暾欲谷説："拔悉密現在在北庭，與兩蕃東、西相隔很遠，勢必不合。王晙的兵馬，估計也不可能抵達這裏。萬一能來，等到他快要到來時，就提前三天把衙帳移向北方，唐兵糧盡，自然離去。況且拔悉密輕率好利，聞命

拔悉密輕而好利，聞命必是先來，王晙與張嘉貞不協，奏請有所不愜，必不敢動。若王晙兵馬不來，拔悉密獨至，即須擊取之，勢易爲也。”九年秋，拔悉密果臨突厥衙帳，而王晙兵及兩蕃不至。拔悉密懼而引退，突厥欲擊之，暾欲谷曰：“此衆去家千里，必將死戰，未可擊也，不如以兵躡之。”去北庭二百里，暾欲谷分兵間道先掩北庭，因縱卒擊拔悉密之還衆，遂散走投北庭，而城陷不得入，盡爲突厥所擒，并虜其男女而還。暾欲谷迴兵，因出赤亭以掠涼州羊馬。時楊敬述爲涼州都督，遣副將盧公利、判官元澄出兵邀擊之。暾欲谷曰：“敬述若守城自固，即與連和；若出兵相當，即須决戰。我今乘勝，必有功矣。”公利等兵至删丹，遇賊，元澄令兵士揎臂持滿，仍急結其袖，會風雪凍烈，盡墜弓矢，由是官軍大敗，元澄脱身而走。敬述坐削除官爵，白衣檢校涼州事。小殺由是大振，盡有默啜之衆。俄又遣使請和，乞與玄宗爲子，上許之。仍請尚公主，上但厚賜而遣之。

十三年，玄宗將東巡，中書令張説謀欲加兵以備突厥，兵部郎中裴光庭曰：“封禪者告成之事，忽此徵發，豈非名實相乖?”説曰：“突厥比雖請和，獸心難測。且小殺者仁而愛人，衆爲之用；闕特勤驍武善戰，所向無前；暾欲谷深沉有謀，老而益智，李靖、徐勣之流也。三虜協心，動無遺策，知我舉國東巡，萬一窺邊，何以禦之?”光庭請遣使徵其大臣扈從，則突厥不敢不從，又亦難爲舉動。説然其言，乃遣中書直省袁振攝鴻臚卿，往突厥以告其意。小殺與其妻及闕特勤、暾欲谷等環坐帳中設宴，謂

必然先來，王晙與張嘉貞不和，如果奏請不太順利，王晙必然不敢出兵。如果王晙兵馬不來，拔悉密孤軍前來，我們就可以攻取，定能輕易獲勝。”九年秋季，拔悉密果然兵臨突厥衙帳，可是王晙兵及兩蕃兵未來。拔悉密畏懼而撤退，突厥打算攻擊，暾欲谷説：“這些士兵離家千里，必將拼死力戰，不可出擊，不如派兵緊跟在他們後面。”在距離北庭二百里時，暾欲谷分兵從小路先襲擊北庭，接着縱兵攻打拔悉密撤回的兵衆，於是拔悉密兵衆潰散逃奔北庭，然而北庭城已被突厥攻占因而不能進城，全部被突厥所擒，突厥俘虜北庭男女百姓返回。暾欲谷退兵，順勢從赤亭出兵擄掠涼州羊馬，當時楊敬述任涼州都督，他派遣副將盧公利、判官元澄出兵截擊。暾欲谷説：“楊敬述如果據城固守，我們就與他講和；假如出兵抵禦，即可決戰，我軍如今乘勝而來，必然會擊敗他。”盧公利等兵抵達删丹，與賊軍相遇，元澄令士兵捋起衣袖拉滿弓弦，并緊緊袖口，時逢風雪嚴寒，弓箭全部墜地，因此官軍大敗，元澄脱身逃走。楊敬述坐敗軍之罪削除官爵，以平民身份檢校涼州事。小殺從此大振，據有默啜的所有部衆。不久小殺又派遣使者請求和好，乞求給玄宗做兒子，皇上答應了他的請求。小殺又請娶公主爲妻，皇上祇是厚加賜給然後把使者送回。

十三年，玄宗將要到泰山封禪，中書令張説建議增加兵力防備突厥，兵部郎中裴光庭説：“封禪是向天地祭告成功，忽然這樣徵發軍隊，豈不是名實不符嗎?”張説回答説：“突厥雖然近來請求和好，可是獸心難測。况且小殺仁慈愛民，部衆願爲他效命；闕特勤勇武善戰，所向無敵；暾欲谷深沉善謀，老謀深算，是李靖、徐勣一類的人物。他們三人齊心協力，從不失算，知道我舉國到泰山封禪，萬一覬覦我邊境，怎麽能夠抵禦呢?”裴光庭請求派遣使臣徵召突厥大臣前來扈從，則突厥不敢不聽從，也就難以有所舉動。張説以爲裴光庭説的有道理，便派遣中書直省袁振代理鴻臚卿，前往突厥告知此意。小殺與妻及闕特勤、暾欲谷等在帳中環坐設宴，對袁振

振曰："吐蕃狗種，唐國與之爲婚；奚及契丹舊是突厥之奴，亦尚唐家公主；突厥前後請結和親，獨不蒙許，何也?"袁振曰："可汗既與皇帝爲子，父子豈合爲婚姻?"小殺等曰："兩蕃亦蒙賜姓，猶得尚主，但依此例，有何不可? 且聞入蕃公主，皆非天子之女，今之所求，豈問真假，頻請不得，實亦羞見諸蕃。"振許爲奏請，小殺乃遣其大臣阿史德頡利發入朝貢獻，因扈從東巡。

玄宗發都，至嘉會頓，引頡利發及諸蕃酋長入仗，仍與之弓箭。時有兔起於御馬之前，上引弓傍射，一發獲之。頡利發便下馬捧兔蹈舞曰："聖人神武超絶，若天上則不知，人間無也。"上因令問飢否，對曰："仰觀聖武如此，十日不食，猶爲飽也。"自是常令突厥入仗馳射，起居舍人吕向上疏曰：

> 臣聞鴟梟不鳴，未爲瑞鳥，猛虎雖伏，豈齊仁獸，是由醜性毒行，久務常積故也。今夫突厥者，正與此類，安忍殘賊，莫顧君親。陛下持武義臨之，修文德來之，既懾威靈，又沐聲教，以力以勢，不得不庭，故稽顙稱臣，奔命遣使。陛下乃能收其傾效，雜以從官，赴封禪之禮，參玉帛之會，此德業自盛，固不可名焉。因復詔許侍游，召入禁仗，仰英姿之四照，送神藝之百發，恩意俱極，誠無得逾焉。乃更賜以馳逐，使操弓矢競飛鏃於前，同獲獸之樂，是屑略太過，未敢取也。雖聖胸豁達，與物無猜，而愚心徘徊，與時加栗。儻此等各懷犬吠，交肆盜憎，荆卿詭動，何羅竊至，暫逼嚴蹕，稍

説："吐蕃狗種，唐國與它通婚；奚及契丹原先是突厥的奴僕，也娶唐朝公主爲妻；突厥前後多次請求和親，獨獨不蒙恩准，爲什麽呢?"袁振説："可汗既然給皇帝做兒子，父子怎能相互通婚呢?"小殺等人説："兩蕃也蒙恩賜姓，還可以娶公主爲妻，衹要依照此例，有什麽不行呢? 况且聽説入蕃公主，全都不是天子親生女，今日的請求，又不論是真是假，多次請求都没有答應，也確實羞見諸蕃。"袁振答應替他上奏請求，小殺便派遣大臣阿史德頡利發入朝獻貢，因而跟從到泰山封禪。

玄宗從都城出發，到了嘉會頓，令頡利發及諸蕃酋長加入儀衛，并且授給他們弓箭。當時有一隻兔子在御馬前跑，皇上拉弓近射，一箭射中。頡利發便下馬捧起兔子舞蹈着説："聖人神武超群，至於天上臣則不知，人間則絶無僅有。"皇上隨即令人問頡利發是否飢餓，他回答説："仰觀聖武如此高明，即使十天不吃，也是飽的。"從此常令突厥人進入儀衛馳驅射獵，起居舍人吕向上疏説：

> 臣聽説鴟梟即使不叫，也不是瑞鳥，猛虎即使馴服，也不能與善獸等同，這是因爲醜性毒行，積習難改的緣故。今日的突厥，正與鴟梟猛虎相類似，習慣於殘忍殺害，從不顧及君親之義。陛下用大軍壓其境，又以禮樂教化使之來朝，突厥既懾於武威，又沐浴聲教，勢單力薄，不得不來朝，因而俯首稱臣，奔走應命派遣使者入朝。陛下於是能够讓其效力，置身從官之中，前往封禪之禮，參與玉帛之會，這自然是盛大德業，確實不言而喻。因而又下詔允許侍從巡行，召入禁衛，仰神彩英姿，送百發神藝，恩無以復加，誠然不可超越。而又賜許馳馬逐獵，讓他們手持弓箭在陛下面前競相飛射，共享獲取獵物的喜樂，是過分疏略，臣以爲不可取。雖然陛下胸襟豁達，對人没有猜忌，而臣反覆思慮，驚怕之感與時俱增，假若這些人各懷獸心，交相憎恨，荆卿欺詐行刺，何羅悄然而來，突然威逼乘輿，稍有冒犯車

冒清塵，縱即殪玄方，墟幽土，單于爲醢，穹廬爲汚，何塞過責？特願陛下勿復親近，使知分限，待不失常，歸於得所，以謂迴兩曜之鑒，袪九宇之憂，孰不幸甚！

上納其言，遂令諸蕃先發。東封迴，上爲頡利發設宴，厚賜而遣之，竟不許其和親。

十五年，小殺使其大臣梅録啜來朝，獻名馬三十匹。時吐蕃與小殺書，將計議同時入寇，小殺并獻其書。上嘉其誠，引梅録啜宴於紫宸殿，厚加賞賚，仍許於朔方軍西受降城爲互市之所，每年齎縑帛數十萬匹就邊以遣之。二十年，闕特勤死，詔金吾將軍張去逸、都官郎中吕向齎璽書入蕃吊祭，并爲立碑，上自爲碑文，仍立祠廟，刻石爲像，四壁畫其戰陣之狀。二十年，小殺爲其大臣梅録啜所毒，藥發未死，先討斬梅録啜，盡滅其黨。既卒，國人立其子爲伊然可汗。詔宗正卿李墻往申吊祭，并册立伊然，爲立碑廟，仍令史官起居舍人李融爲其碑文。無幾，伊然病卒，又立其弟爲登利可汗。

登利者，猶華言果報也。登利年幼，其母即暾欲谷之女，與其小臣飫斯達干奸通，干預國政，不爲蕃人所伏。登利從叔父二人分掌兵馬，在東者號爲左殺，在西者號爲右殺，其精鋭皆分在兩殺之下。二十八年，上遣右金吾將軍李質齎璽書册立登利爲可汗。俄而登利與其母誘斬西殺，盡并其衆，而左殺懼禍及己，勒兵攻登利，殺之，自立，號烏蘇米施可汗。左殺又不爲國人所附，拔悉密部落起兵擊之，左殺大敗，脱身遁走，國中

駕，縱使立即屠滅北方，蕩平絶域，把單于剁成肉醬，將牙帳踏爛爲泥，又怎能補救過失呢？特願陛下再勿親近他們，使他們明白界限，待他們不失常禮，恰如其分，這可謂是使日月重輝，解天下之憂，誰不萬分慶幸呢！

皇上采納了他的建議，便令諸蕃先出發。到泰山封禪返回，皇上設宴款待頡利發，厚加賞賜然後把他送回，然而最終没有答應突厥和親的請求。

十五年，小殺派遣大臣梅録啜來朝，進獻三十匹名馬。當時吐蕃致信小殺，商議將同時進犯，小殺同時獻上吐蕃的信。皇上贊賞他的忠誠，在紫宸殿宴請梅録啜，厚加賞賜，并且答應把朔方軍西受降城作爲互市的場所，每年携帶數十萬匹縑帛赴邊地送給突厥。二十年，闕特勤死，玄宗下詔令金吾將軍張去逸、都官郎中吕向携帶用印章封記的詔書前往突厥吊祭，并爲他立碑，皇上親自爲他撰寫碑文，又立祠廟，刻石像，四壁上畫着闕特勤征戰的情景。二十年，小殺被他的大臣梅録啜用藥毒害，藥性發作還未死時，小殺便先斬殺梅録啜，殺光了他的同黨。小殺死後，突厥國人立其子爲伊然可汗。玄宗下詔令宗正卿李墻前往突厥吊祭，并且册立伊然，爲小殺立碑建廟，又令史官起居舍人李融爲他撰寫碑文。没過多久，伊然病死，又立其弟爲登利可汗。

登利，就是漢語中的果報。登利年幼，其母即暾欲谷之女，她與其小臣飫斯達干通奸，干預國政，蕃人不服。登利的兩個堂叔父分别掌管兵馬，在東面的稱爲左殺，在西面的稱爲右殺，突厥的精鋭都分由兩殺統領。二十八年，皇上派遣右金吾將軍李質携帶用印章封記的詔書册立登利爲可汗。不久登利與其母誘殺西殺，吞并了西殺的全部兵衆，而左殺懼怕危及自己，便率領軍隊攻打登利，把他殺死，左殺自立，號稱烏蘇米施可汗。突厥國人又不歸附左殺，拔悉密部落起兵攻打他，左殺大敗，脱身逃走，突厥國内大亂。西殺妻兒及默啜之孫勃德支特勤、毗伽可汗女大

大亂。西殺妻子及默啜之孫勃德支特勤、毗伽可汗女大洛公主、伊然可汗小妻余塞匐、登利可汗女余燭公主及阿布思頡利發等，并率其部衆相次來降。天寶元年八月，降虜至京師，上令先謁太廟，仍於殿庭引見，御華萼樓以宴之，上賦詩以紀其事。

洛公主、伊然可汗小妻余塞匐、登利可汗女余燭公主及阿布思頡利發等人，都率領各自的部衆相繼前來投降。天寶元年八月，降虜來到長安，皇上令先拜謁太廟，并在殿庭引見他們，御華萼樓宴請他們，皇上賦詩記載此事。

舊唐書卷一百九十四(下)

列傳第一百四十四(下)

突厥(下)

西突厥本與北突厥同祖。初，木杆與沙鉢略可汗有隙，因分爲二。其國即烏孫之故地，東至突厥國，西至雷翥海，南至疏勒，北至瀚海，在長安北七千里。自焉耆國西北七日行，至其南庭；又正北八日行，至其北庭。鐵勒、龜兹及西域諸胡國皆歸附之。其人雜有都陸及弩失畢、歌邏禄、處月、處密、伊吾等諸種。風俗大抵與突厥同，唯言語微差。其官有葉護，有特勤，常以可汗子弟及宗族爲之；又有乙斤屈利啜、閻洪達、頡利發、吐屯、俟斤等官，皆代襲其位。

西突厥本來與北突厥是同一祖宗。當初，木杆可汗與沙鉢略可汗不和，因此一分爲二。西突厥國就在烏孫的故土，東到突厥國，西到雷翥海，南到疏勒，北到瀚海，在長安以北七千里處。從焉耆國向西北走七天，可到西突厥的南庭；又向正北走八天，可到西突厥的北庭。鐵勒、龜兹以及西域各胡國全都歸附西突厥。西突厥國人混雜着都陸及弩失畢、歌邏禄、處月、處密、伊吾等各族。風俗大致與突厥相同，衹是語言稍有差異。西突厥的官職有葉護，有特勤，常常由可汗子弟及本族人擔任；又有乙斤屈利啜、閻洪達、頡利發、吐屯、俟斤等官，這些官職全都是世代承襲。

處羅可汗，隋煬帝大業中與其弟闕達設及特勤大奈入朝。仍從煬帝征高麗，賜號爲曷薩那可汗。遇江都之亂，從宇文化及至河北。化及敗，歸長安，高祖爲之降榻，引與同坐，封歸義郡王。獻大珠於高祖，高祖勞之曰：“珠信爲寶，朕所重者赤心，珠無所用。”竟不受之。先與始畢有隙，及在京師，始畢遣使請殺之，高祖不許。群臣諫曰：“今若不與，則是存一人而失一國也，後必爲患。”太宗曰：“人窮來歸我，殺之不義。”驟諫於高祖，由是遲迴者久之。不得已，乃引曷薩那於内殿，與之縱酒，

處羅可汗，在隋煬帝大業年間與其弟闕達設及特勤大奈入朝。并跟隨煬帝征討高麗，賜號曷薩那可汗。隋煬帝在江都被殺之後，跟從宇文化及來到河北。宇文化及失敗以後，曷薩那歸順長安，高祖特意走下御榻，引他同坐，封他爲歸義郡王。曷薩那進獻大珠給高祖，高祖慰勞他説：“珠誠然是寶物，但是朕所看重的是你的赤誠之心，珠没有什麽用處。”最終没有接受。曷薩那從前與始畢有嫌隙，當他在京師時，始畢派遣使者請求殺他，高祖没有允許。群臣進諫説：“現在如果不答應他的要求，則是存曷薩那一人而失突厥一國，以後突厥必然成爲禍患。”太宗説：“曷薩那窘迫纔前來歸附我，殺他則不義。”太宗屢次向高祖進諫，高祖爲此遲疑了好長時

既而送至中書省，縱北突厥使殺之。太宗即位，令以禮改葬。

闕達設初居於會寧，有部落三千餘騎。至隋末，自稱闕達可汗。武德初，遣使内屬，拜吐烏過拔闕可汗，厚加撫慰。尋爲李軌所滅。

特勤大奈，隋大業中與曷薩那可汗同歸中國。及從煬帝討遼東，以功授金紫光禄大夫。後分其部落於樓煩。會高祖舉兵，大奈率其衆以從。隋將桑顯和襲義軍於飲馬泉，諸軍多已奔退，大奈將數百騎出顯和後，掩其不備，擊大破之，諸軍復振。拜光禄大夫。及平京城，以力戰功，賞物五千段，賜姓史氏。武德初，從太宗破薛舉。又從平王世充，破竇建德、劉黑闥，并有殊功。賜宫女三人，雜綵萬餘段。貞觀三年，累遷右武衛大將軍、檢校豐州都督，封竇國公，實封三百户。十二年卒，贈輔國大將軍。初，曷薩那之朝隋也，爲煬帝所拘，其國人遂立薩那之叔父，曰射匱可汗。

射匱可汗者，達頭可汗之孫也。既立後，始開土宇，東至金山，西至海，自玉門已西諸國皆役屬之。遂與北突厥爲敵，乃建庭於龜茲北三彌山。尋卒。弟統葉護可汗代立。

統葉護可汗，勇而有謀，善攻戰。遂北并鐵勒，西拒波斯，南接罽賓，悉歸之，控弦數十萬，霸有西域，據舊烏孫之地。又移庭於石國北之千泉。其西域諸國王悉授頡利發，并遣吐屯一人監統之，督其征賦。西戎之盛，未之有也。

間。不得已，便把曷薩那召到内殿，與他痛飲，接着把他送到中書省，聽任北突厥使者把他殺死。太宗即位，下令以禮改葬曷薩那。

闕達設當初居住在會寧時，聚居的部族有三千餘騎。到了隋朝末年，便自稱闕達可汗。武德初年，他派遣使者歸附朝廷，被朝廷册拜授爲吐烏過拔闕可汗，朝廷對他厚加撫慰。不久闕達設被李軌消滅。

特勤大奈，隋大業年間與曷薩那可汗一同歸附中原。等到跟從煬帝討伐遼東時，因功被授任金紫光禄大夫。此後把他的部落分給樓煩。適逢高祖舉兵，大奈便率領他的部衆跟從高祖。隋將領桑顯和在飲馬泉襲擊義軍，各路兵馬大多已經敗退，大奈率領數百名騎兵繞到桑顯和後面，乘其不備進行襲擊，把桑顯和打得大敗，各路義兵又重振軍威。朝廷任命大奈爲光禄大夫。等到平定京城以後，大奈因爲奮力作戰有功，高祖賞給他帛五千段，并且賜姓史。武德初年，大奈跟從太宗打敗薛舉。又跟從太宗平定王世充，打敗竇建德、劉黑闥，屢建奇功。高祖賜給他宫女三人，各種彩色絲織物一萬餘段。貞觀三年，史大奈幾次升遷任右武衛大將軍、檢校豐州都督，封竇國公，食實封三百户。十二年史大奈去世，追贈爲輔國大將軍。當初，曷薩那來隋入朝，被煬帝拘留，他的國人便立薩那的叔父，稱射匱可汗。

射匱可汗，是達頭可汗之孫。他被立爲可汗以後，便開始開拓疆土，東至金山，西到大海，自玉門以西的各國全都受他役使并臣屬於他。於是射匱可汗便與北突厥爲敵，在龜茲以北的三彌山上建置牙庭。不久射匱可汗去世，其弟統葉護可汗繼任。

統葉護可汗，有勇有謀，善於征戰。於是在北面吞并了鐵勒，西面抵達波斯，南面連接罽賓，各國全都歸附，有數十萬軍隊，在西域稱霸，占據烏孫的故土。又把牙庭遷移到石國以北的千泉。西域各國國王全都被任命爲頡利發，并且派遣吐屯一人監督統轄，督促各國徵收賦税。西戎如此强盛，自古以來不曾有過。

武德三年，遣使貢條支巨卵。時北突厥作患，高祖厚加撫結，與之并力以圖北蕃，統葉護許以五年冬。大軍將發，頡利可汗聞之大懼，復與統葉護通和，無相征伐。統葉護尋遣使來請婚，高祖謂侍臣曰："西突厥去我懸遠，急疾不相得力，今請婚，其計安在?"封德彝對曰："當今之務，莫若遠交而近攻，正可權許其婚，以威北狄。待之數年後，中國盛全，徐思其宜。"高祖遂許之婚，令高平王道立至其國，統葉護大悦。遇頡利可汗頻歲入寇，西蕃路梗，由是未果爲婚。

貞觀元年，遣真珠統俟斤與高平王道立來獻萬釘寶鈿金帶，馬五千匹。時統葉護自負强盛，無恩於國，部衆咸怨，歌邏禄種多叛之。頡利可汗不悦中國與之和親，數遣兵入寇，又遣人謂統葉護曰："汝若迎唐家公主，要須經我國中而過。"統葉護患之，未克婚。爲其伯父所殺而自立，是爲莫賀咄侯屈利俟毗可汗。太宗聞統葉護之死，甚悼之，遣齎玉帛至其死所祭而焚之。會其國亂，不果至而止。

莫賀咄侯屈利俟毗可汗，先分統突厥種類爲小可汗，及此自稱大可汗，國人不附。弩失畢部共推泥孰莫賀設爲可汗，泥孰不從。時統葉護之子咥力特勤避莫賀咄之難，亡在康居，泥孰遂迎而立之，是爲乙毗鉢羅肆葉護可汗。連兵不息，俱遣使來朝，各請婚於我。太宗答之曰："汝國擾亂，君臣未定，戰争不息，何得言婚。"竟不許。仍諷令各保所部，無相征伐。其西域諸國及鐵勒先役屬於西突厥者，悉叛之，國内虚耗。

武德三年，統葉護派遣使者進貢條支巨卵。當時北突厥製造邊患，高祖對統葉護厚加撫慰結交，與他協力圖謀北蕃，統葉護答應在五年冬季出兵。大軍將要出發，頡利可汗聽説了以後非常恐懼，又與統葉護講和，不要相互征討。統葉護旋即派遣使臣入朝求婚，高祖對侍臣説："西突厥與我國距離遥遠，遇上危急的事不能憑倚，如今請求通婚，怎麽辦好呢?"封德彝回答説："當今之務，不如遠交而近攻，正可以暫且答應他求婚的請求，以便威懾北狄。等到數年以後，中原强盛，再慢慢設法對付。"於是高祖答應了他求婚的請求，令高平王李道立前往西突厥，統葉護十分高興。時逢頡利可汗連年進犯，唐通往西蕃的道路阻絶不通，因此通婚的事没有結果。

貞觀元年，統葉護派遣真珠統俟斤與高平王李道立前來進獻萬釘寶鈿金帶、馬五千匹。當時統葉護依仗自己强盛，對國人不施恩德，因而部衆全都怨恨他，歌邏禄部大多背叛了他。頡利可汗對唐朝與統葉護和親一事不高興，屢次派遣軍隊進犯，又派人對統葉護説："你如果迎娶唐家公主，必須從我的國土上經過。"統葉護憂慮此事，没有完婚。統葉護的伯父殺死他而自立爲可汗，即莫賀咄侯屈利俟毗可汗。太宗聽説統葉護被殺，極爲哀痛，派遣使者携帶玉帛到統葉護死的地方去祭奠并焚燒祭品。遇上西突厥内亂，没有到達而作罷。

莫賀咄侯屈利俟毗可汗，先前分統突厥一部爲小可汗，到這時自稱大可汗，國人不歸附他。弩失畢部共同推舉泥孰莫賀設爲可汗，泥孰不接受。當時統葉護之子咥力特勤爲了躲避莫賀咄之難，逃亡在康居，於是泥孰把他迎回來立爲可汗，即乙毗鉢羅肆葉護可汗。莫賀咄侯屈利俟毗可汗與乙毗鉢羅肆葉護可汗連年征戰不止，二人都派遣使者入朝，各自請求與唐通婚。太宗回答他們説："你們國内混亂，君臣還没有確定，戰争不息，怎麽能談得上通婚呢?"最終没有答應他們的請求。并且諷勸他們各自守衛所統轄的部落，不要相互征討。先前被西突厥役使并臣屬於它的西域各國及鐵勒，全都背叛了它，西突厥國

内空虚。

肆葉護既是舊主之子，爲衆心所歸，其西面都陸可汗及莫賀咄可汗部豪帥多來附之。又興兵以擊莫賀咄，大敗之。莫賀咄遁於金山，尋爲咄陸可汗所害，國人乃奉肆葉護爲大可汗。肆葉護可汗立，大發兵北征鐵勒，薛延陀逆擊之，反爲所敗。肆葉護性猜狠信讒，無統馭之略。有乙利可汗者，於肆葉護功最多，由是授小可汗，以非罪族滅之。群下震駭，莫能自固。肆葉護素憚泥孰，而陰欲圖之，泥孰遂適焉耆。其後設卑達干與突厥弩失畢二部豪帥潛謀擊之，肆葉護以輕騎遁於康居，尋卒。國人迎泥孰於焉耆而立之，是爲咄陸可汗。

肆葉護既然是先主之子，爲衆望所歸，西面的都陸可汗及莫賀咄可汗部的首領多前來投附。肆葉護又發兵攻打莫賀咄，把他打得大敗，莫賀咄逃入金山，不久被咄陸可汗殺害，國人便推舉肆葉護爲大可汗。肆葉護可汗立，大舉出兵北征鐵勒，薛延陀迎戰，肆葉護反而被打敗。肆葉護性情猜疑狠毒聽信讒言，没有統治部衆的謀略。有位乙利可汗，他爲肆葉護立功最多，因而被任命爲小可汗，肆葉護却捏造罪名誅殺了他的全族。這件事使得群臣震駭，人人自危。肆葉護向來懼怕泥孰，因而暗中想要除掉他，於是泥孰逃到焉耆。此後設卑達干與突厥弩失畢二部的首領秘密策劃攻打肆葉護，肆葉護輕騎逃往康居，不久去世。國人把泥孰從焉耆迎接回來立爲可汗，即咄陸可汗。

咄陸可汗泥孰者，亦稱大渡可汗。父莫賀設，本隸統葉護。武德中，嘗至京師。時太宗居藩，務加懷輯，與之結盟爲兄弟。既被推爲可汗，遣使詣闕請降，太宗遣使賜以名號及鼓纛。貞觀七年，遣鴻臚少卿劉善因至其國，册授爲吞阿婁拔奚利邲咄陸可汗。明年，泥孰卒，其弟同娥設立，是爲沙鉢羅咥利失可汗。

咄陸可汗泥孰，也稱大渡可汗。父名莫賀設，本來隸屬於統葉護。武德年間，他曾經來過京師，當時太宗還居住在藩邸，務求和睦，與他結爲兄弟。被推舉爲可汗後，派遣使者到朝廷請求投降，太宗派遣使者賜給他名號以及鼓纛。貞觀七年，太宗派遣鴻臚少卿劉善因到西突厥，册授泥孰爲吞阿婁拔奚利邲咄陸可汗。第二年，泥孰去世，其弟同娥設被立爲可汗，即沙鉢羅咥利失可汗。

沙鉢羅咥利失可汗以貞觀九年上表請婚，獻馬五百匹。朝廷唯厚加撫慰，未許其婚。俄而其國分爲十部，每部令一人統之，號爲十設。每設賜以一箭，故稱十箭焉。又分十箭爲左右厢，一厢各置五箭。其左厢號五咄六部落，置五大啜，一啜管一箭；其右厢號爲五弩失畢，置五大俟斤，一俟斤管一箭，都號爲十箭。其後或稱一箭爲一部落，大箭頭爲大首領。五咄六部落居於碎葉已東，五弩失畢部落居於碎葉已西，自是都號爲十姓部落。

沙鉢羅咥利失可汗在貞觀九年上表請求通婚，進獻馬五百匹。朝廷衹是厚加撫慰，没有答應他通婚的請求。不久西突厥國分爲十部，每部令一人統領，稱爲十設。每設賜給一箭，因此稱爲十箭。又把十箭分爲左右厢，每一厢各設置五箭。左厢叫五咄六部落，設置五位大啜，每一啜管轄一箭；右厢稱五弩失畢，設置五位大俟斤，每一俟斤管轄一箭，統稱爲十箭。此後有時稱一箭爲一部落，大箭的頭就是大首領。五咄六部落位於碎葉以東，五弩失畢部落位於碎葉以西，從此統稱爲十姓部落。

咥利失既不爲衆所歸，部衆携

既然部衆不歸順咥利失，便都懷有異心，當

貳，爲其統吐屯所襲，麾下亡散。咥利失以左右百餘騎拒之，戰數合，統吐屯不利而去。咥利失奔其弟步利設，與保焉耆。其阿悉吉闕俟斤與統吐屯等召國人，將立欲谷設爲大可汗，以咥利失爲小可汗。統吐屯爲人所殺，欲谷設兵又爲其俟斤所破，咥利失復得舊地，弩失畢、處密等并歸咥利失。

咥利失受到本部統吐屯襲擊時，他的部下紛紛逃亡。咥利失率領左右一百多名騎兵進行抵禦，交戰幾個回合，統吐屯失利撤退。咥利失投奔其弟步利設，與他守衛焉耆。本部阿悉吉闕俟斤與統吐屯等人召集國人，打算立欲谷設爲大可汗，把咥利失降爲小可汗。適逢統吐屯被人殺死，欲谷設的軍隊又被本部俟斤打敗，咥利失收復舊地，弩失畢、處密等全部歸附咥利失。

十二年，西部竟立欲谷設爲乙毗咄陸可汗。乙毗咄陸可汗既立，與咥利失大戰，兩軍多死，各引去。因與咥利失中分，自伊列河已西屬咄陸，已東屬咥利失。咄陸可汗又建庭於鏃曷山西，謂爲北庭。自厥越失、拔悉彌、駁馬、結骨、火燖、觸木昆諸國皆臣之。十三年，咥利失爲其吐屯俟利發與欲谷設通謀作難，咥利失窮蹙，奔拔汗那而死。弩失畢部落酋帥迎咥利失弟伽那之子薄布特勤而立之，是爲乙毗沙鉢羅葉護可汗。

十二年，西部終於立欲谷設爲乙毗咄陸可汗。乙毗咄陸可汗即位以後，與咥利失展開大戰，兩軍死亡衆多，各自帶兵退走。欲谷設因而與咥利失中分西突厥，自伊列河以西屬於咄陸，以東屬於咥利失。咄陸可汗又在鏃曷山西建置牙庭，稱爲北庭。自厥越失、拔悉彌、駁馬、結骨、火燖、觸木昆各國全都臣屬於他。十三年，咥利失遭到本部吐屯俟利發與欲谷設的聯合襲擊，咥利失窮迫，投奔拔汗那而死。弩失畢部落首領迎回咥利失弟伽那之子薄布特勤并立他爲可汗，即乙毗沙鉢羅葉護可汗。

乙毗沙鉢羅葉護可汗既立，建庭於睢合水北，謂之南庭。東以伊列河爲界，自龜兹、鄯善、且末、吐火羅、焉耆、石國、史國、何國、穆國、康國，皆受其節度。累遣使朝貢，太宗降璽書慰勉。貞觀十五年，令左領軍將軍張大師往授焉，賜以鼓纛。于時咄陸可汗與葉護頻相攻擊。會咄陸遣使詣闕，太宗諭以敦睦之道。咄陸于時兵衆漸强，西域諸國復來歸附。未幾，咄陸遣石國吐屯攻葉護，擒之，送於咄陸，尋爲所殺。

乙毗沙鉢羅葉護可汗即位以後，在睢合水北面建置牙庭，稱爲南庭。東以伊列河爲界，自龜兹、鄯善、且末、吐火羅、焉耆、石國、史國、何國、穆國、康國，全都由他指揮調度。乙毗沙鉢羅葉護可汗屢次派遣使者入朝進貢，太宗降璽書慰問勉勵。貞觀十五年，太宗令左領軍將軍張大師前往南庭册授他，并且賜給鼓纛。當時咄陸可汗與葉護相互頻繁攻擊，適逢咄陸派遣使者來到朝廷，太宗曉諭親厚和睦的道理。由於咄陸當時兵衆日漸强盛，西域各國又來歸附。没過多久，咄陸派遣石國吐屯攻打葉護，擒獲葉護，把他送給咄陸，葉護旋即被咄陸殺死。

咄陸可汗既并其國，弩失畢諸姓心不服咄陸，皆叛之。咄陸復率兵擊吐火羅，破之。自恃其强，專擅西域。遣兵寇伊州，安西都護郭恪率輕騎二千自烏骨邀擊，敗之。咄陸又遣處月、處密等圍天山縣，郭恪又擊走

咄陸可汗吞并了葉護國以後，弩失畢各姓内心不服咄陸，紛紛背叛他。咄陸又率領軍隊攻打吐火羅，打敗了它。咄陸自恃兵力强盛，稱霸西域。咄陸派遣軍隊侵犯伊州，安西都護郭恪率領二千名輕騎在烏骨阻截，打敗了咄陸軍隊。咄陸又派遣處月、處密等圍攻天山縣，郭恪再次擊退

之。恪乘勝進拔處月俟斤所居之城，追奔及於遏索山，斬首千餘級，降其處密之衆而歸。咄陸初以泥孰啜自擅取所部物，斬之以徇；尋爲泥孰啜部將胡禄居所襲，衆多亡逸，其國大亂。貞觀十五年，部下屋利啜等謀欲廢咄陸，各遣使詣闕，請立可汗。太宗遣使齎璽書立莫賀咄乙毗可汗之子，是爲乙毗射匱可汗。

乙毗射匱可汗立，乃發弩失畢兵就白水擊咄陸。自知不爲衆所附，乃西走吐火羅國。中國使人先爲咄陸所拘者，射匱悉以禮資送歸長安，復遣使貢方物，請賜婚。太宗許之，詔令割龜兹、于闐、疏勒、朱俱波、葱嶺等五國爲聘禮。及太宗崩，賀魯反叛，射匱部落爲其所并。

阿史那賀魯者，曳步利設射匱特勤之子也。初，阿史那步真既來歸國，咄陸可汗乃立賀魯爲葉護，以繼步真，居於多邏斯川，在西州直北一千五百里，統處密、處月、姑蘇、歌羅禄、弩失畢五姓之衆。其後，咄陸西走吐火羅國，射匱可汗遣兵迫逐，賀魯不常厥居。貞觀二十二年，乃率其部落内屬，詔居庭州。尋授左驍衛將軍、瑶池都督。高宗即位，進拜左驍衛大將軍，瑶池都督如故。

永徽二年，與其子咥運率衆西遁，據咄陸可汗之地，總有西域諸郡，建牙于雙河及千泉，自號沙鉢羅可汗，統攝咄陸、弩失畢十姓。其咄陸有五啜：一曰處木昆律啜；二曰胡禄居闕啜，賀魯以女妻之；三曰攝舍提暾啜；四曰突騎施賀邏施啜；五曰鼠尼施處半啜。弩失畢有五俟斤：一曰阿悉結闕俟斤，最爲强盛；二曰哥舒闕俟斤；三曰拔塞幹暾沙鉢俟斤；四曰阿悉結泥孰俟斤；五曰哥舒處半

他們。郭恪乘勝進軍攻取了處月俟斤所在城池，追擊敗軍直到遏索山，斬首千餘級，降服了處密的兵衆後返回。咄陸起初因爲泥孰啜擅取所轄部落的財物，把泥孰啜斬首示衆；不久遭到泥孰啜部將胡禄居的襲擊，咄陸的部衆大都逃亡，國中大亂。貞觀十五年，咄陸的部下屋利啜等人圖謀廢除咄陸，他們各自派遣使者來到朝廷，請求立可汗。太宗派遣使者携帶璽書册立莫賀咄乙毗可汗之子爲可汗，即乙毗射匱可汗。

乙毗射匱可汗即位，便調發弩失畢兵前往白水攻打咄陸。咄陸自知部衆對他不服，便向西逃往吐火羅國。對先前被咄陸拘留的唐朝使者，射匱全部以禮相待并出資送回長安，他又派遣使者進貢土産，請求賜婚。太宗答應了他的請求，下詔令割讓龜兹、于闐、疏勒、朱俱波、葱嶺等五國作爲聘禮。及太宗去世，賀魯反叛，射匱部落被他吞并。

阿史那賀魯，是曳步利設射匱特勤之子。當初，阿史那步真前來歸附唐以後，咄陸可汗便立阿史那賀魯爲葉護，以接替阿史那步真，居住在多邏斯川，位於西州正北一千五百里，統領處密、處月、姑蘇、歌羅禄、弩失畢五姓的部衆。此後，咄陸向西逃到吐火羅國，射匱可汗派遣軍隊追逐，阿史那賀魯的住處時常遷徙不定。貞觀二十二年，阿史那賀魯便率領部落歸附唐，太宗下詔令他居住在庭州。不久任命他爲左驍衛將軍、瑶池都督。高宗即位，進拜阿史那賀魯爲左驍衛大將軍，仍任瑶池都督。

永徽二年，阿史那賀魯與其子阿史那咥運率領部衆西逃，占據咄陸可汗的故土，總領西域各郡，在雙河及千泉建置牙庭，自稱沙鉢羅可汗，統領咄陸、弩失畢十姓。咄陸有五啜：一是處木昆律啜；二是胡禄居闕啜，賀魯把女兒嫁給他爲妻；三是攝舍提暾啜；四是突騎施賀邏施啜；五是鼠尼施處半啜。弩失畢有五俟斤：一是阿悉結闕俟斤，最爲强盛；二是哥舒闕俟斤；三是拔塞幹暾沙鉢俟斤；四是阿悉結泥孰俟斤；五是哥舒處半俟斤。他們各自有自己統領的部衆，有善戰士兵數十萬，全都受阿史那賀魯統轄。西域各

俟斤。各有所部，勝兵數十萬，并羈屬賀魯。西域諸國，亦多附隸焉。

賀魯尋立咥運爲莫賀咄葉護，數侵擾西蕃諸部，又進寇庭州。三年，詔遣左武候大將軍梁建方、右驍衛大將軍契苾何力率燕然都護所部迴紇兵五萬騎討之，前後斬首五千級，虜渠帥六十餘人。四年，咄陸可汗死，其子真珠葉護與五弩失畢請擊賀魯，破其牙帳，斬首千餘級。

顯慶二年，遣右屯衛將軍蘇定方，燕然都護任雅相，副都護蕭嗣業，左驍衛大將軍、瀚海都督迴紇婆閏等率師討擊，仍使右武衛大將軍阿史那彌射、左屯衛大將軍阿史那步真爲安撫大使。定方行至曳咥河西，賀魯率胡禄居闕啜等二萬餘騎列陣而待。定方率副總管任雅相等與之交戰，賊衆大敗，斬大首領都搭達干等二百餘人。賀魯及闕啜輕騎奔竄，渡伊麗河，兵馬溺死者甚衆。嗣業至千泉賀魯下牙之處，彌射進軍至伊麗水，處月、處密等部各率衆來降。彌射又進次雙河，賀魯先使步失達干鳩集散卒，據柵拒戰。彌射、步真攻之，大潰；又與蘇定方攻賀魯於碎葉水，大破之。

賀魯與咥運欲投鼠耨設，至石國之蘇咄城傍，人馬飢乏，城主伊涅達干詐將酒食出迎，賀魯信其言入城，遂被拘執。蕭嗣業既至石國，鼠耨設乃以賀魯屬之。賀魯謂嗣業曰："我破亡虜耳！先帝厚我，而我背之，今日之敗，天怒我也。舊聞漢法，殺人皆於都市，至京殺我，請向昭陵，使得謝罪於先帝，是本願也。"高宗聞而愍之。及俘賀魯至京師，令獻於昭陵及太廟，詔特免死。分其種落置崑陵、濛池二都護府，其所役屬諸國，

國，也大多歸附隸屬於他。

阿史那賀魯不久立咥運爲莫賀咄葉護，多次侵擾西蕃各部，又進犯庭州。三年，皇帝下詔派遣左武候大將軍梁建方、右驍衛大將軍契苾何力率領燕然都護所統轄的回紇五萬騎兵討伐阿史那賀魯，前後斬首五千級，俘獲首領六十餘人。四年，咄陸可汗死，其子真珠葉護與五弩失畢請求攻打阿史那賀魯，攻破了他的牙帳，斬首千餘級。

顯慶二年，朝廷派遣右屯衛將軍蘇定方，燕然都護任雅相，副都護蕭嗣業，左驍衛大將軍、瀚海都督回紇婆閏等人率領軍隊討伐阿史那賀魯，并派右武衛大將軍阿史那彌射、左屯衛大將軍阿史那步真爲安撫大使。蘇定方行進到曳咥河西，阿史那賀魯率領胡禄居闕啜等二萬餘騎兵列陣以待。蘇定方率領副總管任雅相等人與突厥軍交戰，賊兵大敗，斬殺大首領都搭達干等二百餘人。阿史那賀魯及闕啜輕騎逃竄，渡過伊麗河，很多兵馬被溺死。蕭嗣業到了阿史那賀魯在千泉的建牙之處，阿史那彌射進軍抵達伊麗水，處月、處密等部各自率領部衆前來投降。阿史那彌射又進軍停駐雙河，阿史那賀魯先令步失達干糾集敗兵，依據營柵進行抵擋。阿史那彌射、阿史那步真攻打他們，敵軍大敗；他們又與蘇定方在碎葉水攻打阿史那賀魯，把他打得大敗。

阿史那賀魯與咥運想要投奔鼠耨設，他們到了石國的蘇咄城旁，人飢馬乏，城主伊涅達干假意携帶酒食出城迎接他們，阿史那賀魯聽信了他的話進入城中，便被拘禁。蕭嗣業到達石國以後，鼠耨設便把阿史那賀魯交給他，阿史那賀魯對蕭嗣業說："我是敗亡的虜人！先帝厚待我，而我却背叛了他，今日的失敗，是上天發怒懲罰我。過去聽説唐朝法規，全都是在都市殺人，到京師殺我時，請求讓我面向昭陵，使我能向先帝請罪，這是我的心願。"高宗聽説了以後憐憫他。等到把阿史那賀魯押到京師，高宗令在昭陵及太廟舉行獻俘儀式，下詔特意免除阿史那賀魯死

皆分置州府，西盡于波斯，并隸安西都護府。四年，賀魯卒。詔葬于頡利墓側，刻石以紀其事。

刑。把阿史那賀魯的部落分別安置在崑陵、濛池二個都護府，受他役使并且歸屬於他的各國，都分別設置州府，西面直到波斯，全隸屬於安西都護府。四年，阿史那賀魯去世，皇帝下詔令把他埋葬在頡利的墓旁，立碑用來記録他的事迹。

阿史那彌射者，室點密可汗五代孫也。初，室點密從單于統領十大首領，有兵十萬衆，往平西域諸胡國，自爲可汗，號十姓部落，世統其衆。彌射在本蕃爲莫賀咄葉護。貞觀六年，詔遣鴻臚少卿劉善因就蕃立爲奚利邲咄陸可汗，賜以鼓纛、綵帛萬段。其族兄步真欲自立爲可汗，遂謀殺彌射弟侄二十餘人。彌射既與步真有隙，以貞觀十三年率所部處月、處密部落入朝，授右監門大將軍。其後步真遂自立爲咄陸葉護，其部落多不服，委之遁去。步真復携家屬入朝，授左屯衛大將軍。

阿史那彌射，是室點密可汗的第五代孫。當初，室點密跟從單于統領十位大首領，擁有十萬兵衆，前去平定西域各胡國，自稱可汗，號稱十姓部落，世代統領部衆。阿史那彌射在本蕃任莫賀咄葉護。貞觀六年，太宗下詔派遣鴻臚少卿劉善因前往蕃國立阿史那彌射爲奚利邲咄陸可汗，并賜給鼓纛、一萬段綵帛。阿史那彌射的族兄阿史那步真企圖自立爲可汗，於是謀殺阿史那彌射弟侄二十餘人。阿史那彌射因爲與阿史那步真有嫌隙，便在貞觀十三年率領自己統轄的處月、處密部落入朝，授任右監門大將軍。此後阿史那步真便自立爲咄陸葉護，他的部落多不順從，因而背棄他逃去。阿史那步真也携家屬入朝，授任左屯衛大將軍。

彌射後從太宗征高麗有功，封平襄縣伯。顯慶二年，轉右武衛大將軍。及討平賀魯，乃册立彌射爲興昔亡可汗兼右衛大將軍、崑陵都護，分押賀魯下五咄六部落；步真授繼往絶可汗兼右衛大將軍、濛池都護，仍分押五弩失畢部落。因下詔曰："自西蕃擢亂，三十餘年。比者賀魯猖狂，百姓重被劫掠。朕君臨四海，情均養育。不可使凶狡之虜恣行侵漁；無辜之甿久遭塗炭。故遣右屯衛將軍蘇定方等統率騎勇，北路討逐；卿等宣暢朝風，南道撫育。遂使凶渠畏威，夷人慕德，伐叛柔服，西域總平。賀魯父子既已擒獲，諸頭部落須有統領。卿早歸闕庭，久參宿衛，深感恩義，甚知法式，所以册立卿等各爲一部可汗。但諸姓從賀魯，非其本情，卿等纔至即降，亦是赤心向國。卿宜與盧承慶等準其部落大小，位望高下，節

阿史那彌射後來隨從太宗征討高麗有功，被封爲平襄縣伯。顯慶二年，轉任右武衛大將軍。到討平阿史那賀魯以後，朝廷便册立阿史那彌射爲興昔亡可汗兼右衛大將軍、崑陵都護，分轄阿史那賀魯部下的五個咄六部落；阿史那步真被册爲繼往絶可汗兼右衛大將軍、濛池都護，并分轄五個弩失畢部落。高宗爲此下詔説："自從西蕃遭遇禍亂，已經三十餘年了。以往阿史那賀魯猖狂，百姓多次遭搶劫。朕統治天下，一視同仁地養育萬民。不能讓凶暴狡詐的强虜肆意侵奪，以致無辜的百姓長期陷於水深火熱之中。因而派遣右屯衛將軍蘇定方等人統率勁騎精兵，從北路討伐驅逐；派你們宣諭朝廷典章禮儀，下南道撫育。終於使元凶畏懼朝威，夷人思慕恩德，討伐叛逆者安撫降服者，西域完全平定。阿史那賀魯父子既然已經擒獲，那麽各頭部落總要有統領。你們早就歸附朝廷，長期擔任宿衛，深感恩義，頗知法規，所以册立你們各爲一部可汗。不過各姓順從阿史那賀魯，并非他們的本意，你們剛到他們便立即投降，也是赤心向國，你們應當與盧

級授刺史以下官。”

承慶等按照部落的大小、地位和聲望的高低，分別授給刺史以下的官職。”

龍朔中，又令彌射、步真率所部從䫻海道大總管蘇海政討龜茲。步真嘗欲并彌射部落，遂密告海政云："彌射欲謀反，請以計誅之。"時海政兵纔數千，懸師在彌射境内，遂集軍吏而謀曰："彌射若反，我輩即無噍類。今宜先舉事，則可克捷。"乃僞稱有敕，令大總管齎物數百萬段分賜可汗及諸首領。由是彌射率其麾下，隨例請物，海政盡收斬之。其後西蕃盛言彌射非反，爲步真所誣，而海政不能審察，濫行誅戮。

龍朔年間，又令阿史那彌射、阿史那步真率領所統轄的部衆跟隨䫻海道大總管蘇海政討伐龜茲。阿史那步真曾打算吞并阿史那彌射的部落，於是秘密報告蘇海政說："阿史那彌射想要謀反，請求設計殺死他。"當時蘇海政僅有數千士兵，孤軍駐在阿史那彌射境内，蘇海政便召集軍吏商議說："阿史那彌射如果反叛，我們就不會有一人逃命。現在應當搶先行動，方可取勝。"於是謊稱有敕，令大總管携帶數百萬段帛分賜給可汗及諸位首領。因此阿史那彌射率領他的部下，按照常例請求賜物，蘇海政便把他們全部抓起來殺死。此後西蕃紛紛傳言説阿史那彌射并非謀反，是被阿史那步真誣陷，而蘇海政却不能詳細調查，濫行誅戮。

則天臨朝，十姓無主數年，部落多散失。垂拱初，遂擢授彌射子左豹韜衛翊府中郎將元慶爲左玉鈐衛將軍兼崑陵都護，令襲興昔亡可汗，押五咄六部落；步真子斛瑟羅爲右玉鈐衛將軍兼濛池都護，押五弩失畢部落。尋進授元慶左衛大將軍。如意元年，爲來俊臣誣謀反被害。其子獻，配流崖州。長安三年，召還。累授右驍衛大將軍，襲父興昔亡可汗，充安撫招慰十姓大使。獻本蕃漸爲默啜及烏質勒所侵，遂不敢還國。開元中，累遷右金吾大將軍。卒于長安。

武則天臨朝聽政，十姓部落好幾年没有首領，部落多有散失。垂拱初年，朝廷便升任阿史那彌射子左豹韜衛翊府中郎將阿史那元慶爲左玉鈐衛將軍兼崑陵都護，令他承襲興昔亡可汗位，統轄五咄六部落；升任阿史那步真子阿史那斛瑟羅爲右玉鈐衛將軍兼濛池都護，統轄五弩失畢部落。不久朝廷進授阿史那元慶爲左衛大將軍。如意元年，阿史那元慶受來俊臣誣告謀反而被殺害，其子阿史那獻，被流放到崖州。長安三年，阿史那獻被召回。他多次被授任爲右驍衛大將軍，繼承其父興昔亡可汗位，充任安撫招慰十姓大使。阿史那獻本蕃逐漸被默啜及烏質勒侵并，於是他不敢返回本國。開元年間，幾次遷任爲右金吾大將軍。在長安去世。

阿史那步真者，在本蕃授左屯衛大將軍。與彌射討平賀魯，加授驃騎大將軍、行右衛大將軍、濛池都護、繼往絶可汗，押五弩失畢部落。尋卒。其子斛瑟羅，本蕃爲步利設，垂拱初，授右玉鈐衛將軍兼濛池都護、襲繼往絶可汗，押五弩失畢部落。天授元年，拜左衛大將軍，改封竭忠事主可汗，仍賜濛池都護。尋卒。子懷

阿史那步真，在本蕃任左屯衛大將軍。他與阿史那彌射討平阿史那賀魯以後，加授驃騎大將軍、行右衛大將軍、濛池都護、繼往絶可汗，統轄五弩失畢部落。不久阿史那步真去世。其子阿史那斛瑟羅，在本蕃爲步利設。垂拱初年，授任右玉鈐衛將軍兼濛池都護、繼承繼往絶可汗位，統轄五弩失畢部落。天授元年，拜授左衛大將軍，改封竭忠事主可汗，仍賜濛池都護，不久去世。其子阿史那懷道，神龍年間幾次授爲右屯衛

道，神龍年累授右屯衛大將軍、光禄卿，轉太僕卿兼濛池都護、十姓可汗。自垂拱已後，十姓部落頻被突厥默啜侵掠，死散殆盡。及隨斛瑟羅纔六七萬人，徙居内地，西突厥阿史那氏於是遂絶。

大將軍、光禄卿，轉任太僕卿兼濛池都護、十姓可汗。自垂拱年間以後，十姓部落多次遭受突厥默啜的侵掠，部衆幾乎全都死亡逃散。跟隨阿史那斛瑟羅的纔有六七萬人，他們遷到内地，西突厥阿史那氏於是滅絶。

突騎施烏質勒者，西突厥之别種也。初隸在斛瑟羅下，號爲莫賀達干。後以斛瑟羅用刑嚴酷，衆皆畏之，尤能撫恤其部落，由是爲遠近諸胡所歸附。其下置都督二十員，各統兵七千人。嘗屯聚碎葉西北界，後漸攻陷碎葉，徙其牙帳居之。東北與突厥爲鄰，西南與諸胡相接，東南至西、庭州。斛瑟羅以部衆削弱，自則天時入朝，不敢還蕃，其地并爲烏質勒所并。景龍二年，詔封爲西河郡王，令攝御史大夫解琬就加册立。未至，烏質勒卒。其長子娑葛代統其衆，詔便立娑葛爲金河郡王，仍賜以宫女四人。

突騎施烏質勒，是西突厥的另一族類。最初隸屬於阿史那斛瑟羅之下，稱爲莫賀達干。後來因爲阿史那斛瑟羅刑罰嚴酷，部衆全都懼怕他，而烏質勒却能撫恤自己的部落，因此遠近各胡全都歸附他。烏質勒下面設置二十位都督，每位都督統領七千兵馬。他們曾經在碎葉的西北邊界聚集，後來逐漸攻占了碎葉，烏質勒便把牙帳遷徙到那裏。東北與突厥爲鄰，西南與諸胡相接，東南到西州、庭州。阿史那斛瑟羅因爲部衆削弱，自武則天時入朝，不敢返回本蕃，他的國土全部被烏質勒吞并。景龍二年，皇帝下詔封烏質勒爲西河郡王，令攝御史大夫解琬前去加封册立，解琬還没到，烏質勒就去世了。他的長子娑葛接替他統領部衆，於是皇帝便下詔立娑葛爲金河郡王，并賜給他四位宫女。

初，娑葛代父統兵，烏質勒下部將闕啜忠節甚忌之，以兵部尚書宗楚客當朝任勢，密遣使齎金七百兩以賂楚客，請停娑葛統兵。楚客乃遣御史中丞馮嘉賓充使至其境，陰與忠節籌其事，并自致書以申意。在路爲娑葛游兵所獲，遂斬嘉賓，仍進兵攻陷火燒等城，遣使上表以索楚客頭。景龍三年，娑葛弟遮弩恨所分部落少於其兄，遂叛入突厥，請爲鄉導，以討娑葛。默啜乃留遮弩，遣兵二萬人與其左右來討娑葛，擒之而還。默啜顧謂遮弩曰："汝於兄弟尚不和協，豈能盡心於我。"遂與娑葛俱殺之。默啜兵還，娑葛下部將蘇禄鳩集餘衆，自立爲可汗。

當初，娑葛取代其父統領軍隊，烏質勒手下的部將闕啜忠節非常嫉妒他，因爲兵部尚書宗楚客當朝掌權，便暗中派人携帶七百兩黄金賄賂宗楚客，請求罷去娑葛的統兵權。於是宗楚客派遣御史中丞馮嘉賓充任使者前往該國，與闕啜忠節秘密籌劃這件事，并致親筆信表明自己的意見。但是馮嘉賓在半路上被娑葛的巡邏兵抓獲，於是娑葛殺死馮嘉賓，并且進軍攻占了火燒等城，派遣使者上表索取宗楚客的頭。景龍三年，娑葛弟遮弩嫉恨分給自己的部落少於其兄，於是叛逃到突厥，請求給突厥當嚮導，以討伐娑葛。默啜便把遮弩留下，派遣二萬兵馬與他左右的人前來討伐娑葛，擒娑葛後返回。默啜對遮弩説："你與兄弟尚不和協，怎麽會盡心待我呢?"於是把遮弩與娑葛一同殺死。默啜軍隊撤走以後，娑葛手下部將蘇禄糾集殘部，自立爲可汗。

蘇禄者，突騎施别種也。頗善綏撫，十姓部落漸歸附之，衆二十萬，

蘇禄，是突騎施的另一族類。他十分善於安撫部衆，十姓部落逐漸歸附他，擁有部衆二十

遂雄西域之地，尋遣使來朝。開元三年，制授蘇禄爲左羽林軍大將軍、金方道經略大使，進爲特勤，遣侍御史解忠順齎璽書册立爲忠順可汗。自是每年遣使朝獻，上乃立史懷道女爲交河公主以妻之。

時杜暹爲安西都護，公主遣牙官齎馬千匹詣安西互市，使者宣公主教與暹，暹怒曰："阿史那氏女，豈合宣教與吾節度耶!"杖其使者，留而不遣，其馬經雪寒，死并盡。蘇禄大怒，發兵分寇四鎮。會杜暹入知政事，趙頤貞代爲安西都護，城守久之，由是四鎮貯積及人畜并爲蘇禄所掠，安西僅全。蘇禄既聞杜暹入相，稍引退，俄又遣使入朝獻方物。十八年，蘇禄使至京師，玄宗御丹鳳樓設宴。突厥先遣使入朝，是日亦來預宴，與蘇禄使争長。突厥使曰："突騎施國小，本是突厥之臣，不宜居上。"蘇禄使曰："今日此宴，乃爲我設，不合居下。"於是中書門下及百僚議，遂於東西幕下兩處分坐，突厥使在東，突騎施使在西。宴訖，厚賚而遣之。

蘇禄性尤清儉，每戰伐，有所克獲，盡分與將士及諸部落，其下愛之，甚爲其用。潛又遣使南通吐蕃，東附突厥。突厥及吐蕃亦嫁女與蘇禄。既以三國女爲可敦，又分立數子爲葉護，費用漸廣，先既不爲積貯，晚年抄掠所得者，留不分之，又因風病，一手攣縮，其下諸部，心始携貳。

有大首領莫賀達干、都摩度兩部落，最爲强盛。百姓又分爲黄姓、黑姓兩種，互相猜阻。二十六年夏，莫賀達干勒兵夜攻蘇禄，殺之。都摩度初與莫賀達干連謀，俄又相背，立蘇

萬，於是在西域之地稱雄，不久蘇禄派遣使者入朝。開元三年，皇帝下制授任蘇禄爲左羽林軍大將軍、金方道經略大使，進爲特勤，派遣侍御史解忠順携帶璽書册立蘇禄爲忠順可汗。從此蘇禄每年派遣使者入朝進獻，皇上便把史懷道之女立爲交河公主嫁給蘇禄。

當時杜暹任安西都護，公主派遣牙官携帶一千匹馬到安西互市，使者向杜暹宣示公主教令，杜暹發怒説："阿史那氏女，怎能向我節度使宣示教令!"因而鞭打公主使者，并且把使者扣留下來不讓返回，互市的馬經過大雪嚴寒，全被凍死。蘇禄大怒，發兵分道侵犯四鎮。適逢杜暹入朝爲相，趙頤貞取代他出任安西都護，趙頤貞長期據城守衛，因而四鎮的儲存積蓄以及人口牲畜全都被蘇禄搶走，惟有安西保全。蘇禄得知杜暹入朝任相以後，纔逐漸退兵，不久又派遣使者入朝進貢土産。十八年，蘇禄使者來到京師，玄宗親臨丹鳳樓設宴。在此以前突厥已經派遣使者入朝，這一天也來赴宴，突厥使者與蘇禄使者互争位次高低。突厥使者説："突騎施國小，本來是突厥的臣下，不應當位居我上。"蘇禄使臣説："今日這個宴席，是爲我設的，我不應當居其下。"於是中書門下及百官商議，便在東西幕下兩處分坐，突厥使者在東，突騎施使者在西。宴會完畢，皇帝對他們厚加賞賜然後遣送回國。

蘇禄十分清廉節儉，每次征戰討伐，有所收獲，全都分給將士及各個部落，因而部下愛戴他，很樂意爲他效勞。蘇禄又暗中派遣使者與南面的吐蕃交往，依附東面的突厥，突厥與吐蕃也把女嫁給蘇禄。蘇禄已娶三國之女爲可敦，又分立數子爲葉護，因而費用日漸增加，先前又没有積蓄儲存，晚年搶劫所得的財物，全都留給自己而不再分與部下，再加上蘇禄患有風病，一隻手蜷縮，他統轄的各部，便開始懷有異心。

有大首領莫賀達干、都摩度兩個部落，最爲强盛。百姓又分爲黄姓、黑姓兩種，互相猜疑。二十六年夏季，莫賀達干率領軍隊夜間襲擊蘇禄，把他殺死。都摩度起初與莫賀達干合謀，不久又相互背離，這時便立蘇禄之子咄火仙爲可

禄之子咄火仙爲可汗，以輯其餘衆，與莫賀達干自相攻擊。莫賀達干遣使告安西都護蓋嘉運，嘉運率兵討之，大敗都摩度之衆，臨陣擒咄火仙，并收得金河公主而還。又欲立史懷道之子昕爲可汗以鎮撫之，莫賀達干不肯，曰："討平蘇禄，本是我之元謀，若立史昕爲主，則國家何以酬賞於我?"乃不立史昕，便令莫賀達干統衆。二十七年二月，嘉運率將士詣闕獻俘，玄宗御花萼樓以宴之，仍令將吐火仙獻于太廟。俄又黄姓、黑姓自相屠殺，各遣使降附。

史臣曰：中原多事，外國窺邊，周獫狁、漢匈奴之後，其類實繁，前史論之備矣。突厥自隋文修王道，肅軍容，示恩威以羈縻之；煬帝失政教，生戎心，肇亂離以啓發之。高祖借其力而入平京師，群賊附其强而迭據河朔。高祖同御榻以延其使，太宗幸便橋以約其和。當其時焉，不其盛矣！竟滅其族而身死於國者，何也?咸謂太宗有馭夷狄之道，李勣著戡定之功。殊不知突厥之始也，賞罰明而將士戮力，遇煬帝之亂，亡命蓄怒者既附之，其興也宜哉！頡利之衰也，兄弟構隙而部族離心，當太宗之理，謀臣猛將討逐之，其亡也宜哉！洎武后亂朝，默啜犯塞，玄宗纂嗣，傳首京師，東封太山，西戎扈蹕，開元之代，繼踵來降。西突厥諸族，遇其理，則衆心悦附而甲兵興焉；遇其亂，則族類怨怒而本根破矣！理亂二道，華夷一途，或賀言於盛衰倚伏，未爲確論。

贊曰：中國失政，邊夷幸災。理亂之道，取鑒將來。

汗，以便招集蘇禄殘部，與莫賀達干自相攻擊。莫賀達干派遣使者報告安西都護蓋嘉運，蓋嘉運便率領軍隊討伐都摩度，大敗都摩度兵衆，臨陣擒獲咄火仙，并獲得金河公主然後返回。蓋嘉運又打算立史懷道之子史昕爲可汗以便鎮撫部衆，莫賀達干不願意，他説："討平蘇禄，本來我是首謀，如果立史昕爲可汗，那麼朝廷怎樣酬賞我呢?"蓋嘉運於是不立史昕，便令莫賀達干統領部衆。二十七年二月，蓋嘉運率領將士來到朝廷進獻俘虜，玄宗親臨花萼樓宴請他們，并令將吐火仙獻到太廟。没過多久黄姓與黑姓又自相殘殺，他們各自派遣使者入朝投降歸附。

史臣曰：中原多事，外國窺邊，周獫狁、漢匈奴的後代，種類實在繁多，以前的史書記載詳備。突厥自隋文帝時致力王道，整肅軍容，以恩威羈縻；到隋煬帝時政治混亂，突厥便産生侵略中原的野心，這是由於中原亂離而導致萌發的。唐高祖憑藉突厥兵力進軍平定了京師，群賊倚仗突厥的强大先後割據河朔地區。高祖引突厥使者同坐御榻，太宗駕幸便橋與突厥約和。在那時，突厥是多麽强盛！然而最終却種族破滅可汗身死中原，爲什麽呢?人們全都説是因爲太宗有駕馭夷狄的方法，李勣以平定叛亂之功著稱。却完全不知道突厥開始時，賞罰分明因而將士戮力同心，遇上煬帝的亂政，亡命積怨的人又歸附它，因而突厥的興盛是理所當然的！頡利的衰弱，是因爲兄弟不和部族離心，逢上太宗盛世，謀臣猛將討伐驅逐他們，突厥的滅亡也是理所當然的！等到武后亂朝，默啜侵犯邊塞，玄宗繼位，默啜的首級傳到京師，玄宗到泰山封禪，西戎扈從，開元之世，他們相繼前來投降。西突厥各族，遇上大治，則部衆心悦歸附而甲兵興盛；遭遇亂離，則族類怨恨從而致使全族滅亡！治亂之道，華夷相同，有人衹説盛衰互相轉化，這不是正確的評論。

贊曰：中原政治混亂，邊夷幸災樂禍。治亂之道，可爲將來鑒戒。

舊唐書卷一百九十五

列傳第一百四十五

回紇

迴紇，其先匈奴之裔也，在後魏時，號鐵勒部落。其衆微小，其俗驍强，依托高車，臣屬突厥，近謂之特勒。無君長，居無恒所，隨水草流移，人性凶忍，善騎射，貪婪尤甚，以寇抄爲生。自突厥有國，東西征討，皆資其用，以制北荒。隋開皇末，晉王廣北征突厥，大破步迦可汗，特勒於是分散。大業元年，突厥處羅可汗擊特勒諸部，厚斂其物，又猜忌薛延陀，恐爲變，遂集其渠帥數百人盡誅之，特勒由是叛。特勒始有僕骨、同羅、迴紇、拔野古、覆羅，并號俟斤，後稱迴紇焉。在薛延陀北境，居娑陵水側，去長安六千九百里，隨逐水草，勝兵五萬，人口十萬人。

初，有特健俟斤死，有子曰菩薩，部落以爲賢而立之。貞觀初，菩薩與薛延陀侵突厥北邊，突厥頡利可汗遣子欲谷設率十萬騎討之，菩薩領騎五千與戰，破之於馬鬣山，因逐北至於天山，又進擊，大破之，俘其部衆，迴紇由是大振。因率其衆附于薛延陀，號菩薩爲"活頡利發"，仍遣使朝貢。菩薩勁勇，有膽氣，善籌策，每對敵臨陣，必身先士卒，以少制衆，常以戰陣射獵爲務。其母烏羅

回紇，祖先是匈奴的後裔，在後魏時，號稱鐵勒部落。回紇部衆很少，風俗勇猛强悍，依附高車，臣屬於突厥，近人把它叫作特勒。回紇没有君長，居處不定，追隨水草而遷移，生性凶狠殘忍，擅長騎馬射箭，非常貪婪，依靠劫掠維持生業。自從突厥建國，東征西討，全都靠回紇效力，用來制服北部邊遠地區。隋開皇末年，晉王楊廣北征突厥，大敗步迦可汗，於是特勒離散。大業元年，突厥處羅可汗攻打特勒各部，向他們重斂財物，又猜忌薛延陀，擔憂生變，於是召集特勒首領數百人把他們全部殺死，特勒因此反叛。特勒開始兼并僕骨、同羅、回紇、拔野古、覆羅，各部都稱俟斤，後來稱爲回紇。在薛延陀北部邊境，居住在娑陵水旁，距離長安六千九百里，追逐水草，有善戰的士兵五萬，人口有十萬人。

當初，特健俟斤死，有子名叫菩薩，部落認爲他賢能因而擁立他。貞觀初年，菩薩與薛延陀侵犯突厥北部邊疆，突厥頡利可汗派遣其子欲谷設率領十萬騎兵討伐他們，菩薩帶領五千騎兵與欲谷設交鋒，在馬鬣山打敗欲谷設，乘勝向北追擊到天山，又進軍攻打，再次大敗欲谷設，俘獲突厥部衆，回紇因此聲勢大振。菩薩便率領自己的部衆歸附薛延陀，薛延陀稱菩薩爲"活頡利發"，菩薩還派遣使者入朝進貢。菩薩勇健，有膽量，善於籌劃，每次對敵上陣，必然身先士卒，以少勝多，常常致力於征戰打獵。菩薩母烏

渾主知争訟之事，平反嚴明，部内齊肅。迴紇之盛，由菩薩之興焉。

貞觀中擒降突厥頡利等可汗之後，北虜唯菩薩、薛延陀爲盛。太宗册北突厥莫賀咄爲可汗，遣統迴紇、僕骨、同羅、思結、阿跌等部。迴紇酋帥吐迷度與諸部大破薛延陀多彌可汗，遂并其部曲，奄有其地。貞觀二十年，南過賀蘭山，臨黄河，遣使入貢，以破薛延陀功，賜宴内殿。太宗幸靈武，受其降款，因請迴鶻已南置郵遞，通管北方。太宗爲置六府七州，府置都督，州置刺史，府州皆置長史、司馬已下官主之。以迴紇部爲瀚海府，拜其俟利發吐迷度爲懷化大將軍兼瀚海都督。時吐迷度已自稱可汗，署官號皆如突厥故事。以多覽爲燕然府，僕骨爲金微府，拔野古爲幽陵府，同羅爲龜林府，思結爲盧山府，渾部爲皋蘭州，斛薩爲高闕州，阿跌爲鷄田州，契苾爲榆溪州，跌結爲鷄鹿州，阿布思爲蹛林州，白霫爲寘顔州；又以迴紇西北結骨爲堅昆府，其北骨利幹爲玄闕州，東北俱羅勃爲燭龍州。於故單于臺置燕然都護府統之，以導賓貢。

貞觀二十二年，吐迷度爲其侄烏紇所殺。初，烏紇蒸其叔母，遂與俱陸莫賀達干俱羅勃潜謀殺吐迷度以歸車鼻。烏紇、俱羅勃，并車鼻之婿也，烏紇遂夜領騎十餘劫吐迷度，殺之。燕然副都護元禮臣遣人紿烏紇云："將奏而爲都督，替吐迷度也。"烏紇輕騎至禮臣所，跪拜致謝，禮臣擒而斬之以聞。太宗恐迴紇部落携離，十月，遣兵部尚書崔敦禮往安撫之，仍以敦禮爲金山道副將軍。贈吐迷度左衛大將軍，賻物及衣服設祭甚厚。以吐迷度子前左屯衛大將軍、翊

羅渾掌管争鬥訴訟事務，判决嚴明，因而回紇内部肅整。回紇的强盛，是由菩薩而興起。

貞觀年間擒獲降服突厥頡利等可汗以後，北虜中惟有菩薩、薛延陀强盛。太宗册封北突厥莫賀咄爲可汗，派遣他統領回紇、僕骨、同羅、思結、阿跌等部。回紇首領吐迷度與各部大敗薛延陀多彌可汗，於是吞并了薛延陀的武裝，占有了薛延陀的土地。貞觀二十年，吐迷度向南越過賀蘭山，來到黄河岸邊，派遣使者入朝進貢，因爲打敗薛延陀有功，太宗在内殿賜宴。太宗駕幸靈武，接受回紇降服歸順，回紇因而請求在回鶻以南設置驛站，以便往來通行管理北方。太宗爲此設置了六府七州，府設都督，州設刺史，府州全都設長史、司馬以下官員主持事務。在回紇部設置瀚海府，拜授本部俟利發吐迷度爲懷化大將軍兼瀚海都督。當時吐迷度已經自稱可汗，完全按照突厥舊例設置官職。在多覽設置燕然府，在僕骨設置金微府，在拔野古設置幽陵府，在同羅設置龜林府，在思結設置盧山府，在渾部設置皋蘭州，在斛薩設置高闕州，在阿跌設置鷄田州，在契苾設置榆溪州，在跌結設置鷄鹿州，在阿布思設置蹛林州，在白霫設置寘顔州；又在回紇西北的結骨設置堅昆府，在它北面的骨利幹設置玄闕州，在東北的俱羅勃設置燭龍州。在故單于臺設置燕然都護府統領各州府，引導各州府朝貢。

貞觀二十二年，吐迷度被其侄烏紇殺死。當初，烏紇與他的叔母通奸，他便與俱陸莫賀達干俱羅勃密謀殺害吐迷度以便歸附車鼻。烏紇、俱羅勃，全都是車鼻之婿，於是烏紇連夜帶領十多名騎兵劫走吐迷度，把他殺死。燕然副都護元禮臣派人欺騙烏紇説："我將要奏請朝廷任你爲都督，用來接替吐迷度。"烏紇輕騎趕到元禮臣那裏，向他跪拜致謝，元禮臣擒殺烏紇然後奏報朝廷。太宗恐怕回紇部落背叛，十月，派遣兵部尚書崔敦禮前去安撫他們，并任崔敦禮爲金山道副將軍。追贈吐迷度爲左衛大將軍，賜給助葬的物品及衣服供設的祭品極爲豐厚。任吐迷度子前左屯衛大將軍、翊衛左郎將婆閏爲左驍衛大將軍、

衛左郎將婆閏爲左驍衛大將軍、大俟利發、使持節迴紇部落諸軍事、瀚海都督。後俱羅勃來朝，太宗留之不遣。詔西突厥可汗阿史那賀魯統五啜、五俟斤二十餘部，居多羅斯水南，去西州馬行十五日程。迴紇不肯西屬突厥。

大俟利發、使持節回紇部落諸軍事、瀚海都督。後來俱羅勃來朝，太宗把他扣留下來不讓返回。太宗下詔令西突厥可汗阿史那賀魯統領五啜、五俟斤二十多部，可汗居住在多羅斯水南面，距離西州騎馬行走需要十五天。回紇不願西附突厥。

永徽二年，賀魯破北庭，詔將軍梁建方、契苾何力領兵二萬，取迴紇五萬騎，大破賀魯，收復北庭。顯慶元年，賀魯又犯邊，詔程知節、蘇定方、任雅相、蕭嗣業領兵并迴紇大破賀魯於陰山，再破於金牙山，盡收所據之地，西逐至耶羅川。賀魯西奔石國，婆閏隨蘇定方逐賀魯至石國西北蘇咄城，城主伊涅達干執賀魯送洛陽。以其地置濛池、崑陵府，以阿史那彌射、阿史那步真爲二府都督，統十姓右廂五弩失畢、左廂五咄陸。以賀魯種落分置州縣，西盡波斯。加婆閏右衛大將軍兼瀚海都督。永徽六年，迴鶻遣兵隨蕭嗣業討高麗。龍朔中，婆閏死，侄比粟毒主領迴鶻，與同羅、僕固犯邊，高宗命鄭仁泰討平僕固等，比粟毒敗走，因以鐵勒本部爲天山縣。永隆中獨解支，嗣聖中伏帝匐，開元中承宗、伏帝難，并繼爲酋長，皆受都督號以統蕃州，左殺右殺分管諸部。

永徽二年，阿史那賀魯攻破北庭，高宗下詔令將軍梁建方、契苾何力率領二萬兵衆，調發回紇五萬騎兵，大敗阿史那賀魯，收復了北庭。顯慶元年，阿史那賀魯再次侵犯邊塞，高宗下詔令程知節、蘇定方、任雅相、蕭嗣業率領官兵及回紇兵在陰山大敗阿史那賀魯，接着在金牙山打敗他，占領了阿史那賀魯所占據的全部土地，把他趕到西面的耶羅川。阿史那賀魯向西投奔石國，婆閏跟隨蘇定方把阿史那賀魯驅逐到石國西北的蘇咄城，城主伊涅達干拘捕了阿史那賀魯并把他送到洛陽。於是朝廷在該地設置濛池、崑陵府，任阿史那彌射、阿史那步真爲二府都督，統領十姓右廂五弩失畢、左廂五咄陸。在阿史那賀魯部落分別設置州縣，西面抵達波斯。加婆閏爲右衛大將軍兼瀚海都督。永徽六年，回鶻派遣軍隊跟隨蕭嗣業討伐高麗。龍朔年間，婆閏死，其侄比粟毒主管回鶻，與同羅、僕固侵犯唐朝，高宗命令鄭仁泰討平僕固等，比粟毒戰敗逃跑，因而在鐵勒本部設置天山縣。永隆年間獨解支，嗣聖年間伏帝匐，開元年間承宗、伏帝難，都相繼任酋長，全都接受都督的稱號而統領蕃州，左殺右殺分别主管各部。

開元中，迴鶻漸盛，殺涼州都督王君㚟，斷安西諸國入長安路，玄宗命郭知運等討逐，退保烏德健山，南去西城一千七百里，西城即漢之高闕塞也。西城北去磧石口三百里。有十一都督，本九姓部落：一曰藥羅葛，即可汗之姓；二曰胡咄葛；三曰咄羅勿；四曰貊歌息訖；五曰阿勿嘀；六曰葛薩；七曰斛嗢素；八曰藥勿葛；九曰奚耶勿。每一部落一都督。破拔

開元年間，回鶻逐漸强盛，殺死涼州都督王君㚟，切斷了安西各國通往長安的道路，玄宗命令郭知運等人討伐驅逐，回鶻退守烏德健山，南面距離西城一千七百里，西城就是漢朝的高闕塞。西城北面距離磧石口三百里。有十一個都督，本是九姓部落：一是藥羅葛，即可汗的姓；二是胡咄葛；三是咄羅勿；四是貊歌息訖；五是阿勿嘀；六是葛薩；七是斛嗢素；八是藥勿葛；九是奚耶勿。每一部落設一位都督。打敗拔悉密，收爲一個部落，打敗葛邏禄，收爲一個部

悉密收一部落，破葛邏禄收一部落，各置都督一人，統號十一部落。每行止鬥戰，常以二客部落爲軍鋒。

天寶初，其酋長葉護頡利吐發遣使入朝，封奉義王。三載，擊破拔悉密，自稱骨咄禄毗伽闕可汗，又遣使入朝，因册爲懷仁可汗。及至德元載七月，肅宗於靈武即位。遣故邠王男承寀封爲燉煌王、將軍石定番使于迴紇，以修好徵兵。及至其牙，可汗以女嫁於承寀，遣首領來朝，請和親，封迴紇公主爲毗伽公主。肅宗在彭原，遇之甚厚。二載二月，迴紇又使首領大將軍多攬等十五人入朝。九月戊寅，加承寀開府儀同三司，拜宗正卿，納迴紇公主爲妃。迴紇遣其太子葉護領其將帝德等兵馬四千餘衆，助國討逆，肅宗宴賜甚厚。又命元帥廣平王見葉護，約爲兄弟，接之頗有恩義。葉護大喜，謂王爲兄。

戊子，迴紇大首領達干等一十三人先至扶風，與朔方將士見僕射郭子儀，留之，宴設三日。葉護太子曰："國家有難，遠來相助，何暇食爲。"子儀固留之，宴畢便發。其軍每日給羊二百口、牛二十頭、米四十石。及元帥廣平王率郭子儀等至香積寺東二十里、西臨灃水，賊埋精騎於大營東，將襲我軍之背。朔方左廂兵馬使僕固懷恩指迴紇馳救之，匹馬不歸，因收西京。十月，廣平王、副元帥郭子儀領迴紇兵馬，與賊戰於陝西。初次于曲沃，葉護使其將軍車鼻施吐撥裴羅等旁南山而東，遇賊伏兵于谷中，盡殪之。子儀至新店，遇賊戰，軍却數里。迴紇望見，逾山西嶺上曳白旗而趨擊之，直出其後，賊衆大敗，軍而北坑，逐北二十餘里，人馬相枕藉，蹂踐而死者不可勝數，斬首

落，各設都督一人，共十一部落。每次行軍作戰，以後收降的兩個部落爲前鋒。

天寶初年，回鶻酋長葉護頡利吐發派遣使者入朝，朝廷封頡利吐發爲奉義王。三載，頡利吐發打敗拔悉密，自稱骨咄禄毗伽闕可汗，又派遣使者入朝，因而被册封爲懷仁可汗。到了至德元載七月，肅宗在靈武即位。朝廷派遣被封爲燉煌王的故邠王子李承寀、將軍石定番出使回紇，以談和并要求回紇出兵援助。等到了回紇牙庭，可汗把女兒許給李承寀，派遣首領前來入朝，請求和親，朝廷將回紇公主封爲毗伽公主。肅宗在彭原，待回紇使者很優厚。二載二月，回紇又派遣首領大將軍多攬等十五人入朝。九月戊寅，朝廷加授李承寀爲開府儀同三司，拜授宗正卿，娶回紇公主爲妃。回紇派遣太子葉護率領部將帝德等兵馬四千多人，援助朝廷討伐叛逆，肅宗設宴賞賜很豐厚。又命令元帥廣平王會見葉護，結爲兄弟，廣平王待葉護很有恩德，葉護大爲高興，稱廣平王爲兄。

戊子，回紇大首領達干等十三人先來到扶風，與朔方將士拜見僕射郭子儀，郭子儀把他們留下，設宴款待三天。葉護太子説："國家有禍難，我們遠道前來援助，哪有時間吃呢?"郭子儀堅持要他們留下，宴請完畢立即出發。每天送給回紇軍二百隻羊、二十頭牛、四十石米。等到元帥廣平王率領郭子儀等人抵達香積寺以東二十里、西臨灃水時，叛軍在大營東面埋伏精騎，想要從背後襲擊我軍。朔方左厢兵馬使僕固懷恩指揮回紇快馬救援，賊軍匹馬未歸，官軍乘勝收復了西京。十月，廣平王、副元帥郭子儀率領回紇兵馬，與賊軍在陝西交戰。當初停駐在曲沃，葉護派遣他的將軍車鼻施吐撥裴羅等人依南山東進，在山谷中遇上賊軍伏兵，把他們全部殲滅。郭子儀抵達新店，與賊軍遭遇交戰，官軍退却了幾里。回紇望見，越過山西嶺上摇着白旗攻打賊軍，直出賊軍之後，賊軍大敗，於是官軍過北坑，追逐了二十多里，賊軍人馬縱横叠壓，被踐踏致死的不可勝數，官軍斬首十多萬級，賊軍倒

十餘萬，伏尸三十里。賊黨嚴莊馳告安慶緒，率其黨背東京北走渡河，而葉護從廣平王、僕射郭子儀入東京。

初收西京，迴紇欲入城劫掠，廣平王固止之。及收東京，迴紇遂入府庫收財帛，於市井村坊剽掠三日而止，財物不可勝計，廣平王又賚之以錦罽寶貝，葉護大喜。及肅宗還西京，十一月癸酉，葉護自東京至。敕百官於長樂驛迎，上御宣政殿宴勞之。葉護升殿，其餘酋長列於階下，賜錦綉繒綵金銀器皿。及辭歸蕃，上謂曰："能爲國家就大事成義勇者，卿等力也。"葉護奏曰："迴紇戰兵，留在沙苑，今且須歸靈夏取馬，更收范陽，討除殘賊。"己丑，詔曰："功濟艱難，義存邦國，萬里絶域，一德同心，求之古今，所未聞也。迴紇葉護，特禀英姿，挺生奇略，言必忠信，行表温良，才爲萬人之敵，位列諸蕃之長。屬凶醜亂常，中原未靖，以可汗有兄弟之約，與國家興父子之軍，奮其智謀，討彼凶逆，一鼓作氣，萬里摧鋒，二旬之間，兩京克定。力拔山岳，精貫風雲，蒙犯不以辭其勞，急難無以逾其分。固可懸之日月，傳之子孫，豈惟裂土之封，誓河之賞而已矣。夫位之崇者，司空第一；名之大者，封王最高。可司空、仍封忠義王，每載送絹二萬匹至朔方軍，宜差使受領。"

乾元元年五月壬申朔，迴紇使多亥阿波八十人，黑衣大食酋長閣之等六人并朝見，至閤門争長，通事舍人乃分爲左右，從東西門并入。六月戊戌，宴迴紇使於紫宸殿前。

秋七月丁亥，詔以幼女封爲寧國公主出降。其降蕃日，仍以堂弟漢中郡王瑀爲特進、試太常卿、攝御史

在地上的尸體長達三十里。賊黨嚴莊急速告知安慶緒，率領叛黨丢棄東京北逃渡過黄河，葉護跟從廣平王、僕射郭子儀進入東京。

當初收復西京時，回紇企圖進城搶劫擄掠，廣平王堅決制止了他們。等到收復東京，回紇便進入府庫收取財物絹帛，在市井村坊搶掠三天方纔罷休，獲取的財物不可勝數，廣平王又賜給他們錦罽寶貝，葉護大爲歡喜。等到肅宗返回西京，十一月癸酉，葉護從東京前來。肅宗下敕令百官在長樂驛迎接，皇上親臨宣政殿設宴慰勞他們。葉護登上殿堂，其餘的酋長排列在階下，皇上賜給他們錦綉繒綵金銀器皿。等到葉護等人告辭歸蕃時，皇上對他們説："能爲國家成就大事竭盡義勇，是卿等的功勞。"葉護上奏説："回紇的戰士，留在沙苑，臣如今須返回靈夏取馬，再收復范陽，討除殘餘賊軍。"己丑，肅宗下詔説："戰功拯救艱難，忠義保存國家，萬里絶域，同心同德，從古到今，未曾聽説。回紇葉護，特禀英姿，卓異奇略，出言必定忠信，舉止顯現温良，才可敵萬人，位居諸蕃之上。時逢凶惡之人敗壞綱紀，中原不得安寧，因與可汗有兄弟的誓約，所以爲國家出動父子的軍隊，竭盡智謀，討伐那凶惡的叛賊，一鼓作氣，萬里破敵，二十天時間，兩京收復平定。力可拔起山岳，精誠貫穿風雲，捍禦侵犯而不辭辛勞，趕救國難而盡其本分。實可與日月同輝，傳給子孫，豈祇是裂土分封，立誓以黄河爲界作爲賞賜就可以了。最崇高的官職，司空居於第一；最大的名位，封王至高。可除授葉護爲司空，并封爲忠義王，每年送二萬匹絹到朔方軍，葉護應當派遣使者受領。"

乾元元年五月壬申初一，回紇使者多亥阿波八十人，黑衣大食酋長閣之等六人一同前來朝見，到了閤門互争高低，通事舍人便把他們分爲左右，從東西閤門同時進入。六月戊戌，朝廷在紫宸殿前宴請回紇使者。

秋季七月丁亥，皇上下詔把幼女封爲寧國公主下嫁回紇。在寧國公主下嫁回紇的那天，便以堂弟漢中郡王李瑀爲特進、試太常卿、代理御

大夫，充册命英武威遠毗伽可汗使；以堂侄左司郎中巽爲兵部郎中、攝御史中丞、鴻臚卿，副之，兼充寧國公主禮會使。特差重臣開府儀同三司、行尚書右僕射、冀國公裴冕送至界首。癸巳，以册立迴紇英武威遠毗伽可汗，上御宣政殿，漢中王瑀受册命。甲午，肅宗送寧國公主至咸陽磁門驛，公主泣而言曰："國家事重，死且無恨。"上流涕而還。及瑀至其牙帳，毗伽闕可汗衣赭黄袍，胡帽，坐於帳中榻上，儀衛甚盛，引瑀立於帳外，謂瑀曰："王是天可汗何親?"瑀曰："是唐天子堂弟。"又問："於王上立者爲誰?"瑀曰："中使雷盧俊。"可汗又報曰："中使是奴，何得向郎君上立?"雷盧俊竦懼，跳身向下立定。瑀不拜而立，可汗報曰："兩國主君臣有禮，何得不拜?"瑀曰："唐天子以可汗有功，故將女嫁與可汗結姻好。比者中國與外蕃親，皆宗室子女，名爲公主。今寧國公主，天子真女，又有才貌，萬里嫁與可汗。可汗是唐家天子女婿，合有禮數，豈得坐於榻上受詔命耶?"可汗乃起奉詔，便受册命。翼日，册公主爲可敦，蕃酋歡欣曰："唐國天子貴重，將真女來。"瑀所送國信繒綵衣服金銀器皿，可汗盡分與衙官、酋長等。及瑀回，可汗獻馬五百匹、貂裘、白氎。八月，迴紇使王子骨啜特勤及宰相帝德等驍將三千人助國討逆。肅宗嘉其遠至，賜宴，命隨朔方行營使僕固懷恩押之。九月甲申，迴紇使大首領蓋將等謝公主下降，兼奏破堅昆五萬人，宴於紫宸殿，賜物有差。十二月甲午，迴紇使三婦人，謝寧國公主之聘也，賜宴紫宸殿。

乾元二年，迴紇骨啜特勤等率

史大夫，充任册命英武威遠毗伽可汗的使者；任堂侄左司郎中李巽爲兵部郎中、代理御史中丞、鴻臚卿，爲李瑀的副使，兼充任寧國公主禮會使。朝廷特派遣重臣開府儀同三司、行尚書右僕射、冀國公裴冕送到兩國邊界。癸巳，因册立回紇英武威遠毗伽可汗，皇上御宣政殿，漢中王李瑀領受册命詔書。甲午，肅宗送寧國公主到咸陽磁門驛，公主哭泣着説道："國事爲重，死而無怨。"皇上流着眼淚返回。等到李瑀抵達回紇牙帳，毗伽闕可汗身穿赭黄袍，頭戴胡帽，坐在帳内榻上，儀衛很盛大，引李瑀站在帳外，可汗對李瑀説："王是天可汗的什麽親屬?"李瑀説："是唐天子堂弟。"可汗又問："在王上首站着的是什麽人?"李瑀答道："是宦官使者雷盧俊。"可汗又反問説："宦官使者是奴僕，怎麽能够站在郎君上首?"雷盧俊恐懼，立即退到下首站住。李瑀没有向可汗下拜而仍站着，可汗反問道："兩國國主有君臣禮數，你爲什麽不行拜禮?"李瑀説："唐天子因爲可汗有功勞，因而把女兒嫁給可汗結爲姻親。以前中原與外蕃和親，全都是宗室之女，名義上是公主。而今寧國公主，是天子的親生女，又有才貌，不遠萬里嫁給可汗。可汗是唐朝天子女婿，應當有禮數，怎麽能够坐在榻上接受詔命呢?"可汗於是起身接詔，因而受册命。第二天，册封公主爲可敦，回紇首領歡欣地説："唐國天子尊貴顯要，送親生女前來。"李瑀所送的國信繒綵衣服金銀器皿，可汗全部分給衙官、酋長等。等到李瑀回國時，可汗進獻五百匹馬、貂裘、白氎。八月，回紇派遣王子骨啜特勤及宰相帝德等驍將三千人援助朝廷討伐逆賊。肅宗稱贊他們遠道而來，賜宴，命隨朔方行營使僕固懷恩掌管他們。九月甲申，回紇派遣大首領蓋將等人感謝公主下嫁，又上奏説打敗堅昆五萬人，肅宗在紫宸殿設宴，賞賜的財物多少不等。十二月甲午，回紇送來三位婦人，答謝寧國公主下嫁，肅宗在紫宸殿賜宴。

乾元二年，回紇骨啜特勤等人率領兵衆跟

衆從郭子儀與九節度於相州城下戰，不利。三月壬子，迴紇王子骨啜特勤及宰相帝德等十五人自相州奔于西京，肅宗宴之于紫宸殿，賞物有差。其月庚寅，迴紇特勤辭還行營，上宴之于紫宸殿，賜物有差。乙未，以迴紇王子新除左羽林軍大將軍員外置骨啜特勤爲銀青光祿大夫、鴻臚卿員外置。

從郭子儀與九節度使在相州城下交戰，失利。三月壬子，回紇王子骨啜特勤與宰相帝德等十五人從相州逃奔西京，肅宗在紫宸殿宴請他們，賞賜的財物多少不等。這月庚寅，回紇特勤告辭返回行營，皇上在紫宸殿設宴，賜給的財物多少不等。乙未，以回紇王子新除授左羽林軍大將軍員外置骨啜特勤任銀青光祿大夫、鴻臚卿員外置。

夏四月，迴紇毗伽闕可汗死。長子葉護先被殺，乃立其少子登里可汗，其妻爲可敦。六月丙午，以左金吾衛將軍李通爲試鴻臚卿、攝御史中丞，充吊祭迴紇使。毗伽闕可汗初死，其牙官、都督等欲以寧國公主殉葬，公主曰："我中國法，婿死，即持喪，朝夕哭臨，三年行服。今迴紇娶婦，須慕中國禮。若今依本國法，何須萬里結婚。"然公主亦依迴紇法，剺面大哭，竟以無子得歸。秋八月，寧國公主自迴紇還，詔百官於明鳳門外迎之。上元元年九月己丑，迴紇九姓可汗使大臣俱陸莫達干等入朝奉表起居。乙卯，迴紇使二十人於延英殿通謁，賜物有差。十一月戊辰，迴紇使延支伽羅等十人於延英殿謁見，賜物有差。

夏季四月，回紇毗伽闕可汗死。長子葉護先前被殺，便立其少子登里可汗，以登里可汗妻爲可敦。六月丙午，朝廷任左金吾衛將軍李通爲試鴻臚卿、代理御史中丞，充任吊祭回紇使。毗伽闕可汗剛死不久，回紇牙官、都督等想要寧國公主殉葬，公主説："我中原禮法，夫婿死，當穿喪服，早晚哭吊，服喪三年。如今回紇娶婦，當是羡慕中原禮法。現在如果依照回紇本國禮法，何必萬里結婚。"然而公主也按照回紇禮法，用刀劃臉大哭，最終因爲没有子嗣得以歸回。秋季八月，寧國公主從回紇返回，皇上下詔令百官在明鳳門外迎接她。上元元年九月己丑，回紇九姓可汗派遣大臣俱陸莫達干等人入朝奉表探問起居。乙卯，回紇派遣二十人在延英殿拜謁，皇上賜給他們的財物多少不等。十一月戊辰，回紇派遣延支伽羅等十人在延英殿謁見皇上，皇上賜給他們的財物多少不等。

寶應元年，代宗初即位，以史朝義尚在河洛，遣中使劉清潭徵兵於迴紇，又修舊好。其秋，清潭入迴紇庭，迴紇已爲史朝義所誘，云唐家天子頻有大喪，國亂無主，請發兵來收府庫。可汗乃領衆而南，已八月矣。清潭賫敕書國信至，可汗曰："我聞唐家已無主，何爲更有敕書？"中使對曰："我唐家天子雖棄萬國，嗣天子廣平王天生英武，往年與迴紇葉護兵馬同收兩京，破安慶緒，與可汗有故。又每年與可汗繒絹數萬匹，可

寶應元年，代宗即位不久，因爲史朝義仍在河洛，便派遣中使劉清潭到回紇徵兵，并重修舊好。這年秋季，劉清潭進入回紇牙庭，回紇已經受史朝義利誘，説是唐朝天子屢有大喪，國中混亂没有主上，請求出兵前來收取府庫。可汗便率領兵衆南下，已經有八個月了。劉清潭帶着詔書國信抵達，可汗説："我聽説唐朝已經没有主上，怎麽會又有詔書呢？"中使回答道："我唐朝天子雖已去世，但繼位天子廣平王天生英武，往年與回紇葉護兵馬一同收復兩京，打敗安慶緒，與可汗是舊交。又每年送給可汗繒絹數萬匹，可汗難道忘了嗎？"然而回紇已經出兵抵達三城北面，

汗豈忘之耶?”然迴紇業已發至三城北，見荒城無戍卒，州縣盡爲空壘，有輕唐色，乃遣使北收單于兵馬倉糧，又大辱清潭。清潭發使來奏云:“迴紇登里可汗傾國自來，有衆十萬，羊馬不知其數。”京師大駭。上使殿中監藥子昂馳勞之，及於太原北忻州南，子昂密數其丁壯，得四千人，老小婦人相兼萬餘人，戰馬四萬匹，牛羊不紀。

先是，毗伽闕可汗請以子婚，肅宗以僕固懷恩女嫁之。及是爲可敦，與可汗同來，請懷恩及懷恩母相見。上敕懷恩自汾州見之於太原，懷恩又諫國家恩信不可違背。初欲自蒲關入，取沙苑路，由潼關東向破賊，子昂說之云:“國家頻遭寇逆，州縣虛乏，難爲供擬，恐可汗失望。不如取土門路入，直取邢、洺、衛、懷。賊中兵馬盡在東京，可汗收其財帛，束裝南向，最爲上策。”可汗不從。又說:“取懷州太行路，南據河陰之險，直扼賊之喉，亦上策也。”可汗又不從。又說:“取陝州太陽津路，食太原倉粟而東，與澤潞、河南、懷鄭節度同入，亦上策也。”可汗從之。子昂因入奏，上以雍王适爲兵馬元帥，加懷恩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又以子昂兼御史中丞，與前潞府兼御史中丞魏琚爲左右廂兵馬使，以中書舍人韋少華充元帥判官兼掌書記，給事中李進兼御史中丞，充元帥行軍司馬，東會迴紇登里可汗營於陝州黄河北。

元帥雍王領子昂等從而見之，可汗責雍王不於帳前舞蹈，禮倨。子昂辭以元帥是嫡孫，兩宫在殯，不合有舞蹈。迴紇宰相及車鼻將軍庭詰曰:“唐天子與登里可汗約爲兄弟，今可汗即雍王叔，叔侄有禮數，何得不舞

見城池荒蕪没有守兵，州縣全部變爲空城，有輕視唐朝之心，於是派遣使者在北方收取單于兵馬倉糧，又對劉清潭横加侮辱。劉清潭派遣使者前來上奏説:“回紇登里可汗傾國自來，有兵衆十萬，羊馬不計其數。”京師大爲恐駭。皇上派遣殿中監藥子昂兼程趕往慰勞他們，到了太原以北忻州以南，藥子昂暗中數了數回紇的精壯男子，有四千人，加上老少婦人有一萬多人，戰馬四萬匹，牛羊不計其數。

在此之前，毗伽闕可汗爲子求婚，肅宗把僕固懷恩之女嫁給他爲妻。僕固懷恩的女兒到這時做了可敦，與可汗一同前來，請求與僕固懷恩及僕固懷恩之母相見。皇上下詔令僕固懷恩從汾州抵達太原與他們相見，僕固懷恩又規勸可汗不能違背國家的恩德。當初可汗想要從蒲關進入，經過沙苑，由潼關向東攻打賊軍，藥子昂勸可汗説:“國家屢遭逆賊侵犯，州縣虛弱困乏，難以保證供給，恐怕會使可汗失望。不如從土門路進入，直取邢、洺、衛、懷。賊軍的兵馬全都在東京，可汗收取他們的財物絹帛，整理行裝南下，最爲上策。”可汗没有聽取。藥子昂又説:“選擇懷州太行路綫，南據河陰要地，直扼逆賊咽喉，也是上策。”可汗還是没有聽取。藥子昂又説:“選擇陝州太陽津路綫，依靠太原倉裏的粟作爲軍糧東進，與澤潞、河南、懷鄭節度使一同攻入，也是上策。”可汗聽取了。藥子昂因而入朝上奏，皇上使雍王李适任兵馬元帥，加僕固懷恩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又任藥子昂兼御史中丞，與前潞府兼御史中丞魏琚任左右廂兵馬使，任中書舍人韋少華充元帥判官兼掌書記，給事中李進兼御史中丞，充任元帥行軍司馬，東進在陝州黄河以北回紇登里可汗營地會合。

元帥雍王率領藥子昂等隨從前去會見登里可汗，可汗指責雍王没有在帳前行舞蹈之禮，接待禮節傲慢。藥子昂解釋説因爲元帥是嫡孫，玄宗、肅宗未葬，不應當行舞蹈之禮。回紇宰相及車鼻將軍當庭責問道:“唐天子與登里可汗結爲兄弟，如今可汗就是雍王之叔，叔侄有禮數，怎

蹈?”子昂苦辭以身有喪禮，不合。又報云：“元帥即唐太子也，太子即儲君也，豈有中國儲君向外國可汗前舞蹈?”相拒久之，車鼻遂引子昂、李進、少華、魏琚各搒捶一百，少華、琚因搒捶，一宿而死。以王少年未諳事，放歸本營。而懷恩與迴紇右殺爲先鋒，及諸節度同攻賊，破之，史朝義率殘寇而走。元帥雍王退歸靈寶。迴紇可汗繼進於河陽，列營而止數月。去營百餘里，人被剽劫逼辱，不勝其弊。懷恩常爲軍殿。及諸節度收河北州縣，僕固瑒與迴紇之衆追躡二千餘里，至平州石城縣，梟朝義首而歸，河北悉平。懷恩自相州西出崞口路而西，可汗自河陽北出澤、潞與懷恩會，歷太原，遣使拔賀那上表賀收東京，并進逆賊史朝義旌旗等物。辭還蕃，代宗引見於内殿，賜綵二百段。

麼能不行舞蹈之禮呢?”藥子昂極力解釋説因爲雍王身有喪禮，不應當行舞蹈之禮。又回答説：“元帥就是唐太子，太子就是儲君，難道有中原儲君在外國可汗面前行舞蹈之禮的嗎?”雙方相持了很久，車鼻便將藥子昂、李進、韋少華、魏琚帶走各鞭打一百下，韋少華、魏琚因受鞭打，一夜之間死去。回紇因爲雍王年少不熟悉事理，放回本營。而僕固懷恩與回紇右殺作爲先鋒，與各節度使一同攻打賊軍，打敗賊軍，史朝義率領殘餘敵軍逃走。元帥雍王退回靈寶。回紇可汗繼續進軍抵達河陽，列置軍營駐留數月。距離軍營一百多里，百姓遭到搶劫脅迫侮辱，不堪忍受禍害。僕固懷恩行軍時常居最後。等到各節度使收復了河北州縣，僕固瑒與回紇兵衆追趕了二千多里，抵達平州石城縣，將史朝義斬首然後返回，河北全部平定。僕固懷恩從相州西面出崞口往西，可汗從河陽北面經澤、潞與僕固懷恩會合，經過太原，派遣使者拔賀那上表慶賀收復東京，并且進獻逆賊史朝義的旌旗等物。可汗告辭返回本蕃，代宗在内殿接見，賜給彩色絲織物二百段。

初，迴紇至東京，以賊平，恣行殘忍，士女懼之，皆登聖善寺及白馬寺二閣以避之。迴紇縱火焚二閣，傷死者萬計，累旬火焰不止。及是朝賀，又縱橫大辱官吏。以陝州節度使郭英乂權知東都留守。時東都再經賊亂，朔方軍及郭英乂、魚朝恩等軍不能禁暴，與迴紇縱掠坊市及汝、鄭等州，比屋蕩盡，人悉以紙爲衣，或有衣經者。

當初，回紇到達東京，因爲叛賊平定，恣意胡作非爲殘忍不法，男女百姓懼怕他們，都登上聖善寺及白馬寺二閣來躲避。回紇縱火焚燒二閣，死傷的人數以萬計，幾十天火焰不滅。到這時入朝慶賀，又肆無忌憚横加侮辱官吏。朝廷任陝州節度使郭英乂權知東都留守。當時東都兩次經歷賊軍擾亂，朔方軍以及郭英乂、魚朝恩等軍不能禁止暴虐，與回紇肆意掠奪坊市及汝、鄭等州，所有的房屋全都毀壞，百姓都用紙做衣裳，有人甚至穿着經卷。

代宗御宣政殿，出册文，加册可汗爲登里頡咄登密施含俱録英義建功毗伽可汗，可敦加册爲婆墨光親麗華毗伽可敦。“頡咄”，華言“社稷法用”；“登密施”，華言“封竟”；“含俱録”，華言“婁羅”；“毗伽”，華言“足意智”；“婆墨”，華言“得憐”。以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王翊充使，就

代宗御宣政殿，頒發册文，加册可汗爲登里頡咄登密施含俱録英義建功毗伽可汗，可敦加册爲婆墨光親麗華毗伽可敦。“頡咄”，漢語意思爲“社稷法用”；“登密施”，漢語意思爲“封竟”；“含俱録”，漢語意思爲“婁羅”；“毗伽”，漢語意思爲“足意智”；“婆墨”，漢語意思爲“得憐”。朝廷任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王翊充使者，前往可汗行營宣示册命。可汗、可敦以及左右

可汗行營行册命焉。可汗、可敦及左右殺、諸都督、内外宰相已下，共加實封二千户，令王翊就牙帳前禮册。左殺封爲雄朔王，右殺封爲寧朔王，胡禄都督封金河王，拔覽將軍封爲静漠王，諸都督一十一人并封國公。

殺、各都督、内外宰相以下，總共加實封二千户，令王翊到牙帳前面以禮册封。封左殺爲雄朔王，封右殺爲寧朔王，封胡禄都督爲金河王，封拔覽將軍爲静漠王，各都督十一人全都封國公。

尋而懷恩叛，投靈武，有朔方舊將任敷、張韶等，收合餘燼，衆至數萬。廣德二年秋，乃引吐蕃之衆數萬人至奉天縣，朔方節度郭子儀率衆拒之而退。永泰元年秋，懷恩遣兵馬使范至誠、任敷將兵，又誘迴紇、吐蕃、吐谷渾、党項、奴剌之衆二十餘萬，以犯奉天、醴泉、鳳翔、同州等處，被其逆命。先以郭子儀屯涇陽，渾日進屯奉天，數摧其鋒。又聞懷恩死，吐蕃將馬重英等十月初引退，取邠州舊路而歸。迴紇首領羅達干等率其衆二千餘騎，詣涇陽請降，子儀許之，率衆被甲持滿數千人。迴紇譯曰："此來非惡心，要見令公。"子儀曰："我令公也。"迴紇曰："請去甲。"子儀便脱兜鍪槍甲，策馬挺身而前，迴紇酋長相顧曰："是也。"時太子太保李光進、兼御史大夫路嗣恭戎裝介馬在子儀之側，子儀指視迴紇曰："此是渭北節度李太保。"又曰："此是朔方軍糧使路大夫。"迴紇便下馬羅拜，子儀亦下馬，迴紇之衆爲左右翼，各數百人，漸進，子儀麾下亦馳而至，子儀麾退之。子儀命酒與之飲，贈之纏頭綵三千匹。子儀執迴紇大將可汗弟合胡禄都督藥羅葛等手，責讓之曰："我國家知汝迴紇有功，報汝大厚，汝何背約負信，犯我王畿？我須與汝戰，何乃降爲！我一身挺入汝營，任汝拘縶，我麾下將士，須與汝戰。"迴紇又譯曰："懷恩負心，來報可汗，云唐國天子今已向江

不久僕固懷恩反叛，投奔靈武，朔方舊將任敷、張韶等人，收集殘部，兵衆達數萬人。廣德二年秋季，他們便帶領吐蕃兵衆幾萬人進至奉天縣，朔方節度使郭子儀率領兵衆進行抵禦他們因而撤退。永泰元年秋季，僕固懷恩派遣兵馬使范至誠、任敷率領軍隊，又引誘回紇、吐蕃、吐谷渾、党項、奴剌兵衆二十多萬，前來侵犯奉天、醴泉、鳳翔、同州等地，這些地方都遭受禍害。朝廷先已令郭子儀駐守涇陽、渾日進駐守奉天，他們多次挫敗敵人兵鋒。又聽説僕固懷恩死，吐蕃將領馬重英等人在十月初撤退，從邠州舊路返回。回紇首領羅達干等人率領部衆二千多名騎兵，來到涇陽請求投降，郭子儀答應了他們的請求，率領穿着鎧甲拉滿弓弦的兵衆幾千人。回紇解釋説："這次前來没有惡意，衹是想要見令公。"郭子儀説："我就是令公。"回紇説："請脱下鎧甲。"郭子儀便脱下盔甲，驅馬挺身前行，回紇酋長相互看看説："就是令公啊。"當時太子太保李光進、兼御史大夫路嗣恭全副武裝騎着甲馬在郭子儀身旁，郭子儀指給回紇看説："這是渭北節度使李太保。"又説："這是朔方軍糧使路大夫。"回紇於是下馬環拜，郭子儀也下馬，回紇兵衆在左右兩邊，各有數百人，逐漸前進，郭子儀部下也飛馬趕到，郭子儀令部下後退。郭子儀令取酒與回紇共飲，贈給他們纏頭綵三千匹。郭子儀拉着回紇大將可汗弟合胡禄都督藥羅葛等人的手，譴責他們説："我朝廷知道你回紇有功，酬報你們極爲優厚，你們爲什麽要背約棄信，侵犯我京畿呢？我要與你决戰，如何能投降！我隻身進入你軍營，任你拘捕，我部下將士，要求與你决戰。"回紇又解釋説："僕固懷恩負心，前來告知可汗，説是唐國天子如今已經遷往江淮，令公也不掌管軍隊，我因而纔敢前來。如今知道

准，令公亦不主兵，我是以敢來。今知天可汗見在上都，令公爲將，懷恩天又殺之。今請追殺吐蕃，收其羊馬，以報國恩。然懷恩子，可敦兄弟，請勿殺之。”合胡禄都督等與宰相磨咄莫賀達干、宰相嗽莫賀達干、宰相護都毗伽將軍、宰相揭拉裴羅達干、宰相梅録大將軍羅達干、平章事海盈闕達干等，子儀先執杯，合胡禄都督請咒，子儀咒曰：“大唐天子萬萬歲！迴紇可汗亦萬歲！兩國將相亦萬歲！若起負心違背盟約者，身死陣前，家口屠戮。”合胡禄都督等失色，及杯至，即譯曰：“如令公盟約。”皆喜曰：“初發本部來日，將巫師兩人來，云：‘此行大安穩，然不與唐家兵馬鬥，見一大人即歸。’今日領兵見令公，令公不爲疑，脱去衣甲，單騎相見，誰有此心膽！是不戰鬥見一大人，巫師有徵矣。”歡躍久之。子儀撫其背，首領等分纏頭綵以賞巫師，請諸將同擊吐蕃，子儀如其約。翌日，使領迴紇首領開府石野那等六人入京朝見。

又五日，朔方先鋒兵馬使開府南陽郡王白元光與迴紇兵馬合於涇州靈臺縣西五十里赤山嶺，共破吐蕃等十餘萬衆，斬首五萬餘級，生擒一萬餘人，駝馬牛羊凡百里相繼，不可勝紀，收得蕃落五千餘人。初白元光等到靈臺縣西，探知賊勢，爲月明，思少陰晦，迴紇使巫師便致風雪。及遲明戰，吐蕃盡寒凍，弓矢皆廢，披氈徐進，元光與迴紇隨而殺之蔽野。僕固名臣，懷恩之侄，尤爲驍將，亦領千餘騎來降。尋而子儀又使迴紇宰相護地毗伽將軍，宰相梅録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試太常卿羅達干等一百九十六人來見，上賜宴於延英殿，錫賚甚

天可汗正在上都，令公爲將，僕固懷恩又被天殺死。現在請求追擊吐蕃，收取他們的羊馬，來報答朝廷恩德。然而僕固懷恩之子，是可敦兄弟，請不要殺他。”合胡禄都督等與宰相磨咄莫賀達干、宰相嗽莫賀達干、宰相護都毗伽將軍、宰相揭拉裴羅達干、宰相梅録大將軍羅達干、平章事海盈闕達干等人，郭子儀先舉起酒杯，合胡禄都督請求賭咒，郭子儀賭咒説：“大唐天子萬萬歲！回紇可汗也萬歲！兩國將相也萬歲！如果有負心違背盟約的人，叫他身死陣前，家人全被殺戮。”合胡禄都督等人驚慌失色，等到酒杯傳到他們面前，就解釋説：“與令公的盟約相同。”回紇全都欣喜地説：“當初本部發兵前來時，携帶兩名巫師同行，他們説：‘這次出征非常平安穩妥，然而不與唐朝兵馬交戰，遇見一位大人就返回。’今日率領軍隊遇見令公，令公不加猜疑，脱去鎧甲，單騎來見，誰有這樣的膽識！正是不戰鬥而見一位大人，巫師的話得到驗證了。”歡欣跳躍了好久。郭子儀拍着他們的背，首領等分纏頭的彩色絲織物賞給巫師，請與諸位將領一同攻打吐蕃，郭子儀答應了他們的請求。第二天，令人帶着回紇首領開府石野那等六人進京朝見。

又過了五天，朔方先鋒兵馬使開府南陽郡王白元光與回紇兵馬在涇州靈臺縣西五十里的赤山嶺會合，共同打敗吐蕃等十多萬兵衆，斬首五萬餘級，生擒一萬多人，駱駝馬匹牛羊百里相繼，不可勝數，獲取吐蕃俘虜的唐人五千多人。當初白元光等人到了靈臺縣西面，探知賊情，因爲月光明亮，想要等到稍稍陰暗昏晦，回紇叫巫師立即招致風雪。等黎明時交戰，吐蕃兵馬全都感到寒冷，弓箭均不能使用，披着氈子緩慢前行，白元光與回紇相隨殺得吐蕃尸横遍野。僕固名臣，是僕固懷恩之侄，更是有名的驍將，也率領一千多名騎兵前來投降。没過多久郭子儀又令回紇宰相護地毗伽將軍、宰相梅録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試太常卿羅達干等一百九十六人前來朝見，皇上在延英殿賜宴，賞賜十分豐厚。閏月，

厚。閏月，子儀自涇陽領僕固名臣入奏，迴紇進馬，及宴别，前後賫繒綵十萬匹而還。時帑藏空虛，朝官無祿俸，隨月給手力，謂之資課錢。稅朝官閏十月、十一月、十二月課以供之。

大曆六年正月，迴紇於鴻臚寺擅出坊市，掠人子女，所在官奪返，毆怒，以三百騎犯金光門、朱雀門。是日，皇城諸門盡閉，上使中使劉清潭宣慰，乃止。七年七月，迴紇出鴻臚寺，入坊市强暴，逐長安令邵説於含光門之街，奪説所乘馬將去。説脱身避走，有司不能禁。八年十一月，迴紇一百四十人還蕃，以信物一千餘乘。迴紇恃功，自乾元之後，屢遣使以馬和市繒帛，仍歲來市，以馬一匹易絹四十匹，動至數萬馬。其使候遣繼留於鴻臚寺者非一，蕃得帛無厭，我得馬無用，朝廷甚苦之。是時特詔厚賜遣之，示以廣恩，且俾知愧也。是月，迴紇使使赤心領馬一萬匹來求市，代宗以馬價出於租賦，不欲重困於民，命有司量入計許市六千匹。

十年九月，迴紇白晝刺人於東市，市人執之，拘於萬年縣。其首領赤心聞之，自鴻臚寺馳入縣獄，劫囚而出，斫傷獄吏。十三年正月，迴紇寇太原，過榆次、太谷，河東節度留後、太原尹、兼御史大夫鮑防與迴紇戰于陽曲，我師敗績，死者千餘人。代州都督張光晟與迴紇戰于羊武谷，破之，迴紇引退。先是辛雲京守太原，迴紇懼雲京，不敢窺并、代，知鮑防無武略，乃敢凌逼，賴光晟邀戰勝之，北人乃安。德宗初即位，使中官梁文秀告哀於迴紇，且修舊好，可汗移地健不爲禮。而九姓胡素屬於迴

郭子儀從涇陽帶領僕固名臣入奏，回紇進獻馬，到設宴餞行時，朝廷先後賞給十萬匹彩色的絲織物後回紇返回。當時國庫空虛，朝官没有俸禄，按月供給雜役小吏，叫作資課錢。朝官閏十月、十一月、十二月納税來供給回紇。

大曆六年正月，回紇從鴻臚寺擅自進入坊市，劫掠百姓子女，當地官吏奪回，回紇發怒毆打官吏，用三百名騎兵衝犯金光門、朱雀門。這一天，皇城各門全都關閉，皇上令宦官使者劉清潭安撫，方纔罷休。七年七月，回紇從鴻臚寺出，進入坊市胡作非爲，在含光門街驅趕長安令邵説，奪走了邵説所乘之馬。邵説脱身躲避，有關官員不能禁止。八年十一月，回紇一百四十人返回本蕃，信物裝載了一千多車。回紇依仗戰功，從乾元以後，多次派遣使者用馬交易繒帛，連年前來交易，用一匹馬换四十匹絹，常常多達數萬匹馬。回紇使者滯留在鴻臚寺聽候遣送的不止一人，回紇得到帛不能滿足，我朝得到馬匹没有用處，朝廷很受此事煩擾。這時皇帝專門下詔厚加賞賜遣送回紇來使，以此表示恩澤廣大，并且使他們知道慚愧。這一月，回紇派遣使者赤心帶着一萬匹馬前來要求交易，代宗因馬價要從租賦中支出，不想加重百姓困苦，令有關部門的官吏量入答應交易六千匹。

十年九月，回紇白晝在東市殺人，市人把他抓起來，拘禁在萬年縣。回紇首領赤心聽説此事以後，從鴻臚寺快馬趕到縣獄，劫出囚犯，砍傷獄吏。十三年正月，回紇侵犯太原，經過榆次、太谷，河東節度留後、太原尹、兼御史大夫鮑防與回紇在陽曲交戰，我軍大敗，死去一千多人。代州都督張光晟與回紇在羊武谷交戰，打敗敵軍，回紇退去。在此以前辛雲京駐守太原，回紇懼怕辛雲京，不敢窺伺并、代，知道鮑防没有軍事謀略，就敢於欺凌威逼，多虧張光晟阻截攻打獲勝，北部邊民纔獲安定。德宗即位不久，派遣宦官梁文秀前往回紇告哀，并且重修舊好，可汗移地健不以禮相待。而九姓胡平素臣屬於回紇的，又陳説中原的便利而挑動可汗之心，可汗便

紇者，又陳中國便利以誘其心，可汗乃舉國南下，將乘我喪。其宰相頓莫賀達干諫曰："唐，大國也，且無負於我。前年入太原，獲羊馬數萬計，可謂大捷矣。以道途艱阻，比及國，傷耗殆盡。今若舉而不捷，將安歸乎?"可汗不聽。頓莫賀乘人之心，因擊殺之，并殺其親信及九姓胡所誘來者凡二千人。

舉國南下，打算趁着我朝有喪發動進攻。回紇宰相頓莫賀達干進諫説："唐，是大國，况且没有對不起我國之處。前年進入太原，獲取數以萬計的羊馬，可以説是大捷。因爲路途艱險，等到返回國中，幾乎損耗一空。而今如果出兵却没有取勝，將怎樣返回呢?"可汗不聽。頓莫賀利用人心，因而襲擊殺死可汗，并且殺死可汗的親信及九姓胡中引誘可汗的人總共二千人。

頓莫賀自立號爲合骨咄禄毗伽可汗，使其酋長建達干隨文秀來朝。命京兆尹源休持節册爲武義成功可汗。貞元三年八月，迴紇可汗遣首領墨啜達干、多覽將軍合闕達干等來貢方物，且請和親。四年十月，迴紇公主及使至自蕃，德宗御延喜門見之。時迴紇可汗喜於和親，其禮甚恭，上言："昔爲兄弟，今爲子婿，半子也。"又詈辱吐蕃使者，及使大首領等妻妾凡五十六婦人來迎可敦，凡遣人千餘，納聘馬二千。德宗令朔州、太原分留七百人，其宰相首領皆至，分館鴻臚、將作。癸巳，見於宣政殿。乙未，德宗召迴紇公主、出使者對於麟德殿，各有頒賜。庚子，詔咸安公主降迴紇可汗，仍置府官屬視親王例。以殿中監、嗣滕王湛然爲咸安公主婚禮使，關播檢校右僕射、送咸安公主及册迴紇可汗使。貞元五年十二月，迴紇汨咄禄長壽天親毗伽可汗薨，廢朝三日，文武三品已上就鴻臚寺吊其來使。

頓莫賀自立稱合骨咄禄毗伽可汗，派遣本國首領長建達干跟隨梁文秀前來入朝。朝廷命京兆尹源休持符節册封頓莫賀爲武義成功可汗。貞元三年八月，回紇可汗派遣首領墨啜達干、多覽將軍合闕達干等人前來進貢土産，并且請求和親。四年十月，回紇公主以及使者從回紇前來，德宗到延喜門接見他們。當時回紇可汗對和親感到欣喜，禮節十分恭敬，進言説："以前是兄弟，而今是子婿，就是半個兒子。"又辱駡吐蕃使者，并且派遣大首領等妻妾總共五十六位婦人前來迎接可敦，總共派了一千多人，進納聘禮二千匹馬。德宗令朔州、太原分别留下七百人，回紇宰相首領全都前來，分别安置在鴻臚、將作。癸巳，德宗在宣政殿接見他們。乙未，德宗召見回紇公主、出使者在麟德殿交談，分别有所賞賜。庚子，皇上下詔令咸安公主下嫁回紇可汗，并且依照親王的規格設置府官屬。派遣殿中監、嗣滕王李湛然任咸安公主婚禮使，關播任檢校右僕射、送咸安公主及册回紇可汗使。貞元五年十二月，回紇汨咄禄長壽天親毗伽可汗去世，朝廷停止朝會三天，文武三品以上官員前往鴻臚寺吊唁回紇來使。

貞元六年六月，迴紇使移職伽達干歸蕃，賜馬價絹三十萬匹。以鴻臚卿郭鋒兼御史大夫，充册迴紇忠貞可汗使。是歲四月，忠貞可汗爲其弟所殺而篡立。時迴紇大將頡干迦斯西擊吐蕃未回，其次相率國人繼殺篡者而立忠貞之子爲可汗，年方十六七。

貞元六年六月，回紇使者移職伽達干返回本蕃，朝廷賜給馬價絹三十萬匹。朝廷以鴻臚卿郭鋒兼御史大夫，充任册回紇忠貞可汗使。這一年四月，忠貞可汗之弟殺死忠貞可汗而篡位自立。當時回紇大將頡干迦斯西擊吐蕃尚未返回，回紇次相率領國人殺死篡位者而擁立忠貞可汗之子爲可汗，他年方十六七歲。到了六月，頡干迦

及六月，頡干迦斯西討回，將至牙帳，次相等懼其後有廢立，不欲漢使知之，留鋒數月而回。頡干迦斯之至也，可汗等出迎郊野，陳郭鋒所送國信器幣，可汗與次將相等皆俯伏自説廢立之由，且請命曰："惟大相生死之。"悉以所陳器幣贈頡干迦斯以悦之。可汗又拜泣曰："兒愚幼無知，今幸得立，惟仰食於阿爹。"可汗以子事之，頡干迦斯以卑遜興感，乃相持號哭，遂執臣子之禮焉。盡以所陳器幣頒賜左右諸從行將士，己無所取。自是其國稍安，乃遣達比特勤梅録將軍告忠貞可汗之哀於我，且請册新君。使至，廢朝三日，仍令三品已上官就鴻臚寺吊其使。是歲，吐蕃陷北庭都護府。

初，北庭、安西既假道於迴紇以朝奏，因附庸焉。迴紇徵求無厭，北庭差近，凡生事之資，必强取之。又有沙陀部落六千餘帳，與北庭相依，亦屬於迴紇，肆行抄奪，尤所厭苦。其先葛禄部落及白服突厥素與迴紇通和，亦憾其侵掠。因吐蕃厚賂見誘，遂附之。於是吐蕃率葛禄、白服之衆去冬寇北庭，迴紇大相頡干迦斯率衆援之，頻敗。吐蕃急攻之，北庭之人既苦迴紇，乃舉城降焉，沙陀部落亦降。節度使、檢校工部尚書楊襲古將麾下二千餘衆出奔西州，頡干利亦還。六年秋，悉其國丁壯五萬人，召襲古，將復焉，俄爲所敗，死者大半。頡干利收合餘燼，晨夜奔還。襲古餘衆僅百六十，將復入西州，頡干迦斯紿之曰："第與我同至牙帳，當送君歸本朝。"既及牙帳，留而不遣，竟殺之。自是安西阻絶，莫知存亡，唯西州之人，猶固守焉。頡干迦斯

斯西征回國，將要到達牙帳時，次相等人懼怕此後有廢立可汗之事，不想讓唐朝使者知道，便把郭鋒滯留了數月以後纔放回。頡干迦斯到了以後，可汗等人出牙帳到郊野迎接，陳列郭鋒所送的國信器幣，可汗與次相等人全都俯伏主動陳説廢立的緣由，并且請命説："生死任憑大相處置。"他們把陳列的器幣全部贈給頡干迦斯以便取悦於他。可汗又下拜哭泣説："兒愚昧年幼無知，如今僥幸得以繼立，全賴阿爹而活命。"可汗用爲子之禮奉事頡干迦斯，頡干迦斯因可汗謙虚恭順而感動，於是二人握手痛哭，頡干迦斯便行臣子之禮。頡干迦斯把所陳列的器幣全部分賜給左右諸位隨從征戰的將士，自己一無所取。從此回紇國内逐漸安定，便派遣達比特勤梅録將軍向我朝報告忠貞可汗之哀，并且請求册封新君主。使者來到，唐停止朝會三天，并且令三品以上官員前往鴻臚寺吊唁回紇使者。這一年，吐蕃攻占北庭都護府。

當初，北庭、安西既然向回紇借道前來入朝上奏，因而附屬於回紇。回紇徵取無度，北庭較近，凡是生活所需之物，回紇定從北庭强取。又有沙陀部落六千多帳，與北庭相互依賴，也臣屬於回紇，回紇肆意掠奪，沙陀更加憎惡困苦。在此之前葛禄部落以及白服突厥一貫與回紇通好，也怨恨回紇侵掠。因爲吐蕃用厚禮引誘，他們便附屬吐蕃。於是吐蕃率領葛禄、白服的兵衆在去年冬季侵犯北庭，回紇大相頡干迦斯率領兵衆援助北庭，接連戰敗。吐蕃猛攻，北庭百姓既然苦於回紇的統治，便全城投降吐蕃，沙陀部落也投降。節度使、檢校工部尚書楊襲古率領部下二千多兵衆出奔西州，頡干利也返回。六年秋季，頡干利調發回紇全國丁壯五萬人，召集楊襲古，準備收復北庭，隨即被吐蕃打敗，大半人死去。頡干利收集殘部，晝夜奔逃返回。楊襲古剩下的部衆僅有一百六十人，打算重新回到西州，頡干迦斯欺騙他説："衹要與我一同回到牙帳，我一定送君返回本國。"到了牙帳以後，却扣留楊襲古而不放他返回，最後殺死他。從此安西阻隔不通，不知道存亡，惟獨西州的人還在堅守。頡干

敗，葛禄乘勝取迴紇之浮圖川，迴紇震恐，悉遷西北部落羊馬於牙帳之南以避之。

貞元七年五月庚申朔，以鴻臚少卿庾鋌兼御史大夫、册迴紇可汗及吊祭使。是月，迴紇遣使律支達干等來朝，告小寧國公主薨，廢朝三日。故，肅宗以寧國公主降迴紇，又以榮王女媵之；及寧國來歸，榮王女爲可敦，迴紇號爲小寧國公主，歷配英武、英義二可汗。及天親可汗立，出居於外，生英武二子，爲天親可汗所殺。無幾薨。七年八月，迴紇遣使獻敗吐蕃、葛禄於北庭所捷及其俘畜。先是，吐蕃入靈州，爲迴紇所敗，夜以火攻，駭而退。十二月，迴紇遣殺支將軍獻吐蕃俘大首領結心，德宗御延喜門觀之。八年七月，以迴紇藥羅葛靈檢校右僕射。靈本唐人，姓吕氏，因入迴紇，爲可汗養子，遂以可汗姓爲藥羅葛靈，在國用事。因來朝，寵賚甚厚，仍給市馬絹七萬匹。九年九月，遣使來朝貢。

貞元十一年六月庚寅，册拜迴紇騰里邏羽録没密施合禄胡毗伽懷信可汗。元和四年，藹德曷里禄没弭施合密毗迦可汗遣使改爲迴鶻，義取迴旋輕捷如鶻也。八年四月，迴鶻請和親，使伊難珠還蕃，宴于三殿，賜以銀器繒帛。是歲，迴鶻數千騎至鸊鵜泉，邊軍戒嚴。十二月二日，宴歸國迴鶻摩尼八人，令至中書見宰臣。先是，迴鶻請和親，憲宗使有司計之，禮費約五百萬貫，方内有誅討，未任其親，以摩尼爲迴鶻信奉，故使宰臣言其不可。乃詔宗正少卿李孝誠使于迴鶻，太常博士殷侑副之，諭其來請之意。

長慶元年，毗伽保義可汗薨，輟

迦斯戰敗，葛禄乘勝攻取回紇的浮圖川，回紇震驚恐懼，把西北部落羊馬全部遷到牙帳以南用來避開葛禄。

貞元七年五月庚申日初一，朝廷以鴻臚少卿庾鋌兼任御史大夫、册回紇可汗及吊祭使。這一月，回紇派遣使者律支達干等人前來入朝，報告小寧國公主去世，朝廷停止朝會三天。先前，肅宗把寧國公主下嫁回紇，又叫榮王女隨嫁；等到寧國公主歸來，榮王女成爲可敦，回紇稱她爲小寧國公主，她先後下嫁給英武、英義二位可汗。等到天親可汗即位，把小寧國公主安置在牙帳以外，所生英武可汗的二個兒子，被天親可汗殺死。不久小寧國公主薨。七年八月，回紇派遣使者進獻在北庭打敗吐蕃、葛禄的捷報以及俘獲的牲畜。在此以前，吐蕃進犯靈州，被回紇擊敗，夜間采用火攻，吐蕃驚駭撤退。十二月，回紇派遣殺支將軍進獻吐蕃俘虜大首領結心，德宗到延喜門觀看。八年七月，朝廷任回紇藥羅葛靈檢校右僕射。藥羅葛靈本來是唐人，姓吕，因爲進入回紇，成爲可汗養子，因而使用可汗姓叫藥羅葛靈，他在回紇當權。因爲前來朝見，恩賜非常豐厚，并且給買馬絹七萬匹。九年九月，回紇派遣使者入朝進貢。

貞元十一年六月庚寅，朝廷册拜回紇騰里邏羽録没密施合禄胡毗伽懷信可汗。元和四年，藹德曷里禄没弭施合密毗迦可汗派遣使者報告改回紇爲回鶻，取迴旋輕捷如鶻之意。八年四月，回鶻請求和親，使者伊難珠返回本國，皇上在三殿設宴，賜給銀器繒帛。這一年，回鶻千名騎兵來到鸊鵜泉，邊軍戒嚴。十二月二日，朝廷宴請回國回鶻摩尼八人，令他們到中書會見宰相。在此以前，回鶻請求和親，憲宗令有關官員籌算，禮金約需五百萬貫，當時國内正有征戰之事，不能承受和親之費，因爲摩尼被回鶻信奉，所以令宰相對他們説不能和親。皇上便下詔令宗正少卿李孝誠出使回鶻，太常博士殷侑爲副使，向回鶻説明没有允許和親請求的原因。

長慶元年，毗伽保義可汗去世，朝廷停止朝

朝三日，仍令諸司三品已上官就鴻臚寺吊其使者。四月，正衙册迴鶻君長爲登羅羽録没密施句主録毗伽可汗，以少府監裴通爲檢校左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持節册立、兼吊祭使。五月，迴鶻宰相、都督、公主、摩尼等五百七十三人入朝迎公主，於鴻臚寺安置。敕：太和公主出降迴鶻爲可敦，宜令中書舍人王起赴鴻臚寺宣示；以左金吾衛大將軍胡証檢校户部尚書，持節充送公主入迴鶻及册可汗使；光禄卿李憲加兼御史中丞，充副使；太常博士殷侑改殿中侍御史，充判官。吐蕃犯青塞堡，以迴紇和親故也。鹽州刺史李文悦發兵擊退之。迴鶻奏："以一萬騎出北庭，一萬騎出安西，拓吐蕃以迎太和公主歸國。"其月敕："太和公主出降迴紇，宜特置府，其官屬宜視親王例。"

迴紇自咸安公主殁後，屢歸款請繼前好，久未之許。至元和末，其請彌切，憲宗以北虜有勋勞於王室，又西戎比歲爲邊患，遂許以妻之。既許而憲宗崩。穆宗即位，逾年乃封第十妹爲太和公主，將出降，迴紇登邏骨没密施合毗伽可汗遣使伊難珠、句録都督思結并外宰相、駙馬、梅録司馬，兼公主一人、葉護公主一人，及達干并駝馬千餘來迎。太和公主發赴迴紇國，穆宗御通化門左个臨送，使百僚章敬寺前立班，儀衛甚盛，士女傾城觀焉。十一月，振武節度張惟清奏："準詔發兵三千赴蔚州，數内已發一千人訖，餘二千人，待太和公主出界即發遣。"又奏："天德轉牒云：迴鶻七百六十人將駝馬及車，相次至黄蘆泉迎候公主。"豐州刺史李祐奏："迎太和公主迴鶻三千於柳泉下營拓吐蕃。"

會三天，并且令各部門三品以上官員前往鴻臚寺吊唁回鶻使者。四月，皇上在前殿册封回鶻君長爲登羅羽録没密施句主録毗伽可汗，任少府監裴通爲檢校左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持節册立、兼吊祭使。五月，回鶻宰相、都督、公主、摩尼等五百七十三人入朝迎娶公主，朝廷把他們安置在鴻臚寺。皇上下詔：太和公主下嫁回鶻爲可敦，應令中書舍人王起前往鴻臚寺宣布；任左金吾衛大將軍胡証檢校户部尚書、持符節充送公主入回鶻及册可汗使；光禄卿李憲加兼御史中丞，充任副使；太常博士殷侑改任殿中侍御史，充任判官。吐蕃侵犯青塞堡，這是因爲回紇與唐和親的緣故。鹽州刺史李文悦出兵打退吐蕃。回鶻上奏説："派遣一萬名騎兵從北庭出兵，一萬名騎兵從安西出兵，抵禦吐蕃而迎接太和公主回國。"這一月皇上下詔説："太和公主下嫁回紇，應當破格設置府，官屬應依照親王規格。"

回紇自從咸安公主去世以後，多次請求投順重歸舊好，朝廷很久没有答應。到了元和末年，回紇請求更加殷切，憲宗因北虜對王室有功勞，再加上西戎連年侵犯邊境，於是答應和親。答應和親之後憲宗逝世。穆宗即位，過了一年纔把第十妹封爲太和公主，將要下嫁時，回紇登邏骨没密施合毗伽可汗派遣使者伊難珠、句録都督思結及外宰相、駙馬、梅録司馬，以及一位公主、一位葉護公主，和達干與一千多駝馬前來迎接。太和公主啓程前往回紇國，穆宗親臨通化門左側送行，令百官在章敬寺前按班序站立，儀衛非常盛大，全城男女百姓都來觀看。十一月，振武節度使張惟清上奏："依照詔令調發三千名士兵趕赴蔚州，在要調發的士兵中已經派出一千人，其餘二千人，等到太和公主出了邊界就發派。"又上奏："天德傳送文書説：回鶻七百六十人帶着駝馬及車，相繼來到黄蘆泉等候迎接公主。"豐州刺史李祐上奏："迎接太和公主的三千回鶻人馬在柳泉下結營抵禦吐蕃。

二年二月，賜迴紇馬價絹五萬匹。三月，又賜馬價絹七萬匹。是月，裴度招討幽、鎮之亂，迴鶻請以兵從度討伐。朝議以寶應初迴紇收復兩京，恃功驕恣難制，咸以爲不可，遂命中使止迴紇令歸。會其已上豐州北界，不從止。詔發繒帛七萬匹賜之，方還。五月，命使册立登囉骨没密施合毗伽昭禮可汗，遣品官田務豐領國信十二車使迴鶻，賜可汗及太和公主。

長慶二年閏十月，金吾大將軍胡証、副使光禄卿李憲、婚禮使衛尉卿李鋭、副使宗正少卿李子鴻、判官虞部郎中張敏、太常博士殷侑送太和公主至自迴紇，皆云：初，公主去迴紇牙帳尚可信宿，可汗遣數百騎來請與公主先從他道去。胡証曰："不可。"虜使曰："前咸安公主來時，去花門數百里即先去，今何獨拒我?"証曰："我天子詔送公主以投可汗，今未見可汗，豈宜先往!"虜使乃止。既至虜庭，乃擇吉日，册公主爲迴鶻可敦。可汗先升樓東向坐，設氈幄於樓下以居公主，使群胡主教公主以胡法。公主始解唐服而衣胡服，以一嫗侍，出樓前西向拜。可汗坐而視，公主再俯拜訖，復入氈幄中，解前所服而披可敦服，通裾大襦，皆茜色，金飾冠如角前指，後出樓俯拜可汗如初禮。虜先設大輿曲扆，前設小座，相者引公主升輿，迴紇九姓相分負其輿，隨日右轉於庭者九，公主乃降輿升樓，與可汗俱東向坐。自此臣下朝謁，并拜可敦。可敦自有牙帳，命二相出入帳中。証等將歸，可敦宴之帳中，留連號啼者竟日，可汗因贈漢使以厚貺。

大和元年，命中使以絹二十萬匹

二年二月，朝廷賜給回紇馬價五萬匹絹。三月，又賜給馬價七萬匹絹。這一月，裴度招撫討伐幽、鎮之亂，回鶻請出兵跟隨裴度討伐。朝廷商議時大臣們因寶應初年回紇收復兩京，恃功驕横放縱難以控制，都認爲不可以，於是朝廷命令宦官使者阻止回紇令他們返回。當時回紇已經來到豐州北界，不聽從阻止。皇上下詔取出七萬匹繒帛賜給回紇，回紇這纔撤回。五月，朝廷派遣使者册立登囉骨没密施合毗迦昭禮可汗，派遣品官田務豐携帶國信十二車出使回鶻，賜給可汗及太和公主。

長慶二年閏十月，金吾大將軍胡証、副使光禄卿李憲、婚禮使衛尉卿李鋭、副使宗正少卿李子鴻、判官虞部郎中張敏、太常博士殷侑送太和公主從回紇返回，都説：當初，公主距離回紇牙帳還有兩天的路程，可汗派遣數百名騎兵前來請求與公主先從别的路走。胡証説："不可以。"回紇使者説："先前咸安公主來時，距離花門數百里就先走了，如今爲什麽單單拒絶我呢?"胡証説："我朝天子下詔令把公主送給可汗，如今没有見到可汗，怎麽能先去!"回紇使者方纔作罷。到了回紇牙庭以後，便選擇吉利的日子，册封公主爲回鶻可敦。可汗先登樓面東而坐，在樓下張設氈幄安置公主，讓衆胡主給公主傳授胡法。公主開始脱下唐服而穿起胡服，由一位婦人侍奉，走到樓前向西俯拜。可汗坐着觀看，公主再次俯拜完畢，又進入氈幄中，脱下剛纔所穿的衣服披上可敦服，通裾大襦，都是紅色，冠用金飾上有朝前的角形，然後走出氈幄向可汗俯拜如同初禮。回紇事先陳設曲扆大輿，前面陳列小座，司儀引公主登上大輿，回紇九姓相分别抬起此輿，順着太陽在牙庭前右轉九圈，公主便下輿登樓，與可汗一同面東而坐。從此臣下朝謁，同時拜見可敦。可敦自己有牙帳，令二位宰相出入帳中。胡証等人將要返回時，可敦在牙帳中宴請他們，戀戀不捨終日號哭，可汗因而贈給唐使豐厚的禮物。

大和元年，朝廷命令宦官使者把二十萬匹絹

付鴻臚寺宣賜迴鶻充馬價。三年正月，中使以絹二十三萬匹賜迴紇充馬價。七年三月，迴紇李義節等將駝馬到，且報可汗三月二十七日薨，已册親弟薩特勤。廢朝三日，仍令諸司文武三品、尚書省四品以上官就鴻臚寺吊其使者。以左驍衛將軍、皇城留守唐弘實爲金吾將軍兼御史大夫，持節充入迴鶻吊祭册立使。九年六月，入朝迴鶻進太和公主所獻馬射女子七人、沙陀小兒二人。開成初，其相有安允合者，與特勤柴革欲篡薩特勤可汗，薩特勤可汗覺，殺柴革及安允合。又有迴鶻相掘羅勿者，擁兵在外，怨誅柴革、安允合，又殺薩特勤可汗，以㕎馺特勤爲可汗。有將軍句録末賀恨掘羅勿，走引黠戛斯領十萬騎破迴鶻城，殺㕎馺，斬掘羅勿，燒蕩殆盡，迴鶻散奔諸蕃。有迴鶻相馺職者，擁外甥龐特勤及男鹿并遏粉等兄弟五人、一十五部西奔葛邏禄，一支投吐蕃，一支投安西。又有近可汗牙十三部，以特勤烏介爲可汗，南來附漢。

交付鴻臚寺發賜給回鶻充作馬價。三年正月，宦官使者把二十三萬匹絹賜給回紇充作馬價。七年三月，回紇李義節等人携帶駝馬前來，并且報告可汗在三月二十七日去世，已經册立親弟薩特勤。朝廷停止朝會三天，并且令各部門文武三品、尚書省四品以上官員前往鴻臚寺吊唁回紇使者。任左驍衛將軍、皇城留守唐弘實爲金吾將軍兼御史大夫，持符節充任赴回鶻吊祭册立使。九年六月，入朝回鶻送來太和公主所獻的馬射女子七人、沙陀小兒二人。開成初年，回鶻宰相中有位名叫安允合的人，他與特勤柴革圖謀篡奪薩特勤可汗之位，薩特勤可汗發覺，殺死柴革及安允合。又有位回鶻宰相名叫掘羅勿，他在外帶兵，怨恨誅殺柴革、安允合，又殺死薩特勤可汗，立㕎馺特勤爲可汗。有位將軍名叫句録末賀怨恨掘羅勿，逃走并帶領黠戛斯統領十萬騎兵攻破回鶻城，殺死㕎馺，斬掘羅勿，把城池幾乎全部燒毁，回鶻逃散投奔諸蕃。有位回鶻宰相名叫馺職，他帶領外甥龐特勤及子鹿并遏粉等兄弟五人、十五部向西投奔葛邏禄，一支投奔吐蕃，一支投奔安西，又有靠近可汗牙帳的十三部，擁立特勤烏介爲可汗，南來歸附唐。

初，黠戛斯破迴鶻，得太和公主。黠戛斯自稱李陵之後，與國同姓，遂令達干十人送公主至塞上。烏介途遇黠戛斯使，達干等并被殺，太和公主却歸烏介可汗，乃質公主同行，南渡大磧，至天德界，奏請天德城與太和公主居。有迴鶻相赤心者，與連位相姓僕固者，與特勤那頡啜擁部衆，不賓烏介。赤心欲犯塞，烏介遣其屬嗢没斯先布誠於天德軍使田牟，然後誘赤心宰相同謁烏介可汗，戮赤心於可汗帳下并僕固二人。那頡戰勝，全占赤心下七千帳，東瞰振武、大同，據室韋、黑沙、榆林，東南入幽州雄武軍西北界。幽州節度

當初，黠戛斯打敗回鶻，俘獲太和公主。黠戛斯自稱是李陵的後裔，與唐同姓，於是令達干十人把太和公主送到邊塞。烏介在途中遇到黠戛斯使者，達干等人全都被殺，太和公主復歸烏介可汗，烏介可汗便以公主爲人質與他同行，向南越過大漠，來到天德軍邊界，上奏請求把天德城給太和公主居住。有位回鶻宰相名叫赤心，他與另一位分掌相權姓僕固的宰相，與特勤那頡啜擁兵自重，不順從烏介。赤心企圖侵犯邊塞，烏介派遣他的隨從嗢没斯先向天德軍使田牟表達誠意，然後誘引赤心宰相一同謁見烏介可汗，在可汗帳下殺死赤心及僕固二人。那頡戰勝，全部占有了赤心部下七千帳，東面俯視振武、大同，占據室韋、黑沙、榆林，在東南進入幽州雄武軍西北界。幽州節度使張仲武派遣其弟張仲至率領

使張仲武遣弟仲至率兵大破那頡之衆，全收七千帳，殺戮收擒老小近九萬人。那頡中箭，透駝群潛脱，烏介獲而殺之。

軍隊大敗那頡兵衆，得到全部七千帳，殺死俘獲老小將近九萬人。那頡中箭，穿過駝群暗中逃脱，被烏介抓獲殺死。

烏介諸部猶稱十萬衆，駐牙大同軍北閭門山，時會昌二年秋，頻劫東陜已北，天德、振武、雲朔比罹俘戮。詔諸道兵悉至防捍，以河東節度使劉沔充南面招控迴鶻使；以幽州節度使張仲武充東面招控迴鶻使。二年冬、三年春，迴鶻特勤龐俱遮、阿敦寧二部，迴鶻公主密羯可敦一部，外相諸洛固阿跌一部，及牙帳大將曹磨你等七部，共三萬衆，相次降於幽州，詔配諸道。有特勤嗢没斯、阿歷支、習勿啜三部，迴鶻相愛耶勿弘順、迴鶻尚書吕衡等諸部降振武，三部首領皆賜姓李氏，及名思忠、思貞、思惠、思恩，充歸義使。有特勤葉被沽兄李二部南奔吐蕃，有特勤可質力二部東北奔大室韋，有特勤荷勿啜東討契丹，戰死。

烏介各部仍然號稱十萬部衆，將牙帳設在大同軍北面的閭門山，這時是會昌二年秋季，他們頻繁劫掠東陜以北，天德、振武、雲朔常常遭受搶掠殺戮。皇上下詔令諸道兵全部前去防禦，以河東節度使劉沔充任南面招控回鶻使；以幽州節度使張仲武充任東面招控回鶻使。二年冬季、三年春季，回鶻特勤龐俱遮、阿敦寧二部，回鶻公主密羯可敦一部，外相諸洛固阿跌一部，以及牙帳大將曹磨你等七部，總共三萬部衆，相繼在幽州投降，皇上下詔將降衆發配各道。有特勤嗢没斯、阿歷支、習勿啜三部，回鶻宰相愛耶勿弘順、回鶻尚書吕衡等各部投降振武，三部首領都賜姓李氏，并且分别賜名爲思忠、思貞、思惠、思恩，充任歸義使。有特勤葉被沽兄李二部向南投奔吐蕃，有特勤可質力二部向東北投奔大室韋，有特勤荷勿啜東進討伐契丹，戰死。

會昌三年，迴鶻尚書僕固繹到幽州，約以太和公主歸幽州，烏介去幽州界八十里下營，其親信骨肉及摩尼志净等四人已先入振武軍。是夜，河東劉沔率兵奄至烏介營，烏介驚走東北約四百里外，依和解室韋下營，不及將太和公主同走。豐州刺史石雄兵遇太和公主帳，因迎歸國。烏介部衆至大中元年詣幽州降，留者漂流餓凍，衆十萬，所存止三千已下。烏介嫁妹與室韋，托附之。爲迴鶻相美權者逸隱啜逼諸迴鶻殺烏介於金山，以其弟特勤遏捻爲可汗，復有衆五千以上，其食用糧羊皆取給於奚王碩舍朗。

會昌三年，回鶻尚書僕固繹來到幽州，約定把太和公主送歸幽州，烏介在距離幽州界八十里處安營，他的親信骨肉以及摩尼志净等四人已經先行進入振武軍。這天夜裏，河東劉沔率領軍隊突然襲擊烏介軍營，烏介受驚逃到東北大約四百里以外，挨着和解室韋駐營，來不及携帶太和公主一同逃走。豐州刺史石雄的兵衆遇到太和公主帳，因而迎接她回國。烏介部衆於大中元年來到幽州投降，留下的人漂泊流離挨餓受凍，十萬部衆，存活的還不到三千。烏介把其妹嫁給室韋，依附室韋。專權的回鶻宰相逸隱啜逼迫衆回鶻在金山殺死烏介，立烏介弟特勤遏捻爲可汗，又有部衆五千以上，他們食用的糧食及羊全都依靠奚王碩舍朗供給。

大中元年春，張仲武大破奚衆，其迴鶻無所取給，日有耗散。至二年

大中元年春季，張仲武大敗奚兵，回鶻無從得到供給，日漸減損離散。到了二年春季，祇留

春，唯存名王貴臣五百人已下，依室韋。張仲武因賀正室韋經過幽州，仲武却令還蕃，遣送遏捻等來向幽州。遏捻等懼，是夜與妻葛禄、子特勤毒斯等九騎西走，餘衆奔之不及，迴鶻諸相達官老幼大哭。室韋分迴鶻餘衆爲七分，七姓室韋各占一分。經三宿，黠戛斯相阿播領諸蕃兵稱七萬，從西南天德北界來取遏捻及諸迴鶻，大敗室韋。迴鶻在室韋者，阿播皆收歸磧北。在外猶數帳，散藏諸山深林，盜劫諸蕃，皆西向傾心望安西龐勒之到。龐勒已自稱可汗，有磧西諸城。其後嗣君弱臣强，居甘州，無復昔時之盛。到今時遣使入朝，進玉馬二物及本土所産，交易而返。

史臣曰：自三代以前，兩漢之後，西羌、北狄，互興部族，其名不同，爲患一也。蔡邕云："邊陲之患，爲手足之疥；中國之困，爲胸背之疽。"突厥爲煬帝之患深矣，隋竟滅，中國之困，其理昭然。自太宗平突厥，破延陀，而迴紇興焉。太宗幸靈武以降之，置州府以安之，以名爵玉帛以恩之。其義何哉？蓋以狄不可盡，而以威惠羈縻之。開元中，三綱正，百姓足，四夷八蠻，翕然向化，要荒之外，畏威懷惠，不其盛矣！天寶末，奸臣弄權於内，逆臣跋扈於外，内外結釁而車駕遽遷，華夷生心而神器將墜。肅宗誘迴紇以復京畿，代宗誘迴紇以平河朔，戡難中興之功，大即大矣！然生靈之膏血已乾，不能供其求取；朝廷之法令并弛，無以抑其憑陵。忍耻和親，姑息不暇。僕固懷恩爲叛，尤甚阽危；郭子儀之能軍，終免侵軼。比昔諸戎，於國之功最大，爲民之害亦深。及勢利日隆，盛衰時變，冰消瓦解，如存若

下名王貴臣不足五百人，依附室韋。張仲武乘入朝慶賀正月初一的室韋經過幽州時，却令他們返回本土，將遏捻等人遣送到幽州來。遏捻等人恐懼，連夜與妻葛禄、子特勤毒斯等九騎西逃，剩餘部衆没有追上他們，回鶻諸位宰相達官老幼放聲大哭。室韋把回鶻剩餘部衆分爲七分，七姓室韋各占一分。經過三夜，黠戛斯相阿播統領諸蕃軍隊號稱七萬，從西南方向的天德北界前來攻取遏捻及諸回鶻，大敗室韋。在室韋的回鶻，都被阿播俘回大漠以北。回鶻在外還有數帳，分散躲藏在各山深林，盜竊劫掠諸蕃，他們都一心盼望西方的安西龐勒的到來，龐勒已經自稱可汗，擁有漠西各城。他的繼承者君弱臣强，居住在甘州，不再像以前那樣强盛。到如今派遣使者入朝，進獻玉馬二種及本土所産，交易之後返回。

史臣曰：自從三代以前，兩漢以後，西羌、北狄，部族交替興起，它們的名號雖然不同，但製造禍患是一樣的。蔡邕説："邊界的禍患，如同手足的癬疥；而中原的困頓，則如胸背的毒瘡。"突厥成爲煬帝的大患，隋最終滅亡，中原困頓爲心腹大禍，此理顯而易見。自從太宗平定突厥，打敗薛延陀，而回紇興起。太宗親臨靈武而收降他們，設置州府安置他們，用名爵玉帛恩賜他們。這有什麽意義嗎？是因爲狄不能窮盡，因而用威武恩惠籠絡約束。開元年間，君臣、父子、夫妻三綱分明，百姓豐足，四夷八蠻，紛紛歸順，絶域之外，畏威懷惠，無比强盛啊！天寶末年，奸臣在朝内專權，逆臣在朝外跋扈，内外結禍而皇上驟遷，華夷有異志而社稷將要滅亡。肅宗誘引回紇而收復京畿，代宗誘引回紇而平定河朔，鏟除禍難中興皇室的功勞，大是大了！然而百姓的膏血已乾，還不能滿足回紇的求取；朝廷的法令完全鬆弛，而無法抑制回紇的侵凌。忍耻和親，姑息不暇。僕固懷恩反叛，更是萬分危險；因爲郭子儀善於治軍，故未受其害。和以前諸戎相比，回紇對朝廷的功勞最大，它對人民的禍害也深。其後勢力日大，或盛或衰，冰消瓦解，若存若亡，最終成爲手足的癬疥。僖宗、昭

亡，竟爲手足之疥焉。僖、昭之世，黄、朱迭興，竟爲胸背之疽焉。手疥背疽，誠爲確論。

贊曰：土德初隆，比屋可封。朝綱中否，邊鄙興戎。安、史亂國，迴紇恃功。恃功伊何？咸議姑息。民不聊生，國殫其力。華夷有截，盛衰如織。彼既長惡，我乃修德。疽疥之義，百代可則。

宗之世，黄巢、朱温先後興起，最終成爲胸背的毒瘡。手疥背瘡的比喻，實在是確當的論斷。

贊曰：土德初興，教化大行。朝綱中衰，邊塞起兵。安、史亂國，回紇恃功。爲何恃功？皆議姑息。民不聊生，國力竭盡。華夷有别，盛衰如織。彼既長惡，我便修德。疽疥之義，百代可從。

舊唐書卷一百九十六(上)

列傳第一百四十六(上)

吐蕃(上)

吐蕃，在長安之西八千里，本漢西羌之地也。其種落莫知所出也，或云南涼禿髮利鹿孤之後也。利鹿孤有子曰樊尼，及利鹿孤卒，樊尼尚幼，弟傉檀嗣位，以樊尼爲安西將軍。後魏神瑞元年，傉檀爲西秦乞佛熾盤所滅，樊尼招集餘衆，以投沮渠蒙遜，蒙遜以爲臨松太守。及蒙遜滅，樊尼乃率衆西奔，濟黄河，逾積石，於羌中建國，開地千里。樊尼威惠夙著，爲群羌所懷，皆撫以恩信，歸之如市。遂改姓爲窣勃野，以禿髮爲國號，語訛謂之吐蕃。其後子孫繁昌，又侵伐不息，土宇漸廣。歷周及隋，猶隔諸羌，未通於中國。

吐蕃，在長安以西八千里，本來是漢西羌的所在地。吐蕃種族不知從何而來，有人說是南涼禿髮利鹿孤的後裔。禿髮利鹿孤有子名叫樊尼，等到禿髮利鹿孤去世，樊尼尚且年幼，因此禿髮利鹿孤弟傉檀繼位，他任樊尼爲安西將軍。後魏神瑞元年，傉檀被西秦乞佛熾盤消滅，樊尼便招集殘餘部衆，前去投奔沮渠蒙遜，沮渠蒙遜任他爲臨松太守。等到沮渠蒙遜滅亡，樊尼就率領部衆西逃，他們渡過黄河，越過積石，在羌中建國，開拓疆土上千里。樊尼向來以威武仁愛著稱，受到衆羌愛慕，樊尼對衆羌用恩惠誠信遍加撫慰，因此羌人歸附他就如同赴市交易。於是樊尼把姓改爲窣勃野，用禿髮做國號，漢語把禿髮誤叫吐蕃。樊尼以後子孫繁衍昌盛，又不斷地掠地攻城，疆域日漸拓寬。歷經北周與隋，仍然不同於諸羌，與中原没有交往。

其國人號其王爲贊普，相爲大論、小論，以統理國事。無文字，刻木結繩爲約。雖有官，不常厥職，臨時統領。徵兵用金箭，寇至舉烽燧，百里一亭。用刑嚴峻，小罪刓眼鼻，或皮鞭鞭之，但隨喜怒而無常科。囚人於地牢，深數丈，二三年方出之。宴異國賓客，必驅犛牛，令客自射牲以供饌。與其臣下一年一小盟，刑羊狗獼猴，先折其足而殺之，繼裂其腸而屠之，令巫者告于天地山川日月星辰之神云："若心遷變，懷奸反覆，

吐蕃人把他們的國王叫贊普，把宰相叫大論、小論，以總理國事。吐蕃没有文字，刻木結繩來訂約。雖然設有官職，但却不常到職，衹是臨時統領。吐蕃人用金箭徵兵，敵人來犯就點起烽火，一百里設置一個亭。吐蕃用刑嚴峻，犯了小罪就刓眼割鼻，或者用皮鞭抽打，這些衹是隨執法官的喜怒而没有固定的法規。把犯人囚禁在地牢裏，地牢有幾丈深，二三年以後纔放出來。宴請别國賓客時，一定要驅趕牦牛，讓賓客親自射殺牦牛作食物。贊普與臣下每年一次小結盟，結盟時要宰殺羊狗獼猴，先折斷它們的腿然後再把它們殺死，接着開腸宰割，命巫師祭告天地山

神明鑒之，同于羊狗。"三年一大盟，夜於壇墠之上與衆陳設肴饌，殺犬馬牛驢以爲牲，咒曰："爾等咸須同心戮力，共保我家，惟天神地祇，共知爾志。有負此盟，使爾身體屠裂，同於此牲。"

川日月星辰諸位神靈説："如果誰變心，懷奸背盟，神靈明鑒，讓他如同這羊狗。"每三年一次大結盟，夜間贊普與臣下把食物陳設在壇墠上，殺死狗馬牛驢做祭品，咒道："你們都必須同心協力，共同保衛我家，天神地祇，全都知道你們的志願。如果違背了這個盟約，要叫你們粉身碎骨，就如同這些犧牲一樣。"

其地氣候大寒，不生粳稻，有青稞麥、䝁豆、小麥、喬麥。畜多犛牛猪犬羊馬。又有天鼠，狀如雀鼠，其大如猫，皮可爲裘。又多金銀銅錫。其人或隨畜牧而不常厥居，然頗有城郭。其國都城號爲邏些城。屋皆平頭，高者至數十尺。貴人處於大氈帳，名爲拂廬。寢處污穢，絶不櫛沐。接手飲酒，以氈爲盤，捻麨爲碗，實以羹酪，并而食之。多事羱羝之神，人信巫覡。不知節候，麥熟爲歲首。圍棋陸博吹蠡鳴鼓爲戲，弓劍不離身。重壯賤老，母拜於子，子倨於父，出入皆少者在前，老者居其後。軍令嚴肅，每戰，前隊皆死，後隊方進。重兵死，惡病終。累代戰没，以爲甲門。臨陣敗北者，懸狐尾於其首，表其似狐之怯，稠人廣衆，必以徇焉，其俗耻之，以爲次死。拜必兩手據地，作狗吠之聲，以身再揖而止。居父母喪，截髮，青黛塗面，衣服皆黑，既葬即吉。其贊普死，以人殉葬，衣服珍玩及嘗所乘馬弓劍之類，皆悉埋之。仍於墓上起大室，立土堆，插雜木爲祠祭之所。

該地氣候嚴寒，不生長粳稻，有青稞、䝁豆、小麥、蕎麥。牲畜中牦牛猪犬羊馬較多。又有天鼠，形狀像雀鼠，大小如猫，它的皮可用來製作皮衣。又有豐富的金銀銅錫。吐蕃人有時隨牲畜游牧而没有固定居住的地方，不過有許多城郭。其國都城名叫邏些城。房屋全都是平頂，高的達幾十尺。貴人居住在大氈帳裏，這種氈帳叫拂廬。吐蕃人寢處污穢，從來不梳頭洗浴。用雙手捧着飲酒，用氈做盤，把熟米麥粉捏成碗，在碗裏盛放羹酪，然後一起吃下。吐蕃人多信奉羱羝之神，相信巫覡。不知道節氣，以麥熟時作爲一年的開始。以圍棋陸博吹蠡鳴鼓爲游戲，弓劍不離身。看重壯年而鄙視老人，母向子行拜，子對父態度傲慢，出出進進總是年少的在前，年老的在後。軍令嚴肅，每次出戰，前隊的士兵全部戰死，後隊的士兵纔接着前進。看重戰死，嫌惡病終。累世陣亡的人家，就是頭等高門。臨陣敗逃的，要在他的頭上懸挂狐尾，以表示像狐狸一樣膽怯，在大庭廣衆之下，一定要示衆，習俗以此爲耻，以爲這僅次於死。吐蕃人行拜禮時雙手按在地上，學狗叫聲，身揖兩次而止。在父母喪期，剪去頭髮，用青黛塗臉，衣服全都是黑色的，入葬後就改穿吉服。贊普死後，要用人來殉葬，生前的衣服珍玩以及曾騎過的馬用過的弓劍等，全都要埋掉。并且在墓上建造大房，立土堆，再插上雜木作爲祠祭之地。

貞觀八年，其贊普棄宗弄讚始遣使朝貢。弄讚弱冠嗣位，性驍武，多英略，其鄰國羊同及諸羌并賓伏之。太宗遣行人馮德遐往撫慰之。見德遐，大悦。聞突厥及吐谷渾皆尚公主，乃遣使隨德遐入朝，多賫金寶，

貞觀八年，吐蕃贊普棄宗弄讚開始派遣使者朝貢。棄宗弄讚二十歲繼位，天性勇武，富於才略，因此吐蕃鄰國羊同以及諸羌全都歸順棄宗弄讚。太宗派遣使者馮德遐前往吐蕃撫慰，棄宗弄讚見到馮德遐，極爲高興。他聽説突厥與吐谷渾全都娶公主爲妻，便派遣使者跟隨馮德遐入朝，

奉表求婚，太宗未之許。使者既返，言於弄讚曰："初至大國，待我甚厚，許嫁公主。會吐谷渾王入朝，有相離間，由是禮薄，遂不許嫁。"弄讚遂與羊同連，發兵以擊吐谷渾。吐谷渾不能支，遁於青海之上，以避其鋒，其國人畜并爲吐蕃所掠。於是進兵攻破党項及白蘭諸羌，率其衆二十餘萬，頓於松州西境。遣使貢金帛，云來迎公主，又謂其屬曰："若大國不嫁公主與我，即當入寇。"遂進攻松州。都督韓威輕騎覘賊，反爲所敗，邊人大擾。太宗遣吏部尚書侯君集爲當彌道行營大總管，右領軍大將軍執失思力爲白蘭道行軍總管，左武衛將軍牛進達爲闊水道行軍總管，右領軍將軍劉蘭爲洮河道行軍總管，率步騎五萬以擊之。進達先鋒自松州夜襲其營，斬千餘級。弄讚大懼，引兵而退，遣使謝罪，因復請婚，太宗許之。弄讚乃遣其相禄東贊致禮，獻金五千兩，自餘寶玩數百事。

貞觀十五年，太宗以文成公主妻之，令禮部尚書、江夏郡王道宗主婚，持節送公主於吐蕃。弄讚率其部兵次柏海，親迎於河源。見道宗，執子婿之禮甚恭。既而嘆大國服飾禮儀之美，俯仰有愧沮之色。及與公主歸國，謂所親曰："我父祖未有通婚上國者，今我得尚大唐公主，爲幸實多。當爲公主築一城，以誇示後代。"遂築城邑，立棟宇以居處焉。公主惡其人赭面，弄讚令國中權且罷之，自亦釋氈裘，襲紈綺，漸慕華風。仍遣酋豪子弟，請入國學以習《詩》、《書》。又請中國識文之人典其表疏。

太宗伐遼東還，遣禄東贊來賀，奉表曰："聖天子平定四方，日月所照之國，并爲臣妾，而高麗恃遠，闕

吐蕃使者携帶許多金寶，奉表求婚，太宗没有答應。吐蕃使者返回本國後，對棄宗弄讚説："初到大國，皇帝待我很優厚，并且答應嫁給公主。不巧吐谷渾王入朝，受到離間，因此禮薄，於是不答應嫁給公主。"棄宗弄讚因而與羊同聯合，出兵攻打吐谷渾。吐谷渾不能抵擋，便逃到青海旁邊，以躲避敵軍的鋭氣，吐谷渾國人的牲畜全都被吐蕃掠奪。於是吐蕃進兵攻破党項及白蘭諸羌，棄宗弄讚率領本國兵衆二十多萬，停留在松州西境。他派遣使者進貢金帛，説是前來迎娶公主，又對他的部下説："如果大國不把公主嫁給我，我就當即進犯。"於是進攻松州。都督韓威輕騎察看敵情，反而被擊敗，邊民大亂。太宗派遣吏部尚書侯君集任當彌道行營大總管，右領軍大將軍執失思力任白蘭道行軍總管，左武衛將軍牛進達任闊水道行軍總管，右領軍將軍劉蘭任洮河道行軍總管，率領步騎五萬攻打吐蕃。牛進達部先鋒從松州出兵夜間襲擊吐蕃軍營，斬首一千多級。棄宗弄讚大爲恐懼，帶領軍隊撤退，派遣使者謝罪，因而再次求婚，太宗答應了他的請求。棄宗弄讚就派遣宰相禄東贊致禮，進獻五千兩黄金，另有珍玩數百件。

貞觀十五年，太宗把文成公主嫁給棄宗弄讚，令禮部尚書、江夏郡王李道宗主婚，持節送公主到吐蕃。棄宗弄讚率領本國軍隊停駐柏海，在河源親迎。他見了李道宗，非常恭順地行子婿禮。接着贊嘆大國服飾禮儀之美，舉動中有羞愧惶恐的神色。等到與公主返回國中，棄宗弄讚對親近的人説："我父祖中没有與上國通婚的，如今我能够娶大唐公主爲妻，實在是太幸運了。應當爲公主建造一座城，以便向後代誇耀。"於是修築城邑，建造房屋用來安置公主。文成公主討厭吐蕃人把臉塗成赤褐色，棄宗弄讚便令國中暫且停止塗臉，他自己也脱去氈裘，穿上絲絹，逐漸仰慕唐風。并且派遣首領子弟，請求入國學學習《詩》、《書》。又請唐朝文人主持吐蕃表疏。

太宗討伐遼東返回，棄宗弄讚派遣禄東贊前來慶賀，奉表説："聖天子平定四方，日月所照的國家，全都是臣僕，可是高麗憑藉地遠，不行

於臣禮。天子自領百萬，度遼致討，隳城陷陣，指日凱旋。夷狄纔聞陛下發駕，少進之間，已聞歸國。雁飛迅越，不及陛下速疾。奴忝預子婿，喜百常夷。夫鵝，猶雁也，故作金鵝奉獻。"其鵝黄金鑄成，其高七尺，中可實酒三斛。二十二年，右衛率府長史王玄策使往西域，爲中天竺所掠，吐蕃發精兵與玄策擊天竺，大破之，遣使來獻捷。

高宗嗣位，授弄讚爲駙馬都尉，封西海郡王，賜物二千段。弄讚因致書于司徒長孫無忌等云："天子初即位，若臣下有不忠之心者，當勒兵以赴國除討。"并獻金銀珠寶十五種，請置太宗靈座之前。高宗嘉之，進封爲賓王，賜雜綵三千段。因請蠶種及造酒、碾、磑、紙、墨之匠，并許焉。乃刊石像其形，列昭陵玄闕之下。

永徽元年，弄讚卒。高宗爲之舉哀，遣右武候將軍鮮于臣濟持節賫璽書吊祭。弄讚子早死，其孫繼立，復號贊普，時年幼，國事皆委禄東贊。禄東贊姓薛氏，雖不識文記，而性明毅嚴重，講兵訓師，雅有節制，吐蕃之并諸羌，雄霸本土，多其謀也。初，太宗既許降文成公主，贊普使禄東贊來迎，召見顧問，進對合旨，太宗禮之，有異諸蕃，乃拜禄東贊爲右衛大將軍，又以琅邪長公主外孫女段氏妻之。禄東贊辭曰："臣本國有婦，父母所聘，情不忍乖。且贊普未謁公主，陪臣安敢輒娶。"太宗嘉之，欲撫以厚恩，雖奇其答而不遂其請。禄東贊有子五人：長曰贊悉若，早死；次欽陵，次贊婆，次悉多干，次勃論。及東贊死，欽陵兄弟復專其國。

後與吐谷渾不和，龍朔、麟德中

臣禮。天子親自率領百萬軍隊，渡遼討伐，破城陷陣，指日凱旋。夷狄纔聽説陛下發駕，剛要出兵助戰之時，就已經聽説陛下返回本國。雁雖然飛得很快，但却不及陛下疾速。奴承恩備位子婿，喜悦百倍於常夷。鵝，如同雁，所以製作金鵝奉獻。"棄宗弄讚所進獻的鵝是用黄金鑄成的，高七尺，裏邊可裝三斛酒。二十二年，右衛率府長史王玄策出使西域，遭到中天竺的搶劫，吐蕃便派遣精兵與王玄策攻打天竺，大敗天竺，派遣使者前來進獻俘虜和戰利品。

高宗繼位，任棄宗弄讚爲駙馬都尉，封他爲西海郡王，賜給物二千段。棄宗弄讚因而給司徒長孫無忌等人寫信説："天子新即位，如果臣下有心懷不忠的，我定帶兵赴國討伐以除掉他。"并且進獻金銀珠寶十五種，請求放在太宗靈座的前面。高宗稱贊棄宗弄讚，進封他爲賓王，賜給雜綵三千段。棄宗弄讚因而請求蠶種及造酒、碾、磑、紙、墨的工匠，高宗一一答應了。於是根據棄宗弄讚的容貌雕刻石像，陳列在昭陵玄闕的下面。

永徽元年，棄宗弄讚去世。高宗爲他舉哀，派遣右武候將軍鮮于臣濟持符節帶着用印章封記的詔書前去吊祭。棄宗弄讚子早死，其孫繼位，也稱贊普，當時他年幼，國事統統托付給禄東贊。禄東贊姓薛，他雖然不識字，可是聰明果敢嚴肅莊重，軍事訓練很規範，嚴格而有規律，吐蕃吞并諸羌，在本土稱雄稱霸，多是禄東贊的計謀。當初，太宗答應下嫁文成公主之後，贊普派遣禄東贊前來迎娶，皇帝召見詢問，他對答合旨，於是太宗以禮待他，與諸蕃不同，便拜授禄東贊爲右衛大將軍，又把琅邪長公主外孫女段氏許他爲妻。禄東贊推辭説："臣本國有妻，是父母所聘，臣不忍心背離。況且贊普尚未謁見公主，陪臣怎敢擅娶?"太宗稱贊他，想要重恩撫慰，雖然驚奇禄東贊的回答却没有答應他的請求。禄東贊有子五人：長子名叫贊悉若，早死；次子欽陵，再次贊婆，再次悉多干，再次勃論。等到禄東贊死後，欽陵兄弟又專擅吐蕃國政。

後來吐蕃與吐谷渾不和，龍朔、麟德年間他

遞相表奏，各論曲直，國家依違，未爲與奪。吐蕃怨怒，遂率兵以擊吐谷渾，吐谷渾大敗，河源王慕容諾曷鉢及弘化公主脱身走投凉州，遣使告急。咸亨元年四月，詔以右威衛大將軍薛仁貴爲邏娑道行軍大總管，左衛員外大將軍阿史那道真、右衛將軍郭待封爲副，率衆十餘萬以討之。軍至大非川，爲吐蕃大將論欽陵所敗，仁貴等并坐除名。吐谷渾全國盡没，唯慕容諾曷鉢及其親信數千帳來内屬，仍徙於靈州。自是吐蕃連歲寇邊，當、悉等州諸羌盡降之。

們争相上表，各自論説是非曲直，朝廷遲疑不决，没有替他們裁决。吐蕃怨恨憤怒，於是率領軍隊攻打吐谷渾，吐谷渾大敗，河源王慕容諾曷鉢及弘化公主脱身投奔凉州，派遣使者告急。咸亨元年四月，皇帝下詔任右威衛大將軍薛仁貴爲邏娑道行軍大總管，任左衛員外大將軍阿史那道真、右衛將軍郭待封爲副，率領十多萬兵衆討伐吐蕃。官軍抵達大非川，被吐蕃大將論欽陵打敗，薛仁貴等人全都獲罪革職。吐谷渾全國陷没，惟獨慕容諾曷鉢及他的親信數千帳前來内附，於是把他們遷到靈州。從此吐蕃連年侵犯邊地，當、悉等州諸羌全都投降吐蕃。

上元三年，進寇鄯、廓等州，殺掠人吏，高宗命尚書左僕射劉仁軌往洮河軍鎮守以禦之。儀鳳三年，又命中書令李敬玄兼鄯州都督，往代仁軌於洮河鎮守。仍召募關内、河東及諸州驍勇，以爲猛士，不簡色役，亦有嘗任文武官者，召入殿庭賜宴，遣往擊之。又令益州長史李孝逸、巂州都督拓王奉等發劍南、山南兵募以防禦之。其年秋，敬玄與工部尚書劉審禮率兵與吐蕃戰于青海，官軍敗績，審禮没于陣，敬玄按軍不敢救。俄而收軍却出，頓于承風嶺，阻泥溝不能動，賊屯於高岡以壓之。偏將左領軍員外將軍黑齒常之率敢死之士五百人，夜斫賊營，賊遂潰亂，自相蹂踐，死者三百餘人。敬玄遂擁衆鄯州，坐改爲衡州刺史。往劍南兵募，於茂州之西南築安戎城以壓其境。俄有生羌爲吐蕃鄉導，攻陷其城，遂引兵守之。時吐蕃盡收羊同、党項及諸羌之地，東與凉、松、茂、巂等州相接，南至婆羅門，西又攻陷龜兹、疏勒等四鎮，北抵突厥，地方萬餘里，自漢、魏已來，西戎之盛，未之有也。

上元三年，吐蕃進犯鄯、廓等州，殺死擄掠百姓官吏，高宗命尚書左僕射劉仁軌前往洮河軍鎮守以抵禦吐蕃。儀鳳三年，又命中書令李敬玄兼鄯州都督，前去取代劉仁軌鎮守洮河軍。并且招募關内、河東及諸州驍勇，作爲猛士，不論是否在服各類徭役，也有曾經任文武官的人，將他們召進殿庭賜宴，然後派去攻打吐蕃。又令益州長史李孝逸、巂州都督拓王李奉等人調發劍南、山南的兵募來防禦吐蕃。這年秋，李敬玄與工部尚書劉審禮率領士兵與吐蕃在青海交戰，官軍大敗，劉審禮陷入敵陣，李敬玄按兵不敢救。不久收兵撤離，停駐在承風嶺，被泥溝所阻而不能行動，敵兵駐守高岡以威脅官軍。偏將左領軍員外將軍黑齒常之率領敢死士兵五百人，夜裏殺進敵營，於是敵軍潰亂，互相踐踏，有三百多人死去。李敬玄便帶兵到鄯州，獲罪改任衡州刺史。前去的劍南兵募，在茂州西南築安戎城以便逼近敵境。不久有生羌做吐蕃嚮導，攻占了安戎城，於是吐蕃帶兵駐守這座城。當時吐蕃占領了羊同、党項及諸羌的全部土地，東面與凉、松、茂、巂等州相接，南面到婆羅門，西面又攻占了龜兹、疏勒等四鎮，北面抵達突厥，地方一萬多里，自漢、魏以來，西戎如此强盛，還不曾有過。

高宗聞審禮等敗没，召侍臣問綏禦之策，中書舍人郭正一曰："吐蕃作梗，年歲已深，命將興師，相繼不絶。空勞士馬，虚費糧儲，近討則徒損兵威，深入則未窮巢穴。望少發兵募，且遣備邊，明烽堠，勿令侵抄。使國用豐足，人心叶同，寬之數年，可一舉而滅。"給事中劉齊賢、皇甫文亮等皆言嚴守之便。尋而黑齒常之破吐蕃大將贊婆及素和貴於良非川，殺獲二千餘級，吐蕃遂引退。詔以常之爲河源軍使以鎮禦之。

高宗聽説劉審禮等人戰敗陷入敵陣，便召集侍臣問安撫或抵禦吐蕃的計策，中書舍人郭正一説："吐蕃騷擾，年深日久，命將發兵，相繼不絶。徒勞兵馬，虚費糧儲，近討則徒然折損軍威，深入則不能搗毁巢穴。望少發兵募，暫且派遣他們去防邊，整頓烽堠，不讓吐蕃侵掠即可。使朝廷的開支豐足，人心和諧，緩上幾年，就可以一舉滅掉吐蕃。"給事中劉齊賢、皇甫文亮等人全都説嚴加防守有利。不久黑齒常之在良非川打敗吐蕃大將贊婆及素和貴，殺獲二千多首級，於是吐蕃帶兵退去。皇帝下詔任黑齒常之爲河源軍使負責鎮守防禦吐蕃。

儀鳳四年，贊普卒。其子器弩悉弄嗣位，復號贊普，時年八歲，國政復委於欽陵。遣其大臣論寒調傍來告喪，且請和。高宗遣郎將宋令文入蕃會葬。永隆元年，文成公主薨，高宗又遣使吊祭之。

儀鳳四年，贊普去世。其子器弩悉弄繼立，他也稱贊普，時年八歲，國政又交付給論欽陵。他派遣本國大臣論寒調傍前來告喪，并且請求和好。高宗派遣郎將宋令文前往吐蕃會葬。永隆元年，文成公主逝世，高宗又派去使者吊祭。

則天臨朝，命文昌右相韋待價爲安息道大總管，安西大都護閻温古爲副。永昌元年，率兵往征吐蕃，遲留不進，待價坐流繡州，温古處斬。待價素無統禦之才，遂狼狽失據，士卒饑饉，皆轉死溝壑。明年，又命文昌右相岑長倩爲武威道行軍大總管以討吐蕃，中路退還，軍竟不行。如意元年，吐蕃大首領曷蘇率其所屬并貴川部落請降，則天令右玉鈐衛大將軍張玄遇率精卒二萬充安撫使以納之。師次大渡水，曷蘇事泄，爲本國所擒。又有大首領昝捶率羌蠻部落八千餘人詣玄遇内附，玄遇以其部落置葉川州，以昝捶爲刺史，仍於大度西山勒石紀功而還。長壽元年，武威軍總管王孝傑大破吐蕃之衆，克復龜兹、于闐、疏勒、碎葉等四鎮，乃於龜兹置安西都護府，發兵以鎮守之。萬歲登封元年，孝傑復爲肅邊道大總管，率副總管婁師德與吐蕃將論欽陵、贊婆

武則天臨朝聽政，命文昌右相韋待價任安息道大總管，安西大都護閻温古爲副。永昌元年，率領軍隊前去征討吐蕃，他們滯留不進，韋待價坐罪流放繡州，閻温古被處斬。韋待價素來没有統兵禦敵的才能，於是窘迫失措，士卒飢餓，全都抛尸溝壑。第二年，朝廷又命文昌右相岑長倩任武威道行軍大總管討伐吐蕃，他中途退回，軍隊最終没有出發。如意元年，吐蕃大首領曷蘇率領所屬及貴川部落請求投降，武則天令右玉鈐衛大將軍張玄遇率領二萬精兵充任安撫使前去接納他們。官軍停駐大渡水，曷蘇因爲事情泄露，被本國拘捕。又有大首領昝捶率領羌蠻部落八千多人來見張玄遇請求内附，張玄遇將他的部落安置在葉川州，任昝捶爲刺史，并且在大度西山刻石記功而回。長壽元年，武威軍總管王孝傑大敗吐蕃兵衆，收復了龜兹、于闐、疏勒、碎葉等四鎮，於是在龜兹設置安西都護府，派遣軍隊前去鎮守。萬歲登封元年，王孝傑再次出任肅邊道大總管，他率領副總管婁師德與吐蕃將領論欽陵、贊婆在素羅汗山交戰，官軍大敗，王孝傑坐罪免官。萬歲通天元年，吐蕃四萬兵衆突然逼近涼州

戰于素羅汗山，官軍敗績，孝傑坐免官。萬歲通天元年，吐蕃四萬衆奄至凉州城下，都督許欽明初不之覺，輕出按部，遂遇賊，拒戰久之，力屈爲賊所殺。時吐蕃又遣使請和，則天將許之；論欽陵乃請去安西四鎮兵，仍索分十姓之地，則天竟不許之。

城下，都督許欽明最初還没有發覺，他輕騎出城巡查，因而與賊遭遇，他抵禦了很久，力竭被賊殺死。當時吐蕃又派遣使者請求和好，武則天準備答應；論欽陵却請求撤去安西四鎮的軍隊，并且索求分十姓的土地，武則天最終没有答應他們的請求。

吐蕃自論欽陵兄弟專統兵馬，欽陵每居中用事，諸弟分據方面，贊婆則專在東境，與中國爲鄰，三十餘年，常爲邊患。其兄弟皆有才略，諸蕃憚之。聖曆二年，其贊普器弩悉弄年漸長，乃與其大臣論巖等密圖之。時欽陵在外，贊普乃佯言將獵，召兵執欽陵親黨二千餘人，殺之。發使召欽陵、贊婆等，欽陵舉兵不受召，贊普自帥衆討之，欽陵未戰而潰，遂自殺，其親信左右同日自殺者百餘人。贊婆率所部千餘人及其兄子莽布支等來降，則天遣羽林飛騎郊外迎之，授贊婆輔國大將軍、行右衛大將軍，封歸德郡王，優賜甚厚，仍令領其部兵於洪源谷討擊。尋卒，贈特進、安西大都護。

吐蕃自從論欽陵兄弟專擅兵馬，論欽陵常在朝内執政，諸弟分據一方，贊婆則專在東部邊境，與中原相鄰，三十多年，常常製造邊患。他們兄弟全都有才略，衆蕃畏懼他們。聖曆二年，吐蕃贊普器弩悉弄逐漸長大，他便與大臣論巖等人密謀除去論欽陵兄弟。當時論欽陵在外，贊普就謊稱要打獵，召集士兵拘捕論欽陵親黨二千多人，把他們殺死。贊普派使者召論欽陵、贊婆等人，論欽陵起兵拒召，贊普便親自統率兵衆討伐他們，論欽陵尚未交鋒就潰敗，於是自殺，他的親信及身邊的人在同一天自殺的有一百多人。贊婆率領本部一千多人及其兄子莽布支等人前來投降，武則天派遣羽林飛騎在郊外迎接他們，除授贊婆爲輔國大將軍、行右衛大將軍，封歸德郡王，賞賜十分豐厚，并且令贊婆率領本部士卒在洪源谷討擊。不久贊婆去世，朝廷追贈他爲特進、安西大都護。

久視元年，吐蕃又遣其將麴莽布支寇凉州，圍逼昌松縣。隴右諸軍州大使唐休璟與莽布支戰于洪源谷，斬其副將二人，獲首二千五百級。長安二年，贊普率衆萬餘人寇悉州，都督陳大慈與賊凡四戰，皆破之，斬首千餘級。於是吐蕃遣使論彌薩等入朝請求和，則天宴之於麟德殿，奏百戲於殿庭。論彌薩曰："臣生於邊荒，由來不識中國音樂，乞放臣親觀。"則天許之。於是論彌薩等相視笑忭拜謝曰："臣自歸投聖朝，前後禮數優渥，又得親觀奇樂，一生所未見。自顧微瑣，何以仰答天恩，區區褊心，唯願大家萬歲。"明年，又遣使獻馬千匹、

久視元年，吐蕃又派遣將領麴莽布支侵犯凉州，圍逼昌松縣。隴右諸軍州大使唐休璟與莽布支在洪源谷交戰，斬殺敵軍副將二人，獲首二千五百級。長安二年，贊普率領一萬多士卒侵犯悉州，都督陳大慈與賊軍交戰了四次，都打敗了賊軍，斬首一千多級。於是吐蕃派遣使者論彌薩等人入朝請求和好，武則天在麟德殿宴請他們，在殿庭演奏百戲。論彌薩說："臣生在邊遠之地，從來不知道中原音樂，乞求讓臣親眼觀看。"武則天答應了他的請求。於是論彌薩等人相視而笑高興地拜謝道："自從臣投歸聖朝，前後禮數優厚，又得以親眼觀看神奇的音樂，生來從未見過。自知微賤低下，怎能仰答天恩，區區之心，惟願大家萬歲！"第二年，吐蕃又派遣使者進獻馬千匹、金二千兩用來求婚，武則天答應了。

金二千兩以求婚，則天許之。

時吐蕃南境屬國泥婆羅門等皆叛，贊普自往討之，卒於軍中。諸子爭立，久之，國人立器弩悉弄之子棄隸蹜贊爲贊普，時年七歲。中宗神龍元年，吐蕃使來告喪，中宗爲之舉哀，廢朝一日。俄而贊普之祖母遣其大臣悉薰熱來獻方物，爲其孫請婚，中宗以所養雍王守禮女爲金城公主許嫁之。自是頻歲貢獻。景龍三年十一月，又遣其大臣尚贊吐等來迎女，中宗宴之於苑内球場，命駙馬都尉楊慎交與吐蕃使打球，中宗率侍臣觀之。四年正月，制曰：

聖人布化，用百姓爲心；王者垂仁，以八荒無外。故能光宅遐邇，裁成品物。由是隆周理曆，恢柔遠之圖；强漢乘時，建和親之議。斯蓋御宇長策，經邦茂範。朕受命上靈，克纂洪業，庶幾前烈，永致和平。眷彼吐蕃，僻在西服，皇運之始，早申朝貢。太宗文武聖皇帝德侔覆載，情深億兆，思偃兵甲，遂通姻好，數十年間，一方清淨。自文成公主往化其國，因多變革，我之邊隅，亟興師旅，彼之蕃落，頗聞凋弊。頃者贊普及祖母可敦、酋長等，屢披誠款，積有歲時，思托舊親，請崇新好。金城公主，朕之少女，豈不鍾念，但爲人父母，志息黎元，若允乃誠祈，更敦和好，則邊土寧晏，兵役服息。遂割深慈，爲國大計，築兹外館，聿膺嘉禮，降彼吐蕃贊普，即以今月進發，朕親自送于郊外。

中宗召侍中紀處訥謂曰："昔文成公主出降，則江夏王送之。卿雅識

當時吐蕃南境屬國泥婆羅門等全都反叛，贊普親自前去討伐，死在軍中。贊普諸子爭立，過了很久，國人立器弩悉弄之子棄隸蹜贊爲贊普，時年七歲。中宗神龍元年，吐蕃使者前來告喪，中宗爲器弩悉弄舉哀，停止朝會一天。不久贊普的祖母派遣大臣悉薰熱前來進獻土産，替其孫求婚，中宗便把收養的雍王李守禮女封爲金城公主許配給贊普。從此吐蕃連年進貢。景龍三年十一月，吐蕃又派遣大臣尚贊吐等人前來迎娶公主，中宗在苑内球場宴請，命駙馬都尉楊慎交與吐蕃使者打球，中宗帶領侍臣觀看。四年正月，下制道：

聖人推行教化，將百姓置於中心；王者施行仁政，八方荒遠之地并無區别。所以能够使恩惠覆蓋遠近，統治衆多種族。因此盛周修治曆法，恢弘懷柔遠方的法度；强漢利用時機，提出和親的計議。這是駕馭天下的長遠謀略，治理國家的美好規範。朕受命於上蒼，能够繼承大業，也期望像先輩一樣，達致永久和平。顧望吐蕃，遠在王畿以外的西方，皇朝初建，早進朝貢。太宗文武聖皇帝德同天地，情深天下衆庶，想要平息征戰，於是通親和好，數十年間，一方寧静。自從文成公主以往在其國逝去，因而多生變故，我朝邊境，屢屢大動干戈，吐蕃部落，時常聽説凋敝。近來贊普及祖母可敦、酋長等，多次表示忠誠，已有一年，思念托身舊親，以求增進新好。金城公主，是朕的小女，怎能不鍾愛顧念，但是爲人父母，立志安定百姓，如果答應了這真誠的請求，再次促成和好，則邊境安寧，戰爭平息。於是割捨深愛，爲了國家大計，修築外館，以受嘉禮，下嫁吐蕃贊普，即在本月進發，朕親至郊外送行。

中宗召見侍中紀處訥對他説道："以往文成公主出嫁，是江夏王送她。卿非常瞭解蕃情，有

蕃情，有安邊之略，可爲朕充吐蕃使也。”處訥拜謝，既而以不練邊事固辭。上又令中書侍郎趙彦昭充使。彦昭以既充外使，恐失其權寵，殊不悦，司農卿趙履温私謂之曰：“公國之宰輔，而爲一介之使，不亦鄙乎?”彦昭曰：“然計將安出?”履温因陰托安樂公主密奏留之。於是以左衛大將軍楊矩使焉。其月，帝幸始平縣以送公主，設帳殿於百頃泊側，引王公宰相及吐蕃使入宴。中坐酒闌，命吐蕃使進前，諭以公主孩幼，割慈遠嫁之旨。上悲泣歔欷久之，因命從臣賦詩餞别，曲赦始平縣大辟罪已下，百姓給復一年，改始平縣爲金城縣，又改其地爲鳳池鄉愴别里。公主既至吐蕃，别築一城以居之。

睿宗即位，攝監察御史李知古上言：“姚州諸蠻，先屬吐蕃，請發兵擊之。”遂令知古徵劍南兵募往經略之。蠻酋傍名乃引吐蕃攻知古，殺之，仍斷其尸以祭天。時張玄表爲安西都護，又與吐蕃比境，互相攻掠，吐蕃内雖怨怒，外敦和好。時楊矩爲鄯州都督，吐蕃遣使厚遺之，因請河西九曲之地以爲金城公主湯沐之所，矩遂奏與之。吐蕃既得九曲，其地肥良，堪頓兵畜牧，又與唐境接近，自是復叛，始率兵入寇。

開元二年秋，吐蕃大將坌達焉、乞力徐等率衆十餘萬寇臨洮軍，又進寇蘭、渭等州，掠監牧羊馬而去。楊矩悔懼，飲藥而死。玄宗令攝左羽林將軍薛訥及太僕少卿王晙率兵邀擊之。仍下詔將大舉親征，召募將士，克期進發。俄而晙等與賊相遇於渭源之武階驛，前軍王海賓力戰死之，晙等率兵而進，大破吐蕃之衆，殺數萬人，盡收得所掠羊馬。賊餘黨奔北，

安定邊疆的謀略，可爲朕充任吐蕃使。”紀處訥拜謝，接着他以不熟悉邊事堅決推辭。皇上又令中書侍郎趙彦昭充任使者。趙彦昭因充任外使後，恐怕失去權勢寵信，極不高興，司農卿趙履温私下對他説：“公是國家的輔政大臣，却充任一個區區使者，不是也太卑微了嗎?”趙彦昭説：“然而有什麼辦法呢?”趙履温便暗中托安樂公主密奏留下趙彦昭。於是朝廷任左衛大將軍楊矩爲使者。這一月，皇帝前往始平縣送公主，在百頃泊旁安設帳殿，引王公宰相及吐蕃使者飲宴。席間行酒結束時，皇上命吐蕃使者來到面前，曉諭他公主年幼，割愛遠嫁的意圖。皇上悲傷哭泣了很久，因而命隨從臣下賦詩送别，因爲公主出嫁而特别赦免始平縣死刑以下罪犯，百姓免除徭役一年，把始平縣名改爲金城縣，又把所在地名改叫鳳池鄉愴别里。公主到了吐蕃以後，贊普另外修建一座城池專供公主居住。

睿宗即位，攝監察御史李知古上奏説：“姚州諸蠻，先前歸附吐蕃，請求出兵攻打他們。”於是令李知古徵調劍南兵募前去籌劃謀取他們。蠻酋長傍名却帶領吐蕃攻打李知古，把他殺死，并且截斷尸體祭天。當時張玄表任安西都護，又與吐蕃相鄰，相互攻打擄掠，吐蕃内心雖然怨恨憤怒，但是外表上仍然恪守和好。當時楊矩任鄯州都督，吐蕃派遣使者送給楊矩許多東西，藉此而請求把河西九曲的土地作爲金城公主的封地，楊矩便上奏將九曲給吐蕃。吐蕃得到九曲以後，這裏土地肥沃，可以駐兵畜牧，又與唐境接近，從此又反叛，開始率兵進犯。

開元二年秋，吐蕃大將坌達焉、乞力徐等率領十多萬兵衆侵犯臨洮軍，又進犯蘭、渭等州，掠奪監牧羊馬離去。楊矩悔恨恐懼，服毒而死。玄宗令代理左羽林將軍薛訥及太僕少卿王晙率領軍隊阻截攻打吐蕃兵。并且下詔將要大舉親征，招募將士，定期進發。不久王晙等人與賊軍在渭源的武階驛相遇，前軍王海賓苦戰陣亡，王晙等人率兵進擊，大敗吐蕃兵衆，殺數萬人，把吐蕃奪走的羊馬全部收了回來。賊殘兵敗逃，死尸縱横相叠，洮水因此而阻塞不流。於是皇上停止親

相枕藉而死，洮水爲之不流。上遂罷親征，命紫微舍人倪若水往按軍實，仍弔祭王海賓而還。吐蕃遣其大臣宗俄因子至洮河祭其死亡之士，仍款塞請和，上不許之。自是連年犯邊，郭知運、王君㚟相次爲河西節度使以捍之。

吐蕃既自恃兵强，每通表疏，求敵國之禮，言詞悖慢，上甚怒之。及封禪禮畢，中書令張説奏言："吐蕃醜逆，誠負萬誅，然又事征討，實爲勞弊。且十數年甘、凉、河、鄯徵發不息，縱令屢勝，亦不能補。聞其悔過請和，惟陛下遣使，許其稽顙内屬，以息邊境，則蒼生幸甚。"上曰："待吾與王君㚟籌之。"説出，謂源乾曜曰："君㚟勇而無謀，常思僥倖，兩國和好，何以爲功？若入陳謀，則吾計不遂矣。"尋而君㚟入朝奏事，遂請率兵深入以討之。

十五年正月，君㚟率兵破吐蕃于青海之西，虜其輜重及羊馬而還。先是，吐蕃大將悉諾邏率衆入攻大斗谷，又移攻甘州，焚燒市里。君㚟畏其鋒，不敢出戰。會大雪，賊凍死者甚衆，遂取積石軍西路而還。君㚟先令人潛入賊境，於其歸路燒草。悉諾邏軍還至大非川，將士息甲牧馬，而野草皆盡，馬死過半。君㚟與秦州都督張景順等率衆襲其後，入至青海之西，時海水冰合，將士并乘冰而渡。會悉諾邏已渡大非川，輜重及疲兵尚在青海之側，君㚟縱兵俘之而還。其年九月，吐蕃大將悉諾邏恭禄及燭龍莽布支攻陷瓜州城，執刺史田元獻及王君㚟之父壽，盡取城中軍資及倉糧，仍毁其城而去。又進攻玉門軍及常樂縣，縣令賈師順嬰城固守，凡八十日，賊遂引退。俄而王君㚟爲迴紇

征，命紫微舍人倪若水前去查驗戰績，并且弔祭王海賓後返回。吐蕃派遣大臣宗俄因子到洮河弔祭己方戰死士卒，并且請求和好，皇上不許。從此連年犯邊，郭知運、王君㚟相繼任河西節度使來抵禦吐蕃。

吐蕃既自恃兵强，每次上奏表疏，要求行施對等國的禮節，言詞違逆傲慢，皇上對吐蕃十分憤怒。等到封禪禮完畢，中書令張説上奏説："吐蕃醜逆，實在應受萬誅，可是再行征討，確有勞弊。况且十幾年來甘、凉、河、鄯徵發不止，即使接連取勝，也不能够補救。聽説吐蕃悔過請求和好，衹要陛下派遣使者，允許他們俯首内附，使邊境安寧，那麼百姓就非常慶幸。"皇上説："等我與王君㚟謀劃此事。"張説退出，對源乾曜説："王君㚟有勇無謀，常存邀功求寵之心，兩國和好，怎麼能立功呢？如果他入見出謀，那麼我的計議就不能實行。"不久王君㚟入朝奏事，他便請求率兵深入攻打吐蕃。

十五年正月，王君㚟率領軍隊在青海的西面打敗吐蕃，繳獲吐蕃輜重及羊馬返回。在此之前，吐蕃大將悉諾邏率領軍隊進攻大斗谷，接着轉攻甘州，焚燒市里。王君㚟畏懼敵軍鋒芒，不敢出戰。適逢天降大雪，賊軍被凍死的極多，於是他們從積石軍西路撤回。王君㚟事先令人潛入賊境，在賊撤退時要經過的路上燒掉牧草。悉諾邏軍返回到大非川，將士解甲牧馬，可是野草全部被燒光，馬死過半。王君㚟與秦州都督張景順等人率領士兵從後面追襲，他們進抵青海西面，當時海水封凍，將士全都從冰上過海。適逢悉諾邏已經越過大非川，輜重及疲兵仍然在青海旁邊，王君㚟縱兵俘獲後返回。這一年九月，吐蕃大將悉諾邏恭禄和燭龍莽布支攻占瓜州城，拘捕刺史田元獻及王君㚟之父王壽，盡取城中軍資及倉糧，并且毁城離去。接着進攻玉門軍及常樂縣，縣令賈師順據城堅守，總共八十天，賊軍終於撤退。不久王君㚟被回紇殘部殺死，朝廷於是命兵部尚書蕭嵩任河西節度使，任建康軍使、左

餘黨所殺，乃命兵部尚書蕭嵩爲河西節度使，以建康軍使、左金吾將軍張守珪爲瓜州刺史，修築州城，招輯百姓，令其復業。時悉諾邏恭祿威名甚振，蕭嵩乃縱反間於吐蕃，云其與中國潛通，贊普遂召而誅之。

明年秋，吐蕃大將悉末朗復率衆攻瓜州，守珪出兵擊走之。隴右節度使、鄯州都督張忠亮引兵至青海西南渴波谷，與吐蕃接戰，大破之。俄而積石、莫門兩軍兵馬總至，與忠亮合勢追討，破其大莫門城，生擒千餘人，獲馬一千匹、犛牛五百頭，器仗衣資甚衆，又焚其駱駝橋而還。八月，蕭嵩又遣副將杜賓客率弩手四千人與吐蕃戰于祁連城下，自辰至暮，散而復合，賊徒大潰，臨陣斬其副將一人。賊敗，散走投山，哭聲四合。初，上聞吐蕃重來入寇，謂侍臣曰："吐蕃驕暴，恃力而來，朕今按地圖，審利害，親指授將帥，破之必矣。"數日而露布至。

十七年，朔方大總管信安王禕又率兵赴隴右，拔其石堡城，斬首四百餘級，生擒二百餘口，遂於石堡城置振武軍，仍獻其俘囚于太廟。於是吐蕃頻遣使請和，忠王友皇甫惟明因奏事面陳通和之便。上曰："吐蕃贊普往年嘗與朕書，悖慢無禮，朕意欲討之，何得和也!"惟明曰："開元之初，贊普幼稚，豈能如此。必是在邊軍將務邀一時之功，僞作此書，激怒陛下。兩國既鬥，興師動衆，因利乘便，公行隱盜，僞作功狀，以希勛爵，所損巨萬，何益國家?今河西、隴右，百姓疲竭，事皆由此。若陛下遣使往視金城公主，因與贊普面約通和，令其稽顙稱臣，永息邊境，此永代安人之道也。"上然其言，因令惟

金吾將軍張守珪爲瓜州刺史，修築州城，招集百姓，叫他們恢復本業。當時悉諾邏恭祿威名大振，蕭嵩便對吐蕃實行反間之計，說他與中原暗中往來，贊普便召見并處死他。

第二年秋，吐蕃大將悉末朗又率領兵衆進攻瓜州，張守珪出兵擊退。隴右節度使、鄯州都督張忠亮帶兵來到青海西南的渴波谷，與吐蕃交戰，大敗吐蕃。不久積石、莫門兩軍兵馬一起趕來，與張忠亮合兵追擊，攻破大莫門城，生擒一千多人，繳獲馬一千匹、牦牛五百頭，器仗衣資極多，又焚燒駱駝橋後返回。八月，蕭嵩又派遣副將杜賓客率領弩手四千人與吐蕃在祁連城下交鋒，從早到晚，散而又合，賊兵大潰，臨陣殺賊副將一人。賊軍失敗以後，散逃山中，哭聲四起。當初，皇上聽說吐蕃再次進犯，便對侍臣說："吐蕃驕傲凶惡，恃强而來，朕今日查看地圖，研究利害，親自部署將帥，一定能够打敗吐蕃。"數日後捷報送達。

十七年，朔方大總管信安王李禕又率領軍隊趕赴隴右，攻克石堡城，斬首四百多級，生擒二百多人，就在石堡城設置振武軍，并且在太廟獻俘。於是吐蕃接連派遣使者請求和好，忠王友皇甫惟明藉奏事當面陳說往來交好有利。皇上說："吐蕃贊普往年曾經致朕書，違逆傲慢無禮，朕想要討伐他，怎麽能够通和呢!"皇甫惟明說："開元初年，贊普幼稚，怎麽能如此。一定是邊將極力想博取一時的功勞，僞作此書，用來激怒陛下。兩國交戰之後，興師動衆，因利乘便，公然行使陰謀，僞造功狀，以便求取勛爵，耗損巨萬，對國家有什麽益處?如今河西、隴右，百姓精疲力竭，全都是因爲這個原因。如果陛下派遣使者前去探望金城公主，藉此與贊普當面約定和好，令他俯首稱臣，使邊境永遠寧息，這是世代安民的辦法。"皇上認爲他說的對，就令皇甫惟明及内侍張元方充任使者前去訪問吐蕃。皇甫惟

明及内侍張元方充使往問吐蕃。惟明、元方等至吐蕃，既見贊普及公主，具宣上意。贊普等欣然請和，盡出貞觀以來前後敕書以示惟明等，令其重臣名悉獵隨惟明等入朝，上表曰：

外甥是先皇帝舅宿親，又蒙降金城公主，遂和同爲一家，天下百姓，普皆安樂。中間爲張玄表、李知古等東西兩處先動兵馬，侵抄吐蕃，邊將所以互相征討，迄至今日，遂成釁隙。外甥以先代文成公主、今金城公主之故，深識尊卑，豈敢失禮。又緣年小，枉被邊將讒構鬥亂，令舅致怪。伏乞垂察追留，死將萬足。前數度使人入朝，皆被邊將不許，所以不敢自奏。去冬公主遣使人婁衆失力將狀專往，蒙降使看公主來，外甥不勝喜荷。謹遣論名悉獵及副使押衙將軍浪些紇夜悉獵入朝，奏取進止。兩國事意，悉獵所知。外甥蕃中已處分邊將，不許抄掠，若有漢人來投，便令却送。伏望皇帝舅遠察赤心，許依舊好，長令百姓快樂。如蒙聖恩，千年萬歲，外甥終不敢先違盟誓。謹奉金胡瓶一、金盤一、金碗一、馬腦杯一、零羊衫段一，謹充微國之禮。

金城公主又別進金鵝盤盞雜器物等。十八年十月，名悉獵等至京師，上御宣政殿，列羽林仗以見之。悉獵頗曉書記，先曾迎金城公主至長安，當時朝廷皆稱其才辯。及是上引入内宴，與語，甚禮之，賜紫袍金帶及魚袋，并時服、繒綵、銀盤、胡瓶，仍於別館供擬甚厚。悉獵受袍帶器物而

明、張元方等人抵達吐蕃，見到贊普及公主之後，傳達了皇上旨意。贊普等欣然請求和好，把貞觀以來前後詔書統統拿出來讓皇甫惟明等人觀看，令重臣名悉獵跟隨皇甫惟明等人入朝，上表說：

外甥是先帝舅舊親，又蒙恩下嫁金城公主，於是和同爲一家，天下百姓，到處都安寧快樂。中間因爲張玄表、李知古等人從東西兩處先動兵馬，侵掠吐蕃，所以邊將互相征討，直到今日，便積嫌成仇。外甥因爲先世文成公主、今日金城公主的緣故，深知尊卑，豈敢失禮。又因爲年幼，枉受邊將欺騙挑起鬥亂，令舅責怪。乞求明察追究寬留，死將萬足。以前幾次派遣使者入朝，都不被邊將許可，所以不敢自行上奏。去年冬公主派遣使者婁衆失力帶狀專程前往，蒙恩派使者前來看望公主，外甥不勝喜悦。謹派遣論名悉獵及副使押衙將軍浪些紇夜悉獵入朝，奏請皇帝處分。兩國事宜，悉獵知道。外甥在蕃中已經通令邊將，不許侵掠，如果有漢人前來投奔，便令送回。望皇帝舅遠察忠心，允許依照以往情好，永遠使百姓快樂。如果蒙聖恩，那麽千年萬年，外甥始終不敢先違背盟約。謹奉獻一個金胡瓶、一隻金盤、一個金碗、一個瑪瑙杯、一段零羊衫，謹充小國之禮。

金城公主又另外進獻金鵝盤盞雜器物等。十八年十月，論名悉獵等人來到京師，皇上御宣政殿，陳列羽林儀仗接見吐蕃使者。論名悉獵通曉書籍文章，先前曾經到長安奉迎金城公主，當時朝廷全都稱道他富於才辯。到這時皇上引入禁内宴請，與他交談，很是以禮相待，賜給紫袍金帶及魚袋，以及時服、繒綵、銀盤、胡瓶，并且在別館豐厚供給。論名悉獵收下袍帶器物却退還魚

却進魚袋，辭曰："本國無此章服，不敢當殊異之賞。"上嘉而許之。詔御史大夫崔琳充使報聘。仍於赤嶺各豎分界之碑，約以更不相侵。

時吐蕃使奏云："公主請《毛詩》、《禮記》、《左傳》、《文選》各一部。"制令秘書省寫與之。正字于休烈上疏請曰：

臣聞戎狄，國之寇也；經籍，國之典也。戎之生心，不可以無備；典有恒制，不可以假人。《傳》曰："裔不謀夏，夷不亂華。"所以格其非心，在乎有備無患。昔東平王入朝求《史記》、諸子，漢帝不與。蓋以《史記》多兵謀，諸子雜詭術。夫以東平，漢之懿戚，尚不欲示征戰之書；今西戎，國之寇仇，豈可貽經典之事！且臣聞吐蕃之性，慓悍果决，敏情持鋭，善學不迴。若達於書，必能知戰。深於《詩》，則知武夫有師干之試；深於《禮》，則知月令有興廢之兵；深於《傳》，則知用師多詭詐之計；深於《文》，則知往來有書檄之制。何異借寇兵而資盗糧也！臣聞魯秉周禮，齊不加兵；吴獲乘車，楚疲奔命。一以守典存國，一以喪法危邦，可取鑒也。且公主下嫁從人，遠適異國，合慕夷禮，返求良書，愚臣料之，恐非公主本意也。慮有奔北之類，勸教於中。若陛下慮失蕃情，以備國信，必不得已，請去《春秋》。當周德既衰，諸侯强盛，禮樂自出，戰伐交興，情僞於是乎生，變詐於是乎起，則有以臣召君之事，

袋，他推辭説："本國没有這種章服，所以不敢接受特别的賞賜。"皇上稱贊他并且予以允許。皇上下詔御史大夫崔琳充任使者回訪。并且在赤嶺各自竪立分界碑，約定彼此不再互相侵犯。

這時吐蕃使者上奏説："公主請給《毛詩》、《禮記》、《左傳》、《文選》各一部。"皇上下制令秘書省抄寫交給使者。正字于休烈上疏請求道：

臣聽説戎狄，是國家的敵人；經籍，是國家的典要。戎的異心，不可以不防備；典有常制，不可以給人。《左傳》中説："裔不謀夏，夷不亂華。"所以要糾正他們的不正心術，在於有備無患。昔日東平王入朝求取《史記》、諸子，漢皇帝不給。這是因爲《史記》多有用兵謀略，諸子雜有詭詐之術。東平王，是漢的宗族，漢皇帝尚且不想示以征戰之書；如今西戎，是國家的仇敵，豈能有贈送經典之事！况且臣聽説吐蕃的天性，剽悍果敢，機敏堅執，好學不懈。如果通達書籍，一定能够通曉作戰。精通《詩經》，就知道武士有防禦的用處；精通《禮記》，就知道月令有興兵罷兵；精通《左傳》，就知道用兵多詭詐之計謀；精通《文選》，就知道往來有書檄之制度。這與借給敵人兵馬及資助盗賊糧食有什麽不同！臣聽説魯持周禮，齊不進兵；吴獲車乘，楚疲於奔命。一個因爲守典存國，一個因爲喪法危邦，可用作借鑒。况且公主下嫁從人，遠至異國，宜慕夷禮，返求良書，愚臣估計，恐怕不是公主的本意。恐怕有逃回去的敗將，從中規勸教唆。如果陛下擔心失去蕃心，使國家信義完備，實在不得已，請求去掉《春秋》。當周德已衰，諸侯强盛，禮樂自行制定，攻伐交相興起，於是出現弄虚作假，於是産生機變狡詐，就有臣下召見國君的事情，謀取威勢奠定霸業的名目。如果給了這些書，就是國家的禍患。《左傳》説："于奚請求曲懸繁纓等器物，孔仲尼説：'要珍惜，不如

取威定霸之名。若與此書，國之患也。《傳》曰：“于奚請曲縣繁纓，仲尼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惟名與器，不可假人。’”狄固貪婪，貴貨易土，正可錫之錦綺，厚以玉帛，何必率從其求，以資其智。臣忝叨列位，職刊秘籍，實痛經典，棄在戎夷。昧死上聞，惟陛下深察。

多給他封邑。衹有名分與器具，不可以給人。’”狄本貪婪，看重財物輕視土地，正可以賜給錦綺，多給玉帛，何必答應他們的全部請求，以增長他們的智謀。臣蒙不棄身居官位，職務是刊定秘籍，實在痛心經典，棄在戎夷。冒死上奏，望陛下明察。

疏奏不省。二十一年，又制工部尚書李暠往聘吐蕃，每唐使入境，所在盛陳甲兵及騎馬，以矜其精鋭。二十二年，遣將軍李佺於赤嶺與吐蕃分界立碑。二十四年正月，吐蕃遣使貢方物金銀器玩數百事，皆形制奇異。上令列於提象門外，以示百僚。

其年，吐蕃西擊勃律，遣使來告急，上使報吐蕃，令其罷兵。吐蕃不受詔，遂攻破勃律國，上甚怒之。時散騎常侍崔希逸爲河西節度使，於涼州鎮守。時吐蕃與漢樹柵爲界，置守捉使。希逸謂吐蕃將乞力徐曰：“兩國和好，何須守捉，妨人耕種。請皆罷之，以成一家，豈不善也？”乞力徐報曰：“常侍忠厚，必是誠言。但恐朝廷未必皆相信任。萬一有人交搆，掩吾不備，後悔無益也。”希逸固請之，遂發使與乞力徐殺白狗爲盟，各去守備。於是吐蕃畜牧被野。俄而希逸傔人孫誨入朝奏事，誨欲自邀其功，因奏言“吐蕃無備，若發兵掩之，必克捷”。上使内給事趙惠琮與孫誨馳往觀察事宜。惠琮等至涼州，遂矯詔令希逸掩襲之，希逸不得已而從之，大破吐蕃於青海之上，殺獲甚衆，乞力徐輕身遁逸。惠琮、孫誨皆加厚賞，吐蕃自是復絶朝貢。希逸以失信怏怏，在軍不得志，俄遷爲

他的疏奏没被采納。二十一年，皇上又下制工部尚書李暠前去回訪吐蕃，每當唐使入境，所到之處隆重陳列披甲士卒及騎馬，用來誇耀精鋭。二十二年，朝廷派遣將軍李佺在赤嶺與吐蕃劃分國界并且立碑。二十四年正月，吐蕃派遣使者進貢土産金銀器玩數百件，全都式樣奇異。皇上令陳列在提象門外，讓百官觀看。

這一年，吐蕃西擊勃律，勃律派遣使者前來告急，皇上便派遣使者告知吐蕃，令其停兵。吐蕃不聽詔命，於是攻破勃律國，皇上大怒。當時散騎常侍崔希逸任河西節度使，在涼州鎮守。當時吐蕃與唐以樹柵爲界，設守捉使。崔希逸對吐蕃將領乞力徐説：“兩國和好，何需守捉，妨礙百姓耕種。請求全都罷去，以便成爲一家，豈不好嗎？”乞力徐回答説：“常侍忠厚，所説一定是真誠的話。但恐怕朝廷未必全都相信。萬一有人結怨，乘我不防備而進行襲擊，到那時後悔也没有用。”崔希逸堅持請求，因而派遣使者與乞力徐殺白狗結盟，各自撤去守備。於是吐蕃飼養的牲畜遍及田野。不久崔希逸的隨從孫誨入朝奏事，孫誨想要私自邀取功勞，便上奏説：“吐蕃没有防備，如果派兵襲擊，一定能够獲勝。”皇上派内給事趙惠琮與孫誨急往觀察情况。趙惠琮等人到達涼州，却謊稱詔命令崔希逸襲擊吐蕃，崔希逸無奈從命，在青海旁邊大敗吐蕃，殺獲極多，乞力徐輕身逃走。趙惠琮、孫誨全都受厚賞，吐蕃從此再次斷絶入朝進貢。崔希逸因爲失信而悶悶不樂，在軍中不得志，不久遷任河南尹，走到京師，與趙惠琮全都眼見白狗作怪，相

河南尹，行至京師，與趙惠琮俱見白狗爲祟，相次而死。孫誨亦以罪被戮。詔以岐州刺史蕭炅爲户部侍郎判凉州事，代希逸爲河西節度使；鄯州都督杜希望爲隴右節度使；太僕卿王昱爲益州長史、劍南節度使，分道經略，以討吐蕃。仍令毁其分界之碑。

繼死去。孫誨也因罪被殺。皇上下詔任岐州刺史蕭炅爲户部侍郎判凉州事，取代崔希逸任河西節度使；鄯州都督杜希望任隴右節度使；太僕卿王昱任益州長史、劍南節度使，分道籌劃，以便討伐吐蕃。并且命令毁掉分界碑。

二十六年四月，杜希望率衆攻吐蕃新城，拔之，以其城爲威戎軍，發兵一千以鎮之。其年七月，希望又從鄯州發兵奪吐蕃河橋，於河左築鹽泉城。吐蕃將兵三萬人以拒官軍，希望引衆擊破之，因於鹽泉城置鎮西軍。時王昱又率劍南兵募攻其安戎城。先於安戎城左右築兩城，以爲攻拒之所，頓兵於蓬婆嶺下，運劍南道資粮以守之。其年九月，吐蕃悉鋭以救安戎城，官軍大敗，兩城并爲賊所陷，昱脱身走免，將士已下數萬人及軍糧資仗等并没于賊。昱坐左遷括州刺史。初昱之在軍，謬賞其子錢帛萬計，并擅與紫袍等，所費巨萬，坐是尋又重貶爲端州高要尉而死。

二十六年四月，杜希望率領兵衆攻打吐蕃新城，攻了下來，以新城爲威戎軍，派遣一千名士兵前去鎮守。這一年七月，杜希望又從鄯州出兵奪取吐蕃河橋，在河東側築建鹽泉城。吐蕃動用三萬士兵來抵禦官軍，杜希望帶領兵衆打敗吐蕃，因而在鹽泉城設置鎮西軍。當時王昱又率領劍南兵募攻打吐蕃安戎城。他先在安戎城左右築建了兩座城，作爲攻守的地方，在蓬婆嶺下駐兵，運劍南道資糧來守衛。這一年九月，吐蕃調發所有精鋭救援安戎城，官軍大敗，兩城一并被賊軍攻占，王昱脱身逃免，將士以下數萬人以及軍糧資仗等統統没入賊軍。王昱獲罪降爲括州刺史。當初王昱在軍中，亂賞其子錢帛上萬，并且擅自給紫袍等，費用巨萬，不久坐此罪又再貶爲端州高要尉而死。

二十七年七月，吐蕃又寇白草、安人等軍，敕臨洮、朔方等軍分兵救援。時吐蕃於中路屯兵，斷臨洮軍之路。白水軍守捉使高東于拒守連旬，俄而賊退，蕭炅遣偏將掩其後，擊破之。王昱既敗之後，詔以華州刺史張宥爲益州長史、劍南防禦使，主客員外郎章仇兼瓊爲益州司馬、防禦副使。宥既文吏，素無攻戰之策，兼瓊遂專其戎事。俄而兼瓊入奏，盛陳攻取安戎之策，上甚悦，徙張宥爲光禄卿，拔兼瓊令知益州長史事，代張宥節度，仍爲之親畫取城之計。

二十七年七月，吐蕃又侵犯白草、安人等軍，皇上下詔臨洮、朔方等軍分兵救援。當時吐蕃在半路上屯兵，截斷臨洮軍的道路。白水軍守捉使高東于抵禦數十日，不久賊軍撤退，蕭炅派遣偏將從後面襲擊，打敗了賊軍。王昱失敗以後，皇上下詔任華州刺史張宥爲益州長史及劍南防禦使，任主客員外郎章仇兼瓊爲益州司馬、防禦副使。張宥既然是文官，素來没有攻戰的策略，章仇兼瓊因而專擅軍事。不久章仇兼瓊入奏，詳陳攻取安戎的計策，皇上非常高興，改任張宥爲光禄卿，提拔章仇兼瓊令他權知益州長史事，取代張宥統兵，并且親自爲章仇兼瓊規劃攻城的計策。

二十八年春，兼瓊密與安戎城中吐蕃翟都局及維州别駕董承宴等通謀，都局等遂翻城歸款，因引官軍入

二十八年春，章仇兼瓊暗地裏與安戎城中吐蕃翟都局及維州别駕董承宴等人通謀，翟都局等便越城歸附，因而帶領官軍進城，把吐蕃將士

城，盡殺吐蕃將士，使監察御史許遠率兵鎮守。上聞之甚悦。中書令李林甫等上表曰："伏以吐蕃此城，正當衝要，憑險自固，恃以窺邊。積年以來，蟻聚爲患，縱有百萬之衆，難以施功。陛下親紆秘策，不興師旅，頃令中使李思敬曉喻羌族，莫不懷恩，翻然改圖，自相謀陷。神算運於不測，睿略通於未然，累載逋誅，一朝蕩滅。又臣等今日奏事，陛下從容問臣等曰：'卿等但看四夷不久當漸摧喪。'德音纔降，遽聞戎捷。則知聖與天合，應如響至，前古以來，所未有也。請宣示百僚，編諸史策。"手制答曰："此城儀鳳年中羌引吐蕃，遂被固守，歲月既久，攻伐亦多。其地險阻，非力所制。朝廷群議，不合取之。朕以小蕃無知，事須處置，授以奇計，所以行之，獲彼戎心，歸我城守，有足爲慰也。"其年十月，吐蕃又引衆寇安戎城及維州，章仇兼瓊遣裨將率衆禦之，仍發關中彍騎以救援焉。時屬凝寒，賊久之自引退。詔改安戎城爲平戎城。

二十九年春，金城公主薨，吐蕃遣使來告哀，仍請和，上不許之。使到數月後，始爲公主舉哀於光順門外，輟朝三日。六月，吐蕃四十萬攻承風堡，至河源軍，西入長寧橋，至安仁軍，渾崖峰騎將盛希液以衆五千攻而破之。十二月，吐蕃又襲石堡城，節度使蓋嘉運不能守，玄宗憤之。天寶初，令皇甫惟明、王忠嗣爲隴右節度，皆不能克。七載，以哥舒翰爲隴右節度使，攻而拔之，改石堡城爲神武軍。

天寶十四載，贊普乞黎蘇籠獵贊死，大臣立其子婆悉籠獵贊爲主，復爲贊普。玄宗遣京兆少尹崔光遠兼御

全部殺死，令監察御史許遠率領軍隊鎮守。皇上聽説此事以後大爲欣喜。中書令李林甫等人上表説："因爲吐蕃這座城，正處衝要，憑藉險要而自守，吐蕃依托它而窺視邊塞。多年以來，敵兵聚集爲患，縱使有百萬大軍，也難以進兵取勝。陛下親自謀劃秘計，不動用軍隊，近來令中使李思敬曉諭羌族，無不感懷恩德，從而改過，自相謀陷。運用神策不可測度，睿智能够通曉未來，連年用兵，一朝平定。又臣等今日奏事，陛下從容問臣等道：'卿等但看不久四夷就會逐漸滅亡。'恩詔纔下，很快就獲悉戰争勝利。則知皇上與天合，回聲響應，自古以來，不曾有過。請求宣示百官，編入史册。"皇上頒下手制回答道："此城儀鳳年間羌引吐蕃，因而被堅固地防守，時間已久，攻伐多次。那裏艱險阻塞，不能以力取勝。朝廷群臣商議，以爲不宜攻取。朕認爲小蕃無知，事情應當處理，授給奇計，執行此計，獲得戎心，還我城守，足以令人欣慰。"這一年十月，吐蕃又統兵進犯安戎城及維州，章仇兼瓊派遣裨將率領軍隊進行抵禦，并且派遣關中彍騎前去救援。當時適值嚴寒，賊軍過了很久自行撤退。皇上下詔把安戎城改爲平戎城。

二十九年春，金城公主去世，吐蕃派遣使者前來告哀，并且請求和好，皇上没有答應。使者到達數月以後，纔在光順門外爲公主舉哀，停止朝會三天。六月，吐蕃軍隊四十萬攻打承風堡，到了河源軍，西進長寧橋，抵達安仁軍，渾崖峰騎將盛希液率領五千兵衆打敗吐蕃。十二月，吐蕃又襲擊石堡城，節度使蓋嘉運不能守衛，玄宗發怒。天寶初年，朝廷令皇甫惟明、王忠嗣任隴右節度使，全都没有攻克。七載，任哥舒翰爲隴右節度使，攻取了石堡城，把石堡城改爲神武軍。

天寶十四載，贊普乞黎蘇籠獵贊死，大臣立其子婆悉籠獵贊爲主上，也稱贊普。玄宗派遣京兆少尹崔光遠兼御史中丞，持符節帶國信册命吊

史中丞，持節賫國信册命吊祭之。及還，而安禄山已竊據洛陽，以河、隴兵募，令哥舒翰爲將，屯潼關。

昔秦以隴山已西爲隴西郡。漢懷匈奴於河右，置姑臧、張掖、酒泉、伊吾等郡；又於磧外置西域都護，控引胡國；又分隴西爲金城、西平等郡，雜以氐、羌居之。歷代喪亂，不爲賢豪所據，則爲遠夷侵廢，迨千年矣。武德初，薛仁杲奄有隴上之地，至於河膚；李軌盡有凉州之域，通於磧外。貞觀中，李靖破吐谷渾，侯君集平高昌，阿史那社爾開西域，置四鎮。前王之所未伏，盡爲臣妾，秦、漢之封域，得議其土境耶！於是歲調山東丁男爲戍卒，繒帛爲軍資，有屯田以資糗糧，牧使以娩羊馬。大軍萬人，小軍千人，烽戍邏卒，萬里相繼，以却於强敵。隴右、鄯州爲節度，河西、凉州爲節度，安西、北庭亦置節度，關内則於靈州置朔方節度，又有受降城、單于都護庭爲之藩衛。及潼關失守，河洛阻兵，於是盡徵河隴、朔方之將鎮兵入靖國難，謂之行營。曩時軍營邊州無備預矣。乾元之後，吐蕃乘我間隙，日蹙邊城，或爲膚掠傷殺，或轉死溝壑。數年之後，鳳翔之西，邠州之北，盡蕃戎之境，湮没者數十州。

肅宗元年建寅月甲辰，吐蕃遣使來朝請和，敕宰相郭子儀、蕭華、裴遵慶等於中書設宴。將詣光宅寺爲盟誓，使者云：蕃法盟誓，取三牲血歃之，無向佛寺之事，請明日須於鴻臚寺歃血，以申蕃戎之禮。從之。寶應元年六月，吐蕃使燭番莽耳等二人貢方物入朝，乃於延英殿引見，勞賜各有差。而劍南西山又與吐蕃、氐、羌鄰接，武德以來，開置州縣，立軍

祭。等到崔光遠返回時，安禄山已經竊據洛陽，皇上調發河、隴兵募，令哥舒翰爲將，駐守潼關。

昔日秦在隴山以西設置隴西郡。漢在河右安撫匈奴，設置姑臧、張掖、酒泉、伊吾等郡；又在大漠外設置西域都護，控制招誘胡國；又把隴西分爲金城、西平等郡，讓氐、羌在這裏雜居。歷代死喪禍亂，不是被賢達豪傑占有，就是被遠夷侵占，以至於有千年之久了。武德初年，薛仁杲占有隴上之地，抵達河膚；李軌擁有整個凉州地區，通往大漠以外。貞觀年間，李靖打敗吐谷渾，侯君集平定了高昌，阿史那社爾開拓西域，設置四鎮。前代帝王没有降服的，全都變爲臣僕，秦、漢的封疆，怎能同日而語！於是每年調遣山東丁男爲守邊的士兵，繒帛爲軍需，有屯田供給軍糧，設監牧使用來繁殖羊馬。大軍一萬人，小軍一千人，烽火臺上的士兵及巡邏的士兵，萬里相繼，以便打退强大的敵人。隴右、鄯州設置節度使，河西、凉州設置節度使，安西、北庭也設置節度使，關内則在靈州設置朔方節度使，又有受降城、單于都護庭作爲藩籬保衛它們。等到潼關失守，河洛擁兵，於是徵發河隴、朔方的全部將領鎮兵前來平定國内變亂，稱爲行營。以往的邊州軍營就没有防備了。乾元以後，吐蕃利用我國的空隙，日日踐踏邊城，有的被擄掠殺傷，有的葬身溝壑。數年以後，鳳翔以西，邠州以北，全都成爲蕃戎的疆土，幾十個州淪陷。

肅宗元年正月甲辰，吐蕃派遣使者前來入朝請求和好，皇上下詔令宰相郭子儀、蕭華、裴遵慶等人在中書省設宴。在將要前往光宅寺誓約結盟時，吐蕃使者説：蕃誓約結盟的禮法，要取三牲歃血，而没有到佛寺的事，請求明天就在鴻臚寺歃血，用來申明蕃戎的禮法，朝廷聽從了。寶應元年六月，吐蕃使者燭番莽耳等二人入朝進貢土産，於是皇上在延英殿引見，慰勞賞賜各不等。而劍南西山又與吐蕃、氐、羌鄰接，武德以來，創置州縣，設立軍防，這裏就是漢的筰

防，即漢之箜路，乾元之後，亦陷於吐蕃。寶應二年三月，遣左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李之芳、左庶子兼御史中丞崔倫使于吐蕃，至其境而留之。

路，乾元以後，也被吐蕃攻占。寶應二年三月，朝廷派遣左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李之芳、左庶子兼御史中丞崔倫出使吐蕃，他們到了吐蕃以後被扣留。

廣德元年九月，吐蕃寇陷涇州。十月，寇邠州，又陷奉天縣。遣中書令郭子儀西禦。吐蕃以吐谷渾、党項羌之衆二十餘萬，自龍光度而東。郭子儀退軍，車駕幸陝州，京師失守。降將高暉引吐蕃入上都城，與吐蕃大將馬重英等立故邠王男廣武王承宏爲帝，立年號，大赦，署置官員，尋以司封崔瓌等爲相。郭子儀退軍南保商州，吐蕃居城十五日退，官軍收上都，以郭子儀爲留守。

廣德元年九月，吐蕃侵犯攻占了涇州。十月，吐蕃侵犯邠州，又攻占了奉天縣。朝廷派遣中書令郭子儀前去西面抵禦。吐蕃調發吐谷渾、党項羌二十多萬兵衆，從龍光度東進。郭子儀撤軍，皇上前往陝州，京師失守。降將高暉帶領吐蕃進入上都城，他與吐蕃大將馬重英等人立故邠王子廣武王李承宏爲皇帝，建年號，實行大赦，設置官員，不久任司封崔瓌等人爲宰相。郭子儀退兵往南守衛商州，吐蕃在都城停留了十五天便撤退，官軍收復了上都，朝廷任郭子儀爲留守。

初，車駕東幸，衣冠戚里盡南投荆襄及隱竄山谷，於是六軍將士持兵剽劫，所在阻絶。郭子儀領部曲數百人及其妻子僕從南入牛心谷，駝馬車牛數百兩，子儀遲留，未知所適。行軍判官中書舍人王延昌、監察御史李萼謂子儀曰："令公身爲元帥，主上蒙塵於外，家國之事，一至於此。今吐蕃之勢日逼，豈可懷安於谷中，何不南趨商州，漸赴行在。"子儀遽從之。延昌曰："吐蕃知令公南行，必分兵來逼，若當大路，事即危矣。不如取玉山路而去，出其不意。"子儀又從之。延昌與李萼皆從子儀，子儀之隊千餘人，山路狹隘，連延百餘里，人不得馳。延昌與萼恐狹徑被追，前後不相救，至倒迴口，遂與子儀別行，逾絶澗，登七盤，趨于商州。先是，六軍將張知節與麾下數百人自京城奔于商州，大掠避難朝官、士庶及居人資財鞍馬，已有日矣。延昌與萼既至，説知節曰："將軍身掌禁兵，軍敗而不赴行在，又恣其下虜掠，何所歸乎？今郭令公元帥也，已

當初，皇上東行，官紳國戚全都南奔荆襄及隱藏在山谷，於是六軍將士手持兵器搶劫，各地阻隔。郭子儀帶領幾百名部曲以及妻子僕從向南進入牛心谷，駝馬車牛車幾百輛，郭子儀遲疑滯留，不知該到何處去。行軍判官中書舍人王延昌、監察御史李萼對郭子儀説："令公身爲元帥，主上流亡在外，國家的事情，至於如此地步。如今吐蕃的兵勢日益逼迫，豈能留戀谷中，爲何不南往商州，一步步趕赴皇上的臨時住所。"郭子儀馬上聽取了他們的建議。王延昌説："吐蕃得知令公南行，必然分兵來追，如果我們走大路，就會有危險。不如從玉山小路去，出乎吐蕃意料之外。"郭子儀又聽取了。王延昌與李萼全都跟從郭子儀，郭子儀的隊伍有一千多人，山路狹窄，綿延一百多里，人不能够驅馬奔跑。王延昌與李萼擔心在狹窄的小路上被追上，前後不能相互救應，到了倒迴口，他們便與郭子儀分道而行，渡越山間流水，登上七盤，急赴商州。在此以前，六軍將領張知節與部下數百人從京城奔往商州，他們大肆掠奪避難的朝官、士庶及居民財物鞍馬，已有很長時間了。王延昌與李萼到達後，勸説張知節道："將軍身掌禁軍，軍隊失敗了却不趕赴皇上的臨時住所，又放縱部下搶劫，歸宿在哪裏呢？如今郭令公是元帥，他已經準備

欲至洛南，將軍若整頓士卒，喻以禍福，請令公來撫之，以圖收長安，此則將軍非常之功也。”知節大悦。其時諸軍將臧希讓、高昇、彭體盈、李惟詵等數人，各有部曲，率其數十騎，相次而至，又從其計，皆相率爲軍，約不侵暴。延昌留于軍中主約，萼以數騎往迎子儀，去洛南十餘里，及之，遂與子儀迴至商州。諸將大喜，皆遵其約束。

到洛南，將軍如果整頓士兵，曉諭禍福利害，請令公前來安撫，以便謀劃收復長安，這樣將軍就可建立不同尋常的功勛。”張知節十分高興。當時諸軍將領臧希讓、高昇、彭體盈、李惟詵等數人，各自擁有自己的私人軍隊，率領幾十名騎兵，相繼趕來，他們又聽從了王、李二人的計議，全都聽命編入軍中，約定不得侵凌。王延昌留在軍中主持規約，李萼帶領幾名騎兵前去迎接郭子儀，在距洛南十多里的地方，見到郭子儀，因而與郭子儀回到商州。諸位將領大爲歡喜，全都服從郭子儀的統轄。

吐蕃將入京師也，前光禄卿殷仲卿逃難而出，鞍馬衣服盡爲土賊所掠。仲卿至藍田，糾合散兵及諸驍勇願從者百餘人，南保藍田，以拒吐蕃，其衆漸振，至于千人。子儀既至商州，未知仲卿之舉，募人往探賊勢，羽林將軍長孫全緒請行，以二百騎隸之。又令太子賓客第五琦攝京兆尹，同收長安。全緒至韓公堆，晝則擊鼓，廣張旗幟，夜則多燃火以疑吐蕃。仲卿探知官軍，其勢益壯，遂相爲表裏，以狀聞于子儀。仲卿帥二百餘騎游奕，直渡滻水。吐蕃懼，問百姓，百姓皆紿之曰：“郭令公自商州領衆却收長安，大軍不知其數。”賊以爲然，遂抽軍而還，餘衆尚在城。軍將王撫及御史大夫王仲昇頓兵自苑中入，椎鼓大呼，仲卿之師又入城，吐蕃皆奔走，乃收上都。郭子儀乘之，鼓行入長安，人心乃安。

吐蕃將要進入京師時，前光禄卿殷仲卿出城躲避禍難，他的鞍馬衣服全都被土賊搶劫。殷仲卿到了藍田，集結散兵及諸驍勇願意跟從他的一百多人，往南守衛藍田，用來抵禦吐蕃，他的部衆逐漸壯大，達到千人。郭子儀到了商州以後，還不知道殷仲卿的行動，他募人前去探聽賊軍情况，羽林將軍長孫全緒請求前往，郭子儀派遣二百騎兵隸屬於他。又令太子賓客第五琦代理京兆尹，一同收復長安。長孫全緒到了韓公堆，白天就擊鼓，廣樹旗幟，晚上則燃燒很多火用來迷惑吐蕃。殷仲卿探知是官軍，兵勢更加壯大，於是他們互相呼應，把情况報告給郭子儀。殷仲卿統領二百多名騎兵游擊，直渡滻水。吐蕃恐懼，問百姓，百姓全都欺騙説：“郭令公從商州率領大軍殺回收復長安，大軍不計其數。”賊軍信以爲真，於是撤軍退走，餘部仍然在城裏。軍將王撫及御史大夫王仲昇整兵從禁苑中入城，他們擊鼓大喊，殷仲卿的部隊也進入城中，吐蕃統統逃走，於是收復了上都。郭子儀趁此機會，擊鼓進入長安，人心纔得以安定。

吐蕃退至鳳翔，節度孫志直閉門拒之，吐蕃圍守數日，會鎮西節度兼御史中丞馬璘領精騎千餘自河西救楊志烈迴，引兵入城。遲明，單騎持滿，直衝賊衆，左右願從者百餘騎，璘奮擊大呼，賊徒披靡，無敢當者，賊疲而歸。賊衆恃其驍勇，翌日又逼城請戰，璘披甲開懸門，賊乃抽退，

吐蕃退到鳳翔，節度使孫志直關閉城門進行抵禦，吐蕃圍攻了幾天，適逢鎮西節度使兼御史中丞馬璘率領精騎上千從河西救援楊志烈返回，帶領軍隊進入鳳翔城。黎明，馬璘單騎拉滿弓弦，直衝賊兵衆，左右自願跟從的有一百多騎，馬璘奮力擊敵大聲呼喊，賊兵驚慌潰敗，没有人敢於抵擋，賊軍疲倦返回。賊軍衆自恃驍勇，第二天又逼近城池請求交戰，馬璘身披鎧甲打開懸

皆曰："此將不惜死，不可當，且避之。"又復居原、會、成、渭之地。

門，於是賊軍撤退，他們全都説："這位將領不怕死，我們不能抵擋，還是暫時避一避。"於是賊軍再次回到原、會、成、渭地區。

十二月，乘輿還上都。二年五月，放李之芳還。九月，叛將僕射、大寧郡王僕固懷恩自靈武遣其黨范志誠、任敷等引吐蕃、吐谷渾之衆來犯王畿。十月，懷恩之衆至邠州挑戰，節度白孝德及副元帥先鋒郭晞嬰城拒之，以挫其鋒。賊衆遂逼奉天縣西二十里爲營，郭子儀屯於奉天，又按軍不戰。郭晞於邠州西三十里，令精騎二百五十人、步卒五十人斫懷恩營，破五千衆，斬首千餘級，生擒八十五人，降其大將四人，馬五百匹。十一月，僕固懷恩引吐蕃之衆退。

十二月，皇上返回上都。二年五月，吐蕃放回李之芳。九月，叛將僕射、大寧郡王僕固懷恩從靈武派遣同黨范志誠、任敷等人帶領吐蕃、吐谷渾兵衆前來侵犯京畿。十月，僕固懷恩兵衆來到邠州挑戰，節度使白孝德及副元帥先鋒郭晞據城抵禦，用來挫傷敵軍鋭氣。於是賊兵衆在逼近奉天縣以西二十里處安營，郭子儀駐守在奉天，也按兵不動。郭晞在邠州西面三十里處，令精騎二百五十人、步兵五十人襲擊僕固懷恩軍營，擊敗他五千兵衆，斬首一千多級，生擒八十五人，降服大將四人，獲馬五百匹。十一月，僕固懷恩帶領吐蕃兵衆撤退。

廣德二年，河西節度楊志烈被圍，守數年，以孤城無援，乃跳身西投甘州，凉州又陷於寇。

廣德二年，河西節度使楊志烈被包圍，他守衛了幾年，最後因爲孤城無援，便出逃西奔甘州，凉州又被敵人攻占。

永泰元年三月，吐蕃請和，遣宰相元載、杜鴻漸等於興唐寺與之盟而罷。秋九月，僕固懷恩誘吐蕃、迴紇之衆南犯王畿。吐蕃大將尚結息贊磨、尚息東贊、尚野息及馬重英率二十萬衆至奉天界，邠州節度使白孝德不能禦，京城戒嚴。先是，朔方先鋒兵馬使渾日進、孫守亮屯軍於奉天以拒之，於是詔追副元帥郭子儀於河中府領衆赴援，屯於涇陽，諸將各屯守要害。初，吐蕃列營奉天，渾日進單騎衝之，驍騎二百人繼進，衝突其營，左右擊刺，賊徒驚駭，無不應弦而斃。日進挾一蕃將，躍馬而歸。蕃將奮身，失其撒飯一，日進之衆，無中鋒鏑者，軍中望而益振。明日，吐蕃悉衆圍之，日進命抛車夾石投之，雜以弓弩，賊死傷衆。數日，斂軍回營。尋又日進夜斫賊營於梁母神下，殺千餘人，生擒五百人，獲駝馬器

永泰元年三月，吐蕃請求和好，朝廷派遣宰相元載、杜鴻漸等人在興唐寺與吐蕃結盟而止。秋季九月，僕固懷恩誘引吐蕃、回紇兵衆南下侵犯京畿。吐蕃大將尚結息贊磨、尚息東贊、尚野息以及馬重英率領二十萬兵衆來到奉天境内，邠州節度使白孝德不能抵禦，京城戒嚴。在此以前，朔方先鋒兵馬使渾日進、孫守亮在奉天駐軍用來抵禦吐蕃，於是皇上下詔追副元帥郭子儀從河中府率領軍隊前來救援，郭子儀駐守涇陽，諸位將領分别駐守要害。當初，吐蕃在奉天列營，渾日進單騎衝擊，驍騎二百人跟着進軍，衝擊吐蕃軍營，左右擊殺，賊兵驚懼，無不應弦而死。渾日進生擒一名蕃將，躍馬而還。蕃將奮力掙扎，失其撒飯一，渾日進的士兵，没有一人中兵刃箭鏃的，全軍更加振奮。第二天，吐蕃動用全部兵馬前來圍攻，渾日進命用抛車把石頭投向吐蕃，同時用弓弩發射，賊軍死傷極多。過了幾天，吐蕃收軍回營。不久渾日進又乘夜色在梁母神下殺進賊營，殺死一千多人，生擒五百人，繳獲駱駝馬器械。

械。

上又下詔親征，括朝官馬，京城置團練。鎮西節度馬璘遇吐蕃游奕四百餘人於武功東原，使五十人擊而盡殺之，無噍類。自十七日雨至二十五日晚際始止，議者以爲天助。吐蕃移營於醴泉縣九嵕山北，因攻掠醴泉。京城大駭，人皆空室，大户鑿竇以出。逆黨任敷以兵五千餘人犯白水縣。渾日進露布而至，屯於奉天馬嵬店。今月十九日已後至二十五日已前，交戰二百餘陣，破吐蕃一萬餘衆，斬首五千級，生擒一百六十人，馬一千二百四十二匹，駝一百一十五頭，器械、幡旗共三萬餘事。朝官震懼，家口迴避者十室八九，禁之不止。自前年吐蕃犯王畿後，於中渭橋鄠豐城以營兵，至是功畢。

吐蕃退至永壽北，遇迴紇之衆，雖聞懷恩死，皆悖其衆，相誘而奔，復來寇。至奉天，兩蕃猜貳争長，別爲營壘。吐蕃游奕至窯底，吐蕃又至馬嵬店，因縱火焚居人廬舍而退。迴紇三千騎詣涇陽降款，請擊吐蕃爲效，子儀許之。於是朔方先鋒兵馬使開府南陽郡王白元光與迴紇合於涇陽，靈臺縣東五十里攻破吐蕃，斬首及生擒獲駝馬牛羊甚衆。上停親征，京師解嚴，宰相上表稱賀。

皇上又下詔親征，搜求朝官馬匹，在京城設置團練。鎮西節度使馬璘在武功東原遇上吐蕃巡邏四百多人，他派五十人出擊吐蕃巡邏兵并把他們全部殺死，吐蕃巡邏兵無一生還。自從十七日下雨到二十五日晚間纔停止，論者認爲這是天助。吐蕃移駐醴泉縣九嵕山以北，乘勢劫掠醴泉。京城大爲震驚，百姓家全都跑空了，大户挖地道出逃。逆黨任敷帶領五千多名士兵侵犯白水縣。渾日進發布露布而來，駐守在奉天馬嵬店。這一月的十九日以後到二十五日以前，交戰二百多次，打敗吐蕃一萬多兵衆，斬首五千級，生擒一百六十人，繳獲馬一千二百四十二匹，駱駝一百一十五頭，器械、幡旗共三萬多件。朝官十分恐懼，十家有八九家都全家躲避，朝廷雖然禁止但却無法阻止。自從前年吐蕃侵犯京畿以後，在中渭橋鄠豐修築城壘駐扎軍隊，到這時完工。

吐蕃退到永壽北面，遇上回紇兵衆，他們雖然聽説僕固懷恩已死，但是全都蒙蔽部衆，相互誘引而來，再次侵犯。到了奉天，兩蕃疑忌争長，便分開設置營壘。吐蕃巡邏到了窯底，吐蕃又來到馬嵬店，乘機放火焚燒居民廬舍以後撤退。回紇三千名騎兵來到涇陽投降歸順，請求攻打吐蕃來立功，郭子儀答應了他們的請求。於是朔方先鋒兵馬使開府南陽郡王白元光與回紇在涇陽會合，在靈臺縣東面五十里打敗吐蕃，斬首級及生擒俘虜繳獲駱駝馬牛羊極多。於是皇上停止親征，京師解除戒嚴，宰相上表祝賀。

舊唐書卷一百九十六(下)

列傳第一百四十六(下)

吐蕃(下)

永泰二年二月，命大理少卿兼御史中丞楊濟修好于吐蕃。四月，吐蕃遣首領論泣藏等百餘人隨濟來朝，且謝申好。大曆二年十月，靈州破吐蕃二萬餘衆，生擒五百人，獲馬一千五百匹。十一月，和蕃使、檢校户部尚書、兼御史大夫薛景仙自吐蕃使還，首領論泣陵隨景仙來朝，景仙奏云："贊普請以鳳林關爲界。"俄又遣使路悉等十五人來朝。三年八月，吐蕃十萬寇靈武，大將尚悉摩寇邠州，邠寧節度使馬璘破二萬餘衆，擒其俘以獻之。九月，寇靈州，朔方騎將白元光破之。俄又復破二萬衆於靈武，獲羊馬數千計。關内副元帥郭子儀於靈州破吐蕃六萬餘衆。十二月，以蕃寇歲犯西疆，增修鎮守，乃移馬璘鎮涇州，仍爲涇原節度使。劍南西川亦破吐蕃萬餘衆。五年五月，徙置當、悉、拓、静、恭五州于山陵要害之地，以備吐蕃。

永泰二年二月，朝廷命大理少卿兼御史中丞楊濟與吐蕃重歸和好。四月，吐蕃派遣首領論泣藏等一百多人跟隨楊濟前來入朝，并且謝恩申明和好。大曆二年十月，靈州打敗吐蕃二萬多兵衆，生擒五百人，繳獲一千五百匹馬。十一月，和蕃使、檢校户部尚書、兼御史大夫薛景仙從吐蕃出使歸來，吐蕃首領論泣陵跟隨薛景仙前來入朝，薛景仙上奏説："贊普請求以鳳林關作爲疆界。"不久吐蕃又派遣使者路悉等十五人前來入朝。三年八月，吐蕃十萬兵衆侵犯靈武，大將尚悉摩侵犯邠州，邠寧節度使馬璘打敗吐蕃二萬多兵衆，將擒獲的吐蕃俘虜獻到朝廷。九月，吐蕃侵犯靈州，被朔方騎將白元光打敗。不久又在靈武打敗二萬吐蕃兵衆，繳獲羊馬數以千計。關内副元帥郭子儀在靈州打敗吐蕃六萬多兵衆。十二月，因爲吐蕃軍隊連年侵犯西部邊疆，增修鎮守，於是使馬璘改鎮涇州，并任涇原節度使。劍南西川也打敗吐蕃一萬多兵衆。五年五月，把當、悉、拓、静、恭五州遷移安置在山上險要之處，以便防備吐蕃。

八年秋，吐蕃六萬騎寇靈武，蹂踐我禾稼而去。十月，寇涇、邠等州，郭子儀遣先鋒將渾瑊與賊戰于宜禄，我師不利，副將史籍等三人死之，村墅居人爲驅掠者凡千餘人。是夜，瑊收合散卒襲賊營，會馬璘亦襲其輜重，凡殺數千人，賊遂潰。子儀

八年秋，吐蕃六萬騎兵侵犯靈武，踐踏我方的莊稼後離去。十月，侵犯涇、邠等州，郭子儀派遣先鋒將渾瑊與賊軍在宜禄交戰，我軍失利，副將史籍等三人戰死，村落居民被搶走的有一千多人。這一夜，渾瑊收集散兵襲擊賊軍軍營，適逢馬璘也襲擊賊軍輜重，總共殺死數千人，於是賊軍潰敗。郭子儀大敗吐蕃十多萬兵衆。當初，

大破吐蕃十餘萬衆。初，吐蕃犯我邠郊，馬璘以精卒二千餘人潛夜掩賊營，射賊豹皮將中目，賊衆扶之號泣，遂擧營遁去。璘因收獲朔方兵健二百餘人，百姓七百餘人，駝馬數百匹。

九年四月，以吐蕃侵擾，預爲邊備，乃降敕：

宜令子儀以上郡、北地、四塞、五原、義渠、稽胡、鮮卑雜種步馬五萬衆，嚴會栒邑，克壯舊軍。抱玉以晋之高都，韓之上黨，河、湟義從，汧、隴少年，凡三萬衆，横絶高壁，斜界連營。馬璘以西域前庭、車師後部，兼廣武之戍，下蔡之徭，凡三萬衆，屯於回中，張大軍之援。忠誠以武落别校，右地奇鋒，凡二萬衆，出岐陽而北會。希讓以三輔太常之徒，六郡良家之子，自渭上而西合汴宋、淄青、河陽、幽薊，總四萬衆，分列前後。魏博、成德、昭義、永平總六萬衆，大舒左右。朕内整禁旅，親誓諸將，資以千金之費，錫以六牧之馬。其戎裝戰器，軍用邊儲，各有司存，素皆精辦。咨爾將相文武宣力之臣，夫師克在和，善戰不陣，各宜保據疆界，屯據要衝，斥候惟明，首尾相應。若既悔過，何必勞人；如或不恭，自當伐罪。然後眷求統一，以制諸軍。進取之宜，俟於後命。

十一年正月，劍南節度使崔寧大破吐蕃故洪等四節度兼突厥、吐渾、氐、蠻、羌、党項等二十餘萬衆，斬首萬餘級，生擒蠕城兵馬使一千三百五十人，獻于闕下，牛羊及軍資器

吐蕃侵犯我邠州郊野，馬璘率領二千多名精兵乘夜色偷襲賊軍軍營，射中了賊豹皮將的眼睛，賊兵衆攙扶着他號啕大哭，於是全營逃走。馬璘乘機解救朔方兵健二百多人，百姓七百多人，奪回駱駝馬匹數百。

九年四月，因爲吐蕃侵犯騷擾，要事先加强邊防，於是下詔：

應當令郭子儀率領上郡、北地、四塞、五原、義渠、稽胡、鮮卑各種族步兵騎兵五萬人，立即到栒邑會合，增强原有軍隊。李抱玉率領晋的高都、韓的上黨，河、湟的義從，汧、隴少年，總共三萬兵衆，阻斷高壁，沿着曲折的邊界接連設置軍營。馬璘率領西域前庭、車師後部，以及廣武的守邊士兵，下蔡役夫，總共三萬兵衆，駐守在回中，作爲大軍的增援。李忠誠率領武落别校，右地奇鋒，總共二萬兵衆，從岐陽出兵往北面會兵。臧希讓率領三輔在太常服勞役的人，六郡清白人家子弟，從渭水往西與汴宋、淄青、河陽、幽薊的軍隊會合，總共四萬兵衆，分爲前軍後軍。魏博、成德、昭義、永平總共六萬兵衆，在左右翼展開。朕内整禁軍，親自與諸位將領立誓，提供千金費用，賜給六牧的馬匹。軍裝兵器，軍用及邊防的儲備，在各有關部門存放，平日都已精心置辦。你們這些爲朝廷效力的文武將相臣下，軍隊要取勝在於齊心協力，擅長作戰的不必布陣，各自應當保衛疆界，駐守要衝，邊境前哨一定要高度警惕，前後相應。如果吐蕃已經悔過，何必勞民傷財；如果仍然不恭敬，自然應當討伐有罪者。出兵之後要注重號令統一，以便制約各路軍隊。什麽時候進取合適，等待以後的命令。

十一年正月，劍南節度使崔寧大敗吐蕃故洪等四節度以及突厥、吐渾、氐、蠻、羌、党項等二十多萬兵衆，斬首一萬多級，生擒蠕城兵馬使一千三百五十人，獻到京師，繳獲的牛羊及軍需器械，不計其數。十二年九月，吐蕃進犯坊

械，不可勝紀。十二年九月，入寇坊州，掠党項羊馬而去。十月，崔寧破吐蕃望漢城。十四年八月，命太常少卿韋倫持節使吐蕃，統蕃俘五百人歸之。十月，吐蕃率南蠻衆二十萬來寇：一入茂州，過汶川及灌口；一入扶、文，過方維、白壩；一自黎、雅過邛崍關，連陷郡邑。乃發禁兵四千人及幽州兵五千人同討，大破之。

建中元年四月，韋倫至。自大曆中聘使前後數輩，皆留之不遣，俘獲其人，必遣中官部統徙江、嶺，因緣求財及給養之費，不勝其弊。去年冬，吐蕃大興師以三道來侵，會德宗初即位，以德綏四方，徵其俘囚五百餘人，各給衣一襲，使倫統還其國，與之約和，敕邊將無得侵伐。吐蕃始聞歸其人，不之信，及蕃俘入境，部落皆畏威懷惠。其贊普乞立贊謂倫曰："不知是來也，而有三恨，奈何?"倫曰："未達所謂。"乞立贊曰："不知大國之喪，而吊不及哀，一也。不知山陵之期，而賻不成禮，二也。不知皇帝舅聖明繼立，已發衆軍三道連衡。今靈武之師，聞命輒已；而山南之師已入扶、文，蜀師已趨灌口，追且不及，是三恨也。"乃發使奉贄，不二旬而復命。蜀帥上所獲戎俘，有司請準舊事頒爲徒隸，上曰："要約著矣，言庸二乎!"乃各給縑二匹、衣一襲而歸之。五月，以韋倫爲太常卿，復使吐蕃。其冬，遣宰相論欽明思等五十五人隨倫至，且獻方物。吐蕃見倫再至，甚歡。既就館，聲樂以娛之，留九日而還，兼遣其渠帥報命。

州，搶劫党項羊馬後離去。十月，崔寧攻克了吐蕃望漢城。十四年八月，朝廷命令太常少卿韋倫持符節出使吐蕃，帶着蕃俘虜五百人交還吐蕃。十月，吐蕃率領南蠻二十萬兵衆前來侵犯：一路進入茂州，經過汶川及灌口；一路進入扶、文，經過方維、白壩；一路從黎、雅經過邛崍關，接連攻占郡邑。於是調發禁兵四千人及幽州兵五千人一同征討，大敗吐蕃。

建中元年四月，韋倫抵達吐蕃。自從大曆年間吐蕃的來使前後幾批，全都被扣留不讓歸還，俘獲的吐蕃人，定要派中官統率分部遷往江、嶺，因爲求取財物及給養費用，弊害難以承受。前一年冬季，吐蕃大規模出兵分三路進犯，適逢德宗即位不久，以德義安撫平定四方，徵集吐蕃俘虜五百多人，各給一套衣服，讓韋倫統領着他們返回吐蕃，與吐蕃約定和好，下詔令邊將不要侵犯討伐。吐蕃最初聽説歸還他們的人，還不相信，等到吐蕃俘虜進入本國境内，部落全都畏懼聲威感念恩德。吐蕃贊普乞立贊對韋倫説："不知道你這次前來，因而有三點悔恨，怎麽辦呢?"韋倫説："我不明白你在説什麽。"乞立贊説："不知道大國有喪，而没有及時吊哀，是第一點。不知道入葬山陵的時間，而没能以禮奉送財物助辦喪事，是第二點。不知道皇帝舅聖明繼位，已經派遣各軍從三路一同進發。如今靈武的軍隊，接到命令後就會停止；而山南的軍隊已經進入扶、文，蜀軍已經急赴灌口，追也追不上了，這是三點悔恨。"於是派遣使者奉送禮物，不到二十天就完成使命回報。蜀帥進獻所俘獲的戰俘，有關官員請求按照舊例把這些人發配爲服賤役的人，皇上説："盟約已經公開訂立，説話豈能反覆無常!"於是每人贈送二匹細絹、一套衣服後把他們放回。五月，朝廷任韋倫爲太常卿，讓他再次出使吐蕃。這一年冬季，吐蕃派遣宰相論欽明思等五十五人跟隨韋倫前來，并且進獻土産。吐蕃見韋倫兩次前來，極爲歡喜。住進客館之後，用聲樂供他娛樂，韋倫停留了九天就返回，吐蕃又派遣首領回訪唐。

二年十二月，入蕃使判官常魯與吐蕃使論悉諾羅等至自蕃中。初，魯與其使崔漢衡至列館，贊普令止之，先命取國信敕，既而使謂漢衡曰："來敕云：'所貢獻物，并領訖；今賜外甥少信物，至領取。'我大蕃與唐舅甥國耳，何得以臣禮見處？又所欲定界，雲州之西，請以賀蘭山爲界。其盟約，請依景龍二年敕書云：'唐使到彼，外甥先與盟誓；蕃使到此，阿舅亦親與盟。'"乃邀漢衡遣使奏定。魯使還奏焉，爲改敕書，以"貢獻"爲"進"，以"賜"爲"寄"，以"領取"爲"領之"。且謂曰："前相楊炎不循故事，致此誤爾。"其定界盟，并從之。

三年四月，放先没蕃將士僧尼等八百人歸還，報歸蕃俘也。九月，和蕃使殿中少監兼御史中丞崔漢衡與蕃使區頰贊至。時吐蕃大相尚結息忍而好殺，以嘗覆敗於劍南，思刷其耻，不肯約和。其次相尚結贊有材略，因言於贊普，請定界明約，以息邊人。贊普然之，竟以結贊代結息爲大相，終約和好，期以十月十五日會盟於境上。以崔漢衡爲鴻臚卿，以都官員外郎樊澤兼御史中丞、充入蕃計會使。初，漢衡與吐蕃約定月日盟誓，漢衡到，商量未决，已過其期，遂命澤詣結贊復定盟會期，且告遣隴右節度使張鎰與之同盟。澤至故原州，與結贊相見，以來年正月十五日會盟於清水西。

四年正月，詔張鎰與尚結贊盟于清水。將盟，鎰與結贊約，各以二千人赴壇所，執兵者半之，列於壇外二百步，散從者半之，分立壇下。鎰與賓佐齊映、齊抗及會盟官崔漢衡、樊澤、常魯、于頔等七人皆朝服；結贊

二年十二月，入蕃使者判官常魯與吐蕃使者論悉諾羅等人從蕃中來到京城。當初，常魯與使臣崔漢衡抵達吐蕃客館，贊普派人加以阻止，命先取國信詔書，隨後派人對崔漢衡説："來詔中説：'所貢獻的土産，全都收到了；如今賜給外甥少許信物，到後前來領取。'我大蕃與唐是舅甥之國，怎麽能以臣禮對待？又所確定的邊界，雲州以西，請求以賀蘭山爲界。至於盟約，請求依照景龍二年詔書所説：'唐使臣到吐蕃，外甥先與使臣盟誓；蕃使臣到唐，阿舅也要親自與他們盟誓。'"於是要求崔漢衡派遣使臣上奏决定。常魯出使回朝上奏，朝廷爲此修改詔書，把"貢獻"改爲"進"，把"賜"改爲"寄"，把"領取"改爲"領之"。并且對吐蕃使臣説："前宰相楊炎不遵循舊例，纔導致這種錯誤。"約定邊界訂立盟約，全都依從吐蕃。

三年四月，吐蕃把先前淪落到吐蕃的將士僧尼等八百人放回，以此回報送回吐蕃俘虜。九月，和蕃使殿中少監兼御史中丞崔漢衡與吐蕃使者區頰贊前來。當時吐蕃大相尚結息殘忍好殺，因爲曾經在劍南大敗，所以想要洗刷耻辱，不肯講和。吐蕃次相尚結贊有才智謀略，他藉機對贊普説，請求確定邊界申明盟約，使邊民安寧。贊普認爲他説的有道理，然後以尚結贊取代尚結息任大相，終於約定和好，决定於十月十五日在邊境會盟。朝廷任崔漢衡爲鴻臚卿，以都官員外郎樊澤兼御史中丞、充任入蕃計會使。當初，崔漢衡與吐蕃約定盟誓日期，崔漢衡到達後，而朝廷商量還没有結果，已經過了日期，因而命樊澤前去與尚結贊再次約定會盟日期，并且告知吐蕃唐派遣隴右節度使張鎰與他同去盟誓。樊澤抵達前原州，與尚結贊相見，約定明年正月十五日在清水西面會盟。

四年正月，皇上下詔張鎰與尚結贊在清水會盟。將要結盟時，張鎰與尚結贊約定，各自率領二千人到誓壇之處，一半人手握兵器，排列在誓壇以外二百步處，一半閑從人員，分别站立在壇下。張鎰與佐官齊映、齊抗及會盟官崔漢衡、樊澤、常魯、于頔等七人都身着禮服；尚結贊與吐

與其本國將相論悉頰藏、論臧熱、論利陁、斯官者、論力徐等亦七人，俱升壇爲盟。初約漢以牛，蕃以馬，鎰恥與之盟，將殺其禮，乃謂結贊曰："漢非牛不田，蕃非馬不行，今請以羊、豕、犬三物代之。"結贊許諾。塞外無豕，結贊請出羝羊，鎰出犬及羊，乃於壇北刑之，雜血二器而歃盟。文曰：

唐有天下，恢奄禹迹，舟車所至，莫不率俾。以累聖重光，歷年爲永，彰王者之丕業，被四海之聲教。與吐蕃贊普，代爲婚姻，固結鄰好，安危同體，甥舅之國，將二百年。其間或因小忿，棄惠爲仇，封疆騷然，靡有寧歲。皇帝踐祚，愍兹黎元，俾釋俘隸，以歸蕃落。蕃國展禮，同兹叶和，行人往復，累布成命。是必詐謀不起，兵車不用矣。彼猶以兩國之要，求之永久，古有結盟，今請用之。國家務息邊人，外其故地，棄利蹈義，堅盟從約。今國家所守界：涇州西至彈箏峽西口，隴州西至清水縣，鳳州西至同谷縣，暨劍南西山大渡河東，爲漢界。蕃國守鎮在蘭、渭、原、會，西至臨洮，東至成州，抵劍南西界磨些諸蠻，大渡水西南，爲蕃界。其兵馬鎮守之處，州縣見有居人，彼此兩邊見屬漢諸蠻，以今所分見住處，依前爲定。其黄河以北，從故新泉軍，直北至大磧，直南至賀蘭山駱駝嶺爲界，中間悉爲閑田。盟文有所不載者，蕃有兵馬處蕃守，漢有兵馬處漢守，并依見守，不得侵越。

蕃本國將相論悉頰藏、論臧熱、論利陁、斯官者、論力徐等也是七人，一起登上誓壇結盟。當初約定漢人用牛，蕃人用馬，張鎰因與吐蕃結盟而感到羞耻，打算降低禮儀規格，便對尚結贊説："漢人没有牛不能耕田，蕃人没有馬不能行路，現在請求用羊、猪、狗三種牲畜代替牛、馬。"尚結贊答應了。可是塞外没有猪，尚結贊請求吐蕃出羝羊，張鎰出狗及羊，於是在誓壇北面殺牲，把血混放在二個器皿中歃血結盟。盟文説：

唐朝擁有天下，擴展了夏禹的疆域，車船所到之處，無不順服。因爲歷代皇上不斷發揚光大前王的功德，從而享年長久，彰明帝王的大業，廣布四海的聲威和教化。與吐蕃贊普，世代聯姻，結爲牢固友鄰，安危與共，甥舅之國，將近二百年。這期間有時因爲小的怨恨，背棄恩惠而成爲仇敵，邊地騷動，没有安寧的歲月。皇帝即位，哀憐這些百姓，下令釋放俘虜奴隸，使他們返回蕃地。蕃國行禮，同我講和通好，使者往返，多次轉致請和的决定。這必定會使詭計不起，兵車棄置不用。吐蕃還認爲兩國的約和，需要長期保持，古時候有結盟，如今請求沿用。國家一心要使邊民安居樂業，割出故地，放棄利益堅守道義，訂立并遵守牢固的盟約。如今國家所控制的邊界：涇州以西到彈箏峽西口，隴州以西到清水縣，鳳州以西到同谷縣，以及劍南的西山大渡河以東，是唐的地界。吐蕃國的守鎮在蘭、渭、原、會，西到臨洮，東到成州，直到劍南西界磨些諸蠻，大渡水西南，是吐蕃的地界。至於兵馬鎮守的地方，州縣現有居民，以及彼此雙方地内現屬唐的諸蠻，與今日的劃分界綫内現有住處，依照原住處爲定。黄河以北，從原新泉軍起，正北到大漠，正南到賀蘭山駱駝嶺爲邊界，中間全作爲空地。盟文中没有涉及到的，有吐蕃兵馬的地方由吐蕃駐守，有唐兵馬的地方由唐駐守，全都依照現在所守之處，不可越境進犯。原先没有兵馬

其先未有兵馬處，不得新置，并築城堡耕種。今二國將相受辭而會，齋戒將事，告天地山川之神，惟神照臨，無得愆墜。其盟文藏于宗廟，副在有司，二國之成，其永保之。

結贊亦出盟文，不加於坎，但埋牲而已。盟畢，結贊請鎰就壇之西南隅佛幄中焚香爲誓。誓畢，復升壇飲酒。獻酬之禮，各用其物，以將厚意而歸。

二月，命崔漢衡持節答蕃，遣區頰贊等歸。上初令宰相、尚書與蕃相區頰贊盟於豐邑里壇所，將盟，以清水之會疆埸不定，遂罷，因留頰贊未遣，復令漢衡使於贊普。六月，答蕃使判官于頔與蕃使論頰没藏等至自青海。七月，以禮部尚書李揆加御史大夫爲入蕃會盟使。又命宰相李忠臣、盧杞、關播、右僕射崔寧、工部尚書喬琳、御史大夫于頎、太府卿張獻恭、司農卿段秀實、少府監李昌夔、京兆尹王翃、左金吾衛將軍渾瑊等與區頰贊等會盟於壇所。初，于頔至自蕃中，與尚結贊約“疆埸既定，請歸其使”。從之。以豐邑坊盟壇在京城之内非便，請卜壇於京城之西。其禮如清水之儀。先盟二日，命有司告太廟，盟官致齋。三日，朝服升壇，關播跪讀盟文。盟畢，宴賜而遣之。

興元元年二月，以右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于頎往涇州已來宣慰吐蕃，仍與州府計會頓遞。時吐蕃款塞請以兵助平國難，故遣使焉。四月，命太常少卿兼御史中丞沈房爲入蕃計會及安西、北庭宣慰使。是月，渾瑊與吐蕃論莽羅率衆大破朱泚將韓旻、張廷芝、宋歸朝等於武功之武亭川，斬首萬餘級。

的地方，不可重新設置兵馬，也不可築建城堡耕種。如今二國將相受命會盟，齋戒祭祀，禱告天地山川的神靈，希望神靈鑒察，不得違犯。盟文藏在太廟，副本藏在有關部門，二國的結盟，要永遠保持。

尚結贊也出示盟文，没有把盟文埋進坑穴，祇是掩埋了祭祀用的牲畜罷了。會盟完畢，尚結贊請求張鎰到誓壇西南佛帳中燒香起誓。起誓結束，又登上誓壇飲酒。在飲酒相酬勸的儀式中，各自使用對方的東西，以此表示厚意後返回。

二月，朝廷命崔漢衡持節回訪吐蕃，遣送區頰贊等人回國。皇上當初令宰相、尚書與吐蕃相區頰贊在豐邑里設壇的地方會盟，在將要會盟時，因爲在清水會商的國界没有確定，於是停止會盟，因而扣留區頰贊不讓他返回本國，又令崔漢衡出使會見贊普。六月，答蕃使判官于頔與吐蕃使者論頰没藏等從青海返回。七月，朝廷任禮部尚書李揆加御史大夫爲入蕃會盟使。又命令宰相李忠臣、盧杞、關播、右僕射崔寧、工部尚書喬琳、御史大夫于頎、太府卿張獻恭、司農卿段秀實、少府監李昌夔、京兆尹王翃、左金吾衛將軍渾瑊等與區頰贊等在設壇之處會盟。當初，于頔從蕃中返回，與尚結贊約定“疆界確定後，請送還使者”。皇帝依從了。因爲豐邑坊盟壇在京城之内不便，請求在京城的西面擇地設壇。禮儀與清水會盟的一樣。會盟的前兩天，朝廷命令有關官員祭告太廟，會盟官員齋戒，第三天，身着禮服登上誓壇，關播跪着宣讀盟文。會盟完畢，賜宴送吐蕃使者歸國。

興元元年二月，朝廷派遣右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于頎前往涇州沿途安撫吐蕃，并且與州府商討算度沿道置備軍需事宜。當時吐蕃主動表示願出兵幫助平定唐的危難，所以派遣使者前去那裏。四月，朝廷命太常少卿兼御史中丞沈房任入蕃計會及安西、北庭宣慰使。這一月，渾瑊與吐蕃論莽羅率領兵衆在武功的武亭川大敗朱泚將領韓旻、張廷芝、宋歸朝等人，斬首一萬多級。

貞元二年，命倉部郎中、兼侍御史趙聿爲入吐蕃使。八月，吐蕃寇涇、隴、邠、寧數道，掠人畜，取禾稼，西境騷然。諸道節度及軍鎮咸閉壁自守而已。京師戒嚴。上遣左金吾將軍張獻甫與神策將李昇曇、蘇清沔等統兵屯於咸陽，召河中節度駱元光率衆戍咸陽以援之。九月，以吐蕃游騎及於好畤，上復遣張獻甫等統兵屯於咸陽，又詔遣左監門將軍康成使于吐蕃。初，吐蕃大相尚結贊累遣使請盟會定界，乃命成使之。至上寨原，與結贊相見，令其使論乞陀與成同來。

貞元二年，朝廷命令倉部郎中、兼侍御史趙聿任入吐蕃使。八月，吐蕃侵犯涇、隴、邠、寧數道，掠奪百姓牲畜，奪取穀物，西部邊境騷動。各道節度使及軍鎮全都閉門不出守護自己而已。京師戒嚴。皇上派遣左金吾將軍張獻甫與神策將李昇曇、蘇清沔等統領軍隊駐守咸陽，召河中節度使駱元光率領兵衆戍守咸陽作爲援軍。九月，因爲吐蕃游騎抵達好畤，皇上再次派遣張獻甫等人統領軍隊駐守在咸陽，又下詔派遣左監門將軍康成出使吐蕃。當初，吐蕃大相尚結贊多次派遣使者請求會盟議定邊界，因而命康成出使吐蕃。康成到了上寨原，與尚結贊相見，尚結贊令吐蕃使者論乞陀與康成一同前來。

是月，鳳翔節度使李晟以吐蕃侵軼，遣其將王佖夜襲賊營，率驍勇三千人入汧陽，誡之曰："賊之大衆，當過城下，無擊其首尾，首尾雖敗，中軍力全，若合勢攻之，汝必受其弊。但候其前軍已過，見五方旗、虎豹衣，則其中軍也。出其不意，乃是奇功。"佖如其言出擊之，賊衆果敗，副將史廷玉力戰死之。又寇鳳翔城下，李晟出兵禦之，一夕而退。十月，李晟遣兵襲吐蕃之摧沙堡，大破之，焚其歸積，斬蕃酋扈屈律悉蒙等七人，傳首京師。

這一月，鳳翔節度使李晟因爲吐蕃侵入，便派遣部將王佖在夜間偷襲賊營，率領驍勇三千人進入汧陽，李晟告誡他說："賊的大軍，一定會從城下經過，你不要攻打前後兩頭，因爲前後兩頭雖然失敗，但是中軍的力量尚且保全，如果敵軍合力反擊，你定會被打敗。你祇要等到賊前軍已經經過，看見五方旗、虎豹衣，這就是賊的中軍。出其不意地發兵攻擊，便可以建立奇功。"王佖按照李晟的吩咐出擊賊軍，賊軍果然失敗，副將史廷玉奮力作戰陣亡。吐蕃又侵犯鳳翔城下，李晟出兵抵禦，賊軍一夜就被打退。十月，李晟派兵襲擊吐蕃的摧沙堡，大敗敵軍，焚燒了敵軍返回時的儲備，斬殺吐蕃首領扈屈律悉蒙等七人，把他們的首級傳送到京師。

十一月，吐蕃陷鹽州。初，賊之來也，刺史杜彦光使以牛酒犒之。吐蕃謂曰："我欲州城居之，聽爾率其人而去。"彦光乃悉衆奔鄜州。十二月，陷夏州，刺史拓拔乾暉率衆而去，復據其城。又寇銀州，素無城壁，人皆奔散。三年春，命檢校左庶子兼御史中丞崔澣爲入吐蕃使，相次又遣左庶子李銛使之。河東、保寧等道節度使馬燧來朝。初，尚結贊既陷鹽、夏等州，各留千餘人守之，結贊

十一月，吐蕃攻占鹽州。當初，賊軍前來，刺史杜彦光派人用牛酒犒勞賊軍。吐蕃對杜彦光說："我祇是想要占居州城，聽任你率領自己的人離去。"杜彦光便帶領所有人馬逃奔鄜州。十二月，吐蕃攻占夏州，刺史拓拔乾暉率領部衆離去，吐蕃再度占據了夏州城。吐蕃又侵犯銀州，銀州原來没有城墻，百姓全都逃離。三年春季，朝廷命檢校左庶子兼御史中丞崔澣任入吐蕃使，接着又派遣左庶子李銛出使吐蕃。河東、保寧等道節度使馬燧前來入朝。當初，尚結贊攻占鹽、夏等州以後，分别留下一千多人駐守，尚結贊大

大衆屯於鳴沙。自去冬及春，羊馬多死，糧餉不給。時詔遣華州、潼關節度駱元光、邠寧節度韓遊瓌統衆與鳳翔、鄜、邠及諸道戍卒，屯於塞上，又命燧率師次於石州，分兵隔河與元光等掎角討之。結贊聞而大懼，累遣使請和，仍約盟會，上皆不許。又遣其大將論頰熱厚禮卑詞求燧請盟，燧以奏焉，上又不許，惟促其合勢討逐。燧喜賂信詐，乃與頰熱俱入朝，盛言其可保信，許盟約，上於是從之。燧既赴朝也，諸軍但閉壁而已。結贊遽悉其衆棄夏州而歸，馬既多死，有徒行者。及是夏平涼之會，竟渝盟，馬燧亦由此失兵柄而奉朝請矣。

軍駐守在鳴沙。從去年冬季到今年春季，羊馬大多死去，糧餉不足。當時朝廷下詔派遣華州、潼關節度使駱元光、邠寧節度使韓遊瓌統領兵衆與鳳翔、鄜、邠及各道守邊的士兵，駐守在邊塞，又命馬燧率領軍隊停駐石州，分兵隔河與駱元光等相互策應征討吐蕃。尚結贊得知後大爲恐懼，多次派遣使者請求通好，并且約定會盟，皇上都没有答應。尚結贊又派遣大將論頰熱用厚禮卑詞央求馬燧請求會盟，馬燧以此上奏，皇上還是没有答應，衹是督促馬燧與各路軍隊合兵討擊。馬燧貪財受騙，便與論頰熱一同入朝，極力述説吐蕃可以信任，請求皇上允許訂約，於是皇上聽從了。馬燧赴朝以後，諸軍衹是關閉軍壘防守而已。尚結贊帶領所有兵衆離開夏州返回，死去很多馬匹，有的衹好步行。等到這一年夏季在平涼會盟，吐蕃竟然背棄盟約，馬燧也因此失去兵權而爲奉朝請。

四月，崔澣至自鳴沙。初，澣至鳴沙，與尚結贊相見，詢問其違約陷鹽、夏州之故，對曰："本以定界碑被牽倒，恐二國背盟相侵，故造境上請修舊好。又蕃軍頃年破朱泚之衆於武功，未獲酬償，所以來耳。及徙涇州，其節度使閉城自守，音問莫達。又徙鳳翔，請通使於李令公，亦不見納。及遣康成、王真之來，皆不能達大國之命。日望大臣充使，兼展情禮，實無至者，乃引軍還。及鹽、夏二州之師，二州懼我之衆，請以城與我，求全而歸，非我所攻陷也。今君以國親將命，若結好復盟，蕃之願也。盟會之期及定界之所，唯命是聽。君歸奏决定，當以鹽、夏相還也。"又云："清水之會，同盟者少，是以和好輕慢不成。今蕃相及元帥已下凡二十一人赴。靈州節度使杜希全稟性和善，外境所知，請令主盟會。涇州節度李觀，亦請同主之。"又同章表上聞。澣誘賂蕃中給役者，求其

四月，崔澣從鳴沙返回。當初，崔澣抵達鳴沙，與尚結贊相見，向他詢問違背盟約攻占鹽、夏州的緣故，尚結贊回答説："本來因爲定界碑被推倒，恐怕二國背棄盟約相互侵犯，因而來到邊境上請求重歸舊好。再加上吐蕃軍近年在武功打敗朱泚的兵衆，却没有得到酬報，所以纔前來。等到進軍到涇州，涇州節度使關閉城門自守，音訊不通。於是又進軍鳳翔，請求與李令公通使，可是也不被接納。等到派遣康成、王真前來，全都不能傳達上國的旨意。我天天盼望大臣充任使者，同時充分表達情狀及顯明應有的禮節，然而却一直没有使者前來，我便帶領軍隊撤回。至於前往鹽、夏二州的軍隊，是由於二州懼怕我軍，請求把城讓給我軍，祈求保全自己返回，并非我軍所攻占。如今君以國親奉命而來，如果能够結交和好再次會盟，這是吐蕃的願望。會盟的日期以及約定邊界的地點，一切聽從命令。君回去以後上奏决定，我一定會把鹽、夏歸還給唐。"他又説："清水會盟，參加結盟的人少，因而和好受到輕視怠慢而没有成效。如今吐蕃宰相以及元帥以下總共二十一人前去會盟。靈州節度使杜希全稟性和善，外境人瞭解他，請求

人馬真數，凡五萬九千餘人、馬八萬六千餘匹，可戰者僅三萬人，餘悉童幼，備數而已。

命令他主持會盟。涇州節度使李觀，也請他一同主持會盟。”又把同一内容的章表報告皇上。崔澣誘引賄賂在吐蕃服役的人，打聽吐蕃人馬的實際數字，吐蕃共有五萬九千多人、八萬六千多匹馬，能够作戰的士兵衹有三萬人，其餘全都是未成年的人，僅用來充數罷了。

是日，改崔澣爲鴻臚卿，再入吐蕃，令澣報尚結贊曰：“杜希全職在靈州，不可出境。李觀今已改官，以侍中渾瑊充盟會使。”約以五月二十四日復盟於清水。又令告以鹽、夏二州歸于我，纔就盟會。上疑蕃情不實，以得州爲信焉。五月，渾瑊以充盟會使來辭，且受命。以兵部尚書崔漢衡爲盟會副使，司勛員外郎鄭叔矩爲判官。渾瑊赴會盟所，上令瑊統衆二萬餘人，遣華州潼關節度駱元光赴之。上令宰臣召吐蕃使論泣贊等於中書議會盟之所。初崔澣與尚結贊約復會於清水，且先歸我鹽、夏二州，結贊云：“清水非吉地，請會於原州之土梨樹。”又請盟畢歸二州。澣遣使與泣贊等同奏，上務懷柔遠人，皆從之。約以五月十五日盟于土梨樹，上召宰臣謀之。先是左神策將馬有麟奏：“土梨樹地多險隘，恐蕃軍隱伏，不利于我。平凉川四隅坦平，且近涇州，就之爲便。”由是乃定盟所於平凉川。時蕃使論泣贊已復命，遽追還，告而遣之。

這一天，朝廷改任崔澣爲鴻臚卿，再次前往吐蕃，命令崔澣答覆尚結贊説：“杜希全在靈州任職，他不能出境。李觀如今已經改官，朝廷派遣侍中渾瑊充任盟會使。”約定於五月二十四日在清水再次會盟。又命令崔澣轉告吐蕃把鹽、夏二州歸還給我，纔去會盟。皇上懷疑吐蕃不是真心，要以得到二州作爲憑信。五月，渾瑊因爲充任盟會使前來辭行，并且聽受命令。朝廷任兵部尚書崔漢衡爲盟會副使，司勛員外郎鄭叔矩爲判官。渾瑊前往會盟之地，皇上命令渾瑊統領二萬多兵衆，派遣華州潼關節度使駱元光前去。皇上命令宰相召見吐蕃使者論泣贊等人在中書省商議會盟的地點。當初崔澣與尚結贊約定在清水再次會盟，并且先歸還我鹽、夏二州，尚結贊説：“清水不是吉利的地方，請求在原州的土梨樹會盟。”又請求會盟完畢再歸還二州。崔澣派遣使者與論泣贊等一同上奏，皇上務求招撫遠方的人，就一一答應了。約定於五月十五日在土梨樹會盟，皇上召集宰相商議這件事。在此之前左神策將馬有麟上奏：“土梨樹地多要隘，恐怕吐蕃軍隊暗中埋伏，對我方不利。平凉川四面平坦，又靠近涇州，在那裏會盟便利。”因此便把會盟地點定在平凉川。當時吐蕃使者論泣贊已經完成使命返回報告，立即追回，把會盟地點變動之事告訴他後纔讓返回本國。

渾瑊與尚結贊會於平凉。初，瑊與結贊約，以兵三千人列于壇之東西，散手四百人至壇下。及將盟，又約各益游軍相覘伺。結贊擁精騎數萬于壇西，蕃之游軍貫穿我師。瑊之將梁奉貞率六十騎爲游軍，纔至蕃中，皆被執留，瑊不虞也。結贊又遣人請瑊曰：“請侍中以下服衣冠劍珮以俟

渾瑊與尚結贊在平凉會盟。當初，渾瑊與尚結贊約定，用三千士兵排列在誓壇的東西兩面，散從四百人在誓壇下。等到將要結盟，又約定各自增加流動軍隊互相觀察。尚結贊率領精騎數萬在誓壇西面，吐蕃的流動軍隊横穿我軍。渾瑊的將領梁奉貞率領六十名騎兵作爲流動軍隊，他們剛一抵達吐蕃軍中，就被全部拘捕扣留，而渾瑊還没有覺察。尚結贊又派人向渾瑊請求説：“請

命。"蓋誘其下馬，將劫持之。瑊與崔漢衡、監軍特進宋鳳朝等皆入幕次，坦無他慮。結贊命伐鼓三聲，其衆呼噪而至。瑊遽出自幕後，偶得他馬，跨而奔歸。時馬不加銜，瑊伏于鬣而手加之，凡馳十餘里，銜方及口，故追騎之矢，過而不傷焉。唯瑊之裨將辛榮招合數百人，據北阜與賊接戰，須臾賊衆四合，榮力屈而降。鳳朝及瑊判官韓弇，并爲亂兵所殺。漢衡及中官劉延邕、俱文珍、李清朝，漢衡判官鄭叔矩、路泌，掌書記袁同直，大將扶餘準、馬寧及神策、鳳翔、河東大將孟日華、李至言、樂演明、范澄、馬弇等六十餘人皆陷焉。餘將士及夫役死者四五百人，驅掠者千餘人，咸被解奪其衣。

初，漢衡爲亂軍所擊，其從吏呂溫以身蔽之，刃中溫而漢衡獲免。漢衡乃夷言謂執者曰："我漢使崔尚書也，結贊與我善，如若殺我，結贊亦殺汝。"乃捨之，盡驅而西。既已面縛，各以一木自領至趾約于身，以毛繩三束之，又以毛繩連其髮而牽之。夜皆踣於地，以髮繩各繫一橛，又以毛罽都覆之，守衛者卧其上，以防其亡逸也。至故原州，結贊坐于帳中，召與相見，數讓國家，因怒渾瑊曰："武功之捷，皆我之力，許以涇州、靈州相報，皆食其言，負我深矣，舉國所忿。本劫是盟，在擒瑊也。吾遣以金飾桎梏待瑊，將獻贊普。既以失之，虚致君等耳，當遣君輩三人歸也。"呂溫帶瘡亦至，結贊嘉其義，厚給賚之。結贊率其衆於石門，遣中官俱文珍、渾瑊之將馬寧、馬燧之將馬弇歸于我，遂送漢衡、叔矩等囚於河州，辛榮、扶餘準等於故廓州、鄯

求侍中以下官員穿衣戴冠佩帶劍珮待命。"這是爲了誘引他們下馬，想要劫持他們。渾瑊與崔漢衡、監軍特進宋鳳朝等人全都進入帳幕中，他們坦然毫不懷疑。尚結贊命令擊鼓三聲，吐蕃兵衆呼喊着衝來。渾瑊立即從帳幕後逃出，偶然得到他人的馬，便騎馬逃回。當時馬没有加嚼子，渾瑊身體前傾至馬頸上用手加嚼子，疾驅十多里，嚼子纔被加上，所以追騎的箭，從他身體周圍飛過却没有射中他。衹有渾瑊的偏將辛榮招集數百人，占據北面的土山與賊兵交戰，片刻賊兵從四面包圍，辛榮力窮投降。宋鳳朝與渾瑊的判官韓弇，全都被亂兵殺死。崔漢衡及宦官劉延邕、俱文珍、李清朝，崔漢衡的判官鄭叔矩、路泌，掌書記袁同直，大將扶餘準、馬寧及神策、鳳翔、河東大將孟日華、李至言、樂演明、范澄、馬弇等六十多人全部被俘。其餘將士及夫役死去的有四五百人，被擄掠的有一千多人，他們的衣服全都被脱下來奪走。

當初，崔漢衡受到亂軍的攻擊，他的從官呂溫用自己的身體遮擋，刀砍中呂溫而崔漢衡獲免。崔漢衡便用夷語對拘捕他的人説："我是唐使崔尚書，尚結贊與我友好，假若你殺死我，尚結贊也會殺了你。"這纔放過他，把他們統統驅趕着往西。將兩手反綁之後，各用一根木棍從脖子到脚綁住，用毛繩捆上三圈，再把毛繩綁在頭髮上牽着。晚上全都倒在地上，把髮繩分别繫在一根木橛子上，又用毛氈一起蓋住，守衛的人躺在上面，以防止他們逃跑。到了前原州，尚結贊坐在帳子中，召見他們，責備朝廷，因而憤怒地譴責渾瑊道："武功取勝，全都靠我出力，答應用涇州、靈州作爲回報，却全都背棄諾言，太對不住我了，我們舉國怨恨。打劫這次會盟的本意，是想要擒捉渾瑊。我命令用金飾枷具等着渾瑊，要將他獻給贊普。既然渾瑊已經逃走了，白白地抓來你們，我要放你們三人回去。"呂溫帶傷也被抓來，尚結贊贊許他有節操，對他大加賞賜。尚結贊率領兵衆抵達石門，把宦官俱文珍、渾瑊的部將馬寧、馬燧的部將馬弇遣送回我方，而把崔漢衡、鄭叔矩等人送到河州囚禁起來，把

州分囚之。結贊本請杜希全、李觀同盟，將執二節將，率其鋭師來犯京師，希全等既不行，又欲執渾瑊長驅入寇，其謀也如此。上遣中官王子恒賫詔書以遺結贊，蕃界不納而還。

辛榮、扶餘準等人分别囚禁在原鄜州、鄯州。尚結贊本來請求杜希全、李觀會盟，是想要拘捕二位節將，然後率領精兵前來侵犯京師，杜希全等人既然没有前去，尚結贊又想要拘捕渾瑊長驅進犯，他的計劃原來就是如此。皇上派遣宦官王子恒携帶詔書送給尚結贊，吐蕃邊界不許他進入便返回。

初，瑊與駱元光將發涇州，元光謂瑊曰："本奉詔令營於潘原堡，以應援侍中。竊以潘原去盟所六七十里，蕃情多詐，侍中倘有急，何由知之？請次侍中爲營，以虞其變。"瑊以非詔旨，固止之。元光與同進。瑊之營西去盟所二十餘里，元光之營次之。其濠栅頗深固，瑊之濠栅可逾越焉。及瑊單騎奔歸，未及其營，守將李朝彩不能整衆，多已奔散，瑊至，空營而已，器械資糧悉棄之，賴元光之衆陣於營中，瑊既入，賊追騎方退。元光乃先遣輜重，次與瑊俱申其號令，嚴其部伍而還。瑊復鎮于奉天。

當初，渾瑊與駱元光將要從涇州出發時，駱元光對渾瑊説："本來奉詔令在潘原堡安營，以便接應援助侍中。我私下以爲潘原距離會盟的地方有六七十里，吐蕃人好欺詐，侍中倘若有急難，怎麽能知道呢？請求挨着侍中安營，以防備吐蕃有變。"渾瑊以爲不合詔書旨意，堅决制止他。駱元光與渾瑊同時進發。渾瑊的軍營西面距會盟地點二十多里，下來是駱元光的軍營。駱元光的戰壕栅欄不僅非常深而且堅固，渾瑊的戰壕栅欄則可以逾越。等到渾瑊單騎逃回，還没有到達自己的軍營，守將李朝彩不能整治部衆，士兵大多已經逃散，渾瑊趕到，衹有空營，器械資糧全部丢棄，幸虧駱元光的兵衆在軍營中列陣，渾瑊進入駱元光軍營以後，賊軍追來的騎兵纔撤退。於是駱元光先運回輜重，接着與渾瑊一道申明號令，整肅隊伍返回。渾瑊又鎮守在奉天。

六月，鹽、夏二州吐蕃焚城門及廬舍，毁城壁而歸。七月，詔曰：

六月，駐守在鹽、夏二州的吐蕃兵衆焚燒了城門及廬舍，毁壞城墻後返回。七月，皇上下詔道：

> 乃者吐蕃犯塞，毒我生靈，俶擾隴東，深入河曲。朕以兵戈粗定，傷夷未瘳，務息戰伐之謀，遂從通和之請。亦知戎醜，志在貪婪，重違修睦之辭，乃允尋盟之會。果爲隱匿，變發壝宫，縱犬羊凶狡之群，乘文武信誠之衆，蒼黄淪陷，深用惻然。此皆由朕之不明，致其至此。既無德於萬衆，亦有愧於四方，宵旰貽憂，何嗟而及？今兵部尚書崔漢衡等，皆國之良士，朝之藎臣，嬰縶窮

> 從前吐蕃侵犯邊塞，禍害我百姓，擾亂隴東，深入河曲。朕因爲戰事剛剛平息，創傷没有愈合，衹想撲滅挑起戰争的預謀，於是答應了通和的請求。雖然也知道吐蕃醜類，本性貪婪，一再違背重歸和睦的誓辭，但朕還是應允重申前好的會盟。戎賊包藏禍心，在設壇之處發動變亂，故縱畜牲一樣凶暴狡猾的群戎，襲擊誠實可信的文武之衆，倉促之間落入敵手，朕深感悲痛。這全是因爲朕不能明察，以致如此。既對萬衆没有恩德，也愧對四方，廢寢忘食不勝憂愁，長吁短嘆能有何用？如今兵部尚書崔漢衡等人，全都是國家的賢士，

廬，眇然殊域。念其家室，或未周於屢空；録以息男，庶或資於薄俸。漢衡宜與一子七品官；司勳員外郎鄭叔矩、檢校户部郎中路泌、殿中侍御史韓弇及大將孟日華、辛榮、李至言、范澄、王良賁、樂演明、陽昔、權交成等，各與一子八品官；試左金吾兵曹參軍袁同直、榆次尉裴頲及副兵馬使以下，各與一子九品官。仍并與正員官。餘將士各與一子官，仍委本使即具名銜聞奏。

朝廷的忠臣，被拘囚在氈帳，淪落在異域。考慮到他們的家庭，或許未能救濟而經常短缺；録用他們親生之子，希望微薄的俸禄或可略有幫助。崔漢衡應授予一子七品官；司勛員外郎鄭叔矩、檢校户部郎中路泌、殿中侍御史韓弇及大將孟日華、辛榮、李至言、范澄、王良賁、樂演明、陽昔、權交成等，各授予一子八品官；試左金吾兵曹參軍袁同直、榆次尉裴頲及副兵馬使以下，各授予一子九品官。而且全都授予正員官。其餘將士各授予一子官，并且委托本使立即開列姓名職銜奏知。

於是遣决勝軍使唐良臣以衆六百人戍潘原堡，神策副將蘇太平率其衆五百人戍隴州。

於是朝廷派遣决勝軍使唐良臣帶領兵衆六百人駐守潘原堡，神策副將蘇太平率領兵衆五百人駐守隴州。

八月，崔漢衡至自吐蕃。初，漢衡與同陷者并至河州，尚結贊令召漢衡與神策將孟日華、中官劉延邕，俱至石門而遣之。結贊令五十騎送至境上，且齎表請進。及潘原，李觀使止曰："有詔不許更納蕃使。"受其表而返其人。自是吐蕃率羌、渾之衆犯塞，分屯於潘口及青石嶺。先是，吐蕃之衆自潘口東分爲三道：其一趨隴州，其一趨汧陽之東，其一趨釣竿原。是日，相次屯於所趨之地，連營數十里。其汧陽賊營，距鳳翔四十里，京師震恐，士庶奔駭。賊遣羌、渾之衆，衣漢戎服，僞稱邢君牙之衆，奄至吴山及寶雞北界，焚燒廬舍，驅掠人畜，斷吴山神之首，百姓丁壯者驅之以歸，羸老者咸殺之，或斷手鑿目，棄之而去。初，李晟在鳳翔，令伐大木塞安化峡，及是，賊并焚之。

八月，崔漢衡從吐蕃歸來。當初，崔漢衡與一同陷入吐蕃的人都到達河州，尚結贊命令召崔漢衡與神策將孟日華、宦官劉延邕，一起來到石門以後放回。尚結贊命令五十名騎兵把他們送到邊境上，并且携帶表章請求進上。到了潘原，李觀派人阻止説："朝廷有詔不許再接納吐蕃使臣。"於是接過吐蕃的上表而令吐蕃使臣返回。從此吐蕃率領羌、渾兵衆侵犯邊塞，分别駐守潘口及青石嶺。在此以前，吐蕃的兵衆從潘口東面分成三路：一路急赴隴州，一路急赴汧陽以東，一路急赴釣竿原。這一天，相繼扎營在目的地，軍營連綿數十里。汧陽賊營，距離鳳翔四十里，京師震驚，士人百姓全都驚慌逃亡。賊軍派遣羌、渾的兵衆，穿着唐軍服裝，謊稱是邢君牙的部衆，突然抵達吴山及寶雞北界，焚燒房舍，驅趕擄掠人口牲畜，打斷吴山神頭，驅趕百姓中少壯的男子返回本國，而把瘦弱衰老的全部殺死，或者砍手挖眼，然後丢棄而去。當初，李晟在鳳翔，命令砍伐大樹堵塞安化峽，到這時，賊軍全部焚燒掉。

九月，詔神策軍將石季章以衆三千戍武功，召唐良臣自潘原戍百里城。是月，吐蕃大掠汧陽、吴山、華

九月，皇上下詔神策軍將石季章率領三千兵衆駐守武功，徵召唐良臣從潘原駐守百里城。這一月，吐蕃大肆擄掠汧陽、吴山、華亭等地的男

亭等界人庶男女萬餘口，悉送至安化峽西，將分隸羌、渾等，乃曰："從爾輩東向哭辭鄉國。"衆遂大哭。其時一慟而絶者數百人，投崖谷死傷者千餘人，聞者爲之痛心焉。渾瑊遣其將任蒙主以衆三千戍好畤。是月，吐蕃之衆復至，分屯於豐義及華亭。百僚入計以破吐蕃圍。隴州刺史韓清沔與蘇太平夜出兵伏於大像龕，及夜半，令城中及龕各舉火相應，賊大驚，因襲其營，賊乃退散。時吐蕃攻陷華亭。初，賊之圍華亭也，先絶其汲水道。其守將王仙鶴及鎮兵百姓凡三千人，皆在圍中，使人間道請救於隴州，刺史韓清沔令蘇太平率一千五百人赴之。及中路，其游騎百餘没於賊，太平素懦怯寡謀，遽引衆退歸。賊自是每日令游騎千餘至隴州，州兵不敢復出。凡四日，圍中絶水，援軍不至，賊又積柴城下，將焚之，仙鶴遂降於賊。賊并焚廬舍，毁城壁，虜士衆十三四，收丁壯棄老而去。北攻連雲堡，又陷。堡之三面頗峭峻，唯北面連原，以濠爲固。賊自其北建抛樓七具，擊堡中，堡中唯一井，投石俄而滿焉。又飛梁架濠而過，苦攻之。堡將張明遂與其衆男女千餘口東向慟哭而降。涇州之西，唯有連雲堡每偵候賊之進退，及是堡陷，涇州不敢啓西門，西門外皆爲賊境，樵蘇殆絶，收刈禾稼，必布陣於野而收穫之。穫既失時，所得多空穗，於是涇人有飢憂焉。吐蕃驅掠連雲堡之衆及邠、涇編户逃竄山谷者，并牛畜萬計，悉其衆送至彈箏峽。自是涇、隴、邠等賊之所至，俘掠殆盡。是秋，數州人無積聚者，邊將唯遣使表賀賊退而已。

女百姓數以萬計，全部送到安化峽西面，打算把他們分别賜予羌、渾等爲奴，對他們説："你們可以面東向故鄉本國哭别。"衆人於是大哭。當時痛哭氣絶的有數百人，跳下崖谷而死傷的有一千多人，聽説此事的人都爲此而痛心。渾瑊派遣部將任蒙主率領三千兵衆駐守好畤。這一月，吐蕃兵衆再次來犯，分别屯駐在豐義及華亭。百官入朝計議如何打破吐蕃的包圍。隴州刺史韓清沔與蘇太平夜間出兵埋伏在大像龕，等到半夜，令城中軍隊與大像龕處的伏兵各自舉火呼應，賊軍大爲震驚，因而襲擊賊營，賊軍於是敗退。當時吐蕃攻占了華亭。當初，賊軍圍攻華亭，先截斷華亭的取水道路。華亭守將王仙鶴及鎮兵百姓總共三千人，全都被包圍在裏面，他派人從小道到隴州求救，刺史韓清沔命令蘇太平率領一千五百人前去救援。到了半路上，巡邏騎兵一百多人被賊軍抓獲，蘇太平素來怯懦少謀略，當即帶領兵衆撤回。賊軍從此每天派遣一千多名游動騎兵到隴州，州兵不敢再出城。過了四天，被圍困的城中斷水，援軍没有來，賊軍又在城下堆積柴草，將要放火燒城，王仙鶴於是向賊投降。賊軍燒光房舍，毁壞城墻，擄掠十分之三四的士兵百姓，選出少壯男子而抛棄老弱者離去。吐蕃北攻連雲堡，又被攻占。連雲堡的三面十分高峻陡峭，衹有北面連接平原，用護城河作爲固守的工事。賊軍從北面建造七具發石車，抛石擊打堡中，堡中僅有一口井，很快就被投來的石頭填滿。賊軍又在護城河上凌空架設橋梁從而越過護城河，竭力攻打。堡將張明遂與部衆男女上千人面東痛哭後投降。涇州的西面，衹有連雲堡可時時偵察賊軍的動向，到這時連雲堡被賊軍攻占，涇州不敢打開西門，西門以外全都變爲賊境，幾乎無人敢去打柴割草，收割莊稼時，一定要士兵在田野排列陣勢保衛收穫。由於不能按時收穫，得到的多是空穗，於是涇州百姓開始爲飢餓而憂愁。吐蕃驅趕擄掠連雲堡的兵衆及逃到山谷的邠、涇編户，還有數以萬計的牛畜，把這些人全部送往彈箏峽。從此涇、隴、邠等賊軍所到之處，百姓牲畜幾乎全部被擄掠。這一年秋季，幾州百姓没有積

蓄的財物，邊將祇是派使者上表慶賀賊軍撤退。

十月，吐蕃數千騎復至長武城，韓全義率衆禦之。韓遊瓌之將請以衆助之，遊瓌不許。及暮，賊退，全義亦引還。自是賊之騎常往來涇、邠之間，諸城西門莫敢啓者。賊又修故原州城，其大衆屯焉。

十月，吐蕃數千名騎兵又來到長武城，韓全義率領兵衆抵禦他們。韓遊瓌的部將請求出兵援助長武，韓遊瓌不允許。到了傍晚，賊兵撤退，韓全義也撤回。從此賊軍騎兵經常往來於涇、邠之間，各城的西門都不敢打開。賊軍又修故原州城，大隊兵衆駐守那裏。

四年五月，吐蕃三萬餘騎犯塞，分入涇、邠、寧、慶、麟等州，焚彭原縣廨舍，所至燒廬舍，人畜没者約二三萬，計凡二旬方退。陳許行營將韓全義自長武城率衆抗之，無功而還。遊瓌素無軍政，且疾不能興，閉城自守，莫敢禦也。先是，吐蕃入寇，恒以秋冬，及春則多遇疾疫而退。是來也，方盛暑而無患。蓋華人陷者，厚其資產，質其妻子，爲戎虜所將而侵軼焉。九月，吐蕃將尚悉董星、論莽羅等寇寧州，節度使張獻甫率衆禦之，斬首百餘級，賊轉寇麟坊等州，縱掠而去。

四年五月，吐蕃三萬多騎兵侵犯邊塞，分路進入涇、邠、寧、慶、麟等州，焚燒彭原縣府衙，所到之處焚燒房舍，百姓牲畜被捉去的大約有二三萬，前後共二十天纔撤退。陳許行營將領韓全義從長武城率領兵衆抵抗賊軍，没能取勝便撤回。韓遊瓌素來不懂軍事，而且卧病不起，閉城自守，不敢抵禦。在此以前，吐蕃進犯，常在秋冬兩季，等到春季則因爲經常發生疾疫而撤退。這次前來，正值盛夏而没有發生病害。這是因爲被俘的唐人，得到吐蕃很多的財物，他們的妻子兒女被作爲人質，在戎虜率領下侵襲的緣故。九月，吐蕃將領尚悉董星、論莽羅等侵犯寧州，節度使張獻甫率領兵衆抵禦他們，斬首一百多級，賊軍轉而侵犯麟坊等州，大肆擄掠後離去。

五年十月，劍南節度使韋皋遣將王有道等與東蠻兩林苴那時、勿鄧夢衝等帥兵於故巂州臺登北谷大破吐蕃青海、獵城二節度，殺其大兵馬使乞臧遮遮、悉多楊朱，斬首二千餘級，其投崖谷赴水死者不可勝數，生擒籠官四十五人，收獲器械一萬餘事、馬牛羊一萬餘頭匹。遮遮者，吐蕃驍勇者也，或云尚結贊之子，頻爲邊患。自其死也，官軍所攻城柵，無不降下，蕃衆日却，數年間，盡復巂州之境。

五年十月，劍南節度使韋皋派遣部將王有道等與東蠻兩林苴那時、勿鄧夢衝等統率兵衆在故巂州臺登北谷大敗吐蕃青海、獵城二節度，殺死吐蕃大兵馬使乞臧遮遮、悉多楊朱，斬首二千多級，投崖谷跳水而死的不計其數，生擒籠官四十五人，繳獲器械一萬多件、馬牛羊上萬頭匹。乞臧遮遮，是吐蕃的勇將，有人說他是尚結贊之子，經常侵擾邊界。自從他死了以後，官軍所攻打的城壘營柵，無不降服，吐蕃兵衆一天天退却，幾年之間，收復了巂州的全部土地。

六年，吐蕃陷我北庭都護府。初，北庭、安西既假道於迴紇朝奏，因附庸焉。蕃性貪狠，徵求無度，北庭近羌，凡服用食物所資，必强取之，人不聊生矣。又有沙陀部六千餘

六年，吐蕃攻取了我北庭都護府。當初，北庭、安西需要向回紇借道入朝進奏，因此附屬回紇。蕃人生性貪婪狠毒，徵斂索求没有限度，北庭靠近羌，凡是需要的服用食物，定要强行求取，民不聊生。又有沙陀部六千多帳，與北庭相

帳，與北庭相依，亦屬於迴紇。迴紇肆其抄奪，尤所厭苦。其葛禄部及白服突厥素與迴紇通和，亦憾其奪掠，因吐蕃厚賂見誘，遂附之。於是吐蕃率葛禄、白服之衆，去歲各來寇北庭，迴紇大相頡干迦斯率衆援之，頻戰敗績，吐蕃攻圍頗急。北庭之人既苦迴紇，是歲乃舉城降於吐蕃，沙陀部落亦降焉。北庭節度使楊襲古與麾下二千餘人出奔西州，頡干迦斯不利而還。七年秋，又悉其丁壯五六萬人，將復北庭，仍召襲古偕行，俄爲吐蕃、葛禄等所擊，大敗，死者大半。頡干迦斯紿之曰："且與我同至牙帳，當送君歸本朝也。"襲古從之，及牙帳，留而不遣，竟殺之。自是安西阻絶，莫知存否，唯西州之人，猶固守焉。頡干迦斯既敗衂，葛禄之衆乘勝取迴紇之浮圖川，迴紇震恐，悉遷西北部落羊馬於牙帳之南以避之。

互依賴，也附屬回紇。回紇肆意搶奪，更爲厭倦困苦。葛禄部及白服突厥一向與回紇往來交好，也恨回紇掠奪，由於受吐蕃多給財物的引誘，便依附吐蕃。於是吐蕃率領葛禄、白服的兵衆，去年分别進犯北庭，回紇大相頡干迦斯率領兵衆救援北庭，連戰大敗，吐蕃圍攻十分猛烈。北庭的百姓既然受回紇之苦，這一年便全城投降吐蕃，沙陀部落也投降吐蕃。北庭節度使楊襲古與部下二千多人出逃西州，頡干迦斯失利返回。七年秋季，回紇又出動全部少壯男子五六萬人，想要收復北庭，并且召楊襲古一同前去，不久受到吐蕃、葛禄等攻打，大敗，大半兵衆死去。頡干迦斯欺騙楊襲古説："暫且與我一同回到牙帳，我一定送君返回本朝。"楊襲古聽信了他的話，等到到了牙帳，楊襲古被扣留而没有被送還，最終被殺死。從此安西阻絶，不知存亡，衹有西州的人，還在堅守。頡干迦斯戰敗之後，葛禄軍隊乘勝攻取回紇的浮圖川，回紇震驚，把西北部落的羊馬全部遷往牙帳以南躲避。

八年四月，吐蕃寇靈州，掠人畜，攻陷水口城，進圍州城，塞水口及支渠以營田。詔河東、振武分兵爲援，又分神策六軍之卒三千餘人戍於定遠、懷遠二城，上御神武樓勞遣之。吐蕃引去。六月，吐蕃數千騎由青石嶺寇涇州，掠田軍千餘人還，及連雲堡，守捉使唐朝臣遣兵出戰，大將王進用死之。九月，西川節度使韋皋攻吐蕃之維州，獲大將論贊熱及首領獻于京師。十一月，山南西道節度嚴震擊破吐蕃於芳州及黑水堡，焚其積聚，并獻首虜。

八年四月，吐蕃侵犯靈州，擄掠人口牲畜，攻占了水口城，進軍圍攻州城，堵塞水口以及屯田的支渠。皇上下詔令河東、振武分兵救援，又分神策六軍三千多名士兵在定遠、懷遠二城防守，皇上親臨神武樓慰勞送行。吐蕃撤走。六月，吐蕃數千名騎兵從青石嶺侵犯涇州，俘虜屯田士兵一千多人返回，到了連雲堡，守捉使唐朝臣派兵出戰，大將王進用戰死。九月，西川節度使韋皋攻打吐蕃的維州，俘獲大將論贊熱及首領獻到京師。十一月，山南西道節度使嚴震在芳州及黑水堡打敗吐蕃，焚燒吐蕃積蓄的財物，并且進獻敵人的首級。

九年二月，詔城鹽州。是州先爲吐蕃所毁，自此塞外無堡障，靈武勢隔，西逼鄜坊，甚爲邊患，故命城之，二旬而畢。又詔兼御史大夫紇干遂統兵五千與兼御史中丞杜彦光之衆戍之。是役也，上念將士之勞，厚令

九年二月，皇上下詔築建鹽州城。此州州城先前被吐蕃毁壞，從此塞外没有城堡，靈武孤立無援，吐蕃在西方逼迫鄜坊，成爲嚴重邊患，所以皇上命令築城，二十天就完工。又下詔兼御史大夫紇干遂統率五千士兵與兼御史中丞杜彦光的兵衆戍守鹽州城。這次勞役，皇上顧念將士辛

度支供給。又詔涇原、劍南、山南諸軍深討吐蕃，以分其力。由是板築之際，虜無犯塞者。及畢，中外咸稱賀焉。是月，西川韋皋獻獲吐蕃首虜、器械、旗幟、牛馬於闕下。初，將城鹽州，上命皋出師以分吐蕃之兵，皋遣大將董勔、張芬出西山及南道，破峨和城、通鶴軍。吐蕃南道元帥論莽熱率衆來援，又破之，殺傷數千人，焚定廉故城。凡平栅堡五十餘所。

勞，下令度支厚加供給。同時又下詔涇原、劍南、山南各軍深入討擊吐蕃，用來分散吐蕃兵力。因此在板築鹽州城的時候，没有敵軍侵犯邊塞。等到完工，朝廷内外全都道賀。這一月，西川韋皋把獲取的吐蕃首級、器械、旗幟、牛馬獻到京城。當初，將要修築鹽州城時，皇上命韋皋出兵以便分散吐蕃兵力，韋皋派遣大將董勔、張芬從西山及南道出兵，攻破峨和城、通鶴軍。吐蕃南道元帥論莽熱率領兵衆前來救援，又被打敗，殺傷數千人，焚燒定廉故城。總共攻取營栅堡壘五十多所。

十年，南詔蠻蒙異牟尋大破吐蕃於神川，使來獻捷，語在《南詔傳》。十一年八月，黄少卿攻陷欽、横、潯、貴四州，吐蕃渠帥論乞髯蕩没藏悉諾律以其家屬來降，明年并以爲歸德將軍。十二年九月，吐蕃寇慶州及華池縣，殺傷頗甚。十三年正月，邢君牙奏請於隴州西七十里築城以備西戎，名永信城。吐蕃贊普遣使農桑昔齎表請修和好，邊將以聞。上以其豺狼之性，數負恩背約，不受表狀，任其使却歸。五月十七日，吐蕃於劍南山、馬嶺三處開路，分軍下營，僅經一月，進軍逼臺登城。巂州刺史曹高任率領諸軍將士并東蠻子弟合勢接戰，自朝至午，大破之，生擒大籠官七人，陣上殺獲三百人，餘被刀箭者不可勝紀，收獲馬畜五百餘頭匹、器械二千餘事。十四年十月，夏州節度使韓全義破吐蕃於鹽州西北。十六年六月，靈州破吐蕃於烏蘭橋下。

十年，南詔蠻蒙異牟尋在神川大敗吐蕃，使者進獻俘虜和戰利品，此事在《南詔傳》有記載。十一年八月，黄少卿攻占了欽、横、潯、貴四州，吐蕃首領論乞髯蕩没藏悉諾律帶着家屬前來投降，第二年朝廷將他們二人任命爲歸德將軍。十二年九月，吐蕃侵犯慶州及華池縣，殺傷極多。十三年正月，邢君牙奏請在隴州西面七十里築城防備西戎，名叫永信城。吐蕃贊普派遣使者農桑昔携帶表狀請求重歸和好，邊將奏報。皇上因爲吐蕃豺狼本性，多次辜負恩德背棄盟約，不接納表狀，聽任吐蕃使者退回。五月十七日，吐蕃在劍南山、馬嶺三處開闢道路，分軍扎營，僅用了一個月時間，就進軍逼近臺登城。巂州刺史曹高任率領各軍將士以及東蠻子弟聯合應戰，從早晨到中午，大敗吐蕃，生擒大籠官七人，在戰陣上殺獲三百人，其餘中了刀箭的不計其數，繳獲馬畜五百多頭匹、器械二千多件。十四年十月，夏州節度使韓全義在鹽州西北打敗吐蕃。十六年六月，靈州在烏蘭橋下打敗吐蕃。

十七年七月，吐蕃寇鹽州，又陷麟州，殺刺史郭鋒，毁城隍，大掠居人，驅党項部落而去。次鹽州西九十里横槽烽頓軍，呼延州僧延素輩七人，稱徐舍人召。其火隊吐蕃没勒遽引延素等疾趨至帳前，皆馬革梏

十七年七月，吐蕃侵犯鹽州，又攻占麟州，殺死刺史郭鋒，毁壞城墻護城河，大肆擄掠居民，驅迫党項部落離去。吐蕃進抵鹽州西面九十里的横槽烽停軍，叫延州僧延素等七人，聲稱是徐舍人召見。火隊吐蕃没勒立即帶領延素等人趕到帳前，把他們的手全部用馬皮綁起來，用毛

手，毛繩縲頸。見一吐蕃年少，身長六尺餘，赤髭大目，乃徐舍人也。命解縛，坐帳中，曰："師勿懼。余本漢人，司空英國公五代孫也。屬武后斫喪王室，高祖建義中泯，子孫流播絶域，今三代矣。雖代居職位，世掌兵要，思本之心無涯，顧血族無由自拔耳。此蕃、漢交境也，復九十里至安樂州，師無由歸東矣。"延素曰："僧身孤親老，懇祈全活。"悲不自勝。又曰："余奉命率師備邊，因求資食，遂涉漢疆，展轉東進至麟州。城既無備，援兵又絶，是以拔之。知郭使君是勛臣子孫，必將活之，不幸爲亂兵所害。"適有飛鳥使至，飛鳥，猶中國驛騎也，云："術者上變，召軍亟還。"遂歸之。時詔韋皋分遣偏將勒步騎合二萬，出成都西山，南北九道并進，逼棲雞、老翁、故維州、保州、松州諸城，以紓北邊故也。

九月，韋皋大破吐蕃於維州。十八年正月，韋皋擒吐蕃大首領論莽熱來獻，賜崇仁里宅以居之。莽熱，吐蕃内大相也。先貞元十六年，韋皋累破吐蕃二萬餘衆於黎州、巂州，吐蕃遂大搜閲，築壘造舟，潛謀寇邊，皋悉挫之。於是吐蕃酋帥兼監統曩貢、臘城等九節度嬰嬰、籠官馬定德與其大將八十七人，舉部落來降。定德有計畫，嬰嬰習知兵法及山川地形，吐蕃每用兵，定德常乘驛計議，諸將禀其成算。至是自以邊功不立，懼得罪而歸心焉。其明年，吐蕃昆明城管磨些蠻千餘户又來降。吐蕃以其衆外潰，遂北寇靈、朔，陷麟州。詔韋皋出兵成都西山以紓北邊。皋遂命鎮静軍兵馬使陳洎等統兵萬人出三奇

繩縛頸。衹見一位年輕的吐蕃人，身高六尺多，紅鬍子大眼睛，他便是徐舍人。徐舍人命令給他們鬆綁，他坐在帳中，説："師傅不要害怕。我原是漢人，是司空英國公的第五代孫。適值武后毁滅王室，高祖創建的大業中衰，英國公的子孫流落到荒遠的地域，至今已經三代了。雖則世代位居高官，執掌兵權，但是思念故鄉的心願却無邊無際，衹是顧及宗族無從脱身罷了。這裏是吐蕃、唐交界的地方，再過九十里就到安樂州，在那裏師傅就無法東歸了。"延素説："僧孤身父母年老，懇請能使我保全生命。"悲痛無法克制。徐舍人又説："我奉命率領軍隊守邊，因爲求取食物，因而到了唐朝境内，輾轉前進向東到達麟州。城中既然没有防備，援兵又斷絶，所以攻取。得知郭使君是功臣的子孫，設法定要保住他的生命，却不幸被亂兵殺害。"這時有飛鳥使趕來，飛鳥，如同中原的驛騎，説："術士向朝廷密告有人謀反，朝廷召軍隊迅速返回。"於是放回延素。當時皇上下詔令韋皋分派偏將帶領步騎總共二萬人，從成都西山出兵，南北九路齊頭并進，逼近棲雞、老翁、故維州、保州、松州各城，目的是爲了解除北邊邊患。

九月，韋皋在維州大敗吐蕃。十八年正月，韋皋擒獲吐蕃大首領論莽熱獻給朝廷，朝廷賜給他崇仁里宅讓他居住。論莽熱，是吐蕃内大相。原先在貞元十六年，韋皋多次在黎州、巂州打敗吐蕃二萬多兵衆，吐蕃於是大舉演練軍隊，建築防守工事製造舟船，暗中圖謀侵犯邊地，全都被韋皋挫敗。於是吐蕃首領兼監統曩貢、臘城等九節度嬰嬰、籠官馬定德與其大將八十七人，率領整個部落前來投降。馬定德富於謀略，嬰嬰熟知兵法及山川地形，吐蕃每次用兵，馬定德經常是乘驛計議指揮，諸位將領禀承他的決策。到這時因爲自己没有在邊地立功，懼怕獲罪便歸附唐。第二年，吐蕃昆明城管轄下的磨些蠻一千多户又前來投降。吐蕃因爲兵衆在外面潰敗，於是在北面侵犯靈、朔，攻占了麟州。皇上下詔韋皋從成都西山出兵以便解除北部邊境的隱患。於是韋皋命令鎮静軍兵馬使陳洎等統率一萬兵衆從三

路，威戎軍使崔堯臣率兵一千出龍溪石門路南，維保二州兵馬使仇冕、保霸兩州刺史董振等率兵二千進逼吐蕃維州城中，北路兵馬使邢玼并諸州刺史董懷愕等率兵四千進攻棲雞、老翁等城，都將高倜、王英俊等率兵二千進逼故松州，隴東路兵馬使元膺并諸將郝宗等復分兵八千出南道雅、邛、黎、嶲等路。又令邛州鎮南軍使、御史大夫韋良金發鎮兵一千三百續進，雅州經略使路惟明與三部落主趙日進等率兵三千進攻逋租、偏松等城，黎州經略使王有道率三部落郝金信等二千過大渡河深入吐蕃界，嶲州經略使陳孝陽與行營兵馬使何大海、韋義等及磨些蠻三部落主苴那時率兵四千進攻昆明、諾濟城。自八月至于十二月，累破十六萬衆，拔其七城、五軍鎮，受降三千餘户，生擒六千餘人，斬首一萬餘級，遂圍維州。救軍再至，轉戰千餘里，吐蕃連敗，靈、朔之寇引衆南下，於是贊普遣莽熱以内大相兼東境五道節度兵馬使、都統群牧大使，率雜虜十萬衆來解維州之圍。王師萬餘衆，據險設伏以待之。先以千人挑戰。莽熱見我師之少也，悉衆來追，入于伏中，諸將四面疾擊，遂擒莽熱，虜衆大潰。

十九年五月，吐蕃使論頰熱至。六月，以右龍武大將軍薛伾兼御史大夫，使于吐蕃。二十年三月上旬，贊普卒，廢朝三日，命工部侍郎張薦吊祭之。贊普以貞元十三年四月卒，長子立，一歲卒，次子嗣立。命文武三品以上官吊其使。四月，吐蕃使臧河南觀察使論乞冉及僧南撥特計波等五十四人來朝。十二月，遣使論襲熱、郭志崇來朝。二十一年二月，順宗命左金吾衛將軍兼御史中丞田景度持節

奇路出兵，威戎軍使崔堯臣率領一千兵衆從龍溪石門路南出兵，維保二州兵馬使仇冕、保霸兩州刺史董振等率領二千兵衆進逼吐蕃維州城中，北路兵馬使邢玼與各州刺史董懷愕等人率領四千兵衆進攻棲雞、老翁等城，都將高倜、王英俊等人率領二千兵衆進逼故松州，隴東路兵馬使元膺與諸將郝宗等人又分出八千兵衆從南道雅、邛、黎、嶲等路出兵。又命令邛州鎮南軍使、御史大夫韋良金發一千三百名鎮兵跟進，雅州經略使路惟明與三部落主趙日進等人率領三千兵衆進攻逋租、偏松等城，黎州經略使王有道率領三部落郝金信等二千兵衆渡過大渡河深入吐蕃境内，嶲州經略使陳孝陽與行營兵馬使何大海、韋義等人及磨些蠻三部落主苴那時率領四千兵衆進攻昆明、諾濟城。從八月到十二月，累計打敗十六萬吐蕃軍隊，攻下七座城、五個軍鎮，招納降户三千多，生擒六千多人，斬首一萬多級，於是包圍維州。援軍接着趕到，轉戰一千多里，吐蕃接連失敗，靈、朔的敵人帶領兵衆南下，於是贊普派遣莽熱任内大相兼東境五道節度兵馬使、都統群牧大使，率領各種族十萬兵衆前來解救維州之圍。王師一萬多名士兵，占據險要地勢設下埋伏等待吐蕃軍隊。先派一千人挑戰，莽熱見我軍兵力少，便全軍來追，等他們進入埋伏圈中，各位將領從四面猛攻，於是擒獲莽熱，敵軍大敗。

十九年五月，吐蕃使者論頰熱前來朝見。六月，朝廷任右龍武大將軍薛伾兼御史大夫，出使吐蕃。二十年三月上旬，贊普去世，朝廷停止朝會三天，命工部侍郎張薦吊祭贊普。贊普在貞元十三年四月去世，長子繼立，他在位一年去世，贊普次子嗣立。朝廷命文武三品以上官員去向吐蕃使者表示吊唁。四月，吐蕃使者臧河南觀察使論乞冉及僧南撥特計波等五十四人前來朝見。十二月，吐蕃派遣使者論襲熱、郭志崇前來朝見。二十一年二月，順宗命左金吾衛將軍兼御史中丞田景度持符節到吐蕃告哀，任庫部員外郎兼御史

告哀于吐蕃，以庫部員外郎兼御史中丞熊執易爲副使。七月，吐蕃使論悉諾等來朝。永貞元年十月，贊普使論乞縷勃藏來貢，助德宗山陵金銀、衣服、牛馬等。十一月，以衛尉少卿、兼御史中丞侯幼平充入蕃告册立等使。

中丞熊執易爲副使。七月，吐蕃使者論悉諾等人前來朝見。永貞元年十月，贊普派論乞縷勃藏前來朝貢，爲安葬德宗資助金銀、衣服、牛馬等。十一月，朝廷以衛尉少卿兼御史中丞侯幼平充任入蕃告册立等使。

元和元年正月，福建道送到吐蕃生口十七人，詔給遞乘放還蕃。六月，遣使論勃藏來朝。五年五月，遣使論思耶熱來朝，并歸鄭叔矩、路泌之柩及叔矩男文延等一十三人。叔矩、泌，平凉之盟陷焉，凡二十餘年，竟不屈節，因没于蕃中，至是請和，故歸之。六月，命宰相杜佑等與吐蕃使議事中書令廳，且言歸我秦、原、安樂州地。七月，遣鴻臚少卿攝御史中丞李銛爲入蕃使，丹王府長史兼侍御史吴暈副之。六年至十年，遣使朝貢不絶。十二年四月，吐蕃以贊普卒來告，以右衛將軍烏重玘兼御史中丞充吊祭使，殿中侍御史段鈞副之。

元和元年正月，福建道送來吐蕃俘虜十七人，皇上下詔把他們從驛道遣送回吐蕃。六月，吐蕃派遣使者論勃藏前來朝見。五年五月，吐蕃派遣使者論思耶熱前來朝見，并且歸還鄭叔矩、路泌的靈柩以及鄭叔矩子鄭文延等十三人。鄭叔矩、路泌，在平凉會盟時身陷吐蕃，歷時二十多年始終没有投降，因此死於吐蕃，到這時吐蕃請求和好，因而送回他們的靈柩。六月，朝廷命宰相杜佑等人與吐蕃使者在中書令廳談判，并提出要吐蕃歸還我秦、原、安樂州之地。七月，派遣鴻臚少卿代理御史中丞李銛任入蕃使，丹王府長史兼侍御史吴暈爲副。六年到十年，朝廷和吐蕃來往不斷。十二年四月，吐蕃因爲贊普去世前來相告，朝廷以右衛將軍烏重玘兼御史中丞充任吊祭使，殿中侍御史段鈞爲副使。

十三年十月，吐蕃圍我宥州、鳳翔，上言遣使修好。是月，靈武於定遠城破吐蕃二萬人，殺戮二千人，生擒節度副使一人、判官長行三十九人，獲羊馬甚衆。平凉鎮遏使郝玼破二萬餘衆，收復原州城，獲羊馬不知其數。夏州節度田縉於靈武亦破三千餘人。十一月，鹽州上言：吐蕃入河曲，夏州破五萬餘人。靈武破長樂州羅城，焚其屋宇器械。西川節度使王播攻拔峨和、棲雞等城。

十三年十月，吐蕃圍攻我宥州、鳳翔，皇上提出派遣使者談和。這一月，靈武在定遠城打敗吐蕃二萬人，殺死二千人，生擒節度副使一人、判官長行三十九人，繳獲很多羊馬。平凉鎮遏使郝玼打敗吐蕃二萬多兵衆，收復了原州城，繳獲羊馬不計其數。夏州節度使田縉在靈武也打敗吐蕃三千多人。十一月，鹽州上奏説：吐蕃進入河曲，夏州打敗五萬多人。靈武攻破吐蕃長樂州的外城，焚燒房舍器械。西川節度使王播攻取峨和、棲雞等城。

十四年正月，敕曰："朕臨御萬邦，推布誠信，西戎納款，積有歲時，中或虧違，亦嘗苞貸。我有殊德，寧不是思，重譯貢珍，道途相繼，申恩示禮，曾無闕焉。昨者蕃使

十四年正月，皇上下詔道："朕統治天下，推誠布信，西戎投順，年深月久，中間有時違背，也曾包容寬免。我有異常的恩德，怎能不令其時刻記在心，輾轉翻譯貢納珍奇，道路上前後相繼，申恩示禮，不曾缺漏。不久以前吐蕃使者

奉章，又至京輦，將君長之命，陳和好之誠。臨軒召見，館餼加厚，復以信幣，諭之簡書。亦既言旋，纔及近甸，遽聞蟻聚，來犯封陲，河曲之間，頗爲暴擾。背惠棄約，斯謂無名，公議物情，咸請誅絶。朕深惟德化之未被，豈慮夷俗之不賓，其國失信，其使何罪！釋其維縶以遂性，示之弘覆以忘懷。予衷苟孚，庶使知感。其蕃使論矩立藏等并後般來使，并宜放歸本國。仍委鳳翔節度使以此意曉諭。"

八月，吐蕃營於慶州方渠，大軍至河州界。十月，吐蕃節度論三摩及宰相尚塔藏、中書令尚綺心兒共領軍約十五萬衆，圍我鹽州數重，党項首領亦發兵驅羊馬以助。閲歷三旬，賊以飛梯、鵝車、木驢等四面齊攻，城欲陷者數四。刺史李文悦率兵士乘城力戰，城穿壞不可守，撤屋版以禦之，晝夜防拒，或潛兵斫營，開城出戰，約殺賊萬餘衆。諸道救兵無至者。凡二十七日，賊乃退。

十五年二月，以秘書少監兼御史中丞田洎入吐蕃告哀，并告册立。三月，攻掠我青塞堡。七月，遣使來吊祭。十月，侵逼涇州。命右軍中尉梁守謙充左右神策、京西、京北行營都監，統神策兵四千人，并發八鎮全軍往救援。以太府少卿、兼御史中丞邵同持節入吐蕃，充答請和好使，貶前入吐蕃使、秘書少監田洎郴州司户。初，洎入蕃爲吊祭使，蕃請於長武城下會盟，洎懦怯，恐不得還，唯唯而已。至是西戎入寇，且曰："田洎許我統兵馬赴盟誓。"遂貶之。戎人實以邊將擾之致忿，徒假洎爲辭也。涇州上言："吐蕃大將并退。"於是罷神策行營兵。自田縉統夏州，以貪狠侵

奉上表章，又到京城，秉承君長的意旨，陳訴和好的誠意。朕到殿前召見，停宿客館待遇優厚，又給信物，用書信加以告諭。吐蕃使者剛剛啓程返回，纔到近郊，就聽説吐蕃大軍聚集，前來侵犯我朝疆土，河曲之間，頗受侵凌騷擾。背恩棄約，毫無名目，輿論人心，都請求誅殺來使絶交。朕深恐德義教化不能周遍，怎會計較夷心不歸順，其國失信，使者有什麼罪！放免他們聽任回國，顯示心胸寬廣而不念小過。我誠心暫示以信任，希望使他們知恩感念。吐蕃使者論矩立藏等人以及後來的使者，全都應當放歸本國。并且委托鳳翔節度使用此意曉諭。"

八月，吐蕃在慶州方渠安營，大軍抵達河州地界。十月，吐蕃節度論三摩及宰相尚塔藏、中書令尚綺心兒共率領大約十五萬兵衆，將我鹽州重重包圍，党項首領也派遣兵衆驅趕羊馬相助。歷時三十天，賊軍用飛梯、鵝車、木驢等從四面同時進攻，城多次幾乎陷落。刺史李文悦率領士兵登城力戰，城墻毁壞不能防守，就拆下屋板用來抵禦，晝夜防禦，有時秘密出兵突襲敵營，開城出擊，大約殺死賊兵一萬多人。各道救兵都没有前來。總共二十七天，賊軍纔撤退。

十五年二月，朝廷派遣秘書少監兼御史中丞田洎前去吐蕃告哀，并且通報册立事宜。三月，吐蕃侵犯我青塞堡。七月，吐蕃派遣使者前來吊祭。十月，侵逼涇州。朝廷命右軍中尉梁守謙充任左右神策、京西、京北行營都監，統領神策軍四千人，并且調發八鎮全軍前去救援。朝廷派遣太府少卿兼御史中丞邵同持符節前往吐蕃，充任答請和好使，將以前前往吐蕃的使者、秘書少監田洎貶任郴州司户。當初，田洎任吊祭使前去吐蕃，吐蕃請在長武城下會盟，田洎怯懦，擔心自己不能返回，對吐蕃的請求唯唯喏喏。到這時吐蕃進犯，并且説："田洎答應我統率兵馬前來盟誓。"因而貶降田洎。戎人其實是因唐朝邊將侵擾而被激怒，衹是以田洎之事作爲藉口。涇州報告朝廷説："吐蕃大將全都撤退。"於是撤銷神策行營兵。自從田縉統領夏州，因爲他貪婪狠毒侵

擾，党項苦之，屢引西戎犯塞。及是大兵入寇，邊將郝玼數襲擊蕃壘，殺戮甚衆，邠州李光顔復以全師而至，戎人懼而退。蓋田縉始生國患，而賴光顔、郝玼之驅戮也。十一月，夏州節度使李祐自領兵赴長澤鎮，靈武節度使李聽自領兵赴長樂州，并奉詔討吐蕃也。十二月，吐蕃千餘人圍烏、白池。

長慶元年六月，犯青塞堡，以我與迴紇和親故也。鹽州刺史李文悦發兵進擊之。九月，吐蕃遣使請盟，上許之。宰相欲重其事，請告太廟，太常禮院奏曰："謹按肅宗、代宗故事，與吐蕃會盟，并不告廟。唯德宗建中末，與吐蕃會盟於延平門，欲重其誠信，特令告廟。至貞元三年，會於平涼，亦無告廟之文。伏以事出一時，又非經制，求之典禮，亦無其文。今謹參詳，恐不合告。"從之。乃命大理卿兼御史大夫劉元鼎充西蕃盟會使，以兵部郎中兼御史中丞劉師老爲副，尚舍奉御兼監察御史李武、京兆府奉先縣丞兼監察御史李公度爲判官。十月十日，與吐蕃使盟，宰臣及右僕射、六曹尚書、中執法、太常、司農卿、京兆尹、金吾大將軍皆預焉。其詞曰：

維唐承天，撫有八紘，聲教所臻，靡不來廷。兢業齋栗，懼其隕顛，纘武紹文，叠慶重光，克彰浚哲，罔忝洪緒，十有二葉，二百有四載。則我太祖，權明號而建不拔，鋪鴻名而垂永久，類上帝以答嘉應，享皇靈以酬景福，曷有怠已？越歲在癸丑冬十月癸酉，文武孝德皇帝詔丞相臣植、臣播、臣元穎等與大將和蕃使禮部尚書論訥羅等，會盟

逼騷擾，党項困苦，因此多次帶領吐蕃侵犯邊塞。到這時大兵進犯，邊將郝玼多次襲擊吐蕃營壘，殺戮甚多，邠州李光顔又率領全軍趕到，戎人恐懼因而撤退。這是田縉最初招致國患，而多虧了李光顔、郝玼的驅除殺戮。十一月，夏州節度使李祐親自率領軍隊趕赴長澤鎮，靈武節度使李聽親自率領軍隊趕赴長樂州，全都奉詔討伐吐蕃。十二月，吐蕃一千多人圍攻烏、白池。

長慶元年六月，吐蕃侵犯青塞堡，是因爲唐和回紇和親的緣故。鹽州刺史李文悦出兵攻打吐蕃。九月，吐蕃派遣使者請求會盟，皇上答應了。宰相打算鄭重處理此事，請求祭告太廟，太常禮院上奏説："謹按肅宗、代宗先例，與吐蕃會盟，都不祭告太廟。祇有德宗建中末年，與吐蕃在延平門會盟，想要推重誠信，特令祭告太廟。到了貞元三年，在平涼會盟，也没有祭告太廟的記載。臣等認爲此事出於一時，又不是常制，查考典章禮儀，也没有記載。如今謹參酌詳審，恐怕不應當祭告。"皇上依從。於是命大理卿兼御史大夫劉元鼎充任西蕃盟會使，任兵部郎中兼御史中丞劉師老爲副，尚舍奉御兼監察御史李武、京兆府奉先縣丞兼監察御史李公度爲判官。十月十日，與吐蕃使者會盟，宰相及右僕射、六曹尚書、中執法、太常、司農卿、京兆尹、金吾大將軍全都參預。盟詞寫道：

唐承奉天道，據有天下，聲威和教化所到之處，無不來朝。謹慎恐懼，惟恐傾覆，承武繼文，功德代代相傳，顯明深邃的智慧，無愧於宏大的業績，已經十二世，二百零四年。我太祖，改换以昌明的朝代建立不可動摇的基業，廣布大名而留傳永久。祭天帝以便報答吉兆，祀皇靈爲了酬謝大福，何曾懈怠？時在癸丑年冬季十月癸酉日，文武孝德皇帝下詔丞相臣崔植、臣王播、臣杜元穎等與大將和蕃使禮部尚書論訥羅等在京師會盟，於城西郊設壇，於壇北挖坎。凡讀

於京師，壇于城之西郊，坎于壇北。凡讀誓、刑牲、加書、復壤、陟降、周旋之禮，動無違者，蓋所以偃兵息人，崇姻繼好，懋建遠略，規恢長利故也。原夫昊穹上臨，黄祇下載，茫茫蠢蠢之類，必資官司，爲厥宰臣，苟無統紀，則相滅絶。中夏見管，維唐是君；西裔一方，大蕃爲主。自今而後，屏去兵革，宿忿舊惡，廓焉消除，追崇舅甥，曩昔結援。邊堠撤警，戍烽韜烟，患難相恤，暴掠不作，亭障甌脱，絶其交侵。襟帶要害，謹守如故，彼無此詐，此無彼虞。嗚呼！愛人爲仁，保境爲信，畏天爲智，事神爲禮，有一不至，構災于躬。塞山崇崇，河水湯湯，日吉辰良，奠其兩疆，西爲大蕃，東實巨唐。大臣執簡，播告秋方。大蕃贊普及宰相鉢闡布、尚綺心兒等，先寄盟文要節云：“蕃、漢兩邦，各守見管本界，彼此不得征，不得討，不得相爲寇仇，不得侵謀境土。若有所疑，或要捉生問事，便給衣糧放還。”今并依從，更無添改。

誓、刑牲、加書、復壤、陟降、周旋的禮數，都不違背，這是因爲要停戰安民，推廣姻親繼續和好，大建遠略，謀求長遠利益的緣故。願蒼天上臨，大地下載，衆多族類，定要依靠官府統治，成爲下民的主宰，如果没有綱紀，則互相殺伐絶滅。中原當今的統治者，衹有大唐君主；邊遠的西方，大蕃是主上。從今以後，擯棄戰争，舊有的怨恨，消除一空，恢復尊崇舅甥之禮，像從前一樣結好互相援助。邊界哨所撤除警戒，烽燧不再舉火，患難相救，暴掠不生，邊界亭障，杜絶相侵。險阻要害，防守如故。彼此不欺不詐。唉！愛人是仁，保境是信，畏天是智，事神是禮，假若有一種做不到，就會降災於身。塞山高峻，河水湍急，吉日良辰，奠定兩疆，西爲大蕃，東實大唐。大臣執書，宣告秋方。大蕃贊普及宰相鉢闡布、尚綺心兒等，先寄盟文要略道：“蕃、唐兩國，各守現轄本界，彼此不得征伐，不得進討，不得交相爲仇敵，不得謀圖侵犯疆土。如果有所猜疑，有時要抓俘虜瞭解實情，問明便給衣糧放回。”如今一一依從，不再添改。

預盟之官十七人，皆列名焉。其劉元鼎等與論訥羅同赴吐蕃本國就盟，仍敕元鼎到彼，令宰相已下各於盟文後自書名。靈武節度使李進誠於大石山下破吐蕃三千騎。

參加會盟的官員十七人，都在盟書上依次簽署姓名。其中劉元鼎等人與論訥羅一同前往吐蕃本國會盟，皇上并下詔劉元鼎到了那裏，令吐蕃宰相以下都在盟文正文後面簽名。靈武節度使李進誠在大石山下打敗吐蕃三千名騎兵。

二年二月，遣使來請定界。六月，復遣使來朝。鹽州奏：“吐蕃千餘人入靈武界，遣兵逐便邀截。”又言：“擒得與党項送書信吐蕃一百五十人。”是月劉元鼎自吐蕃使迴，奏云：“去四月二十四日到吐蕃牙帳，

二年二月，吐蕃派遣使者前來請求確定邊界。六月，又派遣使者前來朝見。鹽州上奏：“吐蕃一千多人進入靈武境内，派兵相機阻截。”又説：“擒獲給党項送書信的吐蕃人一百五十名。”這一月，劉元鼎出使吐蕃返回，上奏説：“去年四月二十四日到達吐蕃牙帳，於五月六日

以五月六日會盟訖。"初，元鼎往來蕃中，并路經河州，見其都元帥、尚書令尚綺心兒云："廻紇，小國也。我以丙申年逾磧討逐，去其城郭二日程，計到即破滅矣，會我聞本國有喪而還。廻紇之弱如此，而唐國待之厚於我，何哉？"元鼎云："廻紇於國家有救難之勳，而又不曾侵奪分寸土地，豈得不厚乎！"是時元鼎往來，渡黄河上流，在洪濟橋西南二千餘里，其水極爲淺狹，春可揭涉，秋夏則以船渡。其南三百餘里有三山，山形如鏊，河源在其間，水甚清冷，流經諸水，色遂赤，續爲諸水所注，漸既黄濁。又其源西去蕃之列館約四驛，每驛約二百餘里。東北去莫賀延磧尾，闊五十里，向南漸狹小，北自沙州之西，乃南入吐渾國，至此轉微，故號磧尾。計其地理，當劍南之直西。元鼎初見贊普於悶懼盧川，蓋贊普夏衙之所，其川在邏娑川南百里，臧河之所流也。時吐蕃遣使論悉諾息等隨元鼎來謝，命太僕少卿杜載使以答之。

三年正月，遣使論答熱來朝賀。四年九月，遣使求《五臺山圖》。十月，貢犛牛及銀鑄成犀牛、羊、鹿各一。寶曆元年三月，遣使尚綺立熱來朝，且請和好。九月，遣光禄卿李鋭爲使以答之。大和五年至八年，遣使朝貢不絶，我亦時遣使報之。開成元年、二年，皆遣使來。會昌二年，贊普卒。十二月，遣論贊等來告哀，詔以將作少監李璟吊祭之。大中三年春，宰相尚恐熱殺東道節度使，以秦、原、安樂等三州并石門、木硤等七關款塞，涇原節度使康季榮以聞，命太僕卿陸耽往勞焉。其年七月，河、隴耆老率長幼千餘人赴闕，上御

會盟完畢。"當初，劉元鼎往來蕃中，都路經河州，見到吐蕃都元帥、尚書令尚綺心兒時尚綺心兒説："回紇，是小國。我在丙申年越過大漠征討追擊，距回紇城郭二日路程，估計一趕到就能消滅它，適逢我聽説本國有喪事便返回。回紇如此弱小，而唐國對待它要比對我好，這是爲什麽呢？"劉元鼎道："回紇對朝廷有解救國難的大功勞，而且又不曾侵奪我朝分寸土地，怎麽能不好呢！"當時劉元鼎往來，從黄河上游渡過，在洪濟橋西南二千多里，這裏河水極爲淺窄，春天可以步行渡水，秋夏兩季便用船渡水。南面三百多里處有三座山，山的形狀如同鏊，河源就在山中，水非常清澈冰冷，流經各水，就變成紅色，接着各水注入，逐漸變爲混濁的黄色。又河源西距吐蕃的客館大約四驛路程，每驛約有二百多里。東北到莫賀延磧尾，寬五十里，向南逐漸狹小，北面從沙州以西，再往南進入吐渾國，到這裏沙磧逐漸縮減，所以叫作磧尾。估計這裏的地理位置，大概在劍南正西面。劉元鼎初次在悶懼盧川見到贊普，是贊普夏衙的所在地，此川在邏娑川南面百里，臧河流經那裏。當時吐蕃派遣使者論悉諾息等人跟隨劉元鼎前來朝見謝恩，朝廷命太僕少卿杜載出使回訪吐蕃。

三年正月，吐蕃派遣使者論答熱前來朝賀。四年九月，派遣使者求取《五臺山圖》。十月，進貢牦牛及用銀鑄成的犀牛、羊、鹿各一具。寶曆元年三月，吐蕃派遣使者尚綺立熱前來朝見，并且請求和好。九月，朝廷派遣光禄卿李鋭作爲使者回訪吐蕃。大和五年到八年，吐蕃不斷派遣使者入朝進貢，我朝也時常派遣使者回訪。開成元年、二年，吐蕃都派遣使者前來朝見。會昌二年，贊普去世。十二月，吐蕃派遣論贊等人前來告哀，皇上下詔派將作少監李璟吊祭。大中三年春季，吐蕃宰相尚恐熱殺死東道節度使，獻出秦、原、安樂等三州及石門、木硤等七關歸順，涇原節度使康季榮奏報朝廷，朝廷命太僕卿陸耽前去慰勞。這一年七月，河、隴的老人率領大人小孩一千多人來到京師，皇上到延喜樓看望他

延喜樓觀之，莫不歡呼忭舞，更相解辮，爭冠帶于康衢，然後命善地以處之，觀者咸稱萬歲。

史臣曰：戎狄之爲患也久矣！自秦、漢已還，載籍大備，可得而詳也。但世罕小康，君無常聖，我衰則彼盛，我盛則彼衰，盛則侵我郊圻，衰則服我聲教。懷柔之道，備預之方，儒臣多議於和親，武將唯期於戰勝，此其大較也。彼吐蕃者，西陲開國，積有歲年，蠶食鄰蕃，以恢土宇。高宗朝，地方萬里，與我抗衡，近代以來，莫之與盛。至如式遏邊境，命制出師，一彼一此，或勝或負，可謂勞矣。迨至幽陵盜起，乘輿播遷，戍卒咸歸，河、湟失守，此又天假之也。自兹密邇京邑，時縱寇掠，雖每遣行人，來修舊好，玉帛纔至於上國，烽燧已及於近郊，背惠食言，不顧禮義，即可知也。夫要以神明，責其誠信，平涼之會，畜其詐謀，此又不可以忠信而御也。孔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誠哉是言！

贊曰：西戎之地，吐蕃是强。蠶食鄰國，鷹揚漢疆。乍叛乍服，或弛或張。禮義雖攝，其心豺狼。

們，他們無不歡呼欣然起舞，又互相解去髮辮，在大路上爭搶帽子腰帶，此後皇上命選擇良好的地方安置他們，圍觀的人全都高呼萬歲。

史臣曰：戎狄製造禍患爲時已久了！自從秦、漢以來，書籍十分周備，從中可以詳知。然而歷史上很少出現小康，君主也不總是聖賢，我衰弱則它强盛，我强盛則它衰弱，它强盛了便侵犯我京畿，衰弱了則歸服我聲威和教化。懷柔之道，預備之方，儒臣多議論和親，武將衹希望戰勝，情況大概如此。至於吐蕃，在西部邊境建國，年深月久，蠶食鄰近蕃國，以擴大疆土。高宗朝時，地方達萬里，與我朝抗衡，近代以來，無比强盛。以至於在邊境阻遏防禦，決策出兵，彼此進退，或勝或負，是勞民傷財。等到幽陵盜賊起事，皇上流離遷徙，守邊士兵全都撤回，河、湟失陷，這又是天假其便了。從此在靠近京都之地，時時縱兵劫掠，雖則每每派遣使者，前來重歸和好，玉帛纔到上國，烽火已達近郊，背恩食言，無視禮義，就可想而知了。以神明來約盟，注重盟誓誠信，平涼會盟，蓄謀欺騙，這又不能用忠信來對待。孔子說："夷狄雖有君主，還不如中原沒有君主。"這話極對！

贊曰：西戎的地方，吐蕃强盛。蠶食鄰國，侵掠唐疆。時叛時服，有弛有張。即使遵行禮義，本性仍是豺狼。

舊唐書卷一百九十七

列傳第一百四十七

南蠻　西南蠻

林邑　婆利　盤盤　真臘　陀洹　訶陵　墮和羅　墮婆登
東謝蠻　西趙蠻　牂牁蠻　南平獠　東女國　南詔蠻　驃國

林邑

林邑國，漢日南象林之地，在交州南千餘里。其國延袤數千里，北與驩州接。地氣冬温，不識冰雪，常多霧雨。其王所居城，立木爲柵。王著白氎古貝，斜絡膊，繞腰，上加真珠金鎖，以爲瓔珞，卷髮而戴花。夫人服朝霞古貝以爲短裙，首戴金花，身飾以金鎖真珠瓔珞。王之侍衛，有兵五千人，能用弩及矟，以藤爲甲，以竹爲弓，乘象而戰。王出則列象千頭，馬四百匹，分爲前後。其人拳髮色黑，俗皆徒跣，得麝香以塗身，一日之中，再塗再洗。拜謁皆合掌頓顙。嫁娶之法，得取同姓。俗有文字，尤信佛法，人多出家。父母死，子則剔髮而哭，以棺盛尸，積柴燔柩，收其灰，藏於金瓶，送之水中。俗以二月爲歲首，稻歲再熟。自此以南，草木冬榮，四時皆食生菜，以檳榔汁爲酒。有結遼鳥，能解人語。

武德六年，其王范梵志遣使來朝。八年，又遣使獻方物，高祖爲設《九部樂》以宴之，及賜其王錦綵。貞觀初，遣使貢馴犀。四年，其王范

林邑國，位於漢朝日南象林之地，在交州南面一千多里。該國領土綿延幾千里，北面與驩州相接。當地氣候冬季温暖，人們没有見過冰雪，時常多霧多雨。國王居住的城池，立木成爲柵欄。國王身穿白氎古貝布衣，斜纏在肩臂上，繞腰，上面綴有珍珠金鎖，作爲瓔珞，鬈髮并且戴花。夫人身穿朝霞古貝製作的短裙，頭戴金花，身上裝飾着金鎖珍珠瓔珞。國王的侍從護衛，有士兵五千人，能使用弩及小矛，用藤製作鎧甲，用竹製弓，騎着大象出戰。國王出行時要排列一千頭象，四百匹馬，分爲前後。當地人鬈髮黑膚色，都習慣赤足步行，把麝香塗在身上，一天之内，要塗二次洗二次。拜謁時都是合掌頓顙。嫁娶的規定，可以娶同姓。當地有文字，尤其信奉佛教，人多出家。父母去世，其子便剃髮而哭，用棺材裝殮尸體，然後堆積木柴把棺材燒掉，收取骨灰，藏在金瓶裏，再把金瓶放進水中。習慣把二月作爲一年的開始，稻一年兩熟。從這裏往南，草木冬季繁茂，四季都吃生菜，用檳榔汁釀酒。有結遼鳥，能懂人話。

武德六年，該國國王范梵志派遣使者前來朝見。八年，又派遣使者進獻土産，高祖爲此設《九部樂》宴請使者，并且賜給林邑王錦綵。貞觀初年，林邑派遣使者進貢馴犀。四年，林邑王

頭黎遣使獻火珠，大如鷄卵，圓白皎潔，光照數尺，狀如水精，正午向日，以艾承之，即火燃。五年，又獻五色鸚鵡。太宗異之，詔太子右庶子李百藥爲之賦。又獻白鸚鵡，精識辯慧，善於應答。太宗憫之，并付其使，令放還於林藪。自此朝貢不絶。頭黎死，子范鎮龍代立。太宗崩，詔於陵所刊石圖頭黎之形，列於玄闕之前。十九年，鎮龍爲其臣摩訶漫多伽獨所殺，其宗族并誅夷，范氏遂絶。國人乃立頭黎之女婿婆羅門爲王。後大臣及國人感思舊主，乃廢婆羅門而立頭黎之嫡女爲王。

范頭黎派遣使者進獻火珠，火珠大如鷄蛋，圓白皎潔，光照幾尺，看上去如同水晶，正午時對着太陽，把艾草放在火珠下面，立即起火燃燒。五年，林邑又進獻五色鸚鵡。太宗感到奇異，下詔令太子右庶子李百藥爲此作賦。林邑又進獻白鸚鵡，精明善辯，長於對答。太宗憐憫，把它們都交給林邑使者，令放回林野之間。從此林邑入朝進貢不曾間斷。范頭黎死後，其子范鎮龍代立。太宗逝世，皇帝下詔令在陵所雕刻范頭黎石像，陳列在玄闕之前。十九年，范鎮龍被他的臣下摩訶漫多伽獨殺死，他的宗族也被誅滅，於是范氏絶嗣。國人於是擁立范頭黎的女婿婆羅門爲國王。後來大臣及國人懷念已故國王，便廢黜婆羅門而改立范頭黎的嫡女爲國王。

自林邑以南，皆卷髮黑身，通號爲“昆侖”。

從林邑以南，人們都是鬈髮黑膚色，通稱爲“昆侖”。

婆利

婆利國，在林邑東南海中洲上。其地延袤數千里，自交州南渡海，經林邑、扶南、赤土、丹丹數國乃至焉。其人皆黑色，穿耳附璫。王姓刹利耶伽，名護路那婆，世有其位。王戴花形如皮弁，裝以真珠瓔珞，身坐金床。侍女有金花寶縷之飾，或持白拂孔雀扇。行則駕象，鳴金擊鼓吹蠡爲樂。男子皆拳髮，被古貝布，横幅以繞腰。風氣暑熱，恒如中國之盛夏。穀一歲再熟。有古貝草，緝其花以作布，粗者名古貝，細者名白氎。貞觀四年，其王遣使隨林邑使獻方物。

婆利國，地處林邑東南海中的陸地上。國土綿延幾千里，從交州南面渡海，經過林邑、扶南、赤土、丹丹幾國便可到達那裏。當地人都是黑膚色，耳上穿孔戴耳珠。國王姓刹利耶伽，名叫護路那婆，世居王位。國王戴狀如皮弁的花，上面裝飾着珍珠瓔珞，身坐金床。侍女有金花寶縷之飾，有的手持白揮孔雀扇。出行時駕象，鳴鉦擊鼓吹螺奏樂。男子都是鬈髮，披古貝布，横幅繞在腰間。當地氣候炎熱，常年如同中原的盛夏。穀物一年兩熟。有古貝草，采集它的花用來織布，粗的叫古貝，細的稱爲白氎。貞觀四年，婆利國王派遣使者跟隨林邑使者進獻土産。

盤盤

盤盤國，在林邑西南海曲中，北與林邑隔小海，自交州船行四十日乃至。其國與狼牙修國爲鄰，人皆學婆羅門書，甚敬佛法。貞觀九年，遣使來朝，貢方物。

盤盤國，在林邑西南的海灣中，北面與林邑隔着小海，從交州乘船航行四十天即可到達。該國與狼牙修國接鄰，人們都學習婆羅門書，十分崇敬佛教。貞觀九年，派遣使者前來朝見，進貢土産。

真臘

真臘國，在林邑西北，本扶南之

真臘國，位於林邑西北，本來是扶南的附屬

屬國，"昆侖"之類。在京師南二萬七百里，北至愛州六十日行。其王姓刹利氏。有大城三十餘所，王都伊奢那城。風俗被服與林邑同。地饒瘴癘毒。海中大魚有時半出，望之如山。每五六月中，毒氣流行，即以牛豕祠之，不者則五穀不登。其俗東向開户，以東爲上。有戰象五千頭，尤好者飼以飯肉。與鄰國戰，則象隊在前，於背上以木作樓，上有四人，皆持弓箭。國尚佛道及天神，天神爲大，佛道次之。

國，屬於"昆侖"之類。在京師南面二萬零七百里，北面到愛州有六十天的路程。該國國王姓刹利氏。擁有三十多座大城，國都在伊奢那城。風俗服裝與林邑相同。該地多瘴癘之毒。海中的大魚有時半隱半現，望去如同小山。每年的五六月之間，毒氣流行，便用牛猪祭祀，否則五穀不收。當地習慣向東開門，以東面爲尊。該國擁有五千頭戰象，最好的象用飯肉飼養。與鄰國交戰時，則象隊在前面，在象背上建造木樓，樓上有四人，都手持弓箭。國中崇尚佛道及天神，天神最大，佛道其次。

武德六年，遣使貢方物。貞觀二年，又與林邑國俱來朝獻。太宗嘉其陸海疲勞，錫賚甚厚。南方人謂真臘國爲吉蔑國。自神龍以後，真臘分爲二：半以南近海多陂澤處，謂之水真臘；半以北多山阜，謂之陸真臘，亦謂之文單國。高宗、則天、玄宗朝，并遣使朝貢。

武德六年，真臘派遣使者進貢土産。貞觀二年，又與林邑國一同前來入朝進獻。太宗稱贊該國使者海陸行進旅程疲勞，賞賜極爲豐厚。南方人把真臘國稱爲吉蔑國。從神龍以後，真臘一分爲二：一半因爲地處南面近海而多池塘水澤，稱爲水真臘；一半因爲地處北面多山丘，稱爲陸真臘，也叫文單國。高宗、武則天、玄宗朝，都派遣使者入朝進貢。

水真臘國，其境東西南北約員八百里，東至奔陀浪州，西至墮羅鉢底國，南至小海，北即陸真臘。其王所居城號婆羅提拔。國之東界有小城，皆謂之國。其國多象。元和八年，遣李摩那等來朝。

水真臘國，其領土東西南北幅員約八百里，東面到奔陀浪州，西面到墮羅鉢底國，南面到小海，北面就是陸真臘。國王所居住的城叫婆羅提拔。該國的東界有小城，都稱它們爲國。該國的大象很多。元和八年，派遣李摩那等人前來朝見。

陀洹

陀洹國，在林邑西南大海中，東南與墮和羅接，去交趾三月餘日行。賓服於墮和羅。其王姓察失利，字婆末婆那。土無蠶桑，以白氎朝霞布爲衣。俗皆樓居，謂之"干欄"。貞觀十八年，遣使來朝。二十一年，又遣使獻白鸚鵡及婆律膏，仍請馬及銅鐘，詔并給之。

陀洹國，在林邑西南面的大海中，東南與墮和羅相接，距離交趾有三個多月的路程。臣服於墮和羅。該國國王姓察失利，字叫婆末婆那。該地不産蠶桑，用白氎朝霞布製作衣服。當地習俗人都住樓，稱爲"干欄"。貞觀十八年，陀洹國派遣使者前來朝見。二十一年，又派遣使者進獻白鸚鵡及婆律膏，并且請求賜給馬及銅鐘，皇帝下詔令一一賜給。

訶陵

訶陵國，在南方海中洲上居，東與婆利、西與墮婆登、北與真臘接，南臨大海。竪木爲城，作大屋重閣，

訶陵國，在南方海中的陸地上居住，東面與婆利、西面與墮婆登、北面與真臘連接，南面瀕臨大海。竪木爲城，建造重閣大屋，用棕櫚皮覆

以棕櫚皮覆之，王坐其中，悉用象牙爲床。食不用匙箸，以手而撮。亦有文字，頗識星曆。俗以椰樹花爲酒，其樹生花，長三尺餘，大如人膊，割之取汁以成酒，味甘，飲之亦醉。貞觀十四年，遣使來朝。大曆三年、四年皆遣使朝貢。元和十年，遣使獻僧祇僮五人、鸚鵡、頻伽鳥并異種名寶。以其使李訶内爲果毅，訶内請迴授其弟，詔褒而從之。十三年，遣使進僧祇女二人、鸚鵡、玳瑁及生犀等。

蓋屋頂，國王坐在裏面，床完全用象牙製成。吃飯時不用匙筷，而是用手抓食。也有文字，很瞭解天文曆數。一般用椰樹花釀酒，這種樹所開的花，長三尺多，像人的胳膊一樣粗，割下取汁釀酒，味道甘美，飲這種酒也能醉人。貞觀十四年，訶陵國派遣使者前來朝見。大曆三年、四年都派遣使者入朝進貢。元和十年，派遣使者進獻僧祇僮五人、鸚鵡、頻伽鳥及奇珍異寶。朝廷任該國使者李訶内爲果毅，李訶内請求把官職讓給其弟，皇帝下詔稱讚并同意他的請求。十三年，訶陵國派遣使者進獻僧祇女二人、鸚鵡、玳瑁及生犀等。

墮和羅

墮和羅國，南與盤盤、北與迦羅舍佛、東與真臘接，西鄰大海。去廣州五月日行。貞觀十二年，其王遣使貢方物。二十三年，又遣使獻象牙、火珠，請賜好馬，詔許之。

墮和羅國，南與盤盤、北與迦羅舍佛、東與真臘連接，西臨大海。距離廣州有五個月路程。貞觀十二年，該國國王派遣使者進貢土產。二十三年，又派遣使者進獻象牙、火珠，請求賜給良馬，皇帝下詔答應了這一請求。

墮婆登

墮婆登國，在林邑南，海行二月。東與訶陵、西與迷黎車接，北界大海。風俗與訶陵略同。其國種稻，每月一熟。亦有文字，書之於貝多葉。其死者，口實以金，又以金釧貫於四肢，然後加以婆律膏及龍腦等香，積柴以燔之。貞觀二十一年，其王遣使獻古貝、象牙、白檀，太宗璽書報之，并賜以雜物。

墮婆登國，在林邑南面，從海上航行兩個月。東面與訶陵、西面與迷黎車相接，北面以大海爲界。風俗與訶陵大致相同。該國種植稻米，每月一熟。也有文字，書寫在貝多樹的樹葉上。人死以後，口裏銜金，又用金釧貫穿四肢，然後加上婆律膏及龍腦等香料，堆積柴禾火葬。貞觀二十一年，該國國王派遣使者進獻古貝、象牙、白檀，太宗下詔書答謝，并賜給各種物品。

東謝蠻

東謝蠻，其地在黔州之西數百里，南接守宫獠，西連夷子，北至白蠻。土宜五穀，不以牛耕，但爲畬田，每歲易。俗無文字，刻木爲契。散在山洞間，依樹爲層巢而居，汲流以飲。皆自營生業，無賦稅之事。謁見貴人，皆執鞭而拜。有功勞者，以牛馬銅鼓賞之。有犯罪者，小事杖罰之，大事殺之，盜物倍還其贓。婚姻之禮，以牛酒爲聘。女歸夫家，皆母

東謝蠻，地處黔州以西幾百里，南面連接守宫僚，西面連接夷子，北面抵達白蠻。當地適宜種植五穀，不用牛耕，衹以火種，每年輪換。當地没有文字，刻木爲契。分散在山洞間，在大樹上建造多層巢居住，汲取流水飲用。都各自經營產業，没有賦稅之事。謁見貴人時，都是持鞭行拜。對有功勞的人，用牛馬銅鼓賞賜。對犯罪的人，小罪杖打處罰，大事殺死，盜取財物者要加倍償還贓值。婚姻的禮節，用牛酒作爲聘禮。女子前去夫家，都是其母親自送去。女夫羞愧，逃

自送之。女夫慚，逃避經旬方出。宴聚則擊銅鼓，吹大角，歌舞以爲樂。好帶刀劍，未嘗捨離。丈夫衣服，有衫襖大口袴，以綿紬及布爲之。右肩上斜束皮帶，裝以螺殼、虎豹猿狖及犬羊之皮，以爲外飾。坐皆蹲踞。男女椎髻，以緋束之，後垂向下。其首領謝元深，既世爲酋長，其部落皆尊畏之。謝氏一族，法不育女，自云高姓不可下嫁故也。

貞觀三年，元深入朝，冠烏熊皮冠，若今之髦頭，以金銀絡額，身披毛帔，韋皮行縢而著履。中書侍郎顔師古奏言："昔周武王時，天下太平，遠國歸款，周史乃書其事爲《王會篇》。今萬國來朝，至於此輩章服，實可圖寫，今請撰爲《王會圖》。"從之。以其地爲應州，仍拜元深爲刺史，隸黔州都督府。又有南謝首領謝强，與西謝鄰，共元深俱來朝見，爲南壽州刺史，後改爲莊州。

貞元十三年正月，西南蕃大酋長、正議大夫、檢校蠻州長史、繼襲蠻州刺史、資陽郡開國公、賜紫金魚袋宋鼎，左右大首領、朝散大夫、前檢校邛州刺史、賜紫金魚袋謝汕，左右大首領、繼襲攝蠻州巴江縣令、賜紫金魚袋宋萬傳，界首子弟大首領、朝散大夫、牂州録事參軍謝文經。黔中經略招討觀察使王礎奏："前件刺史，建中三年一度朝貢，自後更不許隨例入朝。今年懇訴稱州接牂牱，同被聲教，獨此排擯，竊自慚恥，謹遣隨牂牱等朝賀。伏乞特賜優諭，兼同牂牱刺史授官。其牂牱兩州，户口殷盛，人力强大，鄰側諸蕃，悉皆敬憚。請比兩州每三年一度朝貢，仍依牂牱輪環差定，并以才幹位望爲衆推者充。"敕旨曰："宋鼎等

避十多天然後纔出來。聚會宴飲擊打銅鼓，吹大角，唱歌跳舞作樂。愛好佩帶刀劍，從不離身。男子的衣服，有衫襖大口褲，用綿綢及布製作。右肩上斜束皮帶，裝有螺殼、虎豹猿狖及狗羊的皮，作爲外表裝飾。坐時一律是蹲踞。男女都把頭髮梳成椎形髮髻，用紅帛繫住，垂在腦後。首領謝元深，因爲世代做酋長，本部落都尊敬畏懼他。謝氏全家族，規定不養育女子，自稱是因爲姓氏高貴不可以下嫁的緣故。

貞觀三年，謝元深入朝，他頭戴烏熊皮帽，如同當今的髦頭，用金銀繫在額部，身披毛帔，打着皮裹腿而穿着鞋。中書侍郎顔師古上奏説："從前周武王時，天下太平，遠方的國家歸順，周史官便把此事寫成《王會篇》。如今萬國前來朝見，至於這些人的章服，的確可繪圖，今日請求繪成《王會圖》。"皇帝表示同意。朝廷在該地設置應州，并拜授謝元深爲刺史，隸屬於黔州都督府。又有南謝首領謝强，與西謝接鄰，與謝元深一同前來朝見，朝廷任他爲南壽州刺史，後來改爲莊州刺史。

貞元十三年正月，西南蕃大酋長、正議大夫、檢校蠻州長史、繼襲蠻州刺史、資陽郡開國公、賜紫金魚袋宋鼎，左右大首領、朝散大夫、前檢校邛州刺史、賜紫金魚袋謝汕，左右大首領、繼襲代理蠻州巴江縣令、賜紫金魚袋宋萬傳，界首子弟大首領、朝散大夫、牂州録事參軍謝文經。黔中經略招討觀察使王礎上奏："前例刺史，建中三年一度入朝進貢，以後便不准按照舊例入朝。今年懇切訴稱本州與牂牱相接，同受聲威教化，獨遭排斥，私下慚愧羞耻，謹求准許他們派遣使者跟隨牂牱等一同朝賀。懇請特賜優諭，與牂牱刺史同樣除授官職。它與牂牱兩州，户口衆多，人力强大，鄰近各蕃，全都敬畏。請求兩州同樣每三年入朝進貢一次，與牂牱輪流排定，并以才幹地位和聲望受到衆人推崇者充任。"皇帝降詔旨説："宋鼎等人已經改官完畢，其餘照舊。"

已改官訖，餘依舊。"

西趙蠻

西趙蠻，在東謝之南，其界東至夷子，西至昆明，南至西洱河。山洞阻深，莫知道里。南北十八日行，東西二十三日行。其風俗物産與東謝同。首領趙氏，世爲酋長。有户萬餘。貞觀三年，遣使入朝。二十一年，以其地置明州，以首領趙磨爲刺史。

西趙蠻，地處東謝以南，疆界東面到夷子，西面到昆明，南面到西洱河。山谷險阻幽深，不知道路里數。南北有十八天路程，東西有二十三天路程。當地的風俗物産與東謝蠻相同。首領趙氏，世代做酋長。有一萬多户。貞觀三年，派遣使者入朝。二十一年，朝廷在該地設置明州，任首領趙磨爲刺史。

牂牁蠻

牂牁蠻，首領亦姓謝氏。其地北去充州一百五十里，東至辰州二千四百里，南至交州一千五百里，西至昆明九百里。無城壁，散爲部落而居。土氣鬱熱，多霖雨。稻粟再熟。無徭役，唯征戰之時，乃相屯聚。刻木爲契。其法：劫盜者二倍還贓；殺人者出牛馬三十頭，乃得贖死，以納死家。風俗物產，略與東謝同。其首領謝龍羽，大業末據其地，勝兵數萬人。

牂牁蠻，首領也姓謝氏。該地北面距離充州一百五十里，東面到辰州二千四百里，南面到交州一千五百里，西面到昆明九百里。没有城墻，分散爲部落居住。當地氣候悶熱，多霖雨。稻粟一年兩熟。没有徭役，衹是在征戰之時，方相互聚集。刻木爲契。牂牁蠻的法令規定：搶劫盜竊者要償還所盜取財物的二倍；殺人者交納三十頭牛馬，便可以贖罪免死，所交納的牛馬要交給死者家屬。風俗物産，與東謝蠻大致相同。首領謝龍羽，大業末年占據該地，有善戰士兵幾萬人。

武德三年，遣使朝貢，授龍羽牂州刺史，封夜郎郡公。貞觀四年十二月，遣使朝貢。開元十年閏五月，大酋長謝元齊死，詔立其嫡孫嘉藝襲其官封。二十五年，大酋長趙君道來朝，且獻方物。大曆中、貞元初，數遣使朝貢。七年二月，授其酋長趙主俗官，以其歲初朝貢不絶，褒之也。自七年至十八年，凡五遣使來。元和三年五月敕："自今以後，委黔南觀察使差本道軍將充押領牂牁、昆明等使。"四年正月，遣使來朝。是月，遣中使魏德和領其使，并齎國信物，降璽書賜其王焉。七年、九年、十一年，凡三遣使來。其年十二月，又遣使來賀正。長慶中，亦朝貢不絶。寶曆元年十二月，遣使謝良震來朝。大

武德三年，牂牁蠻派遣使者入朝進貢，朝廷除授龍羽爲牂牁刺史，封夜郎郡公。貞觀四年十二月，派遣使者入朝進貢。開元十年閏五月，大酋長謝元齊死，皇帝下詔立他的嫡孫謝嘉藝繼承他的官爵。二十五年，大酋長趙君道前來朝見，并進獻土産。大曆年間、貞元初年，多次派遣使者入朝進貢。七年二月，朝廷除授其酋長趙主俗官職，因爲他在每年年初連續入朝進貢，所以加以褒揚。從七年到十八年，總共五次派遣使者前來。元和三年五月皇帝下詔："從今以後，委任黔南觀察使派遣本道軍將充任押領牂牁、昆明等使。"四年正月，派遣使者前來朝見。這一月，朝廷派遣宦官使者魏德和領其使，并携帶國中信物，降詔書賜給牂牁國王。七年、九年、十一年，總共三次派遣使者前來。這一年十二月，又派遣使者前來慶賀歲首。長慶年間，仍連續朝貢。寶曆元年十二月，派遣使者謝良震前來朝

和五年至會昌二年，凡七遣使來。

見。大和五年到會昌二年，總共七次派遣使者前來。

南平獠

南平獠者，東與智州、南與渝州、西與南州、北與涪州接。部落四千餘户。土氣多瘴癘，山有毒草及沙虱、蝮蛇。人并樓居，登梯而上，號爲“干欄”。男子左衽露髮徒跣；婦人横布兩幅，穿中而貫其首，名爲“通裙”。其人美髮，爲髻鬟垂於後。以竹筒如筆，長三四寸，斜貫其耳，貴者亦有珠璫。土多女少男，爲婚之法，女氏必先貨求男族，貧者無以嫁女，多賣與富人爲婢。俗皆婦人執役。其王姓朱氏，號爲劍荔王，遣使内附，以其地隸于渝州。

南平僚，東面與智州、南面與渝州、西面與南州、北面與涪州鄰接。部落有四千多户。地氣多瘴癘，山間有毒草及沙虱、蝮蛇。當地人全都居樓，登梯而上，稱爲“干欄”。男子左衽露髮赤足行走；婦人用兩幅横布，從中間套頭穿過，稱爲“通裙”。當地人頭髮很美，束成髻鬟垂在腦後。用像筆一様的竹筒，三四寸長，斜穿耳朵，貴人也有耳環。那裏女多男少，成婚的規定，女方必須先用財物向男子家族求婚，貧窮人家没有辦法嫁女，多把女兒賣給富人充作婢女。習俗都由婦人服役。國王姓朱氏，稱作劍荔王，派遣使者歸附，朝廷讓該地隸屬於渝州。

東女國

東女國，西羌之别種，以西海中復有女國，故稱東女焉。俗以女爲王。東與茂州、党項接，東南與雅州接，界隔羅女蠻及白狼夷。其境東西九日行，南北二十日行。有大小八十餘城。其王所居名康延川，中有弱水南流，用牛皮爲船以渡。户四萬餘衆，勝兵萬餘人，散在山谷間。女王號爲“賓就”。有女官，曰“高霸”，平議國事。在外官僚，并男夫爲之。其王侍女數百人，五日一聽政。女王若死，國中多斂金錢，動至數萬，更於王族求令女二人而立之。大者爲王，其次爲小王。若大王死，即小王嗣立，或姑死而婦繼，無有篡奪。其所居皆起重屋，王至九層，國人至六層。其王服青毛綾裙，下領衫，上披青袍，其袖委地。冬則羔裘，飾以紋錦。爲小鬟髻，飾之以金。耳垂璫，足履鞣釋。俗重婦人而輕丈夫。文字同於天竺。以十一月爲正。其俗每至十月，令巫者齎楮詣山中，散糟麥於

東女國，是西羌的别種，因爲西海之中還有一個女國，因而稱爲東女國。傳統以女子做國王。東面與茂州、党項相接，東南與雅州相連，與羅女蠻及白狼夷相鄰。領土東西有九天路程，南北有二十天路程。擁有大小八十多座城。國王所住之地的城名叫康延川，城中有弱水往南流，用牛皮製造船來渡河。有四萬多户，善戰的士兵一萬多人，散居山谷之間。女王稱爲“賓就”。有女官，叫“高霸”，商量討論國事。在外的官僚，都由男子擔任。該國國王有幾百名侍女，每五天處理政務一次。如果女王死去，在國中徵收大量金錢，常常多達數萬，另外在王族中挑選二位賢女而擁立。大的爲王，其次爲小王。如果大王死去，就由小王繼立，或者是婆婆死去而由兒媳繼承，没有篡權奪位之事。人們都住樓房，國王所住高達九層，國民的樓房有六層。該國國王身穿青毛綾裙，裏面是領衫，外面披青袍，衣袖拖地。冬季則穿用羊羔皮製作的袍服，用紋錦裝飾。頭梳小鬟髻，用金裝飾。耳垂珠，脚穿鞣釋。有重視婦人而輕視男子的風尚。文字與天竺相同。以十一月作爲正月。當地傳統每到十月，令巫人携帶楮來到山中，向空中拋撒糟麥，大聲

空，大咒呼鳥。俄而有鳥如鷄，飛入巫者之懷，因剖腹而視之，每有一穀，來歲必登，若有霜雪，必多災異。其俗信之，名爲鳥卜。其居喪，服飾不改，爲父母則三年不櫛沐。貴人死者，或剥其皮而藏之，内骨於瓶中，糅以金屑而埋之。國王將葬，其大臣親屬殉死者數十人。

隋大業中，蜀王秀遣使招之，拒而不受。武德中，女王湯滂氏始遣使貢方物，高祖厚資而遣之。還至隴右，會突厥入寇，被掠於虜庭。及頡利平，其使復來入朝。太宗送令反國，并降璽書慰撫之。垂拱二年，其王斂臂遣大臣湯劍左來朝，仍請官號。則天册拜斂臂爲左玉鈐衛員外將軍，仍以瑞錦製蕃服以賜之。天授三年，其王俄琰兒來朝。萬歲通天元年，遣使來朝。開元二十九年十二月，其王趙曳夫遣子獻方物。天寶元年，命有司宴於曲江，令宰臣已下同宴。又封曳夫爲歸昌王，授左金吾衛大將軍，賜其子帛八十匹，放還。後復以男子爲王。

貞元九年七月，其王湯立悉與哥鄰國王董卧庭、白狗國王羅陀忽、逋租國王弟鄧吉知、南水國王侄薛尚悉曩、弱水國王董辟和、悉董國王湯息贊、清遠國王蘇唐磨、咄霸國王董藐蓬，各率其種落詣劍南西川内附。其哥鄰國等，皆散居山川。弱水王即國初女國之弱水部落。其悉董國，在弱水西，故亦謂之弱水西悉董王。舊皆分隸邊郡，祖、父例授將軍、中郎、果毅等官；自中原多故，皆爲吐蕃所役屬。其部落，大者不過三二千户，各置縣令十數人理之。土有絲絮，歲輸於吐蕃。至是悉與之同盟，相率獻款，兼齎天寶中國家所賜

念咒語呼唤鳥。接着類似鷄的鳥，飛進巫人懷中，便剖腹觀看，衹要有一粒穀，來年必定會豐收，如果有霜雪，必然多災異。當地人相信此事，稱爲鳥卜。在守喪時，不改變服飾，如果是父母去世則三年不梳頭不洗浴。貴人死後，有的剥下皮收藏起來，把骨骸裝在瓶中，與金屑混在一起埋葬。國王入葬，大臣親屬幾十人殉葬。

隋大業年間，蜀王楊秀派遣使者招徠東女國，東女國拒不接受。武德年間，女王湯滂氏開始派遣使者進貢土産，高祖厚賜財物送回使者。使者回到隴右，恰逢突厥進犯，就被擄掠到虜庭。到平定頡利後，該國使者再次前來朝見。太宗令將他們送回本國，并降詔書撫慰他們。垂拱二年，東女國國王斂臂派遣大臣湯劍左前來朝見，并且請求官號。武則天册拜斂臂爲左玉鈐衛員外將軍，并用瑞錦製作番服賜給她。天授三年，該國國王俄琰兒前來朝見。萬歲通天元年，派遣使者前來朝見。開元二十九年十二月，國王趙曳夫派遣其子進獻土産。天寶元年，朝廷命有關部門在曲江設宴款待，令宰臣以下赴宴作陪。又封趙曳夫爲歸昌王，除授左金吾衛大將軍，賜給其子八十匹帛，將他放回。以後又以男子做國王。

貞元九年七月，該國國王湯立悉與哥鄰國王董卧庭、白狗國王羅陀忽、逋租國王之弟鄧吉知、南水國王之侄薛尚悉曩、弱水國王董辟和、悉董國王湯息贊、清遠國王蘇唐磨、咄霸國王董藐蓬，各自率領本部落來到劍南西川内附。哥鄰國等，都分散居住在山川。弱水王就是建國初期女國的弱水部落。悉董國，在弱水西面，因而也稱爲弱水西悉董王。從前都分别隸屬於邊郡，祖、父照例除授將軍、中郎、果毅等官職；自從中原多事，都被吐蕃征服。這些部落，大的不超過二三千户，分别設置縣令十多人治理。當地産絲絮，每年運送到吐蕃。到這時都與他們結盟，相繼歸順，還携帶天寶年間朝廷所賜的官誥共計三十九通進獻。西川節度使韋皋把他們的部衆安置在維、霸、保等州，發給糧種耕牛，他們都安

官誥共三十九通以進。西川節度使韋皋處其衆於維、霸、保等州，給以種糧耕牛，咸樂生業。立悉等數國王自來朝，召見於麟德殿。授立悉銀青光禄大夫、歸化州刺史；鄧吉知試太府少卿兼丹州長史；薛尚悉曩試少府少監兼霸州長史；董卧庭行至綿州卒，贈武德州刺史，命其子利囉爲保寧都督府長史，襲哥鄰王。立悉妹乞悉漫頗有才智，從其兄來朝，封和義郡夫人。其大首領董卧卿等，皆授以官。俄又授女國王兄湯厥銀青光禄大夫、試太府卿；清遠王弟蘇歷顛銀青光禄大夫、試衛尉卿；南水國王薛莫庭及湯息贊、董藐蓬，女國唱後湯拂庭、美玉鉢、南郎唐，并授銀青光禄大夫、試太僕卿。

居樂業。湯立悉等幾位國王親自前來朝見，皇帝在麟德殿召見。除授湯立悉爲銀青光禄大夫、歸化州刺史；鄧吉知試太府少卿兼丹州長史；薛尚悉曩試少府少監兼霸州長史；董卧庭走到綿州去世，朝廷追贈他爲武德州刺史，命其子董利囉任保寧都督府長史，繼承哥鄰王。湯立悉之妹乞悉漫很有才能智謀，她跟隨其兄前來朝見，被封爲和義郡夫人。大首領董卧卿等人，都除授官職。不久朝廷又除授女國王之兄湯厥爲銀青光禄大夫、試太府卿；除授清遠王之弟蘇歷顛爲銀青光禄大夫、試衛尉卿；南水國王薛莫庭及湯息贊、董藐蓬，女國唱後湯拂庭、美玉鉢、南郎唐，都除授銀青光禄大夫、試太僕卿。

其年，西山松州生羌等二萬餘户，相繼内附。其黏信部落主董夢葱，龍諾部落主董辟忽，皆授試衛尉卿。立悉等并赴明年元會訖，錫以金帛，各遣還。尋詔加韋皋統押近界羌、蠻及西山八國使。其部落代襲刺史等官，然亦潛通吐蕃，故謂之“兩面羌”。

這一年，西山松州生羌等二萬多户，相繼内附。黏信部落首領董夢葱、龍諾部落首領董辟忽，都除授試衛尉卿。湯立悉等人一同赴第二年元旦正會結束後，皇帝賜給金帛，讓他們分别返回。不久皇帝下詔加韋皋統押近界羌、蠻及西山八國使。其部落世代承襲刺史等官職，然而他們也暗中與吐蕃往來，所以被稱爲“兩面羌”。

南詔蠻

南詔蠻，本烏蠻之别種也，姓蒙氏。蠻謂王爲“詔”，自言哀牢之後，代居蒙舍州爲渠帥，在漢永昌故郡東，姚州之西。其先渠帥有六，自號“六詔”，兵力相埒，各有君長，無統帥。蜀時爲諸葛亮所征，皆臣服之。國初有蒙舍龍，生迦獨龐。迦獨生細奴邏，高宗時來朝。細奴邏生邏盛，武后時來朝。其妻方娠，邏盛次姚州，聞妻生子，曰：“吾且有子，死於唐地足矣。”子名曰盛邏皮。邏盛至京師，賜錦袍金帶歸國。

南詔蠻，本是烏蠻的别種，姓蒙氏。蠻人把王叫“詔”，自稱是哀牢的後裔，世代居住在蒙舍州擔任首領，在原漢永昌郡的東面，姚州的西面。以前有六位首領，自稱“六詔”，他們的兵力相當，各有君長，没有統帥。蜀時受到諸葛亮的征討，全都向蜀稱臣。建國之初有蒙舍龍，生迦獨龐。迦獨龐生細奴邏，高宗時細奴邏前來朝見。細奴邏生邏盛，武后時邏盛前來朝見。其妻當時正懷有身孕，邏盛抵達姚州，得知妻子生下個兒子，説：“我有兒子，死在唐朝境内也心滿意足了。”其子名叫盛邏皮。邏盛到了京師，皇帝賜給錦袍金帶然後將他遣送回國。

開元初，邏盛死，子盛邏皮立。

開元初年，邏盛死去，其子盛邏皮繼立。盛

盛邏皮死，子皮邏閣立。二十六年，詔授特進，封越國公，賜名曰歸義。其後破洱河蠻，以功策授雲南王。歸義漸强盛，餘五詔浸弱。先是，劍南節度使王昱受歸義賂，奏六詔合爲一詔。歸義既并五詔，服群蠻，破吐蕃之衆兵，日以驕大。每入觀，朝廷亦加禮異。二十七年，徙居大和城。天寶四載，歸義遣孫鳳迦異來朝，授鴻臚卿，歸國，恩賜甚厚，歸義意望亦高。時劍南節度使章仇兼瓊遣使至雲南，與歸義言語不相得，歸義常銜之。

邏皮死後，其子皮邏閣繼立。二十六年，皇帝下詔除授他爲特進，封越國公，賜名叫歸義。後來他打敗洱河蠻，因爲戰功被册封爲雲南王。蒙歸義逐漸强盛，其餘五詔則日益衰弱。先前，劍南節度使王昱收受蒙歸義賄賂，他上奏請求把六詔合并爲一詔。蒙歸義吞并了五詔以後，征服群蠻，打敗吐蕃兵衆，日益驕傲自大。每次入朝觀見天子，朝廷也以殊禮相待。二十七年，遷居大和城。天寶四載，蒙歸義派遣其孫鳳迦異前來朝見，朝廷除授他爲鴻臚卿，鳳迦異歸國時，皇帝對他的恩賜極爲豐厚，蒙歸義的欲望也日益增長。當時劍南節度使章仇兼瓊派遣使者來到雲南，與蒙歸義言語之間彼此不相投合，蒙歸義時常懷恨在心。

七年，歸義卒，詔立子閣羅鳳襲雲南王。無何，鮮于仲通爲劍南節度使，張虔陀爲雲南太守。仲通褊急寡謀，虔陀矯詐，待之不以禮。舊事，南詔常與其妻子謁見都督，虔陀皆私之。有所徵求，閣羅鳳多不應，虔陀遣人罵辱之，仍密奏其罪惡。閣羅鳳忿怨，因發兵反，攻圍虔陀，殺之，時天寶九年也。明年，仲通率兵出戎、嶲州。閣羅鳳遣使謝罪，仍與雲南録事參軍姜如芝俱來，請還其所虜掠，且言："吐蕃大兵壓境，若不許，當歸命吐蕃，雲南之地，非唐所有也。"仲通不許，囚其使，進兵逼大和城，爲南詔所敗。自是閣羅鳳北臣吐蕃，吐蕃令閣羅鳳爲贊普鍾，號曰東帝，給以金印。蠻謂弟爲"鍾"。時天寶十一年也。十二年，劍南節度使楊國忠執國政，仍奏徵天下兵，俾留後、侍御史李宓將十餘萬，輦餉者在外，涉海瘴死者相屬於路，天下始騷然苦之。宓復敗於大和城北，死者十八、九。會安禄山反，閣羅鳳乘釁攻陷嶲州及會同軍，西復降尋傳蠻。

七年，蒙歸義去世，皇帝下詔立其子閣羅鳳繼承雲南王。不久，鮮于仲通任劍南節度使，張虔陀任雲南太守。鮮于仲通器量狹小生性急躁并且缺少智謀，張虔陀狡詐，對閣羅鳳不以禮相待。依照舊例，南詔常與其妻兒謁見都督，張虔陀總是與她們私通。張虔陀有所索取，閣羅鳳常不答應，於是張虔陀派人辱罵閣羅鳳，并暗中上奏他的罪惡。閣羅鳳怨恨，因而起兵反叛，圍攻張虔陀，將他殺死，這時是天寶九年。第二年，鮮于仲通率領軍隊從戎、嶲州出兵。閣羅鳳派遣使者謝罪，并與雲南録事參軍姜如芝一同前來，請求歸還所搶劫的一切，并且説："吐蕃大兵壓境，如果不答應我的請求，我就要歸順吐蕃，那樣雲南的土地，就不屬於唐朝所有了。"鮮于仲通不僅没有答應，反而囚禁了南詔使者，進軍進逼大和城，結果被南詔擊敗。從此閣羅鳳臣屬於吐蕃，吐蕃令閣羅鳳爲贊普鍾，號稱東帝，頒給金印。蠻人把弟叫"鍾"。這是天寶十一年。十二年，劍南節度使楊國忠執掌國政，并且上奏徵發天下士兵，使留後、侍御史李宓率領十多萬人出征，尚不包括運送軍餉的人，兵衆在過海時遇瘴氣而死在道路上的前後相繼，天下開始騷動困苦。後來李宓又在大和城北面戰敗，十分之八九的人死去。正逢安禄山反叛，閣羅鳳乘機攻占了嶲州及會同軍，在西面又降服了尋傳蠻。

大曆十四年，閤羅鳳子鳳迦異先閤羅鳳死，立迦異子，是爲異牟尋，頗知書，有才智，善撫其衆。吐蕃役賦南蠻重數，又奪諸蠻險地立城堡，歲徵兵以助鎮防，牟尋益厭苦之。有鄭回者，本相州人，天寶中舉明經，授巂州西瀘縣令，巂州陷，爲所虜。閤羅鳳以回有儒學，更名曰蠻利，甚愛重之，命教鳳迦異。及異牟尋立，又命教其子尋夢湊。回久爲蠻師，凡授學，雖牟尋、夢湊，回得箠撻，故牟尋以下皆嚴憚之。蠻謂相爲清平官，凡置六人。牟尋以回爲清平官，事皆咨之，秉政用事。餘清平官五人，事回卑謹，或有過，回輒撻之。回嘗言於牟尋曰："自昔南詔嘗款附中國，中國尚禮義，以惠養爲務，無所求取。今棄蕃歸唐，無遠戍之勞、重税之困，利莫大焉。"牟尋善其言，謀内附者十餘年矣。會劍南西川節度使韋皋招撫諸蠻，苴烏星、虜望等歸化，微聞牟尋之意，因令蠻寓書於牟尋，且招懷之，時貞元四年也。七年，又遣間使持書喻之。道出磨些蠻，其魁主潛告吐蕃。使至雲南，吐蕃已知之，令詰牟尋。牟尋懼，因紿吐蕃曰："唐使，本蠻也，韋皋許其求歸，無他謀。"遂執送吐蕃。吐蕃益疑之，多召南詔大臣之子爲質，牟尋愈怨。

大曆十四年，因閤羅鳳之子鳳迦異先於閤羅鳳死去，此時便擁立鳳迦異之子繼位，就是異牟尋，他很通曉書籍，有才能智慧，善於撫慰部衆。吐蕃對南蠻的賦役不斷加重，又奪取各蠻險要之地修築城堡，年年徵兵協助鎮守，異牟尋對吐蕃日益不滿。有位名叫鄭回的人，本來是相州人，天寶年間考中明經科，除授巂州西瀘縣令，巂州失守，被南詔俘虜。閤羅鳳因鄭回有學識，將他改名叫蠻利，十分愛惜敬重他，命他教授鳳迦異。到異牟尋即位，又命鄭回教授其子尋夢湊。鄭回長期擔任蠻人師傅，衹要在傳授學業之時，即使是異牟尋、尋夢湊，鄭回也可以鞭打，所以異牟尋屬下都十分害怕他。蠻人把相稱爲清平官，總共設置了六位。異牟尋任鄭回爲清平官，事事都同他商量，鄭回執政當權。其餘五位清平官，奉事鄭回謙恭謹慎，如果他們有了過失，鄭回便打他們。鄭回曾經對異牟尋説："以往南詔曾經歸附中原，中原崇尚禮義，致力於仁愛撫養，没有求取。如今背棄吐蕃歸順唐朝，則没有遠方戍守的辛勞、賦税繁重的困苦，没有比這更爲有利的了。"異牟尋認爲他説得對，圖謀内附有十多年了。適逢劍南西川節度使韋皋招撫各蠻，苴烏星、虜望等歸順，略知異牟尋的意圖，因而令蠻致信異牟尋，將要招撫他投附，此時是貞元四年。七年，韋皋又派遣間使持信開導異牟尋。途經磨些蠻，磨些蠻首領偷偷將此事報告吐蕃。唐朝使者到了雲南，吐蕃已經知道了，於是派人責問異牟尋。異牟尋恐懼，因而欺騙吐蕃説："唐朝的使者，本來就是蠻人，韋皋答應了他回歸的請求，我并没有别的企圖。"於是把使者押送到吐蕃。吐蕃更加懷疑，召去許多南詔大臣之子作爲人質，異牟尋愈加怨恨。

九年四月，牟尋乃與酋長定計遣使：趙莫羅眉由兩川，楊大和堅由黔中，或由安南。使凡三輩，致書與韋皋，各賫生金丹砂爲贄。三分前皋所與牟尋書，各持其一爲信。歲中，三使皆至京師，且曰："牟尋請歸大國，永爲藩國。所獻生金，以喻向北之意

九年四月，異牟尋便與酋長决定派遣使者：趙莫羅眉取道兩川，楊大和堅取道黔中，或者取道安南。總共三批使者，致信韋皋，各自携帶生金丹砂作爲見面禮。把韋皋先前給異牟尋的信分成三份，各持一份作爲憑據。到年中時，三批使者全都抵達京師，并説："異牟尋請求歸附大國，永遠作藩國。所進獻的生金，是用來比喻臣屬之

如金也；丹砂，示其赤心耳。”上嘉之，乃賜牟尋詔書，因命韋皋遣使以觀其情。皋遂命巡官崔佐時至牟尋所都陽苴咩城，南去太和城十餘里，東北至成都二千四百里，東至安南如至成都，通水陸行。是時也，吐蕃使數百人，先佐時在南詔，牟尋悉召諸種落與議歸化，或未畢至，未敢公言，密令佐時稱牂牁使，衣以牂牁服而入。佐時不肯，曰：“我大唐使，安得服小夷之服。”牟尋不得已，乃夜迎佐時，設位陳燈燭。佐時乃大宣詔書，牟尋恐吐蕃知，顧左右無色，而業已歸唐，久之，歔欷流涕，皆俯伏受命。

其明年正月，異牟尋使其子閤勸及清平官等與佐時盟於點蒼山神祠。盟書一藏於神室，一沉於西洱河，一置祖廟，一以進天子。閤勸即尋夢湊也。鄭回見佐時，多所指導，故佐時探得其情。乃請牟尋斬吐蕃使數人，以示歸唐。又得其吐蕃所與金印。牟尋尋遣佐時歸，仍刻金契以獻。閤勸賦詩以餞之。牟尋乃去吐蕃所立帝號，私於佐時請復南詔舊名。佐時與盟訖，留二旬有六日而歸。

初，吐蕃因爭北庭，與迴鶻大戰，死傷頗衆，乃徵兵於牟尋，須萬人。牟尋既定計歸我，欲因徵兵以襲之，乃示寡弱，謂吐蕃曰：“蠻軍素少，僅可發三千人。”吐蕃少之，請益至五千，乃許。牟尋遽遣兵五千人戍吐蕃，乃自將數萬踵其後，晝夜兼行，乘其無備，大破吐蕃於神川。遂斷鐵橋，遣使告捷。且請韋皋使閱其所虜獲及城堡，以取信焉。時韋皋上言：“牟尋收鐵橋已來城壘一十六，擒其王五人，降其衆十餘萬。”以祠部郎中兼御史中丞袁滋持節册南詔，

意堅貞如金；丹砂，表示赤心。”皇上稱贊，於是賜給異牟尋詔書，并命韋皋派遣使者前去觀察他的真實用心。韋皋便命巡官崔佐時前往異牟尋的都城陽苴咩城，該城南距太和城有十多里，東北到成都二千四百里，東到安南與到成都的遠近相同，水陸通行。這時，吐蕃使者幾百人，先於崔佐時來到南詔，異牟尋召集各部落與他們商議歸順之事，還没有全部到齊，不敢公開説明，暗中令崔佐時自稱是牂牁使者，穿着牂牁衣服進入。崔佐時不肯這樣做，他説：“我是大唐使者，怎麽能穿小夷的衣服。”異牟尋無可奈何，衹好在晚上迎接崔佐時，陳設燈燭排定位次。於是崔佐時大聲宣讀詔書，異牟尋恐怕吐蕃知道，環視左右大驚失色，却已經歸附唐朝，過了一陣，欷歔流涕，全都低頭伏身受命。

第二年正月，異牟尋令其子閤勸及清平官等人與崔佐時在點蒼山神祠會盟。盟書一份藏在神室，一份沉到西洱河，一份放在祖廟，一份進獻天子。閤勸就是尋夢湊。鄭回見到崔佐時，多加指導，所以崔佐時探知南詔實情。他於是請求異牟尋殺死幾位吐蕃使者，以此表示誠心歸唐。又獲得吐蕃送給南詔的金印。不久異牟尋將崔佐時遣送回來，并且刻金契進獻。閤勸賦詩爲他送行。異牟尋便去掉吐蕃所立的帝號，私下請求崔佐時恢復南詔舊名。崔佐時與南詔結盟完畢，在那裏停留了二十六天然後返回。

當初，吐蕃因爲爭奪北庭，與回鶻大戰，死傷衆多，於是向異牟尋徵兵，需要一萬人。異牟尋已經決定歸附我朝，便想藉徵兵之機襲擊吐蕃，於是他表示自己的兵力既少又弱，就對吐蕃説：“蠻軍素來不多，僅可派遣三千人。”吐蕃以爲太少，請求增加到五千人，異牟尋便答應了。異牟尋於是派遣五千名士兵前往吐蕃防守，而自己親率幾萬軍隊緊隨其後，晝夜兼行，乘其不備，在神川大敗吐蕃。於是截斷鐵橋，派遣使者報捷。并且請求韋皋的使者檢閲俘虜戰利品及城堡，從而取得信任。當時韋皋上奏説：“異牟尋收取遠達鐵橋的城壘十六座，擒獲吐蕃王五人，降服吐蕃兵衆十多萬。”朝廷派遣祠部郎中兼御

仍賜牟尋印，鑄用黄金，以銀爲窠，文曰："貞元册南詔印。"先是，韋臯奏南詔前遣清平官尹仇寬獻所受吐蕃印五，二用黄金，今賜請以黄金，從蠻夷所重，傳示無窮。從臯之請也。

史中丞袁滋持符節册封南詔，并且賜給異牟尋印，該印用黄金鑄成，以銀爲界格，印文是："貞元册南詔印。"在此之前，韋臯上奏南詔先前派遣清平官尹仇寬進獻吐蕃所頒給的五印，二顆用黄金製成，如今朝廷頒賜給南詔的印請求仍用黄金，順從蠻夷所重，傳示無窮。朝廷答應了韋臯的請求。

十年八月，遣使蒙凑羅棟及尹仇寬來獻鐸槊、浪人劍及吐蕃印八紐。凑羅棟，牟尋之弟也，錫賚甚厚。以尹仇寬爲檢校左散騎常侍，餘各授官有差。俄又封尹仇寬爲高溪郡王。十一年三月，遣清平官尹輔酋隨袁滋來朝。又得先没蕃將衛景昇、韓演等，并南詔所獲吐蕃將帥俘馘百人至京師。凑羅棟歸國，在道而卒，贈右散騎常侍。授尹輔酋檢校太子詹事兼御史中丞，餘亦差次授官。又降敕書賜異牟尋及子閤勸，清平官鄭回、尹仇寬等各一書，書左列中書三官宣奉行，復舊制也。九月，異牟尋遣使獻馬六十匹。

十年八月，南詔派遣使者蒙凑羅棟及尹仇寬前來進獻鐸槊、浪人劍及吐蕃印八紐。蒙凑羅棟，是異牟尋之弟，朝廷賞賜特别豐厚。任尹仇寬爲檢校左散騎常侍，其餘的人分别除授官職高低不等。不久朝廷又封尹仇寬爲高溪郡王。十一年三月，南詔派遣清平官尹輔酋隨袁滋前來朝見。又獲得先前陷没吐蕃的將領衛景昇、韓演等人，以及南詔所獲吐蕃將帥俘虜首級百人來到京師。蒙凑羅棟返回本國，在途中去世，朝廷追贈他爲右散騎常侍。除授尹輔酋檢校太子詹事兼御史中丞，其餘的人也分别依次除授官職不等。皇帝又降詔書賜給異牟尋及其子閤勸，賜清平官鄭回、尹仇寬等人各一書，書左側列中書三官宣奉行，這是恢復舊制。九月，異牟尋派遣使者進獻六十匹馬。

十二年，韋臯於雅州會野路招收得投降蠻首領高萬唐等六十九人，户約七千，兼萬唐等先受吐蕃金字告身五十片。十四年，異牟尋遣酋望大將軍王丘各等賀正，兼獻方物。十九年正月旦，上御含元殿受南詔朝賀，以其使楊鎮龍武爲試太僕少卿，授黎州廓清道蠻首領襲恭化郡王劉志寧試太常卿。二十年，南詔遣使朝貢。

十二年，韋臯在雅州會野路招收獲得投降的蠻首領高萬唐等六十九人，約有七千户，又獲得高萬唐等人先前領受的吐蕃金字告身五十片。十四年，異牟尋派遣酋望大將軍王丘各等人前來慶賀歲首，同時進獻土産。十九年正月初一，皇上到含元殿接受南詔朝賀，任南詔使者楊鎮龍武爲試太僕少卿，除授黎州廓清道蠻首領襲恭化郡王劉志寧爲試太常卿。二十年，南詔派遣使者入朝進貢。

元和二年八月，遣使鄧傍傳來朝，授試殿中監。三年十二月，以異牟尋卒，廢朝三日。四年正月，以太常少卿武少儀充吊祭使，仍册牟尋之子驃信苴蒙閤勸爲南詔王，仍命鑄"元和册南詔印"。七年十月，皆遣使朝貢。十一年五月，以龍蒙盛卒，廢朝三日。遣使來請册立其君長。以少

元和二年八月，南詔派遣使者鄧傍傳來朝，朝廷除授他爲試殿中監。三年十二月，因爲異牟尋去世，朝廷停止朝會三天。四年正月，朝廷派太常少卿武少儀充任吊祭使，并且册封異牟尋之子驃信苴蒙閤勸爲南詔王，又命鑄造"元和册南詔印"。七年十月，南詔都派遣使者入朝進貢。十一年五月，因爲龍蒙盛去世，朝廷停止朝會三天。南詔派遣使者前來請求册立本國君長。朝廷

府少監李銑充册立吊祭使，左贊善大夫許堯佐副之。十二年至十五年，比年遣使來朝，或年内二三至者。

寶曆三年，大和元年，亦遣使來。三年，杜元穎鎮西川，以文儒自高，不練戎事。南蠻乘我無備，大舉諸部入寇。牧守屢陳，亦不之信。十一月，蜀川出軍與戰，不利。陷我邛州，逼成都府，入梓州西郭，驅劫玉帛子女而去。上聞之，大怒，再貶元穎爲循州司馬。明年正月，其王蒙嵯顛以表自陳請罪，兼疏元穎過失。國家方事柔遠，尋釋其罪，復遣使來朝。五年、八年，亦遣使來貢方物。開成四年、五年，會昌二年，皆遣使來朝。

以少府少監李銑充任册立吊祭使，左贊善大夫許堯佐爲副。十二年到十五年，南詔連年派遣使者來朝，有時一年之内使者前來二三次。

寶曆三年，大和元年，南詔也派遣使者前來。三年，杜元穎鎮守西川，他以文士自高，不熟悉軍事。南蠻乘我不備，率領各部大舉進犯。牧守多次陳報，杜元穎也不相信。十一月，蜀川出兵與南蠻交戰，没有取勝。南蠻攻占我邛州，逼近成都府，進入梓州西外城，搶劫玉帛驅趕男女離去。皇上得知此事後，大爲憤怒，兩次貶任杜元穎爲循州司馬。第二年正月，南蠻國王蒙嵯顛上表主動陳奏請罪，并條列杜元穎的過失。當時國家正致力懷柔遠方，不久寬免了南蠻的罪過，南蠻又派遣使者前來朝見。五年、八年，南蠻也派遣使者前來進獻土産。開成四年、五年，會昌二年，都派遣使者前來朝見。

驃國

驃國，在永昌故郡南二千餘里，去上都一萬四千里。其國境，東西三千里，南北三千五百里。東鄰真臘國，西接東天竺國，南盡溟海，北通南詔些樂城界，東北拒陽苴咩城六千八百里。往來通聘迦羅婆提等二十國，役屬者道林王等九城，食境土者羅君潜等二百九十部落。

其王姓困没長，名摩羅惹。其國相名摩訶思那。其王近適則舁以金繩床，遠適則乘象。嬪姝甚衆，常數百人。其羅城構以磚甓，周一百六十里，濠岸亦構磚，相傳本是舍利佛城。城内有居人數萬家，佛寺百餘區。其堂宇皆錯以金銀，塗以丹彩，地以紫礦，覆以錦罽。其俗好生惡殺。其土宜菽粟稻粱，無麻麥。其理無刑名桎梏之具，犯罪者以竹五十本束之，復犯者撻其背，數止五，輕者止三，殺人者戮之。男女七歲則落髮，止寺舍，依桑門，至二十不悟佛理，乃復長髮爲居人。其衣服悉以白

驃國，在原永昌郡南面二千多里，距離上都一萬四千里。該國的領土，東西三千里，南北三千五百里。東與真臘國爲鄰，西與東天竺國相接，南面瀕臨大海，北面通往南詔些樂城界，東北距離陽苴咩城六千八百里。與迦羅婆提等二十個國家往來通好，臣屬於它的有道林王等九城，本國境内有羅君潜等二百九十個部落。

該國國王姓困没長，名叫摩羅惹。國相名叫摩訶思那。國王進出時便坐人抬的金繩床，遠行則乘象。宫中嬪妃衆多，常有幾百人。外城用磚砌成，方圓一百六十里，護城河岸也用磚砌成，相傳本來是舍利佛城。城内有居民數萬家，有佛寺一百多所。殿堂房屋全都用金銀裝飾，以赤彩塗刷，地面是紫色礦石，上鋪錦罽。習俗愛惜生靈憎惡殺戮。當地適宜種植菽粟稻粱，没有麻及麥。審理罪犯没有刑法條文及刑具，犯罪者用五十根竹子捆起來，重犯者鞭打其後背，衹打五下，輕者衹打三下，殺人者處死。男女七歲便削髮，住進僧舍，投靠佛門，到了二十歲不理解佛法，則重新蓄髮成爲平民。衣服都是用白氈製成朝霞的樣子，衹是纏在腰間。不穿繒帛，説是繒

氎爲朝霞，繞腰而已。不衣繒帛，云出於蠶，爲其傷生故也。君臣父子長幼有序。華言謂之驃，自謂突羅成，闍婆人謂之徒里掘。

古未嘗通中國。貞元中，其王聞南詔異牟尋歸附，心慕之。十八年，乃遣其弟悉利移因南詔重譯來朝，又獻其國樂凡十曲，與樂工三十五人俱。樂曲皆演釋氏經論之詞意。尋以悉利移爲試太僕卿。

史臣曰：禹畫九州，周分六服，斷長補短，止方七千，國賦之所均，王教之所備，此謂華夏者也。以圓蓋方輿之廣，廣谷大川之多，民生其間，胡可勝道，此謂蕃國者也。西南之蠻夷不少矣，雖言語不通，嗜欲不同，亦能候律瞻風，遠修職貢。但患己之不德，不患人之不來。何以驗之？貞觀、開元之盛，來朝者多也。

贊曰：五方異氣，所稟不同。維南極海，曰蠻與戎。惡我則叛，好我則通。不可不德，使其瞻風。

帛出自蠶，認爲這是傷害生靈的緣故。君臣父子長幼有序。漢語把它叫作驃，它自稱突羅成，闍婆人把它叫做徒里掘。

驃國自古以來不曾與中原交往。貞元年間，該國國王聽説南詔異牟尋歸附，内心仰慕。十八年，便派遣其弟悉利移藉南詔輾轉翻譯前來朝見，又進獻本國音樂共計十曲，與樂工三十五人一同前來。樂曲都是演繹釋氏經論的詞意。不久朝廷任悉利移爲試太僕卿。

史臣曰：禹劃九州，周分六服，取長補短，疆土止於方圓七千里，分擔國家賦税，接受天子教化，這就是華夏。以天圓地方之廣，寬谷大河之多，百姓生活在其間，不可盡言，這就是蕃國。西南蠻夷不少，雖然語言不通，嗜好不同，也能向往典章仰慕風教，遠來進貢。衹怕自己無德，不怕遠人不來。如何驗證呢？貞觀、開元時强盛，前來朝見者衆多。

贊曰：五方氣異，禀賦不同。極南到海，稱爲蠻戎。恨我則叛，好我則通。不可無德，使之瞻風。

舊唐書卷一百九十八

列傳第一百四十八

西戎

泥婆羅　党項羌　高昌　吐谷渾　焉耆　龜玆　疏勒
于闐　天竺　罽賓　康國　波斯　拂菻　大食

泥婆羅

泥婆羅國，在吐蕃西。其俗翦髮與眉齊，穿耳，揎以竹筩牛角，綴至肩者以爲姣麗。食用手，無匕箸。其器皆銅。多商賈，少田作。以銅爲錢，面文爲人，背文爲馬牛，不穿孔。衣服以一幅布蔽身，日數盥浴。以板爲屋，壁皆雕畫。俗重博戲，好吹蠡擊鼓。頗解推測盈虛，兼通曆術。事五天神，鐫石爲像，每日清水浴神，烹羊而祭。其王那陵提婆，身著真珠、玻瓈、車渠、珊瑚、琥珀、瓔珞，耳垂金鉤玉璫，佩寶裝伏突，坐獅子床，其堂內散花燃香。大臣及諸左右并坐於地，持兵數百列侍其側。宮中有七層之樓，覆以銅瓦，欄檻楹栱皆飾珠寶。樓之四角，各懸銅槽，下有金龍，激水上樓，注於槽中，從龍口而出，狀若飛泉。那陵提婆之父，爲其叔父所篡，那陵提婆逃難於外，吐蕃因而納焉，克復其位，遂羈屬吐蕃。

泥婆羅國，在吐蕃西面。當地習俗剪髮與眉一般齊，穿耳，戴上用竹節牛角製作的耳墜，長度以到達肩部爲美。用手吃飯，没有匕筷。器皿都用銅製成。經商的人多，耕作的人少。用銅鑄造錢幣，正面紋飾是人，背面紋飾是馬牛，不穿孔。衣服是用一幅布遮蔽身體，一天要洗幾次澡。用木板建造房屋，墻壁上都有雕塑繪畫。當地習俗重視博戲，愛好吹螺打鼓。十分通曉推測盈虛，兼通曆法。信奉五天神，用石頭雕成神像，每天用清水洗浴神像，烹羊祭祀。國王那陵提婆，身戴珍珠、玻璃、車渠、珊瑚、琥珀、瓔珞，耳垂金鉤玉璫，佩寶裝短刀，坐獅子床，堂內散花焚香。大臣以及諸位左右都席地而坐，數百名手持兵器的衛兵在旁邊侍衛。宮中有七層高的樓，用銅瓦覆蓋，欄檻楹栿都用珠寶裝飾。樓的四角，分別懸挂着銅槽，下面有金龍，激水上樓，注入槽中，再從龍口流出，看上去如同飛泉。那陵提婆之父，被其叔父篡奪王位，那陵提婆在外逃難，吐蕃因而收納了他，爲他奪回王位，那陵提婆於是受控并歸屬於吐蕃。

貞觀中，衛尉丞李義表往使天竺，塗經其國，那陵提婆見之大喜，與義表同出觀阿耆婆汵池。周迴二十

貞觀年間，衛尉丞李義表前去出使天竺，途經泥婆羅國，那陵提婆見了他十分高興，與李義表一同出去觀看阿耆婆汵池。此池周圍二十多

餘步，水恒沸，雖流潦暴集，爍石焦金，未嘗增減。以物投之，即生烟焰，懸釜而炊，須臾而熟。其後王玄策爲天竺所掠，泥婆羅發騎與吐蕃共破天竺有功。永徽二年，其王尸利那連陀羅又遣使朝貢。

步，水常年沸騰，即使洪水突然匯入，熱石焦金，不曾增減。把東西投入池中，池裏立即冒起烟焰，這時懸鍋做飯，片刻而熟。在此之後王玄策遭到天竺劫掠，泥婆羅調發騎兵與吐蕃共同打敗天竺有功。永徽二年，其王尸利那連陀羅又派遣使者入朝進貢。

党項羌

党項羌，在古析支之地，漢西羌之别種也。魏、晋之後，西羌微弱，或臣中國，或竄山野。自周氏滅宕昌、鄧至之後，党項始强。其界東至松州，西接葉護，南雜舂桑、迷桑等羌，北連吐谷渾，處山谷間，亘三千里。其種每姓别自爲部落，一姓之中復分爲小部落，大者萬餘騎，小者數千騎，不相統一。有細封氏、費聽氏、往利氏、頗超氏、野辭氏、房當氏、米擒氏、拓拔氏，而拓拔最爲强族。俗皆土著，居有棟宇，其屋織犛牛尾及羊毛覆之，每年一易。俗尚武，無法令賦役。其人多壽，年一百五六十歲。不事産業，好爲盗竊，互相凌劫。尤重復仇，若仇人未得，必蓬頭垢面跣足蔬食，要斬仇人而後復常。男女并衣裘褐，仍披大氈。畜犛牛、馬、驢、羊，以供其食。不知稼穡，土無五穀。氣候多風寒，五月草始生，八月霜雪降。求大麥於他界，醖以爲酒。妻其庶母及伯叔母、嫂、子弟之婦，淫穢烝褻，諸夷中最爲甚，然不婚同姓。老死者以爲盡天年，親戚不哭；少死者則云夭枉，乃悲哭之。死則焚尸，名爲火葬。無文字，但候草木以記歲時。三年一相聚，殺牛羊以祭天。自周及隋，或叛或朝，常爲邊患。

党項羌，位於古析支之地，是漢朝西羌的别種。魏、晋以後，西羌衰弱，有的臣屬於中原，有的逃亡山野。自從北周消滅了宕昌、鄧至以後，党項開始强大。其疆界東到松州，西面連接葉護，南面是舂桑、迷桑等各部羌人，北面連接吐谷渾，地處山谷之間，綿延三千里。該種族每姓自成部落，一姓之中再分爲小部落，大部落有一萬多騎，小部落有幾千騎，不相統轄。有細封氏、費聽氏、往利氏、頗超氏、野辭氏、房當氏、米擒氏、拓拔氏，而拓拔一族最爲强大。習俗世代都定居一地，住在房舍裏，編織牦牛尾毛及羊毛覆蓋屋頂，每年更换一次。風氣崇尚武力，没有法令賦役。當地長壽的人很多，有的年齡高達一百五六十歲。不從事産業，好行盗竊，互相侵凌劫掠。尤其注重復仇，如果没有除掉仇人，定要蓬頭垢面赤脚行路粗食淡飯，要殺掉仇人然後纔可恢復正常。男女都身着裘褐，并且披着大氈。飼養牦牛、馬、驢、羊，用來供給食用。不懂得耕種收穫，當地没有五穀。氣候多風寒，五月草纔發芽，八月就降霜雪。在别的國家獲得大麥，然後釀成酒。娶其庶母及伯叔母、嫂、子弟之婦爲妻，男女之間淫亂通奸，在群夷之中最爲嚴重，然而不與同姓的人結婚。人老死者以爲是盡了天年，親戚不哭；少年身亡的則認爲是夭折，親戚便悲哀哭泣。人死之後焚燒尸體，稱爲火葬。没有文字，衹是根據草木的枯榮來確定季節。每三年相聚一次，宰殺牛羊祭天。從周到隋，党項羌有時反叛有時入朝，時常製造邊患。

貞觀三年，南會州都督鄭元璹遣使招諭，其酋長細封步賴舉部内附，太宗降璽書慰撫之。步賴因來朝，宴

貞觀三年，南會州都督鄭元璹派遣使者招撫曉諭，党項羌的酋長細封步賴率整個部落内附，太宗降詔書撫慰。細封步賴因而前來入朝，朝廷

賜甚厚，列其地爲軌州，拜步賴爲刺史，仍請率所部討吐谷渾。其後諸姓酋長相次率部落皆來内屬，請同編户，太宗厚加撫慰，列其地爲崌、奉、巖、遠四州，各拜其首領爲刺史。

設宴款待賞賜十分豐厚，在該地設置軌州，拜授細封步賴爲刺史，他繼而請求率領本部討伐吐谷渾。此後各姓酋長都相繼率領部落前來内附，請求與編户相等，太宗厚加撫慰，在該地設置崌、奉、巖、遠四州，分别拜授各部首領爲刺史。

有羌酋拓拔赤辭者，初臣屬吐谷渾，甚爲渾主伏允所暱，與之結婚。及貞觀初，諸羌歸附，而赤辭不至。李靖之擊吐谷渾，赤辭屯狼道坡以抗官軍。廓州刺史久且洛生遣使諭以禍福，赤辭曰："我被渾主親戚之恩，腹心相寄，生死不貳，焉知其他。汝可速去，無令污我刀也。"洛生知其不悟，於是率輕騎襲之，擊破赤辭於肅遠山，斬首數百級，虜雜畜六千而還。太宗又令岷州都督李道彦説諭之，赤辭從子思頭密送誠款，其黨拓拔細豆又以所部來降。赤辭見其宗黨離，始有歸化之意。後岷州都督劉師立復遣人招誘，於是與思頭并率衆内屬，拜赤辭爲西戎州都督，賜姓李氏，自此職貢不絶。其後吐蕃强盛，拓拔氏漸爲所逼，遂請内徙，始移其部落於慶州，置静邊等州以處之。其故地陷於吐蕃，其處者爲其役屬，吐蕃謂之"弭藥"。

有位名叫拓拔赤辭的羌人首領，當初臣屬於吐谷渾，吐谷渾主上慕容伏允非常親近他，與他通婚。到了貞觀初年，各羌歸附唐朝，而拓拔赤辭却没有來。李靖攻打吐谷渾，拓拔赤辭駐守狼道坡抵抗官軍。廓州刺史久且洛生派遣使者向他曉諭禍福，拓拔赤辭説："我承蒙吐谷渾主上的親戚恩情，他以心腹相托，我無論生死决不背叛他，别的一概不知。你可馬上離去，不要玷污了我的刀。"久且洛生得知他執迷不悟，於是率領輕騎襲擊他，在肅遠山打敗拓拔赤辭，斬首幾百級，繳獲各種牲畜六千然後返回。太宗又令岷州都督李道彦前去勸説開導拓拔赤辭，拓拔赤辭的侄子拓拔思頭暗中表示願意歸附，同黨拓拔細豆又率領本部前來投降。拓拔赤辭看到宗黨背離，開始有歸順的心意。此後岷州都督劉師立再次派人招撫勸誘，於是拓拔赤辭與拓拔思頭一道率領部衆内附，朝廷拜授拓拔赤辭爲西戎州都督，賜他姓李氏，從此拓拔赤辭恪守本分進貢不斷。後來吐蕃强盛，拓拔氏逐漸受到威脅，於是請求内遷，朝廷開始把他的部落遷徙到慶州，設置静邊等州來安置他們。他們的舊地被吐蕃攻占，居住在故土的人受吐蕃役使并臣屬於吐蕃，吐蕃把他們稱爲"弭藥"。

又有黑党項，在於赤水之西。李靖之擊吐谷渾也，渾主伏允奔黑党項，居以空閑之地。及吐谷渾舉國内屬，黑党項酋長號敦善王因貢方物。

又有黑党項，位於赤水的西面。李靖攻打吐谷渾，吐谷渾主上慕容伏允逃往黑党項，黑党項把他安置在空閑的土地上。等到吐谷渾全國内附，黑党項號爲敦善王的酋長便進貢土産。

又有雪山党項，姓破丑氏，居於雪山之下，及白狗、舂桑、白蘭等諸羌，自龍朔已後，并爲吐蕃所破而臣屬焉。

又有雪山党項，姓破丑氏，居住在雪山之下，它與白狗、舂桑、白蘭等各羌，從龍朔以後，都因爲被吐蕃擊敗而臣屬於吐蕃。

其在西北邊者，天授三年内附，凡二十萬口，分其地置朝、吴、浮、

在西北邊境的羌人，天授三年内附，總共有二十萬人，朝廷在該地分别設置了朝、吴、浮、

歸等十州，仍散居靈、夏等界內。自至德已後，常爲吐蕃所誘，密以官告授之，使爲偵道，故時或侵叛，尋亦底寧。寶應初，其首領來朝，請助國供靈州軍糧，優詔褒美。

其在涇、隴州界者，上元元年率其衆十餘萬詣鳳翔節度使崔光遠請降。寶應元年十二月，其歸順州部落、乾封州部落、歸義州部落、順化州部落、和寧州部落、和義州部落、保善州部落、寧定州部落、羅雲州部落、朝鳳州部落，并詣山南西道都防禦使、梁州刺史臧希讓請州印，希讓以聞，許之。

貞元三年十二月，初禁商賈以牛、馬、器械於党項部落貿易。十五年二月，六州党項自石州奔過河西。党項有六府部落，曰野利越詩、野利龍兒、野利厥律、兒黄、野海、野窣等。居慶州者號爲東山部落，居夏州者號爲平夏部落。永泰、大曆已後，居石州，依水草。至是永安城鎮將阿史那思暕擾其部落，求取駝馬無厭，中使又贊成其事，党項不堪其弊，遂率部落奔過河。元和九年五月，復置宥州以護党項。十五年十一月，命太子中允李寮爲宣撫党項使。以部落繁富，時遠近商賈，齎繒貨入貿羊馬。至大和、開成之際，其藩鎮統領無緒，恣其貪婪，不顧危亡，或强市其羊馬，不酬其直，以是部落苦之，遂相率爲盜，靈、鹽之路小梗。會昌初，上頻命使安撫之，兼命憲臣爲使，分三印以統之。在邠、寧、延者，以侍御史、內供奉崔君會主之；在鹽、夏、長、澤者，以侍御史、內供奉李鄠主之；在靈武、麟、勝者，以侍御史、內供奉鄭賀主之，仍各賜

歸等十個州，羌人還散居在靈、夏等州境內。從至德年間以後，羌人時常受到吐蕃的引誘，吐蕃暗中授給他們官告，讓他們替吐蕃偵察道路，所以羌人有時入侵反叛，但不久也就安定下來。寶應初年，羌人的首領前來朝見，請求協助朝廷供給靈州軍糧，皇帝優詔褒揚。

在涇、隴二州境內的羌部，上元元年率領十多萬部衆來向鳳翔節度使崔光遠請求投降。寶應元年十二月，羌部中的歸順州部落、乾封州部落、歸義州部落、順化州部落、和寧州部落、和義州部落、保善州部落、寧定州部落、羅雲州部落、朝鳳州部落，一同向山南西道都防禦使、梁州刺史臧希讓請求授給官印，臧希讓奏報朝廷，朝廷允許。

貞元三年十二月，朝廷開始禁止商人用牛、馬、器械與党項部落交易。十五年二月，六州党項從石州逃過河西。党項有六府部落，分别是野利越詩、野利龍兒、野利厥律、兒黄、野海、野窣等。居住在慶州的叫東山部落，居住在夏州的叫平夏部落。永泰、大曆以後，居住在石州，追隨水草。到這時永安城鎮將阿史那思暕侵擾党項部落，無休止地求取駝馬，宦官使者又贊成他這樣做，党項部落難以忍受弊害，於是其首領率部落逃過黄河。元和九年五月，朝廷爲了護衛党項再次設置宥州。十五年十一月，朝廷任命太子中允李寮爲宣撫党項使。由於党項部落繁榮富庶，當時遠近的商人，都携帶繒貨前來與他們交换羊馬。到了大和、開成之際，藩鎮統領混亂無緒，貪婪横行，不顧危亡，有的强行購買党項部落的羊馬，却不按值交酬，因此党項部落困苦不堪，便紛紛行盗，靈、鹽二州的道路時被阻塞。會昌初年，皇上多次派遣使者前去安撫他們，兼命御史充任使者，分頒三印以便統領他們。在邠、寧、延三州的党項部落，由侍御史、內供奉崔君會統領，在鹽、夏、長、澤的，由侍御史、內供奉李鄠統領；在靈武、麟、勝的，由侍御史、內供奉鄭賀統領，并分别賜給緋衣魚袋來抬高地位。可是長期没有成效，不久便全部罷除。

緋魚以重其事。久而無狀，尋皆罷之。

高昌

高昌者，漢車師前王之庭，後漢戊己校尉之故地，在京師西四千三百里。其國有二十一城，王都高昌，其交河城，前王庭也；田地城，校尉城也。勝兵且萬人。厥土良沃，穀麥歲再熟，有蒲萄酒，宜五果，有草名白叠，國人采其花織以爲布。有文字，知書計，所置官亦采中國之號焉。其王麴伯雅，即後魏時高昌王嘉之六世孫也。隋煬帝時入朝，拜左光禄大夫、車師太守、封弁國公，仍以戚屬宇文氏女爲華容公主以妻之。

武德二年，伯雅死，子文泰嗣，遣使來告哀，高祖遣前河州刺史朱惠表往吊之。七年，文泰又獻狗雄雌各一，高六寸，長尺餘，性甚慧，能曳馬銜燭，云本出拂菻國。中國有拂菻狗，自此始也。太宗嗣位，復貢玄狐裘，因賜其妻宇文氏花鈿一具。宇文氏復貢玉盤。西域諸國所有動静，輒以奏聞。貞觀四年冬，文泰來朝，及將歸蕃，賜遺甚厚。其妻宇文氏請預宗親，詔賜李氏，封常樂公主，下詔慰諭之。

時西戎諸國來朝貢者，皆塗經高昌，文泰後稍壅絶之。伊吾先臣西突厥，至是内屬，文泰又與葉護連結，將擊伊吾。太宗以其反覆，下書切讓，徵其大臣冠軍阿史那矩入朝，將與議事。文泰竟不遣，乃遣其長史麴雍來謝罪。初，大業之亂，中國人多投於突厥。及頡利敗，或有奔高昌者，文泰皆拘留不遣。太宗詔令括送，文泰尚隱蔽之。又尋與西突厥乙毗設擊破焉耆三城，虜其男女而去。焉耆王上表訴之，太宗遣虞部郎

高昌，是漢朝車師前王的牙庭，後漢戊己校尉的舊地，在京師西面四千三百里。該國有二十一座城，王都在高昌，當地的交河城，是前王的牙庭；田地城，是校尉城。善戰的士兵將近一萬人。土地肥沃，穀麥一年二熟，産葡萄酒，適宜五果生長，有一種名叫白叠的草，國人采摘白叠花織布。有文字，懂得書計，設置的官職也采用中原的官名。該國國王麴伯雅，就是後魏時高昌王麴嘉的六世孫。隋煬帝時入朝，朝廷拜授他爲左光禄大夫、車師太守、封弁國公，并將外戚宇文氏之女封爲華容公主嫁給他爲妻。

武德二年，麴伯雅死去，其子麴文泰繼立，派遣使者前來告哀，高祖派遣前河州刺史朱惠表前去吊祭。七年，麴文泰又進獻雄狗雌狗各一隻，這種狗衹有六寸高，一尺多長，天性聰慧，能够牽馬銜燭，説是本來出自拂菻國。中原有拂菻狗，從這時開始。太宗繼位之後，麴文泰又進貢玄狐皮衣，太宗因此賜給麴文泰之妻宇文氏一具花鈿。宇文氏又進貢玉盤。西域各國的所有動静，麴文泰立刻奏報朝廷。貞觀四年冬季，麴文泰前來朝見，在他即將返回本蕃時，朝廷對他賞賜豐厚。其妻宇文氏請求列入宗親，下詔賜姓李氏，封爲常樂公主，下詔撫慰曉諭。

當時西戎各國前來入朝進貢的，都要途經高昌，麴文泰後來漸加阻斷。伊吾原先臣屬於西突厥，到這時内附，麴文泰又與葉護聯合，準備攻打伊吾。太宗因爲他反覆無常，下書嚴加譴責，徵召他的大臣冠軍阿史那矩入朝，將要與他議事。麴文泰竟然不讓前來，而派遣長史麴雍前來謝罪。當初，大業之亂，中原有很多人投依突厥。等到頡利可汗敗亡，一些人逃往高昌，麴文泰把他們全部拘留而不遣返。太宗下詔令麴文泰搜求送回，麴文泰仍然隱瞞此事。不久麴文泰又與西突厥乙毗設攻克焉耆三城，俘虜三城的男女然後離去。焉耆王上表控告，太宗派遣虞部郎

中李道裕往問其狀。十三年，太宗謂其使曰："高昌數年來朝貢脱略，無藩臣禮，國中署置官號，準我百僚，稱臣於人，豈得如此！今兹歲首，萬國來朝，而文泰不至。增城深塹，預備討伐。日者我使人至彼，文泰云：'鷹飛于天，雉竄于蒿，猫游于堂，鼠安于穴，各得其所，豈不活耶！'又西域使欲來者，文泰悉拘留之。又遣使謂薛延陀云：'既自爲可汗，與漢天子敵也，何須拜謁其使。'事人闕禮，離間鄰好，惡而不誅，善者何勸？明年，當發兵馬以擊爾。"是時薛延陀可汗表請爲軍向導，以擊高昌，太宗許之。令民部尚書唐儉至延陀，與謀進取。太宗冀其悔過，復下璽書，示以禍福，徵之入朝。文泰稱疾不至。太宗乃命吏部尚書侯君集爲交河道大總管，率左屯衛大將軍薛萬均及突厥、契苾之衆，步騎數萬衆以擊之。時公卿近臣，皆以行經沙磧，萬里用兵，恐難得志，又界居絶域，縱得之，不可以守，競以爲諫，太宗皆不聽。文泰謂所親曰："吾往者朝覲，見秦、隴之北，城邑蕭條，非復有隋之比。設今伐我，發兵多則糧運不給，若發三萬以下，吾能制之。加以磧路艱險，自然疲頓，吾以逸待勞，坐收其弊，何足爲憂也？"及聞王師臨磧口，惶駭計無所出，發病而死。

其子智盛嗣立。既而君集兵奄至柳谷，進趨田地城，將軍契苾何力爲前軍，與之接戰而退。大軍繼之，攻拔其城，虜男女七千餘口，進逼其都。智盛移君集書曰："有罪於天子者，先王也。咎深譴積，身已喪亡。智盛襲位無幾，君其赦諸？"君集謂曰："若能悔禍，當面縛軍門也。"又

中李道裕前往那裏查問情況。十三年，太宗對高昌使者説："高昌幾年來入朝進貢時時間斷，不守藩臣之禮，國中設置官號，依照我朝百官的官號，向人稱臣，豈能如此！今年歲首，各國前來朝見，而麴文泰却没有來。增高城墻加深城河，預備討伐。先前我朝使者到了那裏，麴文泰説：'鷹在天空飛翔，雉在蒿中穿行，猫在堂上游玩，鼠在洞穴安居，各得其所，難道不快活嗎！'另外想要前來的西域使者，都被麴文泰拘留。麴文泰又派遣使者對薛延陀説：'既然自稱可汗，與唐朝天子平等，何必拜謁他的使者。'奉事人主禮節不同，離間鄰好，如果對邪惡者不加誅滅，怎麽可以勸勉善者呢？明年，我朝一定調發兵馬攻打你們高昌。"這時薛延陀可汗上表請求爲唐軍做嚮導，以攻打高昌，太宗許可。令民部尚書唐儉到薛延陀處，與薛延陀商議攻取之事。太宗希望麴文泰能够悔過自新，又下達詔書，曉示禍福，徵召他入朝。麴文泰稱病不來。於是太宗命吏部尚書侯君集出任交河道大總管，率領左屯衛大將軍薛萬均及突厥、契苾兵衆，步騎數萬人攻打高昌。當時公卿近臣，都認爲行經沙磧，在萬里之外用兵，恐怕難以如願，加上高昌的疆域遥遠阻絶，即使得到，也無法守衛，於是競相上諫，太宗全不聽取。麴文泰對親信説："我從前入朝覲見，看見秦、隴以北，城邑蕭條，根本無法與隋朝相比。假使唐朝如今要討伐我，調發的兵力多則糧運供給不上，如果調發的兵力不足三萬，我就可以對付。加上沙漠路途艱險，自然會疲勞困頓，我以逸待勞，坐收其弊，何必憂慮呢?"等到聽説王師進抵磧口，麴文泰惶恐無計可施，發病死去。

麴文泰之子麴智盛繼立。不久侯君集的軍隊突然抵達柳谷，進軍急赴田地城，將軍契苾何力爲前軍，與敵軍交戰後退。大軍接着進軍，攻取了該城，俘虜男女七千多人，然後進逼高昌都城。麴智盛致書侯君集説："得罪天子的，是先王。罪孽深重遭到嚴懲，他已抱病身亡。麴智盛繼位不久，君能寬赦嗎?"侯君集答覆説："如果你能悔過自新，就應當自縛到軍門投降。"又命

命諸軍引衝車、拋車以逼之，飛石雨下，城中大懼。智盛窮蹙，出城降。君集分兵掠地，下其三郡、五縣、二十二城，户八千，口三萬七千七百，馬四千三百匹。其界東西八百里，南北五百里。先是，其國童謡云："高昌兵馬如霜雪，漢家兵馬如日月。日月照霜雪，迴手自消滅。"文泰使人捕其初唱者，不能得。初，文泰與西突厥欲谷設通和，遺其金帛，約有急相爲表裏。及聞君集兵至，欲谷設懼而西走，不敢救。君集尋遣使告捷，太宗大悦，宴百僚，班賜各有差，曲赦高昌部内從軍兵士已上，父子犯死罪已下，期親犯流已下，大功犯徒已下，小功緦麻犯杖罪，悉原之。

時太宗欲以高昌爲州縣，特進魏徵諫曰："陛下初臨天下，高昌夫婦先來朝謁。自後數月，商胡被其遏絶貢獻，加之不禮大國，遂使王誅載加。若罪止文泰，斯亦可矣，未若撫其人而立其子，所謂伐罪吊民，威德被於遐外，爲國之善者也。今若利其土壤，以爲州縣，常須千餘人鎮守，數年一易，每及交番，死者十有三四，遣辦衣資，離别親戚，十年之後，隴右空虚。陛下終不得高昌撮穀尺布以助中國，所謂散有用而事無用，臣未見其可。"太宗不從，竟以其地置西州，又置安西都護府，留兵以鎮之。初，西突厥遣其葉護屯兵於可汗浮圖城，與高昌相影響，至是懼而來降，以其地爲庭州。於是勒石紀功而旋。其智盛君臣及其豪右，皆徙中國。

麴氏有國，至智盛凡九世一百三十四年而滅。尋拜智盛爲左武衛將軍，封金城郡公；弟智湛爲右武衛中

令各軍牽引衝車、拋車逼近高昌都城，飛石像雨點一樣落下，城裹的人大爲恐懼。麴智盛走投無路，出城投降。侯君集分兵攻掠土地，攻占了高昌三郡、五縣、二十二城，俘獲八千户，三萬七千七百人，四千三百匹馬。高昌的疆域東西八百里，南北五百里。在此以前，該國有首童謡説："高昌的兵馬像霜雪，漢家的兵馬像日月。日月照霜雪，回手自消滅。"麴文泰派人捉拿最先唱這首童謡的人，但是没有抓到。當初，麴文泰與西突厥欲谷設通好，送金帛給欲谷設，約定遇到危難要相互救援。等到聽説侯君集的軍隊來到，欲谷設恐懼西逃，不敢前來救援。侯君集不久派遣使者傳送勝利的捷報，太宗大爲喜悦，設宴款待文武百官，班賜分别不等，特赦高昌境内從軍士兵以上，父子犯有死罪以下，期親犯有流罪以下，大功犯有徒罪以下，小功緦麻犯有杖罪者，全部寬免。

當時太宗打算在高昌設置州縣，特進魏徵進諫説："陛下統治天下不久，高昌國王夫婦率先前來朝謁。後來的幾個月，商胡受他阻遏斷絶貢獻，加之不以禮侍奉大國，於是致使王師加以誅伐。如果衹是懲罰麴文泰，這也就足够了，不如撫慰高昌百姓并擁立麴文泰之子，這正是所説的討伐有罪而撫慰百姓，威德遍及荒遠外方之地，是治理國家的上策。而今如果貪圖高昌的領土，設置州縣，平常必須有一千多人鎮守，幾年更换一次，每到交替之時，將會有十分之三四的人死去，備辦衣服行裝，離别親戚，十年以後，隴右空虚。陛下最終得不到高昌一撮穀一尺布來援助中原，這是所説的拋棄有用而從事無用，臣以爲不可以。"太宗没有聽從，終究在該地設置西州，又設置了安西都護府，留下軍隊鎮守。當初，西突厥派遣其葉護在可汗浮圖城駐扎軍隊，與高昌相互呼應，到這時因恐懼而前來投降，朝廷在該地設置庭州。於是刻石記功凱旋。麴智盛君臣及其豪强，全部遷往中原。

麴氏建國，到麴智盛亡國時總共九世一百三十四年。不久朝廷拜授麴智盛爲左武衛將軍，封他爲金城郡公；拜授其弟麴智湛爲右武衛中郎

郎將，天山縣公。及太宗崩，刊石像智盛之形，列於昭陵玄闕之下。智湛，麟德中終於左驍衛大將軍、西州刺史。天授初，其子崇裕授左武衛大將軍，交河郡王。卒，封襲遂絕。

將，封天山縣公。等到太宗去世，將雕成的麴智盛石像，陳列在昭陵玄闕之下。麴智湛，麟德年間官位終於左驍衛大將軍、西州刺史。天授初年，朝廷除授其子麴崇裕爲左武衛大將軍，交河郡王。麴崇裕去世，封襲便斷絕。

吐谷渾

吐谷渾，其先居於徒河之清山，屬晉亂，始度隴，止於甘松之南，洮水之西，南極白蘭，地數千里。有城郭而不居，隨逐水草，廬帳爲室，肉酪爲糧。其官初有長史、司馬、將軍。近代已來，有王公、僕射、尚書、郎中。其俗頗識文字。男子通服長裙繒帽，或戴羃䍦。婦人以金花爲首飾，辮髮縈後，綴以珠貝。其婚姻富家厚出聘財，貧人竊女而去。父卒，妻其庶母；兄亡，妻其諸嫂。喪有服制，葬訖而除。國無常稅，用度不給，輒斂富室商人，以取足而止。殺人及盜馬者罪死，他犯則徵物以贖罪。氣候多寒，土宜大麥、蔓菁，頗有菽粟。出良馬、犛牛、銅、鐵、朱砂之類。有青海，周迴八百里，中有小山，至冬，放牝馬於其上，言得龍種。嘗得波斯馬，放入海，因生驄駒，能日行千里，故代稱"青海驄"焉。地兼鄯善、且沫。西北有流沙數百里，夏有熱風，傷弊行旅。風之將至，老駝便知之，則引項而鳴，以口鼻埋沙中。人以爲候，即以氈擁蔽口鼻而避其患。

吐谷渾，其祖先居住在徒河的清山，遇上晉亂，便開始越過隴，定居在甘松的南面，洮水的西面，南面直到白蘭，土地數千里。雖有城郭却不居住，追逐水草，以廬帳爲室，以肉酪爲糧。官職最初有長史、司馬、將軍。近代以來，設有王公、僕射、尚書、郎中。本地通曉文字。男子都身穿長裙頭戴繒帽，或戴羃䍦。婦人以金花作爲首飾，髮辮盤在腦後，佩戴珠貝。成婚的辦法是富有的人家多納聘禮，貧窮的人則竊女而去。如果其父親去世，則娶其庶母爲妻；如果其兄死去，則娶諸嫂爲妻。遇喪有服制，埋葬之後除去喪服。國中没有常稅，祇是在費用不足時，纔向富有人家及商人徵斂，取够了就停止。殺人及盜馬者要處死刑，犯有其他罪行則交納財物來贖罪。氣候多寒冷，土地適宜種植大麥、蔓菁，有很多菽粟。出產良馬、牦牛、銅、鐵、朱砂等。有個青海，周長八百里，水中有座小山，每到冬季，人們在山上放養雌馬，説是可以得到龍種。曾經獲得波斯馬，將馬放入海中，便生下驄駒，這種驄駒一天能够行走一千里，所以世稱"青海驄"。國土兼有鄯善、且沫。西北有數百里流沙，夏季有熱風，傷害行旅。在熱風將要到來時，老駝便預先知道，於是它們伸頸鳴叫，把口鼻埋在沙裏，人們把這視爲熱風到來的徵兆，立即用氈遮蔽口鼻以躲避風患。

隋煬帝時，其王伏允來犯塞，煬帝親總六軍以討之，伏允以數十騎潛於泥嶺而遁，其仙頭王率男女十餘萬口來降。煬帝立其質子順爲王，送之本國，令統餘衆，尋復追還。大業末，伏允悉收故地，復爲邊患。高祖受禪，順自江都來歸長安。時李軌猶據涼州，高祖遣使與伏允通和，令擊

隋煬帝時，吐谷渾王慕容伏允前來侵犯邊塞，煬帝親自統領六軍討伐他，慕容伏允帶領幾十名騎兵秘密從泥嶺逃走，其仙頭王率領男女十多萬人前來投降。煬帝將吐谷渾質子慕容順立爲王，把他送回本國，令他統領剩餘部衆，不久又將慕容順追回。大業末年，慕容伏允收復了全部舊地，重新造成邊患。唐高祖即位之後，慕容順從江都前來投歸長安。當時李軌仍然占據涼州，

軌以自效，當放順返國。伏允大悦，興兵擊之，戰于庫門，交綏而退。頻遣使朝貢，以順爲請，高祖乃遣之。太宗即位，伏允遣其洛陽公來朝，使未返，大掠鄯州而去。太宗遣使責讓之，徵伏允入朝，稱疾不至。仍爲其子尊王求婚，於是責其親迎以羈縻之。尊王又稱疾不肯入朝，有詔停婚，遣中郎將康處直諭以禍福。伏允遣兵寇蘭、廓二州。時鄯州刺史李玄運上言："吐谷渾良馬悉牧青海，輕兵掩之，可致大利。"於是遣左驍衛大將軍段志玄率邊兵及契苾、党項之衆以擊之。去青海三十里，志玄與左驍衛將軍梁洛仁不欲戰，頓軍遲留不進，吐谷渾遂驅青海牧馬而遁。亞將李君羡率精騎别路，及賊於青海之南懸水鎮，擊破之，虜牛羊二萬餘頭而還。時伏允年老昏耄，其邪臣天柱王惑亂之，拘我行人鴻臚丞趙德楷。太宗頻遣宣諭，使者十餘返，竟無悛心。

高祖便派遣使者與慕容伏允通好，令他攻打李軌來爲朝廷效力，而朝廷一定會把慕容順放回本國。慕容伏允得知以後十分高興，出兵攻打李軌，在庫門交戰，雙方的軍隊各自退軍。慕容伏允多次派遣使者入朝進貢，請求放回慕容順，高祖於是將他遣回。太宗即位以後，慕容伏允派遣吐谷渾洛陽公前來朝見，使者尚未返回，慕容伏允竟大肆擄掠鄯州而後離去。太宗派遣使者指責他，并徵召慕容伏允入朝，而慕容伏允却稱病不來。慕容伏允還爲其子慕容尊王求婚，於是朝廷指定慕容尊王親來迎娶加以籠絡。慕容尊王又稱病不肯入朝，皇帝下詔停止通婚，派遣中郎將康處直前去曉諭禍福。慕容伏允派遣軍隊侵犯蘭、廓二州。當時鄯州刺史李玄運上奏説："吐谷渾的良馬全在青海放牧，衹要用輕兵進行突然襲擊，則可獲取厚利。"於是朝廷派遣左驍衛大將軍段志玄率領邊兵及契苾、党項的兵衆攻打吐谷渾。在距離青海三十里處，段志玄與左驍衛將軍梁洛仁不打算出戰，他們便屯兵停留不前，吐谷渾於是驅趕在青海的牧馬逃離。副將李君羡率領精鋭騎兵從另一條道路進軍，在青海南面的懸水鎮追上賊軍，并打敗賊軍，繳獲牛羊二萬多頭而後返回。當時慕容伏允年老昏聵，被邪臣天柱王迷惑，拘留我朝使者鴻臚丞趙德楷。太宗多次派遣使者宣諭，十多批使者往返，慕容伏允始終没有悔改之心。

貞觀九年，詔特進李靖爲西海道行軍大總管；兵部尚書侯君集爲積石道行軍總管，任城王道宗爲鄯州道行軍總管，仍爲靖副；凉州都督李大亮爲且沫道行軍總管，岷州都督李道彦爲赤水道行軍總管，利州刺史高甑生爲鹽澤道行軍總管，并突厥、契苾之衆以擊之。諸將頻與賊遇，連戰破之，獲其高昌王慕容孝雋。孝雋有雄略，伏允心膂之臣也。靖等進至赤海，遇其天柱王部落，擊大破之，遂歷于河源。李大亮又俘其名王二十人，雜畜數萬，至且沫西境。或傳伏

貞觀九年，皇帝下詔令特進李靖任西海道行軍大總管；兵部尚書侯君集任積石道行軍總管，任城王李道宗任鄯州道行軍總管，并爲李靖副帥；凉州都督李大亮任且沫道行軍總管，岷州都督李道彦任赤水道行軍總管，利州刺史高甑生任鹽澤道行軍總管，會合突厥、契苾的兵衆出擊吐谷渾。各位將領多次與賊軍相遇，接連打敗賊軍，俘獲吐谷渾高昌王慕容孝雋。慕容孝雋有雄才大略，是慕容伏允的心腹重臣。李靖等人進抵赤海，遇上天柱王部落，攻打并大敗該部，於是進至河源。李大亮又俘虜吐谷渾的二十位名王，幾萬頭各種牲畜，到達且沫西部邊境。有人傳説慕容伏允西逃，渡過圖倫磧，企圖進入于

允西走，渡圖倫磧，欲入于闐。將軍薛萬均率輕鋭追奔，入磧數百里，及其餘黨，破之。磧中乏水，將士皆刺馬血而飲之。侯君集與江夏王道宗趣南路，登漢哭山，飲馬烏海，獲其名王梁屈忽，經塗二千餘里空虛之地，盛夏降霜，多積雪，其地乏水草，將士啖冰，馬皆食雪。又達于柏梁，北望積石山，觀河源之所出焉。兩軍會於大非川，至破邏眞谷，伏允子大寧王順窮蹙，斬其國相天柱王，舉國來降。伏允大懼，與千餘騎遁于磧中，衆稍亡散，能屬之者纔百餘騎，乃自縊而死。國人乃立順爲可汗，稱臣内附。

闐。將軍薛萬均率領輕鋭追趕，進入沙漠幾百里，追上慕容伏允的餘黨，打敗他們。沙漠中缺水，將士都刺馬血而飲。侯君集與江夏王李道宗從南路進軍，登上漢哭山，抵達烏海，俘獲吐谷渾名王梁屈忽，途經二千多里的荒無人烟的土地，盛夏降霜，積雪很多，該地缺少水草，將士們衹好吃冰，馬都食雪。又抵達柏梁，北面可望見積石山，看到河源流出之地。兩軍在大非川會兵，到達破邏貞谷，慕容伏允之子大寧王慕容順走投無路，斬殺本國國相天柱王，舉國前來投降。慕容伏允大爲恐懼，與一千多名騎兵逃入沙漠之中，部衆逐漸逃散，能够歸屬於他的僅有一百多名騎兵，於是自縊而死。國人便擁立慕容順爲可汗，稱臣内附。

順，即伏允之嫡子也。初爲侍子於隋，拜金紫光禄大夫，久不得歸，伏允遂立他子爲太子，及得返國，意常怏怏。會李靖等諸軍所向克捷，自以失位，欲因此立功，由是遂降。乃詔曰："吐谷渾擅相君長，竊據荒裔，志在凶德，政出權門。酋渠携貳，種落怨憤，長惡不悛，野心彌熾。莫顧藩臣之禮，曾無事上之節，草竊疆埸，虐割兆庶，積惡既稔，天亡有徵。朕君臨四海，含育萬類，一物失所，責深在予。所以爰命六軍，申兹九伐，義存活國，情非黷武。其子大寧王慕容順，隋氏之甥，志懷明悟，長自中土，幸慕華風，爰見時機，深識逆順。以其愎諫違衆，獨陷迷途，遂誅邪臣，存兹大計。翻然改轍，代父歸罪，忠孝之美，深有可嘉。子能立功，足以補過，既往之釁，特宜原免。然其建國西鄙，已歷年代，即從廢絶，情所未忍，繼其宗祀，允歸令胤。可封順爲西平郡王，仍授趉胡吕烏甘豆可汗。"

慕容順，是慕容伏允的嫡子。當初他在隋朝做侍子，拜授爲金紫光禄大夫，長期不能返回本國，慕容伏允便立其他兒子做太子，等到慕容順得以返回本國之後，心中常怏怏不樂。適逢李靖等各軍所向無敵，慕容順因爲自己失去權位，想要藉此立功，因此便投降。於是皇帝下詔説："吐谷渾擅立君長，竊據荒遠之地，一意用兵，政令出自權臣。首領豪帥懷有異心，部落怨恨，長期作惡不思悔改，野心日益膨脹。不顧藩臣之禮，毫無奉上之節，抄掠邊境，侵害百姓，積惡已多，天滅亡有徵。朕統治四海，養育萬物，一物不寧，深責在己。所以命令軍隊，施行討伐，義在存活其國，本非耀武揚威。其子大寧王慕容順，是隋氏之甥，志懷明悟，長自中原，傾慕華風，明達時機，深識逆順。因爲慕容伏允不聽規勸，獨陷迷途，於是誅殺邪惡的大臣，存此大計。翻然改轍，代父歸罪，忠孝之美，應當大加表彰。子能立功，足以補救父過，以往的罪責，特應寬免。然而吐谷渾在西部邊邑建立國家，已經年深日久，立即廢絶，確不忍心，繼續其宗祀，歸其後代。可封慕容順爲西平郡王，并除授他爲趉胡吕烏甘豆可汗。"

太宗恐順不能静其國，仍遣李大

太宗擔心慕容順不能够安定本國，於是派遣

亮率精兵數千，爲其聲援。順既久質於隋，國人不附，未幾爲臣下所殺。其子燕王諾曷鉢嗣立。

諾曷鉢既幼，大臣爭權，國中大亂。太宗遣兵援之，封爲河源郡王，仍授烏地也拔勒豆可汗，遣淮陽王道明持節册拜，賜以鼓纛。諾曷鉢因入朝請婚。十四年，太宗以弘化公主妻之，資送甚厚。十五年，諾曷鉢所部丞相宣王專權，陰謀作難，將徵兵，詐言祭山神，因欲襲擊公主，劫諾曷鉢奔于吐蕃，期有日矣。諾曷鉢知而大懼，率輕騎走鄯善城，其威信王以兵迎之。鄯州刺史杜鳳舉與威信王合軍擊丞相宣王，破之，殺其兄弟三人，遣使言狀。太宗命民部尚書唐儉持節撫慰之。太宗崩，刻石圖諾曷鉢之形，列於昭陵之下。高宗嗣位，以其尚主，拜駙馬都尉，賜物四十段。其後與吐蕃互相攻伐，各遣使請兵救援，高宗皆不許之。吐蕃大怒，率兵以擊吐谷渾，諾曷鉢既不能禦，脱身及弘化公主走投凉州。高宗遣右威衛大將軍薛仁貴等救吐谷渾，爲吐蕃所敗，於是吐谷渾遂爲吐蕃所并。諾曷鉢以親信數千帳來内屬，詔左武衛大將軍蘇定方爲安置大使，始徙其部衆于靈州之地，置安樂州，以諾曷鉢爲刺史，欲其安而且樂也。

垂拱四年，諾曷鉢卒，子忠嗣。忠卒，子宣趙嗣。聖曆三年，授宣趙左豹韜衛員外大將軍，仍襲父烏地也拔勒豆可汗。宣趙卒，子曦皓嗣。曦皓卒，子兆嗣。及吐蕃陷我安樂州，其部衆又東徙，散在朔方、河東之境。今俗多謂之退渾，蓋語急而然。貞元十四年十二月，以朔方節度副使、左金吾衛大將軍同正慕容復爲襲長樂州都督、青海國王、烏地也拔勒

李大亮率領數千名精兵，聲援慕容順。慕容順因爲長期在隋朝做質子，所以國人不服，不久被臣下殺死。其子燕王慕容諾曷鉢繼立。

慕容諾曷鉢年幼，大臣爭權，國中大亂。太宗派遣軍隊援助，封他爲河源郡王，并除授爲烏地也拔勒豆可汗，派遣淮陽王李道明持符節册拜，賜給鼓纛。慕容諾曷鉢因而入朝求婚。十四年，太宗把弘化公主嫁給他爲妻，送給的財物十分豐厚。十五年，慕容諾曷鉢本部丞相宣王專權，陰謀作亂，將要徵兵，謊稱祭祀山神，打算乘機襲擊公主，劫持慕容諾曷鉢逃往吐蕃，并決定了日期。慕容諾曷鉢得知以後大爲恐懼，率領輕騎逃往鄯善城，威信王派兵迎接。鄯州刺史杜鳳舉與威信王合兵攻打吐谷渾丞相宣王，將他擊敗，殺死他兄弟三人，派遣使者報告情况。太宗命民部尚書唐儉持節撫慰他們。太宗逝世，刻成慕容諾曷鉢的石像，陳列在昭陵之下。高宗繼位，因爲慕容諾曷鉢娶公主爲妻，便拜授他爲駙馬都尉，賜給四十段帛。此後吐谷渾與吐蕃相互攻打討伐，各自派遣使者請兵救援，高宗都未答應。吐蕃大怒，率領軍隊攻打吐谷渾，慕容諾曷鉢因爲不能抵禦，便脱身與弘化公主出逃投奔凉州。高宗派遣右威衛大將軍薛仁貴等人救援吐谷渾，反而被吐蕃擊敗，於是吐谷渾便被吐蕃吞并。慕容諾曷鉢率領親信數千帳前來内附，皇帝下詔令左武衛大將軍蘇定方任安置大使，開始把吐谷渾部衆遷往靈州界内，設置安樂州，任慕容諾曷鉢爲刺史，打算使他安居而且快樂。

垂拱四年，諾曷鉢去世，其子慕容忠繼嗣。慕容忠去世，其子慕容宣趙繼嗣。聖曆三年，朝廷除授慕容宣趙爲左豹韜衛員外大將軍，并令他繼承父號爲烏地也拔勒豆可汗。慕容宣趙去世，其子慕容曦皓繼嗣。慕容曦皓去世，其子慕容兆繼嗣。到吐蕃攻占我安樂州後，吐谷渾部衆又東遷，散居在朔方、河東境内。如今習慣多把他們叫退渾，應是發音過快而導致這樣。貞元十四年十二月，朝廷任朔方節度副使、左金吾衛大將軍同正慕容復爲襲長樂州都督、青海國王、烏地也

豆可汗。未幾，卒，其封襲遂絶。

吐谷渾自晉永嘉之末，始西渡洮水，建國於群羌之故地，至龍朔三年爲吐蕃所滅，凡三百五十年。

拔勒豆可汗。不久，慕容復去世，吐谷渾的封襲從此斷絶。

吐谷渾從晉永嘉末年，開始西渡洮水，在群羌的故地建國，到龍朔三年被吐蕃消滅，總共三百五十年。

焉耆

焉耆國，在京師西四千三百里，東接高昌，西鄰龜兹，即漢時故地。其王姓龍氏，名突騎支。勝兵二千餘人，常役屬於西突厥。其地良沃，多蒲萄，頗有魚鹽之利。

貞觀六年，突騎支遣使貢方物，復請開大磧路以便行李，太宗許之。自隋末罹亂，磧路遂閉，西域朝貢者皆由高昌。及是，高昌大怒，遂與焉耆結怨，遣兵襲焉耆，大掠而去。西突厥莫賀設與咄陸、弩失畢不協，奔于焉耆，咄陸復來攻之。六年，遣使言狀，并貢名馬。時西突厥國亂，太宗遣中郎將桑孝彦領左右胄曹韋弘機往安撫之，仍册立咥利失可汗。可汗既立，素善焉耆，令與焉耆爲援。十二年，處月、處密與高昌攻陷焉耆五城，掠男女一千五百人，焚其廬舍而去。十四年，侯君集討高昌，遣使與之相結，焉耆王大喜，請爲聲援。及破高昌，其王詣軍門稱謁。焉耆人先爲高昌所虜者，悉歸之。由是遣使謝恩，并貢方物。

其年，西突厥重臣屈利啜爲其弟娶焉耆王女，由是相爲脣齒，朝貢遂闕。安西都護郭孝恪請擊之，太宗許焉。會焉耆王弟頡鼻葉護兄弟三人來至西州，孝恪選步騎三千出銀山道，以頡鼻弟栗婆準爲鄉導。焉耆所都城，四面有水，自恃險固，不虞於我。孝恪倍道兼行，夜至城下，潛遣將士浮水而渡，至曉，一時攀堞，鼓角齊震，城中大擾。孝恪縱兵擊之，

焉耆國，在京師西四千三百里，東面連接高昌，西面與龜兹爲鄰，即漢時舊地。國王姓龍氏，名叫突騎支。善戰士兵有二千多人，常臣屬於西突厥受其役使。該地肥沃，葡萄很多，很有魚鹽之利。

貞觀六年，突騎支派遣使者進貢土産，又請求開通大漠道路以便行人往來，太宗許可。自從隋末遭遇禍亂，大漠道路阻絶不通，西域入朝進貢的使者全都經過高昌。到這時，高昌大爲憤怒，於是與焉耆結下怨仇，派遣軍隊襲擊焉耆，大肆擄掠之後離去。西突厥莫賀設與咄陸、弩失畢不和，投奔焉耆，咄陸又前來攻打焉耆。六年，焉耆派遣使者報告情況，并進貢名馬。當時西突厥國内亂，太宗派遣中郎將桑孝彦領左右胄曹韋弘機前去安撫，并册立咥利失可汗。可汗即位以後，素來與焉耆友善，朝廷令他與焉耆爲援。十二年，處月、處密與高昌攻占焉耆五城，擄掠男女一千五百人，焚燒房舍離去。十四年，侯君集討伐高昌，派遣使者與焉耆相互連結，焉耆王十分高興，請求作爲聲援。打敗高昌之後，焉耆王來到軍營門前請求謁見。先前被高昌俘虜的焉耆人，全部放回。因此焉耆王派遣使者謝恩，并進貢土産。

當年，西突厥重臣屈利啜爲其弟娶焉耆王之女，因而彼此呼應，於是斷絶朝貢。安西都護郭孝恪請求攻打焉耆，太宗許可。適逢焉耆王之弟頡鼻葉護兄弟三人來到西州，郭孝恪挑選了三千名步騎從銀山道出兵，以頡鼻弟栗婆準充當嚮導。焉耆建都之城，四面臨水，因而自恃險要堅固，不顧慮我軍來攻。郭孝恪兼程前進，夜間抵達焉耆都城之下，暗中派遣將士浮水渡過，到天亮時，一齊攀上城墻，鼓角齊鳴，城中大亂，郭孝恪縱兵攻打，俘虜焉耆王突騎支，斬獲敵首

虜其王突騎支，首虜千餘級。以栗婆準導軍有功，留攝國事而還。時駕幸洛陽宫，孝恪鎖突騎支并其妻子送行在所，詔宥之。

初，西突厥屈利啜將兵來援焉耆，孝恪還師三日，屈利啜乃囚栗婆準，而西突厥處般啜令其吐屯來攝焉耆，遣使朝貢。太宗數之曰："焉耆者，我兵擊得，汝何人，輒來統攝。"吐屯懼而返國。焉耆又立栗婆準從父兄薛婆阿那支爲王。處般啜乃執栗婆準送於龜兹，爲所殺。薛婆阿那支既得處般啜爲援，遂有國。及阿史那社爾之討龜兹，阿那支在懼，遂奔龜兹，保其東城，以禦官軍，社爾擊擒之，數其罪而斬焉。求得阿那支從父弟先那準立爲王，以修職貢。及太宗葬昭陵，乃刻石像龍突騎支之形，列於玄闕之下。自是朝貢不絶。

一千多級。因爲栗婆準引導軍隊有功，留下他主持國政之後郭孝恪返回。當時皇帝駕幸洛陽宫，郭孝恪把突騎支及他的妻子兒女用刑具押送到皇帝的臨時住所，皇帝下詔寬免他們。

當初，西突厥屈利啜率領軍隊前來救援焉耆，郭孝恪撤回軍隊三天，屈利啜便把栗婆準囚禁起來，而西突厥處般啜令其吐屯前來執掌焉耆，派遣使者入朝進貢。太宗指責説："焉耆，是我朝軍隊攻打獲取，你是什麽人，却來擅自統攝。"吐屯恐懼返回本國。焉耆又擁立栗婆準堂兄薛婆阿那支爲王。處般啜於是拘捕栗婆準押送到龜兹，將他殺死。薛婆阿那支獲得處般啜的援助，於是統治本國。等到阿史那社爾討伐龜兹，阿那支大爲恐懼，於是投奔龜兹，保衛龜兹東城，來抵禦官軍。阿史那社爾擊敗并擒獲他，指責他的罪過然後把他殺掉。阿史那社爾找到阿那支堂弟先那準立爲王，以謹守進貢之禮。等到太宗入葬昭陵，而雕刻龍突騎支的石像，陳列在玄闕之下。從此入朝進貢没有間斷。

龜兹

龜兹國，即漢西域舊地也，在京師西七千五百里。其王姓白氏。有城郭屋宇，耕田畜牧爲業。男女皆翦髮，垂與項齊，唯王不翦髮。學胡書及婆羅門書、算計之事，尤重佛法。其王以錦蒙項，著錦袍金寶帶，坐金獅子床。有良馬、封牛。饒蒲萄酒，富室至數百石。

龜兹國，是漢西域舊地，在京師西七千五百里。龜兹王姓白氏。有城郭房舍，以耕地畜牧爲業。男女都剪髮，頭髮下垂到脖子處，惟獨國王不剪髮。學習胡書及婆羅門書、算計之事，尤其敬重佛法。其王用錦包住脖子，穿錦袍金寶帶，坐金獅子床。有良馬、封牛。葡萄酒很多，富有的家庭可達數百石。

高祖即位，其主蘇伐勃駃遣使來朝。勃駃尋卒，子蘇伐疊代立，號時健莫賀俟利發。貞觀四年，又遣使獻馬，太宗賜以璽書，撫慰甚厚，由此歲貢不絶，然臣於西突厥。安西都護郭孝恪來伐焉耆，龜兹遣兵援助，自是職貢頗闕。

高祖即位，龜兹主上蘇伐勃駃派遣使者前來入朝。蘇伐勃駃不久去世，其子蘇伐疊代立，稱時健莫賀俟利發。貞觀四年，龜兹又派遣使者進獻馬，太宗賜給詔書，撫慰十分優厚，從此每年進貢没有間斷，然而臣屬於西突厥。安西都護郭孝恪前來討伐焉耆，龜兹派遣軍隊援助，從此進貢經常斷絶。

伐疊死，其弟訶黎布失畢代立，漸失藩臣禮。二十年，太宗遣左驍衛大將軍阿史那社爾爲崑山道行軍大總管，與安西都護郭孝恪、司農卿楊弘

蘇伐疊死，其弟訶黎布失畢代立，逐漸不遵行藩臣之禮。二十年，太宗派遣左驍衛大將軍阿史那社爾任崑山道行軍大總管，與安西都護郭孝恪、司農卿楊弘禮率領五位將軍，又調發鐵勒十

禮率五將軍，又發鐵勒十三部兵十餘萬騎，以伐龜兹。社爾既破西蕃處月、處密，乃進師趨其北境，出其不意，西突厥所署焉耆王棄城而遁，社爾遣輕騎追擒之。龜兹大震，守將多棄城而走。社爾進屯磧石，去其都城三百里。遣伊州刺史韓威率千餘騎爲前鋒，右驍衛將軍曹繼叔次之。西至多褐城，與龜兹王相遇，及其相那利、將羯獵顛等，有衆五萬，逆拒王師。威乃僞遁而引之，其王佽利發見威兵少，悉衆而至。威退行三十里，與繼叔軍會，合擊大破之。其王退保都城，社爾進軍逼之，王乃輕騎而走，遂下其城，令孝恪守之。遣沙州刺史蘇海政、尚輦奉御薛萬備以精騎逼之，行六百里，其王窘急，退保于撥换城。社爾等進軍圍之，擒其王及大將羯獵顛等。其相那利僅以身免，潛引西突厥之衆并其國兵萬餘人，來襲孝恪，殺之，官軍大擾。倉部郎中崔義起與曹繼叔、韓威等擊之，那利敗走。尋爲龜兹人所執以詣軍。前後破其大城五所，虜男女數萬口。社爾因立其王之弟葉護爲王，勒石紀功而旋。俘其王訶黎布失畢及那利、羯獵顛等獻於社廟。尋以訶黎布失畢爲左武翊衛中郎將，那利已下授官各有差。太宗之葬昭陵，乃刻石像其形，列於玄闕之前。永徽元年，又以訶黎布失畢爲右驍衛大將軍，尋放還蕃，撫其餘衆，依舊爲龜兹王，賜物一千段。

先是，太宗既破龜兹，移置安西都護府於其國城，以郭孝恪爲都護，兼統于闐、疏勒、碎葉，謂之“四鎮”。高宗嗣位，不欲廣地勞人，復命有司棄龜兹等四鎮，移安西依舊於西州。其後吐蕃大入，焉耆已西四鎮

三部軍隊十多萬騎兵，討伐龜兹。阿史那社爾打敗西蕃處月、處密以後，於是進軍急赴龜兹北境，出其不意出擊，西突厥所立焉耆王棄城逃跑，阿史那社爾派遣輕騎追趕擒獲他。龜兹大爲震動，守將多棄城逃跑。阿史那社爾進軍駐守磧石，距離龜兹都城三百里。阿史那社爾派遣伊州刺史韓威率領一千多名騎兵做前鋒，右驍衛將軍曹繼叔隨其後進兵。往西抵達多褐城，與龜兹王相逢，連同龜兹相那利、將領羯獵顛等人，有部衆五萬人，迎戰王師。韓威於是僞裝退却來引誘敵軍，龜兹王佽利發見韓威兵少，率領全部部衆前來。韓威後退三十里，與曹繼叔軍隊會合，他們聯合出擊大敗敵軍。龜兹王退守都城，阿史那社爾進軍逼迫，其王於是輕騎逃跑，因而攻克龜兹都城，令郭孝恪守衛。阿史那社爾派遣沙州刺史蘇海政、尚輦奉御薛萬備率領精兵進逼，前進六百里，龜兹王窘迫危急，退守撥换城。阿史那社爾等人進軍圍攻，擒龜兹王及大將羯獵顛等人。龜兹相那利隻身逃脱，他暗中帶領西突厥兵衆及本國軍隊一萬多人，前來襲擊郭孝恪，殺死郭孝恪，官軍大亂。後來倉部郎中崔義起與曹繼叔、韓威等攻打龜兹，那利敗逃。不久被龜兹人拘捕送到官軍軍營。官軍先後攻取了龜兹的五座大城，俘虜男女數萬人。阿史那社爾隨後立龜兹王之弟葉護爲王，刻石記功凱旋。俘虜龜兹王訶黎布失畢及那利、羯獵顛等人進獻到社稷宗廟。不久朝廷任訶黎布失畢爲左武翊衛中郎將，那利以下授官分别不等。太宗入葬昭陵，便雕刻訶黎布失畢的石像，陳列在玄闕之前。永徽元年，朝廷又任訶黎布失畢爲右驍衛大將軍，不久把他放回本蕃，讓他撫慰殘餘部衆，依舊爲龜兹王，賜給一千段帛。

在此之前，太宗在打敗龜兹以後，把安西都護府遷到龜兹都城，任郭孝恪爲都護，兼統于闐、疏勒、碎葉，稱爲“四鎮”。高宗繼位，不願擴張疆土疲勞百姓，又命令有關部門放棄龜兹等四鎮，把安西都護府依舊遷移到西州。此後吐蕃大肆入侵，焉耆以西四鎮的城堡，都被賊軍攻

城堡，并爲賊所陷。則天臨朝，長壽元年，武威軍總管王孝傑、阿史那忠節大破吐蕃，克復龜兹、于闐等四鎮，自此復於龜兹置安西都護府，用漢兵三萬人以鎮之。既徵發内地精兵，遠逾沙磧，并資遣衣糧等，甚爲百姓所苦。言事者多請棄之，則天竟不許。其安西都護，則天時有田揚名，中宗時有郭元振，開元初則張孝嵩、杜暹，皆有政績，爲夷人所伏。

占。武則天臨朝聽政，長壽元年，武威軍總管王孝傑、阿史那忠節大敗吐蕃，收復了龜兹、于闐等四鎮，從此再次在龜兹設置安西都護府，派遣三萬唐兵鎮守。因爲徵發内地精兵，遠越沙漠，并且供給衣物糧餉等，百姓難以忍受其苦。很多人上書言事請求放棄四鎮，武則天始終没有允許。安西都護，武則天時有田揚名，中宗時有郭元振，開元初年則有張孝嵩、杜暹，都有政績，被夷人敬服。

疏勒

疏勒國，即漢時舊地也。西帶葱嶺，在京師西九千三百里。其王姓裴氏。貞觀中，突厥以女妻王。勝兵二千人。俗事祆神，有胡書文字。貞觀九年，遣使獻名馬，自是朝貢不絶。開元十六年，玄宗遣使册立其王裴安定爲疏勒王。

疏勒國，即漢朝時的舊地。西面連接葱嶺，在京師西九千三百里。國王姓裴氏。貞觀年間，突厥把女兒嫁給疏勒王爲妻。善戰的士兵有二千人。習俗信奉祆神，有胡書文字。貞觀九年，派遣使者進獻名馬，從此朝貢没有間斷。開元十六年，玄宗派遣使者册立其王裴安定爲疏勒王。

于闐

于闐國，西南帶葱嶺，與龜兹接，在京師西九千七百里。勝兵四千人。其國出美玉。俗多機巧，好事祆神，崇佛教。先臣于西突厥。其王姓尉遲氏，名屋密。貞觀六年，遣使獻玉帶，太宗優詔答之。十三年，又遣子入侍。及阿史那社爾伐龜兹，其王伏闍信大懼，使其子以駝萬三百匹饋軍。及將旋師，行軍長史薛萬備請社爾曰："今者既破龜兹，國威已振，請因此機，願以輕騎羈取于闐之王。"社爾乃遣萬備率五十騎抵于闐之國，萬備陳國威靈，勸其入見天子，伏闍信於是隨萬備來朝。高宗嗣位，拜右驍衛大將軍，又授其子葉護玷爲右驍衛將軍，并賜金帶、錦袍、布帛六十段，并宅一區，留數月而遣之，因請留子弟以宿衛。太宗葬昭陵，刻石像其形，列於玄闕之下。

于闐國，西南緊挨葱嶺，與龜兹接壤，在京師西九千七百里。有善戰士兵四千人。該國出産美玉。國人習性富於機巧，好事奉祆神，崇信佛教。先前臣屬於西突厥。國王姓尉遲氏，名叫屋密。貞觀六年，派遣使者進獻玉帶，太宗優詔答謝。十三年，又派遣其子入朝侍奉。到阿史那社爾討伐龜兹時，于闐王伏闍信大爲恐懼，派遣其子送一萬零三百頭駱駝到軍中。等到將要撤軍，行軍長史薛萬備向阿史那社爾請求道："如今既已打敗龜兹，國威大振，請求藉此機會，願率輕騎招誘于闐王歸順。"於是阿史那社爾派遣薛萬備率領五十名騎兵抵達于闐國，薛萬備陳説國家的聲威，勸他入見天子，伏闍信於是跟隨薛萬備前來入朝。高宗繼位以後，朝廷拜授伏闍信爲右驍衛大將軍，又除授其子葉護尉遲玷爲右驍衛將軍，都賜給金帶、錦袍、布帛六十段，及第宅一所，停留數月以後送其回國，他因而請求留下子弟作爲宿衛。太宗入葬昭陵，雕刻他的石像，陳列在玄闕之下。

垂拱三年，其王伏闍雄復來入

垂拱三年，于闐王伏闍雄再次前來入朝。天

朝。天授三年，伏闍雄卒，則天封其子璥爲于闐國王。開元十六年，復册立尉遲伏師爲于闐王，數遣使朝貢。乾元三年，以于闐王尉遲勝弟守左監門衛率葉護曜爲太僕員外卿，仍同四鎮節度副使，權知本國事。以勝至德初領兵赴國難，因堅請留宿衛，故有是命。事在勝傳。

授三年，伏闍雄去世，武則天封其子尉遲璥爲于闐國王。開元十六年，朝廷又册立尉遲伏師爲于闐王，他多次派遣使者入朝進貢。乾元三年，朝廷以于闐王尉遲勝之弟守左監門衛率葉護尉遲曜任太僕員外卿，并同四鎮節度副使，暫時代理主管本國政事。因爲尉遲勝在至德初年領兵趕救國難，爲此他堅决請求留下在宫中值宿，擔任警衛，所以有這一任命，事情記載在尉遲勝傳中。

天竺

天竺國，即漢之身毒國，或云婆羅門地也。在葱嶺之南，周三萬餘里。其中分爲五天竺：其一曰中天竺，二曰東天竺，三曰南天竺，四曰西天竺，五曰北天竺。地各數千里，城邑數百。南天竺際大海；北天竺拒雪山，四周有山爲壁，南面一谷，通爲國門；東天竺東際大海，與扶南、林邑鄰接；西天竺與罽賓、波斯相接；中天竺據四天竺之會，其都城周迴七十餘里，北臨禪連河。云昔有婆羅門領徒千人，肄業於樹下，樹神降之，遂爲夫婦。宫室自然而立，僮僕甚盛。於是使役百神，築城以統之，經日而就。此後有阿育王，復役使鬼神，累石爲宫闕，皆雕文刻鏤，非人力所及。阿育王頗行苛政，置炮烙之刑，謂之地獄，今城中見有其迹焉。

天竺國，即漢朝的身毒國，有的人說是婆羅門之地。位於葱嶺之南，方圓三萬多里。其中分爲五天竺：一是中天竺，二是東天竺，三是南天竺，四是西天竺，五是北天竺。疆域各有數千里，有數百座城邑。南天竺瀕臨大海；北天竺緊挨雪山，四周有山爲屏障，南面有一個山谷，作爲國門通行；東天竺東面瀕臨大海，與扶南、林邑鄰接；西天竺與罽賓、波斯相接；中天竺位於四天竺之中，它的都城周圍七十多里，北面瀕臨禪連河。據說從前有位婆羅門率領門徒一千人，在樹下肄業，樹神下嫁給他，於是結爲夫婦。宫室自然出現，僮僕極多。於是役使百神，築建城邑統領他們，過了一天就完工。此後有阿育王，又役使鬼神，用石頭砌爲宫闕，都加以雕刻彩飾，不是人力所能達到的。阿育王大力推行苛政，設置炮烙之刑，稱爲地獄，如今城裏尚可看到其遺迹。

中天竺王姓乞利咥氏，或云刹利氏，世有其國，不相篡弑。厥土卑濕暑熱，稻歲四熟。有金剛，似紫石英，百煉不銷，可以切玉。又有旃檀、鬱金諸香。通於大秦，故其寶物或至扶南、交趾貿易焉。百姓殷樂，俗無簿籍，耕王地者輸地利。以齒貝爲貨。人皆深目長鼻。致敬極者，舐足摩踵。家有奇樂倡伎。其王與大臣多服錦罽。上爲螺髻於頂，餘髮翦之使拳。俗皆徒跣。衣重白色，唯梵志種姓披白疊以爲異。死者或焚尸取灰

中天竺王姓乞利咥氏，有人說是刹利氏，世代統治本國，無人篡位殺君。該地低濕暑熱，稻一年四熟。有金剛，類似紫石英，經百煉而不化，可以切玉。又有旃檀、鬱金各種香料。與大秦交往，所以該國的寶物有時運到扶南、交趾進行貿易。百姓富有快樂，當地没有簿籍，耕種國王土地要交納地租。以齒貝作爲貨幣。當地人都是深眼睛高鼻梁。最恭敬的禮節，是舐足摩脚。家家有奇樂倡伎。國王與大臣多穿錦罽。頭頂上的頭髮梳成螺髻，其餘頭髮剪短使其鬈曲。人們都習慣赤足步行。衣服崇尚白色，衹有梵志種姓披白疊表示不同。人死之後有的焚燒尸體取灰建

以爲浮圖；或委之中野以施禽獸；或流之於河以飼魚鱉。無喪紀之文。謀反者幽殺之，小犯罰錢以贖罪。不孝則斷手刖足，截耳割鼻，放流邊外。有文字，善天文算曆之術。其人皆學《悉曇章》，云是梵天法。書於貝多樹葉以紀事。不殺生飲酒。國中往往有舊佛迹。

隋煬帝時，遣裴矩應接西蕃，諸國多有至者，唯天竺不通，帝以爲恨。當武德中，其國大亂。其嗣王尸羅逸多練兵聚衆，所向無敵，象不解鞍，人不釋甲，居六載而四天竺之君皆北面以臣之，威勢遠振，刑政甚肅。貞觀十五年，尸羅逸多自稱摩伽陀王，遣使朝貢，太宗降璽書慰問，尸羅逸多大驚，問諸國人曰："自古曾有摩訶震旦使人至吾國乎?"皆曰："未之有也。"乃膜拜而受詔書，因遣使朝貢。太宗以其地遠，禮之甚厚，復遣衛尉丞李義表報使。尸羅逸多遣大臣郊迎，傾城邑以縱觀，焚香夾道，逸多率其臣下東面拜受敕書，復遣使獻火珠及鬱金香、菩提樹。

貞觀十年，沙門玄奘至其國，將梵本經論六百餘部而歸。先是遣右率府長史王玄策使天竺，其四天竺國王咸遣使朝貢。會中天竺王尸羅逸多死，國中大亂，其臣那伏帝阿羅那順篡立，乃盡發胡兵以拒玄策。玄策從騎三十人與胡禦戰，不敵，矢盡，悉被擒。胡并掠諸國貢獻之物。玄策乃挺身宵遁，走至吐蕃，發精鋭一千二百人，并泥婆羅國七千餘騎，以從玄策。玄策與副使蔣師仁率二國兵進至中天竺國城，連戰三日，大破之，斬首三千餘級，赴水溺死者且萬人，阿羅那順棄城而遁，師仁進擒獲之。虜男女萬二千人，牛馬三萬餘頭匹。於

塔；有的丢棄在荒野之中喂禽獸；有的扔進河裏喂魚鱉。没有喪制的規定。謀反的人拘禁殺死，犯有小罪的人罰錢贖罪。不孝順就砍脚斷手，割鼻截耳，流放到邊遠之地。有文字，擅長天文曆算之術。當地人都學習《悉曇章》，說是梵天法。在貝多樹葉上寫字記事。不殺生飲酒。國中常常有舊時佛的遺迹。

隋煬帝時，朝廷派遣裴矩接待西蕃，很多國家都派使者前來，衹有天竺不通使者，煬帝以爲憾事。到了武德年間，天竺國内大亂。嗣王尸羅逸多練兵聚衆，所向無敵，象不解鞍，人不脱甲，六年之間使四天竺君主都面北向他稱臣，威勢震動遠方，刑法政治十分整肅。貞觀十五年，尸羅逸多自稱摩伽陀王，派遣使者入朝進貢，太宗降詔書慰問，尸羅逸多大驚，向諸國人問道："自古以來曾有摩訶震旦使人到我國來的嗎?"國人都說："不曾有過。"於是跪拜接受詔書，并派遣使者入朝進貢。太宗見其國路途遥遠，對使者的禮遇極厚，又派遣衛尉丞李義表回訪。尸羅逸多派遣大臣在郊外迎接，傾城出動觀看，在道路兩旁焚香，尸羅逸多率領臣下面東拜受詔書，又派遣使者進獻火珠以及鬱金香、菩提樹。

貞觀十年，沙門玄奘到中天竺國，携帶梵本經論六百多部返回。在此之前朝廷派遣右率府長史王玄策出使天竺，四天竺國王都派遣使者入朝進貢。時逢中天竺王尸羅逸多死，國内大亂，大臣那伏帝阿羅那順篡位自立，於是調發所有胡兵抗拒王玄策。王玄策從騎三十人與胡兵交戰，没有取勝，箭全部用完後，他們統統被擒。胡兵又擄掠諸國進貢的物産。王玄策脱身連夜逃走，跑到吐蕃，調發精鋭一千二百人，以及泥婆羅國七千多名騎兵，跟從王玄策。王玄策與副使蔣師仁率領二國軍隊進抵中天竺國城，接連交戰三天，大敗中天竺軍隊，斬首三千多級，跳水溺死的將近一萬人，那伏帝阿羅那順棄城逃走，蔣師仁進軍擒獲他。俘虜男女一萬二千人，牛馬三萬多頭匹。於是天竺震懾驚懼，俘獲那伏帝阿羅那

是天竺震懼，俘阿羅那順以歸。二十二年至京師，太宗大悦，命有司告宗廟，而謂群臣曰："夫人耳目玩於聲色，口鼻耽於臭味，此乃敗德之源。若婆羅門不劫掠我使人，豈爲俘虜耶？昔中山以貪寶取弊，蜀侯以金牛致滅，莫不由之。"拜玄策朝散大夫。是時就其國得方士那羅邇娑婆寐，自言壽二百歲，云有長生之術。太宗深加禮敬，館之於金飈門内，造延年之藥。令兵部尚書崔敦禮監主之，發使天下，采諸奇藥異石，不可稱數。延歷歲月，藥成，服竟不效，後放還本國。太宗之葬昭陵也，刻石像阿羅那順之形，列於玄闕之下。

五天竺所屬之國數十，風俗物産略同。有伽没路國，其俗開東門以向日。王玄策至，其王發使貢以奇珍異物及地圖，因請老子像及《道德經》。那揭陀國，有醯羅城，中有重閣，藏佛頂骨及錫杖。貞觀二十年，遣使貢方物。天授二年，東天竺王摩羅枝摩、西天竺王尸羅逸多、南天竺王遮婁其拔羅婆、北天竺王婁其那那、中天竺王地婆西那，并來朝獻。景龍四年，南天竺國復遣使來朝。景雲元年，復遣使貢方物。開元二年，西天竺復遣使貢方物。八年，南天竺國遣使獻五色能言鸚鵡。其年，南天竺國王尸利那羅僧伽請以戰象及兵馬討大食及吐蕃等，仍求有及名其軍，玄宗甚嘉之，名軍爲懷德軍。九月，南天竺王尸利那羅僧伽寶多枝摩爲國造寺，上表乞寺額，敕以歸化爲名賜之。十一月，遣使册利那羅伽寶多爲南天竺國王，遣使來朝。十七年六月，北天竺國三藏沙門僧密多獻質汗等藥。十九年十月，中天竺國王伊沙伏摩遣其大德僧來朝貢。二十九年

順返回。二十二年抵達京師，太宗大爲高興，命令有關部門祭告宗廟，并對群臣説："人的耳目賞玩聲色，口鼻沉溺氣味，這是敗壞道德的根源。如果婆羅門不劫掠我朝使者，難道會淪爲俘虜嗎？昔日中山因爲貪圖寶物而取禍，蜀侯因金牛而導致滅亡，無不是這個原因。"朝廷拜授王玄策爲朝散大夫。此時在中天竺國獲得方士那羅邇娑婆寐，他自稱年齡二百歲，説是有長生之術。太宗對他深加敬重禮遇，把他安置在金飈門内，製造延年益壽的藥。令兵部尚書崔敦禮監督主管，派遣使者前往全國各地，采集奇藥異石，多不勝數。經過好長時間，藥被製成，然而服後竟不見效，以後把他放回本國。太宗入葬昭陵，雕刻那伏帝阿羅那順的石像，陳列在玄闕之下。

五天竺所屬的數十個國家，風俗物産大致相同。有伽没路國，有開東門以面向太陽的風俗。王玄策到了那裏，國王派遣使者進貢奇珍異物及地圖，并請求老子像及《道德經》。那揭陀國，有醯羅城，城裏有重閣，珍藏佛頂骨及錫杖。貞觀二十年，派遣使者進貢土産。天授二年，東天竺王摩羅枝摩、西天竺王尸羅逸多、南天竺王遮婁其拔羅婆、北天竺王婁其那那、中天竺王地婆西那，一同入朝進獻。景龍四年，南天竺國又派遣使者前來入朝。景雲元年，又派遣使者進貢土産。開元二年，西天竺又派遣使者進貢土産。八年，南天竺國派遣使者進獻五色會説話的鸚鵡。當年，南天竺國王尸利那羅僧伽請求用戰象及兵馬討伐大食及吐蕃等，并且請求爲其軍隊命名，玄宗對他大加贊許，爲他的軍隊命名爲懷德軍。九月，南天竺王尸利那羅僧伽寶多枝摩爲唐建造佛寺，上表請求寺名，皇帝下敕賜以歸化之名。十一月，朝廷派遣使者册封利那羅伽寶多爲南天竺國王，南天竺國王派遣使者前來入朝。十七年六月，北天竺國三藏沙門僧密多進獻質汗等藥。十九年十月，中天竺國王伊沙伏摩派遣大德僧前來入朝進貢。二十九年三月，中天竺王之子李承恩前來入朝，朝廷除授他爲游擊將軍，然後放回。天寶年間，多次派遣使者前來。

三月，中天竺王子李承恩來朝，授游擊將軍，放還。天寶中，累遣使來。

罽賓

罽賓國，在葱嶺南，去京師萬二千二百里。常役屬於大月氏。其地暑濕，人皆乘象，土宜粳稻，草木凌寒不死。其俗尤信佛法。隋煬帝時，引致西域，前後至者三十餘國，唯罽賓不至。貞觀十一年，遣使獻名馬，太宗嘉其誠款，賜以繒綵。十六年，又遣使獻褥特鼠，喙尖而尾赤，能食蛇，有被蛇螫者，鼠輒嗅而尿之，其瘡立愈。顯慶三年，訪其國俗，云"王始祖馨孽，至今曷擷支，父子傳位，已十二代"。其年，改其城爲修鮮都督府。龍朔初，授其王修鮮等十一州諸軍事兼修鮮都督。開元七年，遣使來朝，進天文經一夾、秘要方并蕃藥等物，詔遣册其王爲葛羅達支特勒。二十七年，其王烏散特勒灑以年老，上表請以子拂菻罽婆嗣位，許之，仍降使册命。天寶四年，又册其子勃匐準爲襲罽賓及烏萇國王，仍授左驍衛將軍。乾元元年，又遣使朝貢。

罽賓國，在葱嶺的南面，距離京師一萬二千二百里。常受大月氏役使并臣屬於大月氏。該地炎熱潮濕，人們都乘象，土地適宜種植粳稻，草木受寒冷侵襲而不會死掉。有虔誠信奉佛法的風俗。隋煬帝時，招誘西域，前後前來的有三十多個國家，惟獨罽賓未來。貞觀十一年，派遣使者進獻名馬，太宗稱贊其忠誠，賜給彩色的絲織品。十六年，又派遣使者進獻褥特鼠，這種鼠尖嘴赤尾，能吃掉蛇，如被蛇咬傷了，鼠便用鼻子在傷口嗅嗅并尿在上面，這樣傷口便會立即愈合。顯慶三年，朝廷派人詢問罽賓國風俗，罽賓人回答説"國王始祖爲馨孽，到如今是曷擷支，父子傳位，已經十二代了"。這一年，朝廷把該城改爲修鮮都督府。龍朔初年，朝廷除授罽賓國王爲修鮮等十一州諸軍事兼修鮮都督。開元七年，罽賓國王派遣使者前來入朝，進獻天文經一夾、秘要方以及蕃藥等禮物，皇帝下詔派遣使者册封罽賓國王爲葛羅達支特勒。二十七年，罽賓國王烏散特勒灑因爲年老，上表請求讓其子拂菻罽婆繼位，皇帝下詔許可，并且派遣使者册命。天寶四年，朝廷又册封其子勃匐準爲襲罽賓及烏萇國王，并除授左驍衛將軍。乾元元年，罽賓又派遣使者入朝進貢。

又有勃律國，在罽賓、吐蕃之間。開元中頻遣使朝獻。八年，册立其王蘇麟陀逸之爲勃律國王，朝貢不絶。二十二年，爲吐蕃所破。

又有勃律國，在罽賓、吐蕃之間。開元年間多次派遣使者入朝進獻。八年，朝廷册立其王蘇麟陀逸之爲勃律國王，勃律國入朝進貢没有間斷。二十二年，勃律國被吐蕃打敗。

康國

康國，即漢康居之國也。其王姓溫，月氏人。先居張掖祁連山北昭武城，爲突厥所破，西逾葱嶺，遂有其地。枝庶皆以昭武爲姓氏，不忘本也。其人皆深目高鼻，多鬚髯。丈夫翦髮或辮髮。其王冠氈帽，飾以金寶。婦人盤髻，幪以皂巾，飾以金花。人多嗜酒，好歌舞於道路。生子

康國，是漢朝的康居國。國王姓溫，是月氏人。早先居住在張掖祁連山北面的昭武城，被突厥擊敗，便西逾葱嶺，於是占有了該地。支族都姓昭武，表示不忘本。當地人都是眼睛深鼻梁高，鬚髯茂密。男子剪髮或者辮髮。國王戴氈帽，帽上裝飾着金寶。婦人盤髻，幪着黑巾，巾上飾有金花。當地人大多嗜好飲酒，喜歡在道路上唱歌跳舞。生下兒子定要把石蜜放在他的口

必以石蜜納口中，明膠置掌内，欲其成長口常甘言，掌持錢如膠之黏物。俗習胡書。善商賈，争分銖之利。男子年二十，即遠之旁國，來適中夏，利之所在，無所不到。以十二月爲歲首。有婆羅門爲之占星候氣，以定吉凶。頗有佛法。至十一月，鼓舞乞寒，以水相潑，盛爲戲樂。

隋煬帝時，其王屈术支娶西突厥葉護可汗女，遂臣於西突厥。武德十年，屈术支遣使獻名馬。貞觀九年，又遣使貢獅子，太宗嘉其遠至，命秘書監虞世南爲之賦，自此朝貢歲至。十一年，又獻金桃、銀桃，詔令植之於苑囿。萬歲通天年，則天封其大首領篤婆鉢提爲康國王，仍拜左驍衛大將軍。鉢提尋卒，又册其子泥涅師師爲康國王。師師以神龍中卒，國人又立突昏爲王。開元六年，遣使貢獻鎖子甲、水精杯、馬腦瓶、駝鳥卵及越諾之類。十九年，其王烏勒上表，請封其子咄曷爲曹國王，默啜爲米國王，許之。二十七年，烏勒卒，遣使册咄曷襲父位。天寶三年，又封爲欽化王，其母可敦封爲郡夫人。十一載、十三載，并遣使朝貢。

中，把明膠放在手掌之内，盼望他長大成人以後口裏能説好聽的話，掌握錢財如同膠黏在手裏一樣。習尚學習胡書，擅長經商，計較分毫之利。男子年滿二十歲，就要遠出到其他國家，來到中原，凡是有利可圖的地方，無不前往。以十二月作爲一年的開始。有婆羅門爲他們占星候氣，來斷定吉凶。佛法十分流行。到十一月時，歡騰乞寒，互相潑水，是盛大的娱樂活動。

隋煬帝時，國王屈术支娶西突厥葉護可汗之女，於是臣屬於西突厥。武德十年，屈术支派遣使者進獻名馬。貞觀九年，又派遣使者進貢獅子，太宗贊賞他們遠道而來，命秘書監虞世南爲此作賦，從此康國年年前來入朝進貢。十一年，又進獻金桃、銀桃，皇帝下詔令種植在苑囿。萬歲通天時，武則天封康國大首領篤婆鉢提爲康國王，并拜授他爲左驍衛大將軍。不久鉢提去世，朝廷又册封其子泥涅師師爲康國王。泥涅師師在神龍年間去世，國人又擁立突昏爲王。開元六年，派遣使者貢獻鎖子甲、水晶杯、瑪瑙瓶、駝鳥卵以及越諾之類。十九年，康國王烏勒上表，請求册封其子咄曷爲曹國王，册封默啜爲米國王，皇帝許可。二十七年，烏勒去世，朝廷派遣使者册命咄曷繼承父位。天寶三年，朝廷又册封他爲欽化王，封其母可敦爲郡夫人。十一載、十三載，康國都派遣使者入朝進貢。

波斯

波斯國，在京師西一萬五千三百里，東與吐火羅、康國接，北鄰突厥之可薩部，西北拒拂菻，正西及南俱臨大海。户數十萬。其王居有二城，復有大城十餘，猶中國之離宫。其王初嗣位，便密選子才堪承統者，書其名字，封而藏之。王死後，大臣與王之群子共發封而視之，奉所書名者爲主焉。其王冠金花冠，坐獅子床，服錦袍，加以瓔珞。俗事天地日月水火諸神，西域諸胡事火祆者，皆詣波斯受法焉。其事神，以麝香和蘇塗鬚點

波斯國，在京師西面一萬五千三百里，東面與吐火羅、康國接壤，北面與突厥的可薩部爲鄰，西北連接拂菻，正西面及南面都瀕臨大海。有幾十萬户。國王所居有二座城，又有大城十多座，如同中原的離宫。波斯國王剛繼位時，便暗中選定才能足以繼承王位的兒子，寫下他的名字，然後封藏起來。國王死後，大臣與國王的諸子一起開封觀看，尊奉寫有名字的王子爲主上。國王戴金花冠，坐獅子床，身穿錦袍，上加瓔珞。當地信奉天地日月水火諸神，信奉火祆的西域各胡，都來到波斯學法。在祭神時，用麝香和蘇塗鬚點額，直到耳鼻，用來表示敬意，祭拜時

額，及於耳鼻，用以爲敬，拜必交股。文字同於諸胡。男女皆徒跣。丈夫翦髮，戴白皮帽，衣不開襟，并有巾帔，多用蘇方青白色爲之，兩邊緣以織成錦。婦人亦巾帔裙衫，辮髮垂後，飾以金銀。其國乘象而戰，每一象，戰士百人，有敗衄者則盡殺之。國人生女，年十歲已上有姿貌者，其王收而養之，以賞有功之臣。俗右尊而左卑。以六月一日爲歲首。斷獄不爲文書約束，口决於庭。其繫囚無年限，唯王者代立則釋之。其叛逆之罪，就火祆燒鐵灼其舌，瘡白者爲理直，瘡黑者爲有罪。其刑有斷手、刖足、髡鉗、劓刵，輕罪翦鬚，或繫牌於項以志之，經時月而釋焉。其强盗一入獄，至老更不出，小盗罰以銀錢。死亡則棄之於山，制服一月而即吉。氣候暑熱，土地寬平，知耕種，多畜牧，有鳥形如橐駝，飛不能高，食草及肉，亦能啖犬攫羊，土人極以爲患。又多白馬、駿犬，或赤日行七百里者，駿犬今所謂波斯犬也。出騾及大驢、師子、白象、珊瑚樹高一二尺、琥珀、車渠、瑪瑙、火珠、玻璃、琉璃、無食子、香附子、訶黎勒、胡椒、蓽撥、石蜜、千年棗、甘露桃。

定要兩腿相交。文字與諸胡相同。男女全都赤脚行走。男子剪髮，戴白皮帽，衣服不開襟，并有巾帔，多用蘇方青白色製作，兩邊邊緣部以織錦裝飾。婦人也是巾帔裙衫，辮髮垂在後面，用金銀裝飾。國人乘象交戰，每一頭象，戰士一百人，如果戰敗則全部處死。該國的人生下女孩，年齡在十歲以上姿貌姣好者，國王便收養起來，作爲給有功大臣的賞賜。習俗以右爲尊而以左爲卑。將六月一日作爲一年之始。斷獄時没有文書約束，在庭上口頭裁决。在押的囚犯没有年限，祇是在國王代立之際釋放。犯有叛逆之罪，到火祆處燒鐵烙舌，傷口呈白色的判爲理直，創傷呈黑色的則認爲有罪。刑罰有斷手、砍脚、剃髮戴鐐銬、割掉鼻耳，輕罪剪鬚，或者在脖子上挂牌作爲標志，經過一定時間方可摘下。强盗一旦入獄，至死不再放出，小盜罰繳銀錢。人死之後便抛棄在山裏，服一個月喪即改换吉服。氣候炎熱，土地平坦，懂得耕種，從事畜牧的人很多，有一種鳥體形如駱駝，不能高飛，吃草及肉，也能吃狗抓羊，當地人認爲是大害。而且白馬、駿犬很多，有的一個白天能行走七百里，駿犬就是如今所説的波斯犬。當地出産騾及大驢、獅子、白象、一二尺高的珊瑚樹、琥珀、車渠、瑪瑙、火珠、玻璃、琉璃、無食子、香附子、訶黎勒、胡椒、蓽撥、石蜜、千年棗、甘露桃。

隋大業末，西突厥葉護可汗頻擊破其國，波斯王庫薩和爲西突厥所殺，其子施利立，葉護因分其部帥監統其國，波斯竟臣於葉護。及葉護可汗死，其所令監統者因自擅於波斯，不復役屬於西突厥。施利立一年卒，乃立庫薩和之女爲王，突厥又殺之。施利之子單羯方奔拂菻，於是國人迎而立之，是爲伊恒支，在位二年而卒。兄子伊嗣候立。二十一年，伊嗣候遣使獻一獸，名活褥蛇，形類鼠

隋朝大業末年，西突厥葉護可汗多次打敗波斯國，波斯王庫薩和被西突厥殺死，其子施利繼立，葉護因而分派他的部帥監督統領波斯國。波斯終於臣屬葉護。等到葉護可汗死去，他所派遣的監統便在波斯自行發號施令，不再聽命附屬於西突厥。施利在位一年去世，國人便擁立庫薩和之女爲王，突厥又殺死了她。施利之子單羯方逃奔拂菻，於是國人把他迎回擁立爲王，他就是伊恒支，伊恒支在位二年以後去世。其兄之子伊嗣候繼立。二十一年，伊嗣候派遣使者進獻一種獸，名叫活褥蛇，外形像鼠而毛是青色，身

而色青，身長八九寸，能入穴取鼠。伊嗣侯懦弱，爲大首領所逐，遂奔吐火羅，未至，亦爲大食兵所殺。其子名卑路斯，又投吐火羅葉護，獲免。卑路斯龍朔元年奏言頻被大食侵擾，請兵救援。詔遣隴州南由縣令王名遠充使西域，分置州縣，因列其地疾陵城爲波斯都督府，授卑路斯爲都督。是後數遣使貢獻。咸亨中，卑路斯自來入朝，高宗甚加恩賜，拜右武衛將軍。儀鳳三年，令吏部侍郎裴行儉將兵册送卑路斯爲波斯王，行儉以其路遠，至安西碎葉而還，卑路斯獨返，不得入其國，漸爲大食所侵，客於吐火羅國二十餘年，有部落數千人，後漸離散。至景龍二年，又來入朝，拜爲左威衛將軍，無何病卒，其國遂滅，而部衆猶存。

自開元十年至天寶六載，凡十遣使來朝，并獻方物。四月，遣使獻瑪瑙床。九年四月，獻火毛綉舞筵、長毛綉舞筵、無孔真珠。乾元元年，波斯與大食同寇廣州，劫倉庫，焚廬舍，浮海而去。大曆六年，遣使來朝，獻真珠等。

長八九寸，能够入穴捉鼠。伊嗣侯軟弱無能，被大首領驅逐，他於是投奔吐火羅，還没有到達，也被大食軍隊殺死。其子名叫卑路斯，又投奔吐火羅葉護，方獲免。卑路斯龍朔元年上奏説多次遭受大食侵擾，請求派兵救援。皇帝下詔派遣隴州南由縣令王名遠充任使者前往西域，分設州縣，因而在該地的疾陵城設置波斯都督府，除授卑路斯爲都督。此後卑路斯多次派遣使者貢獻。咸亨年間，卑路斯親自前來入朝，高宗大加恩賜，拜授他爲右武衛將軍。儀鳳三年，朝廷令吏部侍郎裴行儉率領軍隊册命并送卑路斯回國爲波斯王，裴行儉因爲路途遥遠，到了安西碎葉便返回，卑路斯獨自返回，他没能進入本國境内，時常受到大食侵擾，客居吐火羅國二十多年，有部落幾千人，後來漸漸分離逃散。到景龍二年，卑路斯又前來入朝，朝廷拜授他爲左威衛將軍，不久卑路斯病死，波斯國因此滅亡，而部衆仍然存在。

從開元十年到天寶六載，波斯總共十次派遣使者前來入朝，并且進獻土産。四月，派遣使者進獻瑪瑙床。九年四月，進獻火毛綉舞筵、長毛綉舞筵、無孔珍珠。乾元元年，波斯與大食一同侵犯廣州，搶劫倉庫，焚燒房舍，乘舟渡海離去。大曆六年，波斯派遣使者前來入朝，進獻珍珠等貢品。

拂菻

拂菻國，一名大秦，在西海之上，東南與波斯接，地方萬餘里，列城四百，邑居連屬。其宫宇柱櫳，多以水精琉璃爲之。有貴臣十二人共治國政，常使一人將囊隨王車，百姓有事者，即以書投囊中，王還宫省發，理其枉直。其王無常人，簡賢者而立之。國中災異及風雨不時，輒廢而更立。其王冠形如鳥舉翼，冠及瓔珞，皆綴以珠寶，著錦綉衣，前不開襟，坐金花床。有一鳥似鵝，其毛緑色，常在王邊倚枕上坐，每進食有毒，其鳥輒鳴。其都城叠石爲之，尤絶高

拂菻國，另一國名叫大秦，在西海的旁邊，東南與波斯接壤，其地方圓萬餘里，計有城池四百座，村落人家此連彼接。宫室柱櫳，多用水晶琉璃製作。有十二位尊貴的大臣共同執掌國政，常派一人帶袋子跟在王車後邊，百姓有事，便把書狀投放在袋子裏，國王返回宫中以後打開觀看，審理曲直。國王不固定，選擇賢能的人而推立。如果國内有災異及風雨失時，便廢除舊王而改立新王。王冠的形狀如同飛鳥展翅，冠及瓔珞，都綴有珠寶，身着錦綉衣，前面不開襟，坐金花床。有一隻鳥像鵝，緑毛，常在國王身邊的倚枕上坐，每當進送的食物有毒時，此鳥便鳴叫。都城砌石而成，極其高峻，共有十多萬户，

峻，凡有十萬餘户，南臨大海。城東面有大門，其高二十餘丈，自上及下，飾以黄金，光輝燦爛，連曜數里。自外至王室，凡有大門三重，列異寶雕飾。第二門之樓中，懸一大金秤，以金丸十二枚屬於衡端，以候日之十二時焉，爲一金人，其大如人，立於側，每至一時，其金丸輒落，鏗然發聲，引唱以紀日時，毫厘無失。其殿以瑟瑟爲柱，黄金爲地，象牙爲門扇，香木爲棟梁。其俗無瓦，擣白石爲末，羅之塗屋上，其堅密光潤，還如玉石。至於盛暑之節，人厭囂熱，乃引水潛流上遍於屋宇，機制巧密，人莫之知。觀者惟聞屋上泉鳴，俄見四檐飛溜，懸波如瀑，激氣成凉風，其巧妙如此。

南面瀕臨大海。城東面有大門，高二十多丈，從上到下，用黄金裝飾，光輝燦爛，照耀幾里。從外面到王宫，共有三重大門，用奇珍異寶雕飾。第二重門的城樓中，懸挂着一具大金秤，用十二枚金丸連接秤的一端，以表示一天的十二時，并製作一個金人，與真人的大小一樣，站在秤旁，每到一時，金丸便落下，鏗然有聲，金人放聲高唱報時，不差毫厘。宫殿以瑟瑟爲柱，黄金鋪地，用象牙做門扇，以香木爲棟梁。没有用瓦的習慣，將白石搗成粉末，羅過之後塗在屋上，堅密光潤，如同玉石。到了盛夏時節，人們苦於酷熱，便用暗管引水上流遍及屋宇，機關精巧，人們無從察知。觀看的人衹是聽見屋上泉水作響，傾刻看到四檐飛流，水簾如同瀑布，激氣化成凉風，如此巧妙。

風俗，男子翦髮，披帔而右袒，婦人不開襟，錦爲頭巾。家貲滿億，封以上位。有羊羔生於土中，其國人候其欲萌，乃築墻以院之，防外獸所食也。然其臍與地連，割之則死，唯人著甲走馬及擊鼓以駭之，其羔驚鳴而臍絶，便逐水草。俗皆髡而衣綉，乘輜軿白蓋小車，出入擊鼓，建旌旗幡幟。土多金銀奇寶，有夜光璧、明月珠、駭鷄犀、大貝、車渠、瑪瑙、孔翠、珊瑚、琥珀，凡西域諸珍異多出其國。隋煬帝常將通拂菻，竟不能致。

當地風俗，男子剪髮，身披帔巾而右肩袒露，婦人衣不開襟，用錦製作頭巾。家産過億的人，封爲上位。有種羊羔生在土中，該國人等羊羔將要出土時，便築墻圍繞，以防被别的野獸吃掉。然而羊羔的臍帶與土地相連，如用刀割羊羔則會死去，衹有讓人穿上鎧甲驅馬并且擊鼓使羊羔受驚，羊羔驚叫而掙斷臍帶，便追逐水草。人們都有剃髮穿綉的風氣，乘坐有障蔽的白蓋小車，出入敲鼓，樹立旌旗幡幟。當地多産金銀奇寶，有夜光璧、明月珠、駭鷄犀、大貝、車渠、瑪瑙、孔翠、珊瑚、琥珀，凡是西域的各種奇珍異寶有很多出自拂菻國。隋煬帝常常想要與拂菻交往，但終究没能成功。

貞觀十七年，拂菻王波多力遣使獻赤玻璃、緑金精等物，太宗降璽書答慰，賜以綾綺焉。自大食强盛，漸陵諸國，乃遣大將軍摩栧伐其都城，因約爲和好，請每歲輸之金帛，遂臣屬大食焉。乾封二年，遣使獻底也伽。大足元年，復遣使來朝。開元七年正月，其主遣吐火羅大首領獻獅子、羚羊各二。不數月，又遣大德僧

貞觀十七年，拂菻王波多力派遣使者進獻赤玻璃、緑水晶等物品，太宗降詔書答謝慰問，賜給綾綺。大食自從强盛之後，逐漸欺凌各國，於是派遣大將軍摩栧討伐拂菻都城，拂菻因而約定和好，請求每年給大食交納金帛，此後臣屬於大食。乾封二年，拂菻派遣使者進獻底也伽。大足元年，再次派遣使者前來朝見。開元七年正月，拂菻主上派遣吐火羅大首領進獻獅子、羚羊各二頭。没過幾個月，又派遣大德僧前來入朝進

來朝貢。

貢。

大食

大食國，本在波斯之西。大業中，有波斯胡人牧駝於俱紛摩地那之山，忽有獅子人語謂之曰："此山西有三穴，穴中大有兵器，汝可取之。穴中并有黑石白文，讀之便作王位。"胡人依言，果見穴中有石及矟刃甚多，上有文，教其反叛。於是糾合亡命，渡恒曷水，劫奪商旅，其衆漸盛，遂割據波斯西境，自立爲王。波斯、拂菻各遣兵討之，皆爲所敗。

大食國，本來位於波斯以西。大業年間，有位波斯胡人在俱紛摩地那的山上放牧駱駝，忽然有隻獅子用人話對他説："這座山的西面有三個洞穴，洞穴裏面有許多兵器，你可以取走。洞穴裏還有塊黑石上面寫着白字，讀後便可登上王位。"胡人按照獅子的話去做，果然看見洞穴裏面有石頭以及許多矟刃，石頭上面寫着文字，唆使他反叛。於是這位胡人糾合亡命之徒，渡過恒曷水，搶劫商旅，他的部衆逐漸强盛，便在波斯西境割據，自立爲王。波斯、拂菻分别調遣軍隊討伐他，但都被他擊敗。

永徽二年，始遣使朝貢。其王姓大食氏，名噉密莫末膩，自云有國已三十四年，歷三主矣。其國男兒色黑多鬚，鼻大而長，似婆羅門；婦人白晳。亦有文字。出駝馬，大於諸國。兵刃勁利。其俗勇於戰鬥，好事天神。土多沙石，不堪耕種，唯食駝馬等肉。俱紛摩地那山在國之西南，鄰於大海，其王移穴中黑石置之於國。又嘗遣人乘船，將衣糧入海，經八年而未及西岸。海中見一方石，石上有樹，幹赤葉青，樹上總生小兒，長六七寸，見人皆笑，動其手脚，頭著樹枝，其使摘取一枝，小兒便死，收在大食王宫。又有女國，在其西北，相去三月行。

永徽二年，大食開始派遣使者入朝進貢。大食王姓大食，名叫噉密莫末膩，自稱已經建國三十四年，歷經三位主上統治。國内的男子膚色黑而多鬍鬚，鼻子既大又長，類似婆羅門；婦人白晳。也有文字。出産駝馬，比各國的都要大。兵刃鋭利。有勇於戰鬥的風尚，信奉天神。當地的沙石很多，不能耕種，祇是以駝馬等肉作爲食物。俱紛摩地那山位於該國西南，瀕臨大海，大食王把洞穴裏的黑石運回安置在國内。又曾經派遣人乘船，携帶衣糧駛入大海，歷經八年尚未抵達大海西岸。在海中遇見一方石，石上有樹，赤幹青葉，樹上生滿小兒，長六七寸，看見人時都露出笑容，動其手脚，頭連着樹枝，大食使者摘取一枝，小兒便死去，收在大食王宫裏。又有女國，位於大食西北，相距有三個月的路程。

龍朔初，擊破波斯，又破拂菻，始有米麵之屬。又將兵南侵婆羅門，吞并諸胡國，勝兵四十餘萬。長安中，遣使獻良馬。景雲二年，又獻方物。開元初，遣使來朝，進馬及寶鈿帶等方物。其使謁見，唯平立不拜，憲司欲糾之，中書令張説奏曰："大食殊俗，慕義遠來，不可置罪。"上特許之。尋又遣使朝獻，自云在本國惟拜天神，雖見王亦無致拜之法，所

龍朔初年，大食打敗波斯，又打敗拂菻，開始有米麵之類的東西。大食又統兵向南侵略婆羅門，吞并了各胡國，有善戰的士兵四十多萬人。長安年間，大食派遣使者進獻良馬。景雲二年，又進獻土産。開元初年，派遣使者前來入朝，進獻馬及寶鈿帶等土産。大食使者在謁見時，祇是平立而不下拜，憲司打算處置，中書令張説上奏説："大食的習俗與我們不同，他們仰慕正道遠道而來，不可以治罪。"皇上特意許可。不久大食又派遣使者入朝進獻，來使自稱在本國祇拜天

司屢詰責之，其使遂請依漢法致拜。其時西域康國、石國之類，皆臣屬之，其境東西萬里，東與突騎施相接焉。

一云隋開皇中，大食族中有孤列種代爲酋長，孤列種中又有兩姓：一號盆泥奚深，一號盆泥末換。其奚深後有摩訶末者，勇健多智，衆立之爲主，東西征伐，開地三千里，兼克夏臘，一名鈐城。摩訶末後十四代，至末換。末換殺其兄伊疾而自立，復殘忍，其下怨之。有呼羅珊木鹿人并波悉林舉義兵，應者悉令著黑衣，旬月間衆盈數萬，鼓行而西，生擒末換，殺之，遂求得奚深種阿蒲羅拔，立之。末換已前謂之白衣大食，自阿蒲羅拔後改爲黑衣大食。阿蒲羅拔卒，立其弟阿蒲恭拂。至德初遣使朝貢，代宗時爲元帥，亦用其國兵以收兩都。寶應、大曆中頻遣使來。恭拂卒，子迷地立。迷地卒，子牟栖立。牟栖卒，弟訶論立。貞元中，與吐蕃爲勍敵。蕃軍太半西禦大食，故鮮爲邊患，其力不足也。十四年，詔以黑衣大食使含嵯、焉雞、沙北三人并爲中郎將，各放還蕃。

史臣曰：西方之國，綿亘山川，自張騫奉使已來，介子立功之後，通於中國者多矣。有唐拓境，遠極安西，弱者德以懷之，強者力以制之。開元之前，貢輸不絶。天寶之亂，邊徼多虞，邠郊之西，即爲戎狄，藁街之邸，來朝亦稀。故古先哲王，務寧華夏，語曰“近者悦，遠者來”，斯之謂矣。

贊曰：大蒙之人，西方之國，與時盛衰，隨世通塞。勿謂戎心，不懷我德，貞觀、開元，藁街充斥。

神，就是謁見國王也没有致拜之法，有關官員多次責問，大食使者於是請求按照唐人的禮法致拜。當時西域康國、石國等國家，都臣屬於大食。大食的疆域東西一萬里，東面與突騎施接壤。

一種傳説在隋朝開皇年間，大食族中有孤列種代任酋長，孤列種中又有兩姓：一姓叫盆泥奚深，一姓叫盆泥末換。盆泥奚深之後有位摩訶末，他勇健多智，部衆擁立他爲主上，東西征戰討伐，開拓疆土三千里，又攻克夏臘，又名叫鈐城。摩訶末之後十四代，到了末換。末換殺死其兄伊疾而自立，生性又很殘忍，因此部下怨恨他。有位名叫并波悉林的呼羅珊木鹿人舉義兵，令響應的人都身穿黑色衣服，一時之間部衆超過幾萬人，他們擊鼓西進，生擒末換，將他殺死，於是找到奚深種的阿蒲羅拔，立他爲主上。末換以前稱爲白衣大食，自阿蒲羅拔以後改稱黑衣大食。阿蒲羅拔去世，立其弟阿蒲恭拂。至德初年派遣使者入朝進貢，代宗當時任元帥，也用該國兵力收復兩都。寶應、大曆年間多次派遣使者來朝。阿蒲恭拂去世，其子迷地繼立。迷地去世，其子牟栖繼立。牟栖去世，其弟訶論繼立。貞元年間，大食成爲吐蕃的勁敵。吐蕃多半的軍隊在西面抵禦大食，所以很少製造邊患，是因爲兵力不足的緣故。十四年，皇帝下詔任黑衣大食的使者含嵯、焉雞、沙北三人都爲中郎將，然後分别放回本蕃。

史臣曰：西方的國家，山川綿延，自從張騫奉使以來，傅介子立功以後，與中原交往的國家很多。唐朝開拓疆域，遠到安西，對弱小的國家用恩德感化，對强大的國家用武力制服。開元以前，進貢不曾間斷。天寶之亂，邊患很多，邠郊以西，就是戎狄，藁街客邸，前來朝見的也稀少。所以古代的先賢聖王，務求撫寧華夏，説道：“近者高興，遠者招來”，説的就是這個道理。

贊曰：大蒙之人，西方之國，與時盛衰，隨世通塞。不要説戎心，不懷我朝恩德，貞觀、開元之時，客邸使者衆多。

舊唐書卷一百九十九(上)

列傳第一百四十九(上)

東　夷

高麗　百濟　新羅　倭國　日本

高麗

高麗者，出自扶餘之別種也。其國都於平壤城，即漢樂浪郡之故地，在京師東五千一百里。東渡海至於新羅，西北渡遼水至于營州，南渡海至于百濟，北至靺鞨。東西三千一百里，南北二千里。其官大者號大對盧，比一品，總知國事，三年一代，若稱職者，不拘年限。交替之日，或不相祇服，皆勒兵相攻，勝者爲之。其王但閉宮自守，不能制禦。次曰太大兄，比正二品。對盧以下官，總十二級。外置州縣六十餘城。大城置傉薩一，比都督。諸城置道使，比刺史。其下各有僚佐，分掌曹事。衣裳服飾，唯王五綵，以白羅爲冠，白皮小帶，其冠及帶，咸以金飾。官之貴者，則青羅爲冠，次以緋羅，插二鳥羽，及金銀爲飾，衫筒袖，袴大口，白韋帶，黃韋履。國人衣褐戴弁，婦人首加巾幗。好圍棋投壺之戲，人能蹴鞠。食用籩豆、簠簋、樽俎、罍洗，頗有箕子之遺風。

高麗，出自扶餘的別種。國都在平壤城，就是漢樂浪郡的舊地，位於京師東面五千一百里。東渡大海抵達新羅，西北渡過遼水抵達營州，南渡大海抵達百濟，北到靺鞨。東西三千一百里，南北二千里。高麗官大的稱大對盧，相當於一品，全權執掌國家政事，三年更換一次，如果稱職，則不拘年限。交替的時候，如有不相敬服，都要率領軍隊相互攻打，獲勝者擔任此職。國王祇是閉宮自守，不能控制。其次是太大兄，相當於正二品。對盧以下的官職，總共十二級。各地設置州縣六十多城。大城設置一位傉薩，相當於都督。各城設置道使，相當於刺史。他們的下面各自設有僚屬，分別掌管各曹事務。衣裳服飾，惟獨國王身着五綵，用白羅製作冠，白皮小帶，他的冠及帶，都用金裝飾。尊貴的官員，則用青羅製作冠，其次用紅羅，插二根鳥羽，并用金銀裝飾，衫是筒袖，大褲口，白皮帶，黃皮鞋。國人身穿褐衣頭戴弁，婦人頭上加頭巾及髮飾。愛好圍棋投壺的游戲，人人能蹴鞠。吃飯用籩豆、簠簋、樽俎、罍洗，頗有箕子的遺風。

其所居必依山谷，皆以茅草葺舍，唯佛寺、神廟及王宮、官府乃用瓦。其俗貧窶者多，冬月皆作長坑，

所居之處必定依山傍谷，都用茅草覆蓋房屋，祇有佛寺、神廟及王宮、官府纔用瓦。民間貧窮者居多，冬季都作長坑，下面燃燒暗火取

下燃熅火以取暖。種田養蠶，略同中國。其法：有謀反叛者，則集衆持火炬競燒灼之，燋爛備體，然後斬首，家悉籍没；守城降敵、臨陣敗北、殺人行劫者斬；盜物者，十二倍酬贓；殺牛馬者，没身爲奴婢。大體用法嚴峻，少有犯者，乃至路不拾遺。其俗多淫祀，事靈星神、日神、可汗神、箕子神。國城東有大穴，名神隧，皆以十月，王自祭之。俗愛書籍，至於衡門厮養之家，各於街衢造大屋，謂之扃堂，子弟未婚之前，晝夜於此讀書習射。其書有《五經》及《史記》、《漢書》、范曄《後漢書》、《三國志》、孫盛《晋春秋》、《玉篇》、《字統》、《字林》；又有《文選》，尤愛重之。

暖。種田養蠶，與中原大致相同。法律規定：有謀圖反叛的，便召集衆人持火炬競相燒灼他，直至遍體焦爛，然後斬首，家人財産統統没收入官；守城者投降敵人、臨陣敗逃者、殺人搶劫者斬；盜竊財物者，要償還所盜竊財物的十二倍；殺牛馬者，没收爲奴婢。大體用法嚴峻，很少有犯法的人，以至於路不拾遺。習俗多淫祀，信奉靈星神、日神、可汗神、箕子神。國都東面有個大穴，名叫神隧，每年在十月，國王親自來這裏祭祀。習俗愛好書籍，以至於貧窮奴僕之家，各在四通八達的道路旁建造大屋，叫作扃堂，子弟没有結婚以前，晝夜在這裏讀書習射。書有《五經》以及《史記》、《漢書》、范曄《後漢書》、《三國志》、孫盛《晋春秋》、《玉篇》、《字統》、《字林》；又有《文選》，尤其受珍愛重視。

其王高建武，即前王高元異母弟也。武德二年，遣使來朝。四年，又遣使朝貢。高祖感隋末戰士多陷其地，五年，賜建武書曰："朕恭膺寶命，君臨率土，祗順三靈，綏柔萬國。普天之下，情均撫字，日月所照，咸使乂安。王既統攝遼左，世居藩服，思稟正朔，遠循職貢。故遣使者，跋涉山川，申布誠懇，朕甚嘉焉。方今六合寧晏，四海清平，玉帛既通，道路無壅。方申輯睦，永敦聘好，各保疆埸，豈非盛美。但隋氏季年，連兵構難，攻戰之所，各失其民。遂使骨肉乖離，室家分析，多歷年歲，怨曠不申。今二國通和，義無阻異，在此所有高麗人等，已令追括，尋即遣送；彼處有此國人者，王可放還，務盡撫育之方，共弘仁恕之道。"於是建武悉搜括華人，以禮賓送，前後至者萬數，高祖大喜。

國王高建武，就是前國王高元的異母弟。武德二年，派遣使者前來入朝。四年，又派遣使者入朝進貢。高祖有感於隋末戰士多陷没該地，五年，賜給高建武書説："朕恭受天命，君臨天下，敬順三靈，安撫萬國。普天之下，一視同仁撫養愛護，日月所照之處，都使太平。王既已統攝遼左，世代位居藩服，想要奉正朔，遠遵進貢本分。因此派遣使者，跋山涉水，申述誠懇，朕極爲贊賞。當今天下安寧，四海太平，貢使已通，道路無阻。方申明和睦，永促和好，各自保衛疆界，豈不很好？但在隋氏末年，連年交戰，攻戰之處，各失百姓。因而致使骨肉分離，家室破散，年深日久，怨恨不消。如今二國交往和好，理不該阻隔分開，在此的所有高麗人等，已下令追尋搜求，不久便遣送；你國有我國的人，王可放回，務求竭盡撫育之方，共同弘揚仁恕之道。"於是高建武搜求所有華人，以禮送回，前後返回的數以萬計，高祖大爲欣喜。

七年，遣前刑部尚書沈叔安往册建武爲上柱國、遼東郡王、高麗王，仍將天尊像及道士往彼，爲之講《老

七年，朝廷派遣前刑部尚書沈叔安前往高麗册封高建武爲上柱國、遼東郡王、高麗王，并且携帶天尊像及道士前去那裏，爲他們講《老子》，

子》，其王及道俗等觀聽者數千人。高祖嘗謂侍臣曰："名實之間，理須相副。高麗稱臣於隋，終拒煬帝，此亦何臣之有！朕敬於萬物，不欲驕貴，但據有土宇，務共安人，何必令其稱臣，以自尊大。即爲詔述朕此懷也。"侍中裴矩、中書侍郎溫彥博曰："遼東之地，周爲箕子之國，漢家玄菟郡耳。魏、晉已前，近在提封之內，不可許以不臣。且中國之於夷狄，猶太陽之對列星，理無降尊，俯同藩服。"高祖乃止。九年，新羅、百濟遣使訟建武，云閉其道路，不得入朝。又相與有隙，屢相侵掠。詔員外散騎侍郎朱子奢往和解之。建武奉表謝罪，請與新羅對使會盟。

貞觀二年，破突厥頡利可汗，建武遣使奉賀，并上封域圖。五年，詔遣廣州都督府司馬長孫師往收瘞隋時戰亡骸骨，毀高麗所立京觀。建武懼伐其國，乃築長城，東北自扶餘城，西南至海，千有餘里。十四年，遣其太子桓權來朝，并貢方物，太宗優勞甚至。

十六年，西部大人蓋蘇文攝職有犯，諸大臣與建武議欲誅之。事泄，蘇文乃悉召部兵，云將校閱，并盛陳酒饌於城南，諸大臣皆來臨視，蘇文勒兵盡殺之，死者百餘人。焚倉庫，因馳入王宮，殺建武，立建武弟大陽子藏爲王。自立爲莫離支，猶中國兵部尚書兼中書令職也，自是專國政。蘇文姓泉氏，鬚貌甚偉，形體魁傑，身佩五刀，左右莫敢仰視。恒令其屬官俯伏於地，踐之上馬；及下馬，亦如之。出必先布隊仗，導者長呼以辟行人，百姓畏避，皆自投坑谷。

太宗聞建武死，爲之舉哀，使持

高麗國王及道人俗士等觀看聽講的有數千人。高祖曾經對侍臣說："名與實之間，理應相副。高麗向隋稱臣，最終抗拒煬帝，這哪有什麽爲臣之禮！朕敬萬物，不想驕貴，衹是據有疆土，務求一道安撫百姓，何必令他稱臣，以使自己尊大。可立即起草詔書陳述朕此心意。"侍中裴矩、中書侍郎溫彥博說："遼東的土地，周時是箕子的封國，漢朝爲玄菟郡。魏、晉以前，近在封疆之內，不能准許它不臣屬。況且中原對於夷狄，猶如太陽對於星星，理無降尊，俯同藩服。"高祖這纔作罷。九年，新羅、百濟派遣使者控告高建武，說是因他阻絶道路，致使他們不得入朝。又相互結怨，多次交相侵略。皇帝下詔令員外散騎侍郎朱子奢前去爲他們調解。高建武奉表謝罪，請求與新羅雙方派遣使者結盟。

貞觀二年，朝廷打敗突厥頡利可汗，高建武派遣使者祝賀，并且進獻封域圖。五年，皇帝下詔派遣廣州都督府司馬長孫師前去收埋隋時戰死者的骸骨，毀掉高麗所立葬埋這些死者的京觀。高建武懼怕討伐本國，於是修築長城，東北面起自扶餘城，西南面抵達海邊，長一千多里。十四年，高建武派遣太子高桓權前來入朝，并且貢獻土産，太宗接待慰勞十分優厚。

十六年，西部大人蓋蘇文攝職觸犯高麗朝廷，諸位大臣與高建武商議準備誅殺他。事情泄露，蓋蘇文便召集本部所有兵馬，説是打算檢閱軍隊，并且在城南大擺酒席，諸位大臣都來觀看，蓋蘇文統率軍隊把他們全部殺死，死去的有一百多人。焚燒倉庫，因而迅速衝進王宮，殺死高建武，擁立高建武弟高大陽之子高藏爲王。蓋蘇文自立爲莫離支，猶如唐朝兵部尚書兼中書令的職務，從此專擅國政。蓋蘇文姓泉氏，多鬚容貌十分出衆，形體高大，身佩五把刀，左右不敢仰視。常令他的屬官俯伏地上，踏着背上馬；到下馬時，也是如此。出外一定先陳列儀仗隊，引導的人長呼而警告行人，百姓畏懼躲避，都自己跳進坑谷。

太宗聽説高建武死去，爲他舉哀，派遣使者

節吊祭。十七年，封其嗣王藏爲遼東郡王、高麗王。又遣司農丞相里玄奬齎璽書往說諭高麗，令勿攻新羅。蓋蘇文謂玄奬曰："高麗、新羅，怨隙已久。往者隋室相侵，新羅乘釁奪高麗五百里之地，城邑新羅皆據有之。自非反地還城，此兵恐未能已。"玄奬曰："既往之事，焉可追論？"蘇文竟不從。太宗顧謂侍臣曰："莫離支賊弒其主，盡殺大臣，用刑有同坑阱，百姓轉動輒死，怨痛在心，道路以目。夫出師吊伐，須有其名，因其弒君虐下，敗之甚易也。"

十九年，命刑部尚書張亮爲平壤道行軍大總管，領將軍常何等率江、淮、嶺、硤勁卒四萬，戰船五百艘，自萊州泛海趨平壤；又以特進英國公李勣爲遼東道行軍大總管，禮部尚書江夏王道宗爲副，領將軍張士貴等率步騎六萬趨遼東；兩軍合勢，太宗親御六軍以會之。

夏四月，李勣軍渡遼，進攻蓋牟城，拔之，獲生口二萬，以其城置蓋州。五月，張亮副將程名振攻沙卑城，拔之，虜其男女八千口。是日，李勣進軍於遼東城。帝次遼澤，詔曰："頃者隋師渡遼，時非天贊，從軍士卒，骸骨相望，遍於原野，良可哀嘆。掩骼之義，誠爲先典，其令并收瘞之。"國內及新城步騎四萬來援遼東，江夏王道宗率騎四千逆擊，大破之，斬首千餘級。帝渡遼水，詔撤橋梁，以堅士卒志。帝至遼東城下，見士卒負擔以填塹者，帝分其尤重者，親於馬上持之。從官悚動，爭齎以送城下。時李勣已率兵攻遼東城。高麗聞我有抛車，飛三百斤石於一里之外者，甚懼之，乃於城上積木爲戰樓以拒飛石。勣列車發石以擊其城，

持符節吊祭。十七年，朝廷封嗣王高藏爲遼東郡王、高麗王。又派遣司農丞相里玄奬携帶詔書前去勸說開導高麗，令其不要攻打新羅。蓋蘇文對相里玄奬說："高麗、新羅，結怨已久。以往隋朝前來侵犯，新羅乘機奪取了高麗五百里的土地，城邑全被新羅占領。假若新羅不歸還土地城池，這戰爭恐怕就不能停息。"相里玄奬說："過去的事情，怎麽可以追論呢？"蓋蘇文最終没有聽從規勸。太宗對侍臣說："莫離支賊弒殺本國主上，殺死全部大臣，用刑有如陷坑，百姓動輒便死，怨痛在心，敢怒而不敢言。出師吊民伐罪，必須有名，因爲莫離支弒殺君主虐待臣民，打敗他十分容易。"

十九年，朝廷命令刑部尚書張亮任平壤道行軍大總管，統領將軍常何等人率領江、淮、嶺、硤精兵四萬，戰船五百艘，從萊州渡海急赴平壤；又任特進英國公李勣爲遼東道行軍大總管，禮部尚書江夏王李道宗爲副，統領將軍張士貴等人率領步騎六萬急赴遼東；兩軍合勢，太宗親自統率六軍而與他們會兵。

夏季四月，李勣軍渡過遼水，進攻蓋牟城，攻了下來，俘獲二萬俘虜，在該城設置蓋州。五月，張亮副將程名振攻打沙卑城，攻了下來，俘虜男女八千人。這一天，李勣進軍抵達遼東城。皇帝停駐遼澤，下詔說："以前隋軍渡過遼水，當時没有上天佑助，從軍的士卒，骸骨相望，遍布原野，確實可哀可嘆。掩埋枯骨之義，本是先王舊典，令一并收埋骸骨。"高麗國內及新城步騎四萬前來援助遼東，江夏王李道宗率領四千名騎兵迎戰，大敗敵軍，斬首一千多級。皇帝渡過遼水，下詔令拆除橋梁，以便堅定士卒取勝的决心。皇帝來到遼東城下，看見士卒擔土來填平壕溝，皇帝便分出負擔最重的一部分土，親自在馬上拿着。隨從官員恐懼震動，争相送土到城下。當時李勣已經率領軍隊攻打遼東城。高麗聽說我軍有抛車，能使三百斤石飛到一里以外，極爲恐懼，便在城上用木材堆積成戰樓來抵禦飛石。李勣排列抛車發石攻城，石塊所到之處砸毁

所遇盡潰。又推撞車撞其樓閣，無不傾倒。帝親率甲騎萬餘，與李勣會，圍其城。俄而南風甚勁，命縱火焚其西南樓，延燒城中，屋宇皆盡。戰士登城，賊乃大潰，燒死者萬餘人，俘其勝兵萬餘口，以其城爲遼州。初，帝自定州命每數十里置一烽，屬于遼城，與太子約，克遼東，當舉烽。是日，帝命舉烽，傳入塞。

師次白崖城，命攻之，右衛大將軍李思摩中弩矢，帝親爲吮血，將士聞之，莫不感勵。其城因山臨水，四面險絶。李勣以撞車撞之，飛石流矢，雨集城中。六月，帝臨其西北，城主孫伐音潜遣使請降，曰："臣已願降，其中有貳者。"詔賜以旗幟，曰："必降，建之城上。"伐音舉幟於城上，高麗以爲唐兵登也，乃悉降。初，遼東之陷也，伐音乞降，既而中悔，帝怒其反覆，許以城中人物分賜戰士。及是，李勣言於帝曰："戰士奮厲争先，不顧矢石者，貪虜獲耳。今城垂拔，奈何更許其降，無乃辜將士之心乎？"帝曰："將軍言是也。然縱兵殺戮，虜其妻孥，朕所不忍也。將軍麾下有功者，朕以庫物賞之，庶因將軍贖此一城。"遂受降，獲士女一萬，勝兵二千四百，以其城置巖州，授孫伐音爲巖州刺史。我軍之渡遼也，莫離支遣加尸城七百人戍蓋牟城，李勣盡虜之，其人并請隨軍自效。太宗謂曰："誰不欲爾之力，爾家悉在加尸，爾爲吾戰，彼將爲戮矣！破一家之妻子，求一人之力用，吾不忍也。"悉令放還。

車駕進次安市城北，列營進兵以攻之。高麗北部傉薩高延壽、南部耨薩高惠貞率高麗、靺鞨之衆十五萬來

了一切設施。又推撞車撞擊樓閣，無不傾倒。皇帝親自率領甲騎一萬多人，與李勣會兵，包圍該城。不久南風猛烈，下令放火焚燒西南城樓，蔓延到城中，房屋全部燒毁。戰士登上城墻，賊軍於是大敗，燒死約一萬多人，俘虜高麗善戰士兵一萬多人，在該城設置遼州。當初，皇帝在定州命令每幾十里設置一烽，聯結至遼城，與太子約定，攻克遼東，就點燃烽火。這一天，皇帝命令點燃烽火，傳入邊塞。

軍隊進抵白崖城，皇帝下令攻打該城，右衛大將軍李思摩中了弩箭，皇帝親自爲他吸出積血，將士們聽説了這件事，無不受到感動激勵。該城依山臨水，四面極爲險峻。李勣用撞車撞城，飛石流箭，如同雨點一般落到城中。六月，皇帝親至該城西北，城主孫伐音暗中派遣使者請求投降，説："臣已經表示願意投降，城中有人反對。"皇帝下詔賜給他旗幟，説："如果下决心投降，就把旗幟樹立在城上。"孫伐音在城上舉旗，高麗以爲是唐兵登城，便全部投降。當初，遼東被攻占，孫伐音乞求投降，不久中途反悔，皇帝怨恨他反覆，答應把城裏的人及財物分賜給戰士。等到這時，李勣對皇帝説："戰士奮勇争先，不顧箭石的原因，是貪圖虜獲。如今城就要攻取，爲什麼又准許敵人投降，這不就辜負了將士的心嗎？"皇帝答道："將軍的話是對的。然而縱兵殺戮，俘虜敵人的妻子兒女，朕不忍心。將軍部下建有戰功的，朕用國庫的財物賞賜他們，希望依賴將軍贖這一城。"於是接受投降，俘獲成年男女一萬人，善戰士兵二千四百人，在該城設置巖州，任命孫伐音爲巖州刺史。我軍渡過遼水時，莫離支派遣加尸城七百人戍守蓋牟城，全被李勣俘虜，這些人都主動請求隨軍效勞。太宗對他們説："誰不想利用你們的力量，祗是你們的家人全在加尸，如果你們爲我征戰，他們就會遭到殺戮！離散一家之妻子兒女，求得一人效力，我不忍心。"下令把他們全部放回。

皇帝進抵安市城北面，列營進軍而攻城。高麗北部傉薩高延壽、南部耨薩高惠貞率領高麗、靺鞨的十五萬兵衆前來救援安市城。賊軍中有位

援安市城。賊中有對盧，年老習事，謂延壽曰："吾聞中國大亂，英雄并起。秦王神武，所向無敵，遂平天下，南面爲帝，北夷請服，西戎獻款。今者傾國而至，猛將鋭卒，悉萃於此，其鋒不可當也。今爲計者，莫若頓兵不戰，曠日持久，分遣驍雄，斷其饋運，不過旬日，軍糧必盡，求戰不得，欲歸無路，此不戰而取勝也。"延壽不從，引軍直進。太宗夜召諸將，躬自指麾。遣李勣率步騎一萬五千於城西嶺爲陣；長孫無忌率牛進達等精兵一萬一千以爲奇兵，自山北於狹谷出，以衝其後；太宗自將步騎四千，潛鼓角，偃旌幟，趨賊營北高峰之上；令諸軍聞鼓角聲而齊縱。因令所司張受降幕於朝堂之側，曰："明日午時，納降虜於此矣！"遂率軍而進。

明日，延壽獨見李勣兵，欲與戰。太宗遥望無忌軍塵起，令鼓角并作，旗幟齊舉。賊衆大懼，將分兵禦之，而其陣已亂。李勣以步卒長槍一萬擊之，延壽衆敗。無忌縱兵乘其後，太宗又自山而下，引軍臨之，賊因大潰，斬首萬餘級。延壽等率其餘寇，依山自保。於是命無忌、勣等引兵圍之，撤東川梁以斷歸路。太宗按轡徐行，觀賊營壘，謂侍臣曰："高麗傾國而來，存亡所繫，一麾而敗，天佑我也。"因下馬再拜以謝天。延壽、惠真率十五萬六千八百人請降，太宗引入轅門。延壽等膝行而前，拜手請命。太宗簡傉薩以下酋長三千五百人，授以戎秩，遷之内地。收靺鞨三千三百，盡坑之，餘衆放還平壤。獲馬三萬匹、牛五萬頭、明光甲五千領，他器械稱是。高麗國振駭，后黄城及銀城并自拔，數百里無復人烟。

對盧，他年老曉事，對高延壽説："我聽説中原大亂，英雄并起。秦王神明威武，所向無敵，因而平定天下，面南稱帝，北夷請求臣服，西戎表示歸順。如今舉國而來，猛將精兵，全部聚集在這裏，他們的兵鋒不可抵擋。如今的計策，不如休兵不戰，空費時日長久相持，分派勇武之士，切斷他們的運輸道路，要不了十天，他們的軍糧必然會吃光，這時他們想要交戰不可以，打算撤退又無路，這樣我們不必出戰就會取勝。"高延壽没有聽取他的建議，率領軍隊繼續前進。太宗連夜召集諸位將領，親自指揮。派遣李勣率領一萬五千名步兵騎兵在城西嶺上列陣；長孫無忌率領牛進達等一萬一千精兵作爲突襲部隊，從山北面的峽谷出兵，從背後衝擊敵軍；太宗親自率領四千名步兵騎兵，停止擊鼓鳴角，捲起旌旗，急赴賊營北面的高峰；令各軍聽到鼓角聲之後一齊衝擊。并令有關官員在朝堂旁張設降幕，説："明天中午前後，就在這裏接納投降的俘虜了！"於是率領軍隊前進。

第二天，高延壽衹看見李勣的軍隊，準備與他交戰。太宗從遠處望見長孫無忌軍行動，令同時擊鼓鳴角，旗幟齊舉。賊軍兵衆大爲恐懼，打算分兵抵禦，可是他們的軍陣已亂。李勣令一萬步兵手持長槍攻打敵軍，高延壽兵敗。長孫無忌縱兵從背後襲擊敵軍，太宗又從山上衝下，帶領軍隊親臨戰陣，因而賊軍大敗，斬首一萬多級。高延壽等人率領殘餘敵軍，依山自守。皇帝於是命令長孫無忌、李勣等率兵包圍，拆毁東川橋梁以切斷退路。太宗扣繮緩緩前行，觀看賊軍營壘，對侍臣説："高麗傾國而來，存亡在此一舉，一交戰便告敗，這是上天在保佑我。"因而下馬拜兩次答謝上天。高延壽、高惠真率領十五萬六千八百人請求投降，太宗令人將他們帶進轅門。高延壽等人跪着前行，拜手請求聽命。太宗挑選傉薩以下酋長三千五百人，授予軍職，把他們遷徙到内地。俘虜靺鞨三千三百人，把他們全部活埋，其餘部衆放回平壤。繳獲馬三萬匹、牛五萬頭、明光鎧甲五千領，其他器械與此相當。高麗國震動驚駭，后黄城及銀城都主動撤走，數百

因名所幸山爲駐蹕山，令將作造《破陣圖》，命中書侍郎許敬宗爲文勒石以紀其功。授高延壽鴻臚卿，高惠真司農卿。張亮又與高麗再戰於建安城下，皆破之，於是列長圍以攻焉。

八月，移營安市城東，李勣遂攻安市，擁延壽等降衆營其城下以招之。城中人堅守不動，每見太宗旌麾，必乘城鼓噪以拒焉。帝甚怒，李勣曰："請破之日，男子盡誅。"城中聞之，人皆死戰。乃令江夏王道宗築土山，攻其城東南隅；高麗亦埤城增雉以相抗。李勣攻其西面，令拋石撞車壞其樓雉；城中隨其崩壞，即立木爲栅。道宗以樹條苞壤爲土，屯積以爲山，其中間五道加木，被土於其上，不捨晝夜，漸以逼城。道宗遣果毅都尉傅伏愛領隊兵於山頂以防敵，土山自高而陟，排其城，城崩。會伏愛私離所部，高麗百人自頹城而戰，遂據有土山而塹斷之，積火縈盾以自固。太宗大怒，斬伏愛以徇。命諸將擊之，三日不能克。

太宗以遼東倉儲無幾，士卒寒凍，乃詔班師。歷其城，城中皆屏聲偃幟，城主登城拜手奉辭。太宗嘉其堅守，賜絹百匹，以勵事君之節。初，攻陷遼東城，其中抗拒王師，應没爲奴婢者一萬四千人，并遣先集幽州，將分賞將士。太宗愍其父母妻子一朝分散，令有司準其直，以布帛贖之，赦爲百姓。其衆歡呼之聲，三日不息。高延壽自降後，常積嘆，尋以憂死。惠真竟至長安。

二十年，高麗遣使來謝罪，并獻二美女。太宗謂其使曰："歸謂爾主，美色者，人之所重。爾之所獻，信爲美麗。憫其離父母兄弟於本國，留其

里不再有人烟。皇帝因而把所親臨的山起名叫駐蹕山，令將作製作《破陣圖》，命中書侍郎許敬宗撰文刻石來記功。任命高延壽爲鴻臚卿，高惠真爲司農卿。張亮又與高麗在建安城下兩次交鋒，全都打敗敵軍，於是列長圍攻打此城。

八月，把軍營遷徙到安市城的東面，於是李勣攻打安市，率高延壽等投降的部衆在城下扎營來招降敵軍。城中的人堅守不動，每當看見太宗揮動旌旗指揮，必然登城擊鼓呼叫抵禦。皇帝大爲憤怒，李勣說："請求在攻取此城的那一天，把城中的男子全部殺掉。"城中的人聽說了此話，人人都盡死力作戰。皇帝於是下令江夏王李道宗堆築土山，進攻城的東南角；高麗也加固城墻加以抵抗。李勣攻打城的西南面，令拋石撞車毁壞城樓；城中隨即在城墻崩壞之處，立木成栅欄。李道宗用樹條包土作爲材料，堆積成山，中間五道加木，在木頭的上面覆蓋土，晝夜不停，逐漸逼近城下。李道宗派遣果毅都尉傅伏愛率領一隊士兵在山頂上防禦敵軍，從土山高處登上，推敵城，城倒塌。正逢傅伏愛私自離開所在部隊，高麗一百人自城倒塌之處出戰，於是占據并挖斷土山，點燃火堆樹起圍欄堅守。太宗大怒，將傅伏愛斬首示衆。命令諸位將領攻打，打了三天也没能攻克。

太宗因爲遼東倉庫中的儲存所剩無幾，士兵寒冷，於是下令撤軍。在經過安市城時，城中的人全部屏聲收旗，城主登上城拜手敬辭。太宗稱贊他能堅守，賜給一百匹絹，以此勉勵奉事國君的忠節。當初，攻占遼東城，城中抗拒王師的，有一萬四千人應當没爲奴婢，全都遣送先集中在幽州，準備將他們分賞給將士。太宗憐憫他們父母妻子一旦分散，下令有關部門確定價值，用布帛贖他們，然後赦免爲百姓。這些人歡呼之聲，三天没有停息。高延壽自從投降以後，常常嘆息，不久因憂怨而死。高惠真最後到達長安。

二十年，高麗派遣使者前來請罪，并且進獻二位美女。太宗對高麗使者說："回去告訴你們的主上，美色，爲人們所喜愛。你所進獻的美女，的確美麗。可憐她們離開本國的父母兄弟，

身而忘其親，愛其色而傷其心，我不取也。”并還之。

把她們留下而全然不顧她們的親人，愛她們的美色却傷害她們的心，我是不會這麼幹的。”便把她們一同歸還。

二十二年，又遣右武衛將軍薛萬徹等往青丘道伐之，萬徹渡海入鴨緑水，進破其泊灼城，俘獲甚衆。太宗又命江南造大船，遣陝州刺史孫伏伽召募勇敢之士，萊州刺史李道裕運糧及器械，貯於烏胡島，將欲大舉以伐高麗。未行而帝崩。高宗嗣位，又命兵部尚書任雅相、左武衛大將軍蘇定方、左驍衛大將軍契苾何力等前後討之，皆無大功而還。

二十二年，朝廷又派遣右武衛將軍薛萬徹等人前去青丘道討伐高麗，薛萬徹渡海進入鴨緑水，進兵攻克高麗泊灼城，俘獲極多。太宗又命令在江南製造大船，派遣陝州刺史孫伏伽招募勇敢的士兵，萊州刺史李道裕運送糧餉及器械，貯藏在烏胡島，準備大舉討伐高麗。還没有出兵而皇帝去世。高宗繼位，又命令兵部尚書任雅相、左武衛大將軍蘇定方、左驍衛大將軍契苾何力等先後討伐高麗，都没有建立大功便返回。

乾封元年，高藏遣其子入朝，陪位於太山之下。其年，蓋蘇文死，其子男生代爲莫離支，與其弟男建、男産不睦，各樹朋黨，以相攻擊。男生爲二弟所逐，走據國内城死守，其子獻誠詣闕求哀。詔令左驍衛大將軍契苾何力率兵應接之。男生脱身來奔，詔授特進、遼東大都督兼平壤道安撫大使，封玄菟郡公。十一月，命司空、英國公李勣爲遼東道行軍大總管，率裨將郭待封等以征高麗。二年二月，勣度遼至新城，謂諸將曰：“新城是高麗西境鎮城，最爲要害，若不先圖，餘城未易可下。”遂引兵於新城西南，據山築栅，且攻且守，城中窘迫，數有降者，自此所向克捷。高藏及男建遣太大兄男産將首領九十八人，持帛幡出降，且請入朝，勣以禮延接。男建猶閉門固守。總章元年九月，勣又移營於平壤城南，男建頻遣兵出戰，皆大敗。男建下捉兵總管僧信誠密遣人詣軍中，許開城門爲内應。經五日，信誠果開門，勣從兵入，登城鼓噪，燒城門樓，四面火起。男建窘急自刺，不死。十一月，拔平壤城，虜高藏、男建等。十

乾封元年，高藏派遣其子入朝，封禪時在泰山下面陪列。這一年，蓋蘇文死去，其子泉男生代任莫離支，與其弟泉男建、泉男産不和，各自樹立朋黨，而相互攻擊。泉男生被兩個弟弟驅逐，逃據國内城死守，其子泉獻誠來到朝廷哀求救援。皇帝下詔令左驍衛大將軍契苾何力率領軍隊接應他。泉男生脱身前來投奔，皇帝下詔除授他爲特進、遼東大都督兼平壤道安撫大使，封爲玄菟郡公。十一月，朝廷命司空、英國公李勣任遼東道行軍大總管，率領裨將郭待封等人前去征討高麗。二年二月，李勣渡過遼水抵達新城，對諸位將領説：“新城是高麗西部的鎮城，最爲要害，如果不先攻取，其餘的城就不能輕而易舉地攻下。”於是帶領軍隊抵達新城的西南，依山築栅，一邊攻打一邊防守，城中困迫，多有投降的人，從此所向無敵。高藏及泉男建派遣太大兄泉男産率領九十八位首領，手持帛幡出降，并且請求入朝，李勣以禮相待。泉男建仍然關門堅守。總章元年九月，李勣又把軍營遷到平壤城的南面，泉男建多次派兵出戰，全都一敗塗地。泉男建部下捉兵總管僧信誠暗中派人來到軍中，答應打開城門作爲内應。過了五天，信誠果然打開城門，李勣發兵進城，登上城墻擊鼓呼叫，焚燒城門樓，四面起火。泉男建走投無路而自殺，未死。十一月，攻克平壤城，俘虜高藏、泉男建等人。十二月，抵達京師，在含元宫進獻俘

二月，至京師，獻俘於含元宫。詔以高藏政不由己，授司平太常伯；男產先降，授司宰少卿；男建配流黔州；男生以鄉導有功，授右衛大將軍，封汴國公，特進如故。高麗國舊分爲五部，有城百七十六，户六十九萬七千；乃分其地置都督府九、州四十二、縣一百，又置安東都護府以統之。擢其酋渠有功者授都督、刺史及縣令，與華人參理百姓。乃遣左武衛將軍薛仁貴總兵鎮之，其後頗有逃散。

虜。皇帝下詔説因爲高藏政不由己，任命他爲司平太常伯；泉男產率先投降，被任命爲司宰少卿；泉男建流配黔州；泉男生因爲嚮導有功，除授右衛大將軍，封汴國公，特進依舊。高麗國原先分爲五部，有一百七十六座城，六十九萬七千户；於是朝廷在高麗的土地上分置了九個都督府、四十二個州、一百個縣，又設置安東都護府統轄。升任高麗有功的首領而除授都督、刺史及縣令，與漢人共同治理百姓。并派遣左武衛將軍薛仁貴統領軍隊鎮守，此後多有逃亡。

儀鳳中，高宗授高藏開府儀同三司、遼東都督，封朝鮮王，居安東，鎮本蕃爲主。高藏至安東，潛與靺鞨相通謀叛。事覺，召還，配流邛州，并分徙其人，散向河南、隴右諸州，其貧弱者留在安東城傍。高藏以永淳初卒，贈衛尉卿，詔送至京師，於頡利墓左賜以葬地，兼爲樹碑。垂拱二年，又封高藏孫寶元爲朝鮮郡王。聖曆元年，進授左鷹揚衛大將軍，封爲忠誠國王，委其統攝安東舊户，事竟不行。二年，又授高藏男德武爲安東都督，以領本蕃。自是高麗舊户在安東者漸寡少，分投突厥及靺鞨等，高氏君長遂絶矣。

儀鳳年間，高宗除授高藏開府儀同三司、遼東都督，封朝鮮王，讓他居住在安東，鎮撫本蕃爲主。高藏抵達安東以後，暗中與靺鞨相互勾結謀圖反叛。事情敗露，高藏被召回朝廷，把他流配到邛州，并遷徙他的部衆，分散到河南、隴右各州，其中貧弱的留在安東城旁。高藏在永淳初年死去，朝廷追贈他爲衛尉卿，皇帝下詔令將他送到京師，在頡利墓東側賜給葬地，并爲他立碑。垂拱二年，朝廷又封高藏之孫高寶元爲朝鮮郡王。聖曆元年，升任左鷹揚衛大將軍，封爲忠誠國王，委任他統領安東舊户，這件事最終没有實現。二年，又除授高藏之子高德武爲安東都督，以便統領本蕃。從此高麗舊户在安東的逐漸減少，他們分别投奔突厥及靺鞨等，高氏君長便不復存在了。

男生以儀鳳初卒於長安，贈并州大都督。子獻誠，授右衛大將軍，兼令羽林衛上下。天授中，則天嘗内出金銀寶物，令宰相及南北衙文武官内擇善射者五人共賭之。内史張光輔先讓獻誠爲第一，獻誠復讓右玉鈐衛大將軍薛吐摩支，摩支又讓獻誠，既而獻誠奏曰：“陛下令簡能射者五人，所得者多非漢官。臣恐自此已後，無漢官工射之名，伏望停寢此射。”則天嘉而從之。時酷吏來俊臣嘗求貨於獻誠，獻誠拒而不答，遂爲俊臣所

泉男生在儀鳳初年死於長安，朝廷追贈他爲并州大都督。其子泉獻誠，除授右衛大將軍，兼令在羽林衛值勤。天授年間，武則天曾取出宫内金銀寶物，令在宰相及南北衙文武官内選擇擅長射箭的五人共賭輸贏。内史張光輔先讓泉獻誠爲第一，泉獻誠又讓右玉鈐衛大將軍薛吐摩支，薛吐摩支又讓泉獻誠，接着泉獻誠上奏説：“陛下令選擇五位擅長射箭的人，所選出的多非漢官。臣恐怕從此以後，漢官没有擅長射箭的名聲，期望停止這種射箭活動。”武則天稱贊并聽取了他的建議。當時酷吏來俊臣曾經向泉獻誠索取財物，泉獻誠加以拒絶而没有答應，因而受來俊臣

構，誣其謀反，縊殺之。則天後知其冤，贈右羽林衛大將軍，以禮改葬。

百濟

百濟國，本亦扶餘之別種，嘗爲馬韓故地，在京師東六千二百里，處大海之北，小海之南。東北至新羅，西渡海至越州，南渡海至倭國，北渡海至高麗。其王所居有東西兩城。所置内官曰内臣佐平，掌宣納事；内頭佐平，掌庫藏事；内法佐平，掌禮儀事；衛士佐平，掌宿衛兵事；朝廷佐平，掌刑獄事；兵官佐平，掌在外兵馬事。又外置六帶方，管十郡。其用法：叛逆者死，籍没其家；殺人者，以奴婢三贖罪；官人受財及盗者，三倍追贓，仍終身禁錮。凡諸賦税及風土所產，多與高麗同。其王服大袖紫袍，青錦袴，烏羅冠，金花爲飾，素皮帶，烏革履。官人盡緋爲衣，銀花飾冠。庶人不得衣緋紫。歲時伏臘，同於中國。其書籍有《五經》、子、史，又表疏并依中華之法。

武德四年，其王扶餘璋遣使來獻果下馬。七年，又遣大臣奉表朝貢。高祖嘉其誠款，遣使就册爲帶方郡王、百濟王。自是歲遣朝貢，高祖撫勞甚厚。因訟高麗閉其道路，不許來通中國，詔遣朱子奢往和之。又相與新羅世爲仇敵，數相侵伐。貞觀元年，太宗賜其王璽書曰："王世爲君長，撫有東蕃。海隅遐曠，風濤艱阻，忠款之至，職貢相尋，尚想徽猷，甚以嘉慰。朕自祗承寵命，君臨區宇，思弘王道，愛育黎元。舟車所通，風雨所及，期之遂性，咸使乂安。新羅王金真平，朕之藩臣，王之鄰國，每聞遣師，征討不息，阻兵安忍，殊乖所望。朕已對王侄信福及

迫害，誣陷他圖謀反叛，將他勒死。武則天後來得知泉獻誠冤枉，追贈他爲右羽林衛大將軍，以禮改葬。

百濟國，本來也是扶餘的别種，曾經是馬韓的舊地，在京師東面六千二百里，位於大海的北面，小海的南面。東北到新羅，西面渡海到越州，南面渡海到倭國，北面渡海到高麗。國王所住有東西兩座城。所設置的内官叫内臣佐平，掌管宣納王命事務；内頭佐平，掌管庫藏事務；内法佐平，掌管禮儀事務；衛士佐平，掌管禁衛兵事；朝廷佐平，掌管刑獄事務；兵官佐平，掌管在外兵馬事務。又在各地設置六帶方，掌管十郡。百濟的法律規定：叛逆的處死，家人財産没收入官；殺人的，賠償三個奴婢贖罪；官吏接受財物及盗竊的，追回贜物的三倍，并且終身禁錮不得做官。所有各種賦税及風土人情物産，大多與高麗相同。國王身穿大袖紫袍，青錦褲，烏羅冠，用金花裝飾，素皮帶，黑皮鞋。官吏都穿緋衣，用銀花裝飾冠。平民百姓不得穿緋紫色衣服。時令及伏日臘日，與中原相同。書籍有《五經》、子、史，而且表疏全都仿照中原的格式。

武德四年，百濟國王扶餘璋派遣使者前來進獻果下馬。七年，又派遣大臣奉表朝貢。高祖稱贊他誠心歸順，派遣使者前去册封扶餘璋爲帶方郡王、百濟王。從此以後扶餘璋年年派遣使者入朝進貢，高祖慰勞極爲優厚。於是百濟指控高麗阻塞道路，不許它前來與唐朝交往，皇帝下詔派遣朱子奢前往爲它們調和。又與新羅世代爲仇敵，多次交相侵略討伐。貞觀元年，太宗賜給百濟國王詔書説："王世代爲君長，據有東蕃。海角遠隔，風濤艱險，忠順而來，進貢相繼，崇尚大道，極爲贊許寬慰。朕自恭承天命，君臨天下，思弘王道，愛育百姓。舟車所通，風雨所及，期望能够順遂天性，都使平安。新羅王金真平，是朕的藩臣，王的鄰國，時常聽説調兵遣將，征討不息，擁兵而習於殘忍，大違朕的期望。朕已對王侄扶餘信福及高麗、新羅使臣，一

高麗、新羅使人，具敕通和，咸許輯睦。王必須忘彼前怨，識朕本懷，共篤鄰情，即停兵革。”璋因遣使奉表陳謝，雖外稱順命，內實相仇如故。十一年，遣使來朝，獻鐵甲雕斧。太宗優勞之，賜綵帛三千段并錦袍等。

并下敕令他們通和，三國使臣都答應和睦相處。王必須忘記彼此間以前的怨恨，理解朕的本意，共促睦鄰之情，立刻停止戰爭。”扶餘璋因而派遣使者奉表陳謝，雖則表面上聲稱聽命，其實內心仍舊相互仇恨。十一年，扶餘璋派遣使者前來入朝，進獻鐵甲雕斧。太宗大加慰勞，賜給三千段綵帛及錦袍等。

十五年，璋卒，其子義慈遣使奉表告哀。太宗素服哭之，贈光祿大夫，賻物二百段，遣使册命義慈爲柱國，封帶方郡王、百濟王。十六年，義慈興兵伐新羅四十餘城，又發兵以守之，與高麗和親通好，謀欲取党項城以絶新羅入朝之路。新羅遣使告急請救，太宗遣司農丞相里玄獎齎書告諭兩蕃，示以禍福。及太宗親征高麗，百濟懷二，乘虛襲破新羅十城。二十二年，又破其十餘城。數年之中，朝貢遂絶。

十五年，扶餘璋去世，其子扶餘義慈派遣使者奉表告喪。太宗身着白衣吊唁他，追贈他爲光祿大夫，賜給二百段帛助葬，派遣使者册命扶餘義慈爲柱國，封帶方郡王、百濟王。十六年，扶餘義慈興兵討伐新羅四十多座城池，又調發軍隊前去駐守，與高麗和親通好，圖謀攻取党項城以便阻絶新羅入朝的道路。新羅派遣使者告急求救，太宗派遣司農丞相里玄獎携帶詔書告示兩蕃，曉諭禍福。等到太宗親自征討高麗，百濟懷有異志，乘虛襲擊攻破新羅十座城。二十二年，又攻破新羅十多座城。幾年之間，朝貢完全停止。

高宗嗣位，永徽二年，始又遣使朝貢。使還，降璽書與義慈曰：

至如海東三國，開基自久，并列疆界，地實犬牙。近代已來，遂構嫌隙，戰爭交起，略無寧歲。遂令三韓之氓，命懸刀俎，尋戈肆憤，朝夕相仍。朕代天理物，載深矜愍。去歲王及高麗、新羅等使并來入朝，朕命釋玆仇怨，更敦款穆。新羅使金法敏奏書：“高麗、百濟，脣齒相依，競舉兵戈，侵逼交至。大城重鎮，并爲百濟所并，疆宇日蹙，威力并謝。乞詔百濟，令歸所侵之城。若不奉詔，即自興兵打取。但得故地，即請交和。”朕以其言既順，不可不許。昔齊桓列土諸侯，尚存亡國；況朕萬國之主，豈可不恤危藩。王所兼

高宗繼位，永徽二年，百濟又開始派遣使者入朝進貢。使者返回時，高宗降詔書給扶餘義慈說：

至於像海東三國，建國爲時已久，疆界并列，土地本是犬牙交錯。近代以來，遂結怨恨，戰爭屢起，基本上没有一年安寧。致使三韓的草野之民，生命懸於刀俎，揮戈泄憤，朝夕相繼。朕代天統治萬物，對此深爲憐憫。去年王及高麗、新羅等使者都前來入朝，朕命令解除現在的怨仇，重修和睦。新羅使者金法敏上奏書說：“高麗、百濟，唇齒相依，競相舉兵征伐，侵逼接踵而來。大城重鎮，全都被百濟吞并，疆域日益縮減，威力盡衰。乞求下詔百濟，令其歸還所侵占之城。如果不奉詔命，就自己興兵攻取。祇要獲得舊地，即請交往和好。”朕因他的話句句有理，不得不予允許。昔日齊桓公列土諸侯，尚能使亡國存立；況且朕是萬國之主上，怎能不救恤危難的藩國。王所兼并新羅的城池，都應當歸還新羅本國；新羅所俘獲

新羅之城，并宜還其本國；新羅所獲百濟俘虜，亦遣還王。然後解患釋紛，韜戈偃革，百姓獲息肩之願，三蕃無戰爭之勞。比夫流血邊亭，積尸疆埸，耕織并廢，士女無聊，豈可同年而語矣。王若不從進止，朕已依法敏所請，任其與王决戰；亦令約束高麗，不許遠相救恤。高麗若不承命，即令契丹諸蕃渡遼澤入抄掠。王可深思朕言，自求多福，審圖良策，無貽後悔。

的百濟的俘虜，也送還王。然後解除禍患紛争，收起兵器甲胄，百姓實現歇息的心願，三蕃没有戰争的憂勞。比之於邊塞流血，疆界積尸，耕織荒廢，民不聊生，豈能相提并論。王如果不聽從告誡，朕已經答應了金法敏的請求，任他與王决戰；也下令約束高麗，不許遠道前往救援。高麗如果不聽命，就令契丹各蕃渡過遼澤進兵攻打。王可好好考慮一下朕所説的話，自求多福，仔細思考良策，不要留下後悔。

六年，新羅王金春秋又表稱百濟與高麗、靺鞨侵其北界，已没三十餘城。顯慶五年，命左衛大將軍蘇定方統兵討之，大破其國。虜義慈及太子隆、小王孝演、僞將五十八人等送於京師，上責而宥之。其國舊分爲五部，統郡三十七，城二百，户七十六萬。至是乃以其地分置熊津、馬韓、東明等五都督府，各統州縣，立其酋渠爲都督、刺史及縣令。命右衛郎將王文度爲熊津都督，總兵以鎮之。義慈事親以孝行聞，友于兄弟，時人號"海東曾、閔"。及至京，數日而卒。贈金紫光禄大夫、衛尉卿，特許其舊臣赴哭。送就孫皓、陳叔寶墓側葬之，并爲竪碑。

六年，新羅王金春秋又上表奏稱百濟與高麗、靺鞨侵犯本國的北部邊界，已攻占三十多城。顯慶五年，朝廷命令左衛大將軍蘇定方統兵討伐，大敗百濟國。俘虜扶餘義慈及太子扶餘隆、小王扶餘孝演、僞將五十八人送到京師，皇上譴責之後赦免了他們。百濟國先前分爲五部，統領三十七郡，二百座城，七十六萬户。到這時朝廷便在該地分别設置熊津、馬韓、東明等五都督府，各自統領州縣，使百濟各地的首領任都督、刺史及縣令。命右衛郎將王文度任熊津都督，統領軍隊鎮守。扶餘義慈事奉其母以孝行著稱，與兄弟友愛，當時人稱他爲"海東曾參、閔子騫"。等到了京師，幾天以後便去世。朝廷追贈他爲金紫光禄大夫、衛尉卿，破例允許他的舊臣前去哭吊。把扶餘義慈送至孫皓、陳叔寶之墓側埋葬，并爲他立碑。

文度濟海而卒。百濟僧道琛、舊將福信率衆據周留城以叛。遣使往倭國，迎故王子扶餘豐立爲王。其西部、北部并翻城應之。時郎將劉仁願留鎮於百濟府城，道琛等引兵圍之。帶方州刺史劉仁軌代文度統衆，便道發新羅兵合契以救仁願，轉鬥而前，所向皆下。道琛等於熊津江口立兩栅以拒官軍，仁軌與新羅兵四面夾擊之，賊衆退走入栅，阻水橋狹，墮水及戰死萬餘人。道琛等乃釋仁願之

王文度渡海以後去世。百濟僧道琛、舊將扶餘福信率領部衆占據周留城反叛。他們派遣使者前往倭國，迎回原王子扶餘豐并立他爲王。百濟的西部、北部諸城都起兵響應。當時郎將劉仁願留在百濟府城鎮守，道琛等人帶兵包圍他。帶方州刺史劉仁軌接替王文度統領兵衆，順道調發新羅兵合符前去救援劉仁願，他們轉戰前進，所到之處全都攻克。道琛等人在熊津江口設立兩處營栅抵禦官軍，劉仁軌與新羅兵從四面夾擊，賊軍兵衆退逃入栅，隔水橋窄，墮入水中及戰死的有一萬多人。道琛等人便解除了對劉仁願的包圍，

圍，退保任存城。新羅兵士以糧盡引還，時龍朔元年三月也。於是道琛自稱領軍將軍，福信自稱霜岑將軍，招誘叛亡，其勢益張。使告仁軌曰："聞大唐與新羅約誓，百濟無問老少，一切殺之，然後以國付新羅。與其受死，豈若戰亡，所以聚結自固守耳！"仁軌作書，具陳禍福，遣使諭之。道琛等恃衆驕倨，置仁軌之使於外館，傳語謂曰："使人官職小，我是一國大將，不合自參。"不答書遣之。尋而福信殺道琛，并其兵衆，扶餘豐但主祭而已。

二年七月，仁願、仁軌等率留鎮之兵，大破福信餘衆於熊津之東，拔其支羅城及尹城、大山、沙井等柵，殺獲甚衆，仍令分兵以鎮守之。福信等以真峴城臨江高險，又當衝要，加兵守之。仁軌引新羅之兵乘夜薄城，四面攀堞而上，比明而入據其城，斬首八百級，遂通新羅運糧之路。仁願乃奏請益兵，詔發淄、青、萊、海之兵七千人，遣左威衛將軍孫仁師統衆浮海赴熊津，以益仁願之衆。時福信既專其兵權，與扶餘豐漸相猜貳。福信稱疾，卧於窟室，將候扶餘豐問疾，謀襲殺之。扶餘豐覺而率其親信掩殺福信，又遣使往高麗及倭國請兵以拒官軍。孫仁師中路迎擊，破之，遂與仁願之衆相合，兵勢大振。於是仁師、仁願及新羅王金法敏帥陸軍進，劉仁軌及别帥杜爽、扶餘隆率水軍及糧船，自熊津江往白江以會陸軍，同趨周留城。仁軌遇扶餘豐之衆於白江之口，四戰皆捷，焚其舟四百艘，賊衆大潰，扶餘豐脱身而走。僞王子扶餘忠勝、忠志等率士女及倭衆并降，百濟諸城皆復歸順，孫仁師與劉仁願等振旅而還。詔劉仁軌代仁願

退軍保衛任存城。新羅士兵因爲糧盡撤回，這時是龍朔元年三月。於是道琛自稱領軍將軍，扶餘福信自稱霜岑將軍，招引叛逃的人，勢力更大。百濟使者告訴劉仁軌説："聽説大唐與新羅盟誓，凡百濟人不論老少，全部殺死，然後把百濟國交給新羅。我們與其被殺，還不如戰死，因此要聚集起來自己堅守！"劉仁軌寫信，詳論禍福，派遣使者開導他們。道琛等人自恃兵多而驕傲，把劉仁軌的使者安置在外館，傳話對使者説："使者官職低下，我是一國之大將，不應當親自接見。"没有回信衹把使者遣送回去。不久扶餘福信殺死道琛，吞并了他的部衆，扶餘豐衹是主持祭祀罷了。

二年七月，劉仁願、劉仁軌等人率領留守的士兵，在熊津的東面大敗扶餘福信的殘餘兵衆，攻克支羅城及尹城、大山、沙井等處營柵，斬殺俘獲極多，并且下令分兵鎮守。扶餘福信等人因真峴城臨江地勢險要，又位於衝要之地，便增兵守衛。劉仁軌帶領新羅的軍隊在夜色的掩護下逼近此城，從四面攀登城墻，等到天亮時已經進入并占據此城，斬首八百級，於是打通了新羅運糧的道路。劉仁願於是上奏請求增兵，皇帝下詔調發淄、青、萊、海的軍隊七千人，派遣左威衛將軍孫仁師統領軍隊渡海直往熊津，以增强劉仁願的兵力。當時扶餘福信既已專擅兵權，與扶餘豐日漸相互猜疑。扶餘福信稱病，卧在地下的房間中，打算等扶餘豐探視病情時，設計襲擊殺死他。扶餘豐發覺以後率領親信突然襲擊殺死扶餘福信，又派遣使者前往高麗及倭國請求援軍來抵抗官軍。孫仁師從中途迎擊，打敗敵軍，於是與劉仁願的兵衆會合，兵勢大振。於是孫仁師、劉仁願及新羅王金法敏統率陸軍前進，劉仁軌及别帥杜爽、扶餘隆率領水軍及糧船，從熊津江開往白江與陸軍會兵，一道急赴周留城。劉仁軌在白江口遇上扶餘豐的軍隊，四戰四勝，焚燒敵船四百艘，賊兵大敗，扶餘豐隻身逃跑。僞王子扶餘忠勝、扶餘忠志等人率領男女百姓及倭兵一道投降，百濟各城全都重新歸順，孫仁師與劉仁願等人整軍返回。皇帝下詔令劉仁軌取代劉仁願率

率兵鎮守。乃授扶餘隆熊津都督，遣還本國，共新羅和親，以招輯其餘衆。

麟德二年八月，隆到熊津城，與新羅王法敏刑白馬而盟。先祀神祇及川谷之神，而後歃血。其盟文曰：

往者百濟先王，迷於逆順，不敦鄰好，不睦親姻。結托高麗，交通倭國，共爲殘暴，侵削新羅，破邑屠城，略無寧歲。天子憫一物之失所，憐百姓之無辜，頻命行人，遣其和好。負險恃遠，侮慢天經。皇赫斯怒，恭行吊伐，旌旗所指，一戎大定。固可豬宫污宅，作誡來裔；塞源拔本，垂訓後昆。然懷柔伐叛，前王之令典；興亡繼絶，往哲之通規。事必師古，傳諸曩册。故立前百濟太子司稼正卿扶餘隆爲熊津都督，守其祭祀，保其桑梓。依倚新羅，長爲與國，各除宿憾，結好和親。恭承詔命，永爲藩服。仍遣使人右威衛將軍魯城縣公劉仁願親臨勸諭，具宣成旨，約之以婚姻，申之以盟誓。刑牲歃血，共敦終始；分災恤患，恩若弟兄。祗奉綸言，不敢失墜，既盟之後，共保歲寒。若有棄信不恒，二三其德，興兵動衆，侵犯邊陲，明神鑒之，百殃是降，子孫不昌，社稷無守，禋祀磨滅，罔有遺餘。故作金書鐵契，藏之宗廟，子孫萬代，無或敢犯。神之聽之，是饗是福。

劉仁軌之辭也。歃訖，埋幣帛於壇下之吉地，藏其盟書於新羅之廟。

仁願、仁軌等既還，隆懼新羅，尋歸京師。儀鳳二年，拜光禄大夫、太常員外卿兼熊津都督、帶方郡王，

領軍隊鎮守。於是朝廷除授扶餘隆爲熊津都督，把他送回本國，與新羅和親，以便招撫百濟殘餘部衆。

麟德二年八月，扶餘隆抵達熊津城，與新羅王金法敏殺白馬結盟。先祭祀天地之神及川谷之神，然後歃血。他們的盟文說：

以往百濟先王，分辨不清逆順，不修鄰好，不睦親姻。勾結高麗，交往倭國，共爲殘暴，欺凌新羅，破邑屠城，没有寧歲。天子憐憫一物不得安寧，哀憐百姓無辜受苦，多次指示使者，令其和好。百濟仗恃地勢險要遥遠，輕慢天道。皇天震怒，恭行吊民伐罪，旌旗所指之處，一戰大定。本應毁滅宫室，儆誡後人；塞源斷根，垂訓嗣者。然而招撫伐叛，有前王的典章；興亡繼絶，是先哲的通規。事情必須效法古人，流傳史册。因而立原百濟太子司稼正卿扶餘隆爲熊津都督，保持宗廟祭祀，守護故鄉。依靠新羅，永久結爲友好鄰邦，各自消除舊恨，結好和親。恭承詔命，永爲藩邦。并且派遣使者右威衛將軍魯城縣公劉仁願親臨規勸開導，詳細宣示既定的旨意，約爲婚姻，申明盟誓。殺牲歃血，始終相互督促；分災救難，情同兄弟。恭奉詔書，不敢有違，結盟之後，共保北國。如果棄信無常，反覆不定，興兵動衆，侵犯邊陲，神靈明察，百禍降臨，子孫不昌，社稷無守，宗祀磨滅，没有繼嗣。因而作金書鐵契，藏在宗廟，子孫萬代，不敢有犯。神明聽察，祭饗神明降福保佑。

這是劉仁軌的盟辭。歃血完畢之後，把幣帛埋在盟壇之下的吉地，把盟書藏在新羅的宗廟。

劉仁願、劉仁軌等人回來以後，扶餘隆懼怕新羅，不久投歸到京師。儀鳳二年，朝廷拜授扶餘隆爲光禄大夫、太常員外卿兼熊津都督、帶方

令歸本蕃，安輯餘衆。時百濟本地荒毁，漸爲新羅所據，隆竟不敢還舊國而卒。其孫敬，則天朝襲封帶方郡王、授衛尉卿。其地自此爲新羅及渤海靺鞨所分，百濟之種遂絶。

郡王，令他返回本蕃，安撫招集殘餘部衆。當時百濟本土荒廢，逐漸被新羅占據，扶餘隆最終不敢返回舊國而去世。其孫扶餘敬，武則天朝襲封帶方郡王、除授衛尉卿。百濟的土地從此被新羅及渤海靺鞨瓜分，百濟種族於是滅絶。

新羅

新羅國，本弁韓之苗裔也。其國在漢時樂浪之地，東及南方俱限大海，西接百濟，北鄰高麗。東西千里，南北二千里。有城邑村落。王之所居曰金城，周七八里。衛兵三千人，設獅子隊。文武官凡有十七等。其王金真平，隋文帝時授上開府、樂浪郡公、新羅王。武德四年，遣使朝貢。高祖親勞問之，遣通直散騎侍郎庾文素往使焉，賜以璽書及畫屏風、錦綵三百段，自此朝貢不絶。其風俗、刑法、衣服，與高麗、百濟略同，而朝服尚白。好祭山神。其食器用柳杯，亦以銅及瓦。國人多金、朴兩姓，異姓不爲婚。重元日，相慶賀燕饗，每以其日拜日月神。又重八月十五日，設樂飲宴，賚群臣，射其庭。婦人髮繞頭，以綵及珠爲飾，髮甚長美。

新羅國，本來是弁韓的後裔。該國在漢時樂浪的地域，東方及南方全都以大海爲界，西方與百濟相接，北方與高麗爲鄰。東西千里，南北二千里。有城邑村落。國王居住的地方叫金城，周圍七八里。衛兵三千人，設有獅子隊。文武官總共有十七等。國王金真平，隋文帝時除授上開府、樂浪郡公、新羅王。武德四年，派遣使者入朝進貢。高祖親自慰勞使者，派遣通直散騎侍郎庾文素出使新羅，賜給詔書及畫屏風、錦綵三百段，從此朝貢不斷。新羅的風俗、刑法、衣服，與高麗、百濟大致相同，衹是朝服崇尚白色。喜好祭祀山神。食器用柳杯，也用銅及陶器。國人多爲金、朴兩姓，異姓不通婚。重視正月初一，相互慶賀宴飲，總在這一天祭拜日月神。又重視八月十五日，設樂宴飲，賞賜群臣，在殿庭中習射。婦人的頭髮繞在頭上，用彩色絲織物及珠裝飾，頭髮很長很美。

高祖既聞海東三國舊結怨隙，遞相攻伐，以其俱爲藩附，務在和睦，乃問其使爲怨所由，對曰：“先是百濟往伐高麗，詣新羅請救，新羅發兵大破百濟國，因此爲怨，每相攻伐。新羅得百濟王，殺之，怨由此始。”七年，遣使册拜金真平爲柱國，封樂浪郡王、新羅王。

高祖既已聽説海東三國從前結下怨恨，相互交替攻打征伐，因他們都是藩屬，一心要使他們和睦相處，便問使者彼此結怨的原因，使者回答説：“先前百濟前去討伐高麗，高麗來到新羅求救，新羅發兵把百濟國打得大敗，因此結下怨恨，常常相互攻打討伐。新羅擒獲百濟王，殺死了他，怨恨由此而起。”七年，朝廷派遣使者册拜金真平爲柱國，封樂浪郡王、新羅王。

貞觀五年，遣使獻女樂二人，皆鬒髮美色。太宗謂侍臣曰：“朕聞聲色之娱，不如好德。且山川阻遠，懷土可知。近日林邑獻白鸚鵡，尚解思鄉，訴請還國。鳥猶如此，况人情乎！朕愍其遠來，必思親戚，宜付使

貞觀五年，新羅派遣使者進獻二位女樂，她二人都烏髮濃密容貌美麗。太宗對侍臣説：“朕聽説聲色享樂，不如好德。况且遠隔山川，懷戀故土可想而知。近日林邑進獻白鸚鵡，尚且懂得思念本鄉，訴説請求歸國。鳥尚且如此，何况人心！朕憐愍她們遠道而來，一定思念親戚，應當

者，聽遣還家。”是歲，真平卒，無子，立其女善德爲王，宗室大臣乙祭總知國政。詔贈真平左光祿大夫，賻物二百段。九年，遣使持節册命善德柱國，封樂浪郡王、新羅王。十七年，遣使上言：“高麗、百濟，累相攻襲，亡失數十城，兩國連兵，意在滅臣社稷。謹遣陪臣，歸命大國，乞偏師救助。”太宗遣相里玄奬齎璽書賜高麗曰：“新羅委命國家，不闕朝獻。爾與百濟，宜即戢兵。若更攻之，明年當出師擊爾國矣。”太宗將親伐高麗，詔新羅纂集士馬，應接大軍。新羅遣大臣領兵五萬人，入高麗南界，攻水口城，降之。

二十一年，善德卒，贈光祿大夫，餘官封并如故。因立其妹真德爲王，加授柱國，封樂浪郡王。二十二年，真德遣其弟國相、伊贊干金春秋及其子文王來朝。詔授春秋爲特進，文王爲左武衛將軍。春秋請詣國學觀釋奠及講論，太宗因賜以所制《温湯》及《晋祠碑》并新撰《晋書》。將歸國，令三品以上宴餞之，優禮甚稱。

永徽元年，真德大破百濟之衆，遣其弟法敏以聞。真德乃織錦作五言《太平頌》以獻之，其詞曰：“大唐開洪業，巍巍皇猷昌。止戈戎衣定，修文繼百王。統天崇雨施，理物體含章。深仁偕日月，撫運邁陶唐。幡旗既赫赫，鉦鼓何鍠鍠。外夷違命者，翦覆被天殃。淳風凝幽顯，遐邇競呈祥。四時和玉燭，七曜巡萬方。維岳降宰輔，維帝任忠良。五三成一德，昭我唐家光。”帝嘉之，拜法敏爲太府卿。

三年，真德卒，爲舉哀。詔以春秋嗣，立爲新羅王，加授開府儀同三

把她們交付使者，聽任遣送回家。”這一年，金真平去世，他没有兒子，立其女金善德爲王，宗室大臣金乙祭總掌國政。皇帝下詔追贈金真平爲左光禄大夫，贈送二百段帛助葬。九年，朝廷派遣使者持符節册命金善德爲柱國，封樂浪郡王、新羅王。十七年，新羅派遣使者上書説：“高麗、百濟，多次前來襲擊攻打，喪失幾十座城，兩國聯合兵力，想要滅亡臣的國家。謹派遣陪臣，歸命大國，乞求派偏師救助。”太宗派遣相里玄奬携帶詔書賜給高麗説：“新羅向我朝廷寄托性命，朝獻不缺。你與百濟，應當立即罷兵。如果再敢攻打新羅，我朝明年一定出兵攻打你國。”太宗打算親自討伐高麗，下詔令新羅聚集兵馬，接應大軍。新羅派遣大臣統領五萬士兵，進入高麗南部邊界，攻打水口城，征服此城。

二十一年，金善德去世，朝廷追贈她爲光禄大夫，其餘官職封爵全都依舊。因而立其妹金真德爲王，加授柱國，封爲樂浪郡王。二十二年，金真德派遣其弟國相、伊贊干金春秋及其子金文王前來朝見。皇帝下詔除授金春秋爲特進，金文王爲左武衛將軍。金春秋請求到國學觀看釋奠及講論，太宗因而賜給自己所作的《温湯》及《晋祠碑》以及新近撰修的《晋書》。將要歸國，令三品以上官員出席宴會送行，禮節十分隆重。

永徽元年，金真德大敗百濟軍隊，派遣其弟金法敏前來奏報。金真德於是織錦作五言《太平頌》而進獻，詩寫道：“大唐開洪業，巍巍皇道昌。止戈戎衣定，修文繼百王。統天崇雨施，理物體含章。深仁同日月，撫運過陶唐。幡旗既赫赫，鉦鼓何鍠鍠。外夷違命者，剪滅被天殃。淳風凝幽顯，遠近競呈祥。四時氣候調，七曜巡萬方。維岳降宰輔，維帝任忠良。五三成一德，昭我唐家光。”皇帝看後贊不絶口，拜授金法敏爲太府卿。

三年，金真德去世，朝廷爲她舉哀。皇帝下詔命金春秋繼嗣，立他爲新羅王，加授開府儀同

司，封樂浪郡王。六年，百濟與高麗、靺鞨率兵侵其北界，攻陷三十餘城，春秋遣使上表求救。顯慶五年，命左武衛大將軍蘇定方爲熊津道大總管，統水陸十萬。仍令春秋爲嵎夷道行軍總管，與定方討平百濟，俘其王扶餘義慈，獻于闕下。自是新羅漸有高麗、百濟之地，其界益大，西至于海。

龍朔元年，春秋卒，詔其子太府卿法敏嗣位，爲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樂浪郡王、新羅王。三年，詔以其國爲雞林州都督府，授法敏爲雞林州都督。法敏以開耀元年卒，其子政明嗣位。垂拱二年，政明遣使來朝，因上表請《唐禮》一部并雜文章，則天令所司寫《吉凶要禮》，并於《文館詞林》采其詞涉規誡者，勒成五十卷以賜之。

天授三年，政明卒，則天爲之舉哀，遣使吊祭，册立其子理洪爲新羅王，仍令襲父輔國大將軍、行豹韜衛大將軍、雞林州都督。理洪以長安二年卒，則天爲之舉哀，輟朝二日，遣立其弟興光爲新羅王，仍襲兄將軍、都督之號。興光本名與太宗同，先天中則天改焉。

開元十六年，遣使來獻方物，又上表請令人就中國學問經教，上許之。二十一年，渤海靺鞨越海入寇登州。時興光族人金思蘭先因入朝留京師，拜爲太僕員外卿，至是遣歸國發兵以討靺鞨，仍加授興光爲開府儀同三司、寧海軍使。二十五年，興光卒，詔贈太子太保，仍遣左贊善大夫邢璹攝鴻臚少卿，往新羅吊祭，并册立其子承慶襲父開府儀同三司、新羅王。璹將進發，上製詩序，太子以下及百僚咸賦詩以送之。上謂璹曰：

三司，封樂浪郡王。六年，百濟與高麗、靺鞨率領軍隊侵略新羅北部邊境，攻占了三十多座城，金春秋派遣使者上表求救。顯慶五年，朝廷命左武衛大將軍蘇定方任熊津道大總管，統領水陸十萬軍隊。并命金春秋任嵎夷道行軍總管，與蘇定方討平百濟，俘獲百濟王扶餘義慈，進獻到京師。從此新羅逐漸占領了高麗、百濟的領土，疆域更爲擴展，西面抵達海。

龍朔元年，金春秋去世，皇帝下詔令其子太府卿金法敏繼位，任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樂浪郡王、新羅王。三年，皇帝下詔將新羅國改爲雞林州都督府，除授金法敏爲雞林州都督。金法敏在開耀元年去世，其子金政明繼位。垂拱二年，金政明派遣使者前來朝見，因而上表請求《唐禮》一部以及各類文章，武則天令有關官員抄寫《吉凶要禮》，并且在《文館詞林》中選擇文字有關規戒的篇章，編成五十卷賜給他。

天授三年，金政明去世，武則天爲他舉哀，派遣使臣吊祭，册立其子金理洪爲新羅王，并且令他繼承其父輔國大將軍、行豹韜衛大將軍、雞林州都督的職務。金理洪在長安二年去世，武則天爲他舉哀，停止朝會二天，派遣使臣立其弟金興光爲新羅王，并且繼承其兄將軍、都督的官號。金興光本名與太宗之名相同，先天年間武則天爲他改成今名。

開元十六年，金興光派遣使者前來進獻土産，又上表請求派人到中原學習經教，皇上表示同意。二十一年，渤海靺鞨渡海進犯登州。當時金興光的族人金思蘭先前因爲入朝而留在京師，朝廷拜授他爲太僕員外卿，到這時送他回國調發軍隊討伐靺鞨，并加授金興光爲開府儀同三司、寧海軍使。二十五年，金興光去世，皇帝下詔追贈他爲太子太保，并且派遣左贊善大夫邢璹代理鴻臚少卿，前往新羅吊祭，并册立金興光之子金承慶繼承其父官爵爲開府儀同三司、新羅王。邢璹準備出發，皇上作詩序，太子以下及百官都賦詩相送。皇上對邢璹說：“新羅有君子之國的名

“新羅號爲君子之國，頗知書記，有類中華。以卿學術，善與講論，故選使充此。到彼宜闡揚經典，使知大國儒教之盛。”又聞其人多善奕棋，因令善棋人率府兵曹楊季鷹爲璹之副。璹等至彼，大爲蕃人所敬。其國棋者皆在季鷹之下，於是厚賂璹等金寶及藥物等。

天寶二年，承慶卒，詔遣贊善大夫魏曜往吊祭之。册立其弟憲英爲新羅王，并襲其兄官爵。大曆二年，憲英卒，國人立其子乾運爲王，仍遣其大臣金隱居奉表入朝，貢方物，請加册命。三年，上遣倉部郎中、兼御史中丞、賜紫金魚袋歸崇敬持節齎册書往吊册之。以乾運爲開府儀同三司、新羅王，仍册乾運母爲太妃。七年，遣使金標石來賀正，授衛尉員外少卿，放還。八年，遣使來朝，并獻金、銀、牛黄、魚牙紬、朝霞紬等。九年至十二年，比歲遣使來朝，或一歲再至。

建中四年，乾運卒，無子，國人立其上相金良相爲王。貞元元年，授良相檢校太尉、都督雞林州刺史、寧海軍使、新羅王。仍令户部郎中蓋塤持節册命。其年，良相卒，立上相敬信爲王，令襲其官爵。敬信即從兄弟也。十四年，敬信卒，其子先敬信亡，國人立敬信嫡孫俊邕爲王。十六年，授俊邕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尉、新羅王。令司封郎中、兼御史中丞韋丹持節册命。丹至鄆州，聞俊邕卒，其子重興立，詔丹還。永貞元年，詔遣兵部郎中元季方持節册重興爲王。

元和元年十一月，放宿衛王子金獻忠歸本國，仍加試秘書監。三年，遣使金力奇來朝。其年七月，力奇上

聲，十分知曉書籍，類似中原。因爲卿有學術，擅長講論，因而選你爲使擔當此任。到了那裏應當闡明弘揚經典，使他們知道大國儒教的興盛。”又聽説新羅人大多擅長圍棋，便令擅長圍棋的率府兵曹楊季鷹擔任邢璹的副使。邢璹等人到了新羅，極受蕃人尊敬。新羅國的圍棋手棋技全都不如楊季鷹，於是新羅送給邢璹等人許多金寶及藥物等。

天寶二年，金承慶去世，皇帝下詔派遣贊善大夫魏曜前去吊祭。册立其弟金憲英爲新羅王，并且繼承其兄官爵。大曆二年，金憲英去世，國人立其子金乾運爲王，并派遣本國大臣金隱居奉表入朝，進獻土産，請求加以册命。三年，皇上派遣倉部郎中、兼御史中丞、賜紫金魚袋歸崇敬持符節携帶册書前往新羅吊祭册封。使金乾運任開府儀同三司、新羅王，并且册封金乾運之母爲太妃。七年，金乾運派遣使者金標石前來慶賀正月初一，朝廷除授他爲衛尉員外少卿，送他回國。八年，新羅派遣使者前來朝見，并且進獻金、銀、牛黄、魚牙紬、朝霞紬等。九年至十二年，新羅連年派遣使者前來朝見，有時一年來朝二次。

建中四年，金乾運去世，他没有兒子，國人便擁立本國上相金良相爲王。貞元元年，朝廷除授金良相爲檢校太尉、都督雞林州刺史、寧海軍使、新羅王。并令户部郎中蓋塤持節册命。這一年，金良相去世，立上相金敬信爲王，朝廷令他繼承金良相的官爵。金敬信是金良相的堂兄弟。十四年，金敬信去世，其子先於金敬信死去，國人擁立金敬信嫡孫金俊邕爲王。十六年，朝廷任金俊邕爲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尉、新羅王。令司封郎中、兼御史中丞韋丹持符節册命。韋丹抵達鄆州，朝廷得知金俊邕去世，其子金重興繼立，皇帝下詔令韋丹返回。永貞元年，皇帝下詔派遣兵部郎中元季方持符節册封金重興爲王。

元和元年十一月，朝廷把宿衛的新羅王子金獻忠放回本國，并加授試秘書監。三年，新羅派遣使者金力奇前來入朝。這一年七月，金力奇上

言："貞元十六年，奉詔册臣故主金俊邕爲新羅王，母申氏爲太妃，妻叔氏爲王妃。册使韋丹至中路，知俊邕薨，其册却迴在中書省。今臣還國，伏請授臣以歸。"敕："金俊邕等册，宜令鴻臚寺於中書省受領，至寺宣授與金力奇，令奉歸國。仍賜其叔彦昇門戟，令本國準例給。"四年，遣使金陸珍等來朝貢。五年，王子金憲章來朝貢。

七年，重興卒，立其相金彦昇爲王，遣使金昌南等來告哀。其年七月，授彦昇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尉、持節大都督雞林州諸軍事，兼持節充寧海軍使、上柱國、新羅國王，彦昇妻貞氏册爲妃，仍賜其宰相金崇斌等三人戟，亦令本國準例給。兼命職方員外郎、攝御史中丞崔廷持節吊祭册立，以其質子金士信副之。十一年十一月，其入朝王子金士信等遇惡風，飄至楚州鹽城縣界，淮南節度使李鄘以聞。是歲，新羅飢，其衆一百七十人求食於浙東。十五年十一月，遣使朝貢。

長慶二年十二月，遣使金柱弼朝貢。寶曆元年，其王子金昕來朝。大和元年四月，皆遣使朝貢。五年，金彦昇卒，以嗣子金景徽爲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尉、使持節大都督雞林州諸軍事，兼持節充寧海軍使、新羅王；景徽母朴氏爲太妃，妻朴氏爲妃。命太子左諭德、兼御史中丞源寂持節吊祭册立。開成元年，王子金義琮來謝恩，兼宿衛。二年四月，放還藩，賜物遣之。五年四月，鴻臚寺奏：新羅國告哀，質子及年滿合歸國學生等共一百五人，并放還。會昌元年七月，敕："歸國新羅官、前入新羅宣慰副使、前充兗州都督府司馬、

奏説："貞元十六年，奉詔册封臣故主金俊邕爲新羅王，母申氏爲太妃，妻叔氏爲王妃。册使韋丹在途中，得知金俊邕去世，其册書退回到中書省。如今臣返回本國，請求把册書授給臣以便帶回。"皇帝下詔説："金俊邕等人的册書，應當令鴻臚寺在中書省受領，到寺中宣讀授給金力奇，令他帶回本國。并賜予其叔金彦昇門前列戟，令本國依照規定發給。"四年，新羅派遣使者金陸珍等人前來入朝進貢。五年，王子金憲章前來入朝進貢。

七年，金重興去世，其相金彦昇被立爲王，他派遣使者金昌南等人前來告喪。這一年七月，朝廷任金彦昇爲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尉、持節大都督雞林州諸軍事，兼持節充任寧海軍使、上柱國、新羅國王，金彦昇妻貞氏被册封爲妃，并且賜予該國宰相金崇斌等三人門前列戟，也令新羅本國依照規定發給。朝廷兼命職方員外郎、代理御史中丞崔廷持符節吊祭册立，使新羅質子金士信爲副。十一年十一月，新羅入朝王子金士信等人遇上狂風，飄泊到楚州鹽城縣境内，淮南節度使李鄘奏報朝廷。這一年，新羅發生饑荒，一百七十位新羅人來到浙東乞食。十五年十一月，新羅派遣使者入朝進貢。

長慶二年十二月，新羅派遣使者金柱弼入朝進貢。寶曆元年，新羅王子金昕前來入朝。大和元年四月，都派遣使者入朝進貢。五年，金彦昇去世，朝廷使嗣子金景徽任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尉、使持節大都督雞林州諸軍事，兼持節充任寧海軍使、新羅王；金景徽母朴氏被封爲太妃，妻朴氏被封爲妃。朝廷命太子左諭德、兼御史中丞源寂持符節吊祭册立。開成元年，新羅王子金義琮前來謝恩，兼充宿衛。二年四月，朝廷把金義琮放回本國，賜給財物送行。五年四月，鴻臚寺上奏：新羅國告哀，質子及學習期滿應當歸國的學生總共一百零五人，全部放回。會昌元年七月，皇帝下詔："回國的新羅官員、前入新羅宣慰副使、前充兗州都督府司馬、賜緋魚袋金雲卿，可任淄州長史。"

賜緋魚袋金雲卿，可淄州長史。”

倭國

倭國者，古倭奴國也。去京師一萬四千里，在新羅東南大海中。依山島而居，東西五月行，南北三月行。世與中國通。其國，居無城郭，以木爲栅，以草爲屋。四面小島五十餘國，皆附屬焉。其王姓阿每氏，置一大率，檢察諸國，皆畏附之。設官有十二等。其訴訟者，匍匐而前。地多女少男。頗有文字，俗敬佛法。并皆跣足，以幅布蔽其前後。貴人戴錦帽，百姓皆椎髻，無冠帶。婦人衣純色裙，長腰襦，束髮於後，佩銀花，長八寸，左右各數枝，以明貴賤等級。衣服之制，頗類新羅。

倭國，就是古時的倭奴國。距離京師一萬四千里，在新羅東南的大海之中。依山島居住，東西有五個月行程，南北有三個月行程。世代與中原交往。倭國，居住地没有城郭，用木材製成栅欄，用草搭建房屋。四面的小島有五十多個國家，它們全都附屬於倭國。倭國國王姓阿每氏，設置一位大率，檢察各國，各國畏懼附屬。設置的官職有十二等。訴訟的人，伏在地上前行。領域内女多男少。文字完備，習俗敬重佛法。都是赤脚行走，用整幅布遮蓋身體前後。貴人戴錦帽，百姓都挽椎髻，没有冠帶。婦人身穿單色裙，長腰襖，頭髮束在後面，佩戴銀花，八寸長，左右各有幾枝，用來分辨貴賤等級。衣服的形制，十分類似新羅。

貞觀五年，遣使獻方物。太宗矜其道遠，敕所司無令歲貢，又遣新州刺史高表仁持節往撫之。表仁無綏遠之才，與王子争禮，不宣朝命而還。至二十二年，又附新羅奉表，以通起居。

貞觀五年，倭國派遣使者進獻土産。太宗憐憫它路途遥遠，敕令有關部門不要讓倭國年年進貢，又派遣新州刺史高表仁持符節前去撫慰。高表仁不具備安撫遠方的才能，與倭國王子争禮，没有宣示朝廷之命便返回。到二十二年，倭國又通過新羅上表，問候起居。

日本

日本國者，倭國之別種也。以其國在日邊，故以日本爲名。或曰：倭國自惡其名不雅，改爲日本。或云：日本舊小國，并倭國之地。其人入朝者，多自矜大，不以實對，故中國疑焉。又云：其國界東西南北各數千里，西界、南界咸至大海，東界、北界有大山爲限，山外即毛人之國。

日本國，是倭國的别種。因爲本國在日邊，因而用日本作爲國名。有人説：倭國自己嫌國名不雅，因而改爲日本。有人説：日本原是小國，吞并了倭國的土地。入朝的日本人，大多驕傲自大，不用實話回答，所以中原疑惑。又説：日本國界東西南北各有幾千里，西面的國界、南面的國界全都瀕臨大海。東面的國界、北面的國界有大山爲界，山外便是毛人的國土。

長安三年，其大臣朝臣真人來貢方物。朝臣真人者，猶中國户部尚書，冠進德冠，其頂爲花，分而四散，身服紫袍，以帛爲腰帶。真人好讀經史，解屬文，容止温雅。則天宴之於麟德殿，授司膳卿，放還本國。

長安三年，日本國大臣朝臣真人前來進獻土産。朝臣真人，猶如唐朝的户部尚書，頭戴進德冠，冠頂爲花，分而四散，身着紫袍，用帛作爲腰帶。真人愛好讀經史，會作文章，形貌舉止温和高雅。武則天在麟德殿宴請他，任他爲司膳卿，然後放回本國。

開元初，又遣使來朝，因請儒士授經。詔四門助教趙玄默就鴻臚寺教

開元初年，日本國又派遣使者前來朝見，因而請求儒士傳授經書。皇帝下詔令四門助教趙玄

之，乃遺玄默闊幅布以爲束修之禮，題云“白龜元年調布”。人亦疑其僞。所得錫賚，盡市文籍，泛海而還。其偏使朝臣仲滿，慕中國之風，因留不去，改姓名爲朝衡，仕歷左補闕、儀王友。衡留京師五十年，好書籍，放歸鄉，逗留不去。天寶十二年，又遣使貢。上元中，擢衡爲左散騎常侍、鎮南都護。貞元二十年，遣使來朝，留學生橘逸勢、學問僧空海。元和元年，日本國使判官高階真人上言：“前件學生，藝業稍成，願歸本國，便請與臣同歸。”從之。開成四年，又遣使朝貢。

默前往鴻臚寺教授來使，於是日本使者送給趙玄默寬幅布作爲入學之禮，上面寫着“白龜元年調布”。人們懷疑也是假的。所得到的賞賜，全部買成書籍，然後渡海返回本國。日本國偏使朝臣仲滿，仰慕唐朝的教化，因而留下没有離去，他把姓名改爲朝衡，歷官左補闕、儀王友。朝衡在京師停留了五十年，愛好書籍，朝廷放他回鄉，他逗留不去。天寶十二年，日本國又派遣使者入朝進貢。上元年間，升任朝衡爲左散騎常侍、鎮南都護。貞元二十年，日本派遣使者前來朝見，留下學生橘逸勢、學問僧空海。元和元年，日本國使判官高階真人上奏説：“上次前來的學生，學業已成，願歸本國，便請求與臣一同返回。”朝廷表示同意。開成四年，日本又派遣使者入朝進貢。

舊唐書卷一百九十九(下)

列傳第一百四十九(下)

北　狄

鐵勒　契丹　奚　室韋　靺鞨　渤海靺鞨　霫　烏羅渾

鐵勒

鐵勒，本匈奴別種。自突厥強盛，鐵勒諸部分散，衆漸寡弱。至武德初，有薛延陀、契苾、迴紇、都播、骨利幹、多覽葛、僕骨、拔野古、同羅、渾部、思結、斛薛、奚結、阿跌、白霫等，散在磧北。薛延陀者，自云本姓薛氏，其先擊滅延陀而有其衆，因號爲薛延陀部。其官方兵器及風俗，大抵與突厥同。

初，大業中，西突厥處羅可汗始強大，鐵勒諸部皆臣之，而處羅徵稅無度，薛延陀等諸部皆怨，處羅大怒，誅其酋帥百餘人。鐵勒相率而叛，共推契苾哥楞爲易勿真莫賀可汗，居貪汗山北，又以薛延陀乙失鉢爲也咥小可汗，居燕末山北。西突厥射匱可汗強盛，延陀、契苾二部并去可汗之號以臣之。迴紇等六部在鬱督軍山者，東屬于始畢，乙失鉢所部在金山者，西臣于葉護。

貞觀二年，葉護可汗死，其國大亂。乙失鉢之孫曰夷男，率其部落七萬餘家附于突厥。遇頡利之政衰，夷男率其徒屬反攻頡利，大破之。於是頡利部諸姓多叛頡利，歸于夷男，共

鐵勒，本來是匈奴的別種。自從突厥強盛以後，鐵勒各部分散，部衆逐漸減少衰弱。到了武德初年，有薛延陀、契苾、回紇、都播、骨利幹、多覽葛、僕骨、拔野古、同羅、渾部、思結、斛薛、奚結、阿跌、白霫等，分散在大漠以北。薛延陀，自稱本來姓薛，其祖先擊滅延陀後占有了延陀的部衆，因而稱爲薛延陀部。其官制兵器與風俗，大都與突厥相同。

當初，在大業年間，西突厥處羅可汗開始強大，鐵勒各部全都臣屬於它，可是處羅徵稅没有限度，薛延陀等各部都怨恨，處羅大怒，誅殺了各部的一百多位首領。鐵勒相繼反叛，共同推舉契苾哥楞爲易勿真莫賀可汗，居住在貪汗山的北面，又推舉薛延陀乙失鉢爲也咥小可汗，居住在燕末山的北面。西突厥射匱可汗強盛，薛延陀、契苾二部全都去掉可汗的稱號而臣屬於他。回紇等六部在鬱督軍山的，往東臣屬始畢，乙失鉢所統領的在金山的部衆，往西臣屬葉護。

貞觀二年，葉護可汗死，國中大亂。乙失鉢之孫名叫夷男，他率領本部落七萬多家歸順突厥。逢上頡利的統治衰弱，夷男率領本部徒衆反過來攻打頡利，大敗頡利。於是頡利部各姓紛紛背叛頡利，歸順夷男，共同推舉夷男爲主上，夷

推爲主，夷男不敢當。時太宗方圖頡利，遣游擊將軍喬師望從間道齎册書拜夷男爲真珠毗伽可汗，賜以鼓纛。夷男大喜，遣使貢方物，復建牙於大漠之北鬱督軍山下，在京師西北六千里。東至靺鞨，西至葉護，南接沙磧，北至俱倫水，迴紇、拔野古、阿跌、同羅、僕骨、霫諸大部落皆屬焉。

三年，夷男遣其弟統特勒來朝，太宗厚加撫接，賜以寶刀及寶鞭，謂曰："汝所部有大罪者斬之，小罪者鞭之。"夷男甚喜。四年，平突厥頡利之後，朔塞空虛，夷男率其部東返故國，建庭於都尉揵山北、獨邏河之南，在京師北三千三百里，東至室韋，西至金山，南至突厥，北臨瀚海，即古匈奴之故地，勝兵二十萬，立其二子爲南北部。太宗亦以其强盛，恐爲後患。十二年，遣使備禮册命，拜其二子皆爲小可汗，外示優崇，實欲分其勢也。會朝廷立李思摩爲可汗，處其部衆於漠南之地，夷男心惡思摩，甚不悦。

十五年，太宗幸洛陽，將有事於太山，夷男謀於其國曰："天子封太山，萬國必會，士馬皆集，邊境空虛，我於此時取思摩如拉朽耳。"因命其子大度設勒兵二十萬，屯白道川，據善陽嶺以擊思摩之部。思摩遣使請救，詔英國公李勣、蒲州刺史薛萬徹率步騎數萬赴之。逾白道川至青山，與大度設相及，追之累月，至諾真水，大度設知不脱，乃亘十里而陳兵。先是，延陀擊沙鉢羅及阿史那社爾等，以步戰而勝。及其將來寇也，先講武於國中，教習步戰，每五人，以一人經習戰陣者使執馬，而四人前戰，克勝即授馬以追奔，失應接

男不敢接受。當時太宗正想謀取頡利，便派遣游擊將軍喬師望從小道携帶册書拜夷男爲真珠毗伽可汗，賜給鼓纛。夷男大爲欣喜，派遣使者貢獻土産，又在大漠北面的鬱督軍山下修建牙庭，位於京師西北六千里。東面到靺鞨，西面到葉護，南面連接沙漠，北面到俱倫水，回紇、拔野古、阿跌、同羅、僕骨、霫各大部落全都臣屬於他。

三年，夷男派遣他的弟弟統特勒前來朝見，太宗優厚安撫接待，賜給寶刀及寶鞭，對統特勒説："你所統領的部衆有大罪的殺掉，有小罪的就用鞭抽打。"夷男十分高興。四年，平定了突厥的頡利以後，北方邊塞空虛，夷男率領本部返回東面的舊國，在都尉揵山的北面、獨邏河的南面建立牙庭，在京師北面三千三百里，東面到室韋，西面到金山，南面到突厥，北面臨接瀚海，即古匈奴的舊地，有善戰士兵二十萬，立他的二個兒子爲南北部。太宗也因爲他强盛，恐怕成爲後患。十二年，朝廷派遣使者具備禮儀册命，拜夷男的二個兒子都爲小可汗，表面上表示優崇，實際上想要削弱夷男的勢力。正值朝廷立李思摩爲可汗，把他的部衆安置在大漠以南的地方，夷男從内心憎恨李思摩，極不高興。

十五年，太宗前往洛陽，將要在泰山封禪，夷男與本國人商議説："天子在泰山封禪，各國必定齊會，兵馬全都聚集在那裏，邊境空虛，我在這時攻取李思摩就如同摧枯拉朽。"於是命令他的兒子大度設統領二十萬兵衆，駐守白道川，占據善陽嶺以便攻打李思摩的部衆。李思摩派遣使者向朝廷請求救援，朝廷下詔令英國公李勣、蒲州刺史薛萬徹率領數萬步兵騎兵前去救援。他們翻過白道川抵達青山，與大度設相遇，追趕了好幾個月，到達諾真水，大度設知道無法脱逃，於是接連十里布陣。在此以前，薛延陀攻打沙鉢羅及阿史那社爾等人，以步戰取勝。等到他將要前來侵犯，先在國中練兵，教習步戰，每五人，由一位經歷熟知戰陣的人牽馬，而其餘四人在前面交戰，取勝了立即把馬交給他們用來追擊敗亡

罪至於死，没其家口，以賞戰人，至是遂行其法。突厥兵先合輒退，延陀乘勝而逐之。勣兵拒擊，而延陀萬矢俱發，傷我戰馬。乃令去馬步陣，率長矟數百爲隊，齊奮以衝之，其衆潰散。副總管薛萬徹率數千騎收其執馬者，其衆失馬，莫知所從，因大縱，斬首三千餘級，獲馬萬五千匹，甲仗輜重不可勝計。大度設跳身而遁，萬徹將數百騎追之，弗及。其餘衆大奔走，相騰踐而死者甚衆，伏尸被野，夷男因乞與突厥和，并遣使謝罪。

的敵軍，如果應接失誤要因罪處死，還要把他的家人没收入官，用來賞賜征戰的人，到這時便執行這條法令。突厥兵首先交戰一戰即敗，薛延陀乘勝追擊。李勣的軍隊抵禦，可是薛延陀萬箭俱發，射傷我軍戰馬。於是李勣下令撤去馬步陣，率領數百名手持長矟的士兵排列戰陣，一齊出擊奮力衝殺，敵軍潰敗。副總管薛萬徹率領數千名騎兵俘虜敵軍牽馬的人，敵軍失掉戰馬，不知道該怎麽辦，因而薛萬徹縱兵大舉進擊，斬首三千餘級，繳獲戰馬一萬五千匹，鎧甲兵器輜重不計其數。大度設躍身而逃，薛萬徹率領數百名騎兵緊追，未能追上。薛延陀其餘兵衆大肆奔逃，相互踐踏致死的極多，倒卧的尸體覆蓋了原野，夷男就此乞求與突厥媾和，并且派遣使者向朝廷請罪。

十六年，遣其叔父沙鉢羅泥熟俟斤來請婚，獻馬三千匹。太宗謂侍臣曰："北狄世爲寇亂，今延陀崛强，須早爲之所。朕熟思之，唯有二策：選徒十萬，擊而虜之，滅除凶醜，百年無事，此一策也；若遂其來請，結以婚姻，緩轡羈縻，亦足三十年安静，此亦一策也。未知何者爲先?"司空房玄齡對曰："今大亂之後，瘡痍未復，且兵凶戰危，聖人所慎。和親之策，實天下幸甚。"太宗曰："朕爲蒼生父母，苟可以利之，豈惜一女?"遂許以新興公主妻之。因徵夷男備親迎之禮，仍發詔將幸靈州與之會。夷男大悦，謂其國中曰："我本鐵勒之小帥也，天子立我爲可汗，今復嫁我公主，車駕親至靈州，斯亦足矣。"於是税諸部羊馬以爲聘財，或説夷男曰："我薛延陀可汗與大唐天子俱一國主，何有自往朝謁? 如或拘留，悔之無及。"夷男曰："吾聞大唐天子聖德遠被，日月所照，皆來賓服。我歸心委質，冀得睹天顔，死無所恨。然磧北之地，必當有主，捨我

十六年，夷男派遣他的叔父沙鉢羅泥熟俟斤前來求婚，進獻三千匹馬。太宗對侍臣説："北狄世代侵犯製造邊患，如今薛延陀崛起强盛，必須儘早設法。朕經過再三思考，以爲衹有二條計策：選十萬士兵，出擊并俘虜他們，消滅凶惡的敵人，則百年太平無事，這是一條計策；如果答應他們的請求，結爲親家，施行寬大籠絡政策，也足以安寧三十年，這也是一條計策。不知哪條計策好呢?"司空房玄齡回答説："如今天下大亂以後，創傷尚未恢復，况且戰争凶險，是聖人謹慎對待的事情。實行和親的計策，實在是天下的大幸。"太宗説："朕身爲百姓父母，如果可以對他們有利，怎會顧惜一女呢?"於是答應把新興公主嫁給夷男。因而徵召夷男具備迎親之禮，并且下詔將要前往靈州與夷男會見。夷男極爲高興，對本國的人説："我本來是鐵勒的小帥，天子把我立爲可汗，現在又把公主嫁給我，天子親自到靈州，這也就滿足了。"於是他向各部落徵收羊馬作爲聘禮，有人勸夷男説："我薛延陀可汗與大唐天子都是一國之主，哪有親自前去朝謁的道理? 假若被拘留，後悔就來不及了。"夷男説："我聽説大唐天子的聖德廣布遠方，日月所照之地，都來歸順。我心歸附，希望能够見到天子的容顔，就是死也不悔恨。然而大漠以北的

别求，固非大國之計。我志决矣，勿復多言。”於是言者遂止。太宗乃發使受其羊馬，然夷男先無府藏，調斂其國，往返且萬里，既涉沙磧，無水草，羊馬多死，遂後期。太宗於是停幸靈州。既而其聘羊馬來至，所耗將半。議者以爲夷狄不可禮義畜，若聘財未備而與之婚，或輕中國，當須要其備禮，於是下詔絶其婚。既而李思摩數遣兵侵掠之，延陀復遣突利失擊思摩，至定襄，抄掠而去。太宗遣英國公李勣援之，見虜已出塞而還。太宗以其數與思摩交兵，璽書責讓之。

地方，定要有主上，捨棄我却另外尋求他人，絶不是大國的良策。我的决心已定，不要再多説了。”於是進言的人不再勸阻。太宗便派遣使者接受夷男的羊馬，然而夷男先前没有儲存，衹有臨時從本國調取徵收，往返將近萬里，進入沙漠以後，因爲没有水草，很多羊馬死掉，因此過了期限。於是太宗停止前往靈州。没過多久夷男充作聘禮的羊馬送來，損耗了將近一半。商議朝政的人認爲夷狄不可用禮義對待，假若聘禮尚不齊備就與他成婚，或許會輕視唐朝，應當要他備齊聘禮，於是太宗下詔停止與夷男的婚事。不久李思摩多次派遣軍隊侵掠薛延陀，薛延陀又派遣突利失攻打李思摩，到了定襄，搶劫財物後離去。太宗派遣英國公李勣前去救援，李勣見敵人已經出了邊塞便返回。太宗因爲夷男多次與李思摩交戰，便下詔書譴責他。

十九年，謂其使人曰：“語爾可汗，我父子并東征高麗，汝若能寇邊者，但當來也!”夷男遣使致謝，復請發兵助軍，太宗答以優詔而止。其冬，太宗拔遼東諸城，破駐蹕陣，而高麗莫離支潜令靺鞨誑惑夷男，啖以厚利，夷男氣慴不敢動。俄而夷男卒，太宗爲之舉哀。夷男少子肆葉護拔灼襲殺其兄突利失可汗而自立，是爲頡利俱利薛沙多彌可汗。拔灼性褊急，馭下無恩，多所殺戮，其下不附。是時復以太宗尚在遼東，遂發兵寇夏州，將軍執失思力擊敗之，虜其衆數萬，拔灼輕騎遁去，尋爲迴紇所殺，宗族殆盡。其餘衆尚五六萬，竄於西域，又諸姓俟斤遞相攻擊，各遣使歸命。

十九年，皇帝對薛延陀使者説：“告訴你們的可汗，我父子一同東征高麗，你假若能侵犯邊地，儘管來吧!”夷男派遣使者請罪，又請求調發兵力援助官軍，太宗用褒獎的詔書答覆而阻止他派兵。這年冬天，太宗攻取了遼東各城，破駐蹕陣，可是高麗莫離支却暗中令靺鞨哄騙夷男，用厚利引誘他，夷男因畏懼而屏息不敢行動。不久夷男去世了，太宗爲他舉哀。夷男少子肆葉護拔灼襲擊殺死其兄突利失可汗以後自立，他就是頡利俱利薛沙多彌可汗。肆葉護拔灼生性器量狹小又急躁，統治部下没有恩德，多加殺戮，因而他的部下不歸附他。這時又因爲太宗還在遼東，肆葉護拔灼便調發兵力侵犯夏州，將軍執失思力打敗他，俘虜了他數萬兵衆，肆葉護拔灼輕騎逃走，不久被回紇殺死，宗族瀕臨滅絶。剩餘的部衆還有五六萬，逃亡西域，再加上各姓俟斤交相攻擊，各自派遣使者歸順。

二十年，太宗遣使江夏王道宗、左衛大將軍阿史那社爾爲瀚海道安撫大使；右領軍大將軍執失思力領突厥兵，代州都督薛萬徹、營州都督張儉、右驍衛大將軍契苾何力各統所部兵分道并進；太宗親幸靈州，爲諸軍

二十年，太宗派遣使臣江夏王李道宗、左衛大將軍阿史那社爾任瀚海道安撫大使；右領軍大將軍執失思力率領突厥軍隊，代州都督薛萬徹、營州都督張儉、右驍衛大將軍契苾何力各自統率所轄軍隊分道一齊進軍；太宗親自前往靈州，聲援各軍。不久李道宗穿過大漠，遇上薛延

擊援。既而道宗渡磧，遇延陀餘衆數萬來拒戰，道宗擊破之，斬首千餘級。萬徹又與迴紇相遇，二將各遣使諭以綏懷之意，其酋帥見使者，皆頓顙歡呼，請入朝。太宗至靈州，其鐵勒諸部相繼至數千人，仍請列爲州縣，北荒悉平。詔曰：

惟天爲大，合其德者弗違；謂地蓋厚，體其仁者光被。故能彌綸八極，輿蓋二儀，振絶代之英聲，畢天下之能事。彼匈奴者，與開闢而俱生；奄有龍庭，共上皇而并列。僭稱驕子，分天街於紫宸；仰應旄頭，抗大禮於皇極。緬窺邃古，能無力制。自朕臨御天下，二紀于兹，粤以眇身，一匡寰宇。始勤勞於昧旦，終致治於升平。曩者聊命偏師，遂擒頡利；今兹始弘廟略，已滅延陀。雖麾駕出征，未逾郊甸；前驅所轔，纔掩塞垣。長策風行，已振金微之表，揚威電發，遠讋沙場之外。鐵勒諸姓、迴紇胡禄俟利發等，總百餘萬户，散處北溟，遠遣使人，委身内屬，請同編列，并爲州郡。收其瀚海，盡入提封；解其辮髮，并垂冠帶。上變星昴，歸於東井之躔；下掩蹛林，袪入南山之囿。混元已降，殊未前聞；無疆之業，永貽來裔。古人所不能致，今既吞之；前王所不能屈，今咸滅之。斯實書契所未有，古今之壯觀，豈朕一人獨能宣力。蓋由上靈儲祉，錫以太康；宗廟威靈，成兹克定。即宜備禮，告于清廟，仍頒示普天。

其後延陀西遁之衆，共推夷男兄子咄摩支爲伊特勿失可汗，率部落七

陀殘餘的幾萬兵衆前來抵禦，李道宗打敗他們，斬首一千多級。薛萬徹又與回紇相遇，二位將領分別派遣使者表明相互交好之意，回紇首領見到使者，全都俯首歡呼，請求入朝。太宗到了靈州，鐵勒各部相繼有數千人前來，并請求劃爲州縣，北方邊遠地區全部平定，太宗下詔説：

衹有天大，符合天德者就能遂意；地可算厚，體察地仁者光照四方。因而能够統括八荒，包容天地，振起絶代的英名，完成天下偉業。區區匈奴，與天地同生；終有龍庭，與上皇并列。僭稱驕子，在紫微星座另分天界；上應昴星，對帝王之位分庭抗禮。追觀往古，無從力制。自從朕統治天下，到現在有二紀了，以渺小之身，統一天下。登基之初黎明即起操勞政事，終於達到太平盛世。以前僅暫命偏師，便擒頡利；現在開始大展朝廷的謀略，已經消滅了薛延陀。雖然我親自出征，還未越出郊野；前鋒所至，纔到邊境地帶。長驅風行，已震動金微之外，揚威速發，遠懾沙場之外。鐵勒各姓、回紇胡禄俟利發等，總共一百多萬户，散居北方大漠，遠派使者，投身内附，請求與編户等同，并設置州縣。收其瀚海之地，完全劃入版圖；解開他們的辮髮，全都戴帽束帶。天上昴星移動，歸於東井之位；地下襲取蹛林，放入南山苑囿。天地初成以來，從未聽説；無盡大業，永傳後裔。古人不能達致，如今已經并入；前王不能征服，如今統統消滅。這實在是文字所未載，古今的壯觀，難道朕一人獨能用力？是因爲上天積福，賜給太平；宗廟威靈，成就此次勝利。應當立即具備禮儀，祭告太廟，并且頒示普天之下。

此後薛延陀西逃的部衆，共同推立夷男兄子咄摩支爲伊特勿失可汗，他率領部落七萬多人，

萬餘口，西歸故地。乃去可汗之號，遣使奉表，請居鬱督軍山北。詔兵部尚書崔敦禮就加綏撫。而諸部鐵勒素服薛延陀之衆，及咄摩支至，九姓渠帥莫不危懼。朝議恐爲磧北之患，復令英國公李勣進加討擊。勣率九姓鐵勒二萬騎至于天山。咄摩支見官軍奄至，惶駭不知所爲，且聞詔使蕭嗣業在迴紇中，因而請降。嗣業與之俱至京師，詔授右武衛將軍，賜以田宅。咄摩支入國後，鐵勒酋帥潛知其部落，仍持兩端。李勣因縱兵追擊，前後斬五千餘級，虜男女三萬計。

二十一年，契苾、迴紇等十餘部落以薛延陀亡散殆盡，乃相繼歸國。太宗各因其地土，擇其部落，置爲州府：以迴紇部爲瀚海都督府，僕骨爲金微都督府，多覽葛爲燕然都督府，拔野古部爲幽陵都督府，同羅部爲龜林都督府，思結部爲盧山都督府，渾部爲皐蘭州，斛薛部爲高闕州，奚結部爲雞鹿州，阿跌部爲雞田州，契苾部爲榆溪州，思結別部爲蹛林州，白霫部爲寘顔州，凡一十三州。拜其酋長爲都督、刺史，給玄金魚以爲符信，又置燕然都護以統之。是歲，太宗以鐵勒諸部并皆内屬，詔賜京城百姓大酺三日。永徽元年，延陀首領先逃逸者請歸國，高宗更置溪彈州以安恤之。至則天時，突厥强盛，鐵勒諸部在漠北者漸爲所并。迴紇、契苾、思結、渾部徙于甘、凉二州之地。

其骨利幹北距大海，去京師最遠，自古未通中國。貞觀中遣使來朝貢，遣雲麾將軍康蘇密往慰撫之，仍列其地爲玄闕州。俄又遣使隨蘇密使入朝，獻良馬十匹。太宗奇其駿異，爲之制名，號爲十驥：一曰騰霜白，二曰皎雪驄，三曰凝露驄，四曰懸光

往西返回故土。於是除去可汗的稱號，派遣使者上表，請求居住在鬱督軍山的北面。皇上下詔令兵部尚書崔敦禮前去安撫。可是原先歸附薛延陀的各部鐵勒部衆，到咄摩支來時，九姓首領無不畏懼。朝廷商議恐怕薛延陀會成爲漠北的禍患，又令英國公李勣進軍加以討擊。李勣率領九姓鐵勒二萬騎兵抵達天山。咄摩支見官軍突然到來，驚恐萬狀不知如何是好，又聽説朝廷使臣蕭嗣業正在回紇中，因而請求投降。蕭嗣業與他一同來到京師，皇上下詔任咄摩支爲右武衛將軍，賜給田宅。咄摩支來到國中以後，鐵勒首領暗中得知他的部落仍然三心二意。因此李勣縱兵追擊，先後斬首五千多人，俘虜男女三萬多人。

二十一年，契苾、回紇等十多個部落因薛延陀幾乎全都逃散，便相繼歸附朝廷。太宗分别根據它們的土地，選擇其部落，設置爲州府：以回紇部爲瀚海都督府，以僕骨爲金微都督府，以多覽葛爲燕然都督府，以拔野古部爲幽陵都督府，以同羅部爲龜林都督府，以思結部爲盧山都督府，以渾部爲皐蘭州，以斛薛部爲高闕州，以奚結部爲雞鹿州，以阿跌部爲雞田州，以契苾部爲榆溪州，以思結别部爲蹛林州，以白霫部爲寘顔州，共計十三州。任各自酋長爲都督、刺史，給玄金魚作爲符信，又設置燕然都護統領。這一年，太宗見鐵勒各部全都歸順，下詔賜京城百姓大宴三天。永徽元年，先逃亡的薛延陀首領請求歸順，高宗又設置溪彈州用來安置他們。到武則天時，突厥强盛，在漠北的鐵勒各部逐漸被突厥吞并。回紇、契苾、思結、渾部遷徙到甘、凉二州的地方。

骨利幹北面到大海，距離京師最遠，自古以來從未與中原交往。貞觀年間派遣使者前來朝貢，太宗派遣雲麾將軍康蘇密前去撫慰，并將該地設置爲玄闕州。不久骨利幹又派遣使者跟隨蘇密使者前來朝見，進獻十匹良馬。太宗對所獻駿馬的奇特感到驚異，爲馬命名，稱爲十驥：其一叫騰霜白，其二叫皎雪驄，其三叫凝露驄，其四

驄，五曰決波騟，六曰飛霞驃，七曰發電赤，八曰流金騧，九曰翱麟紫，十曰奔虹赤。又爲文以叙其事。自延陀叛後，朝貢遂絶。

叫懸光驄，其五叫決波騟，其六叫飛霞驃，其七叫發電赤，其八叫流金騧，其九叫翱麟紫，其十叫奔虹赤。又作文記叙此事。自從薛延陀反叛以後，朝貢便停止了。

契丹

契丹，居潢水之南，黄龍之北，鮮卑之故地，在京城東北五千三百里。東與高麗鄰，西與奚國接，南至營州，北至室韋。冷陘山在其國南，與奚西山相崎，地方二千里。逐獵往來，居無常處。其君長姓大賀氏。勝兵四萬三千人，分爲八部，若有徵發，諸部皆須議合，不得獨舉。獵則別部，戰則同行。本臣突厥，好與奚鬥，不利則遁保青山及鮮卑山。其俗死者不得作冢墓，以馬駕車送入大山，置之樹上，亦無服紀。子孫死，父母晨夕哭之；父母死，子孫不哭。其餘風俗與突厥同。

武德初，數抄邊境。二年，入寇平州。六年，其君長咄羅遣使貢名馬豐貂。貞觀二年，其君摩會率其部落來降。突厥頡利遣使請以梁師都易契丹，太宗謂曰："契丹、突厥，本是別類，今來降我，何故索之？師都本中國人，據我州城，以爲盜竊，突厥無故容納之，我師往討，便來救援。計不久自當擒滅，縱其不得，終不以契丹易之。"太宗伐高麗，至營州，會其君長及老人等，賜物各有差，授其蕃長窟哥爲左武衛將軍。二十二年，窟哥等部咸請内屬，乃置松漠都督府，以窟哥爲左領軍將軍兼松漠都督府、無極縣男，賜姓李氏。顯慶初，又拜窟哥爲左監門大將軍。其曾孫祜莫離，則天時歷左衛將軍兼檢校彈汗州刺史，歸順郡王。

又契丹有別部酋帥孫敖曹，初仕隋爲金紫光禄大夫。武德四年，與靺

契丹，位居潢水的南面，黄龍的北面，是鮮卑的舊地，在京城東北五千三百里。東面與高麗爲鄰，西面與奚國相接，南面到營州，北面到室韋。冷陘山在契丹國的南面，與奚的西山相倚，土地方圓二千里。契丹人往來追逐獵物，没有固定居住的地方。其君長姓大賀氏。有善戰的士兵四萬三千人，分爲八部，假若有徵集調發，各部都必須聚在一起商議，不得單獨行動。打獵時則分部活動，征戰時共同出行。本來臣屬突厥，好與奚交戰，失利便逃走守衛青山及鮮卑山。他們的習俗不得爲死者建造冢墓，而是用馬拉車送進大山，再把尸體放在樹上，也没有服喪的規定。子孫死，父母早晚哭；父母死，子孫不哭。其餘風俗與突厥相同。

武德初年，契丹多次入侵邊境。二年，進犯平州。六年，契丹君長咄羅派遣使者貢獻名馬大貂。貞觀二年，契丹君長摩會率領本部落前來投降。突厥頡利派遣使者請求用梁師都交换契丹，太宗對使者説："契丹、突厥，本來就是異族，契丹現在前來投降我，爲什麽要索取它呢？梁師都本來就是中原人，占據我州城，來行盜竊，突厥無故接納他，我軍前去討伐，便來救援。預計不久自會擒獲并且消滅他，縱然不能，也不會用契丹交换他。"太宗討伐高麗，到了營州，會見契丹君長及老人等，賜給東西各不等，任蕃長窟哥爲左武衛將軍。二十二年，窟哥等部全都請求内附，於是設置松漠都督府，任窟哥爲左領軍將軍兼松漠都督府、無極縣男，賜姓李。顯慶初年，又任窟哥爲左監門大將軍。他的曾孫祜莫離，武則天時歷任左衛將軍兼檢校彈汗州刺史，封歸順郡王。

另外契丹有別部首領孫敖曹，最初在隋任金紫光禄大夫。武德四年，他與靺鞨酋長突地稽都

鞨酋長突地稽俱遣使内附，詔令於營州城傍安置，授雲麾將軍，行遼州總管。至曾孫萬榮，垂拱初累授右玉鈐衛將軍、歸誠州刺史，封永樂縣公。萬歲通天中，萬榮與其妹婿松漠都督李盡忠，俱爲營州都督趙翽所侵侮，二人遂舉兵殺翽，據營州作亂。盡忠即窟哥之胤，歷位右武衛大將軍兼松漠都督。則天怒其叛亂，下詔改萬榮名爲萬斬，盡忠爲盡滅。盡滅尋自稱無上可汗，以萬斬爲大將，前鋒略地，所向皆下，旬日兵至數萬，進逼檀州。詔令右金吾大將軍張玄遇、左鷹揚衛將軍曹仁師、司農少卿麻仁節率兵討之。與萬斬戰于西硤石谷，官軍敗績，玄遇、仁節并爲賊所虜。又令夏官尚書王孝傑、左羽林將軍蘇宏暉領兵七萬以繼之。與萬斬戰于東硤石谷，孝傑在陣陷没，宏暉棄甲而遁。萬斬乘勝率其衆入幽州，殺略人吏。清邊道大總管、建安郡王武攸宜遣裨將討之，不能克。又詔左金吾大將軍、河内王武懿宗爲大總管，御史大夫婁師德爲副大總管，右武衛將軍沙吒忠義爲前軍總管，率兵三十萬以討之。俄而李盡滅死，萬斬代領其衆。萬斬又遣别帥駱務整、何阿小爲游軍前鋒，攻陷冀州，殺刺史陸寶積，屠官吏子女數千人。俄而奚及突厥之衆掩擊其後，掠其幼弱。萬斬棄其衆，以輕騎數千人東走。前軍副總管張九節率數百騎設伏以邀之。萬斬窮蹙，乃將其家奴輕騎宵遁，至潞河東，解鞍憩於林下，其奴斬之。張九節傳其首于東都，自是其餘衆遂降突厥。

派遣使者内附，皇上下詔令在營州城旁安置，任他爲雲麾將軍，行遼州總管。到了曾孫孫萬榮，垂拱初年歷任右玉鈐衛將軍、歸誠州刺史，封永樂縣公。萬歲通天年間，孫萬榮與他的妹婿松漠都督李盡忠，都受到營州都督趙翽的欺凌，於是二人起兵殺死趙翽，占據營州作亂，李盡忠就是窟哥的後代，歷任右武衛大將軍兼松漠都督。武則天憤恨他們叛亂，下詔把孫萬榮改名叫孫萬斬，把李盡忠改名叫李盡滅。李盡滅不久自稱無上可汗，任孫萬斬爲大將，做前鋒攻掠土地，所到之處全都攻取，十天時間士兵達到數萬人，進逼檀州。朝廷下詔令右金吾大將軍張玄遇、左鷹揚衛將軍曹仁師、司農少卿麻仁節率領軍隊討伐他們。與孫萬斬在西硤石谷交戰，官軍大敗，張玄遇、麻仁節全都被賊軍俘虜。武則天又令夏官尚書王孝傑、左羽林將軍蘇宏暉率領七萬士兵繼續征討他們。與孫萬斬在東硤石谷交戰，王孝傑在陣上戰死，蘇宏暉戰敗逃走。孫萬斬乘勝率領兵衆進入幽州，殺掠百姓官吏。清邊道大總管、建安郡王武攸宜派遣副將前去討伐他，未能取勝。武則天又下詔令左金吾大將軍、河内王武懿宗任大總管，御史大夫婁師德任副大總管，右武衛將軍沙吒忠義任前軍總管，率領三十萬士兵前去討伐他。不久李盡滅死，孫萬斬取代他統領部衆。孫萬斬又派遣别帥駱務整、何阿小爲游軍前鋒，攻占了冀州，殺死刺史陸寶積，屠殺官吏百姓幾千人。没過多久奚及突厥的兵衆從他的後面進行襲擊，掠奪幼弱之人。孫萬斬丢下他的兵衆，率領幾千輕騎往東逃跑。前軍副總管張九節率領數百名騎兵設下埋伏以截擊他們。孫萬斬走投無路，衹好帶着家奴輕騎連夜逃亡，到了潞河東面，他解開馬鞍在樹林中休息，被自己的家奴殺死。張九節把他的首級傳送到東都，從此殘餘兵衆便投降突厥。

開元三年，其首領李失活以默啜政衰，率種落内附。失活即盡忠之從父弟也。於是復置松漠都督府，封失

開元三年，契丹首領李失活因爲默啜統治衰落，便率領部落歸順。李失活就是李盡忠的堂弟。於是朝廷恢復設置松漠都督府，封李失活爲

活爲松漠郡王，拜左金吾衛大將軍兼松漠都督。其所統八部落，各因舊帥拜爲刺史，又以將軍薛泰督軍以鎮撫之。明年，失活入朝，封宗室外甥女楊氏爲永樂公主以妻之。

六年，失活死，上爲之舉哀，贈特進。失活從父弟娑固代統其衆，遣使册立，仍令襲其兄官爵。娑固大臣可突干驍勇，頗得衆心，娑固謀欲除之。可突干反攻娑固，娑固奔營州。都督許欽澹令薛泰帥驍勇五百人，又徵奚王李大酺者及娑固合衆以討可突干。官軍不利，娑固、大酺臨陣皆爲可突干所殺，生拘薛泰。營府震恐，許欽澹移軍西入渝關。可突干立娑固從父弟鬱干爲主，俄又遣使請罪，上乃令册立鬱干，令襲娑固官爵，仍赦可突干之罪。十年，鬱干入朝請婚。上又封從妹夫率更令慕容嘉賓女爲燕郡公主以妻之，仍封鬱干爲松漠郡王，授左金吾衛員外大將軍兼静析軍經略大使，賜物千段。鬱干還蕃，可突干來朝，拜左羽林將軍，從幸并州。

明年，鬱干病死，弟吐干代統其衆，襲兄官爵，復以燕郡公主爲妻。吐干與可突干復相猜阻。十三年，携公主來奔，便不敢還，改封遼陽郡王，因留宿衛。可突干立李盡忠弟邵固爲主。其冬，車駕東巡，邵固詣行在所，因從至岳下，拜左羽林軍員外大將軍、静析軍經略大使，改封廣化郡王，又封皇從外甥女陳氏爲東華公主以妻之。

邵固還蕃，又遣可突干入朝，貢方物，中書侍郎李元紘不禮焉，可突干怏怏而去。左丞相張説謂人曰："兩蕃必叛。可突干人面獸心，唯利是視，執其國政，人心附之，若不優

松漠郡王，任他爲左金吾衛大將軍兼松漠都督。他所統治的八個部落，分别把舊帥任爲刺史，又令將軍薛泰督軍以便安定撫慰他們。第二年，李失活前來朝見，皇帝把宗室外甥女楊氏封爲永樂公主嫁給他爲妻。

六年，李失活死，皇上爲他舉哀，追贈特進。李失活堂弟李娑固取代他統領契丹部衆，皇上派遣使者册立，并且令李娑固承襲其兄的官爵。李娑固的大臣可突干驍勇，很得人心，李娑固想要除掉他。可突干反攻李娑固，李娑固逃往營州。都督許欽澹令薛泰統率驍勇五百名，又徵召奚王李大酺與李娑固聯合兵力討伐可突干。官軍失利，李娑固、李大酺臨陣全都被可突干殺死，可突干還活捉了薛泰。於是營府大爲恐慌，許欽澹移軍西進渝關。可突干立李娑固堂弟李鬱干爲主上，不久又派遣使者請罪，皇上便令册立李鬱干，令他繼承李娑固官爵，并且赦免了可突干的罪過。十年，李鬱干入朝求婚，皇上又把堂妹夫率更令慕容嘉賓女封爲燕郡公主嫁給他，并且封李鬱干爲松漠郡王，任左金吾衛員外大將軍兼静析軍經略大使，賜給一千段絹帛。李鬱干返回本國，可突干前來朝見，朝廷任他爲左羽林將軍，可突干跟從皇上前往并州。

第二年，李鬱干病死，其弟李吐干取代他統治部衆，李吐干繼承其兄官爵，仍以燕郡公主爲妻。李吐干與可突干又相互猜疑。十三年，李吐干携同公主前來投奔，便不敢返回，改封遼陽郡王，因而留在朝中宿衛。可突干立李盡忠弟李邵固爲主上。這年冬季，皇上東巡，李邵固前來皇帝出行時暫時居住地，便跟隨着來到岱岳之下，朝廷任他爲左羽林軍員外大將軍、静析軍經略大使，改封廣化郡王，又把皇從外甥女陳氏封爲東華公主嫁給他爲妻。

李邵固返回本國，又派遣可突干入朝，貢獻土産，中書侍郎李元紘不以禮待他，可突干很不高興地離去。左丞相張説對人説："兩蕃一定會反叛。可突干人面獸心，惟利是圖，他執掌國政，人心歸向他，假若不用優禮籠絡他，他肯定

禮縻之，必不來矣。”十八年，可突干殺邵固，率部落并脅奚衆降于突厥，東華公主走投平盧軍。於是詔中書舍人裴寬、給事中薛侃等於京城及關内、河東、河南、河北分道募壯勇之士，以忠王浚爲河北道行軍元帥以討之，師竟不行。二十年，詔禮部尚書信安王禕爲行軍副大總管，領衆與幽州長史趙含章出塞擊破之，俘獲甚衆。可突干率其麾下遠遁，奚衆盡降，禕乃班師。明年，可突干又來抄掠。幽州長史薛楚玉遣副將郭英傑、吴克勤、鄔知義、羅守忠率精騎萬人，并領降奚之衆追擊之。軍至渝關都山之下，可突干領突厥兵以拒官軍。奚衆遂持兩端，散走保險。官軍大敗，知義、守忠率麾下遁歸，英傑、克勤没于陣，其下六千餘人，盡爲賊所殺。詔以張守珪爲幽州長史兼御史中丞以經略之。可突干漸爲守珪所逼，遣使僞降。俄又迴惑不定，引衆漸向西北，將就突厥。守珪遣管記王悔等就部落招諭之。時契丹衙官李過折與可突干分掌兵馬，情不叶，悔潛誘之，過折夜勒兵斬可突干及其支黨數十人。二十三年正月，傳首東都。詔封過折爲北平郡王，授特進，檢校松漠州都督，賜錦衣一副、銀器十事、絹綵三千匹。其年，過折爲可突干餘黨泥禮所殺，并其諸子，唯一子剌乾走投安東得免，拜左驍衛將軍。

不來了。”十八年，可突干殺死李邵固，率領部落并脅迫奚人降附突厥，東華公主投奔平盧軍。於是皇上下詔令中書舍人裴寬、給事中薛侃等人在京城及關内、河東、河南、河北分道招募强壯勇敢的士兵，任忠王李浚爲河北道行軍元帥前去討伐可突干，軍隊始終没有出發。二十年，皇上下詔禮部尚書信安王李禕任行軍副大總管，率領士兵與幽州長史趙含章出邊塞打敗了可突干，俘獲極多。可突干率領部下遠逃，奚人統統投降，於是李禕班師。第二年，可突干又來侵掠。幽州長史薛楚玉派遣副將郭英傑、吴克勤、鄔知義、羅守忠率領一萬精騎，并率領投降的奚人前去追擊可突干。軍隊進至渝關都山下面，可突干率領突厥兵抵禦官軍。奚人遲疑觀望，奔散據險自守。官軍大敗，鄔知義、羅守忠率領部下逃回，郭英傑、吴克勤死在戰場，他們部下的六千多人，全部被賊殺死。皇上下詔任張守珪爲幽州長史兼御史中丞前去籌劃謀取可突干。可突干日漸受到張守珪逼迫，派遣使者假裝投降。不久又反悔疑惑不定，帶領兵衆急向西北，準備歸附突厥。張守珪派遣管記王悔等人到部落招撫開導。當時契丹衙官李過折與可突干分别掌管兵馬，二人不和，王悔暗中引誘李過折，李過折晚上帶兵殺死可突干及其親黨幾十人。二十三年正月，把可突干的首級傳送到東都。皇上下詔封李過折爲北平郡王，任特進，檢校松漠州都督，賜給錦衣一副、銀器十件、絹綵三千匹。這一年，李過折被可突干餘黨泥禮殺死，他的兒子們也被殺害，衹有一個兒子剌乾投奔安東獲免，朝廷任他爲左驍衛將軍。

天寶十年，安禄山誣其酋長欲叛，請舉兵討之。八月，以幽州、雲中、平盧之衆數萬人，就潢水南契丹衙與之戰，禄山大敗而還，死者數千人。至十二年，又降附。迄于貞元，常間歲來修藩禮。

天寶十年，安禄山誣陷契丹酋長想要反叛，請求發兵討伐。八月，朝廷調發幽州、雲中、平盧的兵衆幾萬人，到潢水南面契丹衙庭與契丹交戰，安禄山大敗而歸，死去幾千人。到了十二年，契丹又投降歸附。直到貞元時，常常隔年來行藩國之禮。

貞元四年，與奚衆同寇我振武，

貞元四年，契丹與奚兵衆一同侵犯我振武，

大掠人畜而去。九年、十年，復遣使來朝，大首領悔落拽何已下，各授官放還。十一年，大首領熱蘇等二十五人來朝。自後至元和、長慶、寶曆、大和、開成時遣使來朝貢。會昌二年九月，制："契丹新立王屈戍，可雲麾將軍，守右武衛將軍員外置同正員。"幽州節度使張仲武上言："屈戍等云，契丹舊用迴紇印，今懇請聞奏，乞國家賜印。"許之，以"奉國契丹之印"爲文。

大肆掠奪人口及牲畜後離去。九年、十年，又派遣使者前來朝見，大首領悔落拽何以下，分別授任官職後放回。十一年，大首領熱蘇等二十五人前來朝見。此後到元和、長慶、寶曆、大和、開成時派遣使者前來朝貢。會昌二年九月，皇上下制說："契丹新立王屈戍，可任雲麾將軍，守右武衛將軍員外置同正員。"幽州節度使張仲武上奏："屈戍等人說，契丹過去用的是回紇印，現在懇請奏知皇上，乞求朝廷賜印。"皇上答應了，以"奉國契丹之印"作爲印文。

奚國

奚國，蓋匈奴之別種也，所居亦鮮卑故地，即東胡之界也，在京師東北四千餘里。東接契丹，西至突厥，南拒白狼河，北至霫國。自營州西北饒樂水以至其國。勝兵三萬餘人，分爲五部，每部置俟斤一人。風俗并於突厥，每隨逐水草，以畜牧爲業，遷徙無常。居有氈帳，兼用車爲營，牙中常五百人持兵自衛。此外部落皆散居山谷，無賦稅。其人善射獵，好與契丹戰爭。

奚國，是匈奴的別種，也居住在鮮卑舊地，就是東胡的境內，在京師東北四千多里。東面連接契丹，西面到突厥，南面抵達白狼河，北面到霫國。從營州西北饒樂水可以到達奚國。有善戰的士兵三萬多人，分爲五部，每部設置俟斤一人。風俗與突厥相同，常常追逐水草，以畜牧爲業，遷徙不定。居住有氈帳，兼用車來作營，牙帳中常有五百人手持兵器護衛。此外部落全都散居山谷，沒有賦稅。奚人擅長射獵，好與契丹作戰。

武德中，遣使朝貢。貞觀二十二年，酋長可度者率其所部内屬，乃置饒樂都督府，以可度者爲右領軍兼饒樂都督，封樓煩縣公，賜姓李氏。顯慶初，又授右監門大將軍。萬歲通天年，契丹叛後，奚衆管屬突厥，兩國常遞爲表裏，號曰"兩蕃"。景雲元年，其首領李大酺遣使貢方物，睿宗嘉之，宴賜甚厚。

武德年間，奚派遣使者入朝進貢。貞觀二十二年，酋長可度者率領本部歸順，朝廷於是設置饒樂都督府，任可度者爲右領軍兼饒樂都督，封爲樓煩縣公，賜姓李。顯慶初年，又任右監門大將軍。萬歲通天年間，契丹反叛以後，奚人歸附突厥，兩國常交相呼應，號稱"兩蕃"。景雲元年，奚首領李大酺派遣使者貢獻土産，睿宗稱贊他，設宴賞賜極爲豐厚。

延和元年，左羽林將軍、檢校幽州大都督孫佺，率兵十二萬以襲其部落，師次冷陘，前軍左驍衛將軍李楷洛等與大酺會戰，我師敗績。佺懼，不敢進救，遣使矯報大酺云："我奉敕來此招諭蕃將，李楷洛等不受節度而輒用兵，請斬以謝。"大酺曰："若

延和元年，左羽林將軍、檢校幽州大都督孫佺率領十二萬士兵前去襲擊奚部落，軍隊停駐冷陘，前軍左驍衛將軍李楷洛等人與李大酺會戰，我軍大敗。孫佺恐懼，不敢進軍救援，派遣使者向李大酺謊報說："我奉詔來這裏招撫曉諭蕃將，李楷洛等人不聽部署而隨便用兵，請求殺死他用來請罪。"李大酺說："假若是奉詔招撫曉諭，有

奉敕招諭，有何國信物?”佺率軍中繒帛萬餘段并袍帶以與之。大酺曰:“將軍可南還，無相驚擾。”佺軍漸失部伍，大酺乃率衆逼之，由是大敗，兵士死傷者數萬。佺及副將周以悌爲大酺所擒，送于突厥默啜，并遇害。

開元三年，大酺遣其大臣粤蘇梅落來請降，詔復立其地爲饒樂州，封大酺爲饒樂郡王，仍拜左金吾員外大將軍、饒樂州都督。五年，大酺與契丹首領松漠郡王李失活咸請於柳城依舊置營州都督府，上從之。敕太子詹事姜師度充使督工作，役八千餘人。其年，大酺入朝，詔封從外甥女辛氏爲固安公主以妻之，賜物一千五百匹，遣右領軍將軍李濟持節送還蕃。

八年，大酺率兵救契丹，戰死，其弟魯蘇嗣立。十年，入朝，詔令襲其兄饒樂郡王、右金吾員外大將軍兼保塞軍經略大使，賜物一千段，仍以固安公主爲妻。而公主與嫡母未和，遞相論告，詔令離婚，復以成安公主之女韋氏爲東光公主以妻之。十四年，又改封魯蘇爲奉誠王，授右羽林軍員外將軍。十八年，奚衆爲契丹衙官可突干所脅，復叛降突厥。魯蘇不能制，走投渝關，東光公主奔歸平盧軍。其秋，幽州長史趙含章發清夷軍兵擊奚，破之，斬首二百級。自是奚衆稍稍歸降。二十年，信安王禕奉詔討叛奚。奚酋長李詩瑣高等以其部落五千帳來降。詔封李詩爲歸義王兼特進、左羽林軍大將軍同正，仍充歸義州都督，賜物十萬段，移其部落於幽州界安置。天寶五載，又封其王娑固爲昭信王，仍授饒樂都督。

自大曆後，朝貢時至。貞元四年七月，奚及室韋寇振武。十一年四

什麽國中信物?”於是孫佺收集軍中繒帛萬段及袍帶給了李大酺。李大酺説:“將軍可以返回南面，不要再驚擾。”孫佺的軍隊逐漸亂了行列，李大酺便率領兵衆進逼，孫佺因此大敗，士兵死傷的達好幾萬。孫佺以及副將周以悌被李大酺所擒，送給突厥默啜，都遇害。

開元三年，李大酺派遣其大臣粤蘇梅落前來請求投降，皇帝下詔在奚地恢復設置饒樂州，封李大酺爲饒樂郡王，并拜任爲左金吾員外大將軍、饒樂州都督。五年，李大酺與契丹首領松漠郡王李失活都請求照舊在柳城設置營州都督府，皇上答應了他們的請求。敕令太子詹事姜師度充任使職督促工程，役使八千多人。這一年，李大酺前來朝見，皇上下詔把從外甥女辛氏封爲固安公主嫁給他爲妻，賞賜一千五百匹絹帛，派遣右領軍將軍李濟持節護送他返回本國。

八年，李大酺率領士兵救援契丹，戰死，其弟李魯蘇繼立。十年，李魯蘇入朝，皇上下詔令他繼承其兄饒樂郡王、右金吾員外大將軍兼保塞軍經略大使，賜給一千段絹帛，仍以固安公主爲妻。可是公主與嫡母不和，互相奏告，皇上下詔命令離婚，又把成安公主之女韋氏封爲東光公主嫁給李魯蘇爲妻。十四年，又改封李魯蘇爲奉誠王，任右羽林軍員外將軍。十八年，奚人受契丹衙官可突干脅迫，再次反叛投降突厥。李魯蘇不能制止，投奔渝關，東光公主逃回平盧軍。這年秋季，幽州長史趙含章調發清夷軍兵攻打奚，打敗了奚，斬首二百人。從此奚人逐漸歸順投降。二十年，信安王李禕奉詔討伐叛亂的奚。奚酋長李詩瑣高等人率領部落五千帳前來投降。皇上下詔封李詩瑣高爲歸義王兼特進、左羽林軍大將軍同正，并充任歸義州都督，賜給十萬段絹帛，把他的部落遷移到幽州界内安置。天寶五載，又封奚王李娑固爲昭信王，并任饒樂都督。

自從大曆以後，奚時常入朝進貢。貞元四年七月，奚及室韋侵犯振武。十一年四月，幽州上

月，幽州奏却奚六萬餘衆。元和元年，其王饒樂府都督、襲歸誠王梅落來朝，加檢校司空，放還蕃。三年，以奚首領索低爲右武威衛將軍同正，充檀、薊兩州游奕兵馬使，仍賜姓李氏。八年，遣使來朝。十一年，遣使獻名馬。爾後每歲朝貢不絶，或歲中二三至。故事，常以范陽節度使爲押奚、契丹兩蕃使。自至德之後，藩臣多擅封壤，朝廷優容之，彼務自完，不生邊事，故二蕃亦少爲寇。其每歲朝賀，常各遣數百人至幽州，則選其酋渠三五十人赴闕，引見於麟德殿，錫以金帛遣還，餘皆駐而館之，率爲常也。

奏打退了奚六萬多兵衆。元和元年，奚王饒樂府都督、襲歸誠王梅落前來朝見，朝廷加授他爲檢校司空，把他放回本國。三年，任奚首領索低爲右武威衛將軍同正，充任檀、薊兩州游奕兵馬使，并賜姓李。八年，奚派遣使者前來朝見。十一年，奚派遣使者進獻名馬。此後每年朝貢不斷，有時一年之中來二三次。依照舊例，固定以范陽節度使爲押奚、契丹兩蕃使。自從至德以後，藩鎮大多在轄境内自行其是，朝廷寬容他們，而他們務求自我保全，不在邊地製造事端，因而二蕃也很少侵犯。每年朝賀，常常各自派遣幾百人來到幽州，僅挑選首領三五十人前往京師，皇上在麟德殿引見，賜給金帛之後將他們遣送回去，其餘人全都留在幽州給安排住宿，這成爲常例。

室韋

室韋者，契丹之别類也。居猺越河北，其國在京師東北七千里。東至黑水靺鞨，西至突厥，南接契丹，北至于海。其國無君長，有大首領十七人，并號莫賀弗，世管攝之，而附于突厥。兵器有角弓楛矢，尤善射，時聚弋獵，事畢而散。其人土著，無賦斂。或爲小室，以皮覆上，相聚而居，至數十百家。剡木爲犁，不加金刃，人牽以種，不解用牛。夏多霧雨，冬多霜霰。畜宜犬豕，豢養而噉之，其皮用以爲韋，男子女人通以爲服。被髪左衽，其家富者項著五色雜珠。婚嫁之法，男先就女舍，三年役力，因得親迎其婦。役日已滿，女家分其財物，夫婦同車而載，鼓舞共歸。武德中，獻方物。貞觀三年，遣使貢豐貂，自此朝貢不絶。

室韋，是契丹的别類。位於猺越河北面，室韋國在京師東北七千里。東面到黑水靺鞨，西面到突厥，南面連接契丹，北面到海。室韋國中不設君長，有十七位大首領，并稱莫賀弗，他們世代管轄室韋，依附突厥。兵器有角弓楛箭，尤其擅長射箭，時常聚集射獵，結束之後便分散。室韋人世代居住在這裏，没有賦税。或建造小房，用皮覆頂，相互聚集居住，達到幾十上百家。削木成犁，不加鐵尖，用人牽犁種植，不懂得用牛。夏季多霧雨，冬季多霜霰。適宜飼養的牲畜爲狗猪，豢養用以食用，皮用來鞣製成熟皮，男子女人全都以此製作衣服。披散頭髪，穿左開襟的衣服，家境富有的人脖子上戴着五色雜珠。婚嫁的規定，男子先到女子家，服三年力役，方可親迎新歸。服役日期滿後，女子家分給他財物，夫婦同乘一車，歡樂地一同回男子家。武德年間，貢獻土産。貞觀三年，派遣使者貢獻大貂，從此朝貢不斷。

又云：室韋，我唐有九部焉。所謂嶺西室韋、山北室韋、黄頭室韋、大如者室韋、小如者室韋、婆萵室韋、訥北室韋、駱駝室韋，并在柳城郡之東北，近者三千五百里，遠者六

又説：室韋，在我唐時有九部。就是所謂嶺西室韋、山北室韋、黄頭室韋、大如者室韋、小如者室韋、婆萵室韋、訥北室韋、駱駝室韋，都在柳城郡的東北，近的三千五百里，遠的六千二百里。現在室韋最西面與回紇接壤，是烏素固部

千二百里。今室韋最西與迴紇接界者，烏素固部落，當俱輪泊之西南。次東有移塞没部落。次東又有塞曷支部落，此部落有良馬，人户亦多，居啜河之南，其河彼俗謂之燕支河。次又有和解部落，次東又有烏羅護部落，又有那禮部落。又東北有山北室韋，又北有小如者室韋，又北有婆萵室韋，東又有嶺西室韋，又東南至黄頭室韋，此部落兵强，人户亦多，東北與達姤接。嶺西室韋北又有訥北支室韋，此部落較小。烏羅護之東北二百餘里，那河之北有古烏丸之遺人，今亦自稱烏丸國。武德、貞觀中，亦遣使來朝貢。其北大山之北有大室韋部落，其部落傍望建河居。其河源出突厥東北界俱輪泊，屈曲東流，經西室韋界，又東經大室韋界，又東經蒙兀室韋之北，落俎室韋之南，又東流與那河、忽汗河合，又東經南黑水靺鞨之北，北黑水靺鞨之南，東流注于海。烏丸東南三百里，又有東室韋部落，在猺越河之北。其河東南流，與那河合。開元、天寶間，比年或間歲入貢。大曆中，亦頻遣使來貢。貞元八年閏十二月，室韋都督和解熱素等一十人來朝。大和五年至八年，凡三遣使來。九年十二月，室韋大都督阿成等三十人來朝。開成、會昌中，亦遣使來朝貢不絶。

落，位於俱輪泊的西南。再往東有移塞没部落。再往東又有塞曷支部落，這個部落有良馬，人口也多，居住在啜河的南面，他們習慣把這條河叫作燕支河。再往東又有和解部落，再往東又有烏羅護部落，又有那禮部落。又往東北有山北室韋，又往北有小如者室韋，又往北有婆萵室韋，往東又有嶺西室韋，又往東南到黄頭室韋，這個部落兵力强盛，人口也衆多，東北面與達姤相連接。嶺西室韋的北面又有訥北支室韋，這個部落比較小。烏羅護的東北二百多里，那河的北面有古烏丸的遺民，現在也自稱烏丸國。武德、貞觀年間，也派遣使者前來朝貢。它北面大山的北面有大室韋部落，這個部落居住在望建河旁。望建河的河源出自突厥東北界的俱輪泊，曲折東流，經過西室韋境内，又往東經過大室韋境内，又往東經過蒙兀室韋的北面，落俎室韋的南面，又往東流與那河、忽汗河匯合，又往東經過南黑水靺鞨的北面，北黑水靺鞨的南面，往東流入大海。烏丸東南三百里，又有東室韋部落，在猺越河的北面。猺越河往東南流，與那河匯合。開元、天寶年間，連年或隔年入朝貢獻。大曆年間，也多次派遣使者前來朝貢。貞元八年閏十二月，室韋都督和解熱素等十人前來朝見。大和五年到八年，總共三次派遣使者前來朝見。九年十二月，室韋大都督阿成等三十人前來朝見。開成、會昌年間，也不斷派遣使者前來朝貢。

靺鞨

靺鞨，蓋肅慎之地，後魏謂之勿吉，在京師東北六千餘里。東至於海，西接突厥，南界高麗，北鄰室韋。其國凡爲數十部，各有酋帥，或附於高麗，或臣於突厥。而黑水靺鞨最處北方，尤稱勁健，每恃其勇，恒爲鄰境之患。俗皆編髮，性凶悍，無憂戚，貴壯而賤老。無屋宇，并依山

靺鞨，是肅慎的舊地，後魏稱爲勿吉，在京師東北六千多里。東面到大海，西面連接突厥，南面毗連高麗，北面與室韋相鄰。靺鞨國共有幾十個部落，各自有首領，有的依附高麗，有的臣屬突厥。黑水靺鞨位於最北方，尤其剛强勇健，每每仗恃勇力，時常成爲鄰國的禍患。習俗全都編髮，性情凶猛，無憂無慮，看重壯年而賤視老年。没有房屋，都是依山傍水掘地而成穴，再在

水掘地爲穴，架木於上，以土覆之，狀如中國之冢墓，相聚而居。夏則出隨水草，冬則入處穴中。父子相承，世爲君長。俗無文字。兵器有角弓及楛矢。其畜宜猪，富人至數百口，食其肉而衣其皮。死者穿地埋之，以身襯土，無棺斂之具，殺所乘馬於尸前設祭。

有酋帥突地稽者，隋末率其部千餘家内屬，處之於營州，煬帝授突地稽金紫光禄大夫、遼西太守。武德初，遣間使朝貢，以其部落置燕州，仍以突地稽爲總管。劉黑闥之叛也，突地稽率所部赴定州，遣使詣太宗請受節度，以戰功封蓍國公。又徙其部落於幽州之昌平城。會高開道引突厥來攻幽州，突地稽率兵邀擊，大破之。貞觀初，拜右衛將軍，賜姓李氏。尋卒。子謹行，偉貌，武力絶人。麟德中，歷遷營州都督。其部落家僮數千人，以財力雄邊，爲夷人所憚。累拜右領軍大將軍，爲積石道經略大使。吐蕃論欽陵等率衆十萬人入寇湟中，謹行兵士樵采，素不設備，忽聞賊至，遂建旗伐鼓，開門以待之。吐蕃疑有伏兵，竟不敢進。上元三年，又破吐蕃數萬衆於青海，降璽書勞勉之。累授鎮軍大將軍，行右衛大將軍，封燕國公。永淳元年卒，贈幽州都督，陪葬乾陵。自後或有酋長自來，或遣使來朝貢，每歲不絶。

其白山部，素附於高麗，因收平壤之後，部衆多入中國。汩咄、安居骨、號室等部，亦因高麗破後奔散微弱，後無聞焉，縱有遺人，并爲渤海編户。唯黑水部全盛，分爲十六部，部又以南北爲稱。開元十三年，安東都護薛泰請於黑水靺鞨内置黑水軍。續更以最大部落爲黑水府，仍以其首

上面架木，然後用土覆蓋，形狀如同中原的冢墓，相互聚集在一起居住。夏季則外出追隨水草，冬季便住進穴中。父子相繼，世代做君長。没有文字。兵器有角弓及楛箭。適宜飼養的牲畜是猪，富人甚至有幾百口，吃猪肉穿猪皮。人死則就地埋葬，身子挨土，不用棺材器具，殺死所騎之馬以爲祭祀。

有位名叫突地稽的首領，隋末年率領部落一千多家歸順，朝廷把他們安置在營州，煬帝任突地稽爲金紫光禄大夫、遼西太守。武德初年，派遣觀察形勢的使者朝貢，朝廷在他的部落設置燕州，并任突地稽爲總管。劉黑闥造反以後，突地稽率領部落趕赴定州，派遣使者向太宗請求接受部署，因戰功封爲蓍國公。又把部落遷到幽州的昌平城。適逢高開道帶領突厥前來攻打幽州，突地稽率領軍隊截擊，大敗敵軍。貞觀初年，任右衛將軍，賜姓李。不久突地稽去世。他的兒子李謹行，容貌壯美，武力過人。麟德年間，歷次遷任爲營州都督。部落家僮幾千人，以財力在邊地稱雄，夷人很怕他。多次拜授爲右領軍大將軍，任積石道經略大使。吐蕃論欽陵等人率領十萬兵衆進犯湟中，李謹行士兵打柴，向來不加防備，忽然聽説賊來，便樹旗擊鼓，開門等待。吐蕃懷疑設有伏兵，竟然不敢進門。上元三年，又在青海打敗吐蕃幾萬兵衆，皇上降詔書慰勞勉勵他。多次任鎮軍大將軍，行右衛大將軍，封燕國公。永淳元年李謹行去世，追贈幽州都督，陪葬乾陵。從此以後有時酋長親自前來，有時派遣使者前來朝貢，年年不斷。

白山部，歷來依附於高麗，因而在朝廷攻占平壤以後，部衆大多進入中原。汩咄、安居骨、號室等部，也因高麗敗亡後逃散而微弱，後來再没有聽説過，即使有遺民，全都成了渤海的編户。惟獨黑水部極爲强盛，分爲十六部，各部又按南北命名。開元十三年，安東都護薛泰請求在黑水靺鞨境内設置黑水軍。接着又在最大的部落設置黑水府，并且任首領爲都督，各部刺史隸屬

領爲都督，諸部刺史隸屬焉。中國置長史，就其部落監領之。十六年，其都督賜姓李氏，名獻誠，授雲麾將軍兼黑水經略使，仍以幽州都督爲其押使，自此朝貢不絶。

都督。唐朝設置長史，到他們的部落監督治理。十六年，都督被賜姓李，賜名叫獻誠，除授雲麾將軍兼黑水經略使，并以幽州都督爲其押使，從此朝貢不間斷。

渤海靺鞨

渤海靺鞨大祚榮者，本高麗別種也。高麗既滅，祚榮率家屬徙居營州。萬歲通天年，契丹李盡忠反叛，祚榮與靺鞨乞四比羽各領亡命東奔，保阻以自固。盡忠既死，則天命右玉鈐衛大將軍李楷固率兵討其餘黨，先破斬乞四比羽，又度天門嶺以迫祚榮。祚榮合高麗、靺鞨之衆以拒楷固，王師大敗，楷固脱身而還。屬契丹及奚盡降突厥，道路阻絶，則天不能討，祚榮遂率其衆東保桂婁之故地，據東牟山，築城以居之。

渤海靺鞨大祚榮，原本是高麗的别種。高麗滅亡以後，大祚榮率領家屬遷居營州。萬歲通天年，契丹李盡忠反叛，大祚榮與靺鞨乞四比羽分别率領亡命之徒東逃，依據險要自守。李盡忠死後，武則天命右玉鈐衛大將軍李楷固率領軍隊征討其餘黨，首先擊敗并斬殺乞四比羽，又越過天門嶺進逼大祚榮。大祚榮聯合高麗、靺鞨的兵衆抵禦李楷固，王師大敗，李楷固逃出返回。正值契丹及奚全都投降突厥，道路阻隔不通，武則天不能討伐，大祚榮便率領他的部衆往東守衛桂婁舊地，占據東牟山，築城居住。

祚榮驍勇善用兵，靺鞨之衆及高麗餘燼稍稍歸之。聖曆中，自立爲振國王，遣使通于突厥。其地在營州之東二千里，南與新羅相接。越憙靺鞨東北至黑水靺鞨，地方二千里，編户十餘萬，勝兵數萬人。風俗與高麗及契丹同，頗有文字及書記。中宗即位，遣侍御史張行岌往招慰之。祚榮遣子入侍，將加册立，會契丹與突厥連歲寇邊，使命不達。睿宗先天二年，遣郎將崔訢往册拜祚榮爲左驍衛員外大將軍、渤海郡王，仍以其所統爲忽汗州，加授忽汗州都督，自是每歲遣使朝貢。

大祚榮驍勇擅長用兵，靺鞨的部衆及高麗殘黨逐漸歸附他。聖曆年間，他自立爲振國王，派遣使者與突厥交往。他統轄的地方位於營州東面二千里，南面與新羅相連接。越憙靺鞨東北到黑水靺鞨，方圓二千里，編户十多萬，有善戰的士兵數萬人。風俗與高麗及契丹相同，已有文字及很多書籍記載。中宗即位，派遣侍御史張行岌前去招撫。大祚榮派遣子入侍，將要册立，時逢契丹與突厥連年侵犯邊地，使命無法傳到。睿宗先天二年，朝廷派遣郎將崔訢前去册拜大祚榮爲左驍衛員外大將軍、渤海郡王，并在他所統轄地區設置忽汗州，加授他爲忽汗州都督，從此大祚榮每年派遣使者朝貢。

開元七年，祚榮死，玄宗遣使弔祭，乃册立其嫡子桂婁郡王大武藝襲父爲左驍衛大將軍、渤海郡王、忽汗州都督。

開元七年，大祚榮死，玄宗派遣使者吊祭，并册立大祚榮嫡子桂婁郡王大武藝繼承父職任左驍衛大將軍、渤海郡王、忽汗州都督。

十四年，黑水靺鞨遣使來朝，詔以其地爲黑水州，仍置長史，遣使鎮押。武藝謂其屬曰："黑水途經我境，

十四年，黑水靺鞨派遣使者前來朝見，皇上下詔在黑水靺鞨設置黑水州，并設置長史，派遣使者監管。大武藝對他的下屬説："黑水靺鞨途

始與唐家相通。舊請突厥吐屯，皆先告我同去。今不計會，即請漢官，必是與唐家通謀，腹背攻我也。”遣母弟大門藝及其舅任雅發兵以擊黑水。門藝曾充質子至京師，開元初還國，至是謂武藝曰：“黑水請唐家官吏，即欲擊之，是背唐也。唐國人衆兵强，萬倍於我，一朝結怨，但自取滅亡。昔高麗全盛之時，强兵三十餘萬，抗敵唐家，不事賓伏，唐兵一臨，掃地俱盡。今日渤海之衆，數倍少於高麗，乃欲違背唐家，事必不可。”武藝不從。門藝兵至境，又上書固諫。武藝怒，遣從兄大壹夏代門藝統兵，徵門藝，欲殺之。門藝遂棄其衆，間道來奔，詔授左驍衛將軍。武藝尋遣使朝貢，仍上表極言門藝罪狀，請殺之。上密遣門藝往安西，仍報武藝云：“門藝遠來歸投，義不可殺。今流向嶺南，已遣去訖。”乃留其使馬文軌、葱勿雅，别遣使報之。俄有泄其事者，武藝又上書云：“大國示人以信，豈有欺誑之理！今聞門藝不向嶺南，伏請依前殺却。”由是鴻臚少卿李道邃、源復以不能督察官屬，致有漏泄，左遷道邃爲曹州刺史，復爲澤州刺史。遣門藝暫向嶺南以報之。

二十年，武藝遣其將張文休率海賊攻登州刺史韋俊。詔遣門藝往幽州徵兵以討之，仍令太僕員外卿金思蘭往新羅發兵以攻其南境。屬山阻寒凍，雪深丈餘，兵士死者過半，竟無功而還。武藝懷怨不已，密遣使至東都，假刺客刺門藝於天津橋南，門藝格之，不死。詔河南府捕獲其賊，盡殺之。

二十五年，武藝病卒，其子欽茂嗣立。詔遣内侍段守簡往册欽茂爲渤

經我境，纔能與唐朝相通。以前請突厥吐屯，都是先告知我一同前去。如今未經商量，就請唐官，一定是與唐朝通謀，前後夾攻我。”他派遣同母弟大門藝及其舅任雅發兵前去攻擊黑水靺鞨。大門藝曾經到京師充當質子，開元初年返回本國，到這時他對大武藝説：“因爲黑水靺鞨請唐朝官吏，就要攻打它，這是背叛唐。唐國人多兵强，是我們的一萬倍，一旦結下怨仇，衹是自取滅亡。昔日高麗全盛的時候，三十多萬精兵，與唐朝對抗，不事歸順，唐兵一到，全部滅亡。今日渤海的兵衆，少於高麗幾倍，却想要背叛唐朝，這事必然不行。”大武藝没有聽從。大門藝率兵抵達邊境，又上書力諫。大武藝發怒，派遣從兄大壹夏接替大門藝統領軍隊，徵召大門藝返回，想要殺掉他。於是大門藝丢下兵衆，抄小道前來投奔，皇上下詔任他爲左驍衛將軍。不久大武藝派遣使者朝貢，并且上表極力陳奏大門藝罪狀，請求殺掉他。皇上秘密派遣大門藝前往安西，并答覆大武藝説：“大門藝遠來歸附，義不可殺。如今流放到嶺南，已經發遣去了。”於是留下大武藝的使者馬文軌、葱勿雅，另派遣使者答覆他。没過多久有人泄露了此事，大武藝又上書説：“大國以誠信示人，豈有欺騙的道理！如今聽説大門藝没有去嶺南，請求依照以前的請求殺掉他。”爲此鴻臚少卿李道邃、源復因爲不能督察屬官，以致泄露内情，貶降李道邃爲曹州刺史，源復爲澤州刺史。發遣大門藝暫且前去嶺南以便答覆大武藝。

二十年，大武藝派遣將領張文休率領海賊攻打登州刺史韋俊。皇帝下詔派遣大門藝前去幽州徵兵以便討擊大武藝，并令太僕員外卿金思蘭前去新羅調發兵力攻打渤海靺鞨南境。時逢山路險要天氣寒冷，積雪一丈多深，士兵凍死的超過半數，最終無功返回。大武藝懷恨不止，秘密派遣使者來到東都，招募刺客在天津橋南面刺殺大門藝，大門藝與刺客格鬥，方免一死。皇帝下詔河南府捕獲賊人，把他們全部處死。

二十五年，大武藝病逝，其子大欽茂繼立。皇帝下詔派遣内侍段守簡前去册封大欽茂爲渤海

海郡王，仍嗣其父爲左驍衛大將軍、忽汗州都督。欽茂承詔赦其境内，遣使隨守簡入朝貢獻。大曆二年至十年，或頻遣使來朝，或間歲而至，或歲内二三至者。十二年正月，遣使獻日本國舞女一十一人及方物。四月、十二月，使復來。建中三年五月、貞元七年正月，皆遣使來朝，授其使大常靖爲衛尉卿同正，令還蕃。八月，其王子大貞翰來朝，請備宿衛。十年正月，以來朝王子大清允爲右衛將軍同正，其下三十餘人拜官有差。

十一年二月，遣内常侍殷志贍册大嵩璘爲渤海郡王。十四年，加銀青光禄大夫、檢校司空，進封渤海國王。嵩璘父欽茂，開元中，襲父位爲郡王、左金吾大將軍，天寶中，累加特進、太子詹事、賓客，寶應元年，進封國王，大曆中，累加拜司空、太尉；及嵩璘襲位，但授其郡王、將軍而已，嵩璘遣使叙理，故再加册命。十一月，以王侄大能信爲左驍衛中郎將、虞候、婁蕃長，都督茹富仇爲右武衛將軍，放還。

二十一年，遣使來朝。順宗加嵩璘金紫光禄大夫、檢校司空。元和元年十月，加檢校太尉。十二月，遣使朝貢。四年，以嵩璘男元瑜爲銀青光禄大夫、檢校秘書監、忽汗州都督，依前渤海國王。五年，遣使朝貢者二。七年，亦遣使來朝。八年正月，授元瑜弟權知國務言義銀青光禄大夫、檢校秘書監、都督、渤海國王，遣内侍李重旻使焉。

十三年，遣使來朝，且告哀。五月，以知國務大仁秀爲銀青光禄大夫、檢校秘書監、都督、渤海國王。十五年閏正月，遣使來朝，加大仁秀金紫光禄大夫、檢校司空。十二月，

郡王，并繼承父職任左驍衛大將軍、忽汗州都督。大欽茂接到詔書後赦免境内，派遣使者跟隨段守簡入朝貢獻。大曆二年到十年，有時接連派遣使者前來朝見，有時隔年而來，有時一年之内來二三次。十二年正月，派遣使者進獻日本國舞女十一人以及土産。四月、十二月，使者又來。建中三年五月、貞元七年正月，都派遣使者前來朝見，朝廷任其使者大常靖爲衛尉卿同正，令他返回本國。八月，王子大貞翰前來朝見，請求充任宿衛。十年正月，皇帝任命來朝的王子大清允爲右衛將軍同正，他部下三十多人任官不等。

十一年二月，朝廷派遣内常侍殷志贍册封大嵩璘爲渤海郡王。十四年，加授銀青光禄大夫、檢校司空，晋封渤海國王。大嵩璘父大欽茂，開元年間，繼承父位爲郡王、左金吾大將軍，天寶年間，多次加授特進、太子詹事、賓客，寶應元年，晋封國王，大曆年間，多次加拜司空、太尉；到大嵩璘繼位，朝廷祇是任他爲郡王、將軍而已，大嵩璘派遣使者説理，因而朝廷再加册命。十一月，朝廷任其王侄大能信爲左驍衛中郎將、虞候、婁蕃長，任都督茹富仇爲右武衛將軍，放回。

二十一年，大嵩璘派遣使者前來朝見。順宗加授大嵩璘爲金紫光禄大夫、檢校司空。元和元年十月，又授官檢校太尉。十二月，派遣使者來朝進貢。四年，任大嵩璘男大元瑜爲銀青光禄大夫、檢校秘書監、忽汗州都督，依舊爲渤海國王。五年，二次派遣使者來朝進貢。七年，又派遣使者來朝。八年正月，朝廷任大元瑜弟權知國務大言義爲銀青光禄大夫、檢校秘書監、都督、渤海國王，派遣内侍李重旻出使渤海。

十三年，渤海派遣使者前來朝見，并且告哀。五月，朝廷任知國務大仁秀爲銀青光禄大夫、檢校秘書監、都督、渤海國王。十五年閏正月，派遣使者前來朝見，朝廷又授官大仁秀爲金紫光禄大夫、檢校司空。十二月，再次派遣使者

復遣使來朝貢。長慶二年正月，又遣使來。四年二月，大叡等五人來朝，請備宿衛。寶曆中，比歲修貢。大和元年、四年，皆遣使來朝。

五年，大仁秀卒，以權知國務大彝震爲銀青光禄大夫、檢校秘書監、都督、渤海國王。六年，遣王子大明俊等來朝。七年正月，遣同中書右平章事高寶英來謝册命，仍遣學生三人，隨寶英請赴上都學問。先遣學生三人，事業稍成，請歸本國，許之。二月，王子大先晟等六人來朝。開成後，亦修職貢不絶。

前來朝貢。長慶二年正月，又派遣使者前來。四年二月，大叡等五人前來朝見，請求充任宿衛。寶曆年間，連年入朝進貢。大和元年、四年，都派遣使者前來朝見。

五年，大仁秀去世，朝廷任權知國務大彝震爲銀青光禄大夫、檢校秘書監、都督、渤海國王。六年，大彝震派遣王子大明俊等人前來朝見。七年正月，派遣同中書右平章事高寶英前來答謝册命，并派遣三名學生，跟隨高寶英請求赴上都學習。先前派遣的三名學生，學業漸有所成，請求返回本國，皇上允許了。二月，王子大先晟等六人前來朝見。開成以後，也不斷前來朝貢。

霫

霫，匈奴之别種也，居于潢水北，亦鮮卑之故地，其國在京師東北五千里。東接靺鞨，西至突厥，南至契丹，北與烏羅渾接。地周二千里，四面有山，環繞其境。人多善射獵，好以赤皮爲衣緣，婦人貴銅釧，衣襟上下懸小銅鈴，風俗略與契丹同。有都倫紇斤部落四萬户，勝兵萬餘人。貞觀三年，其君長遣使貢方物。

霫，是匈奴的别種，位居潢水的北面，也是鮮卑的舊地，霫國在京師東北五千里。東面連接靺鞨，西面到突厥，南面到契丹，北面與烏羅渾爲鄰。國土方圓二千里，四面有山，環繞國土。人多擅長射獵，好用赤色皮做衣緣，婦人以銅釧爲貴，衣襟上下懸有小銅鈴，風俗大致與契丹相同。都倫紇斤部落有四萬户，有善戰的士兵一萬多人。貞觀三年，該國君長派遣使者進貢土産。

烏羅渾

烏羅渾國，蓋後魏之烏洛侯也，今亦謂之烏羅護，其國在京師東北六千三百里。東與靺鞨、西與突厥、南與契丹、北與烏丸接。風俗與靺鞨同。貞觀六年，其君長遣使獻貂皮焉。

烏羅渾國，即後魏的烏洛侯，如今也叫烏羅護，烏羅渾國在京師東北六千三百里。東與靺鞨、西與突厥、南與契丹、北與烏丸連接。風俗與靺鞨相同。貞觀六年，該國君長派遣使者進獻貂皮。

史臣曰：北狄密邇中華，侵邊蓋有之矣；東夷隔礙瀛海，作梗罕常聞之。非惟勢使之然，抑亦稟於天性。太平之人仁，空峒之人武，信矣。隋煬帝縱欲無厭，興兵遼左，急斂暴欲，由是而起。亂臣賊子，得以爲資，不戢自焚，遂亡其國。我太宗文皇帝親馭戎輅，東征高麗，雖有成

史臣曰：北狄靠近中原，時常侵犯邊地；東夷被大海阻隔，不常聽説犯邊。不衹是地勢使他們這樣，而且也是天性。太平之人仁，空峒之人武，這話可信。隋煬帝縱欲無度，發兵遼左，急斂暴欲，因此而生。亂臣賊子，乘機起事，無法撲滅而致自焚，於是亡國。我太宗文皇帝親自駕御戰車，東征高麗，雖有成功，但損失亦大。等到得勝歸來之日，對左右説：“假使朕有魏徵在，

功，所損亦甚。及凱還之日，顧謂左右曰："使朕有魏徵在，必無此行矣。"則是悔於出師也可知矣。何者？夷狄之國，猶石田也，得之無益，失之何傷，必務求虛名，以勞有用。但當修文德以來之，被聲教以服之，擇信臣以撫之，謹邊備以防之，使重譯來庭，航海入貢，茲庶得其道也。

贊曰：東夷之人，北狄之俗。爰考《周官》，是稱蠻服。未得無傷，已得何足。宜務懷柔，謂之羈束。

一定不會有此行。"由此可知他後悔出兵。爲什麽呢？夷狄的國家，猶如石田，得到了没有益處，失去了也無妨害，如果要追求虛名，衹是煩勞百姓而已。衹要修養文德招撫他們，廣施聲教使他們順從，選擇信臣撫慰他們，謹慎邊備防守他們，就會使遠方前來，航海入貢，這樣將近符合大道。

贊曰：東夷之人，北狄之俗。考於《周官》，稱爲蠻服。得不到没有傷害，已得到哪裏值得。應當致力懷柔，稱爲羈束。

舊唐書卷二百(上)

列傳第一百五十(上)

安禄山 (子)慶緒　高尚　孫孝哲　史思明 (子)朝義

安禄山

安禄山，營州柳城雜種胡人也。本無姓氏，名軋犖山。母阿史德氏，亦突厥巫師，以卜爲業。突厥呼鬥戰爲軋犖山，遂以名之。少孤，隨母在突厥中，將軍安波至兄延偃妻其母。開元初，與將軍安道買男俱逃出突厥中。道買次男貞節爲嵐州别駕，收獲之。年十餘歲，以與其兄及延偃相携而出，感愧之，約與思順等并爲兄弟，冒姓爲安。及長，解六蕃語，爲互市牙郎。二十年，張守珪爲幽州節度，禄山盗羊事覺，守珪剥坐，欲棒殺之，大呼曰："大夫不欲滅兩蕃耶？何爲打殺禄山！"守珪見其肥白，壯其言而釋之。令與鄉人史思明同捉生，行必克獲，拔爲偏將。常嫌其肥，以守珪威風素高，畏懼不敢飽食。以驍勇聞，遂養爲子。

安禄山，是營州柳城的混血胡人。原本没有姓氏，名叫軋犖山。母親阿史德氏，也是突厥巫師，以占卜爲業。突厥把鬥戰稱爲軋犖山，便以此給他取名。年幼時喪父，跟隨母親在突厥人中生活，將軍安波至之兄安延偃娶他的母親爲妻。開元初年，與將軍安道買的兒子一起從突厥部落中逃出。安道買的次子安貞節任嵐州别駕，收留了他們。這時安禄山年齡十多歲，安貞節因爲他與自己的兄長及安延偃相互携助逃出突厥，很感激他，就讓他與安思順等都結拜爲兄弟，因此用安氏爲姓。長大之後，通曉六蕃語言，做了互市牙郎。開元二十年，張守珪任幽州節度使，安禄山偷羊的事情被發覺，張守珪將他革職查辦，要將他用亂棒打死，安禄山大聲喊道："大夫不想消滅兩蕃嗎？爲什麽要打死我安禄山！"張守珪見他長得肥胖白晰，又欣賞他的豪言，便釋放了他。讓他與同鄉人史思明一同抓俘虜，每次出行必有收獲，升任偏將。張守珪經常嫌他肥胖，因爲張守珪的威望極高，安禄山畏懼不敢多食。安禄山以勇猛知名，被張守珪收爲養子。

二十八年，爲平盧兵馬使。性巧黠，人多譽之。授營州都督、平盧軍使。厚賂往來者，乞爲好言，玄宗益信嚮之。天寶元年，以平盧爲節度，以禄山攝中丞爲使。入朝奏事，玄宗益寵之。三載，代裴寬爲范陽節度，河北采訪、平盧軍等使如故。采訪使

二十八年，任平盧兵馬使。生性足智多謀，很受人們贊揚。授任營州都督、平盧軍使。他大肆賄賂往來的朝廷官員，請求代爲他説好話，玄宗更加信任他。天寶元年，設置平盧節度使，命安禄山攝御史中丞任節度使。他入朝奏事，玄宗越發寵愛他。三載，取代裴寬任范陽節度使，依舊任河北采訪、平盧軍等使。采訪使張利貞經常

張利貞常受其賂；數載之後，黜陟使席建侯又言其公直無私；裴寬受代，及李林甫順旨，并言其美。數公皆信臣，玄宗意益堅不摇矣。後請爲貴妃養兒，入對皆先拜太真，玄宗怪而問之，對曰："臣是蕃人，蕃人先母而後父。"玄宗大悦，遂命楊銛已下并約爲兄弟姊妹。

接受他的賄賂；數年之後，黜陟使席建侯又説他公正無私；裴寬接受替代，李林甫迎奉皇上的旨意，都一致稱贊他。這些人都是受到信任的大臣，玄宗對他的寵信更加堅固不可動摇了。後來他請求作貴妃的養子，入宫應對都是先拜楊太真，玄宗感到奇怪而詢問他，他回答説："臣是蕃人，蕃人的習俗是先母而後父。"玄宗十分高興，於是命楊銛以下都與他以兄弟姊妹相稱。

六載，加大夫。常令劉駱谷奏事。與王鉷俱爲大夫。李林甫爲相，朝臣莫敢抗禮，禄山承恩深，入謁不甚磬折。林甫命王鉷，鉷趨拜謹甚，禄山悚息，腰漸曲。每與語，皆揣知其情而先言之，禄山以爲神明，每見林甫，雖盛冬亦汗洽。林甫接以温言，中書廳引坐，以己披袍覆之，禄山欣荷，無所隱，呼爲十郎。駱谷奏事，先問："十郎何言?"有好言則喜躍，若但言"大夫須好檢校"，則反手據床曰："阿與，我死也!"李龜年嘗斆其説，玄宗以爲笑樂。

六載，加授御史大夫。經常命劉駱谷入朝奏事。與王鉷同任御史大夫。李林甫任宰相，朝廷大臣没有人敢於與他分庭抗禮，安禄山因爲深受皇帝的恩寵，入朝謁見對他不很恭敬。李林甫傳命王鉷，王鉷急忙跪拜，很是卑恭，安禄山惶恐屏息，逐漸彎下腰來。每當與他談話時，李林甫都能猜出他的心思而事先説出，安禄山認爲他神明，每次見到李林甫，雖然在寒冬季節也會汗流浹背。李林甫用温和的口氣與他説話，引他到中書廳坐下，把自己的披袍給他披上，安禄山歡喜感激，無話不談，稱呼李林甫爲十郎。劉駱谷入朝奏事回來，安禄山先要問："十郎説什麽話了?"如果有好話他就歡喜，如果衹説"大夫需要檢點約束"，他就反手抓床説："唉，我要死了!"李龜年曾經模仿他的話，玄宗把這件事作爲笑談。

晚年益肥壯，腹垂過膝，重三百三十斤，每行以肩膊左右擡挽其身，方能移步。至玄宗前，作《胡旋舞》，疾如風焉。爲置第宇，窮極壯麗，以金銀爲笊篱、笊籬等。上御勤政樓，於御坐東爲設一大金鷄障，前置一榻坐之，卷去其簾。十載入朝，又求爲河東節度，因拜之。男十一人：長子慶宗，太僕卿；少子慶緒，鴻臚卿。慶宗又尚郡主。

晚年更加肥胖，腹部下垂超過了膝蓋，體重達三百三十斤，行走時要用肩膀架在左右人的身上抬挽身體，這樣纔能够移動。但到了玄宗前面，表演《胡旋舞》，却急速如風。玄宗爲他在京城建造第宅，極爲壯麗，用金銀製作笊篱、笊籬等物。玄宗登臨勤政樓，在自己的座位東面爲他設置了一面大金鷄帷障，前面放置一張榻供他來坐，并捲去簾子。十載，安禄山入朝，又請求任河東節度使，因此拜授河東節度使。他有十一個兒子：長子安慶宗，任太僕卿；少子安慶緒，任鴻臚卿。安慶宗又娶郡主爲妻。

禄山陰有逆謀，於范陽北築雄武城，外示禦寇，内貯兵器，積穀爲保守之計，戰馬萬五千匹，牛羊稱是。兼三道節度，進奏無不允。引張通

安禄山暗懷反叛的陰謀，在范陽北面修築雄武城，表面上是爲了抵禦敵寇，實際在裏面貯藏兵器，積蓄糧食，爲守衛作打算，擁有戰馬一萬五千匹，牛羊數量也有這麽多。兼任三道節度

儒、李庭堅、平洌、李史魚、獨孤問俗在幕下，高尚掌書記，劉駱谷留居西京爲耳目，安守忠、李歸仁、蔡希德、牛庭玠、向潤客、崔乾祐、尹子奇、何千年、武令珣、能元皓、田承嗣、田乾真，皆拔於行間。每月進奉生口駝馬鷹犬不絶，人無聊矣。既肥大不任戰，前後十餘度欺誘契丹，宴設酒中著莨菪子，預掘一坑，待其昏醉，斬首埋之，皆不覺死，每度數十人。十一載八月，禄山并率河東等軍五六萬，號十五萬，以討契丹。去平盧千餘里，至土護真河，即北黄河也。又倍程三百里，奄至契丹牙帳。屬久雨，弓箭皆漲濕，將士困極，奚又夾攻之，殺傷略盡。禄山被射，折其玉簪，以麾下奚小兒二十餘人走上山，墜坑中，其男慶緒等扶持之。會夜，解走，投平盧城。

楊國忠屢奏禄山必反。十二載，玄宗使中官輔璆琳覘之，得其賄賂，盛言其忠。國忠又云召必不至，洎召之而至。十三載正月，謁於華清宫，因涕泣言："臣蕃人，不識字，陛下擢臣不次，被楊國忠欲得殺臣。"玄宗益親厚之，遂以爲左僕射，却迴。其月，又請爲閑厩、隴右群牧等都使，奏吉温爲武部侍郎、兼中丞，爲其副，又請知總監事。既爲閑厩、群牧等使，上筋脚馬，皆陰選擇之，奪得樓煩監牧及奪張文儼馬牧。三月一日，歸范陽，疾行出關，日行三四百里，至范陽。人言反者，玄宗必大怒，縛送與之。十四載，玄宗又召之，托疾不至。賜其子婚，令就觀禮，又辭。

十一月，反于范陽，矯稱奉恩命以兵討逆賊楊國忠。以諸蕃馬步十五

使，上奏的事情全都得到應允。援引張通儒、李庭堅、平洌、李史魚、獨孤問俗在幕府中，高尚任掌書記，劉駱谷留在西京爲他充當耳目，安守忠、李歸仁、蔡希德、牛庭玠、向潤客、崔乾祐、尹子奇、何千年、武令珣、能元皓、田承嗣、田乾真，都是從軍隊中提拔起來的。每月向朝廷貢獻牲口駝馬鷹犬不斷，弄得百姓無以爲生。因爲過於肥胖不能作戰，就前後十餘次欺騙引誘契丹人，宴請時在他們的酒中放入天仙子，事先挖好一個坑，待他們中毒昏倒後，斬下首級埋入坑中，都是不知不覺而死，每次多達數十人。十一載八月，安禄山一次率領河東等節鎮軍隊五六萬人，號稱十五萬，討伐契丹。離開平盧一千餘里，到達土護真河，也就是北黄河。又兼程前進三百里，突然到達契丹牙帳。時逢連陰雨，弓箭因受潮綳漲，將士極其困乏，奚人又來夾擊，幾乎全都死傷。安禄山中箭，折斷了頭上的玉簪，帶領部下的奚人侍從二十餘人逃到山上，掉入坑中，兒子安慶緒等將他攙扶出來。恰逢天黑，解圍而逃，投奔平盧城。

楊國忠多次上奏説安禄山一定會反叛。十二載，玄宗派宦官輔璆琳前往探查，輔璆琳收了安禄山的賄賂，竭力説他忠誠。楊國忠又説如果召他入朝他一定不來，而徵召時他却來了。十三載正月，到華清宫晋見玄宗，流淚陳叙説："臣是蕃人，不識文字，陛下破格提升了臣，而楊國忠却想殺害臣。"玄宗對他更加親近厚待，於是授任左僕射，命他返回本鎮。當月，又請求任閑厩、隴右群牧等都使，上奏吉温任武部侍郎、兼中丞，做他的副使，又請求知總監事。他任閑厩、群牧等使之後，把上等的良馬，都暗中挑選而去，又奪取了樓煩監牧及張文儼的牧馬。三月一日，返回范陽，飛馳出關，每天行三四百里路程，到達范陽。如果有人説他反叛，玄宗必定大爲惱怒，捆綁起來送給他。十四載，玄宗又召他入朝，他假稱有病不來。賜他的兒子與宗室女成婚，命他來參加婚禮，安禄山又加以推辭。

十一月，安禄山在范陽起兵反叛，詐稱奉行詔命率兵討伐叛賊楊國忠。帶領諸蕃步騎兵十五

萬，夜半行，平明食，日六十里。以高尚、嚴莊爲謀主，孫孝哲、高邈、何千年爲腹心。天下承平日久，人不知戰，聞其兵起，朝廷震驚。禁衛皆市井商販之人，乃開左藏庫出錦帛召募。因以高仙芝、封常清等相次爲大將以擊之。禄山令嚴肅，得士死力，無不一當百，遇之必敗。十二月，度河至陳留郡，河南節度張介然城陷死之，傳首河北。陳留郭門禄山男慶緒見誅慶宗榜，泣告禄山，禄山在輿中驚哭曰："吾子何罪而殺之!"狂而怒，官軍之降者夾道，命交相斫焉，死者六七千人，遂入陳留郡。太守郭納初拒戰，至是出降。至滎陽，太守崔無詖拒戰，城陷死之。次于泥水罌子谷，將軍荔非守瑜蹲而射之，殺數百人，矢及禄山輿，禄山不敢過，乃取谷南而過。守瑜箭盡，投河而死。東京留守李憕、中丞盧奕、采訪使判官蔣清燒絶河陽橋。禄山怒，率軍大至。封常清自苑西隤墻使伐樹塞路而奔。禄山入東京，殺李憕、盧奕、蔣清，召河南尹達奚珣，使之莅事。初，常清欲殺珣，恐應賊，憕、奕諫止之。常清既敗，唯與數騎走至陜郡，高仙芝率兵守陜城，皆棄甲西走潼關，懼賊追躡，相蹂藉而死者塞路。陜郡太守竇庭芝走投河東。賊使崔乾祐守陜郡。臨汝太守韋斌降于賊。

萬，夜晚行軍，天亮吃飯，每天行軍六十里。用高尚、嚴莊作爲謀士，孫孝哲、高邈、何千年作爲親信。當時天下太平時日已久，人們都不懂得作戰，聽説叛亂兵起，朝廷震驚。禁衛軍都是市井的商販子弟，於是打開左藏庫拿出錦帛招募士卒。相繼任命高仙芝、封常清等爲大將攻打叛賊。安禄山的軍令嚴厲，士卒都拼死力戰，無不以一當百，與他們遭遇必定失敗。十二月，叛軍渡過黄河到達陳留郡，河南節度使張介然因城被攻占而死，首級被傳送到河北。安禄山的兒子安慶緒在陳留城門上見到誅殺安慶宗的文告，哭泣着告訴了安禄山，安禄山在車中痛哭道："我的兒子有什麽罪却殺了他!"狂暴憤怒，當時投降的官軍站在路兩旁，他命令士兵胡亂砍殺，死者達六七千人，然後進入陳留郡。太守郭納起初還在抵禦，這時也出城投降。到了滎陽，太守崔無詖抵禦，城被攻占而死。安禄山進軍至泥水罌子谷，將軍荔非守瑜蹲下用箭射敵，殺死數百人，箭射中了安禄山的車子，安禄山不敢通過，於是取道罌子谷南面通過。荔非守瑜的箭用盡，投河而死。東京留守李憕、中丞盧奕、采訪使判官蔣清燒斷了河陽橋。安禄山大怒，率領大部隊來到。封常清從禁苑西面拆毁墻垣命人砍伐樹木堵塞道路而逃跑。安禄山進入東京，殺害了李憕、盧奕、蔣清，召見河南尹達奚珣，命他到職任事。起初，封常清想殺掉達奚珣，恐怕他投降叛賊，被李憕、盧奕進言阻止。封常清戰敗後，僅與數名騎兵逃到陜郡，此時高仙芝率兵守衛陜城，他們都丢盔棄甲向西逃往潼關，因懼怕叛賊來追擊，相互踐踏而死的堵滿了道路。陜郡太守竇庭芝逃奔河東。叛賊派崔乾祐守衛陜郡。臨汝太守韋斌投降了叛賊。

十五年正月，賊竊號燕國，立年聖武，達奚珣已下署爲丞相。五月，南陽節度魯炅率荆、襄、黔中、嶺南子弟十萬餘，與賊將武令珣戰于葉縣城北滍河，王師盡没。六月，李光弼、郭子儀出土門路，大破賊衆於常山郡東嘉山，河北諸郡歸降者十餘，

十五年正月，叛賊安禄山盜竊名號稱燕國，立年號叫聖武，任達奚珣以下爲宰相。五月，南陽節度使魯炅率領荆、襄、黔中、嶺南子弟兵十萬餘人，與賊將武令珣戰於葉縣城北滍河，王師全軍覆没。六月，李光弼、郭子儀從土門路出兵，在常山郡東嘉山大敗賊兵，河北諸郡中有十餘個來歸順朝廷，安禄山處境危急，圖謀退回范

禄山窘急，圖欲却投范陽。會哥舒翰自潼關領馬步八萬，與賊將崔乾祐戰于靈寶西，爲賊覆敗，翰西奔潼關，爲其帳下執送于賊。關門不守，玄宗幸蜀，太子收兵靈武。賊乃遣張通儒爲西京留守，田乾真爲京兆尹，安守忠屯兵苑中。十一月，遣阿史那承慶攻陷潁川，屠之。

陽。逢哥舒翰率領八萬步騎兵從潼關出兵，與賊將崔乾祐在靈寶西面交戰，被賊兵打得大敗，哥舒翰向西逃回潼關，被部下生擒送給賊兵。關門失守，玄宗前往蜀地，太子在靈武招集兵馬。叛賊於是派張通儒任西京留守，田乾真任京兆尹，安守忠帶兵駐守苑中。十一月，派阿史那承慶攻占潁川，屠殺了城内人口。

禄山以體肥，長帶瘡。及造逆後而眼漸昏，至是不見物。又著疽疾。俄及至德二年正月朔受朝，瘡甚而中罷。以疾加躁急，動用斧鉞，嚴莊亦被捶撻，莊乃日夜謀之。立慶緒於户外，莊持刀領豎李猪兒同入禄山帳内，猪兒以大刀斫其腹。禄山眼無所見，床頭常有一刀，及覺難作，捫床頭不得，但撼幄帳大呼曰："是我家賊!"腹腸已數斗流在床上，言訖氣絶。因掘床下深數尺爲坑，以氈罽包其尸埋之。又無哭泣之儀。莊即宣言於外，言禄山傳位於晋王慶緒，尊禄山爲太上皇。慶緒縱樂飲酒無度，呼莊爲兄，事之大小必咨之。

安禄山因爲身體肥胖，長期生瘡。起兵造反後眼睛逐漸昏花，這時已看不見東西。加上瘡疾發作。不久到了至德二年正月初一接受朝見，因瘡發作得厲害而作罷。他因病而變得脾氣暴躁，動輒殺人，連嚴莊也遭到痛打，於是嚴莊日夜圖謀除掉他。嚴莊讓安慶緒站在門外，自己持刀領着小宦官李猪兒一起進入安禄山的帷帳内，李猪兒用大刀砍他的腹部。安禄山眼睛看不見東西，床頭經常放置一把刀，發覺出了内亂，在床頭摸刀摸不到，就摇動幄帳大聲喊道："是我家賊!"這時腹中的腸子已有幾斗流在床上，説完話後就氣絶身死。於是在床下挖了一個數尺深的坑穴，用氈罽把尸體包裹起來埋在坑中。又没有人爲他哭泣。嚴莊就對外宣布，説安禄山把帝位傳給了晋王安慶緒，尊奉安禄山爲太上皇。安慶緒縱情享樂，飲酒不加節制，稱嚴莊爲兄，大小事都與他商議。

初，猪兒出契丹部落，十數歲事禄山，甚黠慧。禄山持刃盡去其勢，血流數升，欲死，禄山以灰火傅之，盡日而蘇，因爲閹人。禄山頗寵之，最見信用。禄山肚大，每著衣帶，三四人助之，兩人擡起肚，猪兒以頭戴之，始取裙褲帶及繫腰帶。玄宗寵禄山，賜華清宫湯浴，皆許猪兒等入助解著衣服。然終見刳者，猪兒也。

當初，李猪兒出自契丹部落，十幾歲時就奉事安禄山，十分狡黠聰慧。安禄山親手持刀割掉他的生殖器，血流達數升，幾乎死掉，安禄山用灰燼塗在傷口上，一天之後纔蘇醒過來，因此成了閹人。安禄山很寵愛他，最受信任。安禄山肚子大，每次穿衣繫帶，要三四個人幫助，兩人抬起肚子，李猪兒用頭頂住，纔能取裙褲帶及繫腰帶。玄宗寵信安禄山，賜他在華清宫沐浴，都允許李猪兒等入内幫助脱穿衣服。但最終屠割他的，却是李猪兒。

安慶緒

慶緒，禄山第二子也。母康氏，禄山糟糠之妻。慶緒善騎射，禄山偏愛之。未二十，拜鴻臚卿，兼廣陽太

安慶緒，是安禄山的二兒子。母親姓康氏，是安禄山的結髮之妻。安慶緒擅長騎馬射箭，安禄山很喜愛他。不到二十歲，就拜授鴻臚卿，兼

守。初名仁執，玄宗賜名慶緒，爲祿山都知兵馬使。嚴莊、高尚立爲僞主。慶緒素懦弱，言詞無序，莊恐衆不伏，不令見人。莊爲僞御史大夫、馮翊郡王，以專其政。厚其軍將官秩，以固其心。

二月，肅宗南幸鳳翔郡，始知祿山死，使僕固懷恩使于迴紇，結婚請兵討逆。其月，郭子儀拔河東郡，崔乾祐南遁。八月，迴紇三千騎至。九月，廣平王領蕃漢之衆收西京，走安守忠，賊之死者積如山阜。十月，賊將尹子奇攻陷睢陽郡，殺張巡、姚誾等。王師乘勝至陝郡，賊懼，令嚴莊傾其驍勇而來拒。廣平王遣副元帥郭子儀等與賊戰于陝西曲沃，大破之於新店，逐北二十里，斬首十餘萬，伏尸三十里。嚴莊奔至東京，告慶緒，慶緒率其餘衆奔河北，保鄴郡。嚴莊至河内，南來歸順。賊將阿史那承慶等麾下三萬餘人，悉奔恒、趙、范陽。從慶緒者，唯疲卒一千三百而已。僞中書令張通儒秉政，改相州爲成安府，署置百官。旬日之内，賊將各以衆至者六萬餘，凶威復振。僞青齊節度能元皓獨率衆歸順。明年，改乾元元年，僞德州刺史王暕、貝州刺史宇文寬等皆歸順，河北諸軍各以城守累月，賊使蔡希德、安太清急擊，復陷於賊，虜之以歸，臠食其肉。其下潛謀歸順者衆矣，賊皆易置之，以縱屠戮，人心始離。又不親政事，繕治亭沼樓船，爲長夜之飲。高尚等各不相叶。蔡希德兵最鋭，性剛直，張通儒譖而縊殺之，三軍冤痛不爲用。以崔乾祐爲天下兵馬使，權領中外兵。乾祐性愎戾，士卒不附。

九月，肅宗遣郭子儀等九節度率步騎二十萬攻之，以魚朝恩爲軍容

任廣陽太守。他原名仁執，玄宗賜名慶緒，任安祿山的都知兵馬使。嚴莊、高尚把他立爲僞皇帝。安慶緒素來懦弱，説話顛三倒四，嚴莊恐怕衆人不服，不讓他出來見人。嚴莊任僞御史大夫，封馮翊郡王爵，專權主政。提高軍將的官職品級，藉此籠絡人心。

二月，肅宗向南到鳳翔郡，纔得知安祿山已死，派僕固懷恩出使回紇，許以婚姻請他們出兵討伐叛逆。當月，郭子儀攻克河東郡，崔乾祐南逃。八月，回紇的三千騎兵來到。九月，廣平王率領蕃漢之兵收復西京，安守忠逃走，賊兵死者堆積如山。十月，賊將尹子奇攻占睢陽郡，殺害張巡、姚誾等人。王師乘勝進到陝郡，叛賊懼怕，命嚴莊率全部精兵來抵禦。廣平王派副元帥郭子儀等與賊兵在陝郡西面的曲沃交戰，在新店大敗賊兵，追擊敗兵二十里，斬首十餘萬級，死尸連綿三十里。嚴莊逃到東京，告訴了安慶緒，安慶緒率領殘餘的部衆逃到河北，守衛鄴郡。嚴莊到了河内，向南來歸附朝廷。賊將阿史那承慶等部下的三萬餘人，全都逃到恒、趙、范陽。隨從安慶緒的，衹有疲勞的士卒一千三百人而已。僞中書令張通儒當政，改相州爲成安府，任用設置百官。十天之内，賊將各自率兵而來的有六萬多人，兵勢重新得到振作。僞青齊節度使能元皓獨自率兵歸附朝廷。第二年，改爲乾元元年，僞德州刺史王暕、貝州刺史宇文寬等都來歸附朝廷，河北諸軍各據城守衛了數月，賊軍派蔡希德、安太清加緊攻打，這些城重新被賊兵攻占，將士被俘虜而去，賊軍割下他們的肉吃掉。賊兵部下暗中圖謀歸附朝廷的有許多，叛賊都把他們撤换掉，并大肆屠殺，人心開始渙散。安慶緒又不親自治理政事，衹是修築亭湖樓船，晝夜飲酒作樂。高尚等人相互不和睦。蔡希德的兵最强，性格剛直，張通儒進讒言縊殺了他，全軍都爲他感到冤枉痛惜，不肯用力作戰。任崔乾祐爲天下兵馬使，暫且統領内外軍隊。崔乾祐剛愎暴戾，士卒都不願歸附於他。

九月，肅宗派郭子儀等九節度使率領步騎兵二十萬攻打叛賊，任魚朝恩爲軍容使。起初，郭

使。初，子儀之列陣也，使善射者三千人伏於壘垣內。明日接戰，子儀麾其屬僞奔，慶緒逐之，伏者齊發，賊黨大潰。使薛嵩求救於史思明，言禪讓之禮。思明先遣李歸仁以步卒一萬、馬軍三千，先往滏陽以應。及至滏陽，子儀之圍已固，築城穿壕各三重，樓櫓之盛，古所未有。又引水以灌城下，城中水泉大上，井皆滿溢。以安太清代乾祐爲都知兵馬使。思明南攻魏州，節度使崔光遠南走。思明據其城數日，即乾元二年正月一日也，思明僞稱燕王，立年號。慶緒自十月被圍至二月，城中人相食，米斗錢七萬餘，鼠一頭直數千，馬食隤墻麥麲及馬糞濯而飼之。思明引衆來救。三月六日，子儀等戰敗，遂解圍而南，斷河陽橋以守穀水。思明領其衆營於鄴縣南。慶緒使收子儀等營中糧，尚六七萬石，復與孫孝哲、乾祐謀閉門自守，議更拒思明。諸將曰："今日安可更背史王乎！"張通儒、高尚、平洌謂慶緒曰："史王遠來，臣等皆合迎謝。"對曰："任公暫往見思明。"思明與之涕泗，厚其禮，復命歸城。經三日，慶緒不至。思明密召安太清令誘之。慶緒不獲已，以三百騎詣思明。思明引入，令三軍擐甲執兵待之。及諸弟領至于庭，再拜稽首曰："臣不克負荷，棄失兩都，久陷重圍，不意大王以太上皇故，將兵遠救。"思明曰："棄失兩都，用兵不利，亦何事也。爾爲人子，殺汝父以求位，庸非大逆乎？吾爲太上皇討賊。"即牽出，并其四弟及高尚、孫孝哲、崔乾祐，皆縊殺之。

祿山父子僭逆三年而滅。初王師

子儀布置軍陣時，派三千擅長射箭的士卒埋伏在墻壘內。第二天交戰，郭子儀指揮部下假裝逃跑，安慶緒的軍隊來追擊，伏兵一齊射箭，賊兵大敗。安慶緒派薛嵩向史思明求援，說願意禪讓皇位。史思明先派李歸仁率領步兵一萬、騎兵三千，先往滏陽策應。等到了滏陽，郭子儀的包圍圈已很牢固，築城挖壕各有三重，高大的瞭望臺，前所未有。又引水灌城下，城中的水位大漲，井都往外流水。安慶緒命安太清代崔乾祐任都知兵馬使。史思明向南攻打魏州，節度使崔光遠逃往南方。史思明占據了城池數天之後，時當乾元二年正月一日，史思明僞稱燕王，建立年號。安慶緒從上年十月被包圍到來年二月，城中人吃人，每斗米價值七萬餘錢，一隻老鼠價值數千錢，喂馬的草料衹能用塌毁的墻中的麥麲及淘洗後的馬糞。這時史思明率兵來援救。三月六日，郭子儀等九節度使戰敗，於是解圍南去，切斷了河陽橋以守衛穀水。史思明率領部衆在鄴縣南面扎營。安慶緒派人收取了郭子儀等人軍營中的糧食，還有六七萬石，然後與孫孝哲、崔乾祐計謀關閉城門守衛，商議如何抵禦史思明。諸將說："現在怎麽能够再背棄史王呢！"張通儒、高尚、平洌對安慶緒說："史王遠道而來，臣等都應該去迎接表示感謝。"回答說："聽任你們暫去會見史思明。"史思明見到他們後一起痛哭，十分有禮貌，重新命他們回城。過了三天，安慶緒不來。史思明秘密召見安太清命他引誘安慶緒。安慶緒迫不得已，帶領三百名騎兵來見史思明。史思明迎接他入營，命令軍隊身披鎧甲，手執兵器等待。安慶緒和衆位弟弟被領到庭中，兩拜叩頭說："臣不能擔當重任，失去了兩都，長期陷於重圍之中，没有料到大王因爲太上皇的緣故，率兵遠道來救援。"史思明說："失去了兩都，是用兵失敗，算不了什麽事。你身爲兒子，殺害父親以奪取皇位，難道不是大逆不道嗎？我要爲太上皇討伐逆賊。"立刻命令將安慶緒拉出去，連同他的四位兄弟及高尚、孫孝哲、崔乾祐，都縊殺了。

安祿山父子叛亂越分稱帝三年而滅亡。起初

之圍相州也，意朝夕屠陷，唯術士桑道茂曰："三月六日，西師必散，此城無憂。"卒如其言。

王師包圍了相州，意想早晚能够攻占屠城，惟獨術士桑道茂說："三月六日，從西面來的部隊必定失敗，相州可保無憂。"最後應驗了他的話。

高尚

高尚，幽州雍奴人也，本名不危。母老，乞食於人，尚周游不歸侍養。寓居河朔縣界，與令狐潮鄰里，通其婢，生一女，遂收之。尚頗篤學，贍文詞。嘗嘆息謂汝南周銑曰："高不危寧當舉事而死，終不能咬草根以求活耳!"縣尉有姓高者，以其宗盟，引置門下，遂以尚入籍爲兄弟。李齊物爲懷州刺史，舉高尚不仕，送京師，并助錢三萬。齊物寓書於中官將軍吴懷實以托之。懷實引見高力士，置賓館中，令與男丞相錫爲學，無問家事，一以委之。無何，令妻父吕令皓特表薦之。

高尚，是幽州雍奴人，原名高不危。母親年老，向人乞討爲生，高尚却周游各地不回家奉養。客居在河朔各縣一帶，與令狐潮爲鄰，跟他的婢女私通，生下一個女孩，於是被收留。高尚學習十分刻苦，富於文采。他曾經對汝南人周銑嘆息說："我高不危寧可因造反而死，也絶不願意貧困咬草根而活着!"有一位姓高的縣尉，因爲與他同宗，就把他召到家中，於是讓高尚加入族籍爲兄弟。李齊物任懷州刺史，薦舉說他清高不做官，送往京師，并資助錢三萬。李齊物寄信給宦官將軍吴懷實囑托此事。吴懷實把他引見給高力士，安置在賓館中，讓他跟男丞相錫學習，把家中的大小事情，全都委托給他。不久，叫岳父吕令皓特地上表薦舉他。

天寶元年，拜左領軍倉曹參軍同正員。六載，安禄山奏爲平盧掌書記，出入禄山卧内。禄山肥多睡，尚執筆在旁或通宵焉，由是濅親厚之。遂與禄山解圖讖，勸其反。天寶十一年，禄山表爲屯田員外郎。及隨禄山寇陷東京，僞授中書侍郎。僞赦書制敕多出其手。始，尚與嚴莊、孫孝哲計畫，白禄山以爲事必成。及顔杲卿殺李欽凑於土門，揚聲言榮王琬、哥舒翰二十萬衆徇河北，十七郡皆歸順。顔真卿破袁知泰三萬衆於堂邑，賀蘭進明再拔信都，李光弼、郭子儀繼收常山、趙郡，河北路絶者再。河南諸郡皆有防禦，潼關有哥舒翰之師。禄山大懼，怒尚等曰："汝元向我道萬全，必無所畏。今四邊若此，賴鄭、汴數州尚存，向西至關，一步不通，河北并已無矣，萬全何在？更不須見我。"尚等遂數日不得見禄山，憂悶不知所爲。

天寶元年，拜授左領軍倉曹參軍同正員。六載，安禄山上奏任他平盧掌書記，可以自由進出安禄山的卧室。安禄山肥胖貪睡，高尚有時在身旁通宵達旦地持筆侍候，因此逐漸受到信任。於是爲安禄山解説圖讖，勸他謀反。天寶十一年，安禄山上表授他任屯田員外郎。等到隨從安禄山攻占東京，被授任僞中書侍郎。叛軍的赦書制敕大多出自他的手筆。起初，高尚與嚴莊、孫孝哲謀劃，告訴安禄山説謀反的事一定會取得成功。等到顔杲卿在土門殺掉李欽凑，揚言説榮王李琬、哥舒翰率兵二十萬攻占河北，十七個郡都歸附了朝廷。顔真卿在堂邑打敗了袁知泰的三萬兵馬，賀蘭進明再次攻克信都，李光弼、郭子儀相繼收復常山、趙郡，河北的道路再次斷絶。河南各郡都有防備，潼關有哥舒翰的軍隊守衛。安禄山十分恐懼，憤怒地對高尚等人説："你們原來向我説萬無一失，一點用不着懼怕。現在四面形勢如此，依賴鄭、汴數州還在我們手中，向西往潼關，一步都不能前進，河北全都喪失，萬無一失在哪裏呢？再不要來見我。"高尚等人幾天不得見安禄山，憂愁鬱悶不知道該怎麼辦。

會田乾真自潼關至，曉諭祿山曰：“自古帝王，皆有勝敗，然後成大事，豈有一舉而得之者乎！今四邊兵馬雖多，皆非精鋭，豈我之比。縱事不成，收取數萬衆，横行天下，爲一盜跖，亦十年五歲矣，豈有人能制我耶！尚、莊等皆佐命元勳，何得隔絶不與相見，令其憂懼。只此數人，豈不能爲患乎？外間聞之，必心摇動。”祿山喜曰：“阿浩，非汝誰能開豁我心裏事，今無憂矣。爲之奈何？”乾真曰：“不如唤取慰勞之。”遂召尚等飲宴作樂，祿山自唱歌以送酒，待之如初。阿浩，乾真小字也。及慶緒至相州，僞授侍中。

逢田乾真從潼關來，開導安祿山説：“自古以來的帝王，都有勝敗之事，然後纔能够成就大事，哪裏有一舉而得天下的呢！現在四面兵馬雖多，但都不是精兵，怎能與我們相比。即使大事不能成功，收集數萬之兵，横行天下，像春秋時期的盜跖那樣，也能堅持十年五載，哪裏有人能制服我們！高尚、嚴莊等都是輔佐起兵的首要功臣，怎麽能隔絶不與他們相見，使他們憂愁懼怕呢？僅這幾個人，難道就不會成爲禍患？外面的人如果聽説此事，内心必定會産生動摇。”安祿山高興地説：“阿浩，除了你還有誰能開導我的心事，現在不用發愁了。應該如何辦呢？”田乾真説：“不如把他們召來安慰一番。”於是把高尚等人召來飲酒歡樂，安祿山親自唱歌勸酒，像先前一樣對待他們。阿浩，是田乾真的乳名。等安慶緒到了相州，高尚被拜授僞侍中。

孫孝哲

孫孝哲，契丹人也。母爲祿山所通，因得狎近。及祿山僭逆，僞授殿中監、閑厩使，封王。孝哲尤用事，亞於嚴莊。裘馬華侈，頗事豪貴，每食皆備珍饌。性殘忍，果於殺戮，聞者畏之。祿山使孝哲與張通儒同守西京，妃王宗枝皆罹其酷。與嚴莊争權不睦，及祿山死，奪其使，以鄧季陽代之。慶緒之奔，莊懼爲所圖，因而來奔。

孫孝哲，是契丹人。母親與安祿山私通，因此得以親近安祿山。等到安祿山叛亂越分稱帝，授任僞殿中監、閑厩使，封爲王爵。孫孝哲很受重用，地位僅次於嚴莊。他衣着車馬華麗奢侈，十分喜歡豪華，每次吃飯都備有珍奇美味。生性殘忍，敢於殺戮，聽説的人都很畏懼他。安祿山派孫孝哲與張通儒一起守衛西京，妃子郡王及宗室子弟都遭殺害。因爲與嚴莊争權不和，安祿山死後，嚴莊剥奪了他的使職，任用鄧季陽取代他。安慶緒逃跑時，嚴莊害怕被他算計，因此來歸附朝廷。

史思明

史思明，本名窣干，營州寧夷州突厥雜種胡人也。姿瘦，少鬚髮，鳶肩傴背，廞目側鼻，性急躁。與安祿山同鄉里，先祿山一日生，思明除日生，祿山歲日生。及長，相善，俱以驍勇聞。初事特進烏知義，每令騎覘賊，必生擒以歸。又解六蕃語，與祿山同爲互市郎。張守珪爲幽州節度，奏爲折衝。天寶初，頻立戰功，至將軍，知平盧軍事。嘗入奏，玄宗

史思明，原名窣干，是營州寧夷州突厥混血胡人。身材瘦小，鬍鬚頭髮很少，聳肩駝背，眼深鼻歪，性情急躁。與安祿山同鄉鄰里，比安祿山早生一天，史思明生於除夕那天，安祿山生於正月初一。長大以後，他們相互要好，都以勇猛而知名。起初奉事特進烏知義，每次命令他騎馬去偵察敵情，一定會生擒賊人返回。他又通曉六蕃語，與安祿山同任互市郎。張守珪任幽州節度使，上奏任他折衝。天寶初年，多次建立戰功，做到將軍，知平盧軍事。曾經入朝奏事，玄

賜坐，與語，甚奇之。問其年，曰四十矣。玄宗撫其背曰："卿貴在後，勉之。"遷大將軍、北平太守。十一載，禄山奏授平盧節度都知兵馬使。

十四載，安禄山反，命思明討饒陽等諸郡，陷之。十五載正月六日，思明與蔡希德圍顔杲卿於常山，九日拔之。又圍饒陽，二十九日不能拔。李光弼出土門，拔常山郡，思明解圍而拒光弼。光弼列兵於城南，相持累月。光弼草盡，使精卒以車數乘於旁縣取草，輒被擊之，其後率十四唯共得兩束草，至銼蒿薦以飼之。初，禄山以賈循爲范陽留後，謀歸順，爲副留守向潤客所殺，以思明代之。又以征戰在外，令向潤客代其任。四月，朔方節度郭子儀以朔方蕃、漢二萬人自土門而至常山，軍威遂振，南拔趙郡，思明退保博陵。五月十日，子儀、光弼擊之，敗思明於沙河上。又攻之，思明以騎卒奔嘉山，光弼擊之，思明大敗，走入博陵郡。光弼圍之，城幾拔。屬潼關失守，肅宗理兵于朔方，使中官邢延恩追朔方、河東兵馬。光弼入土門，思明隨後徼擊之，已而迴軍并行擊劉正臣，正臣易之，初不設備，遂棄軍保北平，正臣妻子及軍資二千乘盡没。

思明將卒頗精鋭，皆平盧戰士，南拔常山、趙郡。又攻河間，爲尹子奇所圍，已四十餘日。顔真卿使和琳以一萬二千人、馬百匹以救之，至河間二十餘里，北風勁烈，鼓聲不相聞，賊縱擊之，擒和琳以至城下。思明既至，合勢，賊軍益盛。李奂爲賊所擒，送東京。又攻景城，擒李暐，暐投河而死。遂使康没野波攻平原，真卿覺之，兵馬既盡，渡河而南。攻

玄宗賜他坐下，與他交談，十分驚奇。問他的年齡，說四十歲了。玄宗撫摸着他的背部說："卿以後會富貴，好好努力吧。"升任大將軍、北平太守。十一載，安禄山上奏任他爲平盧節度都知兵馬使。

十四載，安禄山反叛，命令史思明討伐饒陽等各郡，攻占了這些城。十五載正月六日，史思明與蔡希德將顔杲卿包圍在常山，九日攻占常山。又包圍了饒陽，到了二十九日還没有攻下。這時李光弼從土門出兵，攻克常山郡，史思明解除對饒陽的包圍來抵禦李光弼。李光弼把軍隊列在城南，兩軍相持了數月。李光弼軍的草料用盡，派精兵駕車數輛往鄰縣運草料，總是遭到襲擊，後來十四馬纔能分得兩束草，以致鍘碎草墊子用來喂馬。起初，安禄山讓賈循任范陽留後，賈循圖謀歸附朝廷，被副留守向潤客殺害，安禄山就令史思明替代。又因爲史思明征戰在外，命向潤客代理其職。四月，朔方節度使郭子儀率領朔方蕃、漢兵二萬從土門到達常山，軍威於是大振，向南攻克趙郡，史思明退守博陵。五月十日，郭子儀、李光弼率兵攻打，在沙河上打敗史思明。然後繼續攻打，史思明帶領騎兵逃奔嘉山，李光弼追擊他，史思明大敗，逃入博陵郡。李光弼將他包圍，幾乎攻克郡城。逢潼關失守，肅宗在朔方料理軍務，派宦官邢延恩召集朔方、河東兵馬。因此李光弼進入土門，史思明尾隨截擊，然後回兵攻打劉正臣，因爲劉正臣輕敵，没有防備，於是放棄軍隊退守北平，劉正臣的妻子兒女及二千輛車的軍用物資全都喪失。

史思明部下的將士十分精鋭，都是平盧節鎮的軍士，向南攻占常山、趙郡。又攻打河間，賊將尹子奇包圍了河間，已有四十多天。顔真卿派和琳率兵一萬二千人、馬一百匹去救援，距河間二十餘里，北風呼嘯猛吹，連戰鼓聲都聽不見，賊人發兵攻打，生擒和琳來到城下。史思明來到後，兩軍會合，賊軍的勢力更盛。李奂被賊軍生擒，送往東京。賊軍又攻打景城，生擒李暐，李暐投河而死。史思明於是派康没野波攻打平原，顔真卿得知敵兵來攻，因兵馬已盡，就渡河向南

清河，糧盡城陷，擒太守王懷忠以獻祿山。將軍莊嗣賢圍烏承恩於信都，承恩母、妻先爲安祿山所獲，思明獲其男從則，使諭承恩，承恩遂降，思明與之把臂飲酒。饒陽陷，李系投火死。河北悉陷。尹子奇以五萬衆渡河至青州，欲便向江、淮。會迴紇二千騎奄至范陽，范陽閉門二日，然後向太原，子奇行千里以救之。二年正月，思明以蔡希德合范陽、上黨兵馬十萬，圍李光弼於太原。光弼使爲地道，至賊陣前。驍賊方戲弄城中人，地道中人出擒之，敵以爲神，呼爲地藏菩薩。思明留十月，會安祿山死，慶緒令歸范陽，希德留百餘日，皆不能拔而歸。自祿山陷兩京，常以駱駝運兩京御府珍寶於范陽，不知紀極。由是恣其逆謀，思明轉驕，不用慶緒之命。安慶緒爲王師所敗，投鄴郡，其下蕃、漢兵三萬人，初不知所從，思明擊殺三千人，然後降之。

退去。賊軍又攻打清河，因城中糧食吃盡被攻占，將太守王懷忠生擒獻給安祿山。叛賊將軍莊嗣賢把烏承恩包圍在信都，烏承恩的母親、妻子先被安祿山俘獲，史思明俘獲了他的兒子烏從則，派他前去勸導烏承恩，烏承恩於是投降了賊人，史思明握着他的手臂與他飲酒。饒陽陷落後，李系投火而死。於是河北全部淪陷。尹子奇率兵五萬渡河到達青州，想乘機侵犯江、淮。逢回紇二千名騎兵突然到了范陽，范陽關閉城門兩天，然後回紇兵前往太原，尹子奇從千里之外行軍來救援。至德二年正月，史思明與蔡希德集合范陽、上黨兵馬十萬，把李光弼包圍在太原。李光弼指揮士卒挖掘地道，一直挖到叛軍的陣前。凶惡的賊兵正在笑罵城中百姓，被地道中衝出的士兵擒獲，敵人以爲是神人，稱他們爲地藏菩薩。史思明停留了十個月，逢安祿山死去，安慶緒命令他回范陽，蔡希德又停留了一百餘天，他們都因不能攻占太原而撤走。安祿山攻占兩京之後，經常用駱駝把兩京皇室中的珍寶運往范陽，多得不可勝計。史思明因此公然圖謀背叛，更加驕横，不聽從安慶緒的命令。安慶緒被王師打敗，逃往鄴郡，部下的蕃、漢兵三萬人，起初不知道該如何辦，史思明攻打殺死了三千人，然後投降了他。

慶緒使阿史那承慶、安守忠徵兵於思明，且欲圖之。判官耿仁智，忠謀之士，謂思明曰："大夫崇重，人不敢言，仁智請一言而死。"思明曰："試言之。"對曰："大夫久事祿山，祿山兵權若此，誰敢不服。如大夫比者，逼於凶威耳，固亦無罪。今聞孝感皇帝聰明勇智，有少康、周宣之略。大夫發使輸誠，必開懷見納，此轉禍爲福之上策也。"思明曰："善。"承慶等以五千騎至范陽，思明悉衆介冑以逆之，衆且數萬，去之一里，使謂之曰："相公及王遠至，將士等不勝喜躍。此皆邊兵怯懦，頗懼相公之衆，莫敢進也。請弛弓以安之。"從

安慶緒派阿史那承慶、安守忠向史思明徵兵，并且想圖謀他。判官耿仁智，是一位忠誠有謀略的人，對史思明説："大夫位高權重，人們都不敢進言，我耿仁智請求冒死進上一言。"史思明説："你就説吧。"回答説："大夫長期奉事安祿山，安祿山兵權在握，誰敢不服。像大夫這樣的人，衹是因爲受他的威權逼迫，本來并没有罪。現在聽説孝感皇帝聰明勇敢，具有夏少康、周宣王一樣的謀略。大夫如果派使者去表示歸順，必然會不計前嫌加以接受，這是轉禍爲福的上策。"史思明説："好。"阿史那承慶等帶領五千名騎兵到達范陽，史思明率領全軍披甲戴盔來迎接，共有數萬人，相距一里遠時，史思明派使者前去説："相公及王遠道而來，將士們非常高興。但這裏的邊兵素來膽小，很懼怕相公等人，

之。思明遂以承慶、守忠入內廳，飲樂之。別令諸將於其所分收其甲仗。其諸郡兵皆給糧，恣歸之，欲留者分隸諸營。遂拘承慶，斬守忠、李立節之首。李光弼使衙官敬俛招之，遂令衙官竇子昂奏表，以所管兵衆八萬人及以僞河東節度高秀巖來降。肅宗大悅，封歸義王、范陽長史、御史大夫、河北節度使，朝義已下并爲列卿，秀巖雲中太守，以其男如岳等七人爲大官。使內侍李思敬、將軍烏承恩宣慰使，令討殘賊。

都不敢前進，請求鬆弛弓箭使他們安心。”阿史那承慶聽從了他的話。史思明於是帶阿史那承慶、安守忠進入內廳，飲酒作樂。另外命令諸將分別收取了他們將士的兵器。諸郡士兵都發給糧食，放他們回去，願意留下的分別隸屬各營。然後拘捕了阿史那承慶，斬下安守忠、李立節的首級。李光弼派衙官敬俛去招降他，史思明於是命衙官竇子昂奉表上書，率所轄兵力八萬人及僞河東節度使高秀巖來投降。肅宗十分高興，封他爲歸義王，任范陽長史、御史大夫、河北節度使，史朝義以下的衆位兒子都任九卿，高秀巖任雲中太守，兒子高如岳等七人都任大官。派宦官李思敬、將軍烏承恩任宣慰使，命令他們討伐殘餘的叛賊。

明年，改乾元元年。四月，肅宗使烏承恩爲副使，候伺其過而殺之。初，承恩父知義爲節度，思明常事知義，亦有開獎之恩。以此李光弼冀其無疑，因謀殺之。承恩至范陽，數漏其情，夜取婦人衣，詣諸將家，以翻動之意諭之。諸將以白思明，甚懼，無以爲驗。有頃，承恩與思敬從上京來，宣恩命畢，將歸私第。思明留承恩且於館中，明當有所議。已令幃其所寢之床，伏二人于其下。承恩有小男，先留范陽，思明令省其父。夜後，私於其子曰：“吾受命除此逆，明便授吾節度矣。”床下二人叫呼而出，以告思明。思明令執之，搜其衣囊，得朝廷所與阿史那承慶鐵券及光弼與承恩之牒，云：“承慶事了，即付鐵券；不了，不可付之。”又得簿書數百紙，皆載先所從反軍將名。思明語之曰：“我何負於汝而至是耶?”承恩稱：“死罪，此太尉光弼之謀也。”思明集軍將官吏百姓，西向大哭曰：“臣以十三州之地、十萬衆之兵降國家，赤心不負陛下，何至殺臣!”因搒殺承恩父子，囚李思敬，

明年，改爲乾元元年。四月，肅宗派烏承恩任副使，伺機殺掉史思明。當初，烏承恩的父親烏知義任節度使，史思明曾經奉事烏知義，對他有獎勵提拔的恩情。因此李光弼希望以此使史思明不生疑心，藉機謀殺他。烏承恩到達范陽後，多次泄露實情，夜晚穿上婦人的衣服，往諸將家中，勸導他們反戈。諸將報告了史思明，史思明非常懼怕，苦於没有證據。不久，烏承恩與李思敬從上京回來，宣讀朝命完畢，將要回到自己的第宅。史思明請烏承恩暫且留住館舍，説明天還有事要商議。但已命令人用帳幕把他所睡的床遮起來，床下埋伏了兩個人。烏承恩的小兒子，先留在范陽，史思明讓他去看望父親。夜半之後，烏承恩私下對兒子説：“我奉朝廷之命殺掉這個逆賊，馬上便要授任我爲節度使。”這時埋伏在床下的二人叫喊着爬出來，報告了史思明。史思明命人把烏承恩抓起來，搜查他的衣袋，獲得朝廷賜給阿史那承慶的鐵券及李光弼給烏承恩的書信，書信中説：“阿史那承慶完成任務，就付給鐵券；没有完成，不可付給他。”又搜得簿書數百頁，記載的都是先前隨從反叛的軍將姓名。史思明對他説：“我哪裏虧待了你，你却做出這種事?”烏承恩説：“我是罪該萬死，這都是太尉李光弼的計謀。”史思明召集軍將官吏百姓，面向西方大哭説：“臣以十三州的地方、十萬兵力投

遣使表其事。朝廷又令中使慰諭云："國家與光弼無此事，乃承恩所爲，殺之善也。"

降國家，忠誠之心没有辜負陛下，爲什麽要殺臣呢！"於是打死了烏承恩父子，囚禁了李思敬，并派使者上表奏聞此事。朝廷又派宦官安慰曉諭説："朝廷與李光弼都没有參預此事，那是烏承恩幹的，殺了他應該。"

又有使從京至，執三司議罪人狀。思明曰："陳希烈已下，皆重臣，上皇棄之幸蜀，既收復天下，此輩當慰勞之。今尚見殺，況我本從祿山反乎！"諸將皆云："烏承恩之前事，情狀可知，光弼尚在，憂不細也。大夫何不取諸將狀以誅光弼，以謝河北百姓。主上若不惜光弼，爲大夫誅之，大夫乃安；不然，爲患未已。"思明曰："公等言是。"乃令耿仁智、張不矜修表，"請誅光弼以謝河北。若不從臣請，臣則自領兵往太原誅光弼"。不矜初以表示思明，及封入函，耿仁智盡削去之。寫表者密告思明，思明大怒，執二人於庭曰："汝等何得負我！"命斬之。仁智事思明頗久，意欲活之，却令召入，謂之曰："我任使汝向三十年，今日之事，我不負汝。"仁智大呼曰："人生固有一死，須存忠節。今大夫納邪説，爲反逆之計，縱延旬月，不如早死，請速加斧鉞。"思明大怒，亂捶殺之，腦流于地。

又有使者從西京來，拿着御史大夫、中書省和門下省判決的罪人狀子。史思明説："陳希烈以下等人，都是朝廷的重要大臣，上皇拋棄了他們前去蜀地，收復天下之後，應該慰勞他們。現在他們尚且被殺，何況我這個原本就是跟隨安祿山謀反的人呢！"諸將都説："烏承恩所幹的事情，情況已經查明，但李光弼還在，憂患不小。大夫爲何不上奏諸將的表狀請求殺死李光弼，用來向河北百姓謝罪。主上如果不憐惜李光弼，爲大夫處死他，大夫纔能安全；否則，後患無窮。"史思明説："你們説得對。"於是命耿仁智、張不矜寫表書，"請求殺死李光弼用來向河北百姓謝罪。如果不聽從臣的請求，臣就親自率兵前往太原殺死李光弼"。張不矜起初把表書讓史思明過目，等裝入信函封口時，耿仁智把這些話全都删掉。抄寫表書的人密告了史思明，史思明非常惱怒，把二人抓到庭中説："你們怎麽能够背叛我呢？"下令斬殺他們。耿仁智奉事史思明的時間長久，史思明想要保全他，因此退下去後命人召他進來，對他説："我任用你快三十年了，今天的事情，我不會辜負你。"耿仁智大聲喊道："人生固有一死，但要保持忠貞的氣節。現在大夫聽信邪言，計謀反叛，縱使能多活一月，還不如早一點去死，請馬上殺掉我。"史思明非常憤怒，亂棍將他打死，腦漿流了一地。

十月，郭子儀領九節度圍相州，安慶緒偷道求救於思明，思明懼軍威之盛，不敢進。十二月，蕭華以魏州歸順，詔遣崔光遠替之。思明擊而拔其城，光遠脱身南渡。思明於魏州殺三萬人，平地流血數日。即乾元二年正月一日也，思明於魏州北設壇，僭稱爲大聖燕王，以周贄爲行軍司馬。三月，引衆救相州，官軍敗而引退。

十月，郭子儀率領九節度使包圍了相州，安慶緒派人從小路去向史思明求救，史思明懼怕官軍的强大軍勢，不敢進軍。十二月，蕭華以魏州歸附朝廷，皇帝下詔派崔光遠取代他。史思明攻占了魏州，崔光遠脱身渡河南逃。史思明在魏州城内屠殺三萬人，平地血流數天。乾元二年正月一日，史思明在魏州城北設置壇場，越分自稱爲大聖燕王，任周贄爲行軍司馬。三月，史思明率兵救援相州，官軍戰敗而退。史思明召來安慶緒

思明召慶緒等殺之，并有其衆。四月，僭稱大號，以周贄爲相，以范陽爲燕京。九月，寇汴州，節度使許叔冀合於思明，思明益振。又陷洛陽，與太尉光弼相拒。思明恣行凶暴，下無聊矣。

上元二年，潛遣人反説官軍曰："洛中將士，皆幽、朔人，咸思歸。"魚朝恩以爲然，告光弼及諸節度僕固懷恩、衛伯玉等："可速出兵以討殘賊。"光弼等然之，乃出師兩道齊進。次榆林，賊委物僞遁，將士等不復設備，皆入城虜掠。賊伏兵在北邙山下，因大下，士卒咸棄甲奔散。魚朝恩、衛伯玉退保陜州，光弼、懷恩棄河陽城，退居聞喜。步兵散死者數千人，軍資器械盡爲賊所有，河陽、懷州盡陷於賊。

思明至陜州，爲官軍所拒於姜子坂，戰不利，退歸永寧。築三角城，約一日内畢，以貯軍糧。朝義築城畢，未泥，思明至，詬之。對曰："緣兵士疲乏，暫歇耳。"又怒曰："汝惜部下兵，違我處分。"令隨身數十人立馬看泥，斯須而畢。又曰："待收陜州，斬却此賊。"朝義大懼。思明居驛，朝義在店中，思明令腹心曹將軍總中軍兵嚴衛，朝義將駱悦并許叔冀男季常等言："主上欲害王，悦與王死無日矣。"因言"廢興之事，古來有之，欲唤取曹將軍舉大事，可乎?"朝義迴面不應。悦曰："若不應，悦等即歸李家，王亦不全矣。"朝義然之，令許季常命曹將軍至。悦等告之，不敢拒。其夜，思明夢而驚悟，據床惆悵。每好伶人，寢食置左右，以其殘忍，皆恨之。及此，問其故，曰："吾向夢見水中沙上群鹿渡水而至，鹿死水乾。"言畢如厠。伶

等人殺了他們，然後并吞了他的部衆。四月，史思明越分稱帝號，任命周贄爲宰相，改范陽爲燕京。九月，史思明侵犯汴州，節度使許叔冀投降了他，史思明勢力更加强盛。又攻占了洛陽，與太尉李光弼相持。史思明無所顧忌地施行凶殘暴虐的政策，致使百姓無以爲生。

上元二年，史思明暗中派人離間官軍説："洛中將士，都是幽、朔地方的人，都想回家。"魚朝恩信以爲真，對李光弼及諸節度使僕固懷恩、衛伯玉等人説："應該立刻出兵討伐殘餘的叛賊。"李光弼等同意，於是分兩路出兵一齊進攻。停駐在榆林，賊兵抛棄了物資假裝逃跑，將士們不再防備，都入城搶掠。叛賊已在北邙山下設有伏兵，因此大軍齊下，官軍都丢盔棄甲而逃。魚朝恩、衛伯玉退守陜州，李光弼、僕固懷恩放棄河陽城，退守聞喜。步兵逃散而死的有數千人，軍資器械全都被叛賊奪走，河陽、懷州都落入叛軍之手。

史思明到達陜州，在姜子坂受到官軍的抵禦，交戰失利，退回永寧。築三角城，約定一天完工，用來貯存軍糧。史朝義築城完工，還未塗泥，史思明來到，辱駡他。史朝義回答説："因爲兵士疲乏，暫且休息一會兒。"史思明又憤怒地説："你愛惜部下的兵士，却違背我的命令。"於是下令隨從的數十人騎馬監視塗泥，不久就完工。史思明又説："等待收復了陜州，就斬殺此賊。"史朝義非常恐懼。史思明居住在驛站，史朝義住在店舍中，史思明命令親信曹將軍掌握中軍兵力嚴加防衛，史朝義的部將駱悦與許叔冀的兒子許季常等説："主上想殺害大王，我駱悦與大王死期快到了。"因此建議説："廢興的事情，自古以來就有，想叫來曹將軍共同圖謀大事，可以嗎?"史朝義轉過臉不作聲。駱悦説："如果不答應，我駱悦等就歸附李家王朝，大王也不能保全了。"史朝義同意，命令許季常召曹將軍來。駱悦等將計謀告訴他，曹將軍不敢拒絶。當晚，史思明因做夢而驚醒，躺在床上懊惱。史思明喜愛優伶，睡覺吃飯時都讓他們侍從在左右，因爲他殘忍，這些人都很痛恨他。此時，優伶們詢問

人相謂曰："鹿者，禄也；水者，命也。胡禄命俱盡矣。"駱悦入，問思明所在，未及對，殺數人，因指在厠。思明覺變，逾墻出，至馬槽，鞴馬騎之。悦等至，令傔人周子俊射，中其臂，落馬，曰："是何事？"悦等告以懷王。思明曰："我朝來語錯，今有此事。然汝殺我太疾，何不待我收長安？終事不成矣。"因急呼懷王者三，曰："莫殺我！"却罵曹將軍曰："這胡誤我，這胡誤我！"悦遂令心腹擒思明赴柳泉驛，曰："事已成矣。"朝義曰："莫驚聖人否？莫損聖人否？"悦曰："無有。"時周贄、許叔冀統後軍在福昌，朝義令許季常往告之。贄聞，驚欲仰倒。朝義領兵迴，贄等來迎，因殺贄。思明至柳泉驛，縊殺之。朝義便僭僞位。

原因，史思明説："剛纔我夢見在水中的沙土上有一群鹿渡水而來，鹿死水乾。"説完去了厠所。優伶們相互説："鹿的意思，就是福禄；水的意思，就是性命。胡人的福禄和性命都要完了。"這時駱悦進來，問史思明在哪裏，還没有回答，就殺死數人，因此有人指向厠所。史思明覺得有變故，翻墻而出，來到馬槽旁，駕馬騎乘。駱悦等來到，命令傔人周子俊射箭，射中史思明手臂，從馬上跌下，他説："有什麽事？"駱悦等告訴他説這是懷王史朝義的用意。史思明説："我早上説錯了話，致使有現在的事情發生。但是你殺我太早，爲什麽不等待我收復長安？大事最終不能成功了。"因此急忙三次喊叫懷王，説："不要殺害我！"然後罵曹將軍説："這個胡人害了我！這個胡人害了我！"駱悦於是命令親信擒獲史思明趕赴柳泉驛，説："事情已經完成。"史朝義説："驚嚇聖人了嗎？傷害聖人了嗎？"駱悦説："没有。"當時周贄、許叔冀統率後軍在福昌，史朝義命令許季常去通告此事。周贄聽説後，嚇得幾乎倒在地上。史朝義領兵返回，周贄等來迎接，因此殺了周贄。史思明到柳泉驛後，被縊殺而死。史朝義於是越分登上僞皇帝位。

史朝義

朝義，思明孽子也。寬厚，人附之。使人往范陽，殺僞太子朝英等。僞留守張通儒覺之，戰於城中，數日，死者數千人，始斬之。時洛陽四面數百里，人相食，州縣爲墟。諸節度使皆禄山舊將，與思明等夷，朝義徵召不至。寶應元年十月，遣元帥雍王領河東朔方諸節度、迴紇兵馬赴陝。僕固懷恩與迴紇左殺爲先鋒，魚朝恩、郭英乂爲後殿，自澠池入；李抱玉自河陽入；副元帥李光弼自陳留入；雍王留陝州。二十九日，與朝義戰于邙山之下，逆賊敗績，走渡河，斬首萬六千，生擒四千六百，降三萬二千人，器械不可勝數。朝義走投汴州，汴州僞將張獻誠拒之，乃渡河北

史朝義，是史思明的庶子。生性寬厚，人們都歸附於他。派人前往范陽，殺死僞太子史朝英等。僞留守張通儒覺察有變，在城中交戰，持續了數天，死了數千人，纔被斬殺。當時洛陽四面數百里之地，人相食活命，州縣成爲廢墟。諸節度使都是安禄山的舊將，與史思明地位相當，史朝義徵召不來。寶應元年十月，朝廷派元帥雍王率領河東朔方諸節度使、回紇兵馬趕赴陝州。僕固懷恩與回紇左殺爲先鋒，魚朝恩、郭英乂爲後軍，從澠池進入；李抱玉從河陽進入；副元帥李光弼從陳留進入；雍王留在陝州。二十九日，與史朝義交戰於邙山下，叛賊大敗，渡河逃走，斬首一萬六千級，生擒四千六百人，投降的有三萬二千人，繳獲的器械不計其數。史朝義逃奔汴州，遭到汴州僞將張獻誠的拒絶，於是渡河向北逃往幽州。二年正月，叛賊僞范陽節度使李懷仙

投幽州。二年正月，賊僞范陽節度李懷仙於莫州生擒之，送款來降，梟首至闕下。又以僞官以城降者恒州刺史、成德軍節度張忠志爲禮部尚書，餘如故；趙州刺史盧淑、定州程元勝、徐州劉如伶、相州節度薛嵩、幽州李懷仙、鄭州田承嗣并加封爵，領舊職。

思明乾元二年僭號，至朝義寶應元年滅，凡四年。

在莫州生擒了他，請和投降，并斬下他的首級送往朝廷。朝廷又任命率城投降的僞恒州刺史、成德軍節度使張忠志爲禮部尚書，其餘官職如舊；趙州刺史盧淑、定州刺史程元勝、徐州刺史劉如伶、相州節度使薛嵩、幽州節度使李懷仙、鄭州節度使田承嗣都加封爵，兼任原來的官職。

史思明乾元二年越分自稱帝號，至史朝義寶應元年滅亡，共四年。

舊唐書卷二百(下)

列傳第一百五十(下)

朱泚　黄巢　秦宗權

朱泚

朱泚，幽州昌平人。曾祖利，贊善大夫，贈禮部尚書。祖思明，太子洗馬，贈太子太師。父懷珪，天寶初，事范陽節度使裴寬爲衙前將，授折衝將軍。及安祿山、史思明叛，累爲管兵將。寶應中，李懷仙歸順，奏爲薊州刺史、平盧軍留後、柳城軍使。大曆元年卒，累贈左僕射。祖、父之贈，皆以泚故也。

泚以父資從軍，幼壯偉，腰帶十圍，騎射武藝亦不出人。外若寬和，中頗殘忍。然輕財好施，每征戰所得賞物，輒分與麾下將士，以是爲衆所推，故得濟其凶謀。初隸李懷仙爲部將，改經略副使。朱希彩既殺李懷仙，自爲節度，以泚宗姓，甚委信之。希彩爲政苛酷，人不堪命。大曆七年秋，希彩爲其下所殺，倉卒之際，未有所從。泚營在城北，弟滔，主衙内兵，亦得衆心。滔變詐多端，潛使百餘人於衆中大言曰："節度使非城北朱副使莫可。"衆既無從，因共推泚，泚遂權知留後，遣使奉表京師。十月，拜檢校左散騎常侍、兼御史中丞、幽州盧龍節度等使。八年三月，遷幽州盧龍節度等使、幽州長史、兼御史大夫。其年，泚上表令

朱泚，是幽州昌平人。曾祖父名利，曾任贊善大夫，死後追贈禮部尚書。祖父名思明，曾任太子洗馬，死後追贈太子太師。父親名懷珪，天寶初年，奉事范陽節度使裴寬任衙前將，授任折衝將軍。等到安祿山、史思明反叛，多次任管兵將。寶應年間，李懷仙歸附朝廷，上奏他任薊州刺史、平盧軍留後、柳城軍使。大曆元年死去，多次追贈至左僕射。祖父、父親的追贈，都是因爲朱泚的緣故。

朱泚依靠父蔭從軍，年少時身材高大，腰帶十圍，騎馬射箭的武藝并不出衆。他外表看起來寬厚，内心却十分殘忍。但輕財好施，每次征戰所得的賞物，總是分給部下的將士，因此受到部衆的推崇，所以能够實施他的陰謀。他起初爲李懷仙的部將，後來改任經略副使。朱希彩殺死李懷仙之後，自任節度使，因爲與朱泚同姓，所以對他十分信任。朱希彩爲政苛刻殘酷，人們無法忍受。大曆七年秋天，朱希彩被部下殺死，由於事出倉猝，將士們都無所適從。當時朱泚的軍營在城北，弟弟朱滔，掌管衙内兵，也得軍心。朱滔詭計多端，暗中指使一百餘人在軍中大喊道："節度使非城北朱副使不可。"兵衆既然没有主意，因此共同推舉朱泚，朱泚於是權知留後事，派使者往京師奉上表書。十月，拜授檢校左散騎常侍、兼御史中丞、幽州盧龍節度等使。八年三月，升任幽州盧龍節度等使、幽州長史、兼御史大夫。當年。朱泚上表命弟弟朱滔率兵二千

弟滔率兵二千五百人赴京西防秋，代宗嘉之，手詔褒美。

五百人赴京西防秋，代宗贊美他，下手詔表揚。

九年，就加檢校户部尚書，賜實封百户。幽州及河北諸鎮，自天寶末便爲逆亂之地，李懷仙、朱希彩與連境三節度，名雖向順，未嘗朝謁。至是泚率先上表，請自領步騎三千人入覲，詔修甲第以待之。九月，泚至京師，代宗御内殿引見，賜御馬兩匹、戰馬十匹、金銀錦綵甚厚，又以器物十床、馬四十匹、絹二萬匹、衣一千七百襲賜其將士，宴犒之盛，近時未有。泚又上表，請留京師，從之。因授其弟滔兼御史大夫、幽州節度留後。仍以河陽永平軍防秋兵，郭子儀統之；決勝軍楊猷兵，李抱玉統之；淮西鳳翔兵，馬璘統之；汴宋、淄青兵，俾泚統焉。十一年八月，加拜同平章事。尋令出鎮奉天行營，復賜金銀繒綵并内庫弓箭以寵之。十二年，加檢校司空，代李抱玉爲隴右節度使，權知河西、澤潞行營兵馬事。

九年，并加授檢校户部尚書，賜實封一百户。幽州及河北諸鎮，從天寶末年以來，便成爲叛亂的地區，李懷仙、朱希彩與鄰境的三個節度使，名義上雖然歸順朝廷，但從未入京謁見。這時朱泚首先上表，請求親自率領步騎兵三千人入京朝見，皇上下詔修建豪華的第宅等他入京。九月，朱泚到達京師，代宗在内殿接見他，賜給他御馬兩匹、戰馬十匹、金銀彩色絲織品很多，又賜給將士器物十床、馬四十匹、絹二萬匹、衣服一千七百套，宴樂犒勞的盛況，近世不曾有過。朱泚又上表，請求留在京師，得到允許。於是拜授他的弟弟朱滔兼御史大夫、幽州節度留後。同時把河陽永平軍防秋兵，撥歸郭子儀統領；決勝軍楊猷兵，歸李抱玉統領；淮西鳳翔兵，歸馬璘統領；汴宋、淄青兵，命朱泚統領。十一年八月，加拜朱泚同平章事。不久命令他出鎮奉天行營，又賜金銀彩色絲織品及内庫弓箭以示寵愛。十二年，加拜檢校司空，取代李抱玉任隴右節度使，權知河西、澤潞行營兵馬事。

德宗嗣位，加太子太師、鳳翔尹，實封至三百户。建中元年，涇州將劉文喜阻兵爲亂，加泚四鎮北庭行軍、涇原節度使，與諸軍討之。涇州平，加泚中書令，還鎮鳳翔，而以舒王謨遥領涇原節度。二年，加泚太尉。朱滔將反叛，陰使人與泚計議，以帛書納蠟丸中，置髮髻間。河東節度馬燧搜獲之，以聞，并送帛書及所遣使。泚惶懼，頓首乞歸罪有司。上勉之曰："千里不同謀，非卿之過。"三年四月，以張鎰代泚爲鳳翔隴右節度留後，留泚京師，加實封至一千户，與一子正員官，其幽州盧龍節度、太尉、中書令并如故。

德宗即位，加授朱泚太子太師、鳳翔尹，賜實封達三百户。建中元年，涇州軍將劉文喜擁兵作亂，加授朱泚四鎮北庭行軍、涇原節度使，與諸軍一起討伐亂軍。涇州平定後，加授朱泚中書令，還軍鎮守鳳翔，而任命舒王李謨遥領涇原節度使。二年，加授朱泚太尉。朱滔將要反叛，暗中派人與朱泚商議，把帛書封在蠟丸中，藏在髮髻裹。河東節度使馬燧查獲了此事，奏報給朝廷，并送上繳獲的帛書與所派的使者。朱泚十分恐懼，叩頭請皇上將自己交付有關部門治罪。皇上安慰他説："你們相隔千里無法通謀，不是卿的過錯。"三年四月，命張鎰取代朱泚任鳳翔隴右節度留後，將朱泚留在京師，加實封至一千户，授他一個兒子正員官，依舊任幽州盧龍節度使、太尉、中書令。

四年十月，涇原兵叛，鑾駕幸奉天。叛卒等以泚嘗統涇州，知其失權

四年十月，涇原兵叛亂，皇帝前往奉天。叛兵們因爲朱泚曾任涇州節度使，知道他失權閑

廢居，怏怏思亂，群寇無帥，幸泚政寬，乃相與謀曰："朱太尉久囚空宅，若迎而爲主，事必濟矣。"姚令言乃率百餘騎迎泚於晉昌里第，泚乘馬擁從北向，燭炬星羅，觀者萬計，入居含元殿。明日，移處白華殿，但稱太尉。朝官有謁泚者，悉勸奉迎鑾駕，既不合泚意，皆逡巡而退。源休至，遂屏人移時，言多悖逆。又盛陳成敗，稱述符命，勸其僭僞，泚甚悦之。又李忠臣、張光晟繼至，咸以官閒積憤，樂於禍亂。鳳翔涇原大將張廷芝、段誠諫以潰卒三千餘自襄城而至。賊泚自謂衆望所集，僭竊之心，自此而定。乃以源休爲京兆尹、判度支，李忠臣爲皇城使。段秀實久失兵柄，故推心委之。遂發鋭師三千，言奉迎乘輿，實陰有逆謀。秀實與劉海賓謀誅泚，且虞叛卒之震驚法駕，乃潛爲賊符，追所發兵。至六日，兵及駱驛而迴。因與海賓同入見泚，爲陳逆順之理，而海賓於靴中取匕首，爲其所覺，遂不得前。秀實知不可以義動，遽奪源休象笏，挺而擊泚，仍大呼曰："反虜萬段！"泚舉臂衛首，秀實格拉之，恟恟然。李忠臣馳助泚，泚素多力，纔破其面，逆徒噪集，秀實、海賓遂并見害。

居，心懷怨恨，思謀作亂，賊寇没有主帥，喜歡朱泚爲政寬厚，於是互相謀議説："朱太尉長期被囚禁在家中，如果迎他做主帥，事情一定會成功。"於是姚令言率領一百餘名騎兵到晉昌里的第宅迎接朱泚，朱泚乘馬在騎兵護衛下向北，火炬星羅棋布，圍觀之人數以萬計，入宫居住在含元殿。第二天，移居白華殿，衹稱太尉。謁見朱泚的朝官，都勸他迎接皇上回朝，因爲不合朱泚的心意，不一會兒都退了下來。源休來見，朱泚便摒去左右的人與他密談很久，源休所言都是大逆不道的話。又極力陳説成敗之事，假稱有符命，勸朱泚越分稱帝，朱泚十分高興。李忠臣、張光晟又相繼來見，他們都因官居閑職而心中怨憤，希望作亂。鳳翔涇原大將張廷芝、段誠諫帶領潰敗的三千士卒從襄城來到。叛賊朱泚自以爲是衆望所歸，越分稱帝盜竊名號的野心，從此堅定。於是任命源休爲京兆尹、判度支，李忠臣爲皇城使。段秀實久失兵權，所以朱泚放心地重用他。然後調撥精兵三千，聲言迎接皇帝，實際上是陰謀叛亂。段秀實與劉海賓密謀誅殺朱泚，但是擔心叛軍危害皇帝，於是暗中僞造叛賊兵符，追回出發的士兵。到了六日，叛軍到達駱驛又返回。段秀實於是與劉海賓一同入宫去見朱泚，爲他陳説反叛與效忠的道理，這時劉海賓從靴子中取出匕首，被朱泚發覺，因此不能靠近。段秀實知道無法用忠義之理説動他，就突然奪過源休的象牙手板，舉起來朝朱泚打去，并大聲喊道："反賊應該碎尸萬段！"朱泚舉手護頭，段秀實奮勇搏鬥，朝堂一片混亂。李忠臣急忙趕來幫助朱泚，朱泚本有力氣，僅被打破了臉，叛賊叫喊着一擁而上，段秀實、劉海賓都被殺害。

明日，聲言以親王權主社稷，士庶競往觀之。八日，源休、姚令言、李忠臣、張光晟等八人導泚自白華入宣政殿，僭即僞位，自稱大秦皇帝，號應天元年，愚智莫不憤心。侍衛皆卒伍，行列不過十餘人。下僞詔曰："幽囚之中，神器自至，豈朕薄德所能經營。"彭偃之詞也。僞署姚令言

第二天，朱泚聲稱要立宗室王暫時主持國政，官吏百姓紛紛前去觀看。八日，源休、姚令言、李忠臣、張光晟等八人引導朱泚從白華殿進入宣政殿，越分登上僞皇帝位，自稱大秦皇帝，建號應天元年，衆人不論賢愚無不憤恨。他的侍衛都是一些士兵，行列中的臣子不過十餘人。朱泚下僞詔書説："身處囚禁之中，而皇位自來，豈是朕德行不厚所能經營的。"這都是彭偃的話。

爲侍中，李忠臣爲司空、兼侍中，源休爲中書侍郎、平章事、判度支，蔣鎮爲吏部侍郎，樊系爲禮部侍郎、禮儀使，許季常爲京兆尹，洪經綸爲太常少卿，彭偃爲中書舍人，裴揆、崔幼貞爲給事中，崔莫爲御史中丞，張光晟、仇敬忠、敬釭、張寶、何望之、段誠諫、張庭芝、杜如江爲節度使，仍以其兄子遂爲太子，遥封弟滔爲冀王、太尉、尚書令，尋又號皇太弟。

十日，泚自領兵侵逼奉天，竊威儀輦輅，闐溢道途，蟻聚之衆，軍勢頗盛。以姚令言爲元帥，張光晟爲副。以李忠臣爲京兆尹、皇城留守，居中書省。尋以蔣鎮爲門下侍郎，李子平爲諫議大夫兼平章事。泚軍合於城下，渾瑊、韓遊瓌禦之，泚衆大敗，死者萬計。泚收軍於奉天東三里下營，大修攻具。明日，泚又分兵營於乾陵下瞰，城内大震。十一月三日，杜希全與泚衆戰於漠谷，官軍不利，自是泚益驕大。王師乘城而戰，人百其勇，賊多敗衄。或出野戰，官軍又獲利焉。泚乃大驅百姓填壍，夜攻城，城中設奇以應之，賊乃退縮。西明寺僧法堅有巧思，爲泚造雲梯。十五日辰時，梯臨城東北隅，城内震駭。渾瑊使侯仲莊設大坑，爲地道陷之。又縱火焚其梯，東風起，吹我軍，衆頗危。俄而風迴，吹賊軍，瑊益薪潑油，萬鼓齊震，風吹俱熾，須臾雲梯與凶黨同爲灰燼。城中三門悉出兵，王師又捷。其夜兵復出攻，泚衆敗績。李懷光以五萬人來援，自河北至，泚衆惶駭，因而大潰，長圍遂解焉。衆庶以懷光三日不至，城則危矣。

三十日夜，泚走至京城。時姚令

又下僞命任姚令言爲侍中，李忠臣爲司空、兼侍中，源休爲中書侍郎、平章事、判度支，蔣鎮爲吏部侍郎，樊系爲禮部侍郎、禮儀使，許季常爲京兆尹，洪經綸爲太常少卿，彭偃爲中書舍人，裴揆、崔幼貞爲給事中，崔莫爲御史中丞，張光晟、仇敬忠、敬釭、張寶、何望之、段誠諫、張庭芝、杜如江爲節度使，并立兄子朱遂爲太子，遥封弟弟朱滔爲冀王、太尉、尚書令，不久又號爲皇太弟。

十日，朱泚親自率兵侵犯奉天，盗用天子的儀仗車乘，浩浩蕩蕩塞滿道路，士衆如蟻群聚，軍勢很盛。任命姚令言爲元帥，張光晟爲副元帥。任命李忠臣爲京兆尹、皇城留守，居中書省。不久任命蔣鎮爲門下侍郎，李子平爲諫議大夫兼平章事。朱泚的軍隊在城下會兵，渾瑊、韓遊瓌率兵抵禦，朱泚的軍隊大敗，死者數以萬計。朱泚收集敗軍在奉天城東三里扎營，大力修造攻城器具。第二天，朱泚又分兵扎營在乾陵，居高臨下，城内的人十分驚惶。十一月三日，杜希全與朱泚的軍隊在漠谷交戰，官軍失利，從此朱泚更加狂妄自大。王師據城而戰，以一當百，賊兵多敗。有時出城野戰，官軍又取得勝利。朱泚於是驅趕大批百姓填埋城壕，夜晚攻城，城中官軍巧設奇計應戰，賊兵於是退縮。西明寺僧法堅有技能，爲朱泚造雲梯。十五日辰時，雲梯搭臨城東北角，城内的人十分驚駭。渾瑊命侯仲莊挖大坑，穿地道陷落雲梯。又放火焚燒，這時東風飚起，吹向我軍，官兵十分危急。不久風向回倒，吹向賊軍，渾瑊加柴潑油，萬鼓齊擂，風吹火盛，不一會兒雲梯與凶敵都被燒成灰燼。城中三門打開全都出兵，王師又獲得大勝。當天夜晚又出兵攻打，朱泚的軍隊大敗。李懷光率領五萬人救援，從河北來到，朱泚的軍隊驚慌害怕，因此大敗，長期之困終於解圍。大家認爲李懷光如果再遲到三天，城就危險了。

三十日夜晚，朱泚逃到京城。當時姚令言正

言於城中造戰格抛樓，每坊團結，人心大異。泚自奉天迴，乃悉令去之，曰：“攻戰吾自有計。”前此每三五日，即使人僞自城外來，周走號令曰：“奉天已破。”百姓聞之，莫不飲泣，道路闃寂。時有入臺省吏人，不過十數輩，郎官六七人，而亦令依常年舉選，初有數十人陳狀，旬日亦皆屏退。泚自號其宅曰潛龍宫，悉移内庫珍貨瑰寶以實之。識者曰：“《易》稱‘潛龍勿用’，此敗徵也。”無幾，百姓剽奪其珍寶，泚不能禁止。

在城中建造攻城的戰格抛樓，并把每坊市民都編成團隊，弄得人心大變。朱泚從奉天回來後，就下令全都取消，說：“我自有攻戰的計謀。”在此以前每隔三五天，就派人假裝從城外來，到處走着喊叫說：“奉天已被攻陷。”百姓聽到後，無不哭泣，道路上寂靜無人。這時去臺省的官吏，不過十多人，郎官六七人，却下令像往年一樣舉行考選，起初有數十人上言事狀，十天之後都被摒退。朱泚給自己宅第起名叫潛龍宫，把内庫的珍奇寶物全都運進去。有見識的人說：“《周易》說‘要像龍一樣潛伏不要有所作爲’，這樣做是敗滅的徵兆。”不久，百姓紛紛搶奪這些珍寶，朱泚無法禁止。

明年正月一日，泚改僞國號曰漢，稱天皇元年。二月，李懷光既圖叛逆，遣使與泚通和。鑾駕幸梁、洋，自此衣冠之潛匿者，出受僞官十七人焉。懷光初與泚往復通好甚密，以錢穀金帛互相饋遺。泚與書，事之如兄，約云：“削平關中，當割據山河，永爲鄰國。”及懷光决計背叛，逼乘輿遷幸，泚乃下僞詔書，待懷光以臣禮，仍徵兵馬。懷光既爲所賣，慚怒憤耻，遂領衆遁歸河中。

明年正月一日，朱泚改僞國號爲漢，改年號爲天皇元年。二月，李懷光已有心圖謀叛逆，就派使者與朱泚通好。皇帝前往梁、洋二州躲避，因此隱藏逃避的士大夫們，出來接受僞官職的有十七人。李懷光起初與朱泚往來通好十分親密，二人還互相贈送錢穀金帛。朱泚寫信給他，稱他爲兄長，約定說：“平定關中後，應該割地分治，永遠做鄰國。”等李懷光决心反叛之後，逼迫皇帝遷移流離，朱泚於是下僞詔書，用臣禮對待李懷光，同時向他徵召兵馬。李懷光被朱泚出賣，羞慚憤怒感到耻辱，於是率兵返回河中。

三月，李晟、駱元光、尚可孤之衆，悉於城東累敗泚衆。四月，泚使韓旻、宋歸朝、張庭芝等寇武功，渾瑊以衆及吐蕃論莽羅大敗歸朝，殺逆黨萬餘人於武亭川。五月，泚又使仇敬忠寇藍田，尚可孤擊之，大破泚衆，擒敬忠斬之。李晟、駱元光、尚可孤遂悉師齊進，晟屯光泰門，逆徒拒官軍，王師累捷。二十八日，官軍入苑，收復京師，逆黨大潰。泚與姚令言、張庭芝、源休、李子平、朱遂以數千人西走，其餘黨或奔竄，或來降。泚衆緣路潰散，乃奔涇州，纔百餘騎。田希鑒閉門登陴，泚令謂鑒曰：“我與爾節度，何故背恩？”希鑒

三月，李晟、駱元光、尚可孤的軍隊，都在城東多次打敗朱泚的軍隊。四月，朱泚派韓旻、宋歸朝、張庭芝等侵犯武功，渾瑊率兵與吐蕃論莽羅大敗宋歸朝，在武亭川殺死賊兵一萬餘人。五月，朱泚又派仇敬忠侵犯藍田，尚可孤攻打叛軍，大敗朱泚的軍隊，擒獲仇敬忠并將他斬首。李晟、駱元光、尚可孤乘勢率軍齊進，李晟駐屯在光泰門，叛軍抵禦官兵，王師多次獲勝。二十八日，官軍進入苑内，收復京師，叛軍大敗。朱泚與姚令言、張庭芝、源休、李子平、朱遂帶領數千人向西逃走，其餘的叛軍有的逃竄，有的來投降。朱泚所帶領的軍隊一路潰散，於是奔往涇州，僅剩一百餘名騎兵。田希鑒緊閉城門登上城墻，朱泚派人對田希鑒說：“我授你任節度使，你爲何要背負恩德呢？”田希鑒就命人把

乃使人自城上擲泚所送旌節於外，續又投火焚之。泚遂過數里，息於逆旅。泚將梁庭芬入涇州說田希鑒曰："公比日殺馮河清背叛，今雖歸順，國家必不能久容，公他日不免受禍。何如開門納朱公，與共成大事。"希鑒以爲然。庭芬乃追及泚言之，泚大悦，使庭芬却往涇州。庭芬請授己尚書、平章事，泚不從。梁庭芬既求宰相不得，不復往涇州，從泚至寧州彭原縣西城屯，復與泚心腹朱惟孝共射泚。泚走，墜故窖中。泚左右韓旻、薛綸、高幽嵒、武震、朱進卿、董希芝共斬泚，使宋膺傳首以獻。泚死時年四十三。姚令言投涇州，源休、李子平走鳳翔，尋并斬獲。宋歸朝之敗武功，降於李懷光，送興元斬之。唯不獲朱遂，傳爲野人所殺，或云與泚婿僞金吾將軍馬悦潛走党項部落，數月得達幽州。

朱泚所授給他的旌節從城上扔到城外，接着又投火焚燒。朱泚於是再逃跑了數里，歇息在旅館中。朱泚的部將梁庭芬進入涇州城勸田希鑒説："你前些日子殺掉馮河清背叛了國家，現在即使歸附，國家必定不會長期寬容，你終有一天免不了要遭受禍難。不如開門接納朱公，與他共同完成大業。"田希鑒認爲他説的對。梁庭芬於是追上朱泚説了此事，朱泚十分高興，派梁庭芬返回涇州。梁庭芬請求授任自己爲尚書、平章事，朱泚不答應。梁庭芬因爲求任宰相的要求没有得到滿足，不再去涇州，隨從朱泚到了寧州彭原縣西城屯，又與朱泚的親信朱惟孝一同箭射朱泚。朱泚逃跑，墜入舊窖中。朱泚左右的韓旻、薛綸、高幽嵒、武震、朱進卿、董希芝一起斬殺了朱泚，派宋膺傳首級獻給朝廷。朱泚死時四十三歲。姚令言投奔涇州，源休、李子平逃往鳳翔，不久都被抓獲斬首。宋歸朝在武功戰敗後，投降了李懷光，被送往興元斬首。惟獨没有抓獲朱遂，傳説被野人殺死，有人説與朱泚的女婿僞金吾將軍馬悦偷偷逃往党項部落，數月之後到了幽州。

泚之僭逆，宦竪朱重曜頗親密用事，泚每呼之爲兄。時賊中以臘月大雨，僞星官譋泚曰："當以宗中年長者禳其災變。"泚乃毒殺重曜，而以王禮葬焉。及京師平，亦出其尸而斬之。姚令言自有傳。

朱泚叛亂越分稱帝，宦官朱重曜受到重用得以專權，朱泚經常喊他哥哥。當時叛賊管轄的地區在臘月天降大雨，僞星官對朱泚説："應該用宗族中年長的人祭祀來消除災禍。"於是朱泚毒殺了朱重曜，用親王的禮儀埋葬了他。京師平定後，將他的尸體也挖出斬首。姚令言自己有傳。

黃巢

黃巢，曹州冤句人，本以販鹽爲事。乾符中，仍歲凶荒，人飢爲盗，河南尤甚。初，里人王仙芝、尚君長聚盗，起於濮陽，攻剽城邑，陷曹、濮及鄆州。先有謡言云："金色蝦蟆爭努眼，翻却曹州天下反。"及仙芝盗起，時議畏之。詔左金吾衛上將軍齊克讓爲兖州節度使，以本軍討仙芝。仙芝懼，引衆歷陳、許、襄、鄧，無少長皆虜之，衆號三十萬。三年七月，陷江陵。十月，又遣將徐唐

黃巢，是曹州冤句人，原本以販鹽爲業。乾符年間，連年饑荒，人們因飢餓而做了强盗，河南尤其厲害。起初，同鄉人王仙芝、尚君長聚衆爲盗，起於濮陽，攻城掠地，攻陷了曹、濮及鄆州。先前有民謡説："金色蝦蟆爭努眼，翻却曹州天下反。"到王仙芝爲盗起事，當時的輿論都感到恐懼。皇帝下詔左金吾衛上將軍齊克讓任兖州節度使，率本部軍馬討伐王仙芝。王仙芝懼怕，率兵經過陳、許、襄、鄧等州，無論老少全都抓走，號稱有兵三十萬。三年七月，攻陷江陵。十月，又派部將徐唐莒攻陷洪州。當時王仙

莒陷洪州。時仙芝表請符節，不允，以神策統軍使宋威爲荆南節度招討使，中使楊復光爲監軍。復光遣判官吴彦宏諭以朝廷釋罪，别加官爵，仙芝乃令尚君長、蔡温球、楚彦威相次詣闕請罪，且求恩命。時宋威害復光之功，并擒送闕，敕於狗脊嶺斬之。賊怒，悉精鋭擊官軍，威軍大敗，復光收其餘衆以統之。朝廷以王鐸代爲招討。五年八月，收復荆州，斬仙芝首獻於闕下。

先是，君長弟讓以兄奉使見誅，率部衆入嵖岈山。黄巢、黄揆昆仲八人，率盗數千依讓。月餘，衆至數萬。陷汝州，虜刺史王鐐，又掠關東，官軍加討，屢爲所敗，其衆十餘萬。尚讓乃與群盗推巢爲王，號衝天大將軍，仍署官屬，藩鎮不能制。時天下承平日久，人不知兵。僖宗以幼主臨朝，號令出於臣下，南衙北司，迭相矛盾，以至九流濁亂，時多朋黨，小人讒勝，君子道消，賢豪忌憤，退之草澤，既一朝有變，天下離心。巢之起也，人士從而附之。或巢馳檄四方，章奏論列，皆指目朝政之弊，蓋士不逞者之辭也。巢徒黨既盛，與仙芝爲形援。及仙芝敗，東攻亳州不下，乃襲破沂州據之，仙芝餘黨悉附焉。

時王鐸雖衔招討之權，緩于攻取。時高駢鎮淮南，表請招討賊，許之，議加都統。巢乃渡淮，僞降于駢。駢遣將張璘率兵受降于天長鎮，巢擒璘殺之，因虜其衆。尋南陷湖、湘，遂據交、廣。托越州觀察使崔璆奏乞天平軍節度，朝議不允。又乞除官，時宰臣鄭畋與樞密使楊復恭奏，欲請授同正員將軍，盧攜駁其議，請授率府率，如其不受，請以高駢討

芝上表請求朝廷授給他符節，朝廷不答應，任命神策統軍使宋威爲荆南節度招討使，宦官楊復光爲監軍。楊復光派判官吴彦宏告諭王仙芝説朝廷免除其罪，另加官進爵，王仙芝於是命尚君長、蔡温球、楚彦威相繼到朝廷請罪，并且請求朝廷的任命。當時宋威因爲嫉妒楊復光立功，就把他們擒獲送往朝廷，下敕斬殺於狗脊嶺。賊衆大怒，發動所有的精兵攻打官軍，宋威的軍隊大敗，楊復光收集殘兵加以統領。朝廷以王鐸取代宋威任招討使。五年八月，收復荆州，斬王仙芝首級獻給朝廷。

先前，尚君長的弟弟尚讓因爲哥哥奉命出使被殺，率領部下兵馬進入嵖岈山。黄巢、黄揆兄弟八人，率領盗賊數千人投奔了尚讓。一個多月時間，兵衆達數萬人。攻陷汝州，俘獲了刺史王鐐，又侵掠關東，官軍去討伐，多次被打敗，兵力達十餘萬。於是尚讓與群盗推舉黄巢爲王，號稱衝天大將軍，并任命官屬，藩鎮無法制服。當時天下長期太平，人們都不懂得作戰。僖宗年幼爲帝，號令出於臣下，宰相與宦官之間，矛盾重重，以致官階品級混亂，朋黨傾軋，小人讒毁得志，君子之道消亡，賢能豪傑憤恨，退居鄉野，所以一旦有了變故，天下人心離散。黄巢起兵後，人們都紛紛歸附於他。有時黄巢傳檄四方，文告中論舉列述的，都是指斥朝政的弊端，大概就是不得志士人的言辭。黄巢的兵衆勢盛，與王仙芝相互策應。王仙芝失敗後，黄巢向東攻打亳州未能攻下，就攻打占據了沂州，王仙芝的殘衆都歸附了他。

當時王鐸雖然握有招討使之權，但攻打不力。這時高駢鎮撫淮南，上表請求招撫討伐賊兵，朝廷同意，商議加授黄巢都統之職。黄巢於是渡過淮河，假裝向高駢投降。高駢派部將張璘率兵在天長鎮受降，黄巢生擒張璘殺死了他，乘勢俘虜了他的部衆。不久向南攻占湖、湘，然後割據交、廣。他通過越州觀察使崔璆上奏請求任天平軍節度使，朝廷没有答應。又請求除授官職，當時宰相鄭畋與樞密使楊復恭上奏，想請求授任同正員將軍，盧攜駁回此議，請求授任率府

之。及巢見詔，大詬執政，又自表乞安南都護、廣州節度，亦不允。然巢以士衆烏合，欲據南海之地，永爲窠穴，坐邀朝命。是歲自春及夏，其衆大疫，死者十三四。衆勸請北歸，以圖大利。巢不得已，廣明元年，北逾五嶺，犯湖、湘、江、浙，進逼廣陵，高駢閉門自固，所過鎮戍，望風降賊。九月，渡淮。十一月十七日，陷洛陽，留守劉允章率分司官迎之。繼攻陝、虢，逼潼關，陷華州，留將喬鈐守之。河中節度使李都詐進表于賊。朝廷以田令孜率神策、博野等軍十萬守潼關。時禁軍皆長安富族，世籍兩軍，豐給厚賜，高車大馬，以事權豪，自少迄長，不知戰陣。初聞科集，父子聚哭，憚於出征。各於兩市出值萬計，傭雇負販屠沽及病坊窮人，以爲戰士，操刀載戟，不知鐵鋭。復任宦官爲將帥，驅以守關。關之左有谷，可通行人，平時捉税，禁人出入，謂之禁谷。及賊至，官軍但守潼關，不防禁谷，以爲谷既官禁，賊無得而逾也。尚讓、林言率前鋒由禁谷而入，夾攻潼關，官軍大潰，博野都徑還京師，燔掠西市。十二月三日，僖宗夜自開遠門出，趨駱谷，諸王官屬相次奔命，觀軍容使田令孜、王若儔收合禁軍扈從。四日，賊至昭應，金吾大將軍張直方率在京兩班迎賊灞上。五日，賊陷京師。

時巢衆累年爲盜，行伍不勝其富，遇窮民於路，爭行施遺。既入春明門，坊市聚觀，尚讓慰曉市人曰："黄王爲生靈，不似李家不恤汝輩，但各安家。"巢賊衆競投物遺人。十三日，賊巢僭位，國號大齊，年稱金統，仍御樓宣赦，且陳符命曰："唐帝知朕起義，改元廣明，以文字言

率，如果黄巢不接受，就派高駢討伐。黄巢見到詔書後，大駡執政大臣，又親自上表請求任安南都護、廣州節度使，朝廷也不同意。但黄巢認爲自己的士卒都是烏合之衆，想割據南海地區，作爲永久的巢穴，坐等朝廷任命。這年從春季到夏季，軍中流行瘟疫，死者達十分之三四。部衆勸他北返，以圖謀大事。黄巢迫不得已，廣明元年，向北越過五嶺，侵犯湖、湘、江、浙，進逼廣陵，高駢關閉城門堅守，所過軍鎮，望風而降。九月，渡過淮河。十一月十七日，攻陷洛陽，留守劉允章率領分設在洛陽的官員迎接。接着攻打陝、虢，逼近潼關，攻占華州，留下部將喬鈐守衛。河中節度使李都詐降進表於賊。朝廷派田令孜率領神策、博野等軍十萬守衛潼關。當時禁軍士卒都是長安城中的富家子弟，世代隸屬兩軍，待遇優厚，高車大馬，奉事權貴，從小到大，没有經過戰陣。起初聽到招集軍隊，父子相對哭泣，害怕出征。各自在兩市中出錢萬數，雇傭商販屠夫及病坊窮人，作爲戰士，他們手持刀戟，不知如何使用。又任命宦官爲將帥，驅趕這些人去守衛潼關。關的左邊有條山谷，可以行人，平時因爲收税，禁止人們通行，稱爲禁谷。賊兵來到後，官軍衹是守衛潼關，没有在禁谷設防，認爲這條山谷既然官府禁止通行，賊兵就無法通過。尚讓、林言率領前鋒從禁谷而入，前後夾攻潼關，官軍大敗，博野都徑直回京師，焚燒掠奪西市。十二月三日，僖宗夜裏從開遠門出逃，急赴駱谷，諸王官屬相繼各自逃命，觀軍容使田令孜、王若儔收集禁軍護駕。四日，賊兵到達昭應，金吾大將軍張直方率領在京城的群臣到灞上迎接賊兵。五日，賊兵攻占京師。

當時黄巢等人長年爲盜賊，將士都十分富有，路上遇到貧民，爭相施捨。進入春明門之後，坊市百姓聚集觀看，尚讓安慰曉諭市民説："黄王起兵是爲了百姓，不像李家朝廷不憐憫你們，希望你們安居樂業。"黄巢的部衆競相把財物抛給市民。十三日，黄巢越分登上帝位，國號大齊，年號叫金統，并登樓宣布赦免罪人，又陳述符命説："唐帝知道我要起義，改年號爲廣明，

之，唐已無天分矣。'唐'去'丑''口'而安'黄'，天意令黄在唐下，乃黄家日月也。土德生金，予以金王，宜改年爲金統。"賊搜訪舊宰相不獲，以前浙東觀察使崔璆、楊希古、尚讓、趙章爲四相，孟楷、蓋洪爲左右軍中尉，費傳古爲樞密使，王璠爲京兆尹，許建、朱實、劉塘爲軍庫使，朱温、張言、彭攢、季逵爲諸衛大將軍、四面游奕使。又選驍勇形體魁梧者五百人，曰功臣。令其甥林言爲軍使，比之控鶴。

從文字之意來説，唐朝的天命已盡。'唐'字去掉'丑'字、'口'字而安上'黄'字，天意使黄在唐之下，就是黄家的天下了。五行由土德而生金，我因金德而稱帝，應該改年號爲金統。"賊没有搜尋到舊宰相，就任命前浙東觀察使崔璆與楊希古、尚讓、趙章四人爲宰相，孟楷、蓋洪爲左右軍中尉，費傳古爲樞密使，王璠爲京兆尹，許建、朱實、劉塘爲軍庫使，朱温、張言、彭攢、季逵爲諸衛大將軍、四面游奕使。又挑選五百名身體魁梧作戰勇猛的士兵，組成功臣軍。任命外甥林言爲軍使，相當於控鶴府軍。

中和元年二月，尚讓寇鳳翔，鄭畋出師禦之，大敗賊於龍尾坡，畋乃馳檄告喻天下藩鎮。四月，涇原行軍唐弘夫之師屯渭北，河中王重榮之師屯沙苑，易定王處存之師屯渭橋，鄜延拓拔思恭之師屯武功，鳳翔鄭畋之師屯盩厔。六月，邠寧朱玫之師屯興平，忠武之師三千屯武功。是歲諸侯勤王之師，四面俱會。十二月，宰相王鐸率荆、襄之師自行在至。鄭畋帳下小校竇玫者，驍勇無敵，每夜率敢死之士百人，直入京師，放火燔諸門，斬級而還，賊人悚駭。

中和元年二月，尚讓侵犯鳳翔，鄭畋出兵抵禦，在龍尾坡大敗賊兵，鄭畋於是派人騎馬傳檄告諭天下藩鎮。四月，涇原行軍唐弘夫的軍隊駐守在渭北，河中王重榮的軍隊駐守在沙苑，易定王處存的軍隊駐守在渭橋，鄜延拓拔思恭的軍隊駐守在武功，鳳翔鄭畋的軍隊駐守在盩厔。六月，邠寧朱玫的軍隊駐守在興平，忠武軍三千駐守在武功。這一年方鎮救援王室的軍隊，從四面八方會合。十二月，宰相王鐸率領荆、襄之兵從皇帝外出停駐的地方來到。鄭畋部下的小校竇玫，勇猛無比，每晚都率領一百名敢死之士，進入京師，放火焚燒各城門，斬敵首級而返，賊兵十分驚駭。

時京畿百姓皆寨於山谷，累年廢耕耘，賊坐空城，賦輸無入，穀食騰踴，米斗三十千。官軍皆執山寨百姓，鬻於賊爲食，人獲數十萬。朝士皆往來同、華，或以賣餅爲業，因奔於河中。宰相崔沆、豆盧瑑扈從不及，匿之别墅，所由搜索嚴急，乃微行入永寧里張直方之家。朝貴怙直方之豪，多依之。既而或告賊云："直方謀反，納亡命。"賊攻其第，直方族誅，沆、瑑數百人皆遇害。自是賊始酷虐，族滅居人。遣使傳命召故相駙馬都尉于琮於其第。琮曰："吾

當時京畿百姓都在山谷中結寨自保，長年廢棄了農耕，賊兵坐守着空城，没有賦税收入，糧價上漲，每斗米值三十貫錢。官軍都抓山寨中的百姓，賣給賊兵爲食，有人以此獲得數十萬錢。朝臣都在同、華二州之間往來，有的以賣餅爲業，藉機逃奔河中。宰相崔沆、豆盧瑑來不及隨從皇上，就藏在别墅，因爲黄巢的軍隊搜查很嚴，就穿上便服躲避到永寧里張直方的家中。朝中貴臣因爲張直方豪爽，都去投靠他。不久有人向賊告發説："張直方謀反，招納亡命之人。"賊兵攻打他的第宅，張直方被滅族，崔沆、豆盧瑑等數百人都被殺害。從此賊兵開始殘酷地成家成家地屠殺居民。派使者傳令到舊宰相駙馬都尉

唐室大臣，不可佐黄家草昧，加之老疾。”賊怒，令誅之。廣德公主拒賊號咷而謂曰：“予即天子女，不宜復存，可與相公俱死。”是日并遇害。

于琮的第宅召喚他。于琮説：“我是唐室大臣，不能輔佐亂世的黄家，而且我又年老多病。”賊人大怒，命令誅殺了他。廣德公主對着賊兵號啕大哭説：“我是皇帝的女兒，不該再活下去了，要與相公同死。”當天一并被殺。

二年，王處存合忠武之師，敗賊將尚讓，乘勝入京師，賊遁去。處存不爲備，是夜復爲賊寇襲，官軍不利。賊怒坊市百姓迎王師，乃下令洗城，丈夫丁壯，殺戮殆盡，流血成渠。九月，賊將同州刺史朱温降重榮。十一月，李克用率代北之師，自夏陽渡河，屯沙苑。三年正月，敗黄揆於沙苑，進營乾坑。二月，賊將林言、趙章、尚讓率衆十萬援華州。克用合河中、易定、忠武之師，戰於梁田坡，大敗賊軍，俘斬數萬，乘勝攻華州，塹栅以環之。克用騎軍在渭北，令薛志勤、康君立每夜突入京師，燔積聚，俘級而旋。黄揆棄華州，官軍收城。四月八日，克用合忠武騎將龐從遇賊於渭南，决戰三捷，大敗賊軍。十日夜，賊巢散走。詰旦，克用由光泰門入，收京師。巢賊出藍田、七盤路，東走關東。天下兵馬都監押楊復光露布獻捷於行在，陳破賊事狀曰：

二年，王處存會合忠武軍，打敗了賊將尚讓，乘勝進入京師，賊兵逃走。王處存不加防備，當天夜晚又遭到賊兵襲擊，官軍失利。賊兵憤恨坊市百姓迎接王師，於是下令屠城，丁壯男人被殺戮幾盡，血流成河。九月，賊將同州刺史朱温投降了王重榮。十一月，李克用率領代北之軍，從夏陽渡河，駐守在沙苑。三年正月，在沙苑打敗黄揆，進軍乾坑。二月，賊將林言、趙章、尚讓率兵十萬救援華州。李克用會合河中、易定、忠武之兵，與賊兵戰於梁田坡，大敗賊軍，俘獲斬殺數萬人，乘勝攻打華州，挖壕結栅包圍了華州。李克用的騎兵在渭北，他命令薛志勤、康君立每天夜晚突入京師，焚燒糧草，俘敵而還。黄揆放棄了華州，官軍收復了此城。四月八日，李克用會合忠武騎兵將領龐從在渭南與賊兵相遇，進行决戰，三戰三捷，大敗賊軍。十日夜晚，黄巢逃走。到了天亮，李克用從光泰門入城，收復京師。黄巢率賊兵經過藍田、七盤路，向東逃往關東。天下兵馬都監押楊復光作捷報送往皇帝外出停駐的地方，陳述打敗賊軍的事狀説：

> 頃者妖興霧市，盗嘯叢祠，而岳牧藩侯，備盗不謹。謂大同之運，常可容奸；謂無事之秋，縱其長惡。賊首黄巢，因得充盈窟穴，蔓延萑蒲，驅我蒸黎，徇其凶逆。展鋤鶴以成鋒刃，殺耕牛以恣燔炮，魑魅晝行，虺蜴夜噬。自南海失守，湖外喪師，養虎災深，馴梟逆大，物無不害，惡靡不爲，豺狼貽朝市之憂，瘡痏及腹心之痛。遂至毒流萬姓，盗污兩京，衣冠銜塗炭之悲，郡

> 近來妖孽興起於山林，盗賊聚集於鄉野，而刺史藩鎮，防盗不嚴。認爲太平之世，可以容忍作奸；無事之年，放縱邪惡横行。盗賊首領黄巢，乘機得以充實力量，擴張地盤，驅使我百姓，施展凶逆。變農器爲利刀，殺耕牛作飲食，白晝鬼怪公行，夜晚毒蟲害人。自從南海失守，湖外敗兵，養虎貽害無窮，馴梟禍亂更大，無物不害，無惡不作，如豺狼使朝野危懼，似毒瘡成爲心腹之患。以致禍害百姓，污穢兩京，士人悲憤遭受苦難，人們嘆息都邑成爲廢墟。天人共怒，十道一齊進攻，依仗着祖宗的威靈，消

邑起丘墟之嘆。萬方共怒，十道齊攻，仗九廟之威靈，殄積年之凶醜。河中節度使王重榮，神資壯烈，天付機謀，誓立功名，志安家國。至於屯田待敵，率士當衝，收百姓十萬餘家，降賊黨三萬餘衆。法當持重，功遂晚成，久稽原野之刑，未快雷霆之怒。自收同、華，逼近京師，夕烽高照於國門，游騎俯臨於灞岸。既知四隅斷絶，百計奔衝，如窮鳥觸籠，似飛蛾赴燭。雁門節度使李克用，神傳將略，天付忠貞，機謀與武藝皆優，臣節共本心相稱。殺賊無非手刃，入陣率以身先，可謂雄才，得名飛將。自統本軍南下，與臣同力前驅，雖在寢餐，不忘寇孽。今月八日，遣衙隊前鋒楊守宗、河中騎將白志遷、横野軍使滿存、躡雲都將丁行存、朝邑鎮將康師貞、忠武黄頭軍使龐從等三十都，隨李克用自光泰門先入京師，力摧凶寇。又遣河中將劉讓、王瓌、冀君武、孫珙，忠武將喬從遇，鄭滑將韓從威，荆南將申屠悰，滄州將賈滔，易定將張仲慶，壽州將張行方，天德將顧彦朗，左神策弩手甄君楚、公孫佐，横衝軍使楊守亮，躡雲都將高周彝，忠順都將胡真，絳州監軍毛宣伯、聶弘裕等七十都繼進。賊尚爲堅陣，來抗官軍。雁門李克用率勵驍雄，整齊金革，叫噪而聲將動瓦，喑嗚而氣欲吞沙，寬列戈矛，密張羅網。於是麾軍背擊，分騎横衝，日明而劍躍飛輪，風急而旗開走電。使賊如浪，便可塞流；使賊如山，亦須折角。蹂

滅了多年來的凶敵。河中節度使王重榮，生性壯烈，多謀善斷，誓死立功，安定國家。以致屯田待敵，率兵捍衛，收留百姓十萬餘家，招降賊兵三萬餘人。用兵慎重，功業晚成，因遲緩没有滅敵於曠野，未能痛快地伸張雷霆般的憤怒。自從收復同、華二州，逼近京師，夜晚烽烟高照於都城之門，游動騎兵臨近於灞水岸邊。賊兵得知四面逃路斷絶，千方百計地突圍，如同困鳥撞籠，好似飛蛾撲火。雁門節度使李克用，神授將略，天賦忠誠，機謀與武藝都很優秀，爲臣之節與本性相符合。殺賊無不親手揮刀，入陣總是身先士卒，可稱得上是雄才大略，不愧得飛將之名。自從統率本部軍馬南下以來，與臣同心戮力攻打敵人，即使在睡覺吃飯時，亦不忘殺敵。此月八日，派遣衙隊前鋒楊守宗、河中騎將白志遷、横野軍使滿存、躡雲都將丁行存、朝邑鎮將康師貞、忠武黄頭軍使龐從等三十都，隨從李克用從光泰門先入京師，全力摧滅凶敵。又派河中將領劉讓、王瓌、冀君武、孫珙，忠武將領喬從遇，鄭滑將領韓從威，荆南將領申屠悰，滄州將領賈滔，易定將領張仲慶，壽州將領張行方，天德將領顧彦朗，左神策弩手甄君楚、公孫佐，横衝軍使楊守亮，躡雲都將高周彝，忠順都將胡真，絳州監軍毛宣伯、聶弘裕等七十人都相繼進攻。賊兵還排成堅固的軍陣，來抗拒官軍。雁門李克用率領勇士雄兵，整齊兵馬，高聲大喊快要掀動房瓦，低聲怒吼而氣似吞沙，廣列戈矛，密張羅網。於是揮師從背後攻打，分派騎兵攔腰衝擊，日光明朗而劍躍似飛輪，疾風强勁而旗開如雷電。假如賊兵是大浪，可使其斷流；賊兵是大山，也能使其折角。踐踏就會使横尸入地，騰空就會使血流成塵，不煩用即墨之戰的火牛來攻敵，却能如驅駕昆陽之戰時的象獸一般取得勝利。楊守宗等長驅直入，合兵夾攻，從卯時戰至申時，群賊大敗。從望春宫前的短兵相接，到昇陽殿下的

踐則横尸入地，騰凌則積血成塵，不煩即墨之牛，若驚昆陽之象。楊守宗等齊驅直入，合勢夾攻，從卯至申，群凶大潰。自望春宫前鏖殺，至昇陽殿下攻圍，戈不濫揮，矢無虚發。其賊一時奔走，南入商山，徒延漏刃之生，佇作飲頭之器。自收平京闕，二面皆立大功；若破敵摧凶，李克用實居其首。其餘將佐，同效驅馳。兼臣所部領萬餘人，數歲櫛風沐雨。既兹平蕩，并録以聞。

重重圍攻，戈不濫揮，箭無虚發。賊兵一時潰敗，向南逃入商山，不過是暫且苟延性命，等着把頭顱割下來做飲器。自從收復平定京師，二部兵馬都立了大功；如果論破敵滅賊，衝鋒陷陣，李克用確實功居首位。其餘的將領，都效力馳騁沙場。加上臣所率領的一萬餘人，多年來櫛風沐雨。既已平定賊兵，并録功奏上。

五月，巢賊先鋒將孟楷攻蔡州，節度使秦宗權以兵逆戰，爲賊所敗。攻城急，宗權乃稱臣於賊。遂攻陳、許，營於溵水。陳州刺史趙犨迎戰，敗賊前鋒，生擒孟楷，斬之。黄巢素寵楷，悲惜之。乃悉衆攻陳州，營於城北五里，爲宫闕之制，曰八仙營。於是自唐、鄧、許、汝、孟、洛、鄭、汴、曹、濮、徐、兖數十州，畢罹其毒。賊圍陳郡百日，關東仍歲無耕稼，人餓倚墻壁間，賊俘人而食，日殺數千。賊有舂磨寨，爲巨碓數百，生納人於臼碎之，合骨而食，其流毒若是。

五月，黄巢的先鋒將孟楷攻打蔡州，蔡州節度使秦宗權率兵迎戰，被賊軍打敗。賊軍攻城急迫，秦宗權於是投降了賊兵。然後攻打陳、許二州，在溵水結營。陳州刺史趙犨迎戰，打敗了賊軍前鋒，生擒孟楷，斬殺了他。黄巢素來器重孟楷，心中很是痛惜。於是率領全部兵力攻打陳州，在城北五里處扎營，陣營如同宫殿形制，起名八仙營。因此唐、鄧、許、汝、孟、洛、鄭、汴、曹、濮、徐、兖數十州，都遭受殘害。賊兵包圍陳郡一百天，關東連年田地荒蕪，人們餓得靠墻纔能站立，賊兵捉人而食，每天殺數千人。賊有舂磨寨，設大碓數百，把活人投入臼内搗碎，連同骨頭一起食用，毒害就是如此殘酷。

趙犨求援於太原。四年二月，李克用率山西諸軍，由蒲、陝濟河，會關東諸侯，赴援陳州。三月，諸侯之師復集。四月，官軍敗賊於太康，俘斬萬計，拔其四壁。又敗賊將黄鄴於西華，拔其壁。巢賊大恐，收軍營於故陽里，官軍進攻之。五月，大雨震雷，平地水深三尺，壞賊壘，賊自離散，復聚於尉氏，逼中牟。翌日，營汴水北。是日，復大雨震電，溝塍漲流。賊分寇汴州，李克用自鄭州引軍襲擊，大敗之，獲賊將李用、楊景。

趙犨向太原求援。四年二月，李克用率領山西諸軍，從蒲、陝渡河，會合關東方鎮，去救援陳州。三月，方鎮的軍隊重新集結。四月，官軍在太康打敗賊兵，俘獲斬殺賊人數以萬計，攻克了四座營寨。又在西華打敗了賊將黄鄴，攻克了賊軍營寨。黄巢大爲恐懼，收兵在故陽里扎營，遭到官軍攻打。五月，打雷下大雨，平地水深三尺，冲壞了賊兵的營壘，賊兵自動撤離四散，重新聚集於尉氏，進逼中牟。第二天，在汴水北岸結營。當天，又下雨閃電，田溝漲水。賊分兵侵犯汴州，李克用從鄭州率兵襲擊，大敗賊兵，俘獲賊將李用、楊景。殘餘的賊軍退守胙縣、冤

殘衆保胙縣、冤句，官軍追討，賊無所保。其將李讜、楊能、霍存、葛從周、張歸厚、張歸霸各率部下降于大梁，尚讓率部下萬人歸時溥。賊自相猜間，相殺於營中，所殘者千人，中夜遁去，克用追擊至濟陰而還。賊散於兗、鄆界。黄巢入泰山，徐帥時溥遣將張友與尚讓之衆掩捕之。至狼虎谷，巢將林言斬巢及二弟鄴、揆等七人首，并妻子皆送徐州。是月賊平。

句，官軍追逐討伐，賊不能守衛。賊將李讜、楊能、霍存、葛從周、張歸厚、張歸霸各自率領部下在大梁投降了官軍，尚讓率部下一萬人歸附了時溥。賊軍相互猜忌，在營中自相殘殺，殺死了一千人，其餘的半夜逃走，李克用追擊到了濟陰而返。賊兵散逃到兗、鄆一帶。黄巢逃入泰山，徐帥時溥派部將張友與尚讓率兵突然襲擊追捕。到了狼虎谷，黄巢的部將林言斬下黄巢及其兩個弟黄鄴、黄揆等七人首級，連同他的妻兒一起送往徐州。這一月賊被平定。

秦宗權

秦宗權者，許州人，爲郡牙將。廣明元年十月，巢賊渡淮而北。十一月，忠武軍亂，逐其帥薛能。是月，朝廷授别校周岌爲許帥。初軍城未變，宗權因調發至蔡州，聞府軍亂，乃閲集蔡州之兵，欲赴難。俄聞府主殂，周岌未至，巢賊充斥，日寇郡城，宗權乃督勵士衆，登城拒守。洎岌至，即令典郡事。天子幸蜀，姑務翦寇，上蔡有勁兵萬人，宗權即與監軍楊復光同議勤王，出師破賊，以蔡牧授之，仍置節度之號。

中和三年，巢賊走關東，宗權逆戰不利，因與合從爲盜。巢賊既誅，宗權復熾，僭稱帝號，補署官吏。遣其將秦彦亂江淮，秦賢亂江南，秦誥陷襄陽，孫儒陷孟、洛、陜、虢至於長安，張晊陷汝、鄭，盧塘攻汴州。賊首皆慓鋭慘毒，所至屠殘人物，燔燒郡邑。西至關内，東極青、齊，南出江淮，北至衛滑，魚爛鳥散，人烟斷絶，荆榛蔽野。賊既乏食，啖人爲儲，軍士四出，則鹽尸而從。關東郡邑，多被攻陷。唯趙犨兄弟守陳州，朱温保汴州，城門之外，爲賊疆場。汴帥與兗、鄆合勢，屢敗賊軍，凶勢日削。

龍紀元年二月，其愛將申叢執宗

秦宗權，是許州人，任郡牙將。廣明元年十月，黄巢賊兵渡淮北上。十一月，忠武軍作亂，驅逐主帥薛能。當月，朝廷授任别校周岌爲許帥。起初，軍城未變亂時，秦宗權被調撥到蔡州，聽説府軍作亂，於是就招集蔡州之兵，想去救難。不久聽説主帥已死，周岌未到，黄巢賊兵充斥，每天侵犯郡城，秦宗權就督促鼓勵士卒，登城抵禦守衛。周岌來到後，就命他主持郡中事務。天子前往蜀地，務必要滅除賊寇，上蔡有精兵一萬人，秦宗權就與監軍楊復光一起商議救援王室，出兵敗賊，朝廷就授任他爲蔡州刺史，同時設置節度使的名號。

中和三年，黄巢賊兵逃往關東，秦宗權迎戰失利，就與賊聯合爲盜。黄巢被誅滅後，秦宗權的勢力轉盛，越分自稱帝號，補授官吏。派部將秦彦擾亂江、淮，秦賢擾亂江南，秦誥攻占襄陽，孫儒攻占孟、洛、陜、虢直到長安，張晊攻占汝、鄭，盧塘攻打汴州。賊軍首領都勇猛狠毒，所到之處殘殺人民，焚燒城鎮。西到關内，東極青、齊，南過江、淮，北達衛、滑，鳥獸逃散，人烟斷絶，荆棘遍野。賊軍因爲缺糧，就以人爲食，軍士外出，載着鹽腌的尸體隨從。關東郡城，大多被攻占。衹有趙犨兄弟守衛陳州，朱温保衛汴州，城門之外，成爲賊兵的戰場。汴帥與兗、鄆合兵，多次打敗賊軍，賊軍勢力日益削弱。

龍紀元年二月，秦宗權被愛將申叢生擒，打

權，撾折其足，送於汴。朱溫出師迎勞，接之以禮，謂之曰："下官屢以天子命達於公，如前年中翻然改圖，與下官同力勤王，則豈有今日之事乎?"宗權曰："僕若不死，公何以興? 天以僕霸公也。"略無懼色。乃檻送京師。昭宗御延喜樓受俘，京兆尹孫揆以組練礫之，徇於兩市。宗權檻中引頸謂揆曰："尚書明鑒，宗權豈反者耶! 但輸忠不效耳。"衆大笑。與妻趙氏俱斬於獨柳之下。

斷他的脚，送到汴州。朱溫出兵迎接，以禮接待，對他說："我多次把天子的命令傳達給你，你如果在前年能翻然悔悟，與我盡力挽救王室，哪裏還會有今天的事情呢?"秦宗權說："我如果不死，朱公你怎麽能崛起呢? 這是上天通過我而使朱公稱霸。"他說這些話時没有絲毫懼色。於是用檻車把他送往京師。昭宗登上延喜樓接受獻俘，京兆尹孫揆用繩索縛住他，在東西兩市示衆。秦宗權把頭伸出檻車外對孫揆說："希望尚書明察，我秦宗權難道會是謀反的人嗎? 衹是忠誠没有結果。"引得衆人大笑。他與妻子趙氏都被斬於獨柳之下。

史臣曰：我唐之受命也，置器於安，千年惟永，百蠻嚮化，萬國來王。但否泰之無恒，故夷險之不一。三百算祀，二十帝王。雖時有竊邑叛君之臣，乘危徼倖之輩，莫不才興兵革，即就誅夷。其間沸騰，大盜三發，安禄山、朱泚、黄巢是也。

夫謀危社稷，將害君親，轘裂瀦宫，未塞其罪，故不俟於多談也。然盜之所起，必有其來，且無問於天時，宜决之於人事。禄山母爲巫者，身是牙郎，偶緣微立邊功，遂至大加寵用，總知馬牧，特委兵權。愛天子之獨尊，與國忠之相忌，故不能以義制事，以禮制心，遂稱向闕之兵，以期非望之福，此所以爲亂也。朱泚家本漁陽，性惟凶狡，耳習聞於篡奪，心本乏於忠貞。暨弟爲亂階，身留京邑，小不如意，别懷異圖。但樂荒鷄之鳴，唯幸和鑾之動，緣幽帥之嘗因亂得，謂神器之可以徼求。黄巢闒茸微人，萑蒲賤類，因饑饉之歲，躡王、尚之踪，志在奪攘，謀非遠大。一旦長驅江表，徑入關中，見五輅之蒙塵，謂寶命之在我。必若玄宗采九齡之語，行三令之威，不然使禄山名

史臣曰：我大唐接受了天命，國家安定，世代永保，異族歸順，萬國來朝。但好壞無常，所以安危變化不斷。三百年的國運，二十個帝王。雖然時常有割據叛君之臣，乘危僥幸之徒，無不是剛挑起戰爭，立刻就被誅滅。其間的混亂，大盜有三起，即是安禄山、朱泚、黄巢。

圖謀危害國家，殺害君親的人，即使處以車裂之刑，居以污濁之地，也不能懲罰其罪惡，所以不待多談了。但盜賊的興起，一定有其緣由，如果與天時無關，就是取决於人事。安禄山的母親是巫師，他自己身任牙郎，偶然立了微小的邊功，就大受重用，總管馬牧，委任兵權。喜愛天子的獨尊地位，與楊國忠相互猜忌，因此不能以仁義處事，遵守禮儀，於是起兵反叛，期望非分之福，這就是作亂的原因。朱泚家本在漁陽，生性凶狠狡詐，耳聞目睹都是篡奪權力之事，原本就没有忠貞之心。弟弟已起兵作亂，自己留在京城，稍有不如意，就心懷反叛的圖謀。衹喜歡起兵的徵兆，惟希望越分稱帝，因爲幽州節帥曾因亂而得，自認爲帝位可以僥幸獲求。黄巢本是卑賤之人，鄉野草民，乘饑荒之年，追隨王仙芝、尚君長的行爲，志在搶奪，謀略短淺。一旦長驅江表，徑直進入關中，看到皇帝流亡，就認爲帝位非我莫屬。如果玄宗能够聽從張九齡的話，按照軍令行事，或者使安禄山名位不高，委任得

位不高，委任得所，則群黎未必陷於塗炭，萬乘未必越於岷、峨。德宗能含垢匿瑕，不佳兵尚勇，不然則取李承之言，不委希烈伐叛，不然則取公輔之諫，早令朱泚就行，如此則未必有涇原之亂兵，未必有奉天之危急。僖宗能知人疾苦，惠彼困窮，不然則從鄭畋之謀，赦群偷之罪，如此則黄巢不必能犯順，鑾御未必須省方。蓋差之毫厘，失之千里，蛇螫不能斷腕，蟻穴所以壞堤。後之帝王，足爲殷鑒。

當，那麽百姓未必會遭受苦難，皇帝未必會流離到岷、峨。如果德宗能忍辱寬容，不崇尚武力，或者聽從李承的話，不派李希烈討伐叛逆，或者聽從姜公輔的諫言，早令朱泚上路返回，這樣就未必會發生涇原兵亂，未必會有奉天的危急。如果僖宗能够察知民間疾苦，施恩惠於窮困百姓，或者能聽從鄭畋的計謀，赦免群盗的罪行，這樣黄巢就不一定能兵犯京師，皇帝未必要流離野外。真是差之毫厘，失之千里，蛇螫雖不能斷腕，蟻穴却可以潰堤。後代的帝王，很值得鑒戒。

史朝義、秦宗權乘彼亂離，肆行暴虐，虔劉我郡邑，僭竊我衣裳，終雖滅亡，爲害斯甚，兹亦沴氣之餘也。

史朝義、秦宗權乘大亂之機，肆行殘暴，劫掠城邑殺害人民，越分自稱帝號，最終雖然滅亡，但爲害巨大，這也是災害不祥的餘氣。

贊曰：天地否閉，反逆亂常。禄山犯闕，朱泚稱皇。賊巢陵突，群竪披攘。徵其所以，存乎慢藏。

贊曰：天地閉塞，反賊亂常。安禄山犯京，朱泚稱帝。黄巢起兵，群盗屈服。問其緣由，在於疏忽。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二十四史全译　旧唐书　第六册
作者＝许嘉璐主编　黄永年分史主编
页数＝７６１（３８８７－４６４７）
ＳＳ号＝１１４０５５１４
出版日期＝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　２００４

【作　者】许嘉璐主编　黄永年分史主编
【丛书名】
【形态项】　４６４７
【读秀号】０００００５７６５０８０
【出版项】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　２００４
【ＩＳＢＮ号】　７－５４３２－０８８７－３　／　Ｋ２０４．１／Ｈ８５３
【原书定价】　９２６．００（全六册）
【主题词】中国　古代史　唐代　纪传体　旧唐书　译文
【参考文献格式】许嘉璐主编　黄永年分史主编．　二十四史全译　旧唐书　第六册．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２００４．

username=guest&spagenum=3944&pages=10&
a=020B4609CDE12C0328FF17237C26B672&bti
me=2006-02-17&etime=2006-03-20&templat
e=bookdsr1
http://read.firstdrs.com/read/msvr.dll
?kid=69696C686D6D696C32323734323535638&
username=guest&spagenum=3954&pages=10&
a=020B4609CDE12C0328FF17237C26B672&bti
me=2006-02-17&etime=2006-03-20&templat
e=bookdsr1
http://read.firstdrs.com/read/msvr.dll
?kid=69696C686D6D696C32323734323535638&
username=guest&spagenum=3964&pages=10&
a=020B4609CDE12C0328FF17237C26B672&bti
me=2006-02-17&etime=2006-03-20&templat
e=bookdsr1
http://read.firstdrs.com/read/msvr.dll
?kid=69696C686D6D696C32323734323535638&
username=guest&spagenum=3974&pages=10&
a=020B4609CDE12C0328FF17237C26B672&bti
me=2006-02-17&etime=2006-03-20&templat
e=bookdsr1
http://read.firstdrs.com/read/msvr.dll
?kid=69696C686D6D696C32323734323535638&
username=guest&spagenum=3984&pages=10&
a=020B4609CDE12C0328FF17237C26B672&bti
me=2006-02-17&etime=2006-03-20&templat
e=bookdsr1
http://read.firstdrs.com/read/msvr.dll
?kid=69696C686D6D696C32323734323535638&
username=guest&spagenum=3994&pages=10&
a=020B4609CDE12C0328FF17237C26B672&bti
me=2006-02-17&etime=2006-03-20&templat
e=bookdsr1
http://read.firstdrs.com/read/msvr.dll
?kid=69696C686D6D696C32323734323535638&
username=guest&spagenum=4004&pages=10&
a=020B4609CDE12C0328FF17237C26B672&bti
me=2006-02-17&etime=2006-03-20&templat
e=bookdsr1
http://read.firstdrs.com/read/msvr.dll
?kid=69696C686D6D696C32323734323535638&
username=guest&spagenum=4014&pages=10&
a=020B4609CDE12C0328FF17237C26B672&bti
me=2006-02-17&etime=2006-03-20&templat
e=bookdsr1
http://read.firstdrs.com/read/msvr.dll

?kid=69696C686D6D696C3232373432353638&
username=guest&spagenum=4024&pages=10&
a=020B4609CDE12C0328FF17237C26B672&bti
me=2006-02-17&etime=2006-03-20&templat
e=bookdsr1
http://read.firstdrs.com/read/msvr.dll
?kid=69696C686D6D696C3232373432353638&
username=guest&spagenum=4034&pages=10&
a=020B4609CDE12C0328FF17237C26B672&bti
me=2006-02-17&etime=2006-03-20&templat
e=bookdsr1
http://read.firstdrs.com/read/msvr.dll
?kid=69696C686D6D696C3232373432353638&
username=guest&spagenum=4044&pages=10&
a=020B4609CDE12C0328FF17237C26B672&bti
me=2006-02-17&etime=2006-03-20&templat
e=bookdsr1
http://read.firstdrs.com/read/msvr.dll
?kid=69696C686D6D696C3232373432353638&
username=guest&spagenum=4054&pages=10&
a=020B4609CDE12C0328FF17237C26B672&bti
me=2006-02-17&etime=2006-03-20&templat
e=bookdsr1
http://read.firstdrs.com/read/msvr.dll
?kid=69696C686D6D696C3232373432353638&
username=guest&spagenum=4064&pages=10&
a=020B4609CDE12C0328FF17237C26B672&bti
me=2006-02-17&etime=2006-03-20&templat
e=bookdsr1
http://read.firstdrs.com/read/msvr.dll
?kid=69696C686D6D696C3232373432353638&
username=guest&spagenum=4074&pages=10&
a=020B4609CDE12C0328FF17237C26B672&bti
me=2006-02-17&etime=2006-03-20&templat
e=bookdsr1
http://read.firstdrs.com/read/msvr.dll
?kid=69696C686D6D696C3232373432353638&
username=guest&spagenum=4084&pages=10&
a=020B4609CDE12C0328FF17237C26B672&bti
me=2006-02-17&etime=2006-03-20&templat
e=bookdsr1
http://read.firstdrs.com/read/msvr.dll
?kid=69696C686D6D696C3232373432353638&
username=guest&spagenum=4094&pages=10&
a=020B4609CDE12C0328FF17237C26B672&bti
me=2006-02-17&etime=2006-03-20&templat
e=bookdsr1

http://read.firstdrs.com/read/msvr.dll
?kid=69696C686D6D696C32323734323535638&
username=guest&spagenum=4104&pages=10&
a=020B4609CDE12C0328FF17237C26B672&bti
me=2006-02-17&etime=2006-03-20&templat
e=bookdsr1
http://read.firstdrs.com/read/msvr.dll
?kid=69696C686D6D696C32323734323535638&
username=guest&spagenum=4114&pages=10&
a=020B4609CDE12C0328FF17237C26B672&bti
me=2006-02-17&etime=2006-03-20&templat
e=bookdsr1
http://read.firstdrs.com/read/msvr.dll
?kid=69696C686D6D696C32323734323535638&
username=guest&spagenum=4124&pages=10&
a=020B4609CDE12C0328FF17237C26B672&bti
me=2006-02-17&etime=2006-03-20&templat
e=bookdsr1
http://read.firstdrs.com/read/msvr.dll
?kid=69696C686D6D696C32323734323535638&
username=guest&spagenum=4134&pages=10&
a=020B4609CDE12C0328FF17237C26B672&bti
me=2006-02-17&etime=2006-03-20&templat
e=bookdsr1
http://read.firstdrs.com/read/msvr.dll
?kid=69696C686D6D696C32323734323535638&
username=guest&spagenum=4144&pages=10&
a=020B4609CDE12C0328FF17237C26B672&bti
me=2006-02-17&etime=2006-03-20&templat
e=bookdsr1
http://read.firstdrs.com/read/msvr.dll
?kid=69696C686D6D696C32323734323535638&
username=guest&spagenum=4154&pages=10&
a=020B4609CDE12C0328FF17237C26B672&bti
me=2006-02-17&etime=2006-03-20&templat
e=bookdsr1
http://read.firstdrs.com/read/msvr.dll
?kid=69696C686D6D696C32323734323535638&
username=guest&spagenum=4164&pages=10&
a=020B4609CDE12C0328FF17237C26B672&bti
me=2006-02-17&etime=2006-03-20&templat
e=bookdsr1
http://read.firstdrs.com/read/msvr.dll
?kid=69696C686D6D696C32323734323535638&
username=guest&spagenum=4174&pages=10&
a=020B4609CDE12C0328FF17237C26B672&bti
me=2006-02-17&etime=2006-03-20&templat

e=bookdsr1
http://read.firstdrs.com/read/msvr.dll?kid=69696C686D6D696C32323734323536 38&username=guest&spagenum=4184&pages=10&a=020B4609CDE12C0328FF17237C26B672&btime=2006-02-17&etime=2006-03-20&template=bookdsr1
http://read.firstdrs.com/read/msvr.dll?kid=69696C686D6D696C3232373432353638&username=guest&spagenum=4194&pages=10&a=020B4609CDE12C0328FF17237C26B672&btime=2006-02-17&etime=2006-03-20&template=bookdsr1

http://read.firstdrs.com/read/msvr.dll?kid=69696C686D6D696C3232373432353638&username=guest&spagenum=4204&pages=10&a=020B4609CDE12C0328FF17237C26B672&btime=2006-02-17&etime=2006-03-20&template=bookdsr1
http://read.firstdrs.com/read/msvr.dll?kid=69696C686D6D696C3232373432353638&username=guest&spagenum=4214&pages=10&a=020B4609CDE12C0328FF17237C26B672&btime=2006-02-17&etime=2006-03-20&template=bookdsr1
http://read.firstdrs.com/read/msvr.dll?kid=69696C686D6D696C3232373432353638&username=guest&spagenum=4224&pages=10&a=020B4609CDE12C0328FF17237C26B672&btime=2006-02-17&etime=2006-03-20&template=bookdsr1
http://read.firstdrs.com/read/msvr.dll?kid=69696C686D6D696C3232373432353638&username=guest&spagenum=4234&pages=10&a=020B4609CDE12C0328FF17237C26B672&btime=2006-02-17&etime=2006-03-20&template=bookdsr1
http://read.firstdrs.com/read/msvr.dll?kid=69696C686D6D696C3232373432353638&username=guest&spagenum=4244&pages=10&a=020B4609CDE12C0328FF17237C26B672&btime=2006-02-17&etime=2006-03-20&template=bookdsr1
http://read.firstdrs.com/read/msvr.dll?kid=69696C686D6D696C3232373432353638&username=guest&spagenum=4254&pages=10&

a = 0 2 0 B 4 6 0 9 C D E 1 2 C 0 3 2 8 F F 1 7 2 3 7 C 2 6 B 6 7 2 & b t i
me = 2 0 0 6 - 0 2 - 1 7 & e t ime = 2 0 0 6 - 0 3 - 2 0 & t emp l a t
e = b o o k d s r 1
h t t p : / / r e a d . f i r s t d r s . c om/ r e a d /ms v r . d l l
? k i d = 6 9 6 9 6 C 6 8 6 D 6 D 6 9 6 C 3 2 3 2 3 7 3 4 3 2 3 5 3 6 3 8 &
u s e r n a m e = g u e s t & s p a g e n um= 4 2 6 4 & p a g e s = 1 0 &
a = 0 2 0 B 4 6 0 9 C D E 1 2 C 0 3 2 8 F F 1 7 2 3 7 C 2 6 B 6 7 2 & b t i
me = 2 0 0 6 - 0 2 - 1 7 & e t ime = 2 0 0 6 - 0 3 - 2 0 & t emp l a t
e = b o o k d s r 1
h t t p : / / r e a d . f i r s t d r s . c om/ r e a d /ms v r . d l l
? k i d = 6 9 6 9 6 C 6 8 6 D 6 D 6 9 6 C 3 2 3 2 3 7 3 4 3 2 3 5 3 6 3 8 &
u s e r n a m e = g u e s t & s p a g e n um= 4 2 7 4 & p a g e s = 1 0 &
a = 0 2 0 B 4 6 0 9 C D E 1 2 C 0 3 2 8 F F 1 7 2 3 7 C 2 6 B 6 7 2 & b t i
me = 2 0 0 6 - 0 2 - 1 7 & e t ime = 2 0 0 6 - 0 3 - 2 0 & t emp l a t
e = b o o k d s r 1
h t t p : / / r e a d . f i r s t d r s . c om/ r e a d /ms v r . d l l
? k i d = 6 9 6 9 6 C 6 8 6 D 6 D 6 9 6 C 3 2 3 2 3 7 3 4 3 2 3 5 3 6 3 8 &
u s e r n a m e = g u e s t & s p a g e n um= 4 2 8 4 & p a g e s = 1 0 &
a = 0 2 0 B 4 6 0 9 C D E 1 2 C 0 3 2 8 F F 1 7 2 3 7 C 2 6 B 6 7 2 & b t i
me = 2 0 0 6 - 0 2 - 1 7 & e t ime = 2 0 0 6 - 0 3 - 2 0 & t emp l a t
e = b o o k d s r 1
h t t p : / / r e a d . f i r s t d r s . c om/ r e a d /ms v r . d l l
? k i d = 6 9 6 9 6 C 6 8 6 D 6 D 6 9 6 C 3 2 3 2 3 7 3 4 3 2 3 5 3 6 3 8 &
u s e r n a m e = g u e s t & s p a g e n um= 4 2 9 4 & p a g e s = 1 0 &
a = 0 2 0 B 4 6 0 9 C D E 1 2 C 0 3 2 8 F F 1 7 2 3 7 C 2 6 B 6 7 2 & b t i
me = 2 0 0 6 - 0 2 - 1 7 & e t ime = 2 0 0 6 - 0 3 - 2 0 & t emp l a t
e = b o o k d s r 1
h t t p : / / r e a d . f i r s t d r s . c om/ r e a d /ms v r . d l l
? k i d = 6 9 6 9 6 C 6 8 6 D 6 D 6 9 6 C 3 2 3 2 3 7 3 4 3 2 3 5 3 6 3 8 &
u s e r n a m e = g u e s t & s p a g e n um= 4 3 0 4 & p a g e s = 1 0 &
a = 0 2 0 B 4 6 0 9 C D E 1 2 C 0 3 2 8 F F 1 7 2 3 7 C 2 6 B 6 7 2 & b t i
me = 2 0 0 6 - 0 2 - 1 7 & e t ime = 2 0 0 6 - 0 3 - 2 0 & t emp l a t
e = b o o k d s r 1
h t t p : / / r e a d . f i r s t d r s . c om/ r e a d /ms v r . d l l
? k i d = 6 9 6 9 6 C 6 8 6 D 6 D 6 9 6 C 3 2 3 2 3 7 3 4 3 2 3 5 3 6 3 8 &
u s e r n a m e = g u e s t & s p a g e n um= 4 3 1 4 & p a g e s = 1 0 &
a = 0 2 0 B 4 6 0 9 C D E 1 2 C 0 3 2 8 F F 1 7 2 3 7 C 2 6 B 6 7 2 & b t i
me = 2 0 0 6 - 0 2 - 1 7 & e t ime = 2 0 0 6 - 0 3 - 2 0 & t emp l a t
e = b o o k d s r 1
h t t p : / / r e a d . f i r s t d r s . c om/ r e a d /ms v r . d l l
? k i d = 6 9 6 9 6 C 6 8 6 D 6 D 6 9 6 C 3 2 3 2 3 7 3 4 3 2 3 5 3 6 3 8 &
u s e r n a m e = g u e s t & s p a g e n um= 4 3 2 4 & p a g e s = 1 0 &
a = 0 2 0 B 4 6 0 9 C D E 1 2 C 0 3 2 8 F F 1 7 2 3 7 C 2 6 B 6 7 2 & b t i
me = 2 0 0 6 - 0 2 - 1 7 & e t ime = 2 0 0 6 - 0 3 - 2 0 & t emp l a t
e = b o o k d s r 1
h t t p : / / r e a d . f i r s t d r s . c om/ r e a d /ms v r . d l l
? k i d = 6 9 6 9 6 C 6 8 6 D 6 D 6 9 6 C 3 2 3 2 3 7 3 4 3 2 3 5 3 6 3 8 &

username=guest&spagenum=4334&pages=10&
a=020B4609CDE12C0328FF17237C26B672&bti
me=2006-02-17&etime=2006-03-20&templat
e=bookdsr1
http://read.firstdrs.com/read/msvr.dll
?kid=69696C686D6D696C3232373432353638&
username=guest&spagenum=4344&pages=10&
a=020B4609CDE12C0328FF17237C26B672&bti
me=2006-02-17&etime=2006-03-20&templat
e=bookdsr1
http://read.firstdrs.com/read/msvr.dll
?kid=69696C686D6D696C3232373432353638&
username=guest&spagenum=4354&pages=10&
a=020B4609CDE12C0328FF17237C26B672&bti
me=2006-02-17&etime=2006-03-20&templat
e=bookdsr1
http://read.firstdrs.com/read/msvr.dll
?kid=69696C686D6D696C3232373432353638&
username=guest&spagenum=4364&pages=10&
a=020B4609CDE12C0328FF17237C26B672&bti
me=2006-02-17&etime=2006-03-20&templat
e=bookdsr1
http://read.firstdrs.com/read/msvr.dll
?kid=69696C686D6D696C3232373432353638&
username=guest&spagenum=4374&pages=10&
a=020B4609CDE12C0328FF17237C26B672&bti
me=2006-02-17&etime=2006-03-20&templat
e=bookdsr1
http://read.firstdrs.com/read/msvr.dll
?kid=69696C686D6D696C3232373432353638&
username=guest&spagenum=4384&pages=10&
a=020B4609CDE12C0328FF17237C26B672&bti
me=2006-02-17&etime=2006-03-20&templat
e=bookdsr1
http://read.firstdrs.com/read/msvr.dll
?kid=69696C686D6D696C3232373432353638&
username=guest&spagenum=4394&pages=10&
a=020B4609CDE12C0328FF17237C26B672&bti
me=2006-02-17&etime=2006-03-20&templat
e=bookdsr1
http://read.firstdrs.com/read/msvr.dll
?kid=69696C686D6D696C3232373432353638&
username=guest&spagenum=4204&pages=10&
a=020B4609CDE12C0328FF17237C26B672&bti
me=2006-02-17&etime=2006-03-20&templat
e=bookdsr1
http://read.firstdrs.com/read/msvr.dll

?kid=69696C686D6D696C3232373432353638&
username=guest&spagenum=421&pages=10&
a=020B4609CDE12C0328FF17237C26B672&bti
me=2006-02-17&etime=2006-03-20&templat
e=bookdsr1
http://read.firstdrs.com/read/msvr.dll
?kid=69696C686D6D696C3232373432353638&
username=guest&spagenum=422&pages=10&
a=020B4609CDE12C0328FF17237C26B672&bti
me=2006-02-17&etime=2006-03-20&templat
e=bookdsr1
http://read.firstdrs.com/read/msvr.dll
?kid=69696C686D6D696C3232373432353638&
username=guest&spagenum=423&pages=10&
a=020B4609CDE12C0328FF17237C26B672&bti
me=2006-02-17&etime=2006-03-20&templat
e=bookdsr1
http://read.firstdrs.com/read/msvr.dll
?kid=69696C686D6D696C3232373432353638&
username=guest&spagenum=424&pages=10&
a=020B4609CDE12C0328FF17237C26B672&bti
me=2006-02-17&etime=2006-03-20&templat
e=bookdsr1
http://read.firstdrs.com/read/msvr.dll
?kid=69696C686D6D696C3232373432353638&
username=guest&spagenum=425&pages=10&
a=020B4609CDE12C0328FF17237C26B672&bti
me=2006-02-17&etime=2006-03-20&templat
e=bookdsr1
http://read.firstdrs.com/read/msvr.dll
?kid=69696C686D6D696C3232373432353638&
username=guest&spagenum=426&pages=10&
a=020B4609CDE12C0328FF17237C26B672&bti
me=2006-02-17&etime=2006-03-20&templat
e=bookdsr1
http://read.firstdrs.com/read/msvr.dll
?kid=69696C686D6D696C3232373432353638&
username=guest&spagenum=427&pages=10&
a=020B4609CDE12C0328FF17237C26B672&bti
me=2006-02-17&etime=2006-03-20&templat
e=bookdsr1
http://read.firstdrs.com/read/msvr.dll
?kid=69696C686D6D696C3232373432353638&
username=guest&spagenum=428&pages=10&
a=020B4609CDE12C0328FF17237C26B672&bti
me=2006-02-17&etime=2006-03-20&templat
e=bookdsr1

http://read.firstdrs.com/read/msvr.dll
?kid=69696C686D6D696C3232373432353638&
username=guest&spagenum=4294&pages=10&
a=020B4609CDE12C0328FF17237C26B672&bti
me=2006-02-17&etime=2006-03-20&templat
e=bookdsr1
http://read.firstdrs.com/read/msvr.dll
?kid=69696C686D6D696C3232373432353638&
username=guest&spagenum=4304&pages=10&
a=020B4609CDE12C0328FF17237C26B672&bti
me=2006-02-17&etime=2006-03-20&templat
e=bookdsr1
http://read.firstdrs.com/read/msvr.dll
?kid=69696C686D6D696C3232373432353638&
username=guest&spagenum=4314&pages=10&
a=020B4609CDE12C0328FF17237C26B672&bti
me=2006-02-17&etime=2006-03-20&templat
e=bookdsr1
http://read.firstdrs.com/read/msvr.dll
?kid=69696C686D6D696C3232373432353638&
username=guest&spagenum=4324&pages=10&
a=020B4609CDE12C0328FF17237C26B672&bti
me=2006-02-17&etime=2006-03-20&templat
e=bookdsr1
http://read.firstdrs.com/read/msvr.dll
?kid=69696C686D6D696C3232373432353638&
username=guest&spagenum=4334&pages=10&
a=020B4609CDE12C0328FF17237C26B672&bti
me=2006-02-17&etime=2006-03-20&templat
e=bookdsr1
http://read.firstdrs.com/read/msvr.dll
?kid=69696C686D6D696C3232373432353638&
username=guest&spagenum=4344&pages=10&
a=020B4609CDE12C0328FF17237C26B672&bti
me=2006-02-17&etime=2006-03-20&templat
e=bookdsr1
http://read.firstdrs.com/read/msvr.dll
?kid=69696C686D6D696C3232373432353638&
username=guest&spagenum=4354&pages=10&
a=020B4609CDE12C0328FF17237C26B672&bti
me=2006-02-17&etime=2006-03-20&templat
e=bookdsr1
http://read.firstdrs.com/read/msvr.dll
?kid=69696C686D6D696C3232373432353638&
username=guest&spagenum=4364&pages=10&
a=020B4609CDE12C0328FF17237C26B672&bti
me=2006-02-17&etime=2006-03-20&templat

e=bookdsr1
http://read.firstdrs.com/read/msvr.dll
?kid=69696C686D6D696C32323734323536 38&
username=guest&spagenum=4374&pages=10&
a=020B4609CDE12C0328FF17237C26B672&bti
me=2006-02-17&etime=2006-03-20&templat
e=bookdsr1
http://read.firstdrs.com/read/msvr.dll
?kid=69696C686D6D696C32323734323536 38&
username=guest&spagenum=4384&pages=10&
a=020B4609CDE12C0328FF17237C26B672&bti
me=2006-02-17&etime=2006-03-20&templat
e=bookdsr1
http://read.firstdrs.com/read/msvr.dll
?kid=69696C686D6D696C32323734323536 38&
username=guest&spagenum=4394&pages=10&
a=020B4609CDE12C0328FF17237C26B672&bti
me=2006-02-17&etime=2006-03-20&templat
e=bookdsr1

http://read.firstdrs.com/read/msvr.dll
?kid=69696C686D6D696C32323734323536 38&
username=guest&spagenum=4404&pages=10&
a=020B4609CDE12C0328FF17237C26B672&bti
me=2006-02-17&etime=2006-03-20&templat
e=bookdsr1
http://read.firstdrs.com/read/msvr.dll
?kid=69696C686D6D696C32323734323536 38&
username=guest&spagenum=4414&pages=10&
a=020B4609CDE12C0328FF17237C26B672&bti
me=2006-02-17&etime=2006-03-20&templat
e=bookdsr1
http://read.firstdrs.com/read/msvr.dll
?kid=69696C686D6D696C32323734323536 38&
username=guest&spagenum=4424&pages=10&
a=020B4609CDE12C0328FF17237C26B672&bti
me=2006-02-17&etime=2006-03-20&templat
e=bookdsr1
http://read.firstdrs.com/read/msvr.dll
?kid=69696C686D6D696C32323734323536 38&
username=guest&spagenum=4434&pages=10&
a=020B4609CDE12C0328FF17237C26B672&bti
me=2006-02-17&etime=2006-03-20&templat
e=bookdsr1
http://read.firstdrs.com/read/msvr.dll
?kid=69696C686D6D696C32323734323536 38&
username=guest&spagenum=4444&pages=10&

a=020B4609CDE12C0328FF17237C26B672&bti
me=2006-02-17&etime=2006-03-20&templat
e=bookdsr1
http://read.firstdrs.com/read/msvr.dll
?kid=69696C686D6D696C3232373432353638&
username=guest&spagenum=4454&pages=10&
a=020B4609CDE12C0328FF17237C26B672&bti
me=2006-02-17&etime=2006-03-20&templat
e=bookdsr1
http://read.firstdrs.com/read/msvr.dll
?kid=69696C686D6D696C3232373432353638&
username=guest&spagenum=4464&pages=10&
a=020B4609CDE12C0328FF17237C26B672&bti
me=2006-02-17&etime=2006-03-20&templat
e=bookdsr1
http://read.firstdrs.com/read/msvr.dll
?kid=69696C686D6D696C3232373432353638&
username=guest&spagenum=4474&pages=10&
a=020B4609CDE12C0328FF17237C26B672&bti
me=2006-02-17&etime=2006-03-20&templat
e=bookdsr1
http://read.firstdrs.com/read/msvr.dll
?kid=69696C686D6D696C3232373432353638&
username=guest&spagenum=4484&pages=10&
a=020B4609CDE12C0328FF17237C26B672&bti
me=2006-02-17&etime=2006-03-20&templat
e=bookdsr1
http://read.firstdrs.com/read/msvr.dll
?kid=69696C686D6D696C3232373432353638&
username=guest&spagenum=4494&pages=10&
a=020B4609CDE12C0328FF17237C26B672&bti
me=2006-02-17&etime=2006-03-20&templat
e=bookdsr1
http://read.firstdrs.com/read/msvr.dll
?kid=69696C686D6D696C3232373432353638&
username=guest&spagenum=4504&pages=10&
a=020B4609CDE12C0328FF17237C26B672&bti
me=2006-02-17&etime=2006-03-20&templat
e=bookdsr1
http://read.firstdrs.com/read/msvr.dll
?kid=69696C686D6D696C3232373432353638&
username=guest&spagenum=4514&pages=10&
a=020B4609CDE12C0328FF17237C26B672&bti
me=2006-02-17&etime=2006-03-20&templat
e=bookdsr1
http://read.firstdrs.com/read/msvr.dll
?kid=69696C686D6D696C3232373432353638&

username=guest&spagenum=4524&pages=10&
a=020B4609CDE12C0328FF17237C26B672&btime=2006-02-17&etime=2006-03-20&template=bookdsr1
http://read.firstdrs.com/read/msvr.dll?kid=69696C686D6D696C3232373432353638&
username=guest&spagenum=4534&pages=10&
a=020B4609CDE12C0328FF17237C26B672&btime=2006-02-17&etime=2006-03-20&template=bookdsr1
http://read.firstdrs.com/read/msvr.dll?kid=69696C686D6D696C3232373432353638&
username=guest&spagenum=4544&pages=10&
a=020B4609CDE12C0328FF17237C26B672&btime=2006-02-17&etime=2006-03-20&template=bookdsr1
http://read.firstdrs.com/read/msvr.dll?kid=69696C686D6D696C3232373432353638&
username=guest&spagenum=4554&pages=10&
a=020B4609CDE12C0328FF17237C26B672&btime=2006-02-17&etime=2006-03-20&template=bookdsr1
http://read.firstdrs.com/read/msvr.dll?kid=69696C686D6D696C3232373432353638&
username=guest&spagenum=4564&pages=10&
a=020B4609CDE12C0328FF17237C26B672&btime=2006-02-17&etime=2006-03-20&template=bookdsr1
http://read.firstdrs.com/read/msvr.dll?kid=69696C686D6D696C3232373432353638&
username=guest&spagenum=4574&pages=10&
a=020B4609CDE12C0328FF17237C26B672&btime=2006-02-17&etime=2006-03-20&template=bookdsr1
http://read.firstdrs.com/read/msvr.dll?kid=69696C686D6D696C3232373432353638&
username=guest&spagenum=4584&pages=10&
a=020B4609CDE12C0328FF17237C26B672&btime=2006-02-17&etime=2006-03-20&template=bookdsr1
http://read.firstdrs.com/read/msvr.dll?kid=69696C686D6D696C3232373432353638&
username=guest&spagenum=4594&pages=10&
a=020B4609CDE12C0328FF17237C26B672&btime=2006-02-17&etime=2006-03-20&template=bookdsr1
http://read.firstdrs.com/read/msvr.dll

? k i d = 6 9 6 9 6 C 6 8 6 D 6 D 6 9 6 C 3 2 3 2 3 7 3 4 3 2 3 5 3 6 3 8 &
u s e r n a m e = g u e s t & s p a g e n u m = 4 6 0 4 & p a g e s = 1 0 &
a = 0 2 0 B 4 6 0 9 C D E 1 2 C 0 3 2 8 F F 1 7 2 3 7 C 2 6 B 6 7 2 & b t i
m e = 2 0 0 6 - 0 2 - 1 7 & e t i m e = 2 0 0 6 - 0 3 - 2 0 & t e m p l a t
e = b o o k d s r 1
h t t p : / / r e a d . f i r s t d r s . c o m / r e a d / m s v r . d l l
? k i d = 6 9 6 9 6 C 6 8 6 D 6 D 6 9 6 C 3 2 3 2 3 7 3 4 3 2 3 5 3 6 3 8 &
u s e r n a m e = g u e s t & s p a g e n u m = 4 6 1 4 & p a g e s = 1 0 &
a = 0 2 0 B 4 6 0 9 C D E 1 2 C 0 3 2 8 F F 1 7 2 3 7 C 2 6 B 6 7 2 & b t i
m e = 2 0 0 6 - 0 2 - 1 7 & e t i m e = 2 0 0 6 - 0 3 - 2 0 & t e m p l a t
e = b o o k d s r 1
h t t p : / / r e a d . f i r s t d r s . c o m / r e a d / m s v r . d l l
? k i d = 6 9 6 9 6 C 6 8 6 D 6 D 6 9 6 C 3 2 3 2 3 7 3 4 3 2 3 5 3 6 3 8 &
u s e r n a m e = g u e s t & s p a g e n u m = 4 6 2 4 & p a g e s = 1 0 &
a = 0 2 0 B 4 6 0 9 C D E 1 2 C 0 3 2 8 F F 1 7 2 3 7 C 2 6 B 6 7 2 & b t i
m e = 2 0 0 6 - 0 2 - 1 7 & e t i m e = 2 0 0 6 - 0 3 - 2 0 & t e m p l a t
e = b o o k d s r 1
h t t p : / / r e a d . f i r s t d r s . c o m / r e a d / m s v r . d l l
? k i d = 6 9 6 9 6 C 6 8 6 D 6 D 6 9 6 C 3 2 3 2 3 7 3 4 3 2 3 5 3 6 3 8 &
u s e r n a m e = g u e s t & s p a g e n u m = 4 6 3 4 & p a g e s = 1 0 &
a = 0 2 0 B 4 6 0 9 C D E 1 2 C 0 3 2 8 F F 1 7 2 3 7 C 2 6 B 6 7 2 & b t i
m e = 2 0 0 6 - 0 2 - 1 7 & e t i m e = 2 0 0 6 - 0 3 - 2 0 & t e m p l a t
e = b o o k d s r 1
h t t p : / / r e a d . f i r s t d r s . c o m / r e a d / m s v r . d l l
? k i d = 6 9 6 9 6 C 6 8 6 D 6 D 6 9 6 C 3 2 3 2 3 7 3 4 3 2 3 5 3 6 3 8 &
u s e r n a m e = g u e s t & s p a g e n u m = 4 6 4 4 & p a g e s = 1 0 &
a = 0 2 0 B 4 6 0 9 C D E 1 2 C 0 3 2 8 F F 1 7 2 3 7 C 2 6 B 6 7 2 & b t i
m e = 2 0 0 6 - 0 2 - 1 7 & e t i m e = 2 0 0 6 - 0 3 - 2 0 & t e m p l a t
e = b o o k d s r 1